中華大典

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

中華大典·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

主編：方廣錩

《佛道諸教分典》編纂説明

本分典主要收録佛教、道教及中國基督教、中國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摩尼教、祆教等在中國流傳的諸宗教典籍中具有哲學思想的重要文獻資料及有關社會歷史資料。

本分典設六個總部：典籍總部、人物總部、流派總部、範疇總部、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新發現文獻總部。典籍、人物、流派、範疇四個總部，根據實際情況，設置不同的部、分部等經目。在最後一級經目下酌情設置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著録、藝文、雜録、圖表等不同緯目。資料按照作者的生卒年先後爲序，生卒年不詳者推定其大致年代，無法判定者排在該朝代最後。因儒釋道三教在交流中發展，故設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新的考古成果提供了大量新資料，收於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道教歷代均編纂佛藏與道藏，本分典選材時，近年編纂的《中華大藏經》與《中華道藏》爲佛、道兩教重要資料依據。凡有現代整理本者，依據《中華大典》的要求，擇優參考利用。

《佛道諸教分典》編委及編纂人員：

方廣錩（主編典籍總部、新發現文獻總部）

何宗旺（主編人物總部）

徐孫銘（主編流派總部）

吕有祥（主編範疇總部）

張　欽（主編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其他編纂人員（以姓氏筆畫爲序）：

方　永　永司蕾　王　卡　王　鷹　吴隆升　李　申　李　剛　周　廣　金正耀　桑靖宇　秦惠彬　張　麗

張桂元　郭熹微　麻天祥　黄志强

佛道諸教分典

細目

一

典籍總部

佛教部 …… 三

經錄分部 …… 三

佛教目錄 …… 三

其他目錄 …… 三七

藏經分部 …… 四八

序跋分部 …… 一五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 一五八

《放光般若經》 …… 一六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 一六七

《摩訶般若鈔經》 …… 一七三

《道行般若經》 …… 一七三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四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一七六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 二〇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二〇九

《大寶積經》 …… 二二三

《無量壽經》 …… 二二五

《法鏡經》 …… 二二六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 二二七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 二二七

《毗耶娑問經》 …… 二二八

《大方等大集經》 …… 二二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 二二九

《般舟三昧經》 …… 二二九

《如來大哀經》 …… 二二九

《自在王菩薩經》 …… 二三〇

《奮迅王問經》 …… 二三〇

《寶星陀羅尼經》 …… 二三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 …… 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 …… 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 二四〇

《漸備一切智德經》 …… 二四三

《十住經》 …… 二四五

《大般涅槃經》 …… 二四六

《普曜經》 …… 二四九

《無量義經》 …… 二四九

《妙法蓮華經》 …… 二五〇

《觀世音經》 …… 二七四

《維摩詰所說經》 …… 二七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九
《合部金光明經》……二八一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二八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深密解脫經》……二八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八三
《大乘入楞伽經》……二九五
《慧印三昧經》……二九六
《藥師如來本願經》……二九七
《觀無量壽佛經》……二九七
《阿彌陀經》……三〇二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三一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三一〇
《了本生死經》……三一〇
《盂蘭盆經》……三一一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三一二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一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三一三
《陀羅尼集經》……三一四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一四
《無量門微密持經》……三一六
《溫室洗浴衆僧經》……三一七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一七
《須真天子經》……三一七
《首楞嚴三昧經》……三一八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三一九
《賢劫經》……三一九
《賢劫三千佛名經》……三二〇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三二〇
《大乘密嚴經》……三二九
《占察善惡業報經》……三二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三三〇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三六六
《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三六九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三七〇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三七一
《造塔功德經》……三七一
《金剛三昧經》……三七一
《八大人覺經》……三七三
《菩薩善戒經》、《菩薩地持經》……三七四
《優波塞戒經》……三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三七五
《菩薩戒本經》……三八一
《菩薩戒羯磨》……三八一
《大智度論》……三八一
《十地經論》……三八二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中論》……三八三
《般若燈論釋》……三八四
《十二門論》……三八五
《百論》……三八六

《大乘莊嚴經論》……三八六
《攝大乘論》……三八七
《業成就論》……三八八
《成唯識論》……三八八
《大乘起信論》……三九七
《觀所緣緣論釋記》……四〇二
《迴諍論》……四〇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四〇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四〇四
《長阿含經》……四〇四
《中阿含經》……四〇五
《增壹阿含經》……四〇五
《人本欲生經》……四〇六
《聖法印經》……四〇六
《治禪病秘要法》……四〇六
《太子瑞應本起經》……四〇六
《四十二章經》……四〇七
《八師經》……四〇九
《正法念處經》……四〇九
《興起行經》……四〇九
《大安般守意經》……四一〇
《陰持入經》……四一一
《八關齋戒經》……四一二
《十誦律》……四一二
《五分律》……四一三
《四分律》……四一三
《四分比丘尼戒本》……四一五
《四分戒本》……四一六
《解脫戒經》……四一六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四一七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一七
《僧羯磨》……四一八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四一八
《五百問事經》……四一九
《鼻奈耶經》……四一九
《善見律毗婆沙》……四二〇
《阿毗曇八犍度論》……四二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四二〇
《阿毗曇毗婆沙論》……四二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四二一
《阿毗曇心論》……四二二
《雜阿毗曇心論》……四二三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四二四
《三法度論》……四二四
《成實論》……四二五
《舍利弗阿毗曇論》……四二六
《出曜經》……四二六
《賢愚經》……四二七
《道地經》……四二七
《修行道地經》……四二八
《僧伽羅刹所集經》……四二八
《百喻經》……四二九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四二九
《四阿含暮抄解》……四二九
《法句經》……四三〇
《釋迦譜》……四三〇

《釋迦氏譜》……四三一
《釋迦方誌》……四三一
《經律異相》……四三二
《諸經要集》……四三二
《大唐西域記》……四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三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四三四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三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三六
《高僧傳》……四三六
《續高僧傳》……四三七
《弘明集》……四三八
《廣弘明集》……四四〇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四三
《比丘尼傳》……四四四
《法苑珠林》……四四五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四四五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四四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四四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四四八
《十地經》……四四八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五〇
《三寶感應要略錄》……四五一
《釋摩訶衍論》……四五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四五二
《佛像量度經》……四五三
《造像量度經》……四五五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四五七
詩文類……四五七
史地類……四六二
語言文字類……四八一
疑僞經類……四八五
雜類……四八六

道教部……四九三

注經分部……四九三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四九三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四九三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九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四九五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四九五
《道德真經次解》……四九五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四九六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五〇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五〇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五〇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五〇四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五〇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五〇六
《太平經》(存目)……五〇八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五〇八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疏集注》……五〇八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五〇八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五〇九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五一〇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五一〇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五一〇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五一一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五一二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二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五一三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五一三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五一五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五一五
趙佶《西昇經注》……五一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五一六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五一六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五一七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五一七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五一七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五一八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五一八
《洞靈真經》（存目）……五一八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五一八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五一八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五一八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五一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五一九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五一九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五二〇
論集分部……五二二
葛洪《抱朴子內篇》……五二二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五二三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五二四
司馬承禎《天隱子》……五二六
司馬承禎《坐忘論》……五二六
司馬承禎《道體論》……五二六
吳筠《玄綱論》……五二七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五二七
孟安排《道教義樞》……五二七
王暉《玄珠錄》（存目）……五二八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五二八
《三論元旨》……五二九
無能子《無能子》……五二九
譚峭《化書》……五二九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五三〇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五三〇
陶埴《陶真人內丹賦》……五三〇
陶埴《還金述》……五三一

強名子注《真氣還元銘》……五三一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五三一
林轅《谷神篇》(存目)……五三二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五三一
張伯端《悟真篇》……五三一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三三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五三五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五三五
白玉蟾《白真人集》……五三五
《金丹賦》……五三七
衡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存目)……五三七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五三七
王喆《重陽全真集》……五三八
王喆《重陽教化集》……五三九
馬鈺《丹陽神光燦》……五三九
譚處端《水雲集》……五四〇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五四一
郝大通《太古集》……五四一
丘處機《磻溪集》……五四三
丘處機《大丹直指》……五四四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五四五
尹志平《葆光集》……五四五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五四六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五四七
陳致虛《金丹大要》……五四八
李道純《中和集》……五四九
余洞真《悟玄篇》……五五〇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五五〇
王吉昌《會真集》……五五〇
汪可孫《雲宮法語》……五五〇
道儒交涉分部……五五一
張宇初《峴泉集》……五五一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五五二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五五三
中國基督教部……五五九
唐元分部……五五九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五五九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五六七
《尊經》……五六七
明清分部……五六八
利瑪竇《天主實義》……五六八
利瑪竇《交友論》……五七一
利瑪竇《逑友篇》……五七二
利瑪竇《二十五言》……五七四
艾儒略《五十言餘》……五七五
利瑪竇《畸人十篇》……五七五
利瑪竇《辨學遺牘》……五七八
龐迪我《七克》……五七九
高一志《空際格致》……五八二
艾儒略《西學凡》……五八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五八四
畢方濟《靈言蠡勺》……五八七
傅汎際《寰有銓》……五八八
傅汎際《名理探》……五八九
湯若望《主制羣徵》……五九一
利類思《不得已辯》……五九一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五九二
李之藻《天學初函》……五九二
徐光啓《辨學章疏》……五九三
楊廷筠《代疑編》……五九三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五九四
朱宗元《拯世略說》……五九五
吳漁山《墨井集》……五九六
吳漁山《三巴集》……五九七
李剛己《教務紀略》……五九七
黃天香《破邪集》……五九九
《闢邪集》……六〇二
楊光先《不得已》……六〇三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六〇三
梁發《勸世良言》……六〇四
丁韙良《天道溯原》……六〇四
中國伊斯蘭教部……六〇五
王岱輿《正教真詮》……六〇五
王岱輿《清真大學》……六〇七
王岱輿《希真正答》……六〇七
馬注《清真指南》……六〇八
劉智《天方性理》……六一〇
馬復初《四典要會》……六一二
馬復初《大化總歸》……六一四
猶太教部……六一六
《重建清真寺記》……六一六
摩尼教部……六一六
《摩尼經》……六一六
《二宗經》……六一九
《老子化胡經》……六一九
《九姓回鶻可汗碑》……六二〇

人物總部

佛教部……六二五
漢魏兩晉分部……六二五
安世高……六二五
支讖……六二六
支謙……六二七
康僧會……六二七
朱士行……六二八
帛法祖……六二九
竺法護……六二九
竺叔蘭……六三〇
尸梨蜜……六三〇
支遁……六三一
道安……六三二
鳩摩羅什……六三八
僧肇……六四三
慧遠……六四九
南北朝分部……六五六
法顯……六五六
智嚴……六五八
曇無讖……六五八
僧叡……六六〇
道融……六六一
竺道生……六六二
慧嚴……六六三

寶雲……六六四
智猛……六六四
慧觀……六六五
法勇……六六六
沮渠京聲……六六六
寶亮……六六七
僧祐……六六七
智藏……六六九
法寵……六七一
法雲……六七一
菩提達磨……六七三
慧皎……六七九
慧思……六七九
法上……六八一
隋唐五代分部……六八二
慧可……六八二
智顗……六八三
僧璨……六八六
彥琮……六八七
吉藏……六九〇
法藏……六九二
灌頂……六九三
法礪……六九四
法順……六九四
道綽……六九五
道信……六九五
法融……六九六
道因……六九八
玄奘……六九九
道宣……七四〇
智儼……七四二
弘忍……七四二
智威……七四六
窺基……七四六
道世……七四八
僧瑗……七四八
會隱……七四九
順璟……七四九
圓測……七四九
懷素……七五〇
元曉……七五〇
普光……七五一
靖邁……七五一
宗哲……七五一
義湘……七五二
神秀……七五二
慧安……七五四
法寶……七五五
嘉尚……七五五
彥悰……七五五
法藏……七五六
恆景……七六四
義淨……七六四
慧能……七六五
玄覺……七八〇
印宗……七八一

慧沼……七八二
佛陀波利……七八二
神楷……七八三
浮丘……七八三
圓暉……七八三
一行……七八四
義忠……七八五
德感……七八五
善無畏……七八六
普寂……七八八
義福……七八八
道氤……七八九
行思……七九〇
金剛智……七九〇
慧苑……七九二
懷讓……七九二
智昇……七九五
玄逸……七九五
神會……七九六
禮宗……七九七
本淨……七九七
法海……七九八
不空……七九九
無住……八〇二
慧忠……八〇三
良賁……八〇五
法詵……八〇六
惟慤……八〇六
湛然……八〇七
惟忠……八〇九
潛真……八〇九
道一……八一〇
希遷……八一六
良秀……八一九
龐蘊……八二〇
道悟……八二〇
智常……八二一
如滿……八二二
慧海……八二二
懷海……八二四
慧琳……八二九
元浩……八三〇
智藏……八三〇
無業……八三一
神清……八三〇
天然……八三二
寶通……八三四
遺則……八三四
普願……八三五
惟儼……八三七
智藏……八三九
宗智……八三九
端甫……八四〇
澄觀……八四一
法常……八四三
宗密……八四四

曇晟……八五一
李翺……八五二
齊安……八五二

二

志遠……八五三
白居易……八五三
希運……八五三
靈祐……八五五
乘恩……八五七
德誠……八五八
宣鑒……八五八
義玄……八六〇
良价……八六四
弘辯……八六七
裴休……八六八
知玄……八六八
善會……八七〇
全𤦺……八七一
慶諸……八七三
存獎……八七四
瓦棺……八七五
希圓……八七五
文邃……八七六
從諗……八七六
僧徹……八八〇
本寂……八八〇
道膺……八八三
玄約……八八五
智禪師……八八五
良遂……八八六
義存……八八六
師備……八八九
彥暉……八九二
大同……八九三
慧寂……八九四
虛受……八九八
可周……八九九
從展……八九九
慧稜……九〇〇
可止……九〇二
令諲……九〇二
貞誨……九〇三
歸嶼……九〇三
道怤……九〇四
貞辯……九〇五
僧照……九〇五
宗季……九〇六
文偃……九〇六
從隱……九一一
恆超……九一一
巨岷……九一二
神晏……九一二
智佺……九一三

文益……九一四
宋元分部……九一六
皓端……九一六
傅章……九一七
繼倫……九一七
德韶……九一七
義楚……九二一
延壽……九二一
晤恩……九三三
義寂……九三三
匡仁……九三五
贊寧……九三六
智圓……九四三
善昭……九四八
知禮……九四九
子璿……九五二
楚圓……九五三
方會……九五五
慧覺……九六三
守芝……九六四
重顯……九六五
義懷……九六七
翠巖……九六八
慧(惠)南……九六九
仁勇……九八二
契嵩……九八三
守端……九八八
王安石……九九〇
淨源……九九一
從悅……九九三
常總……九九四
祖心……九九四
蘇軾……九九五
克文……一〇〇〇
法演……一〇一二
黃庭堅……一〇一四
道寧……一〇一九
文準……一〇一九
悟新……一〇二一
慧懃……一〇二二
清遠……一〇二三
張商英……一〇三四
法雲杲禪師……一〇三五
元靜……一〇三六
克勤……一〇三七
紹隆……一〇四三
智才……一〇四三
景元……一〇四四
士珪……一〇四五
端裕……一〇四六
清了……一〇四六
彌光……一〇四七
正覺……一〇四八
張九成……一〇四九
心道……一〇五〇
道元……一〇五一

法泰……一〇五一
本才……一〇五二
宗杲……一〇五二
曇華……一〇六二
天游……一〇六三
宗顯……一〇六四
知昺……一〇六五
耶律楚材……一〇六五
原妙……一〇七〇
趙孟頫……一〇七四
明本……一〇八一
惟則……一〇八九
明清分部……一〇九五
梵琦……一〇九五
宋濂……一一〇二
朱元璋……一一一八
道衍……一一二三
宗喀巴……一一二四
真可……一一五〇
傳燈……一一六七
李贄……一一七一
袁宏道……一一八一
袾宏……一一八九
德清……一一九九
元來……一二一五
智旭……一二一八
元賢……一二二七
道忞……一二三四
通琇……一二三五
道霈……一二三九
續法……一二四六
胤禎……一二四九
彭際清……一二五九
龔自珍……一二六二
楊文會……一二六四
梁啓超……一二七八
章炳麟……一二八六
道教部……一二九五
魏伯陽……一二九五
葛洪……一二九五
寇謙之……一二九九
顧歡……一三〇四
陶弘景……一三〇六
王遠知……一三〇七
潘師正……一三〇七
司馬承禎……一三〇八
吴筠……一三〇九
李榮(存目)……一三〇九
成玄英(存目)……一三〇九
李筌……一三〇九
張果……一三〇九
白履忠……一三一〇
張伯端……一三一〇
白玉蟾……一三一二
王喆……一三一四
丘處機……一三一四

中國基督教部……一三一五
唐元分部……一三一五
景淨……一三一五
阿羅含……一三一五
明清分部……一三一六
利瑪竇……一三一六
龐迪我……一三一三
高一志……一三一三
陽瑪諾……一三一三
艾儒略……一三一三
畢方濟……一三一六
傅汎濟……一三一六
湯若望……一三一六
利類思……一三一八
衛匡國……一三一九
南懷仁……一三二九
徐光啓……一三三〇
李之藻……一三三六
楊廷筠……一三三七
王徵……一三四〇
吴歷……一三四〇
梁發……一三四一
太平天國分部……一三四三
洪秀全……一三四三
馮雲山……一三四五
楊秀清……一三四五
盧賢拔……一三四六
洪仁玕……一三四七

中國伊斯蘭教部……一三五〇
王岱輿……一三五〇
馬注……一三五一
劉智……一三五四
馬復初……一三五七

流派總部

佛教部……一三六三
般若學分部……一三六三
毗曇學分部……一三七四
成實學分部……一三八〇
涅槃學分部……一三八三
地論學分部……一四〇〇
俱舍學分部……一四〇三
三論宗分部……一四〇九
天台宗分部……一四三六
華嚴宗分部……一五七二
唯識宗分部……一六四五
淨土宗分部……一七〇七
律宗分部……一八一九

三

禪宗分部……一八五一
密教分部……二一〇五
道教部……二一一九
太平道分部……二一二九
五斗米道(正一道)分部……二一三〇

丹鼎派分部……二一三二
上清派分部……二一三二
靈寶派分部……二一三四
茅山派分部……二一三五
全真教(北宗)分部……二一三五
全真教(南宗)分部……二一四九
真大道教分部……二一五一
太一教分部……二一五二
淨明道分部……二一五二
中國基督教部……二一五二
基督教分部……二一五二
景教分部……二一五七
也里可温教分部……二一六二
天主教分部……二一六五
耶穌會……二一七六
耶穌教(新教)分部……二一八〇
廣學會……二一八五
尚賢堂……二一八七
太平天國分部……二一八九
祆教部……二一九八
猶太教部……二二〇一
一賜樂業教分部……二二〇三
挑筋教分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分部……二二〇五
明教分部……二二一〇

範疇總部

佛教部……二二一五
世界觀分部……二二一五
緣起、因緣……二二一五
空無……二二二九
空有……二二三四
色空……二二三九
不真空……二二四五
法性、實相、實際、真際、真如……二二五一
五陰……二二六五
色法……二二七一
四大、六大……二二七六
無常、無我、無相……二二七七
因果……二二七八
生滅……二二八一
法界……二二八五
圓融無礙……二二九〇
理事……二二九四
六相……二二九九
十玄……二三〇一
十如……二三〇六
一多……二三〇八
世界、世間……二三一〇
三界……二三一四
諸天……二三一五
淨土……二三一七
動靜……二三一九

大小……二二二一
三性、三無性……二二二二
法身、化身、應身……二二二六
認識論分部……二二三〇
中觀……二二三〇
二諦……二二三四
於諦、教諦……二二三九二
般若無知……二二四〇三
戲論……二二四一四
悉檀……二二四二三
空假中三觀……二二四四二
一念三千……二二四四七
圓頓止觀……二二四五二
六即……二二四五四
無情有性……二二四五七
阿賴耶識……二二四六三
末那識……二二四七九
種子、現行……二二四八六
見分、相分……二二五一四
熏習……二二五二九
本覺……二二五四二
頓悟……二二五五八
默照……二二五六三
參話頭……二二五六四
四賓主……二二五七一
邏輯名辯論分部……二二五七三
因明……二二五七三
能立……二二五七九
能破……二二五八四
似能立……二二五八五
似能破……二二五九二
現量……二二五九三
比量……二二五九四
似現量……二二五九五
似比量……二二五九五
量果……二二五九六
宗……二二五九六
因……二二六〇一
因三相……二二六〇七
喻……二二六〇八
似同法喻……二二六一二
似異法喻……二二六一四
四不成……二二六一六
六不定……二二六一八
四相違……二二六二三
真唯識量……二二六二七
心性論分部……二二六二九
心……二二六二九
自心……二二六七三
本心……二二六七九
無心……二二六八五
直心……二二六八八
平常心……二二六八九
心王……二二六九〇
一心二門……二二六九一
觀心……二二七〇六

菩提心……二七二三
唯心……二七二六
真心……二七三一
妄心……二七三八
佛性……二七四二
真性……二七七二
五種性……二七七三
自性……二七七八
性……二七八三
無情有性……二七九四
本性……二八〇三
法性……二八〇六
歷史觀分部……二八三七
三世……二八三七
劫……二八三九
生住異滅……二八五八
正法、像法、末法……二八六〇
判教……二八六二
道德修養論分部……二九〇〇
智慧……二九〇〇
發願……二九〇二
發心……二九〇五
三學……二九一一
六度……二九一二
皈依……二九一八
戒……二九一九

四

五戒……二九二七
八戒……二九三一
染……二九三二
慚愧……二九三五
念……二九四二
念佛……二九四三
善惡……二九四四
善根……二九五一
惡根……二九五四
十善……二九五四
十惡……二九五五
報……二九六一
善報……二九六五
罪……二九六六
四恩……二九六七
五事……二九六八
忍……二九七〇
性德……二九七四
布施……二九七六
孝……二九八五
六和敬……二九八八
自覺覺他……二九八九
自利利人……二九九〇
自力他力……二九九七
修……三〇〇二

修德……三〇一三
信……三〇二三
淨……三〇二七
四攝……三〇二七
供養……三〇二九
方便……三〇三〇
止觀……三〇三三
精進……三〇四一
迴向……三〇四二
四無量……三〇四四
慈悲……三〇四九
八正道……三〇五三
自在……三〇五四
福田……三〇五六
人生觀分部……三〇五七
生……三〇五七
老……三〇六三
病……三〇六三
死……三〇六四
苦……三〇六四
無明……三〇七一
欲望……三〇七六
癡……三〇七九
煩惱……三〇八一
業……三〇八五
業力……三〇九三
身業……三〇九四
口業……三〇九五
意業……三〇九六
善業……三〇九八
惡業……三一〇二
我執……三一〇四
法執……三一〇七
輪迴……三一〇九
衆生……三一一五
轉生……三一一九
因果報應……三一二〇
神不滅……三一二五
無我……三一三一
原人論……三一四六
解脫……三一五〇
涅槃……三一六三
心力……三一七一
自由……三一七一
成佛……三一七二
淨土……三一七七
道教部……三一九一
世界觀分部……三一九一
天……三一九一
天命……三二四二
天意……三二六六
天心……三二七〇
天道……三二八一
天理……三三〇八
天數……三三一〇

虛無……三三一〇
先天後天……三三二一
天地生成論……三三二七
人物生成論……三三四〇
天人合一……三三五二
天人感應……三三五五
氣……三三七一
元氣……三四〇七
精氣……三四三五
道……三四三九
一……三五七一
陰陽……三五九五
五行……三六九二
太極……三七三五
玄……三七四三
道氣……三七四六
神氣……三七五〇
沖氣……三七七六
太平氣……三七七七
太和氣……三七八六
精氣神……三七八七
真氣……三八四二
真一之氣……三八四六
先天一氣……三八五二
卦氣……三八五五
幾(機)……三八六二
動靜……三八六七
變化……三八七六
顚倒……三八九五
返本還元……三八九七
認識論分部……三八九八
知……三八九八
誠……三九二八
明……三九二九
驗……三九三二
知行……三九三三
邏輯名辯論分部……三九三六
常變……三九三六
名實……三九四二
有無……三九四五
體用……三九六六
本末……三九六六
一多……三九七〇
言意……三九七二
虛實……三九七二
同異……三九七四

五

心性論分部……三九七五
精……三九七五
神……三九七八
精神……四〇一九
魂魄……四〇二九
鬼神……四〇三七
心……四〇四九

性……四一三〇
心性……四一五四
道性……四一八七
情……四一九三
性情……四一九四
性命……四二〇一
自然……四二三四
人心道心……四二六一
性善……四二六一
天命之性……四二六三
氣質之性……四二六四
歷史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古今……四二六六
政治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君臣……四二六六
王道……四二七三
法……四二七四
無爲……四二七五
太平……四三三八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三四一
德……四三四一
道德……四三六二
仁……四三六六
義……四三七六
仁義……四三七七
禮……四三八七
智……四三九一
信……四三九八
孝……四三九九
中……四四一四
和……四四一四
中和……四四一九
中庸……四四一九
君子小人……四四二〇
聖人……四四二六
修性……四四四八
修心……四四五〇
修身……四四六五
主敬……四四七七
主靜……四四七七
守雌……四四九六
中國基督教部……四四九九
世界觀分部……四四九九
天主論……四四九九
三位一體說……四五二一
宇宙論……四五二二
心性論分部……四五二九
天主性……四五二九
人性……四五三一
靈魂論……四五四五
救贖論……四五六九
邏輯名辯論分部……四五七二
名理……四五七二
歷史觀分部……四五七五
治國論……四五七五

社會論……四五八一
人生觀分部……四五八五
人生論……四五八五
生死論……四五八八
信仰論……四五九四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五九五
德……四五九五
君子……四六〇五
防貪……四六〇八
誡卜……四六〇九
十誡……四六一一
信德……四六一四
愛德……四六一五
哀矜……四六一六
守貞……四六一七
靈修……四六一七
告解……四六一九
聖事……四六二〇
苦行……四六二一
齋戒……四六二三
持齋……四六二五
七克……四六二六
伏傲……四六二八
解貪……四六三九
防淫……四六四五
熄忿……四六五二
塞饕……四六六一
平妬……四六六八
策怠……四六七四
賞罰……四六八四
倫理……四七〇二
交友……四七〇三
中國伊斯蘭教部……四七一四
世界觀分部……四七一四
宇宙論……四七一四
三一說……四七八九
前定論……四七九七
正教論……四八〇〇
認識論分部……四八〇六
認主學……四八〇六
屬性說……四八一三
心性論分部……四八一五
心性理氣說……四八一五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八二一
五常說……四八二一
正人說……四八二六
祆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善惡二元論……四八四三
天神……四八四三
猶太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天道……四八四三
摩尼教部……四八四五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五

二宗三際說……四八四五

六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儒家部……四八四九
魏晉至隋唐分部……四八四九
宋元分部……四八六六
明清分部……五一二〇
佛教部……五一七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五一七一
隋唐五代分部……五二〇三
宋元分部……五三一二
明清分部……五三八七
道教部……五四四五
魏晉至隋唐分部……五四四五
宋元分部……五四八三
明清分部……五五二六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五五八七
摩尼教部……五八〇九
景教部……五八二二

引用書目

典籍總部

佛教部

經録分部

佛教目録

著　録

佚名《衆經别録》(斯二八七二號)〔前殘〕

《微密持經》一卷,□#□。

《佛説慧印三昧經》一卷,明慧用爲宗。文

《佛説差摩竭經》一卷,明忍辱爲宗。文。

《佛説龍施女經》一卷,明發菩提心爲宗。文。

《佛説月明菩薩經》一卷,明願爲宗。文。

《佛説阿難四事經》一卷,明四等爲宗。文。

《佛説老女經》一卷,明二諦爲宗　文。支謙以吳孫亮建興中出

《察微王經》一卷,明受生事　文

《佛説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一卷,明檀爲宗　質

《佛説薩羅國經》一卷,明權化爲宗　文

《佛説長壽王經》一卷,明忍辱爲宗　文

《□□經》一卷,明功德第一爲宗　文

《□#□》一卷,明舍王位出家事　文

□#□爲宗　文

〔後殘〕

又(伯三七四七號)〔前殘〕

□#□　文

《□#□》,以無相爲宗　文

《文殊師利淨律經》,以眞諦爲宗　文

□#□法護於京師遇西國寂志,從出經。經後尚有數品,其人忘失,唯宣現者。太康十年四月八日,白馬寺中,聶道眞對筆□#□。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以佛相似因果爲宗。文質均

《德光太子經》,以菩薩行爲宗。泰始六年九月三十日出。文質均

《幻士仁賢經》,以禪定神力爲宗。文質均。

《大淨法門品經》,以菩薩權實二慧爲宗。文。建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出。

《鬱伽羅越問菩薩行經》,以在家出家爲宗。質。

《決總持經》,以菩薩請法爲宗。質。

《離垢施女經》,以八菩薩行爲宗。文。

《月光童子經》,以佛現不思議爲宗。文質均。

〔第一部分,全國性經録。〕

《魔逆經》,以平等合行爲宗。文質均。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

《梵女首意經》,以十二因緣爲宗。文。

《佛説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以權實二知爲宗。文。

《佛説花嚴瓔珞經》一卷,以菩薩空有二觀神通爲宗。文。

《佛説般若得道經》一卷,以般若爲萬行首爲宗。文。

三乘通教經録第二

《賢愚經》十三卷,明今昔因緣爲宗　文質均　元嘉二十二年出　宋文帝時涼州沙門曇學、威德於於闐得。

《無量清淨經》二卷,明行願得果爲宗　文多質少

《禪經》,明禪定爲宗。文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一卷,明因果爲宗　質

《阿閦佛國經》二卷,明佛因果爲宗　質　漢靈帝時月支國沙門支讖譯出

《小品經》七卷,明二諦爲宗　文質均　晉武帝時,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

譯

泰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譯出

《藥王藥上菩薩觀經》，明除罪爲宗　文質均

《大十二門經》二卷，明修定爲宗　質　漢桓帝時，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譯出

《如來神力經》一卷，明因緣事　質

《千佛因緣住經》一卷，明住緣爲宗　質

《稱揚諸佛功德經》一卷，明福田爲宗　文質均　晉安帝時，天竺鳩摩羅什於逍遙園譯出

《八部佛名》一卷，明滅罪爲宗　文質均

《有人稱十方佛名得多福經》，明福田爲宗　文質均

《賢劫千佛名經》一卷，明滅罪爲宗　不文不質

《佛見牧牛者示道經》一卷，明大悲爲宗　文質均

《滅罪得福成佛經》，明滅罪爲宗　文質均

《三十五佛名》一卷，明懺悔爲宗　文質均

《三慧經》一卷，明三慧爲宗　文

《佛說獨狗經》一卷，明地獄爲宗　文

《佛說龍種尊化經》，明空有爲宗　質

《佛說過去香蓮花佛世界經》，明檀爲宗　質

《佛說居士物故爲婦鼻蟲經》一卷，明貪欲爲宗　質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明因緣教化爲宗　質

《帝釋禮三寶供養經》，明禮拜讚嘆爲宗　文

《佛說歡樂過差經》，明苦因爲宗　質

《佛說四天王經》，明修戒定慧爲宗　質

《明星天子問慈經》，明大慈爲宗

《佛說諸天阿須倫鬬經》，明慈忍爲宗　質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明菩薩方便爲宗　文質均

《佛說修行勸意經》一卷，明勸發爲宗　文質均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明空有爲宗　文質均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一卷，明佛因果爲宗　文質均

《分別業報略經》一卷，明因果爲宗　文質均

《勸發諸王要偈》一卷，明勸發事　文質均

《佛說淨除業障經》一卷，明除業障事　文

《心明經》一卷，明不信佛事　文質均

《寶網經》一卷，明勸信事　文質均

《胞胎經》一卷，明受形事　質

《五百弟子本起經》一卷，明因果爲宗　文質均

《觀世樓炭經》一卷，明佛滅後惡事　文質均

《雜阿含經》五十卷，明三藏雜事　質

《雜譬喻經》六卷，明因緣爲宗　文質均

《法常住經》，明四諦爲宗　文質均

《婆須蜜菩薩經》，明大小雜行爲宗　質

《雜譬喻經》二卷，明因緣爲宗　質

《三歸五戒厭離經》一卷，明正行二善爲宗　文

《分別功德經》，以功德智慧爲宗　文質均

《超日月三昧經》，以無相定慧爲宗　多質　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譯出

優婆塞聶承遠治定。

《譬喻經》十卷，以因緣事爲宗　文質均　晉成帝時，沙門康法邃類集衆經，爲此一部。

《權方便經》，以諸佛菩薩權慧花爲宗　文質均

《坐禪經》，以禪定爲宗　文

三乘中大乘錄

《六度無極經》，明六度爲宗　質　魏明帝時，康僧會以吳主孫權、孫亮世所譯出。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明佛因果爲宗　質　宋文帝時，天竺摩訶乘法師求那跋陀羅以元嘉中出　沙門釋寶雲、弟子菩提、法勇傳譯出

《優婆塞戒經》七卷，明六度爲宗　文質均

《胡音偈本》一卷，明讚敬爲宗　質

《後出阿彌陀佛偈》一卷，明讚嘆事　質

《陀羅尼偈經》一卷，明總持爲宗　質

《咏瑞應偈》一卷，明成佛降魔事　文多質少

《讚七佛偈》一卷，明讚咏事　質

《恒總尼百句》一卷，明讚嘆爲宗　質

《阿彌陀偈》一卷，明讚誦爲宗　質

《僧伽羅刹經》三卷，明佛因果爲宗　文

《佛說梵摩喻經》一卷，明三十二相爲宗　文

《密迹金剛力士經》五卷，明六度爲宗　文

《佛入三昧一毛放大光明經》，明神通爲宗　文

〔後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序　法寶所被遠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緣應中夏，始自漢代。昔劉向校書，已見佛經，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於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臺，帝王所印。於是妙像麗於城闉，金刹曜乎京洛，慧教發揮，震照區寓矣。竊尋兩漢之季，世構亂離，西京蕩覆，墳典皆散，東都播遷，載籍多亡。予政所覩，其文雖沒，而顯宗所寫，厥篇猶存。東流初法，於斯有徵。祐檢閱三藏，訪覈遺源，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於張騫之使。洎章、和以降，經出蓋闕。良由梵文雖至，緣運或殊，有譯乃傳，無譯則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屬，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

法輪屈伸，莫或條叙。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敢以末學，嚮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追討支、竺，時獲異經。《安錄》所記，則爲未盡，今悉更苞舉，以備錄體。發源有漢，迄於大梁，運歷六代，歲漸五百，梵文證經四百有十九部，華戎傳譯八十有五人，魚貫名第，略爲備矣。或同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舛駮，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亂。至於律藏初啓，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於上錄。若經存譯亡，則編於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序，聞道之心無惑。敬貽來世，庶在不墜焉。

《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

《新集條解異出經錄第二》

《新集表序四部律錄第三》　闕

又《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四十二章經》一卷　《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右一部，凡一卷。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始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其經今傳於世。

《安般守意經》一卷　《安錄》云，小安般經。

《陰持入經》一卷。

《百六十品經》一卷　《舊錄》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

《大十二門經》一卷

《小十二門經》一卷

《大道地經》二卷。安公云，《大道地經》者，《修行經》抄也。外國所抄。

《人本欲生經》一卷

《道意發行經》二卷。今闕此經。

《阿毗曇五法經》一卷　《舊錄》云，《阿毗曇五法行經》。

《七法經》一卷　《舊錄》云，《阿毗曇七法行經》。或云《七法行》，今闕此經。

《五法經》一卷

《十報經》二卷　《舊錄》云，《長阿含十報法》。

《普法義經》二卷　一名《具法行》。《具法行》作「舍利弗」，《普法義》作「舍利弗」，餘並同。

《義決律》一卷　或云《義決律法行經》。安公云，此上二經出《長阿含》。今闕。

《漏分布經》一卷。

《四諦經》一卷　安公云，上二經出《長阿含》。

《七處三觀經》二卷

《九橫經》二卷

《八正道經》一卷　安公云，上三經出《雜阿含》中。

《雜經》四十四篇，二卷　安公云，出《增一阿含》。既不標名，未詳何經。今闕。

《五十校計經》二卷　或云《明度五十校計經》。

《大安般經》二卷。

《思惟經》一卷　或云思惟略要法。

《十二因緣經》一卷

《五陰喻經》一卷。《舊錄》云，《五陰譬喻經》。

《轉法輪經》一卷。或云《法輪轉經》。

《流攝經》一卷。《舊錄》云，《一切流攝經》，或云《一切流攝守經》。

《是法非法經》一卷。

《法受塵經》一卷。

《十四意經》一卷。《舊錄》云，《菩薩十四意經》。今闕此經。

《本相猗致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也。

《阿含口解》一卷。或云《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或云《斷十二因緣經》。《舊錄》云，《安侯口解》。凡有四名，同一本。

《阿毗曇九十八結經》一卷。今闕

《禪行法想經》一卷。

《難提迦羅越經》一卷。今闕

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漢桓帝時，安息國沙門安世高所譯出。其《四諦》、《口解》、《十四意》、《九十八結》，安公云，似世高撰也。

《道行經》一卷。安公云，《道行品經》者，《般若》抄也，外國高明者所撰。安公爲之序注。

右一部，凡一卷。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佛朔齎胡本至中夏。到靈帝時，於洛陽譯出。

《般若道行品經》十卷。或云《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

《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出。今闕。

《般舟三昧經》一卷。《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初八日出

《佛眞陀羅經》二卷。《舊錄》云，《屯眞陀羅王經》。《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

方等部《古品曰遺日說般若經》一卷。今闕

《光明三昧經》一卷。出《別錄》，《安錄》無

《阿闍世王經》二卷。安公云，出《長阿含》。《舊錄》，《阿闍貰經》

《寶積經》一卷。安公云，一名《摩尼寶》，光和二年出。《舊錄》云，《摩尼寶經》二卷。

《問署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文殊問菩薩署經》

《胡般泥洹經》一卷。今闕

《兜沙經》一卷。

《阿閦佛國經》一卷。或云《阿閦佛剎諸菩薩學成品經》，或云《阿閦佛經》。

《孛本經》二卷。今闕

《內藏百品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舊錄》云，《內藏百寶經》。遍校羣錄，並云『內藏百寶』，無『內藏百品』，故知即此經也

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漢桓帝靈帝時，月支國沙門支讖所譯出。其《古品》已下至《內藏百品》，凡九經，安公云，似支讖出也。

《成具光明經》一卷。或云《成具光明三昧經》，或云《成具光明定慧經》。

右一部，凡一卷。漢靈帝時，支曜譯出。

《法鏡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十慧經》一卷。或云《沙彌十慧》

右二部，凡二卷。漢靈帝時，沙門嚴佛調、都尉安玄共譯出。《十慧》是佛調所撰。

《中本起經》二卷。或云《太子中本起經》。

右一部，凡二卷。漢獻帝建安中，康孟詳譯出。

《法句經》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魏文帝時，天竺沙門維祇難以吳主孫權黃武三年齎胡本，武昌竺將炎共支謙譯出。

《維摩詰經》二卷。闕。

《大般泥洹經》二卷。安公云，出《長阿含》。祐案，今《長阿含》與此異

《瑞應本起經》二卷。

《小阿差末經》二卷。闕

《慧印經》一卷。或云《慧印三昧經》，或云《寶網慧印三昧經》。

《本業經》一卷。或云《菩薩本業經》。

《法句經》二卷。

《須賴經》一卷。或云《須賴菩薩經》。

《梵摩渝經》一卷。

《私阿末經》一卷。或作『私呵昧』。案，此經即是《菩薩道樹經也》。

《微密持經》一卷。或云《無量門微密持經》

《阿彌陀經》一卷　[illegible]，阿彌陀，[illegible]佛[illegible]

《月明童子經》一卷　一名月明童子，一名月明菩薩三昧經。

《義足經》二卷

《阿難四事經》一卷

《差摩竭經》一卷

《優多羅母經》一卷　闕

《七女經》一卷，安公云，出《阿毗曇》

《八師經》一卷

《釋摩男經》一卷。《安錄》云，出《中阿含經》

《孛抄經》一卷，今《孛經》一卷即是

《明度經》四卷　或云《大明度無極經》

《老女人經》一卷　安公云，出《阿毗曇》

《齋經》一卷　闕

《四願經》一卷

《悔過經》一卷，或云《孛二方禮悔過文》

《賢者德經》一卷

《佛從上所行三十偈》一卷，闕

《了本生死經》一卷，安公云，出《生經》　祐案，五卷《生經》無此名也

《唯明二十偈》一卷

《首楞嚴經》二卷，《別錄》所載，《安錄》無　今闕之

《龍施女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無

《法鏡經》二卷　出《別錄》，《安錄》無

《鹿子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無

《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　《別錄》所載，《安錄》無　今闕

《賴吒和羅經》一卷　《別錄》所載，《安錄》無　或云《羅漢賴吒和羅經》

右三十六部，四十八卷　魏文帝時，支謙以吳主孫權黃武初至孫亮建興中所譯出。

《六度集經》九卷，或云《六度無極經》，或云《度無極集》，或云《雜無極經》

《吳品》五卷　凡有十品　今闕

右一部，凡十四卷　魏明帝時，天竺沙門康僧會以吳主孫權孫亮世所譯出。

《首楞嚴經》二卷，闕

《又須賴經》一卷，闕

《除災患經》一卷，闕

右三部，凡四卷。魏高貴公時，白延所譯出　《別錄》所載，《安公錄》先無其名。

《放光經》二十卷　晉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出，有九十品　一名《舊小品》，闕

右一部，凡二十卷　魏高貴公時，沙門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到(於)(于)闐國，寫得此經正品梵書胡本十九章，到晉武帝元康初，於陳留倉垣水南寺譯出。

《光讚經》十卷　十七品，太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

《賢劫經》七卷，《舊錄》云，《賢劫三昧經》，或云《賢劫定意經》　元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出

《正法華經》十卷　二十七品　《舊錄》云，《正法華經》，或云《方等正法華經》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出

《普耀經》八卷　三十品　安公云，出方等部　永嘉二年五月出

《大哀經》七卷　二十品　《舊錄》云，《如來大哀經》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出

《度世品經》六卷，或云《度世》　或爲五卷　元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出

《密迹經》五卷　或云《密迹金剛力士經》　或七卷　太康九年十月六日出

《持心經》六卷　十七品　一名《等御諸法》，一名《莊嚴佛法》　《舊錄》云，《持心梵天經》，或云《持心梵天所問經》　太康七年三月十日出

《修行經》七卷　二十七品　《舊錄》云，《修行道地經》　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出

《漸備一切智德經》十卷　或五卷　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

《生經》五卷　或四卷

《海龍王經》四卷，或三卷　太康六年七月十日出

《普超經》四卷　一名《阿闍世王品》，《安錄》亦云更出《阿闍世王經》，或爲二卷　《舊錄》云，《文殊普超三昧經》　太康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

《維摩詰經》一卷　一本云《維摩詰名解》

《阿惟越致遮經》四卷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出

《嚴淨佛土經》六卷　《舊錄》云，是《文殊師利嚴淨經》，或云《文殊佛土嚴淨經》。

《阿耨達經》二卷　一名《弘道廣顯三昧經》。《舊錄》云，《阿耨達龍王經》，或云《阿耨達請佛經》。

《首楞嚴經》二卷　異出，首楞阿難。

《無量壽經》二卷　一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寶藏經》二卷　《舊錄》云，《文殊師利寶藏經》，或云《文殊師利現寶藏》。太始六年十月出。

《寶髻經》二卷　一名《菩薩淨行經》。《舊錄》云，《寶結菩薩經》，或云《寶髻菩薩所問經》。永熙元年七月十四日出。

《要集經》二卷　或云《諸佛要集經》，天竺三《佛定僧祇提》。

《佛昇忉利天品經》二卷。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　《舊錄》云，《等集衆德經》，或云《等集三昧經》。

《無盡意經》四卷。

《離垢施女經》一卷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

《郁迦長者經》一卷　或云《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即《大郁迦經》。或爲二卷。

《大淨法門經》一卷　建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出。

《須眞天子經》二卷　泰始二年十一月出。

《幻士仁賢經》二卷　或云《仁賢幻士經》。

《魔逆經》一卷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

《濟諸方等經》一卷　或云《濟諸方等學經》。

《德光太子經》一卷　或云《賴吒和羅所問光德太子經》。泰始六年九月三十日出。

《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　一本云《淨律經》。太康十年四月八日出。

《決定持經》一卷。

《寶女經》四卷　《舊錄》云，《寶女三昧經》。或云《寶女問慧經》。太康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出。

《如來興顯經》四卷　一本云《興顯如幻經》。元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

《般舟三昧經》二卷　《安公錄》云，更出《般舟三昧經》。

《首意女經》一卷　或云《梵女首意經》。

《十二因緣經》一卷。

《月明童子經》一卷　一名《月光童子經》。

《五十緣身行經》一卷　《舊錄》云，菩薩緣身五十事經，或云菩薩行五十緣身經。

《六十二見經》一卷　或云《梵網六十二見經》。

《四自侵經》一卷　安公云，出《阿毗曇》。

《須摩經》一卷　《舊錄》云，《須摩提經》，或云《須摩提菩薩經》。

《隨權女經》二卷　出《別錄》，《安錄》無。

《方等泥洹經》二卷　或云《大般泥洹經》。泰始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出。

《大善權經》二卷　或云《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或云《慧上菩薩經》，或云《善權方便經》，或云《善權方便所度無極經》。太康六年六月十七日出。

《無言童子經》一卷　或云《無言菩薩經》。

《溫室經》一卷　《舊錄》云，《溫室洗浴衆僧經》。

《頂王經》一卷　一名《維摩詰子問經》。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大方等頂王經》。

《聖法印經》一卷　天竺名《阿遮曼摩叉圖》。安公云，出《雜阿含》。

《移山經》一卷　《舊錄》云，《力士移山經》。

《文殊師利五體悔過經》一卷　《舊錄》云，《文殊師利悔過經》。泰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出。

《持人菩薩經》三卷　泰始七年九月十五日出。

《滅十方冥經》一卷　元熙元年八月十四日出。

《無思議孩童經》一卷　《舊錄》云，《孩童經》，或云《無思議光孩童菩薩經》，或云《無思議光經》。

《迦葉集結經》一卷　《舊錄》云，《迦葉結經》。

《彌勒成佛經》一卷　與羅什所出異本。

《舍利弗目連遊諸國經》一卷　或云《舍利弗摩目犍連遊諸四衢經》。

《瑠璃王經》一卷。

《柰女耆域經》一卷　或云《柰女經》。

《寶施女經》一卷。

《寶網童子經》一卷　《舊錄》云，《寶網經》。

《順權方便經》二卷　一本云《惟權方便經》。《舊錄》云，《順權女經》，一云《轉女身菩薩經》。太安二年四月九日出。

《五百弟子本起經》一卷　《舊錄》云，《五百弟子自說本末經》。太安二年五月一

日出。或云《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佛爲菩薩五夢經》一卷　《舊錄》云，《佛五夢》。太安二年五月六日出。或云《太子五夢》。

《普門經》一卷　一本云《普門品》。太康八年正月十二日出。

《如幻三昧經》二卷。《舊錄》云，三卷。太安二年五月十一日出。

《彌勒本願經》一卷。或云《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太安二年五月十七日出。

《舍利弗悔過經》一卷。太安二年五月二十日出。

《胞胎經》一卷。《舊錄》云，《胞胎受身經》。太安二年八月一日出。

《十地經》一卷。或云《菩薩十地經》。太安二年十二月四日出。

《摩目犍連本經》一卷。

《太子慕魄經》一卷。

《四不可得經》一卷。

《菩薩悔過經》一卷。或云《菩薩悔過法》，下注云，出龍樹《十住論》。

《當來變經》一卷。

《乳光經》一卷。

《心明女梵志婦飯汁施經》一卷。或云《心明經》。

《大六向拜經》一卷。《舊錄》云，《六向拜經》，或云《威花長者六向拜經》。

《鳶掘摩經》一卷。或云《指髻經》，或云《指鬘經》。

《菩薩十住經》一卷。太安元年十月三日出。

《摩調王經》一卷。出《六度集》。太安三年正月十八日出。

《象步經》一卷。一云《無所希望經》。

《照明三昧經》一卷。太安三年二月一日出。

《所欲致患經》一卷　太安三年二月七日出。

《法沒盡經》一卷。或云《空寂菩薩所問經》。太熙元年二月七日出。

《菩薩齋法》一卷。一名《菩薩正齋經》，一名《持齋經》。

《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　或云《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

《過去佛分衛經》一卷　《舊錄》云，《過世佛分衛經》。

《五蓋疑結失行經》一卷　安公云，下似護公出。《後記》云，永寧二年四月十二日出。

《阿差末經》四卷。或云《阿差末菩薩經》。《別錄》所載。《安錄》先闕。永嘉元年十二月一日出。

《無極寶經》一卷　《別錄》所載，《安錄》先闕。或云《無極寶三昧經》。永嘉元年三月五日出。

《阿述達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闕。《舊錄》云，《阿述達女經》，或云《阿闍貫王女阿述達菩薩經》。

右九十五部，凡二百六卷。今並有其經。

《等目菩薩經》二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闕。

《閑居經》十卷。

更出《小品經》七卷。

《總持經》一卷。祐案，出《生經》，或云《佛心總持》。

《超日明經》二卷。

《刪維摩詰經》一卷。祐意謂先出《維摩》煩重，護刪出逸偈。

《虎耳意經》一卷。一名《二十八宿經》。

《無憂施經》一卷。一本云，阿闍貫女名無憂施。

《五福施經》一卷。

《樓炭經》五卷。安公云，出方等部。太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出。

《勇伏定經》二卷。安公云，更出《首楞嚴》。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

《嚴淨定經》一卷。一名《序世經》。元熙元年二月十八日出。

《慧明經》一卷。

《迦葉本經》一卷。或云《大迦葉本》。

《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一卷。

《諸方佛名經》一卷。

《目連上淨居天經》一卷

《普首童經》一卷。

《十方佛名》一卷。

《三品修行經》一卷。安公云，近人合《大修行經》。

《金益長者子經》一卷。

《衆祐經》一卷。

《觀行不移四事經》一卷　元康中出

《小法沒盡經》一卷。

《四婦喩經》一卷。元康中出。
《盧夷亘經》一卷。
《諸神呪經》三卷。
《盧羅王經》一卷。
《龍施經》一卷。
《檀若經》一卷。
《馬王經》一卷。永平元年中出。
《普義經》一卷。永平中出。
《鹿母經》一卷。元康初出。
《給孤獨明德經》一卷。《舊錄》云，《給孤獨氏經》。太熙元年末出。
《龍王兄弟陀逹誠王經》一卷。逹是達字。
《勸化王經》一卷。
《百佛名》一卷。
《更出阿闍世王經》二卷。建武元年四月十六日出。
《植衆德本經》一卷。
《沙門果證經》一卷。
《龍施本起經》一卷。《舊錄》云，《龍施本經》，或云《龍施女經》。
《佛悔過經》一卷。
《三轉月明經》一卷。
《解無常經》一卷。
《胎藏經》一卷。
《離垢蓋經》一卷。
《小郁迦經》一卷。
《阿闍貰女經》一卷。
《賈客經》二卷。建武元年三月二日出。
《人所從來經》一卷。永興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出。
《誠羅云經》一卷。
《鴈王經》一卷。太始九年二月一日出。
《十等藏經》一卷。永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出。
《鴈王五百鴈俱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二日出。
《誠具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七日出。
《決道俗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十一日出。
《猛施經》二卷。《舊錄》云，《猛施道地經》。永興二年二月二十日出。
《城喩經》一卷。永興二年三月一日出。
《耆闍崛山解經》一卷。
《譬喩三百首經》二十五卷。永興三年三月七日出。
《比丘尼戒經》一卷。太始三年九月十日出。
《誠王經》一卷。
《三品悔過經》一卷。太始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出。
《菩薩齋法經》一卷。《舊錄》云，《菩薩齋經》，或云《賢首菩薩齋經》。

右六十四部，凡一百一十六卷。經今闕。合二件，凡一百五十四部，合三百九卷。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胡本還。自太始中至懷帝永嘉二年已前所譯出。祐捃摭羣錄，遇護公所出更得四部，《安錄》先闕，今條入錄中。安公云，遭亂錄散，小小錯涉。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出也。

《超日明經》二卷。《舊錄》云，《超日明三昧經》。

右一部，凡二卷。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先譯梵文，而辭義煩重。優婆塞聶承遠整理文偈，刪爲二卷。

《須眞天子經》二卷。或云《須眞天子問四事經》。太始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出。

右一部，凡二卷。晉武帝世，天竺菩薩沙門曇摩羅察口授出，安文慧、白元信筆受。

《異維摩詰經》三卷。
《首楞嚴經》二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闕，《舊錄》有叔蘭《首楞嚴》二卷。

右二部，凡五卷。晉惠帝時，竺叔蘭以元康元年譯出。

《惟逮菩薩經》一卷。今闕。

右一部，凡一卷。晉惠帝時，沙門帛法祖譯出。

《樓炭經》六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闕。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舊錄》云，《佛藏方等經》。
《法句本末經》四卷。一名《法句喩經》，或云六卷。或云《法句譬經》。
《福田經》一卷。或云《諸德福田經》。

右四部，凡十二卷。晉惠、懷帝時沙門法炬譯出。其《法句喩》、《福田》

經，恒與沙門法立共譯出

總前出經，自安世高已下，至法立已上，凡十七家，並《安公錄》所載，其張騫、秦景、竺朔佛、維祇難、竺將炎、白延、帛法祖凡七人，是祐校衆錄新獲所附入。自衛士度已後，皆祐所新撰

《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衆錄並云《道行經》二卷，衛士度略出。今闕

右一部，凡二卷。晉惠帝時，衛士度略出

《合維摩詰經》五卷。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維摩》三本，合爲一部

《合首楞嚴經》八卷。合支讖、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首楞嚴》四本，合爲一部，或爲五卷

右二部，凡十三卷。晉惠帝時，沙門支敏度所集。其《合首楞嚴》，傳云亦愍度所集，既闕注目，未詳信否

《大孔雀王神呪》一卷

《孔雀王雜神呪》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晉元皇帝時，西域高座沙門尸梨蜜所出

《譬喻經》十卷。《舊錄》云，《正譬喻經》十卷

右一部，凡十卷。晉成帝時，沙門康法邃抄集衆經，撰此一部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或云《十誦大比丘戒》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西域沙門曇摩持誦胡本，竺佛念譯出

《比丘尼大戒》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沙門釋僧純於西域拘夷國得胡本，到關中，令竺佛念、曇摩持、慧常共譯出。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五卷。一名《長安品經》，或云《摩訶般若波羅（密）蜜經》。僞秦苻堅建元十八年出

右一部，凡五卷。晉簡文帝時，天竺沙門曇摩蜱執胡《大品》本，竺佛念譯出

《雜阿毗曇毗婆沙》十四卷。僞秦建元十九年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出訖。或云《雜阿毗曇心》

《婆須蜜集》十卷。建元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訖

《僧伽羅刹集經》三卷。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右三部，凡二十七卷。晉孝武帝時，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苻堅時入長安

跋澄口誦《毗婆沙》，佛圖羅刹譯出。又齎《婆須蜜》胡本，竺佛念譯出

《四阿含暮抄經》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晉孝武帝時，西域沙門鳩摩羅佛提於鄴寺出。佛提執胡本，竺佛念、佛護爲譯，僧導、僧叡筆受

《三十七品經》一卷。晉太元二十年，歲在丙申，六月出

《賢劫千佛名經》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晉孝武帝時，天竺沙門竺曇無蘭在揚州謝鎮西寺撰出。

《增一阿含經》三十三卷。秦建元二十年夏出，至二十一年春訖。定三十三卷，或分爲二十四卷

《中阿含經》五十九卷。同建元二十年出

右二部，凡九十二卷。晉孝武時，兜佉勒國沙門曇摩難提，以苻堅時入長安。難提口誦胡本，竺佛念譯出

《出曜經》十九卷。

《菩薩瓔珞經》十二卷

《十住斷結經》十一卷

《菩薩處胎經》五卷。一名《胎經》。或爲四卷

《中陰經》二卷。闕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一卷。或云《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

右六部，凡五十卷。晉孝武帝時，涼州沙門竺佛念，以苻堅時於關中譯出。

《中阿含經》六十卷。晉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於東亭寺譯出，至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訖。與曇摩難提所出本不同

《阿毗曇八揵度》二十卷。一名《迦旃延阿毗曇》。建元十九年出

《阿毗曇心》十六卷。或十三卷。苻堅建元末於洛陽出

《鞞婆沙阿毗曇》十四卷。一名《廣說》，同在洛陽譯出

《阿毗曇心》四卷。晉太元十六年在廬山爲遠公譯出

《三法度》二卷。同以太元十六年於廬山出

右六部，凡一百一十六卷。晉孝武帝及安帝時，罽賓沙門僧伽提婆所譯出。

《新大品經》二十四卷。僞秦姚興弘始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於逍遙園譯出，至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訖。

《新小品經》七卷　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譯出，至四月二十日訖。

《新法華經》七卷。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譯出。

《新賢劫經》七卷。今闕。

《華首經》十卷。一名《攝諸善根經》。

《新維摩詰經》三卷。弘始八年於長安大寺出。

《新首楞嚴經》二卷。

《十住經》五卷。或四卷，定五卷。什與佛馱耶舍共譯出。

《思益義經》四卷。或云《思益梵天問經》。

《持世經》四卷。或三卷。

《自在王經》二卷。弘始九年出。

《佛藏經》三卷。一名《選擇諸法》，或爲二卷。

《菩薩藏經》三卷。一名《富樓那問》，亦名《大悲心》。或爲二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一名《集華》。

《無量壽經》一卷。或云《阿彌陀經》。

《彌勒下生經》一卷。

《彌勒成佛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或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諸法無行經》一卷。

《菩提經》一卷。或云《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遺教經》一卷。或云《佛垂般泥洹略說教戒經》。

《十二因緣觀經》一卷。闕本

《菩薩呵色欲經》一卷。

《禪法要解》二卷。或云《禪要經》。

《禪經》三卷。一名《菩薩禪法經》，與《坐禪三昧經》同。

《雜譬喻經》一卷。比丘道略所集

《大智論》百卷　於《逍遙園》譯出　或分爲七十卷。

《成實論》十六卷。

《十住論》十卷

《中論》四卷。

《十二門論》一卷

《百論》二卷。弘始六年譯出

《十誦律》六十一卷。已入律錄。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禪法要》三卷。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校正。

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以僞秦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秦弘始十五年出，竺佛念傳譯。

《曇無德律》四十五卷。已入律錄。

《虛空藏經》一卷。或云《虛空藏菩薩經》。三藏後還外國，於罽賓得此經，附商人送至涼州。

《曇無德戒本》一卷。

右四部，凡六十九卷。晉安帝時，罽賓三藏法師佛馱耶舍，以姚興弘始中於長安譯出。

《舍利弗阿毗曇》二十二卷。或二十卷。

右一部，凡二十二卷。晉安帝時，外國沙門毗婆沙，爲姚興於長安石羊寺譯出。

《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僞河西王沮渠蒙遜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譯出。

《方等大集經》二十九卷。或云《大集經》。玄始九年譯出　或三十卷，或二十四卷。

《方等王虛空藏經》五卷。或云《大虛空藏經》。檢經文與《大集經》第八《虛空藏品》同，未詳是別出者不？《別錄》云，河南國乞佛時沙門釋聖堅譯出。

《方等大雲經》四卷。或云《方等無想大雲經》。或爲六卷。玄始六年九月出。

《悲華經》十卷。《別錄》或云龕上出。玄始八年十二月出

《金光明經》四卷。玄始六年五月出

《海龍王經》四卷。玄始七年正月出

《菩薩地持經》八卷。或云《菩薩戒經》，或云《菩薩地經》。玄始七年十月初一日出

《菩薩戒本》一卷。《別錄》云，燉煌出。

《優婆塞戒》七卷　玄始六年四月十日出

《菩薩戒經》八卷。

《菩薩戒優婆塞戒壇文》一卷　玄始十年十二月出

右十一部，凡一百一十七卷　晉安帝時，天竺沙門曇摩讖至西涼州，爲僞河西王大沮渠蒙遜譯出。或作曇無讖

《阿毗曇毗婆沙》六十卷。丁丑歲四月出，至己卯歲七月訖

右一部，凡六十卷。晉安帝時，涼州沙門釋道泰，共西域沙門浮陀跋摩，於涼州城內苑閑豫宮寺譯出。初出一百卷，尋值涼王大沮渠國亂亡，散失經文四十卷，所餘六十卷，傳至京師。

《寶梁經》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龔出　傳云，於涼州出。

《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沙門支法領於(於)[于]闐國得此經胡本，到晉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於道場寺譯出，至宋永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都訖

《觀佛三昧經》八卷。

《新無量壽經》二卷。永初二年於道場寺出

《禪經修行方便》二卷。一名《庾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一名《不淨觀經》凡有十七品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或云《如來藏》。今闕

《菩薩十住經》一卷。

《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

《新微密持經》一卷。闕。

《本業經》一卷。闕

《淨六波羅蜜經》一卷　闕

《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道場寺出

右十部，凡六十七卷。晉安帝時，天竺禪師佛馱跋陀至江東，及宋初於廬山及京都譯出。

《大般泥洹經》六卷　晉義熙十三年十一月一日，道場寺譯

《方等泥洹經》二卷　今闕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　已入律錄

《僧祇比丘戒本》一卷　今闕

《雜阿毗曇心》十三卷　今闕

《雜藏經》一卷。

《綖經》。梵文，未譯出

《長阿含經》。梵文，未譯

《雜阿含經》。梵文，未譯

《彌沙塞律》。梵文，未譯。

《薩婆多律抄》。梵文，未譯

《佛遊天竺記》一卷。

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晉安帝時，沙門釋法顯以隆安三年遊西域，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歸京都，住道場寺。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共譯出。其《長雜二阿含》、《綖經》、《彌沙塞律》、《薩婆多律抄》，猶是梵文，未得譯出。

《方等檀持陀羅尼經》四卷。或云《大方等陀羅尼》，或云《檀持陀羅尼》。

右一部，凡四卷。晉安帝時，高昌郡沙門釋法衆所譯出。

《普門品經》一卷。闕

右一部，凡一卷。西域沙門祇多蜜所出。傳云晉世出，未詳何帝時。

《決定毗尼經》一卷。一名《破壞一切心識》

右一部，凡一卷。衆錄並云於涼州敦煌出，未審譯經人名。傳云晉世出，未詳何帝時。

《新無量壽經》二卷。宋永初二年於道場寺出。一錄云，於六合山寺出。

《佛所行讚》五卷。一名《馬鳴菩薩讚》，或云《佛本行讚》。六合山寺出

右二部，凡七卷。宋孝武皇帝時，沙門釋寶雲於六合山寺譯出。

《觀世音受記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宋武帝時，黃龍國沙門曇無竭遊西域譯出。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即釋法顯所得胡本，以宋景平元年七月譯出。已入律錄。

《彌沙塞比丘戒本》一卷。與律同時出

《彌沙塞羯磨》一卷。與律同時出

右三部，凡三十六卷。宋榮陽王時，沙門竺道生、釋慧嚴，請罽賓律師佛馱什於京都龍光寺譯出

《雜阿毗曇心》十二卷　今闕

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西域沙門伊蘭波羅，以元嘉三年爲尚書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譯出，至二十八年，更請三藏法師於京都校定

《菩薩善戒》十卷　或云《菩薩地》十卷

《優婆塞五戒略論》一卷　一名《優婆塞五戒相》

《三歸及優婆塞二十二戒》一卷　或云《優婆塞戒》

《曇無德羯磨》一卷　或云《雜羯磨》

右四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罽賓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於京都譯出

《雜阿毗曇心》十四卷　宋元嘉十年於長干寺出，寶雲傳譯，其年九月訖

《摩得勒伽經》十卷　宋元嘉十二年乙亥歲正月於秣陵平樂寺譯出，至七月二十三日訖

《分別業報略》一卷　大勇菩薩撰

《勸發諸王要偈》一卷　龍樹菩薩撰

《請聖僧浴文》一卷　闕

右五部，凡二十七卷。宋文帝時，天竺三藏法師僧伽跋摩於京都譯出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　或云《普賢觀經》，下注云，出《深功德經》中

《虛空藏觀經》一卷　或云《觀虛空藏菩薩經》

《禪秘要》三卷　元嘉十六年譯出　或云《禪法要》　或五卷

《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

右四部，凡六卷。宋文帝時，罽賓禪師曇摩蜜多，以元嘉中於祇洹寺譯出

《普耀經》六卷

《四天王經》一卷

《廣博嚴淨經》四卷　或云《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

右三部，十一卷。宋文帝時，沙門釋智嚴，以元嘉四年共沙門寶雲譯出

《般泥洹經》二十卷　闕

《摩訶僧祇律》一部　梵本，未譯出

右二部，定出二部，凡二十卷。宋文帝時，沙門釋智猛遊西域還，以元嘉中於西涼州譯出《泥洹經》一部，至十四年齎還京都

《賢愚經》十三卷　宋元嘉二十一年出

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涼州沙門釋曇學、威德於於闐國得此經梵本，於高昌郡譯出，天安寺釋弘宗傳

《雜阿含經》五十卷　宋元嘉中於長干寺譯出

《大法鼓經》二卷　東安寺譯出

《勝鬘經》一卷　丹陽郡譯出

《八吉祥經》一卷　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於荊州譯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　道場寺譯出

《央掘魔羅經》四卷　道場寺譯出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宋元嘉中譯

《相續解脫經》二卷　東安寺譯出

《第一義五相略》一卷　東安寺譯出

《釋六十二見經》一卷　闕

《泥洹經》一卷　似即一卷《泥洹經》　闕

《無量壽經》一卷　闕

《現在佛名經》三卷。

《無憂王經》一卷　闕

右一四部，凡七十六卷。宋文帝時，天竺摩訶衍法師求那跋陀羅，以元嘉中及孝武時宣出諸經，沙門釋寶雲及弟子菩提法勇傳譯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或云《觀彌勒菩薩經》或云《觀彌勒經》

《觀世音觀經》一卷。

《禪要秘密治病經》二卷　宋孝建二年於竹園寺譯出

《佛母般泥洹經》一卷　孝建二年於鍾山定林上寺譯出　一名《大愛道般泥洹經》

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時，僞河西王從弟沮渠安陽侯於京都譯出

前二觀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於彼齎來京都

《念佛三昧經》六卷　宋大明六年譯出　或云《菩薩念佛三昧經》

《破魔陀羅尼經》一卷　或云《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　大明六年譯出

右二部，凡七卷。宋孝武帝時，西域沙門功德直至荊州，沙門釋玄暢請於禪房譯出

《十誦羯磨》一卷　或云《略要羯磨法》，一誦律。

右一部，凡一卷　宋景和中，律師釋僧賊於京都撰出

《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　或云《十誦比丘尼大戒》

《十誦律羯磨雜事》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　宋明帝時，律師釋法穎於京都撰出

《海意經》七卷　闕

《如來恩智不思議經》五卷　闕

《寶頂經》五卷　闕

《無盡意經》十卷　闕

《三密底耶經》一卷　漢言《賢人明律》　闕

右五部，凡二十八卷　宋明帝時，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出，並未至京都

《雜寶藏經》十三卷　闕

《付法藏因緣經》六卷　闕

《方便心論》二卷　闕

右三部，凡二十一卷　宋明帝時，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僞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　此三經並未至京都

《無量義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　齊高帝時，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譯出

《五百本生經》　未詳卷數　闕

《他毗利》　齊言《宿德律》　未詳卷數　闕

右二部，齊武皇帝時，外國沙門大乘於廣州譯出，未至京都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　或云《毗婆沙律》　齊永明七年出

右一部，凡十八卷　齊武帝時，沙門釋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請外國法師僧伽跋陀羅譯出

《觀世音懺悔除罪呪經》一卷　永明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譯出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　齊武皇帝時，先師獻正遊西域，於于闐國得《觀世音懺悔呪》胡本　還京都，請瓦官禪房三藏法師法意共譯出　自流沙以西，《妙法蓮華經》並有《提婆達多品》，而中夏所傳闕此一品　先師至高昌郡，於彼獲之，仍寫還京都　今所爲一卷

《百句譬喻經》十卷　齊永明十年五月十日譯出　或五卷

右一部，凡十卷　齊武帝時，天竺沙門求那毗地於京都譯出

《毗跋律》二卷

右二部，凡一卷　齊武帝時，沙門釋法度出

《教戒比丘尼法》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　梁天監三年，鍾山靈耀寺沙門釋僧盛依《四分律》撰

《大智論抄》二十卷　一名《要論》

右一部，凡二十卷　晉安帝世，廬山沙門釋慧遠，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省，故略要抄出

《虛空藏經》八卷

右一部，凡八卷　宋武帝世，河南國乞伏時沙門聖堅出

《十二因緣經》一卷　建武二年出

《須達長者經》一卷　建武二年出

都合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又《新集條解異出經録第二》　異出經者，謂胡本同而漢文異也。梵書複隱，宣譯多變，出經之士，才趣各殊　辭有質文，意或詳略，故令本一天二，新舊參差，若國言訛轉，則音字楚夏；譯辭格礙，則事義胡越　壹西傳之踏駭，乃東寫之乖謬耳　是以《泥洹》、《楞嚴》重出至七，《般若》之經，別本迺八　傍及衆典，往往如茲　今並條目列入，以表同異　其異出雜經失譯名者，皆附失源之錄

《般若經》

支讖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

〔又〕出《古品遺日說般若》一卷

竺朔佛出《道行經》一卷　《道行》者，《般若》抄也

朱士行出《放光經》二十卷　一名《舊小品》

竺法護更出《小品經》七卷

衛士度抄《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

曇摩蜱出《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五卷　一名《長安品經》

鳩摩羅什出《新大品》二十四卷

〔又〕《小品》七卷。
右一經七人異出。

《般泥洹經》

支讖出《胡般泥洹經》一卷。
支謙出《大般泥洹經》二卷。
竺法護出《方等泥洹經》二卷。
曇摩讖出《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
釋法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
〔又〕《方等泥洹經》二卷。
釋智猛出《泥洹經》二十卷。
求那跋陀羅出《泥洹經》一卷。
右一經七人異出。其支謙《大般泥洹》與《方等泥洹》大同，曇摩讖《涅槃》與法顯《泥洹》大同。其餘三部並闕，未詳同異。

《法華經》

《舊錄》有《薩曇分陀利經》，云是異出《法華》，未詳誰出，今闕此經。
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十卷。
鳩摩羅什出《新妙法蓮華經》七卷。
右一經三人出，其一經失譯人名，已入失源錄

《首楞嚴經》

支讖《首楞嚴》二卷。
支謙《首楞嚴》二卷。
白延《首楞嚴》二卷。
竺法護更出《勇伏定》二卷。即更出《首楞嚴》。
竺叔蘭《首楞嚴經》二卷。
鳩摩羅什新出《首楞嚴》二卷。
《舊錄》有《蜀首楞嚴》二卷。未詳誰出
右一經七人出。其一經失譯人名，已入失源錄。

《維摩詰經》

支謙出《維摩詰》二卷。
竺法護出《維摩詰經》二卷。
又出《刪維摩詰》一卷。
竺叔蘭出《維摩詰》二卷。
鳩摩羅什出《新維摩詰經》三卷。
右一經四人異出。

《無量壽經》

支謙出《阿彌陀經》二卷。
竺法護出《無量壽》二卷。或云《無量壽清淨平等覺》
鳩摩羅什出《無量壽》一卷。
釋寶雲出《新無量壽》二卷。
求那跋陀羅出《無量壽》一卷。
右一經五人異出。

《道地經》

安世高出《大道地》二卷。
竺法護出《修行道地》七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普耀經》

竺法護出《普耀》八卷。
釋智嚴出《普耀》六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賢劫經》

竺法護出《賢劫》十卷。
鳩摩羅什出《賢劫》七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海龍王經》

竺法護出《海龍王》四卷。
曇摩讖出《海龍王》四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中阿含經》

曇摩難提出《中阿含》五十九卷。
僧伽提婆出《中阿含》六十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樓炭經》

竺法護出《樓炭》五卷

釋法炬出《樓炭》六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微密持經》

支謙出《微密持》一卷

佛馱跋陀出《微密持》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大方等如來藏經》

釋法炬出《大方等如來藏》一卷

佛馱跋陀出《大方等如來藏》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本業經》

支謙出《本業》一卷

佛馱跋陀出《本業》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十住經》

鳩摩羅什出《十住》四卷

佛馱跋陀出《菩薩十住》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超日明經》

竺法護出《超日明》二卷

聶承遠出《超日明》二卷　即刪整護公所出者

右一經二人異出

《般舟三昧經》

支讖出《般舟三昧》二卷

竺法護出《般舟三昧》二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彌勒成佛經》

竺法護出《彌勒成佛》一卷

鳩摩羅什出《彌勒成佛》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觀世音受決經》

竺法護出《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一卷

曇無竭出《觀世音受記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月明童子經》

支謙出《月明童子經》一卷

竺法護出《月明童子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普門經》

竺法護出《普門品》一卷

祇多蜜出《普門品》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鴦掘魔經》

竺法護出《鴦掘魔經》一卷

求那跋陀羅出《鴦掘魔羅經》四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阿闍世王經》

支讖出《阿闍世王經》二卷

竺法護更出《阿闍世王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十二因緣經》

安世高出《十二因緣經》一卷

竺法護出《十二因緣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阿差末經》

支謙出《阿差末》二卷

竺法護出《阿差末》四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禪經》

鳩摩羅什出《禪經》四卷。

〔又〕《禪法要解》二卷。

佛馱跋陀出《禪經》二卷。

曇摩蜜多出《禪法要》二卷。

〔又〕《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

沮渠安陽侯出《禪要秘密治病經》二卷。

右一經四人異出。

《虛空藏經》

曇摩讖出《方等王虛空藏》五卷。

曇摩蜜多出《虛空藏觀》一卷。

聖堅出《虛空藏》五卷。

佛陀耶舍出《虛空藏經》一卷。

右一經四人出。

《譬喻經》

安世高出《五陰譬喻》一卷。

竺法護出《譬喻三百首經》二十五卷。無別題，未詳其名

釋法炬出《法句譬喻》六卷。

求那毗地出《百句譬喻》十卷。

康法邃出《譬喻經》十卷。

右一經五人出。

《無盡意經》

竺法護出《無盡意》四卷。

竺法眷出《無盡意》十卷

曇摩讖《大集》後《無盡意》四卷。

右一經三人出。

《菩薩地持經》

曇摩讖出《菩薩地持》八卷。

三藏求那跋摩出《菩薩善戒》十卷。

右一經二人出

《比丘戒本》

曇摩持誦出《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羅什出《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佛馱耶舍出《曇無德戒本》一卷。

釋法顯出《僧祇比丘戒本》一卷。

佛馱什出《彌沙塞比丘戒本》一卷。

右一經五人出，校衆錄，並云二百五十戒凡有六種異出。其一本無譯名，入失源錄中。

《比丘尼戒》

竺法護出《比丘尼戒》一卷。今闕。

釋僧純出《比丘尼大戒》一卷。

釋法穎撰《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

覓歷所傳《大比丘尼戒》一卷。是疑經。今闕。

右一經四人出。

《阿毗曇》

安世高出《阿毗曇五法》、《七法》二卷。今闕《七法》。

〔又〕《阿毗曇九十八法》一卷。闕。

僧伽跋摩出《阿毗曇毗婆沙》十四卷。

〔又〕《阿毗曇心》四卷。

僧伽提婆出《阿毗曇鞞婆沙》十四卷。

〔又〕《阿毗曇心》十六卷。

天竺毗婆沙師出《舍利弗阿毗曇》二十二卷。

浮陀跋摩出《阿毗曇毗婆沙》六十卷。

釋法顯出《雜阿毗曇心》十三卷。

伊葉波羅出《雜阿毗曇心》十三卷。

僧伽跋摩出《雜阿毗曇心》十四卷。

《迦旃延阿毗曇心》二十卷。未詳誰出，已入失源錄

右一經凡九人出。

《成具光明經》

支讖
支曜
右一經二人異出

《法鏡經》

安玄
支謙
右一經二人異出

《法句經》

祇難
支謙
右一經二人異出

《無量壽經》一卷

鳩摩羅什
求那跋陀
右一經二人異出

《長阿含經》

佛馱耶舍
釋法顯
右一經二人異出

《摩訶僧祇律》

釋法顯
釋智猛
右一經二人異出

《小品》

竺法護
鳩摩羅什
右一經二人異出

《方等泥洹經》

竺法護
釋法顯
右一經二人異出

《長者須達經》

安公《雜錄》又有此經
求那毗地出
右一經二人異出

弘景《進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表(附總目)》(伯二三一四號)

沙門弘景等言：竊以理不自得，籍教而悟；教不自弘，因人以闡。然研精妙道，豈聲聞之智力；幽讚大乘，蓋菩薩之能事。雖十聖與三賢異位，千馬將七寶殊途，莫不大開方便之門，廣務紹隆之業。

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積因成德，乘權降靈。受灌頂而垂衣，膺轉輪而馭宇。無偏無黨，運慈悲而育黔庶；雖休未休，當囑累而弘正法。四人以之安樂，三寶由其住持。

恭惟《大方廣佛花嚴經》者，斯乃滿藏之圓旨，一乘之頌說。理無大而不包，義無微而不顯。一言一句，皆自在之法門；無始無終，悉甚深之境界。見聞者猶其不易，悟解者將知實難。自非道出二乘，位階五忍，得文殊之護念，成普賢之願力。孰有能擊揚眞實，弘宣隱奧。

陛下以聖智潛通，至靈昭感。故能使等三千之經卷，發自殊方；包十萬之頌文，來臻魏闕。香函始啓，甘露夢而夕灑；貝牒初開，良雨應而朝洽。

陛下又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七曜垂象，景麗於三明；八體成文，光敷於五義。法寶分行而錯落，淨花入貫而昭彰。九會眞詮，詞中悉現；百城奧旨，字下皆明。興夫十翼之光啓繇辭，七觀之昭宣雅誥。彼局名言之域，此超心智之境，欲云校美，詎可同年。

弘景等幸以凡庸，忝承恩命，俾續傳譯，令終卷部。想生、融之茂範，始愧當仁；顧澄、什之遺風，終慚策蹇。但以十王帝力巍哉俯被；六時日用妙矣難知。積月累年，將勤補拙。傳度云畢，裝繕又了。依常字寫，勒成八十卷。大字寫，分爲二百卷。并目各一卷。謹即緘之寶藏，承以花台，望闕遄趍，叩閽奉進。雖一言三覆，誠無情於曩賢；而事重人輕，慮有虧於妙典。伏希聖哲，特爲詳覽。冀微言不墜，丁義皆存。慧日將舜日俱懸，法雲共堯雲等布。皇基峻極，體固須彌之山；景歷延長，數越微塵之劫。幸甚！幸甚！無任慊款屏營之至。

謹奉表陳進以聞　弘景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總目》　此經一部、總於七處九會說三十九品、八十卷　三藏沙門于闐國僧實叉難陀等奉制譯　天冊金輪聖神皇帝親御法筵、制序刊定

第一會，菩提場中說，合六品一十一卷。

《世主妙嚴品》第一　五卷、從第一至第五

《如來現相品》第二　一卷、第六

《普賢三昧品》第三

《世界成就品》第四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七

《花嚴世界品》第五　三卷、從第八至第十

《毗盧遮那品》第六　一卷、第十一

第二會，普光明殿說，合六品四卷。

《佛名號品》第七

《四聖諦品》第八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十二

《光明覺品》第九

《菩薩問明品》第十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十三

《淨行品》第十一

《賢首品》第十二　已上兩品、共二卷、第十四、第十五

第三會，忉利天宮說，合六品三卷。

《升須彌山頂品》第十三

《須彌頂上偈讚品》第十四

《十住品》第十五　已上三品、共一卷、第十六

《梵行品》第十六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十七

《明法品》第十八　一卷、第十八

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合四品三卷。

《升夜摩天宮品》第十九

《夜摩宮中偈讚品》第二十

《十行品》第二十一　已上三品、共兩卷、第十九、第二十

《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　一卷、第二十一

第五會，兜率天宮說，合三品一十二卷。

《升兜率天宮品》第二十三　一卷、第二十二

《兜率宮中偈讚品》第二十四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并前品、合十一卷、從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三

第六會，他化自在天宮說，一品六卷。

《十地品》第二十六　六卷、從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九

第七會，重會普光明殿說，合一十一品一十三卷。

《十定品》第二十七　四卷、從第四十至第四十三

《十通品》第二十八

《十忍品》第二十九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四十四

《阿僧祇品》第三十

《壽量品》第三十一

《菩薩住處品》第三十二　已上三品、共一卷、第四十五

《佛不思議法品》第三十三　兩卷、第四十六、第四十七

《如來十身相海品》第三十四

《隨好光明功德品》第三十五　已上兩品、共一卷、第四十八

《普賢行品》第三十六　一卷、第四十九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　三卷、從第五十至第五十二

第八會，三會普光明殿說，一品七卷。

《離世間品》第三十八　七卷、從(第)五十三至五十九。

第九會，給孤獨園說，一品二十一卷。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二十一卷、從(第)六十至第八十

《大方廣佛花嚴經總目》卷一　聖曆二年十月八日依經撰定

翻經大德大福先寺僧復禮撰錄

翻經大德崇先寺上座僧法寶審覆

翻經大德秦州大雲寺主僧靈睿審覆

翻經大德荊州玉泉府僧弘景審覆

翻經大德大福先寺上座僧波侖審覆

翻經大德長壽寺主僧智瀛審覆

翻經大德大福先寺維那僧惠儼審覆

翻經大德佛授記寺上座僧玄度審覆
翻經大德大周西寺僧法藏審覆
翻經大德佛授記寺主僧德感審覆
翻經大德中大雲寺都維那僧玄軌審覆
三藏沙門于闐國僧實叉難陀審覆
三藏沙門大福先寺僧義淨審覆
判官承奉郎守左玉鈴衛錄事參軍于師選
使朝請大夫守太子中舍人上柱國賈膺福

佚名《大般若經初會綱目舉要錄》(伯三三〇二號) 初會七十九品分三

初一品，敎起因緣分；
次七十七品，聖敎正說分；
後一品，結勸付囑分

第一，《緣起品》
初三分，因緣起　第四分，《妙行品》　第五分，《善現品》，《大品經》云《序品》
《放光經》云《放光品》，《光讚經》云《光讚品》，《二小品》，《初品》，《長安》，《道行》二經，《道行品》，《明度經》云《行品》
此第一敎起因緣分　初三分列衆；《放光》，□示(？)二(？)名十方衆；後二分唯列衆名，一人《善現品》

第二，《學觀品》
第二分，《歡喜品》　第三分，《舍利子品》，第四、第五分，總□　《大品經》，□不立品

下七十七品，聖敎正說分　有四
初三十七品，正說般若相，一一通理行名義，自性差別；
次一品，讚難聞功德，一一讚前般若功德也；
次十品，顯所(？)修般若人；
二十九品，行般若善巧方便。
宗明般若，是故先說；欲顯勝德，故次讚嘆；依理行二，二得佛人，故次說之；菩薩不退，由巧方便，是故後說

前三十七品中，初二十九品正明般若相；次一品隨喜迴向；後七品讚般若相
二十九品中，初四品舍利子問(？)略說般若；次十六品命(？)善現中說般若；後九品天帝問，廣說般若
此四品，第二分略爲三品；第三分更略爲一，名《舍利子品》　初二品正明般若；次一品般若勝□；後一品讚般若

《教誡教授品》
第二、三分，《善現品》　第四、五，不立　《大品》，《三假品》　《放光》云《行品》，《光讚》云分別大□□不定
此品爲本，餘十五品爲末　初現舌相品召集有緣；後十五品正說般若
初二品正明所證理；次三品說所證起行；次二品說所證人；次三品讚理；次一品讚□；後四品讚人

《天帝品》
第二、四分，《帝釋品》　第三、五分，同初《天帝品》　《大品》云《天主品》，《放光》，《無住品》，《光讚》，《長安》，《問品》，《二小品》，《釋提桓因品》，《道行》，《難問品》，《明度》，《天帝釋問品》
此品爲本，餘八品爲末　初二品說般若理；次四品說行；次二品讚嘆；後一品校量勝劣

《隨喜迴向品》
初四分名隨喜迴向　第五分，《迴向品》，《大品》同初分　《放光》，《勸助品》，《二小品》同第五分　《道行》，《漚和拘舍羅勸助品》　《長安》，《善權品》，《明度》云《變惠品》
此第二隨喜迴向　由前略廣說般若，即令隨喜迴向

《讚般若品》
第二分，《大師品》　第三、四、五分，《地獄品》，《大品》云《大度品》，《放光》，《照明品》，《二小品》，《道行》，《泥犁品》，《長安》，《明度》，《地獄品》
此第三讚般若　此品爲本，餘六品末　初二品讚毀相對；次二品疑信相對；次一品著、不著相對；後二品般若、到彼岸相對

《難聞功德品》

第二分，《東北方品》。第三分，《陀羅尼品》。第四分，《總持品》。第五分，《不思議品》。《大品》云《逕品》。《放光》，《眞知識品》。二《小品》同第五分。《道行》，《持品》。《明度》云《悉持品》。

此第二讚嘆難聞功德。前說般若，故生讚嘆。

《魔事品》

前五分，《大品》，二《小品》同名《魔事品》。《道行》云《覺魔品》。《明度》，《邪魔品》。

此第四十品，明所行般若人。前九品爲末，後一品爲本。前五品明產覺離魔事：初品爲本，後四爲末。次四品明應親近善友：初一爲本，後三爲末。以離諸魔親近善友故，行菩薩安住不退故，不退轉品爲本。

《巧方便品》

第二分，《甚深義品》。第三、四分，《空相品》。第五分，《貪行品》。《大品》云，燈炷品。《放光》，甚深品。二《小品》，深功德品。

第四行般若巧方便，此有二十九品。初三品，但行肯發心，已上至十一，初理，次二，後證行。次一品在加行位，習近初地。斷分別品以下上行：初，一品，雜染行；二，一品，離魔行；三，四品，讚明證行；四，四品，六度行；五，一品，遍學道行；六，一品，三漸學行；七，一品，無得行；八，一品，無雜行；九，一品，讚功德相；十，五品，成就有情，淨佛國土行，初二品願理，次一品成就有情，後二淨國土；十一，二品，勝義瑜伽行，初理後觀；十二，三品，求般若行。初理，後求般若。

佚名《大般若經會品卷開闔錄》（伯三三〇二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成部，二百七十五品。

初分，初分七十九品，卷四百

《觀緣起品》第一，《學觀品》第二，三卷、四卷

《相應品》第三、四、五、六。《轉生品》第四，七末、八、九

《讚勝德品》第五。《現舌相品》第六

《教誡教授品》第七，卷二十六。《勸學品》第八

《無住品》第九，卷三十六，同三十七。《般若行相品》第十，卷四十

《譬喻品》第十一，卷四十五。《菩薩品》第十二

《摩訶薩品》第十三。《大乘鎧品》第十四

《辯大乘品》第十五。《讚大乘品》第十六

《隨順品》第十七。《無所得品》第十八

《觀行品》第十九。《無生品》第二十

《淨道品》第二十一。《天帝品》第二十二

《諸天子品》第二十三。《受教品》第二十四

《散花品》第二十五。《學般若品》第二十六

《求般若品》第二十七。《嘆衆德品》第二十八

《攝受品》第二十九。《校量功德品》第三十，卷百六十

《隨喜迴向品》第三十一。《讚般若品》第三十二

《謗般若品》第三十三。《難信解品》第三十四，卷九十三

《讚清淨品》第三十五。《著不著相品》第三十六

《說般若相品》第三十七。《波羅蜜多品》第三十八

《難聞功德品》第三十九。《魔事品》第四十

《佛母品》第四十一。《不思議等品》第四十二

《辨事品》第四十三。《衆喻品》第四十四

《眞善友品》第四十五。《趣智品》第四十六

《眞如品》第四十七。《菩薩住品》第四十八

《不退轉品》第四十九。《巧方便品》第五十

《願行品》第五十一。《殑伽品》第五十二

《善學品》第五十三。《斷分別品》第五十四

《巧便學品》第五十五。《願喻品》第五十六

《堅等讚品》第五十七。《囑累品》第五十八

《無盡品》第五十九。《相引攝品》第六十

《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實說品》第六十二

《巧便行品》第六十三。《遍學道品》第六十四

《三漸次品》第六十五。《無相無得品》第六十六

《無雜法義品》第六十七。《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

《諸法平等品》第六十九。《不可動品》第七十

《成熟有情品》第七十一。《嚴淨佛土品》第七十二

《淨土方便品》第七十三。《無性自性品》第七十四

《勝義瑜伽品》第七十五　《無動法性品》第七十六
《常啼菩薩品》第七十七　《法涌菩薩品》第七十八
《結勸品》第七十九
已上初分四百卷
第二分，品有八十五　品八十五、卷七十八
《緣起品》第一，四百一　《歡喜品》第二，四百二
《觀照品》第三，四百三　《無等等品》第四
《舌根相品》第五　《善現品》第六，六、七、八
《入離生品》第七，八後　《勝軍品》第八，八末、九初
《行相品》第九，九初　《幻喻品》第十，十末
《譬喻品》第十一，十一　《斷諸見品》第十二
《六到彼岸品》第十三　《乘大乘品》第十四
《無縛解品》第十五　《三摩地品》第十六
《念住等品》第十七　《修治地品》第十八
《出住品》第十九　《超勝品》第二十
《無所有品》第二十一，四百一十八　《隨順品》第二十二，四百二十
《無邊際品》第二十三　《遠離品》第二十四，四百二十四
《帝釋品》第二十五，四百二十五　《信受品》第二十六，四百二十六
《散花品》第二十七　《授記品》第二十八，四百二十七
《攝受品》第二十九，四百二十七　《窣堵波品》第三十，四百二十八
《福生品》第三十一，四百二十九　《功德品》第三十二
《外道品》第三十三　《天來品》第三十四
《設利羅品》第三十五　《經文品》第三十六，四百三十一
《隨喜迴向品》第三十七，四百三十二　《大師品》第三十八，四百三十四
《地獄品》第三十九　《清淨品》第四十
《無標幟品》第四十一　《不可得品》第四十二
《東北方品》第四十三　《魔事品》第四十四
《不和合品》第四十五　《佛母品》第四十六，四百四十一
《示相品》第四十七，四百四十二　《成辦品》第四十八
《船等喻品》第四十九　《初業品》第五十
《調伏貪等品》第五十一　《眞如品》第五十二
《不退轉品》第五十三　《轉不轉品》第五十四
《甚深義品》第五十五　《夢行品》第五十六，四百五十一
《願行品》第五十七　《殑伽天品》第五十八，卷同上
《習近品》第五十九，四百五十二　《增上慢品》第六十
《同學品》第六十一　《同性品》第六十二
《無分別品》第六十三　《堅非堅品》第六十四
《實語品》第六十五　《無盡品》第六十六
《相攝品》第六十七，四百六十七　《巧方便品》第六十八
《樹喻品》第六十九　《菩薩行品》第七十
《親近品》第七十一，同上　《遍學品》第七十二
《漸次品》第七十三　《無相品》第七十四
《無雜品》第七十五　《衆德相品》第七十六
《善達品》第七十七　《實際品》第七十八
《無闕品》第七十九　《道士品》第八十，初分名嚴淨佛土
《正定品》第八十一　《佛法品》第八十二
《無事品》第八十三　《實說品》第八十四
《空性品》第八十五
右第二分，總七十八卷
第三分，品三十一，卷三十七
《緣起品》第一　《舍利子品》第二
《善現品》第三　《天帝品》第四
《現窣堵波品》第五　《稱揚功德品》第六
《佛設利羅品》第七　《福聚品》第八
《隨喜迴向品》第九　《地獄品》第十
《嘆淨品》第十一　《讚德品》第十二
《陀羅尼品》第十三　《魔事品》第十四
《現世間品》第十五，卷五百一十　《不思議等品》第十六
《譬喻品》第十七　《善友品》第十八，卷十二

《眞如品》第十九，《百喩繕那》，卷十二。
《不退轉品》第二十，《毗奈耶》，卷十四
《空相品》第二十一，卷十五、十六。
《殑伽天品》第二十二，卷十七
《巧便品》第二十三，卷十八、十九。
《學時品》第二十四，(卷)二十。
《不動品》第二十五，卷二十一、二十二。
《方便善巧品》第二十六，卷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慧到彼岸品》第二十七，(卷)二十七、二十八。
《妙相品》第二十八，(卷)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施等品》第二十九，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佛國品》第三十，卷三十五。《宣化品》第三十一，卷三十六、三十七。
第四分，品二十九，卷十二。
《妙行品》第一，卷五百三十八　《帝釋品》第二。
《供養窣堵波品》第三。《稱揚功德品》第四，卷五百四十一
《福門品》第五。《隨喜迴向品》第六。
《地獄品》第七。《淸淨品》第八。
《讚嘆品》第九。《總持品》第十。
《魔事品》第十一。《現世間品》第十二。
《不思議等品》第十三。《譬喩品》第十四。
《天讚品》第十五。《眞如品》第十六，□徑。
《不退相品》第十七。《空相品》第十八。
《深功德品》第十九。《殑伽天品》第二十。
《覺魔事品》第二十一。《善友品》第二十二。
《天主品》第二十三。《無雜無異品》第二十四
《迅速品》第二十五。《幻喩品》第二十六
《堅固品》第二十七。《散花品》第二十八。
《隨順品》第二十九，卷五十五。
第五分，品二十四，卷一十。
《善現品》第一，卷五百五十六。《天帝品》第二
《窣堵波品》第三，卷五百五十七　《神咒品》第四，同上卷
《設利羅品》第五，卷(五百)五十八　《經典品》第六，同上卷
《迴向品》第七，同上卷。《地獄品》第八，(卷五百)五十九
《淸淨品》第九，同上　《不思議品》第十，同上。
《魔事品》第十一，卷五百六十　《眞如品》第十二
《甚深相品》第十三，(卷五百)六十一。《船等喩品》第十四，軛，同上
《如來品》第十五，同上。《不退品》第十六，(卷五百)六十二。
《貪行品》第十七。《姊妹品》第十八。
《夢行品》第十九。《勝意樂品》第二十，(卷五百)六十四。
《修學品》第二十一。《根栽品》第二十二，(卷五百)六十五。
《付囑品》第二十三。《見不動佛品》第二十四。
第六分，品十七，卷七。
《緣起品》第一，卷五百六十六。《通達品》第二，種，同上。
《顯相品》第三，掘(？)澀、嘶。《法界品》第四。
《念住品》第五　《法性品》第六
《平等品》第七　《現相品》第八。
《無所得品》第九，卷五百七十一，有咒。《證勸品》第十。
《顯德品》第十一，卷五百七十二。《現化品》第十二。
《陀羅尼品》第十三，同上。《勸誡品》第十四。
《二行品》第十五，卷五百七十三。《讚嘆品》第十六。
《付囑品》第十七，同上。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二卷。
第八，那伽室利分，七十六。
第九，能斷金剛分。
第十，般若理趣分。
第十一分，布施波羅蜜多之一，(三四)(卷五百)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
第十二分，淨戒波羅蜜多之一，(卷五百)八十四至八十六。
第十三分，安忍波羅蜜多，(卷)五百八十九。
第十四分，精進波羅蜜多，(卷)五百九十。

第十五分、靜慮波羅蜜多、(卷二五百九十一、九百)
第十六分、般若波羅蜜多之一、卷五百九十三至六百(卷)
品二百七十五、有十六分義、六百卷

佚名《開元釋教録簡目》(伯三三一三號) 大乘經律論等、總二千七百四十五卷

大乘重單合譯經、三百八十四部、一千八百八十卷、一百七十九帙
大乘單譯經、一百三十一部、二百九十三卷、二十四帙
大乘律、二十六部、五十四卷
大乘論、九十七部、五百一十八卷
小乘經律論、總一千七百六十二卷
小乘重單合譯經、一百五十三部、三百九十四卷、三十一帙
小乘單譯經、八十七部、二百二十四卷、一十七帙
小乘律、五十四部、四百四十六卷、四十五帙
小乘論、三十六部、六百九十八卷、七十二帙
賢聖傳集、一百八部、五百四十一卷、五十七帙
《大般若經》、六十帙、天字至柰字　眷屬、十三帙、榮字至龍字
《大寶積經》、十二帙、師至乃　眷屬、五帙、服至位
《大集經》、三帙、讓至有　眷屬、十三帙、虞至湯
《大華嚴經》、六帙、坐字至拱字
《新華嚴經》、八帙、平至伏　眷屬、四帙、戎至邇
《大涅槃經》、四帙、壹至賓　眷屬、二帙、歸至王
雜經、三十四帙、鳴至慕
《不空羂索》、三帙、貞至男字
《陀羅尼集》、十四帙、效至彼　單譯、二十四帙、短至維
大乘律、五帙、賢至聖
《大智度論》、十帙、德至谷　眷屬、五帙、傳至習
《瑜伽師地論》、十帙、聽至尺　眷屬、二十五帙、璧至深

小乘

《長阿含》、二帙、履至薄
《中阿含》、六帙、夙至蘭
《增一阿含》、五帙、盛至息
《雜阿含》、五帙、盛至息
《別譯雜阿含》、二帙、淵至澄　眷屬、十一帙、取至篤

單譯經

《正法念處》、七帙、初至今
《佛本行集》、六帙、榮至甚　眷屬、四帙、無至優
《僧祇律》、四帙、登至職
《十誦律》、六帙、從至藁
《根本》、五帙、去至樂
《尼律》、二帙、殊至貴
《根本雜事律》、四帙、賤至尊
《根本尼陀那目得迦》、一帙、卑字
《五分律》、三帙、上至下
《四分律》、六帙、睦至外
諸律揭磨、十四帙、受至比
小乘諸論、七十二帙、兒至據
賢聖集及諸傳記等、五十七帙、涇至英
其諸賢聖集見入藏者、總一百八部、五百四十一卷、五十七帙
西土集傳、六十八部、一百七十三卷、梵本譯
東夏傳四十部、三百六十八卷是此方撰集
其後譯經論傳記、此圖子總收
見入藏者、總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十萬一千紙、二百萬更八十二萬八千行、四十萬八(百)(千)七(萬)(百)六(千)(十)字

佚名《人集録都目》 《觀藥王藥上菩薩經佛名》、一卷　三十一紙
《明大乘無盡藏法》、一卷　六紙
《明人情行行法》、一卷　二十五紙
《大乘驗人通行法》、一卷　三十五紙
《大衆制法》、一卷　十三紙
《諸經要集》、兩卷　五十五紙

《大方廣十輪經學依義立名》，兩卷。三十三紙。

第一，《大集月藏分經明像法中要行法人集錄略抄出》，一卷。二十二紙。

《月燈經要略》，一卷。六紙。

《明諸經中對根淺深發菩提心法》，一卷。二十五紙。

《明諸經中對根起行淺深敬三寶法》，一卷。十紙。

《明諸經中對根淺深末法衆生於佛法內廢興所由法》，一卷。十六紙。

《明諸經中對根淺深同異法》，一卷。十七紙。

《明諸經中發願法》，一卷。十八紙。

《明世間五濁惡世世界末法惡時十惡衆生福德下行於此四種具足人中謂當三乘器人依諸大乘經論學求善知識學發菩提心》，二卷。四十六紙。

《廣明法界衆生根機上下起行淺深法》，一卷。三十三紙。

《略明法界衆生根機上下起行淺深法》，一卷。四十一紙。

第二，《明諸大乘修多羅內世間出世間兩階人發菩提心同異法》，一卷。三十一紙。

《明一切衆生對根上下起行法於內有五段》，一卷。九紙。

《明十種惡具足人內最惡人回心入道者斷惡修善法》，一卷。十五紙。

《明一切出家人內最惡出家人斷惡修善法如迦葉經佛藏經說》，一卷。十九紙。

《大集月藏分經明像法中要行法人集錄略抄》，一卷。二十紙。

《大方廣十輪經人集錄略抄出》，一卷。三十一紙。

《明世間出世間人行行同異法》，一卷。四十二紙。

《明佛滅度第二五百年以後一切最大顛倒最大邪見最大惡衆生當根器所行法》，一卷。十三紙。

《明佛滅度一千五百年以後善人惡人多少法》，一卷。兩紙。

第三，《就一佛佛法內明一切佛法一切六師外道法同異》，兩卷。八十二紙。

《依諸經論略抄出頭陀乞食法》，一卷。十二紙。

《略七階佛名》，一卷。五紙。

《明一切三十六種對面不識錯法》，一卷。二十紙。

《根機普藥法》，兩卷。九十一紙。

《略發願法》，一卷。六紙。

第四，《三階佛法》，四卷。一百三十八紙。

《人集錄明十種惡具足人邪正多少及行行分齊法》，三卷。五十一紙。

《都目》，一卷。二張。

《敦煌龍與寺藏經目錄》（伯三八〇七號、斯二〇七九號）（前殘）《法華三昧經》，一卷。《金色王經》，一卷。《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須摩提經》，一卷。《堅固女經》，一卷。《師子月佛本生經》，一卷。《大乘十法經》，一卷。《法界體性無分別經》，二卷。

右十二經同帙。

《善臂菩薩經》，二卷。《差摩婆帝授記經》，一卷。《月明菩薩經》，一卷。《佛語經》，一卷。《菩薩呵色欲經》，一卷。《菩薩生地經》，一卷。《鹿子經》，一卷。《鹿母經》，一卷。《溫室經》，一卷。《一切施王行檀波羅蜜經》，一卷。《心明經》，一卷。《賢首經》，一卷。《長者音悅經》，一卷。《四不可得經》，一卷。《阿彌陀鼓音聲陀羅尼經》，一卷。《不增不減經》，一卷。《十二佛名神咒經》，一卷。《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一卷。《十吉祥經》，一卷。《八部佛名經》，一卷。《後出阿彌陀佛偈經》，一卷。《長者法志妻經》，一卷。《八吉祥神咒經》，一卷。《太子慕魄經》，一卷。《薩羅國經》，一卷。《八陽神咒經》，一卷。《百佛名經》，一卷。《賢者五福德經》，一卷。《八大人覺經》，一卷。

右二十九經同帙。

《太子辟羅經》，一卷。《梵網經》，二卷。《菩薩藏經》，一卷。《淨業障經》，一卷。《法律三昧經》，一卷。《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一卷。《菩薩受齋經》，一卷。《菩薩五法懺悔文》，一卷。《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

右九經同帙。

《舍利弗懺悔經》，一卷。《決定毗尼經》，一卷。《文殊悔過經》，一卷。《寶梁經》，二卷。《大方廣三戒經》，三卷。《菩薩善戒經》，一卷。《菩薩內戒經》，一卷。

右六經同帙。

《優婆塞戒經》，六卷。《佛藏經》，四卷。

右二經同帙。

大乘重譯經，四百五十四卷。《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三帙。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十卷　一帙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　一帙
《新道行經》，七卷　一帙　《小品般若經》，八卷　一帙　《悲華經》，十卷
一帙　《大悲分陀利經》，八卷　一帙　《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　一帙
《法華經》，七卷　一帙　《正法華經》，十卷　一帙　《楞伽經》，十卷
帙
《大哀經》，八卷　一帙　《虛空藏經》，八卷　一帙
《大般泥洹經》，六卷　一帙　《大薩遮尼乾子經》，七卷
右二經同帙
《維摩經》，三卷　《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　《度世經》，六卷
右二經同帙
《阿差末經》，七卷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
右二經同帙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　《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
右二經同帙
《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　《持世經》，四卷
右三經同帙
《持人菩薩所問經》，四卷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　《弘道廣顯三昧
經》，四卷
右三經同帙
《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經》，四卷　《十住經》，
四卷
右三經同帙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　《如幻三昧經》，二卷
右二經同帙
《無盡意經》，六卷　《佗眞陀羅經》，二卷　《哀泣經》，二卷
右三經同帙
《大明度無極經》，四卷　《楞伽阿跋多羅經》，四卷
右二經同帙
《大方等善住意天子所問經》，四卷　《如來興顯經》，四卷　《諸法本無
經》，三卷
右三經同帙

《大樹緊那羅王經》，四卷　《普超三昧經》，三卷　《集一切福德三昧
經》，三卷
右三經同帙
《羅摩伽經》，三卷　《寶女經》，三卷　《阿惟越致遮經》，三卷
右三經同帙
《大乘方便經》，三卷　《菩薩行經》，三卷　《文殊現寶藏經》，三卷　《等
集衆德三昧經》，三卷
右四經同帙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　《順權方便經》，二卷　《四童子三昧經》，三卷
《阿耨達龍王經》，二卷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　《阿彌陀經》，二卷　《法鏡經》，二卷　《德護長
者經》，二卷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寶如來三昧經》，二卷　《奮迅王問經》，二卷　《自在王經》，二卷　《阿
闍世王經》，二卷　《慧上菩薩問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維摩詰經》，二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方等泥洹經》，二卷　《諸
法無行經》，二卷　《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金剛上味陀羅
尼經》，一卷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　《藥師琉璃光經》，一卷　《慧印三
昧經》，一卷　《一切法高王經》，一卷　《拔陂菩薩經》，一卷　《彌勒成佛
經》，一卷　《轉女身經》，一卷
右十經同帙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一卷　《第
一義法勝經》，一卷
《諸法勇王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一卷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　《相續解脫經》，一卷　《一向出生菩

薩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

右十經同帙

《無言童子經》，二卷　《無量壽經》，二卷　《善思童子經》，二卷　《菩薩淨行經》，二卷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　《大淨法門經》，一卷　《大雲請雨經》，一卷　《象腋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　《大方等大雲請雨經》，一卷　《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　《大寶積經》，一卷　《鬱迦長者問經》，一卷　《無所希望經》，一卷

右十經同帙

《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一卷　《阿闍世王女阿術達經》，一卷　《清淨毗尼方廣經》，一卷　《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　《無畏際持法門經》，一卷　《無極寶三昧經》，一卷　《寂調音所問經》，一卷　《得無垢女經》，一卷　《無畏德女經》，一卷　《離垢施女經》，一卷

右十經同帙

《菩薩本業經》，一卷　《大方等頂王經》，一卷　《大乘頂王經》，一卷　《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　《文殊師利巡行經》，一卷　《尊勝菩薩所問經》，一卷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一卷　《如來智印經》，一卷　《摩訶花寶藏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　《孔雀王咒經》，一卷

右十一經同帙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一卷　《阿難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一卷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一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　《莊嚴菩提心經》，一卷　《出生無量門經》，一卷　《舍利弗陀羅尼經》，一卷　《象頭精舍經》，一卷　《前世三轉經》，一卷　《決定總持經》，一卷　《伽耶山頂經》，一卷　《月光童子經》，一卷　《文殊尸利行經》，一卷　《解節經》，一卷　《稻稈經》，一卷　《申日經》，一卷

右十六經同帙

《彌勒下生經》，一卷　《彌勒來時經》，一卷　《無量壽佛經》，一卷　《老母經》，一卷　《老母女六英經》，一卷　《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王恭敬經》，一卷　《善恭敬經》，一卷　《八吉祥經》，一卷　《八佛名號經》，一卷　《龍施女經》，一卷　《龍施菩薩本起經》，一卷　《影子經》，一卷　《菩薩睡夢經》，一卷　《了本生死經》，一卷　《大方等修多羅經》，一卷　《轉有經》，一卷　《大乘方等要惠經》，一卷　《彌勒菩薩所問經》，一卷　《謗佛經》，一卷　《小無量壽經》，一卷

右二十一經同帙

《乳光佛經》，一卷　《犢子經》，一卷　《長者子制經》，一卷　《逝童子經》，一卷　《菩薩逝經》，一卷　《聞城十二因緣經》，一卷　《十二因緣經》，一卷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　《腹中女聽經》，一卷　《胎藏經》，一卷　《無垢賢女經》，一卷　《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　《銀色女經》，一卷　《太子和休經》，一卷　《太子刷護經》，一卷　《金剛秘密陀羅尼經》，一卷　《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　《采蓮達王上佛經》，一卷　《師子奮迅菩薩問經》，一卷　《華積陀羅尼經》，一卷　《華聚陀羅尼經》，一卷　《放鉢經》，一卷　《兜沙經》，一卷

右二十三經同帙

小乘經單譯，四百二十七卷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　七帙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　五帙　《中阿含經》，六十卷　六帙　《雜阿含經》，五十卷　五帙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　二帙　《別譯雜阿含經》，十卷　二帙　《起世經》，十卷　一帙　《雜寶藏經》，八卷　一帙　《賢愚經》，十三卷　二帙　《普曜經》，八卷　一帙　《修行道地經》，六卷　二帙　《生經》，五卷　《胞胎經》，一卷　《處處經》，一卷　《泥犁經》，一卷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　《僧護因緣經》，一卷

右六經同帙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　《毗耶娑問經》，二卷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　《興起行經》，二卷　《中本起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　《耶先比丘經》，二卷　《陰持入經》，二卷　《義足經》，二卷　《奈女耆域國經》，一卷　《般泥洹經》，一卷

右六經同帙

《淨飯王般涅槃經》，一卷。《八師經》，一卷。《辯意長者子經》，一卷。《四自侵經》，一卷。《七女經》，一卷。《優塡王經》，一卷。《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一卷。《見正經》，一卷。《中心經》，一卷。《棲提伽經》，一卷。《盧至長者因緣經》，一卷。《須摩提長者經》，一卷。《燈指因緣經》，一卷。《普達王經》，一卷。《佛大僧大經》，一卷。《十二頭陀經》，一卷。《新歲經》，一卷。《十八泥犁經》，一卷。同。《舍利弗摩訶目揵連游四衢經》，一卷。《未曾有經》，一卷。

右二十經同帙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一卷。《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一卷。《迦葉赴佛般涅槃經》，一卷。《梵摩難國王經》，一卷。《羅云忍辱經》，一卷。《造立形象福報經》，一卷。《頻多和多耆經》，一卷。《三品弟子經》，一卷。《禪行法想經》，一卷。《所欲致患經》，一卷。《阿難七夢經》，一卷。《婦女遇辜經》，一卷。《當來變經》，一卷。《出家緣經》，一卷。《五無反復經》，一卷。《木患子經》，一卷。《法受塵經》，一卷。《末生怨經》，一卷。《旃檀樹經》，一卷。《末羅王經》，一卷。《無上處經》，一卷。《法常住經》，一卷。《越難經》，一卷。《五王經》，一卷。《四輩經》，一卷。《自愛經》，一卷。《四願經》，一卷。《護淨經》，一卷。《遺教經》，一卷。

右二十九經同帙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一卷。《迦旃延說法沒盡經》，一卷。《得道梯蹬錫杖經》，一卷。《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一卷。《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無垢優婆夷問經》，一卷。《沙曷比丘功德經》，一卷。《灌洗佛形像經》，一卷。《旃陀越國王經》，一卷。《過去佛分衛經》，一卷。《呵雕阿那含經》，一卷。《摩達國王經》，一卷。《龍王兄弟經》，一卷。《懈怠耕者經》，一卷。《難提釋經》，一卷。《大迦葉本經》，一卷。《阿含正行經》，一卷。《十二品生死經》，一卷。《時非時經》，一卷。《堅意經》，一卷。《五恐怖經》，一卷。《諫王經》，一卷。《貧窮老公經》，一卷。《四品學法經》，一卷。《輪轉五道經》，一卷。《阿難四事經》，一卷。《揵陀國王經》，一卷。《四天王經》，一卷。《大魚事經》，一卷。《耶祇經》，一卷。

右三十經同帙

小乘經重翻，一百一十卷

《樓炭經》，六卷。《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右二經同帙

《阿闍貰習禪法經》，一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一卷。《修行本起經》，二卷。《佛般泥洹經》，二卷。《大般涅槃經》，二卷。

右五經同帙

《坐禪三昧經》，三卷。《摩登伽經》，三卷。天文。《長阿含十報法經》，二卷。《舍頭諫經》，二卷。《普法義經》，一卷。《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寂志果經》，一卷。

右七經同帙。

《開解梵志阿颰經》，一卷。《梵志問頞羅延問種尊經》，一卷。《業報差別經》，一卷。《雜藏經》，一卷。《三摩竭經》，一卷。《求欲經》，一卷。《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七處三觀經》，一卷。《琉璃王經》，一卷。《瀰分布經》，一卷。《四諦經》，一卷。《賴吒和羅經》，一卷。《鸚鵡經》，一卷。《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雜阿含經》，一卷。

右十五經同帙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瞿曇彌記果經》，一卷。《薩沙王五願經》，一卷。《般泥洹後灌臘經》，一卷。《頂生王故事經》，一卷。《一切流攝守因經》，一卷。《罪福報應經》，一卷。《報恩奉盆經》，一卷。《本相倚致經》，一卷。《釋摩男本經》，一卷。《阿那律八念經》，一卷。《餓鬼報應經》，一卷。《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魔嬈亂經》，一卷。《梵摩喻經》，一卷。《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一卷。《阿難分別經》，一卷。《沙彌羅經》，一卷。《鬼問目連經》，一卷。《玉耶經》，一卷。《阿逮達經》，一卷。《古來世時經》，一卷。《五母子經》，一卷。《長壽王經》，一卷。《恆水經》，一卷。《摩鄧女經》，一卷。《緣本智經》，一卷。《齋經》，一卷。

右三十經同帙。

《比丘問佛名優婆塞命終經》，一卷。《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岱身經》，一卷。《國王不犁先泥十夢經》，一卷。《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一卷。《施食獲五福報經》，一卷。《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卷。《阿那邠邸化七子經》，一

卷。《是法非法經》，一卷。《四末曾有經》，一卷。《力士移山經》，一卷。《戒相應法經》，一卷。《五陰譬喻經》，一卷。《孫多耶致經》，一卷。《鴦崛髻經》，一卷。《諸法本經》，一卷。《聖法印經》，一卷。《增一阿含經》，一卷。《群牛譬經》，一卷。《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誡德香經》，一卷。《比丘聽施經》，一卷。《行七行現報經》，一卷。《馬有八態經》，一卷。《盂蘭盆經》，一卷。《馬有三相經》，一卷。《鹹水喻經》，一卷。《不自守意經》，一卷。《八正道經》，一卷。《七知經》，一卷。《九橫經》，一卷。《放牛經》，一卷。《須達經》，一卷。《阿難同學經》，一卷。

右三十經同帙。

小乘律三十五部，二百七十四卷

《四分律》，六十卷。六帙。《僧祇律》，四十卷。四帙。《十誦律》，六十一卷。六帙。《彌沙塞律》，三十卷。三帙。《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二帙。《鼻奈耶》，十卷。一帙。《薩婆多毗尼摩德勒伽》，十卷。一帙。《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一帙。《毗尼母》，八卷。一帙。《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大比丘三千威儀》，二卷。《曇無德羯磨法》，二卷。《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一卷。《十誦羯磨比丘要用法》，一卷。《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

右六經同帙。

《四分比丘戒本》，一卷。《十誦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彌沙塞比丘戒本經》，一卷。《四分比丘尼戒本經》，一卷。《十誦比丘尼戒本經》，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經》，一卷。《解脫戒本經》，一卷。

右八經同帙。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沙彌尼戒經》，一卷。《眞僞沙門經》，一卷。《舍利弗問經》，一卷。《迦葉禁戒經》，一卷。《優波離問佛經》，一卷。《戒消災經》，一卷。《沙彌十戒法幷威儀經》，一卷。《沙彌威儀經》，一卷。《沙彌尼離戒文經》，一卷。

右十二經同帙。

大乘論五十三部，三百六卷，三十二帙

《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帙。《般若燈論》，十五卷。二帙。《大莊嚴論》，十五卷。一帙。《十住毗婆沙論》，十四卷。二帙。《大乘莊嚴經論》，十三卷。一帙。《攝大乘論》，十五卷。二帙。《攝大乘論》，十二卷。一帙。《攝大乘論釋論》，十卷。一帙。《十地經論》，十二卷。一帙。《菩薩地持論》，十卷。一帙。《菩薩善戒經》，九卷。一帙。《菩提資糧論》，六卷。《佛阿毗曇經》，二卷。《入大乘論》，二卷。

右三論同帙。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三無性論》，二卷。

兩論同帙。

《佛性論》，四卷。《中論》，四卷。《百論》，二卷。

三論同帙。

《大乘寶積經論》，四卷。《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文殊師利問菩提經論》，二卷。

三論同帙。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中邊分別論》，二卷。《順中論》，二卷。《大丈夫論》，二卷。

四論同帙。

《攝大乘本論》，三卷。《金剛般若經論》，三卷。《攝大乘本論》，二卷。《金剛般若論》，二卷。

四論同帙。

《大乘起信論》，一卷。《如實論》，一卷。《十八空論》，一卷。《十二門論》，一卷。《三具足論》，一卷。《方便心論》，一卷。《迴諍論》，一卷。《法華論》，一卷。《唯識論》，一卷。無境界；《唯識論》，一卷。修道不共它。

十論同帙。

《發菩提心論》，二卷。《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寶髻菩薩四法經論》，一卷。《壹輸盧伽論》，一卷。《轉法輪經論》，一卷。《無量壽經論》，一卷。《業成就論》，一卷。《無想思塵論》，一卷。《百字論》，一卷。《涅槃論》，一卷。《解卷論》，一卷。《緣生論》，一卷。《十二因緣論》，一卷。

二十四論同帙。

小乘論二十四部，二百七十四卷

《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十卷。六帙。《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三帙。《解脫道論》，十二卷。一帙。《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二帙。

俱舍論》，二十二卷　二帙　出曜論，二卷　一帙　成實論，二卷　二帙　鞞婆沙阿毗曇論，二十四卷　二帙　衆事分阿毗曇，十二卷　一帙　雜阿毗曇心論，十卷　一帙　立世阿毗曇論，十卷　一帙　尊婆須蜜所集論，十卷　一帙　法勝阿毗曇論，六卷　阿毗曇心論，一卷

二論同帙

《分別功德論》，四卷　《四諦論》，四卷　《三彌底論》，三卷

三論同帙

《甘露味阿毗曇》，二卷　《辟支佛因緣論》，二卷　《三法度論》，二卷

《隨相論》，一卷　《十八部論》，一卷　《部異執論》，一卷　《明了論》，一卷

九論同帙

賢聖集傳，三十六部，一百八十二卷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　六帙　《撰集百緣經》，十卷　一帙　《陀羅尼集》，十卷　一帙　《六度集》，八卷　一帙　《佛本行經》，七卷　一帙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　《阿育王傳》，七卷

二集同帙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鈔》，五卷　《佛所行讚經傳》，五卷

二集同帙

《禪秘要經》，五卷　《禪法要解》，二卷　《禪秘要法》，三卷

三集同帙

《法句譬喻經》，四卷　《百喻經》，四卷　《法句集》，二卷

三集同帙

《僧伽羅刹所集經》，三卷　《舊雜譬喻經集》，二卷　《雜譬喻經》，二卷

《菩薩本緣經》，三卷

四集同帙

《阿育王太子壞目因緣經》，一卷　《無明羅刹集》，一卷　《治禪病秘要法》，一卷　《孛經鈔集》，一卷　《四阿含暮鈔》，二卷　《金七十論》，三卷

六集同帙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一卷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　《婆藪槃豆法師傳》，一卷　《阿毗曇五法行經》，一卷　《馬鳴菩薩傳》，一卷　《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一卷　《請賓頭盧法》，一卷　《恩惟略要法》，一卷　《提婆菩薩傳》，一卷　《龍樹菩薩傳》，一卷　《分別業報略》，一卷　《雜譬喻經》，二卷　《迦葉結經》，一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十二游經》，一卷　《佛醫經鈔》，一卷　《破外道四宗論》，一卷　《破外道涅槃論》，二卷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一卷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小乘涅槃論》，一卷

二十二集同帙

《衆經目錄》，五卷　一帙

新翻經目錄

《大般若經》，六百卷　《大菩薩藏經》，二十卷　《新大集十輪經》，十卷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十六卷　《成唯識論》，十卷　《本事經》，七卷

《解深密經》，五卷　《無垢稱經》，六卷　《新翻藥師經》，二卷　《新翻藥師經》，一卷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　《不空羂索經》，一卷　《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　《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　《最無比經》，一卷　《菩薩戒本經》，一卷　《佛地經》，一卷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　《菩薩戒羯磨文》，一卷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緣起經》，一卷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一卷　《天請問經》，一卷　《甚希有經》，一卷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一卷　《佛臨般涅槃記法住經》，一卷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　《後出阿彌陀偈》，一卷　《俱舍論》，上、中、下，三帙，三十卷　《顯揚聖教論》，上、下，兩帙，二十卷　《方廣大莊嚴經》，一帙，十二卷　《寶星經》，十卷　《大乘密嚴經》，三卷　《證契大乘經》，兩卷　《造像功德經》，兩卷　《顯識經》，二卷

《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　《大乘百福相經》，一卷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　《花嚴經修慈分》，一卷　《準提陀羅尼經》，一卷　《華嚴入法界品》，一卷　《造塔功德經》，一卷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　《諫摩經》，一卷　《法界無分別論》，一卷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一卷　《金剛般若論》，兩卷　《古察善惡業報經》，二卷　《入阿毗達磨論》，二卷　《觀所緣論》，一卷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　《王法正理論》，一卷　《十誦羯磨》，一卷　《勝宗十句義論》，一卷　《慶友大阿羅漢所說經法住記》，一卷　《長者女庵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一卷　《阿吒那致咒經》，一卷　《大乘五蘊論》，一卷　《師子莊嚴請問經》，一卷　《如意陀羅尼咒》，一卷　《內典錄》，十卷　《瑜伽論》，一百卷　《新翻花嚴經》，八十卷　《一切經音》，上、中、下，二十四卷　《金光明經》，十卷　《華嚴經論》，九十七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并《雜事》等，九十卷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　《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上、下，十八卷　《阿毗達磨發智論》，三十卷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　《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上、下，二十卷　《顯宗論》，四十卷　《比丘尼毗奈耶》，二十四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　《金剛仙論》，十卷　《律攝》，十四卷　《木德迦》，十卷　《優婆塞戒經》，十卷　《大乘掌珍論》，兩卷　《辯中邊論》，三卷　《瑜伽師地論釋》，一卷　《辯中邊頌》，一卷　《五事毗婆沙論》，兩卷　《顯揚聖教頌》，一卷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一卷　《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　《如來在金棺囑累清淨敬福經》，一卷　《威施長者問菩薩修行經》，一卷。

〔後殘〕

佚名《大乘禪門要錄》　主峰大師所纂集著經律論疏鈔集注解文義及圖等件列於右：

《圓覺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科文》，一卷。

《圓覺小疏》，二卷；《小鈔》，六卷；《科文》，一卷

《圓覺禮懺文》，四卷；明坐禪修證儀式。《圓覺廣禮文》，十八卷。

《金剛經纂要疏》，一卷；《鈔》，兩卷；《科文》，一卷。

《唯識頌疏》，兩卷；《鈔》，九卷；《科文》，一卷。

《起信論疏》，兩卷；《鈔》，兩卷；《科文》，一卷

《四分律藏疏》，五卷；《律鈔玄談》，兩卷；《科文》，一卷

《普賢行願鈔》，兩卷；《科文》，一卷

《花嚴梵行願疏》，一卷；《鈔》，一卷；《科文》，一卷

《花嚴經論貫》，五卷　《涅槃經綱要》，三卷。

《注發菩提心戒》，一卷　《注法界觀文》，一卷

《注辯宗論》，一卷　《禪源諸詮都序》，兩卷

《雜述瞻答法義集》，十二卷　《道俗酬答文集》，十卷

《集禪源諸論關要》，一百三十卷　《三教圖》，一面

《圓覺了義經圖》，一面　《起信圖》，一面。

《累代祖師血脈圖》　《金剛經十八注圖》，一面

都總二百五十卷圖面。

廣順二年三月十日從京來漢大師智清本上抄寫《大乘禪門要錄》一卷。

雜錄

僧祐《出三藏記集序》　夫眞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二默詶，會於義空之門；一音振辯，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迹，而應眞結藏，始則四含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存而莫悟；有法無緣，雖並世而弗聞。聞法資乎時來，悟道藉於機至；機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矣。

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煒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振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爲盛。

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傳胡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以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踰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奚所取明？

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

可見。並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博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爲可信，聲傳未詳則文闕蓋闕。秉筆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楚玉。但井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又《出三藏記集名錄序》

法寶所被遠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緣應中夏，始自漢代。昔劉向校書，已見佛經。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於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臺，帝王所印。於是妙像麗於城闕，金剎曜乎京洛，慧教發揮，震照區寓矣。竊尋兩漢之季，世構亂離，西京蕩覆，墳典皆散東都播遷，載籍多亡。子政所覩，其文雖沒，而顯宗所寫，厥篇猶存。東流初法，於斯有徵。右檢閱三藏，訪覈遺源，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於張騫之使。洎章、和以降，經出蓋闕。良由梵文雖至，緣運或殊，有譯乃傳，無譯則隱，苟非其人，道有虛行也。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屬，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

法輪恒心，莫或條叙。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敢以末學，嚮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追討支、竺，時獲異經。安錄所記，則爲未盡，今悉更苞舉，以備錄體。發源有漢，迄於大梁，運歷六代，淺漸五百，梵文證經四百有十九部，華戎傳譯八十有五人，魚貫名第，略爲備矣。或同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舛駮，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亂。至於律藏初啓，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於上錄。若經存譯亡，則編於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孚，聞道之心無惑。敬貽來世，庶在不墜焉。

又《法集總目錄序》

嘗聞瀝泣助河之談，捧土塊岱之論，雖誚發於古，而愧集於今矣。僧祐漂隨前因，報生閻浮，幼齡染服，早備僧數。而慧解弗融，禪味無紀，剎那之息徒積，錙亳之勤未基。是以懼結香朝，慚動鐘夕，茫茫塵劫，空闕斬籌。然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松清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訊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飡，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竟)競暑。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惑海，然遊目積心，頗有微悟。遂綴其聞，誠言法寶，仰稟羣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辯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詳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瀰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貝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六部。冀微啓於今業，庶有藉於來津。豈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遠識近，多有未周。明哲儻覽，取諸其心，使道場之果，異迹同臻焉。

又《法集雜記銘目錄序》

祐少長山居，遊息淨衆，雖業勤罔立，而誓心無墜。常願覺道流於忍土，正化隆於像運，是以三寶勝迹，必也詳錄，四衆福緣，每事述記。所撰法集，已爲七部，至於雜記碎文，條例無附，輒別爲一帙，以存時事。其山寺碑銘，僧衆行記，文自彼製，而造自鄙衷。竊依前古，總入於集，雖俗觀爲煩，而道緣成業矣。

又《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序》

夫五時九部之契，三請四答之機，玄哉邈乎，奧不可議已。然法海無涯，航而知大；慧藏不極，探而得寶。是以弘誓之士，隨時斟酌，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訶梨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俘翦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故智慧之日，名飛於摧邪；功德之月，績翔於闡化，亦已盛矣。但羣萌殊業，根力異品，運季道澆，信淡識淺。至於披瞽發聾，事資懇勵，藥愚針惑，宜務切近。是以後代敷訓，顯晦不一，或鑑言以沉解，或提耳而指授。所以奄舒教義，卯揚風軌，豈滯恆方，期於悟俗而已。

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淨剎萌因，忍土現果，慧自天成，道爲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愛之厚，率由而極，因心則至。若乃棲神二諦，宅業三寶，瞻前卓爾，望後不羣。用能降帝子之尊，灼淨土之操，屏朱觀之貴，下白屋之禮。磨踵以拯俗，刻髓以徇道。望億劫以長駐，凌千載而獨上。若乃闡經律，弘福施，濟蒼黎，毓翼動，未嘗不慮積昏明，慈洽巨細。感靈瑞於顯徵，通覺應於宵夢，周已葳蕤民譽，昭皙神聽矣。至於苞括儒訓，洞鏡釋典，究有雙該，內外咸照。常欲廣彼洲渚，熾此法燈，駐四生之風波，燭九居之霾霧，指來際以爲期，總大千以爲任。故惻隱垂教，殷懃敷道。於是銳臨雲之思，壯談天之文，綱羅字輪，儀形法印。是以《淨住》命氏，啓入道之門；《華嚴》，《纓珞》，標出世之術；《決定要行》，進趣乎金剛；《戒果莊嚴》，克成乎甘露。爾其衆經注義，法塔讚頌，僧制藥記之流，導文願疏之屬，莫不誠在言前，理

出辭表。大者鈎深測幽，小者馳辯感俗，森或條章，鬱爲卷帙。可謂開士佳心，道場初迹，冠一代之妙化，垂千祀之勝範者也。祐昔以道緣，頗屬嘉會，律任法使，謬荷其寄，齋堂梵席，時枉其請。哲人徂謝，而道心不亡，靜尋遺篇，優乎如在。遂序茲集錄，以貽來世云爾。

又《齊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法集序》 蓋聞世諦善論，法海所總，嚴飾文辭，初位是攝。自大化東漸，沿世詠歌，魏來雜製，間出羣集。至於才中含章，思入精理，固法門之羽纛，梵聲之金石也。齊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撫軍巴陵王，稟瑤華於昆峰，敏明璣於珠海，慧發觸辰，識表綺歲，孝友淳至，機穎朗徹。故効無弱年，夙有老成，甫左志學，固已總括墳典矣。雅好辭賦，允登高之才；藉意隸書，均臨池之敏。業盈竹素，慮滿風日。是時齊方有德，文宣翼讚，康衢既熙，慧教傍遠。世子以枝葉之慶，藩守浙河，下車風舉，昇席治立，含靜臺以御己，垂蘭蕙以振俗。郡富名山，巖多靈寺，故勝業愈高，清心彌往。每遊踐必訓，思若淵泉，信足以揄揚至道，炳發玄極。觀其摛賦經聲，述頌繡像，上佛願文，捨身弘誓，四城、九相之時，釋迦十聖之讚，並英華自凝，新聲間出。故僕射范雲篤賞文會，雅相嗟重，以爲後進之佳才也。

至隆昌之時，始兆無妄，永元之末，運屬道消。葛藟失庇，磐石傾覆，虎兕出柙，宗室致猜。而樂天知命，夷憂味道，在艱不虧其貞，處約無改其節。鏡因果而靡晦，洞眞俗其如曉，專精於大覺之門，懍然於經典之奧。於是下帷堇戶，注解《百論》，拔出幽旨，妙盡纖典。乃躬算縑素，手寫方等。所書大經，凡有十部，鋒刃勁削，風趣妍靡。論其思理所徹，業藝所貫，有踰箕裘之能，克副青藍之敏矣。

夫深宮寡識，著自格言；粱肉多驕，聞之前記。而能拔類獨立，超然高舉，豈非內鑄堅芳之性，外瑩過庭之風哉！以法而說，譬金龍之嗣信相；由俗而議，邁允恭之紹陳思。可謂開士宿因，梅檀眷屬，無忝堂構，克勝負荷者也。余昔緣法事，亟覩清徽，及律集稽川，屢延供禮。惜乎早世，文製未廣，今撰錄法詠，以繼文宣內集。使千祀之外，知蘭菊之無絕焉。

陸澄《法論目錄序》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衆義者，今總其宗致，不復擿分。合之則體全，別之則文亂。置難形神，援譬薪火。庾闡發其議，謝瞻廣其意。然桓譚未及聞經，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綴附也。

至子天入教門，而入緣序，以時載漢明之時，像法初傳故也。

魏祖答孔，是知英人開尊道之情；習生貽安，則見令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書，指存兩事。又支道敷翰遠國，述江南僧業，故兼錄。

法經《衆經目錄序》 佛法東行，年代已遠，梵經西至，流布漸多。舊來正典，並由翻出，近遭亂世，頗失原起。前寫後譯，質文不同，一經數本，增減亦異。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採要事，更立別名；或輒構餘辭，仍取眞號；或論作經稱，疏爲論目。大小交雜，是非共混，流濫不歸，因循未定。將恐陵遲聖說，動壞信心。義闕紹隆，理乖付囑。皇帝深崇三寶，洞明五乘，降敕所司，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辯，總爲五分：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僞第五。別生疑僞不須抄寫，已外三分入藏見錄。至如《法寶集》之流，《淨住子》之類，還同略抄，例入別生。自餘《高僧傳》等，詞參文史，體非淳正，事雖可尋，義無在錄。又勘古目猶有闕本，昔海內未平，諸處遺落，今天下既壹，請皆訪取。所願仁壽長延，法門具足，羣生有幸，方益無窮。合成五卷，顯之於左。

費長房《開皇三寶錄總目序》 竊惟三室所資，四生咸潤。而世有興毀，致人自升沉。興則福業恆感天堂，輪王人主；毀則罪報常受地獄，餓鬼畜生。論益物深，無過於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云：「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律流，乃傳萬代；佛僧開導，止利一時。故賢劫之興，千佛同其化；修短之壽，四聖異其年。雖復住世延促有殊，取其宣揚弘法無別。莫不煎熬愛海，濟含識以趣涅槃；鑿鑿慢山，度蒼生以會般若。然般若玄寂，非因聲難以通；聲必托形，不藉相無由顯。所以境稱忍刹，總百億之須彌；世號娑婆，統三千之國土。區分三界，五濁之穢土沙；形別六道，二乘之鄙羊鹿。大聖慈愍，俯降迦毗。丈六金容，應王宮之裏；三十二相，炳太子之身。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載，處在世間。假以言音，方便演暢，無染之法，金口自宣。一音敷揚，萬類各解；機緣匪一，教有塵沙。阿難總持，滴無遺失，譬別器水，瀉之異瓶。雙樹入般涅槃，迦葉王城，結集。千羅漢，迭察迭書，著之葉皮，布乎天竺。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皆同擁護。

後漢之始，方屈脂那，帝世交參，十有六代，翻彼域語，作此方言，相承迄今，五百餘祀。古舊二錄，條目殘亡。士行、道安，創維其缺。爾來間有祖述不同，各紀一方，互存所見，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齊、周、陳並皆翻譯，弗刊錄目，靡所遵承，兼值毀焚，絕無依據。賴我皇帝維地柱天，澄靜二儀，廓清六合，庭來萬國，化攝九州，異出遺文，莫不皆萃。臣幸有遇，屬此休時，忝預譯經，稟受佛語，執筆暇隙，寢食敢忘。十餘年來，詢訪舊老，探討方獲，雖粗組綴，猶慮未周，廣博尋求，敬俟來俊。令所撰集，略準三書，以爲指南，顯茲三寶。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經度時祥，承漢宵夢。僧之元始，城塹棟梁，毗贊光輝，崇於慧皎，其外旁採，隱居歷年，國志典墳，僧祐集記，諸史傳等，僅數十家。摘彼翠翎，成斯紀翮，扇之千載，風於百王。共秉智炬之光，照時昏暗；同傳法流之潤，洽世燋枯。闡我皇猷，導開厥始。昔結集之首，並指在其國城；今宣譯之功，理須各宗時代。故此錄體率舉號，稱爲漢、魏、吳及大隋錄也。失譯疑僞，依舊注之人，以年爲先。經隨大而次，有重列者，猶約世分。總其華梵，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經律戒論傳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爲十五軸。一卷總目，兩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錄。代錄編，鑒經翻譯之少多；帝年張，知佛在世之遐邇；入藏別，識教大小之淺深。昔姬潛之鼎出現，彰漢室之將隆；近周毀之法重興，顯大隋之永泰。佛日再照，起自大興之初；經論冥歸，發乎開皇之始。事扶理契，合此會昌，述紀所由，因斯而作，所以外題稱曰《天皇三寶錄》云。其卷內甄，爲歷代紀。

靜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 夫文字即解脫眞場，標不二之宗；名句稱波若玄扃，開唯一之路。是以法籍馳簡，詔百億而同文；至教驅轍，環大千而共軌。玉箱花題，炳發天城，金牒寶詞，昭彰龍宇。自悲雲西起，慈液東飛，肇漸昭於周星，終大明於漢日。蘭騰爵乎首唱，竺什欣然嗣武。於是三乘警轡，八藏張門，顯二耀之高暉，亘兩儀之長久。曩屬當塗龍駭，典午鳧驚，函谷風霈，道鏡如隱，金凌水鬭，性珠俄逸。遂有論參經語，疏涉論名，乘紊大小，教齊凡聖。亦有黃巾之醜，混莊釋爲同源；素褐之首，格儒佛爲派緒。叨天侮聖，肆虐胸襟，顏子漂光淨之談，尼父榜儒童之稱，進退惟谷，首尾陷機，竊負神器，偷安智識。波旬妄說，邪辯亂眞，疑僞之興，實由於此。庸庸之輩，握魚目而稱驪珠；皎皎之流，揚濁涇而分清渭。開士所以扼腕，高僧以之長息者也。晉道安創裁目錄，齊法上亦爲條例，非無小異，張置大同，莫不以單譯居第一，重翻處第二，梵集配第三，別生安第四，疑僞充第五。位雖列五，繕寫唯三，良以別生與本部不殊，疑僞固非留限。芟夷蕪穢，洗拂塵瑕，坦矣法疇，差無稂莠。

我皇馭曆，道應天飛，廓五梵而論都，奄四州而作后，披十善以陶化，憑五衍而貞風，廣樹仁祠，大隆教義。顯慶年際，西明寺成御造藏經，更令隱煉，區格盡爾，無所間然。律師道宣又爲錄序，殷因夏禮，無革前修，於三例外附申雜藏，即《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是也。頗以毗贊有功，故載之云爾。皇太子列耀紫微，承扉闡闔，銑華雲蔚，瑤躬岳峙，內精七淨，外暢九言，挹梓圖恭，佩瑜端孝。爰崇淨域，薦祉二皇，元良三寶，永貞四衆。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於敬愛道場寫一切經典。又奉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取履味沙門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曇邃等，並選翹楚，尤閑文義，參覆量校，首末三年。又置官寮是塗供給，敕使洛州長史、銀青光祿大夫、南康郡開國公韓威，判官洛州司功參軍李亮，臺使鄭州司士參軍盧行訥，判官王屋縣尉鄭祖均等，精加撿覆，寫舊經論，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又寫大唐三藏法師新譯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合新舊八百一十六部，四千六十卷入藏。其有古來有目而無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隨訪隨寫。眞所謂偉哉法寶，內外無瑕，洞矣法流，皎鏡深淺，純一無雜，具足清白而已哉！並毫疏寒兔，紙落秋蒲，題華碧字，軸貞香木。所冀天衣銷石，不墜斯文，地墨窮界，微言尙在。紹隆之福，囑累之功。伏惟皇帝繼天理物，乘虬制寓，河砂衍壽，海滴覃基。中宮葛藟固本，摎木垂芳，曦魄，清襟虹電，流感儲君，儀風象室，晅日春居，道契吟銅，睟溫玉裕，宸柯帝萼，藩國維城，內採外寮，肅朝清野。霄形荷法橋之濟，永隔邪津；履識承惠炬之輝，長遵正術。靜泰不惟鄙昧，輒撰斯文，敢事加損，還循舊轍。三章久布，畫一承風，明誠古人，請祛雜藏，恐文溺質，用除濫觴，合成五卷，次之於左。

道宣《大唐內典錄序》 原夫正法稱寶，誠有其由，良是出俗之津途，入眞之軌轍。所以歷劫英聖，仰之如父母；遂古沿今，隆之如日月，豈不以喪我倒之筌蹄，窮無生之寶位者也。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敷字羣品，汲引塵蒙，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綱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

背，傳其宗者易曉。故尊者迦葉，集四篋於崛山；大智文殊，結八藏於圍表。遂能流被來際，終七萬之修齡；餘波東漸，距六百之嘉運。詳夫爰始梵文，負之億計香象，今譯從於方言，大約五千餘卷。遷貿更襲，澆薄互陳，卷部單重，疑僞凡聖，致使集錄奔競三十餘家，學統各有憲章，徵覈不無繁雜。今總會羣作，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爲十例，依條顯列，無相奪倫，文雖重張，義絕煩亂。若夫大聖彝訓，其流曰經，述經叙聖，其流曰論，莫非徙滯之方略，會正之格言。珍重則超生可期，疑謗則效尤斯及。故試銓廣餘隨更陳，序之云爾。

又《大唐内典録後記》 余以從心之年，強加直筆，舒通經敎，庶幾無沒。幸冀後賢捃其遠致，使法寶流被澤潤惟遠，豈不好耶。龍朔四年春正月，於西明寺出之。

明佺《大周刊定衆經目録序》 竊以眞諦俗諦，藉文字而方顯；正法像法，由護持而獲存。所以得萬劫流通，四生利益。我大周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道著恆劫，位鄰上忍，乘本願而下生，演大悲而廣濟，金輪騰轉，化偃四洲，寶馬飛行，聲覃八表。莫不齊之以五戒十善，運之以三乘六度。帝王能事，畢踐無遺，菩薩法門，周行莫怠。紹隆之意，與金剛而等堅；弘誓之心，共虛空而比大。聖情以敎爲悟本，法是佛師，出苦海之津梁，導迷塗之眼目。務欲令疑僞不雜，住持可久，迺下明制，普令詳擇，存其正經，去其僞本。謹按梁朝釋僧皎、釋僧祐、釋寶唱，隋朝僧法經等所撰《一切經目錄》，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所撰《開皇三寶錄》，唐朝僧道宣所撰《內典錄》等，已編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並賢聖集傳，合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後唐朝至聖朝，新譯經論，及有雖是前代舊翻而未經入目，並雖已入目，而錯注疑僞，審共詳校，事須改正者，前後三件。大小乘經律論，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悉依明旨，咸編正目。今新入正目，及舊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並賢聖集傳，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其間有名闕本，有本失譯，見行入藏，及翻譯單重，三藏不同，兩乘各異，並備出條件，撰爲目錄，合一十四卷，號之曰《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其僞經既不是正經，僞目豈同於正目，編之卷次，竊將未允。然恐須明示遠近，故別爲一軸傳寫焉。

舊傳智昇《續大唐内典録序》 若正於法，名寶崇誠，或有由賢，是通俗法。津之眞海，聖之高廣。以歷於方，如尊卑在。日月明，存道隆之美。豈得不以凶我倒之筌蹄，須證貧生之珍位者也。自仙苑告就，名水淨濟，演字臺品，手說塵蒙。隨機候而說謀由，住性欲而見聲敎。網羅一絕，統括大千，受其道者也。

智昇《開元釋教録序》 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眞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敎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翻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僞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製斯條錄，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猶未極根源，尙多疏闕。昇以庸淺，久事披尋，參練異同，指陳臧否，成茲部帙，庶免乖違。幸諸哲人，俯共詳覽。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喬匡舜《新得貞元録大小乘經等序》 皇帝嗣位之四載也，品物攸叙，兆人又寧，洽比交修，遠方來格，武功既備，文理斯盛，遺編墜簡，諛訪殆盡。粤有僧恆安者，學空於佛，立操彌篤，念眞如之旨，必憑祖述，而湮滅之餘，多所刓缺。且坑焚秦政，猶存上古之書；宅壞魯恭，頗得先師之籍。豈伊聖敎而可絕乎？慨然永懷，思補其闕，名藍勝境，其往若歸，北登五臺，西涉關隴，口誦手寫，靡不該綜。果得《新譯貞元錄藏大小乘經律論目錄》，兼《一切經源品次錄》等，共一百三十二部，計三百四十三卷。跋履艱險，躬自胠荷，臻於闕下，悉以聞天，帝用嘉之，俾實僧府。匪因白馬，而貝多雲集；不涉流沙，而梵夾斯致。雖釋子之勤願，寔聖明之照感也。車書之混，肇於茲矣。

其《貞元錄藏經》者，即我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貞元甲戌歲，敕梵僧阿質達散等七人所同翻譯也。夫慈氏之道，其法無二。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譬如一雨灑地，厥潤無差，而卉物有甘苦之異；一日照天，厥明無殊，而羣動有晝夜之別。甚深之典，由斯而盛；滿半之義，昭然可觀。言爲心花，不花而實者未之有也；經爲敎本，不本而生者亦未之有也。決泄宗旨，敷演衆妙。遠離三界，居未乾坤之前；解脫諸苦，出有生滅之外。悟之者，得之於刹那；迷之者，失之於沙劫。無邊無量，不動不染，既有復有，已空更空。諦信則是性畢能，迴向則凡物皆福。在在處處，罔弗瞻仰，各各種種，俱獲利益。實衆生之針砭，大世之彌綸也。廢蹄求兔，何兔可求？捨筏濟水，何水可濟？去聖踰遠，微言斯在，弘道君子，孰無欽哉！時保大丙午歲冬十月序。

其他目録

著錄

《隋書・經籍志》　暨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近史官撰《隋書・經籍志》，其例亦然。竊以紀錄簡編異題，卷部相沿，序述無出前修。今之殺青，亦所不取，但紀部帙而已。而暨等所序四部都錄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載之：

竊以經墳浩廣，史圖紛博，尋覽者莫之能徧，司總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複牀，更繁其説？若先王有闕典，上聖有遺事，邦政所急，儒訓是先，宜垂教以作程，當闡規而閲典，則不遑啓處，何獲宴寧。曩之所修，誠惟此義，然禮有未愜，追怨良深。於時秘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覩闕文，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採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録。此則理有未弘，二也。書閲不徧，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榜。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咸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昔馬談作《史記》，班彪作《漢書》，皆兩葉而僅成；劉歆作《七略》，王儉作《七志》，踰二紀而方就。歆有四萬卷目，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欲求精悉，不其難乎？所以常有遺恨，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凡經録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録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録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録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録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録》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録十卷，名曰《開元内外經録》。若夫先王祕傳，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靈符，絶域之神經怪牒，盡載於此二書矣。

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録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賢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

其序如此。

暨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但紀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其《釋道録目》附本書，今亦不取，據開元經籍爲之志。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録。四部區分，詳之於下。

又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二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　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甚，見數如此。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　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　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講疏。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　三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十部，七十六卷，講疏。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一百九十九卷，論。九部，一百三十六卷，講疏。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説。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

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六入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靖，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大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士行者，往西域，至(於)(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

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於)(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

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法門者。梁武大崇

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余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習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牟子》二卷。牟融撰。《淨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統略淨住子》二卷。釋道宣撰。《法苑》十五卷。釋僧祐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虞孝景撰。《眞言要集》十卷。釋賢明撰。《歷代三寶記》三卷。《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郭瑜撰。《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釋道宣撰。《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十門辯惑論》二卷。釋復禮志。《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通惑決疑錄》二卷。釋道宣撰。《夷夏論》二卷。顧歡撰。《笑道論》三卷。甄鸞撰。《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辯正論》八卷。釋法琳撰。《破邪論》三卷。釋法琳撰。《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甄正論》三卷。杜乂撰。《心鏡論》十卷。李思愼撰。《崇正論》六卷。釋彥琮撰。右道家一百二十五部，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凡釋氏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家，玄琬以下不著錄七十四家，一百四十一卷。蕭子良《淨住子》二十卷。王融頌。僧僧祐《法苑集》十五卷。《薩婆多師資傳》四卷。虞孝敬《高僧傳》六卷。又《內典博要》三十卷。僧賢明《眞言要集》十卷。郭瑜《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駱子義《經論纂要》十卷。顧歡《夷夏論》二卷。甄鸞《笑道論》三卷。衛元嵩《齊三教論》七卷。杜乂《甄正論》三卷。李思愼《心鏡論》十卷。裴子野《名僧錄》十五卷。僧寶唱《名僧傳》二十卷。又《比丘尼傳》四卷。又《弘明集》十四卷。《釋迦譜》十卷。僧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陶弘景《草堂法師傳》一卷。蕭回理《草堂法師傳》一卷。《稠禪師傳》一卷。陽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費長房《曆代三寶記》三卷。長房，成都人，隋翻經學士。僧彥琮《崇正論》六卷。又集《沙門不拜俗議》六卷。《福田論》一卷。道宣《統略淨住子》二卷。又《通惑決疑錄》二卷。《廣弘明集》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僧惠皎《高僧傳》十四卷。《後集續高僧傳》十卷。《東夏三寶感通錄》三卷。《大唐貞觀內典錄》十卷。《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法琳《辯正論》八卷陳子良注。又《破邪論》二卷。琳，姓陳氏。太史令傅奕請廢佛法，琳諍之，放死蜀中。復禮《十門辨惑論》二卷。永隆二年，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楊上善《六趣論》六卷。又《三教銓衡》十卷。僧玄琬《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一卷。又《安養蒼生論》一卷。《三德論》一卷。姓楊氏，弘農人。貞觀十年上。《人道方便門》二卷。《續高僧傳》二十卷。起梁初，盡貞觀十九年。《衆經目錄》五卷。《鏡諭論》一卷。《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一卷。《無盡藏儀》一卷。《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僧圖》一卷。《十不論》一卷。《懺悔罪法》一卷。《禮佛儀式》二卷。李師政《內德論》一卷。上黨人，貞觀門下典儀。僧法雲《辨量三教論》三卷。又《十王正業論》十卷。絳州人，道宣又撰《注戒本》二卷。《疏記》四卷。《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行事刪補律儀》三卷或六卷。《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釋門亡物輕重儀》二卷。《釋門章服儀》二卷。《釋門歸敬儀》二卷。《釋門護法儀》二卷。《釋氏譜略》二卷。《聖迹見在圖贊》二卷。《佛化東漸圖贊》二卷。《釋迦方志》二卷。僧彥琮《大唐京寺錄傳》十卷。又《沙門不敬錄》六卷。龍朔人，并隋有二彥琮。玄應《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玄惲《敬福論》十卷。又《略論》二卷。《大小乘觀門》十卷。《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金剛般若

經集注》三卷　《白願文》一卷　玄慎，本名道典　玄範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又注《二諦三藏聖教序》一卷　太宗、高宗　慧覺《華嚴十地維摩纘義章》十三卷　姓荀氏，武德人　行友《已知沙門傳》一卷　李曾海順事　道岳《三藏本疏》二十二卷　姓孟氏，河陽人，貞觀中　道基《雜心玄章并鈔》八卷　又《大乘章鈔》八卷　姓呂氏，東平人，貞觀時　智正《華嚴疏》十卷　姓白氏，安喜人，貞觀中　慧淨《雜心玄文》三十卷　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　又《俱舍論文疏》三十卷。《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法華經纘述》十卷　那提《大乘集議論》四十卷。《釋疑論》一卷。《注金剛般若經》一卷。《諸經講序》一卷。玄會《義源文本》四卷　又《時文釋鈔》四卷。《涅槃義章句》四卷。字懷默，姓席氏，安定人，貞觀中　慧休《雜心玄章鈔疏》卷亡　姓梁氏，贛州人　靈潤《涅槃義疏》十三卷　又《玄章》三卷。《遍攝大乘論義鈔》十三卷。《玄章》三卷　姓梁氏，虞鄉人　辯相《攝論疏》五卷　辯相，居淨影寺　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姓陳氏，緱氏人　辯機《西域記》十二卷　清徹《金陵塔寺記》三十六卷　師哲《前代國王修行記》五卷　盡中宗時　《大唐內典錄》十卷　西明寺僧撰　毋煚《開元內外經錄》十卷。道，釋書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智矩《寶林傳》十卷　法常《攝論義疏》八卷　又《玄章》五卷　姓張氏，南陽人，貞觀末　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姓盧氏，曲江人　僧灌頂《私記天台智者詞旨》一卷。又《義記》一卷。字法寶，姓吳氏，章安人　道綽《淨土論》二卷。姓衛氏，并州文水人　道綽《行圖》一卷。智首《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　姓皇甫氏，法礪《四分疏》十卷。又《羯磨疏》三卷。《捨懺儀》一卷。《輕重儀》一卷。姓李氏，趙郡人　慧滿《四分律疏》二十卷　姓梁氏，京兆長安人　悲旻《十誦私記》十三卷。又《僧尼行事》三卷。《尼衆竭磨》二卷。《菩薩戒義疏》四卷。字玄素，河東人　空藏《大乘要句》三卷。姓王氏，新豐人　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　玄宗注《金剛般若經》一卷。道氤《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三卷。《高僧嬾殘傳》一卷。天寶人　元偉《眞門聖胄集》五卷　僧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　辛崇《僧伽行狀》一卷　神楷《維摩經疏》六卷　靈湍《攝山棲霞寺記》一卷　《破胡集》一卷　會昌沙汰佛法詔敕　法藏《起信論疏》二卷。《法琳別傳》二卷。《大唐京師寺錄》卷亡　玄覺《永嘉集》十卷。慶州刺史魏靖編次　懷海《禪門規式》一卷　希運《傳心法要》一卷。裴休集　玄疑《甄正論》三卷。光瑤注《僧肇論》二卷　李繁《玄聖蘧廬》一卷　白居易《八漸通眞議》一卷　《七科義狀》一卷　雲南國使設立之問，僧悟達答　《棲賢法喆》一卷　曾惠明與西川節度判官鄭愚、漢州刺史趙氣論佛書　《禪關六問》一卷。楊士達問，唐宗美對　僧一行《釋氏系錄》一卷。宗密《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又《起信論》二卷　《起信論鈔》三卷　《原人論》一卷　《圓覺經大小疏鈔》各一卷　楚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又《破邪論》一卷。大順中人　希還《參同契》一卷　良价《大乘經要》一卷。又《激勵道俗頌偈》一卷　光仁《四大頌》一卷　又《略華嚴長者論》一卷。無毀《垂誡》十卷。神清《參元語錄》十卷　智月《僧美》三卷　惠可《達摩血脈》一卷。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四卷。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又《續大唐內典錄》一卷　《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對寒山子詩》七卷。天台隱士，台州刺史閭丘胤序，僧道翹集　寒山子隱居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龐蘊《詩偈》三卷。字道玄，衡州衡陽人，貞元初人，三百餘篇　智閑《偈頌》一卷　二百餘篇　李吉甫《一行傳》一卷　王彥威《內典目錄》十二卷　右道家類一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一千二百四十卷　失姓名三家，玄宗以下不著錄，百五十八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總一百三十七家，一百七十四部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釋書類

《四十二章經》一卷。袁本前志、後志未收　右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　沒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　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絕於秦火　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傳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爲之注釋、疏鈔，至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　厥後達摩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猥衆，且所至有之，不錄，今取其餘者列於篇。此經雖在《藏》中，然以其見於《經籍志》，故特取焉

《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一　右按《纂靈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

流傳本門，皆有沙門支法領得之本，分二萬六千偈，新譯十四卷，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於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卷，三十九品。今論者，唐李通玄所撰。通玄，太原人，宗室子出。當武后時，絕塵不仕。舊學佛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處九會，獨通玄以爲十處十會云。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二。右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即韓愈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云：「明法身之體者，莫辯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辯於《華嚴》。學佛者以爲不刊之論云。

《華嚴決疑論》四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六。右唐李通玄撰。通玄既爲《華嚴合論》，又著此書。皇朝張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廢書中。

《華嚴經略》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二。右唐僧澄觀撰。澄觀既疏《華嚴》，又撮其大意爲此，凡四十二章。

《法界觀》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三。右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敘善財參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杜順乃著是書，宗密注之，裴休爲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四。右唐僧善孜撰。善孜，潭州大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二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五。右唐僧法藏撰。法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

《華嚴奧旨》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六。右唐僧法藏撰。又曰《妄盡還源觀》，凡六門。

《法界摭要記》四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四。右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豐清涼《玄鏡》，圭峯注，取其合者錄之。」

《法界披雲集》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七。右皇朝僧道通述。杜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觀》，道通又分十玄門。

《華嚴吞海集》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八。右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五萬四千偈，其文浩博。澄觀爲之疏，尤難觀覽。道通約之，成萬三千言，以便初學。

《注維摩詰所說經》十卷。右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眞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爲知法者，示其有淨穢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眞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也。苻堅遣呂光破西域，得之以歸。姚興迎致長安，譯經於逍遙園。凡三十紙，此其一也。今卷十一品，其後什之弟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稱爲一卷。肇之學本於老莊，故其書大抵家，蓋襄陽人也。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託者。

《法華言句》二十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九。右唐僧智顗撰。智顗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代亂，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因賈人厚賂求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

《金剛經會解》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三。右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僧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憲日誦三過。予斬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爲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奈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爲法同無爲法，以眞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右皇朝安保衡采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者，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袁本前志後志未收。右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概既同，時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楞伽經》四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右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爲大慧演道於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爲宗，而李通玄則以爲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爲如來藏，言其性不一，明爲即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玄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

《圓覺經疏》三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五。右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圓覺》之旨，佛爲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終之以三觀。《楞嚴》之旨，阿難因遇魔嬈，問學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六祖解心經》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二。右唐僧慧能解。慧

能，其徒尊之爲六祖。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右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心經會解》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四。右唐陳留僧玄奘譯并注。般若『者，華言『智慧』，『波羅蜜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也。長安中，僧法藏爲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楞嚴經疏》二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六。右唐神龍二年，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房融筆授，皇朝僧子璿撰疏，王隨爲之序。

《楞嚴標旨》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八。右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峋爲之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七。右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爲之序。

《修己金剛經旨要》一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八。右皇朝僧修己，住持峨眉山白水寺，道楷之法嗣也。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三。右皇朝僧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繆，遂盛行於世，爲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溈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偏於海內，迄今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四。右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刪去其繁大半，上之。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五。右皇朝李遵勗編，斷自釋迦以降。仁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六。右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錄》也。

《靖國續燈錄》三十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一。右皇朝僧惟白編。惟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其書上於朝，徽宗爲之序。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禪苑瑤林》一百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七。右皇朝井度編。取三《燈錄》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是正其差誤云。

《龐蘊語錄》十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二。右唐龐蘊，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言成此書。

《雪竇頌古》八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九。右皇朝僧道顯撰。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人之『詠史』云。

《古塔主語錄》三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二。右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爲疏，請說法，有句云：『道行無玷，孤風絕攀』，時以爲非溢美也。

《碧巖集》十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三。右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名曰《碧巖集》。

《碧巖集》，按此書全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今本亦十卷，見《大正藏》卷四十八。

《肇論》四卷。袁本前志卷三下神仙類第七。右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庄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眞空》、《般若無知》、《涅槃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四。右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五。右唐僧玄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畧有語：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爲法。心法八種，心所有法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爲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六。右唐僧宗密注，僧眞諦譯。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所造也。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玄微，文辭明緻，故盛行於世。若《肇論》、《百法》、《唯識》及此學者，皆顓門名家，故《藏》中所

收亦錄於此

《辨正論》八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七　右唐釋法琳撰　潁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關中人。著此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斥《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翦棄者。

《破邪論》二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八　右唐釋法琳撰　辨傅奕所排毀，虞世南爲之序。

《甄正論》三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十九　右唐釋法琳撰　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

《輔教編》五卷。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二十　右皇朝僧契嵩撰　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因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云。

《玄聖蘧廬》二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二十一　右唐李繁撰　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嘗與丁公著、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大和中，舒元輿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賢矣！而史載其生平行事甚醜，獨何歟？

《原人論》一卷　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九　右唐僧宗密撰。《斥執迷》、《禪淺》、《直顯眞源》、《會通本末》，凡四篇。

《宗鏡錄》一百卷　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七　右皇朝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嫡孫也。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披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祕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智顗也，解《法華經》；賢首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玄奘也，譯《般若經》。

《六祖壇經》三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　右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復有序。

《釋氏要覽》三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九　右皇朝僧道誠集。雜錄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錦囊集》一卷　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二十二　右皇朝僧瑞光集。皆教其徒答問也。

《弘明集》十四卷　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　右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祐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集之成此書。

《廣弘明集》三十卷　袁本後志卷二釋書類第二十二　右唐僧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惻》、《成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林間錄》四卷。袁本前志卷三下釋書類第十八　右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爲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陽之類，疎闊殊可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釋氏類

盧校本作卷三十七釋氏類。校注曰：有元本。

《金剛般若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石本金剛經》一卷。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季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爲最善。

《六譯金剛經》一卷。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顒者集爲此本。太和中，田貴人楊永和集石軍書。案：《文獻通攷》作「承和」。刻之興唐寺。盧校注：「顒」音「高」，【略】盧校本「永」作「承」。

《圓覺了義經》十卷。唐罽賓佛陀多羅譯。

《華嚴經》八十一卷。唐于闐實叉難陀譯。盧校本「實」作「寶」。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天竺般剌密諦〔譯〕，烏長國彌迦釋迦譯語，幸相勇融筆受。所謂譯經潤文者也。盧校本「般剌密諦」後有「譯」字。校注曰：館本無上「譯」字，《通攷》同。

《維摩詰所說經》一卷。案：《文獻通攷》作十卷，鳩摩羅什譯。

《維摩經》一卷。蘇轍所書。

《楞伽經》四卷。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注。蓋以三譯參校研究，得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四十二章經》一卷。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白馬寺

者二，其後千經萬論，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中國之士，往往取老、莊之遺說以附益之者多矣。

《遺教經》一卷　佛涅槃時所說。唐碑本。以下三種同。

《阿彌陀經》一卷。唐陳仁棱所書。刻於襄陽。

《金剛經》一卷　唐武敏之所書。在長安。

《金剛經》一卷。唐鄔形所書。在吳興墨妙亭。

《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　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僧〕舍，《藏經》所未錄者，十六羅漢爲比邱摩拏羅等說。盧校本「傳」作「僧」。

《六祖壇經》一卷。案：《文獻通攷》作三卷，僧法海集。

《宗門統要》十卷。建谿僧宗永集。

《法藏碎金》十卷。太子少傅晁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僧惟淨等集進。案：《文獻通攷》「惟淨」作「相淨」。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轉聲、三十四字母，各有齒、牙、舌、喉、脣五音。仁宗御製序，鏤板頒行。吳郡虎丘寺有賜本如新。己亥借錄。「頒」，原誤作「頌」，據盧校本改。盧校本「己亥」下有「歲」字。

《金園集》三卷。錢塘天竺僧遵式撰。

《天竺別集》三卷。遵式撰。世所謂「式懺主」者也。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青谷眞際禪師案：「眞際」原本作「眞除」，今據《文獻通攷》改正。以唐李長者《通玄合論》，撮其要義，手藁爲圖。

《僧寶傳》三十卷。案：《文獻通攷》作三十二卷。僧惠洪撰。

《林閒錄》十四卷。惠洪撰。今案：此條據盧校本補。

《道院集要》三卷。戶部尚書三槐王右敏仲撰。以晁迥《法藏碎金》、《老智餘書》刪重集粹，別爲此編。盧校本「戶部尚書三槐王右敏仲撰」爲「王古撰」。校注曰：《通攷》同。【略】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僧法應編。盧校本作十卷。校注曰：館本，卷，《通攷》同。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僧正受編。三《錄》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遁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盧校注：此及下條元本缺。

《雪峯廣錄》二卷。唐眞覺大師義存語。丞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也。

《龍牙和尚頌》一卷。今案：此條據盧校本補。盧校注：元本有《釋書品次錄》一卷。今案：此條據盧校本補。盧校注：文昭案《通攷》補。題《唐僧從梵集》。末有黎陽張資跋，稱未定丁未，蓋廣中版本也。

《大慧語錄》四卷。僧宗杲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宋史・藝文志》

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沙門曇景譯《佛說末曾有因緣經》二卷。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般剌密帝彌伽釋迦譯《首楞嚴經》十卷。《佛說一乘究竟佛心戒經》一卷。《佛說三亭廚法經》二卷。《佛說法句經》一卷。《佛垂涅槃略說教戒經》一卷。四經失譯。馬鳴大師《摩訶衍論》五卷。《起信論》二卷。僧肇《寶藏論》三卷。彥琮《福田論》一卷。道信《大乘入道坐禪次第要論》一卷。法琳《辨正論》八卷。陳子良注。慧海大師《入道要門論》一卷。淨本和尚《語論》一卷。惠能《仰山辨宗論》一卷。《勸修破迷論》一卷。《金沙論》二卷。《明道宗論》一卷。《偈宗秘論》一卷。四論不知撰人。法藏《心經》一卷。惟慤《首楞嚴經疏》六卷。宗密《圓覺經疏》六卷。《圓覺道場修證儀》十八卷。《起信論鈔》三卷。傅大士、寶誌《金剛經贊》一卷。惠能《金剛經口訣義》一卷。《金剛經大義訣》二卷。大白和尚《金剛經訣》一卷。法深《起信論疏》二卷。忠師《百法明門論疏》二卷。蕭子良《統略淨住行法門》一卷。元康《中觀論三十六門勢疏》一卷。《華嚴法界觀門》一卷。宗密注。傅大士《心王傳語》一卷。《行道難歌》一卷。竺道生《十四科元贊義記》一卷。灌頂《國清道場百錄》一卷。楞伽山主《小參錄》一卷。道宣《通感決疑錄》一卷。《大唐國師小錄法要集》一卷。紹修《漳州羅漢和尚法要》三卷。持琛。白居易《八漸通眞議》一卷。張雲《元中語寶》三卷。大閬和尚《顯宗集》一卷。《大雲和尚要法》一卷。惠海。元覺《一宿覺傳》一卷。魏靜《永嘉一宿覺禪宗集》一卷。《達摩血脈》一卷。本先《竹林集》一卷。寶覺禪師《見道頌》一卷。寓言居士注。道瑾《禪宗理性偈》一卷。《石頭和尚參同契》一卷。宗美注。《惠忠國師語》一卷。冉氏《東平大師默論》一卷。義榮《天台國師百會語要》一卷。齊寶《神要》三卷。懷和《百丈廣語》一卷。統休《無性和尚說法記》一卷。惠明《棲賢法雋》一卷。《龍濟和尚語要》一卷。《荷澤禪師微訣》一卷。楊士達《禪關八問》一卷。宗美。句令《禪門法印傳》五卷。《淨惠禪師偈頌》一卷。義淨《求法高僧傳》二卷。飛錫《往生淨土傳》五卷。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壇經》一卷。辛崇

《僧伽行狀》一卷　蘇頲《攝山棲霞寺記》一卷　師哲《前代國王修行記》一卷　盧求《金剛經報應記》三卷　賢首《華嚴經纂靈記》五卷　元偉《眞門聖胄集》五卷　《雲居和尚示化實錄》一卷　覺炅《高僧纂要》五卷　智月《僧美三卷　裴休《拾遺問》一卷　神澈《七科義狀》一卷　夢微《內典編要》十卷　《紫陵語》一卷　《大藏經音》四卷　《眞覺傳》一卷　《渾混子》三卷　解《寶藏論》　《遺聖集》一卷　《菩提心記》一卷　《積元集》一卷　《相傳雜語要》一卷　《德山集》一卷　仰山、溈山語　《會昌破胡集》一卷　《妙香丸子法》一卷　《潤文官錄》一卷　唐人　《迦葉祖裔記》一卷　《釋門要錄》五卷　《紫陵語》以下不知撰人　十朋《請禱集》一卷　《瑞象歷年記》一卷　《惟勁禪師贊頌》一卷　《釋華嚴漩復偈》一卷　馬裔孫《看經贊》一卷　《法喜集》二卷　文益《法眼禪師集》一卷　《法眼禪師集眞贊》一卷　高越《舍利塔記》一卷　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　建隆《雍熙禪頌》三卷　魏德蕓《無上祕密小錄》五卷　程讜《釋氏蒙求》五卷　延壽《感通賦》一卷　李遵《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呂夷簡《景祐寶錄》二十一卷　僧肇《寶藏論》一卷　《般若無知論》一卷　《涅槃無名論》一卷　僧慧皎《高僧傳》十四卷　僧佑《弘明集》十四卷　僧寶唱《比丘尼傳》五卷　僧佑《釋迦譜》五卷　甄鸞《笑道論》三卷　僧慧可《達摩血脈論》一卷　費長房《開皇歷代三寶記》十四卷　《開皇三寶錄總目》一卷　《國清道場百錄》五卷　僧灌頂纂、僧智顗修　僧法琳《破邪論》三卷　《辨正論》八卷　僧彥琮《釋法琳別傳》三卷　僧慧能注《金壇經》一卷　撰《金剛經口訣》一卷　僧慧昕注《壇經》二卷　僧辨機《唐西域志》十二卷　僧道宣《續高僧傳》三卷　《佛道論衡》三卷　《三寶感應錄》三卷　《釋迦氏譜》一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僧政覺《金沙論》一卷　僧神會《荷澤顯宗記》一卷　《華嚴法界觀門》一卷　僧法順集、僧宗密注　僧宗密《禪源諸詮》二卷　《原人論》一卷　《大乘起信論》一卷　魏靜《永嘉一宿覺禪師集》一卷　僧道世《法苑珠林》一百卷　僧慧忠《十答問語錄》一卷　《無住和尚說法》二卷　僧鈍林集　僧普願《語要》一卷　《龐蘊語錄》一卷　唐於頔編　僧神清《北山參元語錄》十卷　僧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　僧義淨《求法高僧傳》三卷　僧元應《唐一切經音義》一十五卷　僧澄觀《華嚴經疏》十卷　僧紹修《語要》一卷　裴休《傳心法要》一卷　《唐六譯金剛經贊》一卷　鄭覃等撰　僧慧祥《古清涼傳》二卷　《釋迦方志》一卷　唐終南大一山僧撰　僧應之《四注金剛經》一卷　僧延壽《宗鏡錄》一百卷　僧贊寧《僧史略》三卷　僧道原《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晁迥《法藏碎金》十卷　《道院集要》三卷　不知作者　僧延昭《衆吼集》一卷　僧重顯《瀑布集》一卷　《語錄》八卷　僧世冲《釋氏詠史詩》三卷　僧居本《廣法門名義》一卷　僧慧皎《僧史》二卷　僧契嵩《輔教編》三卷　僧省常《錢塘西湖淨社錄》三卷　僧道誠《釋氏須知》三卷　僧道誠《釋氏要覽》三卷　王安石注《維摩詰經》三卷　朱士挺《伏虎行狀》一卷　《僧自嚴行狀》一卷　陳嘉謨撰　李之純《成都大悲寺集》二卷　《成都大慈寺記》二卷　僧惟白《續燈錄》三十卷　僧宗頤《勸孝文》二卷　《禪苑清規》十卷　蹇序辰《諸經譯梵》三卷　王敏中《勸善錄》六卷　楊諤《水陸儀》二卷　僧智達《祖門悟宗集》二卷　樓穎《傳翕小錄要集》一卷　僧宗永《宗門統要》十卷　僧智圓《閑居編》五十一卷　僧懷深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　僧原白注《證道歌》一卷　僧《宗杲語錄》五卷　黃文昌撰　僧慧達《夾科肇論》二卷　僧應乾《楞嚴經標指要義》二卷　僧靈操《釋氏蒙求》一卷　僧馬鳴《釋摩訶衍論》十卷　僧闍那多迦譯《羅漢頌》一卷　僧菩提達磨《存想法》一卷　菩提達磨《胎息訣》一卷　《頌證道歌》一卷　篇首題正覺禪師撰　《淨慧禪師語錄》一卷　《蓮社十八賢行狀》一卷　《法顯傳》一卷、《諸經提要》二卷　《五公符》一卷　《寶林傳錄》一卷　並不知作者　李通玄《華嚴合論》一卷、右釋氏類二百二十二部，九百四十九卷　張戎注《楞伽集注》八卷　佛陁多羅譯《圓覺經》二卷　般刺密諦譯《楞嚴經》十卷　《法寶標目》十卷　王右編　僧肇譯《維摩經》十卷　晁迥《耄智餘書》三卷　《八方珠玉集》四卷　大圓、塗毒二僧集諸家禪語　王日休《金剛經解》四十二卷　《淨土文》十一卷　王日休撰　《語錄》二卷　松源和尚講解答問　《普燈錄》三十卷　僧正受集　《諸天傳》二卷　僧行霆述　《奏對錄》一卷　佛照禪師澤熙間奏對之語　《崇正辨》三卷　胡寅撰

《明史・藝文志》

《釋藏目錄》四卷　《佛經》六百七十八函　太祖《集注金剛經》一卷，成祖製序　成祖《御製諸佛名稱歌》一卷，《普法界之曲》四卷，《神僧傳》九卷　仁孝皇后《夢感佛說大功德經》一卷，《佛說大因緣經》三卷　宋濂《心經文句》一卷　姚廣孝《佛法不可滅論》一卷，《道餘錄》一卷　克菴禪師《語錄》一卷，一如《三藏法數》十八卷　陳實《大藏一覽》十卷　大祐《淨土指歸》二卷　元瀞《三會語錄》二卷　溥洽《雨軒語錄》五卷　法聚

《玉芝語錄》六卷。《內語》一卷。宗泐《心經注》一卷。《金剛經注》一卷。洪恩《金剛經解義》一卷。《心經說》一卷。楊愼《禪藻集》六卷。《禪林鉤玄》九卷。弘道《注解楞伽經》四卷。梵琦《楚石禪師語錄》二十卷。汪道昆《楞嚴纂注》十卷。交光法師《楞嚴正脈》十卷。陸樹聲《禪林餘藻》一卷。管志道《龍華懺法》一卷。王應乾《楞嚴圓通品》四卷。方允文《楞嚴經解》十二卷。曾鳳儀《金剛般若宗通》二卷。《心經釋》一卷。《楞嚴宗通》十卷。《楞伽宗通》八卷。《圓覺宗通》四卷。沈士榮《續原教論》二卷。楊時芳《心經集解》一卷。何湛之《金剛經偈論疏注》二卷。戚繼光《禪家六籍》十六卷。如愚《金剛筏喻》二卷。張有譽《金剛經義趣廣演》三卷。李通《華嚴疏鈔》四十卷。方澤《華嚴要略》二卷。劉璉《無隱集偈頌》三卷。古音《禪源諸詮》一卷。景隆《大藏要略》五卷。劉鳳《釋教編》六卷。陳士元《象教皮編》六卷。《釋氏源流》二卷。方晟《宗門崇行錄》四卷。一元《歸元直指》四卷。陶望齡《宗鏡廣刪》十卷。沈泰鴻《慈向集》十三卷。陸長庚《楞嚴述旨》十卷。王肯堂《參禪要訣》一卷。楊惟休《佛宗》一卷。張明弼《兎角詮》十卷。徐可求《禪燕》二十卷。瞿汝稷《指月錄》三十二卷。袁宏道《宗鏡攝錄》十二卷。姚希孟《佛法金湯文錄》十二卷。袁中道《禪宗正統》一卷。袾宏《彌陀經疏》四卷。《正訛集》一卷。《禪關策進》一卷。《竹窗三筆》三卷。《自知錄》二卷。眞可《紫柏語錄》一卷。德清《華嚴法界境》一卷。《楞嚴通義》十卷。《法華通義》七卷。《觀楞伽記》四卷。《肇論略注》三卷。《長松茹退》二卷。《憨山緒言》一卷。李樹乾《竺乾宗解》四卷。蕭士瑋《起信論解》一卷。曹胤儒《華嚴指南》四卷。俞王言《金剛標指》一卷。《心經標指》一卷。《楞嚴標指》十二卷。《圓覺標指》一卷。鎮澄《楞嚴正觀疏》十卷。《般若照眞論》一卷。傳燈《楞嚴玄義》四卷。《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通潤《楞嚴合轍》十卷。《楞伽合轍》四卷。《法華大窾》七卷。石顯《西方合論》十卷。智順《善才五十三參論》一卷。仁潮《法界安立圖》六卷。如巹《禪宗正脈》十卷。章有成《金華分燈錄》十卷。鍾惺《楞嚴如說》十卷。沈宗霈《楞嚴約指》十二卷。《徵心百問》一卷。王正位《赤水玄珠》一卷。《栴檀林》一卷。曾大奇《通翼》四卷。曹學佺《蜀中高僧記》十卷。王應遴《慈無量集》四卷。林應起《全閩祖師語錄》三卷。夏樹芳《棲眞志》四卷。祖心《冥樞會要》四卷。淨喜《禪林寶訓》四卷。大艤《禪警語》一卷。《宗教答響》一卷。《歸正錄》一卷。《博山語錄》二十二卷。元賢《弘釋錄》三卷。宗林《寒燈衍義》二卷。右釋家類，一百十五部，六百四十五卷。

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釋道第十二》

舉其有關考證事實者。

《宋明集》十四卷。梁僧祐。明刻本。【補】光緒二十二年金陵刻經處刻本，成都存古書局本，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間汪道昆刻本。

《廣弘明集》三十卷。唐釋道宣。明吳勉學刻本。【補】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間汪道昆刻本，民國元年常州天寧寺重刻釋藏本作四十卷。

《佛國記》一卷。宋釋法顯。津逮本，學津本，漢魏叢書本，唐宋叢書本。【補】潮州鄭氏龍溪精舍重刻學津本。仁和丁謙《佛國記地理考證》一卷，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釋玄奘。守山閣本，金壺本，津逮本，學津本。此書與《佛國記》意在紀述釋教，不爲地理而作，故入此類。【補】宣統元年常州天寧寺刻本，四部叢刊影印南宋刻藏經本。丁謙《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一卷，浙江圖書館叢書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唐釋慧立撰，紀玄奘經歷，與上書相表裏，常州天寧寺刻本，南京支那內學院校刻本。《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唐釋義淨撰，日本刻本，江寧支那內學院新刻本。此上佛國記等四書，西文皆有譯文考證，爲研究印度史之要籍。《唐釋慧超往五天竺傳》殘本一卷，上虞羅振玉影印南豐趙氏臨寫敦煌石室本。

《高僧傳》十三卷，序錄一卷。梁釋慧皎。海山仙館本。【補】金陵刻經處本分十五卷，序錄一卷，漢永平至梁天監。《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釋道宣撰，揚州刻經處本，梁天監至唐貞觀。《宋高僧傳》三十卷，宋釋贊寧撰，揚州刻經處本，唐貞觀至宋端拱。《明高僧傳》六卷，明釋如惺撰，揚州刻經處本，南宋、元、明。以上四書，刻經處本，更名《高僧傳初集》，《續高僧傳》二、三、四集。《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明釋明河撰，民國十一年涵芬樓影印日本續藏經本。《釋迦譜》十卷，齊釋僧祐撰，金陵刻經處本。《佛本行集經》六十卷，隋天竺人闍那崛多譯，視釋迦譜爲詳，金陵刻經處本。《佛祖通載》二十二卷，元釋念常撰，敍述釋家故實，揚州刻經處本。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燕園蔣氏刻本。【補】蔣氏刻本一百卷，常州天寧寺本一百卷，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間刻支那撰述本一百二十卷，蘇州瑪瑙經房本。

《五燈會元》二十卷。宋釋普濟。釋藏本。【補】貴池劉世珩玉海堂仿宋寶祐本。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唐釋智昇。釋藏本。

《翻譯名義》十四卷。宋釋法雲。雲棲寺刻本。【補】此書名《翻譯名義集》。金陵刻經處本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七卷，又無錫丁福保改編排印本《一切經音義》，已見前經部小學類。《佛學大辭典》十六冊，無錫丁福保編，民國間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釋家類

題北宋刻《妙法蓮華經》

此北宋刻《妙法蓮華經》七卷，余十餘年前得之吳門積寶齋孫伯淵許，據言吳江縣垂虹橋畔某寺古塔忽圮，於塔心得經二本，其完好者已歸於蔣君孟蘋，此本雖有破損，然其楷法精妙，雅肖坡公，世所稀有，故以善價易得。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逐卷相連而下，中不空行。卷末有識語二行，文曰：『此經再將諸本校勘重開，並無訛謬。錢塘丁忠開字』。據此知爲浙杭刊本矣。

按：治平中詔刊七史，曾牒下杭州開版，余藏宋本《南齊書》尚存此牒文。蓋杭州夙多良工，舊與蜀中並美，故此本雖蠅頭細字，而鐫雕工雅，鋒穎圓湛，筆意具在，爲宋槧中所不經見，至可寶也。蔣氏此經曾經印行，余乞得一本。重付裝池時，缺損之字即用影本補入，雖未敢云天衣無縫，然女媧煉石，遂爲天地間彌此缺憾，亦殊快意。裝成爰誌其原委焉。乙亥九月江安傅增湘識於石齋。

宋刊《金剛經》跋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宋刊，大字經摺本，半葉五行，每行十三字，分目三十二。第三行標『法會因由分第一』，下注云梁昭明太子加其分目。凡字音及訓釋小字附本字下，間有校證之處，如據某寺、某譯、某碑補入字句者，亦綴本句下。以通行本校之，增改亦得數十事。如：『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即非般若波羅密』下有『是名般若波羅密』一句；『離相寂滅分』第十四『非忍辱波羅密』下有『是名忍辱波羅密』一句；『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如來說即非凡夫』下有『是名凡夫』一句。卷前有圖十幅，題『奉請黃隨求金剛』及『奉請金剛索菩薩』等，上繪菩薩諸像，下錄歷代持誦經文靈應故事，亦附小圖。其第十圖左角有牌子兩行，文曰『行在棚前南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志心刊印』，字細如蠶。余得此於保古齋殷姓手，經坊刻經，亦諸藏家所稀見也。

宋刊殘本《大方廣佛華嚴經》跋

壬申夏四月既望，余有泰華之游，探奇選勝，三日而畢，試浴華清池，遂稅駕長安，遍覽近郊名藍。聞卧龍寺有宋刻釋藏數千冊，時晷迫遽，未及訪尋，私引爲憾。乃一日游大興善寺，忽於僧房得觀宋刻殘本《華嚴經》三部，爲大字本，運筆疏放，仿坡公體，半葉四行，行二十二字，此本於故宮圖書館曾見之。一爲小字本，結構嚴整，字無歐陽率更，半葉六行，行十七字。一爲中字本，體勢莊凝，筆意渾厚，雅具顏平原風格，寫刻工雅，摹印尤精善，在三本中最推上駟，且爲生平所未覩。因詳記於左，當以告諸奉中人士，俾永久護持勿失焉。

《大方廣佛華嚴經》殘卷，宋刻本，半葉五行，行十七字。每卷後附釋音，其第七十一卷首有『昭武鄒洙刊』小字一行。各卷有題跋，皆捐資開經人所記也，茲錄如左。其官職名氏異時當取史籍考之。

襄陽府寄居湖北路江陵府先鋒隘募緣重開《大方廣佛華嚴正經》一部，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文武官僚，同資祿位。國康民泰，時和歲豐，永息干戈，邊疆寧靜。捨財知識，福慧增榮，頓悟菩提心，同游華藏海。

寶祐三年乙卯十月二十二日乙酉良日，李安檜謹題。

左武大夫，吉州刺史，帶行各領軍大將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措置松滋江面兼京湖制置大使司計議孝男張禧謹施俸資金壹拾。開此《華嚴經》，端爲追薦亡母親蔡氏宜人，承此功勳，願生佛界，見存眷屬，福祿榮昌。

元刊《華嚴經》書後

此元刊經摺本，每葉十行，行十五字，仿趙松雪體，字兼行楷，筆意勁秀，每卷護以金牋，覆以古錦，尤精麗可喜。二十年前，獲此於聚珍堂劉估手，祇存五十餘卷，言爲故王邸之物，其闕殘之卷異時或可得也。後極意搜尋，復檢出十五卷，尚闕首尾十五卷。未幾，聚珍閉肆，劉估還鄉，此事竟無可踪跡，遂扃置篋中，不復料理矣。

己巳之冬，鄉人醵飲於涂厚菴家，時半園老人張伯翔適在座，自言老年習靜，恆以寫經爲課，因語以得此經原委，而殘闕可惜，老人遂慨然自任。余取康熙高麗舊牋摺疊如式付之。翊歲，老人入黑龍江軍幕，攜以出關，日寫數葉，中經遼瀋之變，倉皇奔避，轉徙哈爾濱，長春間，輜重喪失，獨此藏經小匣顛沛流離未嘗去手。辛未殘臘，卒底於成。又十載辛巳，乃覓良工裝裱成冊，由是八十卷之經典，六百餘年之古刊，神明煥然，頓復舊觀，老人之志力堅強，良可欽挹。從此神靈呵護，塵劫不侵，傳之千載，老人之精神既與此經同於不朽，而余以二十年之艱勤，拾遺補闕，藉以幸完私願，亦差足自慰矣。癸未九月，藏園識。

宋刊殘本《嘉泰普燈錄》六卷跋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首題「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前有進上皇帝書，略云：「景德之初，宣慈禪師道原所進《傳燈錄》，眞宗皇帝有旨命翰林楊億撰序以賜。天聖之初，駙馬都尉李遵勉所進《廣燈錄》，仁宗皇帝親製序以賜。建中靖國之初，佛國禪師惟白所進《續燈錄》，徽宗皇帝亦親製序以賜。是書復得際遇於陛下，成第四燈」又云：「繇昔之今，凡三燈之所不與者，莫不旁搜曲取，會粹考覈，於十有七年捃摭以成是書，垂三十卷，目錄三卷，擬命其題曰《嘉泰普燈錄》。其間登載聖朝太宗皇帝至孝宗皇帝宸音、聖訓及熙世名臣見道因緣，按諸奏對等錄，紀述頗詳，而傳、廣、續三燈誠未始有」。後有嘉泰四年陸游跋。又卷端嘉定辛未授法弟子武德郎敬庵黃汝霖所撰雷庵受禪師行業，則在正受示寂之後，書當刊於是時。闕筆至廓字、避寧宗嫌名。三十卷末有木記二行，曰「此板見在淨慈寺長生庫印行」。白文十二字，乃後來所增。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逐卷後附音釋，寫刻精整。放翁一跋似出手書，黃汝霖歐襄陽體，亦極流美悅目。版心有「錢塘李師正刊」六字，他書罕見。餘有李信、李倚、李億、李倞、阮祐、張稿、宋瑜、方至、吳忠、何昇、李思忠等名。當日行都匠作猶有典型，李師正殆董其役者歟。殘本存一至三、二十八至三十，凡六卷。書久流傳日本，有天文十四年守仁題字，朱墨點注殆徧。天文當明嘉靖時。又有「嘉慶元年十月七日重修補之」一行。有「善慧軒」印，以「普門院」印蓋其上，又「守仙」印、「善慧軒」墨印。乃中土絕無之本也。

校本《一切經音義》跋

此乾隆莊氏刻本，得之廠市文德堂韓佐泉許。舊爲戴松門臨盧抱經手校者，惜原書失去首冊，佐泉取他本配入，故卷一至卷六校筆缺焉。余收得之後，扃置篋笥已十餘年，訪求舊本，渺不可得。頃者內城觀古堂自南方采書回，聞其中有顧澗蘋手校此書，屬謝君剛主取來一視。其校本亦同出於抱經學士，第出後人移錄，非澗蘋手蹟耳。攜入御園，夜中人靜，始獲操管，七十老翁於燈下強作朱書細字，殆近兒嬉，兩夕之中，幸畢四卷。惟其書亦有缺佚，遂令五、六兩卷無由措手，抑何其不值之巧耶！拾遺補闕，祇得俟諸異日耳。辛巳四月初九日，藏園老人識。

藏經分部

著錄

智昇《開元釋教錄・入藏錄》 合大小乘經律論及聖賢集傳見入藏者，總一〇七六部，合五〇四八卷，成四八〇帙。

《大乘經律論總》，六二八部，二七四五卷，二五八帙。

《大乘經》，五一五部，二一七三卷，二〇三帙。

《大乘律》，二十六部，五十四卷，五帙。

《大乘論》，九十七部，五一八卷，五十帙。

《小乘經律論總》，三三〇部，一七六二卷，一六五帙。

《小乘經》，二四〇部，六一八卷，四十八帙。

《小乘律》，五十四部，四四六卷，四十五帙。

《小乘論》，三十六部，六九八卷，七十二帙。

《賢聖集傳總》，一〇八部，五四一卷，五十七帙。

《梵本翻譯》，六十八部，一七三卷，十五帙。

《此土撰述》，四十部，三六八卷，四十二帙。

《菩薩契經藏》，五一五部，二一七三卷，二〇三帙。

《大乘經單重合譯》，三八四部，一八八〇卷，一七九帙。

般若部二十一部七三六卷七十三帙

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〇〇卷，唐三藏玄奘譯。六十帙。一〇五八、一紙。天—柰。

二、《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西晉三藏無羅叉共竺叔蘭譯。三帙。四六六紙。榮—芥。

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共僧睿等譯。四帙。六二三紙。薑—河。

四、《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十五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二一紙。

五、《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五卷，符秦天竺沙門曇摩蜱共竺佛念譯　十經二十卷三帙　九十紙　淡、鱗

六、《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一帙　一七〇紙　潛

七、《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一帙　一五〇紙　羽

八、《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九十四紙

九、《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陳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上二經十一卷一帙　一二五紙　翔

一〇、《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卷，梁扶南三藏曼陀羅仙譯　二十一紙

一一、《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二十紙

一二、《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　二十八紙

一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舍衛國第一譯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十二紙

一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婆伽婆第二譯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十四紙

一五、《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祇樹林第三譯　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十四紙

一六、《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室羅筏第四譯　唐三藏玄奘譯　十九紙

一七、《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名稱城戰勝林第五譯　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　十二紙

一八、《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八紙

一九、《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十八紙

二十、《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一紙

二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　上十一經十五卷一帙　寶積部三十四部一六九卷一七帙　一紙　龍

二二、《大寶積經》一二〇卷，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等譯　十一帙一九九一紙　師—乃

二三、《大方廣三戒經》三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四十六紙

二四、《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六十一紙

二五、《阿彌陀經》二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五十五紙

二六、《無量壽經》二卷，曹魏天竺三藏康僧譯　上四經九卷一帙　三十九紙　服

二七、《阿閦佛國經》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四十紙

二八、《大乘十法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二十紙

二九、《普門品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十二紙

三十、《胞胎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十五紙

三一、《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十五紙

三二、《法鏡經》二卷，後漢安息優婆塞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　上六經九卷一帙　二十五紙　衣

三三、《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十五紙

三四、《幻士仁賢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十八紙

三五、《決定毗尼經》一卷，羣錄皆云敦煌譯，竟不顯人名、年代　十七紙

三六、《發覺淨心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二十八紙

三七、《優塡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五紙

三八、《須摩提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八紙

三九、《須摩提菩薩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九紙

四十、《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十九紙

四一、《離垢施女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上九經十卷一帙　二十三紙　裳

四二、《得無垢女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二十五紙

四三、《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二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

提流志譯　二十四紙

四四、《如幻三昧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五十七紙

按：本經《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嘉興藏》諸本《入藏錄》均作四卷，但《高麗藏》的《入藏錄》、《高麗藏》、《磧砂藏》的《廣錄》、《廣品曆章》均作二卷，《可洪音義》作三卷。此據《廣錄》作二卷。

四五、《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五十七紙

四六、《太子刷護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五紙

四七、《太子和休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錄中失譯經　上六經十卷一帙　四紙，推

四八、《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三十二紙

四九、《大乘顯識經》二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二十五紙

五十、《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一紙

五一、《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八紙

五二、《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十六紙

五三、《摩訶衍寶嚴經》二卷，晉代譯，失三藏名　二十紙

五四、《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九紙

五五、《毗耶娑問經》二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上八經十一卷一帙　大集部二十四部一四二卷十四帙　三十四紙　位

五六、《大方等大集經》三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於姑臧譯　三帙。六二一紙，讓一有

五七、《大方等大集日藏經》十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一帙　二〇六紙　虞

五八、《大集日藏經》十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一帙　二一九紙，陶

五九、《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唐三藏玄奘譯　一帙　一六五紙　唐

六十、《大方廣十輪經》八卷，失譯，附北涼錄　一〇九紙

六一、《大集須彌藏經》二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共法智譯　上二經十卷一帙　三十八紙　吊

按：本經《高麗藏》本《入藏錄》作三卷，下文合帙記錄亦作上兩經十一卷同帙。但《磧砂藏》、《資福藏》、《普寧藏》、《嘉興藏》諸本《入藏錄》均作二卷；《磧砂藏》、《高麗藏》之《廣錄》亦均作二卷；上述諸本《入藏錄》、《廣錄》的合帙記錄亦作「上兩經十卷同帙」。另《廣品曆章》、《可洪音義》亦均爲二卷。故此處據以改正

六二、《虛空藏菩薩經》一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譯　二十七紙

六三、《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十七紙

六四、《虛空孕菩薩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三十一紙

六五、《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三紙

六六、《菩薩念佛三昧經》六卷，宋天竺沙門功德直共玄暢譯　上五經十一卷一帙　九十八紙，民

六七、《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一帙　一三四紙　伐

六八、《般舟三昧經》三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五十紙

六九、《拔陂菩薩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古典經　十四紙

七十、《大方等大集賢護經》五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上三經九卷一帙　八十二紙　罪

七一、《阿差末經》七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九十二紙

七二、《無盡意菩薩經》六卷，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　上二經十三卷一帙。八十九紙。周

七三、《大集譬喻王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三十四紙

七四、《大哀經》八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上二經十卷一帙　一一七紙　發

七五、《寶女所問經》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六十四紙

七六、《無言童子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四十一紙

七七、《自在王菩薩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於逍遙園譯　三十四紙

七八、《奮迅王問經》二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等譯　上四經九卷一帙　四十一紙　般

七九、《寶星陀羅尼經》十卷，大唐天竺三藏波羅頗蜜多羅譯。一帙一三三紙。湯

華嚴部二十六部一八七卷十八帙

八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六帙一〇七九紙。坐—拱。

八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唐天后代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等譯。八帙。一三二九紙。平—伏。

八二、《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元魏天竺三藏曇摩流支譯。九十五紙。

八三、《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一卷，失譯，附秦錄。十七紙。

八四、《佛花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二十二紙。

八五、《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等譯。十四紙。

八六、《大方廣佛花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十二紙。

八七、《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十一紙。

八八、《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十八紙。

八九、《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上八經十三卷一帙。七紙。戎。

九十、《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五紙。

九一、《莊嚴菩提心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七紙。

九二、《大方廣菩薩十地經》一卷，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七紙。

九三、《兜沙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五紙。

九四、《菩薩本業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十二紙。

九五、《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一卷，西晉清信士竺道眞譯。十一紙。

九六、《菩薩十住行道品》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八紙。

九七、《菩薩十住經》一卷，東晉西域三藏祇多蜜譯。五紙

九八、《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九經十三卷一帙

一〇五紙。羌。

九九、《十住經》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共佛陀耶舍譯。九十七紙。

一〇〇、《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十二紙

一〇一、《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一〇二、《如來興顯經》四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四經十一卷一帙六十六紙。遐。

一〇三、《度世品經》六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一二〇紙。

一〇四、《羅摩伽經》三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七十二紙。

一〇五、《大方廣佛花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提婆訶羅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八紙。邇。

涅槃部六部五十八卷六帙。

一〇六、《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於姑臧譯。四帙。七三〇紙。壹—賓。

一〇七、《大般涅槃經後譯茶毗分》二卷，大唐南海波淩國沙門若那跋陀羅共唐國沙門會寧於彼國共譯。三十九紙。

一〇八、《大般泥洹經》六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共覺賢譯。上二經八卷一帙。一四一紙。歸。

一〇九、《方等般泥洹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十五紙。

一一〇、《四童子三昧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四十四紙。

一一一、《大悲經》五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共法智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八十七紙。王。

五大部外諸重譯經二七三部五八八卷五十一帙

按：本欄《高麗藏》本作五五八卷，《磧砂藏》本作五八八卷。今依核定後的各經卷數逐部統計，得五八八卷，故依此數。

一一二、《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二一四紙。

一一三、《普曜經》八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二經二十卷二帙。一四三紙。鳴、鳳。

一一四、《法華三昧經》一卷，宋涼州沙門釋智嚴譯。十一紙

一一五、《無量義經》一卷，蕭齊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譯　十七紙

一一六、《薩曇分陀利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錄中失譯經　三紙

一一七、《妙法蓮花經》八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上四經十一卷一帙　一五二紙　在。

按：本經《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嘉興藏》諸本《入藏錄》均作七卷　但《高麗藏》的《入藏錄》、《高麗藏》、《磧砂藏》的《廣錄》、《廣品曆章》、《可洪音義》等均作八卷。據《廣錄》中本經下智昇原注，亦當作八卷。今敦煌遺書中存有八卷本。

一一八、《正法華經》十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一帙。一九〇紙。樹。

一一九、《添品妙法蓮花經》七卷，隋天竺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添品　一五八紙。

一二〇、《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上二經十卷一帙　六十一紙。白。

一二一、《維摩詰經》二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五十五紙。

一二二、《說無垢稱經》六卷，唐三藏玄奘譯。九十七紙。

一二三、《大方等頂王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紙

一二四、《大乘頂王經》一卷，梁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上四經十卷一帙　十六紙。駒。

一二五、《善思童子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二十一紙

一二六、《大悲分陀利經》八卷，失譯，附秦錄。上二經十卷一帙。一六八紙。食。

一二七、《悲華經》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於姑臧譯。一帙。一九九紙　場

一二八、《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一帙。一四九紙　化。

一二九、《合部金光明經》八卷，隋大興善寺沙門寶貴合。一二〇紙

一三〇、《佛眞陀羅所問經》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上二經十卷一帙。五十八紙。被

一三一、《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六十七紙

一三二、《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三十七紙。

一三三、《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四十九紙　草

一三四、《寶雨經》十卷，大唐天后代南印度三藏達摩流支等譯　一帙　一四一紙。木。

一三五、《寶雲經》七卷，梁扶南三藏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一〇二紙。

一三六、《阿惟越致遮經》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二經十卷一帙。六十六紙　賴。

一三七、《不退轉法輪經》四卷，僧祐錄云安公涼土異經。七十三紙。

一三八、《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四卷，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七十八紙。

一三九、《不必定人印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二十一紙。

一四〇、《人定不定印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上四經十卷一帙。十六紙。及。

一四一、《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十紙。

一四二、《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五十紙。

一四三、《持心梵天經》四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三經十卷一帙。九十一紙。萬。

一四四、《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姚秦鳩摩羅什譯。八十三紙。

一四五、《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上二經十卷一帙。一〇一紙。方

一四六、《持人菩薩經》四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十四紙

一四七、《持世經》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七十八紙

一四八、《濟諸方等學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十五紙。

一四九、《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隋天竺三藏毗尼多流支譯。上四經十卷一帙。十四紙　蓋

一五〇、《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四十二紙。

一五一、《大方廣寶篋經》三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四十三紙。

一五二、《大乘同性經》二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等譯。二十八紙。

一五三、《證契大乘經》二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上四經十卷一帙。三十二紙。此

一五四、《深密解脫經》五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七十一紙。

按：《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嘉興藏》諸本《入藏錄》本經作三卷，《高麗藏》的《入藏錄》，《高麗藏》、《磧砂藏》的《廣錄》，《廣品曆章》、《慧琳音義》、《可洪音義》等均作五卷。依《資福藏》等藏《入藏錄》本經後之合帙記錄，亦應是五卷。

一五五、《解深密經》五卷，唐三藏玄奘譯。上二經十卷一帙。七十五紙。身。

一五六、《解節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十紙。

一五七、《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十八紙。

一五八、《緣生初勝分法本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二十三紙。

一五九、《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唐三藏玄奘譯。二十三紙。

一六〇、《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上五經十卷一帙。九十二紙。發。

一六一、《入楞伽經》十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一帙。一七四紙。四。

一六二、《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一三七紙。

一六三、《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上二經十卷一帙。四十七紙。大。

一六四、《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一帙。一三九紙。五。

一六五、《大方等大雲經》六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九十紙。

一六六、《大雲請雨經》二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等譯。二十三紙。

一六七、《大雲輪請雨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二十二紙。

一六八、《大方等大雲請雨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上四經十卷一帙。二十紙。常

一六九、《諸法無行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三十一紙。

一七〇、《諸法本無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三十九紙。

一七一、《無極寶三昧經》一卷，西域三藏竺法護譯。三十紙。

一七二、《寶如來三昧經》二卷，東晉西域三藏祇多蜜譯。三十八紙。

一七三、《慧印三昧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二十紙。

一七四、《如來智印經》一卷，僧祐錄中失譯。上六經十卷一帙。十九紙。恭

一七五、《大灌頂經》十二卷，東晉西域三藏帛尸梨蜜多羅譯。一帙。一一八紙。惟

一七六、《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十二紙。

一七七、《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十一紙。

一七八、《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三十一紙。

一七九、《阿闍世王經》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五十五紙。

一八〇、《普超三昧經》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十八紙。

一八一、《放鉢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錄中失譯經。上六經十卷一帙。七紙。鞠

一八二、《月燈三昧經》十一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一帙。一九八紙。養。

一八三、《月燈三昧經》一卷，宋沙門釋先公譯。十紙。

一八四、《無所希望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紙。

一八五、《象腋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十六紙。

一八六、《大淨法門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四紙。

一八七、《大莊嚴法門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二十六紙。

一八八、《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境界經》二卷，元魏天竺三藏曇摩流支譯。三十四紙。

一八九、《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等譯　十二紙

一九〇、《後出阿彌陀佛偈經》一卷，後漢失譯　一紙

一九一、《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譯　十六紙

一九二、《阿彌陀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五紙

一九三、《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上十一經十三卷一帙　十紙　豈

一九四、《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八紙

一九五、《彌勒成佛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十七紙。

一九六、《彌勒來時經》一卷，失譯　三紙。

一九七、《彌勒下生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七紙。

一九八、《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　五紙

一九九、《諸法勇王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十八紙。

二〇〇、《一切法高王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二十紙

二〇一、《第一義法勝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十四紙。

二〇二、《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五紙。

二〇三、《順權方便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八紙。

二〇四、《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一卷，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譯　上十一經十二卷一帙。二十六紙。敢。

二〇五、《六度集經》八卷，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一四七紙。

二〇六、《太子須大拏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十六紙。

二〇七、《菩薩睒子經》一卷，僧祐錄云安錄中失譯經　七紙。

二〇八、《睒子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六紙。

二〇九、《太子慕魄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六紙

二一〇、《太子沐魄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三紙。

二一一、《九色鹿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上七經十四卷一帙　三紙　毀

二一二、《無字寶篋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六紙

二一三、《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五紙

二一四、《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重譯　六紙

二一五、《老女人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二紙

二一六、《老母經》一卷，僧祐錄中失譯。二紙。

按：《資福藏》、《磧砂藏》、《高麗藏》、《普寧藏》、《嘉興藏》諸藏《入藏錄》在《老母經》以下均有『《申日經》，一卷，五紙』。查《磧砂藏》、《高麗藏》兩藏之《廣錄》，以及《廣品曆章》、《可洪音義》本帙均無該經。故該經係後人纂入，今刪除。

二一七、《老母女六英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紙

二一八、《月光童子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九紙

二一九、《申日兒本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三紙

二二〇、《德護長者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二十八紙

二二一、《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七紙

二二二、《伽耶山頂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十紙。

二二三、《象頭精舍經》一卷，隋天竺沙門毗尼多流支譯。九紙。

二二四、《大乘伽耶山頂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九紙

二二五、《長者子制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四紙。

二二六、《菩薩逝經》一卷，西晉沙門白法祖譯。四紙。

二二七、《逝童子經》一卷，西晉沙門支法度譯。三紙。

二二八、《犢子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二紙。

二二九、《乳光佛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紙。

按：《資福》、《普寧》、《嘉興》諸藏《入藏錄》漏載本經，誤

二三〇、《無垢賢女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三紙

二三一、《腹中女聽經》一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三紙

二三二、《轉女身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上二十一經二十二卷一帙　十九紙　傷

二三三、《無上依經》二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　三十一紙

二三四、《未曾有經》一卷，後漢失譯　三紙

二三五、《甚希有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五紙。

二三六、《決定總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八紙。

二三七、《謗佛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七紙。

二三八、《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六紙。

二三九、《人法界體性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紙。

二四〇、《如來師子吼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六紙。

二四一、《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五紙。

二四二、《大乘百福相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七紙。

二四三、《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再譯。九紙。

二四四、《大乘四法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一紙。

二四五、《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一紙。

二四六、《希有校量功德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六紙。

二四七、《最無比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十二紙。

二四八、《前世三轉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六紙。

二四九、《銀色女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七紙。

二五〇、《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四紙。

二五一、《採蓮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二五二、《正恭敬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五紙。

二五三、《善敬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七紙。

二五四、《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五紙。

二五五、《說妙法決定業障經》一卷，唐沙門釋智嚴譯。上二十三經二十四卷一帙。三紙。女。

二五六、《諫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四紙。

二五七、《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十紙。

二五八、《佛爲勝光天子說王法經》一卷，唐三藏義淨譯。七紙。

二五九、《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二紙。

二六〇、《轉有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二紙。

二六一、《文殊師利巡行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五紙。

二六二、《文殊尸利行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八紙。

二六三、《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二六四、《緣起聖道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八紙。

二六五、《稻芽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七紙。

二六六、《了本生死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五紙。

二六七、《自誓三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八紙。

二六八、《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七紙。

二六九、《灌洗佛形像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二紙。

二七〇、《摩訶剎頭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三紙。

二七一、《造立形像福報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三紙。

二七二、《作佛形像經》一卷，失譯，附漢錄。四紙。

二七三、《龍施女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二紙。

二七四、《龍施菩薩本起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紙。

二七五、《八吉祥神咒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二七六、《八陽神咒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紙。

二七七、《八吉祥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二紙。

二七八、《八佛名號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四紙。

二七九、《盂蘭盆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紙。

二八〇、《報恩奉盆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一紙。

二八一、《佛說浴像功德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三紙。

二八二、《浴像功德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四紙。

二八三、《校量數珠功德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二紙。

二八四、《數珠功德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上二十九經二十九卷一帙。二紙。慕。

二八五、《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三十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三帙。五二六紙。貞—男。

二八六、《不空羂索咒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一紙。

二八七、《不空羂索神咒心經》一卷，唐三藏玄奘譯。十三紙。

二八八、《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三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三十四紙。

二八九、《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北天竺婆羅門李無諂譯。三十七紙。

二九〇、《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十九紙。

二九一、《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二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二十二紙。

二九二、《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大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譯。十九紙。

二九三、《觀世音菩薩秘密藏神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八紙。

二九四、《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上九經十二卷一帙。七紙。效。

二九五、《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咒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四紙。

二九六、《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十四紙。

二九七、《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三紙。

二九八、《曼殊師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三紙。

二九九、《十二佛名神咒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六紙。

三〇〇、《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三紙。

三〇一、《孔雀王咒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八紙。

三〇二、《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失譯，附秦錄。五紙。

三〇三、《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失譯，附秦錄。八紙。

三〇四、《孔雀王咒經》二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四十二紙。

三〇五、《大孔雀咒王經》三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上十一經十四卷一帙。六十紙。才。

三〇六、《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大唐中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　三四三紙。

三〇七、《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耶舍崛多等譯。十紙。

三〇八、《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十紙。

三〇九、《摩利支天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二紙。

三一〇、《咒五首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三一一、《千囀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咒經》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三紙。

三一二、《六字神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六紙。

三一三、《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五紙。

三一四、《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南天竺三藏金剛智譯。上九經二十卷二帙。十六紙。良、知。

三一五、《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十九紙。

三一六、《種種雜咒經》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六紙。

三一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朝散郎杜行顗奉制譯。七紙。

三一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八紙

三一九、《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罽賓沙門佛陀波利譯。七紙。

三二〇、《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再譯。十三紙。

三二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八紙。

三二二、《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六紙。

三二三、《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七紙

三二四、《阿難陀目怯尼呵離陀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十紙。

三二五、《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宋西域沙門功德直共玄暢譯。十一紙。

三二六、《阿難陀目怯尼訶離陀鄰尼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

譯　十紙。

三二七、《舍利弗陀羅尼》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八紙。

三二八、《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十二紙。

三二九、《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一卷，大唐至相寺沙門釋智嚴譯　十四紙。

三三〇、《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二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二紙。

三三一、《妙臂印幢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上十七經十七卷一帙　二紙　過

三三二、《無崖際持法門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十五紙。

三三三、《尊勝菩薩所問一切法入無量門陀羅尼經》一卷，高齊居士萬天懿譯　十七紙。

三三四、《金剛上味陀羅尼》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十五紙。

三三五、《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十四紙。

三三六、《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紙。

三三七、《華聚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　三紙。

三三八、《華積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三三九、《六字咒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五紙。

三四〇、《六字神咒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六紙。

三四一、《虛空藏菩薩問佛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十二紙。

三四二、《如來方便善巧咒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紙。

三四三、《持句神咒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三四四、《陀鄰尼鉢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三紙。

三四五、《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十三紙。

三四六、《善法方便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六紙。

三四七、《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五紙。

三四八、《護命法門神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十一紙。

三四九、《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西域沙門彌陀山等譯　十二紙。

三五〇、《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一卷，東晉外國居士竺難提譯　上十九經十九卷一帙　十二紙　必。

三五一、《內藏百寶經》一卷，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讖譯。八紙。

三五二、《溫室洗浴衆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三紙。

三五三、《須賴經》一卷，前涼月支優婆塞支施侖譯　十八紙。

三五四、《私訶昧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十一紙。

三五五、《菩薩生地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三五六、《四不可得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紙。

三五七、《梵女首意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紙。

三五八、《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二十二紙。

三五九、《寶網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三紙。

三六〇、《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紙。

三六一、《菩薩修行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七紙。

三六二、《諸德福田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立法炬共譯。五紙。

三六三、《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九紙。

三六四、《佛語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四紙。

三六五、《金色王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九紙。

三六六、《演道俗業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九紙。

三六七、《百佛名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上十七經十七卷一帙。六紙。改。

三六八、《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五十七紙。

三六九、《須眞天子經》三卷，西晉沙門竺法護譯。四十六紙。

三七〇、《摩訶摩耶經》一卷，蕭齊沙門釋曇景譯。二十六紙。

三七一、《除恐災患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十七紙。

三七二、《孛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十八紙。

三七三、《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宋黃龍沙門釋曇無竭譯。上六經十卷一帙　十三紙。得

三七四、《海龍王經》四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七十三紙。

三七五、《首楞嚴三昧經》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五十二紙。

三七六、《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十六紙。

三七七、《觀藥王藥上兩菩薩經》一卷，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譯。十九紙。

三七八、《不思議光菩薩所問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上五經十卷一帙。十二紙。能。

三七九、《十住斷結經》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二五四紙。

三八〇、《諸佛要集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十三紙。

三八一、《未曾有因緣經》二卷，蕭齊沙門釋曇景譯。上三經十四卷二帙。四十紙。莫、忘。

三八二、《菩薩瓔珞經》十二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三三七紙。

三八三、《超日明三昧經》二卷，西晉清信士聶承遠譯。上二經十四卷二帙。四十八紙。罔、談。

三八四、《賢劫經》十三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一帙。一九二紙。彼。

大乘經單譯一三一部二九三卷二十四帙。

三八五、《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二帙。二九八紙。短、靡。

三八六、《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二帙。二六八紙。恃、己。

三八七、《佛名經》十二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二五三紙。

三八八、《三劫三千佛名經》三卷，失譯，附梁錄。上二經十五卷二帙。五十九紙。長、信。

三八九、《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一三一紙。

三九〇、《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二卷，曹魏代譯，失三藏名。上二經十卷一帙。三十七紙。使。

三九一、《華手經》十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一帙　二二九紙。可。

三九二、《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北涼沙門法衆於高昌郡譯　六十三紙。

三九三、《僧伽吒經》四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五十一紙。

三九四、《力莊嚴三昧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三十八紙。

三九五、《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大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　上四經十二卷一帙。二十七紙　覆。

三九六、《觀佛三昧海經》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一帙。一五六紙。器。

三九七、《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失譯，在後漢錄。一二六紙。

三九八、《菩薩本行經》三卷，失譯，附東晉錄。上二經十卷一帙。四十七紙。欲。

三九九、《法集經》六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一二七紙。

四〇〇、《觀察諸法行經》四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上二經十卷一帙。六十三紙。難。

四〇一、《菩薩處胎經》五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一一五紙。

四〇二、《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十五紙。

四〇三、《施燈功德經》一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十五紙。量。

四〇四、《央崛魔羅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七十八紙。

四〇五、《無所有菩薩經》四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六十二紙。

四〇六、《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四十紙。墨。

四〇七、《中陰經》二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二十八紙。

四〇八、《大法鼓經》二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三十一紙。

四〇九、《文殊師利問經》二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五十一紙。

四一〇、《月上女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二十九紙。

四一一、《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二卷，失譯，附秦錄。上五經十卷一帙。二十四紙。悲。

四一二、《大乘密嚴經》三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五十六紙。

四一三、《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外國沙門菩提登譯。二十八紙。

四一四、《蓮花面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二十三紙。

四一五、《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讖譯。二

十紙。

四一六、《大乘造像功德經》二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上五經十卷一帙。二十一紙。絲。

四一七、《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三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四十一紙。

四一八、《一字佛頂輪王經》五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一二一紙。

四一九、《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一卷，大唐北天竺三藏寶思惟譯。上三經九卷一帙。十四紙。染。

四二〇、《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大唐沙門懷迪共梵僧於廣州譯。一帙。一四三紙。詩。

四二一、《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大唐中天竺三藏輸波迦羅共一行譯。一三五紙。

四二二、《蘇婆呼童子經》三卷，大唐中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上二經十卷一帙。四十九紙。贊。

四二三、《蘇悉地羯羅經》三卷，大唐中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九十一紙。

四二四、《牟梨曼陀羅咒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三十三紙。

四二五、《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四卷，大唐南天竺三藏金剛智譯。上三經八卷一帙。八十一紙。羔。

四二六、《七佛所說神咒經》四卷，晉代譯，失三藏名。七十三紙。

四二七、《大吉義神咒經》二卷，元魏昭玄統沙門曇曜譯。三十九紙。

四二八、《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十七紙。

四二九、《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二十一紙。

四三〇、《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五紙。

四三一、《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梁錄。四紙。

四三二、《大普賢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三紙。

四三三、《大七寶陀羅尼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一紙。

四三四、《六字大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二紙。

四三五、《安宅神咒經》一卷，後漢失譯。四紙。

四三六、《摩尼羅亶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四紙。

四三七、《玄師颰所說神咒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四三八、《護諸童子陀羅尼咒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四紙。

四三九、《諸佛心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紙。

四四〇、《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四四一、《八名普密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四四二、《持世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四紙。

四四三、《六門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一紙。

四四四、《清淨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上十九經二十三卷一帙。五紙。羊。

四四五、《智炬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三紙。

四四六、《諸佛集會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四紙。

四四七、《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北天竺三藏寶思惟譯。十四紙。

四四八、《百千印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二紙。

四四九、《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四紙。

四五〇、《莊嚴王陀羅尼咒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四紙。

四五一、《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二紙。

四五二、《一切功德莊嚴王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十四紙。

四五三、《拔除罪障咒王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三紙。

四五四、《善夜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三紙。

四五五、《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大唐中

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四紙。

四五六、《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大唐南天竺三藏金剛智譯。十一紙。

四五七、《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大唐南天竺三藏金剛智譯。九紙。

四五八、《佛地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十三紙。

四五九、《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六紙。

四六〇、《出生菩提心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一紙。

四六一、《佛印三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四六二、《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一卷，西晉居士聶道眞譯。四紙。

四六三、《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西晉居士聶道眞譯。十一紙。

四六四、《千佛因緣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十八紙。

四六五、《賢首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三紙。

四六六、《月明菩薩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四六七、《心明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三紙。

四六八、《滅十方冥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紙。

四六九、《鹿母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三紙。

四七〇、《魔逆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二十六經二十六卷二帙十三紙。景。

四七一、《德光太子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十九紙。

四七二、《大意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五紙。

四七三、《堅固女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六紙。

四七四、《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十七紙。

四七五、《諸法最上王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二十三紙。

四七六、《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那提譯。五紙。

四七七、《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那提譯。六紙。

四七八、《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四紙。

四七九、《佛臨涅槃記法住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五紙。

四八〇、《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十六紙。

四八一、《差摩婆帝受記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三紙。

四八二、《不增不減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七紙。

四八三、《造塔功德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二紙。

四八四、《右繞佛塔功德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三紙。

四八五、《大乘四法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八紙。

四八六、《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一卷，大唐天后代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四紙。

四八七、《大乘流轉諸有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三紙。

四八八、《妙色王因緣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四紙。

四八九、《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一紙。

四九〇、《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一卷，大唐至相寺沙門釋智嚴譯。四紙。

四九一、《般泥洹後灌臘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紙。

四九二、《八部佛名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上二十二經二十二卷一帙。三紙。行

四九三、《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一卷，後漢臨淮沙門嚴佛調譯。三紙。

四九四、《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一卷，北涼高昌沙門釋法盛譯。十一紙。

四九五、《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一卷，失譯，附三秦錄。八紙。

四九六、《獅子月佛本生經》一卷，失譯，附三秦錄。七紙。

四九七、《長者法志妻經》一卷，失譯，附涼錄。三紙。

四九八、《薩羅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四紙。

四九九、《十吉祥經》一卷，失譯，附秦錄。二紙。

五〇〇、《長者女庵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一卷，失譯，附梁錄。六紙。

五〇一、《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一卷，失譯，附梁錄。五紙。

五〇二、《金剛三昧經》二卷，北涼失譯。二十七紙。

五〇三、《法滅盡經》一卷，失譯，附宋錄。三紙。

五〇四、《甚深大回向經》二卷，失譯，附宋錄　四紙

五〇五、《天王太子辟羅經》一卷，失譯，附秦錄　二紙

五〇六、《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失譯，附涼錄　三十二紙

五〇七、《八大人覺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一紙

五〇八、《三品弟子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二紙

五〇九、《四輩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三紙

五一〇、《當來變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紙

五一一、《過去佛分衛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紙

五一二、《十二頭陀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五紙

五一三、《樹提伽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三紙

五一四、《長壽王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　六紙

五一五、《法常住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上二十三經二十五卷一帙　二紙　維

菩薩調伏藏二十六部五十四卷五帙

五一六、《菩薩地持經》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一帙　一八六紙　賢

五一七、《菩薩善戒經》九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等譯　一八〇紙

五一八、《淨業障經》一卷，失譯，附秦錄。上二經十卷一帙　十五紙　克

五一九、《優婆塞戒經》七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一三一紙

五二〇、《梵網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三十六紙

五二一、《受十善戒經》一卷，後漢失譯　上三經十卷一帙　十六紙　念

五二二、《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三十九紙

五二三、《佛藏經》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七十紙

五二四、《菩薩戒本》一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十一紙

五二五、《菩薩戒本》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十八紙

五二六、《菩薩戒羯磨文》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六紙

五二七、《菩薩善戒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　上六經十卷一帙　十五紙　作

五二八、《菩薩內戒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　十八紙

五二九、《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　十五紙

五三〇、《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十三紙

五三一、《清淨毗尼方廣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十七紙

五三二、《寂調音所問經》一卷，宋沙門釋法海譯　十八紙

五三三、《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十三紙

五三四、《菩薩五法懺悔文》一卷，失譯，附梁錄　二紙

五三五、《菩薩藏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十紙

五三六、《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經》一卷，西晉清信士聶道眞譯　七紙

五三七、《菩薩受齋經》一卷，西晉清信士聶道眞譯　三紙

五三八、《文殊悔過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十一紙

五三九、《舍利弗悔過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五紙

五四〇、《法律三昧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七紙

五四一、《十善業道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上十四經十四卷一帙　六紙　聖

菩薩對法藏九十七部五一八卷五十帙

大乘釋經論二十一部一五五卷十五帙

五四二、《大智度論》一百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十帙　二〇八五紙　德—谷

五四三、《十地經論》十二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等譯　一帙　二四六紙　傳

五四四、《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一二八紙

五四五、《大寶積經論》四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八十四紙

五四六、《寶髻菩薩四法經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等譯　上三論十卷一帙　十二紙　聲

五四七、《佛地經論》七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一一七紙

五四八、《金剛般若論》二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三十紙

五四九、《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　上三論十卷一帙　四紙　虛

五五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三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四十八紙

五五一、《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三卷，大唐三藏義淨譯　三十三紙

五五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三十三紙

五五三、《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二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三十紙

五五四、《妙法蓮花經論》一卷，元魏中天竺三藏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譯　上五論十一卷一帙　二十五紙　堂

五五五、《法華經論》二卷，元魏北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　三十紙

五五六、《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五十九紙

五五七、《涅槃論》一卷，沙門達磨菩提譯，不知年代　十紙

五五八、《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　六紙

五五九、《遺教經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二十六紙

五六〇、《無量壽經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七紙

五六一、《三具足經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等譯　十八紙

五六二、《轉法輪經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等譯　上八論十二卷一帙　十紙　習

大乘集義論七十六部三六三卷三十五帙

五六三、《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十帙　一八一七紙　聽一尺

五六四、《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二帙　三三七紙　璧、非

五六五、《瑜伽師地論釋》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十九紙

五六六、《顯揚聖教論頌》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十三紙

五六七、《王法正理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二十紙

五六八、《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七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上四論十卷二帙　一〇三紙　寶

五六九、《大乘阿毗達磨雜論》十六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二五五紙

五七〇、《中論》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上二論二十卷二帙　九十八紙　寸、陰

五七一、《般若燈論釋》十五卷，大唐天竺三藏波羅頗蜜多羅譯　二五二紙

五七二、《十二門論》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十四紙

五七三、《十八空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二十二紙

五七四、《百論》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四十三紙

五七五、《廣百論本》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上五論二十卷二帙　八紙　是、竟

五七六、《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一帙　一九七紙　資

五七七、《十住毗婆沙論》十四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七六紙

五七八、《菩提資糧論》六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上二論二十卷二帙　六十七紙　父、事

五七九、《大乘莊嚴論經論》十三卷，大唐天竺三藏波羅頗蜜多羅譯　一帙　二〇五紙　君

五八〇、《大莊嚴論經》十五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〇九紙

五八一、《順中論》二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三十二紙

五八二、《攝大乘論》三卷，隋天竺三藏眞諦譯　上三論二十卷二帙　五十九紙　曰、嚴

五八三、《攝大乘論》二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四十四紙

五八四、《攝大乘論本》三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六十一紙

五八五、《攝大乘論釋》十五卷，隋天竺三藏眞諦譯　上三論二十卷二帙　三二七紙　與、敬

五八六、《攝大乘論釋論》十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一帙　一五六紙　孝

五八七、《攝大乘論釋》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世親釋）　一帙　一七六紙　當

五八八、《攝大乘論釋》十卷，天竺三藏玄奘譯（無性釋）。一帙。十六紙　竭

五八九、《佛性論》四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八十三紙。

五九〇、《決定藏論》三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五十三紙

五九一、《辯中邊論頌》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五紙

五九二、《中邊分別論》二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上四論十卷一帙

三十八紙　力。

五九三、《辯中邊論》三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十九紙

五九四、《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元魏天竺三藏勒那摩提譯。八十紙

五九五、《業成就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等譯。十二紙。

五九六、《大乘成業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十七紙

五九七、《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上五論十卷一帙。

十五紙　忠

五九八、《因明正理門論》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十六紙。

五九九、《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六紙

六〇〇、《顯識論》一卷，天竺三藏眞諦譯。十九紙。

六〇一、《轉識論》一卷，天竺三藏眞諦譯。三紙。

六〇二、《唯識論》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十九紙。

六〇三、《唯識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十一紙。

六〇四、《唯識二十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十紙。

六〇五、《成唯識寶生論》五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六十五紙。

六〇六、《唯識三十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上九論十三卷一帙

二紙　則。

六〇七、《成唯識論》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一帙。一七五紙　盡。

六〇八、《大丈夫論》二卷，北涼沙門釋道泰譯。三十四紙。

六〇九、《入大乘論》二卷，北涼沙門釋道泰譯。四十一紙

六一〇、《大乘掌珍論》二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十三紙。

六一一、《大乘五蘊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八紙

六一二、《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十三紙

六一三、《寶行王正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十九紙

六一四、《大乘起信論》一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上七論十卷一帙

二十五紙　命

六一五、《大乘起信論》二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二十

四紙

六一六、《發菩提心論》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二十八紙

六一七、《三無性論》二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三十五紙

六一八、《方便心論》一卷，元魏西域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十七紙

六一九、《如實論》一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二十三紙。

六二〇、《無相思塵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三紙。

六二一、《觀所緣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紙。

六二二、《觀所緣論釋》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上八論十一卷一帙。

十三紙　臨

六二三、《迴諍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等譯。二十五紙。

六二四、《緣生論》一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等譯。十一紙

六二五、《十二因緣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四紙。

六二六、《壹輸盧迦論》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三紙。

六二七、《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六二八、《百字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八紙。

六二九、《解捲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二紙。

六三〇、《掌中論》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三紙。

六三一、《取因假設論》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九紙。

六三二、《觀總相論頌》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一紙。

六三三、《止觀門論頌》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四紙

六三四、《手杖論》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七紙。

六三五、《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九紙。

六三六、《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大唐天后代于闐三藏提曇般若譯

六紙。

六三七、《破外道小乘四宗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六紙

六三八、《破外道小乘涅槃論》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上十

六論十六卷一帙。五紙　深。

聲聞契經藏二四〇部六一八卷四十八帙
小乘經重單合譯一五三部三九四卷三十一帙
四阿含經
六三九、《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二帙　四三二紙　履、薄
六四〇、《中阿含經》六十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六帙　一一四六紙　夙—蘭
六四一、《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五帙　八一〇紙　斯—之
六四二、《雜阿含經》五十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五帙　一〇九六紙　盛—息
六四三、《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失譯，附秦錄　二帙　三〇九紙　淵、澄
六四四、《佛般泥洹經》二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四十七紙
六四五、《大般涅槃經》三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　五十一紙
六四六、《般泥洹經》二卷，失譯，附東晉錄　四十四紙
六四七、《人本欲生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十五紙
六四八、《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四紙
六四九、《梵志阿颰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十四紙
六五〇、《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二十一紙
六五一、《寂志果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上八經十二卷一帙　十六紙　取
六五二、《起世經》十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一帙　一六七紙　映
六五三、《起世因本經》十卷，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　一帙　一七〇紙　容
六五四、《樓炭經》六卷，西晉沙門釋法立共法炬譯　一〇三紙
六五五、《長阿含十報法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二十七紙
六五六、《中本起經》二卷，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上三經十卷一帙　四十七紙　止
六五七、《七知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一紙
六五八、《鹹水喻經》一卷，失譯，今附西晉錄　二紙
六五九、《一切流攝守因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五紙
六六〇、《四諦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九紙
六六一、《恆水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四紙
六六二、《本相倚致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三紙
六六三、《緣本致經》二卷，失譯，附東晉錄　三紙
六六四、《頂生王故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六紙
六六五、《文陀竭王經》一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四紙
六六六、《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　三紙
六六七、《鐵城泥犁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五紙
六六八、《古來世時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　五紙
六六九、《阿那律八念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　四紙
六七〇、《離睡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三紙
六七一、《是法非法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四紙
六七二、《求欲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十紙
六七三、《受歲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四紙
六七四、《梵志計水淨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　二紙
六七五、《苦陰經》一卷，失譯，附後漢錄　五紙
六七六、《釋摩男本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四紙
六七七、《苦陰因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六紙
六七八、《樂想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二紙
六七九、《漏分布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七紙
六八〇、《阿耨風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六紙
六八一、《諸法本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一紙
六八二、《瞿曇彌記果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　七紙
六八三、《瞻婆比丘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四紙
六八四、《伏淫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三紙
六八五、《魔嬈亂經》一卷，失譯，在後漢錄　八紙
六八六、《弊魔試目連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上三十經三十

卷一帙　五紙　若

六八七、《賴吒和羅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十一紙。

六八八、《善生子經》一卷，西晉沙門支法度譯。七紙。

六八九、《數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四紙。

六九〇、《梵志頞羅延問種尊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七紙。

六九一、《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四紙。

六九二、《須達經》一卷，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四紙。

六九三、《佛爲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一卷，失譯，附宋錄。四紙。

六九四、《梵摩喻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九紙。

六九五、《尊上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紙。

六九六、《鸚鵡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九紙。

六九七、《兜調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四紙。

六九八、《意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三紙。

六九九、《應法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四紙。

七〇〇、《泥梨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十二紙。

七〇一、《優波夷墮舍迦經》一卷，失譯，附宋錄。三紙。

七〇二、《齋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七〇三、《鞞摩肅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四紙。

七〇四、《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四紙。

七〇五、《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七〇六、《邪見經》一卷，失譯，附宋錄。二紙。

七〇七、《箭喻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四紙。

七〇八、《普法義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九紙。

七〇九、《廣義法門經》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九紙。

七一〇、《戒德香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七一一、《四人出現世間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四紙。

七一二、《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三紙。

七一三、《須摩提女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六紙。

七一四、《婆羅門避死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一紙。

七一五、《食施獲五福報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紙。

七一六、《頻毗婆羅王詣佛供養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五紙。

七一七、《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三紙。

七一八、《鴦掘魔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三十二經三十二卷一帙　六紙　思。

七一九、《鴦崛髻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六紙。

七二〇、《力士移山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紙。

七二一、《四未曾有法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紙。

七二二、《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三紙。

七二三、《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曹魏失譯。四紙。

七二四、《放牛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四紙。

七二五、《緣起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紙。

七二六、《十一想思念如來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一紙。

七二七、《四泥梨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七二八、《阿那邠邱化七子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四紙。

七二九、《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七紙。

七三〇、《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四紙。

七三一、《國王不梨先尼十夢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五紙。

七三二、《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四紙。

七三三、《阿難同學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七三四、《五蘊皆空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一紙。

七三五、《七處三觀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七紙。

七三六、《聖法印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紙。

七三七、《雜阿含經》一卷，失譯，在魏吳錄。二十一紙。

七三八、《五陰譬喻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七三九、《水沫所漂經》一卷，東晉西域三藏竺曇無蘭譯。二紙。

七四〇、《不自守意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一紙。

七四一、《滿願子經》一卷，晉代失譯。二紙。

按：《高麗藏》之《入藏錄》本經下另有《花積陀羅尼雜須經》一卷，二紙，並注云：『此經在藏見闕，無處訪本。』但《廣錄》中無載，其餘諸藏之《入藏錄》及《廣錄》中均無載。則該經在智昇時既未眞正入藏，其後亦未曾入藏，故本目錄亦不載。

七四二、《轉法輪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七四三、《三轉法輪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五紙。

七四四、《八正道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七四五、《難提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四紙。

七四六、《馬有三相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一紙。

七四七、《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一紙。

七四八、《相應相可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二紙。

七四九、《治禪病秘要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上三十一經三十一卷一帙。二十八紙。言。

七五〇、《摩登女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七五一、《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三紙。

七五二、《摩登伽經》三卷，吳天竺三藏竺律炎共支謙譯。三十四紙。

七五三、《舍頭諫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六紙。

七五四、《鬼問目連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四紙。

七五五、《雜藏經》一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九紙。

七五六、《餓鬼報應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五紙。

七五七、《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五紙。

七五八、《慢法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二紙。

七五九、《阿難分別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五紙。

七六〇、《五母子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二紙。

七六一、《沙彌羅經》一卷，失譯，在三秦錄。二紙。

七六二、《玉耶女經》一卷，失譯，在西晉錄。三紙。

七六三、《玉耶經》一卷，東晉西域三藏竺曇無蘭譯。五紙。

七六四、《阿遬達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二紙。

七六五、《修行本起經》二卷，後漢西域沙門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上十六經十九卷一帙。三十二紙。辭。

七六六、《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十一紙。

七六七、《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九十五紙。

七六八、《法海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三紙。

七六九、《海八德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三紙。

七七〇、《四十二章經》一卷，後漢天竺沙門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七紙。

七七一、《奈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七紙。

七七二、《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六紙。

七七三、《龍王兄弟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二紙。

七七四、《長者音悅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上九經十三卷一帙。五紙。安。

七七五、《禪秘要經》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八十四紙。

七七六、《七女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六紙。

七七七、《八師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七七八、《越難經》一卷，西晉清信士竺法承遠譯。二紙。

七七九、《所欲致患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六紙。

七八〇、《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五紙。

七八一、《五苦章句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十三紙。

七八二、《堅意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七八三、《淨飯王涅槃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六紙。

七八四、《進學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一紙。

七八五、《得道遞蹬錫杖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三紙。

七八六、《貧窮老公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三紙。

七八七、《三摩竭經》一卷，吳天竺沙門竺律炎譯。八紙。

七八八、《瓶沙王五願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七紙。

七八九、《琉璃王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上十五經十七卷一帙。七紙。定。

七九〇、《生經》五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一〇九紙。

七九一、《義足經》二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上二經七卷一帙。四十紙。篤。

小乘經單譯八十七部二二四卷十七帙

七九二、《正法念處經》七十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七帙。一二〇五紙。初—令。

七九三、《佛本行集經》六十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六帙。八七七紙。榮—甚。

七九四、《本事經》七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九十五紙。

七九五、《興起行經》二卷，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三十一紙。

七九六、《業報差別經》一卷，隋洋川郡守瞿曇法智譯。上三經十卷一帙。十五紙。無。

七九七、《大安般守意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十紙。

七九八、《陰持入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十二紙。

七九九、《處處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五紙。

八〇〇、《罵意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五紙。

八〇一、《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五紙。

八〇二、《出家緣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八〇三、《阿鈴正行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四紙。

八〇四、《十八泥梨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六紙。

八〇五、《法受塵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一紙。

八〇六、《禪行法想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一紙。

八〇七、《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八〇八、《犍陀國王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八〇九、《須摩提長者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八紙。

八一〇、《阿難四事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八一一、《末生怨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八一二、《四願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八一三、《黑氏梵志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八一四、《猘狗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二紙。

八一五、《分別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紙。

八一六、《八關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一七、《阿鳩留經》一卷，失譯，附漢錄。四紙。

八一八、《孝子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上二十二經二十四卷一帙。二紙。竟。

八一九、《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十一紙。

八二〇、《大迦葉本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紙。

八二一、《四自侵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五紙。

八二二、《羅云忍辱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三紙。

八二三、《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二紙。

八二四、《沙曷比丘功德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三紙。

八二五、《時非時經》一卷，外國法師若羅嚴譯。二紙。

八二六、《自愛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五紙。

八二七、《中心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五紙。

八二八、《見正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八紙。

八二九、《大魚事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八三〇、《阿難七夢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一紙。

八三一、《阿離阿那含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二紙。

八三二、《燈指因緣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九紙。

八三三、《婦人遇辜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二紙。

八三四、《四天王經》一卷，宋涼州沙門釋智嚴共寶雲譯。三紙。

八三五、《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四紙。

八三六、《十二品生死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一紙。

八三七、《罪福報應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四紙。

八三八、《五無返復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三九、《佛大僧大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七紙。

八四〇、《耶祇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四一、《末羅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四二、《摩達國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四三、《旃陀越國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四四、《五恐怖世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二紙。
八四五、《弟子死復生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六紙。
八四六、《懈怠耕者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二紙。
八四七、《辯意長者子經》一卷，元魏沙門釋法場譯。九紙。
八四八、《無垢優婆夷問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上三十經三十卷一帙。三紙。學。
八四九、《賢者五福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一紙。
八五〇、《天請問經》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紙。
八五一、《僧護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十紙。
八五二、《護淨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紙。
八五三、《木槵子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紙。
八五四、《無上處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一紙。
八五五、《盧志長者因緣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十紙。
八五六、《五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五紙。
八五七、《出家功德經》一卷，失譯，附三秦錄。五紙。
八五八、《栴檀樹經》一卷，失譯，附漢錄。三紙。
八五九、《頻多和多耆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二紙。
八六〇、《普達王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四紙。
八六一、《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三紙。
八六二、《鬼子母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四紙。
八六三、《梵摩難國王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二紙。
八六四、《父母恩難報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八六五、《孫多耶致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三紙。
八六六、《新歲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六紙。
八六七、《羣牛譬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二紙。
八六八、《九橫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八六九、《禪行三十七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三紙。
八七〇、《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一紙。
八七一、《比丘聽施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三紙。
八七二、《身觀經》一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二紙。
八七三、《無常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三紙。
八七四、《八無暇有暇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七紙。
八七五、《長爪梵志請問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三紙。
八七六、《譬喻經》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二紙。
八七七、《略教誡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二紙。
八七八、《療痔病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上三十經三十卷一帙。二紙。優。
聲聞調伏藏五十四部四四六卷四十五帙。
八七九、《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四帙。九九七紙。登—職。
八八〇、《十誦律》六十一卷，姚秦三藏弗若多羅等譯，六帙。一四三〇紙。從—堂。
八八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五帙。八七五紙。去—樂。
八八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比丘尼毗奈耶》二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二帙。三五九紙。殊、貴。
八八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四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四帙。六四四紙。賤—尊。
八八四、《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一帙。一二五紙。卑。
八八五、《五分律》三十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三帙。五九七紙。上—下。
八八六、《四分律》六十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六帙。一三一五紙。睦—外。
八八七、《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二十紙。
八八八、《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東晉平陽沙門法顯共覺賢譯。三十五紙。
八八九、《十誦比丘戒本》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二十六紙。
八九〇、《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宋長干寺沙門釋法穎集出。二十六紙。

八九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　二十八紙。

八九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比丘尼戒經》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　二十八紙。

八九三、《五分比丘戒本》一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等譯　上七經七卷一帙。二十二紙。受。

八九四、《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梁沙門釋明微集。二十九紙。

八九五、《四分比丘戒本》一卷，大唐沙門懷素依律集出。二十四紙

八九六、《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大唐沙門懷素依律集出。三十紙

八九七、《四分僧戒本》一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譯。二十三紙。

八九八、《解脫戒本》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二十二紙。

八九九、《沙彌十戒法並威儀》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二十一紙。

九〇〇、《沙彌威儀》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九紙。

九〇一、《沙彌尼離戒文》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四紙

九〇二、《沙彌尼戒經》一卷，失譯，在後漢錄。五紙。

九〇三、《舍利弗問經》一卷，失譯，在東晉錄，上十經十卷一帙　十一紙。

九〇四、《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一帙。一四六紙。訓。

九〇五、《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一卷，失譯，附宋錄。二十二紙。

九〇六、《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一卷，宋沙門釋僧璩依律撰出。二十四紙。

九〇七、《優波離問佛經》一卷，失譯，在後漢錄。二十三紙。

九〇八、《五分羯磨》一卷，大唐大開業寺沙門釋愛同集。三十一紙

九〇九、《四分雜羯磨》一卷，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三十四紙。

九一〇、《曇無德羯摩》一卷，曹魏安息三藏曇諦譯。三十七紙。

九一一、《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上七經七卷一帙。十五紙。入。

九一二、《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卷，大唐崇義寺沙門釋道宣集。四十七紙。

九一三、《四分僧羯磨》三卷，大唐西太原寺沙門懷素依律集出。八十紙

九一四、《四分尼羯磨》三卷，大唐西太原寺沙門懷素依律集出。上三經七卷一帙。七十紙。奉。

九一五、《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失譯，附北涼錄。三十一紙

九一六、《迦葉禁戒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三紙

九一七、《犯戒報應輕重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二紙。

九一八、《戒消災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四紙。

九一九、《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十四紙。

九二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五卷，大唐三藏義淨譯。七十一紙。

九二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攝頌》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六紙。

九二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攝頌》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八紙。

九二三、《五百問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上九經十四卷一帙　三十三紙　母。

九二四、《根本薩婆多部律攝》二十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二帙。二七七紙。儀、諸。

九二五、《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譯。一八八紙。姑

九二六、《鼻奈耶律》十卷，姚秦沙門竺佛念於苻秦代譯，一帙。一五五紙。伯。

九二七、《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譯。三五八紙。

九二八、《佛阿毗曇經》二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上二經二十卷二帙。四十五紙。叔、猶。

九二九、《毗尼母經》八卷，失譯，附秦錄。一五六紙。

九三〇、《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上二經十卷一帙。四十二紙　子。

九三一、《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失譯，附秦錄。一八七紙。

九三二、《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上二經十卷。
帙　二十四紙　比
聲聞對法藏三十六部六九八卷七十二帙
九三三、《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苻秦罽賓三藏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　三帙　四六一紙　兒—懷
九三四、《阿毗達磨發智論》二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帙　三五八紙　兄、弟。
九三五、《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一帙　一八九紙　同。
九三六、《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帙　二七八紙　氣、連
九三七、《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二六五紙
九三八、《阿毗達磨界身足論》三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上二論十九卷二帙　三十九紙　枝、交
九三九、《阿毗達磨品類足論》十八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五五紙
九四〇、《衆事分阿毗曇論》十二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共菩提耶舍譯。上二論三十卷三帙。二一八紙　安—分。
九四一、《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十卷，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八帙　二二九六紙　切—慈
九四二、《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二十帙　三一六九紙　隱—動。
九四三、《阿毗達磨俱舍釋論》二十二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四七一紙
九四四、《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上二論二十三卷三帙　二十三紙　神—守
九四五、《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三帙　四六五紙　眞—滿。
九四六、《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八帙　一三九四紙　逐—操
九四七、《阿毗達磨顯宗論》四十卷，大唐三藏玄奘譯，四帙　六一四紙　好　糜
九四八、《阿毗曇心論》四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六十九紙
九四九、《法勝阿毗曇心論經》六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共法智譯。上二論十卷一帙　二〇五紙　都。
九五〇、《雜阿毗曇心論》十一卷，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等譯　二七九紙
九五一、《阿毗曇甘露味論》二卷，曹魏代譯，失三藏名。四十六紙。
九五二、《隨相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上三論十四卷二帙。三十四紙　邑、華
九五三、《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十卷，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二六二紙
九五四、《三法度論》二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四十九紙
九五五、《入阿毗達磨論》二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上三論十四卷二帙　二十八紙。夏、東
九五六、《成實論》二十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二帙　三九八紙　西、二
九五七、《大毗婆沙論》十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一帙　一六四紙　京
九五八、《解脫道論》十二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一帙　一九七紙　背
九五九、《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譯　六〇四紙
九六〇、《五事毗婆沙論》二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上二論二十四卷三帙　二十四紙　氓—洛
九六一、《毗婆沙論》十四卷，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　三三四紙
九六二、《三彌底部論》三卷，失譯，附秦錄。上二論十七卷二帙　三十六紙。浮、渭
九六三、《分別功德論》四卷，失譯，在後漢錄。七十一紙
九六四、《四諦論》四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七十五紙

九六五、《辟支佛因緣論》二卷，失譯，附秦錄　二十紙

九六六、《十八部論》一卷，失譯，附秦錄　六紙

九六七、《部執異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九紙

九六八、《異部宗輪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　上六論十三卷一帙　八紙

據

賢聖傳記錄一〇八部五四一卷五十七帙

梵本翻譯集傳六十八部一七三卷十五帙

九六九、《佛所行讚經傳》五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九十紙

九七〇、《佛本行經》七卷，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　上二集十二卷一帙　一一三紙。經。

九七一、《撰集百緣經》十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一帙　一五〇紙　宮

九七二、《出曜經》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於苻秦代譯　四八四紙。

九七三、《賢愚經》十三卷，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上二集三十三卷四帙　二八三紙　殿一樓

九七四、《道地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十八紙

九七五、《修行道地經》六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一三五紙。

九七六、《僧伽羅刹所集經》三卷，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　上三集十卷一帙　八十五紙　觀。

九七七、《百喻經》四卷，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　四十六紙

九七八、《菩薩本緣經》三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五十四紙

九七九、《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三卷，大唐至相寺沙門釋智嚴譯　上三集十卷一帙　八十一紙　飛

九八〇、《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八十二紙

九八一、《坐禪三昧經》三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五十紙。

九八二、《佛醫經》一卷，吳天竺沙門竺律炎共支越譯　五紙。

九八三、《惟日雜難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十五紙。

九八四、《佛般泥洹摩訶迦葉赴佛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二紙

九八五、《菩薩呵色欲法》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一紙

九八六、《四品學法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二紙

九八七、《佛入涅槃密跡金剛力士哀戀經》一卷，失譯，附秦錄　六紙

九八八、《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　五紙

九八九、《佛治身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　一紙

九九〇、《治意經》一卷，失譯，附西晉錄　上十一集十八卷一帙　一紙　驚

九九一、《雜寶藏經》八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一五三紙

九九二、《那先比丘經》二卷，失譯，在東晉錄　上二集十卷一帙　三十一紙　圖

九九三、《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二十三紙。

九九四、《達摩多羅禪經》二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五十一紙

九九五、《禪法要解》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三十四紙

九九六、《禪要呵欲經》一卷，後漢失譯　四紙。

九九七、《內身觀章句經》一卷，後漢失譯　二紙。

九九八、《法觀經》二卷，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六紙。

九九九、《思惟略要法》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十紙

一〇〇〇、《十二遊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迦譯　六紙

一〇〇一、《舊雜譬喻經》二卷，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　三十七紙。

一〇〇二、《雜譬喻經》一卷，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讖譯　上十集十三卷一帙　九紙　寫

一〇〇三、《雜譬喻經》二卷，失譯，在後漢錄　二十五紙

一〇〇四、《雜譬喻經》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十八紙

按：《高麗藏》之《廣錄》本經作二卷，下面本帙之合帙記錄亦爲。上四集十五卷同帙。但諸藏之《入藏錄》本經均爲一卷，合帙記錄亦作。四集十四卷同帙。且《資福藏》、《普寧藏》、《嘉興藏》三藏之《廣錄》本經雖也作二卷，但合帙記錄卻爲。上四集十四卷合帙。故此，本經應作一卷爲是

一〇〇五、《阿育王譬喻經》二卷，失譯，附東晉錄　七紙

一〇〇六、《阿育王經》十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上四集十四卷。一一一紙。禽。

一〇〇七、《阿育王傳》七卷，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一〇〇紙。

一〇〇八、《阿育王息壞目因緣傳》一卷，苻秦天竺三藏曇摩難提於姚秦代譯。二十六紙。

一〇〇九、《四阿含暮抄解》二卷，苻秦西域沙門鳩摩羅什佛提等譯。上三集十卷一帙。三十六紙。獸。

一〇一〇、《法句經》二卷，吳(月)(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三十四紙。

一〇一一、《法句譬喻經》四卷，西晉沙門釋法立共法炬譯。九十五紙。

一〇一二、《迦葉結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八紙。

一〇一三、《撰集三藏及雜藏傳》一卷，失譯，附東晉錄。八紙

一〇一四、《三慧經》一卷，失譯，附北涼錄。十二紙。

一〇一五、《阿毗曇五法行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十一紙。

一〇一六、《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後漢安息優婆塞安玄共嚴佛調譯。八紙。

一〇一七、《小道地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四紙。

一〇一八、《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二紙。

一〇一九、《六菩薩名》一卷，後漢失譯。一紙。

一〇二〇、《一百五十讚佛頌》一卷，大唐三藏義淨譯。六紙。

一〇二一、《讚觀世音菩薩頌》一卷，大唐天后代佛授記寺沙門釋慧智譯。上十二集十六卷一帙。四紙。畫。

一〇二二、《無明羅剎集》一卷，失譯，附秦錄。二十三紙

一〇二三、《馬鳴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三紙

一〇二四、《龍樹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三紙

一〇二五、《提婆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四紙

一〇二六、《婆藪槃豆法師傳》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十紙。

一〇二七、《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九紙。

一〇二八、《勸發諸王要偈》一卷，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譯。六紙。

一〇二九、《龍樹菩薩勸誡王頌》一卷，大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六紙

一〇三〇、《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八紙。

一〇三一、《請賓頭羅法》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八紙。

一〇三二、《分別業報略》一卷，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譯。八紙。

一〇三三、《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一卷，失譯，附宋錄。九紙。

一〇三四、《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七紙。

一〇三五、《金七十論》三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五十三紙。

一〇三六、《勝宗十句義論》一卷，大唐三藏玄奘譯。上十五集十七卷一帙十一紙。彩。

此方撰述集傳四十部三六八卷四十二帙。

一〇三七、《釋迦譜》十卷，蕭齊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二三八紙。

一〇三八、《釋迦氏略譜》一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四十三紙。

一〇三九、《釋迦方志》二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上三集十三卷二帙。八十四紙。仙、靈。

一〇四〇、《經律異相》五十卷，梁天監十五年敕沙門寶唱等撰，五帙。八、二七紙。丙一甲

一〇四一、《陀羅尼雜集》十卷，未詳撰者，附梁錄，一帙。一八八紙。帳。

一〇四二、《諸經要集》二十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玄惲撰，三帙。五八二紙。對一肆。

一〇四三、《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三一四紙

一〇四四、《衆經目錄》七卷，隋開皇十四年敕翻經沙門法經等撰。上二集二十二卷二帙。六十三紙。筵、設。

一〇四五、《開皇三寶錄》十五卷，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三〇八紙

一〇四六、《衆經目錄》五卷，隋仁壽二年敕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上二集二十卷二帙。八十四紙。席、鼓。

一〇四七、《大唐內典錄》十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一帙。二二〇紙。瑟。

一〇四八、《續大唐內典錄》一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二十五紙

一〇四九、《古今譯經圖記》四卷，大唐翻經沙門釋靖邁撰。六十紙。

一〇五〇、《續古今譯經圖記》一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十六紙

一〇五一、《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大唐天后敕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上四集二十一卷二帙。二九七紙。吹、笙。

一〇五二、《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二帙五四五紙。升、階。

按：《高麗藏》之《入藏錄》本經作三帙，但《廣錄》卻作二帙。其餘諸藏之《入藏錄》與《廣錄》都作二帙。故此處應爲二帙

一〇五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大唐翻經沙門釋玄應撰。七六八紙

一〇五四、《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二卷，大唐淨法寺沙門釋慧苑撰。上二集二十七卷四帙。四十九紙。納—轉

一〇五五、《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大唐三藏玄奘撰。二三四紙。

一〇五六、《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九十九紙。

一〇五七、《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上三集十七卷二帙。三十紙。疑、星

一〇五八、《東夏三寶感通錄》三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九十七紙。

一〇五九、《集沙門不拜俗儀》六卷，大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撰。上二集九卷一帙。九十七紙。右

一〇六〇、《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大唐西太原寺沙門釋慧立撰，一帙。一七〇紙。通。

一〇六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大唐三藏義淨撰。三十五紙。

一〇六二、《法顯傳》一卷，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遊天竺事。二十九紙

一〇六三、《高僧傳》十四卷，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上三集十七卷二帙。二九〇紙。廣、內

一〇六四、《續高僧傳》三十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四帙。七三〇紙。左—明

一〇六五、《辯正論》八卷，唐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撰，一帙。一七一紙。既

一〇六六、《破邪論》二卷，唐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撰。四十五紙。

一〇六七、《甄正論》三卷，大唐天后代佛授記寺沙門玄嶷撰。三十六紙。

一〇六八、《十門辯惑論》二卷，大唐大興善寺沙門釋復禮撰。二十七紙。

一〇六九、《弘明集》十四卷，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上四集二十一卷二帙。二八九紙。集、墳。

一〇七〇、《廣弘明集》三十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四帙。七七〇紙。典—羣。

一〇七一、《集諸經禮懺儀》二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五十紙。

一〇七二、《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大唐三藏義淨撰。八十七紙。

一〇七三、《比丘尼傳》四卷，梁莊嚴寺沙門釋寶唱撰。四十二紙。

一〇七四、《別說罪要行法》一卷，大唐三藏義淨撰。四紙。

一〇七五、《受用三水要法》一卷，大唐三藏義淨撰。四紙。

一〇七六、《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大唐三藏義淨撰。上六集十三卷一帙。二紙。英。

《中華大藏經》簡目

第〇〇一冊

〇〇〇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第〇〇二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〇〇三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〇〇四冊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〇〇五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〇〇六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〇〇七册

〇〇〇二

《放光般若經》二十卷，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譯。第一頁

〇〇〇三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七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共僧叡譯　第二八四頁。

〇〇〇四

《光讚經》，十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〇〇頁

〇〇〇五

《摩訶般若鈔經》，五卷，秦天竺沙門曇摩蜱共竺佛念譯。第八三六頁

〇〇〇六

《道行般若經》，十卷，後漢月氏國三藏支婁迦讖譯。第八八九頁

第〇〇八册

〇〇〇七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一頁。

〇〇〇八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陳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第一〇九頁

〇〇〇九

《大明度經》六卷，南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一八〇頁

〇〇一〇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卷，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第二四八頁

〇〇一一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梁扶南國三藏僧伽婆羅譯　第二六二頁

〇〇一二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二卷，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　第二七九頁

〇〇一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二九八頁

〇〇一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三〇六頁

〇〇一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別本）》一卷，元魏留支三藏譯　第三一五頁

〇〇一六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三二二頁

〇〇一七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隋大業中三藏達磨笈多譯。第三三二頁

〇〇一八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三四〇頁

〇〇一九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三藏沙門義淨譯。第三五〇頁

〇〇二〇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三五七頁

〇〇二一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三七七頁

〇〇二二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第三七九頁。

〇〇二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三八四頁

〇〇二四

《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第三六七頁

第〇〇九册

〇〇二五
《大方廣三戒經》三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第四七七頁
〇〇二六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四卷，後漢月氏國三藏支樓迦讖譯　第五一〇頁。
〇〇二七
《佛說阿彌陀經（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二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五五二頁。
〇〇二八
《佛說無量壽經》二卷，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　第五八九頁
〇〇二九
《阿閦佛國經》二卷，後漢月氏國三藏支婁迦讖譯　第六一六頁
〇〇三〇
《佛說大乘十法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第六四二頁
〇〇三一
《佛說普門品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六五四頁。
〇〇三二
《佛說普門品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六六六頁。
〇〇三三
《佛說胞胎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七二頁。
〇〇三四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二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八三頁
〇〇三五
《法鏡經》一卷，後漢安息國騎都尉安玄譯。第七〇七頁
〇〇三六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二八頁
〇〇三七
《佛說幻士仁賢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七四四頁
〇〇三八
《佛說決定毗尼經》一卷，東晉敦煌三藏譯。第七五六頁。
〇〇三九
《發覺淨心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七六八頁
〇〇四〇
《佛說優塡王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第七八四頁。
〇〇四一
《須摩提經》一卷，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第七八八頁。
〇〇四二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七九二頁
〇〇四三
《佛說須摩提菩薩經》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七九七頁。
〇〇四四
《佛說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〇三頁。
〇〇四五
《佛說離垢施女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一四頁
〇〇四六
《得無垢女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第八一八頁。
〇〇四七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二卷，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第八四二頁。
〇〇四八
《佛說如幻三昧經》二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五五頁
〇〇四九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元魏三藏毗目智仙共般若流支譯。第八九六頁。
〇〇五〇
《佛說太子刷護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九三〇頁
〇〇五一

《佛說太子和休經》一卷，僧佑錄雲失譯今附西晉錄。第九三三頁。
〇〇五二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九三五頁。
〇〇五三
《大乘顯識經》二卷，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譯。第九五七頁。
〇〇五四
《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九七三頁。
〇〇五五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九七五頁。
〇〇五六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一卷，後漢月氏國三藏支婁迦讖譯。第九八二頁。
〇〇五七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一卷，晉代譯失三藏名。第九九二頁。
〇〇五八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劉宋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一〇〇五頁。
〇〇五九
《毗耶娑問經》二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第一〇一七頁。

第〇一〇冊

〇〇六〇
《大方等大集經》六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第一頁。
〇〇六一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十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六九七頁。
〇〇六二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十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八〇四頁。

第〇一一冊

〇〇六三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〇〇六四
《大方廣十輪經》八卷，失譯人名今附北涼錄。第九四頁。
〇〇六五
《大乘大集經》二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一六二頁。
〇〇六六
《菩薩念佛三昧經》五卷，宋天竺三藏功德直譯。第一八五頁。
〇〇六七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第二四二頁。
〇〇六八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譯。第二六〇頁。
〇〇六九
《虛空藏菩薩神咒經》一卷，劉宋罽賓國三藏曇摩蜜多譯。第二七四頁。
〇〇七〇
《佛說虛空藏菩薩神咒經(別本)》一卷，失譯。第二八三頁。
〇〇七一
《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劉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第二九二頁。
〇〇七二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十卷，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第二九九頁。
〇〇七三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五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第三七三頁。
〇〇七四
《般舟三昧經》三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第四二一頁。
〇〇七五
《佛說般舟三昧經(別本)》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第四六〇頁。
〇〇七六
《拔陂菩薩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第四六八頁。
〇〇七七
《阿差末菩薩經》七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四七八頁。
〇〇七八
《無盡意菩薩經》六卷，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第五四三頁。

〇〇七九
《大哀經》八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〇二頁
〇〇八〇
《大集譬喻王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六八六頁
〇〇八一
《寶女所問經》四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〇五頁
〇〇八二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七五一頁
〇〇八三
《奮迅王問經》二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七七三頁
〇〇八四
《佛說無言月氏國童子經》二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九七頁
〇〇八五
《寶星陀羅尼經》十卷，唐天竺三藏波羅頗蜜多羅譯　第八一二頁

第〇一二冊

〇〇八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第一頁
〇〇八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六二九頁

第〇一三冊

〇〇八八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元魏天竺三藏曇摩流支譯　第四五三頁
〇〇八九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五〇八頁
〇〇九〇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一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五二一頁
〇〇九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　第五三一頁
〇〇九二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一卷，失譯人名附秦錄　第五三六頁
〇〇九三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一卷，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五四六頁
〇〇九四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五五四頁
〇〇九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一卷，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　第五六〇頁
〇〇九六
《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六七頁
〇〇九七
《菩薩十住行道品》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三八頁
〇〇九八
《佛說莊嚴菩提心經》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六四四頁
〇〇九九
《佛說菩薩十住經》一卷，東晉三藏祇多蜜譯　第六四八頁
〇一〇〇
《佛說兜沙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第六五二頁
〇一〇一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六五六頁
〇一〇二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一卷，西晉優婆塞聶道眞譯　第六五九頁
〇一〇三
《佛說菩薩本業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六六七頁
〇一〇四
《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一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譯　第六七八頁

〇一〇五
《十住經》四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六八三頁。
〇一〇六
《佛說如來興顯經》四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七四二頁。
〇一〇七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三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七九〇頁。
〇一〇八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八二五頁。
〇一〇九
《佛說羅摩伽經》三卷，西秦沙門聖堅譯。第八二六頁。
〇一一〇
《度世品經》六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八六九頁。
〇一一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一卷，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第九四六頁。

第〇一四冊

〇一一二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第一頁。
〇一一三
《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宋慧嚴慧觀謝靈運整理。第四五四頁。

第〇一五冊

〇一一四
《大般泥洹經》六卷，東晉三藏法師法顯譯。第一頁。
〇一一五
《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唐波陵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第九九頁。
〇一一六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二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一一三頁。
〇一一七
《四童子三昧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第一五一頁。
〇一一八
《大悲經》五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一八〇頁。
〇一一九
《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第二二九頁。
〇一二〇
《佛說普曜經》八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五三頁。
〇一二一
《佛說法華三昧經》一卷，劉宋涼州沙門智嚴譯。第四八一頁。
〇一二二
《無量義經》一卷，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第四九〇頁。
〇一二三
《薩曇分陀利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五〇四頁。
〇一二四
《妙法蓮華經》七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五〇七頁。
〇一二五
《正法華經》十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五九八頁。
〇一二六
《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第七三八頁。
〇一二七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八三二頁。
〇一二八
《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八六八頁。
〇一二九
《說無垢稱經》六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〇七頁。
〇一三〇
《佛說大方等頂王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九六三頁。
〇一三一
《大乘頂王經》一卷，梁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第九七八頁。

第〇一六冊

〇一三二

《善思童子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一頁

〇一三三

《大乘悲分陀利經》六卷，失譯三藏名今附秦錄　第一四頁

〇一三四

《悲華經》十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第一一〇頁

〇一三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二四六頁

〇一三六

《合部金光明經》八卷，隋大興善寺沙門寶貴合，北涼三藏曇無讖譯　第三三七頁

〇一三七

《佛說佗眞陀羅所問寶如來三昧經》三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第四一三頁

〇一三八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四六〇頁

〇一三九

《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西晉安息三藏安法欽譯　第五〇四頁

〇一四〇

《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三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三八頁

〇一四一

《佛說寶雨經》十卷，唐南印度三藏達摩流支譯　第五六一頁

〇一四二

《寶雲經》七卷，梁扶南三藏曼陀羅仙譯　第六四六頁

〇一四三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三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一二頁

〇一四四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長行，隋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譯重頌　第七五六頁

〇一四五

《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六卷，宋京州沙門智嚴譯　第七六〇頁

〇一四六

《不退轉法輪經》四卷，曾有錄雲安公涼土異經在北涼錄第二譯　第八一九頁

〇一四七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八六四頁

〇一四八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七六頁

〇一四九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八六頁

第〇一七冊

〇一五〇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一頁

〇一五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四頁

〇一五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一〇八頁

〇一五三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一六六頁

〇一五四

《持人菩薩經》四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二二頁

〇一五五

《持世經》四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二六〇頁

〇一五六

《佛說濟諸方等學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一八頁

〇一五七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隋天竺三藏毗尼多流支譯　第三二七頁

〇一五八

《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三四頁

〇一五九

《大方廣寶篋經》三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三六二頁

〇一六〇
《大乘同性經》二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第二八九頁
〇一六一
《證契大乘經》二卷，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四一〇頁
〇一六二
《深密解脫經》五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第四三〇頁。
〇一六三
《解深密經》五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四七七頁。
〇一六四
《佛說解節經》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五一八頁
〇一六五
《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一卷，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五二四頁
〇一六六
《緣生初勝分法本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第五三五頁。
〇一六七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五四七頁。
〇一六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五六一頁
〇一六九
《入楞伽經》十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第六二二頁。
〇一七〇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譯。第七三三頁。
〇一七一
《佛說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宋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
第八一〇頁
〇一七二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第八四〇頁。

第〇一八冊

〇一七三
《大方等無想經》六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第一頁。
〇一七四
《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第五八頁。
〇一七五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七〇頁
〇一七六
《大方等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第八四頁。
〇一七七
《諸法無行經》二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九五頁
〇一七八
《佛說諸法本無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第一二二頁。
〇一七九
《無極寶三昧經》二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一四三頁
〇一八〇
《佛說寶如來三昧經》二卷，東晉天竺三藏祇多蜜譯。第一六三頁。
〇一八一
《佛說慧印三昧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一八九頁
〇一八二
《佛說如來智印經》一卷，僧祐雲闕譯人今附宋錄。第二〇四頁。
〇一八三
《大灌頂經》十二卷，東晉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羅譯。第二一五頁。
〇一八四
《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三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二四頁
〇一八五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　第三七二頁。
〇一八六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三七八頁。
〇一八七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大唐三藏沙門義淨於佛光內寺譯

第三八五頁

〇一八八

《番字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一卷，存目　第四〇一頁

〇一八九

《佛說阿闍世王經》二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第四〇二頁。

〇一九〇

《佛說放鉢經》一卷，安公雲元闕譯人今附西晉錄。第四三八頁。

〇一九一

《月燈三昧經》十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四四三頁。

〇一九二

《佛說月燈三昧經》一卷，宋沙門先公譯　第五六〇頁

〇一九三

《佛說月燈三昧經》一卷，宋沙門釋先公譯。第五六六頁。

〇一九四

《佛說無希望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七六頁

〇一九五

《佛說象腋經》一卷，劉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第五九二頁

〇一九六

《佛說大淨法門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六〇三頁。

〇一九七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六一八頁。

〇一九八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元魏天竺三藏曇摩流支譯。第六三三頁。

〇一九九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等譯。第六五三頁。

〇二〇〇

《後出阿彌陀佛偈》一卷，古舊錄雲闕譯人名今紀後漢錄。第六五九頁

〇二〇一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卷，劉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譯　第六六一頁

〇二〇二

《佛說阿彌陀經》一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六七六頁

〇二〇三

《佛說大阿彌陀經》二卷，宋王日休校集。第六七九頁。

〇二〇四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七〇〇頁。

〇二〇五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劉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七〇六頁。

〇二〇六

《佛說彌勒大成佛經》一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七一二頁。

〇二〇七

《佛說彌勒來時經》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七二四頁。

〇二〇八

《佛說彌勒下生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七二六頁。

〇二〇九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七三四頁。

〇二一〇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七三九頁。

〇二一一

《佛說諸法勇王經》一卷，劉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第七四三頁。

〇二一二

《佛說一切法高王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第七五三頁。

〇二一三

《第一義法勝經》一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第七六五頁。

〇二一四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第七七三頁。

〇二一五

《順權方便經》二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八一頁

〇二一六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一卷，姚秦罽賓三藏曇摩耶舍譯　第七九九頁
〇二一七
《六度集經》七卷，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第八一四頁
〇二一八
《太子須大拏經》一卷，西秦沙門聖堅譯　第九四七頁

第〇一九册

〇二一九
《佛說菩薩睒子經》一卷，安公錄中闕譯今附西晉錄。第一頁
〇二二〇
《菩薩睒子經》一卷，開元錄云失譯人名附西晉　第五頁
〇二二一
《佛說太子慕魄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九頁。
〇二二二
《佛說太子墓珀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一三頁
〇二二三
《佛說睒子經》一卷，西秦沙門聖堅譯。第一八頁
〇二二四
《佛說睒子經》一卷，乞伏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第二二頁
〇二二五
《佛說九色鹿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二五頁。
〇二二六
《佛說九色鹿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二七頁
〇二二七
《佛說九色鹿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二九頁
〇二二八
《佛說乳光佛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一頁
〇二二九
《無字寶篋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三六頁。
〇二三〇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四〇頁。
〇二三一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四三頁
〇二三二
《佛說老女人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四七頁。
〇二三三
《佛說無垢賢女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四九頁。
〇二三四
《佛說老母經》一卷，僧祐錄云闕譯人名今附宋錄　第五二頁
〇二三五
《佛說母老六英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五四頁
〇二三六
《佛說腹中女聽經》一卷，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第五七頁
〇二三七
《佛說月光童子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〇頁
〇二三八
《申日兒本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七〇頁。
〇二三九
《佛說德護長者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七三頁。
〇二四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九〇頁。
〇二四一
《伽耶山頂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九五頁。
〇二四二
《佛說象頭精舍經》一卷，隋天竺三藏毗尼多流支譯　第一〇一頁
〇二四三
《佛說逝童子經》一卷，西晉沙門支法度譯。第一〇六頁。
〇二四四
《大乘伽耶山頂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一〇九頁

〇二四五
《佛說長者子制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一一四頁
〇二四六
《佛說菩薩逝經》一卷，西晉沙門白法祖譯　第一一七頁
〇二四七
《佛說犢子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一二〇頁
〇二四八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第一二二頁
〇二四九
《佛說申日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二四頁
〇二五〇
《佛說無上依經》二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一三七頁
〇二五一
《甚希有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五八頁
〇二五二
《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一六二頁
〇二五三
《佛說未曾有經》一卷，後漢失譯人名出古舊錄　第一六七頁
〇二五四
《佛說希有校量功德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一七〇頁
〇二五五
《佛說決定總持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七四頁
〇二五六
《銀色女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第一八一頁
〇二五七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再譯　第一八五頁
〇二五八
《謗佛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一九〇頁
〇二五九
《入法界體性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一九五頁
〇二六〇
《如來師子吼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第二〇〇頁
〇二六一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〇三頁
〇二六二
《阿闍世王授決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第二〇五頁
〇二六三
《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第二〇九頁
〇二六四
《大乘百福相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一三頁
〇二六五
《采花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花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二一八頁
〇二六六
《說妙法決定業障經》一卷，大唐至相寺沙門釋智嚴譯　第二二〇頁
〇二六七
《大乘四法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二三頁
〇二六八
《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二四頁
〇二六九
《善恭敬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二二七頁
〇二七〇
《最無比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三一頁
〇二七一
《前世三轉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　第二三八頁
〇二七二
《佛說正恭敬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第二四六頁
〇二七三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四九頁

〇二七四
《佛說浴像功德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第二五四頁
〇二七五
《佛說諫王經》一卷，宋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第二五七頁
〇二七六
《緣起聖道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六一頁
〇二七七
《佛說八吉祥神咒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二六四頁
〇二七八
《佛說龍施菩薩本起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六六頁
〇二七九
《佛說摩訶剎頭經》一卷，西秦沙門釋聖堅譯　第二六九頁
〇二八〇
《佛爲勝光天子說王法經》一卷，大唐沙門釋義淨譯　第二七一頁
〇二八一
《八吉祥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第二七六頁
〇二八二
《佛說八陽神咒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七八頁
〇二八三
《浴佛功德經》一卷，大唐沙門釋義淨譯　第二八〇頁
〇二八四
《佛說盂蘭盆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八三頁
〇二八五
《曼殊室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一卷，大唐三藏沙門釋義淨譯　第二八六頁
〇二八六
《佛說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一卷，後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二八八頁
〇二八七
《佛說文殊師利巡行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二九〇頁
〇二八八
《佛說轉有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第二九四頁
〇二八九
《佛說文殊尸利經》一卷，隋天竺三藏豆那掘多譯　第二九六頁
〇二九〇
《八佛名號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三〇二頁
〇二九一
《了本生死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三〇五頁
〇二九二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三〇九頁
〇二九三
《佛說龍施女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三一二頁
〇二九四
《佛說稻芋經》一卷，闕譯（人名）附東晉錄　第三一四頁
〇二九五
《佛說報恩奉盆經》一卷，闕譯（人名）附東晉錄　第三一九頁
〇二九六
《佛說灌洗佛形象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第三二一頁
〇二九七
《佛說灌洗佛形象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第三二四頁
〇二九八
《佛說自誓三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三二六頁
〇二九九
《佛說作佛形像經》一卷，闕譯人名出後漢錄　第三三二頁
〇三〇〇
《佛說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三五頁
〇三〇一
《佛說造立形象福報經》一卷，闕譯人名附東晉錄　第三四〇頁
〇三〇二

《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第三四三頁

〇三〇三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三十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三四五頁

〇三〇四

《不空羂索咒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六五七頁

〇三〇五

《不空羂索神咒心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六五頁

〇三〇六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三卷，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第六七四頁

〇三〇七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一卷，唐北天竺婆羅門大首領李無諂譯　第六九六頁

〇三〇八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卷，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第七二四頁

〇三〇九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別本)》二卷，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第七三八頁

〇三一〇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七五六頁

〇三一一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一卷，唐西天竺三藏伽梵達磨譯　第七七二頁

〇三一二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別本)》一卷，唐西天竺三藏伽梵達摩譯　第七八九頁。

〇三一三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一卷，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第八〇〇頁

〇三一四

《觀世音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八〇五頁

〇三一五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經》一卷，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重譯　第八一三頁。

〇三一六

《佛說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一五頁。

〇三一七

《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八一八頁

〇三一八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三藏寶思惟譯　第八三六頁

〇三一九

《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第八四〇頁

〇三二〇

《佛說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滅罪經》一卷，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第八四三頁。

〇三二一

《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四七頁。

〇三二二

《佛說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五〇頁

〇三二三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三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五二頁

〇三二四

《孔雀王咒經》一卷，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八九〇頁

○三二五
《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第八九六頁。
○三二六
《孔雀王咒經》二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第九〇二頁。

第〇二〇冊

○三二七
《佛說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　第一頁
○三二八
《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咒》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第二一四頁
○三二九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耶舍崛多譯　第二一七頁。
○三三〇
《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二四頁
○三三一
《咒五首》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二六頁。
○三三二
《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二八頁
○三三三
《佛說六字神咒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三四頁
○三三四
《六字神咒王經(別本)》一卷，開元拾遺失譯人名附梁錄　第二三八頁。
○三三五
《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唐天竺三藏金剛智譯　第二四二頁。
○三三六
《六字神咒經》一卷，南天竺國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二五五頁
○三三七
《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五七頁
○三三八
《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　第二六二頁
○三三九
《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別本)》一卷，大唐沙門智通譯　第二七一頁
○三四〇
《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薩心陀羅尼經(別本)》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第二七九頁。
○三四一
《種種雜咒經》一卷，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二九二頁
○三四二
《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九七頁。
○三四三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京兆杜行顗譯　第三〇六頁
○三四四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三藏沙門義淨譯　第三一〇頁。
○三四五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一卷，唐地婆訶羅譯　第三一五頁
○三四六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譯　第三二〇頁。
○三四七
《佛說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羅譯　第三二七頁
○三四八
《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三三三頁
○三四九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宋西域沙門功德直共玄暢譯。第三三八頁
○三五〇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四

五頁

○三五一

《妙臂印幢陀羅尼經》一卷，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三五三頁

○三五二

《佛說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一卷，元魏北印度三藏佛馱扇多譯，第三五五頁

○三五三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三六二頁

○三五四

《舍利弗陀羅尼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第三六四頁

○三五五

《佛說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三六九頁

○三五六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一卷，終南山至相寺上座將軍師智嚴重翻譯，第三七七頁

○三五七

《咒三首經》一卷，唐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三八六頁

○三五八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一卷，西秦沙門聖堅譯，第三八七頁

○三五九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門陀羅尼經》一卷，北齊居士萬天懿譯，第三九六頁

○三六〇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佛陀扇多譯　第四〇七頁

○三六一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第四一五頁

○三六二

《如來方便善巧咒經》一卷，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第四二三頁

○三六三

《佛說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四二九頁

○三六四

《佛說陀鄰尼鉢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第四三一頁

○三六五

《佛說花聚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四三三頁

○三六六

《佛說六字咒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四三五頁

○三六七

《佛說持句神咒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四三九頁

○三六八

《佛說善法方便陀羅尼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四四二頁

○三六九

《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四四六頁。

○三七〇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四五三頁，

○三七一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咒經（別本）》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　第四五六頁。

○三七二

《佛說華積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四五九頁

○三七三

《護命法門神咒經》一卷，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四六一頁，

○三七四

《東方最勝燈王陀羅尼經》一卷，大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第四六七頁

○三七五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第四七一頁

○三七六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唐天竺三藏彌陀山譯　第四七九頁

○三七七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一卷，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晉言法喜譯　第四六七頁

〇三七八

《佛說寶網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四九六頁

〇三七九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一三頁

〇三八〇

《佛說演道俗業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　第五一八頁

〇三八一

《佛說內藏百寶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第五二六頁

〇三八二

《佛說梵志女首意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三一頁

〇三八三

《佛說四不可得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五三五頁

〇三八四

《私呵昧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五三九頁

〇三八五

《菩薩生地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五四九頁

〇三八六

《佛說菩薩修行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第五五二頁

〇三八七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第五五九頁

〇三八八

《佛說須賴經》一卷，前涼月氏國優婆塞支施崙譯　第五六六頁

〇三八九

《佛說須賴經》一卷，曹魏西域沙門白延於洛陽白馬寺譯　第五八〇頁

〇三九〇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後漢天竺三藏支曜譯　第五八六頁

〇三九一

《佛說百佛名經》一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六〇四頁

〇三九二

《金色王經》一卷，東魏天竺優婆塞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六〇八頁

〇三九三

《佛說諸德福田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立法炬共譯　第六一四頁

〇三九四

《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六一一頁

〇三九五

《佛語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六二四頁

〇三九六

《不空羂索咒心經》一卷，唐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第六二七頁

〇三九七

《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譯　第六三三頁

〇三九八

《佛說須眞天子經》四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六六九頁

〇三九九

《摩訶摩耶經》二卷，高齊沙門釋曇景譯　第七〇七頁

〇四〇〇

《佛說除恐災患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聖堅譯　第七一八頁

〇四〇一

《佛說孛經抄》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七三九頁

〇四〇二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一卷，宋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譯　第七五五頁

〇四〇三

《佛說海龍王經》四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七六四頁

〇四〇四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二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八二五頁

〇四〇五

《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一卷，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譯　第八五七頁

〇四〇六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宋屯嘉住曇無蜜多於揚州譯　第八二〇頁

〇四〇七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八八二頁

〇四〇八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第八九〇頁

第〇二一冊

〇四〇九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二卷、蕭齊沙門釋曇景譯　第一頁

〇四一〇
《諸佛要集經》二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一頁

〇四一一
《菩薩瓔珞經》十四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第六五頁

〇四一二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二卷、西晉清信士聶承遠譯　第二八一頁

〇四一三
《賢劫經》八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三一頁

〇四一四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第四六九頁

〇四一五
《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六四一頁

〇四一六
《佛說佛名經》十二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八〇一頁

第〇二二冊

〇四一七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闕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一頁

〇四一八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別本)》一卷、開元拾遺附梁錄　第一二頁

〇四一九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闕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二頁

〇四二〇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別本)》一卷、開元拾遺附梁錄　第二八頁

〇四二一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卷、闕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四六頁

〇四二二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別本)》一卷、開元拾遺附梁錄　第五九頁

〇四二三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八卷、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六八頁

〇四二四
《佛說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二卷、曹魏代失譯人名　第一四三頁

〇四二五
《佛說華手經》十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一六四頁

〇四二六
《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北涼沙門法衆於高昌郡譯　第三三八頁

〇四二七
《僧伽吒經》四卷、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　第三九六頁

〇四二八
《力莊嚴三昧經》三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四二九頁

〇四二九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一卷、唐罽賓沙門佛陀多羅譯　第四五一頁

〇四三〇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第四六六頁

〇四三一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失譯人名在後漢錄　第五七一頁

〇四三二
《佛說菩薩本行經》三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第六四二頁

○四三三
《金剛禮懺本》一卷，遼通理大師集　第六七二頁
○四三四
《佛說法集經》六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六七三頁
○四三五
《觀察諸法行經》四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七四六頁
○四三六
《菩薩處胎經》七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第七八三頁
○四三七
《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七三頁
○四三八
《佛說施燈功德經》一卷，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九一五頁

第〇二三冊

○四三九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第一頁
○四四〇
《央掘魔羅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三八頁
○四四一
《佛說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八七頁
○四四二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梁扶南國三藏僧伽婆羅譯　第一一二頁
○四四三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二卷，失譯人名附三秦錄　第一四三頁
○四四四
《中陰經》二卷，後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第一五九頁
○四四五
《佛說月上女經》二卷，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第一七九頁
○四四六
《大法鼓經》二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一九五頁
○四四七
《大乘密嚴經》三卷，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第二一五頁
○四四八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一卷，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譯　第二四九頁
○四四九
《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二卷，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　第二六二頁
○四五〇
《蓮華面經》二卷，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二七四頁
○四五一
《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天竺三藏菩提燈譯　第二八八頁
○四五二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三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三〇八頁
○四五三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別本)》三卷，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第三三二頁
○四五四
《五佛頂三昧陀羅尼經》四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三五四頁
○四五五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經》一卷，大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第三九四頁
○四五六
《一字佛頂輪王經》五卷，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四〇四頁
○四五七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　第四八〇頁
○四五八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大唐天竺三藏善無畏共沙門一行譯　第五七〇頁

〇四五九

《蘇婆呼童子請問經》三卷，唐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　第六五一頁

〇四六〇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四卷，大唐南印度三藏金剛智譯　第六八七頁

〇四六一

《牟梨曼陀羅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七四二頁

〇四六二

《蘇悉地羯羅供養法》三卷，大唐中印度三藏善無畏譯　第七六二頁

〇四六三

《蘇悉地羯羅經》三卷，大唐中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　第七八二頁

〇四六四

《蘇悉地羯羅經（別本）》四卷，唐中天竺三藏法師輸波迦羅譯　第八三〇頁

〇四六五

《觀自在菩薩授記》（存目缺經），唐南天竺執師子國三藏不空譯　第八七七頁

〇四六六

《七佛所說神咒經》四卷，晉代譯失三藏名今附東晉錄　第八七八頁

〇四六七

《大吉義神咒經》四卷，元魏昭玄統沙門釋曇曜譯　第九三四頁

〇四六八

《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九六〇頁

〇四六九

《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別本）》一卷，唐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第九七〇頁

〇四七〇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一卷，大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譯　第九八三頁

第〇二四册

〇四七一

《佛說安宅神咒經》一卷，後漢失譯人名　第一頁

〇四七二

《佛說摩尼羅亶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四頁

〇四七三

《佛說咒時氣病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五頁

〇四七四

《佛說檀特羅麻油述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五頁

〇四七五

《佛說辟除賊害咒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五頁

〇四七六

《佛說咒小兒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六頁

〇四七七

《佛說咒齒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六頁

〇四七八

《佛說咒目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六頁

〇四七九

《佛說安宅陀羅尼咒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六頁

〇四八〇

《佛說玄師颰陀所說神咒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一〇頁

〇四八一

《幻師颰陀神咒經（別本）》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第一一頁

〇四八二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一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一二頁

〇四八三

《六字大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一五頁

〇四八四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

一七頁

〇四八五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一頁。

〇四八六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三頁

〇四八七

《諸佛心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四頁。

〇四八八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二六頁。

〇四八九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八頁。

〇四九〇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九頁

〇四九一

《六門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三一頁。

〇四九二

《持世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三二頁

〇四九三

《清淨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一卷，大唐總持寺沙門釋智通譯　第三五頁

〇四九四

《佛說千佛因緣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三九頁。

〇四九五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五〇頁

〇四九六

《佛說莊嚴王陀羅尼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五六頁

〇四九七

《佛說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大唐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三藏寶思惟於大宮寺譯　第五九頁

〇四九八

《佛說一切功德莊嚴王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六九頁

〇四九九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提雲般若等譯　第七七頁

〇五〇〇

《佛說拔除罪障咒王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〇頁

〇五〇一

《百千印陀羅尼經》一卷，大周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八二頁

〇五〇二

《百千印陀羅尼經(別本)》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八四頁。

〇五〇三

《香王菩薩陀羅尼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沙門義淨譯。第八五頁。

〇五〇四

《佛說善夜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七頁

〇五〇五

《佛說鹿母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八九頁

〇五〇六

《佛說鹿母經(別本)》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第九三頁。

〇五〇七

《佛說賢首經》一卷，西秦沙門聖堅譯　第九七頁。

〇五〇八

《佛說心明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〇〇頁。

〇五〇九

《佛說滅十方冥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一〇四頁。

〇五一〇

《佛說佛地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〇九頁

〇五一一

《佛說魔逆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一七頁

〇五一二

《佛說魔逆經(別本)》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一八頁

○五一三

《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大唐南印度摩賴耶國三藏金剛智譯　第一四〇頁

○五一四

《佛說月明菩薩經》一卷，南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一四七頁

○五一五

《佛說出生菩提心經》一卷，大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一五〇頁

○五一六

《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西晉居士聶道眞譯　第一五八頁

○五一七

《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一卷，西晉居士聶道眞譯　第一六四頁

○五一八

《佛說佛印三昧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第一六七頁

○五一九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南天竺國三藏金剛智譯　第一六九頁

○五二〇

《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大唐中印度三藏善無畏譯　第一七五頁

○五二一

《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一七八頁

○五二二

《佛說甘露經陀羅尼咒》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一八〇頁

○五二三

《甘露陀羅尼咒》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佛授記寺譯　第一八一頁

○五二四

《智炬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法師提雲般若等譯　第一八二頁

○五二五

《諸法最上王經》一卷，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一八四頁

○五二六

《佛說德光太子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一九七頁

○五二七

《般泥洹後灌臘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〇一頁

○五二八

《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第二〇二頁

○五二九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〇二頁

○五三〇

《佛說八部佛名經》一卷，元魏天竺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二三〇頁

○五三一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一卷，大唐三藏那提譯　第二三三頁

○五三二

《佛說堅固女經》一卷，隋北印度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第二三七頁

○五三三

《佛說妙色王因緣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二四一頁

○五三四

《右繞佛塔功德經》一卷，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等譯　第二四四頁

○五三五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四七頁

○五三六

《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五〇頁

○五三七

《大乘四法經》一卷，唐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譯　第二五三頁

○五三八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一卷，大唐中印度三藏那提譯　第二五八頁

○五三九

《佛說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一卷，大唐沙門智嚴譯　第二六一頁

〇五四〇
《差摩婆帝授記經》一卷，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二六四頁。
〇五四一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一卷，唐南天竺國三藏菩提流志譯。第二六七頁
〇五四二
《佛說不增不減經》一卷，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二七〇頁。
〇五四三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二七四頁。
〇五四四
《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二七六頁。
〇五四五
《佛說造塔功德經》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譯。第二七七頁。
〇五四六
《佛說大意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二七九頁。
〇五四七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僧祐錄云安公涼土異經附北涼錄。第二八二頁。
〇五四八
《佛說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一卷，失譯經人名今附三秦錄。第三〇〇頁。
〇五四九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一卷，新爲失譯人名附三秦錄。第三〇五頁
〇五五〇
《佛說十二頭陀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三一〇頁
〇五五一
《佛說樹提伽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一四頁
〇五五二
《佛說樹提伽經(別本)》一卷，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一七頁。
〇五五三
《長壽王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失譯經人名今附西晉錄。第三一九頁。
〇五五四
《佛說甚深大迴向經》一卷，僧祐錄中失譯人名今附宋錄。第三二七頁
〇五五五
《佛說十吉祥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三三〇頁。
〇五五六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三三二頁。
〇五五七
《佛說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一卷，後漢臨淮沙門嚴佛調譯。第三三五頁。
〇五五八
《佛說長者法志妻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涼錄　第三三七頁。
〇五五九
《佛說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一卷，北涼高昌國沙門法盛譯。第三四〇頁。
〇五六〇
《佛說天王太子辟羅經》一卷，僧祐錄云關中異經今附秦錄。第三五一頁。
〇五六一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第三五三頁。
〇五六二
《佛說法滅盡經》一卷，僧祐錄中失譯經人名今附末錄。第三五八頁。
〇五六三
《佛說八大人覺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六二頁。
〇五六四
《佛說薩羅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三六四頁。
〇五六五

《佛說四輩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六七頁。

○五六六

《佛說三品弟子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三七〇頁。

○五六七

《佛說過去世佛分衛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七三頁。

○五六八

《佛說當來變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七四頁。

○五六九

《佛說法常住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失譯經人名今附西晉錄　第三七七頁。

○五七〇

《金剛三昧經》一卷，北涼失譯人名。第三七八頁。

○五七一

《菩薩地持經》十卷，北涼中印度三藏曇無讖於姑臧譯　第三九五頁。

○五七二

《菩薩善戒經》九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　第五六二頁。

○五七三

《佛說淨業障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第六六六頁。

○五七四

《優婆塞戒經》七卷，北涼中印度三藏曇無讖譯　第六七五頁。

○五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二卷，後漢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七六四頁。

○五七六

《受十善戒經》一卷，後漢失譯人名。第七九八頁。

○五七七

《佛藏經》三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八〇九頁。

○五七八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第八五三頁。

○五七九

《菩薩戒本》一卷，慈氏菩薩說，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於姑臧譯　第八六六頁。

○五八〇

《菩薩善戒經》一卷，宋罽賓沙門求那跋摩譯　第八九三頁。

○五八一

《菩薩戒本》一卷，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九〇二頁。

○五八二

《菩薩戒羯磨文》一卷，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一五頁。

第〇二五冊

○五八三

《佛說菩薩內戒經》一卷，宋北印度三藏求那跋摩譯　第一頁。

○五八四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　第一二頁。

○五八五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二一頁。

○五八六

《佛說文殊悔過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第三〇頁。

○五八七

《清淨毗尼方廣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四四頁。

○五八八

《寂調音所問經》一卷，宋三藏法師法海譯。第五五頁。

○五八九

《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隋開皇年闍那崛多共笈多等於大興善寺譯　第六六頁。

○五九〇

《菩薩五法懺悔文》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第七三頁。

○五九一

《菩薩藏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第七五頁。

○五九二

《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一卷，西晉居士竺道眞譯　第八一頁。

〇五九三
《菩薩受齋經》一卷，西晉居士聶道眞譯　第八六頁
〇五九四
《佛說舍利弗悔過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第八八頁
〇五九五
《佛說法律三昧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九二頁
〇五九六
《十善業道經》一卷，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第九九頁
〇五九七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菩薩造，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一〇三頁。

第〇二六冊

〇五九八
《十地論》十二卷，天親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六九四頁。
〇五九九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九卷，後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八三九頁
〇六〇〇
《大寶積經論》四卷，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九一八頁
〇六〇一
《寶髻經四法憂波提舍》二卷，天親菩薩造，元魏烏萇國三藏毗目智仙譯　第九七二頁。

第〇二七冊

〇六〇二
《佛地經論》七卷，親光菩薩等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頁。
〇六〇三
《金剛般若論》二卷，無著菩薩造，隋南印度三藏達摩笈多譯　第六八頁
〇六〇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別本)》三卷，無著菩薩造，隋南天竺三藏法師達摩笈多譯　第八五頁
〇六〇五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一卷，無著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一〇八頁。
〇六〇六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三卷，無著菩薩造頌世親菩薩釋，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一一一頁。
〇六〇七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三卷，天親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一三一頁
〇六〇八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功德施菩薩造，唐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譯　第一六一頁
〇六〇九
《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二卷，天親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一八一頁。
〇六一〇
《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一卷，婆藪槃豆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譯　第一九九頁。
〇六一一
《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舍(別本)》二卷，大乘論師婆藪槃豆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法師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譯　第二一四頁
〇六一二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天親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二二九頁。
〇六一三
《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二卷，大乘論師婆藪槃豆譯，後魏北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共沙門曇林等譯　第二七〇頁。
〇六一四
《遺教經論》一卷，天親菩薩造，眞諦三藏譯　第二八八頁

○六一五
《無量壽經優波提舍願生偈》一卷，婆藪槃豆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第三〇四頁
○六一六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天親菩薩造，陳世眞諦三藏於廣州譯　第三〇九頁
○六一七
《涅槃論》一卷，婆藪槃豆作，沙門達磨菩提譯　第三一三頁
○六一八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譯。第三一九頁
○六一九
《轉法輪經憂波提舍》一卷，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譯　第三三〇頁
○六二〇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三三六頁

第〇二八冊

○六二一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無著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四一八頁
○六二二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七卷，無著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六〇六頁
○六二三
《顯揚聖教論頌》一卷，無著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六六四頁
○六二四
《王法正理論》一卷，彌勒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七一頁
○六二五
《瑜伽師地論釋》一卷，最勝子等諸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八二頁
○六二六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安慧菩薩糅，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九一頁
○六二七
《中論》四卷，龍樹菩薩造，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八三五頁
○六二八
《般若燈論釋》十五卷，偈本龍樹菩薩，釋論分別明菩薩，唐中印度三藏波頗蜜多羅譯　第九〇七頁

第〇二九冊

○六二九
《十二門論》一卷，龍樹菩薩造，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五六頁
○六三〇
《十八空論》一卷，龍樹菩薩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七五頁
○六三一
《百論》二卷，提婆菩薩造，婆藪開士釋，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八九頁
○六三二
《廣百論本》一卷，聖天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一九頁
○六三三
《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聖天菩薩本，護法菩薩釋，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二五頁
○六三四
《十住毗婆沙論》十七卷，聖者龍樹造，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二三九頁。
○六三五
《菩提資糧論》六卷，聖者龍樹本，比丘自在釋，大隋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第四三九頁
○六三六
《大乘莊嚴經論》十三卷，無著菩薩造，大唐天竺三藏波羅頗蜜多羅譯　第四八三頁
○六三七
《大莊嚴論經》十五卷，馬鳴菩薩撰，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第六〇九頁

○六三八
《攝大乘論》三卷，無著菩薩造，眞諦三藏譯　第七五三頁
○六三九
《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二卷，龍勝菩薩造，無著菩薩釋，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七九〇頁
○六四〇
《攝大乘論釋》十五卷，世親菩薩釋，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八〇九頁

第〇三〇冊

○六四一
《攝大乘論》二卷，阿僧伽作，後魏世佛陀扇多於洛陽譯　第一頁
○六四二
《攝大乘論本》三卷，無著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九頁
○六四三
《攝大乘論釋論》十卷，世親菩薩造，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　第六四頁。
○六四四
《攝大乘論釋》十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五五頁。
○六四五
《攝大乘論釋》十卷，無性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五六頁。
○六四六
《佛性論》四卷，天親菩薩造，眞諦三藏法師翻譯。第三七六頁
○六四七
《中邊分別論》二卷，天親菩薩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四二三頁。
○六四八
《決定藏論》三卷，梁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四四六頁
○六四九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　第四七八頁。
○六五〇
《辯中邊論》三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五三三頁。
○六五一
《辯中邊論頌》一卷，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五五六頁
○六五二
《業成就論》一卷，天親菩薩造，元魏天竺三藏毗目智仙譯　第五六〇頁
○六五三
《大乘成業論》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五六八頁。
○六五四
《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大域龍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五七七頁。
○六五五
《成唯識寶生論》五卷，護法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五八六頁。
○六五六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大域龍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六二六頁
○六五七
《唯識三十論頌》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三六頁
○六五八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商羯羅主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三九頁
○六五九
《唯識二十論》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六四三頁
○六六〇
《大乘唯識論》一卷，天親菩薩造，陳世眞諦譯。第六四八頁
○六六一
《顯識論》一卷，眞諦三藏譯　第六五六頁
○六六二
《轉識論》一卷，陳代眞諦譯　第六六五頁。
○六六三
《唯識論》一卷，天親菩薩造，後魏瞿曇般若流支譯。第六七〇頁
○六六四

《成唯識論》十卷，護法菩薩等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六八四頁。

〇六六五

《大丈夫論》二卷，提婆羅菩薩等造，三藏法師道泰譯。第七八三頁。

〇六六六

《大乘起信論》一卷，馬鳴菩薩造，西印度三藏法師眞諦譯。第八〇八頁。

〇六六七

《寶行王正論》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八一三頁。

〇六六八

《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安慧菩薩造，大唐中天竺國三藏地婆訶羅譯。第八三八頁。

〇六六九

《大乘五蘊論》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八四七頁。

〇六七〇

《大乘掌珍論》二卷，清辯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八五二頁。

〇六七一

《入大乘論》二卷，堅意菩薩造，北涼三藏法師道泰等譯。第八七一頁。

〇六七二

《三無性論》二卷，眞諦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翻譯。第八九六頁。

〇六七三

《大乘起信論》二卷，馬鳴菩薩造，大周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第九一八頁。

〇六七四

《發菩提心經論》二卷，天親菩薩造，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九三四頁。

〇六七五

《如實論及質難品》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九五二頁。

〇六七六

《方便心論》一卷，後魏西域三藏吉迦夜譯。第九六六頁。

〇六七七

《觀所緣緣論》一卷，陳那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七七頁。

〇六七八

《無相思塵論》一卷，陳那菩薩造，陳西印度三藏法師眞諦譯。第九七九頁。

〇六七九

《觀所緣論釋》一卷，護法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九八二頁。

〇六八〇

《迴諍論》一卷，龍樹菩薩造，後魏三藏毗目智仙共瞿曇流支譯。第九八八頁。

〇六八一

《百字論》一卷，提婆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一〇〇三頁。

〇六八二

《壹輸盧迦論》一卷，龍樹菩薩造，後魏瞿曇流支雒陽譯。第一〇〇八頁。

〇六八三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無著菩薩本，世親菩薩釋，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一〇頁。

〇六八四

《手杖論》一卷，尊者釋迦稱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一六頁。

〇六八五

《觀總相論頌》一卷，陳那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二〇頁。

〇六八六

《取因假設論》一卷，陳那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二一頁。

〇六八七

《掌中論》一卷，陳那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二六頁。

〇六八八

《止觀門論頌》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〇二八頁。

〇六八九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堅慧菩薩造，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等譯。

第一〇三一頁

〇六九〇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名如來藏經）》一卷，堅慧菩薩造，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第一〇三五頁。

〇六九一

《緣生論》一卷，聖者鬱楞迦造，大隋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第一〇三九頁。

〇六九二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一卷，提婆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一〇四六頁。

〇六九三

《解捲論》一卷，陳那菩薩造，陳西印度三藏眞諦譯。第一〇四九頁

〇六九四

《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天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〇五一頁。

〇六九五

《提婆菩薩破楞伽經中外道小乘四宗論》一卷，提婆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一〇五三頁。

〇六九六

《十二因緣論》一卷，淨意菩薩造，後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第一〇五六頁。

第〇三二冊

〇六九七

《佛說長阿含經》二十二卷，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第一頁。

〇六九八

《中阿含經》六十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道祖筆受。第三〇〇頁。

第〇三二冊

〇六九九

《增壹阿含經》五十一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第一頁。

〇七〇〇

《雜阿含經》五十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六一四頁。

第〇三三冊

〇七〇一

《別譯雜阿含經》十六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二五九頁。

〇七〇二

《大般涅槃經》三卷，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譯。第四六四頁。

〇七〇三

《佛般泥洹經》二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第四九三頁。

〇七〇四

《般泥洹經》二卷，不載譯人附東晉錄。第五二五頁

〇七〇五

《佛說人本欲生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五五六頁。

〇七〇六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五七〇頁。

〇七〇七

《佛說梵志阿颰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五七三頁。

〇七〇八

《佛說寂志果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五八五頁。

〇七〇九

《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五九七頁。

〇七一〇

《起世經》十卷，三藏法師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譯。第六一一頁。

〇七一一

《起世因本經》十卷，隋三藏闍那崛多等譯。第七一五頁。

〇七一二

《大樓炭經》六卷，西晉沙門法立共法炬譯。第八一三頁。

〇七一三

《佛說樓炭經（別本）》六卷，西晉三藏法師法立共法炬譯。第八七六頁。

〇七一四
《中本起經》二卷，後漢建安年康孟詳共竺大力譯。第九三四頁
〇七一五
《中本起經（別本）》二卷，後漢三藏法師西域曇果共康孟詳譯。第九六九頁。
〇七一六
《長阿含十報法經》二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九九五頁。

第〇三四册

〇七一七
《佛說七知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一頁。
〇七一八
《佛說樂想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三頁。
〇七一九
《佛說離睡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五頁。
〇七二〇
《佛說苦陰因事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七頁。
〇七二一
《佛說是法非法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一頁。
〇七二二
《佛說苦陰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後漢錄。第一四頁。
〇七二三
《佛說阿那律八念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第一八頁。
〇七二四
《佛說諸法本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二頁。
〇七二五
《弊魔試目連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三頁。
〇七二六
《佛說鹹水喻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二七頁。
〇七二七
《佛說求欲經》一卷，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第二九頁。
〇七二八
《佛說梵志計水淨經》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三六頁。
〇七二九
《佛說本相猗致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八頁。
〇七三〇
《佛說頂生王故事經》一卷，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第四〇頁。
〇七三一
《佛說緣本致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四四頁。
〇七三二
《佛說瞻婆比丘經》一卷，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第四六頁。
〇七三三
《佛說文陀竭王經》一卷，北涼三藏曇無讖譯。第四九頁。
〇七三四
《佛說古來世時經》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五二頁。
〇七三五
《佛說一切流攝守因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五六頁。
〇七三六
《佛說伏淫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第六〇頁。
〇七三七
《佛說四諦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六三頁。
〇七三八
《佛說阿耨風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六九頁。
〇七三九
《佛說恆水經》一卷，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第七四頁。
〇七四〇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卷，宋沙門慧簡譯。第七七頁。
〇七四一
《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一卷，宋三藏法師慧簡譯。第八〇頁。
〇七四二
《佛說鐵城泥梨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八四頁。

○七四三
《佛說受歲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八八頁。
○七四四
《佛說釋摩男本四子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九二頁。
○七四五
《佛說漏分布經》一卷，後漢三藏安世高譯。第九五頁。
○七四六
《佛說魔嬈亂經》一卷，失譯人名附後漢錄。第九九頁。
○七四七
《佛說鸚鵡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一〇四頁。
○七四八
《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一卷，宋天竺沙門求那跋陀羅譯。第一〇九頁。
○七四九
《佛說食施獲五福報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一二頁。
○七五〇
《食施獲五福報經(別本)》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一四頁。
○七五一
《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一卷，後漢安息沙門安世高譯。第一一五頁。
○七五二
《優陂夷墮舍迦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宋錄。第一一八頁。
○七五三
《佛說三歸五戒慈心猒離功德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二一頁。
○七五四
《佛說婆羅門避死經》一卷，後漢安息沙門安世高譯。第一二二頁。
○七五五
《佛說邪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二三頁。
○七五六
《佛說數經》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第一二五頁。
○七五七
《佛說鞞摩肅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一二九頁。
○七五八
《佛說應法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一三二頁。
○七五九
《佛說箭喻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三五頁。
○七六〇
《佛說具法行經》一卷，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三八頁。
○七六一
《佛說齋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一四五頁。
○七六二
《梵摩喻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一四八頁。
○七六三
《佛說兜調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一五六頁。
○七六四
《佛說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五九頁。
○七六五
《佛說頻婆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一六一頁。
○七六六
《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別本)》一卷，西晉沙門釋法炬譯。第一六六頁。
○七六七
《佛說善生子經》一卷，西晉沙門支法度譯。第一七〇頁。
○七六八
《佛說意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一七五頁。
○七六九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第一七七頁。
○七七〇
《佛說尊上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一七九頁。

〇七七一

《佛說鳶掘摩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一八二頁。

〇七七二

《佛說阿含經須摩提女度衆生品》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一八八頁。

〇七七三

《須摩提女經（別本）》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一九四頁

〇七七四

《廣義法門經》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二〇二頁。

〇七七五

《佛說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二〇九頁。

〇七七六

《佛說泥犁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二一一頁。

〇七七七

《佛說戒德香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二一一九頁。

〇七七八

《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一卷，東晉西域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二一二一頁。

〇七七九

《佛爲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宋錄。第二二六頁

〇七八〇

《佛說賴吒和羅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二二九頁

〇七八一

《佛說須達經》一卷，蕭齊中印度三藏求那毗地譯。第二三九頁。

〇七八二

《佛說八正道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二四一頁。

〇七八三

《佛說鳶崛髻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二四三頁。

〇七八四

《佛說難提釋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二四八頁。

〇七八五

《佛說相應相可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二五一頁。

〇七八六

《佛說三轉法輪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二五二頁

〇七八七

《五蘊皆空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二五五頁。

〇七八八

《佛說四泥犁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二五六頁。

〇七八九

《佛說水沫所漂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二五八頁。

〇七九〇

《佛說舍衛國王十夢經》一卷，附西晉錄。第二六〇頁。

〇七九一

《佛說十一想思念如來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第二六二頁。

〇七九二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附前魏譯　第二六四頁

〇七九三

《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卷，後漢西域三藏支曜譯。第二六七頁。

〇七九四

《佛說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第二六九頁。

〇七九五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一卷，失譯。第二七四頁

〇七九六

《緣起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二七七頁

〇七九七

《佛說不自守意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第二七九頁

〇七九八

《佛說七處三觀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第二八〇頁

〇七九九
《阿那邠祇化七子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二九五頁。
〇八〇〇
《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曇無蘭譯。第二九八頁。
〇八〇一
《舍利弗摩訶目連游四衢經》一卷，後漢康居國居士康孟詳譯。第三〇二頁。
〇八〇二
《佛說滿願子經》一卷，附東晉錄。第三〇五頁。
〇八〇三
《佛說力士移山經》一卷，晉世竺法護別譯。第三〇七頁。
〇八〇四
《佛說聖法印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一二頁。
〇八〇五
《佛說阿難同學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一四頁。
〇八〇六
《佛說四末曾有法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一七頁。
〇八〇七
《四末曾有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三一九頁。
〇八〇八
《佛說轉法輪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二一頁。
〇八〇九
《五陰譬喻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二三頁。
〇八一〇
《治禪病秘要法》二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二五頁。
〇八一一
《雜阿含經》一卷，失譯。第三四五頁。
〇八一二
《佛說放牛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三五九頁。
〇八一三
《佛說枯樹經》一卷，失譯。第三六二頁。
〇八一四
《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宋沙門慧簡譯。第三六三頁。
〇八一五
《佛說馬有三相經》一卷，後漢沙門支曜譯。第三六八頁。
〇八一六
《沙彌羅經》一卷，附三秦錄。第三六九頁。
〇八一七
《玉耶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三七一頁。
〇八一八
《佛說摩鄧女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七六頁。
〇八一九
《佛說阿遬達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七八頁。
〇八二〇
《佛說鬼問目連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八〇頁。
〇八二一
《佛說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八三頁。
〇八二二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別本）》一卷，後漢沙門安世高譯。第三八六頁。
〇八二三
《佛說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一卷，失譯附東晉錄。第三八九頁。
〇八二四
《餓鬼報應經》一卷，附東晉錄。第三九一頁。
〇八二五
《佛說雜藏經》一卷，東晉沙門法顯譯。第三九七頁。
〇八二六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四〇五頁。
〇八二七
《修行本起經》二卷，後漢西域三藏竺夯共康孟詳譯。第四二二頁

○八二八
《摩登伽經》二卷，吳天竺三藏竺律炎共支謙譯。第四四九頁。
○八二九
《五母子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四七一頁。
○八三〇
《五母子經(別本)》一卷，吳優婆塞支謙譯。第四七三頁。
○八三一
《佛說阿難分別經》一卷，乞伏秦沙門釋法堅譯。第四七四頁。
○八三二
《佛說玉耶女經》一卷，失譯人名附西晉錄。第四七八頁。
○八三三
《玉耶女經(別本)》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四八〇頁。
○八三四
《佛說慢法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四八二頁。
○八三五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四八四頁。
○八三六
《佛說長者音悅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五〇九頁。
○八三七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五一三頁。
○八三八
《四十二章經》一卷，後漢西域沙門迦葉摩騰共法蘭譯。第五七〇頁。
○八三九
《佛說四十二章經(別本)》一卷，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宋眞宗皇帝注。第五七六頁。
○八四〇
《佛說海八德經》一卷，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第五八四頁。
○八四一
《龍王兄弟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五八六頁。
○八四二
《佛說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五八八頁。
○八四三
《佛說梵女祇域因緣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五九五頁。
○八四四
《佛說柰女耆婆經(別本)》一卷，後漢安世高譯。第六〇七頁。
○八四五
《法海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六一五頁。
○八四六
《佛說七女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六一七頁。
○八四七
《佛說薄沙王五願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六二一頁。
○八四八
《佛說八師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六二六頁。
○八四九
《佛說琉璃王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六三〇頁。
○八五〇
《所欲致患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六三六頁。
○八五一
《佛說堅意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六四〇頁。
○八五二
《佛說三摩竭經》一卷，吳天竺沙門竺律炎譯。第六四二頁。
○八五三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六四七頁。
○八五四
《佛說貧窮老公經》一卷，宋沙門慧簡譯。第六五〇頁。
○八五五
《佛說貧窮老公經(別本)》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第六五二頁。
○八五六
《得道梯橙錫杖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六五四頁。

〇八五七
《佛說越難經》一卷，西晉居士聶承遠譯。第六五九頁。
〇八五八
《佛說進學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六六一頁。
〇八五九
《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六六二頁。
〇八六〇
《五苦章句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六六七頁。
〇八六一
《禪秘要法經》三卷，後秦弘始年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第六八〇頁。
〇八六二
《生經》五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七二九頁。
〇八六三
《佛說義足經》二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八〇二頁。
〇八六四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第八三〇頁。

第〇三五冊

〇八六五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第五八八頁。

第〇三六冊

〇八六六
《本事經》七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〇八六七
《佛說興起行經》二卷，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第七三頁
〇八六八
《佛爲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一卷，隋洋川郡守瞿曇法智譯。第九五頁。
〇八六九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二卷，後漢三藏安世高譯。第一〇五頁
〇八七〇
《陰持入經》二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二九頁。
〇八七一
《佛說處處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五五頁。
〇八七二
《佛說罵意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六五頁。
〇八七三
《佛說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七六頁。
〇八七四
《佛說出家功德因緣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八八頁
〇八七五
《佛說出家緣經(別本)》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九〇頁
〇八七六
《佛說十八泥犁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九一頁。
〇八七七
《佛說阿含正行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九六頁。
〇八七八
《禪行法想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一九九頁。
〇八七九
《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二〇〇頁。
〇八八〇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〇二頁。
〇八八一
《佛說猘狗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〇八頁
〇八八二
《佛說阿難四事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一〇頁。
〇八八三
《佛說黑氏梵志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一五頁。
〇八八四

《佛說四願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一八頁。

〇八八五

《佛說末生冤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第二二二頁。

〇八八六

《佛說阿鳩留經》一卷，僧祐錄云安公古典經今附漢錄。第二二五頁。

〇八八七

《佛說八關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二二八頁。

〇八八八

《佛說分別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二三〇頁。

〇八八九

《佛說法受塵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二三四頁。

〇八九〇

《犍陀國王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二三五頁。

〇八九一

《佛說孝子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二三七頁。

〇八九二

《佛爲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一卷，失譯人名。第二四〇頁。

〇八九三

《佛說見正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二四二頁。

〇八九四

《燈指因緣經》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二四八頁。

〇八九五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偈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二五六頁。

〇八九六

《佛說四自侵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二七三頁。

〇八九七

《佛說自愛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二七八頁。

〇八九八

《佛說罪福報應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二八三頁。

〇八九九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別本）》一卷，劉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第二八六頁。

〇九〇〇

《大魚事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二八九頁。

〇九〇一

《佛說大迦葉本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二九一頁。

〇九〇二

《弟子死復生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二九五頁。

〇九〇三

《佛說佛大僧大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〇一頁。

〇九〇四

《佛說阿難七夢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三〇七頁。

〇九〇五

《佛說摩達國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〇九頁。

〇九〇六

《佛說中心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三一一頁。

〇九〇七

《佛說呵雕阿那鉛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第三一八頁。

〇九〇八

《佛說末羅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二〇頁。

〇九〇九

《佛說婦人遇辜經》一卷，西秦沙門聖堅譯。第三二二頁。

〇九一〇

《羅云忍辱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三二四頁。

〇九一一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二九頁。

〇九一二

《十二品生死經》一卷，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三二頁。

○九一三
《佛說五恐怖世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第三三三頁
○九一四
《佛說耶祇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第三三四頁。
○九一五
《佛說旃陀越國王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第三三六頁。
○九一六
《佛說五無反復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三八頁。
○九一七
《佛說五無返復經(別本)》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四〇頁
○九一八
《佛說五無返復經(別本)》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三四二頁
○九一九
《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三四四頁
○九二〇
《佛說沙曷比丘功德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三四六頁
○九二一
《無垢優婆夷問經》一卷，後魏中印度三藏般若流支譯。第三四九頁。
○九二二
《佛說懈怠耕者經》一卷，宋沙門惠簡譯。第三五一頁。
○九二三
《辯意長者子經》一卷，後魏沙門法場譯。第三五三頁。
○九二四
《佛說四天王經》一卷，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第三六三頁。
○九二五
《佛說時非時經》一卷，天竺三藏若羅嚴譯。第三六五頁。
○九二六
《佛說時非時經(別本)》一卷，天竺三藏法師若羅嚴譯。第三六七頁
○九二七
《佛說因緣僧護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三七〇頁。
○九二八
《盧至長者因緣經》一卷，失譯人今附東晉錄　第三八三頁
○九二九
《佛說梵摩難國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第三九〇頁。
○九三〇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三九二頁。
○九三一
《佛說九橫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九三頁。
○九三二
《佛說出家功德經》一卷，失譯人今附東晉錄。第三九五頁。
○九三三
《佛說無上處經》一卷，失譯人今附東晉錄。第三九九頁。
○九三四
《身觀經》一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四〇〇頁
○九三五
《佛說羣牛譬經》一卷，西晉沙門法炬譯。第四〇三頁。
○九三六
《佛說木槿子經》一卷，失譯人今附東晉錄。第四〇五頁。
○九三七
《佛說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四〇七頁。
○九三八
《佛說五王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四〇九頁。
○九三九
《佛說護淨經》一卷，失譯人今附東晉錄。第四一四頁。
○九四〇
《佛說栴檀樹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漢錄。第四一八頁。
○九四一
《佛說孫多耶致經》一卷，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第四二一頁。
○九四二
《佛說賢者五福德經》一卷，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第四二三頁。

○九四三
《佛說八無暇有暇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二五頁。
○九四四
《佛說療痔病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二九頁。
○九四五
《佛說略教誡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三〇頁。
○九四六
《佛說譬喻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三一頁。
○九四七
《長爪梵志請問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三二頁。
○九四八
《佛說無常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三四頁。
○九四九
《佛說受新歲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四三八頁。
○九五〇
《佛說新歲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曇無蘭譯。第四四〇頁。
○九五一
《比丘聽施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曇無蘭譯。第四四四頁。
○九五二
《佛說鬼子母經》一卷，失譯人今附西晉錄。第四四六頁。
○九五三
《佛說頞多和多耆經》一卷，失譯人今附西晉錄。第四四九頁。
○九五四
《普達王經》一卷，失譯人今附西晉錄。第四五一頁。
○九五五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四五四頁。
○九五六
《天請問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四五七頁。
○九五七
《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一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四五九頁。
○九五八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第四六〇頁。

第〇三七冊

○九五九
《十誦律》六十一卷，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第一六六頁。

第〇三八冊

○九六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二四四頁。
○九六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七五四頁。

第〇三九冊

○九六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四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頁。
○九六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五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三九四頁。
○九六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五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三五頁。
○九六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十八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七五頁。
○九六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六一四頁。
○九六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一八頁。
○九六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五

一頁

〇九六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隨意事》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八五七頁。

〇九七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六三頁。

〇九七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七七頁

〇九七二

《五分律》三十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八八〇頁

第〇四〇册

〇九七三

《四分律》六十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第二三五頁。

第〇四一册

〇九七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第一三三頁

〇九七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五〇頁。

〇九七六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一卷，宋長干寺沙門釋法顯集出。第一六五頁

〇九七七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別本）》一卷，宋長干寺沙門法穎集出。第一八一頁。

〇九七八

《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東晉平陽沙門法顯共覺賢譯。第一九五頁。

〇九七九

《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別本）》一卷，東晉平陽沙門法顯共覺賢譯。第二一四頁

〇九八〇

《彌沙塞五分戒本》一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等譯。第二一六頁。

〇九八一

《五分戒本（別本）》一卷，宋罽賓三藏佛陀什等譯。第二三七頁。

〇九八二

《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第二四六頁。

〇九八三

《十誦律比丘戒本（別本）》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二六一頁。

〇九八四

《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第二七四頁。

〇九八五

《四分僧戒本》一卷，後秦世佛陀耶舍譯。第二九〇頁。

〇九八六

《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梁建初寺沙門釋明徽集。第三一〇頁

〇九八七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　第三二五頁。

〇九八八

《舍利弗問經》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三三九頁

〇九八九

《四分尼戒本》一卷，西太原寺沙門懷素集。第三四六頁。

〇九九〇

《四分比丘尼戒本（別本）》二卷，唐西太原寺沙門懷素依律集出。第三六三頁。

〇九九一

《四分比丘戒本》一卷，西太原寺沙門懷素集　第三七九頁。

〇九九二

《解脫戒經》一卷，元魏波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　第三九六頁

〇九九三

《沙彌威儀》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第四〇九頁

〇九九四

《沙彌尼戒經》一卷，失譯人名在後漢錄　第四一六頁

〇九九五

《沙彌尼離戒文》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四一九頁

〇九九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二三頁。

〇九九七

《羯磨》一卷，沙門曇諦集。第五一一頁。

〇九九八

《彌沙塞羯磨本》一卷，大開業寺沙門愛同錄五分羯磨　第五四〇頁。

〇九九九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一卷，失譯人名。第五六三頁。

一〇〇〇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一卷，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鎧譯。第五七五頁。

一〇〇一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第五九五頁。

一〇〇二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一卷，宋沙門釋僧璩於楊都中興寺依律撰出。第六一七頁

一〇〇三

《優波離問佛經》一卷，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第六三一頁。

一〇〇四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二卷，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集　第六四五頁。

一〇〇五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別本）》四卷，唐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撰　第六八〇頁。

一〇〇六

《僧羯磨》三卷，西太原寺沙門懷素集　第七二一頁。

一〇〇七

《尼羯磨》三卷，西太原寺沙門懷素集。第七七四頁。

一〇〇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三卷，尊者毗舍佉造，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二一頁。

一〇〇九

《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附北涼錄。第八七一頁。

一〇一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攝頌》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九二頁。

一〇一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略毗奈耶雜事攝頌》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八九九頁。

一〇一二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九〇四頁。

一〇一三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別本）》二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九一五頁。

一〇一四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別本）》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第九三三頁。

一〇一五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第九五〇頁。

一〇一六

《佛說迦葉禁戒經》一卷，宋居士沮渠京聲譯。第九五九頁。

一〇一七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九六二頁。

一〇一八

《佛說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第九六六頁

第〇四二冊

一〇一九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尊者勝友集，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一頁。

一〇二〇

《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經》十卷，宋元嘉年僧伽跋摩譯。第一九七頁。

一〇二一

《鼻奈耶》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第三一三頁。

一〇二二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第四二九頁。

一〇二三

《佛阿毗曇經》二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六六六頁。

一〇二四

《毗尼母經》八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六九三頁。

一〇二五

《大比丘三千威儀》二卷，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七九四頁。

一〇二六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九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八二六頁。

一〇二七

《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正量部弗陀多羅多法師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九四五頁。

第〇四三冊

一〇二八

《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迦栴延子造，苻秦罽賓三藏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第一頁。

一〇二九

《阿毗達磨發智論》二十卷，尊者迦多衍尼子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三〇三頁。

一〇三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尊者大目乾連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五一四頁。

一〇三一

《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尊者舍利子說，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六二八頁。

一〇三二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提婆設摩阿羅漢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七八六頁。

一〇三三

《阿毗達磨界身足論》三卷，尊者世友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三三頁。

第〇四四冊

一〇三四

《阿毗達磨品類足論》十八卷，尊者世友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一〇三五

《衆事分阿毗曇論》十二卷，尊者世友造，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共菩提耶舍譯。第一四五頁。

一〇三六

《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十卷，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第二六一頁。

第〇四五冊

一〇三七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第〇四六冊

一〇三八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二十二卷，婆藪盤豆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七

五五頁。

一〇三九

《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一卷，世親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〇二七頁。

第〇四七册

一〇四〇

《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尊者世親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一頁。

一〇四一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尊者衆賢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二七一頁。

第〇四八册

一〇四二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四十卷，尊者衆賢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二頁。

一〇四三

《阿毗曇心論經》六卷，法勝論，大德優波扇多釋，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第四五一頁

一〇四四

《阿毗曇心論》四卷，尊者法勝造，晉太元元年僧伽提婆共惠遠於廬山譯。第五一七頁。

一〇四五

《雜阿毗曇心論》十一卷，尊者法救造，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等譯。第五六一頁。

一〇四六

《阿毗曇甘露味論》二卷，尊者瞿沙造，曹魏代譯失三藏名。第七三四頁。

一〇四七

《隨相論》一卷，德慧法師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七六一頁

一〇四八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十卷，尊婆須蜜造，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第七八一頁。

一〇四九

《入阿毗達磨論》二卷，塞建陀羅阿羅漢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九五二頁。

一〇五〇

《三法度論》三卷，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第九六九頁

第〇四九册

一〇五一

《成實論》十六卷，訶梨跋摩造，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一頁。

一〇五二

《佛說立世阿毗曇論》十卷，陳西印度三藏眞諦譯。第二五〇頁。

一〇五三

《解脫道論》十二卷，阿羅漢優波底沙梁言大光造，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第三五六頁。

一〇五四

《舍利弗阿毗曇論》三十卷，姚秦罽賓三藏曇摩崛多共曇摩耶舍等譯。第四八六頁。

一〇五五

《五事毗婆沙論》二卷，尊者法救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八五八頁。

一〇五六

《鞞婆沙論》十四卷，迦栴延子造，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第八七二頁

第〇五〇册

一〇五七

《三彌底部論》三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一頁。

一〇五八

《分別功德論》五卷，失譯人名附後漢錄。第二一頁。

一〇五九

《四諦論》四卷，婆藪跋摩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六八頁。

一〇六〇

《十八部異執論》一卷，天友菩薩造，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第一一五頁

一〇六一

《十八部論》一卷，陳眞諦譯。第一一二三頁。

一〇六二

《異部宗輪論》一卷，世友菩薩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第一一二八頁

一〇六三

《佛說辟支佛因緣論》二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第一三四頁

一〇六四

《大宗地玄文本論》二十卷，馬鳴菩薩造，眞諦三藏譯。第一四九頁。

一〇六五

《釋摩訶衍論》十卷，龍樹菩薩造，姚秦三藏筏提摩多譯。第一九四頁。

一〇六六

《佛本行經》七卷，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第二九二頁。

一〇六七

《佛所行贊》五卷，馬鳴菩薩造，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第四〇三頁。

一〇六八

《撰集百緣經》十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四九〇頁

一〇六九

《出曜經》三十卷，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第五八三頁

第〇五一册

一〇七〇

《賢愚經》十三卷，宋沙門慧覺共威德在高昌譯。第一頁。

一〇七一

《修行道地經》七卷，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第二一一頁。

一〇七二

《僧伽羅刹所集經》三卷，苻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等譯。第三四一頁。

一〇七三

《道地經》一卷，天竺須賴拏國三藏僧伽羅刹漢言衆護造，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九九頁。

一〇七四

《佛說百喻經》四卷，僧伽斯那撰，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第四一六頁。

一〇七五

《菩薩本緣經》三卷，僧伽斯那撰，吳月氏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第四四七頁。

一〇七六

《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要集》三卷，大唐至相寺沙門釋智嚴譯。第四八二頁。

一〇七七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第五三一頁

一〇七八

《坐禪三昧經》二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五八二頁。

一〇七九

《四品學法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六一五頁

一〇八〇

《佛治身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六一七頁

一〇八一

《佛說治意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第六一八頁。

一〇八二

《惟日雜難經》一卷，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第六二〇頁。

一〇八三

《菩薩呵色欲法經》一卷，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第六二九頁。

一〇八四

《佛說佛醫經》一卷，吳天竺沙門竺律炎共支越譯。第六三〇頁。

一〇八五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第六三三頁。

一〇八六

《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一卷，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第六三七頁。

一〇八七
《迦葉赴佛般涅槃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第六四一頁
一〇八八
《雜寶藏經》十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第六四四頁
一〇八九
《那先比丘經》二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七四九頁。
一〇九〇
《那先比丘經（別本）》三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七六六頁。
一〇九一
《達摩多羅禪經》二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第七九一頁。
一〇九二
《禪法要解》二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等於長安逍遙園譯。第八二八頁。
一〇九三
《舊雜譬喻經》二卷，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第八五三頁
一〇九四
《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大禪師佛陀蜜多撰，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第八七七頁。
一〇九五
《雜譬喻經》一卷，後漢月氏沙門支婁迦讖譯。第八九二頁。
一〇九六
《佛說內身觀章句經》一卷，失譯人名在後漢錄。第八九九頁。
一〇九七
《法觀經》一卷，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第九〇二頁。
一〇九八
《思維略要法》一卷，姚秦三藏羅什法師出。第九〇六頁
一〇九九
《禪要經》一卷，失譯人名在後漢錄。第九一三頁。
一一〇〇
《佛說十二遊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第九一六頁
一一〇一
《阿育王經》十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第九二〇頁。

第〇五二冊

一一〇二
《雜譬喻經》二卷，失譯人名附後漢錄。第一頁。
一一〇三
《天尊說阿育王譬喻經》一卷，失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二〇頁。
一一〇四
《雜譬喻經》一卷，比丘道略集。第二五頁。
一一〇五
《衆經撰雜譬喻》二卷，比丘道略集，姚秦羅什譯。第四一頁。
一一〇六
《阿育王傳》七卷，西晉安法欽譯。第五六頁。
一一〇七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一卷，苻秦天竺三藏曇摩難提譯。第一二六頁。
一一〇八
《四阿鋡暮抄解》二卷，阿羅漢婆素跋陀撰，苻秦西域三藏鳩摩羅佛提等譯。第一四八頁。
一一〇九
《法句喻經》四卷，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第一八三頁。
一一一〇
《法句經》二卷，尊者法救撰，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第二五八頁。
一一一一
《撰集三藏及雜藏傳》一卷，不載譯人名附東晉錄。第二九一頁。
一一一二
《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後漢安息優婆塞都尉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第二九八頁。
一一一三
《一百五十讚佛頌》一卷，尊者摩咥里制吒造，大唐沙門義淨於那爛陀寺譯。第三〇三頁。

一一一四
《六菩薩亦當誦持經》一卷，失譯附後漢錄　第三〇八頁。
一一一五
《讚觀世音菩薩頌》一卷，唐天后佛授記寺翻經沙門慧智譯。第三一〇頁。
一一一六
《佛說小道地經》一卷，後漢天竺三藏支曜譯。第三一三頁。
一一一七
《三慧經》一卷，失譯人名今附涼錄。第三一六頁。
一一一八
《阿毗曇五法行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二四頁。
一一一九
《迦葉結經》一卷，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第三三〇頁。
一一二〇
《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第三三五頁。
一一二一
《金七十論》三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第三三七頁。
一一二二
《無明羅刹經》三卷，失譯人名附秦錄　第三七三頁。
一一二三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一卷，失譯人名附宋錄。第三九二頁。
一一二四
《提婆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三九八頁
一一二五
《龍樹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四〇二頁。
一一二六
《龍樹菩薩傳（別本）》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四〇五頁。
一一二七
《請賓頭盧經》一卷，宋沙門釋慧簡譯。第四〇七頁。
一一二八
《馬鳴菩薩傳》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第四〇九頁。
一一二九
《龍樹菩薩勸誡王頌》一卷，唐三藏法師義淨譯。第四一二頁。
一一三〇
《分別業報略經》一卷，大勇菩薩撰，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譯。第四一七頁。
一一三一
《勸發諸王要偈》一卷，龍樹菩薩撰，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譯。第四二二頁。
一一三二
《婆藪盤豆法師傳》一卷，陳天竺三藏法師眞諦譯。第四二七頁。
一一三三
《賓頭盧突羅闍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一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四三五頁。
一一三四
《龍樹菩薩爲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一卷，宋罽賓三藏求那跋摩譯。第四四〇頁。
一一三五
《勝宗十句義論》一卷，勝者慧月造，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四四五頁
一一三六
《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第四五二頁。
一一三七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卷，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第四五七頁。
一一三八
《釋迦譜》五卷，梁沙門釋僧祐撰。第四七七頁。
一一三九
《釋迦方志》二卷，終南太一山釋氏。第六三五頁
一一四〇
《釋迦氏譜》一卷，終南山釋氏　第六九二頁。

一一四一

《經律異相》五十卷，梁沙門僧旻寶唱等集。第七二二頁

第〇五三冊

一一四二

《陀羅尼雜集》十卷，未詳撰者今附梁錄。第三七二頁。

一一四三

《諸經要集》二十卷，西明寺沙門釋道世集。第四七六頁。

一一四四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釋僧祐撰。第八四〇頁。

第〇五四冊

一一四五

《衆經目錄》七卷，隋沙門法經等撰。第八四頁。

一一四六

《歷代三寶紀》十五卷，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臣費長房上。第一四二頁。

一一四七

《衆經目錄》五卷，隋仁壽年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第三六六頁。

一一四八

《衆經目錄》五卷，釋靜泰撰。第四〇四頁。

一一四九

《大唐內典錄》十卷，京師西明寺釋氏撰。第四六〇頁。

一一五〇

《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大唐天后勑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第六九八頁。

一一五一

《古今譯經圖紀》四卷，沙門靖邁次。第九〇七頁。

一一五二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開元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第九四九頁。

一一五三

《續大唐內典錄》一卷，麟德元年於西明寺起首移總持寺釋氏撰畢。第九六〇頁

第〇五五冊

一一五四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第一頁。

一一五五

《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庚午歲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第四八六頁

一一五六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西京西明寺沙門圓照撰。第五三九頁。

一一五七

《大唐保大乙巳歲續貞元釋教錄》一卷，西都右街報恩禪院取經禪大德恆安集。第九八九頁。

第〇五六冊

一一五八

《大元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元講經律論沙門慶吉祥等集。第一頁。

一一五九

《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集。第一一六頁。

一一六〇

《大藏一覽集》十卷，寧德優婆塞陳實謹編。第二五一頁。

一一六一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元清源居士王古撰。第四七三頁。

一一六二

《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三十卷，沙門守其等校勘。第五八九頁。

一一六三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翻經沙門玄應撰。第八一三頁。

第〇五七冊

一一六四

《一切經音義(別本)》二十五卷，唐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玄應撰。第一三五頁。

一一六五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翻經沙門慧琳撰　第三九八頁

第〇五八册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第〇五九册

一一六六

《續一切經音義》十卷，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集。第三五三頁

一一六七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京兆府靜法寺沙門慧苑述。第四二四頁。

一一六八

《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別本）》二卷，京兆府靜法寺沙門慧苑述。第四八一頁。

一一六九

《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宣德郎新差監在京木炭場柳豫　第五一〇頁

一一七〇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册（卷），漢中沙門可洪撰　第五四六頁

第〇六〇册

一一七一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第六一一頁。

一一七二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唐西明寺釋氏。第七五七頁

一一七三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第八四九頁

一一七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第八六四頁

一一七五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三卷，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第九三一頁

第〇六一册

一一七六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　第一頁

一一七七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唐三藏法師義淨撰　第一三九頁

一一七八

《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東晉沙門釋法顯自記游天竺事。第一六八頁。

一一七九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三卷，京弘福寺沙門彥琮撰。第一九六頁。

一一八〇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門人灌頂撰。第二二〇頁

一一八一

《高僧傳》十四卷，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惠皎撰　第二三一頁

一一八二

《續高僧傳》三十卷，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第四八七頁

第〇六二册

一一八三

《宋高僧傳》三十卷，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沙門贊寧等撰。第一頁

一一八四

《明高僧傳》六卷，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第三〇七頁

一一八五

《神僧傳》九卷。第三五八頁。

一一八六

《辯正論》八卷，唐沙門釋法琳撰。第四六四頁

一一八七

《破邪論》二卷，大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第六〇八頁。

一一八八

《甄正論》三卷，大白馬寺僧玄嶷撰。第六五〇頁。

一一八九

《十門辯惑論》三卷，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第六八六頁

一一九〇

《弘明集》十四卷，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第七〇八頁。

一一九一

《廣弘明集》三十卷，唐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第九三八頁

第〇六三冊

一一九二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第四六七頁。

一一九三

《說罪要行法》一卷，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第五三〇頁。

一一九四

《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第五三三頁。

一一九五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第五三五頁。

一一九六

《比丘尼傳》四卷，大莊嚴寺釋寶唱撰。第五三八頁。

一一九七

《集諸經禮懺儀》二卷，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第五八三頁。

一一九八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四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六一七頁。

一一九九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六四八頁。

一二〇〇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六五一頁。

一二〇一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六五五頁。

一二〇二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六五八頁

一二〇三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六六一頁。

一二〇四

《七佛讚唄伽他》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六六六頁。

一二〇五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六六九頁。

一二〇六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三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七〇四頁

一二〇七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二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七二九頁。

一二〇八

《分別善惡報應經》二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七四〇頁。

一二〇九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七五二頁。

一二一〇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七五六頁。

一二一一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七六三頁。

一二一二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

息災譯。第七六七頁。

一二一三

《佛說金耀童子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七七一頁。

一二一四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七七七頁。

一二一五

《佛說較量壽命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七八一頁。

一二一六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七八七頁。

一二一七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二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七九二頁。

一二一八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〇一頁。

一二一九

《息除中夭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〇五頁。

一二二〇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〇七頁。

一二二一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八一〇頁。

一二二二

《贊法界頌》一卷，聖龍樹菩薩造，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一三頁。

一二二三

《佛說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八一六頁。

一二二四

《佛說諸行有爲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八二〇頁。

一二二五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宮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二一頁。

一二二六

《妙法聖念處經》八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八二六頁。

一二二七

《佛說六道伽陀經》一卷，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法天譯。第八七一頁。

一二二八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八七四頁。

一二二九

《法集要頌經》四卷，尊者法救集，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八七八頁。

一二三〇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九〇六頁。

一二三一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天息災譯。第九〇九頁。

一二三二

《菩提行經》四卷，聖龍樹菩薩集頌，中印度惹爛馱囉國密林寺三藏沙門

天息災譯。第九一三頁

一二三三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九三五頁。

一二三四

《佛說法集名數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九六一頁。

一二三五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九六六頁。

一二三六

《聖持世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九六九頁

一二三七

《十二緣生祥瑞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九七四頁

一二三八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九八四頁。

一二三九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九八七頁。

一二四〇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九九〇頁。

一二四一

《佛說苾芻五法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九九三頁。

一二四二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九九七頁。

一二四三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〇〇〇頁。

一二四四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〇〇五頁。

一二四五

《金剛針論》一卷，法稱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〇〇九頁。

一二四六

《佛說目連所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〇一六頁。

一二四七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施護譯。第一〇一八頁。

第〇六四冊

一二四八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二十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譯。第一頁。

一二四九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譯。第一二〇頁。

一二五〇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二二頁。

一二五一

《佛說十號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譯。第一二八頁。

一二五二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三〇頁。

一二五三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三一頁。

一二五四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　第一三三頁。

一二五五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三四頁。

一二五六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天施護譯。第一三七頁。

一二五七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四一頁。

一二五八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四五頁。

一二五九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五一頁。

一二六〇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五三頁。

一二六一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五八頁。

一二六二

《妙臂菩薩所問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　第一六〇頁。

一二六三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八七頁。

一二六四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九七頁

一二六五

《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拏羅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譯。第二〇六頁。

一二六六

《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七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天息災譯。第二三六頁。

一二六七

《聖無能勝金剛火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　第二七八頁。

一二六八

《佛說聖莊嚴陀羅尼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八一頁

一二六九

《佛說勝幡瓔珞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八八頁。

一二七〇

《佛說花積樓閣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九一頁。

一二七一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九四頁。

一二七二

《佛說智光滅一切業障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九六頁。

一二七三

《賢聖集伽陀一百頌》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大息災譯。第二九八頁。

一二七四

《佛說聖大總持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〇二頁。

一二七五

《佛說尊勝大明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〇五頁。

一二七六

《佛說如意寶總持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〇七頁。

一二七七

《佛說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〇九頁。

一二七八

《佛說普賢曼拏羅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一二頁。

一二七九

《佛說最上意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一六頁。

一二八〇

《佛說聖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一九頁。

一二八一

《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一卷，唐代失譯。第三二一頁。

一二八二

《佛說衆許摩訶帝經》十三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三二三頁。

一二八三

《佛說月光菩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四〇一頁。

一二八四

《佛說金光王童子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四〇五頁。

一二八五

《佛說布施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四〇七頁。

一二八六

《揵稚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四一〇頁。

一二八七

《毗婆尸佛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一六頁。

一二八八

《佛說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二五頁。

一二八九

《佛說聖觀自在菩薩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四二八頁。

一二九〇

《佛說解憂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三〇頁。

一二九一

《佛說大三摩惹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三三頁。

一二九二

《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三七頁。

一二九三

《佛說長者施報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四〇頁。

一二九四

《佛說七佛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四五頁。

一二九五

《佛一百八名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五一頁。

一二九六

《佛說毗沙門天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四五四頁。

一二九七

《聖多羅菩薩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　第四六〇頁。

一二九八

《一切如來說佛頂輪王一百八名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六五頁。

一二九九

《增慧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六七頁。

一三〇〇

《佛說四無所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六九頁。

一三〇一

《佛說聖最勝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七二頁。

一三〇二

《佛說徧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七六頁

一三〇三

《佛說帝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八一頁。

一三〇四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八五頁。

一三〇五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八八頁。

一三〇六

《佛說諸佛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九三頁。

一三〇七

《佛說大乘戒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九六頁。

一三〇八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四九八頁。

一三〇九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　第五〇〇頁。

一三一〇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五一六頁。

一三一一

《佛說薩鉢多酥哩踰捺野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五三一頁。

一三一二

《佛說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五三四頁。

一三一三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　第五六一頁。

一三一四

《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五七二頁

一三一五

《菩提心觀釋》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五七七頁。

一三一六

《佛說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八〇頁。

一三一七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　第六〇三頁。

一三一八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二六頁。

一三一九

《佛說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五四頁。

一三二〇

《佛說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七七頁。

一三二一

《佛說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八六頁。

一三二二

《佛說八大菩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九一頁。

一三二三

《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四卷，龍樹菩薩於持明藏略出，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六九四頁。

一三二四

《佛說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陪囉嚩輪觀想成就儀軌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二〇頁。

一三二五

《佛說大乘八大曼拏羅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二九頁。

一三二六

《迦業仙人說醫女人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三二頁。

一三二七

《羅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三五頁。

一三二八

《佛說較量一切佛剎功德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四一頁。

一三二九

《難你計涇嚩囉天說支輪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四二頁。

一三三〇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四五頁。

一三三一

《佛說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七八五頁。

一三三二

《佛說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〇〇頁。

一三三三

《聖金剛手菩薩一百八名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〇六頁。

一三三四

《佛說俱枳羅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〇九頁。

一三三五

《佛說消除一切災障寶髻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〇九頁。

一三三六

《佛說妙色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一頁。

一三三七

《佛說栴檀香身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二頁。

一三三八

《佛說鉢蘭那賒嚩哩大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二頁。

一三三九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

三頁。

一三四〇

《佛說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四頁。

一三四一

《佛說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四頁。

一三四二

《佛說無量功德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四頁。

一三四三

《佛說十八臂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五頁。

一三四四

《佛說洛義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五頁。

一三四五

《佛說辟除諸惡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六頁。

一三四六

《佛三身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八頁。

一三四七

《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一九頁。

一三四八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二一頁。

一三四九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二七頁。

一三五〇

《八大靈塔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二七頁。

一三五一

《三身梵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二八頁。

一三五二

《佛說阿羅漢具德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三〇頁。

一三五三

《佛說無畏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三六頁。

一三五四

《佛說大愛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三九頁。

一三五五

《佛說妙吉祥菩薩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二頁。

一三五六

《佛說無量壽大智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三頁。

一三五七

《佛說宿命智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三頁。

一三五八

《佛說慈氏菩薩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三頁。

一三五九

《佛說虛空藏菩薩陀羅尼》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三頁。

一三六〇

《佛說尊那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五頁。

一三六一
《大正句王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四八頁。
一三六二
《佛說聖多羅菩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五七頁。
一三六三
《佛說息除賊難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六一頁。
一三六四
《佛說延壽妙門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六三頁。
一三六五
《佛說秘密八名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六七頁。
一三六六
《佛說大吉祥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六九頁。
一三六七
《佛說寶賢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六九頁。
一三六八
《佛說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七一頁。
一三六九
《佛說戒香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七四頁
一三七〇
《佛說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七六頁。
一三七一
《佛說頻婆娑羅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七八頁。
一三七二
《佛說信解智力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八二頁。
一三七三
《佛說舊城喻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八六頁。
一三七四
《佛說信佛功德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八九頁。
一三七五
《佛說善樂長者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九五頁。
一三七六
《佛說人仙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八九八頁。
一三七七
《佛說法身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〇二頁。
一三七八
《佛說決定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〇五頁。
一三七九
《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一二頁。
一三八〇
《佛說帝釋所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三〇頁。
一三八一
《佛說解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三八頁。
一三八二
《佛說四品法門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四〇頁
一三八三
《佛說護國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四三頁。
一三八四
《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法賢譯。第九五〇頁。

一三八五

《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三十卷，京兆華嚴寺沙門釋玄逸撰。第一頁。

一三八六

《大唐正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西明寺翻經臨壇沙門圓照撰。第一八三頁。

一三八七

《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一卷，北天竺國三藏沙門阿質達霰譯。第二三一頁。

一三八八

《穢迹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一卷，北天竺國三藏沙門阿質達霰譯。第二三五頁。

一三八九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三卷，北天竺國三藏沙門阿質達霰譯。第二三九頁。

一三九〇

《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摩竭提國三藏沙門法月重譯。第二七三頁。

一三九一

《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大唐三藏沙門金剛智譯。第二七四頁。

一三九二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身咒本》一卷（出《大悲經》中卷），大唐三藏沙門金剛智譯。第二八二頁。

一三九三

《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一卷，大唐三藏沙門金剛智譯。第二八三頁。

一三九四

《不動使者陀羅尼秘密法》一卷，京大薦福寺三藏沙門金剛菩提譯。第二八五頁。

一三九五

《金剛頂瑜伽念珠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三頁。

一三九六

《金剛頂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四頁。

一三九七

《大樂金剛不空眞實三麼耶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二二頁。

一三九八

《佛說大方廣曼殊室利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二六頁。

一三九九

《一字奇特佛頂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三四頁。

一四〇〇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七一頁。

一四〇一

《佛說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八五頁。

一四〇二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品（亦名五字咒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九二頁。

一四〇三

《阿唎多羅陀羅尼阿嚕力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〇〇頁。

一四〇四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一七頁。

一四〇五

《普賢菩薩行願讚》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一二頁。

一四〇六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二六頁。

一四〇七

《底哩三昧邪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三一頁。

一四〇八

《底哩三昧耶不動使者念誦品（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四一頁。

一四〇九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四六頁。

一四一〇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六一頁。

一四一一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南天竺國三藏沙門智藏譯。第四六七頁

一四一二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六九頁。

一四一三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七一頁。

一四一四

《佛說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七二頁。

一四一五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七三頁。

一四一六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八〇頁。

一四一七

《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三一頁。

一四一八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四〇頁

一四一九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七六頁。

一四二〇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九一頁。

一四二一

《佛說樓炭梨童女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九五頁。

一四二二

《觀自在菩薩化身蘘麎哩曳童女銷伏毒害陀羅尼經（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九八頁。

一四二三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九九頁。

一四二四

《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〇四頁。

一四二五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三四頁。

一四二六

《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四七頁

一四二七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

四九頁。

一四二八

《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五一頁。

一四二九

《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五四頁。

一四三〇

《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五六頁。

一四三一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五九頁。

一四三二

《訶利帝母眞言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六五頁。

一四三三

《毗沙門天王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六九頁。

一四三四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七五頁。

一四三五

《文殊問經字母品第十四》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七八頁。

一四三六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八〇頁。

一四三七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九四頁。

一四三八

《無量壽如來修觀行供養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七)一一頁。

一四三九

《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二三頁。

一四四〇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三一頁。

一四四一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三八頁。

一四四二

《金剛王菩薩秘密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四三頁。

一四四三

《普賢金剛薩埵瑜伽念誦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五一頁。

一四四四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埵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六一頁。

一四四五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七〇頁。

一四四六

《瑜伽翳迦訖沙囉烏瑟尼沙斫訖囉眞言安怛陀那儀則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七二頁。

一四四七

《仁王般若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七八頁。

一四四八

《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八三頁。

一四四九

《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別本）》一卷，依切利天宮所說經譯　第七八九頁

一四五〇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七九三頁。

一四五一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〇〇頁。

一四五二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〇三頁

一四五三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〇七頁

一四五四

《甘露軍荼利菩薩供養念誦成就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八一二頁

一四五五

《聖觀自在菩薩心眞言瑜伽觀行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二四頁。

一四五六

《金剛頂經多羅菩薩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二八頁。

一四五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三四頁。

一四五八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並序》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八三八頁

一四五九

《受菩提心戒儀》一卷，普賢瑜伽阿闍黎集，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四一頁

一四六〇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八四四頁

一四六一

《金剛頂經金剛界大道場毗盧遮那如來自受用身內證智眷屬法身異名佛最上乘秘密三摩地禮懺文》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四七頁。

一四六二

《大樂金剛不空眞實三昧邪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五一頁

一四六三

《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大樂不空三昧眞實金剛薩埵菩薩等一十七聖大曼荼羅義述》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七三頁。

一四六四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一卷，師子國三藏沙門阿目佉跋折羅譯　第八七六頁。

一四六五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八八三頁。

一四六六

《都部陀羅尼目（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八八頁。

一四六七

《大乘緣生論》一卷，聖者薩埵迦造，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九〇頁。

一四六八

《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九八頁

一四六九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九

一〇頁

一四七〇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九七〇頁。

一四七一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九八九頁。

一四七二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〇一九頁。

第〇六六册

一四七三

《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頁。

一四七四

《大乘密嚴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六頁。

一四七五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説文殊五字眞言勝相》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四頁。

一四七六

《五字陀羅尼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五六頁。

一四七七

《金剛頂勝初瑜伽經中略出大樂金剛薩埵念誦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一頁。

一四七八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成就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八頁。

一四七九

《大藥叉女歡喜母並愛子成就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七頁。

一四八〇

《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八五頁。

一四八一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〇九頁。

一四八二

《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王品》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一三頁。

一四八三

《不空羂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眞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三〇頁。

一四八四

《大威怒烏蒭澀摩儀軌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三二頁。

一四八五

《佛説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四〇頁。

一四八六

《佛説摩利支天經(別本)》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四二頁。

一四八七

《聖迦抳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三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四四頁。

一四八八

《佛爲優塡王説王法政論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八九頁。

一四八九

《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九六頁。

一四九〇
《大方廣如來藏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二〇四頁
一四九一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二一四頁。
一四九二
《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阿尾奢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二三頁。
一四九三
《大日經略攝念誦隨行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二六頁
一四九四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略示七支念誦隨行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二八頁。
一四九五
《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供養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二三一頁
一四九六
《大聖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四〇頁
一四九七
《佛說木槵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四三頁
一四九八
《金剛頂降三世大儀軌法王教中觀自在菩薩心眞言一切如來蓮華大曼荼羅品》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四五頁
一四九九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二四八頁
一五〇〇
《金剛頂經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八〇頁
一五〇一
《金剛頂經瑜伽觀自在王如來修行法》一卷，唐南天竺國三藏金剛智譯第二八四頁
一五〇二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一頁
一五〇三
《瑜伽金剛頂經釋字母品》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七頁
一五〇四
《修習般若波羅蜜菩薩觀行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〇〇頁。
一五〇五
《一字金輪王佛頂要略念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三〇六頁。
一五〇六
《金剛頂瑜伽降三世成就極深密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與月行婆羅門偏智譯，第三〇九頁
一五〇七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一二頁。
一五〇八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華部念誦法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一七頁。
一五〇九
《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二五頁。
一五一〇
《怒王念誦儀軌法品》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共中天竺婆羅門僧偏智譯，第三二九頁

一五一一

《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三八頁。

一五一二

《大聖天歡喜雙身毗那夜迦法》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四六頁。

一五一三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四九頁。

一五一四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五六頁。

一五一五

《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三七二頁。

一五一六

《佛說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聖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明教大師施賢譯。第三七五頁。

一五一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大唐罽賓國三藏般若譯。第三八〇頁。

一五一八

《大花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一卷，罽賓國三藏般若共利言譯。第四七八頁。

一五一九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罽賓國三藏般若共利言譯。第四七九頁。

一五二〇

《大六大阿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天竺沙門闍那多迦譯。第四八〇頁。

一五二一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北印度烏塡曩國帝釋嘗寺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四八五頁。

一五二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罽賓國三藏般若譯。第四八九頁。

一五二三

《佛說十力經》一卷，三藏沙門勿提堤犀魚譯。第八一二頁。

一五二四

《佛說十力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沙門勿提堤犀魚譯。第八一九頁。

一五二五

《佛說佛十力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沙門施護譯。第八二三頁。

一五二六

《佛說迴向輪經》一卷，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譯。第八二六頁。

一五二七

《佛說十地經》九卷，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譯。第八二九頁。

一五二八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唐罽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共牟尼室利譯。第九〇〇頁。

第〇六七册

一五二九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大唐罽賓國三藏般若譯。第一頁。

一五三〇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四頁。

一五三一

《佛說大生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七五頁。

一五三二

《佛說法印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一八一頁。

一五三三

《佛說未曾有正法經》六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一八四頁。

一五三四

《佛說分別緣生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教大師法天譯。第二二三頁。

一五三五

《佛說分別布施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二六頁。

一五三六

《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三〇頁。

一五三七

《佛說園生樹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六五頁。

一五三八

《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六八頁。

一五三九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七一頁。

一五四〇

《佛說帝釋嚴秘密成就儀軌》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七四頁。

一五四一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七八頁。

一五四二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七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二八三頁。

一五四三

《佛說最勝妙吉祥根本智最上秘密一切名義三摩地分》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四〇頁。

一五四四

《諸教決定名義論》一卷，聖慈氏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五〇頁。

一五四五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五四頁。

一五四六

《佛說輪王七寶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三五八頁。

一五四七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十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賜紫施護譯。第三六二頁。

一五四八

《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二四頁。

一五四九

《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四八頁。

一五五〇

《佛說發菩提心破諸魔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六六頁。

一五五一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七六頁。

一五五二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七九頁。

一五五三

《佛說大集法門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五九六頁。

一五五四

《集諸法寶最上義論》二卷，善寂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〇九頁。

一五五五

《佛說淨意優婆塞所問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一九頁。

一五五六

《菩提心離相論》一卷，龍樹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

六二三頁。

一五五七

《大乘破有論》二卷，龍樹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二九頁。

一五五八

《一切如來說佛頂輪王一百八名讚》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三二頁。

一五五九

《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六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三三頁。

一五六〇

《集大乘相論》二卷，覺吉祥智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六七頁。

一五六一

《佛說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大明觀想儀軌》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七七頁。

一五六二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六八一頁。

一五六三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〇二頁。

一五六四

《佛說寶帶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〇六頁。

一五六五

《六十頌如理論》一卷，龍樹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一二頁。

一五六六

《佛說金身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一六頁。

一五六七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一九頁。

一五六八

《佛吉祥德讚》三卷，尊者寂友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二五頁。

一五六九

《佛說息諍因緣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三八頁。

一五七〇

《大乘二十頌論》一卷，龍樹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四四頁。

一五七一

《佛說醫喻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四七頁

一五七二

《佛說月喻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四九頁

一五七三

《佛說初分說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五一頁

一五七四

《廣釋菩提心論》四卷，蓮華戒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六二頁。

一五七五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八〇頁。

一五七六

《佛說蟻喻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譯。第七九四頁。

一五七七

《一切秘密最上名義大教王儀軌》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七九七頁。

一五七八

《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〇六頁。

一五七九

《佛說秘密三昧大教王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一八頁。

一五八〇

《佛說施一切無畏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四九頁。

一五八一

《聖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一百八名眞實圓義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五二頁。

一五八二

《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五五頁。

一五八三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一卷，大域龍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六二頁。

一五八四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四卷，三寶尊菩薩造，大域龍菩薩造本論，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六六頁。

一五八五

《佛說灌頂王喩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八九頁。

一五八六

《廣大發願頌》一卷，龍樹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九二頁。

一五八七

《佛說秘密相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八九五頁。

一五八八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九〇九頁。

一五八九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九一九頁。

一五九〇

《金光明經》四卷，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譯。第九三二頁。

第〇六八冊

一五九一

《佛說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一頁。

一五九二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四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一七〇頁。

一五九三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一八六頁。

一五九四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六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一九五頁。

一五九五

《佛說勝義空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二二二頁。

一五九六

《佛說淸淨心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二二五頁。

一五九七

《佛說五大施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二二八頁。

一五九八

《佛說隨勇尊者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法大師施護等譯。第二三一頁。

一五九九

《大乘寶要義論》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二三四頁

一六〇〇

《一切如來白傘蓋大佛頂陀羅尼》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八二頁。

一六〇一

《一切如來白傘蓋大佛頂陀羅尼》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二八七頁。

一六〇二

《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二頁。

一六〇三

《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二九三頁。

一六〇四

《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曰》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二九四頁。

一六〇五

《大悲心陀羅尼》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二九五頁。

一六〇六

《尊勝佛頂眞言修瑜伽法》二卷，三藏輸波迦羅譯。第二九六頁。

一六〇七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二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與惟淨等譯。第三〇八頁。

一六〇八

《金剛峰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二卷，南天竺國三藏金剛智譯。第三九八頁。

一六〇九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一卷，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撰。第四一一頁。

一六一〇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五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四一九頁。

一六一一

《佛說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一卷，北天竺國三藏阿質達霰沙門無能勝譯。第四四六頁。

一六一二

《大隨求陀羅尼》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四五六頁。

一六一三

《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四六〇頁。

一六一四

《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儀軌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四六一頁。

一六一五

《佛說身毛喜豎經》三卷，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譯。第四六八頁。

一六一六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二卷，勝德赤衣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四八四頁。

一六一七

《佛說大乘大方廣佛冠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四九一頁。

一六一八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一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四九八頁。

一六一九

《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三十卷，大安國寺傳密教超悟大師行琳集。第五〇〇頁。

一六二〇

《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十八卷，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譯。第六七六頁。

一六二一

《金剛頂瑜伽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修行念誦儀軌》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七七三頁。

一六二二

《大乘中觀釋論》十八卷，安慧菩薩造，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譯。第七七八頁。

一六二三

《一切佛菩薩名集》二十二卷，利州太子寺講經論沙門德雲集。第八七一頁。

第〇六九冊

一六二四

《金色童子因緣經》十二卷，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譯。第一頁。

一六二五

《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譯。第五六頁。

一六二六

《施設論》七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七二頁。

一六二七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卷，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譯。第一〇四頁。

一六二八

《佛說如意輪蓮華心如來修行觀門儀》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一二四頁。

一六二九

《大樂金剛不空眞實三麼耶經》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一二八頁。

一六三〇

《金剛摧碎陀羅尼》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一三三頁。

一六三一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南天竺三藏金剛智依梵本譯。第一三四頁。

一六三二

《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第一三八頁。

一六三三

《佛說如來不思議秘密大乘經》二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等譯。第一四三頁。

一六三四

《佛說佛名經》三十卷。第二三五頁。

一六三五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四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譯。第四一六頁。

一六三六

《金剛頂經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二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第六〇〇頁。

一六三七

《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法稱菩薩造，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譯。第六一一頁。

一六三八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傳梵大師法護譯。第七三五頁。

一六三九

《十不善業道經》一卷，馬鳴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第七五八頁。

一六四〇

《六趣輪迴經》一卷，馬鳴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第七五九頁。

一六四一

《尼乾子問無我義經》一卷，馬鳴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第七六三頁。

一六四二
《師事法五十頌》一卷，馬鳴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　第七六五頁。
一六四三
《大悲心陀羅尼修行念誦略儀》一卷，唐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譯　第七六七頁。
一六四四
《大元帝師說根本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上》一卷，大元帝師苾蒭拔合思巴述。第七七〇頁。
一六四五
《大元帝師說根本一切有部苾蒭習學略法》一卷下　第七七八頁。
一六四六
《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一卷，中天竺摩竭陀國三藏法師慈賢譯　第七八二頁。
一六四七
《諸法集要經》十卷，觀無畏尊者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　第七八五頁。
一六四八
《福蓋正行所集經》十二卷，龍樹菩薩集，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　第八四三頁。
一六四九
《父子合集經》二十卷，西天譯經三藏宣梵大師日稱譯。第八八四頁。

第〇七〇冊

一六五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經，唐太原方山長者李通玄造論，唐福州開元寺沙門志寧釐經合論。第一頁。

第〇七一冊

一六五一
《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一卷，元眞智等譯　第一頁。
一六五二
《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一卷，三藏法師沙囉巴譯　第五頁。
一六五三
《唐言誦聖妙吉祥眞實名》一卷，土番譯主嚩崖沙門釋智譯　第八頁。
一六五四
《聖者文殊師利發菩提心願文》一卷，巴看落目瓦傳甘泉馬蹄山智慧譯。第一七頁。
一六五五
《彰所知論》二卷，元發合思巴造，沙羅巴譯　第一八頁。
一六五六
《初學記》一卷，西京寶應寺沙門釋清覺述，南山大普寧寺嗣孫道安注。第三〇頁。
一六五七
《正行集》一卷，西京寶應寺沙門釋清覺述。第四〇頁。
一六五八
《佛說壞相金剛陀羅尼經》一卷，三藏法師沙囉巴譯。第四二頁。
一六五九
《佛說文殊菩薩最勝眞實名義經》一卷，三藏法師沙囉巴譯　第四四頁。
一六六〇
《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二卷，善護尊者造，大元三藏沙門沙囉巴譯。第四九頁。
一六六一
《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供養法》一卷，大元三藏沙門沙囉巴譯。第五九頁
一六六二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一卷，元廣福大師僧錄管主八撰　第六六頁。
一六六三
《密咒圓因往生集》一卷，沙門智廣等編集，沙門金剛幢譯定。第七七頁。
一六六四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二卷，五臺山金河寺沙門道殷集。第九一頁

一六六五

《菩薩名經》十卷，宋居士羅濬集　第一一一頁

一六六六

《梵本大悲神咒》一卷。第一六一頁。

一六六七

《法苑珠林》一百卷，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第一六三頁。

第〇七二冊

一六六八

《傳燈玉英集》十五卷。第七四二頁。

一六六九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譯經三藏光梵大師惟淨等集。第八五〇頁。

一六七〇

《天聖釋教總錄》三冊。第九三一頁。

第〇七三冊

一六七一

《元至元辨僞錄》五卷，元大都路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實錄撰。第一頁。

一六七二

《圓覺道場修證儀》十八卷，唐終南山草堂寺沙門宗密述。第三六頁。

一六七三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宋鎮國軍節度使李遵勗編。第二一九頁。

一六七四

《天聖廣燈錄都帙目錄》一卷。第四〇八頁。

一六七五

《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二卷，宋翰林學士楊億等編修　第四一四頁

一六七六

《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宋呂夷簡等編修　第五二四頁

一六七七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十卷，唐沙門智炬撰。第六〇一頁。

一六七八

《御製秘藏詮》三十卷，宋太宗趙炅撰　第六七六頁

一六七九

《御製佛賦》二卷，宋太宗趙炅撰。第八四五頁。

一六八〇

《御製詮源歌》一卷，宋太宗趙炅撰　第八五四頁

一六八一

《御製蓮花心輪迴文偈頌》二十五卷，宋太宗趙炅撰　第八五七頁。

一六八二

《御製逍遙咏》十一卷，宋太宗趙炅撰。第九七二頁。

第〇七四冊

一六八三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僧道原纂。第一頁。

一六八四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集

第三九六頁。

一六八五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第六七二頁。

第〇七五冊

一六八六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第一頁。

一六八七

《五燈會元目錄》三卷　第二六七頁。

一六八八

《五燈會元》五十七卷，宋沙門大川濟纂。第三〇五頁。

一六八九

《御製緣識》五卷，宋太宗趙炅撰。第九三三頁。

第〇七六冊

一六九〇

《佛說大乘智印經》五卷，西天譯經三藏寶法大師智吉祥金揔持等譯

第一頁。

一六九一
《佛說大乘僧伽吒法義經》七卷，西天譯經三藏寶輪大師金摠持等譯。第二八頁
一六九二
《佛說淸淨毗奈耶最上大乘經》三卷，同譯經西天寶法大師智吉祥等譯。第四三頁。
一六九三
《佛說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三卷，明敎辯才法師充譯經三藏沙門紹德等譯。第五二頁。
一六九四
《佛說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三卷，西天同譯經寶法大師智吉祥等譯。第六四頁。
一六九五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三卷，西天譯經三藏寶輪大師金總持等譯　第七八頁。
一六九六
《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二卷，西天譯經三藏寶輪大師金總持等譯　第八八頁。
一六九七
《菩薩本生鬘論》十六卷，聖勇菩薩等造，同譯經梵才大師慧珣等譯。第九五頁。
一六九八
《宗鏡錄》一百卷，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第一九〇頁。
一六九九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卷，唐惠能說，門人法海等集　第八一八頁
一七〇〇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卷，唐惠能說，元宗寶編。第八三三頁。
一七〇一
《明覺禪師語錄》六卷，宋重顯撰述，惟蓋竺等編。第八五〇頁。

一七〇二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十七卷，宋克勤撰述，門人紹隆等編　第九二一頁。

第〇七七册

一七〇三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一卷，唐裴休集　第一一六頁。
一七〇四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一卷，唐裴休集。第一二四頁。
一七〇五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宋宗杲撰述，蘊聞編　第一二九頁
一七〇六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宋參學比丘道謙編　第三四三頁。
一七〇七
《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一卷，宋道行述　第三五五頁。
一七〇八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一卷，宋參學比丘祖詠編。第三六〇頁。
一七〇九
《宗門統要續集》二十卷，宋建溪沙門宗永集，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淸茂續集。第三七七頁。
一七一〇
《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宋頤藏主集，明僧錄司右闡敎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第六一五頁。

第〇七八册

一七一一
《古尊宿語錄(別本)》四十八卷，宋頤藏主集　第一頁
一七一二
《輔敎篇》三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第二九五頁。
一七一三
《傳法正宗記》九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第三一四頁
一七一四

《傳法正宗論》二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四〇〇頁

一七一五

《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第四一七頁。

一七一六

《傳法正宗定祖圖（別本）》一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第四二六頁。

一七一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元明本撰述，參學門人慈寂上進。第四三一頁。

一七一八

《永嘉集》一卷，唐愼水沙門玄覺述。第六〇六頁。

一七一九

《永嘉證道歌》一卷，唐愼水沙門玄覺撰　第六二〇頁。

一七二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二十一卷，宋池州報恩寺沙門法應集，元紹興天衣禪寺住持普會續集，明僧錄司右闡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第六二二頁。

一七二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別本）》四十卷，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第八五五頁。

第〇七九冊

一七二二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四卷，元寂照說嗣法門人法琳等編。第一頁。

一七二三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十六卷，元梵琦說，祖光文玹等編。第五三頁。

一七二四

《禪林寶訓》四卷，宋東吳沙門淨善重集。第二二三頁。

一七二五

《禪宗正脈》二十卷，明如巹著　第二六三頁

一七二六

《三教平心論》二卷，元靜齋學士劉謐撰。第五五六頁

一七二七

《晉僧肇法師寶藏論》一卷　第五七六頁。

一七二八

《護法論》一卷，宋大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第五八七頁。

一七二九

《敕修百文清規》八卷，元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僧德輝重編，大龍翔集慶寺住持僧大訴校正。第六〇三頁。

一七三〇

《緇門警訓》十卷。第六八四頁。

一七三一

《鐔津文集》十九卷，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撰。第七七五頁。

第〇八〇冊

一七三二

《禪源諸詮集》四卷，唐圭峯山沙門宗密述。第一頁。

一七三三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一卷，高麗知訥撰　第三四頁

一七三四

《眞心直說》一卷，高麗知訥撰。第四一頁。

一七三五

《禪宗決疑集》一卷，元西蜀野衲智徹述。第五三頁。

一七三六

《廬山蓮宗寶鑒》十卷，元廬山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僧普度自編　第六四頁

一七三七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智覺禪師定慧相資歌・警世》一卷，宋延壽撰。第一四五頁。

一七三八

《龍池幻有禪師語錄》十卷，明正傳說，門人圓悟、圓修等編。第一五三頁。

一七三九

《天隱禪師語錄》二十卷，明圓修說，嗣法門人通琇編。第二七二頁。

一七四〇

《天隱和尚語錄（別本）》十五卷，明圓修說，嗣法門人通問等編。第四四〇頁。

一七四一

《密雲禪師語錄》十卷，明圓悟說，天童弘法寺住持門人弘覺禪師道忞上進。第五三八頁。

一七四二

《密雲禪師語錄（別本）》十二卷，明圓悟說，嗣法門人如學法藏等編。第六四七頁。

一七四三

《雪嶠禪師語錄》十卷，明圓信說，參學門人弘歌等編。第七二五頁。

一七四四

《大覺普濟能仁玉琳琇國師語錄》七卷，清通琇說，嗣法門人行岳編。第八三二頁。

一七四五

《明道正覺茆溪森禪師語錄》三卷，清行森說，嗣法門人超德等編。第九二三頁。

第〇八一册

一七四六

《天童弘覺忞禪師語錄》二十卷，清道忞撰述，嗣法門人顯權等編。第一頁。

一七四七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四卷，清道際撰述，門人達尊、達謙等編次。第一六五頁。

一七四八

《明覺聰禪師語錄》二十卷，清性聰撰述，嗣法門人寂空、方醒等編。第二一〇頁。

一七四九

《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六卷，明道獨撰述，丹霞法孫今釋重編。第三八六頁。

一七五〇

《御選語錄》四十卷，清世宗胤禎選。第四四四頁。

一七五一

《御錄宗鏡大綱》二十卷，清世宗胤禎錄。第八九二頁。

第〇八二册

一七五二

《御錄經海一滴》二十卷，清世宗胤禎錄。第一頁。

一七五三

《永明心賦注》四卷，宋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述。第二一三頁。

一七五四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十卷，宋克勤說，秣陵遠庵吳自弘校，天界比丘性湛閱。第二六六頁。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宋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第三九三頁。

一七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三十六卷，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第八〇六頁。

第〇八三册

一七五七

《國清百錄》四卷，隋沙門灌頂纂。第一八三頁。

一七五八

《八十八祖傳贊》五卷，明匡廬憨山釋德清述，明秀水寓公高承埏補。第二三六頁。

一七五九

《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明眞可著，明德清閱。第二九二頁。

一七六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五十五卷，明德清撰述，侍者福善日錄，門人通炯編輯。第六八〇頁

第〇八四册

一七六一

《翻譯名義集》二十卷，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第三〇三頁

一七六二

《大明三藏法數》四十卷（內總目二卷），明上天竺前住持沙門一如等集註。第五〇五頁。

第〇八五册

一七六三

《教乘法數》四十卷，明會稽沙門圓澂集。第一頁。

一七六四

《重訂教乘法數》三十卷，清法師超海等重訂。第二三六頁

一七六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第四八二頁。

第〇八六册

一七六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述。第二一一頁。

第〇八七册

一七六七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別本）》六十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述。第三九二頁

第〇八八册

一七六八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八十帙，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第一頁

第〇八九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

第〇九〇册

一七六九

《華嚴經疏科》二十卷，唐清涼山沙門澄觀述，宋晉水沙門淨源重刊。第一頁。

一七七〇

《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元蒼山再光寺比丘普瑞集。第八一頁

一七七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一百二十卷，唐清涼山沙門澄觀述，宋晉水沙門淨源錄疏注經。第五四四頁。

第〇九一册

一七七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一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排定。第八〇八頁。

一七七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二十九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第八二四頁。

第〇九二册

一七七四

《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第》五卷，唐勅隨駕講論沙門道氤集。第一頁。

一七七五

《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唐太原李通玄撰。第一四頁。

一七七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會本》十卷，唐罽賓國三藏沙門般若譯，唐勅太原府大崇福寺沙門澄觀別行疏，唐圭峯草堂寺沙門宗密隨疏鈔。第二三頁。

一七七七

《大方廣圓覺經略疏科》一卷，唐圭峯草堂寺沙門宗密製。第一二五頁。

一七七八

《大方廣圓覺經略疏科（別本）》一卷，唐圭峯草堂寺沙門宗密製。第一三四頁。

一七七九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二卷，唐終南山草堂寺沙門宗密述。第一四二頁。

一七八〇

《圓覺經略疏之鈔》二十五卷，唐圭峯蘭若沙門宗密於大鈔略出。第一八九頁。

一七八一

《大方廣圓覺經大疏》三卷，唐終南山草堂寺沙門宗密述。第四四九頁。

一七八二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會解》二十卷，唐天竺沙門般剌密帝譯，元師子林沙門惟則會解。第五九〇頁

一七八三

《起信論疏科文》一卷，宋長水沙門子濬錄。第七七四頁

一七八四

《起信論疏科文（別本）》，宋長水沙門子濬修定。第七八三頁

一七八五

《大乘起信論疏》四卷，唐西太原寺沙門法藏述，草堂沙門宗密錄之隨科註於論文之下。第七八八頁。

一七八六

《起信論疏筆削記》二十卷，宋長水沙門子濬錄。第八二一頁。

第〇九三冊

一七八七

《妙法蓮華經玄義》十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第一頁。

一七八八

《法華玄義釋籤》十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第二三五頁。

一七八九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四十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唐天台沙門湛然釋。第四六九頁。

第〇九四冊

一七九〇

《妙法蓮華經文句》十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第一頁

一七九一

《法華文句記》十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第二六一頁

一七九二

《摩訶止觀》十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第六八五頁

第〇九五冊

一七九三

《止觀輔行傳弘決》十卷，唐毗陵沙門湛然述。第一頁。

一七九四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唐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第五七七頁

一七九五

《天臺法華玄義科文》五卷，唐天台沙門釋湛然述。第六二二頁。

一七九六

《妙法蓮華經文句科》六卷，唐天台沙門釋湛然述。第六五五頁

一七九七

《摩訶止觀科文》五卷，唐天台沙門釋湛然述。第六九二頁

一七九八

《大乘止觀法門》四卷，陳南嶽大禪師慧思曲授心要。第七二〇頁

一七九九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二卷，隋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述。第七五七頁。

一八〇〇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陳南嶽大禪師慧思撰。第七七九頁。

一八〇一

《法華經安樂行義》一卷，陳南嶽大禪師慧思說。第八〇〇頁。

一八〇二

《大般涅槃經疏》十八卷，隋章安大師灌頂撰，唐天台沙門湛然再治。第八〇八頁。

第〇九六冊

一八〇三

《大般涅槃經玄義》二卷，隋天台沙門灌頂撰。第二三五頁

一八〇四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四卷，宋錢唐沙門智圓述　第二五一頁

一八〇五

《金光明經文句》六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錄。第一九二頁

一八〇六

《金光明經玄義》二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錄。第三六六頁

一八〇七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六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　第三九五頁

一八〇八

《金光明經文句記》六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第四四七頁。

一八〇九

《觀音玄義》二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第五六七頁

一八一〇

《觀音玄義記》四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第五九六頁。

一八一一

《觀音義疏記》四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第六四一頁。

一八一二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　第六八〇頁。

一八一三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第六九三頁。

一八一四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六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　第七〇六頁。

一八一五

《請觀音經疏》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弟子灌頂記。第七六六頁。

一八一六

《請觀音經疏闡義鈔》四卷，宋錢唐沙門智圓述。第七八〇頁。

一八一七

《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覺意三昧》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第八二二頁。

一八一八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五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第八二二頁

一八一九

《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四卷，宋四明沙門柏庭善月述　第八八〇頁。

第〇九七冊

一八二〇

《注大乘入楞伽經》十卷，宋東都沙門寶臣注述。第一頁。

一八二一

《楞伽經纂》四卷，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經，宋太姥居人楊彥國詮注　第八一頁。

一八二二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七卷，宋長水沙門子濬錄。第一五六頁。

一八二三

《佛說阿彌陀經疏》一卷，唐海東新羅國沙門元曉述　第二四四頁。

一八二四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經，唐翻經沙門法藏述疏。第二四九頁。

一八二五

《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二卷，宋玉峯沙門師會述。第二五五頁。

一八二六

《華嚴法界玄鏡》二卷，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述　第二七六頁。

一八二七

《金師子章雲間類解》一卷，宋晉水沙門淨源述。第二九四頁

一八二八

《盂蘭盆經疏》一卷，唐充國沙門宗密述，宋晉水沙門淨源錄疏注經。第三〇〇頁。

一八二九

《佛說盂蘭盆經疏（別本）》二卷，唐充國沙門宗密述。第三一二頁

一八三〇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注解》一卷，唐三藏法師玄奘譯，明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宗泐、演福講寺住持如玘同註　第三二〇頁

一八三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解》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明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宗泐、演福講寺住持如玘同註　第三二三頁

一八三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四卷，宋求那跋多羅譯，明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宗泐、演福講寺住持如玘同註　第三三五頁

一八三三

《釋金剛經纂要疏分三》一卷，宋長水沙門子濬錄　第四一三頁

一八三四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二卷，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經，唐大興福寺沙門宗密述，宋長水沙門子濬治定　第四二九頁

一八三五

《四教義》四卷，隋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撰　第四五五頁

一八三六

《天台八教大意》一卷，隋天台沙門灌頂撰　第四九二頁

一八三七

《天台四教儀》一卷，高麗沙門諦觀錄　第五〇〇頁

一八三八

《天台四教儀集注》十卷，元南天竺沙門蒙潤集　第五一六頁

一八三九

《四念處》四卷，隋天台山修禪寺大師智顗說，門人章安灌頂記　第六二一頁

一八四〇

《觀心論》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　第六五一頁

一八四一

《觀心論疏》五卷，隋天台沙門灌頂撰　第六五四頁

一八四二

《菩薩戒義疏》二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　第七一五頁

一八四三

《止觀大意》一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　第七三八頁

一八四四

《止觀大意(別本)》一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　第七四一頁

一八四五

《金剛錍》一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　第七四九頁

一八四六

《法界次第初門》三卷，陳隋國師智顗撰　第七六四頁

一八四七

《止觀義例》二卷，唐天台沙門湛然述　第七九五頁

一八四八

《方等三昧行法》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第八二四頁

一八四九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弟子法愼記，弟子灌頂再治　第八三四頁

一八五〇

《淨土十疑論》一卷，隋天台大師智顗說　第九〇七頁

一八五一

《法智遺編觀心二百問》二卷，宋繼忠集　第九一五頁

一八五二

《淨土境觀要門》一卷，元傳天台宗教興教大師虎溪沙門懷則述　第九二六頁

一八五三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一卷，陳南嶽大禪師慧思撰　第九三〇頁

第〇九八册

一八五四

《十不二門》一卷，唐荆溪尊者湛然述　第一頁

一八五五

《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宋四明沙門知禮述　第六頁

一八五六

《始終心要、修懺要旨、香華運想偈分三卷，唐天台沙門釋湛然述，宋四明沙門釋知禮述　第三〇頁

一八五七

《天台智者大師禪門口訣》一卷　第三七頁

一八五八

《天台傳佛心印記》一卷，元傳天台宗教興教大師虎溪沙門懷則述。第四三頁。

一八五九

《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唐天竺沙門般刺蜜諦譯經，宋江吳長水沙門子濬集義疏注經並科，宋泐潭沙門曉月標指要義，宋吳興沙門仁岳集解，宋福唐沙門咸輝排經入注　第五一頁

一八六〇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唐北京李通玄撰。第三一一頁

一八六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一卷，唐惠英集，四明山大方廣無生居士胡幽貞刊纂。第三七三頁。

一八六二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一卷，宋晉水沙門淨源述。第三八一頁。

一八六三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別本)》一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宋晉水沙門淨源節要，明雲棲沙門袾宏補注。第三九〇頁。

一八六四

《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唐圭峯蘭若沙門宗密注　第四〇八頁

一八六五

《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二卷，魏國西寺沙門法藏述。第四一九頁。

一八六六

《華嚴經旨歸》一卷，唐京兆西崇福寺沙門法藏述。第四四〇頁。

一八六七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一卷，唐大薦福寺翻經沙門法藏述　第四五一頁。

一八六八

《原人論》一卷，唐終南山草堂寺圭峯蘭若沙門宗密述　第四五八頁

一八六九

《華嚴原人論解》五卷，元長安大開元寺講經論沙門圓覺撰　第四六三頁

一八七〇

《折疑論》五卷，元終南山石室子成述　第五二〇頁。

一八七一

《維摩經疏》十卷，天台智者大師說，沙門湛然略　第六〇八頁。

一八七二

《維摩疏記》六卷，天台沙門湛然述　第七六三頁

一八七三

《維摩詰所說經注》十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後秦釋僧肇述　第八〇八頁。

一八七四

《法華三昧懺儀》一卷，隋天台瓦官寺沙門智顗撰，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勘。第九一七頁

一八七五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一卷，唐國清沙門釋湛然撰。第九二五頁。

一八七六

《觀世音義疏》二卷，隋天台智者大師說，弟子灌頂記。第九二七頁

一八七七

《六妙門禪法》一卷，天台大師智顗於陳都瓦官寺略出此法。第九四六頁。

第〇九九冊

一八七八

《成唯識論述記》十卷，唐翻經沙門窺基撰。第一頁。

一八七九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三卷，唐京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窺基撰。第三九九頁。

一八八〇

《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一卷，唐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四三六頁。

一八八一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二卷，唐京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四四三頁。

一八八二

《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四十卷，明京都西湖沙門交光眞鑒述。第四七六頁。

第一〇〇册

一八八三

《法苑義林》六卷，唐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一頁。

一八八四

《大乘百法明門論疏》二卷，唐潞府沙門義忠述。第二一八頁。

一八八五

《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唐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二三九頁。

一八八六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二卷，唐京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窺基撰。第二九八頁。

一八八七

《阿彌陀經通贊疏》二卷，唐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三二〇頁。

一八八八

《妙法蓮華經玄贊》十卷，唐大慈恩寺沙門窺基撰。第三四四頁。

一八八九

《妙法蓮華經要解》十九卷，宋溫陵開元蓮寺比丘戒環解。第六〇二頁。

一八九〇

《佛說阿彌陀經疏鈔》十卷，明古杭雲棲寺沙門袾宏述。第八二二頁。

第一〇一册

一八九一

《瑜伽論略纂》十六卷，唐京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窺基撰。第一頁。

一八九二

《瑜伽師地論義演》四十一卷，唐大安國寺沙門清素及覺山明教院沙門澄淨述。第二一五頁。

一八九三

《瑜伽師地論記》一百卷，唐釋遁倫集撰。第五〇六頁。

第一〇二册

一八九四

《注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二卷，宋夷門山廣智大師本嵩述頌，金歸德法雲洒掃比丘琮湛集解。第三八九頁。

一八九五

《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六十卷，明海印弟子蒙叟錢謙益述。第四一七頁。

第一〇三册

一八九六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二卷，清浙水慈雲灌頂沙門續法集。第四七頁。

一八九七

《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咒經略疏》二卷，清上天竺講寺住持沙門續法述。第七四頁。

一八九八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直解》二卷，清天台苾蒭靈耀撰。第九二頁。

一八九九

《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經會釋》三卷，清粵東鼎湖山菩薩心沙門宏贊會釋。第一一七頁。

一九〇〇

《佛說四十二章經疏鈔》九卷，清浙水慈雲灌頂沙門續法述。第一五〇頁。

一九〇一

《佛說八大人覺經疏》一卷，清浙水崇壽沙門灌頂續法集。第二四二頁。

一九〇二

《成唯識論音響補遺》四十卷，清武林蓮居紹覺大師音義，新伊大師合響，法嗣智素補遺。第二五二頁。

一九〇三

《妙法蓮華經授手》四十卷，清楚衡雲峯沙門智祥集。第六九四頁

第一〇四冊

一九〇四

《肇論新疏、新疏遊刃》十九卷（附《遊刃科》一卷），宋五臺大萬聖祐國寺開山住持釋源，大白馬寺宗主贈邦國公海印開法大師長講沙門文才述。第一四六頁。

一九〇五

《賢首五教儀》十卷，清浙水慈雲沙門灌頂續法集錄。第三一六頁。

一九〇六

《大乘止觀法門釋要》六卷，明古吳沙門智旭述。第四〇二頁。

一九〇七

《相宗八要直解》九卷，明古吳蕅益釋智旭述。第四七一頁。

一九〇八

《兜率龜鏡集》三卷，清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釋宏贊在犙輯。第五三四頁。

一九〇九

《潙山警策句釋記》二卷，清粵東鼎湖山沙門釋宏贊在犙註。第五六九頁。

一九一〇

《五百羅漢尊號》一卷，明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嘉興高道素斗光手錄。第六〇〇頁。

一九一一

《性相通說》二卷，明憨山沙門德清述。第六一〇頁。

一九一二

《八識規矩補注》三卷，明魯庵法師普泰補注。第六二四頁。

一九一三

《佛說梵網經直解》十卷，明廣陵傳戒後學沙門寂光直解。第六五三頁。

一九一四

《毗尼止持會集》二十卷，清金陵寶華山弘律沙門讀體集。第八一二頁。

第一〇五冊

一九一五

《毗尼作持續釋》二十卷，清金陵寶華山後學比丘讀體續釋。第六〇頁

一九一六

《毗尼關要》十九卷（附《毗尼關要事義》一卷），清金陵寶華山律學沙門德基輯。第二九一頁。

一九一七

《慈悲道場懺法》十卷，南朝梁武帝時寶唱等集。第五三二頁。

一九一八

《慈悲水懺法》三卷，唐悟達國師知玄述。第六四三頁。

一九一九

《略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佚名者撰。第六六二頁。

一九二〇

《禮法華經儀式》一卷，佚名者撰。第六六三頁。

一九二一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一卷，宋霅川沙門仁岳撰。第六六四頁。

一九二二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一卷，宋天竺寺慈雲大師遵式述。第六七一頁。

一九二三

《金光明懺法補助儀》一卷，宋天台東掖山沙門遵式集。第六七五頁。

一九二四

《金光明最勝懺儀》一卷，宋傳天台教觀四明沙門知禮集。第六八二頁。

一九二五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一卷，宋東山沙門遵式始於天台國清，集於四明大靈山蘭若再治。第六八五頁。

一九二六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一卷，宋四明沙門知禮集。第六九三頁。

一九二七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一卷，宋霅溪沙門仁岳撰。第七〇二頁。

一九二八

《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宋沙門遵式集　第七〇六頁。

一九二九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宋耆山沙門遵式撰。第七一三頁。

一九三〇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四十卷，明永樂燕京大德沙門撰。第七一八頁。

第一〇六冊

一九三一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一卷，明永樂燕京大德沙門撰。第一〇五頁。

一九三二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讚文》一卷。第六〇三頁。

一九三三

《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二卷。第六〇八頁。

一九三四

《莊子內篇註》四卷，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第六二〇頁。

一九三五

《萬善同歸集》六卷，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述　第六七四頁。

一九三六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第七三九頁。

一九三七

《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三卷　第七六一頁

一九三八

《大清三藏聖教目錄》五卷。第七八四頁。

一九三九

《大藏目錄》三卷　第八三三頁

雜錄

沈約《內典序》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　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鶩，擬焰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　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恆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短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　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既事盈方等，義滿神宮　逮於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於非己，行符四等，道昇十地　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騖，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烟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　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途一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季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游，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回聖迹，寢息神光。卽負槖以從師，亦棲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　若夫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　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苞，事出弘獎。皆足以適光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剪飾，破愛辭親　鼓枻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蛀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回軫，駕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　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剎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

力，製非人所，寶以合成，莫不能章八採，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閻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直心，推誠暗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務委，此又照被象譯，輝映縑圖。

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帙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眞俗兩書，遞相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期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麁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棲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唐太宗李世民《三藏聖教序》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尊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紊。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遊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騁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武則天《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 蓋聞大乘奧典，光秘賾於瓊編；三藏玄樞，著靈文於寶偈。斯乃牢籠繫象，演暢幽深。雖第一義空，名言之路雙絕；諸法無相，聽說之理兼忘。然則發啓善根，寔資開導，弘宣妙旨，終寄顯揚。至若鹿野初開，儼尊容於常住；龍宮載辟，緘舍利於將來。所以地涌全身，爲證說經之兆；空懸寶殿，爰標闡法之徵。八萬四千，分布閻浮之境；三十六億，莊嚴平等之居。敷演一音，則隨類而解；廣陳三句，則劫壽難窮。自夜掩周星，宵通漢夢。玉毫流彩，式彰東漸之風；金口傳芳，遂睹後秦之譯。修多祇夜之秘躅，因緣譬喻之要宗，授記之與本生，方廣之與論議，雖立名差別而究理不殊，同歸實相之源，並湊涅槃之會。

朕幼崇釋教，夙暮歸依，思欲運六道於慈舟，迴超苦海；驅四生於彼岸，永離蓋纏。窮貝牒之遺文，集峰臺之秘籙。今於大福先寺翻譯院，所更譯三藏所言《入定不定印經》者，此明退不退之心。前二後三，雖有遲速，如來設教，同趣菩提。既顯神咒之功，莊嚴最上；爰述下生之記，說法度人。三藏法師義淨等，並緇俗之綱維，紺坊之龍象，德包初地，道轉彌

天，光我紹隆之基，更峻住持之業。以久視元年歲次庚子五月五日，繕寫畢功。重開甘露之門，方布大雲之蔭。所冀芥城數極，鳥筆猶傳，拂石年窮，樹經無泯。弘濟覃於百億，遷拔被於恆沙。部帙條流，列之於左。

唐高宗李治《大唐三藏聖教記》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眞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法流，轉隻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

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具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

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棲息三禪，巡游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眞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暗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宋太宗趙炅《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大矣哉！我佛之敎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喩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敎；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恆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烟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

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敎。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很，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敎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喩，雖設其敎，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恆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淸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淸涼於宇宙。朕慚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縻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宋真宗趙恒《繼作聖教序》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淸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敎，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敎，豈能紀述者哉！

伏睹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敎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沉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眞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苾蒭仰歎。由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之言，顯秘密精研之義。贊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像之敎同規矩。

朕纘嗣不構，恭敬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兢兢而守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旨，興前王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天造之功庸，而廣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禫除，思臻微奧。雖幻承慈誨，奈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莫造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智圓《翻經通紀序》 浮圖之教流於華夏者，其權輿於東漢乎？其於訓民也，大抵與姬公孔子之說，共爲表裏耳。何耶？導之以慈悲，所以廣其好生惡殺也；敦之以喜捨，所以申乎博施濟衆也。指神明不滅，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談三世報應，所以證福善禍淫之無差也。使夫黎元遷善而遠罪，撥情而反性。覈其理也，則明踰指掌；從其化也，則速若置郵。噫！雖域外之眞詮，實有毗於治本矣。美矣哉！孝明之夢感也，得以丕顯之；後世君民者，得以丕承之。是故葉書繼至而主上寅奉，翻傳流衍者無代無之。洎乎李唐憲宗以降，其務寢者凡一百七十齡，故五代之間絕聞傳譯。逮乎我大宋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欽承佛記，扶起墜風，由是象胥之學重光，能仁之道益振，闡揚之利益不可得而思議焉。有以見漢明丕顯之功，不獨美於前世者也。

某養疾林野，講談多暇，遂於嘉祥、南山、通慧三代僧傳，靖邁、智昇兩家圖紀，洎諸傳錄，而皆刪取翻傳事迹，編次成文，其間年世差舛頗爲刊正，分爲兩卷，號曰《翻經通紀》。始炎漢終我朝，正統僭僞合二十一國，其傳譯者凡一百五十一人，所譯之經則存諸目錄。此但舉其大數而已，俾學佛者覽之，既知大覺之宗有自來矣。抑又見太宗之於我教也，有繼絕存亡之道與大宋天禧三年，龍集己未十月既望越四日，於錢唐郡孤山瑪瑙坡負暄亭序。

范仲淹《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大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總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記之，俾無流墮。

余慶曆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凶醜。聖人愛民恤士，命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冰谷之傳舍，偶於堂檐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總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眞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正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皈於善。余一句一歎，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胸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惠鑒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師依別錄藏之。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耆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惠喆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秘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趙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寶記》 金人夢漢，象教以興，白馬來東，龍藏斯峙。若稽古，伯益《山海》述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謂卽天竺浮圖也。偎愛，蓋大慈之義，是三五之世，其國已名，東方朔昆明之對，系其後矣。劉向傳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佛經之稱，昉見於此。至三國、六朝迄唐，而文字富，又自唐迄五季及末，而議論長。惟我聖元，祖宗以仁立國，其道背契。於是尊崇信慕，有隆於古，而西域異書種種而出。帝師、國師，譯新采舊，增廣其文，名以《至元法寶》，刻在京邑，流布人間。江南去萬里而遙，傳持未遍。松江僧錄管主八翻梓餘杭，凡諸路庋經而未有者，許自裝印藏教以完。會其部，得一千四百四十。總其卷，得五千五百八十有六。與高駢所記五千四十八卷云者，眞若有羨。

考之信史，梁武總集於華林囗中，已及五千四百卷。《隋志》所載，則凡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較今爲部，四僅及三，爲卷十不見一。厥後無漢壇之異，夫何爲數不逮於昔，遂言增廣於今耶？吾聞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而西土《華嚴》殆不止百千偈頌，倣是而推，又可部帙計哉！鹿苑金河四十九載，橫豎其說，遽曰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香智國子，荷法東驅，一花開芬，遂有今日。究厥大旨，又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後之人，因其直指了所未談，知一大藏教，是個切腳。以此遮眼，

以此照心，會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筌蹄之者，皇恩佛恩，一時俱報。不然塵刹熾然，編集等百億須彌廬，則何益矣。嘻哉禪流，毋負流通之意。

真可《書某禪人募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詮者，佛心也。佛語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可傳，火不可傳，則變生爲熟，破暗張明之用，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於薪，而火始有用；傳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心既無疑，佛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非佛耶？雖然，衆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本無明。譬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終不知天地日月是何物也。衆生本佛，日用不知謂之生盲，謂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之人，一旦得良醫抉其障翳，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了然無惑矣。衆生之無明，若不得佛語，爲之金錍，抉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惡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衆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詮者也；正因，則衆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得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自心者，必先明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冰不能昏，而冰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予是知大藏一刻，豈惟凡夫可以登正覺，實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刻大藏之緣始，今某將丐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予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德清《刻方册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清於那羅延堀，具白重刻方册大藏因緣，方且訂盟於堀中。爾時清以荷法情深，心重然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荆榛未闢，意將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西游，開、本二公，從赴清涼以卜居，質疑於曼室大士，即蒙印許，以金色界，末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問余，來人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徹藏心法，香熏遍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殫始末，字字眞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且曰：「方册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執梵夾而致疑者，煩頻解之，至詳且盡。夫復何言！」

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块數舉，而不能悟，愚犯，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修多羅，塵說，刹說，熾然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二十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己身，或現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華所出，諸善知識，同具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毗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本無住，遇緣即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眞如，黃花般若，斯又豈區區華梵可分，紙墨長短可較哉！雖然，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睹，復何怪哉！藉令始也契書華筴而梵策，又以彼此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眞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稠林，昧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又何以令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眞丹云多思維，思維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舉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欲泥，間有靈根宿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於功名，去此取彼。即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俑人，豈稟鈍根，法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

若大師者，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眞有斂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健如此。故吾觀眞諦，眞諦不有；吾觀俗

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顧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於毫端，覲毗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眞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

或曰：「方冊減敬，將無慢法之罪耶？」予曰：「性性湛然，般若圓明，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卽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遍週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闡提。卽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劍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楊文會《大藏輯要敘例》 此書專爲初學而輯，分別部類，以便檢閱。凡羽翼經律論者，概從本文爲主，亦臣子隨君父之義也。

華嚴部：經分大小二乘，大乘以《華嚴》爲首，凡賢宗及各家著述，發明《華嚴經》義者，概歸此部。

方等部：開小顯大之經，及有注疏者，概歸此部。

淨土部：係由方等分出，另立一部，以逗時機，凡天竺、震旦諸師演暢淨土宗旨者，概歸此部。

法相部：亦從方等分出，以爲專門之學，慈恩宗及各家著述，彙入此部。

般若部：經論注疏，彙爲一部。

法華部：《法華》各種注疏，及開權顯實之經，彙入此部。

涅槃部：扶律談常，自爲一部。

以上通爲菩薩藏。

小乘經：此爲聲聞藏，不依說時，列於方等之前者，所以別於大乘也。

以上大小二乘統爲顯部。

密部：凡有壇儀之經，及印度、支那諸師撰述，均入此部。

顯密二門，圓融具足。一代時教，總括無遺矣。

大乘律：菩薩調伏藏，七衆同遵，併諸家疏釋，擇要彙集。

小乘律：聲聞調伏藏，非受具戒者，不宜檢閱，故所收從略。

大乘論：菩薩對法藏，爲入大乘之要門。釋經各部，已隨本經，別行之論，併諸疏釋輯錄於此。

小乘論：聲聞對法藏，卷帙繁多，今略輯數種，以見一斑。

西土撰集：論藏所不攝者，別爲一類，所謂雜藏也。

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語錄一興，浩如煙海。今擇其要者，彙爲一宗。

天台宗：釋經各部隨入經藏，餘歸此宗。

傳記：古聖高賢，流風餘韻，具載此篇。

纂集：編輯成部者，歸此一類。

弘護：摧邪顯正，責在僧伽。救弊補偏，功歸檀越。靈山付囑，意在於斯。

旁通：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儒道心傳，豈有隔礙耶！

導俗：眞俗二途，霄壤之別。不假方便，心何由發，言淺意深，閱者毋忽。

又《日本續藏經敘》 三藏教典，結集於印度者，不可知其部帙之數。自流傳震旦，至隋唐以來，代有增益。由五千以至七千，此其大較也。明紫柏尊者以方冊代梵筴，閱者便之。《大藏》以外，復有《續藏》，使之已逾萬卷。以遭兵燹，板已無存者，予與同志欲踵刊之而未成也。近年日本藏經書院以聚珍版刷《大藏經》，較弘教書院之本，字大而便覽，予已購而藏之。頃復製《續藏經》，凡印度支那古德撰述，末入《大藏》者，悉集而刷之。爲部千六百有奇，卷逾八千，仍搜求古遺之本，正未有艾也。予亦爲之搜輯，樂觀其成是輯也，得六朝、唐、宋之遺書，爲紫柏所未見，誠世間之奇構，實足補隋唐所不足也。

章炳麟《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序》 《大藏經》八千餘卷，譯文始漢終元，而東方古德著述附焉。諸經本以《般若》發端，今從晚明旭大師所定，自《華嚴》始，則日本弘教書院印本也。故書文字參錯，主以《麗藏》，記其異同，校讎之功備矣。金山宗仰上人向以禪定蟄居退閒，愍今之沙門喜離文字而談實相，末流猥雜，不自墮於啞羊，則恣意爲矯亂論。弟子頻伽舍主承其師意，發憤庀工，重摹是本。經始弗極，彈指而成。雖處末法之中，而羣情歸慕如此，知正信之未衰也。

夫牟尼出世，人天之師，次有馬鳴、龍猛、無著三大士，窮幽體玄，發揚勝義，蕩蕩乎固無得而稱焉。教戒不可以發智，故開玄學以導迷，玄學不可以

見心，故依靜慮以求證，靜慮不可以接物，故廣萬法以應機。或乃次之宗教，云與基督、天方同班，高者亦云徒爲倫理，斯所謂以牛蹏測大海也。夫佛陀者，譯言覺；般若者，譯言智；瑜伽者，譯言相應。本所以證道者，爲斷爾炎而證眞如，豈眞蹩躠以爲仁義哉！徒以大悲觀佛，斯已淺矣。所證者無境界可言，見身者無自依之性，故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亦云佛當在心中說法，明以此方老聃之言，則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夫何有宗教之封執者乎！明其無主，故小乘大乘孰爲佛說，可以無諍也；明其求證，故六趣升沈之談，苦樂酬業之事，可以勿語也。余向以三性三無性決擇東西玄學，諸有凝滯，者然理解。若夫末世緇衣之林，窮大失居，多遠致而違近義，斯由不習五明，疏於文史，其過猶小小耳。觀今居士長者之流，始隨陸王，終委蛇以趣佛乘或有比合景教而言博愛大同之趣，不然則傅合眩人幻術，稱以靈智，最下者惟言酬報，情希福田，語皆非量，意惟大迷。此蓋末齊僧佉之所標落，王輔嗣、何平叔之所不言，況三乘諸大論師乎！大懼正法之衰，不在謗佛，而在昌言宗教。轉相隱蔽，障惑愈深，則圓音或幾乎息矣！

往者，經論不宣，學者以寡聞爲懼，縮印以成，流通始廣。然則，密意了義，佛不自言，依義依文，定於比量，聞重之士，其超然自悟於斯。佛涅槃後二千三百八十七年，震旦白衣章炳麟序。

序跋分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著　録

玄則《大般若經初會序》　《大般若經》者，乃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澤，光被人天，括囊眞俗。誠入神之奧府，有國之靈鎭。自非聖德遠覃，哲人孤出，則方音罕貿，圓教豈臻。所以帝叙金照，皇述瓊振，事邈千古，理鏡三辰，鬱矣斯文，備乎茲日。然則部分二四，昔徒掌其半珠；會兼十六，今乃握其全寶。竊案諸會別起，每比一部，輒復本以殊迹，各申一序。至如靈峰始集，宏韵首弛，控蕩身源，敷弘心要。何者？夫五蘊爲有情之封，二我爲有封之宅。宅我而舉，則渴焰之水方深；封蘊以居，則尋香之堞彌峻。焉識夫我之所根者想，想妄而我不存；蘊之所繫者名，名假而蘊無托。故卽空之談啓，亡言之理暢。閱紛俗於非動，置蠢徒於不生，齊谷響於百名，儔鏡姿於萬像。筌宰失寄，而後眞宰獨融；規準莫施，而後沖規妙立。慮塗千泯，言術四窮。使夫淺躁投機，拘攣解桎，媲司南之有在，同拱北以知歸。義旣天悠，辭仍海溢，且爲諸分之本，又是前古未傳。凡勒成四百卷，八十五品矣。或謂權之方土，理宜裁譯。竊應之曰：『一言可蔽，而雅頌之作聯章；二字可題，而涅槃之音積軸。優柔闡緩，其慈誨乎』若譯而可削，恐貽患於傷手；今傳而必本，庶無譏於溢言。況搦扎之辰，慨念增損；而魂交之夕，炯戒昭彰。終始感貽，具如別錄，其有大心茂器，久聞歷奉者，自致不驚不怖，爰諮爰度矣。

又《大般若經第二會序》　觀夫委契中道，攄妙軌於無垠；流賞一歸，漾玄津於有截。何嘗不首情而汲悟，卽事以排疑？疑繁而誨自廣，悟初而訪踰篤。所以重指鷲阿，再扣龍衆。慧命相聚，則善現居宗；法忍爲羣，則妙祥端首。旣而搖區示警，闢宇開嚴，舌掩大千，身分巨億。光汎慈影，而六趣霑和；聲颺法言，而十方動訊。旣駭殊觀，方希秘瘞，或謂迹高類誕，情昏佇析。故嘗言曰：『殉蠡管之察，是病高深；執螭菌之辰，終欺歲祀。』夫以淺定微術，猶擅五通，小善片言，實應千里。況埏孕羣品，彈壓衆靈，萬期一會，窮冥極遠。是使微塵刹土不動而遊，恆沙諸佛不謀而證，非般若至賾，其孰能致此？是用十空瑩曬，七如朗聽，雖惱趣森橫，寂岸層迴，莫不同幻藥之開落，不滅不生；比夢象之妍媸，無染無淨。飈谷投響，則譽毀共銷；月池浸色，則物我俱謝。文優理詣，感通悟永，凡有八十五品，七十八卷，卽舊《大品》、《光贊》、《放光》。然《大品》之於《光贊》，詞倍豐而加美，卽明此分之於《大品》，文益具而彌正，攢輝校寶，豈不盛歟！

又《大般若經第三會序》　夫正理晦於率情，而情由理鏡；妙觀睽於殉迹，而迹以觀冥。然情迹兩崇，假名相而耽習，則理觀雙拔，資漸漬於

多聞　王城所以亟遷，聖席於茲復坦。是用人游戲定，擒前會之神踪；出微妙音，集向時之遙證。光敷法潤，藻汰心源，將欲利無利於情區，度不度於生品，運六通於卽寂，流四辯於忘言，固當住不思議，得無分別。至如夢中重夢，尙嬰馳殉之勞；卽明覺後復覺，乃有發蒙之慶。何物物之殊炫，而如如之罕覯哉！彼如復如者，非異所異也。在纏出纏而性淨，有佛無佛而體常。會之則歸來，號如來矣；乖之則流異，稱異生焉。前際空而累盡，后際空而德滿。爾其闢甘露門，坐金剛座，假名法外，無色而莊嚴；勝義諦中，無心而啓悟。故能斷以空滯空之惡取，開無說假說之善權。熙妙色之殊對，霈圓音之各解。莫非自般若以爲源，依般若以成學。譬山王之高妙，谷王之宗長。義必重深，辭亦豐秘。凡五十九卷，三十一品，於舊無涉，號單譯焉。

又《大般若經第四會序》　若夫識之所識，曷嘗非識；如之所如，未始不如。是故能行與所行兼空，則攝受之理廢；自性與無性不異，則執取之念忘。若忘執而有恃，或存概以墮業；知盛修而不行，乃虛己而制勝。恐野馬之情未戢，故靈鷲之談復敞。或曰：「其在名也，每切有行之誡。其於實也，必警無行之怠。塗致或爽，折中奚歸？」竊應之曰：「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識必違。至眞反此，動寂斯會，由此言之，行亦不行，不行亦不行，而宛然行矣，宛然不行矣。以假名般若，授假名菩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又晨蛬之語歲，夢蝶之議覺乎？」慨斯取之未傾，欣此敎之方漸，凡二十九品，一十八卷，卽舊《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經品之爲言分也，分有長短，故有大品小品焉。《道行》卽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智度之異言，卽就總目爲號。寔是殘缺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敎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

又《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蓋聞申申夭夭，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盛之潛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良由心塗易蕪，情靄難拂。滯識象之爲識，味空色之卽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恆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以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摭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贊而徒殷；神咒神珠，語靈祥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亹亹通韵，新新渴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又《大般若經第六會序》　源夫控歸塗以彌綸，踐要極而端務，莫若警十度於一施，擴六蔽於三檀。矧般若之大猷，固總領而高視，誠庶心之扃牖，積行之樞軸。故能範圍眞際，充塞塵區。泛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大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苦修，倏三祇之遙序。願無近遠，遇物成資，善靡鴻纖，觸塗必衍。憑無象而永日，輟有輪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粤有天王，是爲最勝，捐樂宮而下拜，泛嘉名而上表。念茲在茲，爰究爰度，然以位懸道隔，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軌衆諧辰，寄言提而取悟。卽舊《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弘旨，敞拔幽關，固已法寶駢映，義林交積。自性三種，鬱無性以阡眠；果德萬區，般不德而輝煥。凡鼓篋之士，猶希取質；況乘杯之客，如何勿思。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序》　聞夫卽相無睹，挺眞如之壯觀；卽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落，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復因疑而聚散。是以驟明空道，給孤總旋憩之場；歷選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覯以瞻仰，俄不聆以飡悟。既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趍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茫，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聞實相之沈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凡夫法。法尙不有，何有菩提？尙無菩提，云何可趣？尙無可趣，何有證得？尙無證得，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殊，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沮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熾然翹勵而不精。惱侵與慈淨分華，劍林將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諸？觀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眞宗而止止，奕奕珠轉，泠泠玉振，起予聖旨，莫尙於茲。晞體法王，不亦宜矣。然則探其義也，發秘藏之玄扃；味其談也，苞密語之殊轍。詞宛而旨密，卽舊《文殊般若》矣。雖雙軸成部，而警策備彰，庶七衆所歸，較然無遠。

又《大般若經第八會那伽室利分序》　載惟清規外滌，乃照普於襟靈；神理內康，俄發揮於事業。若不訊諸動寂，將或謬以隨迎。是故妙祥資舍衛之稟，龍祥扣分衛之節。挫舉下而迂足，措屈伸而矯手。慮不慮以思惟，行無行以發趣。食夫幻食，反類懸匏；資以無資，翻同冽井。俄而縱觀空術，澄襟海定，孕生靈爲水性，罄功德爲珍府，晏六動而不搖，走三乘以終駐。無宰不宰，黜心王而利見；無親不親，恢善友而遙集。是令近事取鉢，駭修臂之不存；應供投襟，兀撫心其已滅。譬蜃樓切景，知積氣以忘躋；鸞鏡含姿，悟唯空而輟攬。故能自近而鑒遠，由眞以立俗，識危生之露集，知幻質之泡浮。電倏青紫之輝，雲空軒蓋之影。文約理贍，昔秘今傳，雖一軸且單譯，而三復固多重味矣。

又《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序》　竊尋浩汗其源者，必總靈怪之儲；紛糺其峰者，自動鬱冥之觀。況冲照倬存，逸韵遐舉，規眞附體，紐玄立極。根大衍於初會，革小成於後心，蓄靈蘊福，信哉宜矣！故其承閑語要，三問桀其標；節理情塗，兩如肅其致。窮非想以布想，弘不濟之大勳；攝衆度以檀度，勵無行之廣德。願侔曦日，格虛空而未量；信異隨風，汎聲香而不住。忘法身於相好，豈見如來；分刹土於微塵，誰爲世界？河沙數非多之多福，山王比非大之大身。法性絕言，謂有說而便謗；菩提離取，知無授而乃成。皆所以拂靄疑津，剪萌心逕，賞觸類而不極，恪緣情而必盡。然金剛之銳，償二物之可銷；對除之猛，雖一念其無。詞必舉凡，故率言每約；理好鈎賾，故屬意多迷。前聖由之著論，後賢所以殷學。非直有緣振目，實亦見重昌期。廣略二本，前后五譯，無新無故，踰練踰明。然經卷所在，則爲有佛，故受持之迹，其驗若神，傳之物聽，具如別錄爾。其刷蕩二邊，彰明九觀，雲飄絲鬢，愁含變滅之影；電轉珠目，榮遷倏忽之光。星夜編而曉落，則邪見難保；露陰泫而陽晞，則危蘊方促。以有爲之若此，加無相之如彼，寧不荷付囑之遙恩，躬受行之美證矣。

又《大般若經第十會般若理趣分序》　《般若理趣分》者，蓋乃覈諸會之旨歸，綰積篇之宗緒。眇詞筌而動眷，燭意象以興言。是以瞬德寶之所叢，則金剛之慧爲極；晞觀照之攸炫，則圓鏡之智居尊。所以上集天宮，因自在而爲心表；傍開寶殿，寄摩尼而作說標。明般若之勝規，乃庶行之淵府，故能長驅大地，枕策上乘。既得一以儀眞，且吹萬以甄俗。行位兼積，聳德山而秀峙；句義畢圓，吞教海而澄廓。爾其攝眞淨器，入廣大輪，性印磊以成文，智冠嶷以騰質。然後卽灌頂位，披總持門，以寂滅心，住平等性，滌除戲論，說無所說，絕棄妄想，思不可思，足使愉忿共情，親怨等觀。名字斯假，同法界之甚深；障漏未銷，均菩提之遠離。信乎心凝旨夐，義皎詞明，言理則理邃環中，談趣則趣冲垓表。雖一軸單譯，而具該諸分。若不留連此旨，咀咏斯文，何能指晤迷津，搜奇密藏矣。

又《大般若經第十一會施波羅蜜多分序》　蓋萬德相照，統之者三身；萬行相資，都之者六度。若冲虛之六翮，伺塵之六情矣。故每因別會，各彰其分焉。至如利物之基，捨著之漸，詳其要也，無出施乎！但施有淪升，良資誘析，所以室羅復集，檀那肇唱，欲令三堅失守，十度成津。卽當攝四誓之修期，排七空之秘鍵；轢二乘之直上，摧三輪以遐騖。糺以唯識，何國城之可依？斥以假名，豈頭目之爲我！推之以隨喜，則不植而自滋矣；絡之以迴向，則不勸而自覃矣；控之以菩提，則不遷而自致矣；權之以方便，則不念而自融矣。故不患物之少也，患夫用心之不弘；不患施之難也，患夫忘取之不易。其有嚴心以爲淨，是未臻其嚴矣；趣寂以爲眞，是未會其寂矣。又況名譽福樂之求，王賊水火之慮，其於致極，不亦彌遠。然則大覺之士，弘願所歸，其財施也，畢生品以充足；其法施也，罄含識而出離。然後忘其所以爲之，失其所以利之，洎乎無感矣，巍乎有成矣。惟斯文之允被，欣此念之方恢，雖盧至之不拔，卜商之難假，亦冀慈音漸染，鄙恪推移，自此而還，孰能無變？其文句贍溢，誨喻殷明，凡勒成五卷，非重譯矣。

又《大般若經第十二會戒波羅蜜多分序》　夫欲儲淨法，先滌身器；將越愛流，前鳩行楫。居其選也，特有戒焉。所以復指名區，更申玄集，切身口而流訓，則一言一行，斯佛事矣；因動靜以研機，則舉足下足，斯道場矣。誡險道之夷蹬，闢室之凝釭；度疫之仙丸，出苦之神馭。鑒德者之明鏡，嚴心者之寶鬘；涉象季之大師，處塵俗之善友。雖目之無朕，搏之不觸，而芬鬱布寫，類迷迭之盈空；潔映澄華，比醍醐之洞色。含靈所以埏埴，法界所以彌綸。善逝法王，抗之以爲明足；具壽尊者，養之而爲淨命。但簡以行處，或非處而難遵；格以正乘，或他乘而致爽。十七羣之暄浴，尚動王譏；五百生之掉影，仍貽佛誡。矧復臭蓮馥而爲盜，分釧響以成淫。涅槃爲求，保專精而尚犯；菩提入願，受欲樂而猶持。輕嫌與重性同科，意防與身

遮其品。諦故佳故，能行所行，導以隨喜，融以法性，豈止草繫情殷，木叉義遠。毒龍卷毒，怖鴿忘怖，將被之黎蠢，棲之常樂，使八寒流煦，五熱浮凉。薜荔失其炎河，輪圍發其闇渚，行門允備，種智克圓。其五軸單譯，一如施分，凡息心之士，豈不諏焉？

又《大般若經第十三會忍波羅蜜多分序》

惟夫擅等覺之靈根，膺廣慈之奧主，馮闇海而利往，籠蒼品以遐征，則忍波羅蜜，爲無與競。是以玄朋踵萃，神謨繼闡。將夷道梗，爲沮心怨，播親親於蠢徒，闢蕩蕩於情路。雖毀甚矛箭，害窮齏粉，必當內躅我想，外抵人相。目鄰虛之有間，投刃曷傷；念機關之無主，觸舟奚若？我無自我，物復誰物？譬夫大浸稽空，而空無溺懼；積涛歸澤，而澤無垢忿。況已謝之聲，毀譽一貫；既遷之色，損益同科。大欲饒之以樂，豈復加之以苦。不有來損，則攝受之路無從；不有往慈，則菩提之行無主。翻爲善友，更領深恩。聞謂劇絲竹之娛，得捶踰捧戴之悅。太子之二目兼喪，曾靡二心；仙人之七分支解，方酬七覺。其感通也，則百矛集體，百福之相開；萬惱縈身，萬德之基立。其致用也，則遠契無生，俯遠塵於證淨；遙資大捨，均左涂於右割。比慚愧而爲衣，則龍袞不侔其麗；御煩惱而成鎧，則犀渠有謝其堅。語其大力，則拔山無以喻；談其無畏，則賈勇弗之倫。始即事而爲三，卒階行而成五，莫不具依方便，斯著圓音，詞旨殷勤，理義詳覈。一軸單譯，比於勤分，規弼之美，不其要歟！

又《大般若經第十四會勤波羅蜜多分序》

觀夫至運無動，妙警伊寂，梵輪冥退轉之規，慈航虛下濟之影，斯進德所以爲貴，勤音所由而作也。其有揭情區而遠荷，指覺地以高驤，比擐甲之精堅，同策駟之遄夙，則必任善以爲軛，引之無窮之路；委身而作隸，驅之罔極之期。微五欲之宴安，乃三塗之酖毒；從四修之勞悴，寔萬德之光敷。惟夫淺溜穿石，小滴盈器，鑽燧之勤，斷幹之漸，皆積微不已；故在著可觀。蚓弱質而飲泉，蟹狀容而寄穴，驊鑣怠矣，駑駕先之。矧乎摩訶衍心，波羅蜜行，其於勉刻，豈忘動靜。故能干界如毀，剎一句以投之；萬流方割，拯一命而游之。假使駐補處以三祇，終競勇於初發，雖復澹卽空於萬行，乃均熾於昔耽，不端倪其所欲行，不翹仁其所當證。撫塵劫之修如瞬，仍如渴日；視砂界之赴若鄰，猶殷夙夜。故精進之於諸度也，若銜捶之在羣馭焉；正勤之於道品也，若鹽梅之資列鼎焉。正法源底，由之而至；聖人能事，於茲而畢。然後聞舍利之談覺支，則輟賞無地；憶底沙之流贊頌，則勃興斯在。三練之業允該，六意之修奚極。緬惟景躅，豈遐寧處；載咏玄章，益荷昭趣。文乃單卷，事非重譯，庶將質寸陰以尺璧，甘夕死於朝聞矣。

又《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序》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動之則萬競聿興，靜之則衆變幾息；大之則充乎法界，細之則入於鄰虛。故海嶽寰區，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遭迴，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唯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所以仍給孤之勝集，開等持之妙門。明夫定品克遷，心源允晏，沈掉雙斥，止觀兩澄，朋棲欲界之表，孤騫有頂之外。境熠滅而踰明，因枝翦而更肅，湛乎累盡，動與德會。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相，敝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檢之則六念，聚之則七善，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遍。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莫不亘諸禪地，倩蓂乎根本；儲之定瀲，磊砢乎邊際。譬泥之在均，金之在鍛，唯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揮忽，日月上掩，川嶽下搖，身遍十方，聲覃六趣，水火交質，金土易形，彈變化之塗，出思議之表。具微妙定，不受快己之勝生；闢惡趣門，而甘利他之獄苦。至有八禪分用，三昧異名，日旋星光，月愛花德，遊戲奮迅，清淨照明，或百或千，難階難極。咸資說力，具啓嗣編，凡勒成兩卷，亦未經再譯，罕入禪秘，其誰捨諸？

又《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序》

尋夫理殊湊以司方，坦一歸而揆務，何嘗不鎔想眞際，弭執幻塵。雖檀戒之崇嚴，忍進之調銳，卒怙寵於實慧，假道於眞詮。將開象觸之迷，復有鷲池之會，所以光導五之迹，昇第一之乘。甄陶二邊，洞希微而卷睇；擬儀四句，仰涔寂以韜音。剪諸見之萌，則翳蘂星落；褰積疑之網，則障穀雲披。了性空而常修，悟生假而恆利。四魔由之亂轍，六度因而彙征。施以之不捐，而難捨能捨；戒以之不檢，而難護能護。忍以之無受，而堪於不堪；進以之無行，而發於不發。定以之亡靜，而三相不相；慧以之亡照，而三輪不輪。故體之則動而踰寂，謬之則寂而彌動。法不卽離於非法，行豈一異於無行。其覺證也，眞心混而一觀；其出生也，法寶駢而萬區。故有二智焉，三身焉，四辯焉，五眼焉，六通焉，七覺焉，八正焉，九定焉，十力焉。加十八不共，八十隨相，十二緣智，三十空心，皆埏以咽多成之羅，若聚以玉亳之表。流之金，吻之誨，勒成八卷，

元非再譯。則以不敏謬齒譯徒，緬諸會之昌筵，嗟既往而莫奉，眷言殊奬，載表遺音。本慈吹以紛騰，因聖期而頂戴。將使家傳妙寶，人握靈珠。洗客塵於八區，霈玄滋於萬葉。福庇宸極，帝后延齡；慶洽黎蒸，法教增闡。庶狹中之士，擺疑於驚怖之辰；上慢之賓，輟謗於充詘之際。自非恆沙歷奉，宿代累聞，何能啓篇投恪，忘言入賞者哉！悲夫！

吳則禮《書大般若經抄序後》 南豐曾公以其所著《大般若經抄序》示則禮曰：「吾頃以疾病，遂超然有委世遺俗之意。既而讀所謂《大般若經》，由是知聖理妙道無所不在。凡托形於天地之間者，靡不具足。蓋其委乎世而其理已得，不遺乎俗而其道已造。彼遠存乎八荒之外，六合之表，近隱於密微晦昧之間，凡使吾離正而即邪，捨眞而趨幻者，其情並露而不可逃。出與之接也，雖萬變俱至，而良心善性，湛然不惑。」公可謂高明敏慧，能自拔於溷濁者。序云：「知所先後，則本末皆得」，是又非寡聞淺識者所可窺測噫！嘗聞：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及其千里已致，江河已絕，則輿馬、舟楫實無所事。以公自強，其所蘊蓄，方且日益大進，將見其捐先後，棄本末，不猖狂妄行，而默契於道。故所謂《大般若經》，豈有異於輿馬、舟楫乎？此則禮所以欣慕歎息而不已也。元祐辛未閏月吳則禮題。

守一《重開大般若經關要序》 夫大千經卷，唯證乃知；般若幽關，非言所轉。由如來甚深之智力，假名字流演於雄詮。而衆生尚以昏蒙，懼其浩博，是故見聞蓋寡，讀誦尤稀。致古今大士之善權，歷唐宋諸師之巧便，集爲關目，括彼靈編。以六冊之要樞，收半部之妙典。能令手不執卷，常閱是經；足不踰塵，遍遊法會。予比於秀郡，迨及胥城，勸率上根，結茲經社。有雲間弟子胡照、張守宗、徐沔等，謂斯《關要》，寔助流通，乃募信心，將期鏤版。是使廣長舌相，再覆於三千。清淨梵音，復聞於茲世。此之法施，非小因緣，其功德不可思量，非算數之所能及。辱以序引見屬鄙文，聊志歲時，以塞勤命云耳。時政和乙未仲夏吉日，住長水壽山法眞大師守一謹題。

諸珣《大般若經通關法後序》 夫寶藏五千卷，唯《般若》六十函，列在前陳，最爲巨帙。經聞尚寡，周覽尤艱。有石梁永隆闍梨，性海圓明，天機精敏，研窮大法，聯集秘關。廣包半部之多，都束六編之內。舒眸可盡，開卷無煩。起於辛丑之秋，成於癸卯之夏。罄二祀勳修之力，雨大千信樂之根。武林施水省悟、天台都正體卿仰慶，妙緣共圖，精校中絕一毫之謬，圓該萬法之空。螺溪開士仲南，解誦素深，探磨益至，慕求淨施，專事流通。或抽板楮之貲，或出印鐫之費。以至陳一指之力，起一念之心。所見所聞，所贊所毀，同承法忍，直趣蓮胎。時嘉祐八年夏六月望日，弟子諸珣叙。

宋濂《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煙海，學者未易背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爲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爲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鉤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違，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承璋以爲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卷。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版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璘琨公，獲拾儀眞，歸刊雲峰證道院，未幾毀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於絕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

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眞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入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關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遍參諸方，嘗主藏鑰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序。

圓澄《般若經叙品偈論都叙序》 夫般若無知而無所不知，雖無所不知，究其所以知，則未嘗知也。般若無爲而無所不爲，雖無所不爲，究其所以爲，則未嘗爲也。蓋繇般若淵深若海，窮之莫究其底，巍峨如山，登之莫達其頂；故云不可以知知，不可識識。諸佛之慧命，諸菩薩之達道，諸衆生之安宅，實乃十界之棲托，莫不繇之也。故知是經，以常見論之，三乘二時所

說，大根會通，融凡會皆是初成；而後世有聞此，不生信心者，皆繇宿世不種靈根故也。

或曰：「般若乃方等之後，佛欲帶小說大，而諸子未明父旨，雖云領知衆物，猶住門外，止宿草菴，不敢希取；飡，豈同法華而付家財，聞成佛記，何得頓類大乘，而過贊若此耶？」答曰：「既云帶小轉大，寧不欲付家財？若曰廢權入實，成佛何非前法？聲聞不悟，徒自愚癡，落後發明，方知本有。蓋得失在人，豈法有大小耶？所以法華會三歸一，寶乃卽小之大，無別有大；涅槃義一名五，曾非一外別有五名。故曰：般若、涅槃、佛性、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皆一義也。是知般若一法，徹始徹終，盡凡盡聖，皆繇此一門，成其出入階降之差。諸佛之所以諄諄教誡，學者當深窮其旨趣矣。」

奈六百卷浩瀚之文，小聖尙非其分，豈凡下之能易窺哉！所以古人深慨末來根鈍難堪，刪削定制《放光》、《光贊》、《摩訶》等經，雖多少不同，莫不皆繇大經之所流出。而龍樹菩薩內懷祖印，兼闡教乘，因念後世於諸部般若，彼此不能會歸，小大不能通貫，繇是注《大智度論》若干卷，冀開其迷，惜乎經簡論繁，猶莊子之注郭象，亡羊泣岐。開悟須得其要門，何幸時當末季，至人再來。有大沙門蘊空曉禪師者，慨大藏之重繁，參考再四，較南北之本，類明重單之譯，撮其大意緊要之言，會成一部，題曰《彙目》；削《智論》之餘文，錄其最要，名曰《箋釋》。前代哲人，如生、肇、慧遠等諸大法師，所作《放光》、《光贊般若》等經之序文，大經五十五卷九十品之題目，撮彼品內之大意，注於題下，稱曰《撮錄》。使後來見者，一藏之奧典，示如指掌，六百卷之大義，曉若日星。嘔心血二十餘年，成部帙數十餘卷，撮大經入於微塵，一多並現；擲須彌於芥內，小大何妨。圓融無礙，自在縱橫，此恩此德，世莫加焉。苟非龍樹之再來，必是靈山之受囑者矣。不爾，則何能妄疲倦，入藏海，處龍宮，搜至寶，刪繁文，撮要義，無非皆爲佛之慧命也。可謂道越羣情，思超過半，其猶獅子之哮吼，無畏勇猛，作決定說；亦如象王之游步，縱涉恆河，直窮其底。如是作略，如是大用，欲知其深奧者，請觀數帙之文，則知如來一代之教，如探囊取寶。使大小是非，皎然莫隱，邪僻戲論，難逃其迹，眞所謂擲大千於界外，移妙喜於此方。若非淨名之流，應居童壽之亞，功侔上古，利及將來。經云：「足動大千，草人劫火，未足爲難；如來滅後能持此經，是則爲難。」此如來之明證，故予無得而贊焉。天啓六年丙寅仲春日序。

通門《大般若經綱要序》

西方聖人所說修多羅，浩汗洋溢。自非摩訶衍上士，具聞持海，不足以受。蓋非世間尋常文字，乃出世第一義天也。像法中有龍樹大士，以智辯威猛力，直詣大龍宮中，窮所結集法藏，見《華嚴經》三本。上本之品偈，皆以微塵數計。中本亦千餘品，約五十萬偈。此二本，謂非閻浮人心力所能持，遂卷而懷之，不傳於世。今之流通震旦八十一卷者，蓋小本而猶未全者也。於戲！河伯望洋，鷦鳩控地。以此知佛演說海，佛言詞海，非凡小之見可窺測矣。

《大般若經》六百卷，爲一大藏之冠。然文有定品，句有定數。凡有目有口，可捧可觀，可讀可誦。然而禪叢講肆，展閱者良少，得非畏其繁重，不若八十卷之《華嚴》尙有諷誦者歟。以此徵龍樹之言，能洞悉衆生方俗根解，非苟然也。余年運既往，謝事宗社，從旦至暮，略披一二。諸健忍芻見而笑曰：「惡用是矻矻爲！君子三戒，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況在老尊宿數，欲何所冀，而用是矻矻爲！」余方捧經弗應，心知其惜我筋力，直未同我心志耳。甚矣！深經之難聞，菩提之不易種也。因作《尊經遠邪論》以救末劫。七空居士葛公毅調見之，喜而擊節焉。蓋葛公正以是經文句山積，浩難沙算，矢志節略，以便持受，不期而合，緘書修贄，持其錄本就正。余歎曰：「語有之，磁石吸鐵，芒針引綫。蓋言流濕就燥，物從其類也。」余與葛公素昧平生，乃因此作合。葛公方獲余之心，余亦能通葛公之志，往昔殆皆般若會中人也。於是發經觀之，綱要條理，井井有序，約六百卷之文於五冊，綱要在是，全經在是。其節繁去複，裁酌運筆，大費精思。緣起六條，載諸卷端。公蓋幼希出世，長閱滄桑。書史之餘，鷄鳴而起，孳孳焉。正如空山老衲，諷是經爲日課，誠所謂正信希有也。

古稱五度如盲，般若如導。此經宏詞妙辯，層見疊出。其闡揚佛慧，深廣幽玄，殊爲法門修習之要，此龍樹大論所由作也。惜今緇流宿學，有白首若不聞見，況悉其義哉！坐見黃口僧雛，每效呵佛；白衣廣額，咸易說禪，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者耶？嗟嗟有生，疲薾世間，靈根自棄，髮雖短而心甚長。蓋皆長於攝生，而不知所以生；或長於世智，而不長於般若；且不知經之與禪，從一佛流出。佛外無禪，經中有趣。初無文字之相，又何禪教之

岐乎哉！夫世相無常，上天難諶。逢萊之水，清淺幾回。金銅仙人，淚流一夢。苟能聞薰般若，承事空王，駛娑館，尋香城，可不作異觀。菩提場，缺陷界，亦混成一相。即祇桓梵唄，洙泗弦歌，究竟無非一音。吾知葛公夙興夜寐，從事深經，其所得多矣。塤吹箎應，人有同心，能不興起，而想見靈山之法會焉。是爲序。康熙十年辛亥四月望日，古南樗叟通門牧雲氏書於懶齋之雨窗。

又《般若綱要後序》

樗叟曰：余讀《般若》而知佛慧之遍攝世出世法焉。諸佛之說法也，隨順法性，世界無量，法門亦無量；有情癡迷頑執無量，諸佛善巧方便亦無量，用是啓之、迪之、導之、引之、拯之、拔之，然皆出於悲心，本於法性。苟無悲心，則墮小乘；苟違法性，則爲外爲邪，而非佛之法矣。佛之法必隨順法性，所謂色無邊，故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夫色受想行識者，謂之五陰，亦謂之五蘊，假合則一，而功能各異，因又謂之五衆。五衆之合，世乃名人。然則人也者，所謂世界則有，第一義即無，人而如是，一切法可知矣。夫摩訶般若者，第一義斯有，而世界本無也。吁嗟有情，不無者無之，不有者有之，所以長劫顚倒，以其違背法性也。佛暨菩薩則不然，其所不無者，默而尊之；其所不有者，則以假視之而已。此所以超越凡情，而能隨順法性也。隨順法性，是之謂摩訶般若也。摩訶般若，而談至六百卷，其義猶未罄者何？以其體性離微，功用幽深，善巧無方，故對揚莫盡。如入大海，愈前愈深，莫窮其底止。又如觀乾城幻事，見者喜悅，莫測其變化，雖然綜而理之，無出法性。故說世間法，則五陰、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因緣諸法，靡不隨摩訶般若而無二也。說出世間法，則六波羅蜜、四無量、三解脫、五根、五力、七覺、八正、十力等諸法，靡不順摩訶般若而無得也。無二無得，此佛及大菩薩所證境界，而非凡夫外道小乘下位所可企及矣。是故摩訶般若之相，平等一相，所謂無相，有佛無佛，恆自清淨，此其正旨也。順此而修，順此而習，不休不息，所謂相應，種種諸法，一以貫之。無世出世，其所修習，種種法門，每往復回環，互爲方便。正若以水投水，將空合空。雖有進趣，絕無異相。第譯人序次，文字層疊，以致學者讀之，駭猶河漢，百緒千頭，首尾纏綿，終卷不斷，易生厭倦，莫尋端倪。蓋法細而心粗，法勝而機劣，法廣而門狹。又法大器小，或無善根，卒難承受，所以不得其門而入也。

葛公所輯《綱要》，其經僅纂十一，亦云略矣。或者迷津，猶然趑趄病涉。余於是更設方便，備列世出世諸法名目於前，次錄般若體相功能於後。此蓋出自新意指示徑道，如曰但有名，則知一切世出世間法皆但有名。如曰無所得，則知世出世一切法皆無所得。如曰畢竟淨，則知一切世出世法皆畢竟淨。約本無生，廣亦無二。是猶啓重門而特授之匙鑰，涉大川而密贈其指南。直捷快便，無踰此者矣。俾讀是經者，般若大義開卷現前，盎然皆得，不至望崖自餒，此余啓迪扶樹來學之心也。

嗚呼！去聖時遙，法雲留蔭。講壇絕響，禪肆如狂。瞻仰鷲峰，何能已已。將伯助予，喜勸葛公，人涉卬否，猥漸張仲。觀者苟能擊節賞音，則於六百卷之雄文思過半矣。辛亥六月下浣晦前三日，樗叟門撰於破山般若軒。

葛鼐《般若綱要緣起》

提綱要

般若者何？般若部爲三藏之首，《大般若》又爲般若之首，茲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也。經凡六百卷，字字談宗，其文浩博，茲提綱要，以明宗旨也。昔永明禪師，輯述大藏爲《宗鏡》，而不存經教之名，則夫後之以經爲教者，其見斥於師也明矣。矧大乘般若諸經之最尊最上，假言說，以顯無言無說；晰名相，以顯無相一相，而總銷歸於無所有不可得。此其所談者何事，猶以教字活埋之？解經而不知經，誠自障也。後來祖師語句，如四句百非，有句無句，皆謂祖師創建，爲不立文字之宗。而不知一本大經，釋迦如來金口宣之矣。蓋如來所以爲教，祖師所以爲宗，無二無別也。且如來聖中之聖，寧不知後此文字繁興，而早墮言詮以爲之俑，其不能離文字以爲教，即其不能不離文字以爲宗也。特大經卷分六百，葉計萬千，名相析別，宗旨立破。不爲提綱舉要，觀者能勿望洋。正使終帙猶難，何況思惟修證！徒成庋閣，流覽莫週。如此大經，敬奉有餘，親聞不足，非所以助揚聖教啓迪初心也。即如經中增語二十卷，諸法不可得，增語亦不可得，抉其指歸，僅綴三行，便得穩括。又如清淨一百一十三卷，互融諸法，一多交注，提綱五葉，亦已無疑。全經提掇，悉皆倣此。如是經文就簡，義無或遺，毋俟博稽，方窮玄旨也。

詳條理

既提綱要，遂晰條理。綱要所以明宗旨，條理所以通機緒。經中有菩薩問，而如來答；有如來詰，而菩薩對；有菩薩與菩薩問難，而如來爲之勸讚，

集之證記；亦間有請問當來慈氏菩薩，而如來復爲之證明者。層次循環，機緒相宜，一本原文，各還起訖。有一問一答，有數問數答，有數十問而數十答。句有來源，義無斷續。

順經文，依經字

嘗讀《慈恩法師傳》，當日譯經文繁，將順衆意，除繁去重。夜夢敬誡，還依廣翻。衆師啓請，毋假刪遺。何況凡夫，敢效品節？無如下士之流通念切，山野之行笈筋枯。資微難獲弘經，時暫欣聞博義。種種方便，遂決探珠既稟微誠，益矢謹恪。經文無一字倒置，元脚無一字移改。惟當節宣，愼循來脉。閱者已堪灌漑靈苗，讀者仍捧寶函全誦。是以品題起止，卷帙載詳，簡首標宗，分段眉列，如通鑑有目錄，而全史則具在。令得按圖探索，數葉尋行。如綫之針引，似暗之炬導。毋費窮翻，已到本所。

問答，正反不並載，單行隻句毋遺忽

經文有問詳而答又複述者，有反說而正又複陳者，叮嚀誥誡，反覆乃辭旨倍溫；權實兼施，正反而義趣洋溢。雖屬重見，何病殷勤？奈卷帙漸豐，則守約宜講。問答毋取兩陳，正反僅開一道。接機遠近，斧捷投針。義融水乳，鐵逢磁吸。至若單詞，乃復隻句。來源暗度，語脉淵微。探會眞龍，靡傷斷鶴。

《心經》爲《般若》體要

《般若》全文六百，《心經》二百餘字，繁簡不同，實爲體要。其間有建有破，波涌雲興，要歸無智無得，神珠澈映。《心經》五蘊、六根、六塵、十八界說起，乃至菩提薩埵，三世諸佛，《般若》並同，第其中間諸法名相，六度萬行，立破層翻，奚止數百。而掃規却迹，弗留纖痕，神源寶珠，不踰無智無得兩義。《心經》對待語句，只以生滅、垢淨、增減三義括之。《般若》所載，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等，廣說乃至若有若無，若合若散，文非一指，各涵妙義。而三對待，廣略雖殊，實已含攝。《心經》言諸法空相，空中無色等，而《般若》疊舉無所有，不可得。《心經》遠離顚倒夢想，而《般若》窮辯菩薩魔事。《心經》神咒作結，卽密卽顯。而《般若》以六波羅蜜分六會說，收歸全文。蓋眞言爲總持門，而六到彼岸又爲諸法總持，義正相等。《心經》起文照空五蘊，更不及餘法，卽說度厄；乃至結經除苦，眞實不虛，照應完密。《般若》始終洗發諸法，如幻如夢，乃至如尋香城，而爲有情撥轉靈源，弘開願海，成佛度生，其義如是。夫以萬三千之弘文，大部提綱舉要，不踰數卷，約矣！《心經》以二百三十字攝之，所謂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也耶。某於此二載間，舒之則《般若》六百，卷之則《心經》二百。從多出少，從少出多。每一誦持，輒標新義。不思議法，讚莫能窮。是則綱要無多，全經宛爾已。五百七十七卷《能斷金剛分》，卽流通《金剛經》文也。喻指金剛，義標中道。《般若》骨髓，乃在兩經。特以經題彰顯，不復論列。

紀年人

朽軀幼希出世，長遂磋拙。自申酉後，取家藏全史筆讀一過。閱歲歷時，裘葛四易。於終卷之夕，喟然興慨曰：『上下四千餘祀，興亡得喪盡在是矣』。從此動厭世之想，謂幻起幻滅，無眞實義。吾道斷非興亡得喪間事，不覺由史入禪，求一眞實。信有此事，而氣矜猶隆，五情未淡，雖多翻覽，徒徇文詞，縱切悔責，參差未一。近星霜日改，而誦持亦日積。習惱漸爾輕安，跧繫漸爾消解。頓念無常，歸心《般若》。乃思粗淨身口，方堪展卷受持。徘徊兩載，至戊申春夏，綿歷聽講者半年，得輟葷血。遂於己酉新正開經，迄今庚戌除月告竣。其間病疽病脫，心則無輟，從事大經，恰得二年。而以夜分計之，實惟三載。此一時中，更無雜想，縈繞亦止，餘經兼進。因茲多病，恆慮無常。誓欲澈通晝夜，袪除蓋眠。當夏候曉，露坐庭除，冷泉盥嗽，便復開卷。日射幾席，乃移入戶。冬夜熟睡一覺，吹燈起坐，鷄聲月色，頷納甚親。或時紙窗色靑，短檠發赤，投筆而起。至於居恆鍵戶，以闞自限，惟二時粥飯間，歇少頃。卽二淨，亦不遠左右。後園草色，室邇喁喁，疏散如客，親者疑訝。已畢事之日，矻矻乍解，胸臆如釋去一物，身心大休，頗爲罄快。是晚，忽下停淤數升，而神思略無困倦。自念大經六百卷，閱時亦不下六百日。仗此智光，照囑無量積愆，消除無始宿障，誠爲多生慶幸，非假懺力奚從？遂邀道侶，陳供全經，笙表如雲。虔修懺法，能禮所禮，了不可得。是後終以心血枯竭，脾疾繼作，欲書緣起，又復蹉跎。共驚頭目沈沈，自喜返視了了。暫推藥裹，疾寫所懷，爲例引六則，繫經文之後。蚍蜉撼樹，終哂綿劣；鷃鼠飲河，却已腹果。後之君子，正其遺漏，直其拘牽，毋使稍病於經，毋謂僅通乎教，宗風助起，實有望焉。崑山葛龕謹述。

張立廉《般若綱要小序》

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心緣相，迥絕中邊，超諸限量。烈焰寧容湊泊，迅雷不及思量。鞠其根源，覓一字脚了不可

得。乃大藏經中，究覽部類，至六百卷之多。將毋文字般若，與實相觀照之旨，固有大相徑庭者乎？曰：何爲其然也？自有祖以來，固曰不立文字矣，曰別傳直指矣。然離教而參，離教而悟，則先德所不許也。必以默然無言爲極則事，謂纔開口便落今時，大慧所訶，爲默照邪禪者也。故雖有口，只堪壁，仍不礙橫說豎說。雖戒人抄錄其語，而善說法要者，自一言半句，以至遍界遍空，相續不斷，爲無盡藏。如或文字作文字解，無文字作無文字解，非從葛藤中絆倒，卽向黑山下躲跟，皆不免擔板之譏，墮落兩頭，未識宗趣者矣。曹谿大師示不識字，然亦從般若半偈頓徹心源，而忍祖嘗勸人誦《金剛般若》。今是經流轉最廣，智愚咸習，則黃梅會中爲之發起也。是故縮之，則無住一言，該《般若》全部不爲少；展之，則六百金經，用剖破微塵不爲多。乃至森羅萬象，義海炳然，雲行鳥飛，風動塵起，種種現前，咸是第一波羅蜜多。彼情存數量，計少計多，未達法源，徒成戲論。茲藏本《大般若》部，凡六百卷，於世界海，剎塵數修多羅中，僅毛頭許。而我等心量昧劣，未免望洋，品目弗窺，況及義趣。吾友復菴居士別號七空，尅究大法，既積歲年，向上一機，忘言默契，游泳之暇，彌更溫研。首尾紬繹者三載，念部帙繁多，鮮能卒業。而其間義同文複，亦不可致詰。雖大聖微言，或繁或簡，未易以當情臆測，而流通無力，披覽多艱。接物之緣，將虞或闕，敬殫心思，提綱舉要，約爲十卷，略備大觀。使一切獲睹是編者，登第一義天，而天光常發；入法流漩復海，而具足海味。弘法之懷，勤且切矣。倘增慢禪流，更掇拾緒言，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敢問如是十卷玄文，爲是語句，爲非語句？是有法與人，是無法與人？請具眼者，試判斷看。濟宗學人法同學弟張立廉拜述。

《放光般若經》

著　録

道安《合放光光讚略解序》《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闐國持來，其年相去無幾。《光讚》，于闐沙門祇多羅以泰康七年齎來，護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闐爲師送至洛陽，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先《光讚》來四年，後《光讚》出九年也。

《放光》，于闐沙門無羅叉執胡，竺叔蘭爲譯，言少事約，刪削復重，事事顯炳，煥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於天竺，辭及騰每大簡焉。

光讚，護公執胡本，聶承遠筆受，言準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每至事首，輒多不便，諸反覆相明，又不顯灼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互相補益，所悟實多。恨其寢逸涼土九十一年，幾至泯滅，乃達此邦也。斯經既殘不具，並《放光》尋出，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中山支和上遣人於倉垣斷絹寫之，持還中山。中山王及衆僧城南四十里幢旛迎經。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讚》人無知者。昔在趙魏，迸得其第一品，知有茲經，而求之不得。至此，會慧常、進行、慧辯等將如天竺，路經涼州，寫而因焉。展轉秦雍，以晉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達襄陽。尋之玩之，欣有所益，輒記其所長，爲《略解》如左。

般若波羅蜜者，成無上正眞道之根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眞際也。故其爲經也，以如爲首，以法身爲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爾也。佛之興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爾都忘，二三盡息，皎然不緇，故曰淨也，常道也。眞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爲也，無不爲也。萬法有爲，而此法淵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眞也。由是其經萬行兩廢，觸章輒無也。何者？癡則無往而非徼，終日言盡物也，故爲八萬四千塵垢門也。慧則無往而非妙，終日言盡道也，故爲八萬四千度無極也。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

凡論般若，推諸病之疆服者，理徹者也。尋衆藥之封域者，斷迹者也。高談其轍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號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貢高，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轍迹，又思存其所指，則始可與言智已矣。何者？諸五陰至薩云若，則是菩薩來往所現法慧，可道之道也。諸一相無相，則是菩薩來往所現眞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後章或曰世俗，或曰說已也。常道，則或曰無爲，或曰復說也。此兩者同謂之智，

而不可相無也。斯轉法輪之目要，般若波羅蜜之常例也。

佚名《放光經記》 惟昔大魏潁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爲沙門，出塞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胡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衆賢者共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者，于闐沙門無羅叉，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時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皆勸助供養，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都訖。經義深奧，又前後寫者參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門竺法寂來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撿取現品五部並胡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訖，於前後所寫校最爲差定，其前所寫可更取校。晉胡音訓暢義難通，諸開士大學文生書寫供養諷誦讀者，願留三思，恕其不逮也。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著　録

支遁《大小品對比要抄序》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羣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爲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羣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賴其至無，故能爲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爲理。理不能爲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無迹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可不可者，聖之愼也。苟愼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爲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爲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羣俗以妙道，漸積損以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玄同，還羣靈乎本無。

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游外域，歲數悠曩，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至到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羣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以啓源。或因變以求通，事劑而化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無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興乎變，理滯生乎權，接應存乎物，理致同乎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萬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闇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爲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爲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爲大小，源流爲精麤。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爲通，因變之爲舞，守數之爲得，領統之爲失。而彼揩文之徒，羈見束教，頂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爲達諒，領統爲傷宗，須徵驗以明實，効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羣情以徵理，取驗乎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羣疑幽滯。因物之徵驗，故示驗以應之。今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之爲淳德，効喪於事實，謂之爲常人。而未達神化之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殊塗，運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爲異統，觀奇化爲逆理，位大寶爲欣王，聚濟貨爲欲始。徒

知至聖之爲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聖人標域三才，玄定萬品，教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教違無，寄通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爲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教；游無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遂通而已。

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拘小介。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宏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統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簡不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鐘響，響一以持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聲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羣智之分向。關之者易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衍奧，而理統宏邃。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爲學之徒，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攬宗致，標定興盡，然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綜羣問，明其酬對，探幽研賾，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讀難究，欲爲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羣仰分狹，闕者絕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統，簡領羣目，筌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爲《小品》，而辭喻清約，運旨亹亹。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無損，自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贊始原終，研權奧旨，領《大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縹焉攬津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於冥津，羣形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

惟昔聞之曰，夫大、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萬言。今遊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抄亦興於大本，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於本品，而時往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互相以爲賴，明其本一，故不並矣。而《小品》致略玄總，事要舉宗，《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羣義偏狹，喪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辯僞，以爲經體，雖文藻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胡爲本，《小品》雖抄，以大爲宗。推胡可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胸懷之所得，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常未足以徵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之爲談，而莫知傷本之爲至。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困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內不由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困蒙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進不闇常，退不研新，說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毀呰古人，非所以爲學，輔其自然者哉！

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紹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自然，希邈常流，徒尚名賓。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羣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或筌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羣品，略撮玄要。時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其多勞，審功又寡。且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或非深奧，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麁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宏致，驗《小品》之總要，搜玄沒之所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爾。乃也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槃結，辨其凝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宗，棲驗有寄，辨不失徵。且於希詠之徒，浪神游宗，陶冶玄妙，推尋源流，關虛考實，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爲研盡，備其未詳也。

僧叡《大品經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託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日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迹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以不住爲宗，非待故以無照爲本。本以無照，則凝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啓章玄門，以不住爲始；妙歸三慧，以無得爲終。假號照其眞，應行顯其明，無生冲

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漏和卽始以悟終。蕩蕩焉，眞可謂大業者之通途，畢佛乘者之要軌也。

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尙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閡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

鳩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既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啓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

予既知命，遇此眞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惕焉若厲。雖復覆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恆、道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字定之。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己懷薄，信我情篤故也。胡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爲『衆』，『入』爲『處』，『持』爲『性』，『解脫』爲『背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意斷』爲『正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卽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愼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梁武帝蕭衍《注解大品序》

機事未形，六畫得其悔吝；玄象既運，九章測其盈虛。斯則鬼神不能隱其情狀，陰陽不能遁其變通。至如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洞達無底，虛豁無邊，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不可以數術求，不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辯所能論。此乃菩薩之正行，道場之直路，還源之眞法，出要之上首。本來不然，畢竟空寂。寄大不能顯其博，名慧不能庶其用，假度不能機其通，借岸不能窮其實。若談一相，事絕百非；補處默然，等覺息行。始迺可謂無德而稱，以無名相作名相說。導涉求之意，開新發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號。

頃者學徒罕有尊重，或時聞聽不得經味。帝釋誠言，信而有徵。此實賢衆之百慮，菩薩之魔事。故唱愈高和愈寡，知愈希道愈貴，致使正經沉賣於世。實由虛己情少，懷疑者多。虛己少則是我之見深，懷疑多則橫構之慮繁。然則雖繁慮紛紜，不出四種：一謂此經非是究竟，多引《涅槃》以爲碩決；二謂此經未是會三，咸誦《法華》以爲盛難；三謂此經三乘通教，所說《般若》卽聲聞法；四謂此經是階級行，於漸教中第二時說。舊義如斯，迺無是非。較略四意，粗言所懷。《涅槃》是顯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顯果則以常住佛性爲本，明因則以無生中道爲宗。以世諦言說，是涅槃，是般若；以第一義諦言說，豈可復得談其優劣。《法華》會三以歸一，則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萬善爲乘體。《般若》卽三而不三，則三遣而一亡，然無法之可得，故以無生爲乘體。無生絕於戲論，竟何三之可會？所謂百花異色，共成一陰；萬法殊相，同人般若。言三乘通教，多執二文，今復開五意，以增所疑：一，聲聞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二，三乘學道，宜聞般若；三，三乘同學般若，俱成菩提；四，三乘欲住欲證，不離是忍；五，羅漢、辟支，從般若生。於此五義，不善分別，堅著三乘，教同一門。遂令朱紫共色，珉玉等價。若明察此說，深求經旨，連環既解，弄丸自息。謂第二時，是亦不然。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別，復過於此，非可局以一教，限以五時。般若無生，非去來相，豈可以數量拘，寧可以次第求？始於道樹，終於雙林，初中後時，常說智慧，復何可得名爲漸教？《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笑，漸漸必當作佛。又聞阿鞞跋致品中有退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爲畢定爲不畢定？」以此

而言，去之彌遠。

夫學出離，非求語言，應定觀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依何義說？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豈得共貫？雖一切聖人以無爲法，三乘入空，其行各異。聲聞以壞緣觀觀生滅空，緣覺以因緣觀觀法性空，菩薩以無生觀觀畢竟空。此則淄澠殊味，涇渭分流，非可以口勝，非可以力爭。欲及弱喪，去斯何適？值大寶而不取，遇深經而不求，亦何異窮子反走於宅中，獨姹掩目於道上。此迺惑行之常性，迷途之恆心。但好龍而觀畫，愛象而翫迹，荆山可爲流慟，法水所以大悲。經譬兔馬，論喻鹿犀，俱以一象配成三獸，用渡河以測境，因圍箭以驗智，格得空之淺深，量相心之厚薄。懸鏡在前，無待耳識，離婁既睇，豈勞相者？若無不思議之理，豈有不思議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奇蓮於十方，變金色於大地，嚴華臺於虛空。表舌相之不虛，證般若之眞實。所以龍樹、道安、童壽、慧遠，或以大權應世，或以殆庶救時，莫不服膺上法，如說修行。況於細人，可離斯哉！

此經東漸，二百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五年，至自于闐。叔蘭開源，彌天導江，鳩摩羅什澍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薩著《大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實如意之寶藏，智慧之滄海，但其文遠曠，每怯近情。朕以聽覽餘日，集名僧二十人，與天保寺法寵等詳其去取；靈根寺慧令等兼以筆功。探挍《釋論》，以注經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釋。此外或捃關河舊義，或依先達故語，時復間出，以相顯發。若章門未開，義勢深重，則參懷同事，廣其所見，使質而不簡，文而不繁，庶令學者有過半之思。

講《般若經》者多說五時，一往聽受，似有條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般若》具書名部，世既以爲疑經，今則置而不論。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之說，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種而不列名。《釋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光讚》、《放光》、《道行》止舉三名，復不滿四。此土別有一卷，謂爲《金剛般若》，欲以配數，可得爲五。既不具得經名，復不悉時之前後，若以臆斷，易致譏嫌。此非義要，請俟多聞。

今注《大品》，自有五段，非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說以不住標其始，命說以無敎通其道，願說以無得顯其行，信說以甚深歎其法，廣說以不盡要其終。中品所以累敎，末章所以三顯，義備後釋，不復詳言。設迺時曠正敎，處無法名，猶且苦辛草澤，經歷嶮遠，翹心遏聽，澍意希夷，冀遲玄應，想像空聲。輕生以重半偈，賣身以尊一言，甘渫血而不疑，欣出髓而無恪。況復龍宮神珠，寶臺金鍱，難得之貨，難聞之法，遍布塔寺，充牣目前。豈可不伏心受持，虛懷鑽仰？使佛種相續，菩提不斷，知恩反復，更無他道。方以雪山，匹以香城，寧得同日語其優劣？率書所得，懼增來過，明達後進，幸依法行！

陸雲《御講般若經序》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衆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趨道。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咒。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

皇帝眞智自己，大慈應物，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緝五際之頹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駁，五部乖謬。訶黎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羣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歸清淨，潤甘露於羣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以來躬事講，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乃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乃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者焉。

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乃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求後庭游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鐘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峨峨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羅之地；身心安樂，實符歡喜之園。於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鳴鐘而寂靜。

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舍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

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蔭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槩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升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亟淪偏執，專扶數輪，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抑大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踰九驛，途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華而踴躍，頭面伸其盡禮，贊歎從其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關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爵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乃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剜體供養，析骨書寫，歸依正法，匪恪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鐘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盈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

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踴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犍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絃轂塡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恆沙大衆更無迫迮；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辯，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氳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贊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踴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藻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載，謀錄時事以立，今序。

蕭子顯《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塵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胸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亶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舍，既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

《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淨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游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翌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殷懃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塡塡，塵務連天，以造於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衮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聘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羣，充堂溢霤，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衆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

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

先是保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於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楔，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萬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於肩上。聖御躬身虔禮，大衆咸所觀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

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咨諏罔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開，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申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使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諸僧黯如撤燭，馳氣結舌，無人不然。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贊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諮竟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

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嚫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舍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饔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粗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床，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爐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恆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賃。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衆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糺以爲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恆度，府庫常蓄，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

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敕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憑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禽野獸，彈四生之品，無不放舍焉。是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供節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延，謹立今序。

趙絢《圓土北重墻上摩訶般若經序》 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居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

《摩訶般若鈔經》

著録

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恆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胡人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都並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門曇摩蜱執本，佛護爲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爲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爲一卷，合五卷也。

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愼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

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繫者也。叉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書》爲質樸，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言古辭，自爲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折，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章蕩然無措疑處，毫芒之間，泯然無微疹。已矣乎！

《道行般若經》

著録

道安《道行般若經序》 大哉智度，萬聖資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莫，喟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嘉莫美乎上乾，而齊之殤子；神偉莫美於凌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眞人，而比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爲衆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爲之域耳。非據眞如，游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眞如，游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名教遠想者，智度之蘧廬也。然存乎證者，莫不曠其生無而惶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蕩冥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宜乎，不其宜乎！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逍遙俱游，千行萬定，莫不以成。衆行得字而智進全名，諸法參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經也，進咨第一義，以爲語端，退述權便，以爲談首。行無細而不歷，數無微而不極，言以煩而各有宗，義似重而各有主。瑮見者慶其邇教而悅寤，宏哲者望其遠標絕目。陟者彌高而不能階，陟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度不能盡。既窈冥矣，眞可謂大業淵藪，妙矣者哉！然凡諭之者，考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則？考文則異同每爲辭，尋句則觸類每爲旨。爲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爲旨則忽其始擬之義矣。若卑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

其質者，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從始發意，逮一切智，曲成決著，八地無染，謂之智也，故曰遠離也。三脫照空，四非明有，統鑒諸法，因後成用，藥病雙亡，謂之觀也。明此二行，於三十萬言，其如視諸掌乎。顛沛草次，無起無此也。

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爲《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齎詣京師，譯爲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撮，合成章指，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賢論之，往往有滯，仕行耻此，尋求其本，到于闐乃得。送詣倉垣，出爲《放光品》。斥重省刪，務令婉便，若其悉文，將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持巧，傳譯如是，難爲繼矣。二家所出，足令大智煥爾闡幽。支讖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刪削，所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戒也。安不量末學，庶幾斯心，載咏載玩，未墜於地。檢其所出，事本終始，猶令折傷玷缺，戢然無際。假無《放光》，何由解斯經乎？永謝先哲，所蒙多矣。今集所見，爲解句下。始況現首，終隱現尾，出經見異，銓其得否，舉本證抄，敢增損也。幸我同好，飾其瑕謫也。

佚名《道行經後記》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讖，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陽城西菩薩寺中沙門佛大寫之。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著　録

僧叡《小品經序》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羣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羣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殷勤，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卽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實之迹；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俟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眞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

有秦太子者，寓迹儲宮，擬韵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準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眞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眞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耶？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足，樸正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華而幾其實也。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

著　録

智昕《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序》　《仁王般若經》初衆相謂曰：「大覺世尊前已爲我二十九年說《摩訶般若》、《金剛般若》、《天王問般若》、《光讚般若》。」則此經目題，久傳上國。有梁太清二年六月，于闐沙門求那跋陀陳言德賢，齎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須京師。時中大竺優禪尼國王子月首那，生知後朗，世傳釋學，無精義味，兼善方言，避難本邦，登仕梁室，被敕總知外國使命。忽見德賢有此經典，敬戀宣懷，如對眞佛。因從祈請，畢命弘宣，德

賢嘉雅，操靈心授與首那。即又祇敕求使顧表奉迎《雜華經》，辭闕甫爾，使值侯景，稱丘寇亂，頂戴逃亡，未暇翻譯。民之所欲，天必從焉。屬我大陳膺期祇運，重光累業，再清四海，車書混同，華夷輶睦。首那負笈懷經，自遠而至江洲，刺史儀同黃法𣰰駈傳本洲錫珪分陝，護持正法，渴仰大乘，以天嘉六年，歲次乙酉七月辛巳朔二十三日癸卯，勸請首那於洲聽事略開題序，說無遮大會，四衆雲集五千餘人。匡山釋僧果法師及遠邇名德，並學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碩難紛綸，靡不渙然冰釋。到其月二十九日，還興業伽藍，揵搥既響，僧徒咸萃。首那躬執梵文，譯爲陳語。楊洲阿育王寺釋智昕暫游鼓匯，伏膺至教，耳聽筆疏，一言敢失，再三修環，撰爲七卷。訖其年九月十八日，文句乃盡。江洲僧正釋慧恭法師，戒香芬鬱，定水澄明，揩則具瞻，陳梁是寄。別駕豫章萬騶洲之股胡材之杞梓，信慧並修，文武兼用。教委二人，經始功德。輒附卷餘，略述時事，庶將來君子或精焉。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著　録

智圓《書文殊般若經疏後序》 吾養疾於錢唐孤山之明年秋八月七日，同郡大中祥符寺沙門曰可孜者，走法孫清月詣吾，以此經爲贄，且言孜疇昔嘗埽灑於經藏，見一函獨開，遂進而闔之，偶闚其題而有《文殊說般若》之號。孜駭其生平之未聞見，遂盥掌發而讀之，且領其旨，因以其文示同道智海公，海如孜之領，共嗟世之不傳，人之罕聞。孜乃圖剞劂以廣其流通，今所以遺吾者，亦冀吾覽之或有述焉。吾是時故疾發者旬浹矣，乃憑几整服而俯讀之，既微識其旨，因分文以爲章節，四日而成。又筆其義以爲疏，旬有二日而成，用紙一百幅，分爲二卷。因自顧曰：『爾本生死下劣之人，而遇般若尊妙之法，以淺識而酌深趣，以鄙語而釋格言，而不詒幽責，逮乎速成者，非聖有冥加之力耶？非孜啓發之心之至耶？』乃馨爐齊莊以矢之曰：『吾之述苟少裨於化源者，亦冀傳之於後，厥或後之人有聖如智者者疏之，則吾之言期灰滅，無惑於衆聽也。如其不爾，幸少留之，以彌縫其闕，知我者其佛乎。』噫！百世之下如斯文之不墜，後之人受江漢之浸，膏澤之潤者，庶知其濫觴觸石，其在於孜公乎。時聖宋天禧改元之歲也。

又《文殊說般若經疏析重鈔序》 般若眞誥，辭淳理幽，雖上智猶病其難解也。厥或疏以申之，記以翼之，則中下之流，或得其門而入矣。譬夫物有至重者，雖烏獲猶患力之不足焉；苟分而折之令其輕也，則孺子亦云克荷矣。始吾也，既爲經作疏焉；今吾也，又爲疏作記焉。蓋分析令輕之謂也，使中下之曹亦能見其旨歟！故《大論》云：『析重令輕，種種譬喩，令易解故。』噫！若乃猶云不能荷負者，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是時聖宋天禧四年夏六月六日，於瑪瑙坡草堂序。

又《文殊說般若經疏序》 夫眞性元寂，一法寧存，妄心潛動，萬境斯立。於是乎，苦樂升降堅乎取捨，凡聖高下重乎去就，方求出離，反致顚墜，是故或溺於凡，或沈於小，或滯於偏云云，九界可勝言哉！大聖人俯察而哀之，將欲指彼妄心，復乎眞性，爾乃演皆空，說無住，虔劉羣惑，昭蘇大機。二乘由是而有通泰心，菩薩於斯而得不共法。其閑邪存誠，開物成務者何？莫由斯道邪？《文殊說般若經》者，非其類邪？矧能仁下問，妙德上答，辭語縝密，旨趣簡易。智日昇而大夜曉，慧劍揮而惑網裂。正觀如來利益之功方著，行惡境界不退之智彌彰。慨茲法門弗傳叔世，鄙雖不佞，忝受圓乘，龍樹一性之宗，智者三觀之學，淺得淵旨，粗領精義，遂依此雄宗，釋茲奧典。此經人法爲名則能所如幻，實際爲體則生佛皆如，觀照爲宗則分別斯泯，遣著爲用則遣無所遣，大乘爲教則大亡大相。託空而唯覺無得，入海而但見一平，誰云三世去來，詎謂十界高下。等菩提於非行，混諸佛於衆生。於涅槃無求而涅槃速證，於生死不捨而生死遠離。類罔象之得珠，匪春池之執礫。凡乎其可革，聖乎其可階，是以一行三昧，顯無修而修；不思議界，彰無得而得。夫如是則不壞假名，不說斷滅者也。雖醉中視物，實見乾坤之盡轉；而夢裏濟川，覺省舟楫之元無。非發行之要樞，趣果之夷塗而何？所以釋提桓因發願擁護，能仁大覺現瑞印說，上聖猶然，而況於下凡乎！雖派深析重未契於佛心，庶談刀捫象或裨於眞化云。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著録

法虔《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記》 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號拘羅那他，此云眞諦。梁武皇帝遠遣迎接，經遊閩越，暫憩梁安。太守王方賒，乃勤心正法，性愛大乘，仍於建造伽藍，請弘茲典。法師不乖本願，受三請而默然。尋此舊經，甚有脫誤。卽於壬午年五月一日，重翻天竺定文，依婆藪論釋。法師善解方言，無勞度語，矚彼玄文，宣此奧說。對偕宗法師法虔等，並共筆受。至九月二十五日，文義都竟。經本一卷，文義十卷。法虔爾日，仍願造一百部，流通供養，並講之十遍。普願衆生，因此正說，速至涅槃，常流應化。

吉藏《金剛般若經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斯乃是三觀之虛明，一實之淵致。昔仙人苑內未燿此摩尼，今長者園中方灑茲甘露。良由小志先開，故早馳羊鹿；大心始發，方駕此白牛。斯乃正教之洪範，薩埵明訓，非雲非雨，德潤四生，非日非月，照明三界。統萬行，若滄海之納衆流；蕩紛異，若冬霜之凋百草。若具存梵本，應云《跋闍羅般若波羅蜜修多羅》，此土翻譯《金剛智慧彼岸到經》。明無累不摧，稱曰金剛；無境不照，目爲般若；永勉彼此，名波羅蜜；經者，訓法常也。

褚亮《金剛般若經注序》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踳馳而趍捷徑，不同日而言也。穎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大息。

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注述。法師懸鏡忘疲，衢蹲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藉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惟閼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李儼《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乃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眞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徒築於綿區，寶臺移構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眞。至矣哉！無得而稱也。

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眞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賾，咸聘異義。

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止，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爲集注，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集注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干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踰廣。披文者畢究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於倍功，談客

有同於兼採　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　豈止聲芬鷲嶺，字韞龍宮而已哉！

舊傳慧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序》　夫《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　自從達磨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現見性　只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之法　世人若了見眞如本體，卽不假立法　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注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說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卽無二。宿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是故解釋聖義，斷除學者疑心　若於此經得旨無疑，不假解說。從上如來所說善法，爲除凡夫不善之心　經是聖人之語，敎人聞之，超凡悟聖，永息迷心。此一卷經，衆生性中本有，不自見者，但讀誦文字，若悟本心，始知此經不在文字　若能明了自性，方信一義　只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眞如之地，並是此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法圓滿，離生滅相，卽是到彼岸也。亦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心邪則此岸，心正則彼岸。口說心行，卽自法身有波羅蜜，口說心不行，卽無波羅蜜也　何名爲經？經者徑也，是成佛之道路　凡人欲臻斯路，當內修般若行，以至究竟。如或但能誦說，心不依行，自心則無經　實見實行，自心則有經，故此經如來號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道氤《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叙》　眞際寥廓，理□□□，□覺杳冥，本亡言論。而起說於無說之域，立名於不名之境者，實由昏衢未曉，見海長論，將以燈炬，幽關津航，庶品敎之興也　其功大哉！況《般若》諸佛之母，金剛難壞之句，括衆部以獨立，冠羣經而迥翥。三問九喩，終始發明，八執五耶，心言蕩滅，護念付囑，道豈虛行者歟！大唐開元中，歲次大泉獻皇帝御天下之二十三載，四門允穆，百揆時叙，至化洽於無垠，玄風昌於有截　迺凝睿思，暢述儒道，仍懷妙覺，注訣斯經，直照精微，洞開秘密，天章發耀，佛日增輝，映千古以首出，超百王以垂範。既而雄都上京，刊勒金石，溥天率土，班宣句味，洗生靈之耳目，裂魔著之籠樊。曠劫未逢，今茲何幸？

　　氤卧病林藪，杜迹彌年，伏覽聖謨，載懷拚躍　旋荷明詔，濫預弘揚，力課疲朽之餘虔，敷幽奧之迹　才微任重，覆餗增尤，處座之辰，詎忌詞費。竊惟君唱臣和，絲發輪行，若不廣引敎文，何以委明，注意是用？　提撕衆論，對會六經，適自唇吻，彰乎翰墨　頓犀象而輸牙角，括川澤而薦珠珍　所以附贊天文，所以莊嚴義府。涓波赴海，豈益洪溟之深；螢爝呈光，未助太陽之景　恭申罔極，俯效忠勤者也　開釋經題，注分爲四：一，釋喩，卽金剛眞寶，能碎堅積；二，釋智，卽般若正智，能破煩惱；三，辯德，卽無住無取，證波羅而捨筏，卽色卽空，契菩提於中道；四，釋經，卽如是降伏，可以稱常，故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孟獻忠《金剛般若經集驗記序》　夫《般若》者，乃諸佛之智母，至道之精微，爲法海之泉源，實如來之秘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超於名相界入，稱謂稽而不逮；離於見聞覺知，智識詮而踰遠。無行無得，所以致其功；不住不染，所以成其慧。探其妙者行皆道場，達其理者動爲佛事　至於一十二經，八萬四千之法，等三辰之競耀，仰慧景而同暉；類五衢之爭馳，入眞乘而共轍。惟寂惟寞，感而遂通；何慮何思，誠而必應。其有一念淨信，四偈受持，福無量而無邊，廣大牟於法界；果不生而不滅，究竟等於虛空。故能使修羅之軍，尋聲而遠遁；波旬之騎，藉響而旋奔。鈎爪鋸牙，挫芒衂銳，洪濤烈火，息浪韜炎，厲氣烟凝，毒不能害，交陳雲合，刃不能傷　含識必該，觸類而長。亦猶洪鐘虛受，響無擊而不揚；明鏡高懸，物有來而斯見。則知幽顯叶贊，萬彙所以虔誠；釋梵護持，百神由其侍衛　今者取其靈驗尤著，異迹尅彰，經典之所傳，耳目之所接，集成三卷，分爲六篇。其有見賢而思齊，聞義而勇猛，如磨玉之子，守劍之賓。如周處之遇士衡，長清三橫；仲由之逢宣父，卽列四科　仁達乎哉！欲之而至。雖不足發揮聖敎，光闡大乘，庶貽諸子孫，以勵同志。於時大唐開元六年，歲次戊午奧四月乙丑朔八日壬申撰畢。

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序》　鏡心未淨，像色元空，夢識無初，物境成有。由是惑業襲習，報應綸輪，塵沙劫波，莫之遏絕。故我滿淨覺者，現相人中，先說生滅因緣，今悟苦集滅道。既除我執，未達法空，欲盡病根，方談般若。心境齊泯，卽是眞心，垢淨雙亡，一切清淨。三千瑞煥，十六會彰。今之所傳卽第九分，句偈隱略，旨趣深微，慧徹三空，檀含萬行。住一十八處，密示階差；斷二十七疑，潛通血脉。不先遣遣，曷契如如？故雖策修始終，無相由斯；敎理皆密，行果俱元。致使口諷牛毛，心通麟角，或配人名相，著事乖宗，或但云一眞，望源迷派，其餘胸談臆注，不足論矣。河沙珍寶，

三時身命，喻所不及，豈徒然哉！且天親無著師補處尊，後學何疑，或添或棄？故今所述，不攻異端，疏是論文，乳非城內。纂要名意及經題目，次下卽釋，無煩豫云。

段成式《金剛經鳩異序》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闢命。洎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因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爆然有聲，驚起之際，音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辟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棲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荆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曰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佚名《梁朝傳大士頌金剛經序》 《金剛經歌》者，梁朝時傅大士之所作也。武帝初請志公講經，志公對曰：『自有傅大士善解講之。』帝問：『此人今在何處？』志公對曰：『見在魚行。』於時卽照大士入內。帝問大士：『欲請大士講《金剛經》，要何高坐？』大士對曰：『不用高坐，只須一具柏板。』大士得板，卽唱經歌四十九頌，終而便去。志公問武帝曰：『識此人不？』帝言不識，志公告帝曰：『此是彌勒菩薩分身，下來助帝揚化。』武帝忽聞情大驚訝，深加珍仰，因題此頌於荆州寺四層閣上，至今現在。

夫《金剛經》者，聖教玄關。深奧難測，諸佛莫不皆由此生。雖文疏精研浩汗難究，豈若慈頌顯然目前，遂使修行者不動足而登金剛寶山，諦信者寂滅識而超於涅槃彼岸。故書其文廣博無窮，凡四十九篇，列之於後。所謂惠日流空，照如來之淨土；禪刀入手，破生死之魔軍。既人法雙祛俱遣，快哉斯義，何以加焉？有一智者不顯姓名，資楊五首以申助也。其層閣既被焚燒，恐文隨墮，聊請人賢於此閣見本，請垂楷定。

遵式《金剛般若經序》 《金剛般若經》者，粹極無礙之理慧也。厥致有三：曰實相，曰觀照，曰文字，三者異容而同體，皆般若也。非相由也，非相含也。不可離也，不可合也。苟不分而分，則經曰：『不可思議智境實相也，不可思議智光觀照也，不可思議智炬文字也。』實相也者，經之體也；觀照也者，經之宗也；文字也者，經之用也。宗所以導萬善，會無相，臻乎極者也；用所以蕩萬惑，豁神悟，盡乎際者也。體則不然，中道自居，安安無遷，寂含衆妙，廓周無邊，故能爲萬物資始也。聖人卽一而修三，卽三而達一，成斯曰《秘波羅蜜》，居斯曰《密藏》。廣矣大矣！不可得而思也。但悲夫生生著有取空，籠檻異繫，莫知自出；故衆聖合符，七會鷲頭，七會祇樹，一會他化，一會露地，凡四處十六大會。斯經預祇樹也，爲剛杵爲利鑊，碎二死之邪山，鑿無明之磐石。極五眼而洞視，徹三智之融照。持四句勝三河之施，導三檀等十方之空。信根未深，聞功狂亂，信哉斯言也。梁眞諦引六種金剛以諭經旨，猶爲執筆者所譏。今見首軸署八神、四薩埵，願文梵偈，首尾安雜神咒，引三十二段，碎而割之，雖欲贊揚，翻爲汙瀆，今並削而去之。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序》 釋氏敎，《金剛經》世所由來尚矣。自秦至今凡幾百載，諷誦無卑高，感應盈簡牘，利及幽壤而達乎神明。蓋趣大之坦塗，破小之宏略也。故補處頌以爲本，二論釋而有貫，諸疏互解，或依或違。圭山大師撮掇精英，黜逐浮僞，命曰《纂要》。蓋取中庸，復申記略，用備傳習。石壁師仍貫義意，別爲廣錄。美則美矣，辭或繁長，後學多不便用。今更刊定，翦削煩亂，俾流而無滯，學而思講，庶吾道無墜地之患也已。大宋天聖紀號之明年，季冬月甲子日，序云。

智圓《詳勘金剛般若經印板後序》 《金剛般若經》譯梵成華者，衆矣。盛行乎中夏者，唯後秦羅什所翻之本耳。但年祀寖遠，舛誤實多，好異之徒不無添糅，或節爲章分，或間以頌文，或前陳啓請，或中加別譯，或增其字句。古今識者，雖患煩辭而莫肯芟夷，乃曰：『貴流俗之生善也。』遂使淳正之法，日就澆漓，失眞道味，生善之說其末至也。《涅槃》所謂加水之乳，可不是乎？吾嗟歎久之，會信士某將圖開勒，再拜稽首欲吾詳定者，至於再

三。吾復思之，黜訛從正，去濫傳眞，吾之職也，豈得辭其勞而固讓之耶！遂然其請，乃遍搜古本及考論疏，紕謬者則正定之，妄加者則刪削之，卽啓請頌文章分增句之例也。其慧命須菩提一章，乃魏世菩提流支所譯之本則有之矣。後人橫議寫入秦經，世謂幽冥禪師所加六十二字者是也。既傳秦本，亦宜除削，此既正譯，流行又久，故且存之；俾好眞者知之而勿誦，多愛者讀之而順懷。經云：『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準義合云無不來。』又三數處唯言發菩提，準義合有『心』字，或古本闕文，或聖言互略，並依而傳寫，弗敢加之。其猶《春秋》夏五，杜、鄭、服虔皆云闕文，不加『月』字，吾竊韙之。

或曰：『經前啓請，俗云八神有加護之功，何除削邪？』答曰：『佛以金剛之寶堅利，以喩般若體用也。此由世人不曉眞諦，記中六色金剛之寶，輒加二種便作神名，神名既誤，菩薩亦非，風俗濫傳，何足言也。又此經所在則爲有佛，豈假八神獲利益，請思法喩，自曉是非。』或者曰：『啓請可削，其實然也。且頌文是古德所唱，分章亦疏義所存，存之生善，豈損大猷？』答曰：『若以古德所唱疏義所存，則可添糅經文者；且釋經之要，豈踰無著、天親二論耶，則亦可添糅經中矣。故知任意增加，雜乎佛語，無乃不可乎？咨爾有識，試爲思之。且遍誦諸段雜語，已廢讀半卷眞文，何如捨雜誦眞，使心無間斷？縱未能卽言體道，且爲乘種亦已深矣。嗚呼！末世任情滋甚。夫雜金以鍮，豈益金之貴；加絲以麻，豈助絲之美乎。』

又自古書經行以一十七字爲準，故古疏分釋諸經，咸以行數爲計，以行約數亦可知，故皇朝策試之式，計其紙數，蓋以十七字爲行，二十五行爲紙也。近世變亂制度，或大書則行止三五，或小書則字數至多，大書則曰便於耆年披讀，小書則曰利於遠行負荷，吁可怪也。吾睹耆年者，得小書家書，不倦委讀；遠行者，負重大資貨，未聞告勞。忍於般若至言反生懈慢，變其法式，隨我凡情，我好大則大書，我好小則小寫。少能務本，多見隨流，如此通經，或當損法，事猶未正，於理如何？夫子有言：『中庸之德，民鮮久矣。』今所印本循乎古制，以十七字爲行，庶使眞法流通永永作則，同見同行察我志乎。恐來者不知，故直書以見其意。時大宋天禧元年，丁巳歲秋七月二十五日，於錢唐瑪瑙院講堂序。

蘇軾《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處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卽爲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人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淸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爲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蘇轍《書金剛經後一》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嘆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喩，故明言之。

又《書金剛經後二》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覺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曇應《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採微序》 決羣疑而起行，益品彙以無私，陶育聖凡，範圍空有，寧越《金剛般若》哉！無著因定得偈，天親受頌成文，非兜率慈尊，孰開荒至教。但斯經也，詞源渺浩，義海冲深，僧佉重著論以抗行，吳興復撰疏而贊述。對經考論，已盡幽玄；尋疏證經，未爲全當。科判雖準繩有在，解釋則義理乖違。於是，不得已，管窺天台義意，摸論大塗，校彼伸明，是非別矣。仍取天親補助，及今古優長，故曰採微。蓋採摘衆妙，直注於經，庶閱者易解耳。時紹興壬子仲春二十有三日，寓思溪蘭若叙

無盡《川老金剛經序》 此一卷經，如儒家《論語》，辭有盡，理無窮。自佛法西來，雖載於《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七卷，而其文義，經六朝法師翻譯，今之所行者，迺秦羅什本也。前後解注議論不一，唯草堂宗密禪師所得最多。觀其序云：「住二十七處，密示階差；斷二十七疑，潛通血脉。」至有慧徹三空，檀含萬行之說，非深於般若，未易臻此。會首正將劉候同化緣范師榮，近得是本，鏤板於橋庵，屬予爲序。然世尊演說般若凡四處十六會，此祇園之答善現，第九會也。即刊，諸善人須得免忘蹄，而川老子不免畫蛇添足云。淳熙己亥結制日，西隱五戒惠藏無盡書

善月《金剛般若經會解序》 讀《金剛》一經，使人之意也消。蓋其理玄，其性離，其行無著，其相非相，以是四者更相發明，宛轉反覆，卒歸於無我人衆生壽者而已矣。獨於勸持校量功德，每諄諄焉，即一經之大略也。乃知是般若無上密印，實俾人了悟性空，遣蕩相著。譬之如金剛，如火聚，如吹毛劍，如走盤珠，如捕風繫影不可控摶，如是而已。世多誦習而知者蓋寡。愚嘗慨斯文言徹旨密，喻雖重而非贅，徵屢設而非煩。雖三論之作，彌復難曉，殆似郭象之爲《莊解》也。於是取論以攷經，本經以證頌，論有苛甚者刪治之，義有缺如者附益之，合諸論以成一家之言，目曰《會解》。聊述管見，以求正云。噫！使直披其文，猶足以祛鄙吝而釋膠擾，況因解以得論，由論以了經，又豈特意消而已哉！時嘉定辛未閏月望絕筆，柏庭善月序

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會解後記》 愚述此書，始於己亥歲，草創於東湖蘭若，以其編例東安置之以篋笥，無慮二十年。至乙卯，明南湖祖席，戊午夏坐足疾稍閒，因得治定成四帙，畢詶素志。既而有竺一峰之命，衆請刊餘四經板藏次乃獲鋟工，纔得卷餘，携以東歸。於茲出輕者又十餘載，其業不易究如此，自謂不復舉此話矣。山門學者妙見懺首，慨茲墜緒，有激於中，毅然發志募諸同袍道舊，相與助成教門一段因緣。於戲！起斯文於溝中之斷，豈易得邪。栢庭老衲書始末於供觀山色云。

師範《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 若謂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謂如來無所說，則爲謗經。這裏著得一隻眼，瞿曇、善現無地容身。其或不然，非但諸山，乳峰亦遭連累。

智愚《金剛經序》 入城，持鉢，洗足，宴趺，幸自可憐生，無端被善現出來道個希有，伎倆消盡，直饒分分字字說盡葛藤，終是注解不出。子休禪人知其敗闕處，率三十二人，力與之雪恥。儻於毫端末舉已前，救得黃面老子，可不偉哉！其如引紙行墨，劍去久矣。

廣聞《跋周居士金剛經解》 鈔解疏，疏解經，經解什么？覺如居士窮諸家疏鈔，掇而拾之，且道此經從何而出？忽若一語不玄，謗斯經故。四明千丈巖主廣聞題

楊圭《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序》 《金剛經》者，乃諸佛傳授之心法，而天人光明無盡藏也。靈山會上，拈華微笑，迦葉已了此一大事。是時佛本無經，經亦無說。然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性無加損，乘有上下。由是見聞覺知，文字論說紛然，自此而熾。至唐時，解注已有八百餘家，心法隱於耳目之傳，殃及後代兒孫，莫此爲甚矣。竊以諸佛說法，不離自性，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吾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當見自心自性，自修自度，不從人得，即是自性釋迦，自心彌勒。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所以一宿覺云：「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眞佛。」山谷道人亦云：『公若知本原佛亦不相似，此又百丈竿頭進步下注脚也。』蓋性無生滅，氣有聚散，煉氣合性，則千聖同源，萬靈常在。經中所謂金剛不壞身者，此乃學佛之極功，初非有待於外，切忌從人脚跟走也。嘗謂諸佛無輪迴，聖賢無地獄。然未至於聖賢諸佛，隨人唱和，一切付之無有。此後世小人，敢於無所忌憚者，決裂於爲惡，趑趄於趨善，流轉六塵，拘攣四相，愛河漂浪之深，慾海沉溺之苦。形骸未變，而行甚虎狼；幽陰未墮，而魄沉鬼魅。乃知造物之無造，而四生六道之自造也。我佛大慈氏橫說縱說，感應無邊。如一月水萬竅風，聽其目取，悉皆充足。亦不

過爲衆生解黏釋縛，妄幻掃除，眞實現前，還汝本來面目，而無一衆生可度也。雖然，道本無言，言之則粗；禪本無說，說之則末。所以德山棒、臨濟喝，愚三拳、天龍一指，無二法門付之亡言。纔舉話頭，且喫茶去。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到這裏，懸崖撒手，口耳俱喪。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所重所住，皆爲禪病，諸佛祖所訶也。如上見成公案，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得弄精神。蓋好事不如無也。

或謂：『吾道自濂溪河洛諸公開其秘，朱張文宣二先生集其成，昭如日月，人病弗繇耳。子於是學，存養省察，亦有年矣。今乃遽然自叛其說，而於異學張本，以犯天下之不韙，何邪？』僕曰：『此一卷經，窮鄉委巷，匹夫匹婦，人人受持誦念，明其理義，懵然不知下落。今掇拾諸解之英華，因其所向而順導之，使人人知佛之行。此亦覺則同覺成不獨成之意，元城劉先生有言曰：『勾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勾蕘之言乎？』公因舉《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猶如割水吹光，水火之性不動搖。亦如遇諸毒苦，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僕謂：『若參到無畏境界，則生死涅槃，猶如空華；得馬亡羊，無非夢幻。三境九幽，皆爲淨土；玉食糲飯，均是一飽。山林朝市，到處隨緣；逆境順境，總是樂國。心與般若相應，則六根四大，何聚何散？身與眞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此儒家謂之無入不自得，佛氏謂之隨順覺性也。又況國初以佛學名家者，不可勝舉。如王文正公、聶文元公、楊文莊公、文公，近世陳忠肅公、李忠定公，扶皇極，開太平，持危扶顛，排奸斥邪，風節凜然，與日爭輝，然亦何貶於儒道？文元公《法藏碎金》諸書，無非開佛心見。文莊公平日五鼓盥漱，誦《金剛經》者，三十年而不輟。文公與璉禪師遊，出其所得，撰《景德傳燈錄》，以淑後人。由是而觀，區區之迹，未可論人也。』或曰：『德山携《金剛經鈔》，南游見龍潭，至夜入室，揭簾而出。潭乃點紙燭付之，方接吹滅，山當下大悟，盡焚其鈔。今子捃摭筌蹄，正所謂百年鑽故紙，無有出頭時。』答曰：『要熟須從這裏打過，如未造德山地位，便欲焚鈔，切恐子未夢見《金剛經》在。』一日舉似潘舜卿、龔德莊，大噱曰：『唯舜卿載初清修之士，不茹葷酒，深於此經，同共編集去取之功尤多。』圭捐金鋟梓，以廣法施云。宋紹定辛卯長至日，大中大夫、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楊圭謹識。

可湘《跋錢東巖侍郎書金剛經》

此經堅如金剛，豈容錐劄。因空生道個希有，起人一十七疑。瞿曇憫物垂慈，節節破蕩。東巖侍郎，不忘其旨，從而筆之，字義炳然，急須著眼。

紹曇《題樗寮書金剛經板》

善現一生，向虛空裏作活計，引惹瞿曇，拿空撮空，妄生穿鑿。樗寮居士，覷見敗缺，展虛空紙，大書款案，連累平人，板行末運。俾泥眞空者，去其靜勝，守頑空者，脫其桎梏，如鳥飛空，不留朕迹。若知端的，空大生花；倘涉意思，又從序分，說大脫空去也。

耶律楚材《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頻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叵測，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近而不信其遠，信其所聞而不信其所未聞，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比然，又何訝焉！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奘二師之論，牽引談說，錯綜諸經，著爲《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折六如之生滅，剖四和之鍵關，謂眞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論諸佛衆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噫！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發藥矣。昔予與屏山同爲省掾時，同僚議此書，以爲餌餒餉之具，予尙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於大磧黃石山。

又《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昔樂天答制策，稍涉佛教之譏，中年鄙海山而修兜率，垂老爲《贊佛發願文》，乃云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上萬言，頗稱釋氏之弊，晚節專翰墨爲佛事臨終作神咒浪出之偈，曰『著力卻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悛，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作排佛說，殆不

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二解，以滌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余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初年者，當以此數君子爲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士題於《別解》之後。

劉壎《金剛經解序》　《金剛經》，佛書骨髓也。達摩西來，始傳中土，訓釋凡數百家，而淺者滯卑近，不契經意；深者騖高虛，適負經旨。其有如普覺、如純陽諸大宗師卓卓超詣蓋寡，乃復有一種葛藤話，屋下架屋，床上疊床，井底窺天，窗外窺景，使覽者惝然，滋益障礙。瞿曇氏梯航羣迷，願人人作佛，意不孤邪。吁！不自通人，孰祛其蔽？吾州里有居士，曰靜庵劉君元璋，以儒會釋，根器不凡。隱處雲靄蒼翠間，澂寂妙悟，直證本心。嘗曰：西方聖人說經救世，本自正大，本自明白。注家或以奇奧泥之，多背眞乘，不見實相。於是攷覈古今訓釋，采其與佛意合者，而削其不合者；參以己意，別爲直解。一日，示予徵序。予讀焉，句分字析，刃游縷解，持正見，執中道，淺不卑近，深不高虛，八窗玲瓏，見者開悟。其出新意處，雖間用舉子言議，而大綱領則與經意無異。且復總以一語曰：「離相明心，見本有性」。嗚呼，盡矣！儻送梓行，廣布三千大千界中，遠傳百萬億劫後，咸見本地風光，超升正覺，此功德應如經中所說，傳於身命七寶，布施恆河沙界者，可敬也已！可敬也已！

予自幼知讀孔氏書，未知學佛，年且踰五十日，客塵，往往認六如爲眞實，了不覺流浪之可哀。君獨精悟如此，足敵生死。予不惟自羞，且自悼，乃堪爲君作序邪？抑予聞別傳宗旨，貴在性命雙圓，則身外生身，親爲佛子曰性。君已得之，顯露經注曰：「命未必不得也，能如是顯露否？」二圭四眞，重關密意。君如不秘，我請面參。歲在丁酉，彌陀生日，南豐水雲村散人序。

劉將孫《解金剛經序》　王寄窗詩文外，邃於內典，留意《金剛經》，遂能擴開二千年之雲霧，脫離八百家之聲聞。指示四句偈之端的，采摭融會，坦然明白。不推墮滓穢，不添減注腳。是眞爲人解縛減擔，庶幾修行誦念，如中流傍岸，容易得度。尚欲余言爲叙，毋乃增益迷塗耶！寄窗，吾黨也。惟以吾黨心胸，求釋氏之解悟，故能盡掃諸說而求其當。彼偈頌者，就彼法中，亦不得不爾。昔吾夫子亦有四句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無我、人、衆生、壽者相，卽毋意、必、固、我也。當夫子時，釋未爲釋，道未爲道，聖人之悟，往往而同。後來謂三教一家者，特未識其初耳。是安得有三教哉？佛之所以出沒其詞，雖說一大藏，最後收拾爲《金剛》五千言，又約爲四句偈，其不容以明言者，懼學者之無得也。吾夫子之性與天道，雖子貢且不得聞，而若仁義道德之講析辨論，其何不極？而繇後來儒者言之，其心體而身驗者，幾何人也？於是知佛之引而不發者，慈悲廣大，然亦未嘗不發。諸祖以來，其不得以明著之者，猶佛心也。乃今揭然指其所歸，然非自爲之說，祇在從來義疏中，不離從來義疏，而義疏非從來所有。予爲寄窗叙，繇吾儒家相與映發，以爲以實明實，賢乎托虛以狀實，且以識吾儒之有未能知夫子者。

無慍《題高上人書小字金剛經》　天台鏡禪人，示余高上人手書小字《金剛經》一卷，縱不過三寸有奇，橫足四寸而已。聚觀之，如蚍蜉聚腥，熠熠浮動，不知端倪。及靜慮諦觀，尋其行布，究其文句，凡一字字，明明歷歷，無半畫之訛。想其運指行筆之時，得大自在，不啻擘窠大書也。蓋嘗論人心之精妙，超越限量，固不可以大小議。苟非存養純一，圓融無間，又安能以大爲小，以小爲大哉！上人平日存養圓融之力，於此見之矣。或謂莊生言，蝍蹤之刻猴，堂下之斲輪，宜與此經並按。是則固是，但恐管城子，未肯點首爾。

文琇《題束本日墨書金剛經後》　《金剛般若》，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聞此而信心不逆，倘超恆沙七寶，三時身命，布施之福，況書寫受持讀誦者乎？吳門伊蒲塞束本日，持誦已久，茲復書寫，深信般若可知矣。觀者謂，必爲當來成佛之緣，豈可與世福相較！殊不知，未舉筆之先，已成佛竟。如其不信，試入日光定，問取兜率慈氏。

明成祖朱棣《金剛經集注序》　朕惟佛道弘深精密，神妙感通。以慈悲利物，以智慧覺人。超萬有而獨尊，從曠劫而不壞。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觀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蓋可見矣。是經也，發三乘之奧旨，啓萬法之元微。論不空之空，見無相之相。指明虛妄，卽夢幻泡影而可知；推極根原，於我人衆壽而可見。誠諸佛傳心之秘，大乘闡道之宗，而羣生明心見性之機括也。

夫一心之源，本自清淨，心隨境轉，妄念卽生。如太虛起雲，輒成障翳。如寶鏡蒙塵，隨韜光彩。由此逐緣覺而墮幻，安能返妄以歸眞？惟

如來以無上正等正覺，發慈悲至願，閔凡世之沉迷，念衆生之冥昧。爲說此經，大開方便，俾解黏而釋縛，咸滌垢以離塵。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轉癡迷爲智慧，去昏暗卽光明，是經之功德廣矣大矣！雖然，法由心得，非經無以寓夫法；經以人傳，非言無以著夫經。爰自唐宋以來，注釋是經者無慮數十百家，雖衆說悉加於剖析，而羣言莫克於折衷。朕夙欽大覺，仰慕眞如，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俾眞言洞徹，秘義昭融。見之者，如仰日月於中天；悟之者，若探寶珠於滄海。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嗚呼！善人良士，果能勤誠修習，虔禮受持，緣經以求法，因法以悟覺，卽得滅無量罪愆，卽得獲最勝福田，證果人天，永臻快樂。功德所及，奚有涯涘哉！謹書爲序，以俟將來。明永樂癸卯四月八日序。

洪蓮《金剛經集注序》 天中天之大覺，聖中聖之能仁。開菩提解脫之門，示般若眞如之理。放白毫光，遍照微塵刹海，舒廣長舌，敷宣最上大乘。斯大乘經者，誠諸佛之靈襟，實羣生之淵府。離名離相，非色非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其實書不到頭，亦乃卷不到尾。迷之則永劫沉淪，悟之則登時解脫。迷悟雖有差殊，生佛曾無間隔。斯經在處，卽爲有佛。洪惟太宗皇帝，不忘靈山付囑之情，遂啓流通之念。故乃留神內典，簡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而後親運睿思，煥發序文。有云：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觀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蓋可見矣。信哉！至尊誠言，萬古爲龜鑑焉。奉佛弟子來福等，睹斯最上大乘，如暗遇明，如貧得寶，如久病得痊安，如遠客歸故里，踴躍歡然，信受奉行。由是會約同志，罄捨珍資，命工重刊印施，遐邇流傳。普願五濁衆生，快登般若慈航，速達菩提彼岸。仰冀時和歲稔，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法輪常轉者矣。正統三年六月上旬吉日，大功德禪寺住持右覺義洪蓮敬書。

道燈《銷釋金剛科儀會要注解後跋》 於戲！我教《金剛科儀》者，卽宗鏡禪師所作也。以《般若》乃大乘教，爲菩薩說，顯一乘之奧旨，爲萬法之淵源，論不空之眞空，見無相之實相。了明虛妄，卽夢幻泡影而可知；推其根原，於我人衆壽而可見。誠佛祖傳心之秘要，實菩薩轉教之眞宗也。今宗鏡者，宋時人也。智識雄邁，行解圓融，字該三藏之文，理證一眞之妙。依《金剛經》三十二分之全文，科判一經之大義，提綱要旨，明般若之根原，偈頌宣揚，示眞如之妙理。如標月指，見月忘標。了知心月孤圓，方信光含萬像。俾眞言而洞徹，令秘義以昭融。智愚皆獲菩提，垢淨通爲般若。自宋迨今，見聞受持，家諭戶曉也。

予因戊申而抵南海，游禮普陀，駐錫吳門。而方外友敬愚許公，所蓄先師《科儀注頌》，示予鏤板流行。予謂金臺有達、桂二師，注解已刻，辭義玄奧，實起後學膏肓之疾。其柰文義廣略，未得折中，平昔以此爲歎。公欲不忘先師之意，豈可倉卒爲之，須請具眼者，校正重集，方爲盡善。卽命澹齋張公，齎幣之京，同予禮請少室山宗主大方連公之重集，及徵賓山吳公統錄而完畢矣。擬欲鋟梓，用傳永久，欲符先師付囑之願，常寂光中，令生歡喜也。倘諸方學道之士，忽於科注之文，盡心披玩，情妄消除，發生智慧光明，照見本有面目。以斯殊因，祈舜日與佛日同輝，冀金輪共法輪並轉也。時在皇明嘉靖歲次辛亥中秋望日，勅賜智化寺後學沙門螢菴道燈頓首謹識跋後。

覺連《銷釋金剛科儀會要注解序》 夫以法身爲道，廣周沙界，細入微塵。非空非有，無內無外。悟之則爲四聖，迷之則爲六凡。是以釋迦睹長庚而見諦，向鹿野苑、室羅筏城、祇園等處，將以斯道而覺有情。所以初談小教，次演空宗，八部般若，次第宣說。今此經者，卽大般若部分所攝。始自善現伸請，終以大覺答問，以住斷降伏，共斷二十七疑，漸除二執，頓入一乘也。爰有宋宗鏡禪師者，乃應眞之一數也，悲深智闊，學海汪洋，道徹離微，辭雄理備。撮玄機於掌握，發妙義於言前。語中玉轉，珠向句裏。釋天鑒地，得游戲之三昧，具無礙之辯才。鎔百煉之堅金，琢三陳之美玉。故將梁昭明所判三十二分《金剛經》，依文衍義，剖析精微，乃立科儀，發明經趣。總有七種規模：一，提綱；二，要旨；三，長行；四，結類；五，頌經文；六，警世；七，結歸淨土。或博採經論，直注本經；或廣引他宗，申明旨趣，掃除知解，剪斷葛藤，爲人天之正轍，作苦海之舟航者也。自宋迄今，四海盛行，見聞讀誦者廣，幽冥獲益者多。若病者遇善見之醫王，似貧者得如意之眞寶。

今此《會要注解》，乃因無盡燈公瞻禮普陀，路過蘇州，而處士許公敬愚等迎請，出本師大寧所解科儀注頌，意欲刊板流通，而燈公止曰：「不可。此

科儀京都善果達法師先有《集注》，文辭廣博，卷已十軸，後學罔窺涯涘。次普恩桂法師，繼踵前注，集爲《說記》二卷，悉以刊刻。雖然文理幽深，間有宗趣事迹，揀討未備也。公欲金湯內敎，須請智者校正重集，始可流行。由是特令澹齋張公，持帛千里而來，請予重集。

予以此經乃大乘敎，被菩薩機，宗鏡乃聖位不測之人，方堪科注；我輩凡情淺識，豈敢當任斯事。奈以既爲佛子，當報佛恩，若不說法度生，辜負先聖遺蔭。所以會取諸家捷要之注，安於科儀本文之下，貴圖經義通曉，非敢胸臆強爲，只是述成而已。復命隱士吳公期號賓山，熏毫繕錄，工已周完，而寶坻縣紀陀信士孟準等，助財壽梓。以伸大寧先師遺志，用廣其傳，永圖不朽之意也。願見聞披覽者，昇慧日於中天，破昏衢於暗室。凡有悉蒙津濟，三途咸獲菩提。以此功勛，祝一君之壽域，報四重之恩庥。仰佛日以增輝，庶法輪而常轉矣。時大明嘉靖三十年龍集辛亥四月佛誕之辰，少室山嗣祖沙門覺連沐手焚香拜序。

林兆恩《金剛經統論小引》 《統論》也者，統而論之。以余之疏淺，不能句釋而字訓之，故特言其槩爾。或問：何者謂之金剛？佛性是也。又問：何者謂之佛性？如如是也。佛性如如，是我眞經。而亘天亘地、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故曰《金剛經》。余嘗覽《金剛經》，乃知釋迦如來之所爲作也，其言婉而微，其意疊而複。惟冀以發明佛性之如如，不變不壞之實義也。豈非老婆心切，欲以盡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以共荷擔此如來也。後世之釋之者甚衆，惟有六祖直指乃得《金剛經》實義。餘或剿拾套語，以爲證據，而使釋迦如來之秘旨，反晦而不明，故爲撰著《金剛經統論》。三敎主人龍江兆恩。

真可《金剛經白文序》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光續焰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墮雲霧。蓋常思其故，學問尙理，謂之所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不得現前，自心不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孤涎，沁於識海，而經曷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冥寞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之關。心心不斷，如酵之於酪，如麴蘖之於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緣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鑒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馳擔，聞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劫聞熏，緣緣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卧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錄》至此，未嘗不流涕交頤，扼腕而痛不已也。今刪分數，刻經本文。如來之旨，雲廓天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鑒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酪出乳中決矣。

又《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塞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卽金剛，血卽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援毫卽滿。雖然，澹庵居士，未卽世時，不以此經爲常課，則卽世之後，子雖有曾參之孝，爲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血脉，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卽此經，此經卽學仁父子血脉，豈以存沒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內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內外則有親疏。而未至蘊空者，則念念生滅，情塵膠執，卽蚊虻嗟膚，而舉身毛豎，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況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迸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卽流爲墨，卽墨成字，至於句偈，完茲一卷，究其情悃，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愧紫巖，書此附之經尾，願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又《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癡之堅利，或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癡不利，我當先犯。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威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癡不堅不利，則般若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良以金剛能斷一切，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癡，遇癡不能斷般若也，此就知有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癡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癡也。由是而觀，愚癡之與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常哉！顧其人用心如何耳。如先以知有爲前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強以事行破執，則愚癡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惟能喻般若，亦可以喻愚癡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妁也。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癡之紹介也。如青蘿本元臣，榮國公本緇流，而所爲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爲媒妁耶，爲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

宋仲珩篆書，妙絕古今，精密圓活，神氣流注，如春著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目勞，況智者乎。羅司理心堯，初既得之於無心，豈終能以有心寶之哉！惟無心得之，亦無心寶之，則有未常有，而無未常無，所以得常無常

自也。

德清《刻金剛決疑題辭》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眞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大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呵，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爲非己智分，以疑根未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法爲己障礙。此金剛般若，直拔疑根，爲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所能解。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法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昔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義學，執筌失指，從前得意忘言者希。

予自幼能誦，而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悟入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住曹溪，偶爲大衆發揮一過，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此法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因拈示一斑，以當法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於南嶽。門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丙辰長至月，憨山清道人撰。

又《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眞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部，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眞因。故此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眞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決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

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二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瀚，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即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剿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於是恍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即於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眡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炯、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又《題金剛經注解後》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懷，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鑿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衆生之佛性，即般若之眞智也。且此眞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了，此悟之易，故稱爲頓。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悟無生，是多劫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即了然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蓋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爲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蓋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頓斷無明，離一切相，如如不動。正若衣珠從來不昧，第指示須人，悟之在己，是則經乃指知之方，注特穿鑿之法耳。若夫吸滴水而獲清涼，除熱惱而解渴愛，爽然意消神釋處，是飲者自知，殆非可以向人吐露也。

蘇君叔達，夙具般若種性，生平酷嗜此經，與焦太史諸大知識游，自信彌篤。得此注本，如獲至寶，即壽諸梓，以廣法施。余見歡喜合掌而贊曰：「婆竭龍王，能以滴水霑滿閻浮，潤焦枯而成百物，斯特業力變化乃爾，況般若神智所熏發乎！因是而知蘇君法施之功大矣。」

又《刺血書金剛般若經跋》　般若出生諸佛，故爲諸佛母，而爲衆生

之佛性。是則般若所流，源源無盡，如海水潛流四天下地。諸佛衆生，覿體無二。是知衆生四大根本，身肉骨血，皆般若所流，遡其本源，一體無二。居士賀學仁氏，刺血書寫《金剛般若》，以報其親，如引細流而歸於海，可謂善於返本而報本者也。世之言大孝者，能有過於此者乎！

又　梵語般若，唐云智慧，此乃一切諸佛衆生之大本也。迷之爲生死，悟之爲涅槃。諸佛證之爲根本智，衆生背之爲無明流，其實體一而明昧異耳。故我世尊出世，特爲開示此智，以法大機小，不能領荷，故二十年後方說此經。業已多方開示，必欲諦信此智而不疑，用爲成佛根本，而此經以金剛名者，以智乃佛之所證金剛心耳。方將以果地覺爲我因心，故以般若爲入大乘初門，是知特以金剛名經，非假喻也。

嗟乎！一切衆生，迷此本智，流浪生死，其來久矣。觀者但以經義深奧，文字重複，爲不易入；殊不知以空爲宗，以頓斷疑根，直心正念爲本，原無文字可立。故黃梅以此印心，我六祖大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破歷劫疑根。及見黃梅，即能道本來無一物，是乃從此經得入之第一榜樣也。是則此經爲禪宗的訣，學者槩以文字目之，故知之者希。惜哉末法，正眼難逢，今愈見其難也。經云：若有讀誦受持書寫者，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由此觀之，即信受書寫，亦非淺淺因緣也。

曹溪沙彌方覺，刺血書此卷，冀終身受持，焚香作禮，請予題記，因感而言曰：「六祖入滅千年，曹溪道場，化爲狐窟；即出家兒，爲樵兒牧豎矣。予來力救其弊，辛苦十年，修崇梵宇，漸次可觀；而魔僧作孽，內自破壞。人且謂佛祖無靈，即予亦無以自解也。今見沙彌方覺，乃能刺血書此經，則予心渙然冰釋矣。何也？以經云：若人以七寶莊嚴恆沙佛土，不如受持此經一四句偈。以彼有爲功德，終成敗壞，不若無爲之勝益也。以此般若，爲成佛眞種子故。佛言，若使一人發菩提心，寧可我身受地獄苦，以其信心難發也。今覺沙彌一人能以般若爲心，實予十年辛苦所致。又何以修崇有爲功德爲重，而以成壞爲念乎？」因有感於此，故並記之。

又《書金剛經頌後》　右《金剛頌》十七首，蓋余己酉季秋，在曹溪寶林，爲諸來弟子，講《金剛般若》而作也。嘗念六祖大師，聞此經一語，即見自心，如觀掌果，直到不疑之地。故從黃梅已來，單以此經爲心印。予向隨波流，未達彼岸，以不知話頭落處，槩以文字目之，故反爲作障礙耳。頃於空生歎希有處，猛然覷透，始信古人不欺之地，皆從現前日用疑根發耳。靈山會上，諸大弟子親近如來，晝夜無間者，三十年，竟如盲若聾。故於世尊日用，揚眉瞬目，行住坐卧中，未見一毛。至於種種開示，皆墮疑網，若非空生今日看破，則終當面錯過矣。何況末法中志求道者，親近師友，豈易信哉！六祖一入黃梅之室，徹信不疑；臨濟初入黃檗之室，三度吃棒，正似靈山三十年前弟子也。及從大愚處命根斷後，再見黃檗，便能道，只爲老婆心切一語。此正若空生冷地，看破世尊，便歎希有時也。

嗟乎！自古師資授受之際，誠不易易，所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似水投水，如空合空。睹空生對世尊時，莫道不疑，只是就世尊舉揚處，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比未開眼時天淵矣。此頌在空生分上，大似畫蛇添足，且喜見空生肝膽，如空生見世尊處不異，如爲幻人歌者擊節耳。善侍者執侍老人二十餘年，其爲日用舉揚此事，不減靈山，而從患難艱虞，又與空生遠矣。若此心不似空生見處，何能消受種種苦惱耶。時以魔業，繫芙蓉江上一葉舟中，寒夜書此付之，大似寒空雁影耳。

曾鳳儀《金剛宗通緣起》　蓋聞佛智甚深，上哲莫窺其際；聖言至妙，庸流豈識其端。空生唱無說而雨華，疑絲喧擲；無著升兜率而面敎，分部猶違。乃知般若無邊，允唯《金剛》第一。研窮匪易，信受誠希。幸偈衍於慈尊，繩墨具在；喜頌揚於大士，敲唱同符。西乾功德施，洞燭空假之致；長水《刊定記》，略標合並之規。均之羽翼天親，剖二十七疑而悉斷；要於鋪舒法體，破凡所有相以皆非。第破相之旨愈微，而如幻之觀漸密。已入住地，猶云無住相應；纔起度生，普令無度爲尙。救偏於虛無之界，決機於杳靄之鄉。良以執隱於俱生，金剛其對證之劑；位登於等覺，此乘有到岸之功。唯佛能知，非凡所測。契此深深之義，還他上上之根。在昔黃梅，獨謂是經能見性；於時六祖，果於言下便知歸。五葉既開，人握如來之印；一燈相續，別稱敎外之傳。悟不由師，語多合轍。機鋒迥露，陸離寶劍之光；照用齊彰，璀璨摩尼之色。信乎後五百世，勿謂無人；若也持四句經，終當有人。鳳儀學慚專詣，識謝遍參。道味悅心，似有投於夙好；禪關娛老，或不昧於往因。適茲鬭諍之秋，橫出和同之見。謂宗即敎，熾然說，無間說，盡屬言詮；謂敎即宗，如來禪，禪師禪，總須坐卻。銷歸自己，拈華與拈句何殊；

了徹那邊，所見與所聞奚異。斯則宗通即啓經之鑰，而說通亦入悟之門也。障礙都融，眞如頓顯。若夫鳩摩擅譯，業示信於舌根；而冥主效靈，詔補遺於石刻。衆生一段，慧命偶增。乃至色見聲求，尚遺四句之偈；如露如電，尤闕三種之緣。偈論既有明徵，經文焉可殘略。僭錄唐譯，用備周觀。重釋偈言，附載篇末。

頃緣先君奄逝，日誦斯經。因於墓次參求，遂成此集。冀微霑乎湛露，庶少潤於枯骸。依金剛以藏形，敢企清涼之窟；偶山名之相似，聊資般若之熏。法與地而俱靈，幽與明而永賴。敬付剞劂，廣爲流通，儻取證於無生，均銜恩於罔極。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父題。

顧大韶《金剛正眼序》 釋迦老子通身吐露，徹底掀翻，直指現前。意在顯示，衆生日用，與佛平等，令其徹底見自心，了悟般若，親見法身本有。全身是鏡，全體是心。非色非心，即心即色。頭頭盡妙，事事皆眞。而其究歸之於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卷舒無定，隱顯莫知，吐耀含虛，廓然常寂，無不向胸中流出，故能縱橫自在，殺活臨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擬疑則膽落魂驚，思惟則塵勞先起。隨機應用，順物無心。絕六驥之神通，極玄樞之微奧。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神矣哉！我執之粗皆遣，法執之細盡鎔。無佛可成，無法可說，無菩提可得，無生可度，無土可嚴，如是方見自心之眞佛矣。乃知胎卵濕化，皆諸佛之全身，鱗甲羽毛，盡是毗盧之法界。孕於形而不昧，齊萬有於太虛。但心之不能清淨，當絕意識之紛飛，斬疑情之窠臼，不住於聲香味觸，寂如虛空四維。朗然獨露，照萬法之幽微；廓徹靈明，識三心之無異。如擊石火，如閃電光。即凡心而見佛心，即世諦而明眞諦。即世法是佛法，即佛法爲世法。誰非諸佛，誰是衆生？識諸佛於戴角披毛，轉聖凡於鑊湯爐炭。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方知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無土可嚴。即佛即生，即生即佛。染即非染，即莊嚴而非莊嚴。然而不難於證悟，而難於空心。行解功圓，玄來無滯，則竿頭進步，悟後精研，方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未嘗曾說一字。崇禎庚午秋八月，書於弁山千松禪院。

如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筆記自序》 蓋聞般若如大火聚，釋迦世尊從此大冶爐中，煅煉幾番。所以菩提場內，正覺初成，歎云：奇哉！奇哉！普見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繇此觀之，則聖凡一體之旨可知矣。然我佛已悟，衆生尚迷。向水月場中，多方設化。如長風之吹萬竅，空谷之答衆響。良繇機感千差，法門無量。因指觀月，猶隔纖雲。洗凡聖之情塵，純談般若；斷我法之妄執，取譬金剛。空生以上求下化而興問端，世尊約自利利他以通疑滯。廣修六度，無度可修；普化四生，無生可化。菩提煩惱，類鏡像之妍媸；生死涅槃，等空華之濃淡。法身寂滅，無而不無；應化隨緣，有而不有。演說一偈，布施河沙身命，功不較多；受持全經，供養無量諸佛，福不爲廣。一念淨信，實相現前。非實非虛，超情離見。則知着衣持鉢，孰運神通；跌坐游行，憑誰道力。一經要旨，體用全彰。雖八萬法門，百千公案，何以踰此哉！

然離言妙性，不屬筌蹄；訓詁繁辭，猶爲剩語。前賢往哲，注疏科文，秋菊春蘭，各擅其美。觀游心講席，蓋亦有年。欲益將來，聊陳管見。緣茲像季，樂簡憚繁。撮先彥之玄微，附鄙衷之陋見，命曰《筆記》，以質諸方。然五百弟子各說身因，佛許無非正說。古語云：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固有望於斯也。知我罪我，又何辭焉。時崇禎歲次丁丑佛生日，武原崇福菴沙門如觀撰。

圓杲《新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音釋直解序》 夫《金剛經》者，乃詮人妙心也。心也者，炳煥靈明，光吞宇宙。冲虛妙粹，照歷塵沙。豎窮三際，虛空未可並其悠；橫遍十方，天地豈能同其大。亘今古無舊無新，處聖凡不增不減。是諸佛之樂土，乃衆生之本源也。非善現孰得究明此宗，微阿難誰能編集是教。經分三十二分，分分義契菩提；字布五千餘言，言言談歸般若。三乘四果之階梯，悉依此心而證立；九有四生之異類，皆由斯理以分流。唯此經者，其文至略，其義甚深，讀者雖多，悟之亦少。既悟後則頭非鏡裏，若醒來則珠在衣中。如窮子見父，嚴飾珍寶現成，倘婆女見兒，狂亂憂心頓歇。欲渡者，此即洪舟；求安者，此眞華屋矣。愚熟讀之，方究義也。蒐挹諸典，直解是經，去繁就簡，便誦者之易知；引淺至深，與學人之可入。自知僭竊之罪莫逃，實爲受持之者詮爾。

圓衍《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音釋直解序》 蓋最上一乘之法者，乃佛爲一大事因緣而說也。爲時之龜鑑，作物之權衡。既澄濁水，當以菩提妙珠；欲斷妄塵，須是金剛寶劒。世界有三千大千之異地，舉一念而全收；衆生有九種十類之殊途，向一眞而悉度。斯經至簡，其理至玄，今之誦者，但祈

福德，不究福德之性也。新釋此書名爲《直解》，予將覽矣，便覺惺之，始信卞和之不石也。水未入海，難成咸味，人未究理，何契心源。噫！旨玄道妙，豈淺識者能信哉！上智和之，如良馬見鞭，涅槃門近；下士聞矣，似癡猴捉月，生死路長。大哉！師兄荷天者，聞斯經典，捐資刊行，施與有志者觀矣。倘能一言而悟，何甘累劫之迷？不受福德，奚沉有海，知法無我，即契無生。尋流可得泉源，會經方明宗旨。今杲既而注矣，予衍亦爲序之。

未詳作者《皇明金剛新異録序》　《金剛般若經》以斷疑破執爲指，在大部五百七十七卷中名能斷品。原夫四生十二類，必盡者形殼，不盡者輪迴，自非斷疑破執，將生無了而死無休，然非信入此經，即疑不斷而執不破。以故覺皇慈悲埒筏喻以說法，智人善巧啓津梁於受持。唐段太常《鳩異》，宋太宗《廣記》備載感應，極談果報。蓋幽冥最重此經，天神咸加擁護。誦讀解說則功德河沙，狐疑不信則罪愆山岳。載生居士胸無執著，悟因無所住生心，身係再來，種無量百千萬善，捃摭昭代，紹續前聞，意主新則有徵，異斯警醒。綜其所録，如拘僧見塔，彰鬼神之敬恭；得佛長生，覈僊宗之證悟。二字夾雜，卒魂阻度；四句牢持，畜業頓轉。神風顯護經之力，金剛現拯覆之形。聽經鵝伏，雌卵蜘蛛蛻，彼非衆生非不衆生；吳游冥王，回生施完經，是一合相非一合相。念佛通天之廣澈，奪舍而游；織經坐脫之女人，吉祥善逝。書經時至，放悲智之常光；勸親聽經，著扶持之至孝。訟師漁戶洗滌習心，鄰老鋪軍感通靈異。伽藍請而乩仙誦，示人間功德之最勝，非乎瞽得子而僕延年，覘先世罪業之消滅。信矣！菩提證見，侔乎暑逝生香玉。下文佚失

元賢《金剛瀆蒙序》　《金剛》一經，爲般若要義，故受持甚盛，而注疏亦甚夥，古今不下數十家。然彼是此非，玉石爭鳴，後學莫知所從。獨無著、天親二論，還宗內院，似爲可據。厥後圭峰、長水，復從而疏之記之，一以二論爲指南，然其語或失之晦，或傷於冗，觀者病焉。由是寶善心師，乃祖二師，爲《瀆蒙》。而晦者顯之，冗者裁之，間亦時出別意，率皆稟承師說，以仰補二師之闕者也。是疏一出，而老師宿學，久懷疑悶者，可不見而豁然，詎曰瀆蒙哉！憶昔壬申之秋，余訪聞谷大師於寶善，大師爲余談《金剛》奧義甚快。余曰：『盍注之？』大師搖首曰：『大非易事。昔雲棲先師，於諸經，或講或注；獨於是經，不敢講，亦不敢注。今不揣陋舌，犯先師之所禁，亦不過自述其一得而已。』後五載，大師沒於眞寂，余忝繼其席。又五載而歸，冬寓寶善，心師乃出《瀆蒙》示余，且曰：『先師講而未注，堅今不講而注，非敢曰成先志，但恐年月駛遷，微言欲絕，故筆之，以示後人耳。』余受而讀之，頓覺大師當日談笑，儼然如在目中，大師爲不沒矣故爲之僭引其端。

又《金剛貫解序》　劍津之陽，蓋有謝介菴云。謝君爲諸生，夙擅才名，屢見知於當道，而伯敬先生猶重之。近歲乃屏去括帖之習，留心《金剛般若》，得十七家等解，遂作是注，踰載自知其非，乃削而更注之。適余在劍之寶善，謝君持此注求證，且請弁言。余爲卒業，見其隨文引義，貫徹始終，深而顯出之，廣而約言之，使天下學者，讀之無不了然於目，豁然於心，亦善巧方便，接引初機之一法也。劍州般若之化，自謝君始矣。然余不重謝君之能注是經，而深重謝君之能改是注。昔橫渠張子，坐虎皮講《周易》，學者多從之。一日二程至，聞其所講，即撤去虎皮，謂學者曰：『某平日所講，皆亂道。近有二程至，精於《易》理，汝等當從之。』繇是橫渠之學大進，卒爲名儒，至今學者宗之。今謝君之學，且三更矣。其年尚富，力尚強，靈心慧質，可以坐進斯道，忽一日能破是注而焚之，則周金剛門再來矣，又安論橫渠。老僧當爲之拭目以俟。

又《題周振伯居士血書金剛經後》　般若妙光，如金剛焰，無可湊泊，如金剛劍，無可護存。三千諸佛不敢出頭，歷代祖師無處藏身，又豈手筆之所可描寫，血紙之所可呈似哉！今居士穴膚瀝血，力書此經，以報母恩，福德不無，但不免是世間之孝。更須知此一點一畫，無不出於居士之筆與血，此筆與血，無不出於居士之手與身，此手與身，無不出於居士之報母一念，今問此一念，果自何來乎？若能從此看破，則無能寫所寫，無能報所報，無能生所生，亦無無生矣。至此則汝母成佛，其來已久。經云：其福德與虛空等，非算數譬喻所能及。豈誑語哉！居士勉之。

又《金剛略疏序》　衆生汩沒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無有出期，其故何哉？良以心鏡本淨，像色元虛，而衆生認以爲實，繇是起欣厭，生去取，造妄業而自甘，招幻輪而忍苦。譬如夢中見虎，人與虎而俱非；眼裏生華，眼並華而交病。執之不捨，寧有已時！我佛憫之，爲說破有之法，名《大般若》。《般若》凡有八部，而《金剛》其一也。《金剛》凡有六譯，而秦譯其一也

文約而義豐，辭顯而理奧，實爲大部之精要。其指歸於破人法之妄執，了一心之實相，令諸衆生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而已。余弱冠時即知讀此經，求其義於諸疏，心殊厭之，以理本直也，而釋之以紆回；辭本顯也，而索之於隱昧。蓋多絆於二論之葛藤，而不能自脫者也。及有弗宗二論者，則又妄逞胸臆，越宗趣而違佛旨，識者呵之。故疏《金剛》者不下數十家，求其善疏，莫之或聞。辛巳之秋，余自婺反建，寓居寶善。時心石師作《金剛瀆蒙》，一宗圭峰、長水而刪繁就要，以便初機，命余訂之。余雖從事其間，亦不過依他作解，因人成事而已，於己心終未能安，故《金剛》一疏反成不了之業。迨乙酉春改制後，倦於說禪，終日坦腹而卧，無以消閑，乃取是經日疏之。盡誅舊日葛藤，獨揭斬新日月。但理求其當，辭求其達，無紆回隱昧之弊而已。三易稿而疏成。

客有難余者曰：「古疏上祖慈尊，下宗二論，無片言隻字不有所本，今子棄之而弗從。豈子之智能超於諸大聖哉？」余曰：「是不然。子謂天親能背無著不？」曰：「不也。」「子謂無著能背內院不？」曰：「不也。」「子既謂三聖相承，如水傳器，則宜確守師說，如天台後學一字不敢移易可也。今觀天親立二十七疑，已非無著之意，無著分一十八住，亦非內院之言，則何其分道而馳若此哉？子若知無著、天親之必不背內院，則知余今日之必不背無著、天親也。」客謝而退，因並錄之以弁簡首。石鼓主人釋元賢題。

譚貞默《金剛經筆記序》 陳了翁嘗云：「佛法之要，只《金剛》一卷足矣。」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爲虛妄。即宣尼一以貫之之意也。了翁於佛法不甚深入，而晚年所見及此。余少時即誦此經，逢師請益，一師曰：「莫看此經太纏複否？」余曰：「然。」師曰：「前半卷是酬應住降伏之詞，後半卷乃答發阿耨菩提之旨，非纏複也。」余唯唯。既而憨山大師以《決疑》出示大意，謂佛說法三十年，上首猶懷疑。故此經隨空生所疑處，即便逐破，所謂疑悔永已盡，安住實智中。而其旨本於無着菩薩，以二十七疑分經。菩薩契佛心印，憨師契菩薩心印，當無剩義，隨拜受而流通焉。以余所聞，此經不隨分演說，且有合於一貫之義者，其諦論止此。

今蘊虛觀公所著《筆記》，不墜識解，不畸宗派。奧原衍乎前喆，會萃昭乎片靈。如撥沙逗金，剖石窺玉。無煩挈法與人，而家珍躍如可獲，茲固顯白坦露，導發學人之正儀的也。良繇觀公履踐眞實，貌擢趣澹，道風肅然，宿爲緇素所傾慕。是以詮釋所至，行可標式著準，不徒以詩偈垂譽，則又余得之白法琮公所，推讚不置者也。噫嘻！凡佛言語，孰爲世間思惟心所測？順解一句，頭上安頭。逆解一句，屋下架屋。況此經爲上上人悟空菩薩，剖決疑根者哉！云何得金剛眼？云何得金剛心？此在言語道斷時，薦取觀公，即泥水婆心，恐不能含蜜說甜，含甜說蜜，另下一番注脚也。時崇禎十年臘八前一日，埽庵髯道人譚貞默合十謹序。

又《金剛經如是解序》 初祖達摩西來，特稱《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究不若《金剛》一卷，常爲心印。是以黃梅五祖，首行倡導，宣其經旨。從而作解者，八百餘家。曹溪六祖，初既因文悟入，後復以之啓口，作《壇經》，更了以一言曰：「法非有無謂如，皆是佛法謂是。」應知此經，佛與須菩提，一句一棒，一字一喝，語言文字劃盡無餘，的的教外別傳，西來第一義。爲佛祖慧命所統，於羣經中尊勝稱王。」信也其文。藏有三譯，元魏留支、陳天竺眞諦二譯，要不如姚秦鳩摩羅什所譯，辭特簡明，義無脫誤。是以震旦誦習，日月爭光。而注釋多門，意見差別。

愚自弱冠志學，即知三教會通。丙辰歲，以梁生奇緣，皈依憨山大師，於東游之日，得受《金剛決疑》，以爲指歸。其大意謂，佛說法三十年，上首弟子猶是懷疑，此經隨空生所疑處，即便逐破。所謂疑悔永已盡，安住實智中，憨師現示肉身於曹溪，稱七祖。與六祖覿面，是能不隨分演說，眞契佛祖心印，並契宣尼一貫無言之大旨者。即南嶽之得金剛無礙智，中峰之能用世語，入佛知見，不過是也。越今四十餘載，其間所聞演說，所見著述，描抹此經面目者，不知幾何？而乃得見坦公先生《如是解》，是直以鏡照鏡，諸相不立，以光接光，衆塵消隕。只提「如是我聞」四字，便攝全經，並攝全藏。若水入乳，若莽投針。梵語華言，拈來即合引申，觸類無境不融。以至孔孟精微，和盤托出；老莊玄妙，徹底掀翻。頭頭盡獲家珍，無假揉和窠臼。自非降大任而投險艱出自困衡動忍，安能與箕疇岐易同放光明！更非宗教全彰，福慧兩足，從入泥入水中，履道坦坦，安得具金剛眼，得金剛心，代佛口宣無上甚深妙諦，現長者宰官身而爲說法！具眼者，謂是無垢再來，覆按時節因緣，當益信也。此解早已壽梓於吳門鎮海古刹，茲重梓藏冊，流通於楞嚴經坊。將紫栢、憨山兩尊者，同向寂光首肯，眞歷劫勝因也。古德有云：「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堦；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則以無是翁

作《如是解》，即謂如如六如悉歸剩義，『如』之一字亦不喜聞可也。是萬法俱來絲毫不之第一義也。順治丁酉臘八日，楀李道一居士譚貞默槃談謹撰。

北海老人《金剛經如是解跋》　如是道人注《金剛經》成，函一帙示余，且命序之。余平昔未讀佛氏書，暗昧其理，烏能妄置一辭。然因是而有感也。奚感乎？蓋感夫道人生平履變，而乃卒歸於如是也。憶道人初當釋褐，余與觀政同曹，晨夕晤對，靜如處女。及至揚圪古今，則洋洋灑灑，鈎玄聆要，如列眉，如指掌，吾知其爲多聞。出尹荒徼，戈鋋滿地，道人茹雪餐冰，半菽不飽。日與鶉結之民，扶傷吊死，共相存活，吾知其爲廉慈。入佐度支，尋遷翰苑，繼掌樞垣，條畫之疏，日凡數上。及守制歸里，時事大非，猝俾重任，甫及兩月，柄臣議論紛紜，諸豎罔主作奸，讀道人縋賊一疏，猶堪髮立，吾知其爲忠藎。身爲賊執，欲挾而西，計脫間走，馳身西南，號召草澤，血口而盟者數萬人，冀得逆賊而甘心焉。此何異橋下劍、博浪槌，吾知其爲俠烈。

至大憝就殲，天命有定。道人散徒黨，解韉鞠，布袍芒履，投首轅門，僑居轂下。蕭然四壁，口不言貧。日尋黃冠師，啖確服餌吐納之術。又取佛氏經，以儒者名理分章闡釋。超超玄著，有如郭之注《莊》，讀者止知其眞實如義，而不知舉世間一切聲華勳伐，名根理障，糾結而不可解者，咸歸於是，而破除焉。世宙有壞，金剛不壞，金剛不壞，此注亦不壞。以如是理，說如是法，吾今而後不能知道人也。北海老人書。

王鐸《金剛經如是解後序》　說佛法者，動借提唱影響焉。伸指屈拳以爲盡西來意。噫！教宗一而已。瞽師避柱疾觸拭，不岌岌舉十二部付一炬乎？予見坦公《金剛經注》，始無齟齬不合也。金剛乃爲佛根基，堅定不壞，虛實有無相圓卽至涅槃，亦無首尾。豈非衆經之軌則，而必以伸指屈拳頑空雲霧兒說閃結，不又數重須彌山數重流沙鰐水耶？故觀其分次，法忍總歸妙有，不倚八正。譬諸月自皎虛，羣峰寂然不住，究竟如如不動。謂之正法象教，三明十力，不在斯編耶？馬鳴悟道寶光手中華，非落思構組撰之藩，認取太無，坦公有焉。諸公刻此，覺律論儀，則評唱宗鏡下，以此燈照之。今後珊瑚池諸大衆聞十三味，始知西來意神幢在此金剛定耳。予論與坦公合，不涉於子影孫響二諱，何分宗教眞詮！若謂十二部不基於此，吾不信矣。順治庚寅冬眷年社弟王鐸撰。

張坦《金剛經如是解自述》　金剛者，性喻也。性無形似，落言卽非。天竺先生不得已而有言，於是名之以般若，名之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猶謂文字日繁，本來不多，故於經首，拈出『如是』兩字。如是者，性體也。不變不異，何容解，何容不解？遇慧命人如須菩提者，深機相觸，秘義盡宣，曰：『如是住如是降伏』，又曰：『如是生淸淨心』，其言布施也，曰：『應如是布施』，其言果報也，曰：『福德亦復如是』，其需解人也，曰：『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是以深明佛法。擔荷如來，則曰：『如是人等』，『無異人也』。讚歎世尊，則曰：『如是世尊』，『無異物也』。其感極涕零，則曰：『得聞如是之經』，『無異法也』。三十二分實相妙智，不可思議者，語盡忘言，兀坐說偈，不過曰作如是觀而已。故知金剛本體，古佛聖賢如是，歌利凡夫亦如是，祇舍王城恆沙塔廟如是。五百世以前，五百世以後，阿僧祇世界亦無不如是。自黃梅首宣經旨，解者八百餘家，然親切道者，惟六祖一言了之，曰：『法非有無謂如，皆是佛法謂是』。揆其旨，不過以如是心，演如是經，成如是佛耳。

余持此經二十年，口頭薄業，苦無證入。迨遭劫灰，桎梏刀鋸，投荒沉獄，一袱蘧身，夢寐護念，迄於生還。寓京師者又五年，乃取誦本，與素所與，默疑和尚閉關九年，商量語及黃蘗山中所得西影禪師遺偈。入都來問，於長春寺聽御生說法，復入西山叩一齋，識其漫談，皆若得若失。乃掩卷靜對，覺經上白文如如本體，躍躍紙上，特爲向來業識迷覆不見耳。信手隨錄，久遂成帙。雖與如是本體未必脗合，然八百家解者不如是，而我欲盡歸之如是此亦如如本性，活活在我身中，不能自異於如來與凡夫者，寧我作如是解哉？名以般若，名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說已多，而況無住無相無得無說之法，以如是覓如是，以如是解如是乎！故如而還之無如，是而還之無是，解而還之無解。余以此自悔自懺，因號無是道人焉。寓迹石鏡山中無是道人自記。

性琮《金剛經如是解跋語》　萬曆間，紫柏尊者以藏冊梵本繁重，難以流通，更於楀李楞嚴禪刹，創置側理輕編，使佛祖慧命得緇白交參，其功並於日月。琮謬膺衆推，不揣綿力，擔荷此重寄者，三十餘載於茲矣。所見《金剛經》注釋，種類非一，中有《釋論》三卷，乃天親得之無著，無著得十

行偈於日光定中，出定而授者。嗣後謝靈運、曇琛、慧淨，以至巨峰、中峰，各有發明。未有現宰官身作《如是解》，朗同懸鏡，辯解連環，能令義虎禪龍揮麈高談者；且拱手韜翰，如此其希有奇特者。從今附藏而行，將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豈止排衆苦永福壽而已哉！主般若堂八十三歲老僧性琮和南謹識。

王起隆《金剛大意自跋》 此余甲午冬抄草，答屠息庵書也。因息庵下問不靳再三，感其至誠，遂呵凍滚滚成此一長篇。絡索師心臆妄，慮犯謗佛重僭。擬欲今夏齎質於靈峰素大師，丐其楷定，乃用示人。故並息庵來索看，未之敢出。不謂首春大師西逝，已求郢削無從。生盲蔽錮，永失金鎚，可勝傷痛。念息庵之意不可終虛，適闔戶避兵，將此書分錄三通。一焚告素大師，因不知所裁，冀常光照證也。一貽息庵，因詢於芻蕘，不可忘酬答也。一存笥中，則藉以將來就正有道也。

嗟乎！此經大意難明，正繇高談龍肉人多，實啖猪肉人少。既頭顱之罔揭，亦支幹之莫分。每每以穿鑿心測佛智，以瞞盱儱侗話消經文。無瘡剜肉，多歧亡羊，所以童習白紛槩乎受病。余廣閱諸解，亦既有年，體會久之，稍窺端緒。茲據經說經，直抒所見，不敢遺諸解，不敢狥諸解，不敢違執經佛冤之訓，不敢背離經魔說之誡。緬惟佛意昭然，人自求之玄遠，有能解粘釋縛，觀照全經；我意西乾東魯，心理一如。佛之無我，即儒聖之何有空空；佛之度生，即至誠之盡性參贊。降伏其心，即《論語》克己爲仁之的旨；無住生心，即《大易》何思何慮之眞詮。掃四相見，通於毋意必固我；蕩滌凡小，執心不入斷滅，通於朝聞夕死，驅除迷蔽邪見。無法可說，豈非予欲無言無行不與之宗傳；是法平等，豈非夫婦知能渾同聖人之妙理；無實無虛，豈非顯諸仁藏諸用費而隱之聖諦；莫作是念，豈非我無能我豈敢大而化之玄風；荷擔菩提，豈非憲章祖述在茲之仔肩；成就希有，豈非繼往開來木鐸之功業；不受福德，豈非浮雲富貴有天下不與之胸襟；得成於忍，豈非削迹伐檀斯人我徒之願力。夫道一而已矣，何梵何夏，何佛何儒，何淺何深，何世出世！大開智眼，作如是觀。則下學便是上達，藏通便是別圓。看教便可見宗，知儒便可識佛。

余德慧鮮薄，埒屋中愚，然懷之已久，抒洩於今，下筆之時，一涌齊出十目視，十手指，實不敢吐。口不如心，筆不如口，有欺片語，則時節因緣，息庵之大有起發於我也。儒佛兩門之賢者之交罪我乎，或原我乎，總不暇護也。昔黃梅曹谿相傳，以《金剛》印心，爲宗門龍穴，其爲人演說，則曰：『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而昭明分分，方便鈍根。曩已有耆宿，雪其是功非罪者。余言平淡無能，爲大乘最上乘闡揚，只堅信儒佛心同理同，則心言俱直，當爲佛菩薩聖賢悉見悉知。至於貫穿經文，嫌於破碎虛空，無所逃罪。亦因散錢索子，爲初機之權設而然。竊引昭明之例，或尚可通懺悔乎。深願見聞是書者，無督過余援儒入佛，昧殊塗同，歸之性與天道，則至幸矣。時乙未午月朔日，東海止庵王起隆自識於深息草堂。

又《皇明金剛新異錄序》 大猛火聚中無一物得存，所不能壞金剛耳。金剛生精金之中，類紫石英，色如麥麩，其堅利能壞一切而一切不能壞，故曰金剛，乃金中之剛，非世剛也。我人妙精明心能破壞六塵，而如如不動，取喻其最切耳。此則大雄氏與四生十二類毫髮不殊，故如如不動處匯合既眞，即志壹氣動間因果不爽，孰得撥之爲無哉！《金剛經》爲《般若》心髓，震旦誦持最盛，乃世所刊《金剛證果報應》，大都取諸《鳩異》、《廣記》，詳於唐宋而略於我明。余謂凡人於沿習則玩忽，玩忽則惡心生，新異則警醒，警醒則善心生。往古之事已陳，晚季之天漸近，因果之說，非百年間或數十年間，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間耳聞目擊事，未易使厭婆經之借口，薄老生之常談者，變動而轉移也。余搜平時雜記，凡是經符應，彙之一處。強半余地事，及余傳聞於里中故老事，彙成再四讀之，亦復髮悚汗流。蓋皆火中之田單，非黃金橫帶之田單也。計他地所有與他人所記，必有彰明較著什百倍於此者。善巧傳播勿使泯滅，端有望於與人爲善之君子，因名曰《皇明金剛新異錄》。秀水載生居士王起隆序。

又《皇明金剛新異錄又序》 王子序竟，難者曰：『《金剛經》般若最上，子盛輯因果，無迺著相求菩提乎？』曰：『持《金剛經》有三等人，第一等人如六祖大師擔柴過市，聞無住生心句，順提祖印；中峰禪師讀至三藐三菩提，便豁然全經，所謂言下不容擬議，全身般若即肩荷去是也。第二等人則讀而解義，尋思精求，夫依義不依語者，所謂言下別有理會，全身般若漸次印記是也。第三等人則循聲持誦，耑賴以感通靈應，抵敵散亂，鞭策昏頑，所謂因言而有醒發，全身般若隨諸方便信受奉行是也。佛法末劫，第一等人如優曇鉢花，絕世罕有；第二等人如青蓮朱草，亦是稀逢；惟第三等人如常材凡

弃，滿目皆然。若而人不著相求菩提，不且著相造業乎！此編之輯，當爲第三等人說法，不爲第一第二也。佛語因病發藥，初無定執，當今而譚，本來無物，何處惹塵於般若；祇滋狂慧，若時時拂拭，勿使惹塵，則於般若爲揑胸刃、頂門針，鑽木出火，通體光明顯現者矣。善讀《金剛經》，人必不以彼易此。王摩詰有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即解脫者，終日可言；法無名相，知名相即眞如者，何嘗壞相？善哉數語，洞見般若至要，敢借和盤托出，免得狂禪輕把利器假人，土苴此編也。秀水載生居士王起隆又序

范鋐《金剛經演古叙》

《金剛經》，雖白衣士有能誦之，即注解亦夥矣。若論《般若》大旨，無論誦者茫然，即注者亦未必盡得也。夷攷無著菩薩，位證初地，讀此經，罔測其義，至升兜率，稟彌勒指授，復轉示天親，始各造論解釋。而唐之圭峰，宋之長水，乃循流溯源，互有宣發。然皆辭旨精妙，非宿學難知。則金剛般若，豈易言哉！博地凡夫，以愚癡柔暗，浮沉苦海，非般若不能津渡。然非自發菩提心，焉能直契般若。特人之不肯耳。且般若慧光，照破萬有，洞徹性源，不但盡掃凡情，抑且不存聖解。故《金剛般若》，以無住爲宗，以摧壞一切爲用。誦者說者，不悟妙旨，徒爾尋言，恐去經愈遠矣。

余幼依上士，聞誦《金剛》而喜之。茲劇病更生，知生滅不富，用深儆策。方期一意法寶，闡測甚深。適寒輝禪師以《金剛演古》示余。演古者，即二論以及《纂要》、《刊定》諸書，演暢宣明，發古人未盡之秘，以成詮釋也。其中緒清意簡，理玄辭遠，纔一展玩，意念冰融。顧著書者，皆自成一家言，而禪師獨曰演古。正以禪師注經，不更自立意解，以注還古人，是注法不立也。則知從上聖賢論疏，即論疏法亦不立也。繇是而解，如來廣說般若，即般若法亦不立也。就演古而約經義，其有裨於發四心，證三空，破羣疑，嚴萬行，功德豈淺鮮哉！是書所在，皆應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會稽如現范鋐和南撰。

弘禮《金剛如是解序》

神功不可以碑記，溟渤不可以蠡測，無上妙道不可詮注，唯其詮注不及也，雖終日言而無言，終日迹而無迹，故迦文曰：我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又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譬之彈者意在雀，獲雀而彈斯委；餌者意在魚，得魚而餌自棄。若夫執餌彈爲魚雀，非作者咎，乃時人自昧耳。

無是張公究心《金剛》有得，不肯獨擅其妙，欲以公之天下。於致君澤民之餘，鉤索深賾而箋釋之，命曰《如是解》。歲在丁酉，以方伯蒞武林，出全秩屬序焉。余披讀已，顧謂二三子曰：「全經妙旨爲『如是』二字，一口道盡矣。他如品第文句，雖有數千餘言，不過二字之訓詁耳。後來循行下注者，華竺亡慮千人，要之如析空立界，各封己私，雖空性非離，而用力勞矣。惟天親、無著立義明宗，破疑斷執，差達佛意。然猶不能離句絕非，直指第一義諦。斯解也，得之於心，不借舌於玄旨；形之於辭，匪寄意於私緣。冥中著彩，水面雕紋，有是事無是理，隨人所得而見之，其裨補於拘學也，厥功大哉！」山野不能文，抑亦法不換機，以致鋪錦之贊。但曰：世尊如是說，無是公如是解，山野如是序。只此三個如是！猶涂毒鼓響不容接，似太阿劍鋒不可攖，又如雲端鶴唳，石竅風鳴，既未可以理通，亦不許以意解。讀是經者，便如是將去。直與說者解者，同一金剛體性，同一無住三昧。詎必數盡行墨名言，始信無我人衆生壽者相哉！雖然，認餌彈爲魚雀者，固謬矣。苟得一魚一雀，遂欲使天下人盡棄餌彈而勿用，吾知斯人亦不足以語道也。前哲不公乎，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夫然則雖家喻此經，戶傳此解，正金剛種子之光明顯發處也，庸何傷山野恁么序引？」是眞實語，是不誑不妄語，具眼者薦取。靈隱道人弘禮題。

龔泰瑞《金剛經注解鐵鋑銘小引》

其《金剛經》三十二分，皆釋迦佛與諸弟子問答之謂也。流傳中國，僧俗諷誦者益廣，每日敬誦，不提正念，惟圖多數，而紀功迹；不知「金剛」二字，包含意味無窮焉。夫金性剛堅，鍛煉不損，是由喻於人之性也，長存如在，永劫不磨，雖去而復來，雖來而復去，往往來來，何日是了？不識修持，應無所住，何得正道，無去無來耶？故儒曰：天命之謂性，皆識其中。又曰，中者天下之正道也，知其中正之道，識其金性之剛堅。

予幼失怙，少學不敏，甫時時齡，母志栢舟。今逾四十六載，耆年七十有五，每思老母，操持苦節，報恩何及！予因家貧，客游天津，幸逢明師，諭我精持齋戒，方能報本。是即惺然，頓發鄙志，領受諭言，誠至齋戒，指我迷津，纔明眞性，報母之願有期矣。何以明其眞性？所云「金剛」二字，信其性然是年冬，初客於姑蘇，夏、林二君過訪，袖出《金剛鐵鋑銘解》視予。玩味深遠，句句在正，字字合中，是以復梓行世。凡誦《金剛經》者，必須細閱根由，

方明出世之因，眞爲手鏡之用也云耳。順治戊子端月朔日，柯山一止居士龔泰瑞麟生父沐手謹識。

徐昌治《金剛經會解了義自叙》 予於戊辰燕邸，考授別駕時，誦起《金剛經》，閱今三十五載。口爲誦而心無解，欲以不解解之。初非此可解，彼不可解。又非有可解，有不可解。竊歎義味，何如是深奧究竟！無淺，如何有深？無顯，如何有奧？大而世界此也，細而微塵此也。明明可舉似，明明無可舉似。繁而生類此也，約而四相此也。實實有係屬，實實無所係屬。法可說，而法原無法，並說亦無說。物可度，而物無其物，並度亦非度。上而授記，無授記。下而受持，無受持。中而演說四句偈，無從而演說。諸相不立，歸於無我。造作不生，泯於無爲。總之無可住之法，便無可住之心，有住而無住之心，卽是不降而降之法。故護念非不諄切，而去來坐卧，先無定。付囑非不叮嚀，而夢幻泡影，誰是眞？予遍搜諸解，俱不過會文絜義，尋章摘句爾已。於其中，煩者汰之，訛者訂之，晦者醒之，倒者整之。前後呼應者，暢其詞。虛實轉變者，通其意。謂直遡靈山會上，覿面吐露，覿面稟承。世尊不說說，須菩提不聞聞，阿難結集於儼然未散時。而會取當日情境，余則何敢！若以堅利喻金剛，余則曰：堅莫堅於此心，利莫利於此信法之心。心光卽是佛光，人人有現成般若。證佛不如證心，在在有捷徑六波羅蜜。至於非名是名，正第一義，難形容處，如云，日出西方夜落東，桃華雪白李華紅。何獨不然！時順治辛丑季春，徐昌治覲周父書於大業堂中。

湯翼聖《重刻六祖金剛經解跋》 余生也魯，其於佛氏敎典諸書，素未知旁究。且境值多艱，碌碌塵務，洵云視肉。頃聞石堂大師飛錫吳山之海會寺，慈雲布藹，法雨披井，遠近響慕而瞻禮者無數。遂發大菩提心，登座說法，首宣《金剛》無上妙義，余亦得從大衆中拱聽旬日。因詢師之解《金剛》，誠所謂開聾啓瞶，光明洞達矣。從來之訓注《金剛》者，果以何說爲最？師云：『解此不下千餘家，而余素所尊信，惟六祖解爲第一。但流通雖久，而板實沉沒。向曾發有重刊之願，奈力薄緣艱，未遑從事耳。』

噫！師之度世弘慈，抑何廣大無窮已哉！余雖不敏，請爲授梓，以畢師志。雖然，師願之，而余請之，云何爲余梓也。祖解之，而師傳之，云何爲師梓也。但使天下後世永爲流播，人人知有此解，咸克無相無住，而降伏其心，則師之願，庶幾稍慰矣夫。順治癸巳夏五月，錢塘邑弟子湯翼聖沐手拜題。

道霈《金剛經演古序》 原夫般若功德不可思議者，由其照破世出世間諸相，洞見性源故也。衆生隨順無明，長居此岸，流轉生死。菩薩隨順般若，立登彼岸，高證涅槃。蓋般若者，度苦海之慈航，破長夜之明炬。諸佛所師，諸天敬奉，可不信哉！

世尊二十年中，爲諸弟子，搜窮二我，直徹三空，微細淘汰，廣談般若。《大般若經》，凡四處一十六會，六百卷。《金剛般若》，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傳至此土凡六譯，時所宗尚，皆弘秦本。天竺有無著菩薩，位登初地，因讀此經，罔測涯涘。乃入日光定，上升兜率，親從慈氏，稟受八十行偈，以釋此經。又將此偈，轉授弟天親菩薩，各造論解釋。天親約斷疑執以釋，無著約顯行位以釋。唐圭峰宗密禪師，撮二論之精要，科經唯約天親，釋義卽兼無著，亦傍求餘論，採集諸疏，題云《疏論纂要》。有宋長水法師子璿，又作《刊定記》七卷釋之。此《金剛般若經》，眞源的派，列聖相傳，遡流及源，長水宗圭峰，圭峰宗二論，二論宗兜率，兜率親稟靈山。言言有據，字字無差，如取家券而治祖業，復何疑哉！後學安於寡聞，此古疏記，有畢生未曾寓目者。甚至恣己臆見，輒形注釋，毫釐之差，天地懸隔，疑誤將來，其害匪細。寒輝闇黎，禪晏之暇，以是經爲印心之明鏡，涵泳古疏記有年。但其文簡古，不便初學，乃刪繁取要，又從而敷演挑剔之，名之曰《演古》。俾讀者開卷了然，發四心而興萬行，破羣疑而徹三空。其有功於學般若者甚大，故樂爲序諸卷首。時歲在丙辰正月燈節後三日，富沙釋道霈題。

又《重刻金剛經感應記序》 般若功德，如虛空不可思議者，以其能照破諸相，洞見性源也。何者？衆生以無般若慧眼，處處貪著，永沉生死苦海；諸佛菩薩以有般若慧眼，處處解脫，直達涅槃彼岸。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菩提，皆從此經出。』蓋此經是破有之先鋒，出暗之明炬，諸佛之母，萬法之宗。若能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則其所得功德與虛空等，與法性等，豈一日三時恆沙身命布施，能較量其一偈之功哉！是經自秦傳譯以來，受持者甚盛，而感應亦非一，六朝唐宋以至元明所集感應傳記，事迹昭著，播人耳目。善友黃君建五每以此經爲照心之明鏡，受持有年，睹茲感應，

倍增踴躍，乃發願梓行，轉化未信，非悲智深心何以臻此？然而其中多是人冥免罪還魂，與現世御灾捍患之事。若夫因經開悟明見自性者，殊不概見；苟持經而希此功德，是棄金而擔麻，得珠而易櫝，豈不大可惜哉！惟劉屠聞僧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放下屠刀，合掌立化，庶幾可耳。故特發其經旨於前，使知般若功德不可思議者，蓋在此而不在彼，種種靈應乃其緒餘也。持經行人，幸三致意焉。

又《題高雲客居士所持金剛經後》 世尊二十餘年深談般若，以治衆生著有之病，有病既去，空藥亦亡，藥病俱遣，是眞般若。故經云：『知我說法如筏喻者。』然而生死海闊，涅槃岸遙，苟非般若舟航，曷由克濟；故未到岸者，未可輕易舍筏也。胡子旅堂以精楷書寫《金剛般若》，三山高子雲客居士得之，珍重受持有年。康熙庚申春，遠寄建溪見示，且徵跋焉。余觀此經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不見字相，不見義相，書寫受持者俱不可得，然而字義炳然，此經如故，凡受持是經者，應作如是觀。又高子來書云：『前歲山妻既逝，去秋敝廬復焚，夢幻之相已見一班。』若然則高子一部《金剛般若》，日用中全體現前，實無一時無一處無一事，非高子持經所在，又安用區區東行賣心肝以求之哉！

嚴沆《金剛隨說並般若別傳序》 盧行者悟無住生心，得法黃梅，爲青原、南嶽之祖，固知《金剛般若》一字一句有由也。余過河洛，造雲溪，讀語錄盈尺，歎未曾有。及閱《金剛隨說並般若別傳》，使我毛骨並爽，心目俱開。竹林精舍去此非遙，拈花微笑儼然未散。頂門具眼，舍雲溪其誰屬耶？昔德山遇婆子，焚《青龍疏鈔》，道重海內。乃今得俱和尚者，有句無句雙眼圓明，黃梅衣鉢他人不敢與爭，烈烈千古矣。時康熙六年夏至日，禹航同學弟嚴沆拜手題。

周克復《金剛經持驗紀序》 佛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則其中第五百七十七卷也。中峰云：『六百卷廣說般若，專爲小乘人，融通陶汰，欲其淨治心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貯之。』故此經大旨，以無相無住無爲爲宗，重疊翻覆，隨立隨掃，極是談空，究竟不是談空，所謂如來是眞實語者，不誑語者。故又云：信心清淨，卽生實相。如龜毛兎角，只說龜無毛，兎無角，此語最堪破俗。只看中間『無實無虛』四字，世尊已自道破全經注脚矣。實處都是虛，虛處都是實，不生不滅，滅滅生生，塵勞法相，一刀齊斷，勇猛撇脫，直尋本來，是之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之謂金剛般若波羅蜜。然經中一邊說應住降伏，念，囑付諸菩薩；其欲度一切衆生，更急於度善男子女人。故凡所言諸法相，如潭中雲影，雪上爪痕，空靈脫化，說無可說。獨至來世有人，於此經受持演說，乃至四句偈等，輒盛推荷擔，贊歎希有，極口許以無量無邊福德。此語前後凡十數見，無非鼓舞五百歲以後人，一下破除諸相，親證般若故。此經者，世尊誨人不倦之書也。以衆生度衆生，以非衆生度衆生，實則衆生各各自度，我非度衆生。衆生亦不見爲我度衆生，故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無分相，亦無合相。

或謂果報之說，專爲第三等人說法，似於六祖諸師，高占地步，將作是紀者，不應以第一、第二人待來世耶。古云滿街是聖，卽可云滿塵界是佛，既云是佛，何分三等？爲此說者，所稱凡夫之以我爲見，猶之四相未空者耳。佛曾說應以某身得度者，卽現某身而爲說法。我今亦不論第一、第二、第三等人，只是有三千大千世界千萬億受持此經者，卽不難現三千大千世界千萬億佛身而爲說法。但令得聞是說，歡喜奉行，是諸佛慧命不斷，自然虛空落地，鐵樹夜花。任搜羅增續，繁辭累冊，如段柯古以來諸人，不過以佛語證明佛語，非另添一般說法也。佛又云：『我若具說，人或狂亂，狐疑不信。』今日倘有淨信無疑之人，佛將以所欲具說，歡喜向其人傾倒吐之。佛固是眞實語者，不誑語者，況此編紀事，徵信古今，又何狂亂狐疑之有？雖然，菩薩於法，應無所住，寧福德相可如是住乎？知無相無我，卽知福德不應貪著，佛非但爲諸菩薩言也。請爲受持者轉一語曰：佛說果報卽非果報，是名果報。佛說不受福德，卽非不受福德，是名不受福德。

又《勸流通金剛經引》 《金剛經》爲最上乘法，五祖於《般若》六百卷中，獨推此經，爲見性成佛要門，普勸僧俗受持。自秦魏諸法師翻譯後，帝王宰官以迄士庶，無不奉行轉誦，其持驗靈應，代著明徵。唐有段太常《鳩異》，宋太宗有《太平廣記》，近代則唐宜之《巾馭乘》，王載生《新異錄》，冒宗起《受持果報》諸編，莫不竭力宣揚聖鐸，廣度迷津，弘法施而續慧命，厥功誠不朽哉！集中所載，因果縷縷，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疾可使蘇，危可使脫，算可使綿，名可使成，嗣可使續，福可使集，枷杻可使自開，刀鋸可使自落，上可超拔先亡，下可消釋宿冤，陰吏鬼使不敢近，太山神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浮圖覆貯之，閻羅具金榻銀床供奉之。更能解脫塵勞，往生淨土，冥府稱之曰《續

命經》、《功德經》，其爲幽明尊禮，至極可知。即書寫誦讀功德，已不可思議如是，而況能發明心地，精進受持者哉！所謂護法諸神，既護法寶，自護闡法，載寶之人，斷斷如矣。

克復甫發心纂次記事，適遇同志善友，共發菩提，捐費助刊。彙古今，參聞見，頗竭心目之力，未能僭謂大成，較昔庶云善本。念從來諸刻多在吳中，他省尚希刊布，並生莊嚴佛土之中，未睹法事流通之勝，豈非天壤間一缺隱事。謹告同志善信，獲見是紀，不吝廣爲刻施，或仍原本，或易新編。其見聞所及，有關持驗者，尤冀續輯，俾足鼓勵將來，歸依不朽。昔賢有爲《劈窠圖》者，勸人念佛，卒以他人念佛，往往得生淨土，乃歸功施圖之人，亦生淨土。又《善過格》云：能以最上乘法授人，使之因言省悟，傳一人者當十善，十人當百善；傳大貴人，大力量，大豪傑者，當千善；搜採繕梓，印卷施人者，當萬善。今此般若要典，無上密諦，誠能羽翼傳播，自覺覺他，將見慧光不斷，善果同圓。八部天龍，共擁琅函之軸；六塵火宅，齊開曇鉢之花，謹疏短引，用勸同人。同善道人克復敬懇。

雷應期《金剛經注釋跋》

《金剛》一經，蓋諸經之祖也。其義以覺性爲宗。雖曰眞空無相，而皆原本實理，筏度羣生。顧解是經者，半屬宗門傳會，未得如來眞詮，何裨覺性？獨茲注釋，得自乩書，尤爲罕覯。自余雲間友人李野汀諱延恩，少時即虔誦《金剛經》，已而受異人乩語，勸人濟度。歲辛丑應江西新昌令胡孚中之幕，暇即與其友運乩，遇子眞大仙，乩示延雲峰大師，奉如來旨，得傳《金剛經注解》。蓋與禪家之語錄衍說迥異。余家世修善，自高祖建佛堂，塑大士像，虔供誦經，已五世於茲。余既業儒未就，竊欲求通覺性，以證菩提。適壬寅冬，同邑念祈王公，諱守唐，爲浙江海鹽令幕。余偕來，遂得與野汀同事，成莫逆交。野汀爲余談乩傳始末，余聆之駭爲希有之奇。又授以經解，朝夕披誦，皆眞實了義。雖雲峰師釋之，子眞師訂之，不啻如來耳提面命，而皈依恐後矣。然雲峰師有云：『後人刊而布之，可當寰中一鑑』。余未能爲如來功臣，而志切津梁。於是捐貲鐫印，發心施舍，以廣其傳。庶使善信共明正覺，咸登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之列。是余兩人之願也夫。時康熙甲辰中秋，關中郃陽縣奉佛弟子雷應期乩賜法名照淵齋沐敬跋。

雲峰道人《金剛經注釋序》

夫自羲皇畫卦、倉頡造書，天地始開文字。自文字開而後有三教，是三教文字之祖，出於一原，尚已。迨其後，三教分而遂各爲一教之文字，要其立言之旨，總以盡性致命爲歸。用開人心明覺，闡大道宗源，以垂訓天下。初無異同，降而異端紛起，附會之徒各分門戶，互相犄角，彼此詆非是。使三教文字，本以正天下，天下反因之以擾。此不特如來皺眉，孔老亦爲蹙額。獨自性命之說，不能相岐。故三教書典，往往文字相異，立說自同。此如來《金剛》一經，直通於孔孟，高於老聃。蓋以是經之義，大要以覺性爲旨，一切求通覺性之論，似淺而深，似虛而實。其說原於天命，合於性善，而明於道德。五千言故，能使上智下愚，無不開悟發蒙，明心見性，此經之所以爲諸經祖也。但其間六塵四相福德布施之說，始終問答，不出於是。總見覺性因由不從後起，而借以啓人之迷，引人入道。若其功之至要，則不外降伏一言。其反於自然，尤著力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故說是經者，不可以虛無寂滅之論，誣我如來正旨也。

辛丑二月望後，道人適訪道匡廬。子眞行者，亦復來游江右，遇我於竹林精舍。相與言世外事，了無剩義。而子眞力欲於塵寰中作度人想，道人因與偕至尉山。尉山，子眞舊游地也。其地山環水灤，實可棲隱，道人喜而留之。中有二三弟子，頗好精進，子眞向與二三子有宿緣，遂以《金剛》一經，欲我解釋。道人始難之，既而見其有誠可終始竟事者，因請於如來，得慈悲旨，開壇設講，凡四十日告成。諸弟子復請道人爲之序。道人因念此經解者，什伯大半，多屬宗門語錄，釋氏公案，不得如來說經之要。故特以經中字義，就字參義，總以歸於正覺，不使見者聞者，稍存疑闕。雖於釋氏之論，微有不同。然開如來之眞面目，以發如來之眞妙諦，則不出乎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而已。要之釋教眞空，原於實理，未有其理不實而泛泛言空者。夫如來之言，眞空無相。原以覺性本無，虛靈無相可著。而後之解者，舍其正旨，掇其粗迹，一切經中，六塵四相福德布施，敷衍成篇，便同癡人說夢，何益於覺性？所以道人之解，獨重三藐三菩提一語也。蓋是語實一經之綱領，而合三教之源流，得其旨趣，則諸經之說，與三教之道一以貫通。初未嘗有疑玄難信者，爲後世藉口。但凡人耳提口授尚多所疑，況憑一乩之言，何以爲據？惟是不作誕語，不設浮辭，止有盡性致命之理，曉暢明白。庶乎不罪於如來，而亦可使從事孔老者，皆以道人爲非欺世之言耳。後有作者，能以道

人之意，刊而布之，此解亦可當寰中一鑑也。時辛丑四月望前五日，雲峰道人乩書。

子真《金剛經注釋叙》　夫人之與僊，相隔於形而相合以神，其所得合者，非偶然也。必合之也有因，故能相聚而成功焉。我嘗論僊踪於世，若即若離，譬如風之有聲，觸物成響，不可執聲以爲風，又不可謂聲之非風也。然以爲無形而有聲者，事近於誕。則凡乩書之言，皆涉於虛渺而難稽。故周穆漢武，並好神僊之術，乃始而信，既而疑，終而盡返平生之所爲。則神僊之不足據，見於經傳者，亦大明矣。我敢自托於神僊，憑一乩以惑天下乎。然我則有說焉。夫憑一乩而言，不可知之，言述無可考之事者，幻也。若天壤間有書典，而神僊能讀之。書典中有奧義，而神僊能釋之。幻乎非幻乎？此我不敢自居於神僊，而好爲不可稽之言也。獨以如來《金剛》一經，參演成帙者，不但爲諸弟子言，直以剖天下後世之疑，而共證此解。蓋是解也，我得之於雲峰大師，而雲峰大師又得之於天竺國士，親受如來之教，始得傳於乩書，我何嘗有參解之功哉！但不得不竊附於參解之末者，良以參解之法，有三難耳。一難在於解直而未得深也；二難在於言簡而未得詳也；三難在於蠲棄一切宗門語錄、釋氏公案，而未得動時俗之耳目也。試以經中摘要言之，即如祇園、恆河、須彌等名，舊本俱有圖樣，確指里數，而今皆刪矣。如阿修羅、歌利王、轉輪王，俱有名號出處，今亦盡刪矣。如三菩提，則從舊解正覺三昧，直以昧字，對覺字矣。四果菩薩，舊解須陀洹等，皆屬名號，今即作入流一往來解矣。涅槃作彼岸解，佛土作良土解，皆異於別解矣。先世及過去，未來現在，向作夙世今生解，今已顯然照字義解矣。種種名色可傳而不可考者，無不刪煩就約。或經文只一言，而參解必晰；或經文有衆言而大略點過，此皆說是經之摘要處也。所以雲峰大師獨於世所未盡解者，明白通曉言之。則我之得參此經，其中不過什之二三，然我又有說焉。此經之得釋，幸遇大師於匡廬，亦幸遇諸弟子於新邑，乃得共襄厥功。夫雲峰大師之來，原以諸弟子之堅誠所致。但我於諸弟子言之，皆產於雲間，客於江右。向與我世有夙緣，得復合遇斯土，遂發是願，迎大師至新邑，開壇設講，閱四十日告成。其始則辛丑二月十九日，其終則四月初九日也。夫以四十日之中，在師之與弟子，僊凡雖隔，而神氣自通，所以不覺其成之速。而我與諸弟子，皆獲證如來之妙旨，得附大師之後，以傳其名，諸弟子亦不無有補焉。

嗟乎！天人非遙，僊凡豈迥？能以覺性自存，便可作合於今日。則今日之得書是經於乩，以布刊於世者，不爲非無因矣。諸弟子惟相勗，而奉持解說之，不使天下後世，以神僊爲誕妄，亦庶幾共見如來眞面目也。時辛丑孟夏四月既望，谷口子眞乩書於尉山故里。

成鶩《金剛直說序》　邁邁時運，凜凜其秋，大林落木，危綠飄丹。老景履霜，怵然興慨。掩室避風，哀如充耳。俄而商飈逸響，衆竅怒號，恍然有得於前。聞三世諸佛，是傳語人，觸類旁通，傳會其說。天何言哉！無故於太虛空中，發爲天籟，人籟、地籟之聲。佛何言哉！無故於大般若中，演作佛說、法說、僧說之教，皆傳語也。我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信口說出，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大藏經，無法可說，是猶天籟之傳語也。奈諸菩薩，地有高下，悟有淺深，乘示方便，護念付囑。大乘小乘，隨機接引，必如其量滿其願而後已。雖云直指，早已曲矣。是猶地籟衆竅之傳語也。佛滅度後，義解者流，人各一師，師各一說，藏通別圓，判爲四教，分門立戶，合喙爭鳴，是猶人籟比竹之傳語也。自有比竹以來，天籟不可復聞矣。此《金剛眞經》，佛與空生，於般若場中，啐喙同時，金針妙叶。正言之復反言之，翻覆不已，不爲異同。一言之復再言之，絮叨不已，不爲煩瑣。唯之不之，是之即之，建埽不已，不爲支離。或抑或揚，或印或破，酬唱不已，不爲漫衍，無非因乎衆生根器之有勝劣，諸菩薩造就之有頓漸，而施之教，直指曲成，隨緣善誘。是猶天籟之吹萬不同，合於地籟之衆竅。使其自已，咸其自取三世諸佛，所以稱爲傳語人者。以此之故，老病無聊，目誦心惟，於是乎有得。爰依經文，約略大義，著爲直說，以示吾徒，非敢雷同於比竹也。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靈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部旨序》　《金剛般若》義旨深圓，靈徵頗著，故解釋流通者，無慮數百家，雖蘭菊各擅，稽其起盡，轉轉因襲，十同八九。再三討翫，似乎佛語仍煩，脉絡少貫，每臨講授，終不釋然。方閱《般若》大部，探得旨歸，以臨此經，若合符契。蓋以眞空慧觀，蕩汰小疑，會八十一科皆摩訶衍。是般若部旨也，輒用隨文點出，義有餘裕，文無剩字，宛然驪珠相抱矣。惟是語氣粗直，略無文藻，文理明白處，即大章不舉；宗旨深隱處，雖一字必詳，正欲雅俗共解，經義易明耳。冠之以科者，務在文言皆有位

置血脈，前後貫通，不使貫花仍散漫無歸，佛語滯煩重之累而已，敢言斯解之異於先賢哉！

周克順《重刻六祖金剛經解跋》

余秉性樸素，弗事浮華。每聞鯨鐘梵唄之音，輒喜動顏色，留連旬日，不忍釋去。非盡緣經啓悟，亦夙植之性使然也。昨歲隨渭陽氏，住榕省署中，與塵俗差遠。元夕觀燈於康衢，聞禪誦聲，造其室。得《金剛般若經》，係六代祖師所解者。義理弘敷，詞旨超邁，一閱而瞭然，如千日之並照，無緣寔滯礙。方知六祖於客店聞經而解悟者，無二致也。大矣哉！我佛之妙證淵深掃空執著，使人人撥散疑雲，曉徹性天。而祖師探幽闡奧，直洞眞元。信矣！無一法而不津梁，卽五蘊而咸資解脫者也。此經解者無慮數百家，惟六祖大師解，爲最上上。得而隨喜頂授，乃諸佛之所護念付囑耳。敢不銘骨鏤肌，以共報恩光乎？因捐資剞劂，以廣流通。俾閱經而知旨，從解以得源。顯煥性宗，殞空諸相。卽不住相，亦不壞相。其布施福德，宜可與色見聲求者同日而語哉！敬跋。康熙丁未歲孟春，鐘秀奉佛弟子周克順法名超諫和南。

行策《金剛般若經疏記會編序》

一切衆生自性般若，與諸佛平等。衆生唯妄執未謝，故波迸六道，甘淪溺而不之返。世尊爲說一切修多羅，不過令其於己躬下，證其本有如是之事而已。然諸契經，演說不同，有曲有直，有純有雜。唯《金剛般若》一經，破執斷疑，最爲直說純說者也。此經總之則一，析之有三種。一曰實相般若，如金之堅，卽理經也。二曰觀照般若，如金之利，卽行經也。三曰文字般若，如金之光，卽教經也。利根圓獲，鈍者淺執。昔六祖大師聞客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中峰老人讀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豁然悟入，此頓見實相，最上利根也。其次則明觀照，又次則信文字。至於但信文字根，斯爲下矣。然末世頓入者少，故理由行證，行藉教明，則文字實又二種般若之津筏也。是經文則甚略，而義該大部，入位上流，乍難窺測。然自創譯已來，此方疏釋，約數百家。深經淺解，已謂少益，況偏辭臆說，至有不堪聞見者乎！

昔佛滅後，西域有無著菩薩，入日光定，上升兜率，詣彌勒問此經義，彌勒以八十偈頌之。無著出定，與其弟天親，各稟偈造論，二論互釋，經旨彌深，仍非淺智所了。唐圭山大師，以妙悟之姿，泳游教海，愍物興慈，遂正本二論，旁采諸說，述纂《要疏》二卷，辭精理極，爲衆釋中最。然一往讀之不了者，什猶六七。石壁師別爲廣解，又失之太繁。長水師復起而翦削之，成《刊定記》，而疏義顯矣。疏義顯，而後《金剛般若》教行理三經，乃無不顯矣。但今宇內謬解偏多，傳講諸師，又恆習世本，各封己見，以故鮮知宗尙。嗟乎！獨不思聖凡愚智，貌若雲泥。無著是登地菩薩，天親是地前加行菩薩，二人親稟彌勒，彌勒是補處大士，親稟釋尊。今疏翻依二論，則疏卽佛語，佛語不宗，將誰宗乎？

策昔因閱藏，幸遇斯文，精研三復，如獲重寶。但以疏記蒭行，尋討維艱。文義連綿，科章間錯。起止血脈，作者猶迷。於是不量庸愚，秉筆從事，校經節疏，會記編科，繕寫嚴覈，至三脫其稿。於中添削釐合，殊費斟裁。俾覽者無神昏目眩之嫌，有執謝疑除之益。特授剞劂，以廣流傳。或曰：『子禪者也。乃事經疏之學耶？』予曰：『噫！子過矣。請無遠論，卽圭山、長水二師，一則宗大鑑，而徹禪源。一則叩琅邪，而悟心要。亦皆續教內之眞傳，卽文字而直指。苟具正眼，豈存二見！況此般若者，乃覺體之異名，種智之殊號。性空緣會，法爾無差。功德發心，本無限齊。吾將流通如是之經，以期己他之兼利也。』流通文字，用嚴化身；流通觀照，用嚴報身；流通實相，用嚴法身，如是則爲具足佛身。何以故？生了二因，決能成就故。經云：『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諸有福智者，應作如是觀。康熙甲辰歲仲夏之吉，荊溪後學行策書於武林之河渚草堂。

寂焰《金剛經演古後序》

《金剛般若經》者，乃佛祖傳心之秘要也，以著衣持鉢爲發起者，欲令知般若不離日用之間也。雖其中破相斷疑，而事行理觀，未嘗偏廢。其度生無度，無住生心，以無我等，修一切善法，非莊嚴，名莊嚴等，類皆正偏回互，不犯鋒芒，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黃梅以是印心，曹溪聞而開悟，豈徒然哉！但此經義趣深遠，古今詮釋，殆且百家。惟西竺天親，無著，稟承兜率，以住一十八處，密示階差。斷二十七疑，潛通血脈，允合世尊無相大乘之旨。而此土則有青龍、大雲、資聖、塵外諸疏。或依或違，學者無所折衷。中唐圭峰宗密禪師，約無著七種義句以懸判，依天親斷疑問答以科釋，並采集諸疏，題曰《疏論纂要》，又爲《紀略》以釋，上符聖旨，俯逗羣機，實像代之法匠也。五季石壁法師，襲用《紀略》，別爲《廣錄》，辭或繁長，學者苦之。有宋天聖間，長水子璿法師，重爲修治，剪煩削冗，黜僞存眞，命名《刊定記》。眞可謂內院之功臣，圭山之後裔也。斯文不墜，厥

功懋哉！

余以己酉之夏，叨陪清衆於石鼓選佛場，因同諸友，商搉大意。山居書永，時或披尋。但《纂要》文簡古而難通，《刊定》語詳悉而莫記。因會合兩部，刪煩取要，而融通之。其間敷演挑剔，不悖古德之意，竊命名曰《演古》，聊以自備遺忘，朝夕玩繹。其發四心而修六度，破二我而徹三空，端有藉是爲指南云。時己酉秋九月既望，後學寂焰書於石鼓選佛場。

道一《金剛提要後序》　道一髫年出家，即學諸經典，亦如邨塾課四書相似，只要熟背，弗攷義理。迨至剃染受具成僧，間取《金剛經》誦一過，茫然弗知也。只是唵烏豆眡黑白而已。吁！可慨也。由是懷疑，不知此經何尊，而使天龍擁護，冥臺見重若是。又不知此經何貴，上至王公大人，下及里閈黎庶，喃喃敬持若是。乃憮然歎曰：『佛非世間人也，法非世間法也，我安可以世間尋常見解意識消繳爲哉！』雖然，予生愚魯，必欲明之。第懷念蓄志，已數年矣，究竟弗能諭我心耳，此非予之蠢耶？

乙亥冬，始覲九峰老人，室中偶閱《金剛提要》一書，快哉快哉！令人讀之，若揭日月而睹青天，若臨青溪而識自己面目。分章析義，鑿路津津，儼似如來金口，一模脫出。泛觀他本疏記繁雜，科判倒錯，譬如舉案於飽人之前，味雖佳美，惟恐其不早除去之也。於是慶幸無量，悲喜交集。嗚呼！焉得此經此義，流布於天下，使人人開此光明，以見自心，以見佛心，豈非一大盛事也哉！故勒四十八願，勸諸同志，莫不歡喜信受，敬付剞劂，用廣其傳。且桃竹非心，尚使古賢立地成佛；木樨非佛，能敎根利言下明心。況以心契心，滴水傳器，又何有文字相礙我眼光哉！願諸同人幸相勉焉。九峰學人道一沐手敬題於且閒室中。

徐來賓《金剛經注正譌序》　西竺梵書來我華夏，歷千七百餘禩矣。會其旨者，明性復元，代有明喆。意其文似無舛譌。如《金剛》一經，自鳩摩羅什譯之長安，名舍衛國。嗣是支流初譯於雒陽，名舍婆提。眞諦再譯於祇樹林。佛陀耶舍三譯於祇陀林。後玄奘又譯於誓多林。凡此五譯，其文其義，果同符協一與？如同符協一也，則一譯安用再譯？其否也，則此是彼非者，將何去何從？是誠啓譌之竇。即釋義自謝靈運，疊琛注後，越今數十百家。行世者，惟中峰、圭峰、長水三家言耳。然二峰之注，果優於謝子乎？長水之言，賢於二峰乎？否。意五經傳注，朱程是尙，要朱程亦屬射覆。若百世以下之人，能與百世以上之心，同符協一，又曷貴乎見知也？況於萬里外千載前之蟲書鳥篆，欲詮其心法，即令其人，再生自攷，不無今是昨非。而欲執我見期印前人之志，譬之逐影形，愈勞而影愈馳矣。無惑乎譌之日滋也。

竊願讀《金經》者，毋佞佛誹儒，毋重儒外佛；弗以儒傳佛，勿以佛泥儒；當以儒解儒，即以佛證佛矣。全部《金經》，約其指歸，只『應如是住』一語，與《虞書》『安汝止』之言，寧有差等！奈人強生分別，是猶土偶笑木偶也。樹若仲子，名儒也，於經，於史，無不擷其芳茹其英，篝燈研露之餘，旁獵《金經》，凡句讀之譌，音聲之譌，釋解之譌，一一正之。俾誦習者，燎若藜火，其功當與丁鴻《白虎觀攷正》、《五經同異》等，可云經獅律虎矣。然余竊有疑焉。如來說法鹿苑，以不立文字爲宗，余宗之素矣。今仲子以此書契，期證禪那，恐居余左。或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仲子具慧心慧舌，有此慧業，余之不立文字者，又居仲子之後，奈何？請以一言，正余之譌可否？康熙丙辰六月，同學徐來賓九一甫拜題。

趙岳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淺解跋》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經總三藏十二部五千卷。達磨西來，傳法二祖，以《楞伽經》四卷印心。五祖易以《金剛經》傳授，性相宗教分途。性宗輒直指單傳，雲門至於罵佛，藥山示人不得讀經。此固爲大根器說法，而耳食之徒，遂眞擬《金剛經》亦可高束。

蘇長公謂：『近歲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嗚呼！是病未瘳而廢藥，河未渡而舍筏也，不終於痼疾迷津乎！姑無論『應無所住』一語，即可立證直超。而《金剛因果錄》中有望空寫經遇雨不濕者，有持偈言虎舐惡瘡頓愈者，有持經題七字命盡立生兜率者。蓋般若爲諸佛母，深廣不可思議，當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疑根未拔，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忘，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以是義故，爲正法眼藏，寶函所在，天人擁護。注解歷唐宋明，計八百餘家，獨天親列二十七疑，以顯敎外之旨。憨山復有《決疑》一刻，叢林盛行。然初入者，尙苦旁注汗漫，義深語奧。獨此直解單行，續於本經，一覽如指掌果因。

竊念，余以疏慵之質，推排人間世到今五十餘年，髫歲泥首一經，屢遭按

劍，翻然易轍。猥列簪裾，弩力戎行。勉立寸功，以報聖天子知遇。寅卯役祁門與潢池，對壘披堅，身冒矢石，登山涉江，呼吸生死，默膺庇覆，覆險而安。又以異夢驚疑，潛心白業。戊午暈移皖上，瞻禮三祖道場，爲內申舊游，地得不寒。五嶽之盟，亦憶慰夙因。偶獲是編，如覯良師益友，勇猛持誦，兼捐貲以廣布流通。又竊思如來一片金剛妙心，與千二百五十諸大比丘徒衆，朝夕給孤獨園，著衣持鉢，多方淘汰，既盡妙密鉗鎚，而就裏一兔毛頭，金剛藏光明，尚費金篦磨刮。矧此直解數行，烏能竟涅槃妙諦，但爲發心懽喜地諸善男子引手遞入。從茲直解，以歷窮諸解。從茲一經，以遍悉諸經，乃至大乘了義，無一句可說，無一法可得。遙知十方諸佛，將各伸金色臂，展兜羅綿手，皆以相好莊嚴妙網光舒香流焰發，摩諸善男子頂，引入三世諸佛甚深智慧海，彈指間轉大法輪。則茲刻亦未始非顧衣見珠、得魚忘筌之一助也。因合十而述於卷末云。時康熙歲在辛酉嘉平月，奉佛弟子趙嶽生視公甫謹跋。

石成金《金剛經石注自叙》 西天經典甚多，惟《金剛經》是諸經之根。經中所說，悉成佛作祖之密旨。自唐、宋、元、明以來，注此經者，何止數百餘家。各皆極意剖析，總爲指引迷途，開悟後學，功甚大而慧甚普矣。諸家講注語義，各有是否，欲求其詳明折衷，竟亦寥寥。良由以語傳語，大都紙上鑽研，未從實地參悟而得，又何怪其然耶！殊不知，此經乃如來心法，衆生性源。佛本無經，經亦無說。因一切有情，汩於外誘，昧其本靈，顚倒昏迷，輪迴苦海，極可悲痛。是以如來作此眞空無相之說，不過爲衆生解粘釋縛，還其本來面目，何啻暗室明燈，冥空杲日，若能領悟，立證菩提，幸誠萬萬矣。今窮鄉委巷，但有善信之人，皆知讀誦《金剛》尊經。及叩其義理云何，則懵然不解其謂。雖有學者曾聽各師所講之論，常覽諸家所著之書，或屬言繁，或成義雜，徒令聞者見者，是非可否茫然不知適從。豈不以如來至妙之心法，緣此而未即明傳，深可浩歎哉！

愧予一介書生，自知本靈半爲外誘所汩然，而身雖在家，頗有出家之行，每於儒書之暇，最喜誦讀此經。是以究心於此者，已二十餘年。凡講此經之堂，無論遠近，予必先到。注此經之書，不拘淺深，予必悉觀。雖聞見甚多，奈異同不一，自尚未的，又何以曉示將來？獨有儒士王化隆所注，盡發如來精微，又且脉絡貫通，簡明確當，不繁不雜，功亦大矣。惜注中間，有與經文未透者，亦有與經文相左者，是猶玉中之瑕。予不揣愚昧，重加較正，刪其偏背，補其遺漏，另自直解，名之曰石注。凡如來隻字片言，悉由予一己之愚見，參悟評定。期歲書成，因發願鏤傳，印送萬部，用廣如來之慈悲，大啓衆生之智慧。今而後得書諸善信，緣經求法，因法悟覺，令眞宗了徹，密諦通明，出生死途，登菩提岸。滅無量罪過，獲最勝福田。證果人天，永臻快樂。始信《金剛經》所說，悉是佛祖最上之密旨，而予之所言，眞實不虛也。在予此注，不過爲人指引途路之方向，令行者不致錯入崎嶇迂回之境。他日有幸，或於如來會，不過結一指引之因緣已耳。願諸善信，早悟本靈，同歸西天極樂。上不負如來垂示之盛心，下不負予一點指引之微念，誠大快也。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仲陽月之吉旦，良覺居士石成金天基撰並書。

又《金剛經石注自序》 西天佛經甚多，惟《金剛經》是如來微妙心法，乃禪宗之至寶也。予參悟多年，因著《金剛經》石注一部。愚注與衆不同，每節分注論講證四段，倣張居正《四書直解》例。先逐字破義，後以淺言直說，意在闡明佛旨。學者只須由此參悟，自得正果，而不錯矣。略曰：此經注解極多，大半隔靴撓癢，須要實悟眞參，纔得心明性朗。我今直說根源，不用狐思亂想，但能至誠受持，開卷瞭如指掌。書內文載讀法十條，闢妄十條，以及總旨、辨異，極簡極明。但此書每部計一百二十頁，予發願印送一萬部，奉送二年，已足如願。自愧力薄，不能又送。倘有善信，隨意買紙，予出印板聽刷，分文不取，共勸勝舉。凡求如願，功德不亞於河沙寶施也。

但願人人福壽長，此邵子語也。予於人情世事，無論大小雅俗，但有利益者，俱以淺言，刊書行世。正續共取初集、二三四集，亦可聽便，編定孝、弟、忠、信字號。但此書若能正續全得，庶可盡悉。善體略者，自必心賞神怡，福壽綿長矣。賜教者，可至揚州府西，升平街圈門內，便是小齋。

繆彤《金剛經會解跋》 大藏諸經，凡佛口所宣，無不甚深微妙。獨《金剛》一卷，指明虛妄，推極根源，爲衆生解粘釋縛之捷徑。故受持者衆，而其靈感亦最著。然世所流通，但多本文。諸家之注，未能全備。茲編所輯，特爲精要。三十年前，鐫於東城，顧氏澤菴印布，旋復滯閣。今幸版仍完好，歸於進思汪君。君發心印施，兼冀同志協贊流傳，使讀誦者一啓卷，而逮其

玄津，悟其微旨。即六度而該萬行，空四相而證菩提。本性中一段靈光，積劫不壞，堅利如金，庶無負我佛救世慈悲。而印施者之功德行願，亦與俱無窮矣。適胤文戴居士以一帙示我，爲欣喜讚歎，合十頂禮，而敬識之。康熙癸丑夏六月朔，念齋繆彤。

純陽子《金剛經注解序》 從古聖人之書，皆所以垂教也。而統智愚聖凡，胎卵濕化而胥度之者，莫如《金剛經》。是經也，以無念爲宗，以離相爲旨，以斷除貪妄爲功夫，以清淨涅槃爲究竟，誠昏衢之巨燭，苦海之慈航也。自西域傳入中華，上自王侯紳士，下迄牧竪樵夫，靡不家置一編，頂禮而供奉之。較四書、六經，倍加尊重。然雖明衣潔寘，淨體端容，敲碎木魚，而口之所誦，非心之所知；目之所暗，非意之所會。如入暗室，不見一物；如游蠻邦，莫辨何言。亦安能起大堅固，生大智慧，而臻無上菩提之岸哉！

門下士黃子正元闡總戎，號泰一，憫世人但誦經文，不曉經義，請直解於予。予瞿然曰：「此經爲我佛之傳燈，微妙秘密。予何人斯，敢以蠡測之見，妄語高深哉！」黃子請甚力，不獲辭，因節取昔賢之論，而增損之。謬參己見，而串合之。前載注語，既字詮而句釋；後列講旨，復縷晰而條分。或過遞下卷，不凌不躐，或回顧上意，不漏不遺。務使口吻順適，脉絡貫通。俾誦者對其文，曉其義，如親歷祇樹園中，見佛與須菩提，娓娓問答。向之在暗室者，處處開明。向之游蠻邦者，言言盡解，亦一大快事也。蓋佛書談空，儒書言實。解佛之書，以解儒書者解之，則理順詞通。後學之人，一見了然，易於遵循。若於經中之章節，問答起伏聯貫處，概置不講，而多引棒喝堂參之語，以作訓詁，如鏡中華，探之不得，如水中月，捉之不能。揆之我佛傳經之心，斷不如是。茲刻壽世，必有尋文究義，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黃子之功，將與佛土並永，豈特勝於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者哉！時大清乾隆元年律次夾鐘之月，純陽子沐手敬序。

通理《金剛般若經偈會本叙》 夫《金剛般若經》者，劈我法之巨斧，啓修證之要關也。其義深遠，其詞疏雜，非大智無以導其微，豈小慧可能構其緒！所以慈氏頌之，無著受之，世親承之。乃致教流印土，若金烏之焰赫扶桑；義闡神州，等玉兔之光浮雪嶺。義淨法師云：「無著菩薩，昔於睹史多天慈氏尊處，親受八十行頌。又云：『《能斷金剛》，西方乃有多釋。』考其始也，此頌最先。是《金剛般若經》之有頌，而頌之出於慈氏者，有明證矣。然義師既知此頌是慈氏所傳，其所譯頌本，乃云無著造者，蓋命字之誤耳。且所譯之頌，與菩提留支所譯者校之，猶輸一籌，故令注疏家，多取留支譯也。今撰新疏，亦用留本，但不同諸家隨意取舍，前後參差，務使經偈相對，勢如合璧，意旨互通，資並交藎，逐段銷釋。體皆如此，亦有無偈者，疏中各出其由，檢閱自知。第慮夫講者依疏並談，聽者執經無偈，遂令師啓雙戶，資獲半珠，得毋便於講而不便於聽乎？緣製會本，並疏流通，庶後講者聽者，各有所憑。宛如兩鏡相對，一燈中然，不唯齊照互容，且彼此酷肖焉。將付剞劂，略述此以示鄙意云爾。時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十一月望前三日，賢宗後學通理謹識。

王澤注《金剛經感應故事分類輯要序》 《金剛經》者，大乘正宗也。如來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是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不可思議。誦之者，可以照破諸相，洞見性源，直達涅槃彼岸；豈徒種種福報，感應不爽已哉！然明其道不計其功，在利根上智或能之；若中下之士，不見福報，信心不堅，何以使之樂誦不倦乎？此余既作句解，復有感應分類之輯也。第古今傳記，所載事迹鑿鑿可據者，不下數千餘條，盡錄則煩，恐人難記。茲擇其切要者五十條，分爲十八類，皆有感輒應，捷於影響，洵足轉化末信，啓人樂誦之心矣。顧其應亦有淺深大小之不同，如自延壽愈疾，生子登科，以及脫難還陽等事，率皆享世間福報，乃有漏之因，非出世者所重。惟歸西一節，則能了生死，脫輪迴，直登極樂之鄉，與諸佛菩薩，共會一處，此眞學道者之歸宿也。凡持誦，解說，書寫，刻施，原以求此而已。外此種種靈應，特緒餘耳。功有淺深，效有小大，願覽是編者，高處著眼。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歸一居士王澤注謹題。

性起《金剛經法眼注疏叙》 夫道本無名，法本無說。即斯《金剛般若尊經》者，乃諸佛之心印，法藏之本源。雖則華嚴主伴等經，華嚴爲主，餘經爲伴。其實皆不越乎金剛般若心印之法也。是以釋迦本師，於燃燈佛前，得授心印，頓入無生，以至圓極菩提，歸無所得。而又復示善現尊者，傳流法海。

若非我祖彌勒大士，當補法王之位，得佛心印者，豈能實傳八十行妙偈，解釋斯經者乎？是以彌勒之偈，授於無著，無著又授於世親。親因得斯妙

偈之旨，以分二十七段，疑文頓掃，十地等妙二覺，修證斷惑之見，方得露彰金剛心印之道。由是西域流傳，盡闡斯義。自後六朝諸師翻譯，唯羅什大師譯本，其文義方妙。然震旦諸師注釋，總未得其旨歸，而只有唐時圭峰大師，得斯精要。故述彌勒、無著、世親等諸偈論，以證經旨，爲之纂要。然斯纂疏，其旨也淵，其文也簡。故長水大師，乃圭峰之裔孫，循照《纂要》文義，分科細釋，爲之刊定記，文合成四卷。後之學者，又謂其記文繁義廣，難以一時便學，故諸師婆切，總要辭便義近，俱依三十二分之文，注釋本經；殊不知即將彌勒等語之要旨，漸皆昧矣。幸明初洪武年間，有宗泐大師，爲海內法將之首領，奉太祖帝詔命，閱大藏，博究諸宗，集彌勒等祖之要旨，所謂言簡義豐，語近旨遠，猶杲日麗天，理足圓備者。至矣！然此師注釋斷疑之文，雖則清而且徹，無非略其要旨，故辭文易讀，而妙旨淵淵，即淺識之者，難以探其幽闃。故余不揣固陋之見，乃利他切，分科釋義，欲令來學，視如指掌，倘有錯謬半句之義，即霑爐鑊之咎，亦無恨矣。今將注釋《金剛》九祖聖號，以冠其緒。令諸學者，知有來源，以發其端云序。

第一祖特授釋迦心印燃燈古佛

第二祖得授心印本師釋迦牟尼文佛

第三祖得佛心印宣傳妙偈彌勒尊佛

第四祖得授妙偈造十八住論無著大士

第五祖傳授妙偈分疑釋論世親大士

第六祖翻譯本經不謬佛意羅什大士

第七祖纂集論偈證經義旨圭峰大師

第八祖分科釋疏纂要義記長水大師

第九祖普攝諸祖要義注釋不謬宗泐大師

以上九祖聖號，凡諷誦講演者，必要拈香虔敬，冥祈護念，成就自行，得四辨智，其爲師者，方不謬佛意。祈高賢者一一奉行，故稽首云爾。

乾隆歲次乙未仲秋月日，傳臨濟宗三十七世，兼演慈賢二宗，武林後學沙門性起元峰氏謹識於西天丈室。

俞兆龍《金剛經法眼注疏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乃斷疑生信，絕相超宗之妙諦也。誠所謂言思道斷，心智路絕，本來具足之理，聖凡平等，無假旁參外求者，又何庸爲之詮注哉！但因根器不等，信解各別，故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不有梯航，何由跋涉？所以躋須彌之峻，探覺海之淵者，必籍循於經疏，始得聞思修證斷惑之階，以漸臻於不可思議之果德也。

今西天禪寺武林元公，師原名妙德，先習賢首宗乘，乃京都懷師之嗣。後謁金山天濤雲師，得授磬山心印。因避香林叔諱，故別稱曰元峰。幼而穎慧，師八歲雖依父習儒，敏慧達又，絕無染世之見。長而慈明，立四願之弘誓，究一經之苦心，師每日悔究宗泐《金剛斷疑》文，卷爲事。探討淵賾，辨論圓通。爰取諸家《金剛》注疏，參考互證，審詳法眼，一切無如宗泐大師所注之爲諦當也。於是膏晷相繼，不間寒暑，分科釋義，一部宗注，總以泐師《斷疑》文意之旨，而爲其證也。俾經眉目了然，宗旨不昧，無非欲令後進者常如視掌，得以有所究明，而同歸於金剛心印法也。有志高賢，於斯樂修者，因注疏而漸通經旨，因經旨而頓悟佛性，則速得斷障證眞，咸達最上一乘。庶幾不虛元師精持廣利，一片婆心也。是爲序。時在乾隆歲次乙未中秋日，謹識於淨意軒中，石城俞兆龍熏沐和南。

陶學椿《重刻金剛經跋》　《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特其中之一卷耳。而性宗密諦包括無餘，大要以無住生心爲歸者。蓋無住則空諸所有，生心則不落頑空。何以入門？因六如以無四相，得成於忍，如如不動，已登彼岸矣。二分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發處即是降處，亦即是住處，所謂當下便是，轉念即乖是也。注者不下六七百家，求其曉暢精核，迄無善本。吾友黃君妙嚴，酷躭竺典，究心淨土。宦游南越，垂十餘年，所歷多惠政。公餘猶訪緇素，參研所得。今年秋，余浪游庾嶺，寓妙嚴署齋，談次示余一編，得之淮陰程君秋泉，乃前明永樂朝命諸臣彙考輯訂，較諸本最精。敷坐莊誦，歎爲觀止。妙嚴慮舊板漫漶，無以廣其傳也。即付之剞劂，匝月工竣。經云：『修淨土人，能讀大乘經者，定應上品上生。』吾知般若種子，此於身中，妙嚴之超詣深矣。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九月既望之七日，杭人陶學椿拜書。

顧光《金剛經疏記科會序》　二乘菩薩學佛度生，初則人我之見未除，繼則我法之執尚在。故空生於般若會上，兩以如何應住，叩請如來。如來以金剛實智，重重指破，決斷羣疑，使知眞空本體不涉二邊，爲人道之初門，實成佛之究竟。宗門諸祖，曾以此經印心，與《楞伽》等。至於緇白之流，

讀誦此經，著有靈驗，不可勝記。蓋《摩訶般若》，爲諸經第一。而此《金剛般若》，又爲八部中第一。自無著菩薩之十八住，天親菩薩之二十七疑，依偈成解，無異親承佛旨。嗣是而後，青龍、大雲、智度之類，各有撰述。文詞灝瀚，有同淵海，其最顯者，有唐圭峰大師《疏論纂要》，依文衍義，統會諸家。又得長水大師刊定，重爲作記。至明雲棲沙門大瓚，輙復科會釐爲十卷，雖條件繁多，觀者望洋，而此經微言大義，要稱具在。夫儒者之學，有《十三經注疏》，雖後人崇尚宋儒，而鄭孔之言，歷久不廢。今此之經，或者類是。歷年未久，經版殘缺。有密雲師，教中龍象，嘗欲募刻此經，懷願未果。今了修師廣植善緣，繼續前志，請於居士孫君效曾、朱君玉擎等，徵材集工，不日而成。竣事刻成，問序於余。余惟毗耶杜口，摩竭掩室，不二之門，不在語言文字。然末法既遠，義學尤珍，經之存亡，教將焉繫。況諸君由此一經，了悟自心，斷疑生信，直使般若現前，是爲諸佛種子，如所教住者，豈直爲前三大師功臣而已。是經凡七譯，此則專依秦譯，科會之文，各有義門，惟觀者能自領之。訶泉居士顧光，大清乾隆四十七年巧月吉日。

孫效曾《金剛經疏記科會序》 佛藏奧衍閎博，至汗牛充棟，靡可殫究，奚非三乘之妙諦，五蘊之覺緣矣。《金剛經》者，廣敷般若，顯示波羅。自姚秦譯後，而唐有圭峰之疏，宋有長水之記，逮明僧大瓚，彙爲科會，於是辭義宛然。喻陳惟遠顧，以無多流布，未廣津梁，衆善人等，每以不及遍睹爲恨。友人吉川朱君，爰出所獲雲棲舊本，發願重刊，普施大衆，暢佛慧之宏略，開發請之教源。俾苾蒭中睹指知歸，有同棒喝。由是超悟禪旨，洞明心鏡，微妙不可思議，功德亦不可思議。丞於經首，叙而辨之，以證世之受持是經者。乾隆壬寅浴佛日，滄浪居士孫效曾。

孫念劬《金剛經彙纂序》 《金剛》一經，括盡諸經奧義，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經已明言之矣。其大旨總在破除我執，以無住爲本體，以降伏爲入門。如法受持，能使人在欲忘欲，居塵出塵。不使我爲境用，而使境爲我用，誠煩暑中一服清涼散也。並非一味談空，具有實用。乃有善信之人，但知讀誦此經，懵然不解其義，亦有學者究心經注，或屬言煩，或苦義略，是非可否，靡所適從。即或粗知經義，不究精微，止求持誦以釋愆，無有信心而修證，則於如來至妙之心法，遂無由夢見，而佛教亦緣此似明實晦。不深可歎哉！

念劬根鈍習深，苦纏蔽集，晚節末路，履蹈惟艱，嘗發憤於是經，不知而求其知，不解而求其解，以自祛其煩惑。爰取諸家注說，爲之剪訛削膚，提綱挈維。節要以存義，參互以明體。反覆以示蘊，專錄以啓奧，兩存以質疑，以爲是說也，殆庶幾近之。凡三閱寒暑而成，名曰《彙纂》，雖用力之勤，艱苦不辭，而謂於是經之大旨，已無不詳無不含，所不敢知也。賴藉衆力，鐫梓以公善信。上根之人，頓以明心。次根之人，漸以窮理。世之軋軋焉，惟利欲是溺，迷失本來，墮煩惱障而不知悟者，盍向清冷中覓一波羅蜜乎？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三月望日，潔齋孫念劬謹識。

又《重刻金剛經彙纂序》 三藏教文，無非證明心體，爲成佛階梯。惟《金剛》直指無住本心，以顯般若之眞智妙用。不舍一法，不存一法。是中出生諸佛，慧命不斷。在最上利根，隨機渙釋，直下承當，固得金剛正眼。即在下根，苟知信受奉行，亦能破欲離塵，遣諸煩惱，度苦濟厄，靈應超然。然此經解說紛如，未易窺其崖略。諸解或博而寡要，或簡而多遺，或字析而章末聯，或章聯而義猶隱。若欲專從一家，則談理深奧者，有妨於初學。立辭顯暢者，恐棄於高明。或詳事相而簡精微，或指本源而脫章句，各有所長，難於並美。

念劬不揣冒昧，於昔年會集諸家，纂成一帙。然局於見聞，搜輯未廣，意義之膚淺，闡發之未透，殊有所不自知。因遠方同志，索者甚衆。甲寅春仲，倉猝付梓，讎校未細，字訛句脫，不可勝指，故印二百部即行停止。觀察章公，樂善心切，竟將此訛本刊刻，印送已多。念劬自誤誤人，孽非淺鮮。佛之靈，數年內連得佳本，披覽之下，悔悟交迫。因廣爲搜輯，易稿再鐫。凡原刻之引義膚淺，闡發未透處，一一有以補其不逮。剪訛削膚，庶幾精實詳盡，顯豁貫穿，挈領提綱，本末洞徹，至此而稿已七易矣。欲救前刻之失，鐫刻反不容緩。於丁巳仲春告竣，以公同志，較原刻已十增其四。

蓋此經義蘊甚深，非詳不達。學者當具細靜心，反覆推勘，求明自性，則演說靈文，愚迷立破，聖階可接。若存虛妄心，入文字障，或存粗率心，入邀福障，是反將金剛種智鏟斷矣。雖誦讀萬卷，豈能窺見佛法耶？經即佛也，佛即心也。無住心者，常住眞心也。常住眞心者，不生滅心也。不生滅心者，金剛心也。得金剛心之謂應住心，得應住心之謂降伏其心。云何應住？得無所得也，住無所住也。無住何嘗有？生其心何嘗無？讀者以心學佛，

明以口學佛。於泡影見無住，不於無住見斷；於金剛見常住，不於常住見常。斷常雙遣，人法兩空，豈不到彼岸，與諸佛同登安樂哉！嘉慶元年歲次丙辰臘月望日，述甫孫念劬謹識

陳玉篇《金剛經闡說自序》 余觀注此經者，類皆高談元妙，騁其辭鋒，不顧經文之上下前後，往往自相矛盾，甚至求深愈晦，欲望其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鮮矣。余當此困心橫慮時，竊假得數部紬繹之，擇其說之顯而明者錄之，於經之段落意旨所在，竊不揣其固陋，而參以鄙見，總以經中橫說豎說，丁甯反覆，無非以明心見性爲不二門要著。不事藻詞，人人可以解說，庶有少益乎？

或云：『佛欲以明心見性示人，則直說法就是了，何以經中隨說隨掃，似又欲人向元微尋去矣』余曰：『不不。此乃見佛之慈悲處。何以故？人之心性本明，因溺於四相六塵，以失其本來之明，佛不得已假之言說。若人能復其本來之明，則一切言說譬喻已屬添設。若不掃去，是顯然以佛法自居，佛所不願也。蓋欲人即說處思，復即掃處思，恍然悟本來之自性，佛乃不得已而說也，此正如來護念付囑之深意耳。嘉慶二十一年秋七月上浣，古閩白雲山人存吾氏手題於姑蘇會垣之淨信堂。

佛降《金剛經注解序》 夫斯經者，乃大雄氏之準繩。若孔聖之《大易》，老子之《道清》。斯三者，竊陰陽之造化，奪宇宙之精華，誠雨粟夜哭之再發明也。故其後略撅門牆者，無不以奉此三者爲尺璧寸珠之奇珍焉。然而履其國，歷其階，雖千萬人，無一往矣。其孔老之教，一以理數匡時，爲萬世之木鐸；一以修眞度衆，作九轉之金鍼。惟佛氏之書，皆以莊嚴借喻，空寂傳宗。自有爲而徹無爲，因四相而參滅相。其意奧，其旨玄，欲求洞其一班者鮮矣。雖有昭明之縷分，純陽之箋釋，自六朝以至今日，紛紛解晰，不已千百餘家，各了大乘之奧妙，其不能特贈與人也。不過按圖索驥，究其省識，則廬山面目失其本眞矣。但其不可思議之碩果，定不以異語謊後學人也。努志者貴堅修持誦，何必以窮章徹句，摘底搜源，作禪門之苦惱乎！奚不悟如如不動，一旦慧覺而不知焉？故非法非非法，即可以識西來意之本源者也。時道光辛丑年仲春月，定光佛降筆於西江芝陽同善堂。

俞樾《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序》 自五祖始勸僧俗誦《金剛經》，謂但誦此經可以見性成佛，而《金剛經》遂爲世之所重。余嘗三復是經，竊謂經之大旨，在佛告須菩提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住者住此心，降伏者降伏此心，皆即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有二心也。住則實矣，降伏則虛矣。即住即降伏，是以無實無虛。此《金剛經》之大旨也。以儒理譬之，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忽施於人』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所謂應如是降伏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所謂應如是降伏也。不住固無，所謂降伏而不降伏，又焉能住經中？『即非，是名』句凡數見，即非者降伏之謂，是名者住之謂。而世俗解是經者，則謂安住其眞心，降伏其妄心，分而二之，於全經之義俱失。乃明洪武間，僧宗泐奉詔注經，亦如此說，然則經義之晦久矣。

是經推論即住即降伏之旨，至於無法可得，無法可說，眞無上甚深之妙義也。而佛弟子懼其流傳中土，使人輕蔑佛法，遂於其中，妄有增益。輒謂受持讀誦此經，有無量無邊福德。雖亦護法之苦心，然使經文隔絕，意義不明，則亦不得爲無罪。如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爲下文須陀洹諸文發端。自須陀洹以至如來，即所謂一切賢聖也。而中間忽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義隔絕矣。此後人附益之證一也。又如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此是譬喻之詞。下文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乃正意也。而中間又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義隔絕矣。此後人附益之證二也。至如佛說經已，申以贊歎之言。如《楞嚴經》末云：『若有衆生，能誦此經，能持此咒，直成菩提，無復魔業』固亦體例所有。乃此經則處處及之，經文末半，佛旨未宣，須菩提輒問衆生信不，世尊輒侈陳是經福德，抑何急遽乃爾！此後人附益之證三也。經文既訖，自表經名，如《巨力長者經》末云：『阿難白佛言，此經當以何名？我等云何受持？佛告阿難：此經名曰《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是亦體例所有。乃此經則於所謂第十三分中而即出之，末說經文，先說經名。須菩提之問，世尊之答，皆失叙矣。此後人附益之證四也。又屢屢言及四句偈，不知何指，或以爲若『以色見我』四句，或以爲『一切有爲法』四句，然其文皆在後。是佛說四句偈時，未有此四句偈也。須菩提能不問此四句云何乎？嘗讀《楞伽經》，知所謂四句偈者，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

非無、常無常、與《金剛經》之旨頗合、而實非《金剛經》所有之文。疑佛平時常以此四句、與《金剛經》並授諸弟子、後人遂牽連而及之。此後人附益之證、五也。有是五證、知《金剛經》實有後人附益之語、以莠亂苗、厥旨愈晦、又是經本不分章、今釐爲三十二分、云是梁昭明太子所定、未知然。不以意分、並妄設名目、實非善本、未足信從。

余以章句陋儒、桑榆暮景、窮而學佛。於西來大義、固無所聞。而於此經、竊有獨得之見、不揣固陋、爲之注釋、分爲上下二篇。上篇七節、下篇十一節、共十有八節。其附益之語、相沿既久、且亦自西土傳來、未敢芟薙、輒下一格書之。學者欲誦習全文、全文具在。若欲推尋旨趣、則刊落繁蕪、眞經自見。雖似前後複沓、實則脉絡分明。五祖所謂但誦此經、可以見性成佛者、亦可得其大概矣。光緒九年十月、曲園居士俞樾書於吳江舟中。

洪壽椿《捐刊金剛經闡說序》 蓋聞佛道宏深、以慈悲而利物；神功廣大、以智慧而覺人。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終。觀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蓋可見矣。是經也、論不空之空、證無相之相。闡明虛妄、即六如而可知；推測根源、於四相而可悟。誠諸佛傳燈之奧旨、大乘闡道之統宗、而羣生明心見性之心法也。雖然法由心得、非經無以寓夫法；經因人明、非言無以著夫經；世以經傳、非梓無以公夫世。考自唐宋以至元明、釋是經、鋟是經者、分門別戶、汗牛充棟。而求其剖眞言之至當、衷秘旨之弗違、唯白雲山人之《金剛經闡說》、爲甚詳矣。

夫白雲山人者、古閩鄉進士存吾陳先生也。先生諱玉篇、公身膺花縣、治試弦歌、職歷黃堂、春分桃李。公餘之暇、仰慕眞如、闡說此經、通明法相、使讀之者、如仰寶鏡於中天；誦之者、若得明珠於滄海。惜乎！因心種果、梨棗未登。幸也！以福爲田、子孫永守。無奈一字一編、必藉檀那之力；寸楮寸版、無非長者之金。於是冀樂善之有同心、望樂施而無吝色。或慨捐白鏹、固屬落落大方；或勉助青蚨、亦願多多益善。伏祈共鑒葵心、少伸蓮舌；俾夫鏤成卷軸、用廣如來之慈悲；刷送流傳、大啓衆生之智慧。是爲序。同治六年歲次丁卯梅夏、臺陽洪壽椿敬撰於海東尋樂山房之西軒。

又《復題金剛經闡說後序》 陳子滋甫、予至契友也。常語予曰：「昔先祖存吾公、知常州府事、公餘之暇、著作甚富、必有可觀。惜與先生、南北睽違、不能共閱手澤爲憾。」予曰：「令先祖之著作也、袖歸自八千里外、珍藏至五十年餘。其間有關名教、可傳後人者、自當亟付剞劂、以公於世、方不失爲繼述之盛事、奚止爲觀閱鑒賞計哉！」洛甫應之曰：「唯唯。」迨至同治壬戌、彩屬擾亂、洛甫家被困。閱兩三月、一旦圍解、轉危爲安。人言伊家有巨人手、自室中出、大如車輪、羣懼而散。後洛甫遍覽室中、並無他物、惟架上有祖遺一書箱耳。啓閱皆在署手稿、散帙飄遙、纂成者惟《金剛經闡說》一編。方悟此手、其印金剛手歟？是編亦洛甫平日所虔誦也、不期已被蠹魚竊去數十字矣。於是滋甫感予前言、謄寫就質於予、屬予補之。予曰：「前言戲之耳。今竟有是事耶！但是事固吾輩所不語、故予不敢叙之於前。而特書之於後者、乃不自揣固陋也。」今熟讀其文、細玩其說、竊取其意以補之、方知存吾先生之用心苦而遺澤長。故其闡是經也、不過緣經以聞義、因義以著說、而旨意了徹、人易覺悟、大有儒宗之風、其不同於高談元妙也、明矣！予故樂倡而共襄之、庶不負闡說之婆心、亦足徵善人之有後也。故謂之功德不可思議也可、即謂之果報不可思議也、亦無不可。同治丁卯夏月、臺陽洪壽椿載撰。

張允顗《金剛經彙纂跋一》 乙未春間、余有高郵之行、於王丈賓谷處、獲睹《金剛經彙纂》一書、是書爲潔齋居士孫公所纂輯。原書封面有小引、載是書初刻一本、校勘未精、字句訛脫、且闡發未透、辭義膚淺。後連得佳本、萃諸家注說、廣爲搜輯、翦訛削膚、採集精論、以補原刻之不逮、三年乃定。於嘉慶元年、易稿再鐫。務使佛菩提問答遮表之旨、精實詳盡、顯豁貫穿、揭領提綱、本末洞澈。讀者果能潛心玩索、即文字爲觀照、實相般若、自爾刻刻現前。居士苦心孤詣、成此一書、洵足收般若之全綱、開金剛之智眼矣。原板藏常州府城東門新坊橋西孫宅、兵燹以後、板已漫漶闕失。余深慮其日久失傳、亟願流通、俾延慧命、因索歸重付梓人。嗣因患病幾危、繼又丁先慈之憂。校勘之工、屢有作輟。至丙申長夏、始克竣事。爰述重刻是書緣起附於簡末云。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六月、生蓮居士眞州張淨觀謹跋。

又《金剛經彙纂跋二》 《彙纂》一書、系顗捐資重鐫、藏板揚州馬市口東藏經院、此院先廢於兵。同治紀元、錢塘許公陰亭、重爲修葺。許公所刊

經論甚多，均貯板於院樓。住院觀如大師，專精淨土，禪律兼深，尤以流通經典，及因果感應等書，爲末法人天眼目。余刻是經，深知利益，且有校勘之勞，刊成，先印百部，託爲流通。院中經典善書，向不取板價，來印者紙工自備。每次開刷，至多數十部爲率。印擦太多，板易漫滅，識者諒之。光緒內申季夏，淨觀居士張允顒記。

謝承謨《金剛經易解序》《金剛經》者，乃諸佛之心源，衆生之慧命也。故其指陳心法，簡要詳明，掃盡浮詞，獨標正覺。蓋自佛法西來，從上單傳之旨，莫不以此爲入道之梯航，誠法寶也。迨臨濟諸公出，而創禪機，施棒喝，不立語言，直指見性。一切經典，直欲束之高閣。雖若別開生面，實由參學之流，不務觀心，徒事向外馳求，致蹈說食數寶之譏。故令暫息外緣，使之暫斷葛藤，眞常獨露，特救一時之弊耳。是則非經之過，而不善誦習者之過也。故在唐時，此經注解已有八百餘家，誠以此經爲入道之梯航，而研心之先務也。顧諸注或出或沒，或存或亡，不復並見於世。今所存者，尚數十家，如天親菩薩，及諸大德論注，或禪或教，闡揚佛旨，無不曲盡精微，各臻其妙；但其詞意幽深，殊非初機所易曉。今此經遍海內，幾於家誦戶習，然欲求其暢明宗旨，由之入道者，卒不多覯。豈非以甚深般若研窮不易，而又乏導引之具歟？近世惟石天基先生注解此經，最爲詳盡；但覺迂拘，未易使人頓悟。

僕於此經，夙耽誦習，暇輒搜求旨趣，又得益友切磋，故雖資性庸愚，亦似微有所得。爰不揣固陋，注成全部，顏之曰《易解》。於中頗復引申圓義，或者謂此經屬頓教所攝，今乃附麗於圓宗，不與古判相剌謬乎？然《法華》稱三獸渡河，三車出宅，法無二致，殊異在人。讀是經者，苟能默契旁通，則出頓入圓，非爲分外。凡所注詞，除訓詁故實外，悉皆自抒管見，概不拾人牙慧，標竊貪功。一切經論亦不敢繁稱博引，使人易生煩厭，而窒靈機。有志探元者，或可藉以當老馬之助焉。特是聞見寡陋，矢口談經，不免妄言之咎，倘有高明辱而教之，則幸甚。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之望，毗陵居士謝承謨貫三氏序。

劉紹南《金剛經易解序》余於內典，素未宣究，初不知其道爲何如也？迨槖筆從軍，與貫三謝子，共事一方，晨夕清談，多所啓發，稔爲出塵之士，而非世俗常談也。相從既久，乃知三教大道，靡不精研貫徹，而於釋氏經論，尤深造焉。始恍然其含光隱耀，淡然寡營者，良有以也。每謂：人生數十年，殫精神，竭智慮，以博身家溫飽，虛生浪死，悲苦相尋，於此而不思出離，殊爲可惜。況我輩重以劫外餘生，滄桑振觸者哉！余聞之而不禁怦然心動也。因取《石注金剛經》一部，敎余誦習研求，自然獲益。乃初閱時，茫然不解，雖經質問，亦未了了。迨行持既久，昔所不解者，今則解之；昔所能解者，今則更進一層矣。久久參尋，愈索愈奇，心地日進乎精明，方知此經之妙，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大哉佛慈！於大千世界中，一切含靈蠢動，無不普度，必至普度衆生而後已。誠哉是言！洵非虛語。第經中又謂，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卽有我人衆生壽者。蓋言人當見性自度，佛所說經，不過爲人解粘去縛，並無實法與人；故云我所說法，如筏喻者。今則去佛漸遠，知識難逢，倘不藉經中文字，以自參究，亦何由自度哉！余故讀經，至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知四相不除，終難進益。吾人妄念紛紜，必須掃盡萬緣，如斷一握亂絲，一斷俱斷，與道方有相應分。又經中應無所住，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等語，大有深意，須細加玩味，方見洗心要法。但行之既久，自然天眞發現，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非個中人不知。

第經旨甚深，非藉指示，猝難領解。今謝子以慧心慧性十餘年，精參默契，造詣功深，一旦發擔荷心，卽用點睛之手，注成《金剛經易解》一部。言雖淺近，而於圓通妙諦，指陳簡要，眞足開人悟入之機。而使後之學者，共得津梁，同登覺路，實古今來一大快事。普願見聞同修同證，他日靈山會上，共結善緣，庶不負一片婆心爲先導耳。余久借他山，深資麗澤，茲因經注梓成，故略敘其緣起，布告同人，以共慶云。光緒己丑莫春月上浣，眞州圓覺居士劉紹南敬序。

唐養愚《金剛經易解序》萬靈蠢蠢，率皆以無上道，作文字解。吾佛惺惺，卽以文字，發明心地，說三藏十二部經。大包法界，細入微塵，謂太虛在人心中，只如一塵一毫毛裡，有無量佛世界。佛之大慈，於大千世界中，無一物不度，必至度盡衆生而後已。大哉法王！不圖復有此五千四百卷，不可思議之無量法寶也。經來東土，已數千年，至今盛行於世者，無如《金剛經》，誠以此經言簡義精，乃反約之道也。愚常於參究之下，拜讀是經，不啻完璞渾璞，細若剝蕉。蓋以人欲盡淨，而天理流行，剝盡蕉心，方覺妙手空

空，乃洗心之一大法也。《金剛經》又稱《功德經》，夫人自無始以來，重重冤親罪福，宛如春蠶作繭，自纏自縛，永無脫離。此經若於蠶以抽絲，忽然頓斷，與人解粘去縛，現出自性天眞，便是超凡入聖，一大轉機，而冤親亦解釋平等矣。愚於童時，讀此經，至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恍然有會。嗣讀古德注解，有訓如是卽道者，有謂指下文言者，二俱無過。第禪宗以道在心解，不在於語言文字。我佛說法四十九年，不曾道著一字，却字字皆開示悟入之機。在善會者，於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哭不得，笑不得，方是善讀經者。但此可與知者道，未可以概語人也。

同參謝子，於此道得印心焉。博綜羣經十餘載，自信見道親切，且當仁不讓，於是發擔荷心，卽以掛壁之口，摩空之手，注成《金剛經易解》一部見示。第見其語語妙諦，字字眞詮，開人悟入之機，如穿成一串摩尼，實有點睛破壁之妙。又如無縫天衣，圓轉無痕，眞古今一大快事，而不愧爲易解者矣。苟得此而讀之，未悟者，可由之而見道。卽已悟者，亦可藉此以證明，默識心通，人牛不見，將見四相俱遣，不啻衣珠在手。卽紹佛鎡基，道統有在，自當慶快平生，卓絕今古矣。世有識者，必不以愚言爲河漢也。是爲序。光緒己丑莫春，珠浦南宗後裔來雲子唐養愚撰

徐發《金剛經郢說自序》 原夫理根於性，性必有所受之途；形區於命，命必有收造之府。眞一之雌，握筌藏領，良彌邃矣。是以聖靈言道，緲追聲臭之無；覺德開宗，捫絕色空之寂。自有入無，自無而入無無，猶之萬象生於太極，太極生於無極。本末精粗，理迹相並。循模歸化，候亦隨之，在昔先民闡之鑿矣。顧人無而不能出有，非脫穎之如也。無極而不能立極，非凝獨之用也。故體無者，又貴徹於無非無。而宗極者，又環通乎物物極。物物極則一中非中，而隨時皆中。已發之和，卽未發之中，體用一貫矣。無非無則執空非空，而色相歸空，不生之相，卽不滅之空，根塵無二矣。大道所由同源而淵修亦遵共轍也。慨自淳風既邈，埈氣彌氛。建標之立，替眞於岸分；逐影之馳，矜得於樊籬。梟智之儒，入室而摻戈；流遁之夫，抱璞而衒玉。緣使眞言滯於競辯，宗諦雜於奇袤。是否貿亂，名實乖僭。贗璞盈前，精華愈竭。不惟姬孔失其傳，而迦文亦罕其嫡。

嗚呼！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命之益多，疇能定乎？蓋心無垢淨，猶水無清濁。珠沉之則清，象入之則濁。清濁雖同一水，而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則所以澄之擾之者，卽心也，非心也，非心也卽心也。此《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以勤勤懇懇於降心無住，而爲萬法之宗也。第守法而不明無法，則本覺未圓，覺由識昧。故又歸宅乎舍法，然舍法而不先修行，則因地不立，果亦難成。故又發藥於斷滅。夫斷滅者，執空以爲空，見空而不見法，空卽累法。不斷滅者，隨所見而皆空，以空治見，見卽圓空。所以善舍得舍，舍爲登岸之津梁。而托舍求舍，舍卽沉淪之墜石。善空成見，見卽明鏡之磨。而滅見爲空，空猶暗室之求照。故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燈翳。蓋自有爲以歸空，而非滅爲以貌空。至人靈響雙理，環結雲章，昺鬱，較若列眉，無如世之說者，但曰：無爲已耳，空相已耳。於是眞心向學而失之者，以寂滅爲空，以了獨爲無爲。名心向學而失之者，以不滅爲空，以任放爲無爲。至於江湖日下，而刑名貨利，結權甚傲，禽業獸毒，溷聚饕淫，無不可自標以菩薩之目矣。

嗟夫！佛之所以度人者，度人於出生死之門也。降心以淨其塵，無住以精其進，布施以濟其功，空相以究其竟，四者不可邊舉。若能淨能進，而不思究竟，半途之廢也。直取究竟，而不必精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喜施喜度，而不自了義，下品之檀也。能自了義，而不能利他覺他，非無上菩提也。梅子熟有時，風靜水自定。救此弊者，莫若專明解行，解行深到，究竟自圓。

予生也鈍，不能有知，然末法之懼，豈無憬乎！偶因持誦眞經，率爾遂多筌蹄，既不能超所見於語言文字之外，抑且贅其喙於章句演說之間。蓋絕理而譚宗，則吾豈敢；若因文以顯義，或有取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芻蕘之言，聖人所擇。則勺海一掬之勤，鋪地一毛之効，或亦覺皇所在宥哉。第較諸舊疏，杜撰實多。知我罪我，當必相半。故不敢倚重於名題，並不敢借光於碩譽，良懼蒹葭冠玉，涉累鴻宗，聊自述其所見如此，以俟十方慧眼論定云。南湖圃人徐發。

未詳作者《金剛經注正譌序》 夫般若眞空，金剛妙義，使人悟自本性，達自本心。頓脫萬擾根塵，能虛一切身相。始爲詮注，咸從自心流出，圓明淨妙，渾如皎日，照耀多千佛土，淵悉無遺。然《金剛》一經，有五譯之異，獨秦鳩摩羅什創譯，廣大流通，盛行於世。

吾鄉仲子士石，幼攻鄒魯衆聖典墳，晚訊竺乾諸經奧旨。每嘗讀誦

《金剛般若經》，竟忘歲月。智慧從生，於夢幻泡影，審其虛妄不眞；於人我衆壽，了其根元無相。彙纂諸注，刪繁簡要，解義正譌，似懸金鏡於當臺，研嬋悉露，如納衆流於巨海。洋溢清澄，無論若緇與素，按覽咸明無上菩提矣。間得王際明廣文久耽禪學，校正參詳，裒諸善信，剞劂流行。倘遇再來大鑒，聞誦因無所住，忽悟本來，庶幾功用不淺。貴當領取言外，知歸自然，虛空消殞，求文字相了不可得，眞人不可思義。願讀者信受斯語，方有得焉。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

著　録

李豫《大唐新翻護國仁王般若經序》 皇矣至覺，予於元元。截有海，以般若之舟；剪稠林，以智慧之劍。綿絡六合，羅罩十方，弘宣也深，志應也大。自權輿天竺，泳沫漢庭，行無緣之慈，納常樂之域。信其博施，傾芥城而踰遠；仰夫湛寂，超言象之又玄。五始不究其初，一得罔根其本，以彼取此，何其遼哉！

朕忝嗣鴻休，丕承大寶，軫推溝以夕惕，方徹枕而假寐。夫其鎮乾坤，遏寇虐，和風雨，著星辰，與物無爲，乂人艱止，不有般若，其能已乎？朕嘗澡身定泉，宅心道秘，緬尋龍宮之藏，稽合鷲峰之旨，懿夫護國實在茲經。竊景行於波斯，庶闡揚於調御，至若高張五忍，足明側隱之深；永祛衆難，寔惟化清之本。名假法假，心空色空，推之於無，則境智都寂，引之於有，乃津梁不窮。思與黎蒸共臻實相，而緹紬貝葉文字參差，東夏西天言音訛謬，致使古今翻譯，清濁不同，前后參詳，輕重匪一。其猶大輅，終繼事而增華；譬彼堅冰，始積水而非厲。先之所譯，語質未融，披讀之流，臨文三覆，凡諸釋氏，良用慨然。

先聖翹誠玉毫，澹慮眞境，發揮滿教，搜綴缺文。詔大德三藏沙門不空，推校詳譯未周部卷。三藏學究二諦，教傳三密，義了宗極，伊咸字圓，褰裳西指，汎歪南海，影與形對，勤將歲深。妙印度之聲明，洞中華之韵曲。甘露沃朕，香風襲予。既而梵夾遠齎，洪鐘待扣，仁延吹萬之籟，率訓開三之典。朕哀纏欒棘，悲感霜露，捧戴遺詔，不敢怠遑。延振錫之羣英，終爲山之九仞。開府朝恩許國以身，歸佛以命，弼我眞教，申夫妙門，爰令集京城義學大德良賁等，翰林學士常衮等，於大明宮南桃園，詳譯《護國般若》畢，並更寫定《密嚴》等經。握槧含毫，研精賾邃，曩者訛略，刊定較然，昔之沈隱，鈎索煥矣。足可懸諸日月，大燭昏衢，潤之雲雨，橫流動植。伏願上資仙駕，飛慧雲於四天；迴出塵勞，躡金蓮於十地。朕理昧幽關，文慚麗則，見推序述，惋撫空懷，聊紀之於首篇，庶克開於厥後，將發皇永永，可推而行之。時旃蒙歲木槿榮月也。

淨源《注仁王護國般若經序》 夫儒典之述誠明，猶釋教之談寂照焉。彼以聖人自誠而明，類妙覺卽寂而照矣；賢者自明而誠，比等覺卽照而寂歟。斯皆爲教不同，而同歸乎善者也。矧茲聖誥雖控御三乘，而優遊中道。是故仁王勤請，祛七難以安民；至聖垂慈，敷百座而護國。恢五忍則祚昇覺帝，其唯寂照乎；歷十地則位登聖王，其唯誠明乎！昔人不究儒釋垂範，大同而小異，多以三學之文治乎心，謂之域外教矣；六經之訓治乎身，謂之域內教矣。由是寂照誠明之緼，前代未融耳。唯大廣智不空三藏，學究二諦，教傳三密，通月邦之寂照，洞中華之誠明，推校詳譯，獨得其奧。故有唐睿文孝武皇帝，御製經序，載之詳矣。若夫依經辨理，文富義豐，則良賁法師解之於前；根道抵慧，辭簡旨要，則體元大士注之於後。然則廣疏盛行於三京，而其略注沉隱於二浙。淨源雖無似，行思坐誦，摭兩疏之舊章；苦志勞身，解三藏之新譯。庶乎揚十力之妙訓，報萬乘之鴻恩。夫然則由誠明而護國，豈唯樂熙寧於兆民，抑亦資忠孝於百辟者矣。

晁説之《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谿，荆谿後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法融傳理應，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維此教是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

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卽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仁王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其文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爲本，義勢似《觀心論疏》，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

恂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食貧而力不足，無以爲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歎曰：「其來晚，學而艱如此，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視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瘞彩，猶若海外之遠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邪？吾前日之志非也。」遇嵩山晁說之曰：「盍不爲我序而流通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磨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爲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橐達磨之旨。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顧予老不及見之爲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序。

善月《仁王護國般若經疏神寶記序》

易於通經，難於作記，欺佛也；易於作記，難於通經，欺祖也。愚於佛祖之道不敢欺，而或有述焉，亦各適其緣爾。先是經疏始播於日本，卒授於海舶，其教法之隆污，往來之艱險如此。晁文元公之後景迂先生之序詳矣。方今聖君賢相主盟宗教之秋，顧此經法寶爲國寶，而獨得未記述，爲教門缺典。一日昭慶講者行彬，抱負是書，謁余於靈山，賓次作而曰：「願得一記發揮。」余謝不敏，不得已，挾以東歸，暇日馨爐啓卷，三復其旨，顧謂或者曰：「難矣乎，非所敢知也。」抑又年運衰矣，學荒志索，於此豈能及哉！」或者勉之曰：「此亦宗教一盛事，使見義不爲，惡得爲勇乎？」余曰：「諾，姑試圖之，未敢以爲善也。」稿成，目之曰《神寶記》。云惟通人有以訂之，庶爲他日奉行之張本耳。紹定庚寅中元日，善月序。

石萬程《仁王護國經科疏跋》

《仁王護國經》，從諸王請也。諸王睹佛光明，照徹三界，想斯殊勝，嘿動護國良因，求聞世諦妙義。我佛預知，不與言護國，先徵護果，次徵護因；二護既明，始乃護國。究竟護國無法，護果因卽法，於世諦中，顯第一諦，於第一諦收世諦。噫嘻！如來之忠於國大也。果之護，在眞空法空，聖見無見；因之護，在一切伏忍，行盡本源。此於國何與？而佛殷殷言之。微哉！神哉！妙法不可思議，功德不可思議，爲國土法藥，卽爲護國大用。受持者，如城塹牆壁，刀劍鋒盾，豈不信然。

愚庵法師精通宗教，說法多年，至老始解集此經，發願亦從護國起。予得而讀之，始自神祖戊午夏，虜驚初聞，失陷撫順。念無可報國恩者，誓弘此典，以志微忱。屬以嗣法參差，未卽如願。値今上正位之二年，虜薄都城，一如世廟時事。賴聖明神武，指頃蕩平，四維燕若。師先從莊庵，嚴翳榛中，遠避腥穢，憶昔心願，祈禱佛神冥佑。法孫海潤字雲外者，率徒寂妙等，夜護回寺。且値虜宵遁，交錯同途，喜免辱命。於是淨几焚香，再詳昔稿，筆底滚滚涌泉，亦從忍定來也。解成，欲爲流通，予曰：「新聖人登極，轉大法輪，三教會歸，玉帛來集，磐石之安，與天齊量，奚用此經護爲？」師曰：「山僧荷國厚恩，涓埃莫報。此經護國，原佛意也，貴亦猶行佛之意也。敢云仰答高深，實惟踐斯本願。」予曰：「若是，可以行矣。」因序注經始末如此。

師少有夙悟，遍禮名山，信口禪機，尊宿吐舌。及長來京，漸藏鋒穎，結小棚爲茶庵，法教日盛，愚智咸欽。感動先朝，寸土變爲大地，塵沙化爲金刹。登講席者，四十餘載，垂老不倦，平等接人，開示無數。噫嘻！師願弘矣。注經先有《楞伽》、《唯識》、《佛醫》，佛事有《藥師科》、《圓覺燈》，《仁王經》，其最後近耄年矣。師別有功行紀甚詳，茲姑述岸略。予以輯瑞，苦足病，偃息寺中，得入師室，頗聞玄緒。今黯然乞歸，慚負聖恩，酬報何日，有愧於愚法師多矣。謹跋。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二月朔日，楚中湘二非居士石萬程齋沐拜書。

元賢《合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廣說諸疏，皆已廣行震旦，獨《仁王》一疏流落海外，凡數百載。至宋藉賈客之力，始還本土，亦弗克大行於世，僅秘之龍藏而已。近因國運式微，灾變迭至，本炤上人深抱杞人之憂，乃鏤《仁王經》板印行，普勸持誦。繼而爲霖上人又謂經義幽遠，非疏莫通，乃取天台舊疏合之。夫此疏傳自陳隋，已千有餘載，而若存若亡，不能大顯於世，雖老師宿學鮮有得一見之者。今二子乃能舉行於四海鼎沸，蒼生塗炭之秋，是知此疏與末劫衆生有大因緣，故龍天借其力以流通之歟？但願人人因疏而通經，因經而達理，則般若神力靡所不破，亦靡所不

護。而佛果菩薩且賴之成立，況國土乎，況生靈乎！或者謂治亂循環，天之所命，閉門誦經，前人敗德，今又何取於此？余謂治亂固繇天命，天命實本人心，故人心者，治亂之源也。非獨釋氏侈談此旨，即遠稽儒典，若《大易》若《洪範》亦備載之。豈可盡委之天命，而無造命之術哉！誠能深味此經之旨，則造命無遺術矣。知命君子請於茲三致意焉。時崇禎甲申年孟夏下澣，鼓山嗣祖沙門元賢題於寶善丈室。

又《重刻仁王經跋》《仁王護國經》者，詮性空之玄慧，顯實相之妙體，護佛果，護菩薩，捨此更無他道。然今獨以護國得名者何？以此道用之以治心，則坦趣寂滅；用之以治國，則坐享無爲。至於世運式微，災難並興，其根苗所起，積禍之原，非此亦莫能拔而除之。故佛與諸大國王，丁寧再四，令各受持以綿寶曆，以益睿算，以殄天災，以紓民困，功利殊常，未可億測。宋元間，叢林朔望，必共宣揚，至我明，叢林之禮法既廢，此經無或知者。近日潢池弄兵，天驕肆虐，饑饉洊臻，蒼赤塗炭。聞谷大師深抱杞人之憂，乃命工鏤板，俾衆諷誦，以仰答國恩；然登高而呼千里，無或應者。建州黃梅菴本炤上人，獨能抽資，梓行閩中，使大師若在，其歡喜贊歎，當何如也！茲令厥徒，齎經來婺，命予爲跋其後。余隨喜贊歎，固不勝踴躍，但更願凡我同倫在處諷誦，俾天災永靖，鼇極常安。庶幾不負我佛囑累之訓，亦不負聖天子覆育之恩也。若謂此經不充應赴，視爲閑典，豈釋子之用心哉！

成蓮《會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仁王護國般若經》者，乃八部般若之結經也。夫般若之談，時長理詣，莫不蕩空釋滯，絕想祛情。良由衆生迷執久固，眞性難顯。故佛且不揀善惡垢淨性相，一切訶破。雖眞性及妙用不無，而姑云無，直待情忘理喪，纖毫不容，然後引出匿王之問端，高張五忍之法網。婆心徹底，巧運錐鎚。密接通別之初機，淘鎔凡聖之玄路。來至《法華》開顯，領付家業，點示般若之離相，咸成諸法之實相究論實相之功，功由般若，般若之要，要當妙悟，故曰：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是也。

唯我天台智者大師，深愍當來劫運漸衰，鬬諍堅固，般若緣疏。經云：若國欲亂，鬼神先亂，鬼神亂故，即萬人亂。是諸難起，皆應受持講讀此般若波羅蜜多。而護國法要，尤在解說此經。此大師《經疏》所由作焉。惜乎此疏，盛行海東，中華失傳。昔四明尊者，搆《仁王疏》而弗獲，亦猶天台大師拜《楞嚴經》而未得，先後求法，苦心有同揆歟。幸有宋老僧如恂師，得之海賈，晁說之叙於簡端。今龍藏雖載，而講筵無聞。適天台敏老法師，應吳門諸縉紳請，於戊戌冬，住報恩北寺。時値邊疆多故，臣民不安。乃於己亥春，囑成蓮演講《仁王護國般若經》，求佛保安。惟成蓮所講，係當世通行唐不空譯本，而大師所疏爲什公譯本，經文互有異同，大旨正堪補備。且龍藏本，經與疏各自爲帙，研究維艱。爰遵天台大部之軌，華嚴三合之例，分經會疏，合鐫方冊。排科文於經前，繫疏解於經後，重加句讀。庶幾條分縷析，開卷瞭然。成蓮復據北藏，校勘一周。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般若如虛空，功德不可量。付囑諸國王，依教而信受。菩薩金剛手，承佛威神力，一聞說是經，頃刻爲護持。能令其國界，無復諸災難，疾疫與刀兵，一切悉消除。法施利羣生，同發菩提心。

時在光緒二十六年荷月，普門示現日，臺宗後學比丘成蓮叙於吳門報恩北寺之西齋。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著　録

窺基《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本《般若多心經》者，大唐三藏之所譯也。三藏志遊天竺，路次益州，宿空惠寺道場內。遇一僧有疾，詢問行止，因話所之。乃歎法師曰：『爲法忘體，甚爲希有。然則五天迢遞，十萬餘程，道涉流沙，波深弱水。胡風起處，動塞草以愁人；山鬼啼時，對荒丘之落葉。朝行雪巘，暮宿冰崖。樹掛猿猱，境多魑魅。層巒疊於葱嶺，縈似帶雪之白雲；羣木簇於鷲峰，聳如參天之碧嶠。程途多難，去也如何？我有三世諸佛心要法門，師若受持，可保來往。』遂乃口受與法師訖。

至曉，失其僧焉。三藏結束囊裝，漸離唐境。或途經厄難，或時有闕齋饉憶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卽化人指引，思食則輒現珍蔬。但有誠祈，皆獲戩祐。至中天竺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旋繞經藏次，忽見前僧，而相謂曰：遠涉艱險，喜達此方。賴我昔在支那國所傳三世諸佛心要法門。由斯經歷，保爾行途。取經早遂，滿爾心願。我是觀音菩薩。言訖冲空，旣顯奇祥，爲斯經之至驗。信爲般若，實爲聖樞。如說而行，必超覺際。究如來旨，巨歷三祇，諷如來經，能銷三障。若人虔誠受持者，體理斯而懃焉。慈恩和尙奉詔述序

法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序》 夫以眞源素範，冲漠隔於筌蹄；妙覺玄猷，奧頤超於言象。雖眞俗雙泯，二諦恆存，空有兩亡，一味常顯。良以眞空未嘗不有，卽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不空，卽空以明於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不空之空，空而非斷；不有之有，有而不常。四執旣亡，百非斯遣，般若玄旨，斯之謂歟。若歷事備陳，言過二十萬頌；若撮其樞要，理盡一十四行。是知詮眞之敎，乍廣略而隨緣；超言之宗，性圓通而俱現。《般若心經》者，實謂曜昏衢之高炬，濟苦海之迅航，拯物導迷，莫斯爲最。然則般若以神鑒爲體，波羅蜜多以到彼岸爲功，心顯要妙所歸，經乃貫穿言敎，從法就喩，詮旨爲目，故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後記》 法藏長安二年於京清禪寺，翻經之暇，屬同禮部兼檢校雍州長史滎陽鄭公，清簡成性，忠孝自心，金柯玉葉之芳葩，九刊三王之重寄，羽儀朝序，城塹法門。始自靑衿，迄於白首，持此《心經》數千萬遍，心游妙義，口誦靈文，再三殷勤，令出略疏，輒以蠡管，詎測高深云爾。

張說《般若心經序》 萬法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眞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舍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法中立，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乃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末來之華葉。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贊揚佛事，題之樂石。

慧忠《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 夫法性無邊，豈藉心之所度；眞如非相，詎假言之所詮。是故衆生浩浩無窮，法海茫茫何極？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又似日中逃影。玆經喩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號總持；悟法無生，名爲妙覺。一念超越，豈在繁論者爾。

李知非《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夫法身無象，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其文省，無智亦無得；其理深，照見五陰皆空。十二部經之正宗，三世諸佛之母也。於是大唐京兆大安國寺沙門，諱淨覺，俗姓韋，祖逍遙公之後也。先是□□□□□荊州秀大門人，復是洛州嵩山禪師足下，又是安州壽山蹟大師傳燈弟子。古禪訓曰：宋太祖之時，求那跋陀羅三藏禪師以《楞伽》傳燈，起自南天竺國，名曰「南宗」。次傳菩提達磨禪師，次傳可禪師，次傳粲禪師，次傳蘄州東山道信禪師，遠近咸稱東山法門也。次傳忍大師，次傳秀禪師，安禪師，蹟禪師。此三大師同一師學，俱忍之弟子也。其大德三十餘年居山學道，早聞正法，獨得髻珠，益國利人，皆由般若波羅蜜而得道也。其蹟大師所持摩納袈裟、瓶、鉢、錫杖等，並留付囑淨覺禪師。比在兩京廣開禪法，王公道俗，歸依者無數。其禪師年二十三，去神龍元年，在懷州太行山稠禪師以錫杖解虎鬬處修道，居此山注《金剛般若理鏡》一卷。其靈泉號名『般若泉』也。古今相傳，高歡之時，稠禪師於太行山靈泉見兩虎鬬爭一鹿，以錫杖分之，兩虎伏地，不敢爭也。稠禪師涅槃已後數百年，無人住持。靈泉涸竭，柏樹枯朽。自從大唐淨覺禪師尋古賢之迹，再修葺禪宇，掃灑未經三日，涸泉爲之涌出，朽柏爲之再茂也。後開元十五年，有金州司戶尹玄度、錄軍參事鄭暹等，於漢水明珠之郡，請注《般若多心經》一卷，流通法界。有讀誦者願依般若而得道也。知非有幸，每親承妙決，諦觀奧義，玄關不可測量，晝夜受持，頗亦識其心海。讚曰：般若眞諦，無得無爲；湛然淸淨，空無所依。皇四從伯，中散大夫、行金州長史，李知非略序。

提婆《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乃是眞理之玄宗，法身之名稱。其體則不生不滅，不去不來，量等虛空，曾無變改。廣乃普周法界，無物不容；狹卽芥子微塵，未足爲喩。顯卽參羅萬像，隱卽無色無名。生死苦樂輪遷，本性軸元不動。四生三有，大聖共稟

無差，此城他邦，凡愚自舛。是知性湊則三際不易，識濁則今古相催。業雜乃感果不同，何關本性有異！斯乃世徒乏志，不自修行，斷信續疑，放情散逸。所以輪迴六趣，受報無窮，苦樂交番，何曾暫止！是故上界仁慈，不悲含識，廣演言教，無事無爲，接引溺羣，令登己岸。今即世徒緣逼，無暇遍尋，遂只暗昧守昏，無由得曉。乃有仁慈後胤，達世根源，撰錄《大般若》之要言，用顯幽秘之義，故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也。文言雖促，義理遙長，若非久積勤功，莫能測其涯際。但爲妄情生滅，我見恆存，性外求眞，他方覓佛；遂使甘露徒膳，慧日虛明。此等縱屬佛生，未曾有益。提婆乃病愚已久，豈敢醫他；賢士願聞，那可緘嘿。今且略陳淺見，注寄文傍，將與理乖，請不依侮。

智圓《般若心經疏序》 夫至道無名，非名無以詮其道；眞空無說，非說無以識其空。繇是名於無名，說於無說。即機分利鈍之別，故教有詳略之殊。譬諸各結筌蹄，意在同獲魚兔。若乃了說無說，達名無名，則二十萬頌之非多，一十四行之非少。然則圓音既演，雅誥爰陳。相彼此之異宜，實本末而相攝。彼則毛目委示，此則綱領總陳。是故廣之不爲煩，略之不爲寡。二途相捋，一味同歸。至若蕩滌羣疑，開濟正理，豈止見色空之不二，抑亦知生佛以元同。無前後可以迎隨，豈心口所能思議。杳然無朕，寂爾絕相。苦厄不度而度，菩提不得而得。可謂反本之要道，破迷之前陳焉。敢率台崖教門，龍樹宗趣，輒成義疏，用廣發揮，庶貽厥孫謀，俾虛室生白者矣。

又《般若心經詒謀鈔序》 此經理幽辭要，中庸子嘗以三觀義疏之，吾恐後昆惑疏之之言，於是作鈔以翼之，號贊謀焉。

仲希《般若心經疏顯正記序》 予嘗輒以賢首大師《般若心經疏》，注於經文之下，兼治科文，又述記一卷釋之，目曰《顯正》。文華無取，蓋逃學者忽忘之患，豈敢呈諸先覺云爾。時皇宋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季冬月朔日序。

司馬光《書心經後贈紹鑒》 今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爲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顚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遍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

今之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曾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有一。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鑒既爲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歎曰：『吾棄家爲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爲宜待次補。鑒不聽。既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爲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殘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好寫一通以贈之。元豐五年十二月甲寅，涑水迂叟書。

師範《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 此經吾佛以復大千之舌所說，句句皆心語也。大丞相以運造化之手所書，字字皆心法也。燈既能受持，則知古佛今佛無二心爾。

智愚《跋梵書心經》 橫鉤三點，似月如星，老胡用盡機關，一生拈弄不出。若更加其录录曲曲，自謂海外得來，何異楚人以鷄爲鳳。要得恁麼，直須盡大地明眼譯師無啓口處，方合斯旨。

廣聞《跋多心經》 心外無法，是大神咒；法外無心，是大明咒。不在內不在外，有能心法兩忘，而見言外之意，所謂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者也。

紹曇《跋張魏公親書心經》 柴巖先生以經天緯地之材，羽扇綸巾，策勳帷幄。調鼎餘暇，侍母秦國太夫人，趁圓悟室，潛鞭密煉，眞金繞指，汗血奏功。致使薰風南來，涼生殿閣，揭示諸佛出身處，拈花慧命，一縷繫千鈞，斷而復續，大功不宰，豈小補哉！慨想典彝，斗山仰止。今觀親書《心經》，妙畫龍翔鳳翥，英氣逼人，三沐三薰，不忍去手。倘非妙悟眞空，洞萬物表，豈能照破空生敗關？夜光可市，求此實難，上人其寶之。

耶律楚材《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搘折脚鐺，煮熟沒米粥；萬松

野老用穿心椀，盛與無口人。雖然指空話空，爭奈依實具實。嗟見渾掄吞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眉，妄生穿鑿。如明以字，莫認經頭，未解本文，且看注脚。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詳勘印行。

陸文圭《跋般若心經》 心者，佛之別名。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是心也，神妙卓立，不與物俱，靈光獨耀，迥出塵根。不立文字，不由見解，風幡自動，兒啼自止。若夫向塔相輪邊走去西川看競渡，便被狐精勘破，此理如何？天英上人示余楷法《心經》，余不通梵書，讀之正自解其意。據注家以色、受、想、行、識爲五陰，眼、耳、鼻、舌、身、意爲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而《楞嚴》悉指爲虛妄，然則不妄者獨此心耳。注家又以苦、集、滅、道爲四諦，諦者，審也，審其理也。又以菩提薩埵爲覺而有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上正等正覺，波羅密多爲到彼岸。以華言梵音又文之以理，不知彼葱嶺以西諸國語果如是耶？余獨愛其「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之語，以爲有合於仲尼觀呂梁、伊川度漢水之意。然西方之教以無心爲主，魯東家之學以正心爲主，此理又何如？各請天英下一轉語。

行端《題紫巖張魏公所書心經後》 唐太宗以《般若》辭義浩博，卒難究盡，玄奘因縮大爲小，譯成此經，以便觀覽。紫巖張魏公，忠孝兩全，爲宋南渡第一人物。自非明悟此不生不滅，般若清淨心體，思陵二百年，中興之業，何由克成？今觀經中所書，致正之氣，與南嶽爭高，當不在王逸少遺教經下也。

清欲《題張魏公所書心經》 摩訶般若波羅密多，梵語也，此翻大智慧到彼岸，所謂達佛心宗之徑也。觀自在，即能行之之人也。照見五蘊皆空，即此智慧之力也。度一切苦厄，即到彼岸之時也。至於空色互明，理事俱遣，即佛與衆生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受用自在三昧也。紫巖公印心於佛果，擴充於妙喜，以之致君唐虞，中興王業，觀其腕頭，盛有回天之力者，其觀自在之流亞與。故其筆是經，以壽後世，即自覺覺他之道，無有窮也。然未易與儒墨自卦者議。

明太祖朱元璋《般若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爲其效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在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

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今古，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壽、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淫欲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文琇《題伯淵深法師心經義鏡》 予觀潛溪法師所著《心經義鏡》，文辭簡要，略諸師之詳，詳諸師之略，折衷衆說，覈歸至理。若引《菩提資糧論》，證智攝餘度，尤其爲切當。誠使學者一觀，如揭明鏡，萬象昭然，題爲義鏡，不宜宜乎。亦猶吾宗永明和尚，折衷諸宗，而曰《宗鏡》者焉。是書之行於宗教，豈小補哉！雖然，其中有一字不曾道著，且道，是甚麼字？諸方具擇法眼者，試請指出。

無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義節要序》 佛者，覺也，覺自性也。其法繇戒而定，而慧，外不著相，內不著空，眞見本來面目，虛靈要妙，清淨圓

融，然後可以應用無窮，而了出世間一大公案。又憫羣生塵勞障重，煩惱根深，往往認賊爲子，迷妄爲眞，故說此經以解脫之。其文古，其義奧，其語約，而其指趣綜括無遺。予燕處翛然愛閱此經，病諸家解義之繁，乃掇其精切者錄之，將以俟得佛書之三昧者質焉。嘉靖癸巳夏五月既望，無念居士書於紫微華下。

林兆恩《心經釋略槩論總序》 或問：『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若未離法，便不是佛。是耶？非耶？』林子喟然歎曰：『此余《心經釋略槩論》之所由作也。而子曾見余之《釋略槩論》乎未也？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無有一法，乃可名佛。而曰若未離法，便不是佛。豈不然哉！然必由積久而後能致，如釋迦所謂吾一劫至於千萬劫，而吾精進之心未嘗少退。子豈不聞之乎？而曰釋氏之教，都無有法者，余亦未敢以爲然。故始於有法者，筏喻以渡河也。終於無法者，舍筏而登岸也。他如《金剛經》所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夫曰住，曰降伏，謂非有法而何？縱是聖賢，亦且有無爲法矣。況其下乎？至於《楞嚴經》所載二十五聖圓通，《圓覺經》之二十一漸教、三頓教、一圓教，天台止觀之十八觀，是皆釋氏之法，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然則心經亦有法歟？』林子曰：『然。若首下一觀字，豈非十八觀之義乎？其曰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乃聖賢之無爲法也。然咒亦法也。揭之揭之，又復揭之。不謂之漸教而何？豈曰二十五聖，卽三世諸佛，抑亦不能外法以成佛矣。』龍江兆恩。

又《自書心經釋略卷後》 林子曰：釋氏極則之教，古今現成之一大公案也，無言無隱。故釋迦住世四十有九年矣，未嘗說一字，而最上一乘，豈其有關於言語文字哉！夫既不關於言語文字矣，則《心經》之作，已失之支，而又釋之者乎？槪自六祖而下，佛教微矣。而世之學佛者，孰不曰我已得正受南能之宗也。自悟自解，自性自度。然究其歸，則與北秀之拂拭塵埃者等爾。而所謂本來無物，而爲色空所不到處者，則鮮有聞之矣。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然非惟六祖而下爲然也。而靈山會上，五千且退席矣。夫有佛出世，猶難與言如此，況後世乎！《壇經》曰：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余委不知佛法，而亦強爲之說焉。既槩而論之，復略而釋之。余豈不知《心經》微旨，不可得而說，不可得而論，不可得而釋之者哉！而必欲說之，而必欲論之，而必欲釋之者，余敢曰能明佛法之第一義，心經之微旨邪。而二乘之著空，則庶乎可以遮其非。而最上一乘，或有所聞而知，自悟而興起之矣。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又《自書心經槩論卷後》 夫曰槩論也者，蓋以《心經》之第一義，不可得而名言之者，槩而論之爾。余初作槩論，以示性門之善知識者，則甚喜，乃請余分章釋之。余嘗以六祖而下，佛法不明。而於所謂最上一乘，而爲現成之一大公案者，鮮有知之。以故苦空頑空，避塵枯坐，而以斷滅爲寂滅者，比比皆是也。遂使釋迦之至教，不明於天下萬世，而每爲儒流之所非者，余竊悲之。故復撰《心經釋略》，與此《槩論》，別作二帙。余今老矣，精力亦有所不逮。而二書中，豈曰複語，且失倫次，不惟不暇校，抑亦不能校。三教主人龍江兆恩。

德清《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柏謂無明十二緣生，卽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觀體無二。如乳之爲酥酪醍醐，不從外得，蓋得酵爲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惟在『照』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爲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卽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酵歟。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力，豈細事哉！

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從來未聞。予隱南嶽，會參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游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爲開示般若之旨，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酵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謝觀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義序》 佛說《心經》，首尾五十三言能了一十二部大藏經中之妙義，非他經可比，故謂之了義心經。經謂之心者，心所以主宰乎一身，而運用乎百骸者也。夫心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之注解者，與經文無所發明！惟唐高僧賢首，諱法藏者，所注《心經略疏》，及眞覺諱文才者，注《慧燈集》，盡《略疏》之詳。此二家之注，不離本文，義理切實。但言談意淸，科條繁細。初機學者，神流氣躁，一時觀之，無入頭處。其次如潛溪宋先生、會賢首、宗泐、孤山、古雲等諸師之解，而爲解者，其義雖明，不無闕略。噫！甚矣此經之不可以漫然注解，而注解者之難也。且佛經三藏，曰經、曰律、曰論。凡謂之經與律者，皆世尊金口宣揚，一入阿難尊

者之耳，始終不訛一字。佛至雙林，勅阿難，將四十九年所說之法，彙集成經。凡諸經首，必用「如是我聞」四字，蓋示以述而不作之意也。又佛住世時，在會菩薩，如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爲十方無量菩薩之首，俱未見其說法。縱有所說，非佛之言，阿難安敢收攝入藏，以水參乳乎！爰是而知，《心經》爲世尊所說無疑矣。不然，何《略疏》謂此一十四行之經，其文雖簡，而義悉備，卽能統攝六百卷中之要妙，則此卽諸經之總持也。《略疏》又以「觀自在」至「度一切苦厄」，目爲略標綱要分，「舍利子」已下，目爲廣陳實義分。據此條目綱領而詳之，始知《心經》之脉絡，所謂開萬古之羣蒙者，此耳。蓋《心經》之旨，在於般若，三世諸佛依之，卽得菩提；十地菩薩依之，卽證涅槃。明般若者，四諦等法，皆不足憶也。故曰：千日學法，不如一日學般若。出世之流，可踰般若而慕他法乎！愚以淺見薄識，豈敢好異，與老宿強辯。亦不敢妄爲注解，以愚後來。惟據賢首、文才二師之解而衍說之，間有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亦乃一得之愚，庶使初機學者，不至如矮人觀場，未必無小補云。時萬曆丁亥春，福建延平嘿壺謝觀光書於錢塘紫陽洞天深處。

胡孝《般若心經釋疑後序》　唐貞觀間，釋玄奘使西域取經。至蘭賓國，道險虎豹邪魅，無可誰何。忽見一僧瘡痍形穢，口授《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夷曠，道路自通，虎豹藏形，魔魅潛迹。此《心經》之所從來，而般若咒力，神通廣大，能度一切苦者，居然足證云。予雅愛是經，其詞簡，其義精。口念心惟，荒無畔岸，罔知津涯。盡取諸家注解讀之，愈晦而愈疑，自愧性根鈍暗，皇皇如也。

歲乙酉，幸遇延平謝默壺先生，悃幅無華，了無人我，蓋深於禪者。傾蓋語相視，莫逆叩之，儒已入願中心學之室。予乃長跪，質疑曰：「學人每誦《心經》，未了經義，但依文誦念而已。願先生發菩提心，爲鈍根者說。」先生曰：「君說依文誦念，恐文亦未明，依何誦讀？且世尊說經，皆以如是我聞爲首，此經云何？」予曰：「觀自在菩薩。」先生矍然笑曰：「君開口便錯。一得之愚，請以就正。夫此經二百六十個字，括盡藏中妙義，詠大小乘法，學者須字字句句，悉心體認世尊的傳心印之要訣，超脫生死之徑門。單闡般若爲宗，故以觀自在三字爲句，冠於經首。彼之般若，卽此之智慧。慧卽觀也，能觀之者，則眞空實相之道，不在經文，在方寸中矣。何自在之不可得，何苦厄之不可度哉！古謂《金剛經》爲大藏經之骨髓，愚謂《心經》，尤《金剛經》之血脉也。吾爲君敷衍經義，捃摭前聞，間亦竊附己意，名曰《釋義》。又撮可疑者，次第陳之，名曰《釋疑》。君能隨文理會，口誦心行，則胸中宿結，自爾豁然。始悟蘊識卽是眞如，眞如不外識性。噫！能仁祖曰：此五陰身，以識爲本，識爲萬妄之根源，非十二因緣、十八界、四諦諸法所能轉。惟具般若深慧者，覺體圓明，自能了了。故曰千日學法，不如一日學般若。般若一門，能攝一切諸法，經中故指一切諸法皆謂之無。惟此般若，爲法中之王，十一地菩薩，依之而證涅槃，三世諸佛，依之而得正覺。後世欲濟菩提之彼岸者，可捨般若之舟楫耶？是以經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予領先生妙旨，跪而誦之，朝夕不輟。乃因先生自叙巔末，以弁諸首，遂梓而傳之。願與善知識同登彼岸。萬曆丁亥歲浴佛日，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直隸徽州府知府、前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仁和順所胡孝撰。

許岳《般若心經釋疑叙》　默壺氏閩產也，有囊括宇宙之志。慕司馬子長之爲人，足迹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並包胸臆。乃茲游浙上會稽，探禹穴至止於武林。武林蓋都會，天下之多智多辯，與百家衆技之流聚焉，而逞以能自雄。默壺氏惟愚惟訥，若一無所能者。神泠泠然清，貌癯癯然古，心恂恂然實，蓋有道之士乎哉！叩之則博通今昔，而玄宗內典靡不參究，尤長於堪輿家言。壺稟於《易》故，輿圖形勝，如視諸掌。嘗自言曰：「《易》逆數也。風水之勢，亦取諸逆。金丹之道，又豈外於逆哉！然猶滯形軀，終歸幻化。不若無相氏之超脫輪迴，直登彼岸耳。」

其所著述，有《心經釋義》。意尤未盡，又著《釋疑》諸論。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愚夫愚婦，皆可與知成佛作祖，循言可入。且世之詆佛者曰：「佛說無心，心可云無？」默壺氏謂：「無諸妄心，卽佛無心也。」又詆佛教者曰有體而無用，豈知色空不異之妙，亦不外於世法，果離世覓菩提者，可同日語耶！闢佛道之蓁棘，爲後學之指南，有功空門，豈曰小補。予卒業是書，愧不能如空生之了悟，姑答有髮僧胡使君之請，而爲之叙。萬曆丁亥春日，瓊海浮槎生前進士錢塘許嶽撰。

圓澄《心經大意序》　眉毛劍，血濺梵天，水按葫蘆，略著便轉，圓融活潑，巧發機宜，無出《般若心經》歟！所以非文字而卽文字，何妨四六鋪舒；卽語言而非語言，豈礙熾然言說。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

若如清淨池，四面皆可入，非偶然之語也。經標智慧渡彼岸者，非謂菩薩更渡彼岸也。觀自在者，欲令衆生自觀自在也。以自在故，於一空中，雙遮則非空非色，非根非塵，乃至無智無得；雙照則即色即空，不增不減，以及不滅不生。誠能如是，何苦厄之不度，涅槃之不究竟乎？友谷師，深得般若旨趣，言文之表，注釋此經，題曰大意。與旅泊居士過訪，出以示余，片時數過，不忍釋手。屬余著辭。自愧識淺，何敢措語。但師爲雲棲自足，叨忝同參，不可無片言隻字，代資鞭影云爾。

諸萬里《心經注解序》 夫虛空本無也。有氣而有形，有形而有心，有心而有言，有言而有經。則心者有而有，孰疑其爲無也。然而虛空心體仍然自在，故名曰無。而經中所言，從無眼界起，至以無所得，連綿一十三字，珠聯貫引，不可阻遏，迹復何有乎？人既無，法自應無，故曰諸法空相。人法俱空，則心本無心，而經亦無經。觀空入定，我與天一，而天反不勝其有矣。惟天不勝其有，所以爲天。而佛不勝其無，所以異天。善學者悟其與天同，又悟其與天異。則有而非有，無而非無，非有無，非非有無。斯動靜互根，而可以歸儒，可以入道矣。萬曆丁巳中秋日，來雲居士繼明諸萬里序。

體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發隱序》 般若之爲教也，廣博充虛，周窮萬物。種種法門該詮此也，種種行因該修此也。括十界依正之森羅，收色心二之二字；開無量方便之多途，照五蘊之一空。蕩人心之多執，遣六道之昏迷。曰境曰心，俱融不異；是凡是聖，咸共一如。正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豈可語言文字跂及者哉！昔日世尊升座，默然良久。文殊白衆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此如來無說，海衆無聞。斯乃眞說般若之時也。奈何鈍淺之流，更煩世尊搖唇鼓舌，無風起浪，觀小大機，說漸頓教。由是開演五時之異，咸會一乘；設施九界之別，同臻佛界。然此經者，文最約而義最廣，難盡其奧，說者染指而已。釋其名，如人百體四肢，惟心最靈，故曰《心經》。又則般若是衆生本有之靈心，向被五蘊，覆積多劫，說此照見之方，開示悟入，意登彼岸，故曰《心經》。然此經者，自古及今，遞代以來，注述甚多，或泛然而混融，或盡蛇而添足。今之饒舌多附臆說，是中既以人法各四，派分演義，名曰發隱，而於足上又添足焉。敢露一班，覽者哂叱。時崇禎八年歲在乙亥五月下澣，比丘正相體如識。

正性《般若心經際決題辭》 嘗聞一人得道，自有一番教法宣揚。譬之燈發乎焰，自能炤物，理不容已。以故明星悟後，金口歎之。蓋歎此智慧德相，使一切咸得聞知，非憤蘊而作。若夫知之者既有淺深，宜之時不無頓漸。詛令聲聞緣覺但止化城，菩薩行深直趣寶所，此在他部所帶，非此中正說也。此則有無中道，緣捐九界，聖凡情盡，唯以是而造。雖北礙顚倒，靡不咸離菩提涅槃。果果俱就經王，開此全是髻珠，更無他耳。北禪老宿量虛慧公三十年來一唯爲此，忽然漏逗，借舊吐新，宣此本際，非無所得而學語者比也。頃因付梓，敬題其簡若此。崇禎辛巳中秋前一日，桐溪退院頭陀正性書於淨梵壇東之天龍別室。

元賢《般若心經指掌序》 般若無知，諸法本寂，根由一眞之妙體，影現二諦之浮名。似實似虛，非虛實之所能擬；亦離亦合，非離合之所能明。所以空而非空，有而非有，互成不妨，互奪並存。亦可並亡，泯立無閡，隱顯自在，是謂般若之玄宗也。怎奈凡心易惑，智火難然。如舉網以張風，似從波而捉月，徒歷艱辛，翻成障礙。由是百苦交纏，千殃並集，都由此一念之執耳。茲《般若心經》者，文約而義寔豐，詞顯而理殊奧。首開空色兩門，專破有無二執，有無盡而實相可顯，色空合而妙義方圓。日用明此，般若之道思過半矣。嘗見諸家注釋，罕臻其奧。唯賢首、孤山二疏，果彌法壇老將，但廣摭經論，侈布筌蹄，非初學之所可通。故茲特爲《指掌》，使其易見，所以便初學也。然萬里之行起於跬步，觀者幸毋忽焉。歲在甲午孟秋佛歡喜日，鼓山比丘元賢稽首和南序。

錢謙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小鈔緣起論》 問曰：「《般若心經》家演戶說，賢首《略疏》貯在藏函，禪講二家，度置高閣久矣。今之《鈔略》，獨奉爲樞要者何居？」答曰：「昔帝心杜順和尚讚《華嚴》曰：『大哉法界之經，自非登地，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吾設其門以示之。』於是著《法界觀》。帝心付雲華，雲華付賢首，再傳而清涼、圭山，各爲注釋，其傳始盛。賢首製造浩博，何以闖此觀門，緘縢扃鐍，析微抉膜，懸待後賢。私心竊以爲疑，昧昧思之，而未得其說。既而讀《心經略疏》，披尋往復久之，乃喟然歎曰：『賢首未嘗不釋《法界觀》也。』彼所謂啓其樞鑰，扣其門而入者，蓋已鈎元纂要，撮寄於《略疏》之中，而世罕有知之者。大哉法界之門！此三法門如天三目，崔嵬靚深，却立無地，欲入是門者，未有不由門限，不啓樞鑰，彈指

門開，介爾而得入者也。欲啓多門之樞鑰，必自一門始；欲啓後門之樞鑰，必自初門始。何謂一門？何謂初門？第一眞空觀是也。如來說《大部般若》，廣明眞空實相，撮六百卷二十萬頌之文心，束歸一十四行，是《般若心經》者，廼眞空觀門之樞鑰，總挈於此者也。賢首曰：「吾乃今而知所以開法界之門矣。觀自在菩薩，卽能觀法界之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正所觀眞空之法。」此經略標之文，廼《心經》一經之樞鑰，亦正是眞空觀門之樞鑰也。此觀中，具有四句十門。初二二句，卽有八門。初會色歸空者，初三揀情，皆云色不卽空。以卽空故，後一顯理，則云色卽是空。凡是色法，必不異眞空故，此經以色卽是空一義收之。又曰：「必不異眞空」則兼收第三句色不礙空也。次明空卽色者，初三揀情，皆云空不卽色。以空卽色故，後一顯理，則云空卽是色。凡是眞空，必不異色故，此經以色卽是空一義收之。又曰：「眞空必不異色」則兼收第三句空不礙色也。次下二句，三則雙顯，四則總拂。經自不生不滅，廼至無智亦無得等。當第四泯絕無寄者，其文特爲開顯。清涼所謂拂四句相，現眞空相，般若現前，眞空觀備者也。賢首委釋經文，鎔融觀理，使人知經卽是觀之門，不妨因經而見門，觀卽是經之觀，便可得門而入觀，雖不指釋觀文，實妙於釋觀者矣。於時《華嚴》乍興，言驚衆聽。初心成佛，舉衆咸疑。善財一生，但謂權設。於是遠承遺囑，近會當機。撮略眞宗，標指空觀。傳稱康藏詮述，富至三五十本，數紙孤行，爲時所貴，豈徒然哉！乃者講導之師，苦其義繁；狂慧之者，怖其旨奧。玄文蕪沒，妙觀淪滑。將使後之行人，望法界之門，終身却行而求入也。願假茲疏，少尋樞鑰，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觀門有三，樞鑰惟一。若不啓第一門之樞鑰，則後二門，固無由而入也。衆生漂沈曠劫，迷色怖空，墮陰翳之稠林，覆愚暗之厚膜。一旦得眞空觀，譬如癡蠅穴紙而出，廓然見無量虛空，否則長裹牖隙耳。賢首疏此經，但了眞空一觀，以爲入此一門，則百門千門，自可一蹴而開。捨此一門，無別門也。清涼言觀諸法空，是名空門。諸法實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門，一人之身，不得一時從三門入。若人空門，不得空，亦不取相，是人直入，事已辦故，不須二門。今以涅槃城三門，喩法界三門，則一門直入之義，了矣。色空二法，迷倒所由，九十六種之邪師，因茲而起；六十二見之利使，從此而生。菩薩尚疑，凡夫莫究。賢首於此文中，遺二乘之二執，揀亂意之三疑，心境交冥，性相互奪。掃多生之計執，蕩無始之情塵。眞空如空，觀照如日，拂迹滅影，朗然如秉炬火而照重關。斯則法界中最初一門，一道豎窮，衆流橫絕者也。裴公美之論法界也，以謂披圖經而登高臺，然後可以窮宗廟京邑之觀。高臺之下有門，得其門，然後可升也。臺高門深，非善用樞鑰者，不能開也。今且以華嚴法界，喩於登高之觀，以經教喩於圖，以三觀喩於門。闢三重之秘門者，杜順也。闢一門之妙觀者，賢首也。杜順設法界之門，其門不得不廣。賢首啓般若之鑰，其門不得不束。其於以披圖登高，爲善用樞鑰之人，則一也。今謂法界極談，三觀齊驅，此屬但空，未通圓義。斯則披圖登高，眈然極目，而不知夫宗廟之遠近，街市之廣者也。良以依經修觀，先明樞要，目對眞空，體之卽神。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杜順後二觀門，結勸初學，皆有深思明現之文。所謂令觀明現者，非有別境，非有後智，正明現此眞空絕相之初觀也。以祖師約自智，見《華嚴》中一切諸佛衆生，身心國土，一一是此法界體用，無量無邊。於此境界，束爲三重，直書於紙，生人觀智，不同製造字文。賢首造疏，爲此觀也。在觀行門中，以觀空卽色成止，以觀色卽空成觀。又以觀色卽空成智，以觀空卽色成悲。又以卽空卽色空色平等，成空假中三觀。又以依遍圓成三性，成三無性觀。所觀者是境，能觀者是智，此初三空色之觀門也。於所離門中，約五蘊，作法相開合觀；約十二緣，作緣起逆順觀；約四諦，作染淨因果觀；約二智，作境智能所觀。所離者是情，能離者是智，此第四泯絕之觀門也。賢首《還原觀》，立六觀六門，以攝心歸空眞空觀爲第一，擧一爲主，餘五爲伴，隨入一門，全收法界。今於《略疏》顯此妙門，亦復如是。覺心清淨，智眼圓明。卽於一門觀照絕相，非是於門中復設門也。疏結眞空妙有四義云：「一幻色存亡無閡，眞空隱顯自在。合爲一味，圓通無寄。」觀文第二門結勸，卽云：「逆順自在，無障無閡，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第三門亦爾，眞空絕相，般若現前，此三觀一門之樞鑰也。正觀不明，殞空醉有。或獵初觀，而懸解多門。或躭空觀，而高推圓位。行解錯互，目足背馳。雖復登高跂足，亦終爲門外之人而已矣。杜順旋復頌曰：「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遍外；不離幻色別見空，卽此眞如含一切；祇用一念觀一境，一切諸境同時會。」能識眞空，一念斯入，極於帝網重重，智通無閡，而法界觀之能事畢矣。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賢首此疏，所以但釋眞空而姑捨後二門者，亦有其說。華嚴法界，稱性極談，五周九會之中，何品不說事理無礙？何品不說事事無礙？雲華立十元門，藏和尚重重開演，橫豎鋪舒，雲興瓶瀉，何處不顯二無礙法界？若廼余部般若，眞空妙有之玄旨，但是隨文敷演，落落星布。如帝釋毗闍延宮殿，於琉璃地上，自然影現而已。以是故，鈎探妙義，標舉空門。使眞空初觀，歷歷孤明，則事理後門，炳然雙照。又以登高喩之，則以華嚴法界，爲宗廟都邑；以般若爲圖經；以觀自在菩薩，爲梓門之人；以照見五蘊皆空，爲用樞鑰之法。由是而披圖，則由經入門，束而又束。由是而登高，則由經得門，廣而彌廣。破微塵出經卷，其孰有加於此乎？厥後清涼、圭山，讚演玄要，以彼全鏡，顯此半珠。賢首之略，即略清涼、圭山之所詳。清涼、圭山之詳，即詳賢首之所略。略不爲束，詳不爲廣。千網交羅，六珠隨穿。杜順所設法界重門，自是淺深廣陋，樞鑰了然。尋文見法之人，皆披圖登高之侶。用文字般若，披雜華法界，則賢首此文，施其慧目矣。圭山初得終南觀門，琢磨數載，始知多生謬計，枉受沈淪。今日正觀，元同大用。清涼西垂之歲，重演玄鏡，且云不境方寸，虛負性靈。今未嘗鑽求《略疏》，覈其指歸，却謂賢首不釋觀門，重玄妙觀，不已遼乎？古德撰述，各有深衷，勿以粗浮迷津恥問。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法界觀法三重十門，前淺後深，隱含次第。略疏釋顯，小異於彼。先釋小乘疑，初明色不異空，破蘊異於空疑。次明色即是空，破滅色方空疑。初乃是空色無閡，次乃是會色歸空，則前深於後矣。次釋道前菩薩疑，初明色不異空，斷空異色疑。後明空色相即，斷滅色取空疑。初仍當彼第三，後二當彼一二，則亦前深於後矣。正顯科中，亦復如是。初中相違義，即云空中無色等，以空害色故。今第四泯絕門，即相違義，以相違相害即俱泯故。次不相閡義，前二相即，亦相作相成故。第三無閡，正明無閡故，次中眞空妙有，復開八義，事理無閡十門，理具文含，無分齊故。要而言之，約一經之文，不離初門法界。是故先以不異即是，簡情顯解。後以諸法空相，絕解泯理，有揀有收，有遮有照，此圓融不閡行布也。約一門之文，具有多門法界，是故雖云相害，不妨相作相成；雖云相即，不妨俱存俱泯。即揀即收，雙遮雙照，此行布不閡圓融也。今之說經者，不異、即是，倒置後先；色相、空相，茫無次序。別之不知，圓於何有？若能離照分明，配文通會，則知後後之義，已具前前；前前之義，必周後後。綺互交絡，同時頓起。賢首云：「如一塵既具如上眞空妙有，當知一一塵亦爾。」即此義也。以《略疏》之文，即具足華嚴性相行布圓融之門，誦文滯義，不可得而通也。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此經判教，淺深碩異。準清涼《元談》，顯別教一乘四門，第二總攝眞實者，即眞空絕相，則此經以別該同，爲圓教攝明矣。圭山注《法界觀》，以第一觀，當八部般若無相大乘之極致；以第二觀，當大乘同教之極致；以第三觀，是別教一乘，迥異諸教。顯與清涼相違者，何也？圭山之判，良有二義。一者初心入觀，必由得門，由始而同，由同而別，斯則炬火重關，朗然畢照也。二者法界妙觀，總攝一門，即始而同，即同而別，斯則虛空鳥迹，迹迹皆空也。以是故賢首判教，定云實教所攝，而疏文橫豎開合，不離眞空一觀，總該空有理事，圓融具德，中道元旨，正與清涼顯別教一乘，函蓋相應。學者不會權實，封執初門，判此經破相談空，不同於《華嚴》、《妙華》圓宗實相。連珠記主所以廣敘諸宗，銷歸圓頓。深歎宣政已來，奧義湮微，抑爲權淺者也。」

問曰：「眞空妙觀，故是一門卷攝色空理事，此二無礙，云何差別？」答曰：「此中通別，良有多義。清涼《元鏡》，既約色空相望，配理事無閡觀相成無閡二義。至第二門又云，就前色空觀中，亦即事理，不得此名。《元談》既約眞空妙有，配理事十門。又云，不以第三色空無礙，濫於第二事理無礙觀局論通別，一家之言，已自互相違矣。今以《略疏》衷之，如眞空初二義云：空即是色，色現空隱，即含依理成事門也。色即是空，色盡空顯，即含眞理奪事門也。俱存俱泯亦如是，此別未嘗廢通也。又如眞空初二義，但云是廢己成他義，不尅指依理成事也。但云是泯他顯己義，不尅指眞理奪事也。俱存俱泯亦如是，此通未嘗廢別也。所以通者，眞空法界，空色同如，理無不具故，觀無不照故。所以別者，眞空初門，一向空理，理未遍事故，相未廣顯故。觀境不可凌獵，觀智不可雜亂故。是故《元鏡》但曰：「文含有三，然俱顯於眞空意耳。」其結文曰：「但成眞空絕相觀也。」《元談》分配無閡十門，屬理事觀中，不屬色空觀中也。《連珠》尅指十門無閡，貼釋初門，以通廢別，於理具文含之旨，或未之思耳。準華嚴地前圓融，地上行布。今約觀門通之，約初入觀，雙揀雙顯智眼門中，已觀照後門無閡之理，觀門以前

望後，則曰第三色空，正明無閡，即同地前圓融也。約空觀成，俱泯俱存，乃廣顯前門無閡之相，觀門以後望前，則曰事理受名，有其四義，即同地上行布也。良以三重觀門，行相躡攝，即前顯後，圓彰法界。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略疏》觀行科中，明智者大師依《瓔珞經》，立一心三觀義。清涼《元鏡》，約三觀就《心經》說，即色空四句，爲空假中之三觀，此賢首家相傳宗旨也。言智者大師立一心三觀者，以台衡依教立觀，智者方周，繫智者以定其宗也。言依《瓔珞經》者，以龍猛釋論，元出契經，南嶽師傳，不違佛語，本《瓔珞》以追其祖也。清涼言龍樹作《中論》，全取《華嚴》宗旨，天台智者依《賢首品》，立圓頓止觀，所謂聞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者，皆出於《華嚴》。傳曰：「華嚴本祖，自阿難海而來，龍猛佛賢，禪風靡墜。康藏寢處定慧，異代同心。觀行雙異，隨決教宗」信知後來訶別斥漸，函矢相違，皆由兩宗後人，非本師過也。賢首於此疏，安立三觀，蓋已懸鏡末流逆折諍論。所謂儲藥以待病，銷兵以防亂也。兩家觀門，同出《華嚴》，同歸法界。悟《略疏》安立之義，則傳此教者，不假更看他面，而山家有教無觀之議，亦可以杜口矣。《連珠》詮述，志切扶宗。別有拒違，詆訶猛利於吳興曰：「陋哉坐井觀天」於孤山曰：「十疏通經，浪名江表」豈所謂設有破斥，須存禮樂者也！我思前哲，和會殊塗，虛己求宗，得多失少。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賢首疏經，理深旨奧。約文數紙，勢變多端。會師造記，首探元籍，搜揚纂集，功在籃縷。顧廼研思太過，臆斷未除，拂疑科中，奮筆料揀。謂但循滎陽之請，兼協譯人三乘之機，實非疏主及本經旨。如斯妨難，印有猜焉。夫謂不應拂二乘之疑者，何也？鹿苑四謗，未稱本懷。般若談空，正資陶汰。《涅槃論》曰：存不爲有，破有餘涅槃，遣聲聞常執亡不爲無，破無餘涅槃，遣聲聞斷執。故是以大汰小，何妨以大揀小？《攝論》云：若得法無我，必先得人無我。故知學大，要先得小。大根菩薩，亦曾逕小乘觀來，良不妨以大從小，又何妨以大揀小？小乘聞空，即怖畏眞空，故存假名。除其病而不除空，以接小心之劣機。今正是以大引小，又何妨以大揀小？夫謂不應拂小菩薩之疑者，何也？《寶性論》明地前菩薩，有三種空亂意，一謂斷滅故空，二取色外空，三謂空爲有。《般若經》中四句，正遣此三空疑。眞空觀三句揀情，亦不出此三空疑。離此三過，方是眞空淸淨法界。故疏結云：三疑既盡，眞空自顯也。論言：此菩薩以不了知眞如來藏，生死涅槃平等無二，執三種空。今三空既破，已了知眞如來藏眞空淸淨，更有何事？三重破疑，爲顯眞空。眞空既顯，別無顯理。依他無性，即是圓成。豈有圓成，居依遍外！今謂破疑但是隨機，正顯方順本宗，多生計執，此不應道理也。若曰狥請，則《金師子章》何以不狥天后之請，而此經偏狥滎陽？若曰順機，則杜順觀門，不直顯眞空，而先有三重遣拂，彼又順何乘之機？此經鈐喉八部，鉤鎖一乘，教海良深，譯機非小，何以深文彈斥，曲意吹求，此則台賢後人，軒輊慈恩之流病也。咒文不翻，古有五義。強翻非強，但爲利生。阿囉字知一切法，莎訶字結成就義，人天並解，豈唯康藏！今謂曲狥滎陽，強而後可，無廼褻慢密部，施易悉檀。斯語牒而責之，有無窮過也。抗詞伸破，非爲小瑕。余豈好辯，蓋不得已。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

「復次，疏文淵蘊，宗教兼該。極照亡言，方知宗本。近師詮釋，汜濫多經，不精求眞空妙有淸淨觀照之旨，而廣引普門圓通塵刹示現之文。遙指門臺，近遺樞鑰。隨語皆是，入觀即非。縱令具足多聞，終是但數它寶。又有師引佛頂行位，判斷此經。初約聞慧，空五蘊中見思二惑爲人空，當信位中約思慧，空五蘊中塵沙法惑爲法空，當賢位。後約修慧，空五蘊中俱生我法爲俱空，當聖位。此之判位，有其四過。一者觀音古佛代佛演說，入慧光定，照五蘊空，行願弘深，悲智如海，博地凡夫，何由測量觀行，安立位次？處凡判聖，是輕慢過。二者以文爲解，無復決了。彼經曰三慧，此亦曰三慧。彼經曰三空，此亦曰三空。如摸印文，如取壁畫。如步屈蟲，尋條失足。隨聲取義，是陋劣過。三者眞空絕相，攝歸眞實，觀文以深思，明現爲結勸。《玄鏡》以枝辭亂，輒爲深戒。《寶性論》揀三不正空，圭山猶曰恐煩觀智，不必和會。今茲和會，連引繁文，別設階差，碎列科段。若將依教修觀，則觀約而教煩；若欲捨觀順教，則教成而觀隱。多塗喪眞，是岐枝過。四者《華嚴》中七地菩薩，般若現前。八地菩薩，現身佛刹。今如所判，彼此迢然。將以二地判屬二經，抑亦二經仍居一位。執計失宗，是矯亂過。禪人不諳教觀，影掠心宗。執五蘊皆空，成豁達因；執得無所得，成撥無果。此中執空即是色，即墮有門；執色即是空，即墮無門；執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墮亦有

亦無門；執諸法空相，無智無得，即墮非有非無門。此甚深般若，是華嚴法界中大火聚門，四句都燒，百非成燼。一知半見，狂慧影明。如太末蟲，處處能泊。欲泊大火聚上，無有是處。古人有以一拳一喝，評量華嚴一法界者，亦不過從此法門中分燈借照，而況其他乎！吾欲禪講兩家，刳心了義，披此疏爲樞鑰，精求妙觀之門，無困踣於籠檻而不自省也。以是因緣故，而作是鈔。歲在丙申中秋初四日，海印弟子虞山蒙叟錢謙益槃談敬書於碧梧紅豆之邨莊。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小鈔緣起後起》 蒙讀賢首《心經略疏》，徵義玄奧，消文簡約，研求經年，矻矻不能入。一夕讀杜順《法界觀》，觸目心開。掩卷深思，忽悟及眞空法界，一門深入之旨。由是按經披疏，觀智乍生，重門欲闢。旋觀會師《連珠記》，惜其未剖觀門樞要，徒盤洄文句中也。循文下筆，勒成《小鈔》二卷。持示含光渠師，師出《玄鏡私記》相質。推求義門，彼此符順，乃驚喜而相告也。彼記初云：『一者三觀之中，以眞空初觀爲最要。』即蒙所云：『一門之一，初門之初，第一眞空觀，爲三法界觀之樞鑰也。』次云：『二者後二觀門，全賴初觀以顯。』即蒙所云：『觀門有三，樞鑰唯一，不啓一門之樞鑰，則後二門無由而入也。』後云：『三者思惟觀察下手，全以眞空推簡爲要。』則蒙所云：『依經入觀，即於一門觀照絕相者也。』彼記引《梵行品》，菩薩行梵行時，應以十法而爲所緣，作意觀察。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而來，體爲是誰？如是觀察，梵行不可得故，廼至能與如是觀行相應，一切佛法，疾得現前，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清涼曰：『作意者，不墮無記故。觀察者，以慧推求故。』此眞空推簡之明文也。參求教典，經則《佛頂》、《楞伽》、《淨名》，論則《瑜伽》、《中觀》、《智度》，及《止觀》諸文，徵詰妨難，反覆推破，智訖情枯，皆用推簡一法。杜順眞空觀中初句，上三皆以法揀情。後一云：『如色空既爾，一切法皆然。』非推簡而何？於後觀二門皆云：『深思之，令觀明現。』非後二門，皆由眞空推簡而何？蒙所謂三重秘門，二門總攝者，此則轉樞發鑰，最初之方便也。如是義句，既成立已，長干、武林，咨訪法筵，交相印許，請爲流布。顧余私心，猶自視飲然也。頃者大圓居士《心經大意》，廣引杜順觀文，以眞空觀四門，判同此經。而又曰：『此經但說眞空，不說後二觀者，以空色不閡，即理事無閡義故。以即空即色，即具周遍含容義故。』恰符蒙鈔雙照後門之旨。斯亦裴公美所謂披圖登高，善用樞鑰者也。嗟夫！

渠師依《玄鏡》推《法界》，造記三十年之前；圓老依《法界》解《般若》，竪義三十年之後。而蒙以寡聞淺智，參預其間。一門妙觀，後先映望，車轍合塗，鏡光交攝。豈非古佛聖師，冥機加被！蒙竊以自慶已矣。鈔始於丙申之竄月，畢於是歲之涂月。毛子子晉，乃心法乘，屢請鏤版流通，蒙辭之弗獲，乃於嚴冬逼除，亡孫蠹傷之後，焚膏炙硯，力疾勘讎，以授子晉。而重爲告曰：『吾爲此鈔，如老生兔園冊，資讀誦訓童蒙耳。白衣說法，則吾豈敢！無已，則乘子之廣大願力，運載斯文，以求正於當來世之法將，庶其可哉！』歲在戊戌臘月二十五日，虞山蒙叟錢謙益焚香再拜謹記。

徐波《般若心經際決題辭》 壯禪量虛慧公操家三十年，耳無雜聽，口無雜言，飯食雲水，至者如歸。子野懷，孫熙遠，亦皆精苦出羣，爲吳中知識。野懷早世委院事於遠公，輒枯坐一室，六時禮佛，寒暑不輟。晚參三峰，相得甚驩。峰之門得法如某某者，俱以長老相目，不敢傲之，以其所不知峰順世獨居如故，莫得窺其涯涘。余所知者如是而已，初不以文字相遇也。冬春間時時相過，袖中謖謖有聲，輒出一編，乃其《心經》注解，持用見示。余於此茫然，又不敢如他文字漫然置賞，以滋口業。勸其急就正於今之所謂大法師，如華山、中峰、崇光諸公，一一皆首肯矣。遂謀付梓爲不朽，計亦情所必至也。夫佛法得之筆墨附會者淺，心地領會者深。公坐卧覃思，朝夕吟味，凡以爲此而已。固能上契佛旨，下不謬於注家，則此一編足矣，更無事求多也。世界滄涼，賢人隱伏，公但澄瑩心神，保持願力，來生必爲大宗師，演暢般若，覺悟羣迷。今年事晚晚，餘炤無多，良賈深藏，不求聞達，是有厚望於公也。崇禎十四年八月二十三，弟子徐波書。

譚貞默《心經金剛經兩大意引》 佛說諸經，爲法中王；所說《心經》、《金剛經》二經，更爲經中王。凡具眼、耳、鼻、舌、身、意，得號爲人者，亦知聞是經典，信心不逆；亦知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無論緇白男女，梵剎市廛，有不知尊重此二經者，必非人矣。人人具足，法法圓成。即此便信，衆生與佛，了無有二。黃梅以之印心，《壇經》以之發口。宗門正眼，舉不外此摩訶般若也。今日之王止菴，與當日之龐居士，各具手眼勝因。東魯談經，則皋比據席；西乾轉藏，則靈鷲登峰。特特拈提，二經大意。讀之正如水入乳，如芥投鍼；如如意珠，循環無端，牽挽不斷，無假揉和，貫串自然，徹

底圓明　緣無始劫來，受持讀誦者，出而爲人解說　所謂妙契佛智，善入佛慧。佛本以其能，遍許善男子善女人；匪獨以其能，專許比丘，經言更自了了　則現白衣居士身，而爲說法者，吾以信之止菴　曹溪受法福徵譚貞默槃談書。

通容《心經斲輪解序》　泰昌元年，余於雲門結冬　時值雨雪，以寂寥中，與二三法友聚，話道及諸經，吾輩輒演却《心經》一種，未嘗措辭，他日倘爲人天座主，不可於此徒默而去也。余遂命筆注成，厥工十日乃竣。越明年，天啓辛酉春，聞一雨師開演《楞嚴》，敬將此解往就正焉。即一覽卷而懷之，承允作序。乃講席內交際旁午，其約不果。以後再晤無期，閱今不覺已七稔矣。是解於囊包中檢出，亦成故物矣。然昔之所作，今之所觀，有不翅富歲之見，凶歲燼之可矣。乃聞五百比丘各解佛言而問誰當佛意，佛云：皆非我意。衆曰：既非佛意，將無得罪？佛云：雖非我意，各順正理，堪爲聖教，有福無罪。據此則舊解存留，而有新意不妨後錄，以明先後皆解佛言耳。且注經之志，有欲就其廣博而樂多聞者，有欲就其好簡而從略者，亦欲就其彼此偏長得所宗者。故講肆看解務要虛心，不可是此以非彼。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雖然《心經》之解如汗牛充棟，其有金聲而玉振，則余此解亦不復論量矣。茲因福嚴蔡居士請梓，以志其歲月如此。別峰通容識。

王起隆《心經大意自跋》　或又曰：「儒禪淆濫，持世道者之憂也。子儒衣談佛，且爲分疏，非惟攙行之譏，實蒙二本之責。子自救不了，奚呶呶之贅歟？」余應之曰：「朝聞夕死，先聖之言也。此心此理，同先儒之言也。鄒子輿氏，惡二本之夷之，亦惡執一之。子莫儒佛參同，大明於世界已久，不待今日也。自悲智慧尠劣，發蒙小言，其於闡揚性道，類置紙燈於二曜之下，戛瓦缶於八音之間，焉能爲有無哉！惟違心作誑，好名爲欺之語。自信操筆時，凜凜佛菩薩聖賢，舉頭鑒照，不敢只字蹈焉。然則儒衣談佛罪知不顧者，非二本也，惡執一也。儒禪諸書，有詳說，有反說。約《心經》、《金剛》約之約者，偶因酬答機緣，謬各述爲大意。目底法門龍戰，道術羊岐。原爲明道，用東魯之學疏經，匪云背儒，與西乾之徒奪席。從此，余且爲杜口毗耶矣。己未孟秋，東海止菴王起隆識於楞嚴之般若堂。

弘麗《心經開度說》　修心萬行，智慧爲先。罔明般若，臨流失筏。故初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續慧命。五傳而至黃梅，則專指人受持《金剛般若》。以般若之所建言，即初祖之所直指，宗教無有二也。但於教之所說到者，用到，爲祖心老婆；於宗之所用到者，說到，爲佛舌廣長，是以有宗教之殊名耳。慨自古人，分別如來禪、祖師禪以行縱奪。迷言者流，遂尊奉祖師禪爲極則，如來禪置之不問。且所奉爲祖師禪者，非古之祖師禪，特不過機語新奇，文字別調，較之學語座主，如畫家焉，一畫禽鳥，一畫鬼怪，俱畫也。未嘗離丹青，能別有神伎也，何所詫異？且禽鳥，人素見之，畫之似不似，難以欺人。鬼怪人所罕見，畫之似不似，無所辨謬。故今宗風之衰，尤甚講壇也。望一誇宗禪者，了然於如來禪　正不可得也。設起潙山於今日，則將曰：「祖師禪，許汝了也。如來禪，未夢見在」。不將又高如來禪，而低祖師禪耶！法門如此，慧命誰寄？慧命無寄，今天誰度？山居無事，間拈大乘經教，以示參徒。蓋以且未說到，何能用到？苟欲說到，非廣長舌語不能。依經指示，聊以借用廣長舌語，進諸人於如來禪，以達祖師禪。亦非肯縱諸人於如來禪，不奪諸人於祖師禪也。若便有人，取此擔荷去，熱棒無情，未放汝在。今經因新發心弟子，名開度者，時在誦持，爲之指釋，故即以開度名之。竊取般若，乃六度萬行之首，西乾四七，東震二三，之所傳持實在於此。苟欲開度來學，捨此奚將？本開度聽說，以開度標名，得當焉。新安沙門羅峰隋道人書。歲在甲午孟秋佛歡喜日。

王庭《雲溪俍亭和尚說心經小序》　達磨西來以楞伽心宗二語爲印，維心之爲宗旨，旨也《心經》，以心標名，僅無罣礙之文一見，餘俱言空不言心，維空之爲心體也。教中人空、法空、空空等多言空，宗門即心、非心諸話，又言心不言空。多言空者，恐人或心外求空也。是豈有宗教之殊乎哉！俍師茲說《心經》，於標悉文義外，逐節以宗門公案話，指證此說大行。使人讀是經者，無一語不可作話頭參究也。非惟此經，諸經盡然。言心言空可，言心不言空、言空不言心可，心與空俱不言可，舉三藏十二部統歸宗旨，無教相可別。因文入悟者，世不知當幾人，良師之功未易量也。康熙八年冬仲，槜李法弟王庭頓首題。

函昰《心經直說跋》　《圓覺》云：「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又云：「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修多羅奧要微義，指人於一切凡聖法中，得決

定正位。此可與證者道，不足爲粗識言也。詎意狂禪撥無者，反藉爲口實，宗門流弊，今日爲甚。究其始，皆由浮慕之士，不從生死發心，以大道爲名聞之資，以名聞爲利養之實。持此心行，未有不錯。會古人向上之語，謬謂無凡無聖，無古無今，明撤藩籬，暗滋情習。不知凡聖既遣，今古混同。此一著絕大總持，誰爲承當，誰爲轉變？決了慧用，甚深難辨。正謂以少方便，疾證菩提。從聲聞緣覺，以迄菩薩佛地，皆不能忘般若之功也。大慧云：『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悟將去，傳將去，有什么了日？』圓悟爲之吐舌曰：『祇要契證，若不契證，終不放過。』以此觀之，則圓悟所謂契證者，證何等事耶？永嘉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會者曰：『衆生根本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且詰之曰：『何爲不動智？』曰：『淫怒癡。』何爲根本無明？』曰：『不知淫怒癡。』審爾則能知淫怒癡者，不可謂非般若也。廼有境緣相逼，若或與不知者，同一流轉。卽不然安之與勉，順之與逆，亦人各自知。始知理不能該事，悟不可當證，合斷德以成其智。舉一般若，而三德具備，豈乾慧之足言哉！是歸自棲賢，趨侍吾師得捧讀《心經直說》，可謂深救禪病。因乞流通，以示來學。復承命跋，謹述見聞所欲言。願與吾人同具擇法，固不自知其淺昧也。丹霞沙門釋天然函昰誌撰

弘贊《心經添足序》 如來出世，本爲衆生發明心地。然心無迹，難以形容。不已，於虛空中，畫出一條鱉鼻蛇，首尾宛然可觀，而不可觸。今不自量，爲蛇添足，得無取嘲於人乎？咦！蓋欲令人知足識蛇，如標月指讀是解者，見蛇遺足，得意忘蛇，方爲善用其智，且不嗤余。如或不然，未免毒氣所中，切忌切忌！時崇禎壬午秋日，鼎湖山摻道人識。

今釋《心經注疏序》 佛祖西來，不立文字，云何唄梵之書，富有五千？蓋不立文字，恐依藤附葛者，一滋言詮，便墮纏結，昧卻性宗。其五千唄梵，正大闡性宗，斬絕藤葛。要唄梵雖繁，其指歸不外《心經》一集，《心經》者，誡諸經統會之源也。其曰『不生不滅』，言過去未來性，固存存也。『不垢不淨』，言狂愚聖哲性，自惺惺也。『不增不減』，言壽殀福極性，本如如也。奈彼蝡蝡不解無始本旨，妄起生滅、垢淨、增減、諸想。由是五蘊六識，顚倒於中，則藤葛已甚，纏結已劇，欲證般若，是猶南馳而北轅。舍樹若仲子，匯唄梵五千之旨，全孕以經，爰爲注疏。注者釋彼藤葛，疏者解彼纏結。試讀此編，是卽五千餘卷之要領，不立文字之秘藏。則知《心經》乃諸經之指歸，而注疏又《心經》之指歸也。具慧照者辨諸。康熙十四年冬仲下浣，今釋合十題

續法《般若心經事觀解序》 大聖說《心經》者，爲度一切心也。衆生迷心，受五蘊體，溺於愛河，中隨風浪，漂入苦海，不得解脫，徒悲傷也。菩薩悟心，駕般若航，來於此岸，不住中流，度到彼岸，自在逍遙，眞常樂也。迷悟既殊，苦樂各別。因果染淨，生佛一異。如來憫之，帶果行因，爲九界人，重轉法輪，直指般若，靈知之心，點出波羅密行之性。心歸妙覺眞空，性還涅槃寂滅。無凡無聖，何佛何生？諸法空相，《心經》說竟。義固如是，文猶未然。然文字般若，必須觀照，始證實相，成第一空。是以今家解經，盡用觀門而釋，事相難明。聖教正量，性宗相宗，小乘大乘，一一採摘，句句消清。祖語佛語，論義咒義，法法遵依，章章典據。然後會事歸理，融相通性，文字性空，佛經心注，名事觀解，不亦宜乎？故曰《心經事觀解》。時康熙癸未年十月小春望旦，慈雲敎觀沙門續法題。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理性解序》 觀音卽我人，我人卽觀音，不二法也。《心經》卽自性，自性卽《心經》，實一道也。般若心，蜜多心，該因徹果；五蘊空，諸法空，越聖超凡。空不異色，相作之用隨緣；色卽是空，一眞之體不變。不滅不生，騰今耀古；離夢離想，麗日明星。無眼識界，無意識界，泯自他之根相；是大神咒，是大明咒，絕生佛之假名。除一切苦，揭諦密力難思；得三菩提，薩訶神功叵測。如斯會取，眞看《心經》。向外馳求，非《心經》矣。蓋由菩薩心內衆生，墮自藏識風浪海中，昧卻良心，忘念本經，枉受苦惱，都無解脫。故勞衆生心內菩薩，坐我肉團蓮花峰頂，提起眞性，大轉法輪，度一切苦，成二果樂。心佛衆生，既無別體。佛經語心，豈有二致！故今釋經，並稱理解。觀音，表心王；舍利，表心所。五蘊，宗法相；界處，宗法性。依敎觀心，窮理盡性，心性解名，良有以也。欲明心者，請究斯文。不求見性，自負心矣。悲夫！時康熙癸未年十月十一成誕，慈雲敎觀沙門續法題。

吳永芳《般若心經事觀解序》 事有殊塗而同指，人有異趨而同行。今儒者稱不朽，必曰立德立功立言。而釋氏亦有禪宗學宗律宗之說，禪近於德，律近於功，學近於言。然欲昭德象功，以信今而垂後，非言不著。顧儒之

立言，吾知之矣。當其發憤於始也，必參之經史百家，以盡其變；考之天人性命，以通其要。歲月以濡之，而弗預期其速效，夫而後其有獲矣。而獲未能貫也，則賣體諸當躬，而心解神會，以合乎其原，乃無弗化也。始得上下千百年，抉微剔奧，或近言焉，或遠言焉，復爲之旁通曲喻，俾天下曉然於作之者之聖，而我不愧於述者之明。斯其言以立，立可以傳。乃不謂浮圖灌頂師竟有合焉者。

師學佛者也，其言與吾儒殊，而生平廢寢忘餐，以求至乎立言之地，其用心亦與吾儒同。師九歲入空門，十九受戒律，二十習講經。越七載，受德水師付囑，爲雲棲五世法孫，今行年幾八十矣。固嘗應士大夫之延請，歷聚光、天竺諸剎，宣妙諦以昭示聾瞽。乃然草衣木食，幽棲斗室中，手不停批者，凡五十年。所著《華嚴》、《金剛》等解，書二十六種，卷一百五十。皆深入性海，發導師之所欲發，再發其所未發。余竊欲其立意之堅，積功之久，而苟肆力於儒書，將與昌黎、廬陵諸君子，後先並峙，而獨惜其以浮圖終也。然精修梵行，闡宗風於五濁惡世，而廣開其覺路，是誠法王之嗣子；所謂無盡燈，明明終不盡者也。京師愍忠寺義學僧景雲，與余交，不憚數千里，參學於師。因悉師生平，哀其錄木若干，入楞嚴古剎之大藏釋典，而囑寺僧居守，以見師之立言，爲可傳也。故序之。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清和月，嘉禾守三韓吳永芳撰並書。

邵泰衢《般若心經事觀解序》

唐三藏（元）（玄）奘大師，慨經文訛謬，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取經六百五十七部，翻譯於玉華宮。太宗敕諸文臣，爲之潤色，以《心經》爲首，作《聖教序》以紀之。譯師皆西域人，唯師以書人譯西經，爲慈恩相宗之祖。《心經》尤爲一大藏之主，非倒瀉一大藏經者，不能注隻字。唯伯亭大師，卧心藏教者五十年，諸經解畢，始及心經，一解理性爲體，一解事觀爲用，體用融通，性相雙貫，洵慈恩之大功臣也。法弟邵泰衢拜題。

王澤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句解易知序》

《般若心經》者，大般若之中心，六百卷之綱要，五千大藏之骨髓，成佛作祖之根源也。然則欲了生死，脫輪迴者，舍是無徑矣。此所以誦持之盛，盈於環海歟。顧誦者雖多，明者實少，非是經之難曉，亦非衆生之多愚，患在注無善本，耳目淆亂故也。蓋此經自入中夏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餘家，然或借徑遺經，自抒胸臆，其與佛之本旨，相去不啻千里而遙。即有與經意合者，又或略說大意，字句鮮釋，初學難通，甚爲未便。間有鑒此弊而反之者，又或誇多鬬靡，遠引博徵，蕪詞愈繁，眞旨愈晦；覽者茫然，不知所謂，此明是經者之所由鮮其人也。注憫是苦，爰發大願，嘗成善注，用啓羣蒙。於是廣搜衆疏，扃戶澄觀；抉擇務精，取舍惟愼；善者從之，不善斯改；研思三載，始克成編。如舊注科判瑣碎，概從節省，不煩不漏，亦淺亦粗，但取理明，無嫌詞鄙，蓋欲人人易曉也。書成，名曰《句解易知》，仍用余《金剛經解》之舊名，而不易者，以余之素志然也。

夫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經猶糟粕，注更贅疣。而余之不憚疲勞，不辭譏謗，以作此蛇足語者，誠欲初機之士，一覺即如，如迷津之得寶筏，則苦海易渡，彼岸易登，脫輪迴而了生死者，未必不由此愈多也。惓惓之心實難自己。或曰：『子發明此一段大道理，殊勝人間富貴功名萬億倍也。』然余何敢云然，亦聊爲新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助耳。時乾隆廿九年甲申三月穀旦，歸一居士王澤注謹序。

孫念劬《心經彙纂序》

《心經》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實衆生長夜之明燈，諸佛之慧命也。參之而得其旨，則宰制一身，統馭萬變，自利利他，入世出世，無所不宜。究其關鍵，在『照見五蘊皆空』一句，爲全經之扼要。大抵道之不明，心之難治，總根於我相。如來知我相之毒害甚大，故即一性而開色心，即色心而開五蘊，即五蘊而開十二入、十八界，且詳之爲十二因緣，究其指歸，不出色心二法也。而心法之精，則以智得俱無爲究竟。奈凡夫無識，輒云佛教空虛不實，不知佛法乃眞實不虛。蓋所言正欲云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也。所言之空，乃相空耳。所存者，本性也。性相不明，執諸幻相，遂愚及世人，禍及今古。恣情縱識，飄淪苦海，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豎毛羽，寧有已哉！所以我佛欲人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說法指示，密譚實相。心光不發，則性海弗澄。心非異功，經非異教。以觀照爲宗，而歸於智得俱忘，則眞實了義也。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何異有田不耕？觀行不修，必致心有罣礙，不得自在，無明熾燃，情識固結，而本有之智光，埋沒盡矣。

念劬早參教乘，幸未沈落坑塹，黑頭俄白，悲境奪歡，靜湖平生，宛如一夢。纂錄此經，不覺涕淚橫集。雖來日苦少，猶欲痛自鞭策，於末路而一拔

長劫之情根焉。是編之纂，廣搜博採，亦久歷歲時。理精說備，觀者玩索而熏習之，不無小補。與《金剛經》並刻，募印五千零四十八卷，用廣流傳，以不負我佛慈悲普度之意。三教聖人，皆未外心以言教；無量衆生，皆可因教以成功。讀者因教明心，轉諸識以成正智，空幻相而悟眞宗。卽心卽佛，眞常無礙，妙覺圓明，尙何有苦厄之不度哉！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朔日述甫孫念劬謹識

徐槐廷《般若心經解義跋》 余少習舉業，歷名場，既而奔走四方，利鎖名韁，無能解脫。辛亥歲出宰粵東，正値海內多事，莽戎蜂聚，萑盜鴟張，日事誅鋤，傷心慘目。歎塵緣之未淨，恨苦海之甚深。煩惱糾纏，悲痛曷既？因思度困濟厄，佛敎宏深，拔生死於火坑，扇淸涼於煩暑，莫如《金剛》一經。取而讀之，始猶枘鑿，繼覺數十家注解，反復研究，便覺塵氛盡滌，心境曠如。第昔賢所注，頭緒紛繁，未能一覽卽了。爰不揣鄙陋，將經文前後，提其綱領，序其節次，條理貫串，脉絡分明，取各注精華，闡大乘宗旨，名曰《解義》，是取須菩提言解佛所說義也，蓋已五易稿矣。嗟余鬢染霜華，途愁日暮，浮沈宦海，未能遽離。仗佛祖之慈悲，冀苦纏之度脫。心持半偈，萬念皆空。非敢謂能種善根，庶幾罪業消除，免墮惡道云爾。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嘉平月，淨如居士徐槐廷謹識

楊文會《心經淺釋題辭》 或有問於予曰：『往昔疏《心經》者多矣，今獨作爲《淺釋》，何也？』予應之曰：『《心經》文約義豐，誦之者衆，皆以古疏難通，無從窺其蘊奧。不有淺釋，初學何由得入？故《淺釋》者，《心經》之津梁也。夫《心經》以二百六十餘言，攝盡六百卷《般若》妙義，果能自淺而深，徹見眞空實相，則一大藏敎，無不從此流出，所謂般若爲諸佛母也。此經以心爲名，心也者，十辦聖凡所同具也，迷則萬別千差，悟則平等一致。迷悟之機，卽在照見『五蘊皆空』一語耳。五蘊本空，非照之使空，乃照見其本空也。奈何衆生顚倒昏迷，以空爲有，沈沒於苦海之中，而不自覺。若依經照之，淺者漸脫塵勞，深者頓超彼岸。隨機獲益，豈有定法？』問者唯唯而退，遂記其言於簡首

謝承謨《般若心經易解序》 聖人立世間法，以維持風化。吾佛說出世法，以化導羣迷。世出世間，同歸於善。但世間法，不外日用倫常；出世法，乃能轉凡成聖，是尤其善中之善也。《心經》爲《般若》之精華，而出世之捷徑。依此而修，乃能離苦得樂，非妙法乎？茲因《金剛經易解》注成，爰類列此經，而並注之。庶幾稗益兼資，以成出世因緣，普願見聞，同登覺路。時光緒己丑春杪，貫三謝承謨題書於混勞處

《大寶積經》

著錄

曇林《寶髻經四法憂波提舍譯記》 《寶髻經》者，是大集中之一集也。其宗四法玄深奧密，天親菩薩略開其門，是故名爲憂波提舍。聖自在力行之，彼占時人處會出於此。今興和三年歲次辛酉，九月朔日庚午之日，烏萇國人剎利王種，三藏法師毗目智仙，中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護法大士魏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愛法之人沙門曇林，道俗相假於鄴城內金華寺譯，四千九百九十九字。

唐玄宗李隆基《大寶積經序》 朕聞天之爲大也高，上下之容可紀；地之爲大也廣，縱橫之數可推。則知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拯沈淪於沙劫，救焚灼於塵區。毒龍懼其威光，醉象憚其神力。其大則包於宇宙，其小則隱於毫芒。七十二君，先在陶鈞之內；萬八千載，卽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暉，周星彰其降誕。鷲頭峰下，演金口之微言；雞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干戈不用，梵志摧鋒；甲冑無施，波旬潰旅。闢圓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慧曇耀於昏衢，慈雲淸於朽宅。無得而稱者，其惟正覺乎！然則敎自西方，法流東夏，馬鳴、龍樹肇闡瓊編，羅什、道安承宣寶偈。關中道俗，雖傳貝葉之文；江左黎元，未極蓮花之旨。又以元魏迷於釋典，宇文扇於魔風，開皇之初，暫爲修建，大業之末，遽卽分崩。

我大唐之有天下也，叡聖重光，文思御曆，吞沙靜夏，練石稱神，巢燧執鞭，羲農擁笏。懸法王之鏡，轉梵帝之輪，被正朔於蟠桃，混車書於細柳。三藏沙門菩提流志者，南天竺國淨行婆羅門種，姓迦葉氏也。年十有二，外道

出家，事波羅奢羅，學聲明、僧佉等論，並曆數咒術，及陰陽等。年踰耳順，遽乃心歸，知外法之乖違，悟釋教之深妙，隱居名岳，積習頭陀。初就耶舍瞿沙三藏學經論，其後遍遊五天竺國。高宗天皇大帝聞其遠譽，挹其道風。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聖帝，應乾司契，當宇披圖，令住東都居福先寺，譯《佛境界》、《寶雨》、《花嚴》等經一十一部。中宗孝和皇帝，循機履運，配永登樞。神龍二年，令住京下於崇福寺翻譯此經。俄屬靈祐虧微，綿區集禍，喬岳之仙長往，茂陵之駕不還。朕以庸虛，謬膺不構，敬遵前旨，勗就斯編。法師尋繹故文，發揮新句，炎涼不懈，曉夕忘疲。舊翻新翻，凡有四十九會，總其部帙，一百二十卷成，以先天二年六月八日，畢功進內。法師戒珠在握，慧炬明心，爲法門之棟梁，啓僧徒之耳目。伏願上資七廟，八百之祚長延；下及萬方，億兆之甿恆逸。遠邇寧謐，朝野歡娛，致澆俗於淳源，歸迷生於壽域。暫乘紫機之暇，聊題緗帙之前，所有會名，具於其目云爾。

徐鍔《大寶積經述》　夫日月出矣，而輝耀十方；時雨降矣，而澡漉萬物。況我身常樂，湛虛空之相，妙覺圓明，融心行之本，唯曖唯昧，不生不滅者哉！是以闡無學之地，聿修迦蘭；啓息言之津，亶作羅奈。智勝菩薩，起方便之緣；淨居天人，發成就之力。稱謂所絕者，其第一義乎？自恆星夜掩，仙虹晝爍，青鉢傳其睟容，寶棺現其金臂。法山摧仆，拂魔箭於危屏；直水橫流，繫慈航於彼岸。烏虖！妙藏不可以常秘，戒輪不可以終盡。雖雙林下者示於泥洹，逮一千年，遞被於聲教。龍持貝葉，亟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華，遂滿眞丹之境。三十七品，慈悲於火宅；一十二經，引喻於沙界矣。

《大寶積經》者，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及今朝玄奘法師、菩提流志等，咸自西天竺所致也。如來昔在鷲峰，利建平等，金口注海，酌之而不竭；寶言如綸，振之而有緒。炯茲瑞憲，久翳鴻都；原壑屢非，市朝多變。歷代侚齊之主，競興參譯；跋陀授記之言，罕能丕就。洎我唐之有天下也，功橫鐵圍，化綿忉利，苑御千界，提封萬剎。張四攝之扉，廣納諸有；聘六道之驥，冥濟羣惑。太上皇以澤深智海，掌耀禪珠；神皇帝以勛格梵空，胸懸法印，肅敷玄誥，照灑鴻波，歷選緇徒，明敭列宿，博考同異，聿興刊緝，勇振頹綱，嚴持絕紐。爰有沙門大德思忠，東天竺國婆羅門大首領臣伊舍羅等，譯梵文者，求善佳緣，悟無生忍，博聞強識，精而譯之。復有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者，開忍辱場，破煩惱衆，弼諧神侶，明而辨之。復有沙門大德履方、宗一、普敬、慧覺等筆授者，令聞孔膠，威儀不忒，手握仙札，受而字之。復有沙門大德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慧迪等證義者，國之大師，佛之右臂，探諸了義，演而證之。復有大德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等次文者，庇影多林，息肩香窟，勤修精進，纂而次之。復有潤文官者，銀青光祿大夫邠王傅上柱國固安縣開國伯盧粲、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崇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公徐堅、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崇文館學士上柱國野王縣開國男蘇晉、朝議郎給事中內供奉崔璩等，位列鳳墀，聲流雞圃，分別二諦，潤而色之。復有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兼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上柱國鉅鹿縣開國公魏知古、兵部尚書上柱國郭元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張說、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上柱國興平縣開國侯陸象先等，朝踐瑣闥，夕遊珠域，護持四法，總而閱之。爾乃杖錫之士，端珪之俊，麻列定筵，林攢樂土。陰祥雲而演譯，倏換炎涼；吸甘露而勤求，載淹衡曷。大乘章句，義不唐捐，小品精微，拯無遺溺，能事畢矣，佛何言哉！

今所新翻經，凡有四十九會七十七品，合一十二帙，以類相從，撰寫咸畢。以先天二年六月三十日，進太上皇；八月二十一日，進皇帝，禁闈曉闢，眞教上聞，仙寧克怡，宸襟允穆。竦鈞陣於白日，親御蠹臺，落雲雨於彤霄，薦加殊尉。賢愚稽首，以爲利見仁王；眞俗歸心，以爲潛登覺道。次有清信佛弟子，前少府監丞李式顏等，皇朝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贈侍中隴西公迥秀子也。復有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遺徐鑣等，皇朝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昭文館學士高平公子也。咸屬彼穹降禍，私門墜構。陟遙岵而崩心，瞻冥途而獻福。於是胠篋探笥，檀波羅蜜，廣疊簡牋，首崇書寫，不變槐火，遽盈苕袂，然後裝之鏤軸，綴以瓊籤，羅彩簟而霓舒，播珠函而錦縟。方使猛風吹嶽，長存妬路之文；劫火燒天，不壞多羅之典。

智圓《普入不思議法門經序》　昔我天中天龍飛虎變，首出庶物，恭默思道，了然無得。既而俯察羣彙，性與我一，情將我異，是故流生死而忘反，著虛妄而不捨，於是乎，於無名相中作名相而說。苟能復其性，於名相乎何有哉！譬若握空拳以誑誘於孺子也，厥或呱呱之泣既止，則開拳舒手，豈有物耶？噫！十二部經八萬法藏者，皆聖人握空拳以誑誘迷徒之孺子

歟！然則道無勝劣，辭有險易，若乃其辭簡易，其義明白，使若曹尋其言，得其門而入，不俟終日者，有以見《普入不思議法門經》焉。

考經所列三昧門者，其實二十八焉。若觸類而長之，則非數量之所及也。美矣哉！如來境界，不由步而可到；甚深法忍，不待取而後獲者，不在茲文耶？此經乃《大寶積》第二十九卷也，將欲啓迪來裔，故錄而別行。復依佛答阿難之問，而以普入不思議法門命其題焉，亦猶曇無讖抄《法華普門品》爲《觀世音經》也。恐來者不知，故叙以明之。是時聖宋三葉天禧四年，龍集庚申夏四月既望越三日也。

真可《書寶積經偈後》《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相故，生於染著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皆寂然，是名女三昧。』

此偈載《寶積經》，句十六，字八十，辭旨朗然。譬如月在天碧，清光照人，凉入心肺，積生熱惱，當處冰銷。此就天機深者，染目得益而言也。如根器稍鈍，能讀而誦，能誦而思，能思而用之，則毛嬙西施，抱身執手，唼舌吮唇，何殊木偶。雖然，女人之爲害大矣。漢李陵與虜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於匿車下，皆劍斬焉。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彼但畜之，已毀王師必勝之氣。今吾曹壞服毀容，求無上道，於欲而不能斷，淫機綿然，一旦觸境，不幸與之從事，不唯出苦無期，如針鼻缺，如石折難合。靜而思之，首可碎也，肝可裂也，心可刳也。遇如斯人，此觀破壞，生不若死。死而不生則已，死而有生，生必入地獄矣。

《無量壽經》

著　録

汪縉《無量壽經起信論後序》知歸子撰《無量壽經起信論》，既成，予得而讀之，爲之贊歎曰：『是能旋轉萬流，歸於淨土者乎？』知歸子邀予宿其家，屬筆點刊，翼日而竟。是夜夢乘人輿，度大橋梁。既歸家，室中忽聞佛香，滿二日，予之於知歸子法事中出聲誦彌陀佛號也。先夢入一金地，禮拜七佛像。翼日偕知歸子入文昌禪院，殿中供佛七，柱上揭七佛偈。予出外，嘗夢衆星聚爲寶塔，横亘天中。比歸乃知先妣爲予誦彌陀佛號，砌塡畫塔，滿而焚之，卽是夜矣。予之默誦彌陀佛號，凡三度。初度以四大若欲解散時，一念彌陀，色身頓得堅固。再度於萬人如海中，以拙酬應故，回光念佛，一念彌陀，人我相頓入平等。三度以刊定《起信論》歸，發歡喜心念佛，一念彌陀，頓證入前念不生後念不滅三昧。因知念佛法門，但得一念相應，有不可思議功德，況念念相應者哉！

知歸子以予識淨土香氣，既屬予刊定，得屬予序之，予諾爲後序，序曰：知歸子本願，以度生故，述此論。或有衆生，忽起妄見，以爲由知歸子之願，其將空卻此方衆生耶？予解釋之曰：文殊師利不云乎，十方諸佛世界一一諸佛，說法教化，各度恆沙衆生，皆入涅槃，於衆生界，亦不增不滅。何以故？衆生定相不可得故。或有衆生不通文字般若，自憾不能讀知歸子《起信論》，得開悟。予安慰之曰：文殊師利有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恆沙寶塔，寶塔究盡塔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實能精研此一偈，有所信入，知歸子起信之指，盡在是矣。偈見賢首宗《五臺無著禪師傳》中，流傳未廣，望見者聞者，持誦書寫，爲修淨土者作眼目，知歸子之願也。是爲序。乾隆三十九年春二月，吳汪縉謹序。

羅有高《無量壽經起信論叙》同學友彭生紹升，述《無量壽經起信論》成，書命有高曰：勉叙之。有高諷經論反覆，光明雲流，骸藏鬱潔。喉舌聽視，曠若新有。冰漁膏釋，弗礙弗膠。閱卷欣慶，贊歎作禮。善哉彭生，乃能發起如是大心，乃能擔荷如是大法，乃能唱演如是妙義，乃能流布如是經典。善哉彭生，不忘囑累，不忘宏誓。快得遭逢聖清樂國，仁壽光被，萬億器界恆沙有情，應共信受，應共證入《無量壽經》今正是時。我觀有情，希望壽命，黃髮難老，百千萬歲。我觀有情，欲無斁期，宮室被服，飲饌什器，園池華鳥，及與音樂，未得欲得，得已欲備，備已欲富，富已欲好。此好彼未，欲彼俱好，彼俱好已，又欲精良，一一精良，淫巧環奇，欲轉變生，匪有竟闋。我觀有情，欲善眷屬，色澤壯姣，知心順恉，迎機赴節，團圞和合，富貴聰明。我觀有

情，微塵計校，束歸貪欲，不出斯等。諸斯等欲，承誰恩力？學體光明，《無量壽經》無始無明，執吝成想，想幻塵勞，虛妄影事，無住爲本，生滅爲性。盤古開天，英雄大人，廊廟金貂，巖穴黃緇，散材下走，靡哲靡愚。腸中車輪，轉轉不淨，污穢淨田，雝塔苦本，助發苦芽，蕃苦枝葉，點綴苦華，結苦果仁。甘苦謂飴，戀苦護苦，立苦辨說，建苦鼓旗，爲苦效忠，爭鋒決勝，如聾如盲。有耳有目，聞見是經，依正莊嚴，功德殊勝。如海爰居，見鐘鼎陳，駭怖竄逃，謂當謀我。離本久遠，智梏情遷，爲鸞爲蜩，笑九萬矣。游盤豕蝨，湯火寧知，廟犧麗碑，枯魚過河，求悔再及，而並不得。不其痛而！我釋迦尊，慈愍有情，火宅毒藥，昧珠客作，窮露癡顛，順其欲然，激揚引導，權巧方便，曲垂濟拯，十二部經，廣說淨土。而於是經，專指西方，觀經觀行，小本勸信，是經願門，尤異方便。我友彭生，入是願門，竺念有情，繹經述論，謂發大願，全憑信根。於是博攷大乘經典，約采菁華，疏瀹正信。於是乃知，欲爲苦本，欲爲道本，用欲知方，出宣大願。於是乃知，佛大願力，我大願力，無二無別，平等平等。於是乃知，十方淨土，依正莊嚴，佛非有餘，我非虧欠。於是乃知，淫怒癡性，當體空寂，《無量壽經》，無終無始，生佛正等。作如是觀，豈得不信，火則能燒，冰則能寒，飯則能飽，烏啄能毒。如是信已，離信名字，開大願門，出生念力，一聲佛號，忘義忘年。聖清乾隆四十年旃蒙協洽之歲十一月既望，越翼日，佛弟子羅有高撰。

魏源《無量壽經會譯叙》 蓮池大師舍《大本彌陀》及《觀經》，而專宗《小本彌陀》，固已偏而不全矣。及《雲棲法彙》刊《大本彌陀經》，又專用魏譯，且謂四十八願，古今流通。夫天親菩薩《無量壽偈》，已言誓二十四章，是西域古本如是。故漢吳二譯宗之，爲二十四願。自魏譯敷衍加倍，重複沓冗，前後雷同，是以唐譯省之，爲四十六願，宋譯省之，爲三十六願，是古不流通，今亦不流通也。加之五痛五燒，冗複相等，惟《寶積經》唐譯無之。故《無量壽經》，至今叢林不列於日課，使我佛世尊，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之大願，不章於世，豈非淨土經教之大憾哉！謹會數譯，以成是經，無一字不有來歷，庶幾補雲棲之缺憾，爲法門之善本矣。或謂：『據子別本經注，仿雲棲《彌陀疏》，一一銷歸自性，且愛不盡，不出娑婆。彼玻璃、硨磲、珊瑚、瑪瑙、黃金白銀，眞珠寶樹，樓閣瓔珞天樂，何預性分中事，而經言極樂世界，津津道之者何？』曰：『此法身報化之自然也。娑婆世界，本華藏世界第十三重，衆生視爲坑坎土石者，世尊以神足躡之，立地皆爲琉璃寶地。乃攝神足，還復如故，此生佛因果之異感也。衆生無不有六根，有六根即有六塵六入，是以目欲極天下之色，耳欲極天下之音，舌欲極天下之味，鼻欲極天下之香，身欲極天下細滑之觸，心欲極天下快意之法。其求而得之者，爲諸天福報，不知天福享盡之易墮也。其次爲人道，人道終身爲形骸妻子所役，苦樂相半，且富貴溺人，易入三途也。在家之難如此，即出家之僧，宗教二門，自智者、永明宗淨合修而外，餘皆大乘自命，欲由初地以登二地，動經長劫。且菩薩有隔陰之迷，雲門、青草堂、五祖戒其前車之鑒，此豎出三界之所以難也。是以大聖覺王憫之，故於豎出三界之外，創橫出三界之法，即安全眞，會權歸實，攬大海水爲醍醐，變大地爲黃金。一聲喚醒萬德洪名，人人心中，有無量壽佛，放光動地，剖塵出卷，自衣獲珠。乃知欲爲苦本，欲爲道本，欣不極則厭不至，厭不極則三界不得出。如是嚮往，如是取舍，如是出離，而後一禮拜，一觀想，一持名。念念仰彌陀如慈父，如疾苦之呼天，如逃牢獄而趨寶所，雖欲心之不專，不可得矣。不然者，口持洪名，心懸世樂，欲其竟出三界也，不亦難哉！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叙。

《法鏡經》

著　録

康僧會《法鏡經序》 夫心者衆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以身爲車，以家爲國，周旋十方，稟無倦息。家欲難足，由海吞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已甚於蒺藜網之賊魚矣。女人佞等三魁，其善僞而信寡，斯家之爲禍也。尊邪穢，賤淸眞，連叢瑣，謗聖賢，興獄訟，喪九親，家之所由矣。是以上士，耻其穢，懼其厲，爲之懾懾如也。默思遁邁，猶明哲之避無道矣。剔髮毀容，法服爲珍，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道宣德，開

導聲聲　或有隱處山澤，枕石漱流，專心滌垢，神與道俱　志寂齊乎無名，明化周乎羣生，賢聖競乎清淨，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鏡

騎都尉安玄、臨淮嚴浮調，斯二賢者，年在齠齡，弘志聖業，鈎深致遠，窮神達幽　愍世矇惑，不覩大雅，竭思釋傳，斯經景模　都尉口陳，嚴調筆受，言既稽古，義文微妙。然時干戈未戢，志士莫敢或違，天道陵遲，內學者寡，會覩其景化，可以拯塗炭之尤嶮，然義壅而不達，因閑竭愚，爲之注義。喪師歷載，莫由重質，心憤口悱，停筆愴如，追遠慕聖，涕泗並流。今記識闕疑，俟後明哲，庶有暢成，以顯三寶矣

佚名《法鏡經後序》　夫不照明鏡，不見己之形；不贊聖經，不見己之情。情有眞僞，性有柔剛，志有純猛，意有暗明，識有淺深，不能一同，不覩聖典，無以自明。佛故著經，名曰《法鏡》，以授某等。開士之上首，傳敎天下，有識賢良，學者通達，行者志正，疾得無上之聖。康氏穀德，博達心聰，爲作注解，敷演義方，辭語雅美，粲然煥炳，遺誨後進，以開童蒙，於學有益，以爲獻呈，乘意綢繆，誠可嘉也。然夫上聖之妙旨，厥趣幽奧，難可究悉。余察其大義，頗有乖異，懼晚學者，以此爲眞，而失於正義，彼此俱獲其衍矣。余反覆歷思，理其闕者，有七十八事，謹引衆經，比定其義，庶令合應，不爲胡牖。又經本字句，多漸滅除去，改易其字，而令句讀不偶，音聲不比，義理乖錯，不相連繼，甚失其宜也。夫聖上制經，言要義正，以爲具備，無所玷玦，不可復增減矣。猶人之四體受之二親，長短好丑各宿本耳，豈可復改更乎？所謂增之爲胡牖，減之爲瘢瘡者也。且夫世俗詩書禮樂，古之遺字，雖非正體，後學之徒，莫敢改易，皆尊敬古典，轉相承順矣。況乎斯經之昭，神聖之所制，天上天下羣聖仙者，靡不稽首奉受以爲明式。學者益智，行者得度，其無數焉。而斯末俗晚學之人，見聞未廣，而以其私意，毀損正言，違戾經典，豈不愧哉！名言學佛，而違佛敎，斯復何求也。昔惟衛佛時，有人反佛名一字，後獲其罪，五百世盲，矇矇冥冥，其佀久也。至釋迦文佛時，其人聞聖德，故來自歸，庶得救濟。佛遙見呼之，其目卽開，投身悔過，乞得除愈，佛言汝罪畢矣，今無他尤。觀之不可不愼哉！夫人若能復心首悔，改往修來，斯亦賢者之意焉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著　録

曇林《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譯記》　夫法留正像，唯聖是依；季行此世，非賢豈伏。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出自烏萇剎利王種，幼履慈踪，長躡悲迹，攝化羣迷，誡惡導善，常爲衆生不請之友。執此法燈，照彼昏闇。魏皇都鄴，崇福以資。興和二年歲次實沈，佛法加持，出此經典，名《善住意天子所問》。建午閏月朔次丁丑，戊寅建功，乙巳畢功。助譯弟子瞿曇流支，對譯沙門曇林之筆，庶俟存道敬法之賢，如實印記，示令不惑耳。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著　録

道慈《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是方等之宗極者也，所以存於千載。功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有天竺沙門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綜大乘，遠載梵本，來遊上京，庇迹祇洹，招學鑽訪。才雖不精絕，義粗輝揚，遂播斯旨，乃上簡帝王。於時有優婆塞何尙之，居丹陽尹，爲佛法檀越。登集京輦敏德名望，便於郡內請出此經。旣會賢本心，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淵博，殆非常情所可厝慮

時竺道生義學弟子竺道攸者，少習玄宗，偏蒙旨訓。後侍從入廬山，溫故傳覆，可謂助鳳耀德者也。法師至元嘉十一年，於講座之上遷神異世，道攸慕

深情慟，有若天墜。於是奉訣墳壟，遂遁臨川三十許載。經出之後，披尋反覆，既悟深旨，仰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會；但歲不侍人，經襲義後。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賾者，豈不使異經同文，解無餘向者哉！輒敢解釋，兼翼宣遺訓，故作注解，凡有五卷。」時人以爲文廣義隱，所以省者息心玄門。至大明四年，孝武皇帝以其師習有承，勅出爲都邑法師。慈因得諮觀，粗問此經首尾，又尋其注意，竊謂義然。今聊撮其要解，撰爲二卷，庶使後賢，共見其旨焉。

慧觀《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路，超昇之洪軌。故其爲教也，創基覆簣，而雲峰已構；冲想一興，而淵悟載豁。言踰常訓，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曜靈；歸無別章，而歎德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勒心切戒，曠志僧那，善攝靡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永路，期運剋終，誕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三乘皆入一乘，所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辯，而義有區分，名由義生，故稱謂屢轉。三五之興，蓋由此也。爾其奧也，窮無始之前，以明解惑之本，究來際之末，挹泥洹之妙。文寡義豐，彌綸羣籍，宇宙不足以擬其廣，太虛不能以議其量。淵兮其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極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極者，必至於此焉。

司徒彭城王殖根遐劫，龍現茲生，依迹上臺，協讚皇極。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開斯幽典，誠期愈曠。凡厥道俗，莫不響悅。請外國沙門求那跋陀羅手執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節，通悟息心。釋寶雲譯爲宋語。德行諸僧慧嚴等一百餘人，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宋元喜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訖於月終。公乃廣寫雲布，以澤未洽，將興後世，同往高會道場。故略叙法要，以染同慕之懷云爾。

《毗耶娑問經》

著　録

曇林《毗耶娑問經譯記》　菩薩方便，攝化衆生，必以大悲引邪從正，毗耶娑仙即其人也。爲導羣迷，令識因果，將諸異見，至如來所，歸命諮啓，聽聞正法，因其請說，即以名經，故因此部《毗耶娑問》。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愍諸錯習，示其歸則，簡集能人善辭義者，在宅上面出此經典，求正法人沙門曇林、婆羅門客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建初辛巳甲午畢功，凡有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字。

《大方等大集經》

著　録

僧祐《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　祐尋舊錄，《大集經》是晉安帝世天竺沙門曇摩讖於西涼州譯出，有二十九，首尾有十二段說，共成一經。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羅尼自在王》，第三《寶女》，第四《不眴》，第五《海慧》，第六《無言》，第七《不可說》，第八《虛空藏》，第九《寶幢》，第十《虛空目》，第十一《寶髻》，第十二《無盡意》。更不見異人別譯，而今別部唯有二十四卷。尋其經文餘悉同，唯《不可說菩薩品》後，《寶幢》分前，中間闕，無《虛空藏所問品》五卷。又經唯盡《寶髻菩薩品》，復無最末《無盡意所說不可思議品》四卷，略無二品九卷，分所餘二十卷爲二十四卷耳。

又尋兩本並以《海慧菩薩品》爲第五，越至《無言菩薩品》第七，無第六品，未詳所以。

又檢錄，別有《大虛空藏經》五卷成者，即此經《虛空藏品》，當是時世有益，甄爲異部。又別有《無盡意經》四卷成者，亦是此經末《無盡意品》也。但《護公錄》復出《無盡意經》四卷，未詳與此本同異。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著　録

神昉《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序》　昔者旭照高山，天宮御一乘之駕；流暉原隰，鹿苑轉四諦之輪。雖復發軫分逵，而塗無亂轍；一雲普洽，而卉木各茂。自鶴林變色，慧日寢光，達學電謝以息肩，眞人長往而寂慮。且前賢述聖，難令各解，後進孤陋，更異親承。況乎正法既往，久當像末，定慧與福德異時，醇化與澆風殊運。然則一乘三乘之駕，安可以同其轍哉！若識時來在數，藥性勿違，然後可以清沈痼之宿疾，體權實之同歸矣。

《十輪經》者，則此土末法之教也。何以明之？佛以末法惡時，去聖浸遠，敗根比之壞器，空見借喩生盲。沈醉五欲，類石田之不苗；放肆十惡，似臭身之垢穢。故此經能濯臭身，開盲目，陶壞器，沃石田。是以菩薩示聲聞之形，象王敬出家之服，以此幢相，化彼無慚，顯二事之護持，成三乘之道果。故經曰：『爲令此土三寶種姓，威德熾盛，久住世故。』又曰：『摧滅一切諸衆生類，猶如金剛堅固煩惱。』然則三寶久住，顯教傳於末法，金剛煩惱，驗障異乎一乘。尋舊經之來，年代蓋久，但譜第遺目，傳人失記。翻譯之主既往，來茲之日罕聞。同我者失魄於眞彩，異我者大笑於淡味，謬以千里，能勿悲乎？夫極曜文天，或蔽虧於薄霧；至言軌物，時淪滯於廣辯。鍼石一違，有死生之巨痛；纖毫錯學，有昇墜之異塗。其可易乎！

屬有三藏玄奘法師者，始則學架東朝，末乃訪道西域，輕一生之性命，涉數萬之艱難。果能竭溟渤以索亡珠，蹈龍宮而窮秘藏。吞法流於智海，瓶瀉無遺；受道氣於檀林，香風更馥。至於因明三量，聲論八音，莫不究立破之源，窮字轉之本。如來所說，菩薩所傳，已來未來，一朝備集。昉以薄業，不偶眞應，幸達聖制，亂於末肇。後賢傳燈於既夕，遂使定死餘命，冀反魂於法藥；昏野迷方，期還轅於覺道。於是染翰操紙，杜絕外慮，務詳至教，釋彼紛執，略諮法主，重啓梵文。粤以永徽二年，歲次辛亥正月乙末，盡其年十二月甲寅翻譯始畢，凡八品十卷。以今所翻，比諸舊本，舊本已有，今更詳明，舊本所無，斯文具載。於是處座抗談者，響法雷而吐辯；靜慮通微者，鏡玄波而照心。頂火暴腹之徒，戢螢暉於慧日；喜足謙懷之侶，騰高節於清風矣。前佛既往，後佛未興，庶此教長懸，永濟來者，弘道之士，如何勿思？

《般舟三昧經》

著　録

佚名《般舟三昧經記》　《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朔佛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令後普著。在建安十三年於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後有寫者，皆得南無佛。又言，建安十三年，歲在戊子，八月八日於許昌寺校定。

《如來大哀經》

著　録

佚名《如來大哀經記》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敦煌菩薩支法護手執胡經，經名《如來大哀》，口授聶承遠，道眞正書晉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

訖　護親自覆校　當令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者，疾得總持，暢澤妙法

《自在王菩薩經》

著　録

僧叡《自在王菩薩經後序》　此經以菩薩名號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爲王。標準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

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眞懷簡到，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之，考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爲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鶉首種奮迅法門。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甲午之日，啓夾創筆，凡有一萬八千三百四十一字

《寶星陀羅尼經》

著　録

法琳《寶星經序》　《寶星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目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此經也。自象化東漸，綿歷歲時，三輪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顯神光於石室，流梵響於清臺。雖鞮譯相尋，尚多疑闕。我大唐皇帝，乃聖乃神，允文允武，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反上皇之風，行不言之信。去泰去甚，既掩頓於八弦；無事無爲，乃朝宗於萬國。瀚海天山之地，盡入提封；龍庭鳳穴之卿，咸霑聲教。仁踰解網，治踵結繩，大德閑閑，外齊八則，小心翼翼，內整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扈而敷弘誓。每以諸有非樂，物我俱空，眷言貞要，無過釋典。

有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光智，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遊眞丹。以貞觀元年景戌，泊於京輦，既登上席，爰懋錦衣。有詔所司，搜揚碩德，兼閑三教，備舉十科者，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三藏，相對翻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謇等譯語，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承旨殷勤詳覆，審名定義，具意成文。起貞觀三年三月，訖四年四月。凡十卷十三品，用紙一百三十幅，總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二言，歸命一切佛菩薩。

《奮迅王問經》

著　録

曇林《奮迅王問經譯記》　一切菩薩，功行普修，依德立名，字號平等，隨所顯發，稱謂不同，說法問論，多依自字。故奮迅王問奮迅法，如來爲說四種奮迅，其有人能具此奮迅，則於一切皆能奮迅。魏尚書令儀同高公，今欲以此四種奮迅，於一切處普奮迅故，置能譯人，在宅上面，出此四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

著　録

法業《大方廣佛華嚴經後記》　《華嚴經》梵文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國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梵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

佚名《華嚴經記》　《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於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

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

綜　述

武則天《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蓋聞造化權輿之首，大道未分；龜龍繫象之初，人文始著。雖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七十二君，亟識無邊之義。由是人迷四忍，輪迴於六趣之中；家纏五蓋，沒溺於三塗之下。及夫鷲巖西峙，象駕東騙。慧日法王，超四大而高視；中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劫。其爲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爲相也，則無去無來。念處、正勤、三十七品，爲其行；慈悲喜舍、四無量法，運其心。方便之力難思，圓對之機多緒。混大空而爲量，豈算數之能窮；入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者，其唯大覺歟！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禎絕瑞，既日至而月書；貝牒靈文，亦時臻而歲洽。踰海越漠，獻賾之禮備焉；架險航深，重譯之辭罄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視之者，莫識其指歸；挹之者，罕測其涯際。有學無學，志絕窺覦；二乘三乘，寧希聽受。最勝種智，莊嚴之迹既隆；普賢文殊，願行之因斯滿。一句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刹土而非隘。摩竭陀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緬惟奧義，譯在晉朝，時踰六代，年將四百。然一部之典，纔獲三萬余言，唯啓半珠，未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於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覩百千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粵以證聖元年，歲次乙未，月旅沽洗，朔惟戊申，以其十四日辛酉，於大遍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經。遂得甘露流津，預夢庚申之夕；膏雨灑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實相之門，還符一味之澤。以聖曆二年，歲次己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繕寫畢功。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頓教，普被於無窮；方廣眞筌，遐該於有識。豈謂後五百歲，忽奉金口之言；娑婆境中，俄啓珠函之秘。所冀闡揚沙界，宣暢塵區，並兩曜而長懸，彌十方而永布。一窺寶偈，慶溢心靈，三復幽宗，喜盈身意。雖則無說無示，理符不二之門；然因言顯言，方闡大千之義。輒申鄙作，爰題序云。

著録

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序》 夫緣起難思，諒遍通於一切；法界叵測，誠顯現於十方。莫不性海冲融，應人機而表一；智光赫奕，耀世間以通三。殊勝微言，輕毫彰於圓教；奇特聖衆，纖埃現以全身。迴超情慮之端，透出名言之表。竊見玄綱浩瀚，妙旨希夷，覽之者詎究其源，學之者罕窮其際。由是微言滯於心首，恆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今者統收玄奧，囊括大宗，出經卷於塵中，轉法輪於毛處。明者德隆於卽日，昧者望絕於多生。得其意則山嶽易移，乖其旨則錙銖難入。輒於一塵之上，顯其實德，窮茲性海，覽彼行林，總舉十門，別開百義，參而不雜，一際皎然，義煥爛於篇題，理昭彰於文字。庶入道之士，粗觀其致焉。

淨源《華嚴經義海百門詳校題辭》 《義海百門》者，賢首國師宗別教一乘所製也。囊括大經，發揮玄旨，總十門而析百義，融萬法而歸一塵。嗟乎！吾祖之訓，遺文尚存，莫有傳者。晉水法裔淨源字伯長，苦志於茲有年數矣。遂遍搜古本，歷考十門以前之九門，具彰序意，列義通結，唯後之一門亡其通結，或諸本傳寫闕文耶，或祖師立言互略耶？抑又第六差別顯現，誤題圓明解縛者，蓋後人橫議編簡異同。今偕詳定，以第六至第十通前五門合爲一卷，恐來者不知，故直書以見其意。時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十九日，於青墩寶閣講院方丈序。

法藏《華嚴經旨歸序》 夫以主教圓通，盡虛空於塵刹；帝珠方廣，攬法界於毫端。無礙鎔融，盧舍那之妙境；有崖斯泯，普賢眼之玄鑒。浩汗微言，實叵尋其旨趣；宏深法海，尤罕測於宗源。今略舉大綱，開茲十義，撮其機要，稱曰旨歸，庶探玄之士粗識其致焉。

舊傳實叉難陀《華嚴經骨目序》 此經新本，大唐證聖元年，於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成。天台宗教第九祖師荆溪尊者，有《顧行觀門骨目》一卷，卽略撮綱要，用擬觀本。斯文久流他國，未行於中朝，故人罕得而見之。然諸佛密藏，如來性海，視之者莫識其指歸，挹之者罔測其涯際。倘留神此典，實玄覽要門，洞明諸佛果源，開悟衆生理本。無邊刹海，豈隔毫端，十世古今，不踰當念，法界大都，於茲入矣。則與夫看誦華嚴大教一部校量功德，復何有異焉！敬叙元由，以冠經首，庶知其所自云耳。

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序》 原夫第一勝義，是離言之法性；等流眞教，誠有海之方舟。故以名句字聲，作別相之本質；色香味觸，爲住持之自體。嗟乎！超絕言慮之旨，洽悟見聞之境，莫不以法王宏造，權道之力歟！《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實可謂該通法界之典，盡窮佛境之說也。若乃文言舛誤，正義難彰，眞見不生，尋源失路，故涉近以遥遠，從淺而暨深，去來今尊，何莫由斯道？且夫音義之爲用也，鑒清濁之明鏡，釋言話之旨歸，匡謬漏之楷模，闢疑管之鈐鍵者也。至如低徊誤爲遲迴，彷徨乃成稽返，俾倪代乎辟睨，軾環遂作女墻。撟書矯形，正斜翻覆，幹存榦體，樹木參差。若斯之徒，紊亂聲義，不知蹧駮，何以指南？苑不涯菲薄，少翫茲經，索隱從師，十有九載，雖義旨悠邈，難以隨迎，而音訓梵言，聊爲注述。庶使披文了義，弗竢籌咨，紐字知音，無勞負帙。且螻蟻之量，司已穴而疏冥；豈霆雷之資，開蟄戶於遐邇。英達君子，希無誚焉。

照明《華嚴經決疑論序》 北京李長者，皇枝也，諱通玄，性稟天聰，智慧明簡，學非常師，事不可測。留情易道，妙盡精微，放曠林泉，遠於城市，實曰王孫，有同捨國。年過四十，絕覽外書，在則天朝，卽傾心《華嚴經》，尋諸古德義疏，掩卷歎曰：『經文浩博，義疏多家，惜哉後學，尋文不暇，豈更修行！』幸會《華嚴》新譯義理圓備，遂考經八十卷，搜括微旨，開點義門，上下科節，成四十卷《華嚴新論》。猶慮時俗機淺，又釋《決疑論》四卷，又《略釋》一卷，又釋《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至於《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及諸詩賦，並傳於世。恐寒暑遷謝，代變風移，略叙見聞，用傳知己。起自開元七年，遊東方山，隱淪述論，終在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時夜半山林震驚，羣鳥亂鳴，百獸奔走，白光從頂而出，直上冲天，在於右近，道俗無不哀嗟，識者議曰：『惟西域淨名遍行是其流，此方孔老非其類，影響文殊普賢之幻有也。』照明親承訓授，屢行旨蒙，見其殂殁，嗟夫聖人去世，思望不及。時因訪道君子，詢余先聖之始末，不敢不言，謹序之。爾時大曆庚戌秋七月八日述。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迴出者，其唯法界歟！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冲融，廣大悉備者，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故我世尊十身初滿，正覺始成，乘願行以彌綸，混虛空爲體性，富有萬德，蕩無纖塵。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皦性空之滿月，頓落百川。不起樹王，羅七處於法界；無違後際，暢九會於初成。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會。圓音落落，該十剎而頓周；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雖空空絕迹，而義天之星象燦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澣。若乃千門潛注，與衆典爲洪源；萬德交歸，攝羣經爲眷屬。其爲旨也，冥眞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用繁興以恆如，智周鑒而常靜。眞妄交徹，卽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礙。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六位不亂而更收。廣大卽入於無間，塵毛包納而無外。炳然齊現，猶彼芥瓶，具足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無礙，等虛室之千燈；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法門重疊，若雲起長空；萬行芬披，比華開錦上。若夫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曝腮鱗於龍門；深不可闚，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師子奪迅，衆海頓證於林中；象王迴旋，六千道成於言下。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踰於毛孔。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眞可謂常恆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尋斯玄旨，卻覽餘經，其猶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峰之高。是以菩薩搜秘於龍宮，大賢闡揚於東夏。顧惟正法之代，尚匿清輝；幸哉像季之時，偶斯玄化。況逢聖主，得在靈山，竭思幽宗，豈無慶躍。

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卽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世主妙嚴品》第一者，卽衆篇義類之別目。大以曠兼無際，方以正法自持，廣則稱體而周，佛謂覺斯玄妙，華喻功德萬行，嚴謂飾法成人，經乃注無竭之涌泉，貫玄凝之妙義，攝無邊之海會，作終古之常規。佛及諸王，並稱世主，法門依正，俱曰妙嚴。分義類以彰品名，冠羣篇而稱第一，斯經有三十九品，此品建初，故云《大方廣佛華嚴經》。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序》 至聖垂詮，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之幽致。雖忘懷於詮旨之域，而浩瀚於文義之海。蓋欲寄象繫之迹，窮無盡之趣矣。斯經文理，不可得而稱也。晉譯幽秘，賢首頗得其門；唐翻靈編，後哲未窺其奧。澄觀不揆庸受，輒闡玄微，偶溢九州，遐飛四海，講者盈百，咸扣余曰：「大教趣深，疏文致遠，親承旨訓，髣髴近宗，垂範千古，慮惑高悟，希垂再剖，得覩光輝。」順斯雅懷，再此條理，名爲《隨疏演義》。昔人云：「人在則易，人亡則難。」今爲解釋，冀遐方終古，得若而會。然繁則倦於章句，簡則昧其源流。顧此才難，有慚折中，意夫後學，其辭不枝矣。

蘇軾《跋王氏華嚴經解》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其所集王荆公《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公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荆公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爾，屠者賣肉，娼者唱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朱長文《華嚴經贊序》 夫《華嚴》者，廓諸佛之心境，瑩萬法之本際也。其爲經廣大溥博淵邃妙乎！以言其性，窮法界之無盡；以言其相，視塵剎之交徹；以言其理，包空色以皆眞；以言其事，攝一多而同現。雖釋天之寶網，海藏之靈珠，不足以喻其光輝照徹也。無來往之異，無古今之辨。無作之作，鼓舞萬類；無言之言，充遍羣有。初心既悟，雖凡夫可入；積學未解，雖聲聞莫睹。速證菩提而爲功不滯，兼濟六合而妙用難窺。此誠離權而就實，超漸而卽頓也。蓋降神出興爲一大事，始成正覺卽演是經，至於小乘之戒以善制惡，三乘之教談空破有。《淨名》之擎佛剎，《法華》之變龍女，咸所以應機接引，隨機示化爾，非《華嚴》之比也。予嘗謂釋典之有《華嚴》，猶六經之有《大易》。列卦以明時，立爻以通變。設衆以盡意，而兩儀之道，萬物之情具矣。《華嚴》陳世以宅性，名佛以筌德，布位以表法，而一眞之體，萬行之果備矣。故學儒而不爲《易》，學佛而不爲

《華嚴》，焉足以窮理盡性也。嗟夫！含識之類，自始迄今爲無明之所覆翳，墮瞋焰，觸貪網，揭憍慢高幢，行諂誑稠林，入生死大苦海中，波濤飄泊，不求出離者，滔滔皆是也。萬一志樂佛乘，迴向清淨，又多厭苦忻寂，趣求自了，蚩蚩生民，孰教孰矜。若知夫《華嚴》之城，以無明爲智海，用本智爲法身，伏請願爲勝緣，擴大慈爲能事。衆生未到彼岸，我不獨登正覺，衆生未脫苦聚，我亦輪迴世間。或化而天，或孕而人，或主世導俗，或人纏同行。亦又不心蠲飾，好就寥曠，遁山林，藉草石，然後爲得也。是故雖通居五位，而還向文殊之妙智；雖總成十力，而勿迴普賢之至願，聖神極致安可思議哉！

長文自嬰禍酷，御哀持誦，日用如流，祥禫甫迫，親恩罔極，云何可報？經云：『亦以無邊偈稱述，供養人中調御者』是稱贊者，事佛求福之一端也。於是閱逝多長者論，探其指歸，每品爲之贊，並普賢行願，凡四十篇。其卒章皆述薦親之誠，庶幾助我先君光祿證道超生之因也。噫！秋毫豈足量大空，勺水未能增巨海，誠之所發不自知量乎。自繕寫禮佛，以陳威神詳昭詳鑒。丹悃謹序。

戒環《大方廣佛華嚴經要解序》　戒環向以華嚴海藏汗漫難究，遂三復方山長者疏論，述總要叙，疏條經旨，稍辨端倪。繼沿綴緝，清果明禪師所集修證儀，略解聖號表法，屢爲賢達下詢，願盡九會之奧。因取清涼國師綱要，與論校讎，別爲斯解。以方山爲正，清涼爲助。洞究全藏纔萬八千言，庶幾覽者，無異剖大經於一塵，睹法界於彈指也。建炎戊申上元日。

陶愷《大方廣佛華嚴經吞海集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具因果行位緣起理事，以不思議爲宗，無上乘也。以爲同也，而橫開百千法門，其總非同；以爲異也，而會歸實際理地，其別非異。即同即異，義極於融。故同中有異，鳥翔空而前後齊彰；異中有同，波生水而泯絕一致。萬法各住自位，有如水火陵滅而不相容，至理不隔纖毫，或若塵芥含容而無所礙。此非器界之所能通，而思議之所可及也。然而非文字無以明義，非名句無以成文。則錯綜而華貫，行布而星分，此經之所以爲經也。由文字名句以求之，則法法相似，地地有差。其多也百千萬億以爲數，乃至不可爲數，而未脫於有數也。其大也十方三際以爲量，乃至不可爲量，而未離於有量也。經之爲經，既託於文句，其妙不過如是而已。舉世間極大不可窮盡者，則喻以海焉。所謂十海，若世界、衆生、諸佛、業報、法界、根欲、法輪、願力、神變、佛化，皆生佛之極業，同名之海。而七處九會三十九品，悉波瀾其間，無有能出者。其源無首，其流無尾，其邊無旁，其下無底，則取海以爲喻，是亦天下之極稱歟！至求之天地之間，若形若器，能體融之義而曲當者，蓋亦莫若海也。是經也，行於支那，自晉義熙始，其文浩博，其義淵微，其道宏大。志劣者怠於編秩之多，智淺者瞢於旨意之妙，器狹者駭於果德之極。誦其文已難其人，而況通其義且踐修是道歟！譬猶海中之一物，方爲海所涵，詎能置海於度內耶？

義熙距今幾千歲，訓釋行於今者，獨有棗柏長者論、清涼法師疏，其說益侈矣。偃臺通老法師，得華嚴三昧，雖受學於師，而取成其心。以廣說之一句，而演之萬言；以約說之一品，而攝以數句。萬言而詳味之，無一增語；數句而旁求之，無一缺義。計不待數而人見其多，度不必量而人識其大。法次地差，不相混濫。蓋發揮在文句之表，而游戲於文句之間，卒不繫於文字名句者也。取其約說，傳於世，凡萬數千言，名之曰《吞海》。海可吞耶，衆必以爲誕矣。然有可吞之理者，能造海者也。通公約說亦文句耳，奚浩海之有？余所謂卒不繫於文句者，學者繹其書，而加思焉，當得之矣。噫！大千經卷一塵所覆，唯智者能出之。華嚴法海一噬而不遺餘滴，唯知道者能信之。或出或納，豈外至哉，在我噓吸之間耳。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荆南軍府事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陶愷撰。

道通《大方廣佛華嚴經吞海集序》　伏以《華嚴》之爲教也，朝宗衆經；清涼之爲疏也，貫暎前古。不有穎達，孰能發明？道通夙附眞乘，窮居講肆，論聽宣益，經傳妙空。退慚先哲，無裨後學。請問十年，開演三遍。屢經患難，倍覺衰遲，築室廬山，苟延歲月。而二三學者猶不我棄，日以是經相叩，華嚴爲事。因閱舊篋，得所編法義，名曰《吞海》。用貽晚儁，使品品之中，見無盡經；塵塵之內，明華藏海。於一毛端，忽然廣博，豈曰小補之哉！不學而知，但聞其言，未見其人也。同心之士，毋我誚焉。

觀衡《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序》　《華嚴》大經者，乃毗盧遮那佛稱法界量，顯現自性因果本妙莊嚴究竟圓頓總持法門也。文豐義富，事渺宗

玄，要而收之，不出四法界而已。蓋四法界者，一、理法界，此界也，以眞性法中本無生佛名言，豈有自他影像。世出世法，染淨因緣，當體全空，究竟淸淨，不可思議，是謂理法界也。二、事法界，斯界也，卽理法界，至虛而靈，淨極而妙，不動本然，循業發現。頓變相見二分，幻開迷悟兩途。情與非情，聖凡依正，熾然同異，究竟所有不可思議，是謂事法界也。三、理事無礙法界，是界也，卽理外無事，事外無理。理不拒事，縛脫歷然；事不拒理，生滅寂爾。波濤萬殊，而全彰水體；水性一味，而遍示波瀾。空有並施，性相不二，不可思議，是謂理事無礙法界也。四、事事無礙法界，茲界也，合上三界，圓入一眞。理事既不相違，彼此自是無礙。以事入理，理無盡而事事無盡。以理收事，理無殊而事事無殊。舉一念而三世圓明，吹一毛而十方炳現。正中有依，一毛孔中有無量無邊世界。依中有正，一微塵裏有無窮無盡如來。一多互融，延促自在，不可思議，是謂事事無礙法界也。是則世出世間色心諸法，不出此四種法界。又此四界唯是一心，離心之外無法可言。此心亦是強名不可言議不可思議，卽一眞大法界也。

如來證此法界性，示此法界相，廣此法界量，放此法界光，攝此法界機，彰此法界會，盡此法界理，演此法界經。是一經一名而有三部。品偈既廣，卷數勝多，人間難於秘藏，龍宮久爲密護。像法住世，龍樹大師博盡世間琅琊，因搜海中寶藏。逢斯妙典無上眞乘，慨大法不聞，何以見自心現量？圓宗未會，豈能開法性光明？注神淵記，得下部之始終。竭力宣揚，廣上根之知見。初流布於於闐，次傳演於支那。自經出興，無論餘國，但此方禪敎師將緇素明賢，發無礙辨才，得無師智慧，雄機大用，豎論橫談，生死涅槃自在無畏。立在毗盧頂上，超於威音劫前，從古至今，算數莫計，豈非皆從此經法化而出耶。或在諸餘經典，及師友因緣，一念相應，得見自性，亦須從此經印證，方能弘自性圓通。所以古人云：「無不出乎此法界，無不還歸此法界。」斯之謂歟！今古從此經，得大受用，得大自在，不可不知此經之所出耶，不可不知龍樹大師之所與也。

是經疏論，代有當家，唯淸涼大師，獨超越諸作，體法界觀，開合此經，實文殊之應身，乃毗盧之遍照。以六相十玄，發其幽旨。以五周四分，收其全文。分章剔義，若朗月之照晴空。逐句揭宗，猶海印之現乾象。義無不備，事無不周，是疏鈔與經，可謂君臣道合也。《疏鈔》一出，自唐至明，代不虛講。至於我朝神宗，年次亦講，未歇時。奈何二十年來，不聞有處論及《疏義》，究此玄宗。人與物俱爲滅消，身與心並之虛弱。事推容易，道懼艱難。無論黑白，皆爲時氣所奪也。卽僧輩中爲座主者，或經或論，多不肯深求，或句或文，唯從輕快，以爲簡易，以爲分明。反以古人疏論爲迂談，率以時尙口語爲切妙。是以比來法席，皆貴指點本文，講解漸於虛浮，《疏鈔》將同湮沒。使如來一字法門書海墨而不盡，破塵經卷包法界以無餘，全若無聞，況復得意。法運至此，良可惜哉！蓋古人疏論，皆依智宣流。或總大意條陳，或從細文曲別。或正釋，或旁通，或合明，或助顯，或指證，或懸分，圓轉入微，開合不一。嗟乎今之學者，多識心淺近，因視古之疏論，謂智境支離。又則此時狹劣慢習日滋日深，輕淺狂見時染時厚。卽於本經，多望涯而返，豈獨古疏厭繁不尋。復有弄機緣作究竟宗乘，鄙藏敎爲糟粕文字，每掉頭弗顧，掩耳不聞。何乃逐末忘本，認派迷源，顚倒至斯！何因啓悟，邪風狂扇，一期難迴。

我憨山先師，乘法界大願，示生此際。痛惜時蔽，注意大經。游心古疏，提綱挈要。斷義分文，不三年而全經大旨首尾昭然。卽一座而疏有未發，復爲補出。收羣詮於指掌，窺法界於毫端。一性圓明，百無覆蓋，俾學者或因《綱要》以博《疏鈔》，又因疏以入經，因經以見性。使狹劣之習漸近而漸遠，廣大之境愈入而愈深，此《綱要》之所以而作也。是淸涼大師，爲本經之動臣。我憨山先師，又爲《疏鈔》之導師也。正提挈閣筆之日，適曹溪堅請之時，義不能辭，行爲彼應。因此經疏源流未叙，《綱要》起止無題。不時先師示寂曹溪，此種公案遂成缺典。幸得益公法屬竭力，募刻新安剞劂氏，梓工方完。惜益公又卒勞累，斯亦未及請序大方。丁丑春，衡爲先師掃塔因緣，特之匡山法雲蘭若，得此新刻，如獲舊藏，法法現前，受用不盡。由是罄此微言，用以鳴後云爾。時崇禎丁丑歲四月佛誕日，嗣法門人觀衡焚香題於五乳峰法雲禪寺之方丈。

金聲《刻憨大師華嚴綱要引》

憨大師之雨法海內，片字落紙，不脛而走四方。著述殷盛，自佛滅以來，未數有也。無愚慧皆知之，聲不須具論。聲得生値大師之世，不幸溺於世俗。學道既遲，始有耳目，不克聞見及其稍自悔覺，能讀吾大師之書，而緣盡時窮，師已不復住人間矣。今其上座以晦、虛中兩上人來此也，來此則吾友程仲延氏首與游。游數日，細

問其大師平生行履一切筆舌間事，乃得見師所親手點竄之《華嚴綱要》稿本，及諸種雜著尚未獲登木行世者。友人捧覽，悽然心動，念我輩未嘗蚤知大事，圖一登大師之堂而見其面。今無意中，忽見所未刻之手澤，如面師焉。師往來南北海內之名山大川通都巨邑說法，所不到者甚稀，獨未一涉吾新安。今以其未刻之大法，而又其手澤焉，而於焉至止，豈非天哉！聲知此大事纔數年，即未能盡讀大師之書，顧見諸經之大者要者，師亦大略疏盡，獨《華嚴》耳。刻不須論。刻宜急急，就新安中人成之。師脫歲知世緣將盡，早夜蹌蹌，急成此書。佛命師命衆生命，端在此中。兩上人英靈淵異，眞不愧法王孫子。徒以大師未刻遺書，不遑寧處，而此特甚。甫議剞劂，則程子文氏力任繕寫。諸佛弟子，當以次第至。或不聞知，僭檄徵之。海陽弟子金聲敬題。

元賢《重刻華嚴要解序》《華嚴》爲世尊成道，最初所說，實稱性之直談，非逐機之曲說，他經不可得而並擬者也。昔杜順大師，首爲發端，賢首繼之，頗暢厥旨。至於清涼，而表裏發揮，罄無餘蘊矣。然其旨幽，其理圓，其文富，其義豐，非淺薄之機所敢窺，故學者多望洋而退。至方山李長者，則別爲合論，約繁就簡，獨明大旨。蓋是大聖方便，用接此方好略之機，非二師之有軒輊也。溫陵環禪師，既宗合論，而復參合清涼，折衷以成此解，僅一萬八千言。使學者得此解而窮之，則可以納履於方山，游刃於清涼，而所謂塵說剎說，熾然無間，稱性周遍者，又豈有外於是哉！劉君仲龍氏，重爲殺青流布，蓋以一念信心，投入華藏海中，作斯佛事，是亦華藏海中，一滴之功也。然須知一滴全收巨海，巨海全歸一滴。百城烟水，十會深談，端不出此一念耳。余來溫陵，幸值斯典，劉君且以弁言見命，余雖不敏，聊題數言，用表隨喜之忱云。

周克復《華嚴持驗紀序》釋迦成佛，已在久遠無量劫前，但以發願度生，現相於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迦毗羅國。捨王位出家，以三十歲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教分五時，皆大乘也，其中《華嚴》、《金剛》、《法華》諸經，爲最上一乘法。《華嚴》以卽穢卽淨爲宗，《金剛》以無相不取一法爲宗，《法華》以人人成佛爲宗。學者能究心三經，佛法卽蟠際寸胸矣。蓮池師云：「《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觀此語，則是經之尤尊重可知。蓋是經爲世尊初時所說之第一義諦，世尊成正覺已，與諸菩薩，七處九會，放光說法。文殊、阿難等，結集錢圍山，忉利天龍，咸護法藏。由是菩薩搜秘典於龍宮，大賢闡迦文於東夏，如斯勝妙，得聞何幸！故一品之持，已得淨戒；一偈之誦，能破地獄，以至盥掌滴水，尚足拯濟微生。矧夫書寫讀誦講說思修，冥通幽感，殊絕人天，如諸傳記所錄，不彰彰歟？

余既裒次《金剛》、《法華持驗》二書，因復取是經感應事迹，表而出之，爲後人勸。或謂心宗不二，能所雙空，黃梅衣鉢，尚欲拋卻一邊，況區區記傳粗迹，奚關正覺？雖然，五周大義，悉標因果，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編中備陳感應之驗，正符斯旨。倘獲由此而聳動羣機，啓迪正信，上之精進修持，自然見性成佛；次亦當收帆苦海，早種佛因。先哲不乏奇緣，凡聖實無差別，雖復如古所云：「異鳥銜花，海王送雨，地震流西域之光，虎訓負太原之鉢。」效可見於當今，理何殊乎曩昔哉！抑經中稱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釋迦度生，亦爲人人具有佛性，故佛出世度之。持經者，但辦一片精心，華藏莊嚴諸聖賢衆，歷劫可以親聞親見。能如此，庶不辜負四十九年苦口也。然則卽以是義，當諸經持驗一貫之說可乎！吉陽羨淨業弟子周克復敬撰。

魏源《普賢行願品叙》《普賢菩薩行願品》，乃《華嚴》一經之歸宿，非淨土一門之經也。《華嚴》以華藏世界海，諸佛微塵國，無量無邊，明心佛之無盡，何嘗專指極樂？然《清涼疏》，分信解行證，而自《入法界品》下，普賢告善財五十三參，遍游佛國，得無量法門，皆證道之實。而末後獨以十大願王道歸極樂者，蓋以經十大願末，皆結曰：「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則是並法界微塵數佛微塵數衆生而念之也。人以爲念盡法界微塵之生佛，卒歸於彌陀，而不知自性彌陀之一心，本周乎法界。雲棲所謂傾華藏海水，入西方一蓮華中，曾不滿蓮之一蕊也。盡法界爲一念，故爲念中之王。修淨土而不讀《行願品》，則其教偏而不圓；故以殿四經之末，爲淨土之歸宿。蓋念佛人至一心不亂，則千念萬念，並爲一念，猶之煉乳出酪也。由一心之淨，而更念至於卽假卽空卽中，離四句，絕百非，是事一心入理一心，猶從酪出酥也。從一念佛法門，遍通華藏海一切法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此從酥出醍醐也。世之以宗教輕淨土者，曷一誦普賢十大願王乎！

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敘。

佚名《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重刊序》 雜華爲十方三世大覺根本法輪，蓋指人人本具大事因緣也。只因衆生昧之，以故諸佛出興，發明建立。就中雖隨時、隨方、隨言論、隨知解、隨意想分別，稱彼根欲，廣演無邊差別妙法，究竟於當人分上增減絲毫不得。悟至此者，方知佛祖無法與人，亦無一時一處塵毛剎海非是弘宣此者。縱欲以大海量墨，須彌作筆，亦不能吐露少分。何況今經所以龍猛入婆伽宮，見文字所載已有其三，而闇浮心力有限，乃誦出十萬頌四十八品者，弘揚五天。東傳震旦，則自晉譯三萬六千頌，成六十卷。唐譯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續得烏荼國所貢後分，般若三藏同清涼國師再譯成四十卷。其臨末一卷，即今十大願王是也。乃晉唐二大部中所缺，然具攝至經鋼領。故清涼於大疏鈔外已爲十卷疏，疏此後譯，而復更作別行疏，疏此一卷。圭峰作鈔，釋之最爲詳盡。竭藏海之洪瀾，收歸一滴。指中邊之蜜味，頓令親嘗。欲求開示悟入，舍此更無門矣。

予恆傷清涼著述六百卷之繁，今多散落。即續疏十卷，亦不復存。幸此一卷疏鈔，昭慶藏板具焉。不知何緣南北兩藏俱未收入，嘉興書本亦然。誠恐日久歲深，又歸變滅。適羌世隆欲流通大法，予指令刻此廣布。種無上福慧勝因，至於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如盥掌之水尚拯生靈升天，一偈之功已至獄門而返，具如傳譯感通備述。所謂一文之妙，攝義無遺，讀誦思修，功齊種智，古德已言之審矣。是在當人深信力行，終獲全身證入。然後知佛祖眞不我欺，皆緣自欺，辜宏慈深悲，傷己之迷，轉導一切窮塵剎量盡未來劫，步普賢菩薩之芳躅。如經所云，乃人人應爲可爲，不敢不爲者耳。新安道奎述。

雜録

王欽臣《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蓋窮微涉變，至大之迹也。其心泛照，非思慮所於；其迹無限，非象數所測。度有形之外，經恍惚之廷，浩渺難言而有以言，知其至而可以至者，大方廣之義也。何則？夫至神無迹而存其意，萬法無係而有其門，微言罕識而示其宗，大教非私而廓其慧，故能極導方來，濟其慈求，去聖雖遠，常若匪遙。而或者眩無迹便謂不可冀，味無係乃曰守其偏，驚罕識則必高其誠，疑非私靡不怠其人。夫道之大也，豈可以眩昧驚疑而論其趣舍哉？然萬類至冥，其來已久，大雄誓振，惻再有開。是以如來開九會於奧區，闡兜沙之至論，爰集衆聖，共談斯道。此經所明，該萬法則以門戶爲諭，用喜捨則以迴向爲先，悅歸往則以嚴侈爲容，亘杳莽則以廣大爲目，此大方廣之本也。至若聖仙非一，神變迭興，十地同歸，趣成法界，大方廣之迹也。

自眞籍東至，始於晉朝，非文無以見法，非譯無以示衆，秘語再翻，羣心知悟，是以歷世寶其書焉。大宋之興，四聖丕承，法輪世轉，守妙道於不言之教，範蒼生於無名之德。俗仰大覺而此書益興，人能廣道，是之謂也。至和二年，歲次鶉火，閩中沙門文用誠心浚發，思建勝業。以爲道俗雖分，心同則一，至理苟會，契合不差，將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翰林學士天水公夙悟眞乘，領會宏趣，乃與共請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人，共書此一部。事業未半，用公化去，有錢塘沙門志廣贊成其志，歷八稔乃終，藏之東京興國寺閣。皇帝嘉樂羣心，成茲法會，詔錫齋供，以侑其誠。中外欣傾首願慕，聖言久而更顯，衆轍踐而有歸，道固無虧，茲益尊矣。余以鄙薄，預聞始然，雖莫聞妙言而窮睹成事，轍抒所知，爲之記述，庶世之學者，有以審其端焉。

蘇轍《書孫樸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分之守眞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爲實立碑於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崇岳《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 說無說，聞無聞，見無見，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於此見得，高步毗盧頂顚。苟不然者，未舉筆已前，已是

蹉過

道璨《跋血書華嚴經》 七處九會所說，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以耳聽，後五百世最後成佛之人以眼聽，又後五百世燈上人以手聽。耳聽者聾，眼聽者盲，手聽者痛徹骨髓。所聽者不同，所證亦不同。余曠大劫前，蓋嘗以手聽矣，獨無所證，何哉？燈上人能下一轉語，方許證阿字法門。

又《題華嚴經》 余舊閱雜華甚精熟，又嘗手書，置之疏山，反復詳味，不能無惑。善財北遊而曰南詢，文殊在覺城西偏而曰東際，彌勒樓閣無門無戶而曰有開有閉，盈天地萬物皆善知識，而曰善財所參止五十三人，此余所未解，嘗欲持此惑質諸賢首之學者。未暇，紹曇上人持其師克祐比丘所書《華嚴》求跋，因志余惑。不知祐師行墨結字時，毛錐子曾爲說此法乎？

了慧《書永嘉彬上人寫華嚴經後》 華嚴法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大海爲口，須彌爲舌，說莫能盡。世間有限量紙筆，焉能盡之？彬上人深得無盡藏三昧，故以無限量之紙，無限量之筆書之，紙筆無盡，書亦無盡，只此無盡亦無盡。雖然，猶是法界量邊事，且如何是法界量外事？胡僧翻貝葉，王老嚼生薑。

可湘《跋血書華嚴》 釋迦老子，七處九會，含血噴人，究竟將來，猶是傳言送語。本彰維那，向十指爪邊，深錐痛劄，一筆書就，且非和墨徇朱雖然，畢竟傳誰之言，送誰之語？華嚴四種法界，莫擬是那法界中收？彰由此起疑，特求點出。予曰：「豈不見善財童子，遍參五十三知識，人推一人，末後得彌勒指見文殊，文殊指見佛，佛所指者，是那些個？」明眼阿師，切忌蹉過。

大訢《題血書行願品》 《華嚴》設教，由悲智行願，而至無相無作無願，入於一眞法界。迨至末卷，復繫以普賢十種弘願，蓋結集者示人以進修不輟，猶天四時循環無終，使民事因之，以春作而冬藏，歲功既成而復興春作也。廬山住上人，禪餘刺指血書《普賢行願品》示予，且曰：「吾以爲己爲人之學驗之，懼力之不充，將以自勸。」予聞而重有警焉，遂書其後以識吾愧云。至順壬申八月廿八日。

惟則《跋墨書華嚴經》 華藏世界海，微塵數佛刹，盡在普賢大士一毛孔中出現。如今諸佛刹海，乃至天人衆會宮殿床座雲臺寶網，一切受用莊嚴等事，卻在夏居士一毫頭上出現。所現底既在目前，能現底還在甚處？於此著得隻眼，方許諸人與居士相見，亦許居士與普賢相見。

智及《題陸遜齋書華嚴經》 無上法王，初成正覺，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虛空具含衆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唯上乘大士，信解弗疑，中下之機，如聾若啞。吳郡遜齋陸公，吏隱而事佛尤篤，佐政之暇，手書是經，八十一卷，裝滿函秘，安奉五瑞山大雄寶殿，以永傳持。非上乘根器，疇克是也。觀其發大信心，啓大行願，不翅陰翊王度，報資恩有，欲壽大法，無有盡滅。期與極微塵刹海，無盡衆生，同證一眞法界，功德其可量哉！至正壬寅，余客留山中，得遂披閱，時公已沒於王事，追授承事郎昌化縣尹，木落天空，秋高氣肅，淨几明窗，焚香展卷，恍若與公游泳毗盧性海，死生何間焉。

焦竑《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眞人澹然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眞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冰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

嘗觀《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掃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苦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無不波瀾於其間，卽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

經自東昏，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艱於行遠，罹君汝變，始改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剖心以求之而已。

真可《跋麟禪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事，非小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剎，三界一體，正像末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修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成。若夫悲願熏炙，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入，次則歷行、住、迴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習盡功圓，則毗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遍參勝友五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玩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證，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象，寓彼實相，以至三周九喻，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仇，好惡之黨，顛之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爲迷事無明，大機總成迷理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昧，義昧則理無所會，理無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既不通，到家何日？既不到家，安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遍圓無辨，邪正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證而受用者哉！

豫章當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即今上所賜也。寺衆有麒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顧惟天機不深，受性魯鈍，於華嚴法界，率難通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部，意在青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稱，懺洗過現重輕罪垢。果其夙有微善，仗毗盧之龍靈，雜華之熏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槩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舉筆飲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剎耶？乃至際耶？象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爲筆，太虛爲紙，大地爲墨，書若經者，果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會，雖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尚遠在；況五十三勝友，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德清《題瑞之麟禪人刺血書華嚴經後》

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毗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細微莊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眞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剎土塵毛染淨等，劫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謂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下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還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卧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游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性德彰，性德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矣。斯則六千道成於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目前，豈爲智眼。信乎聾瞽，封部識情，衆生日用而不知也。知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爲法界眞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前而有餘，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

今麟禪人，用滴血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境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筆，剝膚爲紙，刺血爲墨，點染太虛，揮灑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一葉落而天下秋回，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毗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游者，舍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關門，試請迴途，重參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囑。

又《重刻華嚴經題辭》　毗盧老人，於一微塵裏，冷坐不禁；於青天白日，忽爾盹睡，墮入緣生妄想夢中，引起歷劫情塵，種種幻網境界，盡無盡大光明藏，重重交羅，如天地簾珠，互遞影像，炳然歷別。且自生大奇特想，亦乃驚怪，普告十方一切天人，極十虛爲口門，以大地爲長舌，說夢中事。使諸聞者瞠目相視，有眼者盲，有耳者聾。其登地大士，自負親爲當家長子，親履其中，尋無一物，了不可得，轉展告之傍人，但云如空中鳥迹耳。禪人乃又願於一毫端頭，欲令人頓入此中，蓋亦難矣。雖然大地衆生，無一人而不沉埋此一塵也。只須大智慧人，冷眼生華，妄想恁麼。如是如是，種種奇特莊嚴，且在一切衆生日用妄想網中，種種光明時時頓現，各各日用而不自知。所以不知者，但夢未破耳。今於路傍草莽間，猛地一人跨跳，攘臂大呼，頓使十方世界，六種震動，同時各各相謂歎曰：奇哉奇哉！不知此中果有如斯大希有事。遂剖而出之，大家携手，通同游戲，自在無礙，無所希求，竟亦不知誰之力也。知恩者，當自重之。

德清《普賢行願品題辭》　毗盧遮那如來，居華藏界，菩提場中，爲地上菩薩，說《華嚴經》，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即龍勝大士，盡出世間智，不能數其品目，而此品者，略本之略本也。惟我盧舍那如來，曠劫所修廣大因行，所感華藏世界，殊勝莊嚴，其因地本行，不出普賢十種大願。而此願者，乃稱法界心，極法界量，包攝無遺，故曰願王。然修行之要，成佛之速，無越乎此。所謂一念消滅無量惡業，一念成就無量善根者。譬若金轉輪王，夢入阿鼻地獄，受大劇苦，無可哀救，怕怖惶惶，奔馳狂呼，欲逃而不得。一旦叱咤，極力猛醒，向之苦事，求之而不得，現成受用，種種本自具足。此所謂夢幻法門，以智而入，唯在自心，不假外求，故曰：心淨則佛土淨。門人鄭擴發菩提心，歸依淨土。余教之以專誦此品，一旦生死夢破，何患不見華藏現成受用乎？

圓澄《重刻華嚴經跋》　一葉落，天下秋，不言而信；一陽復，大地春，不令而行。故能無量爲一，若百川之歸大海；一爲無量，似皓月之印百川。圓融自在，活潑難思，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歟！是經也，如來指明衆生自性，日用具足，非因修得，而衆生爲無明所蔽，迷背自心。故於初成正覺之時，乃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忘想執著而不證得。」繇是頓彎《華嚴》，圓示一乘無外之法；指明法界，發揮凡聖不二之宗。淨穢交徹，非是該羅，重重相映，猶帝網之傳輝；彼彼互融，若千燈之合影。內外無礙，如芥子之納於珍瓶；大小相收，如微塵之遍含大地。既非思議之境，寧容意識所到。嘗聞翻譯則天童藝香，誦持則修羅敗衂，注疏則夢感金像，造論則齒放白光。蓋以是經不可思議，故其利益亦不可思議也。中菴，鶴林二師，自念時當末季，恐或堙沒，發心重刻，欲冀遠傳，不意泥洹時至，中道而止。茲得紹雙融，法無說，諸友繼起，罄心竭力，遍募四方，克成其事。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予主福城，目睹其續，心竊嘉焉。故書數字，誌於部末云爾。

道霈《題新製華嚴經贊後》　經本無贊，贊乃後人所作，贊美經中大旨。《華嚴經》舊贊，不知何人所製，一會多品，唯共一贊，更加泛詞與經無涉。茲因本山重刻方冊經板，乃僭爲改作，有一品一卷，則一卷一贊，有一品數卷，則數卷共一贊，有一卷二三品，則二三品共一贊，略提品會綱領，使讀者唱咏之下，得其大意而已。諸大德不以人棄言，願請流通。如謂不然，幸勿吝指示。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

著　録

志寧《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序》　邈矣！曠古太素爲混沌之先，存而不論，道爲一生之始。洪儒之子浴歸沂水之濱，周聖孔明樂在先王之道安有得於太空之量，現法界於一塵之中。耘除始終，蔑彼生滅。太虛不能齊量，無爲猶是假名。常用而常無，居有而非有。《華嚴經》者，蓋非羅漢結集，亦非小聖傳持。大本《華嚴》非佛不能知見，中本《華嚴》住地菩薩乃能知之，小本《華嚴》即十萬之偈。今之所傳只獲四萬五千餘偈，即八十卷經是也。此準《華嚴經纂靈記》中說也。經云：「此經不入二乘人手，若無大心凡夫，此之法門即當散滅。」經有十玄六相，義如結綰衆絲，帝網天珠重重，各有條貫談

端。舉一則萬燈齊歸，義海千殊爛如星布。以緣生爲旨，以法界性爲宗。法身與報化同時，體用別無二相。以華嚴爲游履，以菩提心爲家，以萬德萬行爲家業。以文殊爲種智，以普賢爲行華。以毗盧遮那爲結果之身，以四十二位而爲眷屬。演則彌綸法界，卷則巨海毛端。會萬象雖以云多，入塵毛尚有餘地。圓融行布，理事互參，行布圓融，主伴交現。如斷金之杖，一卽是多，如斷杖之金，多卽是一。隨觀一境，四種法界；圓頓現前。一地初登，百門妙義，聯綿俱集。證趣七地，功用方休。八地定力轉深，起智還由諸佛，風帆既便，任運而行，其勢不停，直至法雲之地。會中十地普眼初游，未見普賢，佛前大智十大聲聞不睹逝多之勝事，良由發心既小，大願未圓。等覺妙覺現前，爾乃二愚方盡此經。法界無始無終，佛身非有成與不成。大智無滅無生，常以利人爲本。普慧二百大問，普賢二千法詶。法界性本如如，出沒卷舒自在。經云：如人化心化作佛，化與不化等無異，一切諸佛成菩提，成與不成無差別。善財童子成道只在一生，六千比丘發智不由多劫。白牛之駕將悟，卽以超於大乘。金色世界現前，文殊之智全證。法華龍女成佛，只在刹那。妙峰見佛光明，初住便登正覺。但隨圓見，網取漸修，頓悟只在刹那，如牛食肥膩之草。

大唐忻代之間有長者姓李號通玄，其實異人，莫知來處，造斯經論四十卷成。彼有記云，猛虎馱經引於嚴下，下筆之後，常得天人餉食。乃至論終，身亦去世，後人獲其藁本，傳寫流行。其論所明與諸家疏義稍有差別。經有十處十會，義搜《瓔珞經》文。《瓔珞經》兩卷是。四十品之妙文，文在第三禪說，十十以爲圓數，豈合只有三十九品之文。恐是梵本翻譯之時，有所流落。今尋經見義，又似貫華；甘露澤流，猶如瓶寫。去聖懸遠，誰復證明？十萬之途，孰能往檢？亦如生公忍死，清辯留身。後若勘同，方知義在普光明殿三會，豈乃成三善財福城之東，良亦成其會數。志寧雖不親觀造論，皆憑人世盛傳，覽此論文，稍似得其大意。今見此方君子好善之流，以論與經難爲和會，志寧不揆衰邁，才無能爲，今將論文注於經下，使後之覽者無費乃心，纔始開經便得見論。稽首諸佛毗盧遮那一切聖賢，願垂加護論。從第八卷起注入經，兼論與經共成一百二十卷，願諸達士罔有怪焉。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今亦寫附於初矣。

慧研《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序》

夫法界之眞源也，濬十重之藏海，涌萬德之華王。體用齊彰，身刹互含於影像；果因相入，智悲交煥於靈眞。原其無性妙光，若金波而粲影；幻生齊應，同衆水以分形。良由瞥循一照之精明，倏晦千光之圓鑒。返認創成於心體，雲點太淸；依心發動於輪迴，波搖玉海。故我毗盧遮那如來愍乎寢惑，布以身雲，於一切法而坐道場，於一切智而成正覺，說此《大方廣佛華嚴經》也。

繇是卽閻浮之境界，統華嚴之莊嚴。星羅於五位神天，鏡寫於十方刹海。彫宮紺殿，含莫限之勞生；玉樹金臺，誕微塵之佛子。一念未移於蓮座，九天同發於雷音。神光開十會法門，寶澤潤三周因果。故此經初，世主雲集，同心嘿請，有三十七問，備陳體用因果法門，則一部雄文之宗極也。謂藏身爲體，行海爲用；以體起用，斷習爲因；以用全體，習盡爲果。中有神通之義，心境互彰者，則明因果相入，體用一揆。是以從心念法，明體起用，則菩薩神通；從境宣音，明用全體，則佛神通。咸諸妙門，同醻此問。若夫法無宗旨，人莫準憑，爰彰古佛之果因，以顯今人之證信。是以初會世尊，光騰皓齒，海衆雲舒，則示乎果也。次乃玉毫相中，誕諸佛子，則示乎因也。後以普賢承威，宣華藏海，則因全果也。然以毗盧印之，則明古佛果因，總答前法。又以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達妄原虛，卽凡心而見佛。故第二會普光明殿，以佛果爲凡心信因；三會妙峰山，凡心相盡成佛住；四會夜摩天，以智從用成佛行；五會兜率天，智行相入成佛迴向；六會他化天，自他同體成佛地；七會三禪天，智行淸淨成佛華；八會普光明殿，自因成果爲佛出現；九會普光明殿，因果圓融卽普賢常行；十會給孤園，諸位齊明，同彰法界，此則發心因果總答前法。次復圓悟一眞，恐迷修進，不盡千門之惑習，焉成萬行之智悲。故以善財特行軌範，初參文殊佛智，信因南詢諸友，發行治習，入慈氏閣，習盡成果，再面文殊，因果同時，便見普賢法界原行。此顯修道行門一周因果，良以三周十會之玄，稱三十七義之指歸。一字法門，書海墨而無盡；二乘權學，諒涯涘而莫窮。

故此敎非貝巖所編，乃文殊結集，總三部。一部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一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一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隱乎龍藏，未擅閻浮。逮從正法光餘，年將五百，則第十四代祖師龍樹運神海藏，觀前二部非世人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傳布

千年，方垂華夏，東晉初譯，地涌靈泉；唐朝次翻，天降甘露。

玄宗開元中，太原有逸士李通玄者，間代淨名也。而神鑒物表，陶情釋氏，因閱《華嚴義疏》，歎云：「大教弘芳，多家繁製，勞文白首，豈暇進修？」遂窮八十卷之眞詮，總括四十軸之玄輪。夜驅神筆，舒玉齒之祥光；日探幽玄，感天童之給膳。張皇教海，羅列義天。大中載，無諸有高僧志寧，緬思後進之披尋，難測法門之豐富，遂合經論，文旨相須。然其義類繁衍，未圓品藻。慧研因參雲水，叨覽指歸，敢搖牋毫，整斯漏略。列經論以標舉，彰教理而相收。義朗文清，不假猊臺而抱帙；神輝智發，何勞鷲嶺以尋師？總圓一部一百二十卷。粤有報恩光教道場正覺空慧禪師，永安傳心祖印，味道《華嚴》，仰聞王旨，以傾金開印，傳通而廣益。慧研虔膺，制命俾序，眞文輒述大綱，深漸麗則。所冀長光佛日，將兩曜以齊明；永贊金輪，等二儀而遠大。時龍集乾德歲旅丁卯蕤賓之月望日序。

李贄《李長者華嚴經合論簡要序》　此經則天證聖年，三藏實叉難陀奉詔譯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序曰：「蓋聞造化權輿之首，天道未分；龜龍繫象之初，人文始著。雖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七十二君，詎識無邊之義。由是人迷四忍，輪迴六趣之中；家纏五蓋，沒溺三塗之下。及夫鷲巖西峙，象駕東驅。慧日法王，超四大而高視；中天調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劫。混太空而爲量，豈算數之能窮；入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者，其唯大覺歟！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僊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詳，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禎絕瑞，既日至而月書；貝葉靈文，亦時臻而歲洽。踰海越漠，獻賾之禮備焉；架險航深，重譯之詞罄矣。《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也。緬懷奧義，譯在晉朝。時逾六代，年將四百。一部之典，纔獲三萬餘言。唯啓半珠，半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於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睹百千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粤以證聖元年，於大遍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文。遂得甘露流津，豫夢庚申之夕；膏雨灑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實相之門，還符一味之澤。豈謂後五百歲，忽逢金口之言，娑婆境中，俄啓珠函之秘乎？」

至開元中，方山長者李通玄，撰爲《合論》，通玄之自序曰：「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衆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爲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爲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卽此毗盧遮那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德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啓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之法門，睹塵中之刹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刹以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此方如是，十刹同然，聖衆如雲，海會相入。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出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獨園，利人天之明法界。目連鶖子，隔視聽於對顏。六千比丘，啓十明於路上。覺城東際五衆咸臻，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衆齊然。」

及至大中載，福州開元寺沙門志寧，復以論入經。乃自述曰：「《華嚴經》者，蓋非羅漢結集，亦非小聖傳持。大本《華嚴》，非佛不能知見。中本《華嚴》，住地菩薩乃知。小本《華嚴》，卽十萬之偈。今之所傳，只獲四萬五千餘偈。經云：『如人化心化作佛，化與不化等無異，一切諸佛成菩提，成與不成無差別』。善財童子，成道只在一生；六千比丘，發智不由多劫。白牛之駕將悟，卽以超於大乘。金色世界現前，文殊之智全證。法華龍女成佛，只在刹那；妙峰見佛光明，初住便登。大唐忻代之間，有長者李通玄，造斯經論四十卷。志寧覽此論文，得其大意，今見此方君子，以論與經難爲和會。志寧不揆衰邁，將此論文注於經下，使後之覽者，無費乃心，纔如開經便得見論。論從第八卷起注入經，兼論與經共成一百二十卷，其會釋七卷，寫附於前。」

又至乾德歲沙門慧研，又撰爲序曰：「此教非貝巖所編，乃文殊結集，總三部。一部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一部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一部有十萬偈四十八品。隱乎龍藏，未擅閻浮。逮從正法光餘年將五百，則第十四代祖師龍樹，運神海藏，觀前二部非世人所及，乃誦後部，歸於五天。傳布千年，方垂華夏。東晉初譯，地涌靈泉；唐朝次翻，天降甘露。玄宗開元中，太原有逸士李通玄者，窮八十卷之眞詮，括四十軸之玄論。夜驅神筆，舒玉齒之祥光；日探幽玄，感天童子給膳。張皇

教海，羅列義天。大中載，無諸有高僧志寧，緬思後進之披尋，難測法門之豐富，遂合經論，文旨相須，然其義類繁衍，未圓品藻。慧研因參雲水，叨覽指歸，敢搨牋毫，釐斯漏略。列經論以標舉，彰教理而相收。義朗文清，不假猊臺而抱帙；神輝智發，何勞鷲嶺以尋師？』

卓和尚曰：『備矣，先佛爲經，後佛爲論。佛志寧合經論而爲一，佛慧研釐經論以標綱，皆不過爲後代佛子便於觀覽故耳。其用心勤矣。然一百二十卷之繁，吾恐一切賢聖，終未敢輕易也。破夏以來，獲聽寧佛者袁文煒，細讀《華嚴合論》一遍，乃知善說《華嚴》無如長者，因簡其尤要者錄之。儻有大心衆生，欲乘如來乘直至道場，則此二百紙簡要之論文，便是華嚴無盡藏之法界也。自心是毗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皆佛也，吾何幸身親見之。』

圓理《刻華嚴合論纂要跋》 毗盧法門，展一句爲百千萬句，亦未爲廣；總百千萬句以爲一句，亦未爲略。吾友無參有作廣作略之能，顧皆不用，獨取棗柏大士四十卷論文，促爲三帙，廣略適中，而義已備。又況棗柏大士未舉筆已前底肝膽，盡在其中者虖。有者謂：『也只是個減文字漢。』山僧卻向它道：『爾未見無參在！』天寧漚室比丘雲東圓理跋。

方澤《刻華嚴合論纂要後序》 余始閱華嚴普賢三昧，大疑且駭。至《梵行品》，知一句法卽心自性處，不覺心動。它日讀《李長者傳》，言有《合論》四十卷，雖未獲睹，實私慶焉。《傳》曰：長者諱通玄，唐宗室也。美鬚髯，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長裙，博袖散腰，徒跣。以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異之，館之齋中，每旦唯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沉靜冲逸，未嘗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日常危坐。又十年，忽囊負經書以行，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爲擇棲止處否？』爰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前蹲駐，因取囊置龕中，虎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援毫，心冥佛慧，夜輒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於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麗，皆以白巾蒙首，曰爲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於卯辰間，具淨饌，置長者前。齋訖，徹器引去，莫測所之。凡五載，論畢，遂滅迹不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五，一日出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遂返。是晚煙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端坐逝矣。由此觀之，長者蓋普光會中，乘願流通人也。

吳興舊有論板，已罹災毀，諸剎印本又皆殘缺，搜訪久之，眞如寺大宗禪老，向余笑曰：『往吾獲一部，獨見完好，流虹雨菴，借觀十年已久。今雨菴化去，門人不以歸我，豈遲子耶！』余大喜，隨償原費，擔負來山中，則論入經，總一百二十卷，琳琅煥暎。甫旬日，而雨菴故院火，鞠爲煨燼矣。於戲！法寶住世，巧有神衛若此。於是洗心潛玩，見長者將一切人本法界無盡藏中不動智寶，圓彰頓顯，焰涌光騰，徹於言外。當是時，悲欣無量，便欲轉似人人，咸令自見。顧聯函積几，匪堪携佩，乃用節其豐詞，縮其普義，倣三周文勢，厘爲三帙，名曰《纂要》。如以尋丈之軀，而臨咫尺之鏡，威儀態度亦僅可觀。然未緣入梓，藏之篋笥，垂三十年。文選大夫五臺陸公，道叶宗乘，志深弘護。昨以太常卿還，言及斯纂，適符大心，遂捐淨金，偈成勝舉。長者於公，所謂千載而下旦暮之遇也。昔普菴肅禪師，因覽論序，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因言曰：『長者乃於經首，痛下一錘，大地山河等閒俱碎。』乃至云：『普賢文殊與我同參，善財童子是甚茄子。』余謂普菴瞻前失後，殊不知此中字字句句，皆是長者擊情搗見之金剛杵也。披文勝士奮不顧身，衝鋒犯銳，而能別展生涯，則爲深報長者恩矣。隆慶元年冬十月朔旦，禾郡精嚴寺前住山釋方澤撰。

《漸備一切智德經》

著　録

佚名《漸備經後記》 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於長安，於市西寺中，已執梵本，手自演出爲晉言。普使十方一切蒙光，得至無形，度脫衆生，咸共欣濟。今解十住，釋梵爲晉，名第一住，天竺語彼牟提

陀，晉曰悅豫；第二住名維摩羅，晉曰離垢；第三住名彼披迦羅，晉曰興光；第四住名阿至摸，晉曰暉曜；第五住名頭闍邪，晉曰難勝；第六住名阿比牟佉，晉曰目見；第七住名頭羅迦摩，晉曰玄妙；第八住名阿遮羅，晉曰無動；第九住名杪頭摩提，晉曰善哉意；第十住名曇摩彌迦，晉曰法雨。

佚名《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叙》　波牟提陀，晉曰一住。維摩羅，晉曰二住。波披迦羅，晉曰三住。阿至摸，晉曰四住。頭闍耶，晉曰五住。阿比目佉，晉曰六住。頭羅迦摩，晉曰七住。阿遮羅，晉曰八住。抄頭摩提，晉曰九住。曇摩彌迦，晉曰十住。

《漸備經》晉曰《十住名》第一住名悅豫。第二住名離垢。第三住名興光。第四住名輝耀。第五住名難勝。第六住名目前。第七住名玄妙。第八住名不動。第九住名善哉意。第十住名法雨。

《漸備經》十住行。第一住今亡。第二住說戒行。第三住說十二門五通事。第四住說三十七品事。第五住說四諦事。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第七住說權智事。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第九住說神足教化事。第十住亦說神足教化事。

《漸備經》，護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五萬餘言。第一卷說一住事，今無此一卷。今現有二住以上至十住，爲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知何以曀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教道、竺法彥義，斯二道士，並皆博學，以經法爲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經，又亦不聞其有所說，始知博聞之難。《爲人興顯經》且亦是大經，說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衆經之美望，辭叙茂贍，眞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昔鄴中亦與周旋，不知何以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博聞強記信難。有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恆聞彥說之。張天錫更出《首楞嚴》，故當應委於先者。

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手執梵本，譯爲晉言。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眞衆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以爾？諸公才明過人，當能留心思研。心以爲至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習無不以爲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限，思尋有極，幽旨作□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爲，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冀有微補。

《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十住位分衆行，各有階級，目下殊異於衆經，方欲根悉研尋之。如今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爲意。

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涼州，不行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同，但不記處所，所以爲異。然出經時人云聶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以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梵本亦言於闐沙門祇多羅所齎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出，未詳其故。或乃護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唯持至涼州，未能乃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互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長安安法華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釋僧顯寫送與揚州道人竺法汰。

《漸備經》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頃南鄉間人留寫，故不與《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但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若經》乃以善男子善女人爲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之有根，常以爲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勿零落。

《十住經》

著　録

僧衛《十住經含注序》　夫冥壑以冲虛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紛累以運通；靈根朗圓燭以遂能，乘涉動以開用。然能要有資，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悟虛則遂其通塞。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塞則用隨緣感，而應必慮偏。照圓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興焉。故四瀆開溢，則洪川灌壑；玄象差轍，則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道啓其謀，心術兆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引而張之，則綿彰八極。請辯而目焉。

夫萬法浩然，宗一無相，靈魄彌綸，統極圓照。斯蓋目體用爲萬法，言性虛爲無相，稱動王爲心識，謂靜御爲智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虛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始曉之偏目也。智者正遍知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入轍之始，正遍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魄彌綸，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用實異照。故亂識爲塵，機心爲欲，開見謂寶，廓智謂種。機心故五欲爲酖醴之室，開見故三寶爲荆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爲驪龍之淵。四者實萬法浩然，同實異照，雖感應交映，而宗一無相者也。故識御六塵以矇性，心赴五欲以昏慮，見憑四諦以洗鑒，智撫無相以通照。然則境雖□□，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一心，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一。故《十住》爲經，將窮賾心術之原本，遂眞悟之始辯。神功啓於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機無隱伏之數，大造無虛竊之名。爾乃落滯識以反鑒，貞眞慧以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通，合三義以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統極十道之尊號，括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啓靈照之圓極，遠弘大通之逸軌。故十住者，靜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諒義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之嚮牖，發瑩眞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輿，世雄撫會誕化之天府。乃衆經之宗本，法藏之淵源。實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

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窮，道玄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兆百行開於心轍，啓八萬舉其一隅。非夫探鉤玄，亹研機，孰能亢於貞鑒，敬於希微，開拔英悟，返於三隅者哉！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舊聞，不翫斯要，譬負日月而彌昏，面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攜焉。夫舉高必詣遠，致深則興玄。故廓六天以妙處，引法雲以勝衆。蓋衆非勝無以扣其玄，處非妙不足光其道，道光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絕衆穢；開玄肆以引衆，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寶映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廓六變以開運，朗耀世之宏觀，叩三說以開奧，撫玄中之統韻。發五請以宣到，慮衆誠以彌淳，遞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神轍於三轉之際，兆靈覺於九識之淵。四夫衆經以比興，固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焉可共劫而言。非夫體苞三義，道總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矣，其致玄矣。

夫以金剛之幽植，總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況自隆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令千載之下，靈液有寄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邁英風於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秦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於象外。可以祛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轍，幾於過半。運啓其願，彌遭其會，以鉛礫之質，廁南金之肆，誠悟無返三之機，思無稽玄之謀，然存聞賞事，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苦其文約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於隱數，大宗昧於編文。神標繇是以權範，玄風自茲用澆淳。至於閑詣靖惟，扣膺津門，則何常不遙然長慨，撫頹薄以興懷哉！故遂撰記上聞，略爲注釋，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以申其用己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以引而補焉。

《大般涅槃經》

著　録

道朗《大般涅槃經序》　《大般涅槃經》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衆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爲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爲像，卽羣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而情不在己。廁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羣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爲一。夫法性以至極爲體，至極則歸於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眞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斯經解章，叙常樂我淨爲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爲涅槃之原。用能闡秘藏於未聞，啓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癰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秘藏則暢羣識之情，審妙我之在己；啓靈管則悟玄光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疢痾，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爲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爲宗目。宗目舉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冲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爲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秘藏以窮原，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至於理微幽蟠，微於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請難雲構，翻覆周密，用使幽塗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餐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咏於眞丹，高韵初唱於赤縣，梵音震響於釁俗，眞容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於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沈蔽八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無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運流化，先至敦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爲法城塹。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讖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銳，而爲法殷重，臨譯敬愼，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余以庸淺，豫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叙其宗格，豈謂必然，闡其宏要者哉！

梁武帝蕭衍《大般涅槃經義疏序》　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托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析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像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卅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窈窈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墻玉室，豈易入哉！

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負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倪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生晚進，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廿日訖。光表微言，讚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縱名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莂云。

佚名《大涅槃經記序》　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有天竺沙門曇無讖，廣學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敦煌。河西王宿植洪業，素心冥契，契應王公，躬統士衆，西定敦煌。會遇其人，神解悟識，請迎詣州，安止內苑。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讖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本久在敦煌。讖因出

經下際，知部藁不足，訪募餘殘，有胡道人應期送到。此經梵本都二萬五千偈，後來梵本，想亦近具足。但頃來國家殷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可流布者，經中大意，宗塗悉舉，無所少也。今現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爲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口所譯，不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間耳，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深幸此遇，遇此大典，開解常滯，非言所盡。以諸家譯經之致大不允，其旨歸疑謬後生，是故竊不自辭，輒作徒勞之舉，冀少有補益。諮參經師，採尋前後，略舉初五品爲私記。餘致準之，悉可領也。

佚名《二十卷泥洹經記》《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蒂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答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否？」即答：「皆大乘學。」其乃驚愕雅歎云：「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智猛即就其家得《泥洹》胡本，還於涼州，出得二十卷。」

智圓《涅槃經疏三德指歸序》《涅槃疏》者，實吾祖章安法師約龍樹宗旨，用智者法門，依經辨理，大明乎三德之妙義也。即而章安師沒，荆溪師作筆削斯文，再治再定，抑又因舊章見新意，如諸文之下或加私謂，文句之題改之曰疏是也，然後得盡善矣。邇世空文僅存，莫有傳者。錢唐沙門釋智圓字無外，其荆溪十世之法孫也。痛微言之將墜，慨後學之不聞，於是乎撰記以申明之，勒成二十卷，號《三德指歸》。凡於文高旨遠，言約義微之處，而皆離堅合異，派深析重，指而歸之。俾夫來者識經之所詮，疏之立義，盡在於生佛無差，一心三德之理也。無奔走於迷塗，姑務於理觀講授矣，懷道者知我志乎？時大宋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八月既望，於錢唐西湖崇福寺講堂首事筆削；越六年癸丑九月二十六日，於大慈山崇法寺方丈功畢序云。

又《涅槃玄義發源機要序》夫涅槃無方，佛性無體，而菩薩見之謂之假，二乘見之謂之空，凡夫日用而不知，故如來之道鮮矣。古者能仁大覺愍羣機之未悟也，於是仰觀妙理，俯立嘉號，圓常之經，於是乎作也。其體言見心，得兔忘蹄，不知紀極。洎乎去聖踰遠，人根漸鈍故，四依大士撰之以疏，童蒙之類又不能曉其旨。故人師申之以記，俾因記以了疏，因疏以知經，因經以識理，理斯達矣。孰爲經乎，孰爲疏乎，孰爲記乎？混而爲一，則如來之道不遠而復。若乃考其功，則記爲啓發之先也。故秉筆立言者，實難其人。

嘗試論之，夫欲開前疑，決後滯者，必在乎識也，學也，才也。匪識，胡以宗圓理斷是非；匪學，胡以曉羣言通理論；匪才，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三者備矣，始可與言筆削已矣。斯玄疏者，蓋章安法師用智者義趣，演龍猛宗旨，以申經意也。遂古作者莫之與京，圓不佞識昧學寡才短，故非立言之人也。竊念斯文墜地，傳受道息，於是辯理解紛而筆記之，乃有《玄記》兩卷，《疏記》二十卷。文淺義迂，實無所取。意者俟夫後世者，有達如荆溪者，忿我之紕謬，秉洪筆敷麗藻而發揮之，俾斯經斯疏光大於時，導無窮之機入秘密藏者，豈不功由於我耶？

夫經名者，題牓大理；經文者，剖析衆義。衆義由大理所出也，譬如觀發源必知其流多也，挹衆流必知其源一也。故玄之五義，疏之五門，大底申明於此旨，使大理衆義總別相涉，無越三德爾。夫三德者，實諸佛之所證也，衆生之所具也。生佛不二，同歸於心。若然者，則首題之總，品卷之別，在我方寸，豈他物哉！嘗撰《疏記》以指歸爲名者，蓋令於別而識總也。今《玄記》以發源爲號者，蓋令於總而識別也。此乃贊述疏主之微旨耳，豈吾自我作哉！抑又此之玄義，皆用經語以成文章，具引則文煩，略之又義闕，繇是粗徵經文，聊輔大義，機要之名，又在此也。吾宗達人且不以狂簡罪我，或有可觀，無隱乎爾。時聖宋三葉天子在宥之十七載，大中祥符紀號之七年，歲次甲寅正月既望，錢塘沙門釋智圓字無外，於大慈山崇法寺方丈，絕筆序云。

又《涅槃百非鈔序》《金剛身品》百非之文，古來人師但解非身是身二句而已。章安疏主雖以三諦分文，亦不委消名相，豈非佛旨淵深，聖言秘妙，既思議難及，故諸德置而不論耶？予先撰《三德指歸》申明經疏，至於此義亦乃闕如。適因講次，隨文粗釋，諸來學者請形筆墨，因是輒陳管見，略爲疏出。竊慮加水之乳，有誤後昆，其有智者宜自詳擇。時大宋大中祥符七年，龍集甲寅九月二十七日，於西湖崇福寺講院序。

師正《科南本涅槃經序》吾佛大聖人，最後雙林會上，爲末世比丘

普及大地衆生明心見性，而說是經也。備明戒檢，廣開常宗。《摩訶止觀》，依之爲扶律顯常，喻之以贖命重寶。故經云：『此經若在，佛法則在；此經若滅，佛法則滅』。佛法命脉存亡繫焉。始於沮渠蒙遜，請曇無讖及猛法師，兩度翻譯，共十三品，成四十軸，行之北方。至宋文帝敕嚴、觀二師，同謝康樂更共治定，開爲二十五品，縮爲三十六軸，行之江南。其間說聽領悟甚衆，著述申明亦多，如僧傳所載也。

去聖逾遙，神根轉鈍，吾祖章安尊者，約龍樹宗旨，用天台義門，製疏科經，深符佛意。荆溪刪補，法道重明。自四明慈雲講唱，孤山作記之後，寥寥絕聞，其故何哉？蓋由經文浩博，疏義淵微，加之科末入經，卒難尋討。師正刻志斯典有年於兹。宋之壬申寓古源法師永清輪下爲座首，遂倣《法華》、《光明》體例，以疏科句，分標經上。凡疏不牒者，起盡難定，而與諸友往復徵折，方丈主決，必歸於是。每夜集於猊峰軒下，經科疏記輪環讀之。預斯集者，大慈懷總、報慈大成、大雲居簡、壽星文勝、龍華清正、園華懷坦、天竺法杭，始於是秋之八月，終於明年之季春。無極東堂可度，重加讎訂。白雲古山僧錄道安，鋟梓流通。願與後人，受持讀誦，如說而行，上不孤於佛祖，下不負於己靈。壽祝一人，功霑九有云。時至元歲在壬午聖制日序。

圓澄《南本大般涅槃經會疏叙》　夫《大般涅槃經》者，乃如來顧命之言也。蘊成曠劫而久秘不談，方便調機而待時方說。所以小大對帶半滿開宗，頓漸偏圓初中後唱。惟此奧旨最後極談，其由庫內之珍財臨終始付，海中之神寶劫盡乃亡。大哉世尊！慈悲莫並，精求竭力，等救沉淪，伺機四十九年，本懷未罄；唱滅二月十五，盡吐肝腸。故得十外歸依，闡提亦悟，昆蟲草木悉已霑恩，象馬蛇虺咸皆被澤。內凡外凡而功超曠劫，天類人類而果證無生。能事既畢，即告涅槃，於是日月無光而山林變白，大地震動而鳥獸哀鳴。是凡是聖盡失所天，情與無情誰非號慕。是知此經一唱無復遺餘，至矣！盡矣！他莫能尚。

舊經四十卷，譯拙辭繁，靈通削成，言簡理直。開宗判教五七八家，灌頂精詳互存得失，由是重參至理，注此玄文。惜乎陳隋兵亂，疏未入經，彼此分張，勢同吳越。況復藏中久匿，學者鮮窺，末世澆漓，盡疲至道，致使法眼朦朧，佛日沉埋，哀哉痛哉！實傷心腑。故予不揣愚庸而輒敢效顰，欲會此經而發心有日，再三披閱，宗趣粗知。奈何旨奧文深，有倣郭象，錯綜前後，多苦亡羊。於是不懼闡提之罪，甘負謗法之愆，削繁錄實，貴在貫通。罪歟福歟，並伸懺悔。時皇明萬曆歲次辛亥如來誕生日。

沈豫昌《南本大般涅槃經會疏解跋》　壬寅中秋，湛大師自會稽過訪，見予案頭有《南藏涅槃經疏》，問曰：『居士從何處得來？』予曰：『從殘書中檢出，乃先世所遺』。師喟然歎曰：『此疏昔灌頂老人當隋陳之亂，拾糊窗紙錄疏，艱辛萬狀。上首湛然欲會經而不遂，埋卻藏中幾千年，學者罕得寓目。我將分疏會入經文，有願而未逮，如果，居士爲我流通』。予唯唯。越十有三載，乙卯孟冬，師來我郡，說法於福城東塔。暇日相見於麟水之濱，師曰：『《涅槃疏會》成矣。』出稿相示，且云：『幾爲病魔所沮，向佛悲哀者累日，願延殘喘，以畢此願。亡何病愈，廣延書家，焚膏繼晷，又數月而始成。居士不忘前諾乎？』予曰：『古德未了之案，得師不惜身命，以利樂有情，敢食前諾！』遂於臘月八日，糾工授梓，幸賴同志樂助，竣事於丁巳秋。謹識其緣起歲月云爾。丁巳孟冬朔日，武塘沈豫昌識。

葉祺胤《南本大般涅槃經會疏解跋》　琪本名祺胤，自幼知崇三寶。丁巳春，會稽湛大師講《楞嚴經》於福城東塔，日往聽焉。遂皈依大師，得錫今法名。先是《涅槃會疏》付刻流通，功繁費儉，師甚憂之。琪遂有幹蠱之思，不覺悲淚。是夕得一夢，夢大師上堂前設一大浴槃，大師體霑泥，從槃沐浴而出，頭長躍尺。琪自視兩足霑泥，次第亦入浴，便覺覺而占之，數然自喜曰：夜來所夢分明，其象爲涅槃。師弘大法，固宜頭長數尺，而琪亦濯足，當是收功於後之兆。是夕四月初四也，遂發心代募，得門下弟張顯慨助四十金，而相繼助者有差，兼程告竣於七月終旬。計夢之夜迄工之竣，僅一百二十日，因紀其事如此，以見法之流通非偶然也。檀越姓名初議不必刻，以善信發心，龍天洞鑒；但世間法恐有昧因果者，故琪所募一一備書。師講《法華經》於海鹽，偷兒竊其侍者兩匣去，中多募票，因而失所，或不得登名經尾，惟護法韋馱證之，實無他也。後零搜得姓名若干，因附於左。弟子明琪識。

趙澐《涅槃末後句序》　澐篤信佛，但不事參學，不持齋戒，不誦經典，更性懶識字。半生讀《論語》一節、《大學》兩節、《中庸》一章，至今猶未了。若十三經、廿一史、諸文集，堆積几案，便夠夠睡去，夢爲胡蝶，不知其所

之。自信經書卷無緣，每聞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心竊慕之。間讀《心經》、《壇經》則色喜，以其簡而易盡。若《楞嚴》、《法華》，則便不敢開卷。偶閱教典，《成唯識論》不及三行，頭疼三日不休。後因先人，以雪庵心嗣臨濟法，寓天台之豐干亭，漾往省侍，令參柏樹子句，七日夜睡不得寧，究竟了無所益。始知此道不與子而與賢，遂不復留意。迄今流浪二十年，且老矣。見海內法席如林，一時慧業文人逃名上士，咸借以自寄。擎拳豎指，示衆普說。拈古頌古，續五燈而傳者，其書且汗牛充棟。嗚呼！人生幾何，又復堪此耶？聞之先儒，有訪友見佛像者，瞿然便出，或以禪悅辟之淫聲美色。漾是以年來學辟佛，將以謝禪侶之相難也。雖然見性明心，自是學人本等，語小語大，成己成物，明明大道，豈能昧卻！乃頃謁俍和尚於水西，談笑歡洽間，忽出《涅槃末後句》相示。嗟乎嗟乎！婆心辣手遂至此耶！開示耶？勘驗耶？逼拶耶？對癡人說夢。捧讀一過，墨汁里洗炭，何從著語？勉作頌言，切莫使明眼人從旁覷破，頌曰：

生死大事這因緣，涅槃末後何須句？如來迦葉度衆生，位育中和是壽量；至誠無息純不已，便是金剛不壞身；大人不失赤子心，臨入滅時還囑付；鳶飛魚躍風雅情，塵埃野馬蒙莊語；孔顏樂處今仍在，拈華微笑接綱宗；若是句中還著句，輪迴永墮百千劫。

吳江後學趙漾謹識

《普曜經》

著　錄

佚名《普曜經記》《普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齊菩薩沙門法護在天水寺手執胡本，口宣音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帛法炬

《無量義經》

著　錄

劉虬《無量義經序》《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衆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夫三界羣生隨業而轉，一極正覺任機而通，流轉起滅者，必在苦而希樂，此叩聖之感也。順通示現者，亦施悲而用慈，卽救世之應也。根異教殊，其階成七：先爲波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一也。次爲拘鄰等轉四諦，所謂授聲聞乘，二也。次爲中根演十二因緣，所謂授緣覺乘，三也。次爲上根舉六波羅蜜，所謂授以大乘，四也。衆教宣融，羣疑須導，次說《無量義經》，既稱得道差品，復云未顯眞實，使發求實之冥機，用開一極之由緒，五也。故《法華》接唱顯一除三，順彼求實之心，去此施權之名，六也。雖權開而實現，猶掩常住之正義，在雙樹而臨崖，乃暢我淨之玄音，七也。過此以往，法門雖多，撮其大歸，數盡於此，亦由衆聲不出五音之表，百氏並在六家之內。其《無量義經》，雖《法華》首載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說，每臨講肆，未嘗不廢談而歎，想見斯文。

忽有武當山比丘慧表，生自羌胄，僞帝姚略從子，國破之日，爲晉軍何澹之所得。數歲聰黠，澹之字曰螟蛉，養爲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苦求道，南北游尋，不擇夷險。以齊建元三年，復訪奇搜秘，遠至嶺南，於廣州朝廷寺，遇中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手能隸書，口解齊言，欲傳此經，未知所授。表便殷勤致請，心形俱至，淹歷旬朔，僅得一本。仍還嶠北，齎入武當。以今永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頂戴出山，見校弘通。奉覩眞文，欣敬兼誠，咏歌不足，手舞莫宣。輒虔訪宿解，抽刷庸思，謹立序注云。

自極教應世，與俗而差，神道救物，稱感成異。玄圃已東，號曰太一；嶺賓以西，字爲正學。東國明殃慶於百年，西域辯休咎於三世，希無之與修空，其揆一也。有欲於無者，既無得無之分；施心於空者，豈有人空之照。而講

求釋教者，或謂會理可漸，或謂入空必頓，請試言之，以筌幽寄。立漸者，以萬事之成，莫不有漸，堅冰基於履霜，九仞成於累土。學人之入空也，雖未圓符，譬如斬木，去寸無寸，去尺無尺，三空稍登，寧非漸耶？立頓者，以希善之功，莫過觀法性，法性從緣，非有非無，忘慮於非有非無，理照斯一者，乃曰解空。存心於非有非無，境智猶二者，未免於有。有中伏結，非無日損之驗；空上論心，未有入理之效。而言羅漢於一聽，判無生於終朝，是接誘之言，非稱實之說，妙得非漸，理固必然。既二談分路，兩意爭途，一去一取，莫之或正。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論無生，以七住爲道慧陰足，十住則羣方與能，在迹斯異，語照則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簀之日稱；定慧者，終成之實錄。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入解則其慧不二。《譬喩》亦云：「大難既夷，乃無有三；險路既息，其化卽亡。」此則名一爲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羅漢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樹王之謂。」斬木之喩，木存故尺寸可漸；無生之證，生盡故其照必頓。案三乘名教，皆以生盡照息，去有入空，以此爲道，不得取像於形器也。今《無量義》亦以無相爲本，若所證實異，豈曰無相？若入照必同，寧曰有漸？非漸而云漸，密筌之虛教耳。如來亦云：『空拳誑小兒，以此度衆生。』微文接麁，漸說或允，忘象得意，頓義爲長。聊舉大較，談者擇焉。

智圓《無量義經疏序》 夫體非舒卷，用有開合，舒之則開一出多，卷之則合多歸一，舒卷不二，一多互融。覈其理則生佛無差，考其事則聖凡有異。大矣哉！我佛之聖人歟，無師獨悟生而知之也，率道演教誠而明之也。於是乎，端拱寂光，乃睠羣彙，垂形百億，唱義五天。對利根則寂場肇頓，接鈍機則鹿園始漸。方等會啓，則褒貶之說風行；般若道敷，則融通之教電照。既而圓機普熟，佛懷斯暢，故高會鷲峰，詳論化本。演《無量義》則開一出多，顯三乘根抵於無相；說《妙法華》則合多歸一，示萬境會同於眞心。兩經既演，大事斯畢，使夫罷商前進於寶所，大車直至於道場者，何莫由斯法歟。嗟乎！妙經雖久布於神州，斯典且未傳於後裔。圓不揆淺識，輒贊深文，庶乎鳥向須彌，同爲一色，水歸瀛渤，都失本名云爾。

《妙法蓮華經》

著録

僧叡《妙法蓮華經後序》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爲名者，照其本也。稱芬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物實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原也。故以喩焉。諸華之中，蓮華最勝，華尚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芬陀利。未敷喩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足以喩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爲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爲用。權之爲化，悟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

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則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不滅。夫邁玄古以斯今，則萬世同一日；卽萬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期存，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

尋幽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啓；談者乖其準格，幽蹤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韵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爲之傳寫，指其大歸，眞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盼矣。於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鶉火。

慧觀《法華宗要序》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麁異陳。於是心轡競策，塵想爭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從初得佛，暨

於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眞，則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最無有上。

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爲上。蓮華之秀，分陀利爲最，妙萬法而爲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爲經也，明發矇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秘深，則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扃心自廢；宗致既顯，則眞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爲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萬法爲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收其名。故經以眞慧爲體，妙一爲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爲說佛慧故，諸佛出世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

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實，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玄像表，稱之曰妙，而體絕精麤。頌曰：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故恆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之謂乎！

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而幽旨彌潛。未嘗不面靈鷲以遐想，臨辭句而增懷。諒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

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爽俊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蹤以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頹綱於將絕，拯漂溺於已淪，耀此慧燈，來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胡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賾之求。雖冥扉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爾。

佚名《正法華經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素解。

佚名《正法華經後記》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灌頂《法華私記緣起》 大法東漸，僧史所載，詎有幾人不曾聽講，自解佛乘者乎？縱令發悟，復能入定得陀羅尼者不？縱具定慧，復帝京弘二法不？縱令盛席，謝遣徒衆，隱居山谷不？縱避世守玄，被徵爲二國師不？縱帝者所尊，太極對御，講《仁王般若》不？縱正殿宣揚，爲主上三禮不？縱令萬乘屈膝，百高座百官稱美贊歎彈指喧殿不？縱道俗顒顒，玄悟《法華》圓意不？縱得經意，能無文字以樂說辯，晝夜流瀉不？唯我智者，具諸功德。幸哉灌頂，昔於建業始聽經文，次在江陵奉蒙玄義，晚還三嶺仍值鶴林。荆揚往復，途將萬里，前後補接，纔聞一遍，非但未聞不聞，亦乃聞者未了，卷舒鑽仰，彌覺堅高，猶恨緣淺，不再不三。咨詢無地，如犢思乳。並復惟念，斯言若墜，將來可悲。涅槃明若樹若石，今經稱若田若里。聿遵聖典，書而傳之，玄文各十卷。或以經論誠言，符此深妙；或標諸師異解，驗彼非圓。後代行者，知甘露門之在茲。

道宣《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厦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敦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龜茲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所非述。

夫以靈嶽降靈，非大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乘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五百授記，俱崇密化之迹。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出定揚德，暢佛慧之宏略。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墜。繫珠明理性之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陳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一極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歷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將非機教相扣，並智勝

之遺塵；聞而深敬，俱威王之餘績。輒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土之玄猷。弘贊莫窮，永貽諸後云爾。

神迥《天台法華疏》 至理無名，名流四天之下；眞乘不動，動出三界之中。證教卽事而凝然，悉檀隨緣而化物。無謀汲引，功莫大哉！《妙法蓮華經》者，洎仁雄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之所說之也。但藥木不同，受潤成異；機宜匪一，稟教亦差。其施權也，則鹿苑四諦之法輪；其顯實也，則鷲峰三變之淨土。旨深詞質，人尊道高，彰壽量之遠本，會伽耶之近迹。雨吹擊演，廢昔說之筌蹄；開示悟入，獲今家之魚兎。微塵菩薩，增道損生；草庵聲聞，恥小欣大。藥王燒臂而供養，多寶全身以證明，圓極冲微，不可得而言也。

有天台大師，法號智顗，昔於如來前，親聽茲典，位居五品，聲振兩朝，不歷講肆。佛乘懸解，陀羅尼力，樂說不窮，常於陳主大極殿對御講《仁王般若經》，萬乘屈膝，百官彈指。且如觀心釋，妙離有無，取眞性作軌，藉資照成徹。叙名詮宗，異於古德，五義覈理，皆扶聖教。自智者弘法三十餘年，獨有《維摩疏》。隋朝奉煬帝敕撰，此之玄文，乃是灌頂法師私記，合二十卷。非智不彈，斯言允矣。及其滅後一百餘載，至唐天寶中，歲在戊子，有東陽郡清泰寺朗和尚，法門之眉壽，涼池之目足，乘戒俱急，內外兼包，獲滿慈之寶器，坐空生之石室。必於講授之次，默然歎曰：『觀其義趣，深契佛乘；尋其文勢，時有不次。或文續義斷，或文後義前，或長行前開其章，或從後直述其義，或偈中先舉其數，或後不次其名。然聖意難測，但仰信而已。今因諸聽徒頻勸請曰：『上根易悟，探頤不迷；中下之流，尋文失旨。儻更垂次比，此則弘益巨多。』和上再三籌量，事不獲已，乃專念大師，求加可否？因夢所感，方始條倫。蓋亦隨情便宜，誠諒非苟求同異，輒有增減於其間矣。冀後諸學者，曉其元意，尋領索裳，擔金棄礫，說眞實法，非虛妄人，助玄風之廣扇，備丹丘之添削。則百界千如，宛同府契；化城寶所，盡親津橋。賴彌勒之殷勤，迴文殊之斬固，輔《發智》之六足，褒《春秋》之一言。神迥等，並採綜文前，輕安諦理，莫不空王佛所，同共發心，十六沙彌，咸皆代講。翳花逢日，除瘼養珠，誠愧雁門之筆，曷窺龍頤之奧，庶探玄之士，沐道流而有本焉。

普門《法華玄義釋籤緣起序》 四教成列，開合之旨，蘊乎其中；十子既往，幽贊之功，在人方絕。惟三轉遂周，一乘載導，經文顯而約，玄記博而深，後進難窺，蒙求尙壅。不遠而復，存乎其時，我哲匠湛然公當之矣。公孩提秀發，志學名成，淵解得於自心，博瞻振於先達，無適不可，以虛受人。洎毗壇以至於國清，其從如雲矣。間者島夷作難，海山不寧，徇法之多，仄身巖宇。或謂身危法喪，莫如奉法全身。黽俛遂行，暴露原野，是樂法者，請益悅隨。且法實無邊，身則有待，弘敷未暇，籤訪有憑，因籤以釋，思逸功倍，美哉，洋洋乎！登門者肯綮未嘗，望涯者恥躬不逮。乘是以訓，文其可廢耶？先德卽詳，雖大科不舉；諸生未達，在小疑必疏。凡十卷，不忘於本，以天台命家；善繼其宗，以釋籤順學。信所謂觀象得意，俾昏作明，永代不朽者也。普早歲在塵，後時從道，徒欲擊其大節，獨不愧於心乎。天王越在陝郛之明年，甲辰歲紀月貞於相。

藏諸《法華玄贊決擇記序》 《決擇》者，輔《玄贊》而開釋也。自經傳東夏，剖判頗多，而獨監靈臺，迴高諸見者，惟《玄贊》歟。以事必師古，用本論爲指南；以教必有憑，用衆經爲準的。義豐文約，理邃詞華。仰之而端倪罕窺，挹之而波瀾莫測。見重於世，懸諸日月者，豈無由哉！其覃思研精，鉤深索隱，不忘得而得者，在夫乎天竺大師。

大師苦節居貞，撝謙養正，大唐三藏，所譯論經，義無偏圓，部無巨細，過耳必誦於口，遇目必了於心。注之其情匪盈，酌之其智匪竭。弘傳之暇，喟然歎曰：『夫易象虛無，尙資乎彖繫；況斯贊玄奧，不藉乎筌蹄？』遂博考舊聞，裁摭新義，附於茲文，隨而決擇。俾傳經學士，不待摳衣，負笈門生，能開獨見。皎皎然淨滿月於秋空，昭昭然燭明燈於暗室者也。起草云畢，校於入室門人法清律師。律師解行道德，接武師矣。日益云學，未敢青藍，歲積解功，頗階亞聖。聞揚三藏，十有餘年；豈惟十哲播美於宣尼，四子見稱於羅什而已。每正釋之餘，旁談玄理，雖口受先德，故輪墨闕書。予叨陪廊廡，乾乾誠請，乃展爲八卷，成一家言。斯天竺大師草創之，討論之；律伯清公修飾之，潤色之，經此二賢，義無遺矣。時我唐御天大曆三年春正月也。

智圓《法華玄記十不二門正義序》 此十不二門出《釋籤》第六，蓋荆溪大師攬玄文教義，入止觀行心，俾夫名字行人識法相之有歸，達造修而無滯也。原夫一家宗趣，道傳三觀，南天竺國龍樹菩薩造《智度論》，大明三觀之義，

以廣一性之宗。北齊慧文依論立觀，口授南嶽，思傳智者。悟自《法華》，智者始妙法華開悟。故開張龍猛之宗，解釋鷲峰之典。於是鼎分部袟，翼張教行，更相映顯，以成大猷。所謂《玄義》釋題止談化意，《文句》解經但事消文，至於《止觀》方談行法。故教在玄文，行在止觀，意令解行相濟，成我自心。是故三部相須，闕一不可。然末代得言者衆，悟理尤稀，故於行門勤勤點示。所以《玄義》明迹門十妙既訖，乃約悟理方名開顯。然則悟理之要必在十乘，故荆溪大師恐後昆昧旨，乃於《釋籤》更立十門，結束十妙，咸歸止觀。一念三千不思議境，方顯教不虛設，悟理有從。故云：『故撮十妙，爲觀法大體。』又曰：『彼此昭著，法華行成。』又云：『故重述十門，令觀行可識。』故知攝歸心境，點示觀門，俾造次顚沛不忘行法，荆溪述作旨在茲焉。

一家所談，剎那妄心卽三諦理，具足三千依正之法，唯在止觀陰境之初。至於諸文曾未點示，良以止觀是己心所行終窮之說，故並以三千而爲指南。是知三界無法，唯是心作，心如畫師，造諸五陰。故色從心造，全體是心，此能造心，具足諸法，若不本具，云何能造？故觀所造，唯見理具，不見諸法，唯一心性，待對既絕，心性亦忘，尚無於同，何況有異？我心既爾，生佛咸然，一一常同，彼彼自異。若論修觀必在自心，如此之境名諸法本，如此之觀是諸行源。不同遍指眞如，亦異一切唯識，準望諸說，豈出斯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今此十門正示因果，自他同歸，此理或以卽假收，或以空中攝，或單就內境，或兼約內外，附事融義，去就有別。須知理體只一無差，預曉斯旨，至文易見，是故十門指歸在此。

此文辭理高遠，由來尚矣。義家抄錄往往別行標立題目，一二三其說，吾將適從。今依行滿法師《涅槃記》，指爲法華玄記十不二門；況滿是荆溪門人，必也親聞呼召，故依彼記以立總題，雖違衆，吾從古也。別行之本與古《釋籤》，其辭不同凡二十餘處，難將文定，宜以義求。今所申釋不以今古局其文，不以情執限其義，在文在義擇善從之，俾荆溪微旨無隱乎爾。

夏竦《重校妙法蓮華經序》

三世諸佛爲衆生出現，證無所證，得無所得者，一大士而已。妙萬化而無象，應羣有而難名，不著世間，猶如蓮華，故竺乾大士集靈鷲遺言，曰《薩達磨奔荼利迦》。魏梵僧支強梁譯於交阯，初成六卷，翻薩達磨爲妙法，奔荼利迦爲蓮華，是名《法華三昧》。晉敦煌僧竺法護譯爲十卷，名《正法華》，分二十七品。後秦鳩摩羅什益《普門》一品，譯爲七卷，名《妙法蓮華》。隋崛那笈多益《藥草喩品》之半，以《提婆達多品》入《塔品》，名《添品法華》。唐道宣律師叙云：『三經文旨互陳，時所崇尚皆用秦本。自漢至唐六百餘祀，受持盛者無出此經。』五代以還，諸侯僭據，字音句讀，方言多誤。國家混一寰海，聖上尊用三教。余家世奉佛，乃取世傳諸本及化外舊經，釋文擿句，數自參較。又以悉曇梵夾，傍行右讀，中原傳譯，始創卷軸，討論重復，卷舒繁數。因觀近世圖籍，鏤刻摹印，綴黏成冊，差便於古。由是命工仿則，肇製此經，庶幾學者易爲究覽。此經《序品》至《勸發》十餘萬言，貫穿諸宗，融通萬法。或伽陀孤起，或祇夜應頌。文有廣略，以接三根；機有深淺，以酬衆請。喪實際者爲之譬寶藏，執涅槃者爲之指髻珠，淪世苦者爲之論污宅，樂小法者爲之演化城。闢甘露之門以來衆軌，均大雲之澤以遍羣生。大方無隅，則有地墨劫塵之談；至神無方，則有眉毫舌相之變。會權實之戲論，設頓漸之假名。使三獸渡河，並臻其量；五愆憑軾，各應其緣。諷誦可以殖福田，解說可以標慧炬。大慈方便，其在茲乎！至哉，清淨靈覺，廓大虛而含法界；光明寶藏，消幻想以契眞如。境既對忘，心將安寄？見有迷悟，體無去來。妙本圓常，超然獨立。資始萬行，孰除其方？若乃以解脫爲蓋纏，以照覺爲封累，掩室摩竭，杜口毗耶，名言道斷，思惟路絕，則神而明之，在乎其人。然而能趣百善者信也，善度衆苦者解也。信解之初，必由緣感。皦月不能現空器，膏雨不能生槁木，後學菩薩幸精進而求諸。時皇祐三年夏四月乾元節日謹序。

有嚴《法華文句記箋難序》

《法華經》者，魁雄於教部，顯妙於本迹，含生之實性彰矣，覺王之大事畢矣。以故其《文句記》習之者，豈唯其理難，其文也不易。愚疇昔善植屢聽屢講，蓋以賦性檮昧，或聽或講，凡有難文，竊形箋注。所貴離羣索居，垂暮之秋，展卷無沉思之勞，講貫得檢討之要。若夫開權秘決，顯本遠旨，綱三分裁截之要，盡四科銷釋之美，宗旨明矣，無敢預焉。今所箋者，引文有影略者廣之，前後有互指者示之，傳寫筆誤者刊正之，經文事相有不釋者輒釋之，斥非隱約者申明之，文字有罕識者音訓之，析爲十卷，置諸儀衍，以備忽忘。脫或山中二三子得以讀之，有以知今箋之之意，亦旁助流通之毫善者，蓋少免乎檢尋之勞耳。其有闕疑，洎檢文未見，以俟來裔。苟異日流落於外，爲博雅之士見之，則知我以此，罪我以此。時皇宋元豐元年戊午歲，楦菴有嚴序。

又《法華玄籤備檢序》　昔我祖以輔教爲重任，如來所遺，行如來事，斯之謂乎？所著《釋籤》十卷，其詞典，其理詣。適足爲敏於學者，因茲以了玄文，因玄以洞經目，因目以達心要，而入甘露之門。以此，其或後學習讀未久，尚患玄籤之文，其言隱而難，援引影而略，雖遲回於簡編之間，何暇尋究他文以博聞見。愚嘗於元豐年中，幸藉講貫次，更銳意檢討，遂輒加注釋，以易其難，以廣其略。文中有傳寫筆誤者，又刊正之。豈獨自防違繆，亦以少毗晚秀修學之美，析爲四卷，以備檢閱，因命曰《備檢》。或達者讀之，無謂加水於乳，投石糅金，以參合衒惑爲誚。時第七寶葉新天子即位改元元祐丙寅夏五月哉生魄，再治始於檀庵序。

又《注三大部後總序》　有嚴伊昔承乏，三易住持，後以董衆無堪，遂築庵自處。雖然，而有志翼扶宗教，願結鴻因，注《法華玄籤》曰《備檢》者四卷，注《文句記》曰《箋難》者五卷，注《止觀輔行傳弘決》曰《助覽》者四卷。二十來載手披目閱，雖心剿形瘵，而日得游泳法華性海，不敢告勞。因茲發願，願憑輔道之福，神生極樂，早證法忍，分身十方，盡未來際，每弘正法開導衆生，使諸衆生於己心中開佛知見。又從頌曰：祖師三大部，留贈意何深；展卷迷文處，焚香大藏尋；雖然形小注，不是謾勞心；願以此功德，資歸七寶林。

脊徽《注三大部後序》　吾祖智者三部之教，其旨深遠，其辭浩博，有非識洞天人，智該今古，未易探其所蘊矣。余自游學丹丘，每聞檀庵法師年彌高而德彌邵，智識明遠，得心傳獨到之學，常造古人超帙處，雖問世名聞之士，往往莫能肩其右。觀其爲人好學不厭，樂教不倦，仁智兩全而世所希有。夙夜匪懈，陶成晚進，使人人皆歸模範之中，設心可謂至矣，師猶以爲未也。其於講訓之外，箋三部之文，疑者辨之，晦者彰之，使吾祖之教若青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鳳凰芝草，人皆知其爲瑞。輔翼吾教，豈小輔哉！故《止觀》四卷名爲助覽。

余晚還故里，師亦圓寂，每恐埋沒斯文，常形寤寐。偶因潘處士首話此集有補於世，勉之鏤板流行，處士躍然而從，乃曰：「非敢規錐刀之利，蓋欲便乎學者抄寫之勞，抑亦廣布法師之教矣。」余加其志，故附書於天台白蓮章首座，以求稿本。章師喜成人之美，樂揚人之善，每以弘道爲心，覽余之書即叩依闍梨，然依公乃法師之裔，非特喜余之書，樂與其本，亦將答先師之恩也。噫！法師之教永傳不朽，而名振千古，自今日始矣。余睹斯文，喜不自勝，輒爲之序，以繼其後焉。時政和四年二月日，永嘉橫陽禪林住持傳教沙門脊徽序。

及南《妙法蓮華經解序》　諸佛出興唯爲一事，千經所演無有餘乘，直以妙萬法而明一心，即幻華而示實相。則《妙法蓮華經》者，諸佛之本宗，千經之輶轄，一心之元鑑，實相之妙門也。秦譯已還，垂八百載，訓辭釋義，代有哲人，而責備求全，互有得失。信曰滿世間之鷲子，如恆沙之菩薩，盡思度量，莫知少分。故雖多歷講解，有所未盡，而潤色評論，不拒來者。

溫陵蓮寺環師，深究一乘，博探衆說，研幾摭要，爲之科解。宣和己亥初，辱不鄙命予校證，既又遍質宗匠，務契佛心。越丙午復會予南山，討疏尋經，參詳再四，黜名相，芟蘩蔓，使入佛知見者，無摘葉尋枝之厭，有析薪秉燭之觀，是眞能發明秘要之藏也。或者扣師七軸文中，何處爲正說？《妙法》曰：「千經萬論唯爲此事，豈茲一席輒有異談。世尊以是而開示，羣迷以是而悟入，火宅以是而出離，寶所以是而前進。若等多劫以半日，現大千於一身。龍女之成佛，不輕之遍記，藥王之然身，觀音之隨應，淨藏之轉邪，普賢之勸發，凡以是也。不明此事則滿目陳言，開佛知見則孰非妙法？」竊觀一期之問答，見全經之述作矣。儻沿披味深造而自得，遂可跏趺無量義處，反照白毫相光。開方便門，示眞實相，眞拋糞器，長御白牛，則一乘妙法備在我而不在佛，備在心而不在經矣。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則夫欲發明是事，當以斯解爲妙指也。靖康丁未春暮中澣日謹序。

處謙《法華玄記十不二門顯妙自序》　聖人之教或廣或略，存諸衆典，原其化意，盡歸於《法華》者，大藏羣經根此也。然聖人出世本以己證導諸羣緣，蓋物機情別，未可一之於道，由是權之於前，本之於後，使循其迹而歸之源，至於斯經也畢矣。文云：「雖設種種道，其實爲佛乘。」特令揆昔昭然可見也。吾祖親承斯旨，九旬敷唱，允叶聖心。洎荆溪記之，尚患十妙文繁，觀道難通；於是撮乎妙旨，十門點示，意深言遠，文而雖迂，舊解不詳，各固所是，繁於異論，雜乎粹旨。余不揆疏昧，深所惜哉！故特遵先範，去諸異同，專取文旨，再爲注解，目爲《顯妙》，且符記主之意也。文云：「此下但直申一理，使一部經旨皎在目前。」「根於此者，不其然歟。若夫分文對相，辨

正舛訛，存此舊解，此不復云。皇宋熙寧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日，於錢塘法住方丈東軒序。

樓鑰《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於世，亦賴此爲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秘密之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書寫，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二百餘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於時，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爲序。余曰：『黃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宮海藏之所秘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舛見於餘事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邪？』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它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筌蹄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慶元四季中秋日，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樓鑰序。

宗曉《法華經顯應錄序》 苦永明智覺禪師以大辯才著賦五首謂：華嚴感通、金剛證驗、法華靈瑞、觀音現神、神棲安養。其所以闡敞聖教，鼓舞羣機，可謂有大功於像運矣。然賦所由作，特以歌咏贊揚爲事，至於事迹始末，非傳記不能周知，故《華嚴》則有《感應傳》，《金剛》則有《應驗錄》，《法華》則有《靈瑞集》，《觀音》則有《感應集》，淨土則有《往生傳》，諦觀博覽，則知佛法靈異之驗不一而足。今《靈瑞》一集，世有二本，有單題《靈瑞》，有《續靈瑞集》。單題《靈瑞》者，內列六十事，不載纂集之人，唯嘉祐中，有楊曦者爲之序。此本舊有，近再刊鋟，但其間不指所出，道俗無別，諸祖事迹缺於紀載，有此疏陋，殆非典刑。《續靈瑞集》者，迺大觀中吳興元穎法師增新續舊，開爲十科，始自普賢證明，終於香光表瑞。此本差勝，頗格前非，無何板藉久亡，往往不及見者多矣。

竊惟《法華》至典，實諸佛降靈之大本，羣生達道之淵源，亞聖大士之所勸發，上首諸天之所護持。當今若出家若在家，無不傾誠讀誦，極意修治，儻神功偉迹不登簡藉之中，則前言往行將不聞於世，又何以爲勸信之端哉？宗曉濫膺釋服，志樂聞持，深嗟舊集未全，續本又缺，於是遍加討覈大藏三朝

僧傳及內外典章，隱顯畢收，新舊共列，總二百三十九事。先示古聖爲首，次以四例分別：曰高僧，曰高尼，曰信男，曰信女，析爲二卷，號《法華顯應錄》焉。蓋取諸台宗現世身口所感勝相，名顯機顯應之謂也。預斯錄者，率皆凝神實相，覃思眞乘，堅操足以壓松篁，精誠足以貫金石，故徵應之恪，猶簫韶之致儀鳳也。以是貽諸將來，一人解而千萬人勸，莫不朽宅知焚，高原發濬，卽乘高廣大車，直造甚深境界，是所願焉。若夫所載之人，或但有其事而無其應者，茲又顯機冥應者也。覽者悉之。慶元戊午仲春初吉，宗曉謹序。

真德秀《妙法蓮華經序》 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漂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勃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師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淸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到彼岸；灾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仇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西山眞德秀撰。

法照《法華三大部讀教記序》 記讀教，自以記遺忘，非謂傳乎人也。嘉定初，在佛隴方草創，已有傳之者矣。東山南湖，傳之者又多。晚在天竺，隨講修飾，於經疏重言諸師異同則刪去。學者有請鋟木，以正舊傳，何如？曰：『可傳乎？』寶祐四年春甲子，天台晦嚴法照。

道璨《題法華經》 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今觀祐上人手書《法華》，筆精墨妙，自首至尾無一毫怠意，心之精微浮動翰墨間，非精進歟！祖述經意，作爲咏歌，被之音聞佛事，非眞法供養歟！後五百世增上慢比丘，非祐而誰哉！

聞達《妙法蓮華經句解序》 夫讀經者須善佛意，得佛意已，然後起修，如明目人善知方詣；不得意者，徒自疲勞，終不能知佛之境界。如經所說智慧方便，譬喻因緣，三一圓融，種種義趣，當知悉是唯心所現。只爲昏迷生死無際，豁然啓悟業障本空。要得無事，一切放下，是非俱遣，垢淨雙忘，忘心亦泯，眞覺圓明。正恁麼時，雖不作意，露迥迥底，常自現前。若尋故紙，何日出頭？所以道諸法實相不可言宣，唯有智者乃能知之。論至於此，

直須向釋迦老子末開口時便知落處，分明薦取，免被他瞞。退身三步，何妨踏著。不勞彈指，見本自心，了辨無始大事因緣，誠不難也。若夫原始要終，提綱振紐，具如序解及指掌圖。今釋字義，爲彼初機，如端伎藝，先加弄引，幸勿泥此，宜自著鞭。時宋景定辛酉如來誕日序。

守倫《注妙法蓮華經序》　蓮經至教，蓋如來極唱之談；妙法雄詮，乃含生復性之本。功高一化，德冠五時。已今當說之羣經，咸推其最；過現未來之諸佛，悉爲此緣。譬魁寶之精金，喻都河之鉅海。大哉！玄誥微妙冲虛；廣矣！眞乘深固幽遠。有緣斯遇，如曇華間放於千齡；無法不收，似大地均霑於一雨。敗種聲聞而獲記，槁木仍春；畜生龍女以超登，寒灰再焰。髻珠等賜，王膳普資。統法界之封疆，領富豪之家業。開示悟入而一道清淨，人理敎行而四法圓融。大事終窮，本懷舒暢。然其理雖一貫，夫何經有三翻？此不備陳，如彼元序。矧以文辭浩博，旨趣淵微，苟非大智大辯之才，孰通難信難解之法？

曰有智者，誕迹台衡，悟自今經，印於南嶽，得總持之三昧，證清淨之六根。釋題以玄義五重，解經則科分三段。不留名相，咨辯宣揚。時有其徒灌頂尊者，俯爲末世集以成書，言約義豐，事融理煥。斯文雖作，人或猶迷。有唐荆溪仍增記鈔，細微詳審，與疏偕行。若孟氏之輔仲尼，類雲門而資少室。用是文辭鼎盛，僅逼藏乘，所在宣傳，唯偏敎肆。世俗無由披究，祖道莫得申明。傷夫惜哉！誠可嗟矣。美玉韞乎幽石，良材秀彼遙岑，人將無聞，孰當採用？竊惟經開四衆，蓋佛祖以遍施爲心；敎局一隅，顧信士而無從入道。愚雖不敏，輒事指陳，式遵祖禰之淸規，用廣後昆之白業。特加注解，志在流通。庶展卷以除疑，覬臨文而不壅。將使義天澄霽，心月孤明。爍破塵勞，頓覺黃粱之夢；豁開玄路，穩騎白牡之牛。向微塵刹土之中，普現色身三昧；入異類旁生之內，遍行同事四門。彼我冤親悉到，無所還地；自他凡聖俱成，不外圓因。聚以和融，恭申上祝，當今皇帝陛下金輪統御，繞百億之須彌；叡算修延，邁諸天之仙劫。俾佛法而有賴，致宗敎以無魔。處處而勸讚流通，德侔釋梵；歲歲之兵刑不試，化繼唐虞。次願文武賢僚咸臻百福，六軍萬姓保合大和者矣。

必昇《依天台科釋注法華經序》　靈山會上《妙法華經》，昔曰世尊金口宣暢，阿難貝多結集，羅什次翻。此經洎我天台妙談玄疏，章安纂集，荆溪作記。良由如來敎化之本原，祖師傳弘之命脈。故歷劫而不泯，遍刹土以流行。名德碩師處處建立法幢，長篇巨軸在在敷揚敎義。有倫法師嘗注此經，今習善徐居士深信佛乘，好樂敎法，慨玆印板漂沒，悉取其經，依科分注，起倫師已墜之書，開後學易入之徑。雖曰柯山之述注，實皆天台之疏文。科標於上，注顯於下，一覽周知，衆義悉現。釐爲七帙，壽諸良梓。又得諸山名德，里閈仁賢相與助成，必有寂光佛祖冥空天龍密宣願力。

原夫天台智者初依大蘇，面承南嶽。用普賢觀爲工行，誦《法華經》爲歷事，豁然大悟，獲旋總持。徹見靈山儼然大會，親聆妙法，轉示後人。今演此道，誠是先志，使後之人聞此生信，卽一念信解，微有開發，卽略解言趣，復能潤物，卽廣爲他說，功倍理契，卽深信觀成，現在四信。滅後，五品兩得相符，不遠而復。其或知心道友，同門信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句之中，義天明朗。衆寶大車皆本然之物，長者大宅卽固有之家。實相體心曠神怡，珍寶所色盈目眩。服上妙珍，御飾頂髻明珠。論壽命則限量墨塵，言聚會則影響等妙。供養乃攪長河爲酥酪，受用則變大地作黃金。功不浪施，福不唐捐，闍浮提內豈是虛行，龍華會中宜應慶快。必昇屬在校讎，辭不堪命，輒陳管見贅云爾。元貞改元乙未彌勒生辰書。

惟則《血書法華經序》　《法華》者，吾自心之法華也，外自心以求法華，無有也。迦文一代時敎，若播百穀而穫，在法華由其以佛知見開悟衆生，歸於授記作佛而後已。授記之說不同，有本有迹，迹則爲諸聲聞開權顯實，本則爲諸大會開近而顯遠。譬猶抹諸世界以爲微塵，以塵爲劫，以劫計其成佛已來之壽命，至於後際而未窮，其間說法授記者，可勝計哉！其遠雖若此，然亦未離乎數量也。究夫曰生曰佛，曰悟曰迷，曰近遠始終之數量，其在吾之自心，特一念隨緣所現之影響耳。是故一念之擴，山毫海墨不足以書其少分；一念之斂，針竅毛孔函之而有餘。所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者。其旨在此，陋庸之士，足以語此哉！

可庭記藏主受業袁州盤龍山顯慶禪寺，早挾策爲四方游。至順癸酉，寺厄於火，其師雲峰峙禪師奮力興復，今又七年矣，可庭寓吳門得受業書，遂刺指血書《法華經》凡七卷，復於是經一字一拜，助其師禱於佛，速寺之完，令法久住，其用心亦勤矣。經成擬奉以還，持示余。余稽顙稱贊且語之曰：「經不云乎，若佛滅後聞是經典，有能自書，若敎人書，則爲已起僧坊，作諸殿堂

園林浴池經行禪窟，一切樂具充滿其中。又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由是觀之，一毛之孔，一縷之血，一點一畫之布置，可以展化權，可以樹幢剎，可以現諸佛之本光，乃至寶所之歸，輪王髻珠之賜。靈山一會之未散，若天若人奉宮殿床座花香幡蓋以供養之，悉在乎此。子誠知此，則吾自心法華之說，亦當有以驗乎此矣。』

智及《題張居士血書法華》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粗，能善用心，卽合本妙。』寂音尊者謂：『世之人，疲精神於紙筆，從事於無用之學，是皆以刀割泥者也。』清河張居士，中年割棄塵累，篤志佛乘，瀝娘生十指之鮮血，書《法華》七軸之眞詮，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端可謂善用其心者矣。既書寫之，又讀誦之。苟能一言之下，心華發明，徹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不妨便是千佛一數。居士宜加勉諸。

元政《天台法華疏義纘跋》 智度禪師《法華義纘》嘗行於世者，有二本也。是皆不精，是正舛差固多，讀者憾焉。乃者有印生又鏤乎版，令予點校，於其疑者，蓋闕如也。按智度者，荆溪之神足也。惜乎其《釋門正統》、《佛祖統紀》而有名無傳，因不知其人。雖不知其人，且見其書，頗知其心，知心愈於知人也。戊戌之秋九月，沙門元政書於深草草廬。

道衍《新注法華經序》 經云：『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若然，豈言說可能跂及者哉！此卽釋迦世尊於三七日中所說，華嚴法界無二無別。雖智如鶖子，未免驚疑，況餘衆乎？此實難信難解，不可思議大解脫法門也。

陳隋間，天台智者大師顗公靈山親承，大蘇妙悟。證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既而居江陵，爲章安等弟子開《玄義》十卷，惟釋經題，所謂九句談妙者也。後居瓦官寺，復爲章安等以權實本迹開顯之旨，別釋經文，名曰《文句》，亦十卷。先是光宅所注，其中不免訛謬，大師悉去之，以正其說。至唐荆溪尊者又推廣大師之說，撰《釋籤》十卷釋《玄義》，《妙樂》十卷釋《文句》，則一經之妙大備而無餘蘊矣。然而文辭浩博，義理深玄，自非老於座主之學者，弗能入也。於是元之慧愚谷者，一以大師成言注於句下，以使初學啓發蒙昧，惜乎歲久，板刻不存。前住上天竺，一菴如法師乃前高僧具菴法師之弟子也。得其正傳，博通教義，講說熟閑，於今兩浙一人而已。間居南京大報恩寺，念祖道之荒蕪，大教之將墜，於是亦一以大師成言注述斯經，不敢妄加己見，混餔其說，疑誤後學，比慧愚谷者加詳，編爲七卷。吳中顧道珍繕寫，極爲嚴整。

道珍與同學佛人管叔純、馮覺成、顧道昇、顧禧然、姜孟圭等共募衆緣，爲之刊梓流通。一日叔純等懷香過予，徵予序引。予時年八十四歲，抱病在家，焉能措筆。然睹茲盛德之事，亦當爲之助善。若以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豈可以言說跂及者哉！姑摭一二爲序，以弁其端。當知此經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上足以答君親之厚恩，下足以濟飛潛之幽趣，如太虛空，豈有量哉！故爲序，後之覽者，當求言外之意云。永樂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序。

明成祖朱棣《大乘妙法蓮華經序》 昔如來於耆闍崛山中，與大阿羅漢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無量等衆，演說大乘眞經，名《無量義》。是時天雨寶華布護充滿，慧光現瑞洞燭幽顯，普佛世界六種震動，一切人天得未曾有，咸皆歡喜贊歎，以爲是經乃諸佛如來秘密之藏，神妙叵測，廣大難名。所以拔滯溺之沈流，拯昏迷之失性，功德弘遠，莫可涯涘。溯求其源，肇彼竺乾，流於震旦，爰自西晉沙門竺法護者初加翻譯，名曰《正法華》。暨東晉龜茲三藏法師鳩摩羅什重翻，名曰《妙法蓮華》。至隋天竺沙門闍那笈多所翻者，亦名《妙法》。雖三經文理重沓互陳，而惟三藏法師獨得其旨。第歷世既遠，不無訛謬，匪資刊正，漸致多疑，用是特加讎校，仍命鏤梓，以廣其傳。

嗚呼！如來愍諸衆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歷劫纏繞，無有出期，乃爲此大事因緣現世，敷暢妙旨，作殊勝方便，俾皆得度脫，超登正覺。此誠濟海之津梁，而燭幽之慧炬也。善男子善女人一切衆生，能秉心至誠，持誦佩服，頂禮供養，卽離一切苦惱，除一切業障，解一切生死之厄，不啻如飢之得食，如渴之得飲，如寒之得火，如熱之得涼，如貧之得寶，如病之得醫，如子之得母，如渡之得舟，其爲快適欣慰，有不可言。噫！道非經無以寓，法非經無以傳，緣經以求法，緣法以悟道，方識是經之旨，清淨微妙第一希有。遵之者則身臻康泰，諸種善根圓滿具足，如蓮華出水不染淤泥，卽得五蘊皆空，六根清淨，遄躋上善，以成於正覺者不難矣。苟或沈迷膠固，甘心墮落，絕滅善根，則身罹苦趣，輪迴於生死之域者，其有紀極哉！雖

然，善惡兩途，由人所趨，爲善獲吉，爲惡獲凶，幽明果報，不爽錙銖。觀於是經者，尚戒之哉！尚勉之哉！永樂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太虛《法華大意開經序啓》 夫《妙法蓮華經》者，十方諸佛之極證，一切菩薩之眞行；六道含靈之所迷，衆子不識之甚謗。然謗也、迷也、行也、證也有四之不同，本也、體也、性也、理也無四之不一。以四之皆一，故東方有聖人生，其道同，其體同，其言行行藏教化，乃至纖悉云爲，無不同也。南北方，上下方，盡空有二界，有聖人生，其道同，其體同，其言行行藏教化，纖悉云爲，無不同也。以四之不同，故古時有異端出，其言不一，其好惡不一，乃至憂患恐懼忿懥取舍，皆不一也。今時未來時，盡世代萬變有異端出，其言不一，其好惡不一，乃至憂患恐懼忿懥取舍，皆不一也。以不一故，車不同軌，書不同文，烏得大道不生謗而甚疑？所以不難於先覺，難於後學也。以同一故，天常同覆，地常同載，未嘗大道不同行而極明。所以不難於後學，難於先覺也。難於先覺，故先覺明道，克苦修行，如雪山六年，少林九載。皇皇如喪家之犬，汲汲如懷渴之鹿。或解人之惑而作論，或洗人之非而上書。或爲道而戮身，或扶道而去首。或大辯而策有萬言，或深隱而言無一發。甚至於奴之狗之草之芥之，爲一言之不明也。極至於割之屠之囚之煮之，爲半偈而可學也。嗚呼！所以難於先覺者此，不難於後學。故後學有大聖人之經明如日，有大賢人之注朗若星。解惑有高僧至論，破疑有大士宏辯。指人道之徑路，弦如也；開見性之大門，豁如也。肯信則直下成佛，皆居無垢世界；肯行則卽俗超凡，皆證清淨法身。況今夙承善力，際遇大明。車同軌而書同文，天同覆而地同載。異端息而大道明，謗毀消而聖教顯。欲明斯明，日中觀手掌；肯入卽入，家裏拜爺娘。何艱險之有？但不肯入；實容易而不難，但不肯信。今日肯信，今日入佛之界，吾曰不難於後學者此。

相質實愚魯，幸入誠明之室；學固淺狹，早逢覺悟之師。既蒙尊衆以推行，敢不罄懷而闡演。伏惟尊衆，念吾佛大聖人欲正法久住之心，各各起難遭之想。蓋百年如電影，萬物人最靈，人而不明此道，百年後，雖欲人身，其可得乎！生生之理，乾坤固無止息之時。必得人身，恐造化不能專制。惟願衆悉一心迴向，聽說偈曰：妙法蓮華七卷經，此心暫離便難明；愛憎取舍千分別，人我是非萬不平；大海本非魚障礙，長空元任鶴飛鳴；今朝良遇眞如教，惟願相携入大乘。太虛自述。

法聚《法華大意序》 《法華大意》，廼廣陵太虛相師談經結案之語也。其所謂大意者，述諸佛之本懷，顯衆生之妙性。會偏圓之一致，廓宗說之通途。蓋以一大事因緣，愚小莫能頓契；諸法之實相，深妙難以言宣。故大覺初生，輒露眞機於指顧；法華後唱，全彰妙體於白毫。眇目難窺，徽猷曷隱。然則啓方便於九部，開佛智於三乘者，特以智音遼曠，未遇當機耳。若夫潛通秘鍵，妙叶玄樞。則曲唱傍提，無非勝行；塵緣剎境，等一妙心。是故舉手低頭，均蒙印記。譬猶都會大城，隨得一門而入，則八達皆通衢矣。惟師衣珠不昧，寶所親登。卽闡義以發金文，復徵心而提如意。奪妙解於思惟之域，洞玄旨於威音以前。我執既忘，妙圓斯應，是則開塔戶於舉指，頓見古佛全身；觀龍女之獻珠，疾往無垢世界。河沙之界不隔，塵墨之劫匪遙。入無量義三昧，坐不思議道場。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斯言信不誣矣。嘉靖丁巳歲孟冬，天池沙門法聚謹序。

徐渭《法華大意後序》 金陵太虛相師，昔與陳白沙、章定山諸老先生相友善，既多論述。及見孝宗皇帝，復有講章詩篇。若雜文諸稿，維揚士大夫家有藏之者，今不易得也。渭孩時舍名稱師兄者玉北菴，往歲閉關龍南精舍，適鄉人李君良忠過訪，爲玉兄道其兄梅峰居士游維揚時，登太虛樓，訪師所遺，得《法華大意》本於住僧某而歸。玉兄後三年出關，復得是本於王龍溪先生所，而本固缺後三品。適玉兄之師玉芝大師至自武康，足成之，玉兄受之。遂較刻以廣其傳，爲卷凡三，字七萬。布施者若干人，費銀若干兩，工再月而成。既成而玉兄持本以來，令渭序其來歷如此。若夫要旨所關，已標指於前序中。雖然，如聞六祖之言，心悟轉《法華》，心迷《法華》轉。然則經且不可恃也，而況於區區之大意，此在衆生誦讀者當自得之。其無以義爲讎，以負於著者、藏者、訪者、足者、施者、刻者之心。嘉靖丁巳歲冬十二月望日，山陰徐渭撰。

真可《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不屬刻未刻，所以衆生與諸佛，未嘗須臾離此經也。然諸佛證而忘之，忘而用之，故日用觸事而眞，眞則神，神則不可測。故曰：『此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唐修雅法師謂此經佛之意，祖之髓，衆生之心。由是觀之，則修雅之言，又可比丘之左券也。雖然衆生日用而不知，又豈能證而忘之，忘而用之哉！故不知此經者，不可不知；證此經者，不可不忘之。故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楊李鮑勝友昆季，發心刻小字梵筴《妙法華經》與《佛頂首楞嚴經》。《法華》根於無量義處，束爲六萬餘言，六萬餘言，束爲二十八品，二十八品，束爲七軸；七軸束爲『如是妙法』四字而已，四字束爲衆生日用現前一念；一念束至於無念，無念卽無量義處也。此無量義處，則十方三世聖凡依正，精粗好醜，報復因果，皆無量義處，大圓鏡之影像也。鮑勝友昆季，所刻二經，筆畫精爽，流布稀奇，負笈擔囊行脚，甚便於鑒照，眞不可思議功德耳。鶴林藁公屬比丘跋之，比丘素不能言，姑書鮑勝友昆季，刻二經緣起遺之。然二經刻未刻，二勝友於境風逆順之頃，未嘗不流布也。

又《跋周叔宗書聽法華歌》 夫《法華》七軸，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三周九喩，直譚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昭然不離日用之中，奈何樓子六十餘年，辛勤行脚，求之而不可得；長慶蒲團七破，求之而不得由是觀之，行求亦不得，坐求亦不得，則此實相，又非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然則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乃永嘉覺老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永嘉之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和尚，舌頭雌黃不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師《法華經歌》，則若庖丁解牛，公輸子之爲匠，而縱橫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咆哮蹴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使吾卽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卽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畜。

曇生通禪人，每以奈何此畜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覓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參此，若不得牛，殫生弗已。紫柏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覓豆腐之瞎猫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么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又《跋法華抒海》 余讀戒公《法華抒海》，至全人卽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且道全人卽法時，阿誰玩象。咄！

又《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間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凡夫則甘坐豐部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夫以遍計不了，謂藤是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遍計情消，則依他本妙，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在日用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卻又不是也。吾大雄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喩，橫說豎說，形容妙法，可謂曲盡慈腸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法，不爲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爲活，譬如一切瓦鑠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又如月在秋水，春著花枝，其清明穠鮮，豈待指點然後知其妙哉！

馮夢禎《重刻妙法蓮華經合論跋語》 宋覺範洪禪師有《法華論》行於世，達觀師爲余言之，構之十年矣，而不得。余於覺範著述已得披睹《僧寶》、《林間》、《智證》諸書，愛其議論直截痛快，能爲人解粘去縛，獨不見是書，慕之頗切。一日詣楞嚴靜室，達觀師出以示余，云得之精嚴僧舍。余喜甚欲狂，不意至寶再耀於世，因得盡讀之。夫世尊出現爲說法華，諸大弟子等得受記莂，爲悟法華。然蓮華是喩，至於孰爲妙法，則七軸文字中，竟無一語說破。欲於此旁施注脚，大難大難。覺範此論大都就自己所悟印正法華，橫說竪說無不如意，而亦未嘗有一語說破。讀是論者，當從不說破處猛著精采，忽然拶破，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始信覺範老人婆心太切。若束於教者，見其眨駁人師，操戈相向，遺其天機而索其玄黃牝牡，豈敢謂盡無哉。每品末有張商英附論一篇，議論亦直截可喜，足以羽翼覺範。鏤版完，達觀師已先期北去；是書流通，想見其欣欣於數千里外也。時明萬曆己酉冬十一月晦日，淨心居士馮夢禎書於淨業堂。

德清《法華經擊節跋》 萬曆乙未春，予以弘法罹難被逮。圜中達觀禪師在匡廬，聞報驚歎，乃願誦《妙法蓮華經》百部，以求諸佛神力攝受之也。頃予蒙恩宥，遣之雷陽。是歲冬，道經白下，達師遲予於江上，相晤於旅泊菴。中夜談及此，且曰：『願以我之心，用公之舌，可乎？』予笑而唯唯。

及丙申春，抵戍所，正值饉劫，居不遑處，且卽從事《楞伽》，而又奔走行間，未暇了此公案。然在白毫光中，不離無量義處三昧也。戊戌夏日，菩提樹下弟子，來從游者十餘輩，相與結夏於穹廬，同誦此經幾二百部。予時爲舉揚此事，以開示之。休夏自咨曰，弟子性澄，請益其綱宗。予因提契吾佛言外之旨，以示之，且將以報達師知予所轉《妙法華經》如是而已。老盧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然不涉唇胲一句，正不在紙墨文字間也。

時會聽者，各各歡喜信受奉行，梓之以廣法施。普願見聞隨喜者，同得現一切色身三昧云。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德清書於楞伽室。

又《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雉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肯然也。及北游行脚，凡參耆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啓發者。向以志慕參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已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

無幾何，乃因弘法，上觸聖怒，遣戍雷陽。達觀大師，與予期禮曹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聞予罹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南行過龍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諷誦《法華》，以了前願。衆請講演，至《現寶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即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踴躍歡喜，龍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

明年冬，予赴南嶽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此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葺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惠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擱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矣，殊爲草略。弟子性融，乃久踞法壇者，相與校覈，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爲妙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贊歎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又《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毗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智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眞體，了無剩法，是爲諸法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授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嶽。嶽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句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

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略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於經，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曰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即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示佛境界，即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是今非古，以啓謗法之罪也。居士顏廣暶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又《題三峰禪人血書法華經》 衆生迷佛知見，遠逝五道，周流惡趣，其來久矣。釋尊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警其歸志，政若慈父念子，望其委付家業，故說此經，使人速達故鄉耳。昔有老宿，繫《蓮經》七軸於梁間，人或問之，答曰：「此家書也。」常熟三峰比丘，刺血書寫此經，豈特

兒家書而思歸者邪。良以幻化空身即法身，此經已有如來全身。今以血書，如世之眞子辨嫡父，血滴枯骨，必見滲入，是則楮乃法身之枯骨乎？因贅以偈：輕拋故國不知年，一紙家書特特傳；囓指忽然心痛處，思歸徹夜不成眠。

又《題公全禪人血書法華經後》 惟我本師和尚，遠自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講說此經，已下一乘成佛之種。而諸聞者，迷淪塵點劫來，流浪生死，直至今日靈山會上，方乃悟入，各爲受記，將來成佛，是爲一代時教究竟之極談。譬如窮子，久逝他方，今始歸來見父，心相體信，堪荷家業；此經大似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故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是以天台獨重五種法師，受持讀誦書寫者，皆爲成佛之眞種。以其一悟此心，從眞所流，則凡有所作，皆眞實行，殆非妄想攝持者比也。

今公全禪人，發無上心，刺血書寫此經，則使幻妄身血，滴入法性海中，等同一味，莊嚴毗盧法身之果。而又發願更書《華嚴》大經，以爲究竟莊嚴。是猶窮子既得家業之囑書，則披閱庫藏之典記，按圖求索。是則華藏世界，無盡妙好莊嚴，皆禪人本有受用之大業如此，豈非究竟一大事因緣哉！禪人親持所書之經，具陳本願，請益老人，故爲具述本末因緣如此。

又《題安樂行品後》 予少讀《四教儀》，見天台大師，判五種法師，爲觀行位，竊有疑焉。既見法門之有以持經爲行者，動則誦《法華經》百千部。及察其律身持心，多未能與經混合，是知持經之難矣。及予述《法華通議》，至佛贊法師之功德，有供養者，其福過於供佛；有毀謗者，其罪重於謗佛。此我世尊金口誠言。及見持經之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按六根清淨，當在七信菩薩不退者，以永不退墮生死也。何持經之功一至此邪？是知持者，不在紙墨文字，而在離言妙契佛心，佛之慧命，由是相續而不斷者，宜其功德殊勝然矣。某人受持此經，於安樂行中，有所契入，故專持之。此乃世尊教諸末法，持經弟子第一妙行，即如來之家法也。從是而入法華三昧，悟佛知見固無難矣。

圓澄《妙法蓮華經意語序》 夫《妙法蓮華經》者，乃諸佛不傳之妙心也。蓋此心無相無朕無迹，文字不足以載，言論不足以辨。故曰：『是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既文言不能盡其旨，故取喻蓮華，致意於言外，使默然識而心通焉。

夫蓮之爲義，方華既果，喻三世之靡移。處染常淨，喻聖凡之無間。出現無方，喻羣情之等有。一蓬多子，喻十界之同居。蓮惟一種，處變有三。在水曰芙渠，出水曰菡萏，開放曰蓮華。用喻吾心亦有三義，在藏曰眞性，生起曰幻心，發明曰妙智。故不敢喻於羣華，而獨喻於蓮者，良有以也。且凡華者，有先華後子，有先子後華。或虛華無實，或多華一子。而未若此華華開蓮現，華落蓮成，無先後之異也。華必有實，實必有密，無虛華不果之謬也。夫蓮者連也，連環不斷，是處皆有，若水若火，若木若石，若地若空，隨心所感，不揀處方。如王恭捨宅建寺，蓮生桑上；比丘行道窮山，而蓮現石中。樹提伽宿生業感，而蓮開火內；優婆塞精誠念佛，而蓮發階除。如是等種種不能盡舉，可以意推。且水中之蓮出，是當然，喻沙門依正法修行而克果者也。木石火中之蓮，本非其處，喻邪外依異道修行而克果者也。依正法克果者，如舍利弗等千二百聲聞，是也。修行異道克果者，如提婆達多，妙莊嚴王等，是也。既克果不揀邪正，豈不如蓮之不揀淨穢也。吾謂此之妙法，乃自心常分之境，非言可盡，非識所知。如來指常見之蓮華，以喻難見之自心，使得於言外矣。吾知蓮之爲喻大矣哉！其餘妙義，至品當見。

予愧就學日淺，見聞未博，但於數家注釋，力窮有年。如古人有不盡之妙存於其間，不揣疏狂，作此意語。擔捏邪見，另撥機關。心效贊歎大乘，甘負謗法之謬。如來之使未必如然，一句法師妄希隨後云。時大明萬曆四十二年歲在甲寅，會稽古雲門顯聖寺住持湛然圓澄撰。

明海《妙法蓮華經意語序》 諸佛世尊，唯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出現於世。且佛知見與衆生知見，果異乎？不異乎？若果異，則衆生絕分矣，諸佛豈無因而能出現哉！若不異，則衆生即佛矣，又何借他佛開示耶？然則果異不異，諸佛俱不出世，而佛畢竟出現於世者何也。良繇佛知佛見人人本具，妄想執著不能直下承當。將謂是佛分中事，不知不離尋常見色聞聲之處。以是釋尊降迹塵寰，四十餘年善權調攝，直至斯經，方乃確實開示，是必待其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與達磨直指之宗，曾無二致。《法華》妙典，豈易易解說哉！

斯經古今注釋種種，雖文辭璀璨可觀，大都溺於筌蹄，高推聖境，致令如來妙諦，翻成名相之法。唯我大師《意語》，文淺而旨淵，辭約而理備。掃除

枝葉，言言的示本心；直截根源，句句消歸自性，殆非算沙說食者比。故一時參學之士，爭欲入手。奈板藏東越三吳，法侶不便採取。兼剞劂不精，且有蒼虎之繆。不肖乃取其本經及所引諸文，讎校再三，募衆重梓，俾醍醐妙味均霑大地。覽者苟能得旨於言外，庶不孤老和尚一片婆心矣。崇禎庚午仲夏望日，受法門人明海焚香拜序。

如愚《妙法蓮華經知音序》 諸佛說法，如慈父之教愛子，略無毫忽隱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如明師之訓蒙徒，此不喻又取諸彼，務得爲子弟者解所以教訓而後止。如是則何用其屋中架屋鉢上安柄，更注疏講說者哉！蓋佛法來自西域，其言有不免華梵兼用，其義有不免卽世出世之差別。是以諸大菩薩，乘悲願力，來生此土，或示身爲國王大臣，或示身爲長者居士，或示身爲沙門釋子，留神內典。若譯文者，若注疏者，若興供養者，若顯講說者，無非受佛付囑之人也。又豈有彼此是非之優劣哉！第受佛付囑時，比當有情願不情願者之不同致。雖來生此土，其護持流通，固有其淺深深者如子幹父事，知父之家業爲己有，雖吃苦不懈也。淺者如俠人作事，不過完其當時，受佛付囑，一時之人情耳。以故注疏者，揭日月而行；而覽之者，轉播糠而昧目矣。講說者，擊鼓而求亡子；而聽之者，且呼鼠而爲璞矣。是經本明，而注者晦之；人本知，而說者愚之。求其爲愛子，而不爲蒙徒不可得矣。

余見《妙法蓮華》一經，文雖平易，義實奇絕；事雖明直，理誠玄奧。雖曰匪雕匪飾，而一大時教，極雕飾之玄文，無以踰一大時教。辟夫三場舉子角試之文，無不盡其心力，衒其抱負，顏其藻麗，極其致趣。而奇中求奇，明中索明，惟恐主試者之不知其妙且中矣。唯此妙蓮華王，則如出榜唱名之文，不假藻繪雕飾，但曰第一名某人，第二名某人而已。又一大時教，如做官者考績之賢否，或薦或黜，必用品藻修飾。唯此金剛王寶覺，則如奉聖旨之文，不藉委曲都俞，但曰是，或曰有，點者用而已。然而得一是，與一唱名者，其先之文藻，始有甲乙超擢；否則向之工於艷麗，令盡歸之，空華泡影，奚用哉！是以此經，獨以授記諸聲聞，名某某之佛者，爲諸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緣也。俾衆生開示悟入佛之智見，爲最後之極談者也。夫一大時教，不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乎？不曰始知衆生本來成佛乎？然未實知所成何佛，佛爲何人，出何時劫，據何國土，有何眷屬，說何佛法，復轉記何人？此泛言讀書者，皆可登第做官之謂也。寧如此經，實授舍利弗等萬二千聲聞，成佛十號劫國莊嚴之顯記歟。彌勒雖嘗記於《阿含》，彌勒廼菩薩，非此經之記諸聲聞也。此誠佛法中，奉聖旨出榜唱名之經，一大時教爰可類焉，一大時教誠開華也。若此經者則結果矣。由諸聲聞初不信自心作佛，致佛有四十年之含忍，由將有作佛之機動故，含忍不住，直得放光動地三周九喻而說焉。由說之中，以平易而彰，奇絕幽玄。故俾人視之，似澹而實深，有味乎其旨也。天台豈不玄乎？未識玄於此。溫陵豈不要乎？未知要於是。諸方諸白文者，豈不曰講經之大義乎？而未達夫大義在授記，吾人當來成佛，劫國莊嚴之佛知見耳。佛知見者何？吾心本有之實相也。吾心本有之實相者何？經中或名眉間白毫光，或名不時出之優鉢羅；或名火宅門外白牛車，或名長者室中大寶藏；或名普雨三草二木之甘露，或名權變過現未來之化城；或名繫衣裏之明珠，或名見泥邊之近水；或名多寶塔，或名三淨土；或名阿私陀之仙人，或名娑伽羅之龍女；或名四行之安樂，值大功者賞髻珠，或名恆沙之弟子，遇父歸者增壽命；或名分別德，或名常不輕；或名如來現神力，或名囑累與菩薩；或名肯服藥，一切衆生皆喜見，或名善行醫，普門自在推觀音；或名妙音陀羅，或名莊嚴普賢行。總之，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不出此經之嚆矢也。

如愚生逢末劫，膚受無聞，鄰樹索環，固多宿習深願，廼甘自發作，事天假人俠。唯性慚愛子，質秉童蒙，不揆才難，賤而自用。然知佛誠慈父，心如直弦。直以佛心求佛言，經外不另立其科，恐坐截鶴續鳧之愆也。又知佛實明師，言如至寶，直以佛言求佛心，言雖重而意必有在。故值一切繁文贅語，必務究其源本。雖不外立其科，亦章句而節目之。見經井井，固自有程，法非浪施也。然後依乎牛之天理，而游刃於技經，肯綮之未嘗。若其經之來歷，自有宣師之序在。若其文之起伏，義之淺深次第，具載二十八品之注中。日就月將，從容卒業，衆請災木，以廣流通。經云：「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是以命題曰《知音》者也。諸方有目有趾者，願必待是而成功，幸無以耳當眼，擇其善者而從之，則不負昔日靈山對佛之發願。而今日此經此注，是爲諸方再奉吾佛聖旨，重揭成佛唱名之榜矣。若其佛祖有所不爲，文字有所不立，果是其人，何嫌躐等？

計注成，歷地凡三郡一邑。始於南京應天符碧峰寺之石頭菴注兩品，

次於鎮江府之焦山寺注一品，次於徽州府之松蘿菴注四品，次於高淳縣之淳西菴及韓鄉官止菴精舍，注十五品，末復於石頭菴，注六品也。歷年凡三載有奇，始於萬曆三十年壬寅夏六月十五日，訖三十三年乙巳秋七月十五日也。

通潤《法華大窾自叙》 予初習《法華》時，即知此經是如來自陳出世本懷，然不知妙法蓮華命題之意。每於禪誦之暇，拈此四字時時提撕，終無所解。及尋諸疏解，皆以法喻爲名，終不釋然。後讀《佛華經》，至《華藏莊嚴世界品》云：『香水海中有大蓮華，名種種光明蕊香幢，有十佛剎微塵數世界種，住在其中。』又至《如來出現品》云：『有大蓮華，名如來出現處。』躍然有省。廼知一切世界種，皆在自心蓮華中住。一切如來，亦在自心蓮華中住。所謂妙法蓮華者，意在茲乎。

於是將此二經置案頭展轉披閱。然《佛華》文廣而義周，易尋頭緒，故開卷時即有入處。《法華》文顯而義幽，血脉難會，每一展卷，未嘗不反覆沉思，胸中著一疑團也。涵泳日久，而後灼見二經一貫之旨，故以二經大義合解，命名大窾。庶讀《法華》者，藉《佛華》而知《法華》之要。讀《佛華》者，藉《法華》而知《佛華》之詳。如是不獨常轉《法華》，即《佛華》亦常轉矣。

或曰：「說《法華》時，三變穢邦令成淨土，移置天人，唯留聖衆，是有淨穢二相在也。又龍女於剎那頃，即轉女身，具菩薩行，南方成佛，亦有男女二相在也。說《佛華》時，即此娑婆便是華藏，不待變也。萬法一如，更無二相，不待轉也。二經旨趣迥別，何得始終一貫？」答：「《佛華》所談，純被上機，故頭頭法法，直顯法身圓滿無礙之體，本來具足，不假修成，故不勞轉變。《法華》所說，曲引權機入法界門，故有轉變之說。然轉與不轉，變與不變，盡屬化機。大事因緣，本無是事，切不得以情見作兩橛會。要知妙法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原非有定，不可以轉不轉作死語定之。經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若以思量分別心解之，不獨一乘極唱入理深談是死語，即拈華微笑瞬目揚眉等事盡成死語，安得名曰妙法乎？若以佛心解佛經，以法眼照諸法，不但轉與不轉變與不變是一貫，即拍門打地、嬉笑怒罵等事無非一貫，故知一切在人不在法也。昔有三藏，問大珠禪師云：『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禪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即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眞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者，亦是外道。』藏曰：『禪師適來說眞如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的當？』曰：『若了了見性人，如摩尼珠現色，說變易亦得，說不變易亦得。若不見性人，說變易便作變易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會，故知南宗實不可測。』三藏作禮而去。會得此意，具得此眼，方解看經，切不得扭定死語，自生荆棘。須要推究世尊出世，畢竟爲著何等一件大事。此件大事，何故喚作妙法蓮華。向四威儀中默默體會，忽然心華洞開，然後知古人所云，從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者，便是此件大事。此件大事，即是妙法蓮華，非他物也。爾時方信佛華法華原非二物。方信予言之有徵也。』鐵山通潤撰。

聖行《刻注法華經序》 夫《法華》一經，獨冠羣經之首，直授羣機，成佛而後已。經云：『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至矣哉！所謂一大事因緣者也。智者大師讀經，至『是名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悟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質之南嶽思師，師曰：「非汝不悟，非我不識。」文字法師無及汝者。於是闡揚《玄義》解題，復說《文句》解經。章安尊者筆記成帙。嗣後諸師注解，煩略不同，宗趣不一，若分河飲水，不出大海。

趙宋柯山棲雲沙門諱守倫者，篤志養親，托迹林泉，注釋此經，年逾二紀，方得就緒。俱本台宗分科分段，約二十卷，入台宗者，一見了然，不難深入。先師漚生曾獲古本，如獲至寶，藏之篋中。萬曆戊子，至桐邑順慶寺大悲閣下，與衆敷演。其本偶脫一紙，先師發願默禱普賢願王，會有一僧，持此經來，亦落一紙，遞相補足。成就勝因，此其驗也。先師辭世，不慧欲再一參訂，重刻流通，因緣未偶。天啓丁卯佛生日，吾徒法濟忽對余曰：「師嘗以守倫經注，爲訓字太繁，欲再刪證，此願未完。今代師成，云可乎？」余贊許之。適顧正循居士至，齒及此事，欣然曰：『弟子有願刻《法華》。今師此刻，願作一領袖。』蘭盆齋日，赴吳興閔昭予先生施食之招，復及之。先生亦踴躍歡喜，即許刻十卷。其餘復勸施贊成，所謂佛法因緣不可強也。非靈山一會，人何以有此？後之披閱此注者，幸不昧倫法師一段苦心，使羣機當下即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燈燈相接，功德可思議也哉！崇禎元年戊辰佛成道日，玉溪菩提菴聖行撰。

傳燈《重刻法華經科注序》 夫鉛錐鑿井，井在高原，非唯理水而艱

得現前，即至濕泥而尚復懸遠。何如利鑊斫地，直透金剛，磐石無前，而法泉溢涌。昔在耆闍，說經八載，結集西竺，八里連綿。傳來震旦，而譯爲七卷，則眞實理味，隱在重山。而六朝諸師，竟爲注疏，屈指可數七十餘家。求其理詣辭長，則光宅爲最，豈高原鑿井乎，鉛錐弗銛乎？迨乎智者一出，玄義敷揚，先破光宅雲公，餘者望風而退，其利鑊斫地乎，法泉溢涌乎？然而世人，徒知乎流長末茂，而未原乎源遠根深。蓋我智者，昔在靈山，預會親聞，思大同聽，的承印記。大蘇道場，圓證三昧，縱無礙辯，稱性宣揚。矧復章安結集，非撰述之足擬；荆溪記釋，有文獻之可徵。然而先賢既爾服從，後學何煩措意。不猶爝火之爭光二曜，蹄涔之擬酌四溟，多見其不知量也。須知智者《法華》之妙，在於《玄義》，《文句》次之；若夫今之《科注》，又其次也。學者或先《科注》，而後《文句》，《文句》而後《玄義》，其猶觀水於河於江於海，不免望洋向若而歎。若先《玄義》而後《文句》，《文句》而後《科注》，其猶伐木於根於莖於枝，可謂拔茅連茹而征。

上天竺二庵如法師，國朝洪武時人也。是板刻於留都，年久板廢。余先得梵夾印本於四明，復廉覓之，得翻刻之板於閩之壽寧。後因學者求之不便，乃命四明會首寶峰高公，而募刻之。今存武林龍樹庵者是也。邇日東甌玄孫靈操、靈榮慮梵夾賫持不便，細書老眼難觀，改爲方冊，稍大書之，募資剞劂，以廣流通。爲法虔虔，可謂勤矣。復命刻余所述《玄義輯略》於前，庶令學者雖未能廣目義海，亦先使其染指知味。事竣問言於余，故不辭無穢，勉爲之序云。時皇明天啓七年，歲在疆圉單閼，坐夏之七旬五日，傳天台教觀七十四老僧傳燈書於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葉祺胤《重刻太虛禪師法華大意跋》 乙丑春，湛然大師說法於海鹽。余往瞻觀，時常隨雲集約千衆。柱石梁公率大衆向余作禮，出此《大意》相囑。余刻《華嚴疏鈔》功尚未竣，辭。公等切懇，唯唯承當。携至舟中，寓目數行，見其引《太極》、《中庸》等語，懼爲狂慧誤解者之嚆矢，尚懷猶豫。及再讀之，合掌敬仰，知師的見大意。蓋不以文字詮釋《法華經》，直以《法華經》爲自心注脚者。伶俐漢子見之，便可悟入，急當重較流通無疑矣。遂授之梓，以作後人眼目。至其稱引儒家言，亦一時爲陳白沙諸老方便；觀者勿竊影響，徒滋混濫以資齒頰，使自誤誤人，墮落不淺。若夫得意忘言者，信知一切世諦文字，無不從法界流出，無障無礙爲一味法。余言特饒舌耳。天啓丁卯仲春八日，長水葉祺胤識。

邵建策《法華經科注疏序》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雖五時四教，而意極於圓。故《華嚴》屬兼，《般若》猶帶。惟至《法華》，直捨方便，單說無上，是以般勤稱歎，爲經中王，良以此也。教流東夏，弘《華嚴》若賢首，弘《般若》如禪宗者，猶如恆沙。而弘《法華》者，止天台十餘代耳。此其故何哉？蓋偏權易受，圓實難肩。彼無情之旨，恆惡之談，雖迦葉尊者，猶疑魔說。況金容掩色，欲學當時天人所驚疑者，而直領之，豈不如鳳毛麟趾之希遘哉！余於是益信弘《法華》難也。諸佛出世，不值大根，有不說《法華》而入涅槃者，則機器之難遇也。

光宅首唱河北，繼者數十家，權實本迹之義，至智者始定，則明依之難逢也。自台嶺集成，至五季四百餘年耳。中國已無有能舉其義者，求於高句麗而始得之，則傳習之難繼也。宋朝迄明，妙旨再絕。隆萬間，妙峰法師振起之，一傳無盡燈公，再傳幻由路公，圓乘獨捻，彼狹小偏秘之流怨嫉載道，則特立之難堅也。由此觀之，則手把虛空，足躡須彌，猶爲易事，而單提圓上，不墮通別，而其難爲更倍也。路公之孫操師、榮師者，慨佛種之難純，於是舉科而更定之。與同志明宇王君、葵赤張君、振揚陳君、知默鄧君、季黃馬君、禎甫姜君、迎華陳君、仰峰林君、道如蓋君、國進龔君、應華高君、汝化葉君等，謀壽諸梓。

夫《法華》以《文句》爲入門，《玄義》爲堂宇，《摩訶止觀》爲奧室。《科注》者，《文句》之略也。不知《科注》而弘《法華》，即溫陵要解猶然兼帶，而況妄解經文，單伸臆說，其爲《法華》也，猶北轍矣。師精《玄義》、《止觀》，豈不能創爲新異。而謹守妄傳者，正以自智者之外，皆雜通別。但攬轡白牛，於羊鹿交馳之世，已自橫絕，何必強作解事，而蒙不知之誚哉！此又雪竹師之難也。余於是風告諸方，因《科注》而《玄義》，因《玄義》而《止觀》，至法華藏深固幽遠者，可以徑造，愼毋墮落通別，而夾雜圓種也。則如來爲其厚幸矣。是爲叙。賜進士第，欽差行人司行人，永嘉邵建策薰沐合十書。

劉谷貞《蓮華大窾叙》 妙法蓮華有窾耶？有窾則不妙也。妙法蓮華無窾耶？無窾則亦不妙也。故天人師亦稱導師，導者何？導窾也。窾在導者，而不在妙法蓮華也。大窾者，南方尊宿一雨所導也。不稱導

窾，稱大窾者，明導無可導，窾在妙法蓮華而不在導者也。導者見法妙，讀者見導妙。因見法妙也，則妙讀《妙法蓮華大窾》者也。妙讀者，余宗僧實法師湛修也。湛修軍持，歷落數十年，乃得於蓮華鬚上建由旬寶幢，信手拈示皆中理。解則一雨師所導也。重刻《大窾》者，導導師所導也。雨在法窾中，修在雨窾中，後讀者在修窾中，筋肢相屬，可同窾而語也。乃知捉刀人眞英雄也，不捉刀不可讀大窾也。妙在讀者而不在導者也，亦不在妙法蓮華也。妙讀者，視蓮華如視白牛，視白牛如風之步，無全步也，則妙讀《妙法蓮華大窾》者也。聞有讀《蓮華經》三十年來世，口中常作蓮華香者，又未知其所讀何窾也。善乎！李禿翁曰：『《妙法蓮華經》，品品皆說妙法蓮華；至求其所謂妙法蓮華者，則渺不可得。』嗚乎！此其所以謂妙法蓮華也歟。嗚乎！此其所以謂《妙法蓮華大窾》也歟。崇禎庚午莫春幾望日，霧山嬾禪劉谷貞題。

智旭《妙法蓮華經玄義節要跋》 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九旬譚妙奚足云多！且九旬之中縱四辯以宣揚，文義何限！章安所記亦自略矣，豈容更刪節耶！特以末世鈍根畏繁樂簡，望妙玄而如海，甘蛙守而不前；致使無上醍醐，畢世罔霑一滴，良可痛也。竊聞《大智度論》千卷，羅什十倍略之。而《摩訶止觀》全書，荆溪亦復錄其大意。因倣厥旨，輯爲《節要》二卷。庶幾易於染指，漸充法味，然後遍討玄文，深證法華三昧。則斯舉也，未必非循循善誘之一術也。若乃守《節要》爲已足，而終置玄文於不探，則予固智者、章安之罪人，而彼又予之罪人矣。庚辰仲夏二十有六日，智旭謹識。

又《妙法蓮華經台宗會義序》 或問滿益子曰：『吾聞講法華者，莫善於台宗。是故智者大師妙悟之後，以不思議四無礙辯宣《玄義》、《文句》二書。章安尊者記，爲各二十卷，不異阿難結集。迨荆溪尊者，又以《釋籤》轉翼《玄義》，《文句記》轉翼《文句》。於是敎觀大明，稱爲中興烈祖。依之修證得道如林，雖有聖人復起，不能復贅一辭矣。曩曾見子《綸貫》跋云：「譬如崔灝黃鶴樓詩，足使李白閣筆」予亦服膺此語。今乃無故，復事管誠何哉？』滿益子曰：『噫！此予萬不得已之苦心也。方予寓溫陵述《綸貫》也，蓋欲誘天下之學人無不究心於三大部也。今屈指十餘年矣。舌敝耳聾，曾不能勸得兩人三人正事敎觀。輒以浩繁而興望洋之歎，倘不稍事節略，則玄籤妙樂諸圓頓法，甘使其終置高閣乎？』曰：『若是則但節錄《文句》及《文句記》，例如《妙玄節要》可耳，何以更科易文，竄入己意，直名爲會義耶？』曰：『是尤不得已也。古者經疏各行，故疏於經義之奧者，則發揮不厭深詳。而於經文之顯者，則分科點示而已。後人強欲以疏合經，遂使經文句讀割裂。今欲隨文演義而仍不傷經文血脉，科安得不稍更乎？智者大師辯才敷演，章安於大師示寂之後，方敷阿難結集。雖全合大師之義，未必一向皆是大師之文，故筆力古樸，不事雕巧。惟久讀方知其妙，初心之士對卷茫然，文安得不稍易乎？荆溪尊者精金百煉，文義俱深，然亦微有六朝風氣，稍拂時機。至其闡洩大師言外之旨，並非循行數墨者之所能知，不幾亦爲竄入己意乎？夫法華經藏深固幽遠，智者大師能契其源，豈復盡宣其委。章安尊者能記其概，豈復盡錄其詳。即荆溪尊者能闡其要，亦豈復盡析其曲折哉！茲以凡愚千慮一得，用逗時宜，安得畏背古之譏，而不竭寸明用附，竊取其義之科也耶！然則，知我者其惟會義，罪我者其惟會義也已。』己丑仲冬五日下筆故序。

又《妙法蓮華經台宗會義跋語》 嗚呼！圓頓妙法曠劫難逢，繫我愚蒙何緣幸遘。每一披閱，恍若夙聞，豈非普賢威神之力，釋迦守護之功耶？智者大師不可復作，後賢堅執斗諍滋生。圓融絕待法門，幾成彼此是非情見。弘之者城塹益高益深，望之者疑畏日新日盛。耳聞目擊，扼腕痛心。不揣疏庸，聊爲介紹。舉筆於己丑之十一月初五日，甫成一序，病卧半月，至十九日方得勉強從事。且夕孳孳，手不停書，目不停閱，臘月二十六日僅完三卷經文，計得《會義》八卷。歇節三日。庚寅元旦隨即試筆，又歷一月方得告成。共計《會義》一十六卷，足運心力六十八日。嗟嗟！曾聞古人一炷香中，即能朗誦《華嚴》一部。而旭也根鈍，矻矻乃爾，亦可嗤矣。然以此誘接初學，令得漸悟法華實相，不終按劍，亦不望洋，則釋迦、普賢及與智者皆必鑒旭苦心也夫。庚寅仲春朔日巳刻閣筆故跋。

又《妙法蓮華經綸貫後序》 昔李青蓮登黃鶴樓見崔灝題詩，遂爲閣筆，知其不可勝也。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光宅尙破餘家，可知後人紛紛再出手眼，未具青蓮學識故耳。余既述《佛頂玄文》，諸友咸請再解《法華》，堅以此意辭之。適因演妙典於紫雲，有達際法友督梓梵文，欲撮略全經大旨以便初學，敬依《玄義》、《文句》節取大綱，名爲綸貫。庶幾染指而知全鼎之

味云爾。若以抄錄舊文爲誚，予何敢辭。藹益智旭謹識。

元賢《法華私記序》 近世談經者夥矣，愈精而愈晦，愈巧而愈謬，豈經之果不可明哉！蔽在以己談經，而不以經談經也；亦蔽在以經談經，而不以己談經也。能以己談經，而不蔽於己；能以經談經，而不蔽於經，庶幾可與談經矣。余初讀《易》嶽山，聞僧誦法華偈，曰：「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喜躍不自勝，即索經讀之，無所發明；然知周孔外，別有此一大事也。嗣是博求之疏鈔，遍探之羣藉。冀欲卒聞乎此，而困於葛藤，不能自拔，越十有餘載。因參壽昌先師，聞舉南泉斬猫話，忽有省，遂棄所習，從先師學枯禪，復十有餘載。一日聞僧舉《法華經》云：「一時警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豁然撲破疑團，始知無已非經，無經非己。而所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特寱語耳。嗚呼！談經詎可容易哉！遇之於二十餘年之前，契之於二十餘年之後，索之於銳志湛思之日，得之於精彈力竭之頃，談經詎可容易哉！今夏無事，因爲諸人，旁通一綫，拈其大旨，錄之成卷。夫此經，自天台樹幟，溫陵奪標，餘子碌碌，後無來者。而余於茲輒有異談，豈天台之爲弗玄，溫陵之爲未要乎？亦自記其私而已，亦私記之以示余後人而已。是爲序。

徐昌治《法華經卓解自叙》 諸經皆修行軌則，獨《法華》妙義，殷殷開導，殷殷示方便法門。種種曉喻，種種現接引神力。務使未信令信，未解令解，未善生善，已善增長。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在在醒人敬禮，處處肅人遵奉。借權顯實，而實之眞體，躍躍在吐露間。懸一通三，而三之指歸，隱隱在趨步外。予年屆八旬有五，精力日憊，資用日窘。回思大恩未報，駒隙空延。急集法華諸論，而天台智師之科注爲詳。師詮藏通別圓四教，而藏中菩薩乘，槩隸爲小，不無遺議。復檢清凉國師，小始終頓圓五教，揭其全宗，細將七卷，句爲逗，節爲解，一登繕帙，便付剞劂。彷昔賢豪，秉燭夜游之意，亦俾速於披閱，心目蚤豁。如杲日麗天，萬象靡不領其光，荷其照。此經分疏明了，自軌軌他，或得有功於法寶，有益於人心，有利於天下後世焉。若介介擬議於如何妙法，如何蓮華，是不覷透本根，徒枝尋葉摘，奚補哉！康熙丙午仲夏，徐昌治覲周父盥題。

道霈《法華文句纂要序》 原夫如來於法身地，寂照羣機，大悲熏心，誕神演法。一乘頓圓，非《華嚴》無以捷其始。五味漸熟，非《法華》無以暢其終。是以佛日東升，高山大士，先蒙其照，慧輪當午，幽谷微善，咸沐其光。三周一雨而機自低昂，九喩一乘而緣見同異。其施權也，誘其入實。其垂迹也，令其達本。本中之本，始於無始威音；迹中之本，起於不輕菩薩。迹本本迹，互現無涯。極界塵而壽量莫窮，竭墨點而時分無盡。本迹之道既明，開顯之意斯了。且一期大法，罄智海以敷揚。兩門流通，極多品而勸讚。良以衆生本來是佛，只爲不覺不知，欲令一念回機，不啻再四叮囑。一偈一句，盡入授記之中。三德三軌，妙修說法之行。故《寶塔品》云：「聖主世尊，雖久滅度，在寶塔中，尚爲法來。」諸人云何，不勤爲法？」蓋此經王，乃一化之大本，五時之極唱。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如說修行，究竟成佛。智士得之，自慶自幸而已矣，寧復有加於此者乎？

天台智者大師，靈嶽親承，大蘇妙悟，得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若長風之游太虛。於是九旬談妙，以釋經題，次釋章句，以解文義。復著《摩訶止觀》，以明妙行。蓋大師以佛之心，印己之心，以己法華，釋佛之法華。如空合空，了無縫隙。似水投水，殊無異味。師之前，法門鉅匠，釋此經者凡數家，皆各名世。及師言一出，如杲日麗天，而衆景失曜矣。後代亦有不明師之言，得佛之心者，往往別爲注釋，不無一二新得，無過枝末小節，其猶捧土益仞，究竟無所加損。

余少年行脚，嘗歷講肆，親炙諸碩德。而於台賢性相之言，粗得其綱領。後入禪，專事參究，而諸教乘，束置高閣。又十載，及罷參後，而取當年所習教法讀之，方知原是自家祖翁田地，契券分明，不爽毫髮。自是以來，復加鑽研，首事《華嚴》，日與毗盧老人，文殊普賢，眉毛撕結，未嘗暫離。至年六十有四，始纂《華嚴疏論要語》，注於經文之下，成一百二十卷，刊行於世。時年已七十矣。彈指間，不覺八旬之年又至。因思《法華》一部，乃成未了之業，釋今不爲，得無孤負此生乎？乃請《文句》及《記》，從頭溫習，即於是年歲次甲戌冬十月朔日發筆，但纂大師釋經正義，令人開示悟入者，錄之。其正義已足，而滔滔雄辯，縱橫發揮者，略錄其要，不能具錄。又破古處，長篇累牘，實當時之藥石，乃今日之弁髦，則不須錄。其經前所立科段，繁者略汰之，闕者備補之。又理之精深，文之簡奧者，則引荆溪記文略釋之。又有義之未發，愚之鄙見者，則僭補一二。蓋務逗適機宜，以似同見同行而已。乃命名曰《法華文句纂要》。但老眼昏華，精力弗逮，不無舛誤。幸高德垂覽，不恪

指示，以便改正，共相流通，實所望也。是爲序。康熙乙亥冬復月長至日，私淑比丘道霈拜書

又《題茂林上座翻刻法華經後》 衆生本來是佛，奈不自知，不自信，不肯承當，流轉生死，曷有窮極。故我世尊成道後三七日中，爲諸一乘圓頓大士，稱性說《華嚴經》。既而復爲在座聾啞三乘根器，脫珍著弊四十餘年，經歷阿含、方等、般若，費盡舌頭，說半說滿，說權說實，種種方便多方誘引，逗到法華會上。根器既熟三周七喩，開權顯實廢權立實，說出自意，故云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又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爲諸人等從頭一一授記，始暢出世本懷。然授記者不獨爲佛世諸大聲聞而已，卽今末法中博地凡夫能於此經受持一四句偈等，皆在如來授記之中。又不獨持經，凡散心念佛，指爪畫佛，積土成廟，聚沙爲塔等，皆一一授記竟。譬如張漫天大網，盡大地衆生，一網打盡靡有孑遺，唯除一類闡提不自信作佛者耳。至此，如來出世一大事因緣，徹始徹終究竟圓滿無剩義矣。茂林上座眞心實行受持是經，以爲成佛寶券淨土資糧，復募衆刊板普勸持誦；是亦常不輕之心，廣爲四衆授記，卽有不信，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者，亦強毒之，爲其下種耳。刻工告竣，敬爲書諸經末。

又《題老僧卽如所書法華經後》 《妙法蓮華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會三乘歸於一乘，廢三車駕以一車，不住化城，直屆寶所，乃如來出世之絕唱，衆生成佛之寶券也。所以合掌低頭皆成佛道，受持書寫悉蒙記莂。如析旃檀而片片皆香，似截瓊枝而塵塵是玉，無一法非佛法，無一事非佛事。若能一念回光，直下擔荷，不假外求，本來是佛也。翠巖寺比丘卽如年八十餘，思慕雙親不置，念無以報罔極，乃手書此經一部，筆力端勁，點畫有法，且親自裝潢，極爲嚴麗。藉此功德迴向亡親，庶幾盡無盡之孝思，報莫報之恩德云爾。

周克復《法華經持驗紀序》 《法華》爲衆經王，世尊以廣長舌，演拈華之勝因，會諸法之秘要，開權顯實，三一同圓，前後七軸，凡六萬餘言，洋洋灑灑乎，眞大觀也。雖然，當日靈山會上，五時各說一法，《華嚴》一，《阿含》二，《方等》三，《般若》四，乃猶以未暢厥懷，最後復說此經。化無量無邊之法身，演無量無邊之法口，顚倒淋漓，不嫌辭費，世尊於此，又多乎哉！昔佛臨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咄云：『吾住世四十九年，未嘗說著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夫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既曾面壁九年，卽此一語，亦正何須說得！有能善悟此六萬餘言，則可以破六萬言而爲一言，更可以破一言而還無言，又何不可衍無言而爲六萬餘言？又何不可化六萬言而爲千百億萬言？知見既開，圓宗頓澈，妙法如斯，多乎哉？不多也！

今以微塵世界，勞勞火宅之中，幸邀白光普燭後，獲奉是經，誠哉生死路之津梁，淨土門之梯級矣。經中所言，汲汲以受記爲囑付，其流傳之法，殆有五門，最上曰受持，其次解說、讀誦、書寫、供養是也。如或一句一偈，矢志皈依，雖至村樸之夫，帷閣之子，累因痼疾之徒，暨夫鱗羽知識有血氣之倫，凡屬精虔共霑慈雨，而況振大覺之宗風，暢迦文之奧義，所稱導師龍象，法界干城者乎！夫蓮之爲華，取其出淤泥而不染也。五燭之微塵火宅，何啻淤泥？求於此特立不染，非聞妙法，無由解脫。故知當日以是名經，世尊殆欲挈震旦國中，遍植之青蓮一朵中耳。因華覓蒂，因蒂覓根，玉井秋塘，較德水華池，是一是二，請從三世中間寶座看來，如果立現千層，何處別尋優鉢，不離色香，顯示因果，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余既集《金剛經持驗》竟，念是經尤音教淵海，弘通爲亟，感應靈異，代著曩編，爰取累朝古德名賢事驗，足徵信者，倣前集條例而綜次之。庶幾見聞之下，精進修持，同證三昧，從說三歸一，而究竟一無可說之微旨。曹溪偈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了此經出現一大事因緣，眞覺靈山一會，儼然千古。予之文字，又多乎哉！陽羨淨業弟子周克復齋沐撰。

靈耀《法華經釋籤緣起序指明題記》 釋籤緣起序，綫貫珠聯，文旨明顯，無庸點瀋。比見刊行注解，或前後射覆，主客傍正之意既紊。或平頭數章，母子祖孫之科稍乖。日月麗天，微雲偶翳。欲淨纖埃，昭明文旨，是又《籤序指明》之緣起也。

靈乘《法華經釋籤緣起序指明跋》 籤序三百二十字，並無一個緣起字眼，而卻句句臚列緣起，事事發揮緣起，總列一貫之妙門。師結構於千餘年之前，全公指明於千餘年之後，揭日月於中天，開將來之眼目。寧惟後人之幸，卽普門亦幸得千載知心，點出序旨，而不受碌碌之蒙塵也。然法弟全彰雖稱義虎，著名海內，吾未稔其具大識見道力也。政欲與之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耳。頃緣或人序注，溷我宗源，乃拉其戮力，祛氛澄源。《尊

祖》、《辟妄》二書，詞嚴義正，通暢明白。及觀《籤序指明》，不覺爽然自失，深服其識見道力，遠邁古人，予亦不得不遜揖下風也奈何。雖然，予亦有幸焉。天溪法道，至振有人，吾可以宴息匡廬，無所事事矣！同門病頭陀靈乘謹跋。

大義《法華經大成編集始末》 余自甲午年，金陵剃染，游於吳越諸大禪師之門。丙午，懷香清涼過都門，始入先子之室，採討《華嚴懸談》，考覈十門五教。始知大哉聖典，汪洋浩瀚，而莫可測量也。間嘗與師論及《法華》，而竊留意焉。先攻《文句》、《要解》、《知音》、《會意》、《正量論》，後閱《正意》、《都會》、《大綱》、《要旨》、《如是解》，並《問辨》、《易解》、《品節》、《科注》等疏，研味參伍，融會諸說，間有管見，而是集可以編矣。戊申歲集二卷。己酉冬，隨師應講長椿。余首衆參請之暇，又集一卷。庚戌游盤山，集一卷。至乙卯，寓涿鹿之延壽寺，後三卷始完，而草本成矣。丙辰再游江浙，就正碩德宿學，僉曰此集乃《法華》之大成也。癸亥春，因先大師六旬返都，師以應講天津，命余主席觀音，開演此經。丙寅冬，師回，命余再演，師亦與聽，囑以眞稿，待緣就梓。丁卯春，余退觀音院，卜居地藏，破屋敗椽，僅蔽風雨。自顧福涼德薄，撥置世務，不事逢迎，故有卽山活埋之題，亦嘗謂客曰：『十字街頭卽山居，紅塵堆裏罷攀緣，非活埋乎？』壬申夏，諸子攢單啓請，再爲開演；亦有願募就刻者，余未之許也。癸酉冬，豫木兄來京，極爲勸勉，首輸三十金。余又謀諸同門，皆歡喜贊助，參衆達如等，領緣倡募。一雲監院亦竭力任勞，而是刻有不容已也。權輿於甲戌春三月，告成於乙亥夏四月，書成十卷，其序則張老護法椽筆，護法卽今之無盡也。爰記其始末如此。

竊惟吾宗順祖立三觀，雲華開十門，賢首判五教，清涼疏之鈔之，一乘圓極之理大備。其猶必羲畫卦，文王有辭，孔子立傳，思孟莫不祖述憲章，而聖神功化幽明消長之旨，以大明之矣。至於十門懸解，五教析理，三觀修證，十玄圓融，具如《華嚴懸談》並《法界觀》。推本窮源，吾深有望於後之學賢首宗者。時大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夏四月佛誕日，金臺傳講沙門大義題於卽山居之活埋室。

智祥《妙法蓮華經授手緣起》 《授手》何爲而作也？起於獅峰浮木先老人之一囑也。老人以生知妙慧，出荆紫學和尚門，達百丈瑞師翁別傳之旨。遍參烟水，所謂一人半人，乃至無人，靡不經涉。緣遵荆紫遺意，以一舌撩空，掀翻教海。每得古人龍驤虎驟之機，不禁稱之寶之，色爲之愉，手爲之舞，有如指珠，當下活弄生拈。是以卽席語下豁然者，指不勝屈。至久依錘煉，如太華西院、大悲高原、文殊東山輩，皆奮大手眼，各震宏音。間有淵嘿靈機，光韜彩攝者，難爲枚舉。卽不肖祥恨生也晚，乙未秋，始覲慈顏，受切磋於陶冶間有年矣。一夕，老人與祥，及巨澤、中葬、奇之、坤載、袞舟天放諸兄弟，坐火爐頭，談及《法華》，乃愴然曰：『予於是經，痛無全疏以惠後學。意欲彙諸名解，合爲一解，苦勸事者乏人也。爾輩肯下身心，以千日爲斯，全先賢之未全，發後學之未發，俱在此舉。』祥等時亦唯唯，此甲辰冬月，講期中商訂語也。

不意時勢滄桑，諸同門咸散居異地。祥亦以雲峰院事，日拖踏泥水中。迨丁巳春，老人化緣告畢，賫志往矣。且比年來，不肖更荷雲巖擔子，枷杻重添，時亦累預斯席，每不禁淚墮。思老人上爲法憂，下爲生慮，我輩遂忘火爐頭諄諄口喻耶？繼述之心，跂跂然，若不可遏。但以慧輕責重，幾退幾興，幾興幾退。自受命迄今，奄奄忽忽，殆十有七稔。

庚申春，忽憶古著述佛經者，多誓求冥應。乃浣心滌念，禱三世佛，誦《普門經》九十日中，投誠之念，不爲不切，而所謂冥應杳然也。於是加虔懇禮，大悲懺二七日。忽雨中假寐間，見大辯和尚同耆宿五人形儀皆奇偉尊嚴，使二力士舁大箱，造祥室。辯指箱謂曰：『此先王府所寄物，今特授子，當珍藏之。可足子願也。』拜受之下，隨卽細檢，惟蠹書蟲字，斷畫殘文而已，復檢得一破冊，字皆錦織，鳥篆蟲文，無可多識，唯中有兩大金字，曰『瑞白』，光朗朗射人眉宇。愚竊念此吾先弁山師翁字也，胡爲識是？且頗怪彫殘，似無足傳者。偶一居士從傍語曰：『但存之，勿慮修補人也。』愚顧視笑諾。再檢之，得象牙手，長尺餘比，若欣欣然喜所得，卽袖之亟入寢室，乃寤。時起坐沉吟，因思如來於此經，放白毫光，現種種瑞。今冊授瑞白，尚非冥驗耶！卽盥漱焚香而造端，於是日乃四月八也。然窮山僻嶺，苦無疏解，家藏惟《科注》、《直指》二種。乃不五日，有僧持《要解》、《知音》至。翌日，僧又持《大綱》至。於是，五解不謀而聚，始晃焉悟夢中五耆宿也。辯師雖無注疏，於此經流通之願，亦苦矣。由此通身汗下，心手愈篤，不知有寒，不知有暑，不知有月夜霜鐘呼人就夢。積日成月，積月成歲，不四年

而稿就。得力翁、夢錫二居士爲之較訂，名曰《授手》。然非敢強出隻手，夫固有授之者也。是解也，雖無所長，句櫛字比，初學便也。分門列科，展卷明也。微言精義，體用備也。用是登諸棗梨，以布四方，使有指是經，而謂之曰：『獅峰浮木和尚火爐頭，十餘年積逋，今始得雲峰兒完卻』是愚報老人之日矣，是愚報老人之日矣。時康熙癸亥夏六月十日，楚衡雲峰沙門頻吉智祥識。

廖聯翼《法華授手序》 能使億萬衆生，屏一切聲聞，而見一切法。擎拳豎拂，舞毬張弓，當下承應，便犂然有得於心，即如來且饒舌耶，又況後之賢豪輩出，議論風生耶！乃者下士聞道，等於夢魘，屈伸欠呵，不知所以，於是乎，佛不得已而有言，諸名宿復不得已而有詮解註述。後之有心者，因而網羅羣言，伐毛取髓，彌縫其闕。蓋忱心蒿目而出之，以勸斯事，覺斯人也，嗚呼！可不謂盛與。

《妙法蓮華經》者，囊括三世，統攝十方，諸佛之所以出世入世度世於是具在。流傳既久，故屢劫以來，諸蒲團上人，能以六時心力，闡西方奧蘊者，且逮數家。譬如測天，周髀、宣夜、渾儀諸術，星官臺史家按法以求，終不能無累忝之爽者。以其各不相謀，未嘗舉而通之也。

頻師舍宅，自幼事獅峰浮公。已更一笠一鉢，萬水萬山，探珠驪頷，解鈴虎項。所謂精心妙慧，非與？浮翁於《法華》全疏，既以悲憫苦哀，發爲願力。頻師又了末了之公案，著有成書。佛言則海會也，諸家之詮解注述，則百川也。頻師萃集衆響，裁以特識，則導百川而東之於海，枝柱廓清，委委源源，使無霑濡汩沒之患也。爲佛也子者報佛恩，爲師也弟者承師訓。皷吹先烈，津梁後進，事半古人，功則倍之，眞本色道人之爲也。解既成，予從有竊觀焉。因歎學者展卷瞭然，即從此有省，貫諸說而歸於一，從一說而循其本，庶幾見如來色身，亦見如來法身也。則浮翁逮頻師之一瓣香，終勿煨燼也。時康熙己丑孟秋月，賜進士第內閣中書廖聯翼沐手敬撰。

熊震《法華授手序》 諸佛出現，無非爲生人本來是佛作一導師。吾人出世一番，亦只畢此第一大事，爲不虛出。佛即不出不言，此心此理，自在天壤。孔子曰：『朝聞道』。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正指此也。釋尊捐實報莊嚴大寂滅之樂，來此濁惡，特爲我等，標此最勝一格；其隻字片語，悉一切慧命所託，詎可忽哉！然亦有不必誦其章而自不背者，如孔、曾、盧能諸賢聖是也。又有讀其書不假詮疏而即能實體證躬者，如曇翼、首山等諸俊傑是也。下此則持其辭，必求其義，始能如說修習，不虞其謬戾。是以天台、北秀諸師，爲大法憂，起而作釋，自晉至今，不減數十餘家，然此詳而彼略者有之；或自標勝，失佛初懷者，亦間有之。

雲峰禪師，慨於心思，得古今名疏而訂正之。間有心得，不恤不讓，務期合佛意旨，以便後學。由疏得經，由經成行，速得光昭，反此一眞而已。稿成，遍質諸耆舊，將授之梓，因亦遣不肖震一閱。其遣震閱者，意不過欲震清其文氣與勢，非問理也。震自念，於此一大事，從未究心。且梵語及佛家律儀，亦從未經耳。辭之至再至三，竟未能獲。只得取大乘妙法本文，書之誦之，間有會心，亦不嫌不讓，筆之於紙。歲有六月日，幸亦成帙，命曰《初因》。經云：『若長若幼，於法華會，得聞隨喜，出於會外，展轉相傳，至第五十人，隨喜功德，亦無量無邊。』又云：『以大地置足甲而升之梵天，不足爲難。能於末世，暫讀此經，是則爲難』。然則震之《初因》，亦曰庶幾附於第五十人後之隨喜，末世暫讀之小幸云爾。藉非師無端之彊震，不幾虛過此生也耶！故吾常謂：『師《授手》，非爲師疏立此名也，爲授震手立此名也，亦爲授舉世閱此解者手立此名也。』非誣也。

又震嘗過師剎，語及易。震曰：『語語皆誨人作聖，無有第二義爲人少竟地也。如乾九三，正我輩爻也。上睹聖人之躍與飛及亢，下睹聖人之見及潛。在九三，雖無潛見飛躍之德，然業已居聖人之位。故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見居此位，誰得自諉非聖？必也朝爲之乾，夕爲之惕，刻刻若將隕於深淵，斯無咎矣。不然空當此爻，咎不少也』。師歎曰：『吾洞山祖居山三十年，其地神欲一見其身，而不可得，其亦是之謂與！』又曰：『東坡爲五祖戒後身，□公爲溈山祐再來。清濁雖有不同，要俱爲減分。臘月三十日，在人眉睫，那得不嚴加綿密！』師蓋深有聞者，吾願出世丈夫，閱師《授手》，甚不當作文字觀也。康熙乙丑五月四日，髮侄衡陽熊震頓首謹序。

佘雲祚《法華授手序》 無上士，無始已來，以至於今，歷恆河沙劫數矣。莫爲之前何以開？莫爲之後何以繼？開乎前者，有前乎前者矣。繼於後者，有後乎後者矣。前乎前者，說妙法蓮華之如來也。後乎後者，釋妙法蓮華之《授手》也。吾烏知乎說《妙法蓮華》者之非即妙法蓮華耶，吾烏知

乎釋妙法蓮華者之非卽說妙法蓮華耶，吾烏知乎妙法蓮華之非藉說妙法蓮華者以開耶，吾烏知乎說妙法蓮華之非藉釋妙法蓮華者以傳耶！獨慮氣往風微之後，世異其說，人殊其旨，遂令曠千百年之精蘊，漂沉汩沒於荒烟蔓草間者有之矣。其何以使先賢之未全者克全，後學之未發者咸發！此雲峰頻禪師，所以承獅峰浮木師之囑，而鰓鰓然慮也。何慮乎爾？慮夫法華之失傳，不得其人，恐千之百之無以托之也。慮夫法華之搖落，雖得其人，恐千之百之有以借之也。必也不借法華之美以自文，而法華之傳實托之以愈顯者，則《授手》之輯焉烝矣。爰是毅然以著作自任，裒集諸家，參考同異，凡彙五疏解而後成，歷四閱載而始就。繁者刪之，缺者補之。而仍參己意，以備其所不備也。務使先賢之奧義，由我而傳；後學之津梁，由我而悟。從此法華之旨，如雷出地，如日中天，此誠統諸佛降靈之本致，而發千餘年未發之秘蘊也。然所以不憚鰓鰓爲此者，寧惟是臆說是逞！亦以人自無始以來，以至於今，法華之流傳，不墜久矣。不有開者，何以作於前？不有繼者，何以述於後？且使睹是解者，溯流窮源，因端竟委，相與探索義蘊，以闡揚法華之弘訓，俾無失燈傳之意，則是授手也。以全先賢之未全者在是，以之發後學之未發者亦在是，是師之志也夫。時康熙乙丑三月上巳日，嶺南崙山佘雲祚頓首敬撰。

金簡《法華授手序》　浩浩兩間，所最貴者，豈非人也哉！豈非主人素具此甚深智慧也哉！是以天爲之作蓋於上，復燦之以日月星辰之文；地爲之作載於下，復養之以海嶽山川之勝。不寧惟是千聖生欣，特出惠之以經綸大經之學。諸佛歎奇，亦來與之以出世無上之規。故凡戴天履地，在吾儒便當自期無愧於孔孟，在釋氏便當奮志有益於後賢，以成兩大間一出格男子，方不負天地生我，聖賢成我，佛祖出我，一片珍重我等婆心也。然而知之而遂能行之者幾人哉！

吾師雲峰和尚，學道人也。禪定之餘，往往持《妙法華經》，顯示及門，曰：「佛祖慧命，卽此便是。」蓋於甚深智慧，已默證之久矣。因痛從前之注疏未醇未備，恐後學之愚柔難解難持，遂作《法華授手》十卷。或削舊疏，或參己意，或商確友朋，總求不背佛意旨爲歸。直使閱之者，如親睹如來放眉間光震天動地。師誠出格奇男子哉！

吾因是大有感焉。孰無朗徹之心，足以悟聖悟賢，悟佛悟祖？孰無柔婉之手，足以注聖注賢，注佛注祖？孰無二三良友此唱彼和，足以發明聖賢佛祖出世苦心？顧乃悠悠忽忽，不以奇男子自任，致使此生內之無得於身心，外之無裨於來學。逐浪隨風，日復一日，已去之光陰，痛不可再；將來之筋力，日且就衰。迨到盡頭，自問無據。茫茫百感，浩歎獨勞。此時縱有日月，縱有星辰，縱有山川海嶽，亦不能挽將朽之心，將脆之手矣。嗚呼！其負天地聖賢佛祖，不既多乎矣。此妙法固人人素具之物，然亦視其人之究證何如耳。苟此生不悟，從此便迷；此生不持，從此便墮。當茲能悟能持，倘聽其或迷或墮；及至已迷已墮，必不能復悟復持所以從上諸佛不惜口舌爲之顯談於前，歷代名賢不吝筆墨爲之發明於後，無非欲人珍重此素具之物，必向此生，求其眞悟眞持，不可或迷或墮耳。經曰：諸佛難値。又曰：大法難逢。惟於幸値幸逢之會，常抱難値難逢之想，靜究力行，以成兩大間一出格男子，斯不負吾師體佛祖出世，一片爲人婆心也已。時康熙乙丑六月之二十日，衡陽末學金簡夢錫氏盥沐焚香序於雲峰步雪樓。

了德《妙法蓮華經科拾跋》　聖教東傳，像法始著，其緣弘演而受益者，遍海內矣。金陵自六朝來，名藍櫛比，義學繁興，如我高祖雪浪大師，紹天界無極老人之統，承賢首二十三世之系，闡揚法道，續佛慧命。次有一雨、蘊璞、碧空、月潭諸曾祖輩，繼出之後，始逢普德勖下祖翁，御大願輪，力弘教乘。而賢首一宗，一時海內同仰中興之光，受業者指不勝屈。惟上乘大師及門，最後親炙，未久而能韜光斂晦，研究至蹟。翻貝葉於螺髻，校藏目於半壑。不避寒暄，幾忘寢食。祖翁遷化，諸同人互相繼席，沿至於師，則補故增新。凡常住未完之事，莫不竭力舉行，瀝瀝心血，自非如說而行者，何以及此？

悳昔慕江南慈恩一宗，於丙辰歲，負笈次哲大師之門。時師開講鷄鳴，學衆濟濟，振厥祖風。爰問南邨張居士曰：「勖大師乃三學該練，可謂賢首再起。得其傳者，論學之長，多推次公。經詮之首，則有雲、雪二公，而雪公既通內典，復擅風雅，先後護法，如陳侍御涉江、羅銀臺繼峰、咸相交契，討論內典。悳自庚申歸吳門，株守一隅，每思我宗先輩，無經不注，卽使《法華》疊出，胡弗一祖本宗旨趣，致令四依無所適從，殊可浩歎。今甲申秋八月初夜，夢海日高升，寶筏得濟，晨鐘甫撞，大師忽懷香見訪，誠爲希有之徵，而獲難

遺之想也。師示稿命校閱，惠惟《法華》一經，於一代教中，能括如來用權調攝之本致，最爲難信難解。昔普德祖翁講是經，曾撫卷三歎，創立科文，羅判七軸，鈎玄索隱，一洗陳習。而師則纘述其旨，駁近代之淆譌，決千古之疑案。俾賢上一源滴滴眞乳，如注甘露於中天，架指南於岐路，無片言隻字，出自胸臆，題曰拾遺，蓋有以也。《科判》、《懸談》各一卷，疏八卷。讀是疏者，當原先佛久默之本懷，出前賢未發之底蘊，庶不負普德二世之婆心云耳。古吳永定後學海印了悳合十拜題。

張希良《法華經大成序》 蓋聞鷲峰提印，留妙諦於竺乾。馬寺傳經，啓宗風於震旦。諸法寂滅不可言宣，大事因緣亦由解說。發揮幽賾，乃傳白日之心；導達天人，斯吐青蓮之舌。不然則琅函亦等乎糟粕，貝葉何異乎故紙？必有廣長，爰通顯密。《妙法蓮華經》者，演自耆闍，晚流赤縣。人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開上悟根，以圓教垂浩劫。觸處明眞，現種種之瑞相；卽權顯實，放的的之毫光。人天百萬，盡轉法輪。經軸四千，總輸妙偈。洵諸佛之心宗，千聖之管轄也。微辭秘旨，經三譯而已明；臆詁俗詮，亦殊門而莫粹。自非具大慧力，孰與剖剝眞源？乃有半翁法師，法門龍象，出世鵷鸞。歷訪名山，稱彌天之獨步；直超寺剎，息慧可之諸緣。晚棲迹於長安，乃冥懷於荒寺。時登法席，頑石爲之點頭；大闡覺緣，空華因而布彩。念妙法爲三乘之最上，而離言實五教之指歸。箋釋雖繁，紛蚊莫一。乃發願力，大肆探尋。啓佛藏之金繩，采禪眞之玉屑。字櫛句比，指久遠於行間；意得言忘，會不二於象外。睹廬山之面目，宿霧頓披；哆滄海之咽喉，諸流畢匯。謂之大成，豈小補哉！良內典未諳，實似元稹之陋；佛頭僭著，不避大顚之嗤。欽師道行，勉竭管蠡云爾。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歲春三月二十二日，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前日講官起居注充三朝國史、大清一統志纂修等官，戊辰科會試同考充殿試收掌官庚午科，特簡浙江鄉試正主考，前翰林院編修前翰林院庶吉士楚黃張希良拜題。

智冲《法華經大成音義序》 不敏忝附法門之末，而於前賢注解，殊未悉覽。惟吾半師所著《大成》一疏，每披讀玩味，未嘗食息少置。內於法華旨趣，條分縷析，義無遺剩，較之古德諸師，何多讓焉！但其間或遇引古事迹，未免疑兕莫決，不啻操木刃以解盤結，將恐來哲行千里至九九而返，其不大可惜哉！不敏遂探尋經史，咨叩碩德，欲選《音義》一集，以公同志。無何僻居西山，學膚聞寡，不敢以蠡智自窺，爰有志未逮。

偶因出山，參謁心師，見案頭有目《大成音義》一書，余問曰：「是孰筆也？」心師曰：「性法師筆也。稿竣而未付剞劂，有督刊《大成》，一雲公願輸金請梓於卽山居，與《大成》附行。曾問序於予，因久病未克，當其代之乎？」余唯然曰：「此誠非易言也。待窮軸而後可見。」於《大成》中，凡語意幽邃，引古事迹處，悉爲之旁通曲喻，若指流而證其源焉。余不禁欣然曰：「斯集誠學者之前星也。《大成》一疏於斯其全備，無遺憾矣。今而後觀《大成》者，必其一目瞭然。向之抱悶闕疑者，如積塵凝冰之逢慧日慈風，莫不消蕩靡介，詎不快甚！將見方學者不苦其難，已學者適得其趣，其導人以捷通之路，亦孰非《音義》之效哉！矧《法華》之微妙叵言，有《大成》則可以言，《大成》之引古多端，有《音義》則可以晰。故知有《法華》而《大成》不可無，有《大成》而《音義》亦不可無，是《音義》爲最要者也。烏得漠漠無傳焉？」

或曰：「《音義》爲小學也，豈當明經術乎？」余曰：「嘻！如以《音義》爲小學，而所謂大者奚自而入耶？譬之行遠者，必不廢邇，登高者必不廢卑，理也。安見《法華》之堂奧，不由《音義》之淺近者，而馴致耶。吾以爲《音義》有裨於《大成》，而實以爲有裨於《法華》云。」時康熙歲次甲申佛歡喜日，燕山智冲謹識。

惟鉉《法華經大成科序》 《法華大成》爲時宗尙，凡幼進初學莫不醉心。於中卽耆德說者，咸皆遵循繩墨，爲其盡諸佛之理源，集衆家之語的也。斯疏成始半翁法師，其科目皆井井有理。但未另冊指掌，於耆德則有翻簡之煩，初學亦不無分岐之失。吾元亮兄，憂及於此。故於聽講之暇，拮據成冊。使夫學者說者，視如指掌，庶幾可免前等之煩失也。繕完，命余爲序。余揣不文，何敢綴言，略敘其利幼進便耆德，非獨爲《大成》之前星，抑亦爲半翁之功臣歟！時康熙歲在丙戌菊月九日，里弟惟鉉拜撰。

智一《妙法蓮華經科拾懸談序》 粵自震旦，機蒙漢庭，兆發大賢，乘運繼軌。貝葉重譯雲臻，乃有四依，愍彼五濁，頻擊三空法鼓，丕震一極宗雷。迷途得附指南，造修豁開覺路。是以賢首祖翁，法圓頓而立教，遍攝羣經，莫不有注。天台尊者，秉破異以提綱，高懸金鏡，拂彼遺塵。其如

世遠人湮，微言就墜。既乏台賢之實，虛麗講演之名。以致執麈時茫無所據，負笈者又將安歸。幸際先師崛起，一令法運重興，上承列祖嘉謨，抉開攝生慧目。性相始焉爲紊，台賢於是攸分。第以《法華》流通，獨乏本宗著述。復原釋尊降靈本致，再考諸佛說法通規。根源檢在《華嚴》，宗趣已明《大鈔》。爰采彼旨，爲判此經。自令大窾全彰，誰云科含半意。

嗚呼！正欲洪敷演義，豈料忽命傳眞，四十年來寂寂，那言手澤百千，口內嘖嘖只羨風規。嗟我不辰及門也晚，進退幾親道範，往來四炙講筵，詎獨聞見未多，亦復荒庸特甚。第既側法壇之末，敢忘木本之恩。每眷遺文，歎未合璧。弗揣謭陋，妄爲續貂。恨述義未工，徒罹著糞之誚；且落筆滯響，實少振玉之聲。謬充寶所初階，乃爲吾儕作俑。罪難逭矣，功實無之。願得高明，大爲更訂，務令輔教罔戾，期與科章並垂云爾。康熙歲在乙酉菊月望日，秣陵後學智一謹識。

通理《法華經指掌疏製疏始末》 噫！弘輕難矣，弘《法華》尤難；弘《法華》而但事演說已難矣，若著疏尤更難。余身歷之，乃深信之。余族出冀，屬家新邑，姓趙氏，父母家寒，不能贍養，八歲舍而出家。師近莊農，又不能教，乃就學於祖，始業儒典，二載頗識字義，間習諷誦，惟朝夕功課而已。十一歲時，隨祖至檀越袁公家，衆僧誦《法華經》次，公戲謂余曰：『沙彌受我齋供，能爲我誦經乎？』余曰：『諾。』因隨衆誦經，若宿習然，舉衆皆異，祖亦歡喜，乃摩頂而對衆曰：『此子必從僧中來也。』依歲於岫雲圓具，微攻律典，津津然以聽教爲念，初於善應聽《彌陀》，次於衍法聽《楞嚴》，皆茫無所了。後於雍正二年甲辰，觀香嵒，聽《法華》，每遇難理會處，輒有新悟，異彼舊說。質之不公，公深許之，於是遂有著經之念。

閱明年，隱居妙峰山之石草精舍，援筆始注，至《方便品》初，雙歎智慧之文，疑情頓發，越十五日不能措一詞。白晝翻閱，內夜思惟，竟至視聽罔然，食不知味。時有人廣修在傍，輒笑之，以爲入魔境矣。一日讀經至如是相處，忽然有省，始信古人所謂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者，不我欺也。自是不但於是經渙然無疑，乃至遍觀諸經，亦皆渙然無疑矣。及欲續著，是非潛興，賓主失宜，所願不果。繼爾由岫雲，至聖感，足未至闔而猜忌斯生，所賴知是法障，志不少移。岫雲續前稿，聖感錄科判，終以力不勝任，遁迹西禪，乞食自支，欲終厥志。無何逆緣方殄，順障旋興，蒙僧錄司舉授萬善殿教習，居二年，與諸沙彌爲伍，將課業教儀之不暇，尚何心於著述哉！庚戌冬，辭萬善，住遺光，壁不障身，室難蔽日，日馳騁於土木。時貪緣於奔馳，間雖開講設期，不過勉應來學，而究於是疏無暇及也。癸丑春，矢志閉關，重理前稿，甫完正宗，又值公令，奉旨圓明園，校對《宗鏡》等書。緣茲日事筆墨，折衷古今，於臆見不無少補。時思《華嚴》爲諸經之王，清涼擅一家之宗，不究其源，寧攝於末？由是於乾隆六年辛酉，啓建華嚴講期，醉心大疏，三越暑寒，望大海之洪深，自鄙行潦；目太虛之寬濶，羞翊芥空。甲子冬，再講斯經，重治茲疏，功未及半，即赴他請。乙丑冬，歸自清涼，誓終此志，約閉無期之關，限待有成之日。心祈三寶，仰慈悲以資神；身策六時，繼朝昏而御硯。爰紀功竣，時在丙寅春之建辰月也。

然自憶驅烏之年，不習便誦，負笈之際，一聽微明，似有宿緣，因敢輒著乃竟至二十餘年，稿經三易，本雖粗定，梓尚未然，且其間順逆交攻，數斷數續，若非如來遙見守護，其志幾爲遭際所隳，甚哉！著疏之難復難也。雖然，二十餘年，自視若夢期也。住此住彼，回想若夢中人也。幾踰四十萬言，皆夢中寱語，其間或順或逆，皆夢中境界。即今編序始末，依然夢中說夢。伏望後之閱我疏，處我境者，皆應作如是觀。時乾隆歲在柔兆攝提格仲呂佛誕日，賢宗後學通理謹識。

際醒《跋德全禪人血書蓮華經》 無我而靈者，佛知見也；有我而昧者，衆生知見也。生佛知見無殊，特一妄我間之耳。夫大迷之本存乎我，而我之最愛者莫過身；苟衆生之身見不亡，我執不破，則生死輪迴，曷能自已！德禪人密發九品淨願，書成七軸蓮經，以無情之霜刀，刺難出之身血，十指瀝乾，一心不動。偉矣哉！眞無邊苦海中，頓空我見，直出生死之勇猛丈夫也。噫！禪人初發是念，蓮華種植時也；日漸刺書，蓮華增長時也；七卷功圓，蓮華光香具足時也。如是則禪人之淨因已成矣。但當莫忘本源，繫心念佛，直待此方報謝，彼土華開，即見佛聞法因圓果滿時也。雖然，即今試問禪人，方金刀裂肉血筆縱橫時，其知疼痛而成點畫者，靈耶？昧耶？我耶？非我耶？佛知見耶？衆生知見耶？於此了然，則佛國非遙，寶蓮正放。或猶未也，請分明記取，以質諸彌陀老子。

又《跋明初禪人血書蓮華經》 金刀未舉，班管未拈，盡十方是部血

淋淋的《妙法華經》，於斯見徹，謂靈山一會未散可也，謂靈山一會本不曾會亦可也。向當時喝散可也，於今日再會亦可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王寶劍，殺活臨時。如是刺血，如是書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可以暢本師出世之懷，可以來古佛泥洹之塔，直令十二類生，迎刃而命根頓斷，無邊法藏，點筆而文采全彰，莫不滴滴歸源，言言得髓，奚止刺無能刺，書無所書，鋪好華於錦上，指明月於天邊也哉！明禪人年齒尚少，向道唯誠，刺血書經，歸心樂土，果能聞是說而不生驚怖，是爲解第一義，上品生因。如其未然，直須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書經之念，念念忘緣，刺血之心，心心憶佛，管取金臺可以坐待，妙諦不日親聞。否則必見我爲能書，經爲所書，彼是刺血時，彼是書經處，以生滅心，取實相法，轉不輕行，爲我慢幢。不特全迷妙法，遠背佛心，且深負此一點百劫千生不易發起之勇猛淨信，爲可惜矣。禪人其勉之！

曉柔《新刻法華演義序》《法華演義》者，乃一松大師之講錄也。師不知何許人，亦未明其時代，姑置弗考。聞夫菩薩，發心有願居先，得意無心爲本。此六字乃夢中所見。心空則旨徹，願立則道成。然後談空意不在空，說有心本非有。心本非有，有卽妙有；意不在空，空乃眞空。眞空不空，諸佛之教觀興也；妙有非有，衆生之執見化焉。

誠以凡類昏迷，四生不出；佛家證得，二死永亡。是知如來，雖示生周代，復入涅槃者，其實久成正覺，常住世間。故此經《如來壽量品》云：「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大寶積經》六十三《本事品》云：「佛告諸比丘，過去阿僧祇不可思議無始世界不可說劫，有因陀幢如來，出現於世，汝知誰也？諸比丘默然無答。爾時文殊師利，從東方月光莊嚴國來，白佛言：『世尊！昔時因陀幢如來，卽今世尊也。何以故？由世尊具足不可思議諸善方便，成熟衆生，已於過去世，曾作八億佛，無心取正覺。更於未來世，示現無量佛。』」大矣哉！不可思議者，如來之神變也。如夢中事，無古無今；如鏡中像，非實非虛；如水中月，不有不無；如畫中人，靡來靡去。無古無今，以心印心，心心不異。非實非虛，卷之無縱，舒之無量。不有不無，取之非得，捨之非離。靡來靡去，佛身常住，始終不遷。故一切衆生，從無始以前，至未來以後，常住佛身之中，亦未曾動易。所以菩薩，長時自利利人，彼此終歸一致。積劫益生自益，物我究竟雙忘。儻有一毫法，非是道者，便成障礙。則法華實相，不得圓滿。是以如來，復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暢本懷。始自乳味，終於醍醐，雖各乘其時，未曾說諸法實相者，由其機未熟，故佛教未圓。乳味雖頓，仍歸兼說。三藏所詮，全是生滅。方等尚對彈斥，熟味猶帶淘汰。當涅槃雖同味，又說追泯。故唯有此經，乃純圓獨妙。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九界同歸，三乘咸會。如來大事因緣，自此而明；出世本懷，自此而暢，故稱爲妙法也。

由法妙故，其旨非同非異，故天台大師，於大蘇嶺，證三昧後，提其綱，挈其領，弘化妙經，廣之三大部，是乃愈同愈異也。後《釋籤》妙樂，乃至此書等，終歸王城妙旨，是乃愈異愈同也。如是厥義，重重包含，實有出於不可思議者。然此講錄之稿，原於咸豐八年間，東甌寂光寺宇堅老人逝世，一切經書散盡，唯留是稿。雖得全部，盡殘朽矣。內無正文，科未另出。惜當時門人靈述，囑康世紬居士轉錄者，字多錯失。然和獨愛若神珠，剎那寶護，恆佩於身，不離雲水，願至顧命，遺囑高明。遂使寢饋間，不捨此愛也。

迨光緒丙子夏，住古越傳燈寺閱藏，有《法華授手》一編，乃我國朝選入。因此想松師講錄之稿，可與頡頏。儻或失傳，有負松師一生願力，血滴心腸，又負諸賢久望指南，不知歸趣。然於是稿，起首不得，而又不能放下。至於仲冬三日，沐浴焚香，祝願下筆，念念於心。至十二日，思窮慮絕，夜夢白光遍照，似有聲云：得意無心爲本。六字分明，顯著於前。和寤時，忽覺快暢，罪慶交懷。嗟乎！實自愧矣！毫無梵行，敢希聖應。良繇愍和劣智，大事難成，故垂慈冥被，始可尅終，此實直言，並非妄語。所以《十住斷結經》云：「上方安寂世界妙識如來，隨衆生根，權現吉祥睡相。衆生效之，卽爲夢中，神識說法，凡有受化得悟，乃至成道者，皆於夢中，而作佛事。」今和亦復如是。幸此因緣，故將是稿，繁者刪之，錯者訂之，失者補之，欠者足之。且以科緒，携出排定，將正文列入，以講錄分疏其下，令閱者朗若列眉。緣有正文，不得仍名講錄也，故易之曰演義。付剞劂氏，廣爲流通。未來同學者，見此聞此，莫泥句下，生機發解，各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了諸佛之所證，乃衆生之本具。未發菩提心，令速發心；已發菩提心，令永不退；於無上菩提，已得不退者，令速圓滿。所願傳傳不已，佛日從是

增輝；代代尊崇，法輪自此常轉。原從鷲嶺，延至龍華，故序其緣起如此。時維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冬穀旦，東甌釋氏弔蓮子曉柔稽首謹序於古越傳燈寺之藏經樓。

吳鄭衡《新刻法華演義序》 昔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惟《法華》一經，稱純圓獨妙者。夫亦以時則卓午，以味則醍醐也。不說之於四十年以前，時未至，機未熟；而說之於四十年之後，權可廢，實可立。歸九界於佛界，會三乘於一乘，則此經之深古幽遠，非兼但對帶之所可比擬，詎言說文辭之所可跂及乎？雖然，經之義蘊，不詮發則不明；經之宗旨，不闡揚則不顯。若非用世語言，何以助宣佛法？是故陳隋以來，注釋者不一家，而以辨才分疏者，惟天台爲獨步。南嶽謂天台曰：『法華三昧，非子莫證，非我莫識。縱有文字之師千百，莫能窮汝之辨』是南嶽與天台，固同聽《法華》，自靈山中來也。厥後唐之荆溪，僅爲《釋籤》。宋之溫陵，第有《要解》。至於元，有《科注》之刻，不加己見，而仍以天台成言，爲注述焉。自有明以迨國朝，又有《會義》、《授手》、《指掌》等書。雖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能明經義，顯經旨者，皆如來使也。

東甌曉柔法師，寢饋於《法華》有年矣。談經五會，講席大開，今將一松大師遺稿，分科列段，訂訛補殘，經疏義符，文成完璧。茲欲壽諸梨棗，過余一商。余觀誦之，見其詮發經義，明辨以晳，昭昭乎如卓午之時也。闡揚經旨，純粹以精，津津乎有醍醐之味也。珠聯脉貫，膚去液存，略前人之所詳，詳前人之所略。深也而以淺出之，幽也而以明表之。適應時機，的爲善本，其於古德，何多讓焉！

大凡經籍之流傳，有數存焉於其間。使當日松師之本，不入於曉柔法師之手，則此本必湮沒不傳矣。即或置之篋中，若無閱藏因緣，未必爲之編訂，則此本亦終殘缺無成矣。由是觀之，曉柔法師，誠爲一松大師之後身也。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其斯之謂與？之二師者，後先接續，相與有成，何嘗非如來之所遣使？《法師品》云：『我滅度後，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廣演此經，解說其義也』後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悉知諸法實相，自能入佛知見矣，又何患不得一切種智也。然則二師法施之功德，眞有不可說，不可說者，夫豈余一人之私言哉！光緒戊寅夏三一居士吳鄭衡謹書。

《觀世音經》

著　錄

知禮《觀音玄議記序》 知禮俯伏惟念，早年慕學，投迹寶雲，遇授法師，講說此品。神根既鈍，遂數諮疑。先師念我學勤，不辭提耳，故所說義，粗記在心。昔同聞人，今各衰朽。慮乎先見，不益後昆，共勉不才，抄錄於世。但疑識暗，謬有所傳，圓宗哲人，刊正是望。時天禧五年歲在辛酉八月一日絕筆，故序。

性澄《釋普門品重頌後記》 宋慈雲尊者，疏別行重頌附大部入藏，而南方教苑不傳幾二百年矣。至元甲午爲教門入京，於燕城弘法寺得之，東歸猶至，實然不敢自秘，遂鋟諸梓以惠來學。大德壬寅夏五，興元住山苾蒭性澄謹題。

明成祖朱棣《觀世音普門品經序》 觀世音菩薩，以爍迦羅心，應變無窮，自在神通，遍游法界，入微塵國土，說法濟度。具足妙相，弘誓如海，凡有因緣，發淸淨心。纔舉聲稱，卽隨聲而應，所有欲願，卽獲如意。《妙法蓮華經・普門品》者，爲度脫苦惱之眞詮也。人能常以是經作觀，一念方萌，卽見大悲勝相，能滅一切諸苦，其功德不可思議。朕惟天道福善禍淫，故佛示果報，使人爲善，而不敢爲惡。夫天堂地獄，皆由人爲，不違於方寸之內。故爲善者得升天堂，爲惡者卽墮地獄。夫忠臣孝子吉人貞士，其心卽佛，故神明庇佑，業障俱泯，是以生不犯於憲條，沒不墮於無間。夫凶頑之徒，一於爲惡，棄五倫如敝帚，蹈刑法如飲甘，寧餧羅刹，不欽佛道。然人性本善，所爲惡者，特氣質之偏，苟能改心易慮，修省避畏，轉移之間，惡可爲善矣。爲善則卽善人，昔之所積之咎，如太空點塵，紅爐片雪，消滌淨盡。雖有果報，將安施乎！朕恆念此，惟恐世之人，有過而不知改，乃甘心焉以自棄。遂表章

是經，使善良君子，永堅禁戒之心，廣納無量之福，爲善功德豈有涯涘哉！永樂九年五月初一日。

真可《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歎久之。衆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今天下恭敬念觀世音菩薩者，在處有之，乃稱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即恭敬現而淫欲沒。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恭敬沒，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予亦驗之屢矣。佛語不妄，人無恆志，自墮疑網耳。

聖行《刻觀音義疏記序》 蓋《普門》一品，乃《法華經》中流通分之正軌也。觀音菩薩與此土衆生有緣，以音聲逗機，無苦不拔，無苦不救，故稱觀音普門。至哉！所謂機緣速證三摩地也。有隋之天台智者大師以別行《觀音玄義》二卷解題，《義疏》二卷解經，部外別別流通，後有趙宋四明尊者有《觀音玄義記》四卷，《疏記》四卷，但各自成帙，置在藏中，初學不便披讀。工部王季常居士意欲聖行分會之，始於崇禎戊辰元年。稿將成，會徒法濟有金陵請藏因緣，齎稿往謁居士，即爲相證，首捐俸貲三十金，用刻流通。至己巳秋日，適吳興閔昭余老先生過庵談及，亦慨然樂助，而楚先居士又補足之，可謂佛法流通非偶然也。後有閱此教者，即悟自性三摩地心，心心相證。不由諸居士之樂助，何由得見斯經斯疏記無窮奧義也哉！菩提庵聖行和南述。

寶乘《重刻觀音玄疏記會本附言》 有親友勸喻曰：「聞《觀音玄疏記》者，善用性具之旨，貫冥顯感應，顯無作與拔，學者最宜研究，而各部別行，不便初學披讀。玉溪曾爲分會，但恨分會不正，卻錯亂脉絡。先達詳評，雖有定論，其文依然不移，猶云弊懸會，師何不務加考訂而充童蒙之求也？」予固辭不免，乃有此舉焉。且語之曰：蓋行師者，時之望也，又分會既成，一人校之，一人對之，更相證而即流行，則理應完璧也。而如玄文會本第二，明境智中約理外斥之，一科並釋之，記及引《中論》斥之，科語凡三十四字脫，則文不可讀，乃子科二泛無所屬。又義疏會本第三，章安私釋結文末著「二結歎」三字，將記續疏，欠剩尤易見。而存此疏妄，因竊謂現行會本必非其完本，恐是田舍書肆偶得厥殘篇亂簡，不復是正，纔補接急刻耳。妄謬之甚，全由茲也。今子之勸喻，不亦宜乎！將極鄙力考訂，復其完璧，則前修之功，亦永不朽焉。

際醒《書蓮華經普門品後》 題標妙法，何法也？品號普門，何門也？說者謂，一光東照，十界圓彰，隨類現身，應念脫苦，未爲非是，特其末耳。直須未舉以前，向世尊開口不得處，大士回避不及時，親見法法此法，門門此門，正與麼時不與麼會，始具看經眼。否則入海算沙，執指爲月，不唯埋沒己靈，見惜明眼，將恐普門漸閉而妙法終隱矣。默超居士有見於此，得是經而裝帙之，屬綴數語，普爲見聞隨喜者，震塗毒鼓，食少金剛，其意豈淺淺哉！

《維摩詰所說經》

著錄

支敏度《合維摩詰經序》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玄標也。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覽。然斯經梵本，出自維耶離，在昔漢興，始流茲土，於時有優波塞支恭明，逮及於晉，有法護、叔蘭。此三賢者，並博綜稽古，研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開解。先後譯傳，別爲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若此之比，其塗非一。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爲本，以蘭所出爲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易則易知矣。若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闡大通於未寤，闡同異於均致。若其配不相疇，儻失其類者，俟後明詰君子，刊之從正。

僧叡《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

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眞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於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己；崇墉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闚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啓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往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擿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邊情謙詖，難可以參契眞言，廁懷玄悟矣。

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卽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卽於講次，疏以爲記，冀通方之賢，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僧肇《注維摩詰經序》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絕妙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象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羣數之表，絕有心之境，眇莽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象而殊形並應，至韵無言而玄藉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羣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覩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而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

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棲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恐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右將軍安成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眞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矣。余以闇短，時預聽次，雖思乏參玄，然竊得文意，輒順所聞，爲之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

道液《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序》

昔漢明中，法教始流於葱左，肇建塔像，翻譯尚阻。爰及魏晉，創啓宣傳，而所出諸經猶詞疏理蹇，蓋習學者未融於大觀，傳譯者闕通於方言，既爲大法浸微，未可量其得失。自秦弘始三年冬，羅什入關，先譯《大品》、《智論》，爰及《中觀》、《門》、《百》，使陶染至理，然後重譯茲經及《法華》等，所以文切理詣無間然矣。曰者傳習多疏道尚學，以瞻異端，使大宗蕪蔓眞極。而關中先製言約旨深，將傳後進，或憚略而難通，蓋時移識昧，豈先賢之闕歟！道液不揆庸淺，輒加裨廣，《淨名》以肇注作本，《法華》以生疏爲憑，然後傍求諸解，共通妙旨，雖述而不作，終愧亡羊者哉！於時上元元年，歲次困頓，永泰初祀，又於長安菩提道場夏再治定，庶法鏡轉明，惠燈益矣。

道儀《維摩羅詰經文疏寫後記》

此經一部疏合三十四卷，上玄文三十一卷，是天台智者大師爲楊主出。至《佛道品》、《不二法門品》下，有三卷疏，是補處頂法師往前私記，接成一部，流傳後代，故以記之耳。維大周如意元年歲次壬辰八月，天宮寺僧義威傳寫，誓願受持，以斯佛慧，爲報三寶。往江南法華寺，斯文乃盡爾。年六十，處處霄夕，至死無倦。大唐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會稽郡法華寺僧道儀往浦陽清泰寺依天宮寺本寫訖。

湛然《維摩經略疏序》 今茲疏文，即隋煬帝請天台大師出之，用爲心要，敕文具在《國清百錄》，因令侍者隨錄奏聞。但至《佛道品》後分，章安私述續成。初文既筆在侍人，不無繁廣，每月緇素諸深見者，咸欣慕之，但云弊其文多。故輒於其錄而去取之，帶義必存，言繁則剪，使舊體宛然，不易先師之本故也。然自省闇短，慮失元規，嘗於墳堂然香求徵，儻少壞大道，願示以留礙。二旬未竟，《佛道》斯終，既免幽訶，寧非冥護。儻裨其宗旨，則光光後昆，翼諸達人，恕以專輒。

梁肅《維摩經略疏序》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道有大小權實，故淨名以在家成化；人有聖賢淺深，故智者以初依啓法。然後因言遣言，即象忘象，俾後學得正直之路，游道義之門。祖而述之，存乎其人。天台大比丘湛然公纂智者之法胤，探毗耶之妙賾，一貫文字之學，會歸解脫之淵。以爲昔智者大師演是經也，備偏圓頓漸之義，盡方等生酥之體。其旨遠，其道微，微言在茲，茲用不惑。故常外闡其訓，內澄其照，凡百學者望涯如歸。嘗謂門弟子曰：『祖師所述，其道甚著，而嗜簡者或病其繁，玩精者則遺其粗。吾欲因而就之，以伸其教，刪而裁之，以存其要，何如？』弟子比丘衆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淨辭，合爲十軸，不失舊則，其義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爲《淨名略疏》。

原夫聖人有以見衆生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緯之。有以見萬法馳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成之。然則聖人隨感以利見，故其教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立誠，故其業不得不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之與立言，雖階位不同，廣略異宜，至於赴機施教，其揆一也。肅嘗受經於公門，游道於義學，雖鑽仰莫至，而嗟歎不足，故序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乎辭。疏成之歲，歲在甲辰，吾師自晉陵歸於佛隴之夏也。

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後記》 基以咸亨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不披讀古德章疏，遂被并州大原縣平等寺諸德迫講舊經。乃同講次，製作此文，以贊玄旨。夜制朝講，隨時遂怠，曾未覆問。又以五年七月，遊至幽明蘇地，更講舊經，方得重覽。文雖疏而義密，詞雖淺而理深。但以時序忿迫，不果周委言。今經文不同之處，略並叙之，諸德幸留心而覽也。

張齊賢《新雕維摩經後序》 壬午歲冬首，余自右補闕直史館江南轉運使，詔遠聚族，乘舟順流而下。時十月九日，泊於湖口之側，將夕，有一人年可五十許，衣服狀貌類於漁者，拜於岸，久而陳，累世水居，預知風水。袖中出水行圖子以獻，且言十四日當有大風事，備錄異記。又數日書夢，一人衣皂衣，水中出其半身，自稱江饒，要《維摩經》十卷，覺而異之。十四日果於荻港之上遇大風暴起，船將覆沒者數四，僅而獲全。即先言風水之日，夢中稱曰江饒，舉家脫魚腹之葬，不亦幸乎！屆於京師，遍令求訪《維摩經》十卷者，咸曰無之。不數月，余於所親處睹一經函，發而視之，即《維摩經》一部十卷。懿夫金文玉偈之殊勝，海藏龍宮之守護，功德之力，其昭昭乎！其昭昭乎！愚冥之徒不能起信，深可悲矣。因擇工人，俾之彫刻，志願散施，貴廣傳布，用標靈異，直紀歲時。聖宋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道德里序。

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序》 吾祖智者著疏申經，其文彌廣；而荆溪撰記解疏，其文彌略者何？蓋於疏文有意乎刪削故，不暇詳悉也。自時厥後，略疏成而盛行於代，後世童蒙執記尋疏，而文義迥互，難以措懷。又其間所談理事，記有不釋者，往往聞其率情謬說多矣。至若依正相在之義，心外無境之談，布在斯文，明猶指掌，而翻謂無情無成佛義，其謬一也。通相三觀，既昧階位，莫定其人，其謬二也。三種羯磨，不本律部，妄爲之說，其謬三也。周時佛興，星隕如雨，大師正指佛生二莊之世，而競以昭王二十四年解之，其謬四也。其間方伯連帥之名，講武治兵之說，罔測所自，故多穿鑿，其謬五也。略數之凡五不躋，且古人有言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以吾志圖訓誘，安得不辭而闢之，引而伸之，晦者使之明，窒者使之通。俾吾智者，荆溪之道，昭昭然若仰天庭而睹白日，且不爲昏情所隱也。屬講訓多故，莫諧執筆。

大中祥符八年青龍在乙卯秋九月，自錢唐汎舟西邁，訪故人奉蟾於吳興武康之龍山蘭若，得上方而居焉。其堂閣蹇產，林泉寥寂，左顧叠嶂，接法瑤之小山；下瞰平波，浸防風之故邑。即饒勝概，且遠囂俗，香火有暇，宜事筆削，乃尋繹《略疏》，別爲解釋。其荆溪舊記或與《略疏》符合者，則隨段引用，又有道暹法師者，乃荆溪之門人，亦嘗撰記，雖解義無取而援據或當，今擇善而從之，例皆標指名目，貴分今古。彼類康成之注傳，盡與服虔；此非郭象之竊名，不言向秀。於十月十二日染翰，十二月十三日絕筆，凡爲十卷，號

《垂裕記》。蓋垂優裕之道，以示子孫，俾無嚮者之五謬耳。若望諸達人，則吾豈敢。或曰：「明敏之徒，尋荆溪記自得微旨，豈待予之詳載，然後離謬乎？則予之功無所施也。」對曰：「夫警昏睡也，輕者則怡聲，重者則大呼，及其覺之一也。噫！荆溪既怡聲於前，今吾也大呼於後，及其擊蒙發覆自見，其異不異也。」

宋庠《維摩經諸品頌序》　如來之教，有眞語，有實相。語之眞者，不以辯妨道；相之實者，不以物障空。何則？道本無言而應有言，故言之者非我；法本無相而資有相，故相之者自彼。是以聖人鼓羣動，離萬物，終身搖喙，而默理常存；狀六塵，形四大，彌劫利見，而虛宗愈寂。此權實所以共貫，空有所以兼融。破物我之長圍，航死生之巨浸。假道於彼岸，托宿於泥洹。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茲解脫，所以不思議也。維摩詰者，可謂體其眞實矣。若夫毗邪示疾，身同凡品；香積致問，化超神表。歷詰衆聖，則辨均有情；深入法門，則默過無響。精而諸佛不得異，粗而他見不得逃。可以名而名，無所得而得。其眞大乘之高響，聖域之幽關者焉。而昧者方皦皦然疑淨穢之一區，同異之一轍。且欲遺凡以取聖，封大而擠小。責眞空之所在，求希夷之所到。火馳波蕩，若畏岑而就攻，可不哀哉！故斯經之作，所以救斯患也。議者又謂無緣則無法，有教必有心。淨名現方便，以拯羣迷；文殊因酬對，而破諸蘊。夫至人者亦有爲而然耶？余曰：不也。夫霞霈出地，昆蚊奮蟄；長飆薄野，山林效響。彼寧擊懷於震發，而措意於怒號哉？物自爾爾。是則慈心所演，大音所唱，羣生鼓舞，三界歸往，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亦猶是焉。

余椎齒多艱，中歲銜恤。煢煢殘喘，廬於都外。每閉戶焚香，呻吟梵帙，昇濟先福，是焉攸托。而心之所嗜，復在此書。爰因成誦之隙，竊效重宣之義。且經之所統，品凡十四，始於《佛國》，終於《囑累》。其因緣之本行，證詰之細條，秦園大士注之詳矣，雖欲黽勉強加論辨，是徒飾筌蹄之具，何益魚兔之實哉？然大悲普熏，軟語傍浹，時有悟者，燿然如高燈之破闇，灑然如仙丸之愈疾，視昭毒已，不能無喟然之歎。故略因諸品，各爲短頌。每緣短頌，先標總意。嗟夫法藏淵曠，聖心超邈，欲以幻相之文字，強標大道之崖略。知我罪我，將焉避之？含毫洗心，辭不逮意云爾。

普濟《跋通庵居士頌維摩經》　《淨名》一經，方等時說，所謂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者也。居士示疾毗耶離城，鈎在不疑之地，菩薩聲聞咸往問候，不是好心。二千年後，通庵頌出，據款結案，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廣聞《跋通菴王太尉維摩經頌》　維摩會上，三十二義，墮與不墮，至竟不出一默。通菴居士，不動干戈，摟其窟穴，暴其醜惡。雖然，盡法無民。

元來《維摩經折衷疏序》　藥山儼師，本教乘中之義虎也。初參石頭和尚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宗與教果何如哉？」教也者，卽文字之宗也。宗也者，離文字之教也。卽其旨者，一言一字，皆爲最上乘之機。離其言者，一草一葉，皆入不思議之境。離之與卽雖一，而較其迷之與悟，實霄壤之遠也。

某髫年時，深於參究，未涉教乘，將謂葛藤絆倒，獨不入斯徑。及乎向壽昌險阱中跳過，回觀一大藏教，皆吾家之恒產。至閱維摩詰不思議之經者，如看家券，如游歷寶藏，雖觸處皆珍，亦不傷鋒犯手。始信老瞿曇，及三千七百祖師，婆心斷斷不我欺也。

此經自秦譯以來，始出肇師注，而多引什師之語，其文簡，其旨深。文簡也，含章而不發；旨深也，美利而不施。使探玄之士，猶若望瓊樓而不得其門者，未免有懷深之歎也。近時無盡法師疏之，印天台四教、六卽、四悉、三觀等語，其文浩繁，義旨重疊，如文句玄義，精貫誠難矣。吾兄古德法師，新出斯解義，乃折中，啣實佩華，探奇抉異，而實有深旨。如炎蒸絺綌，凍冷貂裘，寒暑適時，清爽人意，大有補於教乘。使後之學者，就事事無礙之門，入不思議之境。無邊刹海悉我室中，燈王之座毋勞遠借，香積之飯豈假化人耶！若乃索須彌於芥子之孔，網魚龍於毫髮之端者，龐居士有言，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此話大行，予亦不諱，請留待別時。是爲序。

傳燈《維摩詰所說經無我疏序》　《維摩詰所說經》者，蓋大乘圓頓教中通方之妙典也。曷以言之？正以如來五時施教，各有專門。如華嚴則專於頓，阿含則專於小，般若則專於空，法華則專於圓，涅槃則專於常。至若方等，則所專，無所而不專，已爲通方之時。適此經說於方等，得無所專，無所而不專之正，故曰大乘圓頓通方之妙典也。如寶積長者之贊佛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專於圓，而得兼華嚴、法華、般若、涅槃之教也。又曰：「始坐佛樹力降魔，得

甘露滅覺道成，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此則專於小，而得攝取於阿含之小教也。』又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至云：『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此則正專於方等，而得遍攝圓頓、秘密、不定、大乘諸教矣。故曰：無所專無所而不專也。

或送難曰：『此經既無所專，無所而不專，豈亦具足偏漸諸小教乎？』對曰：『非然也。既曰無所專，豈專於小及偏漸。然而又曰無所不專，則是破小以成大，融偏以歸圓，會漸以爲頓。如須彌攝色，咸成帝青；如意雨珍，悉爲寶藏。無所專，無所而不專，其在是乎！』此非囈言，入經自見。讀是經者，儻一遇此，苟能以是而融會之，則若大若小，若圓若偏，莫不歸於此經了義之正轍也。關中師弟，業存成解；陳隋智者，疏已云亡。然而淨名玄義，既昭昭而可觀，性具法門，又瞭然而在目，是以不遺先見，而語義具存。第遇關鍵未開，則聊運鋼椎；肯綮不解，則稍進牛刀。將與五百長者而出色，復請釋迦善逝以解頤，題之爲《維摩詰所說經無我疏》。意用儒童之不我，以御龜氏之二無。獨不委閱者，果以老僧之疏爲奚如也。皇明天啓五年歲次乙丑季春望前五日，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下筆於楞嚴壇東方之不瞬堂。

《金光明最勝王經》

著録

知禮《金光明經文句記序》 吾先師昔居寶雲，嘗講斯典。其徒繁會，競錄所聞，而竊形卷軸。況筆寄他手，反羈乎曠遠之旨，至於授證經論，辭多舛謬。予每一臨文，不能無慨。近因講次，憶其所領大義，撰成記文。仍採孤山索隱中俗書故實，用爲裨助。庶覽者不以事相之關情，但思理觀之爲益。天聖五祀臘月三日記。

智圓《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序》 予養疾於錢唐郡西湖之孤山，忝訓人以三觀學，其或病之間，誨之隙，則好把筆以銷日。由是智者之所說，荆溪之未記者，悉得記之。茲疏荆溪之未記者也，而辭語高遠，旨意纖密，往者之闕疑，來者之未喻亦多矣。予不揆無似，因爲之記，凡四卷，庶有裨於吾道也。而以索隱命題焉，索者求也，求幽隱以伸之也。其有求之不盡者，俟後賢以求之。噫！雖四海之廣，百世之遠，與吾同道者，則知吾志與！神宋天禧二年歲次戊午十月八日，於瑪瑙坡負暄亭序。

又《金光明經玄義表微記序》 或曰：『斯文之記者有人矣，子何以述爲？』曰：『吾聞前修之有作也，後之人復有述焉者，必有異乎？夫前之廣也，後必有好略者述焉。前之略也，後必有好廣者述焉。前之是也，後必有僻解者述焉。前之非也，後必有獨斷者述焉。苟非好廣與、好略與、僻解與、獨斷與，亦有竊乎筆削之名者述焉。吾之述雖有意於表明微旨，啓迪來裔，而思拙言蕪，又昧於自知，而不知好略乎？好廣乎？僻解乎？獨斷乎？竊名乎？凡茲五者，盡俟輿人訂於吾爾。於戲！厥或有益於化源，則吾之眇劣安敢逃其責邪？其稿既成，因自序之以道其意云。』大宋天禧二年，戊午歲十月十九日於瑪瑙坡玉峰亭序。

知禮《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序》 問曰：『昔者寶雲法師嘗有撰集贊釋玄辯，近歲孤山闍黎又以章記表明微旨，今復纂述，其故何哉？』答曰：『寶雲講次，學徒隨錄，義或闕如，未及補治，不幸歸寂。孤山之製，多事消文，復於中間，毀除觀心，斯實不忍。今故秉筆，拾先師遺餘之義，拾後人遺棄之文，使教行二途不至壅蔽。但諭新學，達者無誚吾之煩辭也。』時天聖元年歲次癸亥四月望日序。

從義《金光明經玄義順正記序》 或問曰：『此經玄義，自昔以來述記者多矣，而錢唐諸師皆謂觀心一科是後人擅加耳。唯四明法智力救，以爲吾祖親說，人到於今莫不傳習。子今何故復更改作，竊恐衆人之不取，而見棄於當途也？』答：『今所記奚嘗廢於觀心，但患四明分科釋義頗有疏失，又復克定金光明三字是單法爲名，既乖利鈍之機，仍戾兩存之說。孔子曰：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今欲順其言，正其名，以申祖語，發明經旨，豈青眼之人捨而不用邪？』時皇宋元豐七年歲次甲子暮春月上巳日，於

安固寶積教院方丈序

蘇軾《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二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曰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卽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拒受，內外障護，卽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卽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卽濕生相。一切勿變，爲己主宰，卽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卽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卽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二日。

宗賾《金光明經序》 夫靈心絕待，泯萬物而獨存，妙行難思，諸緣普現。則實際理地，雖不受於一毫；而事相門中，不舍於一法。故如來出世，說《金光明經》，依淸淨心，建解脫行。顯出塵之經卷，永廓迷情；示伏藏之寶王，頓圓大用。夫以信相爲起敎之人，則菩薩無滯空之行；於堅牢有讚空之頌，則法身非有相之求。性相該通，有無互建，則一經之要義在於斯。至於明諸佛法性之源，探如來壽量之本，金光普照，發揚一切智門，金鼓騰聲，顯示無邊妙用，則菩薩發行之源也。懺除罪障，本如夢之法門；贊歎如來，舉修行之妙果。摩訶薩埵之飼虎，能捨能行；長者流水之濟魚，有始有卒，則菩薩依眞之行也。譬之明月當天，影沈衆水，眞金作器，體應萬形。主伴圓融，一多自在，能於一法，受一切法，則信如來之秘藏，實爲三界之寶乘，莊嚴性海之門，趣向覺王之本。是以十千天子，聞而頓證於菩提；一切衆生，入者皆同於甘露。則見聞隨喜，讀誦受持，於一念具了無上法門者，豈小緣哉！凡我同儔，勉思佛意。元豐四年三月十五日序。

宗曉《金光明經照解序》 斯經雖部屬方等，非醍醐比，而受持者衆，乃與《法華》侔盛。但梵夾東來，備歷諸朝，翻譯而經五師，及中間合六本不同，今世所傳卽北涼曇無讖師所譯最爲舊物，奈何而在藏外別行。先賢不曉部類之異，多將合本改足讖譯，或累經傳寫，魚魯成訛，遂致在處板籍有異。至於脫文長句者有之，言乖字異者有之。本既不鈍，取捨莫準，往往披誦之人眯目其間者多矣。愚今謹案歷代翻經目錄，先示前後部帙，次述台宗釋經五章三分諸品生起，然後研詳龍藏合本，考覈人世別行。斷以天台文句爲指南，復用諸家義記作輔翼，所有異同訛謬，皆刊正，爲爲句讀事相餘疑從而披剝。繫以境觀修顯，俾夫人人發揮本有大光明藏，遠於如貧數寶之譏矣。十科既成，列上下卷，舒題曰《金光明經照解》。噫！爝火之微，烏足以佐日月之曜輝。而大敎炳然，容光必照，故區區鄙志，莫得而隱云也。時大宋紹熙庚戌歲紀履長之旦，比丘宗曉謹序。

受汰《金光明經科注叙》 夫《玄義》釋題名，《文句》分章段，《法華》而下，惟今經例之。斯實繇天台智者大師總持親證，故縱三輪而評古釋今，約敎明觀。其文燦然，其義躍然，如神龍滴水，雨澤大千，殆非眞諦諸家可同日語者。法師章安，筆其所說，詔彼來學。至宋四明尊者，毅然以中興爲己任，不忍世之毀觀銷經也，乃作記而申通之，拾遺棄則文義俱收，辟邪謬則事理咸正。有是哉！法性金之爲可尊可貴也，法性光之爲卽寂卽照也，法性明之爲大悲益物利用無際也。十種三法，無量法門，靡不全體卽眞，運心皆觀。洵所謂翼祖明宗，扶偏救弊；而是經奧旨，蓋已大備，無餘蘊矣。

汰不敏，從桐谿和尙，授受此道，研繹有年，深知疏之與記，廣博幽玄，倘如香象截流，又何憂於望涯思退也。是以敬合諸祖成言，仰疏經王妙義，解題而約略五章，釋句而折衷衆論。初未敢妄加己見，淆溷祖說。惟後之覽者，卽略知廣，繇注通經，則佛道祖道，在在游翔；見知聞知，重重會入。無非當體光明，總一圓常眞法性，茲科注所繇集也夫。宗天台敎觀沙門釋受汰

《合部金光明經》

著　録

彥琮《合部金光明經序》　《金光明經》者，敎窮滿字，金鼓擊於夢中；理極眞空，寶塔踴於地上。三身果備，酬昔報之無虧；十地因圓，顯曩修之具足。所以經王之號，得稱於斯。將知能弘贊人，其位難量者也。

大興善寺沙門釋寶貴者，卽近周世道安神足。伏膺明匠，寔曰良才，翫閱羣經，未嘗釋手，可謂瞿曇身子，孔氏顏淵者焉。然貴覩昔晉朝沙門支敏度，合兩支、兩竺、一白，五家《首楞嚴》五本爲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兩竺，三家《維摩》三本爲一部，作五卷。今沙門僧就又合二讖、羅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爲一部，作六十卷。非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諸此合經文義宛具，斯既先哲遺蹤，貴遂依承，以爲規矩。而《金光明》見有三本，初在涼世，有曇無讖譯爲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闍那崛多譯爲五卷，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眞諦三藏於建康譯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足前出沒，爲二十二品。其序果云：『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寶貴每歎此經秘奧，後分云何竟無囑累？舊雖三譯，本疑未周，長想梵文，願言逢遇。

大隋馭寓，新經卽來，帝敕所司，相續翻譯。至開皇十七年，法席小間，因勸請北天竺揵陀羅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尋後本，果有《囑累品》，復得《銀主陀羅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別條分，承注末流，理難全具。賴三藏法師，慧性冲明，學業優遠，內外經論，多所博通。在京大興善寺，卽爲翻譯，並前先出，合二十四品，寫爲八卷。學士成都費長房筆受，通梵沙門日嚴寺釋彥琮校練。寶珠既足，欣躍載深，願此法燈，傳之永劫。

寶貴《新合部金光明經序》　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輪迴，悼四生之漂沒，泛寶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年中，敕遣直后張汜等送扶南獻使反國，仍請名僧及大乘諸雜華經等。彼國乃屈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眞諦，並賫經論，恭膺帝旨。法師游歷諸國，故在扶南，風神爽悟，悠然自遠，羣藏淵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自京邑引見殿內。武皇躬伸頂禮，於寶云殿供養。欲翻經論，寇羯憑陵。大法斯舛，國難夷謐。沙門僧隱，始得咨稟法師譯經，經目果闕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全別成爲七卷。今新來經二百六十部內，其間復有《銀主陀羅尼品》及《囑累品》，更請崛多三藏出，沙門彥琮重復校勸，故貴今合分爲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號經王，義稱深妙。願言幽顯，頂戴護持。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

著　録

曇林《不必定入定入印經譯記》　出世智道，亦名爲印。此經印義，或然不然，私情有指，未許官用。何者私情？今且當向發心修行，證會名入。所乘強劣，有定不定，聖說定入，說不定入，言義如是，決定名印。說如是故，名如是經。其門要密，通必有寄。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深知佛法，出自中天，翻爲此典，萬未有一。採揀集人，在第更譯。沙門曇林、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降婁，月建在戌，朔次甲子，壬午之日，出此如左九千一百九十

三字

《持心梵天所問經》

著　録

佚名《持心經後記》《持心經》，大康七年三月十日，敦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

《思益梵天所問經》

著　録

僧叡《思益經序》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絺沙眞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眞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霑潤於遐裔者矣。

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啓。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句下。於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欣豫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於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時事之賢，儻欲令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之於文，不自加其意也。

智圓《思益十誡序》　東方有梵天曰思益者，欲來娑婆，彼佛以十法誡之，蓋寄聖以訓凡也。吾嘗命爲思益十誡，書之座右以自勉。復欲後學知之，遂章句出焉。亟命剞劂以工，庶有益於代也。

圓澄《思益梵天所問經簡注序》　夫眞心本淨，法性原虛，由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迷逐無明而罔知返本。是以大覺世尊嗟衆生之沉滯，憫六道之循環，於是起同體之悲，設無爲之化。雖則湛湛忘言而圓音落落，空空無物而妙相重重。如月印寒空而百川並赴，春回大地而萬化均資。本無來往，寧越後先，良由羣機不等，致使巧說多方。或圓彰法界之宗，或漸開事理之轍，或破有譚空，或呵空贊妙，無非方便一時，曾無定說。若夫點意識，絕言思，泯聖凡，超階級，直指人心，頓同佛體，其惟《思益梵天所問經》歟！此經四卷二十四品，以人法兼舉爲名，根本智光爲體，諸法正性爲宗，破疑蕩執爲用，大乘生酥爲教，相互興問答始末一如。大意如無說爲說，無聞爲聞，無發心之爲發心，無證果是名證果，遠離虛妄出有無，雷揮電掃而纖迹不存，事極理玄而眞心獨朗。然則楞伽亦名頓教，何以偏贊此經。蓋由彼帶相宗，此原性理，雖云即相明心，何似了心見道。彼因達摩付囑舉世弘持，此爲久匿藏中絕無人識，所以徒知楞伽可尚，安識此法最尊。爾來段當末季，法運將隆，根熟在時，知音始遇，有大居士愼軒黃君秉護法心不忘付囑，運慈悲念刻此流通。余客京師，大史陶君大開寶藏，施我衣珠，披閱再三，粗明大旨，聊爲簡注，不避效顰。文採肇公，論依長者。心祈勝善，欽此通途。挈領提綱，俟諸知識。若也親契佛心不由文字，洞明己事豈在言詮。其或離波求水，智者知狂；認影迷頭，愚夫亦誚。不拒言不著言，拈來盡是；即此物非此物，用處休疑。心融意解，予復何言。識節知時，君當自擇。時大明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季春，越中顯聖寺後學沙門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圓澄注並叙

《深密解脫經》

著錄

曇寧《深密解脫經序》 夫至迹虛微，理包言像之外；幽宗冲秘，旨絕名相之域。是以大聖秉獨悟之靈姿，鏡寰中之妙趣。實相廓然，與虛無齊其量；法性憺爾，與幽冥同其源。神輝潛映而不滅，萬相俱應而不生。然此生也，生所不能生；此之滅也，滅所不能滅。顯既非有，隱豈爲無？寂焉而動，動焉而寂，出沒無方，教迹星羅者矣。蓋《深密解脫經》者，乃兆聖之玄源，億善之淵府。論其旨也，則眞相不二；語其教也，則湛然理一。義盡冲籍，文窮秘典，妙絕熙怡，包括羣藏。自非詮於理教，何以顯茲深致？但東西音殊，理憑翻譯，非翻非譯，文義斯壅。所以久蘊而不顯者，良俟嘉運而光通矣。

大魏皇帝，總六合以統天，包百王以馭宇，道邁羲唐，德超古哲，而每游神覺典，妙翫大乘，思在翻演，鴻宣遐代。時有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魏音道晞，曾爲此地之沙門都統也。識性內融，神機外朗，冲文玄藏，罔不該洞。以永熙二年，龍次星紀，月呂蕤賓，詔命三藏，於顯陽殿，高昇法座，披匣揮塵，口自翻譯，義語無滯。皇上尊經祇法，執翰輪首，下筆成句，文義雙顯，旨包羣籍之秘，理含衆典之奧。但萬機淵曠，無容終訖。舍筆之後，轉授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在永寧上寺，共律師僧辯、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軌，歲常翻演，新經諸論，津悟恒沙。帝亦時紆尊儀，飾茲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統法師僧令、沙門都法師僧澤、律師慧顒等，十有餘僧，緇俗詵詵，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盡窮微。是使深密秘藏，光宣於景運；解脫妙義，永流於遐劫。理教淵廓，罔測其源，旨趣中絕，焉究其宗。所謂鹿苑之唱再興，祇園之風更顯者也。寧雖識昧，忝廁倫末，敢罄庸管，祇記云爾。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著錄

佚名《佛說楞伽經禪門悉談章序》 諸佛子等合掌至心聽，我今欲說《大乘楞伽悉談章》。《悉談章》者，悉談昔大乘在楞伽山，因得菩提達摩和尚，宋家元年從南天竹國，將《楞伽經》來至東都，跋陀三藏法師奉詔翻譯，其經總有五卷，合成一部，文字浩汗，意義難知。和上慈悲，廣濟羣品，通經問道，識攬玄宗，窮達本原，皆蒙指受。又蒿山會善沙門定慧，翻出《悉談章》，廣開禪門，不妨慧學，不著文字，並合秦音，亦與鳩摩羅什法師通韵。

蔣之奇《楞伽經序》 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會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爲書而刻之板，以爲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子元持以見寄，之奇爲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行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爲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字，有入海算沙之困，而於一眞之體，乃漫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器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故雲門至於罵佛，而藥山至戒人不得讀經，皆此意也。由是去佛而謂之禪，離義而謂之玄，故學佛者必詆禪，而諱義者亦必宗玄，二家之徒更相非，而不知其相爲用也。且禪者，六度之一也，顧豈異於佛哉！』之奇以爲，禪出於佛，而玄出於義；不以佛廢禪，不以玄廢義，則其近之矣。冉求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說豈有常哉？救其偏而已。學佛之敝至於溺經文、惑句義，而人不體玄，則言禪以救之；學禪之敝至於馳空言、玩琦辯，而人不了義，則言佛以救之。二者更相救而佛法完矣。

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

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奘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黄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今之傳者，實自張公倡之。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説《楞伽》因緣。始張公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一日，入琅邪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其始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奇聞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謂之，汝初無是物，祜即自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祜之前身爲李氏之子也。白樂天始生七月，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史氏以爲篤於互章。蓋天稟然，而樂天固自以爲宿習之緣矣。人之以是一眞不滅之性，而死生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爲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爲籌筯，不能算之矣。然以淪於死生，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冊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踰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嘗爲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故因讀《楞伽新經》而記其因緣於經之端云。

蘇軾《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説，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子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九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楊彥國《楞伽經纂序》

洪惟此道不容以聲，靈山破顏而法已傳，少林面壁而意默示，惟授心要，不立言文。俾之眉宇相得而大道無餘，針艾不施而沉痾頓釋。奈何學者，膠於曩昔之業習，搖於知見之風波。菴摩漸熟者不無，日輪頓照者或寡。月氛俱現，金礦混殽，遂使妙明每多塵翳，而況世久而傳必謬，師多而習必訛，不載之書，何以示證？於是，我祖爰自西來，指出秘文，並以傳授，將使世替而法愈固，人訛而文尚存，但有志於披砂，亦何艱於得寶。我祖達磨嘗曰：「吾有《楞伽》四卷，是諸佛之心印。」付之二祖，祝俾護持，傳之老師，歷代稱贊。蓋取大乘之器，授之上味之珍。咸滌細微愆，置彼眞淨地。只爲竺廣異壤，文語殊音，覽者彌旬，困於句讀，安能披文見義，了然得於心胸哉！深歎覺皇妙旨，因循與蠹俱捐。想惟諸聖之寒心，豈有仁人而坐視？

愚嘗於此精誠嚮慕，意義潛通，繼晷披尋，大理昭晰。深歎前文僻古，遂令後學輟觀，於是纂叙玄樞，爲之詮注。方啓琅函秘典，蠲日施功；果然金飾婦人，中宵見夢。強鞭不敏，鄙頌兼成。願階學徒，目觀心了。期年之久，四軸已周。不敢與正經並行，但號曰《楞伽經纂》。遂以百八句義，列爲七十餘門，撮彼玄機，隨爲標目。使學者披文得義，以義證心，非特佛印可傳，抑使雄文不墜。

噫！衆生昏昧，習業纏綿，不知自擲家財，終日爲他運糞。性識飄忽，老死奔馳，乃至埋沒四生，輪迴六趣。間有上乘之士，難逃邊見之塵，泯心相於斷空者，不知其反溺於無；認靈識之幻塵者，不知其反墮於有。無爲大道，寧落識塵？擬議迷源，澄神愈動。靈光相續，影裏藏身，默坐觀空，窟中活計。況乃見聞覺識，認作眞如；那將文字語言，師爲密旨。但得靈源返本，何虞諸法不眞？故我能仁大垂方便，闡一心之妙，杜諸見之邪。必欲醇

酌醍醐，待將普灌窮子。以出世慧，以乳其心，指摘瑕疵，洗除垢穢。自性本義，鍛煉眞心；三相四禪，簡除情識。立四小果，以排空想；述五無間，以祛妄緣。念所證之未圓，遂分十地；究諸法之無相，乃示七空。三智三身，而俾之同歸法身；二法五法，而俾之共底如法。只爲情存見量，誰知失在錙銖。因示離想之混槃，乃顯無我之識藏。斷妄絲而不令相續，俾寶印而使佩眞空。滅有非有情，超性非性覺。將欲爲後來，絕情見之竇，開自覺之場。冀礦石都捐，卽眞金遍體；而乃關防位前之岐徑，點檢地上之瘢痕。刮削透金塵，發明隔羅膜。咸使二障頓盡，無乘可登。永脫世世垢衣，坐進如如妙地。是故寶藏垂標，而獨謂之心品；江西稱贊，而嘗歎其無門。謂之心品，則心外無宗；謂之無門，則有門離法。仰斯妙旨，實有眞歸。寶貨森陳，只求大價；醫方紛委，曲爲微痾。大價得而諸貨可捐，微痾除而羣方何用？先佛授受唯是一心，秘典密嚴只除心病。眞識空寂，緣妄情生；空寂還源，情塵自泯。卽此眞識，廓爾無依；心境俱妄，緣續永離。是謂正智，豈有他求？探得元珠，不出家中舊物；抉除翳眼，自然空裏無花。水非別體，而一任成波；鑒無自心，而何妨照物？上佛密意，千聖同歸；楮毫可殫，稱贊莫盡。此愚所以不辭爛火以助日光，普願有情同居無漏。太姥居人楊彥國序。

又《楞伽經纂後序》

世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以《楞伽》秘典，爲非達磨所傳，乃魏流支文妄。嗚呼！是未嘗知祖意，面壁九年，杜絕言句，門人得髓，不容以聲，此西來之旨也。奈何後學智劣，世遠師訛，無所折正，學者必待揚眉拭眥而盡得之，則達磨之敎，得其傳者幾希矣。是故我祖不免取上乘一心之典，並以傳授，且曰：「吾有《楞伽》四卷，是佛之心印。」使法亡而典存，上根利器者，可由此而證道；傳訛習異者，亦可由此而折正。雖歷百千世，而宗風不墜者，其有賴於斯乎！馬祖嘗曰：「達磨自天竺來，傳上乘一心之法，引《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以無門爲法門。」其言著在方冊，以達磨授經之言爲非，則馬祖亦誣人矣。夫馬祖師讓，讓師六祖，其言必有師承。使《楞伽》果出於流支之僞濫，胡不折正於馬祖，獨於數百歲而下，折正於人乎？流支之說果何經據而云？以傳燈爲出於景德之後，今爲此說者，果出於景德之前乎？若以二祖非人勿傳之說爲非，是未嘗知先聖有醍醐上味，翻爲毒藥之語也。今《楞伽》無傳則已，其文具存，試取而讀之，有一言違先聖之旨乎？但恐其句讀之難，非粗心者所能分別也。去聖時遙，邪說增熾，斯典備存，尚不知取而讀之，以爲之折正；況欲盡毀棄，以爲非達磨所傳，復如何哉？以爲吾宗不立文字，一切斷滅之，則三祖之《信心銘》，四祖之《禪宗論》，六祖之《壇經》，皆數千言，盡可焚置。而靈山所付特可委之迦葉，又何用阿難區區爲之結集？殊不知面壁得髓之說，乃達磨之拈花也。《楞伽》四卷，乃達磨之一大藏敎也。聖人立法，自有權實，安可執一而論！夫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語《楞伽》之一二則可矣。究《楞伽》之意故，有盡竹帛所不能載者。此達磨所謂可惜後人以爲名相去在，正今日之弊也。吾將纂述斯典，爲之詮釋，使文順而義明。冀學者易於觀覽，以大闡揚達磨之宗。使有見聞者，概可成佛。邂得此說，誠可駭歎，因以爲之辨云。太姥野人楊彥國序。

沈調《楊居士楞伽經纂後序》

昔馬祖謂：「《楞伽》以佛語心爲宗，以無門爲法門。」居士楊公謂：「以心爲宗，則心外無宗。以無門爲法門，則有門非法。」此《楞伽》之指要也。其所發明事相，專論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故又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又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又名言說妄想相心經。居士謂：「心本無名，以現得名，故云言說妄想相心，此佛語心之大意也。」云佛語心者，以其始終所論，不離妄想。以至論倒不倒妄想，起聖凡種性，雖聖種性，亦由不顚倒妄想而起，名爲妄想，其實自心現量。大哉心量，雖十方虛空山河大地，不出其中。修行者，乃欲滅除妄想，而求眞諦。殊不知心之有想，猶海之有浪，欲捨浪而觀海，亦猶捨煩惱而求菩提，捨惑亂而求戒定，其可得乎？由此觀之，唯能知妄想之可以凡可以聖，然後可與論《楞伽》大旨。

嗚呼！身心世界，居妄想中，不自知覺，乃欲滅想求眞，去道愈遠。此佛所以特假海浪，以諭大慧，至於大慧，問不實妄想，云何而生？則曰：「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論妄想生滅，則曰：「聖賢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以至反覆詰難，則告之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獨一靜處，自學觀察，離見妄想。」其告之深切著明如此。故居士歎言：「迷此則生死河，悟此則涅槃樂。」其有得於斯歟。後之學者，假此微言，求自覺悟，當如此經所指，獨依於義，不依於文，要在默契幽深，回光返照，則《楞伽》印心之說，當自得於言說思惟之表。若或執此經文，以求心要，是猶刻舟求劍，其蹉過遠矣。

昔慧滿嘗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仍重加心相，又增議論，深違佛旨。」斯可謂善觀《楞伽》者也。此經雖以五法等事相爲主論，然皆隨而排遣，未嘗泥於一法。自非深明義趣，已捨筌蹄，其能不滯於言說文字間乎？

居士福州長溪人，家於漁浦。余建炎間，作邑長溪時，居士已去世三十餘年矣。聞有是經纂，特趨漁浦，謁其弟惇禮察院，得其所藏之本。察院公，其言居士自少爲學，有雋聲，一舉不第，便有遯世之意。去參諸方，深造禪理，既而結茅太姥之下，遍閱內典，獨於《楞伽》自有所得，若夙緣所契。研窮咀味，凡數十年，乃作此論。臨終戒其子，以親書副本藏諸柩，仍建小塔於大姥左峰之巔，以淨本置其中。歲久，塔頂夜有光，村人疑有物，遂窮之，唯有文字四秩，由是散失民間。察院公宦游既歸，乃復求訪得之。觀其分章作偈，顧雖諸禪老宿，皆瞪眎而不敢眦睨，非大手筆，其誰能之！名「經纂」者，以明其非注釋云耳。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左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福州軍州事、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歸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調記。

正受《楞伽經集注闡筆記》　此經乃如來顯示諸佛現前境界，衆生頓悟法門，斷妄想絲，離言說指。故其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寶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眞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其文簡，其旨深，巍巍乎！超越衆經之右。夫豈識情所可到，心量所能及哉！

正受自早歲祝髮振錫方外，每於癡坐之餘，敬讀是經，句義漠然不能終卷。後質於宿師高座，無間禪講，率亦暖昧。隆興甲申冬，會法親布衲於蘄之四祖山，復以所未至請問，衲熟視曰：「此聖智境界，非粗心者可入；而子欲入之，當有方便。」正受進曰：「願示其說。」衲曰：「是經蓋有三譯：宋元嘉中，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於金陵草堂寺譯成四卷，在身字函；後魏延昌中，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此云覺希於洛陽汝南王宅及鄴都金華寺譯成十卷，在髮字函；大唐久視中，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此云覺喜於嵩嶽天中寺譯成七卷，在四字函。子試取魏唐二譯者十七卷，置於宋譯四卷之左右，澄其神觀，參考研味，則不惟可以讀是經，且可以入是經矣。」正受即如其言，取前二譯合今四卷，讀之彌月，迺於句義疑礙冰釋，深自感幸，將遂流通而力不逮。

暨慶元改元春，由吳興永壽蘭若至都下，謁黃侯於北圃之道院，飯餘瀹茗，忽謂正受曰：「《楞伽》一經祖師指示之後，中間雖洪儒碩德尚且病於句讀，況餘人乎？和尚儻能爲法施無窮之利，吾爲刊行何如？」正受曰：「在流通固無辭，然禪者必曰，子禪者也，何爲義學之事乎？講者必曰，子禪者也，何預吾義學之事乎？人既弗之許，縱區區盡管見，安能取信於後世哉。」侯曰：「不然，且禪是佛祖所傳之心，教是佛祖所說之法。非禪無以通教，非教無以傳心。詎有蠢蠢不達若此者。」正受曰：「斯言固矣。古之人莫不禪教並行，宗說俱暢。奈何叔世學者各立臆見，相爲矛盾。今侯言獨及此，正受敢不以古人自勉。」侯唯唯。

因別歸永壽故居，與友人智燈復取先後三經，又以唐遺名尊宿注文，皇朝東都沙門寶臣新說，閩中太姥居士楊彥國所纂，復於智覺禪師《宗鏡》中有議及是經者，並諸經論，於九句之內，焚香對席，鈎索深隱，採摭精要，入於跋陀所譯經下。至秋八月偕燈徙居西湖北山之壽星院，主人石庵慶壽館於方丈南軒，俾終其事。然膏繼晷，會粹僅成，目曰《楞伽集注》。凡注字無某經、某論、某人云者，即正受之私謂也。所言注云者，汝南謝如晦云：「周壽元翁得於廬山古經藏中。」蓋唐中葉後經生所書，不著撰人名氏，新說謂唐敬愛寺譯經沙門智嚴所注者，非也。按僧史智嚴乃宋文帝時人，嘗於楊都翻譯，在跋陀之前，即未有經，安得有注。近謂圓悟禪師作，益其誤矣。「楞伽」一云「駿迦」，西人多稱之。其字之舛脫，或正或補，皆以魏唐二經訂證，非妄加削。自洗研於乙卯之季春，閣筆於丙辰之孟夏。注成，觀夢居士黃復之又爲之音釋。侯聞之，遂捐己俸，命工書刻，以廣其傳。然達磨有言，是經五百年後翻爲有相之學。今正受悉意於此，得不墮祖師之先見，重爲宗教之贅說乎？黃侯名汝霖，字師說，自號敬庵居士云。是歲浴佛日，雷庵無作叟正受謹記。

善月《楞伽通義序》　如來藏心未始有物，所謂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由之而出，此《楞伽》佛語心之大旨也。故以離相言之，雖正智如如亦悉須離；以即性言之，雖名相妄想無不皆即。是則破相無不盡，顯性無不周。往復折徵，析理精微，此經該而存焉，其窮理盡性之詮乎？故達磨傳之，馬祖示之，張文定公夙契之，蘇文忠公發揮之，而世始盛傳，人知景慕。獨其文簡古，譯者蓋將使上根達識深於自得，傳之後世，未遽以文字曉，則不至於玩

且敞，而中下根器幾不能句而望崖焉。注釋之家非無發明，往往昧於教意，暗於文旨，正邪莫辨，其說混淆，無上教幾息於時。余竊患之，試摭一二，徐思而得，欲能不能。於是究一經始末，節句義起盡，按吾台宗規矩，大體申述其旨，目曰《通義》。載稿載書，期年乃成。嘗出以示人，則曰：「佛旨淵深，凡情淺陋，幾何而不貽誚於大方之家？」曰：「有是哉。以凡望聖，則余豈敢；以人望人，余亦未之多遜。」或又曰：「使譯者意不在簡古則已，觀今之說則晦者明，窒者通，迂者直，難者易，無乃得罪於昔人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余固不敢辭。」嘉定己巳中冬三日，柏庭善月序。

沈濂《集注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 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三百餘會，說法度衆生本無二致，以衆生性有上中下之別，故佛語有淺深之異。於諸經中，如《楞嚴》、《圓覺》皆爲上根者說，故其語深遠，惟上根之人方可了解，而初機者未易究也。至若《楞伽》一經，以楞伽爲名，實相爲體，佛語心爲宗，自覺聖智爲用，其語深遠，又在《楞嚴》、《圓覺》諸經之上。故目今所說上根之人，無如內翰蘇公，尚曰：「《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尚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而況餘人乎！少傅白公樂天與常禪師詩，有求師治此病，惟勸讀《楞伽》。又曰：「人間此病治無藥，惟有楞伽四卷經。」荆國王公介甫亦曰：「楞伽我亦見髣髴。」是知此經惟上上根人所深好而研窮之，其它人莫識也。達磨謂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心爲心法，則知傳心之印，無出此經，有自來矣。今世談禪者浩浩，而於此經謾不知有，非不知有，正以所見不高，不能深識義趣，故不敢啓口耳。蘇內翰又謂：「近世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而佛法微矣。」乃謂：「此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如醫之有《難經》。今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此正謂今日設也。

仰惟雷庵受公老師飽學飽參，既有實學，遂見實相，非今虛頭禪衲比也。人皆於此經讀尚不成句讀，師乃敢抗志而注釋之，非精勤力學，不能到也。且其注釋又非今講人之比，字字訂前人之訛，句句說經意之盡。其文不晦辭，其義又坦明。使蘇內翰復生而見之，亦歡喜贊歎不盡，而況餘人乎？凡於此道得其趣者而觀之，當手之而不釋也。竹齋沈濂既見是書，合掌頂禮，普勸四衆至心讀誦，詳其注義，使佛語渙然冰釋，於一句中頓明見地。卽達磨付囑之意，便在眼前，其一堆八擔葛藤，便可束之高閣矣。

昔太保樂全張公安道，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內翰過南都親見公說，且以錢三十萬託公印施於江淮間。而內翰親爲之書，此經印人心地，明驗如此。敬庵居士，黃公師說，靜照居士，仲威之子，妙德居士，節夫之姪孫，心心相傳，其於此經深解義趣，捐金鏤板以廣流通，是亦樂全公之意也。若其注釋本末，則具見於《雷庵閣筆記》，此不重述。惟以世人所共知蘇內翰、張太保二事冠於篇首，以啓人之信心云。雷庵又有《普燈》三十卷及《楞嚴合論》，將繼此行於世。嗚呼盛哉！嗚呼盛哉！慶元三年重午日序。

宋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注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於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然自菩提達磨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公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

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注古本，暨宋僧寶臣、閩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論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注》。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

且如來說經不卽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眞卽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

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修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穎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世尊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注，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

此經舊嘗刻板，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於旃檀林，來徵予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注，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眞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洪武四年夏五月，國子司業金華宋濂序。

又《新刻楞伽經後題》 皇帝既御寶曆，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實爲迷塗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正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嘗徹叡覽，已刊行矣。秋七月《楞伽》注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爲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宗泐即奉詔，錄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上旨，豈宜以天界爲拘，合刊斯經於演福。獨其卷帙浩繁，未遂厥志，蚤夜以爲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爲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鈔五百六十四緡云。

惟《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臣嘗爲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庵受公，徒襲寶臣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啄，二者咸無取焉。惟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爲通義，覺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證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辯博無礙之智，游戲毗盧藏海，臺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徵於柏庭，反復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奧義，煥然明暢。誠可謂顯承皇上嘉惠烝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法，惟帝王能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思遠惡而遷善，大則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聖天子之大德哉！是年冬十二月四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載拜謹題。

如玘《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跋》 今經四卷凡四品，總名爲佛語心，而無別品之目。魏本十卷分十八品，唐本七卷分十品，後東都沙門寶臣注唐本，則取魏之餘八品，如次間入，亦成十八品。夫《楞伽》一經，乃諸佛所說心法，佛說此法令一切菩薩入自心境。則知云佛語心品者，據一經大意而言之。其魏唐二本，別分品目者，據經之節段而分之，使學者易曉知。文有總別，理無二致也。

昔姚秦命僧講此經，而不分節段，講無倫序。故主有云：「吾佛經賓主問答，皆有起盡。此僧講經，如何獨無倫序？」時道安在洛陽聞此說，乃歎曰：「何以吾儕，例受斯恥？」自此經無大小，例分三分。後親光論傳至中華，果符其說，所謂分經雅合於親光者是也。今四卷仍存佛語心品，後依魏唐二本所列之品標於其上，庶使講學之人不迷於章段。然十八品之中，但缺《陀羅尼》、《偈頌》二品，《初勸請》品中，文亦不足，止有六行偈文，以爲別序分，斷食肉即流通分，故知文略而義不略也。臣僧如玘謹識。

真可《題包生所刻棱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直明識體全眞，頓成智用。故佛於棱伽山說經者，蓋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絕門戶，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表心地法門，非修證可能往耳。棱伽，此言不可往，若然者，則一切衆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不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既不可得，則智山無待，覺海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棱伽之頂；纔生心想，頓入如來之藏矣。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問僧：「誰起滅？」凡讀此經者，果於巖頭句下，別有轉身，始來與老漢商量此經未晚。

馮夢禎《楞伽會譯序》 此經凡四譯，今存者三：其一則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成四卷，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其二則元魏菩提流支譯成十卷，曰《入楞伽經》；其三則唐實叉難陀與復禮等譯成七卷，曰《大乘入楞伽經》。蓋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達磨西來以授二祖曰：

[illegible]有《楞伽經》四卷可以印心」蓋宋本也。以故其傳獨顯，然文字簡古難讀。昔法親布衲謂正受禪師曰：「此聖智境界非粗心者可入，子欲入之當有方便。」正受進曰：「願聞其說。」衲曰：「子試取魏唐二譯十七卷，置於宋譯四卷之左右，證其神觀，參考研味，則可以入是經矣。」正受如其言，蓋彌月而疑關冰釋，嗟嗟此會譯之不可已也。

荊山上人圓珂，少游玉芝聚禪師之門，深究《楞嚴》宗旨。已讀《楞伽》，博探三譯，妙契心要，遂謀諸聚師，欲會其句，編之末果。晚偕陸司空光祖，結夏山中，商及初願，司空謂不若依泐師注本節編之，庶無謬戾。上人首肯，遂成是編，首刊宋譯而魏唐附其下，名曰《楞伽會譯》。今歲春，開講於郡城之天寧寺。時余以在告得間預聽席，遂募檀信，授之剞劂，以為天寧常住達磨有言，此經五百年後翻為名相之學。讀會譯者當直了自心，愼勿得指迷月而墮祖師之先見，則上人之法施其宏也哉！時明萬曆八年庚辰春佛成道日，馮夢禎熏沐和南譔。

袁黃《楞伽經參訂疏序》

夫正心之學有常，而邪見之情不一。何則？蓋心非有也，而妙性昭昭，不可以謂無。心非無也，而幽靈默默，不可以謂有。有亦非有，無亦非無，雙亦雙非，極盡有無之量。而吾心之體，未始疏其涓滴也。是故古之人，四句橫流，百非妄作，曷嘗益於是心哉！初祖有言，欲明是心，當以《楞伽》印之。印之為義，閑邪之謂也。羣邪既破，印何所施？榛莽已闢，大道坦夷，則無適而非眞際也。然則，何心非法，何法非心？心法兩空，空空亦空，始可與言《楞伽》矣。

《楞伽》，歷劉宋、元魏、李唐三譯，而四卷者蓋宋本也。以初祖付授之言，其傳獨顯然。是經也，辭澀而義詳，情眞而理到，解而入者難乎其人。惜古師翔有解者不存，其名泯然而不睹其全書。次得受公《集注》，一往參詣，厥旨甚微，第疲於引據而忽於源流。又次得泐公解，大略與受公同。今時清公，出《觀楞伽經記》，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忽，而旁采臆說，廁乎聖經，此豈巧於用短而拙於用長也歟！及余歸自朝解，解脫世網，晚年同仁安莫公，憩於西湖之濱，間嘗商確此經，聞其超超玄論，令人洞心駭耳。標精義，申微旨，婉而有歸。要皆諸名賢尋味所不到者，悉發揚之。事核而理暢，詞平而氣和，燦然出數萬言以示余。余廼更為讎訂而壽諸梓，其庶乎正心學於將來，空情塵於本際，劫可盡也，而功不可盡也。余知莫公舌根不壞以此。時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夏四月佛誕日，賜進士出身、承直郎奉勅贊畫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從征外國、加四品服兵部職方司主事、武塘袁黃撰。

葉向高《楞伽經參訂疏序》

《楞伽參訂疏》者，西吳沙門釋廣莫氏之編也。標玄訂謬，將以翼經而正心學，其亦佩心印者之流歟！夫心學之難明也久矣。吾儒上自唐虞之君，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虞聖之傳大禹，以為治平之常法也。先儒解曰：「夫發於形氣者人心也，發於義理者道心也。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天下後世，治平之道必本乎此耳。今夫竺乾氏之論心也，則曰眞心妄心。其所謂寂照冥通，空有不二，卓然而獨存者，眞心也。乃若根塵虛構，情想幻出者，妄心也。必使空諸妄而融諸眞，然後為得其正。則與吾儒所傳人心道心，名雖異而體實同也。大率此心之邪正偏圓，而《楞伽》詳示之矣。然不獨指其形氣之私，而又兼規乎識見之謬，則與吾儒格致之學，意頗相符。信乎其為責善之功有補世教，故我太祖高皇帝，以天地高博之仁，勅天下寺觀僧尼道俗，皆令傳習而講解此經，意使人人得正其心，輔揚聖化。大矣哉！聖皇之心，淵乎遠矣。

第此經辭氣艱澀，義理幽玄，非解卒莫能入。而解之者，亦未能盡達其源。吾閩三山居士林君尚瓊，遠示此疏，並乞余序。余乃乘侍萬機之暇，退而閉閣，閱之數過，掩卷思所以治之之道，與余所以用之之心，殊似溜乎無外之體，備見於此疏也。尋流討源，刪華摭實，而條貫參析，超勝前解，余因詳序編首而使傳之。更以此經，並吾儒先聖所遺之典，置之座右，庶可俾余日用之操，奚翅半部《論語》。皇明萬曆癸丑夏四月浴佛日，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閩中葉向高譔。

廣莫《楞伽經參訂疏後跋》

緬惟吾心之體也，不遺照而恒寂，謂之妙；非反寂而恒照，謂之明。妙而明，明而妙。體用互回，偏正兼到，此非人情可以盡之也。於是凡外之流，各建綱宗，發明心旨；然皆不得其正，何也？據其情量言之，不越乎有無等四句故也。是故迦文委悉披剝，曲盡幽致，使其理極情忘而自悟也。以其悟故，始覺吾心之自聖，如演若狂歇，頭非外來，本然其頭，曾無得失，吾心之本體，亦復然耳。然而背此心，論迷悟；證此心，則迷悟兩途，俱為剩語，而況經之與疏乎！夫以斯道覺斯民，則此

經言言皆心，何可廢也！惜乎其辭質，其義微，學者未之解，然後疏而通之，則疏獨非其心乎？茲疏也，其言切，其旨平，無支離汗漫之習，直明本經使諸學者，過目了然，會文歸己。恍若披雲霧而見青天，吾願足矣。若其流芳貽惠，施者之功居多，我何與焉！時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秋八月既望，西湖秦亭山沙門釋迦廣莫和南謹識。

李大生《楞伽參訂疏叙》　如來出世，達磨西來，拈華示衆，面壁傳燈，皆直指心印，爲佛宗祖。夫佛卽心，心卽佛也。佛與心，有二乎哉！非聖智自覺，不足以言佛。非靈鑒虛涵，不足以語心。心得佛，以顯示第一義佛因心，以化度人天。故佛佛出世，唯語此心，心之外，無法可說。識此義者，可與譚《楞伽》矣。昔聞西域駮伽城，山臨大海，傍絕門戶，非神通力，不可升崖，故名阿跋多羅，言無上也。佛以自覺聖智境界，其究竟直離心意識妄想，非邪智可到。而此經直指妙心，亦絕蹊徑。蓋心一而已，出此心，爲外道，爲惡見，爲世間法。大約有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種種異論。是爲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凡若此者，當墮地獄，何望聖眞！故大慧菩薩，通達大乘，能以百八句大義，仰咨世尊。世尊隨問隨答，要以破一切異見。如世界不實，破以幻、夢、犍闥婆城、熱焰、水月光。如有無識三緣，不能生法，破以龜生毛、沙出油。如言說諸妄想相，破以四種言說。如妄立是非，破以是句非句。如無始妄想二緣六因，破以泥瓶、縷氎、草席、種芽、酪酥及燈照色等。如七種性自性，破以七種境界第一義心。如藏識轉識不異，破以泥團微塵猛風海水波浪。其反覆啓露，逐一斥破；衆義既破，自覺全顯。自覺卽佛，佛卽一心，心體本空，本然寂靜。惟遠離諸相，是名不取，是名牟尼，則三世性空，復其本然之靜矣。佛豈從他得哉！此經大部，舊有十萬偈，百萬句，三千六萬言，總一百五十一品。今經止《佛語心》一品，是百五十一之初品也。言簡而理到，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同義。故達磨曾語二祖曰：《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意有在矣。世傳達磨不立文字，故稱直指。不知《楞伽》，已了佛心。達磨之不立文字，抑亦述而不作歟！

余本凡愚，乍脫世網，幸遇仁安法師，飛錫秦亭，吟咏自適。忽以《參訂》一疏示余，朝夕玩誦之，見其旁引曲證，合異歸同，眞能默會世尊之密語，洞徹此經之妙諦矣。六節時周，五明中啓，靜夜伏思，竊爲《佛語》四卷，可以四字括之，四字者何？『悟修隨證』是也。蓋道非悟則不入，非修則不行，非隨則無漸，非證則不了。何以故？三有衆生，以無明故，依內心外境，造種種業，受種種苦，如夢未覺，如醉未醒。若能言下大悟，認取二障，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能以聖慧眼，入分別諦理。能所既寂，境觀雙融。體用互收，寂照冥攝，不與外道斷見性相共，而宗旨不墮矣。既悟何可不修？修行者入禪三昧，須離羣，須遠俗，須少睡眠，以專精靜業，尤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二乘，務在策進勝行。然修有四禪，有愚夫禪，有觀察義禪，有攀緣如禪，有如來淸淨禪。四禪中擇取聖智三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惟此當勤修學，修行得此，方能捨跛驢心，超外道見矣。然無上正覺，豈一蹴能至哉！則當繼之以隨。隨者，佛地不同，至無所有境，方爲佛地。七地已前，未離有作，登第八地，始號不動。於是漸升諸地，住三昧境，了達三昧皆惟自心，得如幻定，卽經所云，隨入無相處，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皆有增進次第相續，入於第一眞實之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具足其自覺聖智。而證無生法，證出世間上上法，始是如來大涅槃。以其隨機赴感，名爲化佛。以酬其報因，名爲報佛。以本覺顯照，名爲智慧佛。以理體無二，名曰如如佛。當是時，自然殊勝莊嚴，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卽有同類眷屬圍繞，就座灌頂，顯示神力，面見諸佛如來。又乘二種無量神力，分別諸法，利益衆生，吾事畢矣。然而總之，只了吾靈鑒虛涵之妙心而已，寧有他法哉！故謂此經爲佛語心可，爲佛語佛可，爲無佛無心亦可。夫心豈可語哉！佛而語心，皆化佛，非法佛也。讀是經者，當自得之。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秋九月，括蒼李大生和南撰。

劉日升《楞伽宗通題辭》　曾舜徵父懸儀部大夫之車，歸卧衡陽，杜門却掃，一切無關。惟孳孳竺乾教指，尊宿機緣，廣翻恣蒐，博參密證。垂二十年鉛槧之勤，幾無虛日，所嗜在茲，不知其爲憊也。所著《楞嚴、金剛宗通》業盛行於時，至是復輯《楞伽宗通》成。余卒業於古取材宋魏唐三譯，於今折衷筆記而通以宗。夫宗於經二乎哉，經盛於西而明星悟道，拈華破顏，受授皆宗。宗盛於東而東度壁觀，門風險峻，獨付二祖是經，謂可印心。故知明宗明經非一非二，惟是義學封執滯礙，一切紛然取舍，遂令經晦，離析名相，甚至禪講兩家枘鑿水火，分門交擊，惟不通宗之故。若夫狂解後生抵掌禪悅，頹波倒瀾一唱百和不可收拾，又使憂時君子計無復之宗通謂何而非宗之

過也。故非上根異智夙障冰解，攀緣盡淨，謬稱禪那，祇令傷乾，無有是處。嗟乎！宗之難言久矣。余性懶，於諸內典不能概讀，擇取可常誦數種，間有解領，謬謂會心。唯歎《楞伽》詞旨簡奧，每讀中輟，以爲業重固然，此生已矣。一獲舜徵所輯倒語棘句，始有分疏，綱提領挈，粗嫻義趣，佐以臺宗古德單提諸則參稽合印。是經佛語心自覺聖智，眞燦然指掌。夫劃削文字說法熾然，迷者相誹，知者皆爲導師，舜徵所輯富矣。余視之等於壁觀，舜徵以爲何如？余方欲是編流通激揚大事，而光祿孫君懋誠捐如干金梓行長干，嘉其嗜善勇助，次是語授之。俾質於諸方高流，彊學君子。

德清《觀楞伽記略科題辭》 科以分經，從古制也。昔道安法師以三分科經，時人譏其離析經義。及親光論至，果以三分斷其全經，時迺歎其雅合。蓋經經各有綱宗，科迺提挈綱要而振起之，使觀者得其要領，庶離言得義而悟入之，令捨筌蹄，殆非支分節解逞臆斷也。後之義學，昧於離言之旨，各恃己見，駢枝其說，以取謗法之愆。使學者莫之適從，正所謂以多岐亡羊耳。茲《楞伽》以離言說第一義爲宗，不涉唇吻，又豈可妄想分別能入。而其所以科節之，蓋以經文簡古，血脉幽潛，不得其門而入。故特提其綱領，使知問答來源，融會一貫，了然心目，冀可忘言得義，不以文言爲障礙耳。非臆斷也。即此已爲剩法，後之覺者，切不得以此爲欠，而更增益其說，自取謗法之罪不淺矣。萬曆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沙門德清題於五羊之青門壘壁間。

又《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注疏，而曰觀經記。蓋以觀游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小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又束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眞心御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僧得度如儒科，特命僧宗泐等注釋之，頒布海內，浸久而奉行者亦希。

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歸家故道，獨於此經苦不能句。余居海上，時萬曆壬辰夏，偶患足痛不可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亡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然如眡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羅難，幽囚困楚中，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德力也。頃蒙恩遣雷陽內申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海於淨土中，請益是經，因出前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注並三譯本，稽首屬余，請卒業焉。余携之，以是年三月十日抵戊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其地饑且癘，死傷蔽野。余坐毒霧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然如處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比與柯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胔骼，至四千頭有奇。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迺雨，而癘隨止。遂令蔑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迺借此性海一滴，潤此焦枯乎。余亦奉鎮檄來五羊，憩東郭壘壁間。又首事於十月朔，至明年佛成道日，迺闡筆焉。

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感斯報。荷蒙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人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感聖恩，析骨難酬也。稿成，觀察海門周公欲梓之，以入賀未果。戊戌冬，適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見訪，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此草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歎曰：「信光明幢哉！願廣法施，遂爲疏募衆。幸諸宰官長者居士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迴向楞伽法性海中。仰憑慧光圓照，破此夙愆，蚤登解脫。冀見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德，上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槃彼岸耳。第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眞宗，以摧邪顯正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以瘴鄉苦無經論參考，即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指一心，枝詞異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海印沙門德清記。

曾鳳儀《楞伽宗通緣起》 余甲申自長洲歸，暫憩嘉禾，遘達觀、密藏二衲，若夙契云，日從咨詢禪悅，游意乎方之外。一夕夢履兜羅綿界，睹慈尊

容貌甚偉，肅躬伏謁，欽承教語，語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且起問二衲，此語當出何經。僉曰：似《楞伽》語。遽取《楞伽》遍索之，弗得。逮丁酉鄉衲度門人京師，快說《楞伽》三譯，津津不倦，曰：安所得覺範筆。論著之耶。時大行王道安於諸內典靡不精詣，余謂非道安莫成此論已。道安請告歸里，聞憨山清公入粵，道出螺川，敬拜以屬之，憨山寓雷陽不三載而《筆記》出矣。余於憨山稱莫逆，自癸巳造訪牢山，後音問寥寥，得《筆記》讀之，不啻面潭。始讀之灑然，再讀之則疑，三讀之則有所更定，不覺盈紙。復取三譯覈之，宋譯雋永有餘味，故不可易，至棘句倒語非證之魏唐二譯則不可曉，《筆記》節分條列燦如指掌，令讀者易於參訂。余皈取之，更爲斟酌舊注，融會三譯，間出胸臆，或前人所未道，要於申暢簡奧，不使有《楞伽》難讀之歎而已。

昔初祖語二祖曰，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不數傳後當爲名相之學。嗟乎！千載而下，求其能明名相者，亦罕矣，況印心乎哉！竊計宗門證入自覺境界，一期垂語未必不與《楞伽》符。乃謬取尊宿機緣綴附章末，與其以經明經之爲通也，毋寧以宗明經之爲通也。以經明經僅以意爲分別，以宗明經似當分別於無分別者。分別則說通，無分別則宗通。宗通則心、經也，經一心也，庶幾無違於初祖印心之義。而此四卷佛語心品，其指歸端不外是，何意慈尊以夢語之。垂二十年，而余始以夢成之，豈亦事有前定而幾先見之耶。且魏唐二譯多前《勸請品》及末《偈品》、《陀羅尼品》，余所夢無分別是智語，實在《偈品》中，因並錄之，無敢忘慈尊所以詔余之意。若夫智證無分別則茫乎未有入也。然《偈品》中授記龍拘已得初地，於此經典大有闡明，竟能生於淨土。是則傳祖衣者，當持此經。歷階級者，當持此經。而求生淨土者，尤不可不篤信此經也。敬述其顛末以付剞劂，俾明眼者觀之，咄！云何更夢中說夢？是所望於同參。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父書。

僧一《觀楞伽經記跋》

牢山憨老人，觀世得無生。蓋游心於自覺聖智，以皈極也。余從之游，出《楞伽筆記》一帙爲余誦。余觀其三分分科，則祖之爛天氏；五義約釋，則本天台氏。而又會三譯以絡脉，引二論以明宗節其章解而理貫，叅其句釋而文暢。矢不率枝引蔓，不穿地撩天，可謂中原絕唱，虛壞玄根。誠義學之司南，亦詮經之正軌也。募刻棗梨，布諸芻草。萬曆癸卯首夏佛生日，楚雲陽門人僧一書於五雲之來陽祠。

孫明善《楞伽宗通後序》

往不佞備員典謁之署，自顧蹇淺，何足傾海內賢豪長者下濟之光。而竊荷宦翁劉老先生眼回青而齒津及，挹教未幾，翁奉簡命視問滁陽。滁固我聖祖肇基處也，其興也，以馬上得之，而功之成也，以此於息馬華山之烈。聿稽問命愼僚正僕弼憲大子，則天房重臯，爲宸矣倚重久矣。第今蓄牧之政改爲折徵，而閒署江表，遂稱優游養望之地。瑯琊庶子，獻秀凝碧，高槐古楸，環翠千章。每至夜氣發鮮，鸛聲百囀，一醒神度，斯其時俗耳苦浣，塵境頓豁，有不願飛身起流盥世紫清金粟所未相有之語哉。宜我翁翩然賞音在荃蹄外也。翁視篆三市，月馳一札，凌江以來，雅意《楞伽宗通》之流布。翁之言曰，曾金簡先生苦心數序矣，世豈乏賦三都，患無皇甫謐耳。鴻而行之，將在執事。善謝唯唯，而以凡餘卒業。蓋宋張文定寓瑯琊僧舍恍然識其爲前生所錄也者，翁蒞滁已蒐故址，爲建閣經臺，更思不朽其數百載以上之心印。且俯覽不肖共倡宗風，是不肖幸邀惠于翁，獲隨後塵而不致泯昧於卒世者也。

第世儒多拘，妄謂禪理之靡補濟世，而文定、丁有、宋熙、平之運煒乎，稱一代名臣。至於今金簡先生校讎之，我翁表章之。翁尤碩德壞望，海內司南，雲閣凌煙方未有艾，非具瀟瀟塵外大地山河之致，何能運軒揭奏崇降要維是淨理。禪宗參悟者，遠則皈欲宗通之廣播，而與方賢卓識共攝靈臺於空洞，翁淵心殆至是乎寧！第滁陽口水靈閟，益增我聖祖當年所爲，投戈而講，執我列聖二百年所爲，寬民力而休養。翁固將以淨業挽逝波之靡，而涼俗熔矣。然則謂薇泉庶子爲優閑適性之地，猶窺外藩而未叩翁密微也。夫善不敏敢在下風，願假餘年證金仙之一覺，第恐乞水焦牙，後時貽悔。惟翁勿斬詳詔迷途，敬藉此編之梓，用攄祈嚮云。萬曆壬子秋仲，秣陵孫明善懋誠甫頓首譔。

廣莫《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參訂疏叙》

《楞伽》一經，我佛直語此心之妙，而未擇名數，便不混淆於魔外也。夫此心也者，眞醇融粹，虛徹靈明，超羣數而非無，涉衆名而非有。生佛一體，物我同根。豈四句之可擬，羣情之能測哉！由諸衆生，迷乎自心，執夫外性，遂起勝妙，微塵有無，一異，神我等見，實皆妄計也。世尊逐一斥破，顯出自覺聖智，謂本然具足，不從他得。此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同義，因囑二祖云：《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意在此歟？或謂達磨別傳心印，不立文字，故稱直指，以教擬禪，殆非

義矣。不知此經，本遣言說之指，明實義之旨，非不立直指而何？但如禪者，言即言非，門庭施設，曲拈情解，業已枉矣。直指之稱安在哉！蓋直指以明實，拈情以達權，曾不相違耳。此經化儀，亦復如是，則禪教固異名而同體也。先儒蔣之奇、宋濂輩，以達磨之禪，爲禪定，爲六度之一，此則非唯不會達磨之禪，亦復不知此經之義矣。此經品名佛語心，心即達磨直指之心也。達磨直指之心，即世尊拈華示迦葉所云涅槃妙心也。尋源會宗，有自來矣。

第此經文義奇奧，讀解良難，望崖而退者有之。所幸古遺注釋，學者因之得入；然猶不能深詣而遠尋宗旨，緣舊注未詳故也。如經云：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即八識一種，與《雜華》、《密嚴》等經，《唯識》、《瑜伽》等論，相爲符證。舊注往往略之，不亦惜乎！廣莫思欲闡明大道，不揣三愚，乃尋經論，及諸古注，並魏譯二譯，參訂成疏。於經之隱而難解者，會彼二譯，附於其下，俾可意會得之。注已明者摭之，其晦者明之，題名曰《參訂疏》。蓋不貴竄句游心，以亂人之聰明，務令本文無滯則已矣。疏成，壽梓以布諸方，志在就正同業，知我罪我，所不計也。皇明萬曆三十年八月十五日，吳興後學沙門廣莫書於西湖秦亭山院。

通潤《楞伽合轍自序》

《易》曰：「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然則萬物之在天地者雖多，而名相一言可以盡蔽。今夫世之人以高明者，爲天。厚載者，爲地。巍然突起者，爲山。汪洋平演者，爲江海川瀆。飛者爲鳥，躍者爲魚，走者爲獸。林林惣惣，蔚蔚葱葱者，爲草木。夫高明者是相而天即名也。博厚者是相而地即名也。巍然突起者是相而山即名也。汪洋滉瀁者是相而江海川瀆即名也。飛躍是相而鳥魚即名也。奔馳是相而獸即名也。林林惣惣者是相而草木即名也。故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統而論之皆屬名相，更無別法。是以天不自知爲高明，地不自知爲廣厚，山不自知爲突起，水不自知爲汪洋，魚鳥不自知爲飛躍，獸不自知爲奔馳，草木不自知爲蔚蔚。然而必以高明者爲天，博厚者爲地，突起者爲山，汪洋者爲江海川瀆，飛者爲鳥，躍者爲魚，馳者爲獸，惣惣林林者爲草木，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何居？皆是與天地並立而爲萬物之最靈者，名之曰人。是人與天地萬物安種種名，立種種相，謂之妄想建立，又謂之意言境。其實天地萬物本始有種種相，亦本始有種種名也。名相既立，於是乎卑高陳焉，貴賤位焉，有無傾焉，妍醜出焉。彼此言焉，是非興焉。於是乎執此名非彼名，此相非彼相，而彼彼此此，是是非非，森然柴立於心目之間矣。其中有具正法眼者，以法眼觀了知天地萬物種種名相，原從我人妄想建立，本非實有，本自如如，故雖孑然雜處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種種名相不能眩惑其耳目，而能會天地萬物皆歸於自己。不以彼爲彼，不以此爲此，不以是爲是，不以非爲非，故天地如萬物如而人我亦如。於是乎指芥子爲須彌，亦可殤子爲壽，亦可呼馬爲牛，亦可指天作地，亦可以能眞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不見有絲毫異名異相爲障爲礙，故能得意生身隨心自在，旁礴於萬物之內，而物莫能拘者，由此道也。是知名相皆生乎妄想，而能了名相本非實有者，名正智如如，此名相所以爲凡聖之通衢闊道也。

此經所詮除五法外，雖別開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然皆不出五法。所謂五法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也。言八識者，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含藏識也。言三性者，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二無我者，謂人無我、法無我也。蓋八識是名相是妄想，轉八識成智，即是正智，是如如，此即八識亦五法也。緣起自性即名、相、妄想自性即妄想，成自性即正智，如如，即三自性亦五法也。於名相上，執我執法，執即妄想，我法即名相，若以正智了此我法本空，即證二空無我之眞如，是則我與無我亦五法也。故舉五法而天地萬物乃至世間出世間上上法統攝無遺矣。故經云：「三種自性及八種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又云：「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及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知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而天地萬物不出名相。異生之所迷者迷此，諸聖之所悟者悟此。何以故？以執名相爲實有而分彼此，起是非，由彼此是非皆屬妄想，以從妄想，故說爲迷，爲異生。若了名相本空，妄想非有，則爲正智，爲如如，以從如如正智故，說爲悟，爲諸聖，此則不唯名無定名，相無定相，即凡聖亦無定位，亦屬名相建立。故一舉名相而五法立，五法立而一心顯，一心顯而一切佛法皆入其中矣。

初祖達磨云：《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是則此經爲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之心印，如來禪，祖師禪之所自出，故以佛語心爲宗也。第此經四教並攝，性相通收。然性相二宗，雖當皇無異而戶牖各開。從上諸師解此經者，或依性以解相，而宗相者則執相以難性；或依相以解性，而宗性者則執性以破相。故

主馬鳴者，實護法宗護法者，詆馬鳴所謂操戈入室，禍越蕭牆此皆不達唯心唯識之宗，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凡偵經之性相分途處，雙引性相並釋之，皎如星月，各有指歸，務令性相二宗如車兩輪，並行不悖，此余之深意也，故命名合轍若由此轍而登路，由此路而登不可往之楞伽山頂，則一蹴可到，尚何艱險之有哉！時天啓辛酉歲夏五端陽後三日，書於天界講堂，二楞庵釋通潤謹識

吴用先《楞伽楞嚴合轍小引》

夫談性宗者，多落理圈纘；談相宗者，多落事圈纘不知相即是性，性外無相；如波即是水，水外無波 眞空妙有，理事無礙，此不二法門也《楞伽》有以相宗目之者，而達摩西來持此爲傳佛心印 蓋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但能了識藏即如來藏，則知自心所現虛妄之相本無；自性本自無生，即得自覺聖智境界，此直指一心不落階級，爲大乘頓教也 若夫《楞嚴》爲如來密因修證了義，眞可以總攝諸經，其所指六根、六塵、七大、十二處、十八界豈不涉相？而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譬如空華畢竟無體，了知幻妄即自歸眞 捨此生滅心，更無涅槃妙心耳故曰，根塵同源，縛脫無二 一切事究竟堅固，即一切理究竟堅固，非謂破相而後爲眞也 通乎此者，豈惟二經合轍，即一大藏教同出一軌矣 一雨禪師冥契眞詮，洞徹心鏡，登壇說法，非止一會，在在能發明心性，令人開正知見，絕非時師餖飣摭拾以應期場者 比頃卓錫大界，緇白皈依 上首西竺請其所著《楞伽楞嚴二經合轍》出以示人，余諦觀之，直截通暢，性相圓融，一掃葛藤 眞義海之指南，暗室之明燭也 西竺募諸同志刻而廣其傳，屬不佞爲之序，且樂助之 天啓元年孟冬朔，浮渡居士吳用先和南譔

王志堅《楞伽楞嚴合轍序》

《楞伽》以達磨重，《楞嚴》以智者重，並爲緇門要典，而其流通淺深之故，亦略相類 當《楞伽》之機者，大慧也 自覺聖智境界，惟證乃知，而譯者艱晦其詞，使讀者棘口瞠目，徐思之又如蚊咬鐵牛，了無人處，故中下之士不甚躍然 當《楞嚴》之機者，慶喜也 其落想送難與凡夫頗近，又得文士爲之潤色，讀者如癢得搔，各以思惟分別通之至旁引經論之似者爲注脚，雖復近之，彌益戲論 自來講席於此二經，不過守其師說，期無大謬而止 至雪浪大師出，始盡掃依門傍戶之病，一以自心現量出之，覺靈山一會重開生面，然師舌而不筆，聊爲人天留一影而已 自是而諸師撰述各露鋒穎，數年來可謂人握靈蛇 至交光之《正脉》，幾於前無古人矣 然於《楞伽》猶未違也 二經並有發明，惟憨山老人及今一雨法師耳

師少參雪浪，夙佩傳心之印 浪不拘細節，一時門人皆鮮衣跣跑 師獨蕭然一衲，三十年無改，以大辯才具杜都行 浪既化去，諸衲子競以瓣香歸師，師謙讓未遑，而輝山媚川之譽，愈不可掩 近者結茅於鐵山之麓，巢棲茹薇，靜照益徹，因詮釋二經成若干卷，命曰《合轍》 殺青既竟，以示不佞，命序之余

惟無上大覺豈有轍之可合哉？顧守轍，非也 不能合轍而遽欲舍轍，尤非也 夫性相二宗，非所以適涅槃城之兩輪耶？ 至於破相一宗如王良、造父，然非能廢兩輪而別挾一長也 或者欲以此而遺彼亦過矣 就二經言之，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三科七大不粲然相乎 乃若百八句之問，山河大地之問，拈是見非見而皆曰是舉因緣自然，而皆曰非便以宗門家風會之，雖通身是口，能下一語否？ 然則謂如來禪之外有祖師禪，猶第二義也 師生平持論在於矯二宗之偏鋒，驅顢頇之狂慧，觀其所述蓋詳哉，其言之至於言之所不能詮，引而不發，躍如也 師蓋曰：吾聊以轍示焉 世有絕塵而奔者，吾將且蓦遇之耳 然則此書之行固浪師之後焰，亦靈山之兒孫也

余家珠塢中，去鐵山僅一袈裟地，王往來侍師於水邊林下，每相與了無可共語之語，是編成，余竊快焉 因題數語於簡末，不自知其爲門外人也 天啓辛酉重九日，吳下菩薩闡提王志堅合十書

智旭《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疏後序》

猶憶初發心時，便從事於禪宗 數年之後，涉律涉教，著述頗多 獨此《楞伽》，擬於閱藏畢後方注 壬辰結夏晟溪，無處借藏 乃以六月初三日舉筆，至八月十一日，閣筆於長水南郊之冷香堂 僅閱七旬，而佛事魔事，病障外障，殆無虛日，易三地而稿始脫 嗟嗟！《梵網》、《佛頂》、《唯識》、《法華》、《占察》、《毗尼》諸述，何其順且易，《楞伽》一疏何其逆且難也 得無自覺聖智法門，正破末世流敝，有以激波旬之怒耶 然波旬能俾予席不暇煖，而不能撓予襟期，亦不能阻予筆陳 則予必當化彼波旬，同成佛道 維摩所謂邪魔外道皆吾侍者，豈不信哉！ 予愧爲虛名所誤，犯達磨明道而不行道之記，然猶愈於說道而不明道也 賢達苟能因語入義，如燈照

色，庶不負予損己利人之苦心耳。今而後仗三寶力，更成《閱藏知津》、《法海觀瀾》，及《圓覺》、《維摩》、《起信》諸疏，圓滿蓮華因行，則此生無遺憾矣。蕅益旭識於蕅華洲

蒼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疏跋語》 一切佛語，皆明自心。而初祖西來，獨指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者，豈非楞伽性相兼明，宗說並唱，尤足爲接人之前導乎。顧是經，文艱義奧，閱者莫究旨歸。譬如夜行遇奇山怪石，何能措足。故是經傳至於今，不啻如荊山璞，識者寥寥。靈峰老人，獨深憂之。爰遍會三譯，參互發明，述成義疏。甲午夏，遣靈晟同堅兄赴留都募梓，且命印行流通，俾語言燈遍照法界。於是計刻印，共募百有餘金。而同心諸大緇素，亦皆隨緣勸助，三閱月刻印俱成。今錄施資芳名詳列卷尾，伏願助者募者及法界衆生，同開自覺聖智，咸證第一義心。續慧命以長榮，朗眞燈而無盡。靈峰後學靈晟蒼暉氏敬跋

今無《楞伽心印緣起》 靈峰老人之疏是經也，以宗門爪牙，入性相窟宅。慨義學之荒蕪，悲禪門之儱侗。蓋自癸巳退隱西埠，睹世寒心，感時勵志，所由來矣。故其北瓢金井，倚杖玉淵，問契證則心湛海澄，仰嘉遯則身高嶽峙。地藏琛之耕田博飯，棲賢湜之立誦行披，寒爐冷竈，惟大法之全提；叢棘亂絲，仗智鋒而獨斷，其於古人實兼之矣。逮戊戌返嶺，今無以明年自玉門趨歸。壬癸之歲，日與石鑑諸弟請益唯識，謂本《楞伽》指冥初神我，不與性珠而濫收，俾龜毛沙油，頓覺妄情之自遣。因伸旨要，遂啓疏緣。妙叶心宗，帶圓名相。不惟砥柱狂禪，兼亦激昂講席。匠心迴邁，匯義海於洞源；神機淵默，破衆難於半偈。勞顏汗手，會稡披尋。睹大義之炳如，慶微言之不墜。敎以翊宗，原別傳之並四卷；識卽是藏，扶大心以迭二乘。此誠運最上之心，蒿目時弊而爲者也。故凡疏內，有入理深談，得經文肯綮，卽文義而見宗乘，會宗乘而融文義。敢僭點出，以示來學。四河俱入，一漚匪存，是在臨文，澄其慧目。時康熙甲辰中秋前五日，嗣法門人今無稽首敬述

《大乘入楞伽經》

著錄

武則天《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 蓋聞摩羅山頂，既最崇而最嚴；楞伽城中，實難往而難入。先佛弘宣之地，曩聖修行之所。爰有城主，號羅婆那，乘宮殿以謁尊顏，奏樂音而祈妙法。因鷲峰以表興，指藏海以明宗。所言《入楞伽經》者，斯乃諸佛心量之玄樞，羣經理窟之妙鍵。廣喻幽旨，洞明深義，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絕去來之二途，離斷常之雙執。以第一義諦，得最上妙珍，體諸法之皆虛，知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別，等生死與涅槃。大慧之問初陳，法王之旨斯發，一百八義，應實相而離世間；三十九門，破邪見而宣正法。曉名相之並假，祛妄想之迷衿。依正智以會眞如，悟緣起而歸妙理。境風既息，識浪方澄，三自性皆空，二無我俱泯。入如來之藏，游解脫之門。原此經文，來自西國。至若元嘉建號，跋陀之譯天弘；延昌紀年，流支之義多舛。朕虔思付囑，情切紹隆。以久視元年歲次庚子，林鍾紀律，炎帝司辰，於時避暑箕峰，觀風穎水，三陽宮內，重出斯經。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敎。

三藏沙門于闐國僧實叉難陀大德、大福先寺僧復禮等，並名追安遠，德契瞻蘭，襲龍樹之芳猷，探馬鳴之秘府，戒香與覺花齊馥，意珠共性月同圓，故能了達冲微，發揮奧賾。以長安四年正月十五日，繕寫云畢。自惟菲薄，言謝珪璋，顧四辯而多慚，瞻一乘而罔測。難違緇俗之請，強申翰墨之文詞，拙理乖，彌增愧恧。伏以此經微妙，最爲希有。破重昏之暗，傳燈之句不窮，演流注之功，涌泉之義無盡。題目品次，列於後云

舊傳實叉難陀《大乘入楞伽經序》 此經諸佛心量之元樞，羣經理窟之妙鍵，廣喻幽旨，洞明深義。跋陀之譯未宏，流支之義多舛。今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敎，傳燈之句不窮，涌泉之義無盡

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序》　達磨西來，本自不立文字；楞伽東守，以印傳佛心宗。雖叢林此話大行，而衲子猶患糾紛。粤有寶又難陀大德，三於李唐久視年間，方收二翻之品題，證足一經之妙理。方諸前古，文敷暢而義昭然，直使後來，力不勞而功必倍。當時稱爲大備，詁釋未見其人。寶臣輒集數注之舊書，移作七軸之新說，補苴罅漏，考實闕疑，正爲農馬知專，敢效珍珠自炫。庶學道之士，盡觀其致焉。

《慧印三昧經》

著録

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夫六書相因，懸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闡；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諦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說今說。音一偈，莫匪虛梁；一讚一稱，動成輪軌。況夫五力方回，四攝無忘，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流方等之妙說，得菩提之至因。次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慧露傍流，出伽耶之妙城，發娑羅之寶樹。建安殿下含章基性，有德成體，慽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事高祖丘兔園，名出前意後蒼。損己利人，忘我濟物，勞通兼善，無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鐘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爲樂。重以植顯因於永劫，襲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辨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仁莫顯，楚君曰見其瘳；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龜腦，固風寒之易鎖；荔砲鸞骨，更魑飛之可孱。況復慧身方衝，善根宿樹，無勞瀉腸滌胃，不待望色察聲。

有廣州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旅黃鍾，天藍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羅山，幸非放子遂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峰十所里，躡若有來。將循曲阜，先限清澗，或如止水，宅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匪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袴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長五六寸，頭半皆黑。目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皆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帔，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授與規，規即捧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儋無爲，遺嗜欲，等豪賤，疏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不復覩。

規開卷敬視，名爲《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踰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眞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以三昧爲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蓮花鞞曰僧迦與海虎王。」經旨以流通至教，軌法有體，所以誠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濟諸蒼氓，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軸題云：「敦煌菩薩沙門支法護所出，竺法首筆受，共爲一卷，寫以流通。」軸用淳漆，書甚緊潔，點畫可觀。究尋義趣，或微或顯，稱在羅閱山著陀都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鷲嶽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玉檢，靡異寶函，理出希微，辭深鉤致，是唯正說，曾匪異端。雖王遵之得《四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無以或異。

大士沐浴持奉，繁蔬鑽習，多寫廣述，闡揚玄旨。孰匪醫王，創斯藥樹，不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術，屏此十巫。昔或授編書於玘士，受揣術於谷裏，宅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發，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旃上道，敢因滓賤，率此顓蒙。其辭曰：

雷音震響，錄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寄幽筌。照之慧燭，濟以寶船。懇哉至矣，在應斯圓。覆其鬱鞬，浸此熙連。救焚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楚。松孤桂鬱，鸞棲鵬舉。照野光朝，潤山枯渚。濫源茲水，覆簣已多。鬱爲蓍幹，擢此天柯。寄誠楚長，託好禪阿。援是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染，是祛塵濁。靡向非眞，何背非俗。一忘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訓，有感必召。吐彼神訣，示我玄要。既蠲既已，留華及少。等以北恒，均之東耀。

《藥師如來本願經》

著　錄

行矩《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序》　《藥師如來本願經》者，致福消災之要法也。曼殊以慈悲之力，請說尊號；如來以利物之心，盛陳功業。十二大願，彰因行之弘遠；七寶莊嚴，顯果德之純淨。憶念稱名，則衆苦咸脫；祈請供養，則諸願皆滿。至於病士求救，應死更生，王者攘災，轉禍爲福，信是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橫之妙術矣。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門慧簡已曾譯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辭雜糅，致令轉讀之輩多生疑惑。矩早學梵書，忻披葉典，思遇此經，驗其紕謬。開皇十七年，初獲一本，猶恐脫誤，未敢即翻。至大業十一年，復得二本，更相讎比，方爲揩定。遂與三藏法師達摩笈多並大隋翻經沙門法行、明則、長順、海馭等，於東都洛水南上林園翻經館重譯此本。深鑒前非，方懲後失。故一言出口，必三覆乃書，傳度幽旨，差無大過。其年十二月八日，翻勘方了，仍爲一卷。所願此經深義人人共解，彼佛名號處處遍聞，十二夜叉念佛恩而護國，七千眷屬承經力以利民，帝祚遐永，羣生安樂，式貽來世，序云爾。

德清《題刻藥師經後》　經以藥師名者，蓋依本佛而稱也。至聖無名，以德彰名。然佛爲三界醫王，善治一切衆生心病，故稱醫師。是則一大藏教，乃對症之妙藥，而衆生之病，以癡愛爲根，病根不除，而欲出生死渡苦海者，詎可得乎？問曰：「經云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安樂，得安樂，皆衆生之癡愛也，佛意本欲衆生離之。今有求而必遂者，豈非增益癡愛耶？」答曰：「非增益之，實欲離之耳。以衆生不信自心是佛，故顛倒迷途，溺於愛河。佛以廣大慈悲而拔濟之，不能頓出，特設方便以引攝之，即其所愛而誘進之。所謂以楔出楔，以毒攻毒，故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則世間之愛，可潛消而默化矣。衆生始以不信自心之惑，如貪財者，而夢金寶，生大歡喜，致大欲樂，且金寶欲樂，豈自外至耶？衆生處此夢宅，種種希求，佛以如夢幻法門，而調治之。癡愛重，則信佛愈極，信至極，則自心癡愛，化而爲佛知見矣。又如置酵於乳，而成酥酪，必轉醍醐。此經是佛以醍醐甘露之藥施衆生，能服之者，豈不頓祛百病，獲長壽哉！」

居士劉嶠，刻經以施多人，正若長者，於四達通衢以妙藥施人，但能信受而服之者，則心病頓瘳而隨求必應，其藥師之號，豈虛稱哉！既信自心，則觀此經，不屬紙墨文字矣。

靈耀《藥師經直解叙》　東漸聖教，每多注疏，如《金剛》、《楞嚴》動輒百千，而《藥師》無解，何哉？古人意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牽於曲士蔓說耳。此經起盡只一三法，如日月在天，有目皆見，直捷顯了，無事解釋也。余既解矣，而云直者，不曲之謂也。曲引勉證，句貼字訓，而正義反晦不直矣。汎扯成文，播弄講口，而三德全戾不直矣。茲惟隨經直示體宗用法，爲衆生之三因，即果人之三德，俾造修者可依之開解，可憑之起行。如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而已，不敢曲注蔓解以棘聖經者。亦解即無解，仰體古人無事解釋之意也。己酉人日，天台比丘靈耀書於魏塘之智證方丈。

《觀無量壽佛經》

著　錄

智顗《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夫樂邦之興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昇沈，行開善惡，觀二方之麁妙。喻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故知欲生極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以闍王殺逆，韋提哀請，大聖垂慈，乘機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示珍域

而宗歸安養，使末俗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瑠璃之地。風吟寶葉，共天樂而同繁；波動金渠，將契經而合響。觀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覩如來。及其瞑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踴；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輩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驚，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

吉藏《無量壽經序》 夫法身虛玄，非名相之形；淨刹妙遠，絕淨穢之域。至妙之門，非百是所是，亦非百非所非；眞虛之道，非有心之所托，亦非無心之所會。非能非所，是穢亦淨，以不二而二，有本迹之稱，存淨穢之教，此是隨緣之意，應物之門。緣既有多種，教亦恒沙莫算；身復非一，土有勝劣不同。或現穢質，令生厭心；或示淨處，使修勝善。是以思惟，夫人遇此惡緣，厭累苦之世，欣勝樂之地，由是佛現金臺，示十方界淨妙之國，令此今緣撰取所樂。夫人情感安養極樂，如來廣說淨土依正勝果，正業妙因，故此經以不二爲體。若存胡音，云佛陀槃遮阿梨耶阿彌陀佛陀修多羅，此云覺者說觀無量壽覺者經，胡漢兩存，故云《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行滿《觀無量壽經記後記》 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己未朔十八日景子，天台老僧行滿於禪林寺，偶見此本，親自手札。敬法重人，古之常道。聰公久於毗壇同聽，一宗相承，睹物思人，悲喜交至。滿忝承末學，睹茲記文，天台妙觀，泛然可識。古人有言，智人知智，蛇自識蛇。上品眞乘一念即足依正因果，誰知一如三千空假出自一家。後學睹之可爲乘種，信謗之人亦如不輕，終不唐捐，願聞妙觀耳。老僧滿記，百年之後並疏及記，入佛隴藏留傳也。

知禮《觀無量壽佛經融心解序》 一旦，學者稽首而言曰：『十六觀法，解脫之要津也。聞之有歲，究之粗勤，觀道未明，造修安寄？敢請開決，庶爲準繩。』予曰：『疏釋顯然，夫何惑矣。儻有所壅，試爲通之。』方隨問而伸，徵文以證，往復既數，旨趣稍彰。恐來者未聞，故錄之以示，庶因此解融諸滯心者也。時皇宋大中祥符七年歲在甲寅重陽日自叙。

又《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此經義疏，人怖淨報，故說聽者多矣。所稟寶雲師首製，記文相沿，至今著述不絕，皆宗智者，豈有不知修心妙觀，感四淨土文義者耶？良以愍物情深，適時智巧，故多談事相，少示觀門，務在下凡普霑緣種。方今嘉運，盛演圓乘，慕學之徒皆欲得旨而修證矣。故竭鄙志，鈔數千言，上順妙宗，略消此疏。適時之巧非我所能，願共有情即心念佛，乃此鈔所以作也。天禧五年歲在辛酉重陽日，下筆故序。

智圓《觀經疏刊正記序》 予稟受法師，奉先尊者，撰記二卷，解此經疏，曰《顯要》者，學者盛傳之。師嘗患未盡善也，而更事補削，其功未就，無何山頹梁壞，一十七載於茲矣。予竊追念往事，黯然感懷，遂考文責實，刊而正之，義門之壅者辟之，觀道之莽者芟之。非苟見異於前人，蓋欲成其先志爾。厥或來者舍而不由，非予罪也。時大宋大中祥符八年，龍集乙卯二月朔，於西湖崇福寺講院序。

宗賾《觀無量壽佛經序》 夫正遍知海，從心想生；諸佛世界，隨心淨土。然則彌陀至聖，不隔下凡；極樂雖遙，豈離方寸？所以念佛而即得見佛，求生而遂能往生。《觀無量壽經》者，以法界心照實相境，三種淨業，明法行之正因；十六妙觀，爲寂照之方便。法界與化身隨量，依報與正報齊觀。是以韋提希豁然大悟，授記往生；佛世尊親敕受持，廣說斯事。經傳此土，人罕流通，不有圓機，誰陳法施？常山比丘瓊安等，憫世間之日用，不出塵勞；嗟妙境之無邊，願爲嚮導。同心鏤板，庶廣受持，非勢至之同倫，即遠公之舊社。聊伸序引，普告未聞。

法義《觀經扶新論跋》 余頃年遊學四明，聞有《輔正解》者，爲破《新疏》而作也。宗中諸老嘗謂，古人有言，何以息諍無辯，姑置之而不理也。雖然，後學之曹不能無疑，今幸足菴度公評而論之，其理甚明。使《新疏》重光，後昆有託，豈曰小補。遂輟己長，仍率同志命工鏤板，以廣其傳。淳熙己亥仲冬，姚江歸雲菴法義題。

戒度《靈芝觀經義疏正觀記序》 十方諸佛同音偏贊於彌陀，一切衆生秉志咸欣於安養，蓋由法藏發四十八願海，無與等倫；釋迦演一十六觀門，最爲妙行。利鈍兼濟，理事相修。莫非九品之正因，俱會三乘之良伴。翻傳綿歷，述作繼興，金璧爭輝，蘭菊各美。文富義博，誠讓於諸師；事顯理彰，無偕於今疏。以兩土之入道，判一代之能詮。純雜既分，源流不混。至若黜訛從正，去濫傳眞，試觀往古之談，又非同日而語。但以夜光之寶，實愧於闇；投白雪之歌，難聞於俚耳。率情欺罔，信筆詆訶，雖羣記之解紛，奈斯文之尙壅，每思及此，深疚於懷。故即斐然敢稱作者，採昔

人之聞見，爲後學之筌蹄。不惑異端，勉修正觀，頓了是心是佛，共期上品上生。太虛可窮，此心罔極。時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夏安居日，寓南湖之戒壇序云。

又《觀經扶新論序》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昔人所以戒也。憲芝大智律師平日常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能事畢矣。」故於贊述本宗之暇，撰《十六觀經新疏》，發揮淨土教門。其間揀判純雜，區別事理，指的心境，決擇疑濫，最爲精功。庶使樂修之者，即聞即行，不俟窮年積學而後爲得，可謂往生之捷徑也。凡所引用自成一家，務存簡要，故有芟除繁瑣之說。而山家宗匠因公法師以謂越學經宗，滅裂天台，時教形言毀斥曰：《輔正解》彌歷年所，殆至湮沒。適以故人見訪，偶得其文，初讀之則如可畏，再讀之則稍可疑，三讀之則甚可笑。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昔人所以戒也。輔正非獨欺之，而又罔之。

三藏經論，天下共之，豈謂律學不可通經，非欺而何？廣引法相，橫樹難詞，抑是爲非，掩長求短，非罔而何？竊惟輔正扶宗立教，或抑或揭，未易可知。但患末學膚受，傳爲口實，一唱百和，遲疑兩端，淨業正因，自茲梗塞，得無懼乎！輒事筆墨而辨析之，文成，題曰《扶新論》。庶幾扶持新疏之說，不爲時所欺罔也。怒臂拒轍，雖亦可謂有心；捧土塞河，實愧不知其量。在理或當，何必求人？覽者幸毋以狂簡見誚焉。戊戌中春日，戒度於董溪華嶼湖足庵序。

明仁宗朱高熾《觀無量壽佛經序》

蓋聞佛之道廣大無外，光明畢照，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而其要以清淨爲宗，利濟爲用。其願力弘深，拯拔無量。蓋極乎億萬劫之前，極乎億萬劫之後，同一慈悲之念，平等之施。故自西土以入中國，千有餘歲。中國之人，崇信其說，遵奉其教，蓋大其能仁之功也。夫人生於血氣之中，長於聲利之途，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能無也。纏綿於愛憎，展轉於忮求，馳騁一時之快，而駸駸流墮於三塗之苦。佛世尊之垂憫乎此也，開方便之門，啓懺悔之科，咸使得以捨妄而歸眞，滅罪而資福。凡一切之人，果能體清淨心，發眞實願，一念歸誠，有感必應。熏梅檀於穢域，出蓮萼於汙渠，有不可名言之妙矣。此《觀無量壽佛經》，所以有益於世。

我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皆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深仁大德，涵育萬邦。下至飛潛動植之類，莫不熙自遂於泰和之世。然二聖未嘗以是自足，所以心佛之心，廣佛之教，嘉慧天下者。至矣！若《觀無量壽佛經》，皇考嘗欲表章之，未就。而六御上賓，宸游在天，哀慕無極，用敢追成皇考聖志，命工刊行此經，而廣施之。蓋欲使天下後世至於無窮之人，皆知歸誠佛道，有過者圖改以自新，好善者益勉而自進。皆游如來之境，樂如來之福，且以上資皇考、皇妣在天之福於無窮焉。謹序諸其簡端云。洪熙元年正月初一。

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序》

堪忍濁土異趣羣居，安養淨邦上善俱會。是知棘林胎獄，宜奮志以長辭；寶界金池，可潛神而直往。潮音偏贊，遍見琅函，海衆高棲，備聞青史。但以機宜殊等，誘掖多門，或但課密言，或專持嘉號，或克期繫念，或潔己修齋，各赴時緣，備存衆典。唯茲正觀畢趣無生，信是除疑捨障之神方，長生不死之要術也。歷觀前古受誦尤多，逮至方今樂聞益衆。忝從早歲專翫斯文，翻嗟億劫之無歸，深慶餘生之有賴。然則諸師著撰各尙所宗，後進披尋莫知攸往。由是參詳名理，酬校古今，摭取優長，芟除繁瑣。述而不作，何敢侮於前修；統之有宗，庶可貽於來學。文從簡易，意在修治。月藉指標，見月而無勞執指；岸因舟度，到岸而自可忘舟。曲被未來，不負韋提之虔請；仰承遺囑，敢忘慶喜之重宣。聊贊上來，冀資西邁云耳。

孫邦《觀無量壽經義疏後序》

《觀經義疏》，諸師論撰，互相發明，詞雖不同，理實一致。天台疏云：「以心觀爲宗，實相爲體。」又論經之力用云：「滅惡故言功，生善故言德。苦是惡果，貪恚癡是惡因，惡不除果不得謝。故此經能令五逆罪滅，往生淨土，即是此經之大力用也。」始余以謂《觀經》之義盡於此矣。及觀善導《玄義》，頗改諸師之誤，所求見者，唯遠師疏耳。竊欲盡得諸師之論，窮觀指歸，閱歲依之，歎不可得。脫從思溪欽公律師、大智律師所述義疏，乃該貫諸經及古今諸師之論，爲之折衷，且陳十意，括示大途，一經之旨皎如指掌。始知此經眞是頓教法輪，大乘了義。而此緣通能盡諸家之妙，與佛所說殆相表裏。況於芝園四十一年，普勸道俗專修念佛三昧。二浙之人因師倡導，若男若女精進不懈，雙證無生，臨終西向端坐而逝者，以千百數。後之曾觀者，無問凡夫鈍根，一經心目，如會靈山親承佛

記，一念成就，即得生生，其爲饒益可勝計哉！欽公之於大智，爲門人之冠，又廣其師之說，爲白蓮記，其文詣博蓋萬言，且復拳拳以修淨土爲諸方勸，願力堅甚，蓋不墜其師之說。嗚呼！千載有下作之宗重宣此如義下，吾錢塘二師相繼名德之重，而不發心文字爲佛事者，僧史幾何人哉？紹興十六年二月望日，左朝請大夫，新權知永翊軍翊主管學事，兼管內殿農營田事孫邦謹序。

真覺《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序》 此經疏鈔，京吳梓久矣，唯其字句訛謬，附疏相違，及其妄加己意，削去正文，使血脉不貫，失經大義，故特啓大藏梵筴，逐一檢對，以復其初也。然經疏鈔本各函異軸，不便觀者，今裂鈔附於疏文之下，分疏繫於經文之下，開科冠於經疏之前，貫在一路，貫通，游從無阻，不亦以便學者乎？雖分經附疏，冠科繫鈔如此，而未敢自許，儻哲校其當，不以行止可焉。萬曆龍飛之癸酉重陽日，徑山傳衣庵受菩薩戒弟子真覺謹白。

行盛《觀無量壽佛經圖頌序》 淨慧居士刻《觀經》成，有議之者，謂禪非意想，《觀經》純以想得往生。居士既已身在宗門，便當力持祖道，今毋乃使人滯於蹊逕歟？余謂茲屬淺視淨土之猥談，並不知眞禪之旨歸也。夫參徹至明心見性，斷必繫念一處，不令走漏到利欲界內，與五濁相磅礴，久與心行處滅，情想俱空，法不存，佛不立，方成大解脫。奚獨如來佛，是甚乾屎橛。即祖師禪，喚作鹽蹴丘。邇來陰識依通，而悟者比比，前向靜寂中淘去邪思，練成正覺，雖不待十六觀鏡像現前，凡品蓮托胎見佛。諒曾打拼一番，日用自然清淨，寂光自得現前。強似徒向冊本上學言記語，造謗大般若之業。居士睹今禪敝，痛傷祖道淩夷，盡皆向外馳求，攘成傾奪惡習。特拈出此經以鍼砭之，使各於斯返照，殆乃挽回風化之急助也。何可議哉！順治乙未秋日，南湖老人褒翁行盛撰。

張文嘉《觀無量壽佛經圖頌叙》 釋迦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事者何？生死大事也。故始於說法，終於拈華，不過欲諸衆生，各證成等正覺而已。然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求其速了生死，最捷徑者，莫過於參禪了道。而捷中之捷，徑中之徑，爲異方便者，尤莫尚於念佛往生。乃世有聰明才智之士，往往鄙之爲愚夫愚婦之所爲者。夫口誦彌陀，而心存摩斯；志希安養，而念繫婆婆，誠可鄙矣。至於眞能念佛之人，則澹寂通微，冥心入妙，能所兩忘，事理一致。如此而亦鄙之，眞天如禪師，所謂非鄙愚夫愚婦，乃鄙文殊普賢，及馬鳴龍樹耳。此《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不可以不誦也。經中雖具有十六觀法，尤以觀佛爲一經宗要。善觀者，觀一切相爲非相，則能見彌陀之全體。觀一切法如幻法，則能入淨土之眞境。觀我身之無我，則能具如來之正見。是以從一如來，而見無量如來；入一境土，而周無量淨土；悟一法身，而融無量法身。無念而念，無修而修，無證而證，豈非善了大事因緣者哉！

天台無盡法師，教中義虎，精通三觀，搆圖精工，攝頌爾雅，惜年久湮蕪，傳布甚少，故特重梓流通，復爲粗釋二二典故，以便初機。俾見聞者，因相以寓目，因文而動懷，歡喜贊歎，發無上心，同結淨土勝緣。即有疑者謗者，亦植善因不淺。譬之城東老母，誓不見佛，以手障面，終莫能逃。況乎一歷識田，永爲道種耶！是知此事，不問親疏，無分利鈍，各有自性彌陀，自現惟心淨土。所以十惡五逆，尚且十念往生。散心持名，亦可同登樂國。獨彼疑謗之人，龍鳥鼎魚，翻稱快樂；隙駒泡影，妄計久長。但恐一旦色力痿羸，神識迷亂，文章無驗，錢神莫挽，去路茫茫，無本可據。是使聰明才智之士，反見笑於愚夫愚婦也。敢請直下承當，共入彌陀願海。歲次乙未秋日，武林菩薩戒弟子張文嘉仲嘉甫薰沐拜述。

續法《觀經直指疏序》 非佛作心，不暇娑婆而造十惡；非心作佛，不欣極樂而行十善者，凡夫也。佛外有心，知苦集而觀察三界如牢；心外有佛，慕滅道而不信他方剎土者，二乘也。是佛作心，度衆生而不住涅槃；是心作佛，修萬行而不住生死者，菩薩也。即佛即心，導三乘而入一乘；即心即佛，攝九界而歸佛界者，如來也。所以無量佛出淨土而來穢土，改濁還清；二大士引惡人而到善人，革凡成聖。國王現逆順之境，有感有應；世尊示折攝之門，爲趣爲趨。是心作佛之教，於是乎興；是心是佛之理，於是乎顯矣。蓋教能詮行，理由觀彰。行開三種，觀分十六。行行稱眞如之性，觀觀宗法界之心。日落懸鼓於西方，水起瑠璃於樂土。樹蓋現十方之麈刹，池水演三寶之玄音，地內暎寶珠之色，界上總樓閣之觀。華座本是願力所成，聖像不離心想而變。欲睹全體之金容，先瞻眉毫之玉相。觀音上頂於佛果，勢至下動於含靈。然後普觀自身之能生，雜想三聖之所現。金剛臺上之以上，寶蓮花中而又中。化佛流光，下品得往。總之境不離心，事依理顯。觀

心妙已，時時住唯心之安貞，密理書恩，念念見理，具之阿彌　由此感天天人，悟聖心是佛，忍證無生；諸天侍女，了作佛是心，記發無上　眞所謂火內之蓮花，海中之舟楫；病客之良醫，饑民之美膳，未有甚於此經者也　故得阿難受持於王宮，耶舍傳譯於宋世　天台智者，解說於隋朝；清涼國師，備釋於唐代　詎知言近而旨遠者，宜若發天之不及；文簡而義周者，奈何墜地以無聞！　因之一心投佛，三復斯文　遵賢首之宗承，秉帝心之觀道　集成略疏，名爲直指　若曰智辨無礙，有慚往哲；法門增廣，無愧今心　將使諸佛心內之衆生，在在觀卽心之諸佛；衆生心內之諸佛，常常迸作佛之衆生　生佛與心，同歸法界，是則此疏之作，寧不爲西方之直指也歟？　欲往彼國而處予蹊徑者，請沉玩於斯焉　時康熙癸亥年閏六月初八上弦日，灌頂行者續法題於慈雲觀堂

悟開《重刻觀經疏鈔序》　佛說念佛門開，觀想一法，所以純熟其淨念也　念佛而神棲安養，得此依正莊嚴，了然在目，令觀想者助以持名，持名者資以觀想，而淨土法門，圓歸實相矣　初心土淨念難純，苟熟其安養依正，念舉卽現前，而欲淨念相繼，不難也　經有疏鈔，則讀者易明，有天台四明，釋此最精妙　俾知用一心空假中之三觀，圓照眞俗中之三諦，而深證乎寂光淨土之法身，般若，解脫三德　嗚呼！　大矣哉！　是書板遐邇無聞，流通甚少　乙酉秋，會三君愚庵，貝君簡香，贊歎重刊之　余於是勸衆力，閱半稔而成，乃大福德因緣也　當知是書與《彌陀疏鈔》並時，一闡持名，一闡觀想，以極其淨業之大成　不可忽，不可忽！　道光五年佛成道日，吳僧悟開謹撰

魏源《觀無量經敘》　蓮池大師之不疏《十六觀經》，以有智者之疏，四明尊者之鈔也　天台以三觀三諦，釋一切經，而於是經尤切　一心三觀者爲能觀，一境三諦者爲所觀　然卽佛卽心，卽心卽境，則所卽是能，能卽是所，初無彼此之別　台宗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所謂卽妄全眞　況我佛依正，無上勝境乎！　但在行人根器不同，修持有序，則有次第三觀，一心三觀之別　次第三觀者，從空入假，從假入空，從空入中。此經先觀依正，曰水冰地，寶樹樓臺，以漸及觀金容，因以漸契心源也　一心三觀者，卽假卽空卽中，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故行者觀佛時，此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相好，則無次第之可言矣。徹悟禪師語錄》曰：《觀經》是心作佛，是心卽佛。此言較之宗門見性成佛，尤爲直捷　何者？　以成佛雖而作佛易也，見佛時卽成佛時　知此則以彌陀之自性，念自性之彌陀；以淨土之惟心，念惟心之淨土，而淨業純是第一義諦矣。古德曰：　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自非用志不分，絕乎一源者，豈易語此哉！　但需依經次第，諦審觀境，如對目前，自然定中夢中，默爲感應，心境圓融，入不思議　略述指歸，以告持誦是經者　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敘

古崑《重刻觀經義疏妙宗鈔勸讀序》　《觀無量壽佛經》者，乃釋迦本師爲五濁惡世苦惱衆生而說之也　特假韋提夫人受苦之緣，以爲發起，令末世衆生，早知厭苦，早慕西方　此經不獨被韋提希等圓頓之機，悟無生忍；亦能普收十惡五逆愚癡之輩，入寶蓮華，可謂勝異方便，無上法門也　昔天台智者大師，衆稱小釋迦，靈嶽親承，大蘇妙悟，證法華三昧，獲無礙辯才，以此判釋一代時教，乃有三大五小之說；論其部類，則有三大五小之分；究其要義，則不出現前一念三千，卽空，卽假，卽中之妙三觀也　《觀經義疏》者，乃五小部之一也　此經妙觀，深固幽遠，與《華嚴》、《法華》同體，非東土小釋迦，誰堪解釋，以合妙宗　若不解釋，安能令末世障重衆生，了知三身不異，四土圓融之微妙觀法也哉！　妙宗鈔者，四明法智尊者所作。尊者乃天台大師之遠孫也，力闡台宗，精修妙觀，至宏淨土法門，尤爲要切。見《觀經義疏》，妙旨甚深，初心難入，若不重爲細釋，恐此圓頓妙觀，不能廣傳於世　故鈔云：當知今觀，非直於陰，觀本性佛，乃託他佛，顯乎本性　故應佛顯，知本性明，託外義成，唯心觀立　又云：「應知實相，全體照明，稱爲眞心，亦名本覺，覺體遍故，諸法皆實　若指其要，不離現前分別之念，念卽本覺，覺卽經體，無別經體，以爲所詮　以此覺心，觀於依正，能所卽絕，對待斯忘，妙觀之宗，自茲而立　寄語行者，觀雖深妙，本被初心，若能進功，何憂不就！　縱未入品，爲因亦強，生至彼邦，得預大會，所見依正，微妙難思，速入聖階，度生亦廣　如此士人，宿圓修者，於諸座席，見相殊常，聞法易悟。以此類彼，功在妙宗，願共有情卽心念佛，乃此鈔所以作也」

嗟乎！　吾奉此書，已竭力矣　至逢刀兵大亂，四處奔逃，亦負之而行；唯恨神識飛颺，不能作觀　然所得利益不可思議，焚身供養亦報不盡　鈔

云：『應知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亦復舉體，作生作佛，作依作正。』余閱至於此，乃深思之，既舉此體，作生作佛，作依作正；則生佛依正，一一無非法界圓融不思議體。故知彌陀名號，亦是舉此體而作，亦即是法界圓融不思議體。故幽溪大師云：『念佛之時，此心便是圓融清淨寶覺。以此妙心，念彼阿彌，則彼三身，何身不念？求彼四土，何土不生？』靈峰大師深得此旨，故於《要解》中云：『光則橫遍十方，壽則豎窮三際，橫豎交徹即法界體。』是故彌陀名號，即是衆生本覺理性；彌陀名號，既即法界圓融不思議體，則但持名號，豈有一法而不圓收！故幽溪、靈峰、堅密、徹悟諸大祖師，皆云持名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余死心持名，乃從此入，今特記之，以明法惠，並告同行之士，雖不作觀，此書不可不讀。若不讀此書，安知淨土法門，至頓至圓。後來恐被他岐所惑，甯不寒心，願共勉之，願共勉之！深愧薄福，不能將此法門，重刊流布，令法界衆生，而共聞之。幸有妙根，妙然二師，深知佛恩，悲智雙運。一見此書，喜如獲寶，再三閱之，欣樂愈深。遂募資刊布，廣結大緣，所願見者聞者，深開妙解，稱者觀者，同見彌陀。淨業之士，欲深明三觀之旨，鈔中已具。余愧無文，莫能歎述，聊採數言，以爲勸發云爾。四明遠裔古崑然謹香九炷稽首謹識

《阿彌陀經》

著　録

窺基《阿彌陀經通贊疏序》 詳夫理絕衆詮，豈三乘之可攝；智圓萬德，非十地以能觀。布慈雲而蔭四生，灑法雨而濕九有。由是降神兜率，誕迹迦維，厭欲樂於王宮，獲眞常於覺樹。良以羣生業惑，魔黨增強，騰苦海以闢三途，溺慈舟而吞萬善。是以高張教網，直指淨方，是入聖之玄門，乃超凡之妙躅。十重淨土，約地位以等差；九品蓮臺，契根宜之次第。大哉！迥拋空有之門，獨穎斷常之表。佛者覺道已圓，說者悲心演法。阿彌陀者，無量壽也。經者，常法攝貫也。常則百王不易，法則千代同規，攝則包括衆詮，貫則通連妙理，故云《佛說阿彌陀經》也。

遵式《阿彌陀經勸持序》 此經文句雖約，與大本意同，上舉赴緣，廣略異耳，依正主伴，於是備焉。願行方軌，有加諸說，辭簡義博，諷易功多，良在茲矣。初則廣贊依正，引物忻求；次則六方引同，敦勉生信；三則舉難況易，使聞者知歸。第一廣贊依正者，初贊，次勸修願行。佛告長老下，標立所贊。彼土何故名爲極樂下，先贊依果。即珠網麗天，瓊林矗地，一、池流八德，蓮吐四光；二、天樂韵於六時，祇華散於億刹；三、化禽演於道品，風樹傳於法音；四、舍利弗於汝意下，廣贊正報。先贊化主相好，八萬舉光明以遍收功德，喻沙言壽命以統括成佛，十劫簡過未以釋疑。已上化主。又舍利弗下，贊眷屬聲聞雖衆，皆發大心菩薩，云多率居補處，生者歸於定聚，趣塗即預於阿鞞。已上眷屬。次衆生聞者下，勸修願行，先願，次不可以少善根下，修行一日等者，正在用心之厚薄，不在責時之久近，宜遵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下，明得果。我見是利下，結勸。次如我今者下，第二六方引同，敦勉生信；先引同，次於意下，勸信亦是勸持。如我今者下，第三舉難況易，五濁得道爲難，淨土修行則易，並如文請先熟尋節段，然後誦文，則起盡有倫，功不虛棄。如或清晨靜夜，收視聽以端居；口誦心遊，蕩神明於幽極，氛累斯滌，淨境弗迷，廣舌勸持，豈不然也。

智圓《阿彌陀經疏西資鈔序》 夫疏之有記鈔者，蓋後學之曹記錄要義，抄寫格言，以輔翼其疏，防乎傳授之謬誤，討尋之忽忘耳。吾所撰十疏者，乃始於《文殊般若》而終於《阿彌陀經》也。雖皆乘興偶然而作，及論其次第似有旨乎。得非始以般若眞空蕩繫著於前，終依淨土行門求往生於後邪噫！以無所得心而修佛國行者，不亦宜乎？抑又念《涅槃》有言驟之懷胎，竹之結實，人之抱疾，斯三者諒必死之非久矣。矧吾有深固之疾，而困躓曬瘠，亦已甚乎，豈能久留於世邪？遂亟欲口授其義旨於來學輩，俾廣淨土之道也。門弟子有願書吾言於紙，以爲記抄，庶逃謬誤忽忘之咎焉。吾乃許之，遂隱几口占，使門徒曰惟雅者筆之，成一卷，凡十餘紙。吾自顧而笑曰：我爲經作疏已多言矣，況又爲疏作鈔邪。雖然，無名相中假名相說，得夫魚兎者，筌蹄也，言可棄乎。且使夫後昆傳無盡之燈，益無窮之機，使信釋迦之勸贊，荷諸佛之護念，入彌陀大願海中者，可不由於斯文歟！夫如是，則斯

言是可爲吾西歸淨刹之資糧也，可號之曰《西資鈔》焉，小子識之。門人曰：「唯唯，既聞命矣。作禮而出。是時戊宋大禧五年，倉龍辛酉冬十一月七日午後首事染毫，翌日初夜分絕筆序云。

又《佛說阿彌陀經疏序》 夫心性之爲體也，明乎靜乎一而已矣。無凡聖焉，無依正焉，無延促焉，無淨穢焉。及其感物而動，隨緣而變，則爲六凡焉，爲三聖焉，有依焉，有正焉。依正既作，則身壽有延促矣，國土有淨穢矣。吾佛大聖人，得明靜之一者也。乃假道於慈，托宿於悲，將欲驅羣迷使復其本。於是乎無身而示身，無土而示土，延其壽，淨其土，俾其欣；促其壽，穢其土，俾其厭。既欣且厭，則漸誘之策行矣。是故釋迦現有量而取穢土，非欲其厭耶？彌陀現無量而取淨土，非欲其欣乎？此則折之，彼則攝之，使其復本而達性耳。故《淨名》曰：「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者」，其是謂乎？雖寶樓金地無悅目之翫，而非惑蕩之色，而能達唯心無境矣；雖風樹鳥聲有入耳之娛，而非淫濫之音，而能念三寶有歸矣。夫如是則復乎明靜之體者，如轉掌耳。經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是也。大矣哉！聖人之善權也如此。是故羣經森列而偏贊淨方，其有旨哉！《佛說阿彌陀經》者，其偏贊之謂歟？吾愛其辭簡而理明，其文約而事備足，可以誘弱喪而擊童蒙焉。於是約龍樹之宗，準智者之說，依經辨理，爲之義疏，若極深研幾，則吾豈敢。庶乎有助於眞風，爲益於後昆爾。

仁岳《阿彌陀經新疏序》 或曰虛空無涯，世界無量，其間有凡有聖，有淨有穢。何爲其然乎？曰，妄念而然也，眞則不然。諸佛證眞，空界殞裂，至論應化身土之事，亦隨衆生妄念所感。蓋使夫革凡成聖，舍穢取淨，然後純純乎如諸佛之證也。噫，衆生之妄也久矣！故我佛能仁氏起無緣慈悲，出堪忍世界，以若干方便，開諸度門。繇是五時設教，三乘授道，雖頓漸不同，同歸於理。其有我佛未度，而度在他佛者，則曰補處之有慈氏，極樂之有彌陀。乃至十方淨佛國土，示若鏡像，導如津梁，隨其所應，利有攸往。然而補處雖近，十方俱遠。諸大乘經，莫不是稱贊乎極樂爲最，彌陀爲勝。依正既異，壽命且長，衆生信而願生者多矣。神化之迹，粲在羣籍。佛言：「將來法滅，唯留《無量壽經》，住世百年。」天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爾。」

慈經也，始慈恩法師嘗有撰釋，復有疏本，亦題基公之名。相傳云此無名師，假托而行也。校其文旨，實大同而小別。洎孤山中庸子《章句》後出，盛傳於時。以病中援毫，詞簡義略，凡用敷訓，似未盡於方等之詮乎。走不敏，探智者之教，頗歷歲紀，常欲以一家法要並淨土諸說覆述斯文。竊避人之多忌，未果所志。年逼耳順，退藏故園，伏念玉泉報恩，九旬揮於犀柄；圭峰思孝，七月薦於蘭盆。緬挹清芬，遂獲操染。卷成，析爲上下，以「新疏」目之，別舊章也。若乃言之無文，吾何敢以前說並駕。或言下之理，粗通大方，亦所不讓云。

元照《佛說阿彌陀經義疏序》 一乘極唱，終歸咸指於樂邦；萬行圓修，最勝獨推於果號。良以從因建願，秉志躬行，歷塵點劫懷濟衆之仁，無芥子地非捨身之處。悲智六度，攝化以無遺；內外兩財，隨求而必應。機興緣熟，行滿功成，一時圓證於三身，萬德總彰於四字。是以知識廣贊，感獄火化爲涼風；善友敎桷，見金蓮狀同杲日。八十億劫之重罪，廓爾煙消；十萬億刹之遐方，倏如羽化。嗟乎！識昏障厚，信寡疑多，貶淨業爲權乘，嗤誦持爲粗行。豈非耽湎朽宅，自甘永劫之沈迷；悖戾慈親，深痛一生之虛喪。須信非憑他力，截業惑以無期；不遇此門，脫生死而無路。聞持頗衆，正協於時緣；著述雖多，鮮窮於要旨。盡毫端而申釋，敢效前修；舒舌相以贊揚，誓同諸佛。太虛可際，鄙志奚窮，敬勉同舟，深崇此道矣。

王日休《大阿彌陀佛經序》 大藏經中，有十餘經，言阿彌陀佛濟度衆生。其間四經本爲一種，譯者不同，故有四名：一名《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乃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讖譯；二曰《無量壽經》，乃曹魏康僧鎧譯；三曰《阿彌陀過度人道經》，乃吳月支支謙譯；四曰《無量壽莊嚴經》，乃本朝西天三藏法賢譯。其大略雖同，然其中甚有差互，若不觀省者，又其文或失於太繁，而使人厭觀；或失於太嚴，而喪其本眞；或其文適中，而其意則失之。由是釋迦文佛所以說經，阿彌陀佛所以度人之旨，紊而無序，鬱而不章。予深惜之，故熟讀而精考，叙爲一經，蓋欲復其本也。其校正之法，若言一事，或此本爲安，彼本爲杌隉，則取其安者。或此本爲要，彼本爲泛濫，則取其要者。或此本爲近，彼本爲迂，則取其近者。或彼本有之，而此本闕，則取其所有。或彼本彰明，而此本隱晦，則取其明者。大概乃取其所優，去其所劣。又有其文碎雜而失統，錯亂而不倫者，則用其意，以修其辭，刪其重，以暢其義。其或可疑者，則闕焉而不敢取。若此之類，皆欲訂正聖言，發明本旨，使

不惑於四種之異，而知其指歸也。又各從其事類，析爲五十六分，欲觀者易見，而喜於讀誦，庶幾流傳之廣，而一切衆生，皆受濟度也。

予每校正，必禱於觀音菩薩求冥助，以開悟識性，使無舛誤，始末三年而後畢。既畢乃拜而自喜，目之曰《大阿彌陀經》。蓋佛與舍利弗說者，亦《阿彌陀經》。彼則其文少，故此言「大」以別之。然佛說經，非若吾聖人所說也。吾聖人所說，或深其文而叢其意，使人索之而愈見其多；或簡其文而晦其意，使人思而後得。佛則不然，必欲詳陳曲布，使人人可曉，雖至愚下者，亦知其意焉。然而有辭直而意愈深者，經所謂須信佛語深是也，切不可以輕其辭而忽其意。紹興壬午秋，國學進士龍舒王日休謹序。

戒度《佛說阿彌陀經義疏聞持記序》　欲懷歸計，必假間津。雖羣籍以敷宣，獨此文之簡易。開字名號，總萬德以無遺；七日聞持，專一心而不亂。是多功德，非少善根。諸佛所以贊揚，出廣長舌；衆生於焉超往，證清淨身。十念成功，尚居不退，五濁難信，云何自欺？前後翻傳，童壽深符於佛意；古今解釋，靈芝妙協於綱宗。幸二記以成章，嘗三歎而掩卷。匪輕往哲，俯念來蒙，再揚金玉之微言，故爲爬梳於雜說。靡慚狂斐，庶效流通，咸使順違，皆結緣種云爾。

宗相《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往生教觀，眞攝心成道之要術也。而「小本彌陀」，不特時所宗尚秦譯，且造疏立章者，衆生有以六方佛已云，爲流通分。雖近古嘗闢之，晚學又乃承用，不遇指南，何從正轍？唐初海東曉法師，不唯以「佛說此經已」下，爲流通分，且以執持名號爲助因，此尤超然拔萃於諸疏之上。予獲是本，喜不自勝，俟他日刻諸梓，與天下共之。則使浪斷經科臆判正助者，當北面斂衽，俯伏而抱愧焉。時淳祐元四年五月既望，霅川烏戎比丘宗相題跋。

法久《佛說阿彌陀經義疏聞持記後記》　此記足庵宗師淳熙年間撰，至東方佛現通一科，示疾停筆，因而順寂，不及全帙。聞者無不嗟惜。雖闕修，超玄二記行世，諸方講解病其文理未明，罕有承用，由此疏亦湮塵。余寓疏三山瓊遠庵，因講次，二三子有請爲續其後，誠故爲狂簡，有玷於前，又豈非青蠅附於驥尾，亦其一日千里也。嘉定丁丑上春中澣，石鼓法久誌。

法起《大阿彌陀經跋》　右龍舒居士王虛中日休，校正四譯經文，析爲五十六分。無量壽尊因地果海，綸次煥然；安樂世界眞景佳致，皎如指掌。披卷詳閱，端坐靜思，則七寶莊嚴，混成宇宙，聖賢海會，聲教儀刑，密移於此土矣。大哉壽尊之願力，奇哉淨域之境象，美哉虛中之盛心也。第十四分，增入阿闍世王太子與五百長者子一段緣起，則知如來法門廣大，不拒來者，凡具是志，歸斯受之。不意法藏之後，復見此人，塵劫之外，淨刹相望。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後學之士睹斯記剪，寧無聞風而興起者乎？至第三十九分，則現在會中二法王子，曠劫精勤，位鄰等妙，次補佛處，掌握化權。一曰普光功德山王，二曰善住功德寶王，後無央劫相繼出興，到此則安樂舊號，轉而爲衆寶善集莊嚴矣。此則備見於他經，約其依報住處，蓋在彼界第四兜率天宮，而此書之所未及者。其第三十二分，二法王子於彼佛土，智慧威神，德業輝光，最爲第一，人則坐侍正論，出則揚化他方，於彼刹中不失現在。

故圓通大士，元住海山；瓔珞童子，曾紹祖位。法起於此，願輪與彼行海，雖末之逮，而實有志焉。方法藏菩薩之發是願也，先佛世尊勉而謂曰：「譬如大海，一人斗量，歷劫不止，尚可見底。況人志心求道，精進不止，何求不得，何願不遂？」至哉斯言！與今釋尊所以勸駕阿闍王子五百同盟之意，則一而已矣。然第六分中，尚有一字闕文，所當校正而增修者。案釋尊所述，無量壽如來，本起因地，正以然燈出興之時，爲彼佛發心起行，劫數久近之準。蓋湖然燈而上，經涉五十三重過量劫數，乃至古佛世自在王，則然燈以往，當更增「次前」二字以別之。然後知其世數懸遠，位序著明。若但言次有某佛，則是沿然燈而下，所歷劫數四十九重，方至世自在王，則佛出之後先，發心之久近，舛誤多矣。故愚以謂，當於光遠佛以上，各加一「前」字，共加五十二「前」字，則五十三覺皇興世之序，無量壽如來因地之的，時分條理，井然不紊，事相顛末，了無舛差，傳之久遠，以詔無窮，眞可以會人天於聖域，閉惡道於永劫矣。余得此書，喜不能寐，手不停披，但讀至此猶有遺恨。是用齋心炷熏，對越玄元聖母，及紫府先生、白華老人，而題其後焉。虛中居士，神遷淨域，必已位登上地；天眼智證，必已洞燭此間九原可作，同聲相應，必有契於斯文。淳祐己酉建日除夕，海山舊住空常氏法起謹跋。

性澄《佛說阿彌陀經句解後敘》　此經廼極樂之易簡秘書也。自

曹溪宋、慈恩基師、孤山圓師、淨覺法師、靈芝照師皆有疏記、古庵新師復有集注、義釋備矣　猶慮道俗未暇詳覽、自惟衰耄、去日非遙、輒取優長、分文句解、與衆結往生緣、匪獵名也　至正元年解制日、七十七歲苾蒭性澄後叙

弘通《佛說阿彌陀經略解後序》　吾佛聖人所談一大藏教之文、雖其緣起互有不同、莫非化人爲善、入佛境界而已矣　然於七種大乘、偏贊極樂淨土者、爲令衆生繫心一處、淨業易成耳　若《小本彌陀經》、即偏贊七經之一也　初則廣贊依正二報、莊嚴殊勝　次則引同諸佛護念、誠諦不虛　又次則勸修行願、決取往生　所謂辭簡理明、文約事備、得不然乎　而世人讀者甚衆、解者或寡　啓宗法師究心淨業之餘、搜抉祖詁、句釋斯文、題之曰『略解』　挈領提綱、咸得其要　使開卷冷然、隨文生解、依解成觀、妙達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不假他求、唯在一心不亂而自得之矣　其於淨行豈小補哉！是用序於後云　洪武二十有五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佛誕日、前僧錄司左善世、吉杭上天竺住山比丘弘道序

大佑《佛說阿彌陀經略解序》　夫寂光頓淨初無苦樂之殊、妄識紛紜遂有聖凡之異　由是漂流五濁、莫返一眞　故我釋尊示生堪忍、當祇園之嘉會、告身子之利根、開法藏之願門、指樂邦之妙土　瓊林玉沼直顯於心源、壽量光明全彰於自性　衆聖同處、非今善之得生；七日持名、在一心之不亂　事理體一、生佛原同　無緣之慈、不謀而應　了唯心之本具、億剎非遙；知大願之可憑、三祇橫截　經文簡約、佛旨玄微、持誦雖多、研詳實寡　惟前賢之著述、嗟末俗之罕聞、竊效流通、略伸援引、願與同志普結淨緣、咸契無生、同登不退云爾　唐慈恩法師造《彌陀通贊》一卷、宋孤山、淨覺、靈芝諸師皆有疏記、三衢倫師、古庵新師皆會集注、今欲從略、以便初機、故茲別出、各從其志

方道成《阿彌陀經句解序》　夫同生五濁、念佛勤求出離　苟非解法逗根、何以頓釋疑情、而獲大受用　余萬德藏琅函閣、適正宗上人出元稟天台妙觀越溪澄師句解《佛說阿彌陀經》一帙、集緣梓行　遂一披閱、開卷了然　雖云至簡至易、即此可以融通至奧至深　昔清涼判《華嚴》爲極談、天台標《法華》最無上、然二經皆以淨土終焉　至永明延壽禪師嗣法眼之宗、著《宗鏡錄》一百卷、研窮禪旨、復立四料簡、懇懇以淨土爲歸　因斯流通快睹　廬山遠公蓮社過注、實區如日；徹法迦源、達具智者大師、文義等諸詮、正宗始自大虛師、開發以清象先爲兒、又參依妙峰法師有年、波瀾授受的非孟浪　雖然、解誠妙矣、傳更廣矣　惟願導之者忍耐洞達、既不失之縱習氣以動正念、又不失之著纖疑以茁業根　轉娑婆而爲極樂、特在仲臂間爾　頃因問序、直以忠讜論之云　萬曆甲申四月朔日、方道成熏沐百拜撰

傳燈《彌陀略解圓中鈔序》　夫如來口密、語意多含、譬王索仙陀婆、一名而具四實、惟彼智臣善解其義　俟王之若出若食、若飲若戰、一唱乎此、則奉之以馬以鹽、以水以器、莫不會王之心、適王之意　菩薩智臣、亦復如是、善解如來之所說法、於淺法中作深說、深法中作淺說、亦淺亦深法中、作非淺非深說　非淺非深法中、作亦淺亦深說　造論弘經、豐約適所、既不令智退、亦不使義闕、然後可謂升其堂、而入其室也　此《佛說阿彌陀經》、乃釋迦如來於深法中作淺說、廣法中作略說者也　說既略矣、而智臣爲之解、不得不略　義既深矣、而智臣爲之解、不得不深　解略不令其智退、理深不令其義闕　以略探廣、從容中道　余於吳門蓮菴大師略解見矣

其序有曰：　瓊林玉沼、直顯於心源；壽量光明、全彰於自性　又曰：了唯心之本具、億剎非遙；知大願之可憑、三祇橫截　『噫！　活盡全經、厥語何其略！　惟心本性、厥義何其深！　微菩薩智臣、爲能至於是乎？　今爲之鈔、而特題爲『圓中』者、意以極樂依正、爲妙有；心、持名爲眞空　微眞空、而莫能證於極樂之妙有；微妙有、而莫能顯於此心之眞空　所謂不思議假、非偏假；眞空不空、非但空　合是二者而行之、則圓中圓滿、非但中之道成、是故命爲鈔焉　意欲讀是經而修行者顧名思議、誠宜一心不亂而萬慮皆忘、則眞空之理彰　七日持名、念念相續、則妙有之理顯行　行成而見佛、心淨而華開　娑婆之印壞而極樂之文成、印壞所以空其情、是之謂眞空；文成所以立其法、是之爲妙有、二者俱忘而俱存　彌陀之經、厥語所以略、厥義所以深　爰因鈔次、故揭題義、而漫爲之序云　皇明天啓龍飛之初年季冬、哉生明下筆故序

又《刻彌陀略解圓中鈔跋》　《佛說阿彌陀佛一經、其猶富貴人家、家常之飯譜、堂室之物帙、衣服之款記、苑囿之花疏、不過直紀其事、以付常

家兒，使其空之弗失，用之不窮，又何必贅以注脚，疣以鈔釋。第慮少年子弟，厭臂梁而莫辨菽麥，侈錦繡而罔識桑麻。是以長者之側，田佐吏民，注記參疏者，得握筆而進矣。是門蘧庵法師之略解，余首登講席時，以之發軔，經三十餘年，恍焉若新。然解雖稱略，於中多涉教門關鑰，乃爲初學鈔出。圓中已證惟心淨土，本性彌陀者，必以是爲芻狗。若失方問經於清泰者，不無少裨云。四明延慶法子圓復，募刻流通，余嘉其有自益公人之志，故復爲之跋。

皇明天啓五年冬，傳天台無盡燈僧書

悟具《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跋》　《便蒙》一書，乃吾師老人講演此解，深有得於不思議者，忍酸不禁，特向癢處而撓之也。又念生盲逐於鶴動之見，妄談唯心，未生已前苦言自性，殊不知早落已生之後緣影深塹中，事不獲已，故有是作也。《要解》者，乃蕅益古佛，將所悟心性無外之旨，煥然於洪名之上，獨露於四土之中，誠長夜之寶炬，孰能增其明者？奈佛法凋零，邪見熾盛，毒智橫行，讀此解時，尚不能隨語依通，而況言外之旨！是以吾師痛法情深，遂於講演之暇隨筆鈔錄，令釋迦、蕅益徹底悲心分明目前，遂自謙曰《便蒙鈔》。時具蒙老人不棄，食法乳之情深，遂於驥尾略跋數語，用酬深恩於萬一耳。門人悟具沐手敬識

續法《彌陀略注序》　卽一念而成佛念，依一佛而見諸佛，非念佛之爲理門，其孰能勝於此？舉一名而具萬德，得一持而統百行，非持名之爲行道，其孰能超於此？在一方而睹六方，受一說而領衆說，非彌陀之爲教典，其孰能妙於此？聞一言而入不退，信一事而證菩提，非釋迦之爲果辯，其孰能臻於此？故我世尊，自寂場以至雙林，唯談一佛乘教，始《華嚴》而終《法華》，盛闡念佛法門。王城對韋提希也，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諸佛身入生心時，佛身卽衆生之心相；衆生心想佛身時，生心卽諸佛之身光。祇園告舍利弗也，持名以一心一意爲趣，往生以三慧三福爲宗。依報以行願德性爲體，正報以菩提功果爲尊。既以自性爲彌陀，還以唯心爲淨土。心機惡也，卽苦娑婆；心淨善也，卽樂安養。心邪迷也，卽名衆生；心正覺也，卽稱諸佛。寶鈴教網，覆七菩提之樹；金剛戒繩，間八正道之階。種智蓮開於德水，寶相闍迴於性空。法樂奏第一義天，覺花雨實際理地。六位鳥暢演五根，三意生行供萬佛。禪悅飫乎慧命，忍衣披乎法身。化道主光光相然，十劫不離於當念；補處聖生生不退，果海還徹於因源。七日一復於一心，三轟九升於九品。以心此理之同，本佛他佛交讚。當信是經義，不可思議；應知說法者，希有甚難，以是雲棲作《疏鈔》也。體佛體經，順機順理。言言契乎本性，法法歸乎自心。心主爲師，心數爲弟。眞諦卽聲聞，俗諦卽菩薩。始覺冥乎本覺，是我佛讚彌陀；本覺冥乎始覺，是諸佛讚釋迦。究竟覺滿，名曰佛說經三；周遍無住，謂之作禮而去。如是疏經，隨所在以開明；若此釋義，悉有文而龜鑒。廬山七祖以來，弘揚淨土一門，未有踰於斯作者也。秉此教修，無行不該；依此理證，無果不徹。

續法叨沐良深，分燈酬報，隨文摘錄，題名略注。俾奕世弘傳，塵方廣演。從小學以究大學，將後進而證先進。念佛三昧者，念佛念心，淨業一行者，淨性淨土。已發願，今發願，願得不退心而入不退地；若今生，若當生，生見無量壽而成無量光。四色華馥於蓮池，七樹果馨於焰網。普化含靈，齊游樂國。以此實語心，首表而出之。康熙庚辰年清和月佛降誕辰，浙杭慈雲六十行人續法題於龍岡崇壽丈室

嚴光《校刻阿彌陀經略注緣起》　命生不辰也，殃及於親，比及三年，母以疾喪。迨今耿耿，食寢不忘，談起痛心，不覺涕漣也。庚辰春，師於崇壽，開演《華嚴行願》、《法華普門》，最後《彌陀》。余時首衆，同門吼三兄，期主旭如兄，同學運微、臨滄諸師，姑蘇來同聽者，擔雲、悟塵師等，咸謂言圓意妙，旨遠宗深。頓令心胸煥發，耳目新奇。然影響一時，雖強勉記憶，百分不及一耳。衆倩余請重注，師以首肯之。始於二月念四，終於三月十五，注成閣筆，囑余校刻。余惟欲報母恩，昊天罔及，非淨土佛法，蓮沼舟航，不能薦生母於樂國也。遂付諸板首，印發流通，普度恩行，共證無生。一遵釋迦報恩之訓，一添彌陀接引之願。此所以弘傳也，叙述本末如是。錢江映壁茲葛嚴光槃譚

惟誠《重刻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序》　嘗聞至道無言，原不假於文字。妙義淵深，必有俟於注疏。是以大善知識，慈悲心切，每於經典，出妙手慧眼，句疏字解，欲使參證者直明向上一著。而《彌陀》尊經，乃蓮池大士疏注於前，古德大師演義於後，其宣明妙義，更爲親切。但舊板無存，刊板難得，京師爲首善之邦，大剎雲集，向上者往往有失指南之歎。誠目睹情狀，不忍經義侵晦，搆求原本，重付剞劂，流行海內，俾同志之人由此鑽研精進，解向大道，至妙悟眞源後，並無假於語言文字，庶不負疏鈔演義之大慈悲心，以報

佛恩於萬一。而凡我同志，尤期於已經失注之處隨在補救，斯已十萬八千恒河沙數之功德矣。是爲序。時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之吉，慈因後學沙門惟誠重刻。

了根《阿彌陀經直解正行跋》 按《佛說彌陀經》，舊有注本，曾訪購二十餘年不可得。行世者惟蓮池大師《疏鈔》。聖經高妙，疏解精深，而初學讀之驟難領會。了根不揣愚昧，手緝易曉淨土語，兼采龍舒居士淨土文句，並錄諸師貽訓，集成一部，名曰《直解正行》。間參以臆說。譬登高行遠，先爲卑邇說法，覽者易於通曉。若欲參經妙旨，自有《疏鈔》在，了根烏敢贊一詞。乾隆甲辰夏日，磬山裔孫了根敬識書於觀西樓。

魏源《阿彌陀經敘》 《彌陀》一經，得雲棲大師疏鈔，可謂大涵細入，盡美盡善矣。大師以乘願再來之人，爲淨業中興教主，後學仰鑽不暇，何敢置議？惟科判太多，初心難入，故爲《疏鈔節要》，刪繁就簡，於大師之精華，實一字不遺焉。夫念佛之聲，或默持，或金剛持，或經行閉關時持，其聲至近也，去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十萬億刹外，豈能得聞？乃念者往生，不念者不得往生，豈非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乎？又念佛之念，惟自知之，何故一心不亂者往生，散心不一者不得往生，豈非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乎？溥益大師《彌陀要解》，自十方佛贊以後，即判爲流通，良爲直捷，可以並行。惟其弟子成時作《淨土十要序》，專主持名，而斥觀想參究之非，其言譬如魔人，不可照以燈燭，照則失心；止宜喚其本名，自然醒寤。夫魔人待他人喚醒，與醒人之觀佛依正，即心即佛者，何可同年而語！又斥參究之人，曰纖兒得些活計，急須吐棄無餘。此謂參念佛是誰話頭，難起疑情，故有是詞。若其他話頭公案，多可逆流而入，直徹眞源者。上品上生，即契無生法忍。上品中生，亦必契第一義諦。雲棲師《禪關策進》，以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爲參究之要。其《疏鈔》中言言歸性，昔有人問雲棲師者曰：「參禪與念佛二事，還可通融否？」師應聲曰：「若言是兩事，用得通融著。」請舉之以告持誦是經者。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敘。

達默《彌陀要解便蒙鈔自序》 夫《彌陀要解》一書，大有功效於淨土法門中也。言言見諦，語語眞誠。顯理則徹性相，雙眼圓明；談事則吐心吐膽，肝腸盡裂。破緣影之虛妄，暢四土之唯心。掃權小之偏計，明三身之一體。即實事乃究竟實理，文殊普賢莫越其閫；照性惡則全體性善，鸚鵡八哥亦臻其域。所以不可思議之妙，盡向十惡處點示；希有甚難之宗，全在五濁中發揮。故曰「一聲阿彌陀佛，乃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噫！若非眞正佛眼，何以見此？何能說此？既有如是妙經，必要有如是妙解，誠爲苦海中大津梁也。余稟性愚蠢，雖講此解十有餘座，累神累思，隨講隨忘。故於己亥歲，結夏武昌寶通寺，共二三蓮友，敷揚此解，隨解隨錄，次後漸集成帙。非敢謂宏法利生，實爲愚蠢自便，故曰便蒙鈔也。讀是書者，莫作注解會也。幸甚！慕蓮學人序於紅螺祖堂。

蓮材《彌陀要解便蒙鈔序》 切以諸佛心要者，乃淨土妙門不可思議之境也，亦復法藏秘髓菩薩之司南，誠然衆生迷背本有故鄉安樂處所是也。故我釋迦大悲慈尊，傍觀不忍，運用四心，肝腸吐露，將此親證無上正覺之法，直指當人。似摩尼賜與窮子，類伽陀施於重病。橫截生死，急救羣迷，亘古以來，獲益殊深，往生極樂者甚衆。譬如大千塵點，難矧化往之數。雖然海藏浩瀚，汪洋無際，四十九秋，別無特示。可見《彌陀》一經，是九界暗中之燈炬，彼岸之大津梁也。自以法流東震，蓮宗始創於晉時遠公，以至宏揚注述。淨土諸祖，歷世如風，班班列列，勝舉不盡也。明末靈峰老翁，忽現濁世，尤爲火宅，涌一青蓮。迷途道中，露大慧聚，日充九霄，息生盲眇目之見，無暗不破。刪揀繁文，以著《要解》。看孔著楔，無機不收，豈非良能巧匠也哉！今題名便蒙鈔者，何耶？然係資福淨業場亮公講師，繇深痛末進智微慧淺，劣聞寡解，難徹藕益老人之心要。惟恐愚蒙沉墜，空諸異見，執理廢事，特以善巧方便無作妙智，錦上布花，引導迷蒙，開顯平坦覺路。鈔錄以彰奧義，性修兼詮。善哉！善已融通，金口誠言，契合祖之教，意罷座之暇，隨筆成帙矣。以友人啓弁言於余，己量無能，空腹自愧，口訥舌鈍，豈肯班門弄斧。事不獲已，勉強抖膽，撫懷轉思，不可以人而棄法也。寅請毛穎楮先生，盜聽吐語，以助之詞也。仰冀高哲流通此鈔，庶不昧亮座主一片血心，潑於大地。且願人個迅至，謝凡殼之玄宮，親到安慧命之神宅，穩當托化於蓮邦者也。謹此爲序云爾。時於道光三十年孟夏廿一日，紅螺山二有丈室淨業蓮村氏沐手敬識。

徐槐廷《佛說阿彌陀經疏鈔擷敘》 嗚呼！人生如夢，轉瞬皆虛

富貴等於浮雲，功名同於朝露。當年恩愛，頓入龍邱。塵世繁華，倏歸樵牧，而況茫茫孽海，盡沉地獄泥犂；漠漠泉臺，難避森羅鐵面。冤魂對簿，則刀山劍樹，豈是空談；隨業受生，則馬腹驢胎，皆爲惡趣。唯西方阿彌陀佛，發宏誓願，起慈悲心，接引衆生，同游樂國。無量邊光明遍覆，不思議功德莊嚴。珠網麗空，瑤林界道。耀樓臺之金碧，寶地光華；映池水之青黃，輪蓮香潔。樂音嘹亮，華雨繽紛。演和雅之禽聲，無非佛法；聽鏗鏘之風韵，即是道心。此則淨業之道場，亦彌陀之願力也。而生斯土者，專一持名，九品咸登於彼岸；哀憐滅罪，十念亦證於無生。感化佛之來迎，勝餘門之學道。如帆揚順水，得迅達於利津；似石載大舟，免沉淪於苦海。如斯便捷，切勿遲疑。

槐廷鬢染霜華，途愁日暮，深懼披毛帶角，挽救無從，欲求脫垢離塵，進修宜力。《彌陀》一卷，得度慈航。佛號千聲，可通覺路。貪瞋癡從前諸惡，永劫難消；信行願今後奉持，資糧具足。謹申夙志，敢告同心。同治六年歲在丁卯二月，樂淨居士徐槐廷謹識，時年六十有九。

古崑《彌陀圓中鈔勸讀序》 夫《彌陀》一經，乃釋迦如來，於深法中作淺說，廣法中作略說者也。詮理則至頓至圓，詮行則全簡至易。故聞之者，決定不退菩提；修之者，決定早登補處。無奈衆生，障垢日深，經旨莫識，由此而諸解漸興。然解雖多，論俯須時機，則皆可稱美。論闡揚妙觀，則莫若幽溪大師之《圓中鈔》矣。其序云：以極樂依正爲妙有，一心持名爲眞空，微眞空而莫能證於極樂之妙有，微妙有而莫能顯於此心之眞空。所謂不思議假非偏假，眞空不空非但空，合是二者而行之，則圓中圓滿非但中之道成，是故命爲鈔焉。意欲讀是經而修行者，顧名思議，誠宜一心不亂，而萬慮皆忘，則眞空之理彰。七日持名，念念相續，則妙有之理顯。行成而見佛，心淨而華開，娑婆之印壞，而極樂之文成。印壞所以空其情，是之爲眞空；文成所以立其法，是之爲妙有。二者俱存而俱忘。彌陀久經，厥語所以略，厥義所以深也。

崑於咸豐五年，在杭之大崇福寺，一見此書，宛如熟識，遂覓此板，乃在城內法藏院諾庵法師所，即印數十部，以廣其傳。因此淨緣漸熟，圓解漸開，是故歷逃兵難，未嘗暫離。願同學諸友，此書必須多讀，始得深生信願，決志持名，佛法之妙舉，不外乎此矣。

又《阿彌陀經勸持序》 此經文句雖約，與大本意同，上聖赴緣，廣略異耳，依正主伴，於是備焉。願行方軌，有加諸說，辭簡義博，諷易功多，良在茲矣。初則廣贊依正，引物忻求，次則六方引同，訓勉生信，三則舉難況易，使聞者知歸。第一廣贊依正者，初贊，次勸修願行，佛告長老下，標立所贊；彼土何故名爲極樂下，先贊依果，即珠網麗天，瓊林矗地。一、池流八德，蓮吐四光；二、天樂韵於六時，祇華散於億刹；三、化禽演於道品，風樹傳於法音；四、舍利弗於汝意下，廣贊正報，先贊化主，相好八萬，舉光明以遍取，功德喻沙，言壽命以統括，成佛十劫，簡過末以釋疑以上化主。又舍利弗下，贊眷屬，聲聞雖衆，皆發大心；菩薩云多，率居補處。生者咸歸於定聚，趣途即預於阿鞞以上眷屬。次衆生聞者下，勸修願行。先願，次不可以少善根下修行，一日等者，正在用心之厚薄，不在責時之久近，宜遵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下明得果，我見是利下結勸。次如我今者下，第二六方引同，訓勉生信先引同，次於汝意下勸信，亦是勸持。如我今者下，第三舉難況易，五濁得道爲難，淨土修行則易，並如文。請先熟尋節段，然後誦文，則起盡有倫，功不虛棄。如或清晨靜夜，收視聽以端居，口誦心游，蕩神明於幽極，氛累斯滌，淨境弗迷，廣舌勸持，豈不然也。

王蔭福《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記》 魏居士叙曰：蓮池大師舍《大本彌陀》及《觀經》，而專宗《小本彌陀》，固已偏而不全矣。及《雲棲法彙》刊《大本彌陀經》又專用魏譯，且謂四十八願古今流通。夫天親菩薩無量壽偈，已言誓二十四章，是西域古本如是，故漢吳二譯宗之爲二十四願。自魏譯敷衍加倍，重複沓冗，前後雷同。是以唐譯省之爲四十六願，宋譯省之爲三十四願，是古不流通，今亦不流通也。加之五痛五燒，冗複相等，惟《寶積經》唐譯無之。故《無量壽經》，至今叢林不列於日課。使我佛世尊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之大願，不章於世，豈非淨土經教之大憾哉！謹會數譯以成是經，無一字不有來歷，庶幾補雲棲之缺憾，爲法門之善本矣。或謂：據子別本經注，仿雲棲《彌陀疏》，一一銷歸自性，且愛不盡不出娑婆。彼玻璃、硨磲、珊瑚、瑪瑙、黃金、白銀、眞珠、寶樹、樓閣、瓔珞、天樂，何預性分中事，而經言極樂世界，津津道之者何？曰：此法身報化之自然也。娑婆世界，本華藏世界第十三重，衆生視爲坎坷土石者，世尊以神足攝之，立地皆爲琉璃寶地。及攝神足，還復如故。此生佛因果之異感也。衆生無不有六根，有六根，即有六

塵、六入。是以目欲極天下之色，耳欲極天下之音，舌欲極天下之味，鼻欲極天下之香，身欲極天下細滑之觸，心欲極天下快意之法。其求而得之者，爲諸天福報，不知天福享盡之易墮也。其次爲人道，人道終身爲形骸妻子所役，苦樂相半，且富貴溺人，易入三途也。在家之難如此，即出家之僧，宗教二門，自智者、永明宗教合修而外，餘皆大乘自命，欲由初地以登十地，動經長劫，且菩薩有隔陰之迷。雲門、靑草堂、五祖戒，其前車之鑒，此竪出三界之所以難也。是以大聖覺王憫之，輒於竪出三界之外，創橫出三界之法，即妄全眞，會權歸實。攬大海水爲醍醐，變大地爲黃金。一聲喚醒，萬德洪名。人人心中有無量壽佛放光動地，剖塵出卷，自衣獲珠，乃知欲爲苦本，欲爲道本。欣不極則厭不至，厭不極則三界不得出。如是向往，如是取舍，如是出離，而後一禮拜，一觀想，一持名，念念仰彌陀如慈父，如疾苦之呼天，如逃牢獄而趨寶所，雖欲心之不專，不可得矣。不然者，口持洪名，心懸世藥，欲其竟出三界也，不亦難哉！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撰。

梅叔公記曰：大部阿彌陀經，古譯有五，得失互見，皆非善本。至南宋舒龍王氏，乃成《大阿彌陀經》二卷，義例雖頗勝古譯，猶不免疏漏之嫌。近世邵陽魏居士復本雲棲大師之說，遍考諸譯，別爲一書，包舉綱宗，文辭簡當，乃得爲是經之冠冕，顧仍曰《無量壽經》，適與曹魏康法師譯本同名，則當正者一。經書佛名，或作無量壽，或作阿彌陀，使讀者靡所適從，轉不如龍舒舊本之畫一，則當正者二。其餘字句亦多未安，是皆後學所宜審，無取依違也。

今陰福再事校讎，俾歸嚴整，且定全經爲二十四章。既本文義自然，亦法彌陀莊嚴淨土願數，定經名爲摩訶阿彌陀。悉從梵文，以別龍舒舊號，遮幾此經之定本矣。間有校語，皆隨文附見，以諗讀者。輒先書大指於篇首，以志歲月。同治十二年癸酉冬十一月，淨宗弟子正定王蔭福記。

蓮蕊《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重刻跋》

原夫淨土法門，足超越於羣經也哉！求其至要指歸，莫要於《小本彌陀》，則其文略義豐，深固幽遠，理極圓頓，事誠簡易。故中天調御，自開金口以叮嚀；十方如來，出廣長舌而贊歎。然心要玄關，愚迷未識，故靈峰老人，悲提後學，述成《要解》。此書精義入神，致歸允當，使修淨業之輩信而有勇，所以紅螺慕蓮法師，寢饋於《要解》有年矣，將此書鈔發便蒙，明辨以晳，純粹而精，誠二公一番婆心，盡吐肝膽。理契法海之全珠，文究義山之片石，俾見聞者咸發信願之行。既事就，付梓板，寄古燕。此方行者聞名罕見，胸懷戀慕，渴仰於斯。適南海化聞老人，邂逅京都，偶然相值，睹覽之際，如賈客得海，時採而回。本意即付棗梨，因緒事紛紛，遂復久置高閣。於丙申夏，余幸蒙老人委演《法華》，於閒游相，時談淨宗，隨憶前鈔，尋即相授。余仔細窮覽，如重病得藥一般，正知挽回末法，的是奇方，離斯捷逕，出生死以奚從？捨此法門，脫輪迴而何日？悲慶交集，叩募流通，故云法不孤起，假因緣時湊合而生，値遇斯經，不可以少善根而會。伏願見聞隨喜，盡斷狐疑，遂成一行三昧，頓悟無生法忍，親覲彌陀等蒙記莂云爾。時於光緒二十三年季春，書於三觀精舍，蓮蕊氏謹識。

王耕心《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衷論敘》

《摩訶阿彌陀經》一卷，邵陽魏居士會譯，先世父梅叔公所校定也。今耕心復述《衷論》六篇，提要鉤玄，以補本經所未及。既卒業，敬爲敘曰：中夏淨宗，始於扶柳安公，成於匡廬遠公，下逮天台永明，薪傳不絕。及有明雲棲宏公，專以是爲化度正軌，著書滿家，亦精亦博，世以爲淨業中興之祖，無愧色也。

我國家政教兼隆，旁及出世之學。雍正中，世宗憲皇帝既定龍藏教典，復御選歷代禪師語錄開示天下，輒取雲棲法語爲殿，惟以度生爲急，悉劃門戶之私。蓋自佛法東來，未嘗有此，烏乎盛已。乾嘉之際，豐潤訥堂大師復倡教於紅蠡資福寺，戒律精嚴，規模宏遠。每闡先佛度生之要，至淚隨聲墮，聞者靡不涕泗霑衣。故參學之徒非忘身求道者，莫敢闖其牖迄今遺範具存，蔚爲海內道場之冠，則匡廬法席儼然未散，衆生之慧命所繫，豈偶然哉！

耕心少承家學，既嘗受業於先世父，頗悉紅蠡宗恉。及參省一大師於揚州，復具通現證三昧之故，沈潛研索，幾三十年。乃敢就先世父所定本經，僭加論說。蓋欲藉是以上報佛恩，且爲效法紅蠡諸君子更進一解。意訥堂、省一兩大師端居清泰寂光，或相視而笑，未可知也。

方今世道陵夷，邪說蠭起。不但先佛之無上正覺，曠世未聞，即處世聖人道德彝倫之誨，亦視爲老生常談，不可理喻。雖號稱賢俊，亦頫首一辭。今乃持此以貽海內衆生，冀其悟入，詎有訢合之望！然惑業雖奢，眞如自在。先佛之至道微言，不容遽泯，則後學之淺文贅說，亦無取深緘。苟遇出

世哲人，其必有以知此矣。光緒三十年，太歲在甲辰春正月，菩薩戒弟子元澍正定王耕心謹撰。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著　録

窺基《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題序》 原夫性質杳冥，超蹄象而含總；覺體玄眇，絕視聽而融貫。方智雲法穀月，察神理而猶迷；假慧仞於叢筠，揆靈機而不測。至道圓而粹容顯，實際彰而眞識淨。然後俯提十地，疏海目於寶方；下控三乘，挺仙儀於垢城。若鴻鐘之虛受，應物扣以騰聲；譬皎魄以澂暉，循器清而肆影。故有紹隆報佛，卽灌頂於甄臺；纂業化身，先貽神於紺殿。撫根熟而趨座，待生機而降迹，斯乃三際受職之宏儀，一生補處之靈範者也。今此經者，灑羣萌之一雨，濟衆獸之通津，運弱喪之大舟，引炎童之妙輪。雖復探幽曉秘，歸乎異綫之華；然而拯溺符機，實在此筌之葉。所以金光夕燭，旗有景於昏徒；芳蘊前霧，表無虧於後實。妙詳之儔波萎，鶩子之輩雲趨，雖則稟訓一時，實乃津梁千祀。若夫天宮聖境，資莫限之因嚴；覺苑神幾，叶無疆之德履。匪心樞而攬觀，豈語極之揚光？ 敎府自陳，題衡息贊。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者，六事齊修，二因兼積，心勤妙境，欣趣日觀。彌勒，梵音，此云慈氏。母志悲纏蠢類，子性恤及懷生，宿願今誠，俱以標號。道圓上果，迹履下因，祈覺運生，假稱菩薩。上生卽往昇兜率。言知足自在光潔神用名天。此由補處天宮，端居利他，祈心住觀，必獲瞻奉。經者，攝也，貫也，常也，法也。生資敎攝，永絕樊籠，理藉文貫，長離散滅，百靈常軌，千葉良規，利物詮眞，目爲經也。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著　録

僧馥《菩提經注序》 夫萬法無相而有二諦，聖人無知而有二名。二諦者，俗也，道也。二名者，權也，智也。二名以語默爲稱，二諦以緣性爲言，緣性兩陳而其實不乖，語默誠異而幽旨莫二。故《般若經》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見緣起爲見法也。

《菩提經》者，諸佛之要藏，十住之營統。其文雖約，而義貫衆典；其旨雖玄，而曉然易覽。猶日月麗天，則羣像自朗；示之一隅，則三方自釋也。經之爲體，論緣性則以二諦爲宗，語玄會則以權智爲主，言菩提則以無得爲玄，明發意則以冥期爲妙。婉約而弘深，莫不備矣。耆婆法師入室之祕說也。親承者寡，故罕行於世。家師順得之於始會，余雖不敏，謬聞於第五十。性疏多漏，故事語而書紳。豈曰注解，自貽來哂，庶同乎我者，領之文外耳。

《了本生死經》

著　録

道安《了本生死經序》 夫四信妙輿者，衆祐之寶軒也，以運連縛倒見衆生。凡在三界，罔弗冠癡佩行嬰，無生死而趨陰堂，揖讓色味，驂惑載疑，驅馳九止者也。既則狎賢侮聖，縱其姦慝，貪劍恚鏃，梟截玄路，羣誹上

要，殃禍備嘗矣。世雄顧愍，深圖變謀，法旆曜於重霄，道鼓震於雷吼，寂于障乎六紘，慧戈陷乎三有。於是碎癡冠，決嬰佩，昇信車，入諦軌，則因緣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猶解也；本，則癡也，元也。如來指舉一隅，身子伸敷高旨，引興幽讚，美矣盛矣。

夫計身有命，則隨緣縛，謗佛毀信，若瀰綸於幽室矣。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謗，昭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斯乃五十六葉之崇基，淵乎蓋衆行之宗也。開微成務，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哀，此經則十六之一也。其在天竺，三藏聖師莫不以爲教首而研幾也。

漢之季世，此經始降茲土，雅邃奧邈，少達旨歸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爲作注解，探玄暢滯，眞可謂入室者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倫，猶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釋未訓，非苟穿鑿，以紫亂朱也。儻孤居始進者，可以辯惑焉。

《盂蘭盆經》

著　錄

宗密《盂蘭盆經疏序》 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惟孝道矣。應孝子之懇，試救二親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惟盂蘭盆之教焉。宗密罪釁，早年喪親，每履雪霜之悲，永懷風樹之恨。竊以終身墳壟，卒世烝嘗，難展孝思，不資神道。遂搜索聖賢之教，虔求追薦之方，得此法門，實爲妙行。年年僧自咨，白四事供養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歷多載，兼請其誥，用示未開。今因歸鄉，依日開設，□俗耆艾，悲喜遵行，異口同音，請製新疏。心在松柏，豈慢鄉閭，式允來情，發揮要道。

智圓《盂蘭盆經疏摭華鈔序》 夫記鈔之失，其有二焉，或失於煩，或失於略。煩則瀆於義，略則壅於文。既瀆且壅，則後學之曹無所措手足矣。去斯二者，得乎中庸爲難能也。斯疏鈔者，本傳與法師所撰，雖流通已久，實煩略未馴。由是不揆荒蕪，輒事筆削，或播遷其文，或彌縫其闕，別成兩卷，傳諸童蒙。其間頗有改作而不忘其本，故但以摭華爲名，蓋言於舊鈔，採摭英華以爲文體爾。雖庶乎中庸之義，而才識不敏，短於自見，所冀後之病今，亦猶今之視昔云。時皇宋三葉聖篤祀汾陰之明年，歲次壬子二月十一日。

元照《盂蘭盆經疏新記序》 教是道門，孝爲行本。既沉冥而忘返，故惻隱以流慈。託彼親緣，興斯至教。且夫行者所以趣道經者，所以詮行疏者，所以通經記者，所以解疏。此蓋名教發起之大端，講學討論之要術也。叔世浮侈，正教支離，即闕師承，率從狂簡。事唇吻之銛利，逞記問之繁多，私節游辭，橫攻俗典，豈念修身報德，但知逐利活名。辜負生成，背違天地，斯由傳授者，鮮能開誘；撰述者，互有瑕疵。由是輒事操觚，集成《新記》，文從簡要，義取優長。教有宗途，理歸至當。庶乎學者由記以達疏，由疏以通經，由經以起行，由行以造道；然後敷於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不在斯文乎。

日新《盂蘭盆疏鈔餘義自序》 餘之爲義，大抵明乎《疏鈔》之援引，音義之異同，誘諸來裔識其指歸也。嘗考昔人以《會粹》略《隨難解》，普寧律師《會粹記》、明義大師《隨難解》，用《名義》廣《拾遺圖》，淨覺大師《述名義》、金山闍梨《拾遺圖》，交互其說，不可悉數，然其間義有可取者亦取之，而但直節其辭意耳。雖章句不完，亦前載之餘，故總命題曰《蘭盆疏鈔餘義》焉。時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六月望日啓講，七月十有二日徹席，因而再刊，又爲之序云。門人霅谿普靜寺賜紫日新隨聽次錄。

普觀《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序》 吾祖圭峰禪師之疏《蘭盆》也，邃古作者莫之與京。講授流通，爲日固久，石壁尊者並爲之記，孤山法師因循其說，廣演證義，芝園津師亦繼有斯述。自孤山新鈔之出，而石壁舊記世不復行，蓋以文華爲尚也。竊嘗合諸輿本，極思研精，而和玉隋珠各矜其得矣。良以乘教之有否臧，文義之有斥的。要乎盡美者，爲難能也。前修不云乎，所冀後之病今，亦猶今之視昔。故余不揣膚受牽拙以訂之，庶乎公議有所存耳。因以「會古通今」，榜其名題。惟知我者，且不以效顰狂斐之爲誚乎！

唯實《盂蘭盆經疏孝衡鈔序》 《盂蘭盆經》者，乃大目犍連解母青提夫人倒懸之苦，張孝道之宗本；故請如來演說斯經，利及一切，以報父母

劬勞之恩也。然而吾佛世尊，累三大劫，備修孝行，存者罄誠以奉，勸發道怠，亡者資以妙行，拔濟沈溺，出生人天，聞法證悟，永離苦趣，報罔極之恩匪唯一生父母，乃至無量生父母，六親眷屬，悉皆報之，故謂之大孝釋迦尊也。行世間之孝者，但能溫清甘灑之奉，愼護髮膚，立身揚名，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其孝至矣！行出世之孝者，割愛辭親，學佛之行，法資現世，薦彼亡歿，普利含識，怨親平等。儒釋之行不同，其行孝之心一也。唐圭峰禪師製疏一卷，以釋經之大義，垂範後人，資酬罔極。宋廣演大師遇榮，發明疏義，多含廣引儒宗，孝行彰的之事，會孝道之一貫，文成二卷，目曰《孝衡鈔》，復纂科文一卷，提其綱要。然因經以知目連起教之由，因疏以能釋經大義，因鈔以申釋疏文之詳，其孝行之道，燦然具備焉。時宣德己酉春二月，僧錄司右講經兼大報恩寺住持，沙門一眞叟唯實。

明元《盂蘭盆經疏孝衡鈔序》《盂蘭盆經疏鈔》，舊本梵夾，經疏共一卷，鈔兩卷，科一卷，壇式一卷，總爲五卷。今將鈔會入經疏之下，分作兩卷，科式共一卷，書爲方冊鏤梓。凡遇高頭是經，平頭是疏與鈔，單題是經科，三角是疏科，於中又有圓圈，乃鈔主自立主意，不隨疏轉者也。雖排布點校如此，間有力不及處，博古君子參悉之。時皇明嘉靖甲子秋重陽日，菩薩戒弟子吳興慈恩寺沙門明元白。

繼慶《佛說盂蘭盆經疏跋》《盂蘭經疏》，唐圭峰禪師會孝道要言以注經，廣明釋門眞孝，令學者得報親之方，不落異解傍岐，入佛最上乘也。故歷代高僧，於自恣日誘諸緇素，設盂蘭會作度親筏，實遵此經疏耳。慶與徐序東孝廉結弘法會集，諸宰官居士續梓方冊，三百卷目中，適此疏未鐫。李太僕捐資鏤板。余檢閱南北藏，文句不同，今依雲棲大師定本刻之。大師分科節目別出手眼，但南北較訛多不能書，謹跋數語，令觀者不獨識文句異同，或因指見月，得佛大孝報恩之旨，是所願矣。貴州赤水雪山沙門繼慶跋。

靈耀《盂蘭盆經折中疏序》泥文字者，拘步趨而或失深義；縱靈辯者，墮虛懸而患不隨經。若夫深玄彪炳而復與修多羅合，訓詁精詳而適與指外月冥，合二妙以雄長，成一家而獨步，昔之哲人其猶病諸。予閱《盂蘭盆》新舊二疏，而歎夫先賢之未得兼長也。舊疏依經判釋，多約阿含事相，矩度井井，而未揭言外義越。新疏妙辯縱橫，文義富麗，理觀圓極，而似不合現文。且以單法爲名，則棄去「佛說」二字。孝慈爲宗，則多贅流通一慈。三寶爲體，則勉飾一體之談而都忘。圓三解脫，三復斯文，不忍佛經之尙壅也。輒不自揣，檃括疏通，扶舊疏以點明義旨，正新疏而挽歸契經。俾文不失義，辯不違經。遮幾折中抑弘聖化，詎能合二妙以成一家，實冀兼事理而從容中道也。夫學邯鄲武而未得國能，匍匐道上，寧免傍觀之笑！不如拘步趨乎，無所惜之矣。戊午九月望日，比丘靈耀書於長水之智覺方丈。

有炯《盂蘭盆經折中疏跋》此疏，圭峰禪師僧自咨日，供養三寶，已歷多載。兼講其誥，因歸鄉依日開設，道俗者艾，悲喜遵行，異口同音，請製新疏，式允來請發揮要道者也。然其諸加《懸談》一如《華嚴》、《圓覺》等經，慈悲攸賢，然則然矣。此經是人天因果，教依而行之則已，不必廣說。且至於釋文，多有引用，致使初學淺識未閱，望門而退。故令略抄其直釋之文，要使文義簡而易，近而彰，不是各說所見，覽者幸勿深誚焉。時大清光緒庚辰五月日，小林門人有炯書於楊州浮圖庵塔光室中。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

著錄

波崙《不空羂索陀羅尼經序》若夫此經，乃該二諦而無遺，括因果而斯盡。可謂引萬行之導首，進菩提之神足，超生死之靈翮，昇涅槃之聖翮。信知法門幽密，教旨冲玄，非世智之能議，匪聰辯之所測。有大菩薩號觀自在，大悲周於十方，愍法界之羣迷，故說此經，示其正路。斯乃久成正覺，是能仁之本師，故能十方法界，莫不現象，普應羣機，隨緣化益。若其聞名滅罪，如日銷於薄冰；禮念蒙恩，似月敷於蓮蘂。巍巍蕩蕩，聖德高玄，事超言說之端，理絕思量之表。

余雖愚闇，少慕法門，巡歷兩京，尋參善友，每念總持，如飢若渴。於大周聖曆三年，歲次戊子，三月庚戌朔，七日景辰，幸得此經，如死再生。是西京寶德寺僧惠月，與常州正勤寺大德惠琳叱于智藏等數人，共請北天竺嵐波

國，婆羅門大首領李無諂，以同翻梵本《不空羂索經》一十六品，合爲一卷將就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婆羅門大德僧迦彌多羅以同勘梵本。久視元年八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勘會粗畢，則擬將進。此十六品斯土未行，曾聞隋朝所翻別本六十三紙，未嘗見也。所願皇基永固，德覆十方，金枝瓊蕚，鬱茂常榮。三大願力，劫劫無窮，四弘誓心，生生無盡，苦海傾竭，三寶永存。恐時代遷遠，聞者生疑，故述拙言，序之云爾。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著録

波崙《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序》 惟夫聖力難準，靈心罕究，六神通之妙業，八自在之玄功，持恭實而納崇山，析毫端而容大海，豈止分身百億，現影三千而已也。千手千眼菩薩者，卽觀世音之變現，伏魔怨之神迹也。自唐武德之歲，中天竺婆羅門僧瞿多提婆，於細氎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經本至京進上。太武見而不珍，其僧悒而旋轡。至貞觀年中，復有北天竺僧，齎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奉進，文武聖帝敕令大總持寺法師智通，共梵僧翻出咒經並手印等。智通法師三覆既了，卽祈心懇切，忙流徵應。於是感慶熹尊者之俯降形儀，通悲喜驚嗟，投身頂謁，蒙存慰喻，問欲何求。通曰：『擣昧庸心輒此詳譯，不審情詣稍符聖旨以否？』默而印許，竊表深衷，便錄本進上。帝委問由緒，通具以事述，感愜帝心。於是齎稿本出內將示，弘福大德玄暮法師一見此文，嗟稱不已。有人云：『敕未流行，何因忽茲漏泄？』其本遂寢，不復弘揚。又有西來梵僧，持一經夾，以示智通，通還翻出，諸餘不殊舊本，唯闕身咒一科。

有常州正勤寺主慧琳法師，功德爲務，定慧是崇，深入總持，周窮藝術。歷游京邑，棲遲實際伽藍，思廣異聞，希誠脫簡。爰有北天竺婆羅門僧名蘇伽施，常持此法結壇手印，朝夕虔祈，琳罄折諮詢，每致歎阻。後同之洛下，漸示津途，卽請一淸信士李太一，其人博學梵書，玄儒亦究，紆令筆削，潤色成章，備書梵音，身咒具至。神功年中，有一仁者自京都至，將通師所翻後本，有上下兩卷，惟闕身咒。琳參入其中，事若一家，婉而備足。又佛授記寺有婆羅門僧達摩戰陀，烏伐那國人也，善明悉陀羅尼咒句，常每奉制翻譯，於妙氎上畫一千臂菩薩像，並本經咒進上。神皇令宮女綉成，或使匠人畫出，流布天下，不墜靈姿。波崙又於婆羅門眞諦律師，聞此僧由來，云有大力鬼神毗那翼迦，能障一切善法不使成就，一切惡業必令增長，雖有妙力通心無能制伏。觀音菩薩現作千臂千眼之形以伏彼神，及有咒印用光不朽。將來好事者，佇無惑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

著録

毛奇齡《如意咒經疏序》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者，菩薩觀自在之所宣演，本師釋迦佛之所讚揚。不啻如求遂願，聚福弭蓄。直以圓圓果海，高超苦苦衆生。是以義淨三藏，奉旨翻譯。得水大師，依敎傳持，三翰設化，四悉檀施。隨衆生之心，應所知之量。誠有功於法門，普利於沙界者也。其奈眞言種智，法義幽玄，密語咒心，宗旨秘奧。非研陀羅尼藏者，不能解釋；非通般若理趣者，不能詮顯。慈雲灌頂講主，深究敎乘，廣繙密部。曾疏斯文，久韞玉軸。荆山周子鉉現居士，身行菩提道，東來弘遠涌法師，精通宗說，屛翰佛乘。見聞是解，隨喜發心，共捐淨資，刊行妙典，振古騰今，光前裕後。欲令如意樹珠施與四智菩提之樂，寶輪王乘御出三界火宅之苦。現在九界，變生死而得涅槃；未來四生，轉執障而成解脫。予雖衰老，睹此甚歡，遂不避濕手凍毫，謹略述緣起辨端。後後學法善根深者，當當常住法身云爾。時康熙五十一年春王正月燈節望旦，翰林院檢討史館纂修官，西河九十翁毛奇齡頓首拜題。

續法《如意咒經疏序》 全心而咒，心心流出寶輪王；全咒而心，咒咒還歸大悲體。大悲無體，依衆生以爲體；寶輪非王，攝法界以稱王。稱體起悲故，觸處說咒而度衆生；聽王轉輪故，隨時運心而入法界。隨時運心，心心自在。觸處說咒，咒咒觀音。能說隨心咒者，良哉觀自在也。菩薩心咒有乎？有而非菩薩心咒也。菩薩心咒無乎？無而非菩薩心咒也。菩薩心咒亦有亦無乎？亦有亦無非菩薩心咒也。菩薩心咒非有非無乎？非有非無非菩薩心咒也。非有故但敬念而除毒，非無故能說法而現身，非亦有亦無故稱名而救八難，非非有非無故禮供而遂一求。則菩薩自在之業，千劫難思；而心咒總持之功，第一希有矣。是以補處極樂，應迹普陀。聞修於觀世音，成覺於正法明。藍魚於金沙堤畔，衣子於紫竹林中。首楞發其因，圓通超餘者，法華顯其果，功德不少焉。今則坐青蓮頂，乘如意輪，不動栴檀之場，而來鵰鶚之嶺。闡揚秘藏，明無能明。發揮神猷，道非可道。曲己利人，展方寸於大千界外。順凡同聖，變塵寰於五淨天中。莫不如摩尼之普應，若甘露之均霑。枯槁還滋，衰殘忽茂。無小而不大，無偏而不圓。五性咸歸一法性，三乘共入一佛乘。眞詮雖妙，奧旨未彰。欲然法炬於冥途，俯愧凡愚之狹劣；將駕慈航於苦海，仰嗟聖智之淵源。願濟羣迷，頓忘膚受。悲臻後劫，不避管窺。由是三復密言，再思成疏。可謂無說而常說，不聞而恒聞。終朝擾擾者爲救爲歸，竟夜昏昏者作依作怙。衆響莫二其源，潛幽靈於法界。萬象不違其轍，顯德相於刹塵，然後證知卽咒卽心，全心全佛也矣。時康熙歲次乙丑孟夏朔之八日，灌頂沙門續法題於上竺丈室。

《陀羅尼集經》

著　録

元楷《佛說陀羅尼集經翻譯序》 若夫陀羅尼印壇法門者，斯乃衆經之心髓，引萬行之導首。宗深秘密，非淺識之所知；義趣冲玄，匪思慮之能測。密中更密，無得稱焉。有高德沙門厥號阿地瞿多，是中天竺人也。法師聰慧超羣，德邁過人，弱冠慕道，歷五竺而尋友，低心躍步而諮法要。故能精練五明，妙通諸部。意欲運西域之法水，潤東夏之渴仰。判身許於險難，務存弘道之心，跋山巖而不疲，涉沙流而無倦，頂戴尊經，向斯漢地。永徽二年正月，屆於長安，奉敕住慈門寺。但法師含珠未吐，人莫別於懷珍，雅辯既宣，方知有寶，故能決衆疑，言皆當理。然則經律論業傳者非一，唯此法門未興斯土，所以丁寧三請，方許壇法。三月上旬，赴慧日寺浮圖院內，法師自作普集會壇，大乘琮等一十六人，爰及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助成壇供。同願皇基永固，常臨萬國，庶類同霑，皆成大益。其中靈瑞，恐繁不述。

余慶逢此法，不勝忻躍，躬詣翻經所，悕翻廣本，屢偵事鬧，不及陳請。恐幻質遷謝，失於大利，便請法師於慧日寺，宣譯梵本，且翻要抄一十二卷，竪興國之洪基，存隆民之秘寶歟。從四年三月十四日起首，至永徽五年歲次甲寅四月十五日畢。以後頻頻敕追法師入內，邂逅之間，無暇復校。此經出《金剛大道場經》，大明咒藏分之少分也。今此略抄，擬勘詳定，奏請流通，天下普聞焉。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著　録

彥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 夫業理綿微，二乘不足臻其極；神宰恍惚，十地未易暨其深。則知賦命交加，罕言於孔宣父；報應叢雜，冥昧於太史公。是以先笑後號，鸜雀祥而莫準；始凶終吉，乘穀妖而弗驗。或倚或伏之說，柱下庶欲照其幾；爲禍爲福之談，塞上僅可鄰其次。若乃採緣洞業，索果明因，儻絫大於百家，孰有京於十力。故能息善住之萬惡，杜閻摩之圓戶。轉凡階聖，引短成修。比宋景之退法星，猶蒂介於三舍；偶魯陽之揮落日，故齟齬於再中。何只庇托延祺，見聞招賴，恧神香於異域，耻靈草於瓊

田，若斯而已哉！乃將輕埃附而九惱祛，清吹獵而三障殄。皎鏡齊光於日寶，暉煥比麗於天金。雖事若反掌而乘機顯妙，奚可以常人之耳目，擬議大聖之希夷者焉。

此經以儀鳳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鴻臚寺典客令杜行顗，與寧遠將軍度婆等，奉詔譯進。時有廟諱、國諱，皆隱而避之，即世尊爲聖尊，世界爲生界，大勢爲大趣，救治爲救除之類是也。上讀訖謂行顗曰：「既是聖言，不須避諱。」杜時奉詔以正，屬有故而寢焉。

無幾，敕中天法師地婆訶羅，於東西二京、太原弘福寺等傳譯法寶，而杜每充其選，余時又參末席。杜嘗謂余曰：「弟子庸材，不閑文體，屈師據敕刪正，亦願依文筆削。」余辭以不敏，載涉暄寒，往尋之間，此君長逝。余歎惋流涕，思其若人，又懼寢彼鴻恩，乖於貝牒。因請沙門道成等十人，屈天竺法師再詳幽趣，庶臨文不諱，上奉皇私，曲盡方言，下符流便。故乃具表曲委，陳諸始末，俾夫披覽之士無猜此教焉。於時永淳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也。

志靜《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者，婆羅門僧佛陀波利，儀鳳元年，從西國來至此漢土，到五臺山次，遂五體投地，向山頂禮曰：「如來滅後，衆聖潛靈，唯有大士文殊師利，於此山中汲引蒼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不覩聖容，遠涉流沙，故來敬謁，伏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見尊儀。」言已悲泣雨淚，向山頂禮。禮已舉首，忽見一老人從山中出來，遂作婆羅門語謂僧曰：「法師情存慕道，追訪聖踪，不憚劬勞，遠尋遺迹。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家之輩，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衆生一切惡業，未知法師頗將此經來不？」僧報言曰：「貧道直來禮謁，不將經來。」老人言：「既不將經來，空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得識？師可却向西國，取此經將來，流傳漢土，即是遍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濟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此，弟子當示師文殊師利菩薩所在。」僧聞此語，不勝喜躍，遂裁抑悲淚，至心敬禮，舉頭之頃，忽不見老人。其僧驚愕，倍更虔心，繫念傾誠，迴還西國，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至永淳二年迴至西京，具以上事聞奏大帝，大帝遂將其本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敕司賓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譯此經。敕施僧絹三十匹，其經本禁在內不出，其僧悲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遠取經來，情望善濟羣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爲念，不以名利關懷，請還經本流行，庶望含靈同益。」帝遂留翻得之經，還僧梵本。其僧得梵本，將向西明寺，訪得善解梵語漢僧順貞，奏共翻譯，帝隨其請。僧遂對諸大德共順貞翻譯訖，僧將梵本遂向五臺山，入山於今不出。今前後所翻兩本，並流行於代，其中小小語有不同者，幸勿怪焉。

至垂拱三年，定覺寺主僧志靜，因停在神都魏國東寺，親見日照三藏，法師問其逗留，一如上說。志靜遂就三藏法師諮受神咒，法師於是口宣梵音，經二七日，句句委授，具足梵音，一無差失。仍更取舊翻梵本勘校，所有脫錯悉皆改定。其咒初注云最後別翻者是也。其咒句稍異於杜令所翻者，其新咒改定不錯並注其音，訖後有學者幸詳此焉。至永昌元年八月，於大敬愛寺見西明寺上座澄法師，問其逗留，亦如前說，其翻經僧順貞見在住西明寺。此經救拔幽顯最不可思議，恐有學者不知，故具錄委曲，以傳未悟。

明成祖朱棣《佛頂尊勝總持經咒序》

朕惟如來演大乘教，開方便門，千經萬法，無非爲濟度羣生，使不淪業報。《佛頂尊勝總持經咒》者，一切如來智印，廣大慈悲，甚深希有，普利昏迷，實巨海之津梁，幽暗之日月，飢渴之飲食也。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一切衆生，能發菩提心，持誦佩服者，其福德種種無盡，永脫諸惡苦趣，從無始以來百千億劫，所積罪業，悉緣消除。若晝夜勤修不懈，當得諸佛灌頂，神天擁護，福壽無量。如是勝果，目睹其效，誠實不虛。朕君臨天下，閔斯民之執迷，所作所爲，墮於惡趣而不知。若斯謬戾，誠爲可矜。遂以是經咒，用俾河沙刹土，一切有情，均霑利益，壽延福增，同臻佛道。又況佛有誓盟，廣濟衆生，必先度忠孝。凡忠臣孝子身生中國，又逢治世，受種種快樂，皆由其事君事親能盡其道，又能敬禮三寶，修積善因，舉足之頃，即登覺路。若夫爲惡之徒，昧於改悟，所作所爲，日甚一日，造業深重，甘心墮落，身如沐漆，求潔實難，隕墜幽扃，何由出世？苟能回心向善，即此一路，可超出劫塵也。永樂九年六月日。

德清《佛頂尊勝陀羅尼咒跋》

諸佛同證秘密心印，得成無上菩提，含之以爲三德秘藏，吐之以爲萬行莊嚴，持之以爲利生事業，誦之以爲潔己妙行。是故一切諸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薩因之而轉邪，此則凡所謂密咒者，皆稱尊勝。而此咒者，出自毗盧灌頂，爲法身所演，又尊勝中之尊勝者也。若書之幡幢，風之所到，影之所臨，燭之者，皆能離苦得樂；又況行之持之，於心含之，而爲心印者耶。故《首楞嚴》曰：「若有衆生欲習難除，但當一

心，誦我佛頂光聚秘密神咒，淫火頓除，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噫！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今一持此咒，則命根頓斷，生死永離；又何況彼區區貪瞋癡慢，不化爲無上菩提眞種子老。行人明寬，持此有年，今乞海印老人書寫此卷，將終身佩帶，持誦不忘。老人嘉其志行，助其堅強，乃爲書之，又贅之以此，將以榮前程示來學者。

續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引》 佛教西來，經論東譯，當知大有因緣，非無由而起者。《般若》藉柴師而弘，《華嚴》假賢首而闡。《尊勝咒經》，非文殊大聖，不能興起。非波利尊者，不能請翻。定覺靜師，叙已詳矣。皇清御極時，雲棲彰上人，祥符尊勝幢中，錄斯咒經，募刻未就。今里內張開士佐平，勿睹異光，七月朔決疑於予。予勸速印施以廣流傳。古德頌云，波利尊者禮五臺，却被文殊化道言，東土若無尊勝咒，衆生難以脫塵埃。是知咒經，大有益於天下後世者也。予講經律論餘，兼翻密部咒章，細檢尊勝，前後十譯。唐儀鳳元年，波利尊者初來朝禮五臺。儀鳳四年，取經還至西京。一、調露元年，波利與朝散朗杜行顗譯。二、永淳元年，詔命日照三藏，與杜行顗共譯。三、光宅元年，波利與順貞奏共譯。四、垂拱三年，志靜與日照三藏宣譯。五、義淨三藏復譯，雖五番重沓，只是一經。因善住天子，七日命終，啓請帝釋，禮佛放光，爲說是咒。六、唐三藏不空，譯尊勝念誦儀，即前五中之咒耳。七、宋三藏法天，譯名《最勝佛頂陀羅尼經》，但咒無文。八、法天三藏重譯，名曰《佛說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文咒俱有，然兩處咒句，較唐多一倍。因釋迦世尊，在極樂善法堂，無量壽如來，爲觀音菩薩說。九、不動上師，以此修潤，集入施食儀軌。十、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功德經》。前之六譯，提携六道出三途也。後之四譯，接引四生登九品也。總之是咒，爲生天樂土本矣。今之所行，唐四譯也。依經所說，法益良多，晝夜誦念，感八勝果，香花禮供，具四句稱。病苦者，滅除疾厄；短壽者，增益天年。薄福享用者，現得消受；極惡命終者，出離三途。鳥獸聞聲，更不復墮。風塵映影，證大菩提。一書一持，成二利於善道；一憶一聞，獲十益於佛天。明驗若此，特爲流通。正如一寶藏中，取出無盡如意珠寶，散於天下後世衆生，信知開士，成就世間以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洵有大因緣哉！凡見聞隨喜者，宜依教奉行之。康熙庚辰年十月十一日六辛誕辰，浙杭東林慈雲灌頂沙門續法槃譚。

張世焜《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釋緣起記》 《尊勝陀羅尼經》者，乃帝釋天主爲善住天子，七返墮畜，求佛慈救而說也。唐高宗時，西僧波利，詣五臺參文殊，親受聖囑，回國請至。迨垂拱三年，始得譯布。宋元以後，存儲內藏。國朝初，雲棲僧廣彰，過祥符，睹寶幢上，供斯經咒，不勝慶贊，焚香錄出。曾募刻於予，因塵務羈遲，刊印未果。今六月望之下弦，課誦耳室，勿聞震聲，起坐趨視，見戶內電光一閃之狀。驚疑數日，睡夢間，憶昔一老僧，隱居深山，日諷《法華》，數十年寒暑不輟，緣經本捐壞，送昭慶修整。內監孫隆公，偶宿湖莊，步月至經房，有火光射出，及叩問，見無其人，疑異不解。次早咨決於僧，僅唯修舊《法華經》一部耳，更無他物也。公往訪，其僧預一日，告徒衆曰：『明辰有人，來覓我去來踪迹者，待後開河之日，我再來也。』語畢，盥沐坐化而去。

康熙甲子年開河，都憲趙公諱士麟者，即此僧再來也。今此現光，將同是乎？隨檢閱經笥中，得遘《尊勝》錄本，不覺惶悚，詎非我佛，急欲救拔衆生之苦，而現此異相者耶？遂請慈雲伯亭法師，對藏研覆，加以音釋。忽友人送一文殊聖像至家，予倍生敬仰，矢願裝金，朝夕禮供。應知予今得睹聖容者，莫非昔之波利尊宿，遇化身而受囑也。即債書付劂，速爲印施，俾天下後世之人，出七趣於三乘之上，超四生於十地之中。見聞者，夙業悉滅，當得淨身。讀誦者，除三途苦，入諸佛土。是因是果，豈可以凡心卜度也哉！故志此前後緣由，以廣弘傳。時康熙三十九年歲次庚辰桂月望旦，武林張世焜佐平氏薰沐拜述。

《無量門微密持經》

著　録

支謙《合微密持經記》 合《微密持陀鄰尼總持》三本：上本是陀鄰尼，下子是總持、微密持也。《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佛說阿難陀目佉尼阿離陀鄰

尼經》、《佛說總持經》（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二本後皆有此名，並不別出耳。

又《別剡西臺曇斐記》云：

此經凡有四本，三本並各二名，一本三名，備如後列。其中文句參差，或胡或漢音殊，或隨義制語，各有左右。依義順文，皆可符同。所爲異處，後列得法利、三乘階級人數，及動地、雨華、諸天妓樂供養，多不悉備，意所未詳。

一本一名《無量門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於世，爲常舊本。

一本一名《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羅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

一本一名《無端底門總持之行》，二名《菩薩降却諸魔堅固於一切智》。

一本一名《出生無量門持》，二名《一生補處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備明法利及動地妓樂事。

四本皆各標前一名於經首，第二第三名不以題經也。後舍利弗請名，佛說名，皆備如前列。

《温室洗浴衆僧經》

著　録

慧淨《温室經疏序》 夫《温室經》者，斯乃積淨業之善基，蕩塵累之津澤，跨天堂之梯橙，越苦海之舟航。囊括因果，包舉福惠，理豐言約，文遒旨婉。生一念淨信，終隔四流；起一支善行，則卒登十地。醫王由是創業，法將所以室通。庶得異世共觀，津流遠代。《佛說温室洗浴衆僧經》者，夫以炬暗生死之中，獨秀昏眠之外。既朗萬法，爰悟四生，覺行圓滿，故稱爲佛。暢四辯於舌端，流八音聽□□□□七階之勝福，發四道之良田。班自我口，通之彼心，故稱爲□□□調神爲趣，室用蔽形爲理。外蕩八塵稱爲洗浴，内修名曰衆僧。經雖五義，略舉二條：一曰涌泉，二稱繩墨。一□則注而無竭，此義可以目常繩墨乃楷定正耶。茲理□□□□其法，故曰《佛說温室洗浴衆僧經》也。

《稱揚諸佛功德經》

著　録

林法師《佛說稱揚諸佛功德經後記》 麟嘉六年六月二十日，於龜茲國金華祠，演出此經，譯梵音爲晉言。曇摩跋檀者，通阿毗曇，暢諸經義，又加究盡摩訶衍事，辯說深法，於龜茲國博解第一。林即請命出此經。檀手自執梵本，衍爲龜茲語經。當如是時，道俗歡喜，歎未曾有，競共諷誦，美其功德。沙門慧海者，通龜茲語，善解晉音，林復命使譯龜茲語爲晉音，林自筆受，章句鄙拙，爲辭不雅，貴存本而已。其聞此經，歡喜信樂，一心恭敬，受持諷誦諸佛名字，興顯贊揚如來功德，廣加宣傳，得不退轉，疾成無上正眞之道。無數天魔，不能毀壞無上道心，所生之處，嚴淨佛刹，當得值遇諸佛世尊，端正殊妙，顏容光澤。常能解了無量智慧，得無礙辯。常爲衆生，闡揚大法，於大衆中，最爲上首。後成佛時，刹土淸淨，於諸佛國，最尊第一。願使十方無量衆生，普令諷持，解了如來無礙之慧，功德巍巍，亦當如此諸佛世尊。

《須真天子經》

著　録

佚名《須真天子經記》 《須眞天子經》，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長安

青門內白馬寺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口授出之。時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聶承遠、張玄伯、孫休達。十二月三十日末時訖。

《首楞嚴三昧經》

著　録

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　此經本有記云，支讖所譯出。讖，月支人也。漢桓靈之世來在中國，其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今之《小品》、《阿闍貰》、《屯眞》、《般舟》，悉讖所出也。

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又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越在漢生，似不及見讖也。又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故越得受業於亮焉。越才學深徹，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析理，文而不越，約而義顯，眞可謂深入者也。以漢末沸亂，南度奔吳，從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十卷，自有別傳記錄。亦云出此經，今不見復有異本也。然此《首楞嚴》自有小不同，辭有豐約，文有晉胡，較而尋之，要不足以爲異人別出也。恐是越嫌讖所譯者辭質多胡音，所異者，刪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家各有記錄耳。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胡音，遍行於世，卽越所定者也。

至大晉之初，有沙門支法護，白衣竺叔蘭，並更譯此經，求之於義，互相發明。

披尋三部，勞而難兼，欲令學者卽得其對，今以越所定者爲母，護所出爲子，蘭所譯者繫之，其所無者輒於其位記而別之。或有文義皆同，或有義同而文有小小增減，不足重書者，亦混以爲同。雖無益於大趣，分部章句，差見可耳。

《勇伏定記》曰：元康元年四月九日，敦煌菩薩支法護手執胡經，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筆受。願令四輩攬綜奉宣，觀異同意。

弘充《新出首楞嚴經序》　首楞嚴三昧者，蓋神通之龍津，聖德之淵府也。妙物希微，非器像所表；幽玄冥湛，豈情言所議。冠九位以虛昇，果萬行而圓就，量種智以窮賢，絕殆庶而靜統。用能靈臺十地，扃鑰法雲；匿象環中，神圖自外。然心雖澄一，應無不周，定必凝泊，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則三達則寂，論善救則六度彌綸，辯威效則強魔慴淪，語衆變則百億星繁，至乃徵號龍上，晦迹塵光，像告諸乘，有盡無滅。斯皆參定之冥功，成能之顯事，權濟之樞綱，勇伏之宏要矣。

羅什法師弱齡言道，思通法門。昔紆步關右，譯出此經。自雲布已來，競辰而衍。中興啓運，世道載昌，宣傳之盛，日月彌懋。太宰江夏王該綜羣籍，討論淵敏，每覽茲卷，特深遠情。充以管昧，嘗廁玄肆，預遭先匠，啓訓音軌，參聽儒緯，髣髴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歲次奄茂，於法言精舍略爲注解，庶勉不習之傳，敢慕我聞之義。如必紕謬，以俟君子。

佚名《首楞嚴三昧經注序》　首楞嚴三昧者，晉曰勇猛伏定意也。謂十住之人，志當而功顯，不爲而務成。蓋勇猛伏之名，生於希尚者耳。雖功高天下，豈係其名哉。直以忘宗而稱立，遺稱故名貴，訓三千，敷典誥，羣生瞻之而弗及，鑽之而莫喻，自非奇致超玄，胡可以應乎？聖錄所謂勇猛者，誠哉難階也。定意者，謂迹絕仁智，有無兼忘，雖復寂以應感，惠澤倉生，何嘗不通以仁智，照以玄宗。所以寂者，未可得而分也，故其篇云，悉遍諸國，亦無所分，而於法身不壞也。謂雖從感若流，身充宇宙，豈有爲之者哉！謂化者以不化爲宗，作者以不作爲主，爲主其自忘焉。像可分哉，若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極也。可分則有虧，斯成則有散。所謂爲法身者，絕成虧，遺合散，靈鑒與玄風齊蹤，員神與太陽俱暢。其明不分，萬類殊觀，法身全濟，非亦宜乎？故曰不分無所壞也。

首楞嚴者，冲風冠乎知喪，洪緒在於忘言，微旨盡於七住，外迹顯乎三權。洞重玄之極奧，耀八特之化筌。插高木之玄標，建十準以伺能，翫妙旨以調習，既習釋而知玄。遺慈故慈洽，棄照而照弘也。故有陶化育物，紹以經綸，自非領略玄宗，深達奇趣，豈云究之哉！沙門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世，神悟發於天然。俊朗明徹，玄映色空，啓於往數，位叙三乘。余時復疇諮，豫聞其一，敢以不敏，係於句末。想望來賢，助刪定焉。

佚名《首楞嚴經後記》 咸安三年，歲在癸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於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胡本，支博綜衆經，於方等三昧特善，其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龜茲王世子帛延善晉胡音，延博解羣籍，內外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瀟、會水令馬亦、內侍來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時在坐沙門釋慧常、釋進行。涼州自屬辭。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近俗，質近道，文質兼，唯聖有之耳。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著録

遵式《普賢觀經序》 序王曰：茲經即《法華》醍醐之繼唱也。古者法王知幾而作，用無常道，時而後言，四十餘年，大車未脂，羊鹿殊軌，謂權不可終用，故受之以實。於是光飛他土，華紛上天，暢久默之懷，演一乘之道。以《無量義》爲前序，彰既離而必合；用今經爲總括，明妙契而須行。由是能仁善逝，指會實於鷲峰；次補當來，請入門於重閣。俾今之有大根性樂思佛道者，不遠而復焉。信哉！斯文實《法華》三昧之正軌也。昔天台智者初受之於南嶽，行之於大蘇，勤之於道場，證之於方便，總持炳發，樂說泉涌。然後儀範帝庭，黼黻像運，統三利之業，終二嚴之備，實從是而立也。夫由道而至者，必踵於先達，雖千里始於投足，吾必知其至矣，且無惑焉。今東掖山本如法師庶幾先覺，澡心三昧，顧寂滅之道，放聖賢而行。謹信存誠，九旬申盟，講《法華》妙典，修普賢妙懺。佩說行之戒，逃數寶之譏。仍刻板印是經一萬卷，有能終身日讀一卷者，或多卷者，跪以施之。俾讀之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行，知行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教人，自一人至千萬人，自千萬人形於無盡。矧今之首我萬計，其所轉教，又不知若干，永永之下，可得而思耶？大哉！讀持者是持佛身，是持佛眼，是持佛藏。操佛法印，印一切法，成大涅槃。是人具大沙門功德，是人應受一切人天供養；是爲法塔，應遙向禮者也。時天聖二年，龍集甲子春二月望日序。

智圓《觀普賢行法經疏序》 夫《觀普賢行法經》者，乃法華三昧之要門，一實境界之直道也。論事儀則六根顯過，考理觀則一心本空，實生死海之巨航，煩惱病之良藥矣。嗟乎！至與後學弗傳，遂扶疾含毫，爲經作疏，雖擘肌分理未能符於聖心，而合異離堅或可益於來裔也。

本如《普賢觀經義疏序》 大法虛融，無說而說；妙行忘離，非修而修。本有今無，前記一乘之果；本無今有，此開寶相之因。機應聿興，問答斯契。定法界之事業，闢普賢之圓門。靡間初心，不專無相。大矣哉，欲於現身證《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令法種不斷者，何莫由斯！要道哉，如雖不敏，志在斯經！祖述圓宗，輒成義疏，庶酬夙願，敢謂當人者哉！

處咸《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續疏序》 茲經者，昔吾祖智者禪師嘗約龍樹圓宗，大蘇妙契，按辯宣通，已成章疏，大抵明一乘之淵蘊，通萬行之旨歸。無何有唐季年例遭焚毀，負笈之流馳將海外，遂不可得而見也。末後孤山法師繼而有作，但文理太簡，學者患之。故我神照師又成義疏，纔至最初境界，以逼緣停翰，則後義篾聞。處咸雖登東掖輪下有年矣，而學問無取，因痛微言之將墜，又惜前功之未圓，輒效章安續淨名之解，南山繼僧史之作，密求冥助，斐然續成，析爲二卷。亦勉旃於吾道讀者，無以竊名罪我。

《賢劫經》

著録

趙文龍《賢劫經後記》 《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闐賓沙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

筆受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蓋。其是經者，次見千佛，稽首道化，受菩薩決，致無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爾。

《賢劫三千佛名經》

著録

竺曇無蘭《千佛名號序》《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寧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開士也，當來賢劫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佛名字姓號。』佛爲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檢之，有以二字爲名者，三字名者，有以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令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爲名號也。興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余今別其可了，各爲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爲改定，恕余不逮。

康文興《寫賢劫千佛名經題記》 雍熙二年乙酉歲十一月廿八日書寫，押衙康文興自手，並筆墨寫記。清信弟子幸婆表願幸勝者、張福定、幸婆李長子三人等，發心寫《大賢劫千佛名經》卷上，施入僧順子道場內。若因奉爲國安人泰、社稷恒昌，四路通和，八方歸伏；次願幸者、幸婆等，願以業生淨土，見在合宅男女，大富吉昌，福力永充供養。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著録

宗密《大方廣圓覺經大疏序》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僞，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超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我佛證此，憫物迷之，再歎奇哉，三思大事。既全十力，能摧樹下魔軍；爰起四心，欲示宅中寶藏。然迷頭舍父，悟有易難。故仙苑覺場，教興頓漸。漸設五時之異，空有迭彰；頓無二諦之殊，幽靈絕待。今此經者，頓之類歟？故如來入寂光土，凡聖一源；現受用身，主伴同會。曼殊大士創問本起之因，薄伽至尊首提究竟之果。照斯眞體，滅彼夢形，知無我人，誰受輪轉？種種幻化，生於覺心，幻盡覺圓，心通法遍。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鶩驟。頓除妄宰，空不生華；漸竭愛源，金無重礦。理絕修證，智似階差；覺前前非，名後後位，況妄忘起滅，德等圓明者焉。然出廐良駒已搖鞭影，薙塵大寶須設治方。故三觀澄明，眞假俱入；諸輪綺互，單復圓修。四相潛神，非覺違拒；四病出體，心華發明。復令長中下期，克念攝念而加行；別遍互習，業障惑障而銷亡。成就慧身，靜極覺遍，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是以聞五種名，超剎寶施福；說半偈義，勝河沙小乘。實由無法不持，無機不被者也。噫！巴歌和衆，似量騰於猿心；雪曲應稀，了義匿於龍藏。

宗密髻專魯誥，冠討竺墳，俱溺筌蹄，唯味糟粕。幸於涪上，針芥相投，禪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頃以道非常道，諸行無常；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然佛稱種智，修假多聞。故復行詣百城，坐探羣籍。講雖濫泰，學且師安，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眞子之印。再逢親友，彌感佛恩，久慨孤貧，將陳法施，採集般若，綸貫華嚴，提挈毗尼，發明唯識。然醫方萬品，宜選對治；海寶千般，先求如意。觀夫文富義博，誠讓《雜華》；指體投機，無偕《圓覺》。故參詳諸論，反復百家，以利其器，方爲疏解。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禪兼頓漸，使遊刃之士，無假傍求；反照之徒，不看他面，斯其志矣。大者絕諸邊量，方廣正而含容；圓者德無不周，覺者靈源不昧。修多羅總指諸部，了義者別歎斯文。經者貫穿義華，以之攝化羣品，故云《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也。

又《圓覺經疏科文序》 此序以荷恩贊法，利人爲意，依題次第，演義布文。謂『夫血氣之屬必有知』，下至『其實皆一道也』已來，勢變雖異，卽題中『圓覺』二字也。從『三世諸佛之所證』，下至『爲一切經之宗也』已還，卽題中『了義經』三字也。制疏本末一科，乃題中『疏』之一字也。指類勸人，乃丞相他利之切也。其末云：『休常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顯決，輒直贊其法而溥告大衆耳。』正明本意也。細味甚明，無煩他說也。

又《大方廣圓覺經略疏序》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當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以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大矣哉！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僞，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向出思議之表也。我佛證此，愍物迷之，再歎奇哉！三思大事。既全十力，能摧樹下魔軍；爰起四心，欲示宅中寶藏。然迷頭舍父，悟有易難；故仙苑覺場，教興頓漸。漸設五時之異，空有迭彰；頓無二諦之殊，幽靈絕待。今此經者，頓之類歟。故如來入寂光土，凡聖一源；現受用身，主伴同會。曼殊大士創問本起之因，薄伽至尊首提究竟之果。照斯眞體，滅彼夢形，知無我人，誰受輪轉。種種幻化，生於覺心，幻盡覺圓，心通法遍。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頓除妄宰，空不生華；漸竭愛源，金無重礦。理絕修證，智似階差；覺前前非，名後後位。況妄妄起滅，德等圓明者焉。然出廄良駒，已搖鞭影，鏁塵大寶，須設治方。故三觀澄明，眞假俱人；諸輪綺互，單復圓修。四相潛神，非覺違拒；四病出體，心華發明。復令長中下期，克念攝念而加行；別遍互習，業障惑障而銷亡。成就慧身，靜極覺遍，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是以聞五種名超剎寶施福；說半偈義，勝河沙小乘。實由無法不持，無機不被者也。噫！巴歌和衆，似量騰於猿心；雪曲應稀，了義匿於龍藏。

宗密髻專魯誥，冠討竺墳，俱溺筌蹄，唯味糟粕。幸於涪上，針芥相投，禪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頃以道非常道，諸行無常；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然佛稱種智，修假多聞；故復行詣百城，坐探羣籍。講雖濫泰，學且師安，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眞子之印。再逢親友，彌感佛恩，久慨孤貧，將陳法施，採集般若，綸貫華嚴，提挈毗尼，發明唯識。然醫方萬品，宜選對治。海寶千般，先求如意。觀夫文富義博，誠讓雜華；指體投機，無偕《圓覺》。故參詳諸論，反復百家，以利其器，方爲疏解。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禪兼頓漸，勒成三卷，以傳強學。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將法彼曲成，從其易簡，更搜精要，直注本經。庶卽事卽心，日益日損者矣。

裴休《大方廣圓覺經疏序》 夫血氣之屬必在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眞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閟，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爲智，然後爲正智；依而爲因，然後爲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舍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其實皆

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前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爲一切經之宗也。

圭峰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尚，一日隨衆會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末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霑，窮五教之殊致。乃爲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卷，小鈔六卷，道場修證義十一八卷，並行於世。其叙教也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如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蓋人，故無胸臆之論。蕩蕩然，實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

或曰：『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況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者，圓覺也。蓋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修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衆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言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爲得也，固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獯狄之悲。修羅方嗔，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人而不爲，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休常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顯訣。無以自効，輒直贊其法而普告大衆耳。其他備乎本序云。

思齊《大方廣圓覺經略鈔序》 修身者何？戒律而已矣。融心者何？圓覺而已矣。始嚴戒律，終顯圓覺，並是二者，予猥受於先淨慧大師其諱善政門焉。姑以所聞，從事兼講，指歸途於晚歲，樂圓覺爲要說。其祖演章句卽《圭峰定慧禪師略疏》二卷，《略鈔》六卷。疏以通經，鈔以通疏。探賾而索隱，辭簡而義博，則備之裴相國序。道固師是，流至於今。今之駕說者，莫不以茲鈔爲司南乎。思齊懵昧，幸敷斯教，當懼聖言紛於水鶴，切慮傳者駁於魯魚。因與武林法師仲希咨度衆本，訪對輿典，循尊古學今之致，竊及史闕文之旨，約定元鈔，將事刊勒。門人子章力模方板，僶俛揮振。庸詎是非非也，不削則削是也，乃本其本。後將斯文，而覺世者，無以不繼志而罪我乎！如志我者，則庶幾乎如來圓覺耀無窮矣，圭峰章句導無極矣。時皇宋康定二年辛巳歲杓建鶉味月望日謹序。

清遠《圓覺疏鈔隨文要解序》 夫《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者，如來入寂光土，現受用身，爲諸登眞大士上根凡夫，一乘圓頓之機稱性而說。詮露地大白牛車，無化城除糞等喻。五時難攝，圓頓可收。苟非大士之闡揚，孰契此經之宗旨。有唐開士圭峰定慧禪師疏鈔斯經，弘傳今古。清遠猥因宿植，獲遇斯文。學無常師，歷諸名席。服膺咨質，覃思研精。雖僅免於亡羊，終未逃於數寶。既登先稟圓觀之門，師諱如寶，遂契以芥投鍼之旨，圓悟如來無上知見。顚沛造次履踐於是，念念與此相應，行住坐卧，活鱍鱍底受用無盡。忝於師席，貳座兼人，凡滯說通，蒙師亭毒。適允毗陵之命，承乏華嚴；應緣掃灑之餘，爲徒敷演。皆此因退席，待盡林泉，衲子二三相從，辦道禪誦之外，復闡斯文於是，隨文摭要，直解疑難，備學者之討論，助斯文之流演。遂銘之曰：《圓覺疏鈔隨文要解》，踰十九萬言，成一十二卷，詎敢當於達者，姑以被於初機。有所不安，固難折中，冀諸來學，爲我正諸。然纖塵培於華嶽，滴流足於滄溟，徒設疲勞，無增高廣。知我罪我，其惟斯乎。時皇宋嘉定六年龍集癸酉杓建鶉火望日謹序。

元諶《大方廣圓覺經大鈔序一》 茲鈔自唐至今固有年矣。異域雖模方板，中國未嘗印行。副本爭傳，三寫烏馬。因獲高麗印本，與寫本參校，竊見互有得失，遂根其所出經論祖文，三復對詳，一成楷定，方事刀筆，苟無證據，多從印本。如序中晉偉廬峰次下，疑有脫落，則不敢妄加。或用字不同，俱有出處，亦不敢擅改。如解識如患夢，『患』字與《略記》『幻』字有異，則準《成唯識論》及《原人論》。與印本既同，故今循之。或繕寫筆誤，如云先釋名題，錯『題』爲『顯』；又云有字有義，訛『字』爲『宗』，此皆據寫本而正之。其餘未安，留俟鎔裁矣。時紹興戊午歲孟春初六日，平江府崑山能仁院，沙

門義和穎脫軒校定，門人元譿

又《大方廣圓覺經大鈔序二》

夫大道圓通，大千無體；六情既作，六合成形。妄惑盈而眞智虧，虛相現而實性隱。遂使衣藏至寶，全有而全無；手執金鐵，本得而本失。繇是如實覺者啓運垂方，雖四心等觀，而三根各異，故設漸頓之敎，仍開權實之詮。豈夜月生心，偏落於清沼；朝陽有意，先照於高山者哉！此《圓覺經》者，頓示眞源。故婆伽婆居淨土說，備彰疏序，無煩此云。然桐參散木，驥渾駑駘，非伯喈則長匿五音，非伯樂則永羣千里。緬昔穿鑿，方今剸犀，徒有多家，曾無少當。

我和尙維缶之靈，杲日之明，默承一印，懸通衆經。至如四人同化，七衆歸誠。半偈而息心猿，一句而調意馬。辭榮落髮，摧慢投針。慕義承聲者風馳丈室，構穎畜思者霧廓晴天，此吾師於度人有方也。至如逃名而反著於名，晦德而却招其德。晉偉盧峰暫辭法主，人王目擊而知道。紫衣三讓而重賜，白法再陳而樂聞。心燈點於紫宸，法鏡懸於黃屋。六宮欽德，聞所未聞；三仕伏膺，得所未得。禪心自靜，不惑浮華，永言無羈，其誰若是，此吾師於名位不住也。至如理窮一味，敎善三宗，及門者過千，陞堂者盈百。各收髻寶，共啜醍醐，分無盡燈，星布華夏。大師以善附屬，却憶舊山，樂在一峰，坐遺萬事，屢表聞於北闕，請歸隱於南山。明詔下而允依，朝臣就而禮送，此吾師於二利不偏也。昔仲尼曰：「吾志在《春秋》」，今大師云：「余心宗《圓覺》」。但以競辨屈於妙義，龍藏捲於靈文。顯性之敎沉埋，名相之宗鼓舞。由是革舊風規，成新敎化，挫權抑小，立頓張圓。使第一義天星辰羅列，大圓鏡智影像昭彰。況復偏宗此卷，誓廣弘宣，二十餘年，三復玄致。輪王髻寶，大雲心傳，長者家財，清涼手授。所以內依智觀，外託誠文，冥已身心，隨應解釋，疏成三卷，條貫一經。錯綜異同，編連始末，文則簡略，理則周圓。欲言其少，義無闕遺，欲言其多，詞無剩長。有玄之又玄之致，損之又損之方，豈眞義修三宗，文含五色而已。

若乃敎起因緣，申當經之由致；藏乘分攝，通諸敎之所歸。權實對彰，三宗開合。競執則朱藍定別，會攝則水乳條同。分齊幽深，詮至一心之法；所被根器，通收五類之機。忘詮修心，須明契證之說；依文演贊，要叙翻傳之由。然後先釋名題，理越羣詮之目；後解句偈，義彰一軸之文。釋佛身則法報不分，明淨土則自他無別。說時則心境雙泯，聽衆則主伴互融。答本起因，三重展轉；提究竟果，一理圓明。使千朵義華頓生翰苑，百川法水全會大池，實謂窮此經之宗骨也。若乃二空八識，斷惑緣生，四智菩提，六波羅蜜，罄法相宗之源流也。若乃寂光土義，如來藏章，盡無明根，究貪愛本，十心成佛，五敎證如，暢法性宗之本末也。若乃解文殊章，末心境雙亡；釋眞空觀，初根塵普淨。藉澄神而相泯，因尋伺而我空，兼般若宗之玄致也。若乃分折四大，防禁六根，八定厭折，四果伏斷，五重十善，大小安居，該調伏藏之規模也。分三重於法界，《華嚴》之旨現焉；開二門於一心，《起信》之意著矣。事兼二敎，暢孔李之玄樞；禪會兩宗，申秀能之秘旨。

夫舜若多神，日出身現；素怛覽藏，疏成理昭。使尋文者離文，住相者融相。自非心眞心海師法師，安煉智煉神精理精敎，孰能豪鋒纔舉，義海不窮，談柄一揮，懸河無滯。據此文也，三根備收，覽之習之，無不霑益。但恐闕百遍之功，須憑轉釋；乏三乘之學，要引明文。大悲不倦於曲成探集，又修於義鈔，成一十八軸，編五卷別行文，一千餘紙，初中後善。且自古出鈔，多是後人，致使學流未免諍論，今既自釋，何所疑焉？又諸家集鈔之儀，多引別文別義，後習者但依舊語，致使或謬或訛。今則雖引他文，意成自義，以之爲丹青粉飾，不在其類例繁多。又諸鈔引文爲證，爲證者是義，引朱者是文；義則或任相當，文必不應一種，不解相當之義，但出各別之文。後學初心機智漸劣，孰能於文象之外解甚深之義？以古對今，此例多矣。今大師意謂，宗通佛心，理須實證，說通文敎，貴在適時。機分勝劣之殊，則張以淺深之敎；理有分圓之別，則論以半滿之文。依之則無塞不通，弘之則無機不被。實謂班倕之巧，曲直皆材；扁鵲之醫，草木皆藥。苟得其用，莫匪誠言。

元譿叨承宿幸，添會此生，躬獲聽聞，親蒙印決。鷲峰宿世，難忘繫珠之恩；衡嶽此生，信慶賜車之遇。不蒙示敎，長懷下劣之心；既得指南，誓決終焉之志。或恐百千年後，世異人凋，訛弊踰增，玄旨斯墜。所冀淳源不雜，宗習有憑，且以厥由，叙於鈔序。務出其實，樸而不文，仍多闕遺，將俟來哲。

觀復《圓覺鈔辨疑誤序》

然此鈔多疑誤者，以於《大疏鈔》略出時，非圭峰一手，乃弟子輩，同抄略之，致與《大疏鈔》前後不相照也。抑又傳寫脫略，刊板添改，故齊師自叙云，不削而削，乃本其本。況有劃去元板，妄加

修補者。展轉訛舛，彌失其源。而講者不悟，皆謂圭峰本文。或見其非，但加粉飾，致鵠不成，爲蛇添足也。今次第引《大疏鈔》對校，並正義辨之。如欲刊板流通者，能依此詳而改諸，則圭峰之心燈，分照於無盡矣。紹興丙寅十月望毗陵華嚴方丈書。

李謙《圓覺經心鏡跋》 昔以大覺慈尊，已知末劫衆生，競貪瞋癡，淪三塗苦，乃金口宣說諸大實事，使衆生見聞知覺，種諸善根，同成佛道，可謂老婆心切。厥後號爲大乘經典，流傳於世，信向者，不知幾億萬人矣。今四明聰講主，於講究大乘之中，摭諸佛髓，纂成要訣，名《大圓覺心鏡》，不啻十萬餘言，皆提撕菩薩之請問，闡揚佛祖之叮嚀。觀之者，了明奧旨；想之者，親禮慈容；味之者，如餕醍醐，化熱惱爲清涼境界，則聰老此心又切也。謙既觀勝茲良因緣，乃辨肯心，書成部類，覬廣布流。又恐歲月泯糜，化於衆緣鋟木，共斯播傳綿永。時皇宋紹定改元歲次戊子孟秋望日，從義郎李謙謹志。

居簡《圓覺經集注序》 覺而不圓者有矣，夫未有圓而不覺者也。圓而不覺者有矣，夫未有覺而不圓者也。昭昭日用之間而不知也，一性圓具，不知故不覺也，性之所具，曰圓圓也者。凡愚不虧，聖神不盈，自本自根，與生俱生。圓同太虛而無欠無餘，太虛同受而與之俱化。良由習與性離，情與智違，背大明處，即大暗室。悠悠長瞑，不了此覺，縱復亦了，覺而不圓，惟其不圓，其證亦爾。遂有修證之目，爲三種行證之所以別也。所修者何？修此者也；所證者何？證此者也。所修不同，所證則一也；所覺不同，所圓則一也。故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覺之以妙覺，則止於其所覺。非圓之以至圓，則止於其所圓。自四十一地以前，皆止於其所止，而不知其所由止也。不修何以達其證，不證何以明其修？亡證而亡修，而妄冀夫所謂圓覺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修而後能證，證而後能忘，則十二大士未始有問也，十萬大衆未始有聞也。六塵不濯而清淨，四病不藥而瘳也。靜幻寂非一而非三，單復圓無前無後也。如是乃至圓裹三世，清淨平等，皆光明藏也。

圭峰發明此經，造疏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略爲別本，由唐至今廣略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於戲盛哉！江淮荆蠻稍若不競。天台再造於五季糾離之際，鼓行吳越間作者輩出，巉然見頭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膽楚越，咫尺雲壤。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所宣演，彼得指議。異己之卓識，與共環堵，必羣而咻之，務其說之不售。同己之固陋，遠在萬里，必引而嗾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之道，不淪於必爭之口者幾希。此吾古雲粹師所以憤悱慨慷，集注此經而示其同也。以本宗之議，發他宗之言；以他宗之奧，揭本宗之玄。本諸其理，不本諸其宗；參諸其心，不參諸其人。黨非其同，伐非其異，平持其衡，婉立其言。俾滯於一曲者，知夫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淮濟一水也。毋求異於圭峰，亦毋以求同也，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也。後五百世有自圭峰而得古雲，或自古雲而得圭峰者，天也，非一人之私所能也。

道沖《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跋》 大光明藏，情與無情，咸處其中；無上法王，世間出世，悉歸所統。一時薄伽婆無說而說，十二大菩薩不聞而聞。況此經不涉言詮，諸講師如何注解？略通綫路，隨世刊行，據令而行，合投諸火。淳祐丙午佛成道日，金陵玉山庵主道沖書。

元粹《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注自序》 大哉覺性，圓裹十方，魔佛同遊，色心交徹。有見皆成妄想，無言猶在半途。一相不存，萬機齊赴。故我薄伽梵住聖凡之本際，振行證之宏綱。文殊問本起之因，遍吉咨如幻之行。克彰圓照，盡掃疑情。普眼章三學相資，觀雖圓而漸助，金剛藏衆生本佛，金混礦而須銷。彌勒窮流轉愛源，淨慧扣證修地位，此下方法不定，圓攝有三威德，聞行體思修。辯音啓定輪，交互證悟。了覺之執相酬，淨業以令除作。止任滅之病根，示普覺而擇友，圓覺稟三期而垂軌，善首持五目以流通。華貫環連，金聲玉振，將規法利，蓋闡義門。準天台一宗，探圭峰諸疏，萃乎精要，補以前聞，庶因言遣言，得月忘指者矣。時宋嘉定七年歲在甲戌九月九日序。

師範《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跋》 喚作圓，虧缺了也，道個覺，迷昧了也。黃面瞿曇，十二大士，密說顯演，已是注解。其餘經師論師，於注解下，又添解注。且正文畢竟在甚處？恁麼問好與三十柱杖。覺如居士倘能下手，徑山甘受不辭。淳祐丁未二月三日，無準叟師範敬書。

智聰《圓覺經心鏡序》 原聖建名，蓋爲開深進始，咸令視聽，俱成解脫良因。尋途趣遠，理極元明，繡淡精微，緣無自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

止散澄昏，名爲圓覺。但羣生未寤，日用蔽於塵勞；迷失本心，窮露不知旋復。假十二位大士，請發潮音；演二十五定輪，心通法遍。遂使妄情頓歇，空華無結實因由；聞復醫除，分別絕緣塵影事。既多弘闡，孰爲敷揚？念昔截舌以贊圓乘，故今投針似覺有地。智聰蚤登台嶺，晚會清修，遇慈室每講斯經，閱圭峰諸家疏記，鈎深索隱，各具雌黃。且夫採幽蘭者，寧唯於楚澤；求美玉者，奚必於荆山？況摭言辨惑，豈限於宗徒；披礫揀金，何嫌於取舍？愧蠡管之見，不足以道鳴；悲末葉之秋，聊伸於墜緒。惟通心君子，知我於是非之間，亦會我言詮之外。或者曰：『理雖無於私隱，妍醜未易彰之』故出《圓覺心鏡》以示之，一致於此，孰能隱乎？時皇宋寶慶丁亥夏六月立秋日，前住台州赤城山崇善教寺釋智聰序。

又《圓覺經心鏡跋》 四明水雲客，京華野寺僧；吳雲閉花經，白髮注斯經；報國恩雖重，爲法一身輕；圓覺大海水，飲者若蚊虻；以蠡酌佛海，如鷄最後鳴；寶慶逢三祀，絕筆聽秋聲；皇圖呼萬歲，宰輔茂洪勳；庶民歡樂業，四海慶時清；甘露門重辟，俱遊大覺城。

圓覺寂照，乃十二部經之眼目，二六開士之權謀。絕綱大教，秀發圓乘。聞一句義，超七寶布施福；鋟梓流通，勝河沙羅漢果。雖壯心注解，蓋力乏錐刀，積寸累銖，僅成五卷。今遇不顯名檀越夫婦，發心施財，四十萬錢，圓成第六卷。可謂月虧而復圓，心開而意足。他日天上人間，龍宮海藏，花臺標名，是爲不朽矣。銘曰：福報不在頻叨祝，天上人間相隨逐；發心已成佛果因，龍女獻珠稱疾速；我今稱贊是圓乘，福利有情並眷屬；懺除罪垢淨瑕疵，淨土紋成親禮足。紹定改元八月中秋日，智聰謹題。

廣聞《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跋》 諸經各標時處，惟《圓覺》一經，不標時處，何耶？淳祐丁未夏，覺如居士書來乞《圓覺講義》跋。是日千丈巖主，方與湖海宿衲作安居佛事，未暇也。友上人歸日，試問居士所集講義，已到第幾菩薩？千丈巖主廣聞書於叢竹小軒。

心月《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夾頌集解講義跋》 知而無知，是第二頭；不知而知，落第三首。請居士不得動著，還我圓覺覺如底第一籌來。丁未仲春旦日，石溪老僧心月書於靈鷲一峰。

周琪《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序》 □□□□□□□□□□□□□□光嚴住持，是謂衆生清淨覺地。這一段話，直指後學路頭，十分徑捷。蓋不入大光明藏，不得清淨覺地；未到清淨覺地，不爲大圓滿。此圓則明，明則覺之本旨也。矧《大疏》、《略疏》、《大鈔》、《少鈔》，總而計之，奚翅數萬言，橫說豎說，總在《圓覺》圈裏，要人各自識破。或者字字鑽刺，不尋的當。隨前人脚後跟，已落第二諦。是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矣，況依幻而說覺者乎？琪夙耽是經，遍閱諸疏，偶因糟粕，忽悟醇醲。敬以孝宗皇帝御注，及衆大智識講義頌偈章分類附，用鋟諸梓，願與諸高德共之。如大海水隨意斟酌，無不清涼，如恒河沙隨意取捨，無不具足。讀卷未終，便卽感悟，固自有頓機者若曰捨筌而得魚，則是猶幻翳妄見空華；必欲刻舟而求劍，則有照有覺俱名障礙。今日對面說破，輪轉生死，故曰無明；若無輪轉，方始是覺。休將螢火燒須彌，要得針芒湊芥子。時淳祐六年丙午臘月辛丑旦日丙戌，覺如周琪序。

祖欽《跋圓覺經》 大虛圓滿，妙覺混融，如春化物，和而不同，力不在東風。

范必用《圓覺經略疏鈔後記》 覺性圓明，隨緣妙應而萬殊；惑業空寂，繁興轉變而一體。變中有不變，動靜實虛。玄所以玄，因緣聚散，實理恒然，非悟非迷。本來具足者，乃法界聖凡之妙覺，清淨眞體也。夫入聖道之流，先須識此消息，然後縱橫自在，任運隨時，普賢行海，無邊毗盧體性非異矣，何窠臼一揆之有哉！職此之由不能已已，敢不輒將圭峰定慧禪師《圓覺經略疏》之鈔募緣鋟木，永用流通。所謂上同諸佛慈心，下合衆生悲仰者，豈不此歟！幸逢耆宿上流，伏蒙垂慈矜恕，則非惟佛種不斷，似續流芳，亦可使定慧大師遙伸舞手，大展笑顏矣。若其禪講宗人，勿強自瞞，它却貽誚，則非惟三障體空，自性清淨，亦可使法界衆生便於父母遺體，圓覺普照，寂滅無二，頓見諸佛世界。亂起亂滅，不卽不離。依正平等，本來成佛。政是迴脫根塵，靈光獨耀而已矣。時永樂十七年歲在己亥仲秋節次，無定軒處士范必用拜手謹識。

真可《跋程康伯書圓覺經》 婆伽老漢，直指衆生日用熱惱，爲神通大光明藏。十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爲熱惱，自是父子情乖，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觀忍酸不禁，於是發心手書是經，積畫成字，積字成章，積章成帙，於一刹那中圓覺成就，違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接拍承令，聖凡雲集，水到渠成。紫柏道人適買舟於岷江之干，康伯氏於神通大光

明藏中，拈出供養道人。是時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文殊杜口，普賢失跌，況其餘乎？雖然，蟻蝨以頭顱爲崑崙，屈步以蹄涔爲滄海。大小無常，孰得孰失。

德清《刻圓覺經解後跋》 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是則衆生清淨覺地，即諸佛本起因地。但以無明障蔽，日用而不知。故勞我世尊，特特現身三界，俯順羣機，指示各人本有佛性，以衆生迷來久矣。無明日厚，障蔽日深，非觀照無以通之。故設三觀妙門，爲悟心之要。良由根鈍不能圓修故，散出一代時中，初說空觀，以破見愛煩惱；次說假觀，以破塵沙；後說中觀，以破無明。又以先後歷別漸次，不能圓證一心，故說首楞嚴大定，以統攝三觀，圓照一心，頓破無明，是爲圓頓法門。然其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十界聖凡，迷悟因果，纖悉備殫。而學者智淺心麤，以文廣義幽，艱澀難通，況離言得意，妙契一心者乎？若夫至簡而精，至切而要者，無尚圓覺之最勝法門也。其文不過一萬三千餘言，統攝無邊教海，該羅法界圓宗。徹一心之源，歷三觀之旨。偏正互換，單復圓修。搜窮妄宰，批剝禪病。而悟心妙門，一超直入，是所謂法界之眞經，成佛之妙行也。頓悟頓證，如觀掌果，西來直指，秘密妙義，此外無餘蘊矣。凡學佛者，莫不以此爲指南。昔圭峰禪師，著有《略疏》，則似簡；別有小鈔，若太繁。然文有所捍格，則義有所不達，義不達則理觀難明，理觀不明則恍忽技岐，而無決定之趣矣。

予山居禪暇，時一展卷，深有慨焉。於是，祖疏義而直通經文，貴了佛意，而不事文言，故作《直解》，以結法緣。草成，適新安覺我居士程君夢暘，聞而欣仰，乃因居士吳啓高特請以梓之。予因歎曰：『佛說持四句偈勝施恒沙七寶之福，以寶乃有漏之因，法乃成佛之本，較之天淵，此吾佛金口稱贊也。程君法施之福無量，當與虛空等矣。』敬題於後，令觀者知所自云。時天啓二年歲次壬戌仲夏望日，中興曹溪嗣法沙門憨山釋德清撰。

元耒《重刻圓覺經序》 夫緣生無性，生佛之迹本虛；無性緣生，聖凡之形宛爾。隨業感而報分優劣，逐境浪而識變精粗。如來大光明藏，是衆生淨覺之本源；衆生最清淨心，是諸佛本起之因地。當知無明無體，皆是空花，實際非塵，妄念輪轉。究竟圓滿，體常寂以遍十方；平等道成，心恒通而含刹土。不妨以幻修幻，肯信居塵出塵，開總持之門，絕去來之相，登涅槃之岸，忘得失之心。虛空何更生花，眞金不重爲鑛。貪欲斷而生死斷，愛渴除而理障除。非植二乘，頓超五性。無取無證，眼不自是眼；非智非愚，心不自生心。植衆德本，成就道源，悟圓覺以淨覺心，取靜行而澄行證。客塵永滅，妙體方週，聞在刹那，悟通曠劫。二十五種輪觀，隨順繇人；百千萬種法門，樞機在我。執四相而生顚倒，二妄相依；了六情以契圓明，一心匪礙。作止任滅，仗知識以銷融；憍慢愛憎，觀衆生而同體。期限成純淨之樂，懺悔斷結習之根。悉備上機，頓圓種智，是爲十二分經清淨眼目，三千七百祖師密傳之要領也。茲因顧居士發心重刊，使一切衆生，入文殊智海普賢行門，履圓覺妙場，坐華嚴法界。激予序引。予不敢以宗乘中較其優劣，大抵就斯經，旁通個消息耳。

寂正《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要解序》 昔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時上至諸佛菩薩，下及十二類生，乃至有無情等，同時俱入，自昔至今不起於座。就中無主無伴，離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瞥興問端，如來據大圓覺，縱其所問，廣說修證。爾時文殊菩薩首問如來本起因地法行，及爲菩薩遠離諸病。世尊爲答，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且使末世不墮邪見者，一經之要不出此三，是故大義所以先之也。普賢菩薩致問，若彼衆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還修於幻等？如來爲答，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幻雖以離，其未離者復如何修而得開悟？故普眼菩薩，請問菩薩修行漸次。世尊爲答，先依妙奢摩他，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遍觀四大及與身心皆同幻化，便能顯發無方清淨。依而決了，則幻滅覺圓，了知衆生本來成佛。當時雖得開悟，後世未免疑情，故金剛藏菩薩請問，承上本來成佛示之，何故後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衆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開示本來成佛？扣此三疑，於是請決。如來以示，先斷輪迴根本，如是分別多諸巧見，非爲正問。故次彌勒菩薩，復問所以當斷輪迴之說。佛乃示之，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及除愛渴。由本貪欲，顯出五性差別不等。故清淨慧菩薩，復疑請問圓滿覺性，一切衆生及諸菩薩，如來所證所得，云何差別？世尊答之，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威德自在菩薩，請問一切方便漸次總有幾種？世尊答之，妙奢摩他、三摩波提、寂滅禪那，如是進修。然而觀門雖三，其修不定故。次辯音菩薩致問，於圓覺門有幾修者？如來爲答，二十五輪隨機修入，必得成就。或修而未入，則染

污之所蔽也。以故，淨諸業障菩薩請問，躡上本性清淨因何染污使之不入？佛答，認四顛倒，爲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汝等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故普覺菩薩致問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發心不墮邪見？世尊將收玄唱，開示作止任滅，均名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覺於泯默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當知作止任滅之藥病，非如來洞鑑則孰能指也？圓覺菩薩猶恐末世衆生根鈍障重，必須克念加其策修，重復請問。如來爲說三期進修求哀識悔，復以三觀加行，隨學一事，勤修習之，只佛事已遇，行解之要至此備矣。於是，賢善首菩薩欲使廣益他方，遠霑來世，復於最後四問，爲資末世，普皆饒益，因行之中無不成佛，行解間明至此畢矣。如上世尊菩薩問答之本懷，爲新發意及末世等，破其妄執，使其了解，別無他說。於經文中，或翻譯之失，或傳寫之訛，或義解不通，當以理遣，不必滯於微瑕而乖大義。蓋悲願弘深，痛心之切也。大明萬曆丁巳佛成道日，武林釋寂正書。

又《刻圓覺經要解後序》 古德云：「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眞，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昔世尊諦觀三界諸微塵刹衆生，無一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由是如來哀憫末世，於大寂定中，隨十二大士問答之本懷，爲轉法輪。故立題名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夫圓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圓。覺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覺。圓乎不可見而見之，覺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圓廓爾無像，不可及之覺洞然絕踪。無像之圓，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覺，混之必欲心開。然謂雖妄之謂圓，圓之所詣之謂覺。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眞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眞也。眞無定體，悟之即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即水，了之妄外無眞；全水即波，畢竟眞中絕妄。是以羣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覿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芥領止之易，而不知其銷鎔金礦之難。歷於夙昔之因，以致今生之易。苟不知難而欲知易，猶認礦爲金，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眞而起妄，眞由妄而顯眞。眞非妄而眞不自居，妄非眞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眞理何存？則如來所說圓覺者，即非圓覺，是名圓覺。是以圓不立而圓存，覺無形而覺遍，故云大圓滿覺。寂正述

程夢暘《大方廣圓覺經直解後序》 原夫羲畫文繫，聖人緣此標言；什譯安研，梵氏因而衍教。非生智識，莫問鑽求。夏蟲不可語冰，火齊方能照夜。自漢徵宵夢，華徙胡像，八聲九部，篇籍競埒於五車；四辯三空，授受不摹於一貫。望門而入者，每於眉；尋岸而登者，厥躓其步。雖慈雲普蔭，法雨頻傾，而能借灑潤以濬心，仰覆被而超神者，抑亦鮮矣！若乃《圓覺》眞經，尤是佛祖妙諦。圓何所圓，覺何所覺，至矣哉，孰得而思議焉！維唐圭峰禪師，了其旨歸，精爲疏注，可謂獨竪幡幢，直提今古。然鏡華水月，何常有定影定形？美玉純金，不妨於再雕再鑄。

屬有匡廬大師憨山者，稟資擢幹，秀含耆闍崛之山；滌慮澡情，淨引阿耨達之水。猛力精進於披鎧，戒行瑩徹於懷珠。一汎慧舟，長游覺海。牙籤縑帙，現於墳開，壁壞者靡不賅融；玉檢金函，載夫地涌，粒藏者悉從淹洽。稔持《圓覺》，透其包括。西來務彈參窮，闡是圓靈上品。句詳節解，理串脉聯。拔新濯故之餘，筆華逐寶華齊墜；相印合符之際，字葉等貝葉皇芬。顯隱畢彰，光明迴放。龍宮遽失其深，鷲嶽詎云其峻。蓋眞源實相，久伴於跏趺，故闢戶開牖卓立。夫見解比常，踞座揮麈，吐論展義，洋洋匹長河之瀉流，隱隱擬洪鐘之待叩。茲者藉銀不律，代鐵如意。劃鴻蒙之未分，收象罔之所得。遂令四八慈容更生歡喜，二六大士共作威儀。洵乎先悟後悟俱具法眼，此說彼說總啓禪關。且天孫鮫人，不必同機而織；摩尼纓絡，允堪並篋而珍。圭峰無二，憨山惟一矣。

暘也根凡不穎，器鈍欲鎔。睇法橋，企足知趨；對經藏，墻面難睹。捧斯注集，得未曾聞。竊意憨師婆心最熱，佛願克弘，特付棗梨，爲廣流布。又遡憨師，劫來灾難，憑向磨礱。業非設阨於推山，自應消危於醉象。因緣闡發盛護慈悲，大衆奉傳宜加默體。霑甘露以解惑霜，傍慧炬而躍覺路。則人不負師旨，師可報佛恩矣。凡若干卷，勒成一部，題曰《圓覺直解》。其佗所注，儒書釋典，已行於世，未易縷數。幸寶輪之常轉法，並金鐸不難辨聲。倘云此爲文字之禪，則世誰稱緘默之慧！敬圖贊歎，致妄敷揚。明天啓壬戌中秋日，新安內史程夢暘拜述

淨挺《圓覺連珠略序》 相國裴休云：「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

照，故曰圓覺。圭峰密公，親承荷澤，究一雨之所霑，窮五教之殊致，因爲之疏云爾。」圭峰序曰：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冲虛妙粹，炳煥靈明，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爲相，境智歷然；蓋種種幻化，生於覺心，幻盡覺圓，心通法遍，所謂空不生華，金無重礦者矣。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極思研精以傳來學，眞歇、悟空、中峯、普應並有偈頌，各殊妙。挺慚固陋，更爲短言，用連珠體，有宗有因有喩，末仍頌云。

嚴曾渠《圓覺連珠序》 自波翻船子，夢斷鳶湖，松戴鳥窠，依然寶石遙遙千載，俍亭和尚獨振宗風，今日之澧陽藥嶠也。余舊本通門，重來問道，讀《圓覺連珠》一帙，以雲間雒下之驚才，寫白鷺竹林之遺意。昔陳思子建傳梵響於魚山，鳳閣彥和走雕龍於竺國，樂旨潘詞瞠乎後矣。若乃春風蒭狗嘽徹桃源，夜月木鷄啼殘玉漏。長蘆進而比肩，中峰望之卷舌，尤非風穴鏡清，所能及也。是爲序。禹航弟子嚴曾渠智鼎敬題。

江起龍《圓覺經句釋正白跋語》 余往執橐鞬，開幕滇韶，獲拜羅峰和尚於日親山，蒙師悲愍惑溺，接引多方，一語當機，頓開心徑。自是以來，輪刀上陣，恍如有見，皆師慈誨妙力也。曾幾何時，而師已般涅槃。豁未謝塵緣，屬有樓船之役，掃塔末由。嗟夫！慈雲遠逝，法雨潛滋，浮根四塵，依然垢障。偶於穗城晤師上足宗符首座，詢師遺法。座曰：『和尚箋注盈笥，其未流傳者，有《圓覺句釋》。此吾師獨出手眼，拈提脉絡，覿面示人，如從十二菩薩會上親承旨授。蓋翻圭峰之案，而別得未曾有者。』余受而讀之手迹，宛然逢師面諭。披卷未終，根塵廓清，不覺踴身投地曰：『善哉！此正師所以闡揚曹洞宗風者也，何啻初祖以《楞伽》而顯佛心宗哉！』

祖庭秋晚，教法陵夷。人多迷指，況復得月。今師於晴空中霹靂，欲人豁然蘇醒，亟宜廣傳之，以惠來學。會有西來尊者在慘禪師，於師爲至友，蓋同源合派，心目一如此經奧旨，曾面相參證者。靜慮之餘，細加較訂，誠爲共手琵琶，音玄絕調，欲獲玄音，要得圓聞，一落意窩，劍去久矣。既卒業，予捐金購梨，將三百片付剞劂，俾印布焉。使大地人人奉持，各證如來因地法行，以滿師悲願，此一舉也。佛言之，吾師詮之，在師較之，其上足宗師守之，通豁梓而行之，法界衆得而持之，同歸大圓覺中矣。敬爲跋。新安歸戒弟子通豁江起龍和南謹識。

心興《圓覺經析義疏跋》 《圓覺經》者，諸佛之眞宗，衆生之覺地。迷之者沉淪於曠劫，悟之者頓證於一時。自古注解，見有數家，無非宣通聖教，利益含識。吾師闡教老人，心冥至道，情切爲人，先注《法華》、《楞嚴》、《金剛》等疏，業經鏤板印施。於禪課之餘，偶念茲經末及發揮，爰會古注，復申己意，依次研究，章分句析，務使義暢文通，啓發初機，不期年而告成，目曰《圓覺析義》。其意蓋欲公諸天下，俾人人依此解修，同入大光明藏，共游圓覺妙場也已。門人心興稽首謹跋。

龔自珍《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 《唐書・藝文志》曰：『《圓覺經》大小疏各一卷，釋宗密撰。』裴休《圓覺疏》序：『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二卷，《小鈔》六卷。』今藏本疏與鈔皆合，不各自爲本，《大疏鈔》合十二卷；《略疏》二卷，各分上下；《略鈔》或十二卷，或二十五卷；多寡之數，析者之年，皆不可考矣。《圓覺》之爲圓覺，我佛自言之；《疏鈔》之爲疏鈔，圭峰師自言之。夫賦天地者迂，贊日月者妄，名字功德，吾無贅言。若其祖荷澤，禰遂洲，則傳法之緒可言也；胎慈恩，息賢首，其講經之宗可言也。《大疏》雖繁，不可謂多，《略疏》雖簡，不可謂少。其二而一者，同是經之津筏；其一而二者，各具疏之體裁。茲取《略疏》絜之，使學者先讀是，次第尋求也。《唐志》又曰：『《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起信論疏鈔》三卷，《原人論》一卷，皆宗密撰。』裴休撰樂石之文，舉師所箸，有《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等經論疏鈔，及法義類例，及禪藏總九十餘卷。以諗今藏，佚者半，存者尚半。今先取《圓覺》絜之，亦使學者先讀是，次第尋求也。絜之者誰？吳縣貝居士墉也。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吳縣江居士沅及仁和龔自珍也。道光四年八月朔龔自珍合十，說由緒竟。

古崑《讀圓覺經深信念佛序》 《大方廣圓覺經》者，乃如來入大光明藏，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而說。三世如來之所守護，十方菩薩之所皈依，十二部經清淨眼目，豈不甚深微妙廣大圓融也哉！圓覺者何？現前一念無明業識之心是也。經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悟此故也。』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迷此故也。』故裴公云：『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眞法。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是經名爲頓教，大乘頓機衆生，

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羣品。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蝱，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是故古崑，雖生末世，惡業深重，猶可得聞如斯妙經，獲益甚深，佛恩難報。倘不知現前一念無明業識，即是如來圓覺妙心，那能決志，專念彌陀。若不專念彌陀，定隨無明，造生死業，輪迴六道，永無出期。經中得益之處頗多，不能全舉，唯將念佛起信之言，略引之耳。

經云：『一切衆生，若佛住世，若佛滅後，若法末時，有諸衆生，具大乘性，信佛秘密大圓覺心，欲修行者，當立期限，稽首十方諸佛名字。』又云：『若諸衆生，修三摩鉢提，先當憶想十方如來。』夫《圓覺經》者，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最要之典，尚云欲修行者，先當憶想十方如來，及諸佛名字。故堅密大師云：『參禪必不可無淨土，爲防退墮，甯不寒心。』此言禪淨兼修爲益最大。永明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當來作佛祖。又何故偏云：淨土必不可入禪機，竟見稍乖，二門俱破。蓋言事有顯理之功，不必外加夾雜。永明所謂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可知《圓覺妙經》，乃禪淨圓融賢愚普攝之大法門也。永明之角虎，亦不外乎此矣。經云：『假使有人，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不如有人，聞此經名，及一句義。假使有人，教百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不如有人，宣說此經，分則半偈。』圭峰云：『實由法無不持，機無不被者也。』戀西學人古崑，敬然臂香十二炷，供養《圓覺妙經》，唯願承此功德，早見彌陀世尊，誓度法界衆生，同歸大圓覺海。

《大乘密嚴經》

著　録

李豫《大唐新翻密嚴經序》 朕聞西方有聖人焉，演不言之言，垂無教之教，啓迪權實，發披聾瞽。遷其善者不疾而速，階其益者即聖自凡。擊蒙求以娑婆丘陵，示達觀以密嚴世界。匪染淨在我實是非遊，而楚越生於念中，及缺頓於目下，彼魚藏鳥逝，其若是乎？欽哉密嚴，迹超三有，量周乎法界，相離於極微，非聲聞之所聞，豈色見之能見？嘗潔已至妙，允恭付屬，是欲泉靜識浪，珠清意源，窮賴耶能變之端，照自覺湛然之境，深詣心極，其唯是經。夫翻譯之來，抑有由矣，雖方言有異而本質須存。此經梵書並是偈頌，先之譯者多作散文，蛇化爲龍，何必變於鱗介，家成於國，寧即改乎姓氏？矧訛異輕重或有異同，再而詳悉可爲盡善。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像教棟梁，愛河舟楫，戒珠在握，明鏡入懷。雪涉雲征，窮鹿野之眞諦；帆飛海宿，究馬鳴之奧音。聲咏八轉，言善兩方，足可窺鑒闕如，抑揚了義。詔令集京城義學沙門飛錫等，翰林學士柳抗等，詳譯斯文及《護國經》等，對執貝多，翻諸簡牘，憑其本夾，依以頌言，大羹之味不遺，清月之魄恒滿，豈不美歟！豈不美歟！朕詞乏清華，文非道麗，志流衍於秘賾，將布灌於無窮，聊課虛懷，序之篇首云爾。

《占察善惡業報經》

著　録

智旭《占察善惡業報經疏跋語》 憶辛未冬寓北天目，有溫陵徐雨海居士，法名弘鎧，向予說此《占察》妙典。予乃倩人特往雲棲請得書本，一展讀之，悲欣交集。癸酉冬日寓金庭西湖寺，依經立懺。乙亥夏初寓武水智月菴，講演分科。是時即有作疏之願，病冗交沓，弗克如願。屈指十五年來，《梵網》、《佛頂》、《唯識》、《法華》皆已注釋，獨此夙願尚未塡還，亦可歎也。今庚寅年閱世已及五十二歲，百念灰盡。偶有同志數人仍來結夏北天目之藏堂，究心毗尼。予念末世欲得淨戒，捨此占察輪相之法，更無別途。爰命筆於六月朔日，成稿於十有四日。輸一滴以益大海，捧一塵而培須彌，雖無補於高深，庶善鑽於乳酪，公我同志，共享醍醐。前安居第四褒灑陀前一夜，漞益智旭閣筆故跋。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著録

王隨《首楞嚴經長水疏義序》《大佛頂密因了義首楞嚴經》者，乃竺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昔能仁以出震五天，獨尊三界，假金輪而啓物，現玉毫而應世。觀四生之受苦也，惠濟庶物；愍羣機之未悟也，力垂善誘。於是俯仰至理，述宣微言，辟大慈之門，廓眞如之海。以爲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起；一切衆生，不出因緣而有。乃知生死輪轉，貪欲爲本；修證常樂，禪慧爲宗。則斯經也，可以辨識諸魔，破滅七趣。謂止及觀，修圓教妙明之心；發眞歸元，證上乘至極之說。懿其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今江吳釋琦師，學識兼高，辨才無礙。以是經典，爲時教於一代，分妙理於十門。功濟大千，道傳不二。瞪目合手以明妄，毀相泯心以會宗。信受則爲世津梁，開悟則入佛知見。乃顯經以作疏，因疏以明理，故可以開前疑而決後滯，披迷雲而睹慧日。然後知色空無異，同歸實際。生佛靡殊，不離方寸。隨志在外護，慚無內學。因獲覽閱，輒述序引。歸依法寶，幸精究於眞詮；贊揚佛乘，願普霑於聖果者已。

大宋天聖八年青龍庚午孟冬二十一日辛丑，道齋東軒叙。中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權判吏部流內銓、上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許洞《新印大佛頂首楞嚴經序》《楞嚴經》者，括諸佛萬行之樞紐也。通幽洞微，非二乘所蹟；開物成務，乃十地攸宗。其文曲而達，其旨隱而暢，入於至妙之域，出於無生之表。鏗鏘磅礴，羣彙率化，窮玄絕聖，其在茲乎。是知大和無私，雖幽必煦，至神無迹，雖微必貫，玄功無宰，雖遐必達，率由心絕有爲而大千同照，道躋無作而至感必通。

如來謂斯經可以鼓吹乎羣心，開決乎佛性，爰集大衆，會於室羅筏城，天龍鬼神，共覃斯教。嗚呼！三界以五欲而成，故摩登伽以宣淫，爲發題之始也。衆生以愛纏而起，故阿難以破惑，爲成道之基也。是以論有心則以無心爲攝，悲有生則以無生爲誘，談有相則破一切色境爲主，示有作則脫一切煩惱爲樂，此蓋覺虛妄而歸眞實也。至若舉三十六地獄之因果，十鬼十類之緣業，此蓋味眞實而起虛妄也。不明實相，無以煥菩提之心；不破妄塵，無以悟衆生之性。是法微妙，知之者亦已鮮矣。能深究於此，復廣其利於天下。

智圓《首楞嚴經疏谷響鈔序》《谷響鈔》者，況言說之本空也。一名《指月鈔》，喻藉言以詮理也。初中庸子約三觀之道，撰疏以解其經；其次慮童蒙未曉其言，又作鈔以伸其疏；又其次懼來者執言以起惑，封文以忘理，方驅馳於虛妄之途，出入於死生之域，故立二名以儆之。庶知鈔之言，如谷響也；則疏乎經乎，亦谷響也。知鈔之言，如標月之指也；則疏乎經乎，亦標月之指也。若曹觀其名，則於斯經也思過半矣。鈔文一卷，止盡玄義，餘則未暇也。聖宋天禧四年庚申仲春二十有七日，於瑪瑙坡錦綉亭序。越明年春，續之成五卷。

又《首楞嚴經疏序》夫覺理圓澄，杳無能所；眞精湛寂，詎有迷悟既而漚生巨海，雲點太清。晨朝覽鏡，謂失頭而怖走；暨目生華，晞結果而佇立。於戲！一念之妄心既動，九界之幻境遽現。生死如機以出入，因果交織以起滅，自墜塗炭，眞可憐憫，蠢茲萬彙，可勝言哉！我大聖尊住首楞嚴能建大義，以慈善力見如斯事。於是乎，無像而像，龍飛乎義天；無說而說，言滿乎法界。而像則八相成道，而說則五時垂化。故使厚殖者寂場開悟，鈍根者鷲峰會歸，事理既圓，則出世本懷亦已暢矣。然而尚顧殘機，薦哀末葉，或右多聞而左修證，則流文字以忘返；或譽實道而毀權法，則傷甘露以早夭。是故揚妙定，辨常心，重施偏小，載扶戒律，俾曉乎顯實不離於權乘，證理要由於事行者矣。《楞嚴》、《涅槃》於是乎作也。總兩經之具美，成一化之極唱。

大矣哉！《首楞嚴經》者，其涅槃之前陣歟。阿難示淫室而遭攝，調御演秘密而往救，惡咒既滅，佛所爰歸。適引多聞而自咎，則三止之請斯彰；乃陳發心而因相，則七徵之說方起。珠貫微言，環連妙義，使夫眞妄兩分而

一體，事理二別而同歸。盛矣！美矣！蓋不可得而思議矣。然而圓解既明，圓行須著，非夫解無以導其行，非夫行無以證其理，是故因華屋由門之求乃大，明乎治行之要道也。所以簡圓通以直示其修焉，辨魔事以預明其發焉。當根易悟既如此，防萌杜漸又如彼，足使夫慧日增暉，邪網解紐。忽然越於出世，彈指超於無學者，不在茲經歟。圓生當像法，世偶太寧，舒卷斯文，悲喜交集，不揆淺識，聊贊深經，留贈後昆，共斯圓悟云。

祖沏《大佛頂如來萬行首楞嚴經序》 至心歸命禮南謨無見頂相首楞嚴王，圓如來之密因，具菩薩之萬行。眞修行路，妙證悟門；大乘義以了明，一切事而究竟。爰自祇園休夏，聖王延齋，紫金光聚耀十方，迦陵仙音流法界。恒沙薩埵，咸來咨決心疑；闍國王臣，畢集願聞法要。敎由緣起，阿難被溺於淫坊；道假人弘，師利承宣於秘咒。由是七處徵心，全是妄性淨元明；八還顯見，本來眞覺圓常住。標迷悟之根本，令諸闡提而墮彌戾車；示同別之狂勞，俾一顚迦而摧惡叉聚。富樓那執相難性，四緣本紀於異同；波斯匿惑斷爲常，一念元無於生滅。妙明覺體，非因非緣非自然；精眞見元，不合不和不離卽。以至六根虛妄，無非菩提妙心；七大遍周，盡是如來藏性。三緣永斷，不迷鏡裏之頭；二義斯明，頓悟衣中之寶。金鐘擊處，聲滅而聞自不消；華氎綰時，六忘而一不可得。譬夫天王賜屋，二十五聖而各陳悟入之門；遠客遊方，十河沙衆而盡識歸還之路。敕文殊之揀選，誰當其根；指觀音之圓通，實從中入。而況三無漏學，眞爲修習之要機；四淨律儀，實號秉持之明誨。欲誦秘密之章句，須嚴淸淨之壇場，無邊積業悉冰消，一切所求皆果遂。復乃開三門之漸次，是先佛之規模；立五品之名題，作將來之眼目。良由兩種之顚倒，遂成十二之類生，歷七趣之輪迴，織五重之渾濁。於是迴千光相，攬七寶床，深憐恣客迷主人，痛念認賊爲己子。洗心非正，五十重之魔境現前；覺際入交，四十四之聖心超越。而後慶喜欽承於妙誨，能仁宣發於眞慈。窮五陰之妄源，勝十方之獻寶。貧人七錢而布施，尙獲輪王；行者一念以流通，定登佛果。眞乘奧典，秘字靈文，《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甚深法藏。

夏竦《楞嚴經序》 夫善言佛者，惟性而已矣。混成不測，況之道乎！無方善應，況之神乎！湛寂精常，圓滿平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生生而不生，化化而不化。包裹萬有，含吐十方。資始衆緣，具足萬行。光明密照而非色，靈通潛運而非空。世界變遷而不移，山嶽旋偃而常靜。現前而惑者不辨，日用而迷者不知。《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老氏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性之謂歟！

無始劫來，一切衆生，攀緣外境，忘失本心。分爲四纏，叠爲五濁。馳而爲妄想，結而爲昏翳；聚而爲煩惱，流而爲生死。累我眞源，枉入諸趣。如來哀之，此《楞嚴》之所以作也。以衆生苦於奔逸，故爲之行三觀；滯於色相，故爲之指八還；誤認塵根，故爲之辯六入；妄計因緣，故爲之談七大。至於屈伸金臂，綰疊華巾，極善巧之喩，拂微細之惑。令瞻寶光者，知見精之不搖；聽鐘音者，悟聞性之常在。若乃本明旋復，靜慧發生。御最上之寶乘，游無邊之性海。顧色身若微塵，視太虛如雲點。彼無始輪轉之根，億劫顚倒之見，我人妄執，壽命浮想，若熾炭之燎鴻毛，烈日之晞朝露，不待思惟，已自消釋。大哉，菩提妙圓，本始淸淨。既無妄幻翳於眞精，豈有身心受彼生死？水澄滓去，漏盡法除。萬行不修而自圓，六通不求而自澄。預於此者非至神乎？

然而是經撮八藏之精要，窮萬化之根源。譯之者務簡，潤之者尙辭，或使潭硏泥於句讀。故有僧可度爲之箋分，詳略有叙，華梵兼該。迨歲再周，能事方畢。後之觀者應當返夢想之緣氣，遺心目之習因，了識精之元，還獨妙之本。雲駛月運，既息於諸旋；木盡灰飛，亦忘於幻法。秋毫不立，眞理自冥。彼求諸佛無漏勝解者，幸精進於斯焉。時景祐四年二月朔日序。

仁岳《楞嚴經熏聞記跋》 予集解經畢，累載覆讀，來學相繼，似有緣於此經乎！所患前解文節尙疏，將恐後昆義路猶壅，更欲補助，爲之乎記。慶曆四年赴請永喜，住西山蘭若，初講《法華》。至五年，復講斯典。林泉既辟，香火多暇，因是捉筆，以酬先志。記成，凡數萬言，析爲五卷。庶記者、聽者不忘圓通簡要之道，故題曰「熏聞」。

胡宿《首楞嚴經吳興集解序》 夫經者，傳道之器，復性之路。妙有之韞，固息於名言；解脫之說，弗離於文字。因心以會道，見月而遺指。聖者有作，明者能述，微言之緒，繼繼不絕焉。《大佛頂首楞嚴經》者，迦文轉物之機，慶喜開權之敎，實第一之義諦，不二之法門也。原夫眞心常住，

本體無生。三界緣興，始由於妄念，一精體變，遂汩於前塵。色相外冥，心目隨轉。涅槃迷而生死作，菩提昧而煩惱興。流爲衆生，溺於濁劫。如來哀其然也，爲說斯經。近取諸身，誘致於性。除攀緣之妄，七處而推其心；破封執之迷，八還以研其賾。以至飛光左右，寶手開合。顯眞性不動之妙，展觀智無涯之照。洞諸根之幻妄，識自心之廣大。則是經也，以三摩提爲根力，以六入爲藏性。眞如常遍，妙用在前。無法而弗圓，無人而非道。所謂證金剛三昧，超妙嚴之一門者，不其然乎！當是時，佛尚住世，人未去聖，室羅筏之會，千二百五十人，皆是大阿羅漢，妙堪遺囑。故佛與之說法，其言簡，其旨明，直破咎根，不存枝葉。而阿難詶詰，猶多悲淚。《繫辭》云：「作《易》者其有忱患乎。」乃知大權起教，不爲佛世衆生，正憂五濁末世耳。

先是唐神龍初，制止宣譯，宰相房融爲之潤文，筆高語奇，音旨清暢，冥契佛志，綽同神會，乃知大經因緣，豈偶然哉！宋長水大士子璿，解行高妙，名稱普聞，特稟圓機，振發大教，爲之注解，王丞相冠其篇。福唐可度，亦復勝流，嘗箋了義，夏英公序其首。吳興大士仁岳，辯才無礙，多聞第一，道力全於正定，智性了於眞空。棲神斯文，入佛正解。多歷年所，廣集言詮。有若資中、興福、孤山、檇李、眞際諸家之文，卽正經之說，傳致其上。仍以地著，各以義解，獨於己說，標爲私謂，總成十卷，題曰集解。莫不文義璀璨，華梵宣明。亦猶室中千燈，多光互入；堂下六樂，正聲相通。鼓吹大經，藻火圓教。噫！佛滅後僅二千年，經至於唐，又四百年，而教始興於宋。神僧大士，精文密旨，續佛慧命，爲世導師，津梁未來，藥石病者，法施功德，豈有涯哉！後之濟彼岸，入法界者，當以此解爲舟楫，爲門戶云。

嘉祐己亥七月十一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兼判尚書禮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上騎都尉、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宿撰。

王安石《題自書楞嚴經要旨後》 余歸鐘山，假道原本，手自校正，刻書寺中。時元豐八年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懷遠《首楞嚴經義疏釋要鈔序》 長水大師釋《楞嚴經》曰：「義疏者，蓋直以一家要義而消經也。『流通雖久而鈔闕焉。』一日門弟子稽首於余，請製鈔以輔疏。余告之曰：『先師所作，若文若義，煥猶日月，何俟於記？』二三子曰：『於師雖明，於某猶昧。』乃不得已，集成鈔文六卷，既釋疏之要義，故以《釋要》命題云耳。時鉅宋四葉嘉祐辛丑十月望日序。

范峋《首楞嚴經泐潭標指要義序》 長老月公，居道濟庵，日與其徒論《楞嚴》要義，而參學應乾者記而集之，書來囑余爲序。余以爲眞無自性，全物而彰；物無自體，全眞而現。故妙性無爲者，其光明受用，歷然素備，非言迹之所測。而昧者迷方以徇物，則偏滯染縛之不窮。雖復以學解馳求，而去眞愈背矣。夫學解於聲論，起於本聞，聞明循聲，則能所茲建，而國土由之以生。故此經開示密路，使學者知根歸元，以消垢念，則六門眞用，本爾圓成。如木人息機，則諸幻皆滅。而月所在者，則於表亦亡。故茲論集，以標指爲目，斯盡之矣。若聞義者超然證悟，與羣聖交光，其所密非從外得，乃可知月公未嘗言也。熙寧六年二月十五日，將仕郎、秘書省著作郎、洪州監苗米倉兼遣發綱運范峋序。

蘇軾《跋柳閎楞嚴經後》 衆生當以是時度，佛菩薩則現是身，身無實相，然必現是，意其所入者易也。《楞嚴》者，房融筆受，其文雅麗，於書生學佛者爲宜。吾甥柳闢，孝弟夙成，自童子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閎爲手寫此經。閎既已識佛意，則闢亦當冥受其賜矣。

蘇轍《書楞嚴經後》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眞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墮去，卽墮生死道中。根若不墮，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卽是涅槃眞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德洪《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論序》 會萬物之謂心，冥一心之謂道。心也者，虛融包博，煥發邃凝，應變無方，威神莫測，恢遠微妙，無得而思議焉。良以漚生大海，雲點太清，鼓識浪而渺彌，滓情塵而紆鬱。由是正遍知者，利見五天，洞開實際之門，廣示眞修之路。使識眞者，造忘言之極；懷寶者，免窮丐之勤。前聖後聖，莫不由斯而悟入矣。《首楞嚴經》者，開如來藏之要樞，指妙明心之徑路；了根塵之妙

訣，照情妄之玄猷　眞所謂入一乘之坦途，闢異見之宏略　始自阿難循乞，遭幻術所加，文殊承言，宣神咒以護，於是殷勤請最初方便　大慈示本覺元常，唯一直心，無委曲相　以斯內外七處，破妄心而顯眞心；明暗八還，破妄見而顯眞見　空五陰之處界，廓七大之性圓　各各知心遍十方，如觀掌果；一一悟性湛巨海，不認浮漚。獲本妙心，不從他得。加以滿慈疑山河大地無狀忽生，慶喜請華屋天王必由門入　那知翳目妄起狂華，分彼湛圓成茲渾濁。體六一之無二，究結解以同源。然則解雖密圓，行由人顯　遂乃敕諸無學各說圓通，無非眞實法門，咸是本來因地　文殊大智擇法眼以無差，觀音大悲被婆婆之根器，微塵諸佛同契眞常，解行證成於焉罄矣！厥後開物成務，請益陳疑，禁戒防非，垂四種明誨；清淨修證，列十地階差　放光宣神咒之功，顚倒成類生之異。精研七趣，廣示六交　重回紫磨金山爲說禪那，現境五種妄想爲其本，一切魔事因之興。乘悟並銷，由次第盡，眞無上寶印，誠微妙蓮華。窮徹果因，備殫理事，祛十惡之重障，喻七寶以難齊。開示未來，菩提可到，一經旨趣略舉，於斯微細，粗明宗趣。

將釋此經，先明宗趣。諸師疏說小異大同，今之所明，總如來藏性，聖凡平等爲宗；首楞嚴定，離念進修爲趣　又以首楞嚴定破諸妄見，永絕輪迴爲宗；顯本妙覺，明如來藏性爲趣　若依賢首大師五教門類，諸師所議正唯終實之教，兼於頓圓。若以此經功能，不出『破顯』二字，破則破諸妄見，顯則顯一眞心，雖有多途，不過此意。然《般若》一部皆唯遣相，《圓覺》二章頓顯本心　此經先云，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次第約心目二塵，委曲精微，歷三科七大之法。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眞如性　性眞常中，求其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廣有其文，不欲備引

或曰：『諸師造疏已廣通明，何藉方今更爲論議？』答曰：『如來慧辯，理義聯環。房公淵文，詞采簡潔。而守章句者，滯筌蹄之學；求理本者，陋文字之繁。未能和會折衷，雅符上器。不揆蠡管，擬測高深，細正綱宗，粗分科段，比前注疏，誠有所遺。翦稗莠而顯出嘉苗，忘義象而專趨妙悟　與我同志，諒無誚焉！』

及南《首楞嚴經要解序》　像季已還，道術既裂。明心之士，妄認緣塵，爲物所轉；義學之徒，虛驕多聞，不全道力　奇才茂器，皆流爲蒸砂迷客，說食飢夫　首楞嚴王，懸知其然，誕敷秘典，力救倒妄，淘汰啓迪，諄諄之慈靡所不至，而末世初機罕能究盡。溫陵環師，一生掩關，與世異好，獨陪黃卷聖賢，冥搜博訪。藉其筌筏以探如來藏，游遍知海而造乎一切畢竟之地，思與同志共因爲是解

昔月蓋比丘，嘗問藥王如來法供養義，藥王告言，諸佛所說難信深經，清淨無染，能令衆生成最正覺，離衆魔事。若於是經，方便解說，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法不依人。直使無明生死畢竟滅盡而無滅盡相，是名最上法之供養。月蓋蒙教，通達妙道，得無礙辯。卽於藥王所轉法輪，隨順分布，化百萬億人，於無上覺立不退轉。環師既達妙道，仰晞月蓋，於釋迦如來所轉法輪，最初《華嚴》，最後《法華》，及此楞嚴無上寶印，皆以方便健相分別，迴脫語言，離心意識，唯義所在，曾不依人　覺眚見病廓無纖翳，於清淨經能不染污。我願以此流布無窮，其所化人何啻億萬？直如一燈然百千燈，使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故述序引，翼贊流通，於塵墨劫作法供養。建炎改元中秋日，吉善集堂序。

咸輝《首楞嚴義海緣起序》　《首楞嚴經》，如來世尊最後垂範也　鞠其指歸，在乎徵心，辨見兩門。辨見則恐人認妄覺所明，便同吾不見處之眞見；徵心則使渠離前塵影事，見自己性覺妙明之本心　悟此心而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得眞見而父母生身，猶彼十方虛空吹一微塵；塵物直下兩忘，心境自然雙泯。無上寶覺，圓明眞淨，在於是矣。昔隋智者大師，聞西竺有性宗《楞嚴》，晝夜西向作禮，遂宗《法華》作《止觀》，《止觀》卽此經中妙奢摩他毗婆舍那一義耳。此經旨趣淵賾，不可名言。故云：『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又云：『如何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皆是離於見聞覺知，絕乎修證行解』逮文殊稟命，料揀圓通，則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信知此法，還假聞思修三慧相須而作，庶幾盡證反聞自聞之道。善哉微塵諸佛，涅槃妙門，在明悟而已矣。

余初讀《楞嚴》，卽依月禪師標指。及得長水義疏，則知月亦師長水也　長水親蒙記莂，荷負教乘，發揚無上頂法妙旨，悲願宏廣，悟解詳明，學海瀾翻，鋒詞辨利　大文七科，括盡《楞嚴》大要，隨文疏決，眞俗鎔融；會色歸空，教兼圓頓　俾學者卽疏證經，如得門而入屋，不遭枝岐，達佛知見。月公依長水義疏，標指要義，宗眼明白，見徹法源，直截擷掇，不務名相，皆前輩禪

講中珪璋也。小子修習既久，取疏義標指，科行綫路，合經而集之，兼採吳興岳師集解，名曰《楞嚴義海》。

經傳震旦，將五百年，義海中諸聖師，師承不同，或各以智證，遞遞銓衡。以事相觀之，互有得失；以理性質之，正是相與抑揚聖教，洗蕩物情《華嚴》文殊問明，《涅槃》純陀答難，皆此意也。余乃宗徒而於此二初無適莫，故綜而收之，恭請姑蘇神照講師較證其文。照師著語發明處凡數段，謂姑蘇曰者是也。總三十萬言，分三十卷，手自書寫，入版流通，聊以弊文，記其緣起云爾。時鉅宋乾道乙酉，福唐靈鳳蘭若稟釋迦遺教比丘咸輝謹序。

智彬《首楞嚴經義海後序》　清淨海眼，照映千門；妙蓮華王，開敷萬行。銷慶喜之愛習，獲本妙心；蕩滿慈之疑情，入如來藏。星羅衆義，月滿一乘，乃大覺能仁最後垂範。三觀妙門，入如來性海，謂妙奢摩他三摩禪那也。然與《圓覺》三觀靜幻寂者，名同義異；《涅槃》三相定慧捨者，名異義同。今經正顯心見性也。二十五聖，皆於此三，單複圓修。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玄沙地藏、清涼法眼、瑯琊廣照，皆得斯經深妙，大暢宗風。禪教同歸，定慧齊運，其惟此經焉。大唐慈法師精煉十載，夢文殊乘俊猊入口，首解此經，目爲《玄贊》。巨宋長水法師參瑯琊廣照，言下大悟，遂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而釋通之。教徹終頓圓融，法窮一心玄極。《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眞法界，常住眞心，一以貫之者也。泐潭月禪師亦見瑯琊，妙悟心宗，觀長水義疏文廣，略其要義，名曰《標指》。淨覺法師筆削諸疏，目爲《集解》，私有助釋之文，符會宗教焉。福唐禪人輝公書記，遍觀衆解，集成《義海》三十卷。智彬嘉其運心廣大，因爲較證其文，序諸簡末。時乾道三祀孟冬既望，平江府前住松江華嚴教院、傳賢首祖教神照大師智彬於重玄古剎書。

曾懷《首楞嚴經義海序》　《大佛頂首楞嚴經》，是諸佛之法印，羣生之心宗。得此印者，成正覺於十方；迷此心者，淪生死於塵劫。是以釋迦如來，獨佩此最上乘之法印而出現於世，全提直指，曲折開遮，五十年間，普印羣生心地，末後再垂洪範，重起眞慈。阿難示遭魔嬈，啓發宣明，遂有首楞嚴王，無見頂法之稱。審問心見，揀辯圓通，宣勝義中眞勝義性，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全彰頓悟，並銷權乘，發眞歸元，入如來藏。以至天魔外道，感悟心宗。無量法門，一印印定，所謂是名無上寶印，不虛語也。般剌持此印，踰海越漠；鑠佉用此印，譯梵成華。相國房公，秉筆授而潤文；主法璿師，立科條而疏義。自唐至宋，閱五百年，箋注相望，皆此印也。閩僧咸輝於禪學之餘，綜集多書，圓成大部，題曰《楞嚴義海》。華嚴主山之神，所得法門，名出現無邊大義海者，誠有在於是焉。余三復其文，義海冲深，法流彌漫，事理俱備，性相混融，惟心法之大旨，盡於茲矣。讀者能穎脫名相，旋復根塵，翛然游戲寶明空海，直下取證楞嚴圓照三昧。豈慧悟自本心，得此法印者與。皇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魯郡開國侯、食邑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常熟曾懷序。

正受《大佛頂首楞嚴經合論序》　《首楞嚴經》之垂於世也，蓋指如來之藏性，與衆生之本源，了無差別。但能窮盡妄心，自然發露眞見。故慶喜自無迷悟中而立問，善逝於無言說中而對詶。玉轉珠回，聖言彌布。繇是有七徵、八還、四緣塵、二顚倒之密示；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圓通之詳辯；七趣、三增、進四明誨諸位，洎五十種魔之顯決。其旨洞達，若大明麗天，而昧者不見。是以宏識之士爲之箋，爲之疏，靡不渙釋。然至其堂奧，則紅紫亂朱，反晦於聖意者多矣。故寂音之論作，豈得已哉！觀其以智照三昧，區分派別，振發大義於氐關之間，無施不可，雖生遠筆削，復何以加？或謂論非見諦菩薩莫能爲之，是安知寂音果非見諦者耶？愚嘗取其文列於經右，猶昔人以李長者之論合諸《華嚴》，間有闕遺，不愧狂斐，輒事補緝；並杼其大略，冠於帙首。庶幾棲神斯文者，了然無惑，直證眞常。餘則具具於本序云。時嘉泰癸亥上元日，沙門正受謹書。

德雲《大佛頂首楞嚴義疏注經後跋》　七徵八辯之文，實如來直指衆生立地成佛之要。佛世比丘，已自望洋，況後來淺智者乎？長水尊者，以無師自然智，發明幽翳，剖裂玄微，而疏釋之，朗然猶披雲霧而睹青天，何其昭晳明白如此。鋟梓流傳，歲久散失，每爲賢首學者之恨。居士沈君，見而憫之，旁搜善本，續成全書。遂使摩尼寶珠碎而復圓，可謂知所施矣。經不云乎，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其爲利益，豈淺淺哉！淳祐己酉中和節，瑞巖住山比丘德雲跋。

行儀《首楞嚴經要解跋》《首楞嚴經》者，乃釋迦如來之骨髓也。其言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汝等一人發眞歸源，此十方空悉皆消殞。』又云：『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若能轉物，卽同如來。』陳隋間，天台智者，聞五印土有此經，日夜焚香，西向頂禮，願早至中國，續佛壽命，開人天眼。逮唐神龍初方達南海，訓釋者數家，唯長水子璿師疏，及蘇臺元約師鈔，盛行於世。然文義浩博，學者泛其波瀾，益昧源本，疲於披覽。溫陵寶勝戒環禪師，少達妙理，深悟大乘，而《首楞嚴》尤謂得意。嘗欲誘中止之徒徑登寶所，乃爲《要解》，鉤深索隱，續斷截繁，錯節盤根，恢恢游刃。言約義豐，詞暢理詣，披其解則見其經，文理昭然，如指諸掌。惜乎未及流通，而禪師委蛻。泗州長老行璿，久從之游，深念刻意，乃爲募緣鏤板，以廣其傳。嗚呼！誰無是佛，誰無是經。鬥沒頷珠，醉迷衣寶。學者苟能依《要解》以明經，洞眞經而見性，則妙湛總持王首楞嚴萬行，不從人得也。乃知寶勝之切老婆心，泗州之飾畫蛇足，不徒然矣。建炎己酉中秋後五日，住湖山萬安比丘行儀謹跋。

沈元晟《大佛頂首楞嚴義疏注經後跋》《楞嚴義疏注經》，板開歲久，湮沒者四十有九。旁搜注本，命工刊湊，復成部帙，用廣其傳。惟願敎海恢張，法門瑩徹者。時淳祐己酉上元日，淸湖沈元晟謹識。

未詳作者《箋首楞嚴經序》夫善言佛者，□□□□□□□□□況之道乎，無方善□□之神乎。湛寂精常，圓滿平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生生而不生，化化而不化。包裹萬有，含吐十方，資始衆緣，具足萬行。光明密照而非色，虛通潛運而非空。世界遷變而不移，山岳旋偃而常靜。現前而惑者不辯，日用而迷者不知。《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老氏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性之謂歟！

無始劫來，一切衆生，攀緣外境，忘失本心，分爲四纏，疊爲五濁。馳而爲妄想，結而爲昏翳；聚而爲煩惱，流而爲生死。累我眞源，枉人諸趣。如來哀之，《首楞嚴》之所作也。衆生苦於奔逸故，爲之述三觀；滯於色相故，爲之指八還。誤認根塵故，爲之辯六入；妄計因緣故，爲之談七大。至於屈伸金臂，綰疊華巾，極善巧之喩，拂微細之惑。令瞻寶光者，知見精之不搖；聽鐘音者，悟聞性之常在。若乃本明旋復，靜慧發生。御最上之寶乘，游無邊之性海。顧色身若微塵，視太虛如雲點。彼無始輪轉之根，億劫顚倒之見，我人妄執，壽命浮想，若熾炭之燎鴻毛，烈日之晞朝露，不待思惟，已自消釋。大哉！菩提妙圓，本始淸淨。旣無妄幻翳於眞精，豈有身心受彼生死？水澄滓去，漏盡法除。萬行不修而自圓，六通不求而自證，豫於此者，非至神乎？

然而是經，撮八藏之精要，窮萬化之根源。譯之者務簡，潤之者尙辭。或使覃研泥於句讀，故有僧可度爲之箋分，詳略有叙，華梵兼該。歲陽再周，能事方畢。後之觀者，應當反夢想之緣氣，遺心目之習因。了識精之元，還獨妙之本。雲駛月運，旣息於諸旋；木盡灰飛，亦亡於幻法。秋毫不立，眞理自冥。彼求諸佛無漏勝解者，幸精進於斯焉。時景祐四年二月朔日序。

耶律楚材《楞嚴外解序》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旦暮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鬻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歎。若夫徵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探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爲表裏，雖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繹之也。余故人屛山居士牽引《易》、《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實漸誘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

吾儒中喜佛乘者固亦多矣，具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棄其事者，或信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誣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譏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爲迂闊之言；成壞之劫波，反疑駕馭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詆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攘竊相似之語，以謂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爲佛，此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爲盜，矧竊人之道乎！我屛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羊祜、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隘鄒子之說，婉御寇之談。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於魏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也，則云郭璞日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日禪師因聞誦《心經》咒，言下大悟，田夫俚婦持念諸課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則云阿蘭若法當供養，被區區者，尙以土木之功爲費，何庸望之甚耶！其評品三聖人理趣之淺深也，初云稍尋舊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繙內與，至其邃處，吾中國之書似不

及也。晚節復云、余以此求三聖人垂化之理，而後知吾佛之所以爲人天師、無上大法王者，非諸聖之所以能侔也。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或問：『屏山何好佛之深乎？』答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屏山所謂心不負人者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誨人者，其實如如，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邪？』噫！古昔以來篤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泰和中，屏山作《釋迦文佛贊》，不遠千里，以序見託予萬松老師。永長巨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屏山兒時聞佛，以手加額，既冠排佛，今復贊佛。吾師之序，可愼與之，庸詎知他日得不復以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今屏山信解入微，如理而說，豈但悔悟於前非，亦將資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稟也；既冠排佛者，華報蠱惑也；退而贊佛者，不遠而復也。而今而後，世尊所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如吾師言。

余與屏山通家相與，爾汝曾不檢羈。其子阿仝輩待余以叔禮。天兵既克汴梁，阿仝挈遺藁來燕，寓居萬松老師之席。老師助鋟木之資，欲廣其傳。阿仝致書，請余爲引。余亦不讓，援筆疾書，以題其端。不惟彰我萬松老師冥有知人之鑒，抑亦紀我屏山居士克終全信之心，且爲方來淺信竊道者之戒云。甲午清明後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於和林城。

本無《楞嚴集注序》 皇慶壬子歲，與高昌沙門般若室利，同坐夏天竺靈石山中，每對讀譯天台《止觀》次，天目中峰本公、斷崖義公，時來過從，話間多叙及曾受《楞嚴經》旨於關西講主聞公，亦且爲畏吾方音字書翻之矣。時都講學公，有藏桐洲《楞嚴集注》。因室利被召趨朝，願必聞上，板印流通。遂挾之北歸，已而竟與願違。逮今茲景良居士，欲刊施是經也，初未定何者爲善本。本無頗追憶靈石山中學公授經室利時事，特投書，訪求於白蓮華院和上玉岡師。師爲躬往嘉禾烏鎭密印寺，詢得故比丘圓具，常執侍於鼎山舉師，稟學於自聞熏師。蓋業教有源委者，遺下手寫所科注之經，卽與室利挾以北歸之本，同專遞東來，用以依據。乃再條治，微加刪定，遂爲成書。是知經誥行世，亦若有關乎運數者。然桐洲師去今踰百二十載，其書存於三吳，流於宸京，卒莫鋟梓。乃今始克板行於四明王公居士之家，得盛播於海內，夫豈偶然也哉！謹識其所自，俾覽者信時緣之有在也。三年丁丑日南至我庵本無修治畢敬題。

明本《楞嚴徵心辯見或問引語》 玄樞密運，亘刹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見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卽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眞光，指歸七處。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華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兎角杖挑潭底月；禪關斯啓，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天下參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爲當時鹵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客有以徵辨之疑見詢，余故引問答之義相酬。不過借彼杖繩，謾爾控佗風月。英靈上士，獲眞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迹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眞之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契了《楞嚴集注序》 眞玉無瑕，非假礱礪之勤，不能顯其美。良金無礦，非假爐錘之勞，不能彰其精。至教無文，非假注釋之廣，不能臻其奧。一心無相，非假研究之深，不能極其妙。既得寶玉兼金之精美，必遂致貴；然後濟貧之無竭，乃爲至德也。既得教旨契心之奧妙，必卽致聖；然後開利凡蒙而無餘，乃爲全道也。今焉四明王公元明居士，內明一心，外嚴衆行。樂得楞嚴眞教之集傳，遂捐己資，鏤梓以壽後世。務俾覽者惑易辯，而求易獲，庶幾同圓種智，其願乃已。嗚呼！釋尊與阿難徵辯，開士二十五之述圓通，勝會儼然，曾何有今昔之少間耶。宜加信無怠焉。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九月九日，鎭江路金山禪寺住持沙門釋契了拜首書。

梵琦《楞嚴經題記》 覺性妙明，亘古今而不變；本覺明妙，在迷悟而皆如。假喩虛空而不空，發揮羣相而非相。超乎聞見，異彼因緣；交光相羅，彌滿清淨。十方諸佛，同宣了義之玄音；一切衆生，咸具圓通之正體。祇爲客塵擾擾，豈知日用昭昭！耳目所拘，孰解騎聲蓋色？根塵未脫，安能息慮忘緣？墮情想之樊籠，感升沈之業報。譬如眚目，暈此明燈；宛若漚華，發於巨海。外列山河世界，中分鬼畜人天，本因織妄而成，莫匪瞪勞而現。四三宛轉，十二輪環，生死死生，有無無有。直下斷除愛欲，還他調御丈夫。自今疾至菩提，教我多聞弟子。超越五蘊區宇，廓清十種禪那。如能宣此咒心，乃可制諸外道。利人利己，世出世間，證不動

尊，成無上覺。

子文《楞嚴集注後叙》

恭欽調御世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不可思議。原斛飯王，佛成道夜得子，因名慶喜，梵曰阿難。應生眷屬，鈞佛天倫，爲最少弟，隨佛出家，恃慈愛憍憐，多聞爲尚，怠修無漏，才入初果，以大乘配望，是修假擇滅。值波斯匿王父諱，廣營珍味，齋迎世尊，兼延清衆，阿難以赴別檀，獨行乞食。經幻術家，摩登伽女，用金頭黃發之黨先梵天咒，攝入室席。初梵天先說，外道所行娑毗迦羅，與談冥諦投灰妄計。及摩登伽，世事邪師，習爲幻術，將毀阿難白四，非色非心持肥犯羸之戒體，即八萬行中之一戒。經謂阿難心清淨故，而未淪溺。故佛頂放光，化身宣說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囉秘密伽陀微妙咒心，是一切咒中之總要。佛敕文殊，將咒往護，消滅彼惡，提奬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而此咒心，超出萬種莊嚴之域之上，名首楞嚴王。因修果證，大定威德，摧碾一切惑業，亦名金剛王三昧。法體周遍，曠無畔際，亦名大方廣。離絕染污，亦名蓮華王。出生善法，亦名佛母陀羅尼。

性本明之，七處陰界入，即是本覺菩薩涅槃元清淨體。衆生迷失常住之理，相續生死，輪環無已。故經曰：『不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門不動周圓妙眞如性。』又曰：『五陰本如來藏。』禪那行者，當務宗明，此經性本覺體，豈特周圓有情而已。至於山河大地刹土虛空，一磔一塵無不具足。何者？蓋是諸佛歷劫精嚴萬行果滿微妙寂淨妙奢摩他覺體，全體起用，化無量身，應微塵國，轉大法輪，降制魔外，無不順伏。其修證大乘因果，不持是三摩提，能坐道場，成妙正覺，無有是處。不能稱是經咒性體，而說法者，波旬之說也。不然則魔精附人，口說經法。譬劫蒸沙石爲飯，終不可得。況持諸咒，皆正修之助。此經咒心，常精持者，圓觀行中正助兼進。眞如性界，無佛無生；起修行門，有戒有定。依教列位，俾其聞見思齊，免生上慢退屈。位次周足莫過《瓔珞》，猶是別權，圓位整備無出此經。初乾慧至迴向，開四善根。十住陳列灌頂，喻輪王取四海水灌太子頂，表受王職。今於分眞，以佛智水，灌菩薩頂，表受法王位。《華嚴》初住，便成正覺，十地始明受職。諸文雖各有謂，理歸一揆。此經列位五十有七，或乾慧地而疑《大品》，四善根而疑《俱舍》，必了賢聖伏斷眞似借名等義，如大經修八正而見佛性。荆溪戒曰，不識名體同異，學釋教之大患。仁王十善長別三界苦輪，即與此經三變流轉一十百千六根盈縮功德爲齊。復須會論，《法華》法師功德六根清淨宗圓者，非深探經教，豈易言哉。頻數徵心辯見之義，聞鼓撞鐘縮疊華巾之文，斯皆語雖次第，一於顯明極性圓理。暨佛問諸大弟子，悟十八界，入三摩地，各言其得佛加，妙德揀顯。大勢至以往二十四士，皆爲所揀。惟觀世音菩薩恒沙劫前，獲見觀世音佛，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獨顯圓通。當解憍陳那初聞佛音悟達，觀世音亦初從聞而入，匪以藏圓兩途剖釋，曷明深義。忽謂二十四士各舉往因受揀，以同《華嚴》行布權門。蓋今妙德承佛威光，對諸大士，一一各示圓理。又若經謂五陰本如來藏而爲正因，二十四士聞揀，即解是圓宗了因。次於三千威儀八萬微細，靡間斯道，已至建立壇所，隨喜彈指散華皆緣因種也。

其長水所注，世推善本。乃判此經，正屬終教，兼明頓圓，蓋自語相違也。或問此經於五時四教攝屬，決當謹對的屬圓教，部屬方等，其有慶喜、性比丘尼等機，於此經前後，獲大小益不同。終以圓無生理，爲正結益後之微塵刹劫，弘通此經，自有衛獲是法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眷屬，晝夜隨侍，若魔來侵入三摩提善人者，當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解釋此經，疏記者衆。四明南湖我菴無法師，聚諸家注校之，取桐洲《集解》之本爲瞻，實私加治略，並序。太原信檀王氏元明居士，啓誠敬施淨賄鋟梓，用廣流通。經中且言，樺皮紙素書寫，置之一身一家，尚獲甚深善益。比今注刊，二志殊難同語。茲濫隨後叙述，所謂飛塵乎嶽，挾涓於海者也。至元丙子秋，寶雲□□比丘子文焚香拜書。

元長《楞嚴集注叙》

黃面老子云：『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演和上云：『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是皆慈悲之故，落草之談。四明景良居士王元明，因閱《楞嚴》，自謂於徵心辯見處，知心無徵，了見非辯。重刊茲板，流布是經。雖則錦上添華，亦是眼中著屑。千巖更說個什麼，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伏龍山元長敬題。

惟則《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叙》

《首楞嚴經》者，諸佛之慧命，衆生之達道，教網之宏綱，禪門之要關也。世尊成道以來，五時設化，無非爲一大事因緣。求其總攝化機，直指心體，發宣眞勝義性，簡定眞實圓通，使人轉物同如來，彈指超無學者，無尚《楞嚴》矣。釋其名則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所謂

徹法底源，無動無壞，而如來密因，菩薩萬行，靡不資始乎此而歸極乎此耳。考其所詮，則談圓理以明眞性，開圓行以示眞修　其性也體用雙彰，其修也果因一契，原始要終了義之說也。

良由諸修行人背眞向妄，不成無上菩提，或愛念小乘，得少爲足，或欲漏不除，畜聞成過。故阿難以多聞邪染爲緣浚發大敎，而世尊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又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斯一經理行之大本也歟。由是破七處攀緣，別二種根本，因見顯心，因心顯見，雖心見互顯而正顯在心。如以盲人矚暗喻見非眼，屈指飛光驗見不動。印觀河之非變，比垂手之無遺。辯於八還，擇於諸物。非舒非縮，無是無非，使悟淨圓眞心妄爲色空及聞見耳。既悟妄爲，尙疑混濫，故又破自然因緣，示見見之非見，合別業同分，指見妄之所生。且以一人例多人，以一國例諸國，總顯器界根身同一妄耳。自淺而深，自狹而廣，雖多方顯妄而所顯惟眞。故又舉陰入處界，廣及七大融會入於如來藏性，使悟物我同根，是非一體，妄無自性，全體卽眞，凡十界依正之相皆循業發現而已。既悟卽眞，尙迷循發，故又答山河大地之難，深窮生起之由，譬虛空不拒諸相發揮，顯眞妙覺明圓照法界。一多互應，大小相容。卽體卽用，非俗非眞，至於離卽離非，是卽非卽，則藏心妙性不涉名言矣。復引照鏡狂走，喻妄無因，結責多聞，勸修無漏，通而言之皆圓理也。理解雖圓，非行莫證，故又明二決定義。初審因地發心，伏斷無明，爲修行之要，次審煩惱根本，意擇圓根，爲發行之由。於是定六根優劣，令一門深入，擊鐘驗常，綰巾示結，陳二十五聖所證法門，敕選耳根爲初心方便。而又敎以攝心軌則，安立道場，遂聞四重律儀，頂光神咒，通而言之皆圓行也。乃至由三增進成就五十五位眞菩提路，雖談證位，未盡行因。下而戒業習於七趣情想，防禪定於五陰魔邪，無非行門之事，必期於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始得名爲究竟堅固之證也。然則依究竟堅固之理，立究竟堅固之行；修究竟堅固之行，證究竟堅固之理，《楞嚴》敎旨大抵如是。是知敎行理三悉號楞嚴，了義之說莫此加矣。科經者合理行爲正宗，離正宗爲五分，一、見道，二、修道，三、證果，四、結經，五、助道。謂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果，此常途之序固爾。究論上根修證如發明藏性之後，謂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入華屋之前謂疑惑銷除，心悟實相之類，又豈局於常哉。大哉敎乎！夫欲發眞歸元明心見性者，於此宜盡心焉

然是經無敎不收，無機不攝，或言偏意圓，或名同體異，昧劣之士有所不達，弘經者思所以達之，從而爲之解。自唐而宋，解者凡十餘家，始余見長水璿師、孤山圓師、泐潭月師、溫陵環師之說，又閱吳興岳師之集，並得興福慤、資中沇、眞際節、槅李敏諸師之意，無不大同，惟所見或各從一長，乃不能不小異，遂使行者泣岐，莫辯良導，則不達之患不在彼而在乎此矣。今余會諸家要解以通大途，異不公乎衆者節之，異而互通者互存之，互爲激揚者審其的據而取之。間有隱略乖隔處，則又附己意目爲補注。若合殊流同歸於海，故謂之會解。噫！道本無言，非言不顯，佛不得已而言矣。言有不達道，無以明，則諸師之言亦不容其已也。言既多而不同，去道轉遠，則會解者又豈容其自已哉！解既會矣，庶幾覽者因會解以知人之言，因人言以知佛之言；佛言知矣，究竟堅固者得矣，曰行、曰理、曰敎、曰禪、曰達道、曰慧命皆剩語矣，況所謂解與會哉！時至正二年壬午佛成道日，廬陵沙門惟則述於姑蘇城中之師子林。

又《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勸持叙》

首楞嚴王具足萬行，總持三昧熏修奢摩他路，開示衆生妙在一門超出，由慶喜恨多聞而未全道力，故迦文因妄見而指人心。七處之徵，寶鏡磨塵而本則自現；八還之辨，金錍刮膜而幻影隨消。斥攀緣則心不是心，示眞覺則見猶離見。既顯眞而破妄，乃卽妄以談眞。窮陰入處界而列爲四科，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會地水火風而通名七大，眞俗中道三諦圓融。本如來藏而含吐十虛，隨衆生心而發揮諸相，乃至一多相卽，小大互容，現寶刹於毛端，轉法輪於塵裏。得無罣礙者倒想銷於億劫，不隨分別者狂心歇卽菩提。圓頓機已解密因，中下器須陳妙行。於是開遠客還家之路，指天王賜屋之門。詰諸聖之本因，依證悟說最初方便，順此方之敎體，選音聞爲第一圓通。次爲攝心，乃重施戒。依先世尊舉揚淸淨明誨，現化身佛宣演秘密伽陀。三學圓具而所證非偏，諸妄銷亡而不眞何待。況復精研七趣隨業受生，痛喻六交因習招報。示五十重禪那之境，深防愛見魔邪，具八萬種解脫之機，對治塵勞煩惱。保持覆護，囑勸弘宣。在始在終無非修證了義，或破或立不離常住眞心。琴瑟箜篌既逢妙指，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令諸闡提隳彌戾車，從三摩地得無生忍。或自分眞而安立聖位，或從互用而超至後心。坐大道場，登無上覺。一切事究竟堅固，廣開菩薩多

方便門，中方異任運縱橫，同一如來妙莊嚴海。其致至矣，厥功懋哉。愧余之謬而妄擬會通，樂法之深而重加贊勸，幸諸方之學者，試一披而覽焉。師子林惟則再拜述。

克立《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題記一》

昔天台智者大師聞西域有是經，夙夜西望，願見而未及見也。唐武后長安末，般剌密帝三藏始持梵本，自南海至廣州，會宰相房融知南銓在廣，請就制止寺譯出而筆受之。中宗神龍元年乙巳五月念三日，經成謄寫入奏，適朝廷多故，未遑頒行。有神秀禪師入內道場，見所奏本，傳寫歸荊州度門寺。時慧振法師訪度門而得之，經始傳。天寶十年，西京興福寺惟慈法師復於故相房融家得其筆受之本，始作疏解而廣傳之。繼是則有長水、孤山、吳興諸公遞相發明而解益詳矣。然學者或困於詳而莫能遍探，今師子林天如禪師《會解》一出，則不待遍探而衆美具在，不勞辯覆而羣疑自消。誦習之便，莫便於是矣。愚與師游從既久，自其搜括諸家參酌去取，凡三年而《會解》成，皆愚所目擊，蓋亦頗知其深有功於是經者也。茲因募衆梓以流通，乃復記經來之歲月云。臨川沙門克立題。

又《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題記二》

《會解》前後敘引隨本經通爲十卷，昨於甲申歲間嘗刊爲梵夾固佳，惟四方禪講游學之士尚恨包笈中將帶未便，於是吳郡張子明倡率同志復刊爲方冊，蓋各從其便耳。書之者，同郡羅元也。施梨板者，王文勇也。其點校參詳勸募營辦者，宜春嗣記、華亭師訓、善遇、高昌正因也。刊始於至正壬辰之暮春，至十有一月而工畢。所冀施者書者協力以贊成者，聞者見者讀誦而受持者，福籍緣興，道因言顯，字字放光現端，永資聖化。而法印宣傳人人發眞歸元，不歷僧祇而佛果成就。臨川克立謹再題。

智及《題趙魏公書楞嚴長偈》

梵語首楞嚴，此翻一切事究竟堅固。良由夔喜未全道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眞妄，發明陰入亡大，皆如來藏。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眞，銷億劫顚倒妄想，獲究竟堅固法身。於是說偈贊佛，發願度生，虛空可亡，心無動轉，實爲微妙章句。松雪居士趙魏公，大書特書，以傳不朽。書法之妙，大海爲口，須彌爲舌，贊莫能及。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碩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菩提薩埵，乘大願輪，一來人間，游戲者歟！公非獨書是偈，至若《金剛》、《般若》、《圓覺》諸大乘經，皆勵精書寫，鋟梓流布。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浮俗闡提觀此，亦當自化。

宋濂《首楞嚴經解跋》

《首楞嚴經》，其立題凡三，其本旨則五。以人法爲名，常住眞心爲體，圓通妙定爲宗，返妄歸眞爲用，上妙醍醐爲致。大概欲使衆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琉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信。長水璿、孤山圓、長慶巘、泐潭月諸師，號爲科判名家，未有易斯說者。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般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奇其說，而頗意其爲一家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末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垂範，實楞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予竊自歎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之殊，風土頓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予儒家者流，弗悟健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金剛觀察智者，當能有以決之。

陸西星《楞嚴說約引語》

幽谷朽生，素無前識，因師覺悟，學讀藁編。晚討笠墳，剞心健相。質成魯誥，自信同源。竊以虞傳精一，孔絕四母。予思指實相於天發，曾子以定慮易上觀，與彼軻書知性知天萬物備我之說，儒門宗旨，何異西來？乃緇衣之流，專爲密藏，始自左於吾儒，互有諍論，豈其然乎。談性術者多矣，未提正印，俱落下驂。或有羊亡於塞讀，踵垂於葛滕，戲論相持，卑當勿論。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得其宗，一言而終，奚俟喋聒哉！夫庖丁解牛，未嘗肯綮，騞然委土，善刀而藏之，斯了義之三昧也。是目也，剪去枝葉，直露本根。會筆受之旨趣，獨取衷於環師，間嘗載之毫楮，以醒健忘。而一二同志，謂宜方便初機，請公剞劂。夫芹羹背曝，野人之恒服，斯之用享，亦澹乎其無味哉！然人人各足，肯自承當，則取之無禁。至約在我，而言說可以盡捐。如來有所說法不？予欲無言，知者不言也。此無說之說，約中之至約者。三教聖人，曾二語哉！萬曆丙申獻歲元日。

又《楞嚴經述旨題辭》

《楞嚴述旨》，述覺皇之旨，重宣其義，而說之也。既有說矣，復重宣之，得無贅乎？曰：覺皇邈矣，其說吾不得而聞。當

其祇園結集之時，記於阿難，則阿難之《楞嚴》也。譯之天竺，則般剌密諦之《楞嚴》也。再譯之烏萇，則彌伽釋迦之《楞嚴》也。傳之震旦，筆受於平章房公，則平章房公之《楞嚴》也。皆述也。番梵之語，詰以曲；震旦之文，明以簡。今其言，則如《尚書》所謂王若曰云爾已矣。若曰亦述也，述則何俟於重宣？曰：『將以自便也。』說是經者衆矣，類以己見，離經而說之，辭愈煩，而意愈晦。夫客浮於主，則傳不勝咻，況郢書而燕說之乎！經者徑也，循其文而徑人之得旨，斯已。不佞嘗謂：『釋經之法，如携兒入市，十步一顧，猶恐失之，若荒度海，覽兒去遠矣。且夫多言晦道，多聞溺心，以十證一，不如罕譬之喻也。』子曰：『予欲無言，辭達而已矣。』易則易知，簡則易了，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覺皇之意，詎不然哉！大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已矣。梓人之樹木也亦然，故剪其煩，則枝幹條達；疏其壅，則脉絡川流。又不觀庖丁之解牛乎，尋其肯綮，則游刃自利。

吾宣《楞嚴》之義，而重說之，用以自便。而海內達尊，及以同志，謂當公之人人，以請印正，勉就剞劂。或謂：『某章句腐儒，素無前識，妄倚門墻，窺我室家之好。不亦淺乎！』夫夫也，是大我慢，彼自以知識爲善耶，不知吾無所知識之不爲不善也。若乃聘雄辯，競機鋒，多其訊言，適滋語病。師心自用，轉益無明。安則爲之，不復與語。萬曆二十九年歲次辛丑夏五月，八十二翁淮海陸西星長庚書於潞河舟中。

李戴《刻楞嚴述旨楞伽句義通說二經題辭》　往不佞釋褐時，筮仕揚之興化，則聞興邑有畸士，曰陸長庚氏者，譚性命之學，而歸極於仙禪，於道若有聞者。已而絕意進取，入山著書，寫其所得。始爲《南華副墨》，則會合三家，而各極其趣。好事者業已付之剞劂，海內多歆艷之。家世儒術，或勸之卒業公車，而竟弗卒業也。長庚質敏而好學，或蚤夜以思，歆然有會於心，則起而授簡。其所領悟，有人不及知，而彼獨知之者，然非於世售奇也。感遇師資，身面言說，所見異故，所得當自別耳。夫大道無岐，殊途合轍，分爲仙釋，始與吾儒聖人之教，間有異同，不知出世用世之法，未始不相成也。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震旦之旨，不異西來。苟有見於同，即釋即儒，亦佛亦仙。但混濫則茫無適從，分別則疲勞神識。深造而實詣之，則觸處洞然，隨其所入。故長庚於二氏之旨，少以儒術文之，更覺圓融洞徹。方便初機，接引來學，非小補也。夫人之生也，莫不各正性命，兼善而並修之，則玄之又玄，衆妙出焉。故溟涬無光之先，宇宙可以在手；二五妙合之後，萬化可以生身。長庚蓋屢言之，然非長長庚氏之私言也。不佞蓋深味乎其旨，所謂三家之學，一體共倫，非推附而紐合之也。長庚作《方壺外史》，千萬餘言，於彼契論經歌歲之盡矣。是刻爲《楞嚴述旨》、《楞伽句義通說》，則迦譯也《述旨》以宗古德，《通說》以爲童蒙，皆如禪之要典，既又各於篇端，分章說約，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用心亦良苦哉！庚子杪冬，遠會京邸以質新得，不佞分浼淮揚二守刻之郡齋，以公同志。蓋長庚遲莫之年，已耄期矣。莫逆之交，睽限南北，又得親見，其利益之及人，亦一大快也。萬曆辛丑二月朔旦，貞明道人中州對泉李戴仁夫題於端揆公署。

袾宏《楞嚴摸象記引》　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象如掃；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橐；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譚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咨詢無繇。出情識手，爲想像摸，彼此角立，如盲譏盲，予實慨焉。知己亦盲，救弊爲急，因入盲侶，與衆同摸。唯《首楞嚴》於諸經中更多疑義，由是諸盲競共鼓噪，交臂攢指，莫可誰何。爰取是經，百有餘則，略爲剖析，以例全帙。而於餘經間附一二，不復繁舉。昔佛弟子各陳己見，佛謂衆言：『汝等所說皆非我意，然各當理，足以利物。』則彼羣摸除悖理者，以理而摸，雖不得象，未嘗非象，故不患摸，唯執是患。若虛其中，不主先入，會文切理，理協文順，厥旨自彰。象之爲象躍如卓如，不於摸外別得一象。如執所摸，堅壁自持，摸之彌勤，失之彌遠，祇增戲論，成謗法咎，則何益矣。此特教事，其譚禪者，爲摸尤甚，或有摸馬謂是象者，或有摸空謂是象者，或有俱摸謂一切處咸是象者，或於一切摸之不得謂無象者，種種異見未易更。僕願諸仁者反摸其眼，得具眼已，象不須摸。萬曆三十年歲次壬寅千佛澡浴日，後學雲棲寺沙門袾宏書於翠竹山房。

真可《小板楞嚴經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法華》觸事而眞也。第名異而實同，故未得堅固定者，往往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往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發楞嚴會上，知其必舌卷而神喪矣。蓋蘇、張能馳騁有心有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

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倘能悟此，則《楞嚴》與《法華》，字字皆實相頂佛也。

又《書棱嚴截流後》 佛頂即自心，自心即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乳峰下鼻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棱嚴》大意，開爽絕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既不可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遂曰頂墮耳。

馮夢禎《首楞嚴經白文序》 是經譯梵以來疏解者十餘家，唯天如《會解》，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是足盡《楞嚴》矣。不知此天如之《楞嚴》，非如來所說之《楞嚴》也。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掃支離。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師笑不言。又問求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經文熟讀，自有入處。」語云，誦之萬遍，其義自見。況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悲心中流出。我等衆生，過去世時，或聞此經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八識田中，機感合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逾於熟讀者。善男子等，信受是經，當生難遭想，生尊重想，千遍萬遍，以熟爲期，以悟爲則。庶幾上不負佛恩，而下不孤達觀師方便開示之意。余蓋有深望焉。萬曆甲申長至後四日，翰林院編修馮夢禎謹序。

又《大佛頂首楞嚴經纂注題辭》 界師纂注舊本，余十年前曾見之。去秋晤於南翰官舍，所示今本，則改竄已十五六。蓋取諸家之說，芟夷煩冗，會歸精約，而間附己意，不但作聖經孝子，且爲諸師忠臣，其功顧不邵歟。雖然，《楞嚴》有顯密，經首云：「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如來有示，清衆有得，音聲普聞而無一字，此密楞嚴也。慶喜殷勤啓請，如來妙辯演說，此顯楞嚴也。顯以詮密，則十卷經文已爲注脚。注脚之下又添注脚，入海算沙，竟亦何益。對盲者說天如蓋如鷄子，其理不得不然；有目者則仰面一觀而已。界師約諸家之意，蓋不獨爲盲者設，而所望於有目者尤至。願與善讀《楞嚴》之士共勉之。萬曆乙未三月十日，眞實居士馮夢禎時游雙徑，憩文殊臺靜室敬題。

德清《首楞嚴經懸鏡序》 原夫《首楞嚴經》者，乃諸佛之秘密，修行之妙門，迷悟之根源，眞妄之大本。而其所談，直指一味清淨如來藏眞心爲體。蓋此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平等如如，絕諸名相，聖凡一際，生佛等同。然迷之則生死無端，悟之則輪迴頓息。是以吾佛證此，慈物迷之，故假大權發啓斯教，大開修證之門，曲示歸家之路，是以一部所詮從始洎終不出迷悟眞妄二法。然迷途萬狀，悟有多門，若尅體窮源，不無其要，至若從迷至悟之方，返妄歸眞之指，端在楞嚴大定三觀妙門。若欲洞觀法界，徹見自心，覿體還源，莫斯爲要。慨夫文詞簡奧，義理幽深，雖諸家注疏精暢發明，而學者貪程，罔知捷徑，致使理觀昧於陳言，修習失於正受。清不揆固陋，志嘗刻意斯文，杜絕見聞，窮歷冰雪，顧智識暗昧，非敢妄擬聖心，每於一綫通途粗述鄙意。庶潛修之士若攬鏡以照形，願卽事安心頓融藏性者矣。萬曆丙戌冬，憨山頭陀德清書於東海那羅延窟。

又《首楞嚴經通議序》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秘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眞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顚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澈一心之源，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舍此別無開導矣。故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窺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繼白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崇尚己學，刻意三深，而披文釋義靡不參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俟其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是於學者未免摸象之歎。

余昔居五臺冰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凝正心以照矚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光交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心爲缺。故予久有議蘊藉胸中，及投灾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至萬曆甲寅以投老南嶽，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時，粵門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予感其精誠，因入室講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較《懸鏡》雖多，無非廣發一心三觀之旨，而

文不暇詳釋，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辯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

或曰：「佛不思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萬曆丁巳端陽日，憨山道人德清書於吳門之貝葉齋。

又《首楞嚴經通議略科題辭》 此經文博義幽，舊解但科其文而未盡挈其義，故於通塗一貫之旨未暢，使觀者徇文而大義難明，以致修心三觀不得其門而入；雖古今講演流通盡大地，而依之造修者皆不知其要，有負如來開示正修行路也。今愚妄爲通議，直欲發明條貫，使學者一覽便見指歸，其略科但先提揭要義以示文外之旨，大端稍異前人，而義則昭然易見。觀者萬不得以臆見，而忽之也。今以標科各立號記，使易尋流討源，非特好爲奇事也。幸勿厭之。憨山老人清識。

又《楞嚴接光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衆生惑有頃薄，根有利鈍，故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緣而拔三界生死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執以明中，然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則。故以楞嚴大定，爲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一大事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散在五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法界一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眞頓證一心之懸鑒也。以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之因果，而敷陳於六萬餘言之內。以無量行海，攝歸三觀妙門，以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於首楞嚴一定。可謂至簡至要，最深最奧之法門也。

此經自入震旦，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所長，或尅文言，而昧其通途，或尚理觀，而略其文言，要之無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望洋，況居有漏乎？故探教者如飲海，魚龍蟲蚋，亦各盡己量，豈能盡海水耶？然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

予逸老匡山，閉關枯坐，四二授公，以所著《楞嚴接光錄》見示，且欲予一言以弁。愧予老矣，目已憒憒，智乏藻鑒，思不關微，安能發其幽奧。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掇首尾，指點血脉，批導文字，如游刃焉。以公廓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不拘拘矩矱，若以楔出楔，亦從前所無。愚謂有便上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瞽膜也。是在觀者，別具超方之眼，獨得於文字之外，由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德又可思議耶？

又《重刻佛頂首楞嚴經跋》 《首楞嚴經》者，乃無上頂法，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徹迷悟之根源，究聖凡之要路，眞修妙門，無尚於此。故琴禪之士，不入此法，則正眼不明；探教之徒，不通此經，則重關莫闢。自入中土，解者固多，而通途大旨，總未究竟。近有邪解之徒，甚至曲引玄言，以附外論，壞正見，世莫能辨，爲害非細。苟擔慧命者，爲之寒心。頃楚萍圓上人，久居豫章，攝受有緣，深悲邪見之幟難拔，乃集緇白法侶，捐刻本文梵冊，將以豎正法幢，冀諸有志法門賢哲之士，深究佛意，不墮闡提則法海津梁，此爲帆楫，其護法之功，豈小補哉！敬題此以爲先唱。

瞿汝稷《大佛頂首楞嚴經纂注序》 歲戊寅，予於山中讀《楞嚴》，時諸名衲畢集，予訊經中如是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義，衲各悉歧疊，又居上人獨謂予曰：「動爲業本，一切諸法本自寂滅。一念心動，六亂橫生，其言因動有聲因聲有色，謂一涉於有，則法法皆有耳。」予灑然異之，乃上人於此經朝夕探索不已。逮甲午，越十有七年，其所纂注，四易藁而成，以示予於秣陵，且謂予曰：「曩子所問，予所告者，何獨一章之旨，實囊括全經矣。夫因動有聲，顚倒衆生因之輪轉也。入流亡所，觀音大士以之圓通也。蓋心本無心，相元無相，而衆生不覺一念妄動，由塵發知，妄見於心，因根起相，妄見於相。由是而七趣昏擾，沒溺長夜，動也。若達相見無性，猶若交蘆，則內無能推之心，外無所現之相。由是而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空所空滅，寂滅現前，亡也。動則見空見色，故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也。亡則空色皆眞，故曰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也。是故七徵之所破者，破此動也。八還之不可還者，還此亡也。動則聽不越聲，視不踰色，一身且胡越，亡則陰入處界莫非妙圓，地水火風不相陵滅，彈

二十五聖之所證，窮五十五位之所詣，皆盡此動，竟此亡耳。故曰：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予曰：『歸無所得，又何以見？何以修？何以證也？』曰：『動則有苦，非見無所得，修無所得，證無所得，無以息苦也。雖在十地，猶有學佛煩惱，況具縛哉！』予聞之，若喝者之得冷風。上人命予卒讀其書，意或有所異同乎。予掩卷曰：『予既已示我矣，見後猊而復欲試其猛力，不亦過計乎！』註之得於長水、溫陵者十之七，得於渤潭、孤山諸家者十之二，得於上人之獨見者十之一。諸師名號不得錄，以融而爲一，則經旨脉絡相屬，讀者爲便。且諸師所說，世習見之，讀可自見也。此上人所語予者，卒之卷末嘗展也。萬曆甲午十月晦日，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撰。

真界《大佛頂首楞嚴經纂注序》

夫《楞嚴》三昧，本然清淨，匪由悟得，豈藉修成？然智鏡長昏，捨妙悟何能大朗？心珠久翳，假圓修始得廓清。是以慶喜因邪染而詢最初方便，世尊依妄緣而詰因地發心。見相生心，誠爲迷眞認妄；徵心辯見，實乃破妄顯眞。雖顯眞而破妄，仍會妄以歸眞。破斥重重，意使知眞識妄；會通法法，欲其了妄卽眞。故當機聞微妙開示，而倒想銷亡，眞心頓悟。滿慈聆第一義諦，而所知障蔽，疑問風生。清淨本然，世界衆生，因迷妄起，如空澄寂，浮虛華相，從翳幻生。悟之則清淨本然，迷之則山河大地。背覺合塵，執諸相而致相傾相奪；滅塵合覺，圓一性而得互遍互容。迷眞妙覺明，山河大地從茲頓現；得妙空明覺，有爲習漏何當復生。迷方既悟，不復更迷。幻翳若除，空華永滅。金出礦豈重爲礦，木成灰何再生枝。聞斯而眞妄先後之見應銷，達此而悟迷始終之疑永息。於是雖知法從妄有，未明妄何所因。故先引達多照鏡狂走，喻妄想因無所在。次勸滿慈不分別法，令狂心歇卽菩提。而當機復疑菩提之心，合從因緣而得，故世尊重引達多之事，明非假藉而成。繼此顯無戲論法，結責多聞，勸修無漏。由是得執銷心悟，獲天王宅，求造入門。然詣大涅槃，要依本發心路；入佛知見，須假攝伏根門。故初審因地發心，令以湛旋其生滅而伏還元覺；次審煩惱根本，教依根逆彼業流而循順圓通。擊鍾顯常，悟聞性則不執常爲斷；綰巾示結，解狂心卽得妙證無生。一六亡義雖知，圓通本根未悉。故先敕諸聖說修行方便，次命文殊選眞實圓通。宣清淨明誨以攝初心，演秘密伽陀令銷宿習。於是遠客識歸家之路，旅人得賜屋之門。五十五位，由是路以趣登；單複十二，假斯門而證入。然則眞如界內，雖亡悟修之迹；生滅門中，豈礙解入之名。文殊請示經題，實爲流通大法；世尊精研界趣，意在禁遏迷情。繼復詳辯陰魔，盡芟見刺，塞迷津之邪徑，啓法殿之正階。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兩忘眞妄，一契果因。究竟窮源，斯經爲最。

余始窺《會解》，頗信於佛旨無遺；久玩經文，漸覺於聖心未盡。潛神默究，稍獲端倪，由是搜諸家之章疏，纂衆解之精微。明宗趣而辯析異同，會問答而申明隱略。其猶捧土何增萬仞，掬水豈益九淵。不揆暗短，妄擬會通。採集羣言，目爲纂注。所冀依文了義，頓悟常住眞心；如說修行，速證楞嚴三昧。寓徑山沙門眞界述。

虞淳熙《首楞嚴經懸鏡序》

《首楞嚴》者，大定之總名也。而世之受此經者有不定之疑二焉。其一曰傳經不定。唐神龍初，般剌密諦三藏潛將梵筴私入廣州，譯而授房相國融。時本國責其違制，持筴遁去，融亦奏上不行。外則梵本無徵，內則目錄失載，已不能無疑。而智昇又謂沙門懷迪遇梵僧於廣州，共譯十卷，校之融本並不差異。豈迪與融同時筆受耶？智昇所記不詳如此，何以傳信？及考法顯誦之於晉，法聰持之於梁，智者不得見之於隋，而融等乃始受之於唐。或彼或此，或隱或顯，其傳經不定起後世之疑一也。二曰判經不定。五時四教之目攝一切經無不各從其判者，而獨此經最爲難判，環師判入般若，璿師判入方等，智圓諸師判入法華涅槃之間。夫不夭慧命，未獲法身，非般若矣；楞伽山上破外自然，非方等矣，匿王父子生不逢受記之年，非法華涅槃間矣。非漸，非頓，非秘密，非不定，非藏通別圓，如眞覺百問所列，始終前後恍惚難憑，其判經不定起後世之疑二也。

宣灑常舉秀師內道場之所書，慤師故相家之所得，相質以釋傳經之疑。竊意世人皆信二師，亦皆信此經無惑也。乃今四衆之信慤師如二師，則判以爲非一時頓說也者，顧不足信哉！室羅筏城之說一時也，迦毗羅城之說又一時也，結集者直欲顯一心三觀之指，卽十世古今不離當念而例何足以拘之？雖然，師已顯眞心，明大定，幾無餘蘊矣，又必名之曰《懸鏡》者，豈無其意歟？空中之鏡懸而照壇中之鏡，蓋持心咒之軌儀也。昔者阿難與摩登伽乘此咒心，一念薰修，超有漏而證無學。世尊將欲敷演大陀羅尼，先順其多聞之習種種開示，復鑛落其所聞於佛如語四衆文殊大慧比丘等種種多法，使

之泰然蕩然皎然了然而終則快然。於此金剛三昧聞藁聞修之秘，此惟能說神咒。若觀世音始爲當機，故歷選圓通，取其梵音潮音一形一咒可從中修證者爲法耳。如是修如是證，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地地皆以金剛觀察，而此金剛心金剛觀察乃金剛三昧，自旦至暮音聲相聯從耳根入者也。因門而入，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不然，心有未通，佛爲妄語矣，魔有未降，咒爲唐捐矣。獨不觀世尊自立之五名乎？曰寶印，曰救護，曰密因，而終之曰陀羅尼咒、灌頂章句。所云灌頂者，經中凡三四見焉，岳師判爲天竺灌頂部，誠有見於三藏所傳必爲密宗。此之圓圓果海，詎有時量而可以一時一教收之耶？或謂五密部中無此顯說，殊不知彼云夜唎即如是我聞，我已聞佛金口誠言曰灌頂章句矣，而難信受奉行，豈不謬哉！是故憨師信受而標《懸鏡》也。得此咒心，無論登刀入火，雖安公破句讀經，珪公詆佛妄說，無不可者。舍咒心而談眞心，是增益多聞，非世尊意，亦非憨師之意矣。萬曆辛卯元旦，獅子林居士虞淳熙書

又《大佛頂首楞嚴經圓通疏序》

天台遙禮《楞嚴》，願早至此土，既而迫於西邁，則曰《楞嚴》吾不得而見之矣。當有宰官菩薩以文章翻譯，復有肉身比丘以吾教釋經。而房相國遂應宰官之記，凡以青白之文赤青之章，染西綫而爛然者，皆得附於宰官。而釋經比丘若圓若岳，似副天台之望，又斥山外雜傳，果此土之菩薩非耶？迨交光之撥三觀，舜徵之混五燈，儀卿之贊聾莫，澄印之遇異人，宰官乎，比丘乎，法師乎，禪師乎？禪則天台之天如，有《會解》矣。中峰命木林和尚取魏靜復小本手付天如，而曰《楞嚴》一經禪者多取以爲準的，吾徵心辨見，略見指點，須成會解，發明全經。刪改多年，金聲玉振，山家無盡燈師證其能集大成行焉。名圓通疏，非惟經之圓通，庶幾進十人於二十五圓通之品，蓋身爲金城，身爲湯池，千秋不壞，而又於時味理行間，崇赤城之堞，亘錢池之坊，細書密旨，經緯縱橫，斯殆菩薩所示，第二十六圓通者乎！

或者曰顯師西望而拜，目不及見此經。而肉比丘輒云見佛談經，糾諸師之雜亂，斯特往生淨國之祥耳。見靈山未散之會者何人？追隨南嶽於西竺者何人？先身後身，親依佛窟，得旋談妙，久鄰聖階。中品既生，而肉身之五現，牀帷之頓空，人見其從觀音而來，乃未見觀音而證耳根之圓通，猶勤西望哉！表密義之難逢，導高足之深詣，天台之記良驗。百年之數已過，夫安知雜亂之非波旬語耶！波旬未破，全藉咒心，人但知《佛頂經》，不知灌頂部經者，咒之序分。咒者經之正宗，本圓修佛乘也。青衿宿儒裂法而獨稱禪那，始拔魔登伽也。白衣女子混十人而將犯淫戒，終陳五陰魔也。大力鬼王增六時而重加精苦，此師所以建壇表法從俗從宜。雖金口瑕疵，必出於三七日所見之佛；觀鏡光高下，應照見數千年已老之魔。是以首出玄義，湯若士常重其文句之清，匪錯匪亂；後出壇儀，僧孺弟重其創制之善，書額書銘愧肉眼之宰官，護肉身之菩薩，懸應其記固千載之一時矣。予往夢中峰作六夢記，中峰贊台教比四時之夏，屬天如揚盛德之光，或司徒百縣，雩祀衍期，水潦失時，燈師調劑焉。於是天台天目兼山並峙，不圖雪謗書傳，願超清磬而獨出，如此疏者將苕城若培而高，龍池若滹而深，進中峰父子於圓通不增二菩薩哉！至其剞劂則手眼神通，磨勘則夙夜精敏，道林卓峰何以加諸？如來見之，當懸記月光說法後，此經此疏不先衆經而滅，由攝流通諸人歸無量壽土，經等無量壽故。時皇明天啓元年季夏之哉生明，受菩薩戒天台宣灑虞淳熙和南謹序。

真鑒《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疏序》

本元覺海在纏，名如來藏心；湛寂性天當體，號首楞嚴定。豈惟世出世間，從來不動；亦且情與無情，法爾無生。柰何華起翳睛，夢沉長夜，於不動中，而見遷流動轉；於無生內，而受生死輪迴。若是則豈但凡外狂走，不能脫於瀑流。是雖權小劬勞，亦未免於細注。率由未見天眞之本定，徒攻縛識之枯禪，所謂生滅爲因，終無實果也。故我釋尊，因中悟此爲密因，果中證此爲極果，寂場海印，非不欲普灌醍醐，而夢夜昏狂，要須待多方淘汰，及其機熟，仍示元心。《法華》方以開端，斯經乃以竟說。多聞示墮，警狂慧策力於深禪；答定徵心，破凡小全迷於僞定。是必僞定全舍，而後大定可聞。由是向六根而指見性，令親驗乎不動之本眞；會四科而示藏心，令備明乎常住之自體。復通七大，極顯周圓，阿難遂以贊不動尊，謝希有定，是尚未及於請修，而所謝首楞嚴王，非指自性本定而何哉！此方答慶喜，會妄歸眞，顯空藏不變之體；下及酬滿慈，從眞起妄，顯不空隨緣之用。又復雙明性相，見空與不空二俱無礙，而圓彰三藏之全體大用。然後知一切事究竟堅固之定體，本自圓成徹法源，不動不壞之楞嚴，非由造作，所謂奢摩他微密觀照發盡無餘。迴視強制識心思惟影相之定，天淵未足爲喻矣。然而定雖本有，根結未開，體固無虧，用終不發。由是

當機思契入而喻屋求門，如來示決定而指根明結。於中，列數量所以令其選圓，推攬塵所以明其可盡。疑斷滅則擊鐘以驗其不滅，疑別有則現佛以證其無他。乃至綰巾而六結有倫，冥授而諸長悉啓。及敕文殊之推選，獨取觀音之耳門。蓋必寂滅之眞體現前，而後圓應之妙用備發，眞所謂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矣。

若夫道場三學，秘咒四檀，但爲修圓通，而障重者加行耳，非別有異門也。是則華屋之門方入，而升堂入室，不無所歷之位，故當機繼是以請位焉。佛乃楪加行，圓通以爲三漸，束三漸以爲乾慧，卽以此心中中流入。由是生佛家而名十住，行佛事而名十行，攝歸三處名十向，實證一眞名十地。以至等覺覆涅槃海，卽大寂滅海，而生死永寂。妙覺入莊嚴海，卽萬德果海，而菩提永成。顧謂歸無所得者，明但復還乎本不動體，而出現其本有家珍，非從外得也，豈同非因非果空無所獲哉！斯乃依禪那，以修進聖位。而首楞嚴大定，成始成終，故結五名，而囑其奉持焉。至於七趣勸離，五魔教識，亦前文要義，特重伸以加詳耳。最後深慈，曷有窮已乎！是則斯經也，一乘終實，圓頓指歸，語解悟，則密因本具，非假外求；語修證，則了義妙門，不勞肯綮。十方如來得成菩提之要道，無有越於斯門者矣。

夫何經本分明而注多莽鹵，正脉既失，本旨多乖。後賢指摘成帙，甚至但說本文，學者莫決從違，而臨文浩歎者多矣。鑒長夜迷徒釋宗晚學，賴聖賢加被，發薄少善根，偶窺華屋之門，輒憫宮墻之望，替伸管見，請正大方。實非橫陳臆說而蔑先賢，意惟曲順佛言而資後學。知我罪我，靡恤靡逃。所冀暫結喜緣，普碎阿鼻，而成樂國。倘開妙悟，咸歸大定，而證菩提，他日於諸佛會下，寧非同行眷屬哉！特撮略以冠篇端，而其詳在懸示云。

又《刊楞嚴正脉後跋》

予寓上黨，製斯疏時，妙峰澄印輩數子，清譽振於寰宇，著作流於海內。心祈稿成，得一證明，足驗乎不乖聖意，但慮其值之不偶。稿將半，妙峰忽至潞，已甚異之；將往拜師，已及門，一見卽傾倒肺腑，如三生好。咨其來意，曰：鑄萬固塔頂耳。予曰：「茲有佛頂，當呈似君。」卽出其稿，再拜請證。師亦拜受，讀未竟，驚曰：「當代僧英，指摘舊解若易梁柱，然茲如革故鼎新，大番昔按，非細事也。」已領其概，未盡其詳，乞携歸旅寓，一研味之。」予唯唯別去，次日往答拜師。乃稽首謝曰：「昨披妙注，抵暮徹曉，不能釋手，新意叠現，聞所未聞。《楞嚴》本旨如日初出，非諸聖冥加，決不至此。願師專志速成，恐時不逮。」刊刻之事，某甲效勞。」予承斯證許，亦稽首謝之。私念此或聖心允若，何遇之奇而獲證之早耶。別日師復諄諄，予感時光不逮之警，日夕孜孜，復三載而稿完。

歲逼除，師又忽至，慶慰無量，請稿如蒲。予謂非躬理之不可，容緩圖之。元日後，復別去。仲春，予遂有五頂飯僧之行，轉至蘆芽華嚴寺過夏。寺亦師所建也。冬寓於汾，次春復應臺山之請，說《觀經疏鈔》。夏游雲中，留西巖寺，請《楞嚴》。值妙師應宣城之招，過西巖，促予歸蒲，事亦甚奇。予乃繼行，仲冬始達萬固，承師厚遇種種。次年二月一日，命工就刊。王公大人，莫不與力。師復吹噓於鄰郡及上谷，乃至自鬻所乘以足之，是以周歲而畢。

夫經疏科釋，過四十萬言，而速成如此，固不無默相之者。而師之法眼道力所願成就，尤不可測，其亦多生有大因緣。於是繼而鑒蒙翊助，非茲一世也。否則安能不期而至，而緣之輳際如是乎？因紀顚末，以見法有所證，功有所歸焉。時萬曆庚子八月望日，沙門眞鑒謹跋。

曾鳳儀《楞嚴宗通緣起》

昔天台智者，師我南嶽思大禪師，獲證法華三昧，觀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自是閱諸經典，渙然冰釋。及解《法華》六根清淨義，沉吟久之。有西域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明六根功德，足與相證。」智者於是渴慕，每昕夕望西遙拜，如是者積十六歲。南嶽天台寺左畔有拜經臺遺址云。距智者後百餘年，《楞嚴》始入中國。經屬房相筆受，文字爾雅，宇內學士大夫多誦之。

余凡三至拜經臺，輒徘徊不忍去，竊歎古人繫懷聖典，積十餘載不及見。今《楞嚴》盈書肆，乃棄置不復觀，何也？余因發心書《楞嚴》於石，命工鐫刻，以次砌成石室。俾造拜經臺者，周環讀之，咸曰經來也，庶爲智者補一欠缺事。方操筆端書間，忽作是念：余所書者字也，非義也。智者欲此經之來，無非欲人人知有此經義爾。如玄沙備頭陀，因閱《楞嚴》，發明心要，是深於義者。乃至靈巖安、長水璿、竹庵珪、黃龍南及紹隆安民等，靡不因《楞嚴》而有悟，此諸宗師不孤此經之來也已。若因文解義，句釋字訓，漸疏漸徹，累至數十家，而經義愈遠，則不求諸心之過也。故能得諸心，此經雖未至，而智者依教立義，往往與《楞嚴》合。不得諸心，雖日對《楞嚴》，而此經猶然在西

域也，卽充塞棟宇奚益！宗師家務掃除文字見解爲不足尙，有以哉　然諸宗師出詞吐氣，接引初機，語意多似《楞嚴》，至發明向上，證入菩提，則與二十五圓通機緣無異　卽不誦《楞嚴》，而《楞嚴》具在　卽《楞嚴》不至此土，而此土未始無《楞嚴》也

余不自揆，遍採宗語，配合經文之後，或與暗符，或與互見；或推衍其意，或發所未發；念之所到，隨取隨足，余亦不自知其湊泊一至於此　豈天地間合有此種議論，而余多生夙願，固欲藉是宣《楞嚴》之義耶？是借諸老宿以明經，而非以我明經也。抑卽宗以明經，而非以文字見解明經也　遂名之曰宗通　宗通及說通，當有自得於心者　與諸老宿披襟相見，不但楞嚴一會，儼然未散，而智者亦至今在　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又題

金學曾《楞嚴截流序》　夫妙覺非海，流何所從？禪本無修，稱截奚義？奈何像季，學佛之徒，慧業易成，欲習難制，故經特舉慶喜之爲鑑耳　時慶喜居多聞之最，顧不能反照乎性體澄寂之先，而逐乎粘湛發識之後　騁己見聞，耽佛聲色　《般若》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阿難於斯未了，何以自解乎登伽？故佛匪示無見之頂相，徒言說以爲教，不幾重溢多聞乎？至若徵心辯見，廣衍三科七大，以至會通藏性，卽非兩融，言思並絕　從究竟堅固之解，建卽性無作之行　詳列諸聖之所證，獨推觀音大士，始自入流忘所，終於寂滅現前　所謂寂滅也者，卽佛法所表離見之妙體，又惡可以言說詮示耶！慨吉今諸疏既忽如來之默示，安能卽象以忘言！現量既迷，比智益遠　浸淫忘議，渺然莫返　此介山法師截流不得不作，抑道本如是耳　行者苟能旋源自歸，頓使髑髏乾盡，然後向死生涅槃逆順二流出沒自在，卽香象無所容其伎，兎馬云乎哉！太易居士金學曾題

鄭之惠《楞嚴截流小序》　如來以無相爲相，無說爲說，而慶喜從如來勝相起見，從如來法音起聞，馳逐色聲，流轉心目，則摩登伽女之見，而娑毗羅咒之攝，同一流轉耳　故如來頂放寶光，化佛說咒，明以無相之相截其相見，無說之說截其音聞　何流不入？何寂不現？十卷經文便爾具足今世解經無慮數十百家，又從無相生相，無說生說，文義知解橫流潰溢，慶喜之藥翻作如來之病　戒法師獨揭頂相爲現量之境，融詮經文，羣流遂截　嗟夫！性湛巨海，非香象之足，烏能截流而渡哉！猶記乙未放生西湖，法師盈座，共演此經，戒師最後出數千字，音響清越，機旨奔詣　時蓮池大師，馮開之，張孺願，虞長孺，僧孺，諸大居士在座，咸擊節歎賞　而其先演說者至避席自匿，中流幾墮　因思讀截流萬語，不若親從演說千言　然則讀如來十卷了義，又何若一了頂相之現境哉！截流之義此亦一證　萬曆戊戌夏季，虎林社弟鄭之惠書於慧日峰下

朱俊梃《刊楞嚴正脉後跋》　不肖梃育斯叔世，宿性庸愚，雖嗜道眞，恨乏指授。此生何幸，値我王兄殿下，研精貝典，洞燭玄微，深荷磨礱，僅通一綫。稔聞交光尊師，潞陽掛錫，改注《楞嚴》。梃數數神交，願祈親炙。戊戌歲妙峰師約師過萬固，刻《楞嚴新疏》。梃謁之，領誨無量　次春師講《華嚴懸談》，梃侍坐與聞，不啻撥雲睹日，出井觀天，頓覺身心擴周法界。踰年《新疏》工竣，荷師頒示，焚香披閱　始知識心爲無量障源，根性卽眞心實體，反聞乃無功用道。捨障源則妄盡，見實體則心安，用無功則頓入。《華嚴》固無盡寶藏，斯經其入《華嚴》之捷逕矣乎　法乳汪洋，粉軀莫報，無言謬贅，敢告同心　時萬曆庚子中秋日，持菩薩戒門下弟子體玄子朱俊梃和南謹跋。

圓澄《大佛頂首楞嚴經臆說序》　臆說者，爲何謂也？予慚膚學，短於見聞，欲見大乘，伸此管見，實乃胸臆之談，甚非通方之論也　私謂法旨淵深，小智豈能彷彿；佛心叵測，三乘尚乃依稀　然則不妨當其所知而互呈象體，隨方意語而各說身因　蓋由如來藏海，大小隨望而歡之者，海水不爲深淺；智慧日輪，東西各見而觀之者，日影何有自他？所以三乘同觀四諦，而大小各證聖乘，十界共秉一音，而聖凡並成利益　實乃得之於心，豈關文字。失亦在我，未必由人　如能因指見月，見月則了知月不在指；聞聲悟道，悟道則便解道本非聲　迷己逐物，開口成非；轉物皈己，拈來盡是。予於讀經之際，默然有所知，於義不足，敢折片言，字有淆訛，少伸己意，隨解隨錄，緝以成帙，藏諸私室，未敢呈人。邇來東塔坐夏，持論思益，而諸師等，偶見私本，發心願刻，止之不可　自醜自揚，倘亦中理　將此用報佛恩，杜撰非通，智識施我懺悔　時大明萬曆四十四年歲在丙辰中秋，嗣曹洞正宗第三十二代，古越雲門顯聖寺後學沙門湛然圓澄注並序。

傳如《楞嚴玄義叙》　夫契經文心不易標指也。唯智者大師發旋陀羅尼，起遵《法華》，具演十妙，雖是教網無不炳著詳悉，惟玄義云　然而

《止觀》大部全體《法華》十妙，是知教觀殊軌，理無二轍也。乃大覺世尊於《佛頂》又揭總持，所示境觀有懸契焉。但是典後入眞丹，未經判釋，時昧偏圓，莫知適從。我百松和尚嘗撰《百問》，啓重玄之漸，終慨洞庭釣天環而聽之之無幾也。參兄燈公不慮世忤，作《楞嚴玄義》四卷，豈助總持夙夜願見之意耶？抑竟先師窮詰沉疑之意耶？燈兄偕不慧，行三昧懺法，於卷荷根得入流地，故於玄義三觀十乘教理行證，無不究竟而委示之，即靈山大蘇相與首肯。不慧篇端附言，亦茅屋不間庠序之謂乎。然當是時，多聞流亞既昧一眞，撥無萬行，排藏心爲世智，值登伽爲樂境。觸目教觀多懷懼蹙，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即諄諄聖誥無奈之何，予言獨奈之何！萬曆丁酉春季，沙門傳如書於西溪之九沙懺室。

通潤《楞嚴合轍自序》 予少孤，生於貧里，雖托身蕭寺，雅尚佛法，而意無所屬。時山中有老宿然公者，能醫能詩，且能究教乘，喜與之談。談則往往拈提《楞嚴》要旨以起予，予亦能默領其旨。爾時乃屬意《楞嚴》，且私淑天如《會解》，即祁寒溽暑不廢檢討，或稍見一斑則霑霑自喜，以爲此經奧旨盡乎是，當終身遵守無餘慕，遂潛伏太湖之西山。歲丙戌，適無錫華藏啓楞嚴講期，時主法者，爲先大師雪浪，首座爲山中老宿源公。公與然公爲同參友，亦知教知詩，與予亦有交，寄一劄云：金陵雪浪寔當代大法師，識見卓遠而譚鋒澎湃，如江傾河瀉，眞末世津梁，人天眼目。今駐錫華藏，大闡《楞嚴》。公僻處一隅，目瞪雲漢，何不出山一赴講席，預霑法味。予熟思曰：《楞嚴》深意十師盡發其玄奧，而天如復撮其要義爲《會解》，若衆寶聚。即講師口如懸河，不過恃聰明知見，塗抹世人；豈外此而能別竪新義乎！』卒不去。公復致書云：如來妙旨廣大深淵，豈一知一見一文一義所能盡。譬如大海，蚊蝱飲之亦飽，鼷鼠飲之亦飽，修羅飲之亦飽，此各隨其量耳，安見一口吸盡海水者乎？公且來，當不負公，勿貢高爲也。余遂欣然買舟，直趨法會。於時先業師手拈麈尾，左顧右指，聲欬欠伸，無非顯示第一義諦，盡掃文字支離之習。一時聽衆有咋指者，有忭舞者，有贊歎者，僉曰希有哉！是大宗師而復爲大教主者哉！余亦怳然失而恬然得也。迺合掌謝首座曰：不虛公勸駕，不孤我一來。自是日侍座側以聽，遇整牙屈曲處必咨請師。師曰：『如來教法源委不二而流派千差，然《楞嚴》一經統萬法爲兒孫，攝羣經爲眷屬，文雖十卷，實大藏之都序也。有志教法者，不可不先讀，又不可不熟讀，熟則心目口齒間隱隱隆隆自有入路，不必借人頰頰，拾人涕唾。若果先明經義，向視諸家注疏，涇渭立見；否則爲注疏奪心而經義反晦矣。』予始得看經法。自是以后唯獨坐靜處，案上唯置《楞嚴》，即胸中眼角口吻邊亦唯置《楞嚴》。且讀且思，遇不愜心處即書而粘之壁，時時參究，務求必達，故亦時時會心。積數年而《楞嚴》一貫之旨，字字皆契佛心，毫無齟齬。反觀向時伎倆，眞管天蠡海。覆取諸家注疏讀之，則是非得失了然胸中，略無疑滯。於是將平生零星所得於師友邊者，及平生自得者，錄成私記，藏之篋笥，以備遺忘。

無何，偶於友人案頭得見《楞嚴正脉》，展卷讀之，其指瑕擿疵處則與向所私記者，大半相合，其不合者十之三四。然較前諸師注疏，雖分鑣並轡而駸駸時軼乎其前矣。余歡喜自慶曰：『安所有如是法師，我輩僻處一隅，曾不耳其名，今何幸而獲無上希有之寶，豈所謂不求而自至者耶！』即欲謀諸檀越，登棗梨以廣其傳，不知板傳於嘉湖久矣。第鑑師婆心太切，欲使人人盡解。故經義無論易難皆詳釋之，唯詳故，語亦繁，繁則不便於初學，皆望洋而退。余故復將平日私記而與諸佛性相若合一轍者，裒成一帙，以付欽剞，寔欲誘引同志好繁好簡者，並入圓通法門耳。若夫經之大旨已先揭於定判，故不重敘，聊敘得法源委如此。天啓龍飛辛酉，二楞庵釋通潤書。

俞王言《楞嚴經標指序》 余師事宣尼氏，游心古文辭，見謂六經渾渾噩噩聖人之言哉。丘明艷而則，其文皮，國策辨而詭，其文宕，屈平幽而怨，其文激，莊周宏而肆，其文奇，韓非辨而刻，其文達，馬班博而裁，其文雄，由漢以前百氏諸書，雖言人人殊，大都洋洋纚纚，正正奇奇。秉六經而建旗鼓，靡不頫首顏行，扶服犇奏，見謂千古勝游，至矣盡矣，蔑有尚矣。然皆世間諦耳，非出世諦也。《楞嚴》出世諦也，有有無無，有無無有，幽奇幻怪，不可爲名。譬太虛空，其來無首，其去無尾。聲爲萬籟，色爲百昌，在目滿目，在耳盈耳，去者成故，來者成新。彼虛空體，何有何無，何名何相？故高如須彌，表可測也。深如瀛渤，渡可窺也。莊嚴如浮幢，華可飾也。幻如偃師，巧可造也。音如迦陵，聲可寫也。隱見出沒，如蜃樓，如化城，影可望也。若迺不表而高，不度而深，非華而嚴，無巧而幻，見弗以影，音弗以聲，非有非無，誰爲名相？

世儒執有，卑者專舊守殘，用塗耳目，其次繡爲鞶帨，用博世資，卽百氏未游其藩，何暇論乎六籍之外　夫雕玉爲楮，孰與造化之巧？　棘刺爲猴，孰與形性之工？　丘樊而游，孰與四虛之達？　故有方內游，有方外游。今人拘於冥室中，目無見耳無聞，愀然不樂也　穿穴隙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　見日月光肆然而喜，況登泰山，履石封，視大都，若蓋江河，若帶萬物，在其間乎！　登泰山尚曠然而樂，又況旁日月，挾宇宙，電爲鞭筴，雷爲車輪，縱志舒節，游太虛空，其爲樂豈不大哉！　百氏六籍方之內也，《楞嚴》方之外也。游方之外，游之至也，游方之內，游之不至也。雖然，無世間心，其操不實，無出世想，其趣不高。實則高之，高則實之，其說蓋出於儒，世之讀《楞嚴》者皆出世想也。循經則辭奧，循傳則義繁，兩者俱無當焉。故離爲章節句讀，以直剖古人之心；既融通部之意以分支，又融通支之意以分章；既融通節之意以分句，又融通句之意以標義。要使血脉流通，按經絡之微茫而不愿；神情注結，定孔輪之幽眇而有常。既如常山之蛇，首擊尾應；又如照妖之鏡，形現神彰。埽千年之無穢，噓萬古之神光。豈謂能游，亦唯是百家六籍外，更有如來實藏，昱耀乎大壤間者，故願寓目焉。以爲宣尼左袒云。萬曆丙午春佛出世日，新安俞王言皐如著。

聖行《重刻楞嚴截流小引》　夫《楞嚴》一經乃如來神變逗時之妙藥，病者遇之無不立瘥。昔阿難示染，登伽示淫，蓋爲見色聞聲之流，不能斷截愛網，作一方便，故阿難發起而如來宣說此經也。時在會聖衆皆見如來無頂相中涌出化佛，坐寶蓮華演說神咒，劃其淨見則截而無流，不順根塵則流而可截，此堅固神丹蘊在十卷文中。余嘗與同志商確此經，求之本文勿得，求之諸家注疏又勿得，如望洋焉。偶得戒師《截流》，讀之恍焉悟也。醫卽自醫？何用向外覓醫。譬如醫王患病，捨却自己神丹，別求方藥，曷稱智者？茲《截流》一出，懷疑者如湯沃雪，有慧者亦不至棄海認浮漚。此緣非小，余欲再付剞劂，使之流通，如流欲截而愈流。閱者當具只眼，方獲無相光中一粒神丹。萬曆甲寅中秋日，玉溪菩提菴聖行和南述。

廣豐《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科判翻刻緣起》　是疏成於萬曆丙申冬，科成於次年丁酉夏。妙峰登禪師見之，驚歎禮拜，得未曾有，勸梓於代藩，王自爲序。彼土學者寥寥，流通未廣。宋化卿居士爲辯父功，淹留都下，搜訪異書，因得斯帙。遂能勘破世緣，樂其本有。還呈雲棲大師，我大師印其宗教雙朗，性相普融，由一返聞，入佛智見。自經來震旦，千五百年，疏家未有也。正謀翻梓，阻以病緣，後諸檀越，各具上根，契心非勉，於所校本，施貲就刊。次第告成，惟闕科判。蓋由條貫未通，艱於得味也，然此實經之大綱。鑒師遙領天台賢首清涼之妙提，近證曹溪戚家心光之顯現，試覽懸示，理脉井然。大師自檢衣鉢助刊。宋居士以愜素心，亦樂爲助。會廣豐歸自白門，持黃屯部貞父、蔡庫部伯達、羅儀部玄甫所捐俸至，卽日命梓。

大師方以靜攝屏筆研，命廣豐具緣起。舊刻懸示前有代藩製序一首，每卷有「蒲州萬固沙門妙峰福登校」十一字，今存之則贅，去之則因不明；聖經前不可贅勝事，後不可昧前因，故須緣起云。

萬曆癸丑孟夏，無一道人廣豐述合梓於秀州漏澤寺，居士卜宗文總閱，莫如德、朱懋績二居士分校，郡人賀明世莊書，吉安李國華經紀。其始終凡隨喜贊歎，皆有功德，奉持領受，卽證菩提。

鍾惺《楞嚴經如說序》　妙性眞如，是謂大佛頂。大定堅固，斯名首楞嚴。始中終所不得異，過現未所不能殊。顧圓通止趣一途，修證必資萬行。所以用果爲因，因曰密因，乘因得果，義曰了義。行此乃能成佛，昧此無由結經。然舍利得秘記涅槃，兼緣覺聲聞而畢舉；阿難請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蓋《法華》功成而位已極，追談中路所經。《楞嚴》就學而志無前，豫斷化城之想。結集明眼利根，棄小舉要；陳義不待其終，開經已示其極。括五十五位中，約佛子善超之數語，而圓通之法，已見前矣。就二十五聖內，舉目連拘絺之六尊，而圓通之人，豈外此乎！

古今名宿，分曹竪義，殫力參微，然意義幽深，會者未易。卽文辭巧妙，晦者亦多。近三懷法師，辯才無礙，而不注一經。人問其故，曰：「不優文辭，安敢注經？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相濟。」旨哉斯言，幾於無我。夫行文之妙經難解，已如斯矣。況析理之深心要渺，當何似焉！要其大概，亦略可言。生死之根本有二，緣心最粗，業識爲細，豈容一往無分。菩提之途路無多，眞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不廢。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舍湛而至不搖，所舍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聞何法，斯菩薩入見前寂滅之門。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故曰聞、曰思、曰修、曰如幻，證圓通

之不隔。第現業唯行可消，宿愆非咒不敵。既從頂出，即是佛身；立見邪逃，豈關魔號。言思已斷，證悟斯存。等妙前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深，人多混濫。諸天因地不眞，何以寄回心之聖；二乘取途非錯，何以墮邪見之流。即數處之覺迷，關全經之明晦。

不揣頑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棲尋衆典。賀居士中男，慧性辯才，深心閎覽。昔聚白門，演說數過，中來閩署，披剝四旬。辨因果於茲經，析異同於諸教。較如觀果，快若拈華。自謂厥衷所蘊，非緣余筆不宣。亦恐遺亡，勉爲疏緝，幾回易稿，始得成書。居士來楚，重事推詳，猥蒙證可。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爰名『如說』。明天啓甲子佛弟子竟陵鍾惺伯敬撰。

傳燈《大佛頂首楞嚴經圓通疏序》 夫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清淨本然而周遍法界，隨衆生心而應所知量。不生不滅，無去無來，非空非有而離即離非，即俗即眞而是即非即，其惟如來藏性歟！於性覺必明中而妄爲明覺，向澄清大海內而棄海認漚，因而爲三細六粗，因而爲衆生業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捏見聞幻翳以作華因，邀三界空華而結空果，其惟九法界衆生歟！我以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其惟釋迦如來歟！以大權而啓無上之教，示墮淫室之中，厭小慧以求成佛之因，得示莊嚴之路，垂範千載，弘益萬方，其惟慶喜尊者歟！直示常住眞心，總標二種根本，破七處妄心無所而三處詰妄體元無，示十重眞見有歸而一道顯元常清淨。圓開二種微妙三諦，俾當機頓獲法身，直指一乘寂滅道場，使衆會咸悟實相。圓解開而後修圓行，常心顯而方事圓修。二決定門重伸取捨之方，三無漏學再決修行之漸。入道之要而獨選乎耳門，破障之功而兼誦乎神咒。可謂顯與密而兼修，正與助而雙運，遂得菩提之路，親到涅槃之家。舉要言之，教理智斷而無不皆圓，行位因果而無不皆妙，其惟《首楞嚴經》歟！或憐孱弱析重以分科，或哀短脛派深而作疏，或擊蒙而爲標月之指，或探玄而爲指要之宗，其惟諸師之疏解歟！合殊途而歸一致，匯大海以合衆流，同一鹹味，失其本名，其惟天如師之《會解》歟！

第大成雖集，玄意尚愛，當機首請三法，漫不窮其所因，如來示以根本，了不原其所自。顯十見性，主賓之理何彰；破二見妄，遠離之言奚在。次第不次第二種三諦，圓融與行布不分；修成不修成平等法身，衆生與諸佛回辯。見道而後修道，見道有所未諦，則修道何施；修道而後證果，修道有所未獲則證道安望。此爲大定之本，此爲萬行之源，雍而不通，滯而不決，又何貴乎智者之西望，梵僧之懸識，密諦之持來，房相之筆受乎！

燈夙生慶幸獲遇眞詮，索隱研幾積多寒暑，既仰承乎本講之面命，復資乎壇法之圓修。參同止觀法門，會通圓覺了義，隨文釋義，既不忍廢於諸師之雅言，立體標宗，竟獨挈乎一己之心印。筆以成疏，名曰圓通，剞劂流通，用酬法乳。大矣哉！《首楞嚴》之爲經也，無法不具，無教不收。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勝淨妙明，不從人得，謂之華嚴圓頓可也。墮淫室無殊乎孩提弱喪，徵心目何異乎哆哆婆和，謂之阿含漸初可也。四教並談而三根普潤，一道直入而四門等開，謂之方等漸中可也。廣辯三科，備明七大，以空慧水蕩二執情，謂之般若漸末可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疑惑消除，心悟實相，謂之《法華》非漸非頓可也。始明常住眞心，終歸三德秘藏，四種律儀，珍重扶植，三無漏學懇切宣揚，謂之《涅槃》扶律談常可也。部類既不專乎四時，法門復兼通乎漸頓，收通歸別，以別攝通，誠方等實相之眞詮，圓頓生酥之教相也。

嗚呼！悟此理者清淨法身可即生而獲，修此法者般若妙智可直下以圓。解脫德由之而念念增明，涅槃果因之而心心成就，可謂明心見性之妙門，成佛作祖之秘典也。然而慧因定發，定藉戒成，三無漏學事無躐等。仰冀後賢於此法門而無惑者，內既資乎聞熏聞修之理觀，外必藉乎佛力咒力之事修。宿習既驅，現行不作，便可飽餐甘露以延年，不致過傷醍醐而早夭。以此而續佛慧命，以此而廣佛化儀，使人人悟心地之無生，各各證菩提之不妄，庶不負如來頻煩告誡之恩，當機殷勤啓請之德云爾。時皇明萬曆四十有七年，歲次己未中安居日，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述於楞嚴壇之東方不瞬堂。

又《楞嚴圓通疏前茅緣起》 余欲述此疏久矣。曾於萬曆辛丑，赴虎林虞司勳德園居士勝果寺法華三昧之請，諸來法侶，請余著述，先作一序，題爲圓通疏。遷延至今，未果厥志。今秋臨海王伯無居士，詣余幽溪，同修大悲三□□□□□比丘，復有此請。而大人同□□□□□□□□□□求大悲菩薩，冥熏加被□□□□□□□□□□□□□七日，一以耳根圓通爲

□□□□□□□□□□□□不蒙顯應。然似冥冥中，精心陰速發我神識，輒於此經海印三昧，稍有悟入處。適鹿臺楊海翁居士，訪余山中，又以『海印發光』之顏爲贈。既有會余心，即欲以海印三昧，更其疏名。而比丘居士咸曰：『先此十年，已作此序，似有所待。況此經所宗者圓通，願弗更之，請以此名，題楞嚴行法，不亦可乎？』以余山中明秋有楞嚴壇法之舉，故然其言，仍題爲圓通疏云。

又《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序》 夫大佛頂首楞嚴之爲法也，去來惟一，生滅恒如。性七大而互周，妙三科而等入。眞空眞色，因緣自然之四計圓離；性色性空，俗有眞無之二偏絕寄。方乎寶鑒，類彼摩尼。三諦之濟濟像歸，十界之穰穰珍雨。爲衆妙之靈府，爲萬善之玄基。寥兮廓兮不可名而強名如來藏，希兮夷兮無得稱而寓稱常住心。慨衆生之性倒也，昧斯一理融通，局彼知見殊異。或塗空而割有，錯亂乎修習之門；或賤邊而責中，肯綮於僧祇之劫。在凡夫則計內計外，在外道則執斷執常，類皆以眞知爲妄知，如迷頭而逐影，以妄見爲眞見，似棄海而認漚。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此《大佛頂首楞嚴經》之所以說也。此經唯宣勝義，獨被圓機，剖常心於生滅之中，指駛流爲謐水；會藏性於色空之內，鏡額瘡爲髻珠。酬諸佛菩提達道，陰入處界本如來藏而體之卽神；詰娑婆圓通本根，理智根塵諸生滅法而亡之俱寂。舉要言之，聞思修而皆妙，戒定慧以俱圓。正與助而並驅，顯與密而雙運。歷因果始終之階級，泰風送逝川之舟；摧生死見愛之婆旬，烈焰銷鄰虛之雪。信所謂方等實相之眞詮，大事因緣之先容也。聲聞在昔，敎衍於今，後五百年均一佛日。爾時祇桓精舍既有妙悟阿難，此國摩訶支那寧無宿根上士。第爲經文語活，佛旨意玄，解者唯緝網而秘於綱，學者舉棄綱而投諸網矣。故有窮年敎苑研幾而莫得融通，矧彼畢世禪關索隱而能之解脫者乎？

燈獲瞻秘誥，聽學有年，譬入海而算砂，徒顚眩而自困。既而掩卷思義，置解尋經。兼讀台宗乃有餘地，非唯悟《楞嚴》爲《法華》之要綱，抑以見智者愜如來之本心。談藏性則冥符性具之宗，說止觀則暗合大定之旨。乃至懸判地位，預防陰魔，一切名言靡不彈契。噫！玉泉慈霍幾千萬言，人無證者；佛隴西望數十餘載，蓋有以焉。今輒秉斯義海，仰疏經王，以佛心印佛心，不亦培嘗助明。卽《楞嚴》釋《楞嚴》，孰謂以水醍乳。徵文立義略擬《懸談》，學慚踈野而詞愧不文，言肆支離而義求或當，勒爲四卷，質諸同志。匪圖取捷於龍門，聊託逸塵於驥尾云耳。

李太冲《首楞嚴經直解序》 余幼卽有四部之癖，自孔孟書外，喜讀西土諸經，而疑常十三，輒乙其處。如陶元亮不求甚解而已。未幾從慈氏事佛，一切屏去，益取諸經朝夕讀之。解《楞嚴》者，孤山十數家最著，而余益不能無疑。何以故？《楞嚴》惟般刺密諦一譯而潤色於房相國，其文簡奧錯綜，其義貫攝照應，似非思量分別所能了者。而十數家之解終是十數家《楞嚴》，近世詮注紛然，號博耳食，顧支離舛謬，引蔓牽藤。視如來所說之《楞嚴》，豈啻霄淵隔哉！

吳興莫法師結夏甘露庵，往往拈《楞嚴》妙義示人。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學者欲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笑不答，授余《直解》十卷，則師所手造者也。師爲雲棲尊宿大弟子，智力行力雙轂並臻，梵典精研，工於著述，《楞伽參訂疏》講席已傳，逃影青山，復造此解，訓詁次第悉準經文。提其綱，列其目，連其脉理，且刊定名賢過不及，而以明白徑捷出之，掃盡支離舛謬引蔓牽藤之習。翻閱一過，恍若披雲睹天。筆頭光明妙契佛旨，不僅作十數家鑽故紙忠臣。使余疑團頓破，文字般若不可秘藏。余里中黑白善男女輩捐貲板行之，此勝緣也。余慨今天下剞劂日盛，經術日衰，孔孟等書俱壞亂於俚儒及科舉之學，有能刊定名賢，明白徑捷，成一家言，如莫法師其人者，子車氏所讚聖人之徒非耶？因序《楞嚴直解》而拭目待焉。萬曆歲在己未解夏日，香光居士李太冲莫勝甫題。

馬正初《首楞嚴經直解序》 詳夫《首楞嚴經》者，文雖十軸，義攝三科，曰理、曰行、曰證。蓋指吾心之妙義謂之理，理融三觀而返率其性謂之行，親炙理中境界謂之證。全經之本末究竟唯此三義而圓收之矣。故我迦文薄伽梵始據阿難發心見相處，直究其源則根塵識三俱化爲無上菩提，更於何處見有眞妄來，而眞忘之名皆成贅語矣。故知吾心卽空如來藏，而空如來藏卽吾心之妙具，曷嘗離乎有而言空哉！是故山河大地諸有爲相，當體卽如來藏清淨本然中道諦理，是爲顯理之明文也。次復依中理而眞修，會圓通於一念，發妙耳門，六解而一亡。三觀融而一心寂，餘塵息而種智圓，行證二文兩言而盡之矣。

原夫經義本直而解者自迂，此所謂非經之難，特傳記難之也。安法師善

得首楞嚴之昧，拈綱撫要，深切著明，片言而立徹全經，恍然讀入於三昧中。自非具正眼而得妙悟者，其孰能若是哉！於是學衆請師直解其義，安師諾之，歷五寒暑而草創始成。夫此解者不務名相，直剖玄微，字字契眞，言言見諦。余於雲棲室中偶見之，如獲至寶，乞之歸於禦兒溪上，諸同道輩聞風而至，各捐金而壽諸梓。嗟乎！今之世，法當末運，砆鍮亂眞，而此解者迥異羣詮，誠圜浮金、荆山璧。世有識者，固不與砆鍮同日而語也。茲喜肇端於余，而功歸於衆。余雖不敏，而知大道無文，上善罔績，故敢以無穢聊述梗概，並紀其歲月云爾。時皇明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夏四月佛誕日，語溪菩薩戒弟子馬正初薰沐和南書於甘露禪院。

李雲龍《首楞嚴經直解序》 人生寓內，道其可以不聞乎？道而不聞，隨汩迷津，便成苦海；道而能聞，觸處逍遙，遂入妙嚴樂土矣。慨余遍歷塵勞，廁身棘道，舉足動步，罔非有礙。因而知慕乎道，不啻饑渴之甚。何意宿緣微有天幸，得遇仁安大師於甘露禪院，首出《楞嚴直解》示余。初讀之茫然，載讀之有省，三復之欣然會心。乃歎曰：嚮日下手工夫皆孟浪也。今閱是編，開我茅塞，示我衣珠。藉茲寶航，將登覺岸，脫離苦海之患，而隨寓可以自適，皆緣我師點化之力也，敢忘所自乎？受益若我而天下之爲我者，亦夥矣，況有愈於我者與。乃知是編爲由覺路之星軺，燭昏衢之寶炬。學者必以是而之焉，直登寶所，勿滯化城而中道廢也，庶不負我師所望云爾。時皇明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夏四月佛誕日，瀫水空空居士李雲龍薰沐書於語溪歸寶樓中。

袁世振《楞嚴經圓通疏序》 余生平有三不幸而獲三大幸焉。生爲楚人而乏楚才，一不幸也；宦途多鈍置，二不幸也；以直道交人而橫遭誣謗，三不幸也。然而因之獲聞西來大教，於西教獲秉天台大師之宗，因台宗而悟明《首楞嚴經》旨，豈非三不幸中而獲三大幸歟！余始於是經之未悟也，側聞先達，構以心師，發爲八難。今悟之矣，而翻然更爲八易，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試陳略言之，即以是而爲《圓通疏》序，諒亦師所印可者也。

此經始秘中印，累葉帝胄珍爲鎮國重寶，慮傳持外國，防衛甚嚴。而般剌密帝三藏入內道場，用薄素細氎，剖臂而置諸股中，潛持得出，非傳來之難乎！因即附南海估舶，得達五羊，將出之共房融宰相翻譯，而苦爲脂血所凝。賴房妻黠慧，以銅盆盛水，浸而舒解，就之抄錄，非翻譯之難乎！當時密帝正急於流通，實未及奏請，而朝廷責違其制，乃畏而持經遁去。房雖奏入亦不及頒行，後因神秀禪師入內道場，傳寫歸於度門。慧振法師訪度門得之，經始傳焉，非流通之難乎！自唐天寶十年西京惟慤法師始作疏解，相沿至今凡十數名家，孰不謂深契佛心，得骨得髓？至於關鍵大意，修性境觀，展卷則滿目陳言，反照則修途罔指，非疏解之難乎！昔天台大師嘗西望此經一十八載，既而入滅期迫，不獲寓目，乃預讖譯入懸記。釋者謂當有菩薩宰官以文章翻譯，復有肉身比丘以吾教判此經歸於中道。余遍觀諸疏，皆無足以應聖讖，惟今大師之《圓通疏》獨可當之，非應讖之難乎！夫經之流通貴在得旨，得旨又貴在建壇修進。此經自入支那海內，未聞有建壇之者，惟今大師於幽溪蘭若依經建立，莫不中規中矩，非建壇之難乎！然而建壇方是事相莊嚴，進修又貴在見道修道。師自乙卯始歲歲引衆修持，莫不解行相資，目足雙運，非進修之難乎！又建壇雖則爲難，得地誠爲不易，必在名山，離諸垢染，波旬不得其便，斯可如意修爲。否則障難孔多，未必成就，非得地之難乎！昔也八難，今爲八易。然而非後四而莫成前四，而後四又觸在吾師，微師悟入修證，何以作我導師？若師者可謂應大師之聖讖，傳古佛之心宗，即肉身而悟法身，即肉眼而具天眼。剖微塵而出經卷，朗金鞞而刮翳膜。發古今之所未發，決釋迦之所秘密，可以稱《楞嚴》之中興，可以滿大師之久望。而今而後讀是疏而開解修證者，斯可以稱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果矣。

余廣陵鹺使千里，迎師坐夏，衙齋耳提密授，示明珠於衣陰，見見爲先；賜華屋於旅亭，聞聞居首。非惟得其得而入堂奧，抑亦識解寶而雨珍饈。遂得飽飫醍醐，住持圓覺，富有多寶藏，作長者之子；貴爲法王裔，愍貧乞之兒。豈非遇千生罕遇之人，聞萬劫難逢之法歟！所願人人悟入，各各宣傳，俾大法不雍滯於一隅，至道獲流通於永劫，則報恩之心庶少酬於萬一也。

時皇明萬曆泰昌天啓三聖繼體郊天之歲，歲星在上章涒灘畢相月哉生魄，欽差疏理兩淮江廣河南等處鹽法道、山東按察司廉使、宗天台教觀菩薩戒幽溪宜灑滄孺居士、蘄州袁世振槃談撰。

如奇《楞嚴經纂注後序》 原夫佛所得法，甚深難解，以舍利弗大智，

猶盡思不能測。注釋若爲盡之，而何用纂爲？曰：『古德不云乎，纔有信入，皆可爲人。從是長水溫陵諸家，雖皆當世英才，智超羣品，而不無麤妙相形，顯晦異趣，其間集衆美而會大成，豈云小補，此纂注之所由作也。第諸家所注，各擅一長，使於注不能洞燭羣言，則糾纏而鮮要，於己不能深會佛意，亦紛還而無宗，猶夫未纂也。幻師於《楞嚴》，則積功二十餘年，易藁凡四五度，其照徹諸家同異，如指諸掌。故自甲午結夏徑山清涼，演說至五十五位，恍然信入，又作五十五頌，注以頌顯，頌以注證，而楞嚴之義彰彰矣！纂注委悉，已見經前引中，而頌文仍綴卷末，以便披閱，觀者按圖而索之，庶乎不得於注猶得於頌。而幻師爲人之心，誠深且切也。』或有謂予曰：『近世講席，方贅疣諸解，而此輒勞勞纂輯而復頌之，能逃添足之誚乎？』予曰：『此爲佛語玄微，忌在說破，欲學者自求而得之斯可耳。既已形之言矣，與注釋何異哉？且言說僅濟一時，而復非人不繼，即令代不乏人，而傳久失眞，必須得文可證。故知注不迷人，人迷於注，脫肯自求而得，豈於注釋有妨。而防彼執注爲經者，至捨注而取言，亦一義也。』聞者意解，遂併識之。萬曆歲在乙未仲春望日，來吳沙門釋如奇書於徑山喝石山房。

凌弘憲《錄楞嚴緣起》 遲日閑居，白雲封戶。黃巖之擊竹成風，晦堂之華香盈座。忽跫然履聲，有客戶扉而入，兀坐良久，歎曰：『人生駒隙，終日忙忙，究竟何如？』余漫應之曰：『腰紫紱肘黃金，如是足矣。』客不應。余復謂之曰：『生前簡白，死後翰青，如是止矣。』客曰：『嘻！吾所謂究竟，不有人生一大涅槃乎？』余未解。客亦逡巡而退。

越數日，取《楞嚴》讀之，廼後知一切事法莫不有究竟。吾夫子所云，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歸根到知之一成功，一皆一切究竟法。人患不學耳。學者並心一路，則即利即鈍，即漸即頓，何上乘人下乘人之別？溫陵老人曰：『導達禪乘，決擇正見。』觀心主人曰：『廣含法界，細剖鄰虛。是《楞嚴》，杜旁門，塞岐路。皈依一切究竟法，作明心了性之眞詮。然旨奧義繁，世又多鈍根，學必先漸入，舍注疏，蔑證眞詮。茫茫大海中，舍寶筏，誰登彼岸？矇朧兩眼，舍金鍼，孰轉雙瞳？澄法師，誠度河之寶筏，撥眼之金鍼矣。』余維是手加披閱，廣譯窮搜。採天如之《會解》，摘眞光之《正脉》，薈天都之《標指》，葺觀心之《參標》，益以雲棲祖之《摸象》，繼以天台師之《截流》，若長水、孤山、溫陵、醉季、吳興、憨山法師，不下數十家，盈篇纍牘，展卷燦然，一新世界法眼。庀工鳩材，歷春夏而告成。

倏焉金飈薦冷，玉露橫秋，閉關偃息，焚香結趺坐，莊誦《楞嚴》數過。客復叩關，請曰：『子悟究竟法乎？法一也。子作出世法，屏除妄想，脫離幻相，從此明心了性，蓮華日日現前。子作入世法，斷却因循二字，從此竿頭更進，皂囊白簡，功垂青史，拾紫如拾芥耳。』余霍然而解，與客晤對終日。天啓元年七月上弦日，吳興天池居士凌弘憲叔度父識。

了凡《楞嚴講錄自叙》 諸佛言教，有權有實，有通有別，有半滿，有小始終頓圓。而其逗機說法也，或密或顯，或廣而略，或予以奪，或倒以順，或獅吼雷鳴，而掃踪絕迹。且其流傳而被吾震旦也，承受之品既殊，機緣所及亦異。從上諸師登法王座，矢口演法者，孰不知稱此《楞嚴》一經，爲諸經之統歸，十二分教兼總於斯，而未嘗詳言其故。使初學者流，何從信受？不幾儱侗眞如乎。

乘時於此經探尋有年，師承有據，請不惜口業，爲四衆一推究之，使知從來開演諸人信受，有不易見聞者在乎。蓋此經是世尊最後之極談，出於《法華》之後，屆於《涅槃》之前。按本經中阿難言，世尊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及世尊說耶輪陀羅尼，已蒙授記，故知應在《法華》之後。世尊將說《涅槃》，阿難不在，文殊白佛曰：阿難被魔所擾。世尊說咒，命文殊往攝，安知非救回阿難先說《楞嚴》，後說《涅槃》耶？故知應在《涅槃》之前。又世尊說涅槃有二義：一者爲《法華》未熟輩，追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眞常入大涅槃，故名捃拾殘機教。二者爲末世比丘，畜不淨物，樂誦外典，戒乘俱失，起斷滅見，亡失法身，故更提三藏，廣開常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此經自阿難啓請一心三觀，世尊開示楞嚴大定，發明三如來藏性，乃至自乾慧地，直入妙覺果海，即涅槃第一義也。阿難請問度生方便，佛說四種律儀，更與廣明七趣，皆由妄業招感，乃至禪那之魔相，王陰之根本，即涅槃第二義也。世尊於阿含會中，唯說人天因果，接引初機。此經說三種相續，十習因，六交報，廣明七趣因果，則阿含教已備。世尊於般若會上，說四聖六凡本自空寂，依正因果，宛若幻夢，專利上根。此經說陰界入七大等相，皆如空華火輪，乃至非五陰四大，非四諦六度，非菩提涅槃，則般若教亦備。世尊於方等會上，說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爲欲普被三根。此經亦說即陰界入，即七大，即四諦六度，即菩提涅槃，乃至非即非離，則方等教

備。世尊於華嚴會上，說四無礙，一乘圓頓，被上上機。而此經亦說狂性自歇，歇即菩提。是即非即，離即離非，微塵之轉輪，毛端之現剎。大性本然而周遍法界，妙覺湛然而含吐十虛，與四無礙何異？世尊於法華會上，授記三乘，皆得成佛。此經從乾慧地，歷五十五位菩提路，而後人等妙二覺，又與《法華》何異？故此經不獨該通五教，亦且圓攝三宗。蓋《法華》、《華嚴》等經，互貫諸經之堂奧者也。而《楞嚴》一經，兼貫《法華》等經之脉絡者也。非遍閱諸經者，詎識此經之微妙？非熟諳此經者，又詎知其爲諸經之綱領乎？

世尊滅後，天台尊者默識西域具有此經，朝夕遙望禮拜，十有八年，未遂所願。後感般剌密諦尊者志欲流傳此土，三被國王追取，尊者乃以細白氎密寫，破臂藏篋，親送此土，譯出奏聞。爾時朝廷多故，不暇頒行。詔秀國師，入內講解，師將此經，隨出洛陽天宮寺。後師廷化，上以王禮，殯送當陽度門寺，經亦與俱。彼時流傳未廣，幾希湮沒。慧正法師訪度門而得之，始爲宣布。然則此經之至此土也，今固已幸。彰明較著，追維其始，何其紆回屈曲，而展轉艱阻之如斯也。豈非佛之慈悲曲垂方便，而衆生之根基器量，與此方之時節因緣，參差分別，有所不輕傳授不易信聞者耶。

時侍本師度門迹公和尚，多歷年所，銳志二楞，片言半偈，稍不愜心，則如病如癡，頭目腦髓，捐糜罔惜。必期直契心宗，上徹慧命。幸蒙本師策勵，間亦因文識旨，離旨會心。鐫磨寒暑，鍛煉昕夕，瀝血嘔心，無非諦認佛旨之玄致，痛掃諸家之葛藤。《楞伽》一疏，近已刊布，而《楞嚴講錄》，每就講堂，會心狗口，直述根源者，未嘗容易筆受也。頃天啓初運，憩虞山之大石山房，幸居士芝房孫公、鴻所張公、空如程公、蓼陽沈公等，爲諸禪侶，敦請主法於東塔蘭若。勉爾對衆舉揚，一時緇素，歡喜願聞，亦不過順經旨之自然，代覺王之口焰，靡敢一字違背祖教。而一時聽信大衆，咸謂明白顯易，若游翔通衢，闢撤谿徑。有恒吾居士汪公，遂堅志請布。時固辭之曰：『余不敢爲文言綺語久矣，況敢步趨溫陵、長水諸師之後塵乎！』居士曰：『不然。如如所說，如如所聞，眞所謂不滯言詮，不蹈途轍，不事潤色者也。此經貫串諸經，而此講貫串諸說，藉一時之筆舌，作萬世之梯航。其上報佛恩，下利羣品，不亦大哉！』時唯唯曰：『嘗聞之，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非依非離之間，其有至妙存焉。』時言不過依文解義者。但願聽言，而通於文義之外，庶幾識得者，不爲冤乎。若涉一字剿說，而離背本經，則何敢以自魔者而魔人也！夫以一經貫串諸經，則此經之奧旨，時敢明推其所以。然以一隅之言，而謬爲貫串諸說，在居士當密究其然，不然，而時終不敢信其然也。『請以是質諸明眼。』天啓壬戌佛成道日，書於大石山房。

汪益源《楞嚴講錄序》

若論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北壁上，向威音那邊更那邊薦得，猶是鈍漢，又何事以大定堅固，著眼中金屑爲。良由娑婆穢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故勞嚴淨阿難，權作當場子弟。此尊既刳肉作瘡，證龜成鱉矣。而本師柴紫和尚，以陰有囑付，爲之下元字脚，使見聞者，以楔出楔，獲妙淨明心性淨明體。當知楞嚴會上，不曾道著一字，不異柴紫峰頭從它橫說豎說也。源不慧，侍巾塵有年，已刻《楞伽講錄》，今復梓《楞嚴》，作渡海囊。倘有欲透此葛藤者，請向葛藤中驗取，切弗空費草鞋打之遶者也。天啓壬戌冬，原一居士汪益源焚香書。

顧大韶《楞嚴經繫節自序》

釋迦老子，播弄唇舌，四十九年，橫說豎說，顯說密說，百般伎倆，皆是弄人的圈套；千樣鉗錘，無非煉鋼的家風。令人塞在胸中，嘔吐不了，皆成藥病。若是上根利智，必須裂開圈套，撲破疑團，從自己胸襟，一一流出。棄其舊而開其新，始自蓋天蓋地。大凡看教，須得眞實工夫到家，自有眞實受用。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宗乘教語，必得如來眞旨。莫執文會義，隨語生解；直透詮旨，契會本心。無師之智現前，天眞之道不昧。消歸自己，冥合無遺，即不見有文字絲毫之相，不作句相，不作文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在經者，如來縱橫妙辯，吐納虛空。舌底鋒芒，神奇變化。綿綿密密，如空谷響。全體是楞嚴大定，全體是大寂滅海中流出。恣肆汪洋，語言揮灑，如激懸河。埋鋒戢穎，每變每奇，莫測其淺深。融心融見，迷者之所茫然。心無是非之域，見無是非之境。觸境即心，是非雙忘也。由是乎眞精妙覺明性之中，向發乎如來大機大用。密權示迹，至聖乘象，豈無爲哉！是以克窮精蘊，即言調而洞徹宗猷，契宗猷而頓明心見。一味之膏，分河暫起。見無多方，心無邪岐。常觀如來微妙之辯，大露眞心於言表，顯眞心於隨緣，示眞心於直言，皆如來所發乎心，語音變化之法，鼓舞文章之妙。擴心見而齊物我，了言說而非實義，則雖酬酢萬變，言動千殊，皆如來自住三摩

地中。一經之奧，可以一貫而無遺矣。

是以心見之融爲蛇畫足，析根析境，能所皆忘。而頑空虛靜之徒，不能隨事隨機，精察如來之妙辯，以致其本然無動之心，空知解而蕩見聞，掃情識而截妄想，天機觸發，萬慮皆空，顯縱奪之奇，行殺活之妙。唯一舌變之奇，猶龍神之雨。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見也。搜玄樞，極法藏，而莫竟其說也。析鄰虛，創精見，而莫卽其心也。夫言一而已矣。特然顯露，渾然一體，觸境融心，如珠走盤。周流無滯，和聲吐露。橫拈倒弄，皆所陳心。豈可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趣風傳響，疑滯豁然，莫爲文字所障。持循講習者，日就支離，而無眞實見地。互起根見之疑，如識臭物爲栴檀，張瓦礫爲南金。是以高明感額，拊膺而抱痛。膏肓痼疾，神醫斂手而傍觀。若以親證雖成，而皆現於民生日用，是以功非專，則不能悟；心非悟，則不能以化；悟非眞，則不能以通；見非悟，則不能以融。窮變化於千言，顯一心於萬法。轉辯轉精，愈窮愈妙。皆是悟後功爲神用，至易至簡，虛圓妙應者也。

體如《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科解序》 淨土一門，修者良多，唯勢至圓通章念佛法門，迺淨土最親切一步功夫。療沉痾之妙劑，賑貧乏之多財；度苦海之巨航，雨衆寶之妙珠也。彌陀慈父伸金臂於長夜，展玉毫於昏衢。無時無處皆接引於衆生，多劫多生恒追思於游子。楞嚴經中詎人剔出，叅坐之暇，蘊積於懷久矣。乙亥歲於越中白馬山房偶成小草，經中法喻細而鑽仰彌覺堅高。二三輩願以壽梓，因付剞劂氏以事流行。識者哂笑，敢避譏嫌。惟願人人如專憶之人，個個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也。時崇禎八年歲在乙亥五月夏浣日，比丘正相體如識。

智旭《楞嚴經文句後序》 至矣哉，《大佛頂經》之爲教也。依妙性而開妙悟，起妙行而歷妙位，成妙果而歸妙性，永超七趣沉淪，不墮修心岐徑。戒乘俱急，頓漸兩融。顯密互資，事理不二。誠教海之司南，宗乘之正眼也。旭年二十三時，歲在辛酉，創獲聞熏，決志離俗，次年剃染，坐禪雙徑，每遇靜中諸境，罔不藉此金錍。乙丑、丙寅兩夏，爲二三友人所逼，頻演此經二遍，實多會心，願事闡發。但以志在宗乘，未暇筆述。己巳春與博山無異師伯盤桓百日，深痛末世禪病，方乃一意研窮教眼，用補其偏，然雖遍閱大藏，而會歸處不出《梵網》、《佛頂》二經。越七年丙子，抱病竄居九華，惟以念佛佇死期，不意誦帚昉師蹈冰遠至，首以《梵網合注》爲請，遂力成之。次年昉師歸閩，續有同志數人樂聞此經要旨，一番商究，會心更多。戊寅幻遊新安，結夏休邑，重拈妙義，如倍精明。今夏弘法溫陵，昉師及一切知己堅請疏解，以發前人之所未發。

予謂此經舊解多矣，利根者一指便可見月，鈍根者多指益復眩眼耳。昉師曰：「不然，藥無貴賤，起病者良。法無精粗，救時爲要。痛茲末世宗教分河，盡謂別傳實在教外，執知教內自有眞傳。縱令截去指頭，依舊不曾見月。每聆吾師竪義快痛直捷，實與本分宗旨相應，並不蹈襲前人窠臼，始信不離文字而說解脫，非欺我也。何忍秘此妙悟，不以全體示人，吾師於法有慳心乎？」於時復有修白幕公、若水輪公極力勸成。予感其意，兼理夙願，述爲《玄義》二卷、《文句》十卷。固不敢矯古人而立異，亦不敢殉古人而強同，知我罪我，聽諸高明而已。獨可悲者，講至大士圓通而昉師示疾，解至大士圓通而昉師西逝，勸予始事，乃不及觀予竣事也。然昉師既游淨土，觀世音菩薩爲其勝友，不久將入耳門圓照三昧，觀聽十方圓明，又何有於數卷《玄文》而不悉知悉見也哉！予亦可以無憾矣。是歲秋八月二十有五日閣筆故序。

又《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玄義序》 大佛頂者，卽心自性之理體也。隨緣不變，融四科而惟是本眞；不變隨緣，妙七大而各周法界。喻冰水之始終，惟是濕性；譬太虛之羣相，不拒發揮。十界一心事造與理具，遍攝遍含；一境三諦橫辨與竪歷，非並非別。依此成自行因果，故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卽此爲化他因果，故名《諸菩薩萬行首楞嚴》。因果妙修，全歸性具，化他力用，寧隔體宗。二本明而金沙立辨，二義決而華屋有門。圓通既陳，信方便之無非聖性；圓根既選，知耳門之獨利此方。明誨殷勤，戒乘俱急。道場安立，顯密互資。無漸次而立漸次，能歷之正助圓彰；卽位次而非位次，所歷之轉依如幻。精研七趣，祇因迷此大佛頂理而妄受輪迴，誰達空華無別體？詳辨五魔，本求悟此大佛頂理而中途成惑，那知妄想作根原？是誠一代時教之精髓，成佛作祖之秘要，無上圓頓之旨歸，三根普被之方便，超權小之殊勝法門，摧魔外之實相正印也。所以一念示人，滅業障如翻大地。依教行道，成菩提如觀掌果。智者大師聞名遙禮，不憚其勞，般刺尊者剖膊遠傳，不辭其苦。智旭生逢像季，獲遘雄詮，自

非大士神功，孰能啓指？特其文圓義妙，旨遠趣深，注疏雖多，宗極未究，悲了義之尚隱，痛迷津之孰告？不辭固陋，聊彈蹤明，遍採衆長，折衷一理，研精竭思，再述玄文。不敢與前人苦較是非，但自向斯經深求脉絡。願我同仁虛心著眼，必有知其同異淺深違順得失是矣。時崇禎己卯春三月二十有七日下筆故序。

又《重刻大佛頂經玄文序》

性相二宗，猶波之與水，從來不可分隔。而其流弊也，甚至分河飲水。此豈文殊彌勒之過，亦豈馬鳴護法之旨哉！謂眞如受熏譬如劫火洞然，虛空安得獨冷；謂眞如不受熏譬如劫火洞然時，虛空何嘗爛壞。故知得其語脉者，合則雙美；失其宗趣，離則兩傷。觀《大佛頂經》第四卷云：「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只此一言，兩疑冰釋。善夫智者大師有言，偏執法性生一切法，何異自生；偏執梨耶生一切法，何異他生。例而推之，縱謂法性梨耶合生一切法，何異共生；縱謂非法性非梨耶和生一切法，又何異無因緣生。繇此觀之四句，無非是謗。倘能妙達無生，不起性計，則四句雖不可說，有四悉檀因緣故亦可得說。謂眞如不思議熏生一切法，謂梨耶是可熏性生一切法，皆無不可。吾乃知智者大師眞悟權實秘要，故能於《大佛頂經》未來之時，懸合其旨趣。若此之經來時，智者不可復作。習台宗者，昧於唯識。習法相者，迷於圓理。所以衆解紛紛，或失綱要，究義理之攸歸，大似蚊咬鐵壁；判文字之下落，亦如鑿孔栽鬚。

旭於未薙髮日，即曾研究此典，每翻舊注，迷悶實多。後因雙徑坐禪，始解文字之縛，復因數番講演，深理葛藤之根，並探二宗，融以心鏡，直至溫陵弘法，方得取筆，疾書脫稿。未幾剞劂旋畢，板留廿露戒壇，不能携至江外。茲者幻游普德，略露賊私，諸友固追不已。頓公發意重刊，爰述片言以爲弄引。剖千古未破之籓籬，犯從來嚴設之禁忌。位卑言高，安免於罪。然在出世，君子諒不以人廢言也。甲申春日，古吳藕益智旭書。

樂純《題楞嚴疏解後》

佛弟子極聰明者，莫如阿難。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使不忍捨割，遲遲溺於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阿難惟聰明之極，不忍捨割，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然必待迦葉力擯不與話言，又待大衆星散視之如仇，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捨却從前見解，方乃即可迦葉，傳法爲第二祖。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何以悟此妄根，其微如塵，其幻如漚，其不溺於愛河慾海者幾希。故佛說《楞嚴》無非爲阿難聰明難捨，開方便門，種種曉諭，直使還其本來面目，眞於愛河慾海中接引援拔也。陸象山有言，此理與溺於利欲之人即易入，與溺於意見之人言難入。人謂象山之學近禪，豈謂是歟？不知學無禪儒，妄自分別。此有宋諸儒不唯意見用事，亦多利慾昏心。試參《楞嚴》，必不妄生分別，打破異同。古閩樂純思白父撰

元賢《楞嚴翼解序》

甚矣治經之難也！即疏鈔以求之，失之局；離疏鈔以求之，失之蕩。失之局者，神機弗廓，而我爲經困；失之蕩者，正軌罔由，而經爲我裂。唯有不局者，然後可以用疏鈔；亦唯有不蕩者，然後可以廢疏鈔，斯稱善治經者也。《楞嚴》一經，解之行者，不下十餘家，大如會而集之，國朝治經之士，率株守而弗敢易。至萬曆間，雪浪、交光二師，首廢舊解；而紫栢老人，亦力主獨玩經文之說。由是後學有躍然自奮之思，視會解，如瘴水疾馳，而不敢一顧。未幾，英敏者既藐視前修，競逞臆裁，而全經之旨，幾至掃地。稍鈍者進無新得，退失故居，則有從席下拾殘唾而已。獨不思前人之疏鈔，既不堪爲後人之几杖；今人之口吻，獨可爲今人之蓍蔡耶？又不思今人之新得，安知非前人已揀之砂；前人之陳解，獨不能佐今人牛溲馬渤之用耶？故吾謂，善治經者，諸疏咸爲我助；不善治經者，經文早生支離，固不在疏之存與廢也。今山中閒寂，客有請益《楞嚴》者，乃俾以舊解爲指南，間有未安者，乃旁采衆說，或出私意，以翼之。非敢必爲世珍，蓋亦備溲渤之用云。

又《楞嚴略疏緣起》

余忝學禪，於講師之門，未能一顧也。迨罷參歸閩，山中無事，取大藏遍閱之。於《楞嚴》一經，自謂獨得其關鍵，因作《翼解》二卷，稍抒鄙見，以佐諸疏之所未逮。時天啓甲子歲也。至崇禎丙子，余開法於泉之開元，適二雲曾公，分憲泉南，公政之餘，每常命駕，商略大事，間及《楞嚴》，以爲苦於諸疏之煩亂，囑余爲撰大旨。余謂治禪者，多樂觀大旨，然曲折有所未晰，終不能盡掃餘疑，而遽以己意通之，其失靡細。乃爲廣《翼解》而作《略疏》，間亦博采衆說融，爲一家之言。大旨固不憚闡揚，而曲折亦所必晰，務使觀者觸目而爽然會心，不爲經文所蔽，諸疏所亂而已。天台耶、賢首耶，固未暇問其後塵也。前三卷成於開元溽暑中，秋歸福州鼓山，繼成三卷；明年春有浙西之行，諸鄉紳留居苕谿之眞寂，後四卷始克成焉。戊寅

燈節後，檇李曹愚公侍御過訪，暫一寓目，不勝歎賞，遂命工灰木，工既竣，乃謹識其歲月於此。蓋一時緣起之功，未可忘也。崇禎戊寅八月中秋日，眞寂釋元賢題於繼燈堂。

錢謙益《佛頂蒙鈔目録後記一》 萬曆己亥之歲，蒙年一十有八，我神宗顯皇帝二十有七年也。帖括之暇，先宮保命閱《首楞嚴經》。中秋之夕，讀衆生業果一章，忽發深省，寥然如涼風振籟，晨鐘扣枕。夜夢至一窣堂，世尊南面凝立，眉間白毫相光，昱昱面門，佛身衣袂，皆涌現白光中。旁有人傳呼禮佛，蒙趨進禮拜已，手捧經函，中貯《金剛》、《楞嚴》二經，《大學》一書。世尊手取《楞嚴》，壓《金剛》上，仍面命曰：「世人知持誦《金剛》福德，不知持誦《楞嚴》福德尤大。」蒙復跪接經函，肅拜而起。既寤，金口圓音，落落在耳。由是憶想隔生，思惟昔夢，染神浹骨，諦信不疑矣。

備官詞林，討論典故。聞嘉靖中，內江趙大洲教習庶吉士，課讀《楞嚴》，謂諸君年長四十，少亦三十，不以此時讀此經，待何時耶？三復斯語，鞭影入心。不自知口呿齒擊，急杵撞胸也。頓踣仕途，流離國難。萬死備嘗，一身餘幾。波叱塡耳，斧鑕攢軀，血路魄迴，刀山魂返。噩夢乍歇，藏識孤明，《楞嚴》積因，影現心目。經言，如汝昔年，睹一奇物，經歷年歲，忽然覆睹，記憶宛然，曾不遺失。誠哉，是言也。

庚寅之冬，不戒於火，五車萬卷，蕩爲劫灰。佛像經厨，火炎輒返。金容梵夾，如有神護。變慴良久，瞿然憬悟。是誠我佛世尊，深慈大悲，愍我多生曠劫，游盤世間文字海中，沒命洄淵，不克自出。故遣火頭金剛，猛利告報，相拔救耳。尅念瘡疣，痛求對治。刳心發願，誓盡餘年，將世間文字因緣，迴向般若。憶識涌習，緣熟是經。覽塵未忘，披文如故。撫劫後之餘燼，如寤時人，說夢中事，開夢裏之經函，如醒中人取夢中物，此《佛頂蒙鈔》一大緣起也。

竊自循省，厥因有三。名言習氣，書生筆格。剽觀河之玄義，模寫逝川；拾圓通之剩文，發揮耳順。采掇菁華，鋪陳粉繪。添乳中之水，雜彼醍醐；收茹後之泥，涂茲場地。博易不殊搏黍，游戲亦類聚沙，其因一也。上黨舊游，曾遺正脉交光《正脉》，友人程孟陽游澤路得本，吳門法侶，先贈圓通幽溪《圓通疏》初出，聖中兄瞻我曰：「此後時閱《首楞》標準也。」迨三篋得脫沈灰，而二本仍棲舊皮。惟茲初寶，用爲先資，雖非覺海之全珠，抑亦昏塗之束炬，其因二也。東海徵心，少依講席，指東溟管夫子，牢山懸鏡，長侍巾瓶，指海印憨山大師典刑日遠，記莂自慚。違先生之況，岐路茫茫；煩智者之訶，問橋種種。迴心遲暮，仰託師承。灌頂之大法昭然，覺迷之緒言具在。入室敢同眞子，泛海終藉導師，其因三也。

此經章門廣博，標指參差。三觀橫分，三摩錯互。舊解既表中未定，新章亦逐北同走。竊欲甄明總別，參詳異同，搜剔本根，薙剟稂莠，務俾鈐鍵開條，教觀分明，入三摩地門，照涅槃日，示明了還家之路。修三無漏學，濯奢摩水，斷輪迴生死之根。庶可以上報佛恩，下酬誓願，是本心也。會稡一經，披尋三載，鈔略十卷，但是筌罟，咨決十章，敢云懸叙。慧慚天鳥，鈍笑人牛。斯所以執簡汗顏，臨文永歎也。

昔者宋學士景濂，嘗言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於灃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決界觀還源記》於凡官。咨《雜華》於大詵，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荆溪，參決南宗禪學於牛頭忠、徑山欽。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爲一代之師。去聖日遠，末學支分。欲總萃諸家，折衷融貫，恨鮮有可言斯事者。居今之世，末法倒瀾，時教淩虐，魔外鋒起。誠欲兼綜性相，和會台賢，抉擿生盲，枝柱惡覺，故當弘闡此經，導其先路。斯則照萬法之智燈，燭羣邪之心鏡，撈籠末劫，津筏異生者也。標斯言於經首，庶以當發願文，仰扣三尊，冥求加被。世之法將，有智覺轉輪，深心荷擔，如學士其人者，施我慧目，鑒而助之。歲在閼逢敦牂九月三日，海印弟子虞山蒙叟錢謙益焚香肅拜敬書於絳雲餘燼處之石廂。

又《佛頂蒙鈔目録後記二》 錢謙益曰，蒙之鈔是經也，創始於辛卯歲之孟陬月，至今年中秋而始具草。歲凡七改，稿則五易矣。七年之中，疢病侵尋，禍患煎逼，僦居促數，行旅喧呶，無一日不奉經與俱。細雨孤舟，朔風短檠。曉窗鷄語，秋戶蟲吟。暗燭彙筆，殘膏漬紙。細書飲格，夾注老行，每至目輪火爆，肩髀石壓，氣息交綴，憚而就寢。蓋殘年老眼，著述之艱難若此。今得潰於成焉，幸矣！削稿粗就，編排略畢。插架閣筆，喟然三歎。何歎乎？蓋深歎夫解經之實難，而古人之未易以幾及也。

蒙初翻此經疏解，上遡資中，下循長水。文質理精，詞簡義富。有讀之三四過，猶未了者。有繹之三四年，始得解者。少言多義，自古皆然。無不

契眞，無不成觀。今師箋釋，波瀾滿紙。少時涉眼，亦自爛然。旋目觀之，氣味索薄，如翳眼亂華，都無生處。其或披新獵異，自數珍寶，不知互互料簡，背爲芻狗之已陳。又或立義開章，別安眉目，不知彼彼具含，元是籬落之長物。去古久遠，聖師不作。學者之智日粗，則心益不小；學日狹，則見益不圓。未了宗源，輒加搴刻；不詳利病，先設砧椎。道安有言，豈將不知法者勇乎？蒙爲此懼，蓋已有年。鈔略一周，平心普告。竊謂自今已往，一切大乘契經，與夫諸聖造論，宗趣深遠，義疏繁茂者，胥當依《佛頂》之例，權闔今文，先宗古釋。務俾先佛心宗，與古師教眼，分齊吻合，血脉疏通，大義炳然，微言不墜。然後網羅多家，衷其得失，將使四河俱入，勿令一漚自認。如是，則如來之慧命續矣，法燈衍矣。宗教不患乎分塗，魔外不憂其熾盛矣。正法難聞，魔民未憝。汝遵佛語，名報佛恩。凡我善友，無忽苦言。共截象流，免游兎經。如以爲是古非今，卑他尊己，大妄語成，墜無間獄。佛有明誨，敢食斯言？

是鈔也，激贊咨決，親加標目，慫慂卒業，發願流通者，蒼雪徹師也。指決三摩，冥符古義，相期揚榷，未睹厥成者，蕅益旭師也。與聞草創，共事藍縷，採掇清涼，佽助旁論者，含光渠師也。指瑜伽之教相，考匿王之生年，搜剔小宗，旁資引證者，楚松影省師也。明鏡清流，不辭披拂，霜天雪夜，共許參求者，長干社中勗伊閑師，介立且師，雪藏韶師，介丘殘師也。耳目濡染，晨夕扣擊，歡喜贊歎，異口同音者，里中石林源師，及亡友陸銑孟堯也。敢告諸方，勿恡誨迪。凡霑法乳，敬竢續書。歲在強圉作噩中秋十有一日，輟簡再記於碧梧紅豆莊，是歲長至日書於長干大報恩寺之修藏社。

又《佛頂蒙鈔目録後記三》

丁酉長至，遇雪藏韶師於長干，出斯鈔就正。韶師偕介丘殘師呵凍開卷，廢寢食五晝夜，讀罷，說八偈以唱歎。介丘告我曰：「雪老教乘宿學，不妄許可一字。謂此鈔得《楞嚴》大全，古聖師面目各在，亟宜流布，勿復疑滯。」

踰三年己亥，江邨歲晚，覆視舊稿，良多駑駭，抖擻筋力，刊定繕寫。寒燈黯淡，老眼昏華，五閱月始輟簡。卷帙粗了，韶師順世之音旋至；及門之士，次加鉛槧，若毛晉、黃翼、何雲者，一歲中相繼捐館。法將徂謝，伴侶凋零。少分翻經，殺青未憖，逝川藏舟之感，迢然如積劫矣。明歲餘年八十，室人勸請流通法寶，以報佛恩，遂勉徇其意。然此鈔不敢終閟者，以韶師及諸方教趣之故。而韶師囑累一念，逾於肉燈身座，尤不忍其抑沒也。韶師偈有曰：「七處徵心妄本空，八還何處覓行踪？不知身在含元殿，更問披蓑釣雪翁。」又曰：「不生不滅是因根，三世如來共一門；欲識劫前無混濁，一聲羌笛暗銷魂。」讀斯鈔者，知韶師爲法深心，八偈在卷端，一一皆發妙高頂椎椎聲矣。韶師住匡山，爲蕭伯玉所咨請。今茲刻經，伯玉猶子孟昉，首先唱導，亦緣因也。上章困敦歲三月三日，敬他老人謙益焚香再拜重記歲月。

知卽《楞嚴經文句跋語》

《首楞嚴經》一入中國已來，諸師注解亡慮數十家矣，然不聞特有玄義文句名。蓋玄文之名權輿於天台歟，而惟有於《法華》，無於餘經。此時《首楞嚴》一經未入中夏，嘗聞大師懸知竺土有此經，向西禮拜焉。明藕益旭師一生解釋經論甚多，予初就大藏讀此玄文，歎曰：「世豈天台之玄文，又豈圭峰之疏鈔，而彼皆有修證儀，今之旭師闕之耳。」然此經第七卷直佛口所詮，有修儀有觀法何可贅乎。近了知軒主默兄抽玄文於大藏，以圖鏤梓公海內。予曩與所欲者，偶然合其志，不堪喜躍，記巔末於後云。法山後學知卽撰。

行簡《楞嚴經後序》

蓋如來瑞世，無非爲一大事因緣，而究竟堅固爲誓，首談四諦，次說空有。斯經肇爲慶喜，遭魔所攝，假以因依，再敷重重咨請。婆伽至尊，頂放百寶之光，舌吐一乘之談。七處徵心，而入還見性。破根塵之非相，明七大之有歸。至於根根塵塵，週遍法界，而事事物物渾成教海。仍徵諸聖會一眞，則諸漏頓圓，契一機則精明密證。返聞思修，則觀音豈容外覓！一門超出，則圓通盡在吾身。十九說法，自知不在他弘，四不思議，由來一心變現。阿難重請斷除四禁，以業果無生，潔淨五蘊，而冤魔不復。十二類之受生，悟之弗有；二十五有之出離，達之卽無。至哉玄教，攝盡羣機，而至有言。首楞嚴之決定，誠一代之宏規。地上地前，未臻斯定，則事法差殊。大智大聖，不入斯宗，無由決擇。故玄言一成於當世，則大法益闡於末運。壽梓流通，冀人人各悟本心，刹塵遍□□□□□□□□謹言。

王庭《楞嚴經如說新序》

佛之說法，非於法外有說也，如法說之而已。後人之說經，亦不宜於經外有說也，如經說之而已。有求多於說者，或摘經之一二字以爲脉絡之通，或割經之前後章，以爲科分之晰。其說也，病

年支離。夫支離於經中，已非如矣。或以己學之所得，師門之所傳，不問經旨之果然，而必以其意妄合之。其說也，病在附會，附會於經外，非如益甚焉。善哉周子訥公之說《楞嚴》，一本於如也。夫《楞嚴》一經，始自徵心，極於見見觀觀，宗門參究之指備矣。由儀律道場，歷五十五位，絕諸七趣，證與修畢舉，因與果並彰，其所說之法比他經爲最全。終辨入邪諸魔，功尤最盡，使後之學者，但如經之文，說經之意，已莫可彈究。支離附會之說，又何容增益其間哉！舊之說《楞嚴》者數十家，說無全是非，以如不如辨之，其區別何可爽？往者伯敬鍾公廣搜而約衷之，唯擇其精，不摘其謬，但取其義，不名其人，題之曰『如說』。周子深契是經，無以易是說，特梓而新之以行世。蓋非周之說，而鍾之說也；又非鍾之說，而諸家之說；亦非諸家之說，而佛之說；並非佛他經之說，而《楞嚴》之說。說於經，如於法，如至矣，蔑以加矣。於此如，於彼如，求異同於其間不可得。操是說也，推之以說他經，亦猶是矣。賜進士出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槐李佛弟子王庭，康熙十八年菊月重陽後十日敬題。

高珩《楞嚴經貫攝序》

《楞嚴貫攝》者，非眼先生津梁後學而作也。此經之解多矣，何復煩此？曰：經者，西方聖人談道之書也。然聖人之書，原是聖人之言，聖人之所言者，誠與世人不同。而其言之，有倫有脊，爲呼爲應，一字一句，寔有鉤鎖。幾段幾章，目相鉤鎖，則必與世人之言同，而它詳盡者也。如是，則後世之讀經者，必盡曉聖人之言，而後能得聖人之意，尤必如面聆聖人之語而後能會聖人之言。故文人之技，去道遠矣，而有時妙用其長，震於鐘鼓而朗於日月，當亦大覺所爲破顏微笑者也。然則古德時賢，紛綸諸解，豈猶有所未足歟？曰：其用不同也。夫車舟岐於燕吳，而裘葛分於寒燠。非有優劣存焉，而適宜則固逕庭矣。諸師之解，抉微剖密，各有專長。而或申其義，或未體乎詞。求其呼應分明，脉絡通徹，蓋未易數數然矣。先生此編，顧盼生情，宛轉會義。蓋有出於諸師之外，而補其所不及，通其所未了者。夫修多羅蓋亦多矣，而《佛頂》獨爲尊勝。不止破顯盡致，堂室窮幽，半滿邪正之歷歷分明，良由房相運筆，文字入妙。遂令乾竺奧義白日中天，則先生此編，固調御所囑累，而清河之功臣也。

夫文之載道也固矣，而道未明，亦有二端焉。義學龍象，非曰乏人，而外典之博涉未深，故下筆時有齟齬。求其一一，文從字順，虛實咸宜，即古德往往有遺議。至於宗門直指自詮，不落言詮，恐傍語言，便成教相。不屑爲青龍疏鈔，而翻留心李杜韓歐之業。區區與文士爭長，是可惜也。苟謂筆墨在眞如之外，彼地水火風，且已兼收者，何故？苟謂般若在語言之外，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調御於斯不話墮乎？夫千里之流，一曲偶闕則不貫。一闋之奏，抑揚不盡其致，則曲不成。而況聖人精微之語，寧可鹵莽遇之，而托於卓犖，觀大意，以免玩物喪志之譏乎？彼諸君子之論，夫固有爲言之也。蓋古人間出之資，與定言之教，固有斷章取意而有會者矣，固有一字一句而磕著築著者矣，固有鄧書燕說而獲大益者矣。不止是也，即以本經言之，固有知見立知句讀錯斷而證入者矣。更以禪宗言之，固有聞挽歌艷詩而桶底脫然者矣。不止是也，以他方世界言之，固有以飲食香臺而作佛事者矣。即棒喝猶爲鈍置，而況語言乎！然以言乎一人之悟殊方之法則可，而欲以投婆婆之機，演大雄之法，舉先聖人耳提面命之言，一一令千百年之後之人順乎耳而浹乎心，飽性海之玹波，睹義天之朗曜，當在此不在彼也明矣！

不佞卒業斯編，不覺忻然。合掌曰，佛頂光明，復燦四天下矣。蓋修多羅之義，震旦譯云契經，上則契諸佛之理，而下亦必契衆生之機故也。經之爲義，曰貫曰攝，貫穿所說至道，攝持所化衆生故也。先生此編，仿儒者經書講章之例爲之，以必肖必透爲則。其理契先佛者，既已擇取諸師之妙解而用之。至於語言如生，允貫允攝，以俯契羣機者，向來得未曾有。視紫柴講錄，尤爲盡善。當與大圓張尚書《金剛義趣廣演》，並有千秋無疑矣。交光之後，復策奇勳，是可喜也。不佞每訝井絡之墟宗風不墜，昭覺大師以比丘身現，內江相國以宰官身現。今先生，又以淨名龐老，鼎足其間，皆可云優曇華迦陵音矣。此編行世，六字同風，人共知，金色頭陀，方在難足山中，護持佛衣，俟面授補處菩薩，豈知慶喜尊者，亦方於獅子座上，現在結集佛語，不惜更下注脚，慈悲末法衆生乎？康熙丁未一陽月長至日，宗人府丞，前吏部左侍郎兼國史院學士，東蒙高珩拜撰。

今釋《首楞嚴直指叙》

大覺能仁，成道十日即說《華嚴》，以衆生住地煩惱，爲諸佛不動智。如將寶位直授凡庸，故非三乘之流所能諦信。當時聲聞在坐，不見不聞。然而最後拈華，則金色頭陀，獨得別傳之囑。慶喜繼之，爲西天二祖，雖登位於刹竿倒却之時，而發悟在擊鐘驗常之際。則《楞

嚴》一經，又宗門之法印也。古今疏此，俱擅所長。吾師大然是和上，宴坐丹霞，以三月成《直指》，適補示生之期，甘露降於叢竹。今釋受而伏讀，青蓮發筆端之瑞，赤珠映意地之光。微朕不留，是迹皆劃。言言本色，不借華詞。其不可思議之妙，實有與諸家迥絕者。

彼皆悟門各得，然而見量未忘，往往以詞害志，執藥成病。原其所由，不過能推非心離塵有性而已。夫能推是妄離塵無體，此如來語也。如來不云，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耶。眞覺無功，根塵何咎？極其轉名不轉體之致。未能迷悟並銷，而迷悟不銷，則常光便隔。妄卽不存，眞復何在？當下覺了，已落紆回。故爲之直示曰：非別有一眞在緣慮之先，影像之外也。若謂分別之心與塵俱滅，則無分別。暫不與塵俱生，各成一物，於何立界？故爲之直示曰：但據其所謂全性者捨分別而更有，不知其所謂分別者捨全性而必無也。於此不明，詎稱圓悟？所以破心破目，無罪加誅。有正有倒，將名作實。體用上下，析見見於現前；人法後先，失空空於頓覺。斷而得顯，因緣自然之戲論滋深；修乃可成，諸佛衆生之分疆愈遠。倘能豎掃同時，始信因果俱幻。是故法性海中本絕思惟，四十九年不說一字。若云此謂權，此謂實，此謂見，此謂修，此謂圓融，此謂行布，纔成實法，便非了義。乃至性覺必明，妄爲明覺。依經立解，寧不較然！然於性覺生取心，則明能生所，無如其與妄俱來；於明覺生捨心，則所必障明，無如其並眞俱棄。遂使覺與所明如來語下二俱有過，安知明與無明，如來藏中，一亦不存？故又爲之直示曰：覺明不礙性覺之常，然性覺豈傷覺明之自異？悟理之士，亦可以立地冰消矣。而每至險岸輒生前却者，蓋聖境不捐故，凡情競起也。識其惟一乾慧，則流轉四生，名爲亂想。洊登妙覺，名爲極果。皆是分外，不契本然。故又爲之直示曰：捨亂想必無乾慧，亦猶捨乾慧必無極果。遂以亂想爲乾慧，似有悟迷。至於乾慧，而回觀亂想，悔不安住，尙若遜其所不及者，然後知迷之不可得也。迷不可得，悟亦何爲？能仁成道之後，適還其衆生之初，泯法界量，現法界身。說法界事，顯法界理。若作聖解，卽受羣邪。縱將寶位，直受凡庸，亦恐凡庸不應重受。彼聲聞在坐，不見不聞，正與破顏微笑，同一玄賞。今釋豈能更有思議於吾師不可思議之中耶？

謹因讀疏之餘，隨見隨指。因月有指，非月所取。若其全經旨趣，則一總論，已化爲無縫天衣。一切衆生，於一原題，全現出無見頂相。開卷了然，無塵不破，此卽枝中覓本，委上求原，不妨引而伸之，作鈍根之助爾。嗣法門人今釋稽首和南敬序。

又《楞嚴定解序》

《首楞嚴經》，余自讀表載甦，卽屬意繙討，爲人稱道。間閱諸家注疏，非不文采可觀，然求其剖判精明，位置確當，釋迦之心髓冷然，修心之初後俱攝，不少概見。今年春，全彰法師以《楞嚴定解》見示，蓋全合天台《止觀》總別觀心之旨而成者也。《止觀》十章，惟正觀總無明心，別觀能招報心。《楞嚴》十卷，亦惟正推總無明心，別詳能招報心。其間意符理合，不爽錙銖。佛乘祖誥，宛同合璧。是《楞嚴》得《止觀》而觀心之旨顯，《止觀》得《楞嚴》而總別之說徵。似乎二聖抵掌商略，以開千百世衆生出生死證菩提之觀心捷徑也。讀之再三，不覺手舞足蹈，拍掌大呼曰：而今而後，釋迦之心神骨髓，和盤托出，略無遺蘊。而智者之總別觀心，現行發得，信而有徵，可謂前日不定而今日定矣。

夫經論之照世，譬如龍劍雌雄，離魂倩女。全公之前，二劍各分，身魂彼此。全公之後，雌雄合而飛鳴，倩女合而一身也。經云，譬如琴瑟、琵琶、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今佛祖異口同心之妙，得全公妙指合而發之矣。卽其細文小節，字字照人觀心。前呼後應，言言點歸總別。正如天半神龍，首動尾應，一氣可貫，了無間隙。下睨諸家注疏，無非瀉罐倒甕，模糊射覆而已。何況猜大定而妄非三觀，執用根而却排六識者之臆見左說哉！至於消釋文句處，嘗引幽溪卽中者，連篇累紙，或前以一二語貫之，或後以一二字收之。竟成全公心內妙談，絕無抄錄朕迹，且使舊疏語句益覺精深。如王摩詰，於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上，加一漠漠、陰陰二字，而宛成輞川的境，且使古詩轉覺隽永。又如李光弼，將子儀軍號令所及，精彩悉變。此以眞見識、眞智慧、眞筆力、眞學問，而成奪胎之法，揭千聖未闢之秘，以定千秋之決之疑者也。豈近代剿襲陳言援門請客者比哉！倘謂余稱道過實者，試觀《楞嚴》翻譯以來百十家注疏內，曾有如此剖判精明，位置確當，觀心之初後俱攝，佛祖之心髓冷然否？康熙庚申春日，丹霞山比丘今釋槃譚撰。

淨範《重刻楞嚴經如說跋》

世尊所說諸法，或山頭滾浪，或海底飛塵，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淺根小器，不可測也。獨《楞嚴經》，謂一切事究竟

堅固　蓋衆生不知常住眞心，故流轉諸趣　若知妄本無因，則根塵周遍法界　至慶喜悟後，請示華屋之門　世尊委曲垂慈，精詳開示，如大長者在逆旅，與往來諸子，說貧富，較苦樂　示以本有之業，與以無盡之糧，各如其量而止　佛之大旨，不離戒定慧者是　古今諸師箋注，五十餘家　士大夫中，譜希聲之韵，暢無舌人之語，高遠乎，平易乎，撫掌大笑乎，潛心不捨乎，不能枚舉　周子訥公，儒也　每詢因果，余告以《楞嚴經》，儒佛同歸，因果全了　遂取伯敬鍾公《如說》讀之，歎曰善哉，怡然獨得，悠然各得　因願流通，謀諸山野，相與校閱而增刪之　售產重梓，猶護如意珠也　普願見者聞者，空諸塵想，共識眞心　因戒得定，因定得慧，庶幾一切事究竟堅固乎。他年與伯敬先生，把臂如來藏中，入世出世，俱得歸元矣　余安用多語哉！　皇清康熙己未蓮月，東塔淨範謹題。

劉道開《楞嚴經貫攝編輯始末》　余庚辰歲，客京師，始閱《楞嚴會解》　閱凡再，僅窺其大意而已。丁亥避亂於梁山之金城寨，又得《會解》讀之，稍復通曉　於時竊有願焉：顧安得淹貫明白，若儒家之講意者，以廣引末學乎！　戊子冬，隨集仙宗兄，過達州之漢城寨，忽得《合轍》一卷於斷殘經帙中，取而誦之，心開神躍，曰：「此可爲講意資糧矣」而全本亦未見也　已丑，至嘉陵，參離指和尚，云有《合轍》全本　庚寅，乃求得而卒業焉。則又躍然，歎未曾有　和尚謂余，《合轍》固善，不知《正脉》之尤善也。余又求《正脉》讀之，初苦其科揲煩碎，屢閱屢置。及觀其簡識取根，不用天台止觀，種種卓見，高出羣疏　相傳蓮師初見此本，望北焚香，搭衣禮拜，良有以也。而余之講意，可以編矣。爰取《正脉》、《合轍》二書，研味參伍，用經書講章之例，融會而編之，分章過脉，聯絡照應。必肖先佛口吻，必透後學心胸。而繁碎科分概從芟去，大約取正脉十之六、合轍十之四。而余間有管窺，亦附十之一焉　權輿於辛卯正月，告竣於壬辰九月，書成凡十卷　敬質之離和尚，和尚不以爲謬，而令存其草本以待緣而梓焉　順治庚子，余就養復入都門，此本尚留嘉陵，未之携也　偶於報國寺集得《如說》一函閱之，書成於鍾伯敬，賀可上兩居士，大約亦本《正脉》，而參以新裁，往往妙合佛旨。至丁未春，次男如准，來自嘉陵，乃緘余草本至，宛然故舊重逢，喜可知也。於是，復加較定，而以《如說》參之。蓋前後二十七年，而大願始畢，可以無憾矣。至於剞劂流布，予未敢必適。同鄉高平令白君田生，讀而善之，首捐百金，倡刻三卷　而唐、謝兩君和之，吾兒又卒成之，閱半載而十卷告完　其序則天官少宰高念東先生椽筆，先生今之張無盡也　聖典托名叙以傳，不尤幸乎！　爰記其始末如此，俾後之覽者鑒弘經之不易，而勿加輕褻云爾　時大清康熙七年戊申秋八月朔旦，白衣戒弟子劉道開題於燕臺之鴻雪堂

熊焯《楞嚴經貫攝序》　夫說法者，無法可說　解經者，借解存經無法可說，不妨橫說豎說也　借解存經，貴在一解衆解也。自經流震旦，而《楞嚴》後至。解經者固多，解《楞嚴》者尤多　然或條分縷析，曲證旁稽，而反乖於融通渾一；或拘文敷衍，數墨循行，而遂流於支離浮蔓，則又不如無解。此達大師所以勸人專讀白文也。自解《楞嚴》以來，唯天如《十家會解》，盛行於世。迨一雨法師《合轍》出，而生面則開。至交光法師《正脉》出，而奧義闡盡。雲棲蓮老，搭衣禮拜，閣筆不注，有以也。其後鍾伯敬、賀中男，又約《正脉》之旨，而著爲《如說》，頗出新意　了庵居士，乃匯諸家，而以吾儒講章之法編之，初名《貫攝》，改名《說通》　嗚呼！　備矣。予得而卒業，焉見其痛掃科揲之葛藤，獨標直捷之妙義。而精神全在承接過脉中，使十卷如一卷，一卷如一句，一句如一字。昔之開卷而欠伸欲睡者，今則愈讀而津津有味，若唯恐其速盡也。所謂借解存經，而一解衆解者，不其然乎！　若夫居士以再來人，弘三教緒，澡身如霜枝雪幹，淬品如潭月松風。其深修密煉，在語言文字外者，高、徐二先生既言之，予奚贅焉！　康熙辛亥秋八月，賜進士出身雲南道御史，差巡視兩浙鹽政關中通家世弟熊焯拜書

周真德《重刻楞嚴經如說跋》　伏聞《楞嚴》寶經，上可見性成佛，次可遠離魔障。顯密神功，不可思議，世出世間，悉當頂禮　即如杜祈公，但知儒書，不信釋典，從張文定，遂讀是經，歎爲聖書，悔其見晚。王介甫生平強拗，豈識圓通？　晚年屏居鐘山，與潘興嗣談禪，自悔從前舛謬，爰作是經注解。始迷終悟，不可殫述。德最愚陋，妄擬逃禪。首祈薦先，兼圖自轍　初閱是經，猶如望洋。幸得伯敬鍾公《如說》，心悅手錄，請正爲則大師　示云，是本天如師《會解》，一雨師《合轍》，可謂青出於藍，豈非後來居上。但多魚魯之誤，所以流通不廣；欲廣流通，必須訂字　若義未精，愼簡諸注　僅可刪易，不可妄增。寧或闕略，不宜煩冗　勿列其師，如出一口　蓋謂助佛宣化，無取分別。因經闡教，務期簡亮。德承開示，代爲操筆，每成一卷，即請鑒定，與衆共梓，願入大藏　是皆鍾公善集，爲師妙裁，先達標指，諸賢贊修，

得成暗室慧燈，迷津寶筏。德僅管窺，不贊一辭，聊述訂梓本末，鼎冀寶典流通，仗佛慈光，遍照濁水，普祈善根，因經證果。康熙己未蓮月，楞李弟子周眞德謹識。

徐元文《楞嚴經貫攝序》

瞿曇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四十九年，廣宣妙諦。窺其義蘊，幾於入海算沙。而《蓮華》、《楞嚴》，尤爲教乘至寶。然《蓮華》爲佛全身，而《楞嚴》爲佛之頂。則以此究竟堅固，始乾慧以迄等覺，莫不因頂熏修，直踏毗盧頂上，爲大覺最尊勝之法，蓋作佛之津梁，而《蓮華》之精要也。開佛知見，舍此蔑由。所以自天台以來，前賢接踵代有闡發，雖繁簡不同，而婆心則一。大約以貫諸說之統宗，攝羣倫而加被，爲不失瞿曇氏說經之旨焉。迨別傳東來，宗教互詆，宣鑒大師，一見龍潭，燒却《青龍疏鈔》，以爲窮諸玄辯，若一毛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大海。於是纔涉言詮，便成剩義。而瞿曇氏密因修證了義菩薩萬行同圓非說可說之妙，幾有故紙置之者矣。嗟乎！根有利鈍，機有遲疾。苟謂單提別傳，便可盡廢義學，則瞿曇氏纔離兜率，便當以雙趺公案徑示飲光，何爲橫說竪說頻轉佛輪，若是其不憚煩，而從上先德，又何以有日處虛空之喻乎？甚矣，弘經功德，度越恒沙，或緇或素，不一其人。大約親承蒭記，隨遇現身，使慧炬常然，佛幢不倒。苟非乘夙願力，詎能措一辭哉！若乃以文人之精思快筆，疏調御之奧談，以世書之章句段落，分貝多之脉絡。喻諸決流，源源歸海，譬如理機，絲絲入扣。辯才無礙，顯密全彰。求之今日，則非眼先生其人矣。先生宿學巨儒，隱居著述，尤邃五家宗旨，遂輯《楞嚴貫攝》一書。篇帙之成，需之二十七年之久。蓋用志專勤，欲以一人之精力，抉萬類於迷津。仁哉！其卽瞿曇氏之用心乎？篇中以佛言語，證佛智慧，不卽不離，有倫有脊。眞乃無所不貫，無所不攝。蓋先生於此經，始得《會解》，繼見《合轍》，又因離公得讀《正脉》，而終取材於竟陵之《如說》，可謂集衆腋以成裘，錯五采而施繪矣。至於就簡刪繁，直截貫串，剖抉微奧，開卷了然。予小子讀而快之，如覩優鉢羅華，雖欲不歡喜贊歎，不可得也。遂因先生之命，而爲之序。康熙己酉五月，崑山年家子徐元文頓首拜撰。

盛符升《楞嚴經正見序》

戊寅春，興福會公禪師《金剛提要》成，杼軸一心，刊落衆論，方心折之。居無何，再以《楞嚴正見》，公之當世，其間取義分科，具有別裁，悉由心得。觀其言曰：經以圓極爲宗，了義爲趣。須有妙悟，一超直入。此安得以名句文身盡之耶？向聞我公具戒皋亭，參靈隱，住徑山，後乃止足婁東之興福。師人品高卓，見處穩實，且又多雅思，發爲淵才。以提策爲己任，故喜於接納，而得隨機開導，於不立文字中，以文字教人者如此。集成，問序於余。余惟，楞嚴頂法，以究竟爲無上。尊者當機，尚參疑悟，安敢以凡夫知見，妄加蠡測？無已，則有唐宋以來諸先德之緒論在。

蓋自房相筆受而後，崇福慈公，奉其經函作疏，此詮解所自始也。館陶振公，分爲八段七科，此科判所自始也。資中沅公作疏，謂三法興三觀相應，此孤山等台觀解經之始也。其以禪宗解經者，自長慶獻公撰說文始，此溫陵等以禪判教之祖也。若宋初有長水璿公，出自賢首，參合天台，所撰義疏圓收教觀，論者推爲百代心宗，可稱諸家之總萃矣。然宋前諸師，源流如一，宋後經解，同異支分。如石門寂公之尊頂法，本以見性爲宗，而與靈源相抵，又於長水有義學之譏。如孤山圓公，用三止三觀，貼釋全經。吳興岳公，張大其說，而或指爲山外一家，尚非通義。至交光正脉，尤力辨其非。如溫陵環公，於台觀外，別判見道等四科，卓然自立，足垂世訓；而謂璿月圓諸師，皆不足爲繩準，亦屬過論。如師子林惟公，集唐宋九師，爲會解，南北講席，宗之者百年；議者又有延津刻舟之歎。凡若此者，黨伐互諍，人主出奴，非有最後之提示，曷以爲之是正哉！

竊以愚見揆之，諸家雖衆，必以禪宗解經，方台經中徵心辨性之義，是爲正法。今觀明代宗師，如曹溪憨公，雪浪懷公，咸稱法匠。但懷公之於是經，稱性而談，疏通灑落，直欲掃去諸科，故不復著書。獨有憨公之《懸鏡綱要》，灼然可傳。乃枯坐三年，一夕冥悟，融會於一心三觀，信筆發揮。所言觀體觀相觀用，並是合釋全經，非同分配，眞能離文字爲文字者。禪家說經，固當推爲科律矣。考之曹溪法系，徑山靈隱，皆南嶽正宗；念我公曾駐錫二山，卽是一家宗子。今且分化婁江，再闡宗風，弘宣法乘，何不足與海印發光者，先後相承，互證此一超直入之妙悟耶？至若儒門說經，亦多以禪判教，如曾祠部之《宗通》，鐘竟陵之《如說》，錢虞山之《蒙鈔指歸》，正無不合，皆余夙昔所師承者。余曾於鄧尉山中，妄有《十述》及《述要》之作，自愧章句家言，茫無心得。茲得循觀《正見》，語必從心，足資就正。他日者，恬心霽目，靜證眞詮，當瓣香十笏，奉犍椎於瓶拂之前也。康熙己卯冬日崑山法弟盛符升拜撰。

題，時年八十有五

王撰《楞嚴經正見序》　初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嚴頭亦云：「不可以實法與人。」且世尊於涅槃會上曰：「我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說一字。」即於《首楞嚴》中亦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可見佛祖相承，了無異轍。如大火聚，如涂毒鼓，不留剩迹，不著思惟。稍涉遲疑，便墮坑落塹，何有於言說哉！然歷觀古來諸大宗匠，靡不深明教乘，博綜內典，發微言於宗旨，寄妙理於淵談。雖秉單提向上之樞機，而亦旁通性相之關鑰。蓋深知後世狂誕之徒，概以盲針瞎灸爲直指，粗拳亂棒爲門庭，非惟不探義理，甚且名目不知，故深憫此輩，密垂方便於前也。若此則教海，烏可不研究哉！

吾婁興福禪寺，爲古道場，堂頭會公大和尚，爲靈隱具公之子，三峰漢翁之孫。得奪食驅耕之作略，握烹佛煅祖之機權。藏頭角於水邊林下，露爪牙於斷楮殘編。法堂前縱橫草深一丈，確有古宿遺風，絕不以熱鬧門庭，牢籠斯世之衲子。住此多年，並不問戶外事，誠諸方之傑出者。

予家世奉佛，先大人研心釋典。予雖茫無所窺，然性樂交方外侶，素仰和尚高風，未獲親承椎拂。邇有客，携一編見眎曰：「《楞嚴正見》，乃會公所著也。」予莊誦一卷，不覺舉手加額曰：「此乃最上一乘諸佛之慧命，衆生之正因，教典之宏綱，禪門之要關也。夫欲明心見性者，咸當於此盡心焉。」或謂會公承三峰靈隱之後，宜大振五宗之秘，三要之源，而斤斤從事於語言文字，何也？予知有深意焉。蓋有見於今之號爲知識者，擎拳豎指，蹈襲成風，故以此發揮自己本地光明，卓然獨立於稠人中爾。然解是經者，自唐迄今，不知凡幾，其最著者，無如長水、溫陵、天如、覺範，要之各見所長，究其指歸，大同小異，譬之殊流咸歸於海。今讀是集，妙契佛心，闡明奧義，不襲前人之剩語，一一從胸中流出。所謂言言得髓，字字探珠，眞末劫衆生學佛之津梁也。讀此益知師之行解相應，誨人不倦，有不可幾及者。與彼漫稱知識者，豈可同日語哉！亟宜付之梓人，布諸塵刹。但卷帙浩繁，鉢資有限，非得大檀善信，慨助剞劂之費，勝因何由成就？予雖不文，敢以一言倡導，聊述其爲法苦心，以勸夫同志樂善之士，捐橐相助。諒必有點頭見許者，不以予言爲河漢也。是爲序。太原隨菴老人王撰拜手書。

曾王孫《楞嚴答問序》　昔人閱《楞嚴經》，不解句讀，已獲深契，則語言道斷，文字性離，未當求勝諦於恒沙，叩妙音於箕授矣。俱亭和尚慧本天成，思若符契，提摩竭之正令，盡毗耶之秘藏，今日之藥山投子也。固將目睿漢以忘言，托東皋以長嘯。諸方義學，持波斯宮掖之文，作慶喜袈裟之問。於是縱其指揮都成撰述，山河大地進瑯琊而盡其機，一路涅槃起雙峰而畢其義。深微集逸，旁引曲暢，同人奉爲剞厥，用廣流通。從聞聲見性之一門，得不歷僧伽之道果，是眞實了義也，是究竟堅固也，合掌恭敬而爲之序。繡水後學曾王孫。

靈耀《楞嚴經觀心定解大綱自序》　《大品》云，豈聲聞人有所說哉，有所說者，皆是佛力。蓋承佛力加被，以說佛所說也。是解也，豈靈耀有所說哉。有所說者，亦皆佛祖之說而已。釋迦說總別觀心之法於《楞嚴》，智祖說總別觀心之法於《止觀》，言或存略，而指歸只一。經約解行證法，以明修途；即《止觀》正用十乘妙觀，觀總無明心也。《止觀》前六章，依修多羅，以開妙解；即《楞嚴》會三科七大，皆本如來藏妙眞如性也。《楞嚴》陰魔七趣，即《止觀》所揀現行發得，能招報心也。耀惟仰承佛祖冥加，點會二說，只一觀心，經營十稔，成十二卷。使後之有志觀心者，知甘露門之在茲。更毋棄識心屏三觀之異趣異說，是曰觀心解耳。而言定者，向來注疏，具曰予聖神襟各是，而莫或適從。今惟以佛祖觀心之旨，會佛祖觀心之旨。起盡沕合，無餘文剩義。似乎千聖復起，莫越斯道。妙玄云，《法華》是定非不定。今此解亦是定非不定之謂也。至於劇談七大性藏三番圓別，進否仰遵幽祖即中；而間亦雜采長水、桐洲諸說，其銷文細節坐收即中，已成科句居多，故曰是解也。豈靈耀有所說哉！有所說者，皆是佛祖之說而已也。辛酉菊月，天台比丘靈耀謹序。

杜臻《楞嚴經觀心定解大綱序》　吾儕經史之暇，亦喜染指《首楞嚴經》，徒以房相筆受文字工美無乖名教而已。若夫剖析心觀，斷定綱宗，以昭示來，茲非具大根願不能也。歷觀有唐以來注疏，不下百十家，或淺而未至，或悖而相左，未免有經在微塵之歎。至於最僻謬而灼違經旨者，莫交光之正脉《若矣。經研識心爲成道之本，渠云不用六識。經詳三觀爲入道之階，渠云不用三觀。是何殊自任孝子而打擲父母，欲其入門而閉之戶耶？紕繆種種，莫可枚舉。揆厥所由，不閑藏誨，妄自師心而已。天台至彰法師，得佛祖眞印，秉判釋權衡。約總別以論觀心，而十卷之靈文顯；揭境觀以定修證，

而一經之宗旨彰。即六識以顯眞常，由三觀而趨佛果。不惟千秋不決之案於茲大定，而交光僻謬之說，亦迎刃而解矣。昔溫陵戒環，以無根之說，妄翳《法華》。百松大師，秉筆鉞而披其荆棘，共快法華之再觀。今交光《正脉》，以僻謬之疏，無機《楞嚴》。全彰法師，摻如椽而誅其悖逆，競瞻佛頂之舒光。古稱孟子闢揚墨，其功不在禹下。百松、全公，其《法華》、《楞嚴》之功臣歟。顧《楞嚴》即長水子璿法師，虔講《楞嚴》，感雨華之瑞。全公定解，適成於茲地，殆長水後身乎？不然何能剖析心觀，定千秋不決之案，若是之章明校著乎哉！雖然，吾因之有所惜焉。此書立義有本，辟邪無避，光明正大之氣，凜凜乎溢於溫文妙辯之表。詩謂不剛不柔，筆舌之間，似之矣。假令秉此筆而立朝，則必讜言直論，匡濟當寧。否則被繡衣，巡方國，亦必埋輪京輦，去暴鋤強。而竟爲浮屠取重，可惜也。雖然，國法禁人爲惡，佛法勸人爲善。今而後，懸是書於國門，回謬執以正人心，翊王道而裨名教，奚啻繼禹孟而羨流德之遠哉！微文具在，必有見余言而歎寶獲矣。時康熙庚申仲夏長水里人杜臻拜題。

道一《首楞嚴經正見後序》

余嘗聞尊宿論及大藏，惟《楞嚴》一經，能啓衆生妙悟，爲人道指南。第注疏頗多，求其直指覺性頓釋迷途者，蓋寥寥也。乙亥冬，始侍九峰左右，朝夕追隨，耳提面命，語及大乘義理，滔滔若江河之不竭。篋中有《楞嚴正見》十卷，乃和尚平日之著作也。其間分科立段，注釋詳明，眞詮實理，發我佛之未發；立豁臺迷，明列聖之未明。可使塵點劫前死灰起舞，恒沙界外瓦礫騰輝，誠濟世利生之寶筏也。雖欲不傳，其可得乎！隨有議之者曰：宗教兩途，似於禪流爲分外。余笑對曰：「宗之與教，可判兩途。黃面瞿曇，不當合轍。昔有僧問巴陵鑒禪師云：『一祖意教義，是同是別？』鑒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此二語又何分焉？這裏請下一轉看。吁！惜乎其不審佛理，不悟自心，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天海固如是耶？我和尚道闡宗風，住婁多載，不事攀援，不求炫世。惟裹足深山，樂與往來學道人，諄諄指示，不吝婆心。是經之在篋中，二十餘年，人莫之知。余既見之，安忍以覺世之津梁膜外視之，遂發誓願，欲付剞劂，廣求同志，共襄斯學，兩歷寒暑，始得告竣。其間感應召致之機緣不一，而足，此誠我佛之欲廣其傳也，不將與天壤永垂不朽哉！夫經之不朽，即我佛之慧燈不朽，即我和尚之妙覺，亦與爲不朽也。因將諸同志姓氏，一一刊附簡端，而並述其始末。學人道一薰沐拜跋。

戴京曾《楞嚴經勢至圓通疏鈔引》

念東高先生手里書余，自謂在來一味淨土，娑婆境風浩浩，眞如喆、草堂清，皆不免蹉跌，勉余留心此件。余偶舉示百亭法師，而法師先有《勢至念佛章疏鈔》，在余案頭。兩人取卷重閱盡，然興歎謂，高先生以身踐爲救時之藥語也。遂命兒子，募資刻之。刻既竣，法師復謂余弁其首。余惟《華嚴》大經德雲首宣念佛法門，馬鳴菩薩立論之祖，念佛與止觀並重，而《楞嚴》爲譚性之書，然勢至念佛一章列在圓通禪宗下，不能抑蓮宗爲非歸源見性之途也明矣。今《彌陀疏鈔》、《龍舒淨土》等文，布在禪林。惟勢至章，僅附本經，而未有嵩行之疏。法師詮文釋義，勒成一書，爲震旦人添一重往生舟筏，不可謂非淨土之功臣也又明矣。遂以此意，復高先生，而繼之以臆說云：蓮師云，念一佛名，換彼百千萬億之雜念也。即念即空，居然本體，非於念外別得菩提。又云，執持名號，至於一心，則復還空寂之體。又云，當知淨土唯心，更無外境，自性還歸本體是願生彼國義。如是則蓮師雖極力主張西方淨土，而不遺宗門見性之旨，彰彰如是矣。則謂見性爲淨土指歸，而淨土爲見性入路，未相違也。見性則掉臂皆淨土，而蓮臺自不消；說不見性則淨土非了手，而種因要自不退。然則見性與不見性，而念佛修淨土，皆不可忽也。此義似本章所未及言，既以復於高，遂筆之此。以質諸眞能念佛人爲何如也。康熙庚申長至，錢唐戴京曾書。

今辯《刻首楞嚴直指緣起》

老人疏是經，三月而成。入理深談，多提持向上，啓發悟門，眞足爲上根之助。遠邇緇素，渴仰法味。大中丞傅公竹君，遂捐資全刊流通，何其易也。昔天台智者大師，聞是經爲天竺所秘重，晨夕西望懇禮，願早至此土。歷百餘載，有沙門般剌密諦始携來，以國禁嚴密屢不果，乃書於微細白氎，析臂藏之肉內，航海而達穗城。時值丞相房融出知南銓，請譯於訶林風幡堂，親爲筆受。故經中文句皆明暢而曲析。傅公未識老人，未讀經疏，而亟欲流通，使法雨得以均霑爲快者，豈非於《楞嚴》宜勝義中大有夙契之緣！夫菩薩以利物爲懷，就事就理，雖有淺深，究其指歸，原無二致。公昔守慶陽，今撫粵西，識度超卓，指麾敏捷，一舉止間，悉不落尋常蹊徑。其與會中文殊師利，摧邪輔正，選擇圓通，而終出於無是非是，機感相類。即事顯理，願公與大地含靈，同入圓通無礙門，親證如來無見頂

相。即理顯事，願諸閱者，與公同發菩提心，現觀世音三十二應身，挽斯世斯民，躋於羲軒之治。則於老人之法施，傳公之流通，兩無辜負爾。住丹霞今辯槃談謹述。

無名正見禪人《首楞嚴經正見後序》　《楞嚴正見》者，乃定慧之別名也。舍摩他三摩禪那，即定慧均等。馬鳴唯止，示其楞嚴大定。龍樹惟觀，即顯三昧正見。天台智者止觀雙舉，無非不出定慧均等。阿難多聞，落邪思邪見，招淫術之患，只因有慧無定，未得三昧正見，如來七破，阿難覓心無處，即指示阿難，明自本性，得入正定究竟，從此下手立腳。後又八還十顯，結解綰巾，指明大衆，得其正見三昧，識本達源，參禪者自此轉機。滿慈子知清淨本然，不入正位，墮在諸數。文殊菩薩，悟文殊不可得，萬相皆空。如二祖見達摩初祖，要求安心法。初云：『將心來與安。』二云：『覓心了不可得。』初云：『與汝安心久矣。』二祖忽然大悟，當下解脫意合此也。

觀音初於聞時，入流忘所，動靜不生，即楞嚴大定。如香嚴擊竹聞聲悟道云：『一擊忘所知。』與此無二無別。又轉機起用，如是漸增，聞所聞盡，微細至生滅寂滅現前，忽然頓悟得金剛三昧，粉粹身心，三十二應。如華嚴善才向南參，入彌勒閣，彌勒禪指，樓門自開，分身千萬億，與此無殊南即自心內逆順境界，一一透過差別智，莫向外求。

所以文殊拈偈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二十五圓通，從三科七大，各悟根本大智。三界勝流，依四禪八定，終歸頑空境界。六十聖位，依戒定慧，入涅槃性海。無聞比丘住寂滅定，絕斷思想，成枯禪，入死觀，似冰凌魚，如石蓋草，命根不斷。後招地獄苦趣，皆因有定無慧，非正定也。定慧若均，陰魔不入，定慧不均，必招魔境。即今行者，當下若舉父母未生以前，追求下去，內無身心，外無世界，窮盡根源，與過去諸佛無異。若也未然，落與他家外道禪矣。

張大受《楞嚴講録後序》　夫代佛說法者，即此經所云常住眞心，妙覺明性。重宣奧義，使人共曉此如來藏，在佛不增，在凡不滅。由此明了循持修證了要路也。世之稱法師者，誰不登壇據座，披衣秉拂，四衆圍繞，六種成就。弟子白法拈椎，善信俯首拱侍。又誰不鼓瀾翻焰，口聘無礙辯才，如建瓴瀉水，峻坂驟駒，使人天喜悅，龍神悚聽。甚至天花亂墜，立石點頭。誇法侶之殊緣，紀道場之勝蹟。然或微旨玄言，徹法源底，而不便於見聞覺知。或條分縷析，曲證旁稽，而反乖於融通渾一。或拘文敷衍，數墨循行，而遂流於支離浮蔓。此奉佛也，非代佛也。此節法也，非說法也。此爲經解，而非以解經也。此以解經集衆，而非以解經悟衆也。其何益之與有？

柴紫禪師時公者，識達重玄，智潛無始。鎔精性相，醇粹宗乘。八識規矩，集解緣緣。因明演釋，旨總括淵微，擺脫枝蔓。而於《楞伽》、《楞嚴》二經，尤爲徹骨徹髓，明照佛心脉絡法原者也。邇因憩錫虞山，彙請新塔，直以《楞嚴》，普施廣演。不過順佛慈旨，代宣妙義。於本覺妙明，掀性海之波濤。如來藏中，檃見精之寶鑑，格諸說撤其籓，匯萬派決其流。而其言宣朗簡淨，圓明直捷，如登天衢睹雲霄，如秉膏炬破幽暗。一時大衆，固以傾心懽悅，如摸著面門，得未曾有。洵知如來一大藏教，總此眞常妙明，種種修習，各各悟入，詎止是經咸顯此心，實此心咸具有是經者？而時公口吻，直與世尊，提奬明誨，一模脫出，顧不偉然爲衆會之慶幸耶！夫眞妄昭融，修悟差別，在聽法者之根器。而先覺覺後，自悟悟他，大關說法者之總持慧命。自古稱普接三根，該通五教，惟此經，貫串諸經。時公，蓋常證明之，顧以貫串是經之說，盡攝聽者之心，皆返聞而入於妙覺明性，令大衆咸知修證密因次第。彼室羅筏城祇桓精舍一會，儼然未散。而虞山之講堂戶牖，明暗色空，風清月照，水流雲駛，灼灼皆是眞常發現，太覺光明，則是時公說法，誠可以上報佛恩矣。嗟嗟！聚頭作相，飾智驚愚，射透牛皮，鑽他故紙，說鈴畫餅，買櫝還珠，往往而是，設令瞪瞢於是說也，其亦可以恍然於時公之一班矣乎。若其三摩奢那，弘範嚴淨，如霜枝猿鶴，月岫松風，斯又時公之深修密煉，在語言文字外者，所未易窺測也。居士恒吾汪公，瞻依實久，解入敏決，宜乎發大勇猛精進，堅請刊布流通。其於楞嚴三昧，亦有夙因者歟。琴川宛然居士張大受薰沐稽首撰。

通理《首楞嚴經指掌疏事義序》　余丁卯秋，炙老人於遺光，聽講《正脉》。疏中有矛盾處，俱蒙辨晰。兼示己意，嘗有製疏之言，但未遑及耳，繼而戒期畢。是年庚午，老人禮臺迴，退遺光，遷嘉興。余亦告假，省師自里，歸過西山，棲岫雲。光陰荏苒，歲有蹉跎。沿至辛未冬，老人膺命，主席香界。次年壬申夏，余從岫雲來，謁見老人，製疏過講，喜不自勝，今符昔言矣。閱明年癸酉春啓期，傳儀範，講新疏。時余右弼，座旁聆之，多有啓發。次年甲戌，請應道場竣，老人入城行化，委余安居過講。時展卷以玩味，日臨

衆以敷宣，較觀舊疏，別是一番新面目也。竊思欲採奇珍，須涉巨海，遂輟講禁足，禮《華嚴》，閱龍藏。寒暑迭遷，業經三度。經雖禮閱，藏未閱畢，無何迫以漕河之命，抵歲暮方歸。待來年歲次戊寅正月吉日，老人公同兩序諸山外護，囑余權席，理方丈事。余思蚊負泰山，有慚力之弗及。第師命難違，不得已而應之。老人自此入城，就於嘉興，恭建講期三載訖。切念疏本草創，修飾未經。取益來今，宜加刪補。是以重竭心思，再易韋編，務雖冗而著爲急，年未滿而訂過半。非資神加，亦借聖被。緣事來山，命余參閱。余曰：『欲辨正訛之義，還須講論之功』。爰茲披文過講，日事窮研，間有字句舛差處，不無點竄。但疏中引古事迹，及諸典語，多有疑晷，未見的據者。以故遍討墓藉，潛詢博達，不期年而彙集成本，用佐經疏流通，目曰《首楞嚴經指掌疏事義》。斯乃借古人有據之事迹，衆典可法之詞句，以證今疏樹立之義，則疏可發明，而經無疑滯矣。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聊爲一助云爾。

際醒《跋禪人勇建血書楞嚴經莊嚴淨土》《首楞嚴》者，稱性大定之名也。以如來藏心而爲體性，以耳根圓通而爲入門，以窮極聖位而爲究竟。此依藏性之理，起稱性之行，還復證入藏性全體，一經大旨，義盡於斯，故文殊於是請結經名。此後復明昧此難免七趣沈淪，修此須防五魔擾亂者，但反襯正宗，以補足其間要務耳。經中兼明淨土，其處有四：第一、大勢至法王子，親稟念佛法門於超日月光佛，其所陳念法，至爲切要；而大士修因契果，自利利他，唯以念佛，皆悉具足。第二、乾慧地中云，現前殘質不復續生。夫乾慧地，雖圓伏五住，見思尚猶未斷，何以便不續生？蓋超同居土，生同居淨土矣。智者大師是其明證。第三、情想升沈中云，純想卽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淸淨國土，隨願往生。前乾慧地，猶屬聖位，此則博地凡夫，純想之心，便往生有分。此蓋我釋迦如來大慈悲心，熾然輪迴之中，特地拈出此橫出三界之要道耳。古今末入聖位之人，臨終往生者，是其證也。第四、流通分中，若有一人身具重罪，將招極惡，一念宏法，變其所受地獄苦因，爲安樂國。重罪尚然，況輕罪乎！況無罪乎！無福尚然，況有福乎！況多福乎！一念尚然，況多念乎！況終年終身乎！其往生不在中下品矣。古今宏法諸師，現相往生者，皆其證也。夫念佛法門，專逗十方之機，三根齊被。耳根圓通，專逗此方之機，唯利上根。且示阿難以就路還家，故文殊大士曲爲揀選，非謂耳根獨勝，念佛便劣也。讀經者不可不知。禪人血書此經，通流大法，實爲希有難能之行，其於往生當必有分焉。

陳熙願《書楞嚴宗通後》曾金簡，名鳳儀，字舜徵，楚之來陽人。性耽內典，宿根猛利。先以文業受知於王鳳州先生，未幾遂成道誼。繼復師事羅近溪先生，而學益進，愈研精覃思，力究向上事。萬曆癸未，以進士爲祠部郎，因卧病少林，忽聞鐘聲發悟，洞見法源。由是左宜右有，超方逸俗。當代大老，如王龍溪、羅念庵、李卓吾，及所交遊，如瞿元立、管東溟、袁了凡、王肯堂諸名賢，咸相推奬，時論韙焉。生平以宏護聖教爲己任，徑山募刻方冊大藏，其倡導之力居多，嘗與元立諸人作發願文，刻於藏中。所著述甚夥，率皆心得了義之言，無世論文字之習。此《宗通》十卷，詮釋諦理，融洽分明，更博採從上宗師公案言句，與經文逐段互發。爲向來未有之刱格，而實宗說兼通之要典。自序中所謂天地間合有此種議論者是也。惜原板久湮，傳本寥寥，乃與二三有志此宗者，重刻於浙中，共結一究竟堅固因緣，不匱其法施之意。並捃摭舊聞，稍爲序次，用識其行履之少分云。盤水後學陳熙願復齋父謹跋，時道光庚寅仲夏七日。

真超《大佛頂首楞嚴經指掌疏跋》夫惟《楞嚴指掌》一疏，拈華古剎達老和尚愍念後昆愚暗，大慈悲心之所注疏。而命名指掌者，示世界悉檀之益。《楞嚴經》方等部攝，五教並談，斷證歷三漸次等位，生酥毒發轉成醍醐妙味。上根利機徹底擔荷，鮮有愚暗難領家珍。老人徹底悲心，發揮實際理地，如是玄奧關節處，一一剖劌，發揮顯露。文辭明淺，義理奧深。命名指掌者，指其明淺，掌其奧深；指者指示，掌者掌握。經文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示其明指也，非汝而誰，示其知掌握也。法身本具，報身修顯，掌握性德，本具法身。非生非滅，亦不一異，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眼見耳聞，動手抬足，俱是涅槃妙心根本實智性德法身之所顯露，楞嚴王三昧無記化化禪之所妙用也。指明知覺立知則生死無明根知，掌握知覺無覺斯卽涅槃果德。此理人人本具，各各不無。自家屋內親生母，當人未能承當識認，反向他家拜異娘。老人發揮指明，因地不眞。老人與釋迦老子同一鼻孔出氣，指示述明，不生不滅爲本。修因用始覺之智，還復本覺之理，掌握圓成果覺也。

疏立十門，通入華屋一門；經談二十五聖方便多門，掌握皈源居士不二

法門　設三觀漸次去泥純水，示十因六報四重明誨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決定階次　五十種陰魔示其邪正眞僞，去邪去僞，掌正握眞　《楞嚴經》出塵之寶筏，佛果之規範　當會阿難尊者，大權示現，鑒末劫之機　離此法範，無有出塵之期　釋迦老子，大圓境智，徹照無量劫　以此無緣大慈，愍念當來愚暗衆生，示其有所掌握也　迷其指，失其掌，無聞比丘生限地獄　明其指，觀其掌，阿難尊者不歷僧祇獲法身　不信其指，不識其掌，寶蓮香比丘尼淫火燃身　順其指，睹其掌，性比丘尼見佛即證須陀洹果

時有學釋居士道眼圓明，讀此注疏而悟因果由心造，向余歎曰：『達者通徹理具法身體大，天者天然性德實相理諦　達天老人以名召德，非此達天老和尚未能述此疏，非此疏末能發揮此經，非此經末能識此西來大義，非明西來義焉能認得本人本具主人公也』指示本來人掌握主人翁而命此名也《楞嚴》注述疏演最多，文富義奧，上根利智尚且蚊咬鐵橛，況愚暗之流　藥無貴賤，應病者良　老人以文字般若指示觀照般若，以觀照般若掌握實相般若，眞爲末劫良劑，實應愚暗之輩　《指掌》疏實是開《楞嚴經》之鑰，《楞嚴經》是開我愚暗輩之鑰　理雖頓悟，事必漸除　躐等皆爲邪僞魔眷，菩提道果無因，三塗有分　生遭王難，死墮地獄，我佛釋迦金口印定也　《指掌注疏》不可不多分布於世，儒釋俱能讀誦　上上根逢關即過，下下根亦能臻其域　余聞布施中法施最爲第一，因自揣力有未足，不得不布聞同志儒釋善男信女，輕金重法，捐助印刷，流通此疏　汪洋大海無縫寶塔，超述此跋，以爲開指掌之鑰云爾　時在大清光緒二十有八年歲次壬寅清和月八日，都城通明寺四蓮室愚暗沙門了凡眞超氏沐手虔跋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著　録

崔牧《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序》　我本師內澄寂場，光宅忍界，乘一如而利見，苞法化以冥周　權實兩行，普門無極；秘用之妙，孰測其幽致哉！《毗盧遮那神力加持經》者，蓋諸佛不思議境界，深密妙用之藏府也　大本十萬頌，梵方秘而密藏　今所譯者，昔北天竺國界內有一小國，號爲勃嚕羅，其國城北有大石山，壁立干雲，懸崖萬丈，於其半腹有藏秘法之窟　每年七月即有衆聖集中，復有數千猿猴持經出曬，既當晴朗，髣髴見之，將昇無階，似觀雲鴈　屬暴風忽至，乃吹一梵夾下來，時採樵人輒遂收得，睹此奇特，便即奉獻於王　王既受之，得未曾有，至其日暮，有大猿來索此經，斯須未還，乃欲殞身自害　善巧方便，殷勤再三云，經夾即還，但欲求寫　見王詞懇，遂許通融云，且爲向前受攝，三日即來却取　王乃分衆繕寫，及限却還　王唯太子相傳，其本不流於外　近有中天大瑜伽阿闍梨遠涉山河，尋求秘寶，時王睹闍梨有異，欣然傳授此經　以其旨趣幽玄，卒難精覈，乃與諸聖者簡繁摭要，集爲二千五百頌　自法軫東流，滿珠畢備，此經宗旨秘而未傳其致也　理蘊於詞，意絕文外，若不從師受學，無得迹逮其門　苟非其人，制妄傳授，未經灌頂，禁其輒開　凡進修行道者，非唯迷復稠林，抑有魔邪斬繞　所以望塗整駕，脫輪中達　故如來運神力以密封，加秘印以保綏　又以幽緒難尋，假眞言以道引；玄契絕代，寄字母以悟之　事理表筌，無非實相，即融返照，皆爲行門　窺其庭者，心凝於妙境，惑障不得捷其神；智印於無行，魔邪不能動其行　故得安步於佛地，貞嬉乎道場　凡有學從功省，而易就者也　若異斯觀，未之或知

有中天竺三藏厥號善無畏，洞達七藏，全明總持，德洽西域，化流殊方，研服此經，深窮奧旨　中宗孝和皇帝承風迎請，至開元丁巳歲，三藏乃持梵秘典杖錫來儀　時朝野翕然，咸從請益　爰有大禪師一行，智絡羣籍，神凝大方，掘靈珠以動時，秉虛鏡而藻物　屬開元神武皇帝致問道之禮，屈冥黃閣，聖敬日深　禪師以三藏懷寶遠來，受詔咨稟，因請宣譯　沙門寶月雅妙梵言，精詣至理　三藏臨文誠懼，每章三復　然先代名賢傳譯者衆，或文華而意近，或詞拙而義微　意近則滯於常習，義微則玄旨難曉　禪師存實去華，令質文有體，譯爲六卷，又別譯《供養次第法》一卷　重請三藏和上敷暢厥義，隨錄撰爲《記釋》十四卷，又三藏和上躬親粉繪乎起聖衆極圖一卷，兼地契及手印圖一卷　都集漫荼羅圖一鋪　詞旨深簡，分析源流，幽贊之功靡究於此　故今如說修習者，扇玄風而遐舉；欽玩其味者，漱靈津以洗心　非

夫深解圓位，積劫習地，孰能希夷於言隆，矯翰於寥廓哉！於時歲次戊辰開元十六年也。

温古《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序》 持明藏宗分條流傳譯久矣。世之學者多存有相，罕契中道，其瑜伽行法隱而未明。夫法流不通，弘道者之憂也。此《毗盧遮那經》廼秘藏圓宗，深入實相，爲衆敎之源爾。厥有中天竺三藏字輸婆迦羅僧訶，唐號善無畏，業該八藏，名冠五天，傳受此經，寔爲宗匠。頃有詔迎之，常爲扈從。禪師一行，命世之生也，明鑒縱達，智周變通，今上聞之，久宴中扰，具如國史所載。聞三藏蘊法寶之囊，思起予之請，承詔與三藏譯出此經，仍爲筆受。譯語比丘寶月，練諸敎相，善解方言。非禪師不能扣其幽關，非三藏莫能敭其至賾。此中具明三乘學處，及最上乘持明行法，欲令學者知世間相性自無生故。因寄有爲，廣示無相，一一推覈，以盡法界緣起耳。當知無量事迹，所有文言，結會指歸，無非秘密之藏者也。分爲三十一品，尙慮持誦者守文失意，禪師又請三藏解釋其義，隨而錄之，無言不窮，無法不盡，擧淺秘兩釋，會衆經微言。支分有疑，重經搜決，事法圖位，具列其後，次文刪補，言爲義釋，勒成十四卷。以梵文有一二重缺，纖芥紆回。開元十五年禪師沒化，都釋門威儀智儼法師，與禪師同受業於無畏，又閑梵語。禪師且死之日，屬仗法師求諸梵本，再請三藏詳之。法師閱其文墨，訪本未獲之，頃而三藏棄世，咨詢無所，痛哉！禪師臨終，歎此經幽宗未及宣衍，有所遺恨。良時難會，信矣。夫經中文有隱伏，前後相明，事理互陳，是佛方便，若不師授，未尋義釋，而能游入其門者，未之有矣。溫古嘗接諸賢末肆，預聞此經，至於絕待妙行，非敢窺測，不揆愚昧，注心歸仰，輒以疏拙之思，叙其本末焉。

惟謹《大毗盧遮那經廣大儀軌後記》 此法從摩訶毗盧遮那，付屬金剛手，金剛手次傳，付屬那爛陀寺達磨鞠多阿闍梨，達磨鞠多阿闍梨，次付屬中天竺國王種釋迦善無畏三藏。善無畏三藏開元中來至此國，當玄宗朝，爲大國師，傳法灌頂，次付屬海東新羅國僧玄超阿闍梨，玄超阿闍梨次傳，付屬京青龍寺僧慧果阿闍梨，慧果阿闍梨次傳，付屬僧法潤阿闍梨。大和八年甲寅歲三月七日，付屬慧日寺五部持念僧惟謹。

覺苑《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自序》 恭聞皇覺垂形，鑽十身於藏刹；微言著範，軼五駕於殊途。或有衆生睹佛威儀而得度者，或有衆生聞佛音聲而得度者。諒根器以成差，遂影響而亦異，然利有攸往，功不唐捐。若夫理包性相，義貫淺深，爲八藏之泉源，作一乘之鈐鍵，獨標圓密，迥出餘宗者，則《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其大矣哉。斯經廼總持之淵府，法界之靈宮，金剛手方可探其賾，蓮華眼始能窺其奧。頓超位地，譬之以神通；速離纏痾，喩之以咒術。加以入金剛界，啓菩提心，陞金剛座，紹菩提種。護摩設祭大自在，事火異其宗；澆頂施儀色究竟，受職方其躅。不入曼荼羅，不依阿闍梨，則不得入其手。自無畏三藏翻譯之後，禪師一行義釋已還，歷歷歲時，聲光淪墜，非遘昌期，孰能極此？

今我天佑皇帝睿文冠古，英武超今。十善治民，五常訓物。博綜儒經，有詩賦碑記之製，錦爛華明，允彰乎敎化。尤精釋典，有贊序疏章之作，山輝川媚，聿在乎修行。於茲邃旨，夙促宸懷，爰命瑣才，俾宣秘咒。因咸雍初提總中京大夫慶寺，屬以時緣再興未肆，廼有副留守守衛尉卿隴西牛鉉守，司空悟玄通圓大師弼公，洎僧首紫褐師德百有餘人同致書曰，伏聞毗盧大敎旨趣宏深，疏詮妙賾早已著其菁華，鈔解至玄尙未闢於閫域，儻納勤誠，願聞可爾。嘗其雖從削簡，未暇操烺。越大康三年，忽降綸旨，令進《神變經疏鈔科》，則密敎司南時至矣。於是敬酬聖澤，兼副輿情，強摭羣詮，謬成斯解，曰之曰《演密鈔》。會於前冬詔赴行在，面奉進呈，勅令雕印。墜典斯興，仁王之力也。覺苑智虧宿種，見罷生知，徒然爝火之明，曷益曦輪之照，庶俾來者共踐玄涯爾。燕京圓福寺崇祿大夫，檢校太保，行崇祿卿，總秘大師，賜紫沙門覺苑撰。

趙孝嚴《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引文》 大哉如來之敎也，有顯有密。所謂顯者，五性三乘是也；所謂密者，總持秘藏是也。若夫圓修萬行，具證十身；頓了一法界心，直超三無數劫，此乃神變加持之力不可思議也。故毗盧遮那佛親爲口說，金剛秘密主次傳心印，玄之又玄，秘之甚秘。粤從唐代有三藏善無畏者，自中天來，持以梵本，與禪師一行受詔同譯。其理甚深，尙難趣入，乃請無畏再爲敷說，一行遂增潤其文，號曰《義釋》。斯則啓明門之關鍵也。

暨我大遼國有三藏摩尼者，從西竺至，躬慕聖化，志弘咒典。然廣傳授，未遑論撰，歷歲既久，逮今方興。伏惟天佑皇帝睿智如神，聰謀出俗，以至公治國，賞罰無私，以大信臨人，恩威有濟。閱儒籍則暢禮樂詩書之旨，研釋

典則該性相權實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賾妙義；雜華之一百千頌，親製雄詞。修觀行以精融，入頓乘而邃悟。肇居儲邸，已學梵文，有若生知，殊非性習。通聲字之根柢，洞趣證之源流，欲使玄風兼扶盛世。時有總秘大師賜紫沙門覺苑，幼攻蟻術，長號鵬耆，學瞻羣經，業專密部。稟摩尼之善誘，窮瑜伽之奧詮。名冠宗師，詔開講會，最上乘之至理由此發揚，因集《科文》五卷通行於世。師自是談演之暇，乘精運思，復撰成《鈔》十卷，文無不周，義無不攝。鏡先制之幽隱，燭後學之昏疑。意者近報國恩，遠弘佛道，亦既進奏，旋命雕鏤。申諭微臣，得述前引。道安天闊，信側管以徒爲；澄觀月高，慚隔穀而莫睹。強攄鄙素，聊贊玄言。

朝議大夫、行起居郎、充乾文閣待制、史館修撰、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趙孝嚴奉敕撰

《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著録

任華《隨求卽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序》 我本師說教，務存饒益，會因啓聖，方有激揚。則大梵懷愍愈之心，如來演神妙之句，使無願不滿，有求則隨，故此經標之爲其品題矣。夫大自在者天之王，陀羅尼者咒之目，蓋以憑神咒威力，同天王自在。且咒有八首，除八難也。經惟一軸，明一乘也。若聽受講誦，若書寫帶持，卽是金剛之身，便作如來之眼。是知煩惱大海，本從妄想中生；業障高山，亦因覺悟而破。則頸邊瓔珞，衣中寶珠，未足比其珍矣。懿夫能摧他敵，不假韓信之登壇；能臻甘雨，乃同傅說之作相，此則有功於國矣。至若大坑成水，刀刃爲塵，毒龍生慈，夜叉作禮，此則有功於人矣。及乎泥黎自苦，阿旁驚怪，人便生於天上，塔猶在於城南，此則有功於鬼矣。非我有九十九億那由他諸佛同心同德，安樂天人，曷致於此矣！

粵有雅和尚者，誕生中土，如從西域而來，不讀外書，只說東流之法。丙午歲，訪余於景城西巖之蘭若，從容曰：「此咒有不可思議之力，竟無序述，謂之何哉？」華答曰：「唯然，和尚，謹聞命矣。」將欲無垢之咒可驗，淨居之言足徵，豈獨施於信者，亦將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不信，不應疑而疑，則三途之中，不出入此輩。略述少言耳，亦乃勉旃諸仁。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

著録

遵式《救拔焰口經序》 事有簡而易從者，物有微而大濟者，功有倍而召速者，三者斯經備焉。且陳一器之食咒之，七返鳴指以施之，咒亦不過數句，此其易從也。徹窮泉包九野，塵沙莫數焰口之鬼，皆甘嗜實腹，此其大濟也。夫報應之理統論三世，其業廣而醇者，謂之順現卽感延齡，此其召速也。法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矣。夫一摶之食，一勺之水，有用無匱，聞之者不能不惑；苟推功神咒，理歸不測，又何惑焉。夫龍一鱗蟲耳，得一滴之水，散之六虛，以爲洪流。況至聖至良之神咒，窮法界之至變者也。焦腹矩口，沉幽動劫，仰天無訴，非慈仁惻惻爲心者，展臂一惠，雖一餐其可得乎？大哉！博施濟衆，眞斯謂也。何必云堯舜病諸，且能恕己之饑渴於彼之饑渴，雖勞亦爲，況簡而易從也。經曰：「如供百千俱胝佛者，非直顯其功大，抑亦戒令愼重而後施之。」必也重心，則現招五果，五果者，一曰壽，二曰色，三曰力，四曰辨，五曰安，昭然在文，不復委引。信夫一粒克於彼，五福隆於此，其猶影響焉，詎有勤善聞斯而不遷者也。一經凡兩譯，此本八十三行一字，含九百八言，卽三藏不空所翻也。但加四如來及四眞言爲異用者，存略任意，官坊俗務不暇廣行，直誦變食一咒於理已足。實又一本，但一咒而已。事備《施食正名》，不復煩叙也。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著　録

宋真宗趙恒《遺教經序》　夫道非遠人，教本無類。雖蠢動之形各異，而常樂之性斯同。出愛欲之紛綸，致輪迴之增長。是以迦維之聖，出世而流慈；舍衛之區，隨機而演法。既含靈而悉度，將順俗以歸眞。猶於雙樹之間，普告大乘之衆，示五根之可戒，問四諦之所疑。期法奧之宣揚，俾衆心而堅固。大悲之念，斯謂至乎！朕嗣慶基，顧慚涼德，常遵先訓，庶導秘詮，因覽斯經，每懷欽奉。冀流通而有益，乃俾鏤於方板，所期貽厥庶邦，凡在羣倫，勉同歸向云爾。

智圓《遺教經疏序》　夫法身無象，不生不滅；至理絕言，非小非大。既而茫茫萬彙，迷而不復；冥冥羣有，流以忘返。是故能仁大覺運無緣至慈，土五濁惡世，應物現形，隨機授道，或頓說大益，或漸入佛乘，或隨機夭熟，終稟小化。託餘佛而決了，指他國以會歸。既一期事息，故雙林告滅。巍巍聖德，蕩蕩玄化，包十方而非廣，亘九世而非遠，蓋不可得而思議焉。《佛遺教經》者，其終稟小化之謂與，將慮夫滅度之後也，戒珠掩耀，法乳澆薄，乃於中夜有茲顧命。於是乎澡身浴德者，游泳於解脫之淵；跂高履尚者，馳騖於清淨之道。正法由斯而久住，諸天於是以致敬。王臣庶幾其化，士民寅亮其風。大矣哉！遺教之益也如此。非夫大悲淳至，俯哀末習者，其孰能臻於此耶？在昔天竺馬鳴論之於前，楊隋靈裕疏之於後，逮乎李唐懷素律師者，亦有斯述。慨茲兩疏今也則亡，遂使茲經傳授道息。嗟乎！法雨曾期，炎炎之火宅莫救；辨雷匿響，蠢蠢之迷蟄未發。每一思及，嘗疚於懷，由是不揆檮昧，彌縫其闕，用馬鳴之章句，遵智者之法門，依經辨理，亦已備矣。雖不足以下武前哲，而聊可以詒謀來裔云。

元照《遺教經論住法記序》　馬鳴大士，傳法祖師，迹示四依，位居深地。或宗經而造論，或著論以通經，適協時心，允符聖旨。以謂中胥遺訓，叔世當機。於是假道微言，開萌品彙。且經翻秦世，誦習尤多；論譯陳朝，弘通蓋寡。雖復別開戶牖，競務穿窬；然而未造門牆，孰窺美富。或倚附而撰疏，或採掇以箋經，章句益繁，理味踰隱。矧乃唯資談論，罔示修持，壅塞夷途，隳殘正教。譬塵蒙於寶鑑，莫辨妍媸；猶霧掩於冰輪，寧分衢街。是以專依本論，敷暢佛言，仍述記章，申通祖意。研詳理教，搜索古今，的指行門，直決心要，非圖數寶，期用書紳。庶毗贊於眞風，俾住持於億載云爾。

觀復《遺教經論記叙》　此論，陳朝眞諦三藏，與《唯識論》等，皆譯於南越。後弟子宗愷等，欲迎歸建業。以當塗者恐奪時榮，因奏而却之。故南海譯文，有藏陳世。自陳至唐開元已前，但有此論之名，而闕論本。後智昇撰《釋教錄》，那時已獲論本，方依論收經，編入大乘藏也。由是前來，既闕論本，故古德直以經爲小乘。唯華嚴疏主，每以經指配於大乘。今之述作者，雖有是論爲指南，至於判經大小，尚且二三，蓋不審其源流故爾。若釋論者，唯住法、宣演二記，而宣演判教雖異，其釋文則全抄住法。今觀論意，二記多失，對驗鈔文，又得失相半，既不可全依，亦不可全棄。故得者取之，失者棄之，勒成三卷，直以所解，銘曰《遺教經論記》。庶幾乎馬鳴文意，有所補於將來。時紹興甲子二月望，華嚴寶塔方丈序。

又《遺教經論記自記》　笑庵自記。紹興甲子四月初六日，絕筆。至辛未年正月中，重親錄淨。七月十日對證畢。壬申正月二十九日，又重校過。

善服《遺教經論記後叙》　佛言，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佛遺教經》者，乃如來不滅法身也。故釋尊略說云。後什師傳譯之來，因大乘義隱，人作小機。馬鳴預知，遂造論解。眞諦翻譯於陳世，久而方行，始將經論，收大乘藏中。猶有記者，經爲小教，論作大乘，義不相當。雖普水移論注經，既爲節要，然於論文，未全通解。故笑庵無盡三昧法師，慨茲遺訓大義陸沉，特述三卷，釋論通經，並辨異解，付與先師達闍黎上諱宗字。開板因循經六十一載，雖諸方傳寫，十本九訛。善服既受先師所得元本，久矣珍藏，遂於本命之年，拘病之際，痛念佛祖法身不滅，道假人弘，幻化非堅，斯文將喪。由是倒鉢傾囊，命工鋟板，廣遠流布，力藉

羣賢。況笑庵老子，英俊絕論，法門梁棟，大弘祖教，六坐道場。傳說襲將五十年，記抄僅三十軸（《抄節》五卷、《會解》十卷、《圓覺備要》一卷、《辨疑誤》一卷、《會意》一卷、《金剛刊記》四卷、《及慈編》一卷、《此記》三卷，並《乘教問答》等）。斯文之功，三復校讎。故本講芝、華嚴後敘。敘之並疏贊之曰：況笑庵幹造化之毛錐，乃吾宗拔萃，類之文彩，信不誣矣。望諸宗裔，特爲流通。報佛深恩，發明來學，是謂展轉行之，法身常在而不滅也。至懇至禱。義學比丘善服敬敘。

袾宏《佛遺教經論疏節要跋》 佛云：『吾言如蜜，中邊以甜。』又云：『治世語言以卽實相故。』三祖不難至道而嫌揀擇，有以也。今時人喜玄，一大藏教，凡入理深談，競互傳誦，至平易切近處或弁髦之。抑揀蜜於中邊，而實相顧不遍耶？嗟乎！最後叮嚀言猶在人耳也。鏤骨銘肌共報恩，於是乎刻遺教。古杭雲棲袾宏跋。

了童《重刊遺教經注解序》 夫淨法界中，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無說中而示說，無形處而現形，故有四十九年露布，三百餘會葛藤。大概而論，不出於三。一曰經藏，詮於定故，玄寂不動，塵塵而淨國純眞；靈鑒隨緣，念念而佛身普應。二曰律藏，詮於戒故，擬心萌念，條條而早犯尸羅；絕慮忘思，段段而皆成規範。三曰論藏，詮於慧故，明明不昧，而森羅星象燦然；湛湛虛澄，而鱗甲羽毛弗暗。雖有三名，曾無三體。故考繩墨而立定門，卽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而爲其論。卽一而三，卽三而一，三一互融，名秘密藏也。

今茲《遺教經》，四十年已後而演也。雖曰修多羅，其實重示戒律。世尊見諸弟子尸羅將傾，告諸衆等，於我滅後，當珍敬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當知戒是正順解脫之本，禪定智慧由此而生，是我佛最後垂範也。茲有奉佛弟子古鑒清明，傳講之時，見其注略，並字之昏小，不無三豕之訛，請余勾科補注，校正流通於世。余緇素不分，焉敢校補也。公再懇之，不得已而應命，稍述其科文，略補其缺漏，聊正其訛脫，及記其歲月云爾。時萬曆丙戌仲春吉日，欽依皇壇傳講紫衣沙門特賜金佛寶冠永祥禪師古靈了童述。

通燈《佛遺教經注跋》 嘗考《傳燈世譜》，載大鑒下青原派曹洞宗第十三世守遂禪師，所注《四十二章經》、《遺教經》，並了童禪師補較，我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刊板，在金臺西直門裡迤南永祥寺。適海鹽廣磬劉宰官諱祖錫號念崧，係雲棲蓮大師高足，秉教念佛，行敦孝義，歷官光祿。於崇禎四年辛未八月二十六日舟次東昌，借一味禪院震宇法師藏本《四十二章經注》，手寫携歸。迨崇禎九年丙子十月之八日，借本邑沈廣冠居士藏本《遺教經注》，仍以手寫，與東昌所鈔得成合璧，慶快示余。捧讀注語，直指彰顯，如佛誡敕。其正文對雲棲刻本，字多異同，而義實勝，因憶蓮大師跋云：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一是聖教流入震旦之始也。今以其言近，僧不持誦，師不講演。要知不專近，有遠者，人自不察也。一是如來入滅最後要語，喻世人所謂遺囑也。子孫昧祖宗創始之來源，是忘本也。子孫背父母之遺囑，是不孝也。爲僧者胡不思也？並頌念崧壽逾六旬，誠心手書，且願重刻以廣其傳，善述蓮大師志意者也。余亦願效一臂樂成之，敢曰隨力裁因耶。且紀諸善知識展轉勸發緣起，以告見聞者，幸毋忽。時卽崇禎丙子臘八日，弟子通燈敬述。

智旭《佛遺教經解跋語》 旭未出家時，讀此遺教，便知字字血淚。既獲剃染，靡敢或忘，所恨慧淺障深，悠悠虛度，二十餘年，空無尅獲，既非道人，又非白衣，撫心自愧，對鏡生慚。而虛名所誤，謬膺恭敬。承甫敦沈居士，固請解釋此經。嗟夫！予不能臻修世出世間功德，徒以語言文字而作法施，何異諸天說法鳥耶！然一隙之明弗忍自吝，藉此功德，迴向西方，仍作迦陵頻伽代彌陀廣宣法要可矣。甲申九月二十日記。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

著　録

道宣《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序》 觀夫法王利見，權巧殊途，或聲光動人，或開智攝物。立儀列相，興像設之機緣；聚砂涂香，表香時之淨養。斯德有歸，可略言也。有師子莊嚴王菩薩者，學周八藏，智越五乘，籍

勝報而開教端，寄善權而行圖範。故使方壇外啓，圓場內羅，列八座而延八聖，陳四報而成四德。空有兩業，自此修明，大小諸乘，因茲增長。可謂總攝六度之玄略，統陳願行之明規。其道易而可修，其儀約而難隱。智有通塞，道涉窊隆，時運所歸，近聞東夏。逮龍朔三年冬十月，有天竺三藏，厥號那提，挾道間萌，來遊天府。皇上重法，降禮眞人，厚供駢羅，祈誠甘露。南海諸蕃，遠陳貢職，備述神藥，惟提能致。具表上聞，霈然下遣，將事道途，出斯奧典。文旨既顯，冀由來之所傳；道場不昧，起機緣之淨業。輒以所聞序之云爾。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

著　錄

道宣《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序》 惟夫幔幢難偃，三界由此輪迴；愛水未清，四惑因茲流湎。自非獨拔開士，出有至人，何能裂愛網而辟重關，質深疑而啓昏趣。有離垢慧菩薩者，道高初住，德跨八恒，假時俗之津途，發深識之嘉問。如來以無緣之勝辯，赴有待之幽情，斷五趣之蓋纏，籍五輪之禮念，所以五通五眼，自此增修，五位五生，承斯圓滿。蘊結中夏，千六百年，頹運有蹤，載聞東壤。洎龍朔三年，有天竺三藏，厥號那提，統括六異之宗，窮微四圍之典。九部八藏詞，無昧於自他；十諦一乘義，有歸於空色。並詳略名理，妙達宏致，來儀帝里，頻謁天庭。降厚禮於慈恩，將歸飛於海表。以此經羣聖之發軫，凡衆之初心，乃出流布，傳於道俗。遂依繕寫，所在通之。恐未悉其來由，故因叙其緣致云爾。

《造塔功德經》

著　錄

圓測《造塔功德經序》 夫塔者梵之稱，譯者謂之墳。或方或圓，厥制多緒，乍琢乍璞，文質異宜。並以封樹遺靈，扃鈐法藏，冀表河沙之德，庶酬塵劫之勞。豈伊弓劍衣冠，言申永慕，禹陵孔壁，用顯緘藏而已哉！將有量等大千，覆三界而高梵世；取均庵果，偶棗葉而譬針鋒。洪纖兩途，福應無二，大小千計，淨心終一。何只黃金白玉，架迴爭暉，火齊水精，浮空競彩。夕振祥飈之響，入鏤鐸以流清；晨霏仙露之甘，上雕盤以凝泫。至乃位隆三果，勳重四禪，高升有頂之宮，行屆無火之地，斯教之弘旨也。此經以永隆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請天竺法師地婆訶羅，與西明寺沙門圓測等五人，於弘福道場，奉詔宣譯。至其年十二月八日，終其文義。庶斯法寶周給大千，俾彼慧燈照融三界云爾。

《金剛三昧經》

著　錄

圓澄《金剛三昧經注解叙》 夫眞心獨露，若皓月之朗於太虛；法性無虧，似驪珠之耀於滄海。了了不昧，日用明明。無生卽生，以眞如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生卽無生，以實相本來無物而一塵不受。求之叵得，如木中火決定是有，而方處無憑；體之卽神，比鏡內華儼然可見，而取不能得。無

方妙用，猶色之摩尼，影雖移而體實不變，具足本來，若迷家之子，身雖到而寶未嘗無。非夫我輩沈埋曠劫，迷背日深，本有家財，致生難認，具由不逢善友，開悟何從？故我如來離兜率降皇宮，舍富貴逃辭嶺，苦行六年，見星成道，作衆生之慈父，爲九界之宗師，三七思惟，法輪大轉。蓋爲利鈍難齊，所以教分漸頓。四十餘年欲說不能說，權實相覆，涅槃時近欲休不能休，罄示一心。其獨握金剛劍用斬羣疑，堅正法幢，破諸邪惑，革小乘而純入一乘，會百川而同歸大海，真救病之良藥，運寶筏以濟人。是故世尊無問自說，施甘露而普救沉痾；伽陀說偈贊揚，鼓瑟琶而相席打令。解脫發廣問之端，知大度皆歸無相；心王問無生之義，識三行惟一自心。無住示法身非來非去，大力啓果德有證有修。身子重問一偈之因緣，達摩宮具含四德；梵行令真修之一味，即俗諦頓具四緣。地藏勝七品之餘疑，阿難請一經之名字。始末究竟祇是自心，前後辨明寧逃法性。惜乎澆漓末世，妙典難逢。慈德無瑕師夢祈神授，刻此流通。旨奧文奇，讀者彷彿，由是不揣愚庸，伸此管見。若夫昔人片言而擲地金聲，一語而大千廣被，余何敢言；但心慕大乘，歡希贊歎。奈聖言莫測，凡智叵思，倘或淆訛，願施懺悔。明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圓澄注並序

明河《金剛三昧經注解跋》

知者以心之言，不知者以言了心，以言了心不能亡言；以心了言不惟亡言，亦且亡心。不至亡言，不名了言；不至亡心，不名了心。又亡言之至方得亡心，亡心之至方名入道。大道豈可以思言議，於是乎有言哉！又豈可以離心思言議，於是乎無言哉！《金剛三昧經》直截上乘，開示了義，更得雲門湛然師手眼一番拈弄，其旨愈明。師傳曹洞正宗，注釋文字乃其緒餘耳。曹洞宗有寶鏡三昧，即金剛三昧之異名，本色草料，家常茶飯，師爛嚼知味，自味味人，當機者少有瞻顧。顧居士信根堅固，慧解清圓，其知味者也。師刊刻流通，斷言禪伯命一言爲殿，言如此，或亦得師之心乎。華山明河識

魏學渠《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序》

予閱《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言：「我昔供養觀音如來，彼佛授我如幻金剛三昧，得悟耳根圓通。」又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言乎東土學道者，定從聞入也。」自教典西來，三藏十二部炳然如日星常垂，江河行地。舍此，何以爲登聖之階，破暗之燭哉！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超越漸次，捷成圓頓。宗風弘暢，大乘有人，二家共立，宗盛教衰，而一知半解，未見實相，宗亦凌遲矣。參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機緣固能悟人，佛語豈使欺人！要使宗教融通，自然圓頓立至。紫柏老人有云：「習教以佛語爲本，明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不爾，踞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而傳我佛之言者，所謂狐嘷耳。」予佩斯言者久，而未見其人。聞有仁大師，爲當今龍象，私心嚮往之。癸亥仲冬，過天平之白雲古寺，猝遇之，藹然蕭敏條，弊衣糲食，澹如也。談次，出所爲《金剛三昧通宗記》見示，讀一二則，文儉義豐，指約理該，正如取大海中水一滴，而味具百川矣。因以經記相授，而乞予言序其首。經意大約總《華嚴》、《法華》、《涅槃》大旨，而微言隱語，有類《楞嚴》，從聞思修，其在是乎？梵經遠集，蓋以北尊羣生，使知佛道。然慮其著有也，初祖面壁，不立文字。慮其著無也，則天台、賢首爲疏爲鈔，不憚條分縷析，以爲之說。今師之作，是記也，慈悲心切，務令宗雷大振，教雨滂沱。不著有，不著無。不著有不可得，不著無不可得。不著有無亦不可得，則佛語在是，機緣在是，何圓頓之難臻哉！因序以歸之。

誅震《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序》

《金剛三昧經》者，一乘圓頓之教，諸佛眞實之宗。妙絕羣經，該羅萬法。廢權顯實，大收《法華》殿後之功；寄滅談常，先展《涅槃》鋒前之陣。特暢五時玄旨，博施上味醍醐。諸地頓超，祇在事先一覺；羣生共得，奚分中下一根？凡聖位齊，智愚道一。誠菩薩利生秘鑰，乃衆生成佛要樞。以法印心，無以尚矣。眞修密行，其在斯乎？始自靈山示默，金機獨露無言；芯蔔代宣唱，偈力爲勸問。由茲發起，依智咸興解脫啓無相法門，悟般若迴超乎三界；心王證無生法忍，泯言說默契於一心。無住獲本覺之利，轉諸識而注海無波，大力入實際之墟，具智辯而心源流淨。得眞性體空，鷲子以滿地而獨任；入如來藏海，梵行以等覺而自居。總持爲諸品義宗，妙觀圓成正覺；品末示弘通法眼，囑累唯有斯經。信乎得之者，他外永絕希求；悟之者，本末咸歸一致。觀其原始要終，條分縷析，如華貫爲璧，燦爛可觀；珠走於盤，光焰難矚。自得諸佛護念，不入餘衆生手。是故久扃秘藏，非妄宣傳，知之者希，聞亦難信。別夫文命義密，語簡理備，僅萬有一千五百言，而統乎一大藏教之義海。又且能攝不立文字別傳之宗，斯誠爲像法中，出世之良導者也。震幸遇聖言，深心研究，雖罔窺幽秘，而矢願流通。定此生他生之法程，爲利己利人之妙行。願見者聞者，頓悟心宗，

今世後世，永霑法乳云爾

又《金剛三昧經通宗記闡筆記》 余初入道，嘗聞禪宗頓悟佛心，教乘漸明佛語，學佛者但悟其心，何愁語之弗解耶？ 遂躭玩禪苑，薄視講肆，迨有以發明，欲少探教網，余緣會不諧，終未能就，洎乎濫廁禪列，謬當推舉，雖宗說無礙，心猶缺如 故唱道之暇，循翻藏秘，而後知百丈、黃檗說法，直從教海流出 又信昔人謂玄沙提唱，與修多羅冥契，誠然不虛 因歎談禪者不諳義學有實功，演教者不識禪家有眞悟 得少爲足之徒，往往矜宗教兼通，或座主妄意談禪，或禪者謬爲說教 甚至執法鬬諍，互相非毀，欲求彼此和會，不其難哉！

抑自歎智識暗短，百無一長，既弗克博論貫通，祇宜退潛守拙而已 況年將五旬 《語》云：「五十曰艾」艾者，言髮之蒼白如艾色也 又嘗謂人曰：「吾年五十，當卷衣擲鉢，棄絕筆墨」此言每每自出於口，不覺忽焉而至，豈可不踐其言乎哉！ 遂於戊午年秋，散衆入山，靜掩一室，游心禪寂，倏邁歲星兩周，其猶且暮頃耳

一日，有吳門北禪寺僧來求給侍，袱中有《金剛三昧經》在焉 自憶始初尋訪，曾識此經，是時志在禪宗，弗及披究 頃於禪寂中，屢獲異徵，得非承佛祖之靈，欲將啓發予者乎？ 時二三子索爲說之 余默允其請，乃曰：此眞爲一大藏教中樞紐，是末世衆生修行法程也 夫如來說法，始於華嚴圓教，圓者，諸法統攝也 止於終教，終者，理行已盡也 又《華嚴》明平等佛性，《涅槃》言本有佛性，而於中渠渠論金剛三昧 茲略舉其說，如云：佛性，卽金剛三昧，卽般若波羅密 又云：若住此三昧，雖修六度，不見有六度之相 雖見衆生，不見衆生之相 雖見一切煩惱，亦無煩惱相 乃至見菩提，無菩提相 見涅槃，無涅槃相 既爾一切皆無相可見，豈不明見當人本有佛性哉！ 由是觀金剛三昧，乃兼並包括《華嚴》、《般若》、《涅槃》之法而無遺矣 且金剛三昧，以本始一覺爲宗，以實相無相爲體，以宗通說通爲用；實能統一大藏教之義，兼攝不立文字別傳之宗 初祖雖曰《楞伽》可以印心，是誠不若此經也 奈何意句難悉，幽秘罔知，若非直指疏通，云何俾初機獲益？ 余故舍於禪寂，隨閱隨說，二三子筆受之，釐爲一十二卷，名命《通宗記》 是皆得佛祖加被之力，而乃有此 然深味厥旨，猶渴飲醍醐，睡夢咸得惺寤 昔所云悟佛心，明佛語，可一舉而兩得矣 雖然，倘執此經，不求悟自心，則爲依經解義，三世佛冤，徒逞狂禪，不求解此經，則離經一字，同於魔說，得不愼乎？ 是記也，始於庚申八月前三日，至辛酉夏五之朔，而卒業焉 復書此於華頂般若壇中

《八大人覺經》

著 録

真可《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清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煩指點，皎然意了耳 然是經去古既遠，流行亦寡 初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卽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 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既而命諸黑白廣傳之 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 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卽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 辟分一燈之焰，遍照世中，則其靈焰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 魚之在水，果知水乎？ 人之在心，果知心乎 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已 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 人爲萬物之靈，生既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 「不知則永不知，永不知則無所知矣 人而無知，可不痛哉！ 於是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 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 遂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 雖則淺深階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 此經總三百七十二字，言簡旨豐，遮照精深 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況得八覺者乎？ 嘻！ 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 元至正間，雪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 自元迄今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鶴林藻公，偶得一卷 於本寺明秀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以壽其傳云

德清《八大人覺經跋》 此《八大人覺經》，予昔居海上，時時書示弟子輩持誦，今來忘矣。昨達觀師，偶以元雪庵大師擘窠大書刻本，寄予讀之，恍然如觀故物，一向藏之篋笥，未嘗拈出示人。茲小金山鏡心上人，偶持此冊來，乞書法語，余乃躍然爲書此經一過，因歎曰：『此足以占感應道交，時節因緣所會耳。』佛爲衆生說法，唯待機宜，故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

予初入粵，未見有僧徒酷嗜佛法者。偶一日，過金山上人，乃持所請諸名公，共書《四十二章經》一冊，請予跋語。自是緇白弟子，書四十二章經者數人。予因爲菩提樹下新學沙彌，講說一周。得聞此經者，不啻百什人矣，其機蓋自上人發也。此經乃一切世間諸天及人所希聞者，予生平喜以此經施人，而獨於此地，其機不發。今又因上人而發之，其事蓋亦奇矣。何也？以佛說法，唯待機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如洪鐘籟受，隨扣而響。是知此段因緣，非特爾也；良以一切衆生，寢此大光明藏，而沉瞑於長夜之夢，從來不覺久矣。非大覺不足以破大夢，非破大夢，不足以稱大人，不唯能覺人者爲大人，而能奮力勇猛自覺者，亦大人也。是則能大覺而後爲大人，唯大人而後能有大覺，以一念之覺，而破永夜之夢，豈細事哉！嗟乎！

予觀大地衆生，同稟此覺，無非大人，第無大人以開覺之耳。吾佛世尊，獨稱大人，其靈山一會，英傑之士，與夫拈花之破顏，少林之面壁，以至六傳五派千七百人，皆所稱自覺覺他，而爲有力大人者也，是皆與人同耳。嗟乎！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所以迷悶而不入者，非覺違拒諸能入者，要之於此八法，不能覺悟。故於生死關頭，不能掉臂，由此甘受沉淪，驅馳苦趣，伶跰辛苦，客作賤人，不能得稱爲大人耳。上人能傑然獨發此機，豈非千金之子，流落窮途，一旦而發思歸之念者耶。今吾所書此《八大人覺經》，實鴈足家音，展之即得故鄉消息。試時時展之，勿暫忘歸計，致慈尊盼盼於常寂之鄉，而倚般若之門也。

續法《佛說八大人覺經序》 衆生迷而不覺，諸佛覺而不迷。世間虛而不實，法性實而不虛。即生心而見佛心，即世界而成法界者，其惟《八大人覺經》焉。不考其文，罔徵迷悟之本；不研其義，靡測眞妄之源。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於鷄園應語小乘；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爲佛子宜揚大覺。少欲知足，顯頭陀之妙行；發心博施，示菩薩之初因。清白翻乎世染，聞慧轉乎顓愚。精進治疲怠之病，苦空化極樂之邦。佛若不闡，三界九類曷能乘法身之航；經或不傳，六道四生無以至涅槃之岸。幸承世高奉譯，聖教宣明。自漢迄今，未蒙訓解。續法避靜泉石，養疾山川，偶閱斯文，隨修其疏。庶令八大覺門，如杲日之昭乎中天；五尊勝益，似甘霖之潤乎槁木。凡見聞隨喜者，宜勸勉啓迪焉。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五月端陽節日，灌頂行者續法題於崇壽紫竹林間。

《菩薩善戒經》、《菩薩地持經》

著　録

僧祐《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 祐尋舊錄，此經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於京都譯出。經文云，此經名《善戒》，名《菩薩地》，名《菩薩毗尼摩夷》，名《如來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樂國》，名《諸波羅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優波離問受戒法》，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聞』，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復有別本，題爲《菩薩地經》。檢此兩本，文句悉同，唯一兩品分品、品名，小小有異，義亦不殊。既更不見有異人重出，推之應是一經。而諸品亂雜，前後參差，《菩薩地》本分爲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詳兩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

又《菩薩地持經》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晉安帝世，曇摩讖於西涼州譯出。經首禮敬三寶，無『如是我聞』，似撰集佛語。文中不出有異名，而今此本或題云《菩薩戒經》，或題云《菩薩地經》，與三藏所出《菩薩善戒經》，二文雖異，五名相涉，故同一記。又此二經明義相類，根本似是一經，異國人出，故成別部也。並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製辭各異。祐見《菩薩地經》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經》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當是暴曬誤雜。後人不悉，便爾傳

寫，其本脫多，恐方亂惑，若細尋內題，了然可見。若有《菩薩地經》闕無第九《施品》者，即誤是本也。

《優波塞戒經》

著　録

佚名《優波塞戒經記》　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

《梵網經盧舍那佛説菩薩心地戒品第十》

著　録

僧肇《梵網經序》　夫《梵網經》者，蓋是萬法之玄宗，衆經之要旨，大聖開物之眞模，行者階道之正路。是以如來權教，雖復無量，所言要趣，莫不以此爲指南之説。是以秦主識達圜中，神凝紛表。雖威綸四海，而霑想虛玄；雖風偃八荒，而靜慮塵外。故弘始三年淳風東扇，於是詔天竺法師鳩摩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及義學沙門三千餘僧，手執梵文，口翻解釋，五十餘部。唯《梵網經》，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薩心地品第十》，專明菩薩行地。是時，道融、道影三百人等，即受菩薩戒，人各誦此品，以爲心首。師徒義合，敬寫一品八十一部，流通於世。欲使仰希菩提者，追踪以悟理故。冀於後代同聞焉。

佚名《梵網經序》　夫宗本湛然，理不可易，是以妙窮於玄原之境，萬行起於深信之宅。是以天竺法師鳩摩羅什，誦持此品以爲心首。此經本有一百十二卷六十一品，什少踐於大方，齊異學於迦夷。弘始三年淳風東扇，秦主姚興，道契百王，玄心大法，於草堂之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二乘五十餘部，唯《梵網經》最後誦出。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菩薩十戒。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律。故與道融別書出此《心地》一品，當時有三百余人誦此一品。故即書是品八十一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囑諸後學好道君子，願來劫不絕，共見龍華。

智顗《梵網經菩薩心地品戒疏序》　菩薩戒者，運善之初章，却惡之前陣。直道而歸，生源可盡。聲聞小行，尚自珍敬木叉；大士兼懷，寧不精持戒品？內外二塗，咸皆敬奉，王家庶衆，委質虔恭。斯乃趣極果之勝因，結道場之妙業。然經論所載戒相，自有於多種記傳，所辯受法不無同異，良以機悟偏圓，宜聞詳略，辭無雙舉，事不並行。今謹案什師所述法相，出自梵網經律藏品。什師秦弘始三年來達漢境，光顯大乘，匡維聖教，傳譯經論三百餘卷，《梵網》一本最後誦出。誓願弘宣，是故殷勤一言三復。特爲文義幽隱，有趣深玄。所以指掌曉示，令後生取悟爲易。經稱梵網者，欲明諸佛教法不同，猶如梵王網目。品言心地者，菩薩律藏遍防三業，心識意體一名異，三業之中，意業爲主，身口居次。據勝爲論，故言心地也。

傳奥《梵網經記序》　波羅提木叉者，菩薩之師也。片善必錄，纖瑕必懲，退禦機微，進防言行。爲萬德之階陛，作十身之泉源。故得蓮藏親宣，千華轉受。學者之要不亦宜乎。然自濫觴姚秦，綿歷遐代，派諸天下，雷諷實多，其於旨趣，鮮有知者。雖古德著疏，文廣義豐，致令後徒思而不學。此方釋子多習大乘，雖受假聲聞，而行兼菩薩，寡尤寡悔，誠在深知，不有發揮，終難措趾。故於廣疏略此別行，有不同者頗爲改易。輒申庸鄙，以繫全文，苟獲其妙，則筌蹄可云矣。

歸演《梵網經記後記》　竊以菩薩戒者，是爲千佛之要路，萬聖之嚴師。三身四智之源，五眼六通之本。昔有天竺三藏羅什法師譯梵語以就秦言，翻秘詞而爲顯説，次有沙門傳奥造疏弘揚。雖綿歷於帝朝，奈因緣而隱

滯，卽有常山重地龍興上人法諱慧顯制科並鈔，方得法義齊備，旨趣周圓，望濟益於羣靈，覩流通於遠代。爰有俗弟子張令珣，聞勝事，便整衷懷，乃命良工刻茲印板，總斯百福，普用裝嚴，所集殊因，並將迴向。迴向眞常實性，迴向正等菩提；法界有情皆霑利樂，皇王萬歲宰輔千秋，四珍八表以永安，君正臣忠而□□；師僧父母，善友良緣，歷劫先亡，連綿眷戚，皆願同生知足，共禮慈尊。三塗湮沒以停醫，六趣漂沈□息浪。在衆生數，盡啓眞誠；凡是有情，俱登佛道。時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冬十一月八日工畢記。

慧因《注梵網經序》　夫滅十重四十八輕之罪，成佛之門者，莫僅於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也。卽舍那親宣，千佛共說，以己遮之餘，但解師語者，盡可受其戒焉。是則世尊欲使後之有智，信受堅心而護之，雖逼以火鐵乎刃刻刻之苦，而終不悛其心以犯者也。故其言初直悲閔。然此經文科釋具疏，慮人飫其繁廣，於是採集衆義，具注末文，俾其覽者易爲曉悟。儻崇此戒而依之，以其圓淨清涼，莊嚴定慧，成無上覺，得不謂智矣。時紹聖三年歲次內子季夏望日。

普秀《梵網經菩薩戒序》　昔夫子之道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軻，軻之後不得其傳。今壽峰之道傳於雪堂，雪堂之後欲廣其傳何也。壽峰乃儒釋兼通，禪教俱備，河南法照遠孫，發祥潛溪嫡子，得圓之正傳，襲琅琊之後裔。下生吟咏，如金風寶月。講《楞嚴》、《圓覺》、《唯識》等論，每於箋注戒本，切切留心，欲鏤板以廣濟通。奈化緣已畢，遷神涅槃，是以不果其願。茲者總統雪堂大和尚居師之上足，而名重王侯。遵師之道而無違，嗣師之法而克肖。故觀其爲戒，於思種上有防非發善之功，亦名制止，制善令行，戒惡令滅者也。今代鋟梓，以畢前因，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經不云乎，孝名戒，是之謂歟。雪堂乃臨濟十八世孫，提唱宗風，領十大刹，皆增崇殿宇，廣置田園，塑造佛像，建立經藏，飯僧數萬，種無限勝因。兩奉丹詔命總僧權，甘守清閑，固辭弗往，遂感皇帝聖旨賜田五千畝。雪堂以種種功德祝延睿算，報答鴻恩。皇太后億萬載之康寧，皇兒晉王八千春之富貴，中外宰輔均燕繁禧，此雪堂之志願也。開泰退居襲祖沙門五峰野衲普秀齋沐謹序。

惟大《梵網經菩薩戒序》　法門雖廣，本乎三學。戒品雖多，總乎三聚。三聚者何？卽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也。此之三聚，具足一切波羅蜜行。前佛後佛由此而取證，大乘小乘由此而起修，自利利他，無越乎此。經不云乎，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此其驗歟！是故千華臺上舍那爲能說之主，千花葉上迦文爲能誦之師，展轉傳持，無令斷絕。當知西域戒本則有十頌六十一品之多，此土所行乃是姚秦羅什法師誦出《心地法門》一品而已。雖然廣略不同，譬夫舉一綱則衆目斯張，嘗一滴則全潮已悉。何彼何此，無欠無餘。

前江淮福建總統雪堂禪師安住禪那，深入般若，又以波羅提木叉羅籠萬有。幸際聖元一統，車書混同。復慮毗尼之文，流通不廣，遂鋟諸梓，傳布微塵剎土，普使微塵含識咸得見聞，因戒生定，因定生慧，三學增長，三德圓成，盡未來際。稱爲教授師者，雪堂平生樂與名士大夫交游，不以死生患難爲問。至於恤貧好施，義襟豁然，皆非人所可及。見於諸賢哲之詩之文者詳矣。兩辭上命，深感皇恩。今又賜田來南，眷注彌渥。乃刊此經流布十方，於以仰祝南山之壽云。大德二年六月，住中吳崑山東禪無外惟大盥手焚香謹序。

郭天錫《梵網經菩薩戒序》　原夫一切衆生恒以心三口四，爲造業之本，諸勝薩埵悉以六度萬行爲成佛之因。我大薄伽梵悲愍天法比丘漸佛漸遠，設教彌深，告示阿難，汝當聞我毗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先當戒淫，次當戒殺，又當戒盜，以淫殺盜名爲三毒業，若不永斷，云何修證無上菩提？若不戒淫，必落魔道，縱修禪定，如蒸砂石作飯，終不可食。若不戒殺，必落神道，斷衆生命，犯根本罪，入大地獄，永無出期。是故佛說婆羅門地，草菜不生，我令比丘食五淨肉。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衆生肉，名爲釋子。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岐路行，不蹋生草，況以手拔。若不戒偷，必落邪道，欲修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如來滅後末法之時，非謗出家具戒比丘，爲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衆生，墮無間獄。已上三種大戒悉是大乘經中金口演說，先佛世尊清淨明誨。如我此說，名爲佛說。不如是說，卽波旬說。若諸比丘修行梵行，受持梵戒，若五戒、十戒、菩薩四百戒、苾芻二百五十戒、苾芻尼五百戒，於所受中但有毀犯，墮其所犯，自墮惡趣。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東坡先生《大悲閣記》云：「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論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山谷黃太史嘗作《發願文》：「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慾，不復食肉，不復飲酒。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飲酒、食肉、淫亂、殺生故，我皆代受。」又說決定偈：「不能止酒，不能斷肉，不斷貪欲，又不知足。齊佛知見，亦入地獄。」誠哉！是言也。

考千古聖賢之用心，即諸佛菩薩之行事，今者總統雪堂禪師發菩提心，發大悲心，發金剛堅固心，發聖功德不思議心。遂於大教創建天慶禪寺，重修開泰禪寺，洛陽發禪寺，鄭州大覺禪寺，豐州法藏禪寺，汴梁開寶惠安禪寺，滁州琅琊禪寺，通州勝覺禪寺，大名臨濟禪寺，嵩陰靜慧羅漢禪寺，十大名剎俱有欽奉御寶聖旨，太后懿旨，善王令旨護持，悉皆增崇殿宇，修置田園，塑造佛像，建立經藏，飯僧數萬。種種功德，無限勝因，遂感皇帝聖旨特賜田五千畝，至江南印造大藏經三十藏，雕造佛壇一十二堂，並諸經咒板於中，創刻善財五十三參變相圖經，注釋《梵網菩薩戒經》，擬續如來末法之壽命，仍酬壽峰未滿之心。緣斯經尊妙，是蓮花臺藏世界百億萬紫金剛光明寶中盧舍那佛，爲千花中千佛千百億釋迦言，千佛諦聽中說，百千恒河沙不可說法門中菩薩心地品一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法中戒藏波羅提木叉。若犯十重波羅夷罪，四十八輕垢罪，或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戒成正覺，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此施戒殊勝，功德遍滿百億四天下，百億日月宮，百億須彌山，百億閻浮提，不可說不可量不可窮不可盡，上報皇帝、晉王檀施洪恩；下爲率土普天布薩黑業，蠢動霑濡，離四生之苦報，見聞解脫，證十地之殊勳。聖躬享億萬之遐年，晉王登八千之容算，皇太后、皇后倍膺天福，太子、聖孫咸躋壽域，內外宰臣利樂康寧者矣。大德二年七月望日，前監察御史郭天錫盥手焚香謹序。

祩宏《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序》

聞夫心佛衆生，一而已矣！生本即佛，佛本即心。心自不生，戒將焉用？自迷心而起於惑海，浩爾難窮；乃因心而建以法門，茫乎無量。然而法必有紀，事斯可循，繇是無量而約以恒沙，恒沙而約以八萬，又約之則從萬而千，又約之則從百而十，又約之則六度張則大目，又約之則三學總其宏綱。而復融會乎三，捃束爲二，雙配故云定慧，單舉則號毗尼，斯蓋遡流及源，全歸此戒；緣名覓體，惟是一心。心攝也，遊念斂而湛寂生；心寂也，定力空而慧光發。三學既備，六度自修，無量法門，皆舉之矣，大哉！戒也。其一切法之宗歟！顧本其類也，有小乘，有大乘。而則其戒也，曰聲聞，曰菩薩。一則清修外慎，而身絕非爲；一則正觀內勤，而心無慝念。一則守己便名無犯，澤匪旁兼；一則利他方表能持，道非有我。一則隨事設匡維之制，漸就良模；一則當時陳畫一之規，頓周善法。一則精嚴分齊，局爲僧尼；一則剖破藩籬，統該緇素。一則依制止稱制止，遵故轍而明近功；一則迺律儀超律儀，運神機而樹偉績。體既如是，用胡不然？其滅惡也，或如朝曦泮冰，遲久而堅凝未動；或如紅爐點雪，剎那而影迹無存。其生也，或如嬰兒學語，片言而蹇吃連朝；或如大地回春，萬卉而萌芽一旦。其度生也，或如流螢燭地，光生跬步，而僅爲蟻徑之資；或如杲日麗天，暉映虛空，而普作人寰之益。霄壤不足評其勝劣，日劫何所喻其高卑，故知人欲入如來乘，必應先受菩薩戒，繇此戒而發舒萬行，則普賢願王，繇此戒而廓徹孤明，則文殊智母，諸佛所同揚之標幟，千賢所共履之康莊。大哉！菩薩戒也，其一切戒之宗歟！是以舍那面授，妙海親聞。千華之上慈尊，枝枝衍秀；七佛而來譯主，字字傳音，惜乎！雖具全經，未彰妙疏；緬惟智者，始創微言。洎我愚夫，重披隱義，曠劫波靈，臺之秘典，何幸躬逢；數聖人道岸之芳塵，深慚踵接。惟冀流通授受，拂古鏡以維新；遞互承繩，續先燈而廣照。各各恒惟心之佛，而悟以戒攝心；人人皆是佛之生，而竟以生成佛。若僧若俗，是人是神，不簡惡道幽途，無論異形殊類，但知聞法，齊登梵網法門，凡厥有心，盡入舍那心地云爾。時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二月八日，菩薩戒弟子杭雲棲寺比丘袾宏謹識。

德清《血書梵網經跋》

《梵網經》者，乃我法王應運，首創之露布也，即其所制皆性戒耳。故三藏之設，從凡至聖，所歷諸位，皆依金剛心而建立之。此戒即所謂金剛心，實成佛之大本。緬惟吾人遭此末法，去聖時遠，苟願出生死，證眞常，非此戒不足以證之。然此戒非金剛心，又不足以持之

蓋一切衆生，所以久沉生死，而不能自出者，良由著我，以我見重故，諸業交作。業作故，苦即隨之，如影響形聲，理不可逭。故修行要門，無論大小三乘，皆以破我爲本，我空而業無所繫。然破我之具，非金剛心斷斷乎難矣。諦審佛意，既曰戒，乃自性清淨心，又何持犯之有？第迷之而爲幻妄蘊蓄，情塵所蔽，不得不揭而祛之。此戒乃裂見網之利器，不得不施於最初之創而初學菩薩，即上根利智，不得不秉此爲最初地也。

學人眞照，以夙習般若緣深，自願出家，依吾法兄雪浪，聽習有年。謁余於那羅延窟。余政悲末法，務本者希，乃爲諸弟子誦梵網戒。照聞而有感，遂哀請授戒，且發深重大願，刺舌根血，書此經，志畢命受持。余深慨焉，因謂吾本師盧舍那佛，從初發心，以至成佛，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子苟知生死難出，愛根難斷，佛果難期，依佛所行，如佛所願，又何患不成佛！從此以往，生生世世，以此身血，書寫此經，當布滿大千，又不止如須彌之高廣。即見聞隨喜發心修學者，當如菽粟，遍十方刹土，又何止此一會一人一衆而已耶。子宜勉旃，特書此以證予之願。仍願此經，至盡未來際，當處處現身如多寶也。子其志之。

范景文《梵網經直解弁言》　言炎炎非夸，理空空不頑，達人信之，餘則大笑焉。人生以四大偶聚之身生，未經禍亂，不識存亡輪報之因，不發心地光明之藏，不繹諸佛菩薩修證之書，不逢大善知識登壇開示宗義，信者不概見，而笑者接踵，固其所也。今天下荼苦蔑以加矣，流寇擾戮中原，芟刈人命如草菅然。揆所元來，豈不緣信者之乏人，而笑者之弘多乎！往見名山大刹中，高置猊座，登演三車。伐大鏞，樹寶幢。侍從儀仗，鵠立左右。然如古王者禮，祇承明訓，竦聽伏息，此其與功令之畫一，將毋同然。卒不見浮提之人，屠刀釋而見性，石額點而傳燈。豈有異故？則亦解法者之未繩乎法，度世者之未遑自度也。余年來薦歷兵戎，數經憂患，兵燹之慘，觸目痛心。念此火坑灰劫，何繇以甘露楊枝灑之，立躋清涼乎！

會戊寅秋，三昧大師，廣集大衆說戒長干，現智身於華藏，騰應質於娑婆。於時浮屠九級，放大光明，香靄熏空，梵音動地，都人皈依投體者以萬數。薦紳先生暨諸文人名士，質疑護法以百千數，而余爰得拜於風下。西來大意拈示娓娓，隨叩洪鐘，耳聾却走。嗣是千華宰結，四衆雲來，即素有非笑我法，咸相顧咋舌，無敢出聲。余以是信師之能以自度者度人，慈航寶筏具在是矣。昔大雄氏，爲一切衆生開心地道，或頓或漸，罔不基命於戒定慧。今使人人立愛惟親，消除殺孽，玄夷脫劍，黃巾賣刀。菩提樹下，珠光焰焰無生，本來各有安放佛心地。黑風鬼國，悉是清淨大千，安見此五十八戒中，固不已合天人眼而並觀，齊大小乘而一致歟？吾師金策所駐，闡法繁殷，以夙所釋《梵網經》，簡閱推詳，宣揚妙義，字櫛句比，不牽枝葉，顏曰直解，爲信之者廣長舌也。若夫金剛寶藏，性地圓明，妙戒法門，修證源本，亦無所庸解矣。崇禎庚辰春王穀旦之吉，河間範景文敬撰。

智旭《梵網合注緣起》　大哉！《梵網經・心地品》之爲教也，指點眞性淵源，確示妙修終始。戒與乘而並急，頓與漸而同收。約本迹，則橫豎俱開，兼《華嚴》、《法華》之奧旨；約觀行，則事理俱備，攬五時八教之大綱。文雖僅傳一品，義實統貫全經。緬惟智者大師時，人根尚利，故既廣宣教觀法門，乃僅疏此下卷戒法。而大師精諳律藏，文約義廣，點示當年之明律者則易，開悟今時之昧律者則難。千有餘年，久成秘典。我蓮池和尚，始從而爲之發隱，此其救時苦心，誠爲不可思議。特以專弘淨土，律學稍疏，故於義疏，仍多闕疑之處。又下卷雖獲流通，而上卷猶未開闡。嗚呼！四依大士，於法豈有吝心，直是衆生緣薄，罕能遭於希有法門耳。

智旭幼崇理學，即以千古聖賢道脉爲己任；但恨障深慧劣，往往執東魯而謗西乾。後因聞自知錄序，並閱良知寂感之談，始發信心。嗣又聞《地藏本願》，並聽《大佛頂經》，猛圖出世。於是矢志參禪，逃家行脚，雖亦數發悟解，奈何尅證無期。賴一點慚愧正因，斷不敢錯下承當，生增上慢，以踏邇來大妄語之覆轍。爰念夙因力薄，應須兼戒兼教以自熏修，先從闍梨古德法師，遵學戒之法於蓮老遺規；次探《法華玄義》、《摩訶止觀》等書，私淑台家教觀，而毗尼一藏，細閱三番。《梵網》一經，奉爲日課。遂於發隱所闕之疑，渙然冰釋。即上卷文古義幽，昔人所稱不能句讀者，亦復妙旨洽然現前。因擬一爲合注，以補前人之缺，而此志雖發，緣障多端，六七年來，悠悠未遂。客歲藉大病爲良藥，方遂入山本志。適如是昉公，遠從閩地，携杖來尋，爲其令師肖滿全公，請講此經，以資冥福；復有二三同志，歡喜樂聞。予繇是力疾敷演，不覺心華開發，義泉沸涌，急秉筆而隨記之，共成《玄義》一卷、《合

注》已卷。注既成，敘厥本末，以告來哲。蓋雖不敢謂凡夫心力，實能超越前賢，而夙有微因，今復久誦，半生淹浹，自不無千慮之一得。故於理觀事相，不惜一一指陳，誠可勸開解篤行者之半臂也。後之覽者，尚勿以繁瑣而厭忽之。俟解行雙圓，迺歸諸筏喻可耳。前丁丑歲後安居第一褒灑陀日，菩薩戒弟子智旭撰於九子別峰之梵網室中。

又《梵網經合注跋語》 夫本源心地含生共有，無染性戒日用不知。目翳而華舞大空，夢蟻而尋羶階下。晴虛之體依然，輪王之身如故。哀哉！妄惑枉受幻輪，勞我慈尊，現身同患，示成不倦於八千，垂化無偏於塵剎。一滴之心地既敷，積劫之沈迷立醒。而琅函久錮，半珠僅呈。緊我愚蒙得探全寶，竭思殫機，塵培泰嶽，思法緣之匪易，輒涕泗以滂沱。願我同仁深思力學，解行同遵，自他俱利，庶得上報佛恩，不負己性矣。時崇禎丁丑地藏大士誕日，菩薩沙彌智旭閣筆故記。

佚名《注梵網經題記》 皇明隆慶大歲庚午之夏，有一道人慧澄印珠等者，欲廣《梵網》之傳以惠後學，募緣鋟梓，流布有世。烏非深有慕於佛祖之風者，其能若是乎？後之有志學者，覽斯戒經而頓發心華，則其教之功德何可勝數哉！

戒顯《梵網經直解題記》 千華本師大和尚，專精弘律，鼎重法門，手著《梵網直解》，久布海內。甲申冬日，於會稽戒壇，更殫精思，重加刪潤，命顯較正，兼董剞劂，永爲定本。乙酉秋仲刻成，謹誌缺月於後。婁東大戒弟子願雲戒顯拜題。

沈豹《梵網經合注跋》 《梵網經合注》者，靈峰素華法師所著也。行世久矣，板存金陵古林庵，遐邇請閱者一時門如市焉，東南緇流不能咸得。上首堅密師感洛陽紙貴，擬翻本送嘉興楞嚴寺入藏，廣爲流通。余聞之慨然，獨任厥事。刻將成，僧有疑而問者，曰：『《梵網經》爲緇流戒本，公刻此，雖曰闡揚法寶，殊非居士本色。將有說以處此乎？』予起謝曰：『唯唯，否否，請略陳固陋。予昔待罪吳淞，不辰遭譴，顚連憂患，乞骸無從。憶丘壑之怡情，望雲霞於縹渺，歸天際，何日是到岸時也。憶自癸巳年，投華山滇南老人座下爲弟子，法名書準。奉教清修，毗尼自律，禮大悲爲日課。雖戈矛劍戟之下，顚沛流離之中，毫不敢馳，將守之終其身。不意濁緣相纏，不欲遽放，迫余同事者再四。余不忍更貽馮婦之誚，已雉髮而誓修報恩大殿，豈期終不可脫。隨復請命老人，捨戒出山。自是飄泊於風塵者又數年，則就中之破戒破齋錯因錯果之事，大約有所不免。今全殘喘，六旬已過，甲寅夏五，死而復生，得非聖力之所加被耶！且《梵網經》云：『一大臣居士俱受淨戒。』予持夙念，復守毗尼，故捐貲重刻此書，庶可利濟弘通，亦將藉靈峰之法力，懺不佞之愆尤。顧閱是經者，爲書準稱南無佛陀，歡喜贊歎，或可冀消罪報於萬一耳。』僧聞而稱善，請即以此跋於卷後，因書之。千華菩薩戒弟子歸舟道人沈豹書準敬跋於石城南郊西上園中。

孫廷鐸《梵網經略疏序》 佛說諸經，取喻多方，皆以發明本源心地而已。今《梵網經》一百十二卷，分爲六十二品，此品當菩薩心地，仍分上下焉。品上則專明三賢十聖修證之階位，品下則特明三聚□戒，以備菩薩六度萬行。實乃定慧之基本，三賢十聖之踐履也。昔天台智者著《義疏》，以明其宗趣，標其大綱。雲棲大師復注《發隱》，以發天台之所未發。今鼎湖在和尚綜理《略疏》，又補《發隱》之未盡者。珠珠交映，次第燦然，使見之者，逐事而明理，隨理而達旨。徹於旨則自不迷宗，察於事則自不怠持。《梵網》之義既明，則吾人之心地未嘗與毗盧遮那遍照異也。然而末學之支離久矣，自禪律之分也。分則歧，歧則兩傷。古人學道必從漸履，以至徹悟，未有後先之分。蓋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用互融；故經是佛語，律是佛行，禪是佛心，又何禪律之分耶？夫四時寒暑日月度數，天行之律也。天且不違，而人可違之乎？動容旋止不失其正者，人之律也，守而行之，謂之戒耳。然名從義起，昧道者執名，遂成守株封滯也。

余早歲歸依佛乘，待罪粵東，得聞鼎湖在和尚戒律精嚴，宗說兼通，心向已久。近讀和尚所注經律，世慮頓消，名心盡息，故從之受八關齋法。師之道行，余固不得窺其高深；而師之教人，言經律則必兼於禪，言禪則必兼於經律。余見今之參禪者，多略於經律，猶如儒者但談經義而不及躬行也。世運之升降，而人事應之，亦氣數使然。和尚慈愍念切，思以古佛菩薩之行，誘諸後學，而挽回末劫頹風。余每誦之，不勝讚仰。今是經分科疏釋既詳，使梵網一珠而衆珠咸相照耀。余將返都門，因序而還之。時康熙己未夏日，南恩令八關戒弟子孫廷鐸撰。

德玉《佛說梵網經順硃叙》 德玉自丙申年，得戒於澄江和尚，後

即參大隨禪學，而律部不暇研實虛聲焉爾也」及從雙桂先師得法，南游抵華山律堂，見其威儀，攸攝心悉，面愧無已，欲依學以贖前咎，而又恨識浪漂流，三女人牽制，至行脚事訖，還滄，始拈先法戒二師香，以華嚴新創，清規未整，雖草草露布，禪律並行，亦有虛無實。遂禁足於季，而關三載，日課《華嚴》、《萬佛並》、《楞伽》、《梵網》等經，惟《梵網》上卷求句讀且難，況得義得味依法修行乎！蜀無律師律體律學，其來久矣。乃展三昧和尚《直解》，諦究之年餘，少有進益；但其中文理浩瀚，引證攸長，賣學者實難趣入，非悟戒體，廣學多聞，細心於經論律部者，亦不識三昧和尚之深心也。今此順硃雖就正文，順硃塡墨，亦從《直解》中截出，間或別出己意，亦不敢杜撰外三昧和尚法眼也。玉豈借斯以沽名哉！實欲雪心澡身以贖荒戒之咎，並令膚學者稍識戒體，三千心十地根本戒用，十重四十八輕端倪。戒師有據，戒用有體，戒學有本，以黽勉躬行，證悟自性本有金剛寶戒也。稿成，俾慈雲仙上座抄錄。時康熙二十年辛酉歲菊月念日也，華嚴德玉叙。

書玉《佛說梵網經菩薩戒初津叙》

《梵網經》者，是諸佛之本源，衆生之自性，戒網之宏綱，律宗之要關也。我佛世尊，往返八三，應化百億，無非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總攝化機，頓明佛性。略聞法門，心地，顯示自性圓明。能令衆生纔登戒品，位同大覺者，無尚此經矣。釋其名，則佛觀梵天王網，爲說無量世界，猶如網孔，此喻教門之廣大也。究其實，則光明金剛寶戒，本來個個圓成，比喻生佛之一體也。良以衆生迷眞逐妄，不能顯發無上菩提，故如來從天宮而下人間，向凡夫而開佛戒，說衆生心內之佛法，度諸佛心內之衆生。爲妙海王子，頓制菩薩五十八戒，若生，若佛，皆人佛性戒中；是色，是心，總歸本源心地大哉！菩薩戒也。爲一切戒之本歟！無教不收，無機不攝也。余從秉受已來，以此戒經，奉爲日課，第恨慧性疏淺，義理難明，幸得學戒之心，無時暫息，焚膏繼晷，詳閱諸書。又以法海洪深，卒難測量，因而略採數語，爲作津梁，不意日久歲深，積成八卷，題云《梵網初津》。然理雖未盡，事相無殊，聊備自明，以資持誦，非敢望傳於來學也。時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吉旦，菩薩戒弟子昭慶書玉識。

楊文會《梵網經菩薩戒本疏題辭》

有學戒人問於予曰：「賢首疏《梵網戒經》，而不疏上卷，何也？」予應之曰：「此非淺見所能知也。不觀夫天台智者大師乎，既證法華三昧，得無礙辯才，於《梵網經》亦不疏上卷。蓋盧舍那佛爲諸菩薩說心地法門，非凡位所能測知，其文從四禪天傳來，不類天竺語言。什公譯經時，禁筆受者率意潤文，是以悉仍其舊，不但天台賢首深知其意，即唐宋諸師，如勝莊、太賢輩皆專釋下卷。自明季以來，始有併上卷而釋之者，雖各抒所見以惠初學，而未達古人不疏之意也。」問曰：「上卷法門，既不能解，然則流傳人間，將何益耶？」予曰：「弘法大士，欲令世人生仰慕心，修行升進，中下之流，作未來因。利根上智，慧眼開時，不煩解釋，而了如指掌矣。賢首此疏，深達戒經奧旨，學者苟能悉心研究，信受奉行，自然從凡夫地直趣佛果，不遭歧路，豈非破煩惱障之利器，行菩薩道之正軌乎！經中稱爲光明金剛寶戒，可知上卷所說四十心地法門，定當以此戒爲基也。」學戒人歡喜踴躍曰：「今而後知所從事矣。」

佚名《梵網經佛說菩薩心地戒品題記》

右此戒本，前後並廣略，乃至遠年及近寫等，約共勘校一十九本，將爲句義圓滿，文字楷定，稍具備於諸本，是故文有多少，差別不同。所以然，恐時人見之，欲傳受者，遂妄致生疑執怪，因慈疑怪，則便起機嫌，有愛有憎，或贊或毀。以贊毀故，乃動其三業，動三業故，當即懼墜陷諸衢於惡道邪徒之中，自招殃累，詎保安樂。夫求福利者，以衆善普會；持淨戒者，用澄肅爲資。如上因果既若是，更憑何文斯修。愚每憚斯深患，情所實莫堪忍，謹奉白。先明後哲，幸願詳而照覽，庶望杜絕其呵責，凡庸因致謗於聖教眞法者矣。但能瞻言順理，即決將久竟，無懷毀於往誤焉。豈不愼之哉，豈非善之哉！其戒經本，於諸名僧大德，乃至道俗賢能，或隱居山谷，或混遁人間。處處請求勘校，向餘四載，方始畢功。心亡力盡，尚未將爲滿足勝願，願當來同學者，咸悉遵崇慶重，慚耻愧，惜光陰，切不虛生，趣捨被無常逼逐，各各自應思省知爾。

按：此記曉見於敦煌文獻，時正文編排已畢，今且附於此。

《菩薩戒本經》

著　録

智旭《菩薩戒本經箋要跋語》　予曩寓九華時，述《梵網合注》，已將此《戒本經》所有開遮持犯，盡會入於十重四十八輕中矣。此因半月半月誦此戒本，猶有未解其文義者，堅以箋釋爲請。予恐犯重繁過，辭之再三。復更精曰：「末世鈍根，或不能遍閱合注，何不曲順時機，令誦者略知大意，庶不墮無知罪乎！」於是黽勉箋其最切要處，以便初學。若夫菩薩比丘，自應遍學大小律藏，即菩薩沙彌及優婆塞，亦應廣學大乘經律已，豈容守此一滴，而遺棄法海哉！辛卯夏日，蕅益智旭書於長干精舍。

《菩薩戒羯磨》

著　録

靖邁《菩薩戒羯磨序》　夫瀛溟冲廓，總川逝而朝宗；法性惟玄，統品物而都會。是知無說顯道，崇毗耶之息言；絕聽雨花，宗摩竭之掩室。自非德本宏邈，孰能究其弘致者哉！有三藏法師，是稱玄奘，弱齡軼俗，凝神氣於白雲；壯志游眞，晰智暉於玄妙。漱其源者，隨迎而不如；測其流者，游泳而不測。大龜啓滅之歲，捐觸鞅而整花田；須陀問道之年，鏡戒珠而嬉行地。爰以炎隋季祀，三聚創膺，深惟歸旨，悟有餘說。悼蘭章之紊譯，愴神理之紕傳，故能出玉門而遐往，戾金河而殉妙。爰有大正法藏，寔號戒賢，道格四依，稱流五印，凡厥藏海取質若人，故以所旌戒標洪譽。遂於摩揭陀國，欽承函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雖薩陀之遇曇無，蔑以加也。因固請受菩薩律儀，一稔三祈，肇允殷望。法師以菩薩淨戒，諒一乘之彝倫；授受宏規，信十地之洪範。特所吟味，匪替喉衿。以大唐貞觀二十有三年，皇上御天下之始月魄日，於大慈恩寺奉詔譯周羯磨戒本，爰開兩軸，蓋菩薩正地之流漸也。邁以不敏，猥廁譯僚，親稟洪規，證斯傳焰。動衷形說，式贊大猷，聊紀譯辰，以備攸忘。其證義、證文、正字、筆受、義業，沙門明琰等二十許人，各司其務，同資敎旨。

《大智度論》

著　録

佚名《大智論記》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常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爲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並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具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僧叡《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爲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顚沛於三藏，雜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

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迹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

之慧；托聞幽秘，以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爲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雜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

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杖茲論爲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虛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慧。乃集京師義業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濱消遙園堂。鑾輿伫駕於洪涘，禁禦息警於林間，躬覽玄章，考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淪胥溺喪矣。』其故何耶？寔由二末挈微，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嶮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合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爲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咏之曰：『智慧日已頹，斯人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眞可謂功格十地，道侔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

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識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托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於穿鑿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都不備飾，幸冀明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十地經論》

著録

崔光《十地經論序》《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綱統。理包羣藏之秘，義冠衆典之奧。積漸心行，窮忍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所以厚集肇慮，朗成圓種，離怖首念，赫爲雷威。其爲敎也，微密精遠，究淨照之宗；融冶瑩練，盡性靈之妙。自寂場啓旭，固林輟暉，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滿世，而淵猷冲賾，莫不網羅於其中矣。至於光宣眞軌，融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果既周，化業彌顯，默耀大方，影煥八極。豈直日月麗天，洞燭千象，溟壑帶地，混納百川而已哉！既理富瀛嶽，局言靡測，廓明洪旨，寔係淵儒。

北天竺大士婆藪槃豆，魏云天親，挺高悟於像運，拔英規於季俗。故能徽踪馬鳴，繼迹龍樹。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遐憫，邈爾悠想。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之遺軌。誠復歲踰五百，處非六天，人梵乖遼，正像差迥。而妙契寰中，神協靡外，通法貫玄，莫愧往烈。遂乃準傍大宗，爰制茲論，發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奧音殊，宣譯俟賢。固以義囑中興，時憑聖代。

大魏皇帝俟神天凝，玄情漢遠，揚治風於宇縣之外，敷道化於千載之下。每以佛經爲遊心之場，釋典爲棲照之囿。搜隱訪缺，務乎炤揚，有敎必申，無籍不備。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斯二三藏並以邁俗之量，高步道門，羣藏淵部，罔不研攬。善會地情，妙盡論旨，皆手執梵文，口自敷唱，片辭隻說，辯詣蔑遺。於時，皇上親紆玄藻，飛翰輪首，臣僚僧徒毗讚下風，四年首夏，翻譯周訖。洋洋亹亹，莫得其門，義富趣

玄，孰云窺測。卿藏妙說，更興於像世；天親玄旨，再光於季運。忝廁末筵，敢竊私記耳。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著録

曇林《三具足經優波提舍譯記》 施戒聞三，備攝衆行，是以如來說名具足。法門深邃，淺識未窺。天親菩薩，慈心開示，唯顯經義，弗釋章句，是故名爲憂波提舍。昔出中國，今現魏都，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愛敬法人沙門曇林，於鄴城內，在金華寺，興和三年歲次辛酉，月建在戌，朔次庚午十三日，譯千百十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啓請供養，守護流通。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著録

曇林《轉法輪經憂波提舍譯記》 《轉法輪經》，如來初說。憂波提舍義門之名，天親菩薩之所開示。佛說爲誰？憍陳如等。義行此方，必主其人。魏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善求義方，選眞揀僞，故請法師毗目智仙，並其弟子瞿曇流支，於鄴城內，在金華寺，出此義門憂波提舍。興和三年歲次大梁建酉之月朔次庚子十一日譯，三千九百四十二言。沙門曇林對譯錄記。

《中論》

著録

僧叡《中論序》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爲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爲稱者，盡其言也。實非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俗；知之不盡，則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括之以卽化，令玄悟之賓，喪諸詢於朝徹。蕩蕩焉，眞可謂坦夷路於冲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枚，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梁之構興，則鄙茅茨之仄陋；覩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以作鎭，險陂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之賢，始可與論實矣。

云天竺諸國，敢預學者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爲喉衿。其染翰申釋者，甚亦不少。今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羅伽，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裨之，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治外以閑邪，斯文祛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眞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手，遂復忘其鄙拙，托悟懷於一序，並目品義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欣自同之懷耳！

曇影《中論序》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悕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

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名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故如來始逮眞覺，應物接龍，啓之以有，後爲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一。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存指忘月，覩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爲眞。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

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眞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眞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以爲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實於口耳。羅什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

楊文會《中論疏叙》　龍樹菩薩傳佛心印，爲十四祖，其教人之法，以般若眞空爲本。嘗作《中論》五百偈，闡揚第一義空，初至東土，傳習之士，首推羅什門下生肇二公。肇公作論，至今獨存，生公諸論，僅存其名。惜哉！隋唐間，嘉祥吉藏禪師，專弘此道，作《三論疏》行世。當是時，學天台教者，每以北齊慧文遙宗龍樹，僅取三觀一偈爲台教之祖，而禪宗諸師，又以不立文字，棄龍樹妙論於不顧。於是三論一宗，遂成絕學。近代四海交通，嘉祥《三論疏》自扶桑傳來，梅擷雲居士見而愛之，玩味不釋手。遂將論疏二本纂合鋟板，俾世之學者，由此證入般若波羅密門。則知如來心傳，不關文字，不離文字。與其苦琴一句無義味語，謂之教外別傳，何若快讀此論此疏，如清涼水，洗滌塵垢，一旦豁然透脫，即證擇滅無爲。較之禪家所證非擇滅無爲，出言法明門六種無爲之二，豈有二哉？

《般若燈論釋》

著　録

慧賾《般若燈論釋序》　《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作也。借燈爲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鑒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詮滯旨，執俗迷眞，顚沛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搆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業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令慢聳崇山，見深滄海，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爭興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僞齊眞，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甄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欲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燃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眞言，爲其釋論，開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若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既分，玄黃已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精詣。若含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

我皇帝神道邁於羲農，陶鑄侔於造化，一六合而貫三才，攝四生而弘十善。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偏復留心釋典，遐想至眞，以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羅頗蜜多羅，唐言明友，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筏傳身，舉煙召伴，冒冰霜而越葱

繕，乞風熱而流沙河。時積五年，凡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歲次姒蒲十一月二十日，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可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其年有敕安置大興善寺，仍請譯出《寶星經》一部。四年六月，移住勝光，乃召義學沙門慧乘、慧朗、法常、曇藏、智首、慧明、道岳、僧哲、僧珍、智解、文順、法琳、靈住、慧賾、慧淨等傳譯，沙門玄謨、僧伽及三藏同學崛多律師等，同作證明，對翻此論。尚書左僕射邠國公房玄齡、太子詹事杜正倫、禮部尚書趙郡王李孝恭等，並是翊聖賢臣，佐時匡濟，盡忠貞而事主，外形骸以求法。自聖君肇慮，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資開發監譯，敕使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蕭瑀，信根篤始，慧力要終，寂慮尋眞，虛心慕道，贊揚影響，勸助無輟。其諸德僧，夙興匪懈，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次壽星十月十七日，撿勘畢了。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則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瞻之鏡，爲鑒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論破中，其由此矣。雖復斥內遮外，盡妄窮眞，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塗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頭盧伽爲其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爲明鏡，庶悟玄君子，詳而味之也。

法琳《般若燈論序》《般若燈論》梵本有六千餘偈，摩伽國種姓大士婆毗薛迦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幻如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在不離，無往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實相，得無生忍，爲報佛恩，開演《中論》。《付法藏》云：「其人如像法中然正法炬，折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頹，斯人今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令覺。」《中論》凡五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已一人也。此菩薩多聞總持，智深志固，以本願力不捨慈生，住修羅宮，待見彌勒。屬以去聖時遠，衆論紛然，致令雪山採藥，多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誠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翻起異端。乃讚述龍樹偈文，爲茲《般若燈論》。其爲論也，訶斥內外，讚揚眞俗，窮無生理，究實相源，照無不寄，寂名般若，執無不破，喻巨明燈，蓋方廣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者便息百城之遊，永無五失之謬。論凡二十七品，爲十五卷。若內人立義，皆標人名，無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立義，亦標人名，無名者例稱外人。《縛解品》已前，慧賾執筆；《觀業品》已後，法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定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奏聞。

《十二門論》

著錄

僧叡《十二門論序》《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十二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衆塗扶疏，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顚沛於一致，整歸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眞可謂運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溺喪於玄津，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遇哉，後之學者，夷路既坦，幽塗既開，眞得振和鸞於北冥，馳白牛以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卽百化以安歸。夫如是者，悲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未晞也哉！叡以鄙僻之淺識，猶敢明識虛關，希懷宗極，庶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並目品義，題之於首。冀其能益也，庶以此心，開疾進之路耳。

《百論》

著録

僧肇《百論序》《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眞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爲法城塹。於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眞，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凌遲，俯悼羣迷之縱惑，將遠拯沉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閑邪，大明於宗極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領括衆妙，孰能若斯？論有百偈，故以百爲名。理致淵玄，統羣籍之要；文義婉約，窮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簡，尠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奇拔，遠契玄蹤，爲之訓釋。使沉隱之義，彰於徽翰，諷味宣流，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爲論也，言而無黨，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眞；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

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爲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尋者躊躇於謬文，標位者乖迕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安城侯姚嵩，風韻清舒，冲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宗致劃爾，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後十品其人以爲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識君子，詳而覽焉。

《大乘莊嚴經論》

著録

李百藥《大乘莊嚴經論序》臣聞天帝受無上之法，景福會昌；輪王致正眞之道，神祇合德。是則聖人軌契，元化潛通，至誠所感，冥功斯應。皇情西顧，法海東流，如開洪範之圖，似得圓光之夢。持綫妙典，發金口而秘綸言；書葉舊章，自龍宮而升麟閣。昔迦維馭世，大啓法門，懸明鏡於無象，運虛舟於彼岸。空有兼謝，生滅俱忘。絕智希夷之表，遺形動寂之外。然隨緣利見，應迹生知，震大地而萃人天，放神光而掩日月。百億須彌俱霑聲教，三千世界盡入提封。愍三毒之韁鎖，矜五陰之纏蓋。惜飛電於浮生，歎懸藤於逝水。八關公闢，開慧識於幽途；三乘方軌，運慈心於朽宅。龍興霧集，神動天隨，大道爲心，望法雲而遐舉；聞聲悟道，漸初地而依仁。遷奈苑之喬枝，入祇園之奧室，酌智水之餘瀾，承慧日之末光。觀而稅駕，運河，歸眞雙樹，聖靈踰遠，像教浸微，大義或乖，斯文將墜，穿鑿異端，分析多緒，是末非古，殊塗別派。天親初學之輩，尚致西河之疑；龍樹究竟之儔，彌深東魯之歎。仰惟法寶，盡諦無爲。故經文云：「佛以法爲師。」佛從法生，佛依法住，豈止研幾盡性，妙物窮神，出入無間，包含元氣而已？若夫惟天爲大，寒暑運其功，謂地蓋厚，山澤通其氣。是以姬文以大聖之姿，幽贊易道；邱明懷同耻之德，祖述微言。諸經著論，俯同斯言。

《大乘莊嚴論》者，無著菩薩纂焉。菩薩以如來滅度之後，含章秀發，三十二相具體而微，八千億結承風俱解。宏通正法，莊飾經王，明眞如功德之宗，顯大士位行之地，破小乘執著，成大乘綱紀。其菩提一品最爲微妙，轉八識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詳諸經論所未曾有，可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聖上受飛行之寶命，總步驟於前王。屈天師之尊，智周萬物；應人皇之運，道照三明。慈慧外宣，神機內湛，端扆而役百靈，垂拱而朝萬國。彌綸造

化之初，含吐陰陽之際，功成作樂，既章韶舞，治定制禮，言動翠華　金輪所王，封疆之固惟遠；荅城雖滿，龜鼎之祚無窮　光闡大猷，開導羣品，凡諸內典，盡令翻譯

摩伽陀國三藏法師波羅頗伽羅蜜多羅，唐言明友，即中天竺剎利王之種姓也　以得大唐貞觀元年十二月入京　法師戒行精勤，才識明敏，至德鄰於初果，多能亞夫將聖　繼澄、什之清塵，來儀上國；標生、遠之逸氣，高步宏門　帝心簡在，皇儲禮敬　其博聞強記，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許　粵以貞觀四年，恭承明詔，又敕尚書左僕射邢國公房元齡、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倫、詮定義學法師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曇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辨、僧珍、法琳、靈佳、慧頤、慧淨、元謨、僧伽等，於勝光寺共成勝業　又敕太府卿蘭陵男蕭瑀監掌修緝　三藏法師云：「外國凡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若於此不通，未可宏法」是以覃思專精，特加研究。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元　元謨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譯語，一無紕繆　以七年獻春之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敕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云爾

《攝大乘論》

著　録

慧愷《攝大乘論序》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德被含生，理非偏漏　但迷塗易久，淪惑難息　若先談出世，則疑性莫啓，故設教立方，各隨性欲。唐虞之前，圖諜簡少，姬周後，經誥弘多。雖復制禮作訓，並導之以俗法，而眞假妙趣，尚冥然而未覩。故迹隱葱嶺以西，教秘滄海之外　自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乃盛。梁有天下，彌具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七代而迄今。法蘭導清源於前，童壽振芳塵於後。安、叡騁壯思以發義端，生、肇擅玄言以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瀾比派，而深淺競馳，照晦相雜　自茲以降，篤好踰廣，莫不異軌同奔，傳相祖習，而去取隨情，開抑殊軫

慧愷忘慚負槖，勤愧聚螢，謬得齒迹學徒，稟承訓義，游寓講肆，多歷年所，名師勝友，備得諮詢　但綜涉疏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　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　明發興嗟，負心非一。每欲順風問道，而未知厥路。

有三藏法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種，姓頗羅墮，名拘羅那他，此土翻譯稱曰親依，識鑒淵曠，風表俊越，天才高傑，神辯閑縱，道氣逸羣，德音邁俗　少游諸國，歷事衆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奧。苞四韋於懷抱，吞六論於胸衿，學窮三藏，貫練五部，研究大乘，備盡深極。法師既博綜墳籍，妙達幽微，每欲振玄宗於他域，啓法門於未悟　以身許道，無憚遠游，跨萬里猶比鄰，越四海如咫尺　以梁太清二年，方居建鄴，仍值梁季混淆，橫流薦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遂使大法擁而不暢　未至九江，返游五領，凡所翻譯，卷軸未多　後適閩越，敷說不少　法師每懷慷慨，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絕弦，卞和泣璧，良由妙旨之典難辯，盈尺之珍罕別　法師游方既久，欲旋返舊國，經塗所亘，遂達番禺　儀同三司、廣州刺史、陽山郡公歐陽頠，叡表嶽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道佐時。康流民於百越，建正法於五嶺，欽法師之高行，慕大士之勝規，奉請爲菩薩戒師，恭承盡弟子之禮。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伏膺未久，便致睽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復欲飡和稟德，訪道陳疑，雖殷勤三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紇，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該閱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內湛，清輝外溢，飲賢味道，篤信愛奇，躬爲請主，兼申禮事　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爲翻譯　制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閑贍，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奐靡息　征南長史袁敬，德履冲明，志托夷遠，徽猷清簡，冰桂齊質，弼諧蕃政，民譽早聞　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賢，爲經始檀越　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旅姑洗，神紀句芒，於廣州制旨寺，便就翻譯　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隱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丈，終朝靡息。愷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覈，釋義若竟，方乃著文　然翻譯事殊難，不可存於華綺，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其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　本

論二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六卷，合二十三卷。

此論乃是大乘之宗旨，正法之秘奧，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深固幽遠，二乘由此迷墜；曠壯該含，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勒菩薩，投適時機，降靈俯接，忘己屈應，爲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體二居宗，該玄鑒極，凝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制造斯論。唯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妙趣，由此而彰，冠冕彝倫，舟航有識，本論即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次弟婆藪槃豆，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備藏性，風格峻峙，神氣爽發。禀厥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致淵玄，理趣難曉，將恐後學復成紕紊，故制釋論，以解本文。籠小乘於形內，挫外道於筆端。自斯已後，迄於像季，方等圓教，乃盛宣通。慧愷不揆虛薄，情慮庸淺，乃欲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修路，庶累毫成仞，聚爝爲明。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

道基《攝大乘論釋序》《攝大乘論》者，蓋是希聲大教，至理幽微，超衆妙之門，閉邪論之軌。大士所作，其在茲乎！若夫實相宗極，言亡而慮斷；眞如體妙，道玄而理邈。壯哉法界，廓爾無爲；信矣大方，超然域外。是以王城三止，寶殿三加，至人垂範，良有以也。佛去世後千一百餘載，羣機將扣，感而遂通。北天竺國有二開士，結師資而接武，連花萼以承芳。無著闡於紘綱，舟以俊撰論本；婆藪揚其名理，所以克精注述。諸論宗歸，所明各異。《法華》論旨，引三車而共轍；《鞞沙》幽致，開十住以同階。至如此論，衆名坦蕩，似王路之無枝；藏識常流，譬洪川之長注。三性殊旨，混爲一心，六度虛宗，俱棲彼岸。躡十地之龍級，淤三學之夷路。涅槃無處，運悲慧之兩融；菩提圓極，齊眞應之二揆。言攝大乘者，攝謂能攝，蘊積苞含，攝藏名攝。言大乘者，理必絕待，假大稱之，名曰大乘。其義郭周，體性該博，謂爲大也。所行功德，能至能證，名之爲乘。論者，無著菩薩之所製造，窮源盡理，清微朗暢，謂爲論也。釋者，婆藪論師之所注解，清辯剖析，文理俱騰，其爲釋焉。

以梁大清二年，南身毒優禪尼國有眞諦三藏，道超世表，學冠羣英，以法濟時，來儀建業。屬梁季將潰，旋路嶺南，廣州刺史陽山公歐陽頠，屈請停止，爲菩薩戒師。世子衡州刺史歐陽紇復請翻譯。有丹陽義學僧，僧宗、慧愷傳語筆受，任得其人。論本、釋論十有五卷。余以庸淺，鑽仰無墜，聊述所聞，以示來哲。

《業成就論》

著録

曇林《業成就論譯記》大國將寧，必感靈瑞以爲嘉兆；鄴隍方盛，聖降神寶以爲祥徵。天親菩薩造《業成就論》，出於今世，以示太平，此乃大魏都鄴安固之兆也。

法行有時，寄必得人。興和三年歲次大梁，七月辛未朔二十五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渤海高仲密，衆聖加持，法力資發，誠心敬請三藏法師烏萇國人毗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釋曇林等，在鄴城內金華寺，譯四千八百七十二字。

《成唯識論》

著録

沈玄明《成唯識論後序》原夫覺海澂玄，涵萬流而瀉宗極；神幾闡妙，被衆象而凝至眞。朗慧日而鏡六幽，泄慈雲而清八寓。演一音而懸解，逸三乘以遐騖。體陳如之半器，津有有於鹿園；照善現之滿機，繹空空於鷲嶺。雖絕塵於常斷，詎遺筌於有空，顯無上之靈宗，凝中道於茲教。逮金河滅景，派淳源而不追；玉牒霏華，緒澆風而競扇。於是二十八見，迷桑榆於五天；一十六師，亂雲牛於四主。半千將聖，茲惟世親。寔賢劫之應眞，晦

生知以提化。飛光毓彩，誕曉資靈。曜當明於六蘊，藻初情於六足。秀談芝於俱舍，摽說有之餘宗；攝玄波於大乘，賁研空之至理。化方昇而照極，湛冲一於斯頌。《唯識三十偈》者，世親歸根之遺製也。理韜淵海，泛浮境於榮河；義鬱煙飈，麗虹章於玄圃。言含萬象，字苞千訓，妙旨大逸，邃彩星華。幽緒未宣，冥神絕境，孤明斂曉，秘思潛津。後有護法，安慧等十大菩薩，韞玄珠於八藏，聳層構於四圍，宅照二因，棲清三觀。升暉十地，澄智水以潤賢林；鄰幾七覺，皎行月而開重夜。優柔芳烈，景躅前修，箭涌泉言，風飛寶思。

咸觀本頌，各裁斯釋，名曰《成唯識論》，或名《淨唯識論》。空心外之二取，息滯有之迷塗，有識內之一心，遣歸空之妄執。晦斯心境，苦海所以長淪；悟彼有空，覺岸於焉高蹈。九十外道，亂風轍而靡星旗；十八小乘，軏戣軒而扶龍轂。窮神體妙，詣賾探機，精貫十支，洞該九分。顧十翼而搏仙羽，頫九流以濬瓊波。盡邃理之希微，闡法王之奧典。稱謂雙絕，筌象兼忘，曜靈景於西申，閟虹光於震旦，濟物弘道，眇歸宗德。

粵若大和上三藏法師玄奘，體睿含眞，履仁翔慧，九門禪宴，證靜於融山；八萬玄津，騰流於委海。疊金墻而月曜，峻玉宇而霞騫，軼芳粹於澄蘭，孕風華於龍翼。悼微言之匿彩，嗟大義之淪暉。用啓誓言，肆茲遙踐，泳祥河之輟水，攀寶樹之低枝，循鏤杜以神遊，躡霙峰而安步，昇紫階而證道，瞰玄影以嚴因。採奧觀奇，徒蒼龍於二紀；緘檀篆貝，旋白馬於三秦。

我大唐慶表金輪，禎資樞電，奄大千而光宅，御六辯以天飛。神化潛通，九仙驩寶；玄猷旁闡，百靈聳職。凝旒邃拱，沓通夢於霄暉；掞組摛華，煥騰文以幽贊。爰降綸旨，溥令翻譯。敕尚書左僕射燕國公於志寧、中書令高陽公許敬宗等潤色，沙門釋神泰等證義，沙門釋靖邁等質文。肇自貞觀十九年，終於顯慶之末。部將六十，卷出一千。韜軼蓬萊，池湟環渤，載隆法寶，大啓羣迷。頌德序經，並紆宸藻，玄風之盛，末之前聞。粵以顯慶四年，龍棲叶洽，玄英應序，闕閏惟陽。糅茲十釋四千五百頌，彙聚羣分，各遵其本，合爲一部，勒成十卷。月窮於紀，鈴綜云畢，精括詁訓，研詳夷夏。調驚韶律，藻掞天庭，白鳳甄奇，紫微呈瑞。遂使文同義異，若一師之製焉。斯則古聖今賢，其揆一也。

三藏弟子基，鼎族高門，玉田華胄，壯年味道，綺日參玄。業峻林遠，識清雲鏡。閑儀玉瑩，陵道邃而澄明；逸韵蘭芳，掩法沈而飛辯。緒僊音於八梵，舞霄鶴以翱禎；摛麗範於九章，影桐鸞而絢藻。昱光譯偈，俯潛覈而融暉；登彩義徒，顧猷暢而高視。秀初昕之璇景，晉燭玄儒；矯彌天之絕翰，騰邁眞俗。親承四辯，言奬三明，疏發戶牖，液導津涉。績功資素，通理寄神，綜其綱領，甄其品第，兼撰義疏，傳之後學。庶教蟠黃陸，跨合璧於龜疇；祥浮紫宮，掩連珠於麟籀。式罄庸謏，敘其宗致云。

王肯堂《成唯識論集解序》

《成唯識論》之難究也，不獨糅百爲十，詞約義豐而已。是雖正釋《三十論》，而實攝《攝論》、《集論》、《雜集論》、《二十論》、《廣百論》、《辨中邊》、《寶生》、《顯識》、《轉識》、《五蘊》、《掌珍》、《手杖》、《佛性》、《佛地》、《俱舍》、《金七十》、《勝宗十句》諸論，無慮數百卷。雖《瑜伽》、《顯揚》至多，然但可以證此論，而不可以攝此論。嗚呼淵矣！博矣！蔑以加矣！況其中立正義摧邪見，每用三支比量，觸處而是。而今世講師，透徹因明者絕少，若又不熟究諸論，融浹於心，遽解此論，其不郢書而燕說者幾希。如首卷破勝論實德業三句二比量，緣彼宗計瓶衣等物，身根所觸，眼根所見，是五識境，現量所得。卽身觸眼見是因，現量所得是宗，色聲是喩。故以有質礙無質礙二宗共一因，出其不定之過，此計不出《勝宗十句論》，而出《廣百論》中。又如次卷破三有爲相，後約三世破，爲小乘執生在未來，而過去現在都無生用，故以來同去破之，此執不出於《百論》，而出《俱舍》及《清涼鈔》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目力一不到，率爾下筆，則有自誤誤人之咎。嗚呼！可不愼哉！

余既潛心此論，攷求諸典，有所標識，而闕疑尚多。後聞巢松，緣督諸師，結侶焦山，遍檢大藏，將釋此論，遣使迎之，二師先後至。余謂：『何不作補疏，爲後學指南？』僉曰：『非得一雨師來不可。』余卽遣使迎一雨師，會以他事羈不至。因循歲月，合併甚難，而余亦出山矣。追尋此約已將十年，緣督已作古人，而余亦老病，伏枕二年，殊無起色，然研味此論未曾暫捨。

今年夏，一雨師《新解》成，以前五卷刻本寄余，其書曰：『近世解內典，各出己見者多。第性宗理圓，作聰明注釋，亦無大礙。相宗理方，一字出入，便謬以千里矣。不佞雖有臆見，目未曾經考證，口未曾經商確者，皆不敢入解。今入解者，不過摭古人言句，以成文耳。不識能當明公之心否？』嗚呼！此正余之心也。余恒謂，陳那、護法諸菩薩皆果位聖人，在賢劫千佛之

數，其造諸論，皆現量心中流出。吾輩顧以分別心揣摩卜度，自以爲比量，而不知皆非量也。不以至教量印之烏乎可？故余拙解取名《證義》，意正如此，師可謂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及閱其書，則遇立量處，一一提明，雖不解因明者，讀之無不了然。其散見諸論，凡余心目之所及者，師皆先及之，且有余目之所未及者矣。然後知師用意之精如此，而巢松、緣督之推許豈虛哉！

余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魯庵泰法師，行脚避雨，止人家檐下，聞其內說法聲，聽之則相宗也。亟入見，乃一翁爲一嫗說，師遂拜請教，因留月餘，盡傳其學而去。疑此翁嫗非凡人，蓋聖賢應化而現者。雪浪恩法師即魯庵之孫也，緣督又雪浪之孫，而一雨、巢松二師皆得法雪浪，稱高第弟子，其授受淵源有自矣。余承法師片言指點，受益良多。但其欲盡削繁文，獨存護法正義數語，未免憚煩樂簡之病，故其平生著述絕少，然有諸弟子，燈燈相續，著書滿天下，亦孰非法師之著述哉！病中久廢筆硯，偶因贊喜而走筆序之，亦不知有當於師心否？萬曆壬子孟秋五日，念西居士王肯堂力疾書。

又《成唯識論俗詮序》

《成唯識論》，是奘大師最後糅譯，囊括諸論，淵涵義海，融暢奧博，無與爲儔。自基師以來，有疏有鈔，疏鈔之外，又有《掌中樞要》、《唯識鏡》等諸著述，不知何緣不入藏中。宋南渡後，禪宗盛極，空談者多，實踐者少。排擯義學，輕蔑相宗，前舉諸典漸以散失。然《開蒙》之作，出於元人，爾時慈恩疏鈔似猶在也。余始聞唯識宗旨於紫柏大師，授以此論，命之熟究，茫無入處，求古疏鈔，已不可得。後閱《開蒙》，及檢《宗鏡》、《華嚴疏鈔》，遇談此論處，輒錄之簡端，於是漸有一隙之明。繼聞巢松、緣督諸師，留神此論，結侶焦山，博究大藏，將爲解釋。亟移書招之，二師各出其所標點之本，互相印證，余是以有《正訛標義》之刻。於是四方學者，始以此論爲可究，而求刻本者源源來矣。然闕疑尚多，意猶未愜。聞王太古言，相宗之精，無如高原法師者。《觀所緣緣論釋》，曾不可以句，而師釋之如指諸掌，則其他可知也。時東禪無主，余遂虛席以延師，師鑒余誠，率其徒至。余因囑以略釋此論，承承首肯，不逾年而《俗詮》稿成，余因是有《證義》之作。

丙午夏，余蒙恩起官南曹，師亦來，開講此論於鷲峰寺，學者千衆，莫不從聽，得未曾有。己酉夏，師又開講於瓦官寺，時聞臺山師子窩澄法師曾解此論，欲往參訪，余固止之。師不可，冒暑北邁。是年冬，余亦以攷績入朝，無何師亦至，寓北關下之龍華寺。又受彌勒菴請，爲諸方講演此論，法席甚盛，而余南還矣。明年夏，既訪澄師，不契而南。余亦從南宮乞假歸田間，師辭余爲武林游。又明年而余始病，病中聞師講演此論於淨慈之宗鏡堂。余且驚且喜，時且瀕死，不及與師相聞，即師有書來，不能答也。

又明年夏，而師以《俗詮》新刻，來徵余序矣。病甚，不能即副師指。初秋始少閒，而後盥手發函讀之。嘻！師之爲是也難哉！基師以來承授有自，其爲疏鈔，述而不作。而師以無師智，尋影略之文，繹深微之旨，一難也。凡預講筵，孰不蹙頞相宗，詫爲絕學，而師無所因襲，締構會釋，如作家報，二難也。巢松諸師，以三四人之心目，結三年期，攷究此論。然余播閱其本，止前二卷，有所標錄，餘並缺略。而師以一人之力，不逾年而成，三難也。因丘淩者易爲高，因川澤者易爲卑。古疏鈔已亡矣，後之學此論者，即他有所師承，可忘師締構之勞哉？巢松、之俗、一雨法師集解此論，刻已垂就；余之《證義》亦且災木矣。不妨爲《俗詮》左輔右弼，師其許之否乎？時萬曆壬子秋七月朔旦，金壇念西居士王肯堂力疾書。

又《成唯識論證義自序》

《唯識證義》何爲而作也？爲慈恩之疏亡失無存，學唯識者俄俄乎莫知所從而作也。然則不名補疏何也？曰：「補疏則惡乎敢？吾敢自信無一語之與慈恩牴牾乎哉！有一語與慈恩牴牾，而謂之補疏烏乎敢，且吾猶冀古疏之萬一復出云爾。」其名證義何也？曰：「取大藏中大小乘經論及《華嚴疏鈔》、《宗鏡錄》諸典正釋唯識之交，以證《成論》之義，而非敢以己意爲之證也。」所以然者，爲八識四智行相微細，難可了知，乃聖智所知之境，非凡夫心量可測，故不以至教量定之，未有不郢書而燕說者。今之師心自用解釋紛紛，能無一得乎哉！然有一語之不經印證，不通商略，則皆非量而不爲比量，烏能窺測現量境界也耶！「心一」而已，裂而爲八爲九，不病支離何也？曰：「一心之德名爲眞如，眞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以不變之心，言一不可得，況有八乎？以隨緣之心，言八萬四千，不足以盡之，乃以八爲支離哉！夫眞心即事即理，即相即性，即空即色，即知即如，即圓融即行布，即眞如即生滅，所謂一法界也。迷一法界而宛然成二矣，由是能取爲見分，所取爲相分。見分爲自內我，相分爲他外我。我相一立，而此相遂爲舉意動念之根，於是乎起一念作一事，雖淑慝攸分，薰蒸各別，而要之同歸於有我，即勉力而修六度萬行，亦凡夫之六度萬行，而非聖人之六度萬行也。流浪生死之海，不得出離；轉徙白黑之塗，無時休息。三教聖人

深知病根在此，故不約而同曰無我。蓋善醫者，必藥其病根而去之，不得不同焉耳。《大學》言，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物者對我而言之也。物我對峙如二山，然彼此各不相到，格者到也。峙則宛然成二，到則一矣，故格物亦無我之別號也。向非我爲之崇，則心何待正之而後正，意何待誠之而後誠哉？孟子以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良能，而他日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有俱生而無分別，正七識用事時也。喜則人固愛其親，謂之俱生貪；怒則獸亦憎其親，謂之俱生瞋。以此爲仁義，與孔門無我之旨悖矣。西方聖人憫賊與子之難辯，而眞與妄之易淆也，故不得已而分一心爲八九識，就其迷一法界處，而立爲第七識；就其舉心動念處，而立爲第六識；就其不變之體受熏持種處，而立爲第八識。又以第八識之行相微細難可了知也，就其在外門轉處，而分爲眼耳鼻舌身五識，以對色聲香味觸，而成色心二法。以使人了知第八識本無垢，以第七識執之而垢，故得賴耶名。聖人捨之，故立聖人之第八識爲第九識。謂聖人不得已而強分之可也，然實有迷一法界處，寔有舉心動念處，寔有不變之體持種受熏處，寔有在外門轉處，則謂八種識自然而然，而非聖人強分之亦可也。此如黃帝岐伯論陰陽著藏腑經絡之原委，兪跗之瀉腸浣胃，扁鵲之洞見五臟症結，華陀內照之圖，醫者不知此，則亦不可以言醫而療病起死人矣。故學道者，不明唯識之旨，則雖聰明辨才籠蓋一世，而終不免爲儱侗眞如顢頇佛性。今談道者滿天下，而見道者絕無一人，非此之故哉。然此九識，舉其體則一，第八識足以該之。何者？五識卽相分，六七識卽見分，八識卽自證分，而九識卽證自證分也。舉其用則一，第六識足以盡之。何者？三性、三量、三境、五十一心所無不具，而凡聖染淨無不備故。由散入定，由凡入聖，皆由六識能觀之力，非餘識能也。則雖分八分九，而亦何嘗不一乎，又何支離之有？』

或曰：『《俗詮》之刻也予序之，《集解》之刻也予又序，而若深許之，則《證義》可以無刻矣。而汲汲事，力疾校訂，涸精竭慮，以阽於危，雖曰爲法捐生，能免噉名之疑哉？』曰：『吾向於答蘊璞簡中及之矣。談佛法於今之世，猶大市中賣平天冠，有何人理著？吾以老病一措大，博得會禪之名滿天下，欲何爲乎？《俗詮》之作，吾嘗預商訂焉。及其刻，則從與不從，蓋參半也。《集解》之見，與吾合處爲多，而不合處亦時有之。吾見之未定者，不敢不舍己而從。而吾見之已定者，亦不敢以苟同也，此《證義》之所以刻也。向使余不病，得與二師反復研究辯論，以歸於一，以成一家言，則《證義》果可以無刻。而竟至不惜捐生校訂，以爲流通計，若與二師競名然者，豈余之得已哉！學者鑒吾之誠，而一刳心焉，卽它日龍華會上之羔雉，而此冊亦吾之縞帶紵衣也。吾卽旦夕溘先朝露，勝於驂鸞駕鴻，凌倒景而朝太清，不啻多矣。萬曆癸丑六月十九日，死灰居士王肯堂宇泰甫力疾自序。』

明昱《成唯識論俗詮敘》

原夫三界唯心，師心乘時應物；萬法唯識，因識觸妄迷眞。是識是心，識海澄而心水靜；卽眞卽妄，眞源寂而妄波寧。心德既均，語默行藏成化；識情有異，禪律性相分宗。隨機之別，至聖善巧於名言；入道之通，此方獨利於聲教。是以諸佛菩薩，肇世興緣，遺在語而不在默也。蓋補處慈尊，祖於深密，說《十七地經》，親授無著，而無著昆仲相承。天親約爲三十頌，頌詞雖略，理貫《瑜伽》。故始破我法二執，次明能變三名，唯一頌半，大義了然罄矣，況三十頌耶？第緣義豐文儉，披者易於記誦，難於解釋。故護法等，衍頌造論，間有成淨、唯識兩名出。而譯師諱淨標成者，以相見自證和合，成立唯識故也。唯遮境有，識簡心空，較言指歸，審明要會，故總命名《成唯識論》焉。良由凡小妄執，聖者立宗，顧片言隻字，遏競者之橫流；半偈全機，起當人之正信。至於分徽漫演，抑謬揚眞，引事發明，盤根究短，延促之機，足徵神穎。復明諸識隨緣，有喻濤奔浪斂，法喻兩陳，令人易曉。更興五種問答，執辯風馳，成立宗因，精研相性，導引多方，終歸唯識。漸亡百計，始悟玄猷，卽彰五位，使知趨進，並修六度，積爲資糧，次運四心，通爲加行。剎那見道，分別二障頓除；歷劫修因，俱生無明漸伏。斷十重障，證十眞如，因盡果圓，名爲究竟。然頌論之作，廣約隨機，會理因言，豈容默也。

愚昔乍尋慈義，文墮齟齬，旨更依違，展轉數行，如重九譯。由是竭思羣經，窮研衆論，支頤瞪目，振逸忘勞，更訊大方，漸通綫徑。歲癸卯，金沙念西居士王太史，召住東禪書云：『《成唯識論》，慨其古疏已亡，玄宗幾絕。拚師數載之勞，釋明梗槩，務令簡顯，以曉後人，惟師以弘化爲心，當弗吝余所講也。』因而隨講隨錄，漫集垂成，未及就緒。今春持錫南屏，學者偶集，更屬諸大檀那，同時勸宣，及秋乃竟其帙，卽索稿梓行。第愧見無超卓，詞多蹇澀，題云俗詮也者，非謂折揚皇華便乎里耳，脫以郢雪爲求，則本論斯在。萬曆

歲次辛亥仲秋二日，西蜀輔慈沙門明昱書於南屏松壽堂。

黃汝亨《成唯識論俗詮序》 原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繇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即識付心；無著暢於彌勒，因心開識。頌宣論衍，成立無殊，相現性摹，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等執筌；不知三界惟心，識同逐影。識殺則理論不彰，論晦而匪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並識而俱墮，此法師昱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分於衆識，如寶燭之出明；諸識闡於羣論，如通衢之然燭；而眞論剖於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衢。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朗玄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頓超三界。鈞天合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睹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眞而摹相。善乎！無著之語其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讚歎大乘。故知讚歎等於毀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即九大焉依？說性如滓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昱師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壬子春月，寓庸居士黃汝亨稽首撰。

又《成唯識論俗詮法因》 一切唯心，一切唯識。貪者識取，廉者識捨，道者識忘。忘與道鄰，捨與忘鄰，忘不遽忘，請自捨始。高原法師詮《唯識論》，以開衆識，是謂捨法。浮渡居士助刻貲參拾金，以倡衆緣，是謂捨財。唯心與識，含生皆具。唯法與財，有識可捨。浮渡能倡善知識，宜和識捨爲取，亦不唐捐者矣。寓庸居士黃汝亨題。

吳用先《成唯識論俗詮序》 衆生念念執我，在在執法。古佛語之曰：無勞執也，此唯識耳。遮執之談，何關表識。而逐影伺聲之流，乃至望識幢而生執，又多乎哉！夫識，眞如之病與夢也。病與夢誠非無，顧何得言誠是有？吾求之始，大覺湛澄，識於何生？吾求之終，佛智歷然，識向何滅？言思路絕，擬識道窮，坐見八識，恍然墮矣。墮即名轉，義不等於斡旋；轉即是智，境非立於待對。未轉通智，全體是識，病外無身；既轉通識，全體是智，覺來無夢。故曰若執唯識眞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遮唯識也。如是則天親不得已以有頌，而護法不得已以有論，高原上人亦不得已而有《俗詮》乎。俗表非眞，詮表非實，以非眞非實之談，顯非眞非實之識，正復衮衮乃得無過。明夫治病者即倩病之精神，醒夢者不離夢之餘境。雖鈍根滯器，莫施數沙之能，未許粗禪拂以狂慧矣。浮渡居士吳用先撰。

大惠《成唯識論自攷錄緣起》 重言十七，所以借重先哲之言，以發己之聞見也。余生三十之年，尚不知有古先聖道。偶一日步蓮居，入先師講室，得聞《觀經》上品上生章，一歷耳根，即爲踴躍，慶佛法中有如斯之津梁，胡自甘陸沈也耶。次日復往，如是日復一日，雖祁寒溽暑不輟，立雪味道，積十餘載，無虛日，無間時。師嘗嘉我之志，愍我之勤，縱雲集握麈之久，師必問慧至不？慧至，而後陞座，如是率以爲常。三際敷揚，二時慈注，性相台宗一一傳習，尤慨台相兩宗久沒其傳，矢心必得其旨焉。第恨神根暗鈍，非惟聞者，未及致精，猶懼久而缺漏，以故誦習師說，朝夕乾惕。

向者俗緣所牽，留金臺二十載，雖歷塵闠，未嘗不以方策自隨。間臨講肆，凡涉相宗，輒多異說，皆緣相質不明，法指心外，良可太息。近代即有注釋，諸家同異，初無準的。或云，相分爲所緣，本質爲緣，相質合說，名所緣緣。或云，根本智挾帶眞如而緣，爲親所緣緣；有漏心心所及無漏後得智見分緣境變相，而緣不簡有質無質，皆是變帶相狀，爲疏所緣緣。或以前七識爲第八見分，或云七大中見識爲第八見分。或言眞如爲性境。或以四緣配八識，或以三自性配八識，又以四分配八識，又以四分配三自性等，此皆難憑也。吾先師《音義》八卷，惜乎不獲全璧，門人辯音補輯成疏，刻之海昌。始余獲本喜，若復聆師說，讀未卒業，義或缺如，今昔有異，指眎同聞，悉知其有披襟處。且如釋三有爲之有爲相，能所倒置，前後文自矛盾。又如東西各有一柱，東柱承光西柱發影之類，其謬稍多。諸方咸目蓮居爲正學，所論著固若是乎？此疏實非字字出先師筆也。嗚呼！同聽者尚自異聞，異禀者豈能共旨？

今年春，余歸自京邑，寄錫龍居，新伊、二相兩兄約余，同訂一準，則爲後學之指南，暨諸法友亦欲余宣演所習。自惟年耄智昏，堅以疏漏爲辭，不獲已，於一夏中，且講且錄，講錄並訖，粗分章節，詞鄙義疏，不構虛文。以蓋義不列繁，科以適時，不廣引旁而害正，不騁己是，而病人惟事記。昔訂今用，備末年尋討，命名《自攷錄》，非敢舉似大方也。惴惴添足之誚是懼，豈爝火與二曜爭明哉！錄成閣筆，爲紀始末云爾。時天啓丙寅重九日，大惠識。

通潤《唯識集解自叙》 一代時教，雖逗機不同，戶牖各別，要其所歸，二性相三二字，該括無遺矣。曷謂性？謂不生滅，無去來，離四句，絕百非者是。《楞伽》所謂寂滅一心，《楞嚴》所謂清淨覺性也。曷謂相？即清淨覺

性中，瞥爾不覺，逐流而爲識，結而爲色，膠而爲執，蕩而爲空，於是色法分爲十一，則有眼耳鼻舌、色聲香味等相生焉，心法分而爲八，則有了別之相出焉，心所法分而爲五十一，則有觸等欲等貪癡等相出焉，不相應法分爲二十四，則有得失生滅等相出焉，無爲法分而爲六，則有虛空擇滅等相出焉，百法叢生，衆相橫出，清淨覺性，鬱而不揚矣，於是凡夫見相而不見性，用識而不用智，根塵識三，交馳互逸，頭頭羈紲，處處粘著，外道小乘，迷頭認影，不達自心，謬執心外實有諸法，復執諸法實有自性，向空華上，分淡分濃，於兔角邊，較長較短，部黨羣分，互相抵角，此大乘唯識正宗立破之義所由作也。 且此論以唯識爲宗者，謂色等十一法，是所緣唯識故，識等八法，是自性唯識故，心所五十一法，是相應唯識故，不相應二十四法，是分位唯識故，無爲六法，是識性唯識故，是知五位百法，統名唯識，離識之外無片事可得，故以唯識標宗也。 以立破爲義者，如立色等十一法，爲所緣唯識者，是破外道小乘計心外實有諸法也；立八種識爲自性唯識者，是破小乘執六識三毒爲生死因，數論勝論等，計神我勝性等爲生死因，及一類菩薩撥識亦無之執也；立五十一心所法爲相應唯識者，是破小乘誤執離心無別心所之執也；立二十四不相應法爲分位唯識，及無爲法爲實性唯識者，是破小乘執得等虛空等爲實有自性也；復立十因四緣爲生起因者，是破自然外道無因而生諸法也。是故，索其旨趣，究其始終，皆以立破爲義。立破之義既成，則知萬法元從己出，不自外來，悉假緣生，亦非實有，於是九十六種外道，悉豎降旗，一十八部小乘，爭扶象轍。 乘其啓竅，導入無疵，授以新方，驅其痼疾，是以收百法歸相見，攝相見屬依他。若從依他而執我執法，則沒溺癡河，若了依他元無自性，則優游常見海，故復明轉識成智，束智爲身也。

嗚呼！ 古尊宿見性之後，或捧或喝，或伸或欠，或拈錘豎拂，或吐舌揚眉，或張弓架箭，或舞笏輥毬，或掀倒禪床，或掀翻飯桶，或作驢鳴，或爲犬吠，無非游戲神通。 發明般若者，莫不皆從相中打出，識裏透來，故全相是性，全識是智，方得眞實受用，左右逢原，隨流得妙，誰謂相宗非要哉！ 是知性之不明者，相之不徹也，故欲明性，先須徹相，相徹而後性自明矣。 今性者既不可得，而復弁髦其相，問其性，則指胸點舌，豎臂擎拳，曰無非是道。 問其相，則口如匾擔，眼似流星，曰我無用此。 顧頂龍侗，甘坐自欺，諸佛慧燈，於茲漸熄，不亦大可哀邪！ 然此論自奘師糅成之後，口授基師，基師作疏以釋其義，當爾時，耳提面命，家喻戶曉，故自唐以來，弘之者廣，而見性者如麻似粟，觸處皆是。 至我明而疏義湮沒，此論亦寘之高閣，相宗一脉，黯然不彰，卽見性者亦如麟角，故知見性雖不在相，寔由徹相以見性。 是則相宗爲見性之明燈，亦是欲到菩提法性城中一本路程圖也，惡可少哉！

潤自落髮披緇，濫廁講場，卽與二三同志，窺其門戶。 第根性鈍遲，而聞見復寡，於易了處一句入心，如渴霑甘露，津津有味；忽遇鰲牙詰曲，則喻如嚼蠟，故旋閱旋止。 後披《宗鏡》，始得斬其疑關，抽其暗鑰。 從是遍探《楞伽》、《深密》等經，《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鈔，其中凡與此論相應者，輒手錄之，間有眼力未及者，必參之有識。 方始搦管，積有數年，彙成此解。 實不欲以臆說誤人，故命之曰《集解》。 第願後之學者，藉是解而了相，而破相，而離相，則幸矣。 若據是解而泥相，則蛇足之誚，余復何辭！ 是解也，自己酉冬，於虞之秋水菴緝成六卷，至辛亥夏日，於湖之福山蘭若，續成四卷。 續成而捐貲請刻者，雲山居士覺僊也。 時萬曆壬子夏日書於藤谿之草堂。

顧起元《成唯識論俗詮序》

慈恩所譯大乘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如《大般若》、《逡迦》等經，其文多遠暢流便，讀之無鉤棘喉吻者。 獨《成唯識論》，以百卷之梵文，蕞爲十卷，辭約意豐，曲折要眇。 讀者卽鑽萬歲月，研味字句，如乍入回谿復徑中，第見窈窕柴池之形，猝未遽了，細心尋而躡之，迄不能遽諳其處也。 前代耆舊多所紬繹，疏抄而外，實繁有人。 乃義學寢微，遺文墜典，泯而不出，嘗舉以質之導師，深以爲憾。 今何幸有高原昱公，開此綫徑，使人人涉羊腸之詰曲頑履康莊哉！

公起自潼川，北錫吳越，清時絕俗，靈悟鮮倫，三藏聖文詮解略遍。 至其一往破的，導滯闡幽，卽使迦葉復生，當亦爲之破顏微笑矣。 曰以宇泰先生之請，詮釋此論，批卻導窾，曲暢旁通，開卷粲然，了無疑滯。 天親、護法之頌論，得慈恩而梵夾始通。 慈恩之譯，得高原而眞文逾顯，豈非識海之津涉，知藏之鍵鈐也與。 若謂公之所詮，啓牖聖文，得未曾有，何以云俗？ 余謂：『眞人相遇，目擊道存，何煩言說？ 以眞人聽眞文，聲入心通矣，又何煩注解？ 一切文字建立分疏，摠爲俗間設耳。 三藏十二部皆詮俗也，非詮眞也。 知有詮之皆俗卽了眞，詮能回俗而依眞，不昧俗詮矣。』

公頃住法華庵，謂余夙好此書，出以相示。 余爲之大快，因書所讚歎者，

附諸末簡。若唯識之意，則頌論與公之詮具在，學者求之，自有如顯處視月、水中擇乳者，又何俟爲性相二宗立調人而平生互諍者哉！萬曆癸丑秋日，江寧寶林居士顧起元和南書。

秦舜友《成唯識論俗詮跋》 我聞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經根由，緣識起於眞如性體，法法是識，識識是性。以故識能顯性，亦能覆性，能遍計，能依他，亦能圓成。古德云：『妄起於眞而能覆眞，眞因妄顯而能奪妄。』故顯眞必由於妄，顯性必由於識。因是諸佛菩薩，密意方便權巧，成就三分，論唯識義。第論密意深，非深於密意者了難究竟。

壬子春，西蜀昱師高原，開席於杭郡淨寺，發明此論，復作詮注，自題曰俗詮。此詮出，則本論之前提後掇散句重條者，整整如獨繭抽絲，明珠成串，讀者不勞駐目停想，了然義融識解。使客亭游子，人人認得路頭，捷徑到家，回視他鄉，熟識所識一向非親，令得安隱，快樂無涯。如是師詮，人天當爲踴躍，三藏寶詮相應，爲第一義云。萬曆壬子春，弟子秦舜友謹跋。

金雲鵬《成唯識論俗詮序》 己酉秋，予會師於淸源舟中，相對終日，結世外交，已而寫《般若經》一卷而別。嗣後予既南還，師亦往五臺山，參禮文殊大士，蹤迹茫茫，越四裘葛矣。今年春，負笈湖上，覓靜室於南屏僧舍，行至禪堂，履未及戶，而遙見是師也。予固識師，師亦識予，兩人相視，喜出望外。噫之，出所詮《唯識論》示予。是已師登法座，宣揚妙論，賢愚贊歎，得未曾有，誠禪門之津筏，而末學之指南哉！

予不敏烏知奧義，姑就今之識師者，粗陳其解，則神識在心，人人自具蓋識爲現量，隨心應用，如鏡光普照，胡漢俱現。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三藏十二部無非爲此識而設。藉令強識歸心，攝心附識。前見非今見矣，而何前之識師者，不改於今。今見非前見矣，而何今之訓師者，乃同於前。心既不增，識亦不滅。識師於淸源，與識師於今日無以異。以至會後復別，別後復會，識師於異日，與識師於今日亦無以異。卽心是識，卽識是心，心識不二，一體互融。凡有言說，皆成戲論，則雖謂師之不必詮不必講可也。雖然，此亦謂利根上乘言耳。凡夫含藏其識，終日迷於塵網中，不得善知識一發其覆，則以遍計爲性，不以圓成實性爲性，逗出逗沒而不覺。所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不得妙指，終不能發。故必待語言文字，以證本來，則師雖詮之講之，而予聽之，亦可也，何戲論之非實論也。雲間金雲鵬撰。

葛寅亮《成唯識論俗詮序》 往讀禪宗語，見其直截痛快，犂然有當於心，謂吾性果可一超直入也。比見近時譚禪者，動稱當下卽是，而察其實行，殊又未然，則心竊疑之。或吾性鈍劣，不足承當此乎？今春高原上人，應方伯吳本如公之請，演《成唯識論》於南屏，因出《唯識俗詮》。予讀之卒業，得未曾有。乃始知不明性宗者，必失之鈍；不明相宗者，必失之狂。理雖頓悟，事必漸修。行解要當雙圓，而岐而二之者，悉外道也。高原上人律峻守恬，不輕於世作偶，其於唯識也，又寧獨解語已哉！詮成，本如公捐俸授梓，敬題其簡若此。錢塘葛寅亮題。

游士任《成唯識論俗詮序》 夫宗有正眼焉，不以識識也，不以論論也，不以詮詮也。何無何有，何拋何存？攝相歸性，如滴投海；現性於相，如月映川。但可以雙圓，亦可以單揭；可以兩拋，亦可以獨指。是以唯以遮無，識以表有。亦表亦遮，拋外而存內；別滿別分，融識以入性。緣夫大千有情，莫非俗士我執，等之軍林。散則成無法執，猶之石女，質何曾有？內蘊外蘊，執分緣緣之親疎；比量現量，莫測法法之假實。冥念斯宗，良可悲憫。而論不得詮，將味如嚼蠟；詮不通俗，亦步若走險。徒淺嘗而輒止，終綫徑以難通，昱公論師所以忘詮而有詮也。第詮以詮識也，識則有相，從何依起？相則有分，寧妨互異！串引有神也，轉智有轂也。光光相雜於一室，而承光自殊；景景各現於兩柱，而發影無兩。一經指撥，就墓躍然，通兹詮也，性相雙圓，而言思盡斷。九十五種還歸烏有，一十三宗總名亡是，卽謂護法菩薩已多一翻舌本可矣。雙如居士游士任撰。

廣顧《唯識自攷後跋》 《自攷錄》者，靈源法師之所作也。師夙植善本，現身長者，壯年依紹法師之席，遍閱台宗，精通《唯識論》，翱翔法門，已稱龍象。既而晦迹都門，精研積稔，居士說法，辯音廣長。海內緇流，久嚮唯識一宗，蓮居獨傳滴派。師薙髮後，於丙寅春，南詢，偶閱海昌《唯識疏》，雖並宗《音義》，而剖晰煩言，不無毗漏，開衍大旨亦鮮心得。蓋聖作既難於明述，而篤信彌遠其師傳。愾焉久之，一夕以就龍居主人之請，舐筆伸紙，追其所憶，蓋不數月而文成千番，義該全帙。往來南北，再登猊座，其所講演，而參訂之者，殆無遺旨矣。

廣顧向覯法師於長安，飫聞緒論，於茲十年。今春復於蓮居座下，得讀藁本，如獲拱璧。不忍韜之櫝中，使後學無所遵仰，捐貲付梓，獨肩厥任。雖

不謂遠篤證義，繫長補短，頗堪伯仲。較之《俗詮》爲確，《集解》爲簡，淺學者既不厭其深文，宿悟者亦難尋其遺義矣。嘉慧後來，續佛惠命，庶幾無愧云爾。崇禎改元戊辰長至日，海幢居士廣顯和南書。

閔夢得《成唯識論自攷錄序》 相宗一教，茅塞有年。蓋耽靜者流剿西來不立文字之語，謂撥除名相，便可直證菩提，於相違差別義，全無智眼。試思《楞伽》四卷是誰携來此土？世界中種種名相，何者不攝？彼經云：『略說有三種，廣說有八相。』曰三、曰八，離識之外，更指何物？我聞如是，而於《唯識論》，可置弗講耶！邇時勝義上人，善根居士，藉此爲究竟資糧者不乏，然能通其義而箋釋之者，僅僅數家。高原《俗詮》之出最先，不無異同之議。一雨之《集解》，王太史之《證義》，精覈詳贍超《俗詮》，而上覽者自知。紹覺之《音義》，經筆於第八卷，手澤具存，惜非完璧，然光輝之缺月，固賢於朦朧之全月，會須廣布原本以惠後來。靈源慧師《自攷錄》之出最晚，而義最豐而旨最正，洵哉其盡善矣。

蓋論師之疏決文言，猶工師之造機關木人，脉絡節腠，張弛毫髮不得，不爾，便犯受一塵舍一法之過。《識論》揉於奘師，而比量卽立於奘師，以奘師所立之量，證奘師所揉之論，三支圓滿，毋漏毋濫，方稱合轍。他家或不盡爾，而慧師獨冥契斯理，故曰洵哉其盡善也。蓋師受紹公衣鉢之傳，如領長者家業，全而有之已。復駐錫燕都，披閱大藏，凡涉相教，輒鏤心板，先後研究三十餘年，故能弘宣佛音，等仰完器；付囑學衆，類瀉異瓶，斯豈易易哉！斯豈易易哉！

余於此道，茫如望洋，未測涯涘。而霑霑嚮往，不啻屠門之嚼。展是錄也，如入大官廚，嘗一臠而知爲異味。顧自攷第自利而止，若曰利他，非梓弗永。會海幢卓居士，先獲我心，蠲金而付剞劂氏，從茲習唯識者，執此爲指南，不至入稠林而墮惡塹，其功德豈小補耶！崇禎戊辰嘉平月之望，瓶城居士閔夢得題。

智旭《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緣起》 夫萬法唯識，雖驅烏亦能言之；逮深究其旨歸，則耆宿尚多貿貿。此無他，依文解義，有教無觀故也。然觀心之法，實不在於教外。試觀十卷論文，何處不明心外無法，卽心之法。是所觀境，了法唯心，非卽能觀智乎？能觀智起，則二執空而眞性現，所以若境若教若理若行若果，皆名唯識。而五位五觀，一以貫之，紛而不雜，賾而不亂者也。慨自古疏失傳，人師異解，文義尚訛，理觀奚賴？鈍者旣望洋而退，利者復蔑裂而求。四分之旨未諳，一心之宗徒設。三性之理未究，二諦之致安歸？賴有《開蒙》、《問答》，梗概僅存。《大鈔》、《宗鏡》，援引可據，而溯流窮源，則《瑜伽》、《顯揚》諸論，尤似黃河之有宿海。於是紹覺法師爲之音義，一雨法師爲之集解，宇泰居士爲之證義，無不殫精竭思，極探研幾。然教道已明，觀道未顯，嗣有新伊法師爲之合響，力陳五觀，冠冕諸家，以其尚未刊行流布，故僅獲染指，不克飽食。適二三同志，擬從能變所變差別之途，以開性具性遍圓融之鑰。漫爾饒舌，兼命管城，不敢更衍繁文，祇圖直明心觀，隨講隨錄，用質大方。

又《成唯識論觀心法要跋語》 《宗鏡錄》云：『應須以智慧合其多聞，終不執詮而認指，以多聞度其智慧，免成孤陋而面墻。設有一微塵處未了，此猶有無明在，以不了處爲障翳故。何況自身根門之內，日用之中，有無量應急法門，全未明一。若欲爲人，憑何剖析？只成自誑，反墮無知。自眼未明，焉開他目？故須三量定其是非，眞修匪濫；四分成其體用，正理無虧。然後十因四緣，辨染淨之生處；三報五果，鑒眞俗之所歸。若不達三量，眞妄何分？若不知四分，體用俱失。』又云：『一心實相，悉是諸法，諸法所生，皆從現行善惡熏習第八識含藏種子爲因，發起染淨差別報應爲果。若不微細剖析，問答決疑，何由到一心總別之源，徹八識性相之際？古德謂提綱意在張網，不可去網存綱；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取領。故知理事雙明，方通圓旨；教觀齊運，始達一乘。』又云：『若不因教所指，何由得識自心？設不因教發明，亦須憑教印可。若不然者，皆成自然外道，暗證禪師直饒生而知之，亦是多生聞經熏種，或乃諸聖本願冥加。』

嗚呼！永明大師，以法眼嫡孫，悟齊諸祖，而苦心苦口勸誡若此。誰謂《成唯識論》，非佛祖傳心之要訣耶？予自恨障深惑重，不能折伏現行煩惱，深負出家初心，而性相源頭，頗窺一綫，誠或佛祖本願冥加。故亦不敢自私自秘，聊竭隙明，和盤拈出。擧筆於丁亥年三月二十五日，脫稿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凡閱兩月，述成《觀心法要》十卷。伏願見聞隨喜，不退菩提。若信若疑，咸成妙種，同生極樂淨邦，先覲阿彌陀佛，還入龍華初會，影響彌勒世尊。盡未來時，廣度含識。衆生皆悉度盡，方證無上涅槃。蕅益沙門智旭閣筆故跋，時年四十有九。

佚名《重刻成唯識論自攷錄序》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性相二宗所由立也。說者謂一心眞如，故號性宗；八識生滅，故稱相宗。獨不曰心有眞心妄心，識有眞識妄識乎？馬鳴依一心造《起信論》，立眞如生滅二門，生滅何嘗離眞心別有體也。天親依八識造《三十頌》，明眞如卽識實性，與一切法不一不異，眞如何嘗離妄識別有相也。龍樹《中論》指因緣生法，卽空假中，是生滅外無眞如。《楞伽》云：「心意識八種，俗故相有別，眞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是眞如生滅非一異」。而護法菩薩於《識論》中，最出手眼，直云爲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眞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噫！苟得此意，至分河飲水哉！

嘗論之，性隨相轉，何性不相？設不遍達諸相無量差別，安知妙性具足如斯染淨功能？相本性融，何相不性？設不深知一性圓頓滿足，安知諸相無非事事無礙法界？故台宗劇談實相，必約百界千如。夫五位百法獨非百界千如之性相邪？百界千如無非實相，五位百法獨非實相邪？若不分別五位百法眞俗假實種現差別種種不同，則所云點如明相，迤邐不同，一假一切假者，不幾儱侗邪？護法尅論心心所法各具四分，夫相分各各不同可也，見分可一向不同邪？卽見分各各不同可也，自證分、證自證分可一向不同邪？若使一向不同，則心王八心所五十一，將一人果有五十九自證、證自證分，抗然自立，互云相知，不幾割裂紛糅邪？然使心王心所惟同一自證、證自證分，又安得云心心所法各皆四分所成，不幾墮用別體同之執邪？更就相分論之，且如拈一莖華，此華本質，如來大圓鏡智之相分也；佛眼所見，華成所作智之相分也，佛智所智，華妙觀察智之相分也。此三爲一爲異？若定異，何處別有三華？若定一，佛眼不視時，但滅成所作智相分，餘二仍在；佛智不緣時，但滅妙觀察智相分，本質仍在。又眼見華時，有眼識相分，聞華香，嘗華味，覺華觸，各有鼻舌身識相分。佛一人旣爾，迦葉復有三華四微，百萬人天各各皆有三華四微，如是無量三華四微，同在一處，似如一鏡，不雜不亂，無二無別。於百萬人天中，隨拈一人相分時，必攝一切諸人相分於眼等識中，隨需一識相分時，必攝餘諸識相分。重重無盡，無盡重重，是可思議邪，不可思議邪？一華旣爾，物物皆然，色塵旣爾，六塵皆然。相分有質尙爾，見分寧獨不然。見分通三量尙爾，自證、證自證分唯現量，豈反不然。後世弘相宗者，何爲自設藩域，曾弗一深思也。是故習性不習相，未有不瞞者。習相不習性，未有不膠滯者。唯南嶽思大禪師《大乘止觀》一書，出《識論》未來前，具闡性相幽秘，蓋深證無師智耳。厥後欲明心要，須藉文言，當知《成唯識論》大碑性學。

惜慈恩沒，疏復失傳，僅散現《大鈔》、《宗鏡》諸書，乃《開蒙》三卷稍存綫索，國初以來竟成絕學。萬曆初年，紫柏大師接寂音之道，盛贊此宗。爰有《俗詮》、《證義》、《集解》諸書，而紹法師《音義》爲長，《音義》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續補成疏，亦頗簡要。慧法主謂疏多譌，復出此《自考錄》。予謂此宗至方而至圓，至賾而不亂，至深細而非幻罔，至詳明而有綱要，設非妙悟，莫窮底裏。諸家著述，固未立極，亦各擅所長。苟因是而求之，深造自得，觸著性相源頭，不離只今現前一念，則知三乘十二分教皆吾心識注脚，與馬鳴、天親，同一鼻孔出氣，何俟予言而知深淺得失也。

大瓆《成唯識論自攷錄序》

萬法雖賾，不離能變；能變維何？識而已矣。識與心異乎？生滅不生滅，和合一異，蓋難言之。然三藏浩浩海也，已爲其浪，而八王五十一所，各有二角一頭。從自證體，起相見用，則各以能緣託彼質，變自相爲所緣，蒲萄暎色，卷荷暎聲，皆非能變外實有。凡小外萬法，以遍計執，昧圓成實，不悟依他，緣生無性，全妄卽眞。此經論大綱，性相合轍，而學者岐之，飲水分河，嘻亦太甚矣。《成唯識論》號曰相宗，然如來《入楞伽》、《解深密》等，諸大乘修多羅，其濫觴也。婆藪盤豆始陷小乘，計心外有法，阿僧迦患之，爲禮足內苑而有《瑜伽師地》百卷之論，唯識大義始暢。婆藪盤豆悔於厥心，遂束以妙伽陀三十，而句身約矣。親勝、火辯、護法、難陀十師，競加箋釋，人私十卷，靡定一尊。唐奘師西學五天，應護法遙記，取十論折衷之，摘其頷珠，辭其鱗爪，又束百以十，而十師之說，如出一人。糅衆香爲丸，貫雜華成鬘，則今所宗《成唯識論》是也。靈松東指眞丹，始有相宗之學，而慈恩一鉢，鼎峙天台賢首間，後不數傳，寢以微滅。《開蒙》一卷，魯靈光獨存。唐宋諸名家，盡化子虛烏有。學者遂滋異說，如前七爲第八，見分本質名緣，相分名所緣，相質合名所緣緣，世間人一倍瞻視，而不知其自盤於唯識之旨。當今此事，不得不推我雲棲座下紹覺法師，而靈源獨得其傳。

靈源師者，勾餘仕族，年未壯室，以優婆塞入土橋。覺師二十年，口輪未嘗停轉，源師入耳輒服膺。朝往暮歸，中途尋記其師說，必如昔人所稱，分水

瀉瓶而後已。故師嫁又幾二十年，其所傳習獨不謬。海昌刻《唯識疏》，則辯音師補潤覺師所爲《唯識音義》八卷者以行，心亦良苦，然大非覺師之舊矣。及門新伊、玄箸諸師，每相顧太息。會源師游京師，未唱善來，輒以師說，教北方之學者，踞猊背，點石頭，人益知欽其所自。一日見海昌疏，翩然曳杖履南旋，與誰昔同聞之士相論議，亦復互有失得，懼久而漸訛，師說殆將湮泯。於是獨走黃鶴山，發篋中故書，且讀且講且錄，尊其所聞，不敢一字謬戾於師說。結制三月，稿成，題以《自攷》。謙不敢居述作，仍納之篋中。挈游京師，誰昔同聞之士咸謂覺師再出，一披其牘，不啻覺師坐土橋與諸名隽揮麈尾時也。

瓊溝猶瞀儒妄意涅槃煮蔗之味，游先大師門，於覺師未嘗爲役，而心嚮往之，得見源師，以爲猶見覺師矣。今年夏五，蓮居請登覺師座，以口輪代轉，余往聽焉。神觀高凝，辯才遐暢，土橋之聲，於是乎大振，謂非軍持灌口者能乎行。且擐師首左臂，爲慈恩續一燈，而學士麇集，謀公其《自攷》者，源師不獲自閟。適棲水海幢卓居士來，一見傾橐，爲剞劂之，費歷四三月而成。居士，今之玄鑑也，留心訂讎，日與一二學人，析疑送難，豈獨以布金剞劂足多乎哉！嗚呼！世之潛心法王者多矣，每至此宗，則望崖而返。富才羨智之士，又往往不得其傳，訛謬滋甚，魯眞齊贗，孰與辨之？吾願師盡刊當世所爲異說者，庶無負戒賢忍死待奘師之意，不獨爲土橋吐氣，霑霑號一先生可也。崇禎元年戊辰雪夜，雲棲學菩薩戒弟子大瓊顧若羣合十和南，書於湖上瑪瑙寺之精舍。

董漢策《成唯識論音響補遺科序》 自瞿曇氏觀星悟道，於是廣說經論，最後以涅槃妙心，囑大迦葉，拈華顧要，燈燈相續。初祖西來，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宗旨，名曰性宗。慈氏菩薩以所悟識心圓明，造爲《瑜伽師地》之論。天親菩薩攬其淵浩，創《唯識頌》。於是護法標首，慈恩演傳，《成唯識論》，最爲精密，名曰相宗。古杭紹覺老人，乃雲棲蓮大師嫡裔也，闡釋全文，有《唯識音義》。法嗣新伊師廣搜奧旨，有《合響》。而我菩聖先法師，實爲伊公入室弟子，重加集注，是正有《補遺》。茲三集皆以演釋唯識精義，實相宗之寶炬矣。

或曰：「萬法唯心，心唯一也。深究其原，則一亦不立。今相宗所論心王心所，八識輾轉，觀所緣緣，研極微細，得無與直指之道背耶？」余曰：「否否，夫人心影最難窮也。迷心認影，一影一心，即一世界，循環相生，何啻萬億！無論謬執之輩，據幻爲眞，如沉弱水，如墮夜霧，不可得出。即使明悟上智之士，於斯道中，已契大意，稱悟徹，而微細無明流注性海，慧劍所不能除，寶鏡所不能照，化雨法雷所不能灑澹震盪。是生死因，隨劫輪轉，將奈何矣？彼慈氏、天親悲憫斯苦，故造斯論，繪寫變相，破心影之惑，斬八識之根，使學者絕後再蘇，轉識成智。向所謂網羅窠臼，皆成安樂窩最勝院。妙用神通，百法具足。然則相宗之旨，正所以洞明差別，輔性宗，如車二轂，鳥雙翼，何可偏廢哉！此《唯識補遺》之刻，深有功於正法眼藏，非渺小也。刻既成，遂書諸簡端。康熙戊午孟夏穀旦董漢策題。

楊文會《成唯識論述記叙》 性相二宗，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性宗直下明空，空至極處，眞性自顯。相宗先破我法，後彰圓實，以無所得而爲究竟。乃知執有執空，互相乖角者，皆門外漢也。害以前，相宗典籍，未被東土，自玄奘法師西遊印度，而後唯識一宗，輝映於震旦矣。有窺基法師者，奘公之高弟也，親承師命，翻譯《成唯識論》，會萃十家而成一部，並以聞於師者，著爲《述記》，學相宗者，奉爲準繩。迨元季而失傳。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每以爲憾。近年四海交通，得與日本博士南條上人遊，上人以此書贈予，金陵講經沙門松巖見而心喜，亟募資鋟板，揚州觀如大師願任其半。未及竣工，而觀、松二人相繼西遊。江表緇素，踵而成之。嗟乎！此書失之如此其久，得之如此其難，而倡刻之人，皆不見其成，以是見唯識一宗，流傳於世，非偶然也，後之覽者，其勿等閒視之。

《大乘起信論》

著　錄

慧愷《大乘起信論序》 夫《起信論》者，乃是至極大乘，甚深秘典，開示如理緣起之義。其旨淵弘，寂而無相；其用廣大，寬廓無邊。與凡聖爲

依，衆法之本。以其文深旨遠，信者至微。故於如來滅後六百餘年，諸道亂興，魔邪競扇，於佛正法毀謗不停。時有一高德沙門，名曰馬鳴，深契大乘，窮盡法性，大悲內融，隨機應現，愍物長迷，故作斯論。盛隆三寶，重興佛日，起信未久，回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復顯於時，緣起深理更彰於後。迷羣異見者，舍執而歸依；暗類偏情之黨，棄著而臻湊。自昔已來，久縕西域，無傳東夏者，良以宣譯有時。

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並諸法師。遇值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眞諦，其人少小博採，備鑒諸經，然於大乘偏洞深遠。時彼國王應卽移遣，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泛舟，與瞿曇及多侍從，並送蘇合佛像來朝。而至末旬，便值侯景侵擾。法師秀採擁流，含珠未吐，慧日暫停，而欲還反。遂囑值京邑英賢慧顯、智韶、智愷、曇振、慧旻，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敷演大乘，闡揚秘典，示導迷徒，遂翻譯斯論一卷，以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馬鳴冲旨，更曜於時，邪見之流，伏從正化。余雖慨不見聖，慶遇玄旨，美其幽宗，戀愛無已。不揆無聞，聊由題記，儻遇智者，賜垂改作。

復禮《新譯大乘起信論序》

天聲同則應，道合自鄰。是以法雄命宗，賴宣揚乎法子；素王垂範，假傳述乎素臣。蓋德必不孤，聖無虛應矣。《起信論》者，大乘之秘典也。佛滅度後五百餘年，有馬鳴菩薩，出興於世，時稱四日，道王五天，轉不退輪，建無生忍。銘總持之智印，宅畢竟之眞空，受波奢付囑，蒙釋尊遠記。善說法要，大啓迷津，欲使羣生殖不壞之信根，下難思之佛種，故造斯論。其爲論也，示無價寶，詮最上乘。演恒沙之法門，惟在方寸；開諸佛之秘藏，本自一心。遣執而不喪其眞，存修而亦忘其相，少文而攝多義，假名而會深旨。落落焉，皎智月於淨天；滔滔焉，注禪河於性海。返迷歸極，莫不由之。此論東傳，總經二譯：初本卽西印度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此云眞諦，以梁武帝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共揚州沙門智愷所譯。此本卽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齎梵文至此，又於西京慈恩塔內，獲舊梵本，與義學沙門荊州弘景、崇福法藏等，以大周聖曆三年，歲次癸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於授記寺，與《華嚴經》相次而譯，沙門復禮筆受，開爲兩卷。然與舊翻，時有出沒。蓋譯者之意，又梵文非一也。

夫理幽則信難，道尊則魔盛，況當劫濁，尤更倍增。故使偏見之流，執《成唯識》誹毀此論，眞妄互熏，既形於言，遂彰時聽，方等甘露，翻爲毒藥。故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豈可輒以凡心貶量聖旨。夫眞如者，物之性也。備難思之業用，縕不空之勝德，內熏妄法，令起厭求。故《勝鬘經》云：『由有如來藏，令厭生死苦，樂求涅槃。』又經云：『闡提之人，未來以佛性力故，善根還生，如彼淨珠能清濁水。』是勝義之常善，異太虛之無記。故經云：『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豈執事以齊眞理，夫論妄者，依理故迷眞性，隨流爲妄漂動。故經云：『隨其流處有種種味。』又《楞伽》云：『如來藏爲無始虛僞惡習所熏，名爲識藏。』《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卽賴耶識，雖在纏而體淨，不變性而成迷。故經云：『然藥眞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又云：『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此佛性常恒不變。』若言眞不熏妄，妄不熏眞，眞妄兩殊，豈會中道。故《梁攝論》云：『智慧極盲暗，謂眞俗別執。』今則眞爲妄體，妄假眞成，性相俱融，一異雙遣。故《密嚴經》云：『如來淸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聖教明白，何所致疑？良由滯相而乖眞，尋末而棄本，言越規矩，動成戲論，自貽聖責，深可悲哉！余少小以來，專心斯論，翫味不已，諷誦忘疲，課拙傳揚二十餘遍。雖未究深旨，而粗識文意，以爲大乘明鏡莫過於此。幸希宗心之士，時覽斯文，庶日進有功，聊爲序引云爾。

法藏《大乘起信論疏序》

夫眞心寥廓，絕言象於筌蹄，冲漠希夷，忘境智於能所。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易。但以無住爲性，隨派分岐，逐迷悟而昇沉，任因緣而起滅。雖復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源；靜謐虛凝，未嘗乖於業果。故使不變性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卽眞，凡聖致一。其猶波無異溼之動，故卽水以辨於波；水無異動之溼，故卽波以明於水。是以動靜交徹，眞俗雙融，生死涅槃，夷齊同貫。但以如來在世，根熟易調，一稟尊言，無不懸契。大師沒後，異執紛綸，或趣邪途，或奔小徑，遂使宅中寶藏，匿濟乏於孤窮；衣內明珠，弗解貧於傭作。加以大乘深旨，沈貝葉而不尋；羣有盲徒，馳異路而莫返。爰有大士厥號馬鳴，慨此頹綱，悼斯淪溺，將欲啓深經之妙旨，再曜昏衢；斥邪見之顚眸，令歸正趣

使還源者可即，反本非遙。造廣論於當時，遐益羣品。既文多義邈，非淺識所闡。悲末葉之迷淪，又造斯論，可謂義豐文約，解行俱兼，中下之流，因茲悟入者矣。

澄漪《大乘起信論略述序》 至覺潛輝，異舉峰起，不有甄述，正法斯訛。故大士馬鳴發揮眞諦，括衆論，綰羣經，破二邊，協中道，作此正論，以獎將來。福潤河沙，聲流法界，張皇教義，融會眞筌，爲學人之宗源，作道者之龜鏡。故先賢碩德開釋亘多，廣略之體互殊，是非之途或異，臨文俯義，得失交並。有建康沙門曇曠者，幼而好學，長而成德，妙閑製述，善匚清詞，先造廣釋，後學賴焉。包含事理，網羅邪正，無執而不改，有疑而不皆遣。恐初心者仰崇崖而起退，望渤海而迷神，乃復探其旨歸，爲之略述，可謂尋其源而知其流，析其榦而得其枝。至如開發題端，該談教藏，傍探異說，委辟義門，引經證成，會論宗趣，法喩周舉，問答折疑，略而不明，具如廣釋。好博聞者尋而究之，且欲指陳綰攝綱要。澄漪不才，喜承餘論，揚擢深旨，以示方來，冀法鏡高懸，眞風不墜耳。

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題記》 此文之作，本乎石壁。石壁慈甚，憂於章句，凡伸一義，皆先問發，次舉疏答，後方委釋。雖不忘本母之體，而有太過，大不及焉。講者用之，未至穩暢。今就其文取要當者筆而存之，其繁緩者削以去之，仍加添改，取其得中，俾後學者不虛勞神，智照無昧也。故曰：筆則筆，削則削。因以筆削命題云爾。

德清《刻起信論直解題辭》 《起信論》者，乃馬鳴大師爲破小乘外道邪見，宗百部大乘經典所作，以爲發起正信也。故立論宗法界一心，開眞妄二門，徹生滅之本，窮迷悟之源。指修行之正路，示止觀之妙門。總括一萬一千餘言，理無不盡，事無不該，可謂大教之關鑰，禪宗司南也。以文約義博，幽深窈渺，難以致詰。賢首舊疏，科釋最爲精詳，加之記文浩瀚，學者望洋，杳莫可究。予嘗就本疏，少刪其繁，目爲《疏略》，業已刻雙徑，率多尊崇頃念法門寥落，講席荒涼，初學之士，既無師匠可憑，己眼不明，非仗此論，無以入大乘，生正信，將恐久而無聞焉。山居禪悅之暇，因祖舊章，率意直注本文，貫在一貫，不假旁引枝蔓。而一心眞妄迷悟之義，了然畢見，如視白黑，足有便於初學，非敢聞於大方也。門人超逸，久依在座，深討論義，似得其旨。今携草歸粵，志欲刻之以爲法施。予謂無佛法地，後學有志參究大法者，又當以此爲瓦注也。若夫得意遺言，直入唯心現量，是在當人智眼。時泰昌改元歲在庚申仲冬朔，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述。

又《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摩西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由是觀之，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即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爲己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

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奧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乃萬言，即曼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鑒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摩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竟；參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斥教乘，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即此一論，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朗鑒，視爲文字而讎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西域性相之執，馬鳴即力破之；即此方教禪之遍執，圭山著《禪源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此豈眞究大事者哉！

予蚤年即棄講義，初聽諸經，不知爲何物，切志參究，既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眞似推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於《楞嚴》則有《懸鏡》，是皆即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奈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不師古；參禪者，槩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可誰何？無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峰、永明爲門外漢，謂一大藏經，爲揩膿涕紙也。且斥發明一心之說爲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參禪，又不若親持經論，爲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參禪動以離心意識，即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此弊，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己見之過耳。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洋，杳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爲一貫，既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途、

是救末法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既刻之於鎮南安戎，今復刻之新安。其倡導助緣者，皆一時四衆法侶也。

真界《大乘起信論纂注跋》 昔密藏開公始創刻藏道場於清涼妙德，余嘗駐錫其間，因與二三法侶講斯論記，而開公亦預焉。每至隱奧乖隔處，公即爲諸學衆，設難問辯，委曲搜揚，講甫畢，公啓余曰：斯論文辭簡要，義理宏深，誠諸大乘經之關鍵也。但分文析義，科節太繁，加以《疏記》未合，恐披覽者難爲融會。子能去繁就簡，融合《疏記》，如《楞嚴纂注》而纂集之，豈不幸甚！」余遽對曰：「此勝舉也。但愧才識暗短，操文不工，自非勉力爲之，則有辜雅意。《纂注》其容已乎？」未幾，刻藏道場南遷雙徑，而余亦寄迹於茲。每禪誦之隙，即游神斯典，研窮反復，頗得其端。由是分章釋義，錄實芟繁，融貫論文，會通《疏記》。三經寒暑，注纂始成，非敢刻木流通，將以自備觀覽。適抱石雲公，孝若茅君，見而心喜，慨然捐貲，欲以梓行。余因嘉緇素樂法之誠，遂授梓以就正諸方也。萬曆己亥孟夏望日，寓雙徑沙門真界謹跋。

李騰芳《起信論捷要序》 夫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則無法，離法則無心，是故真如門中離名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故世尊涅槃之際，拈花示衆，以顯說法者無法可說，則知無有定法如來可說，又何假廣藉教乘以成論耶？然方便門中一事不捨，或放光雨花，或竪臂屈指，或揚眉瞬目，或警欬啓齒，或顯或密，或定或慧，均爲佛事。是故生滅門中一切語言文字，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此觀之而論不得不造也。論既成，頓漸雙收，譬如大海不讓小流，自非心意識者之所能闚。初學展卷若對墻壁，欲使尋文得義，了義忘言，而釋論之注不得不作也。注既出，各馳己解，互逞高下，從注者不知誰是誰非，誰深誰淺。但隨言生解，蔓草難除，欲去其繁飾，契其綱宗，即波辨水，觸烟識火，而捷要又不得不述也。鴈門上人從開先昧師得授斯論，一月影不出戶，遂成此解，可謂文義交徹，釋如析薪。所願信根衆生因斯以明論，因論而了知如來根本之義，如借路還家，因指見月。庶不負造論者，示教利喜，令佛種不斷之意。不然注者受者俱溺筌蹄，是爲謗佛衆生。萬曆丙辰春，湘州居士李騰芳題。

通潤《大乘起信論續疏自序》 大雄氏現相人中，雖說無量法門，若統其歸趣，唯是一心。若匯其流派，則有三宗，曰法相，曰破相，曰法性而已。言法相者，謂依生滅八識，建五位，開百法，立三性，分二我，行必資於漸滿，惑必期乎漸斷，果必立乎三祇。故有六度可修，有無明可克，有菩提可證。其於教也爲漸，此法相之大旨也。言破相者，謂依寂滅一心，直顯真性，不說法相。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界，唯是絕言。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悉遣。訶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無六度可修，無無明可克，無菩提可證，其於教也爲頓，此破相之大旨也。若夫法性者，統依寂滅一心，而有六粗三細。故開真如門以顯空諸所有，立生滅門以明實諸所無。雖真如廓爾，而果報不失；雖惑業紛紛，而法性不動。即性即相，即空即有，即妄即真，其於教也爲頓悟漸修，此法性之大旨也。故宗法相者，謂真如不變，不許隨緣。但說萬法皆從識變，而事事俱有。其弊也流而爲常，爲執著。宗破相者，謂緣生之法，不入法性。故說三界唯是一心，而法法皆空，其弊也流而爲斷，爲莽蕩。宗法性者，謂真如不變，隨緣而能成一切法。故無法法俱空之弊。由真如隨緣不變，而能泯一切法，故無事事俱有之偏。此則空有迭彰，執蕩雙遣，故知即萬法以顯有者爲妙有，離萬法以顯空者爲真空。不即不離以顯中者，即真空以顯妙有，故雖空而不空，即妙有以顯真空，故雖有而不有。

然前之二宗，雖建立不同，各有妙旨，而馬鳴總以一心九識統之。若鼎之三足，伊之三點，不縱不橫，不離不即，實與《楞嚴》一心三觀之旨，並行不悖。此馬鳴一論，尤爲圓通無礙，獨出無對者也。是論之作，菩薩有釋，賢首有疏，永明主此論而作《宗鏡》，故集《宗鏡》中互相發明者作《續疏》。言續疏者，是續賢首之疏，以顯不外賢首，亦不盡賢首也。其中以有法立總別三量爲一論提綱，智者即量以通論，則不唯了法性一宗，並可了法相、破相二宗也已。

正遠《起信論捷要自序》 余初剃染時，輒游講席，窮歷寒暑，以研性相宗乘。諸師雖不作德雲面孔，余終如聲人踰百步外聆蚊蚋也。至戊申冬，問法開先師，遂針芥相投，春秋幾復。甲寅夏，復拈明心見性之旨請益師，師命余熟讀《起信論》便達斯意。余即杜門十餘日，力究此論，忽爾稍見論義如視諸掌然，所詮表直令有情朗鑑心性。故以一心法開真如生滅二門，立真如門顯不變之體，以明真妙淨性本非迷悟，不屬凡聖，立生滅門顯隨緣之用，以明八識心源能現凡聖修證迷悟因果，摠令一切衆生洞見自性，淨妙非相，明

照心源，圓融能現，至使不墮空有斷常見也。因以所見乃搦管成注，茲剞劂以告同志。

時有客過余曰：『昔太原藏師，長水璿師盡閱大藏羣典，潛神數載，始成疏記；子何越餘日以數千言能釋茲論，將非以管窺天而蠡測海耶？』余曰：『不然，諦觀菩薩立意，欲令衆生心樂少文而攝多義者，故造此論。今疏記者刻意盡取性相言教，以廣其義，雖法無定，故略亦可，而廣亦可。但學者睹文浩蕩，不免望洋而退，奚能符合造論者之本致也！余不敏僅就論文提挈綱領，庶使展卷便見指歸。雖然受解緣別，或有因於廣文，而取解者亦不妨遍探長水諸師之疏記，則余又何敢以爲是！』時萬曆甲寅歲佛成道日，廬山正遠述於石照山房。

真智《大乘起信論捷要後跋》 斯論醫一切衆生心要，少文而攝多義。自諦師翻譯以來，雖經幾解，若論提綱挈領符文釋義者，惟鴈門師斯解寔捷要焉。予辛酉秋問法匡山石生和尚，得是解，究其義，一一明白，不忍釋卷。抽資叶衆，重刻以廣其傳，冀見聞者了卻生滅眞如，證如來根本。庶上不負馬鳴菩薩一片執心，次不負雁門老師一時注釋之意。後學弟子達元眞智跋。

智旭《大乘起信論裂網疏跋》 《大乘起信論》者，佛祖傳心之正印，法性法相之總持也。如來昔以《大乘阿毗曇》付與彌勒，《摩訶般若》付與文殊。《般若》破執有而顯妙有，《毗曇》破惡空而顯眞空，一音所宣，曾無異旨。佛滅五百年後，異見滋生，馬鳴大士，應佛懸記，重興正法，始則示爲計我外道，後乃廣顯二空妙宗，作無我大師子吼，破凡外二乘偏執。宗百洛叉大乘經典，造此略論，申暢一心二門，卽生滅而顯眞如。收般若眞空不空之妙旨，卽眞如而辨生滅，闡毗曇幻有不有之玄詮。厥後龍樹依般若而造《中論》，還以空義成一切法。護法依毗曇而解《唯識》，還以幻有顯二種空。故知馬鳴、龍樹、護法三大菩薩，同契佛心，曾無稍異。奈何以文解義，泥名相而昧旨歸；伐異黨同，豎門庭而堅鬪諍。謬談聖旨，錯解眞乘，千百年來，竟同長夜。哀哉末葉，誠可痛心！

旭以業障深纏，未登正位，夙因微善，游刃圓宗。客歲盡散學人，志圖修證，今春偶遇戒子，邀入新安，頃從湯泉白嶽，還寓歙浦回龍。竊爲二三子商究《楞伽》，復以餘力，再解茲論。最喜此地枯寂，不異桃源，兼受主人率眞，絕無世態。食粟米飯，噉豆腐滓，僅十一日，草疏遂成。是役也，上藉諸佛菩薩馬鳴大師加被之力，所以略無疑滯；又賴允持循公法主外護，故無他緣所侵。至於性相關頭，種種問辯，則戒子堅密時公之啓予者多矣。是月二十有八日閣筆，故跋。

續法《起信論疏記會閱序》 如來稱性說經，卽萬法以明一心，經已妙矣；菩薩依經造論，從一心而啓萬法，論何深焉！欲證自性者，莫若博究乎百部之經；欲通經義者，莫若專持乎五分之論。其立理也，標一心之法，開二諦之門，列三大之義，轉二運之乘。其釋教也，眞如則無言而言，迥超於四句百非之外；藏心則不覺而覺，遍通於三乘六趣之中。言無言也，不空而空，五教之旨歸，莫過是矣。覺不覺也，無異而異，十界之殊致，豈有他哉！由是眞妄交熏，習以成性；因緣互具，得以辨心。雖三細六粗，隨染緣之生起，心原不動；四位六離，依淨緣之還滅，性本凝然。性凝然處，豈礙發十善三心，若波騰於智海；心不動時，無妨破五執二見，如雲散於義天。苟非會相入實，烏能稱體起用？其行行也，不壞信三寶於自心，堅固修五行於法界。止觀二門，並運於一行三昧；事理二念，交徹於諸佛十身。其修果也，頃持秘藏，定紹佛種。縱虛空爲口，萬象爲舌，不爲美順性之功，化道之德如是立理，理已至矣；如是釋教，教已備矣；如是行行，行已周矣；如是修果，果已極矣。非大乘無以起其信，非起信無以大其乘。信不盡於此者，亦非究竟信也；大不遍於此者，亦非眞正大也。前之因緣，因爲此也；後之勸益，勸行此也。佛佛說者，說此法也；經經詮者，詮此義也。是知此論，爲諸佛之指標，作羣經之眼目，賢聖之道途，因果之龜鏡也。故我賢首大師，不以帝師稱尊，釋經爲貴。一出譯場，再思茲論，遂以白毫之口，廣明絕相之文；金獅之辨，懸叙離言之義。豎約五種眞如，創立始終頓圓之教相；橫依五重生法，分開小大性相之宗乘。能詮體判若彌天，所被機定如劫石。四釋以辨法寶，三覺以揀地位。在二門而示不二，卽非異以明非一法。性性統該乎佛性，智身不外乎色身。始覺有四相一念，本覺有隨染性淨。卽淨恆染，雖不變而隨緣；卽染恆淨，雖成事而體空。或迷眞爲似，或執似爲眞，那知法體無初，生死之妄染遠於理也，則有終而無始；法體無盡，涅槃之眞淨順於理也，則有始而無終。若起卽止之觀，體眞如於生滅；卽觀之止，會生滅於眞如，自然翻無量惱而成塵沙德，轉衆生心而成如來藏。不唯寂妄，亦且離眞。

眞妄雙亡，唯一心在。此實蓮界分身，故能智辨若爾。疏既曠遠，獨逗利機神非寂照，回測淵源。圭山大師，爲中下之根，更搜精要，直錄於論。石壁法師，因簡奧之注，採集部函，詳解其疏。長水大師，悟淸淨本然之後，驗佛祖心口之餘，慶斯論疏，猶預釋文。審句義之繁約，勘述作之利弊。詳者略其詳，自不煩於神思；略者詳其略，則不昧於源流。細爲折衷，命名筆削。然又疏記剏行，未曾總帙。復齋先生，憫後進之難通，重請分會。不慧續法念前賢之心苦，敢逆雅懷，雖不仍而不竄，亦無損而無增。遂得論注同條，竊比管弦之合；疏記共貫，宛如水乳之和。以今之視昔，莫不從此法界流，一爲無量；以昔之視今，莫不遠歸此法界，無量爲一。如是本末圓融，闔開不二，非夫悟入佛祖意也，孰能信受於此法乎？欲窮理者，宜盡心焉。康熙庚申七月十九，灌頂行者續法題於慈雲丈室。

又《起信論釋教義中詮眞妄生滅法相之圖題記》　覽斯圖者，須熟讀論文，深研義理，意旨自得矣。且就生滅一門而觀，若背覺合塵，則翻淨而爲染；若斷惑證眞，則轉凡而成聖。又兼眞如二門而觀，若依眞起妄，則法性隨緣，卽眞如門成生滅門；若會緣入實，則無明體空，卽生滅門成眞如門。復加圓融統觀，染淨妄眞，總不離法界藏心矣。如此流變三疊順逆觀之，或迷或悟，或佛或生，顧在當人用心何如耳，豈有一定法哉！發趣道相者，宜愼思之。慈雲灌頂行者續法題

楊文會《會刊古本起信論義記緣起》　大藏教典，卷帙浩繁。求其簡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論》。而解釋此論者，自隋唐以來，無慮數十家。雖各有所長，然比之賢首，則瞠乎其後矣。藏內賢首疏五卷，人皆病其割裂太碎，語意不貫，蓋圭峰科會之本也。蓮池重加修輯，刻於雲棲。憨山治爲疏略，刻於徑山，文義雖覺稍聯，總不能如原作之一氣呵成也。近年求得古逸內典於日本，自六朝以迄元明，凡數百種，內有《起信論義記》，以十門開釋，始知圭峰刪削頗多，致失原本規模，然經日本僧徒和會，仍不免割裂之病。求之數年，復獲別行古本，眞藏公原文也。讎校再三，重加排定，務使論文、記文自成段落，庶幾作者義味溢於行間，後之覽者恍如親承指授也。另有《別記》一卷，似作於義記之先。蓋《別記》所詳者，《義記》則略之，遂並刊以成完璧云。日本南條文雄與余友善，此記賴以得之，其嘉惠後學豈淺鮮哉！光緒戊戌仲冬之月，石埭楊文會識於金陵刻經處。

又《起信論疏法數別錄跋》　右依《百法明門論》唯識一宗，名相繁多。慈氏菩薩所說《瑜伽師地論》有六百六十法。天親菩薩約之爲百法，卽此《百法明門》也。《起信論》雖專詮性宗，然亦兼唯識法相。蓋相非性不融，性非相不顯。故特錄《百法》於篇末，庶易檢尋焉。

又《書起信論海東疏記後》　嘗考傳記，義想與元曉入唐參禪。曉公悟唯心之旨，中途而返。義想《宋傳》作湘。就學終南，歲久方歸。賢首作《華嚴探玄記》寄之，想公命弟子分講，大闡《華嚴》宗旨。又考諸宗章疏，錄載元曉著述四十七種，而義想僅一卷耳。及見日本大安所作《海東別記序》，稱元曉與法藏同受學於至相之門，始悟義想、元曉一人也。如此方稱憨山德淸、蕅益智旭之類。後人不察，歧而二之，誤矣。宋贊寧作二公傳，恍忽離奇，尤不足信。因校疏記，併以識之。

《觀所緣緣論釋記》

著　錄

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題詞》　所緣緣者，乃四緣中第三緣也。此緣一法，有二功能，一能生識，一作所緣。所緣名境，生識名緣，故名所緣，而又名緣也。夫以三界唯心，本無相質之境。五明起世，斯興內外之名。所以陳那憫異執之沈淪，審文約義而造論。護法發隱微之奧旨，分條析理而作釋。造論者立比量爲綱宗，伏邪倒之疑意，伸明內色，揭示幽途。寶思風飛，雅合瀉瓶之敏；邪津浪息，憑施卷舌之能。致使異部宗徒，感得斂躬欽服；大乘閫義，自茲爛彩舒光。作釋者觀三支之玄府，推五分之重關。瞻天瞰海，悲學者莫測其高深；曠漢杳源，憫來際靡知其涯涘。由是菩薩神機昭晰，詞論精研，指點端倪，毒智斂時增慧焰；甄明利害，愛河竭處沐恩波。雖則至道昭明，飛光昱日，原以梵本西來，承旨宣譯，文詞巧拙，出自譯師。

余昔觀此釋，目若面墻，口不能句。蓋爲詞源精約，義海淵宏，雖不離於凡案，卒莫措其隻語也。幸仗菩薩大悲願力，亦乃昱等宿福所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歡喜，如聞授記。遂探《瑜伽》、《顯揚》等論，《深密》、《佛地》等經，凡遇意相貫者，記之於筆，以便披覽，目爲《觀所緣緣論釋記》。萬曆己酉清明前一日，西蜀輔慈沙門明昱書於金陵雨花精舍。

王野《觀所緣緣論釋記序》《觀所緣緣論釋》者，護法菩薩釋陳那菩薩《觀所緣緣論》也。陳那菩薩深窮緣性，洞徹見源，標眞殄謬，明心外無境。經部師等，以外色極微和合爲所緣緣，斥其互闕一支，俱不應理。菩薩申義，內色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古大乘師略於挾帶，則本智緣眞如時，爲所緣緣，似有失。而小乘正量部，不許變帶，則眼識緣色時，所緣緣義不成。菩薩理善成立，二支斯備，如是了達，方知心外無境，凡所見法，是見心也。然文約義豐，所含淵賾，故護法菩薩發其餘蘊，盡抉玄奧，造釋以弘其致，揚正理之光耀，溢義海之波瀾，令毒智斂而邪焰熄矣。復緣所譯之文奇嶮，讀者難通，大光明山高原上人，義學精覈，久研斯典，妙析奇致，爲之筆記。賢之尋河得源，而支流委曲皆曉了；伐樹斬根，而衆條紛糾皆相隨。千秋滯義，一旦通朗，學者所快睹，深有毗於法門云。由上人而見護法，由護法而見陳那，如見鏡中面目也。病居士王野造。

《迴諍論》

著　録

曇林《迴諍論譯記》《迴諍論》者，龍樹菩薩之所作也。數舒盧迦三十二字，此論正本凡有六百。大魏都鄴，興和三年歲次大梁建辰之月，朔次癸酉辛卯之日，烏萇國人剎利王種，三藏法師毗目智仙，共天竺國婆羅門人瞿曇流支，在鄴城內金華寺譯。時日所費二十餘功，大數凡有一萬一千九十六字。對譯沙門曇林之筆受。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勃海高仲密，啓請供養。且記時事，以彰以聞。令樂法者，若見若聞，同崇翻譯矣。

《大乘百法明門論》

著　録

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序》夫廣闡宏宗，是資暢辯，委陳衆義，必藉累論。是以至覺談經，菩薩制論，敎門廣辯，章疏繁興。杜彼邪師，坦茲正道，恢張智海，崇峻義山，遐布慈雲，普垂法雨者也。余以冥昧，濫承傳習，初在本鄉切《唯誠》、《俱舍》，後游京鎬專《起信》、《金剛》，雖不造幽微，而粗知鹵畝，及旋歸河右，方事弘揚。當僥薄之時，屬艱虞之代，暮道者急急於衣食，學者役役於參承，小論小經尚起懸崖之想，大章大疏皆壞絕爾之心，懵三寶於終身，愚四諦於卒壽。余慷茲虛度，慨彼長迷，或補前修之闕文，足成廣釋；或削古德之繁猥，裁就略章。始在朔方撰《金剛旨贊》，次於涼城造《起信銷文》，後於煌撰《入道次第開決》，撰《百法論開宗義記》。所恐此疏旨夐文幽，學者難究，遂更傍求衆義，開決疏文，使夫學徒當成事業。其時且唐大曆九年歲次子六月一日。

普泰《修補大乘百法明門論後序》百法者，散於羣經，具於《瑜伽論》，至世親師始出之以成論，乃逗機之敎也。蓋敎爲機設，機之色心優劣，暨年數之賒促不齊，致使聖賢施敎廣略有異，而大旨無殊焉。然而《瑜伽》總百軸，而於初三軸，翻覆展演六百六十餘法，奚翅二萬言！而此論僅一紙，言不滿五百，而該括無遺，則詞甚簡而義愈備，文不華而理愈精。至於入道之門，修斷之序，染淨理事之交陳，則充然大備。於斯非具四無礙辨大總持門者，其能與於是乎？嗟夫！大賢憫物心切，務使人易知易從，而吾人爲法者，固不可不知也。至於森然而諸法章，泯然而二我盡，則三乘聖賢之位

可階矣。逗機之教，豈加於是哉！

或曰：「聖凡天淵，恐不易致。若子之言，不幾於大而無返乎？」曰：「予以聖賢之語，原聖賢之道爲言耳。聖賢之道，由性而行之者也。聖賢乃盡夫性，凡愚乃具夫性，究盡具之分雖殊，而察盡具之性無異。性既均而不以道，責己責人者，彼己皆欺也。欺己之罪小，欺人之罪大；欺人之罪，又不若欺後多人之罪爲尤大。後之人視前人，苟簡爲說鈴，而展轉相襲，是使後人復欺後人也。若是則聖賢二利之道而不化，爲名言章句者幾希。嗚呼！予寧冒大言之罪，而避欺人之罪，欲其無罪又何逃乎？」按此論注，脫略訛謬太甚，茲略爲補正，自備觀覽。適信宮張君傑見而請置諸木，予喜其篤於樂喜，故從而書於紙尾也。正德辛未歲正月既望，普泰書於飛虹官舍。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著　錄

法藏《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自序》　詳夫性海虛凝，迥架名言之表；寂門圓應，潛該相用之源。故由常湛妙因，作濤浪之淵府；緣生幻果，依涅槃之起滅。出入冥會，動靜相和，理不乖事，不轉性而成物；事不乖理，不壞物而歸性。是則性非自性，多門所以立焉；物非他物，一相所以存焉。乃知含孕太虛而不增其量，隱秘纖芥而不減其形者，實唯法界無差別之緣起乎！將以智求，卽乖其實；欲以情測，卽失其眞。如來示滅，茲道陵替，後之學者，或守權乖實矣。

有堅慧菩薩，傑出中天，位登證實，聲高五印。思欲光揚萬行，匡贊一乘，罄己所知，略示羣品。其爲論也，理超謂迹，以菩提心、涅槃界爲因果之勝地，淸淨土、功德山爲緣性之本轍。善苗擢葉，卽返流以契本；白法開華，自還源而造極。亘煩惱海，不思議而一味；滿衆生界，豈斷常而萬殊。若虛空在雲，無以蔽其寥廓；如摩尼處垢，不足染其淸明。文略義玄，喩近意遠。開夷路也，平等朗然而不變，則勇進者乘眞而直入；辨實相也，緣起紛然而不作，則羸退者知迷而率服。豈煩衆異妄見之踏剝，而重嬈其心哉！作者之致，庶幾於顏子矣。然大乘卽簡異小，甄別所宗，法界無差別，簡實異權，標其玄奧。論卽解釋精微，一卷言無二軸，餘義下當別辨。

《長阿含經》

著　錄

僧肇《長阿含經序》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辨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壹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爲一部。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爲典也，淵博弘富，韞而彌廣，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眞僞異齊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臣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爲名。開析修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爲目。翫茲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遼，近猶朝夕；六合難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於衆瞽，不闚戶牖，而智無不周矣。

大秦天王滌除玄覽，高韵獨邁，恬智交養，道世俱濟。每懼微言翳於殊俗，以右將軍、使者、司隸校尉晉公姚爽，質直淸柔，玄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懷，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歲次上章閹茂，請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次昭陽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

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無差，蠲華崇樸，務存聖旨。余以嘉遇，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末，故略記時事，以示來賢焉。

《中阿含經》

著　録

道慈《中阿含經序》　《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毗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衆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萬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怖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

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於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爲己任，即檀越也。爲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許人，施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講胡本，請僧伽提和轉胡爲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唐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

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爲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準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愜衆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怏怏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爲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胡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增壹阿含經》

著　録

道安《增壹阿含經序》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以明其旨，不復重序也。《增壹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爲義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檢括也。外國嚴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阿含多咏味茲焉。

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人也。齠齡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嵩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年春乃訖。爲四十一卷，分爲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

四阿含四十應眞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爲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今爲二阿含，各爲新錄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易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忽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法，甚慊切眞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

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爲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人本欲生經》

著　録

道安《人本欲生經序》《人本欲生經》者，照乎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癡也；欲，愛也；生，生死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爲因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縈於九止，綢繆於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乎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人之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也。

斯經似安世高譯爲晉言也。言古文悉，義妙理婉。覩其幽堂之美，闕庭之富者或寡矣。安每攬其文，欲罷不能。所樂而玩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在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爲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聖法印經》

著　録

竺法首《佛説聖法印經題記》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薩沙門曇法護，於酒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光。

《治禪病秘要法》

著　録

大沮渠《治禪病秘要法後序》　河西王從弟優婆塞大沮渠安陽侯，於于塡國衢摩帝大寺，金剛阿練若住處。天竺比丘，大乘沙門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國中獨步，口誦半億偈，兼明禪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禀受，憶誦無滯。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

《太子瑞應本起經》

著　録

智圓《瑞應經疏序》　夫眞身湛爾，非色象之可見；妙道寂然，豈文字之能説。至哉！能儒調御妙覺眞人，得非色像之法身，證無文字之妙道。觀乎三界，憫彼羣迷，於是乎非身現身，俯提弱喪；無説而説，下擊童蒙。既而機有利鈍，故法分高下。譬諸鑒明不動，妍醜因形而現；水性無變，方圓逐器而改。若乃深求其致則咸會一如，仰觀本懷則唯爲大事。盛矣美矣！蓋不可得而思議焉。《太子本起瑞應經》者，如來演説，旨趣淵博，恭明翻譯，文辭炳爛。言本起者，則碇光與記；言瑞應者，則王宮誕爾。總茲二事，立

此美號。蓋小機之所見，乃鹿野之始說，陳乎事則陟遐自邇，指乎理則極深研幾，實照昏衢之耀靈，裂惑網之太阿也。嗟乎！古無贊述，世佛流通，予實無似，輒爲解釋。雖鴻筆麗藻，大有愧於前修；而考文責實，亦無慚於來學云。

《四十二章經》

著録

佚名《四十二章經序》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羣臣，此爲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爲臣妾者，不可稱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蒙恩受賴，於今不絕也。

宋真宗趙恒《注四十二章經序》 夫至眞不宰，豈隔於含靈；羣動無明，自迷於正覺。是以慈悲之上聖，因談歸救之妙門。接物而利生，隨機而演教，布法雲而潤物，揭智炬以燭幽，示忘言之言，爲無說之說。《四十二章經》者，蓋能仁訓戒之辭也。自騰蘭之傳譯，即華夏以通行。朕嘗以餘閑潛加覽閱，冀協宣揚之誼，因形注釋之詞，晦朔屢更，簡編俄就。道羣氓之耳目，雖愧精深；資衆善之筌蹄，庶符利益。其有相傳之疑誤，累句之難分，亦用辨明，庶臻演暢。粗題篇首，以達予衷云爾。

智圓《四十二章經序》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竺也，象無象象，言無言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爲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彙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秘藏者，可勝言哉！遠於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爲訓三焉。原夫仲尼之爲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使復其王而企於帝者也。伯陽之爲訓也，揚三皇樸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者也。矧茲兩者談性命焉，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焉，則未臻於三世乎？雖然，而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矣哉！其爲域中之教也明矣。若夫釋氏之爲訓也，指虛空世界也，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矣。考善惡報應也，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矣。有以見儒道乎，雖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訓，與其爲域外之教也，又已明矣。域內則治乎身矣，謂之外教也；域外則治於心矣，謂之內教也。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爲不誣矣。是故代人謂三教混同焉，或幾乎失矣；或謂三教碩異焉，亦未爲得也。何哉？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邇，則不得不異也。至乎遷善而遠罪，勝殘而去殺，則不得不同也。

《四十二章經》者，蓋吾佛滅後，彼土聖賢輩於大小乘中撮其要言，急於訓世者，其章凡四十二焉，集而錄之爲此經也。伊昔騰蘭至自梵國，以其眞化初傳華人，或未之深信，方且釋斯文以啓迪之也，以爲廣教之濫觴與。圓不佞心服至道其有年矣，嘗慨此經首傳茲土，而古無訓說，後昆無得而聞焉，不亦殆於忘本乎？遂爲之注，敷暢厥旨，庶幾乎揚吾佛之眞風，翼吾君之仁化，俾黔黎躋壽域而履覺道也。

溥光《四十二章經序》 伏聞無上法王，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隨機接物，演河沙妙義，設無量行門，運神通四十九年，度衆生百千萬億，將般涅槃，囑累國王大臣，宣揚正法，續佛慧命，斯乃爲未來世衆生作無窮之利益，大慈遠被，其至矣乎！欽惟聖上道貫百王，智周庶品，每萬機之暇，弘崇三寶，景仰一乘，思所以答列聖在天之靈，皇太后鞠育之恩。既創建大招提，博施諸貝典，又以爲《四十二章經》，乃釋迦如來初成正覺，大弟子衆記諸聖言，沙門釋子，臣寮士庶，率可遵行。適有以前代注本爲進者，特敕有司一新板本，遍頒朝野，將使或緇或素，若見若聞，頂戴奉行，咸登覺地。其深心願心廣大心，非聰明叡智孰與於此？詔頭陀僧臣溥光爲之序。臣溥光幸在空門，忝爲佛子，夙承隆眷，不敢以固陋辭。

竊惟能仁所演三藏十二分，一切修多羅數等塵沙，如《華嚴》、《般若》、《寶積》、《大集》、《涅槃》等部，文富義博，事備理周，在龍宮海藏，爛若日星，

而騰蘭東邁，獨持此經，適符漢明西迓聲教之運，而大振玄風於天下後世，是其可以常情卜度擬議哉！意其必有冥數潛通，諸佛密證，爲震旦萬世五乘之大本，五性之通達。妙道至理，存乎其間者歟！研其義味，蓋爲佛者在日用修進之際，造次顚沛不可須臾離之要旨乎！明明天子流布宣揚，其猶捧佛日而曲照昏衢，霈法雨而普滋羣槁，上下負如來之囑累，下廣開叔世之津梁，娑婆界中莫大之良因也。昔唐太宗敕書手十人錄《遺教經》，遍付諸郡，用伸勸勉，方之今辰，其有間矣。臣歎詠不足，無任歡喜踴躍，焚香再拜書於經之首云。皇慶元年正月日上

德清《書四十二章經題辭》　此經乃吾佛世尊，初成正覺，所轉根本法輪也。其旨以一心爲宗，故曰：『識心達本號爲沙門，以斷欲出塵爲用。』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一。』又曰：『愛欲斷者，如四支斷。』以酪爲教相，以醍醐出於乳酪，而無上佛果，皆本於眞妄一心也。良由心爲法界之本，欲爲衆苦之源。今將離苦得樂，故以斷欲爲先，世出世間修行之要，無外乎此，故爲根本法輪也。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且順親爲孝，敬長爲弟。吾佛亦曰：『孝名爲戒，孝順三寶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豈非以隨順覺性，而爲復性之本耶？』嗟乎！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顚瞑於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苟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可以出大苦，得至樂乎！孔子曰：『人有欲，焉得剛？』不剛，則於此法門，猶望洋也。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劄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於究明此心者，舍此而言行，是猶卻步而求前也。

續法《四十二章經疏鈔序》　六道之所以爲凡者，欲而已矣。三乘之所以爲聖者，道而已矣。是故狥道則升，貪欲則墜。然道之與欲，俱出吾心。心念道也，道理長而欲情消；心念欲也，欲情強而道理弱。則知自心之動念也，豈可以不識哉！吾佛出世，大事因緣，在於識自心，達佛理，斷愛欲，修道行。以是正覺始成，即說三乘之教；鷄園初唱，便空二執之障。直指心源，廣明理性。務在得中而守眞，愼勿信意以思想。然後欲愛乾枯，會其至道，心地澄清，復於本有，是則此經說也，其功不亦大乎！經雖美矣，奈之何自西天白馬馱來，優鉢火中開後，竺法摩騰最先譯出，漢明帝緘之石室蘭臺。晉魏朝固興像教，所宗尚者，皆餘法門，而此一典，不能傳布。唐宋及今，未見善本，亦未曾聞解此章者，猶秘之海藏龍宮，豈不惜哉！嗟夫！三藏十二部，皆佛語也。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何得舉後遺前，棄本逐末？將此妙法，存而不論，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予於坊間，偶得善本，遂乃稟雲樓之遺訓，隨文注釋；遵賢首之義門，懸演宗承。欲令微塵刹土，無非四十二章，欲不斷而自斷；恆沙世界，總爲五百餘言，道不證而自證。縱文身不到，聞熏處盡作法身；或淺智不解，疑信時亦成佛智。竺法之教光，於今猶放；摩騰之神變，厥後還彰，此述作之眞實心也。略叙本致，普告後之覽者。時康熙庚申年九月重陽日，灌頂行者續法題於慈雲丈室。

邵泰衢《四十二章經疏鈔序》　聖人作，賢人述，而大道弘矣。如來說，菩薩論，而佛教盛矣。然而作者、述者、說者、論者，爲經、爲傳、爲藏、爲典，幾令學者望洋焉。佛氏馬鳴作《大乘論》，先歸眞之博，後起信之約。龍樹記《華嚴經》，先上本之詳，後下本之略，不特爲利鈍諸根均其教澤，且可以總統眞如聖凡一致矣。摩騰、竺法蘭之《四十二章》即此意也。蓋當漢帝兆夢之後，法蘭於月氏說法，以三藏之汪洋，五乘之浩瀚也，乃於十二部中，取四十二章，以爲諸宗之綱領，東渡之舟航焉。其見性學道者，性也；識自心原者，相也。觀靈覺即菩提者，密也；不歷諸位而自崇最者，禪也。爲四眞道無作無爲者，小乘之有宗大乘之空宗也；如一眞地無不見知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知見也。律宗則止惡行善也，淨宗則違佛深理也。統攝諸宗，其有過於此者乎？雲棲講而未遂，鳳山注而未詳。今慈雲伯亭法師爲勝蘭使行佛祖事，重爲疏鈔。顯義則如珠現彩，分科則如光辨相，點睛出髓，當下釋黏。緬思我皇上誠孝，太王后懿旨，刊刻經藏，裕親王理其事，卿貳咸襄助之，衢忝與焉。今伯亭法師刊此疏鈔，是體聖意以廣化，亦吾儒之能述，釋氏之能論者也。敢不爲之序，以使欲通佛國者，得從流沙以達葱嶺；拈莖草者，一閱疏鈔，而作丈六金身耶？是爲序。奉直大夫欽天藍左監副邵泰衢拜題

《八師經》

著　録

文同《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迹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裔暴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以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凄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以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正法念處經》

著　録

曇林《正法念處經叙》 夫域中之名四等，道之所生萬殊。名蓋衆名之假，生非有生之實。然則修促共盡，小大同期。而金字絲編，緗交素篆，分途列道，門張戶設。既昧斷惑之境，未接息言之路。詎能探神測妙，苞總無邊。有聖將應，靈因曠遠，志遺髮膚，施單城國。及繁星駐彩，夕馬騰空，出四門以結念，處三夜而圓果。十力在己，八解俱照，智兼一切，慈洽萬方。既而法吼傍震，甘露降灑，鷲山祇樹之下，鹿苑連河之地，衆出恆沙，徒繁林竹，反藪迷於升極，啓重昏於鐙炬。雖鶴林興慕，檪薪已然；教義不忘，風聲踰被。壽陵仰丹素之工，清臺寫金玉之質。水骨流暉，園閣加等，遺契餘旨，薄傳前載，幽宗絕唱，方備茲辰。

使持節大將軍領中書監攝吏部尚書、京畿大都督渤海王世子高公，道風虛邁，神衿峻遠，負日月於中衢，擊雷霆於上路。德表生民，作舟梁於夷夏；器含羣物，制天淵於廟堂。殊流共委，酌而不竭，異軫同騖，仰以知歸。黃扉南闢，鈴閣東啓。則有高士通才，幽人偉器，慨其漢爵之重，鄙其南嶽之游。曳裾高步，自得門下，俱申前趣之禮，並應卻行之眷。蓋以書奏多方，術呈異等，或披卷而止，或一貫獨得，每留神釋典，洞叩玄門。以夫照璧瀉瓶，遺文必舉，非徒九部，寧止十二。邊矣西方，路超百宿，精力苦心，不憚重繭。故能法藏流行，異聞俱湊。爰有舍城妙說，時將感通，法螺良藥，響授斯在。從善業之本，極身念之際。標品有七，明義者五。至如違俗絕世，托想菩提，眷彼天人，深嗟鬼畜。鑒茲因果，冥心是緣，篤誠修行，又悟前旨。載懷依仰，形殊理一，大覺下臨，昭然獨曉。四攝六通，網羅羣智，讚揚妙德，事屬斯文。直以風殊俗舛，詞翰乖絕，傾耳注目，隔若山河。將恐靈教有虧，玄旨多墜。

有婆羅門人瞿曇流支，比丘曇林、僧昉等，並鈎深索隱，言通理接，延居第館，四事無違，乃譯明茲典，名《正法念處》。起自興和歲陽玄默，終於武定淵獻之季，條流積廣，合七十卷，微言不昧，弘之在我，大崇覺典，克宣靈迹。此乃濟四部於法橋，刷六塵於定水，心殷業重，無德而言。雖龍樹不追，馬鳴日遠，申法尊道，夫豈異昔？所以緇素擊節，雅俗傾首，義有存焉，永法三界云爾。

《興起行經》

著　録

康孟詳《佛説興起行經序》 所謂崑崙山者，則閻浮利地之中心也。

山皆寶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黃金，常五百羅漢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圍山，山內平地，泉處其中，泉岸皆黃金，以四獸頭，出水其口，各繞一匝已，還復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則黃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臺，臺方一由延，臺上有金蓮華，以七寶爲莖。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宿緣。後以十五日時，將本弟子，說訖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問而九答者，以木槍之對人間償之，欲示人宿緣不可逃避故也。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礙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難爲如來所接也。所以殷勤告舍利弗者，欲化諸龍故也。

《大安般守意經》

著　録

康僧會《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序》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以濟衆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舌、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蓋無滿足也。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恍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梵釋仙聖所不能照明。默種於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覩，謂之陰也。猶以晦曀種夫粢芥，闇手覆種，孳有萬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

是以行寂，繫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三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五陰、六冥諸穢滅矣。喪然心明，踰明月珠，淫邪污心，猶鏡處泥穢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叡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覩所以然者，由其垢濁，衆垢污心，有踰彼鏡矣。若得良師剗刮瑩磨，薄塵微曀，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髮面理，無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弛心放聽，廣採衆音，退宴在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污露，森楚毛豎，猶覩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衆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明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剎。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髣髴，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毛釐，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入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

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於是世尊化爲兩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於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

有菩薩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集，遂處涼師。其爲人也，專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脉諸術，觀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卻啓其目，欲之視明聽聰也。徐乃陳演正眞之六度，譯安般之秘奧，學者塵興，靡不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

余生末蹤，始能負薪，考妣殂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眷言顧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師所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衆賢，願共臨察。義有胝牖，加聖刪定，共顯神融矣。

道安《安般注序》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託。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無爲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

內，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於唯守也。故《修行經》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撾，疾吹而鐵圍飛，微噓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辯者也。

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有何難也！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則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屬《唯念品》也。昔漢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此經其所譯也。茲乃趣道之要徑，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會爲之注義。羲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爲解其下，庶欲蚊翮以助隨藍，霧潤以增巨壑也。

謝敷《安般守意經序》 夫意也者，衆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耽昏無節，若夷狄之無君。微矣哉，卽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儥蹻惚恍，眴匝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是以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必嚮報，成生死栽。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溺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其忿欲之微兆，爲啓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申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繫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

若乃制伏龜垢，拂剗漏結者，亦有望見貿樂之士，閉色聲於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趣，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

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宿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爲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遺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有本，暢因緣無。達本者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住理而有非所縛，非縛故無無所脫。苟厝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剗矣。然則耘耨不以爲地，地淨而種滋；瑩剗非以爲鏡，鏡淨而照明。故開士行禪，非爲守寂，在遊心於玄冥矣。肇自發心，悲盟弘普，秉權積德，忘期安衆。衆雖濟而莫脫，將廢知而去筌矣。是謂菩薩不滅，想取證也。此三乘雖同假禪靜，至於建志厥初，各有攸歸。故學者宜恢心宏模，植栽於始也。

漢之季世，有捨家開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也。審榮辱之浮寄，齊死生乎一貫。遂脫屣於萬乘，抱玄德而遊化，演道教以發矇，表神變以諒之。於時俊乂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鱗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綜殊俗，善衆國音，傳授斯經，變爲晉文。其所譯出百餘萬言，探暢幽賾，淵玄難測。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關衆經，自淺至精，衆行具舉，學之先要，孰踰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樸，道濟無外，而不循斯法者，何異刖夫之陟太山，無翅而圖昇虛乎！釋迦如來妙慧足於曩劫，歷無數以潛化。至於衆生運會，圓滿告成，而猶現行六年，以爲教端者，誠以鎮一紛邪，莫尚茲也。由是而觀，可不務歟！

敷染習沉冥，積罪歷劫，生與佛乖，弗覩神化。雖以微祚，得禀遺典，而情想繁無，道根未固。仰欣聖軌，未一暫履，夕惕戰懼，怒焉如擣。是以誠心諷誦，以鍾識習，每遭明叡，輒咨凝滯。然冥宗已遠，義訓小殊，乃採集英彥，戢而載焉。雖粗聞大要，未悟者衆。於是復率愚思，推檢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爲注義。並抄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應者，引而合之，或以隱顯相從，差簡搜尋之煩。經道弘深，既非愚淺所能裁衷，又辭意鄙拙，萬不暢一，祇增理穢，敢云足以闡融妙旨乎？實欲私記所識，以備遺忘而已耳。儻有覽者，願亮不逮，正其愚謬焉。

《陰持入經》

著　録

道安《陰持入經序》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躭醉榮寵，抱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爲病也，猶癩疾焉，入骨徹髓，良醫拱手；猶癲蹶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悼茲，痛心內發，忘身安，

赴塗炭，含厚德，忍雠擊。觀羅密於重雲，止罝網於八極，洪嶷不得振其翼，巨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亳芒，拔兇頑於虎口。以大寂爲至樂，五音不能聾其耳矣；以無爲爲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形濁世，拯擢難計，陟降教終，潛淪無名。諸無著等，尋各騰逝。大弟子衆深懼妙法混然廢沒，於是令迦葉集結，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該羅幽廓，難度難測也。世雄授樂，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衆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能綜練。自茲以後，神通高士各爲訓釋，或攬撰諸經以爲行式。譬瓔璣歟，擇彼珠珍，以色相發，佩之冠之，爲光爲飾。喻繪事歟，調別衆彩，以圖暉烈。諸明叡者，所撰亦然。此經則是其數也。

有捨家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爲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禪觀，醇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人莫知苦，是故先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知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從首至於九絕，都是四十五樂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緣訖淨法部者，成四信也。其爲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紹胄法王，奮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應眞。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關路。於斯晉土，禪觀弛廢，學徒雖興，蔑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練微入寂，在取何道，猶覩於掌。墮替斯要，而悕見證，不亦難乎！

安來近積罪，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聖導。潛遯晉山，孤居離衆，幽處窮壑。竊覽篇目，淺識獨見，滯而不達，夙宵抱疑，諮諏靡質。會太陽比丘竺法濟，並州道人支曇講，陟峴冒寇，重爾遠集。此二學士高朗博通，誨而不倦者也。遂與析槃暢礙，造茲注解。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音殊俗異，規矩不同，又以愚量聖，難以逮也。冀未踐緒者，少有微補，非敢自必，析究經旨。

陳氏《陰持入經序》 密依自惟，宿祚淳幸，生遠八難之矇瞽，值覩三尊之景輝。洪潤普逮，羣生蒙澤，使密鉛鋌之質，獲則圭璧之次。雖覩神化，稟懷淨誠，然以魯鈍之否，學不精勤，夕夜怵惕，懼忝大道，命疾電耀，躬臘薄冰，疑滯之性，學不通窈。今以螢燭之耿，裨天庭之日，蓋《陰持》者，行之號也，與《安般》同原而別流。安侯世高者，普見菩薩也，捐王位之榮，安貧樂道，夙興夜寐，憂濟塗炭，宣敷三寶，光於京師。於是俊人雲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羨甘。厥義鬱鬱，淵泓難測，植之過乎清乾，橫之彌於八極。洪洞浩洋，無以爲倫。密覩其流，翫玩忘飢。因間麻緦，爲其注義，差次條貫，縷釋行伍。令其章斷句解，使否者情通，漸以進智，才非生知，揚不盡景，猶以指滯之水，助洪海之潤。貴令暫覩之者，差殊易曉。唯願明哲留思，三人察其訣睡，幸加潤暢，共顯三寶，不誤將來矣。

《八關齋戒經》

著録

元耒《八關戒序》 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此菩薩戒，非八關戒也。然戒有大小，體非異同，戒有廣略，理無分析，戒有斷續，性絕開遮。自非利生大士，不無犯於塵勞，有力行人，何難行於頃刻。躋緣生之道岸，一日之齋；通累劫之津梁，一日之戒。謾言瑣細，具得全功，不論短長，頓同全戒。譬如飲海一滴，味同全海；又如一滴投海，同海全波。須知戒淺功深，因微果徹，興聖人之方便，悲開詣實之權；標大士之指歸，喜見從權之實。清山主撮其簡要，吳太史覈其攸同，收圓行於一時，植殊因於永劫，不揀貴賤，勿論智愚，但辨堅實心腸，定入華嚴藏海。

《十誦律》

著録

僧祐《十誦律義記目録序》 夫戒律者，蓋四雙之雲梯，五衆之鎔範也。性以止制爲本，體以無作爲相，始祛十惡，終圓萬善。在昔覺世，因

事制戒，心迹俱防，輕重備設。持戒堅淨，則羅睺惟最；曉律精明，則波離爲首。至於泥曰，遺囑慇懃，金色迦葉結集斯藏，洲渚所依，莫踰茲典。逮至中葉，學同說異，五部之路，森然競分。仰惟《十誦》源流，聖賢繼踵，師資相承，業盛東夏。但至道難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猶迹有兩說，況在凡識，孰能壹論？是以近代談講，多有同異。

大律師穎上，積道河西，振德江東，綜學月朗，砥行冰潔。行以尸羅爲基，學以《十誦》爲本。且幼選明師，歷事名勝，校理精密，無幽不貫。常以此律廣授二部，教流於京寓之中，聲高於宋、齊之世，可謂七衆之宗師，兩代之元匠者矣。是以講肆之座，環春接冬，稟業之徒，雲聚波沓。僧祐藉法乘緣，少預鑽仰，扈錫侍筵，二十餘載。雖深言遠旨，未敢庶幾，而章條科目，竊所早習。每服佩思尋，懼有墜失，遂集其舊聞，爲《義記》十卷。夫心識難均，意見多緒。竊同蒭蕘，時綴毫露。輒布其別解，錄之言末。蓋率其木訥，指序條貫而已。昔少述私記，辭句未整，而好事傳寫，數本兼行。今刪繁補略，後選爲定。敬述先師之旨，匪由庸淺之說。明哲儻覽，採其正意焉。

《五分律》

著錄

佚名《五分律譯記》 罽賓律師佛陀什，彌沙塞部僧也。以大宋景平元年秋七月達於揚州。冬十一月，晉侍中瑯琊王練、比丘釋慧嚴、竺道生，請令出焉。佛陀什謹執梵文，于塡沙門智勝爲譯，至明年十二月都訖。考正理歸，文存簡備，雖不窮原，庶無大過。願以塵露，崇廣山海，貽於萬代同舟云爾。

《四分律》

著錄

竺佛念《四分律序》 夫戒之興，所以防邪檢失，禁止四魔。超世之道，非戒不弘。斯乃三乘之津要，萬善之窟宅者也。然羣生愚惑，安寢冥室，宛轉四流，甘履八苦，開惡趣之原，杜歸眞之路，游游長夜，莫能自覺。時有出家庶幾玄微者，徒懷遠趣，迷於發足。是以如來，悼羣黎之無目，睹八難以增哀，開戒德之妙門，示涅槃之正路。始於毗耶離初結茲戒，凡有二百五十八篇，以此七罪科分，升降相從，輕重位判，斯皆神口之所制，禍福之定楷者也。然律藏淵曠，卷舒無常，略而至三，廣則無量。此二百五十，蓋因時人之作也。足以啓矇，足以階道，三寶之隆，以之爲盛，先聖之道，斯爲美矣。自大教東流，幾五百載，雖蒙餘暉，然律經未備，先進明哲，多以戒學爲心。然方殊音隔，文義未融，推步聖踪，難以致盡；所以怏怏終身，西望歎息。

暨至壬辰之年，有晉國沙門支法領感邊土之乖聖，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險，庶弘道於無聞。西越流沙，遠期天竺，路經于闐，會遇曇無德部，體大乘三藏。沙門佛陀耶舍，才體博聞，明鍊經律，三藏方等，皆諷誦通利，卽於其國，廣集諸經於精舍還。以歲在戊申，始達秦國。秦主姚欣然，以爲深奧冥珍嘉瑞，而謂大法淵深，濟必由戒，神衆所傳，不可有闕，卽以其年重請出律藏。時集持律沙門三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出，卽領弟子慧辯，爲譯校定，陶鍊反覆，務存無樸，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此土先所出戒，差互不同，每以爲惑，以今律藏檢之，方知所以，蓋由大聖遷化後，五部分張，各據當時所聞，開閉有以，於是師資相傳，遂使有彼此之異，會曩推之，雖復小小差互，終歸一本。何以明之？如《薩婆多部律》，著涅槃僧，著三衣，分爲多名。餘部亦爾。此律藏，總爲一名，齊整而已。高下參差，乃是齊整之義說。以是推之，五部之差粗，亦可領想，諸尋求不以爲惑。今律藏畫然，正教明白，可以

濟神，可以無惑。而今之學者，多修文飾之印，不以戒學爲先。由使佛藏有鳥鼠之喻，衆集有猨猴之況，斯之苦切，亦以極矣。凡我之徒，宜各勗勵，明愼執持，令大法久住焉。

王勃《四分律宗記序》　昔在調御，利見迦維，光宅淨都，撫臨法界。抑揚垢路之業，以疆理情田；闡導毗尼之藏，以隄防性海。二邊雲徹，方知實相之尊；十剎風行，乃識眞如之貴。將使龍象緇服維明克允，鶩鷺元盟有恥且格。五篇垂範，豈同訓夏之科；七衆分宗，寧比歌虞之制。功存離欲，道在降魔。仙苑創基，因善果以調物；提河滅迹，憑淨戒以爲師。誠拯溺之舟航，而御黠之銜策者矣，故能莊嚴百福，粉繪三身，摧憍慢山，拔生死樹。覆簣菩薩之道，濫觴正覺之源。除惑箭而斷愛枝，銷恚刃而解疑網。自銀棺掩耀，金杖殊珍，五師烟騰，四分雲譎。波離睿旨明而更明，飲光妙迹盛而愈盛。其後卑摩覃思，猶沈赤水之輝；惠遠研精，尚玷元巖之彩。遂使瓊編浩汗，利涉迷於要津；瑤軸紛綸，登高暗於飛陛。熟習者博而寡用，志學者勞而少功，七衆所以遲迴，八部由其太息。丕應冥發，睿感潛融，爰挺異才，式扶象訓。

有西京太原寺索律師，俗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殷霸洪允，周藩茂族，八鸞與四牡競馳，紫繪與青絢疊照。六軍卿胄，續著於鐘彝；三傳儒門，業流於訓詁。律師冲襟霞映，峻局霜凄，鶴拖顯於髫齡，蘭芬凝於丱齒。由是糠粃禮樂，錙銖名教，以堯舜爲塵勞，以周孔爲桎梏。爰依白法，遂托元徒，探鷲嶺之微言，得龍宮之秘藏。咸亨之祀，椒房諒陰，舍槐里而構庵園，因金穴而開銀地，伽藍肇建，號曰太原。明陽所及，咸收時望，自價隆康會，譽重摩騰。竺法猷之苦節，支道林之遠致，將何以發明禪宇，光應綸言？律師乃以道衆羽儀，釋門棟幹，粤自宏濟，來遊太原，經行德人，於茲爲盛。既而懼六和之紊緒，悼三聚之乖宗，稽法令之遺文，討惠猷之舊業。網羅近護，吞含覺明，原始要終，探頤索隱，芟夷疣贅，剪截駢枝，收絕代之精微，詰往聖之紕繆。葭灰屢變，槐燧驟遷，開遮待犯之異同，廢立止作之輕重。故以該象牙之扇，窮貝葉之圖。鑽研刊削，五載而就，名曰《開四分律宗記》，凡十卷三十七萬六百三十言。律師又以爲仲尼述《易》，申妙典於《繫辭》；元凱談經，托餘文於釋例。爰因多暇，更輯舊章，牢籠秘察之宗，發揮沈鬱之旨，名曰《開四分律宗拾遺鈔》，凡十卷四十萬餘言。所以裨助三明，抑揚四諦，宏八正之道，成一家之言。庶使衆善雷奔，羣疑霧歛，照歡戚之兩鏡，蕩欣憂之二瓶。憑此戒田，方躋定境，豈直功周沙甸，道制鐵圍而已哉！弟子才非元度，識劣眞長，本乏凌雲之詞，虛荷彌天之眷。揄揚盛烈，顧孫綽而多慚；歸依勝侶，仰郄愔而自勵。輒率庸陋，輕序德音，豈比夫公理昌言，資繆襲之引；太冲作賦，假士安之談。蓋所謂觀約而識班，聞樂而竊抃者矣。故曰：《四分律宗記》序。

弘麗《四分律名義標釋跋語》　夫宗者佛心，律者佛行，教者佛語。喻如身形影，舉一卽三，無有孤致者。世尊出世，鹿野初年，與諸弟子演教明心，未遂制律，以教演心明，卽律也。故有未許可舍利弗制律之請，而曰：「於淸淨衆中，不宜說是事。」令人謂世尊，疑良人作賊也。「十二年後，因事制律，說五篇七聚。」涅槃未會，遺言屬累，敕諸弟子，依波羅木叉爲師。歸重毗尼，以行解脫，卽心淸淨，教敷宣也。有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但當精勤降伏煩惱。」又曰：「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蓋以能宗卽律教，無別爲律教也。能律卽宗教，無別爲宗教也。能教卽宗律，無別爲宗律也。是以不妨偏舉，正法眼藏，付尊者迦葉。毗奈耶藏，付尊者波離。修多羅藏，付尊者阿難。雖舉之偏，而付之實全。故迦葉有上座部之結集，阿難入五百之結集，皆律學也。未嘗曰我專宗任教，而不及於律也。」

達摩初來，流支三藏，譯教闡律師也，而蠱毒達摩。及後之律師法師，無不毀謗於宗乘，人以爲其未明宗，吾以爲其正未明律教也。達摩西來，單傳直指，而以《楞伽》爲心印，曷嘗滅教也！百丈離律寺居止，別建叢林，規矩多軌法乎律本，曷嘗敗律也！今之禪者，呵教爲如來禪，詆律爲聲聞學。滅教敗律，無所不至。人以爲其未明教律，吾以爲其正未明宗也。未明宗，而稱爲宗師，烏乎宗？未明教，律，而稱爲法師，律師，烏乎教，律？三學狂瀾，於今極哉！非有荷擔如來，舟濟四生者，起而砥柱之，佛法滅壞，無多日矣。西乾聖衆，五百七百之結集，實切愍此。東震結集，不百而十，不十而人，邀五聚七，吾將誰望？對在慘兄，興言及此，恆相泣從。兄曰：「宗不明，而天下尊宗。律日滅，而天下毀律。不明者，無當於尊。日滅者，奚堪更毀？在彼之毀之也，實彼之未知之也，欲去彼所毀，其急與所知乎？律文具在，吾其舉在文之名義，於人所難解者，而標釋之，斯則與所知也。」乃積精

數年，帙成一旦。今將發梓，屬余校訂。此經按論義諦無差，私衷慶慰曰：「此足當震旦之一結集乎？佛法其不速滅壞乎？生佛仔肩，其吾在犂兄乎？天下固不於余目爲宗師，更不得於在犂氏目爲律師也。曾無有不教不律之宗師，豈有不宗不教之律師乎？若必分宗分律分教，必其爲宗律教，非如來之宗律教者矣。今天下號爲宗律教師者，蓋宜知返懷切在此。校成，書之爲跋。時崇禎癸未迦提四日，新安沙門同參弟弘麗書於粵之英德西來山白象林中。

弘贊《四分律名義標釋序》 原夫律之爲教也，乃三乘之寶筏，四雙之雲階。諸佛從斯而趣菩提，衆聖由此而升泥洹。譬若明珠，喻如淨雪。外衆不預其傳，內從爲之秘授。三寶藉之而彰，五輩因之以立。其爲法也，豈不重哉！在昔金河重誨，波離嗣宣。西域聖人，師資蕭佩，分氍傳持，千有餘載。逮流東夏，漢魏創聞，齊梁漸備，隨唐盛興。迄夫宋代已來，人皆首學，俱出樊籠，僧同遵軌，咸超有岸。

邇世譌鋒互舉，禪律競分，見既不同，資受不無其謬，致使後進無門，初造失序，展卷不識其名，循文詎能知義？贊始臨壇，還同昏穴。惟此奮翅三藏，獵目羣章。稽彼西天之梵言，釋此東華之音議，端取疊無德律，所有文句難通者，僅標其名，纘繹其義，傍採諸家之辯，正述經論之玄。雖引四部之要文，然不雜彼之宗緒，恐紊持犯難爲防護。間所述者，並是通途行事，及略顯開遮，庶知持犯，有其同別，非取輕條，以替重篇，卻大愆而易不過。蓋本聖意未許，律旨全遮，偷心不絕，難言信戒。是以獨舉一部，隨事標釋，不舛餘宗。俾創學者，覽卷無滯；溫習者，不觀他面，罔致迷文失旨，意莫適從。遂舉手於高閣，不再顧以終身。律學於斯頓止，僧寶從此漸替。維念於茲，敢興短聞，集爲部夾，統釋事相，略明樞義。若夫開遮持犯，廣備律詮，性制輕重，玩之卽得。對治煩惑，要在深研，此不預述。況贊之淺識，豈能窮其淵府？俟學充足，戒光自朗。其餘纖悉玄軌，疏律乃陳。此所先標，後不重出。以彼疏意易彰，理獲綫貫。帙今成矣，但愧庸才，難免鬻乳之贖，並所缺疑未備者，總冀來哲，共昭南極。輝戒珠於長夜，昺慧日於中天。正法得之恆存，聖階固而永久。是所慶願，智者鑒諸。時崇禎庚午夏日，大菩提心沙門弘贊謹序。

《四分比丘尼戒本》

著録

元照《删定比丘尼戒本序》 按南山祖師撰集錄僧尼並有删定戒本，僧戒見行於世，尼本未流此方。今所誦者，乃是後人準律抄出，且備時用。然以翻傳尚質，受誦尤艱，致有下壇畢身不誦，或雖誦習鮮克有終。故使受若牛毛，持如麟角。內懷法體，外被佛衣，反乃混俗營生，咨情造惡，招他譏毀，辱我教門。徒染法流，虛食信施，乖出家本志，負生育深恩，一墜三塗，動經萬劫。且夫禪定智慧以戒爲基，菩提涅槃以戒爲本。愛道虔請，深憫沈淪，大覺知機，嚴加制約。良以無始業種，量若塵沙，任境彰名，何止八萬四千之數；隨犯立法，且提三百四十八條，爲演說之常儀，作持犯之蹊徑。五夏不誦，盡壽依師；半月不聞，違教獲罪。由是敢依僧戒，重定尼文。彼此俱同，則一無改作；彼無此有，則須至看詳。庶令語意從容，誦持便易。四明尼衆樂戒者多，協力傾財，鏤板摸印。且欲廣流寰海，大振律風，使中外以同遵，令佛法而久住。咨爾來者，試聽吾言：無上法王，萬德慈父，不遺汝等，末惡凡流，委曲指陳，微細過患，可謂沒身苦海，垂手迷塗。奈何不省身心，反生輕笑，或懷羞而揀略，或掩耳而懼聞，寧知聖制刑科，全是自心妄業。故《善見論》云：「此戒法語，諸聞說者，愼勿驚怪，生慚愧心，念佛恩德。已離愛染，得清淨處，爲我結戒，說此惡言，若佛不說，云何得知？」請詳此文，深自尅責，若誦若聽，宜敬宜遵。元符己卯祖忌日，餘杭沙門元照序。

《四分戒本》

著　録

懷素《四分戒本序》　夫戒者，乃是定慧之宏基，聖賢之妙趾，窮八正之道，盡七覺之源。然既樹五制之良規，傳須獲實；揚六和之清訓，學者知詮。竊尋流行，總有四本，據其理雖復同，會其文則有異。致使弘揚失於宗叙，修奉乖於行儀。虧鹿野之微言，紊龍城之要旨。故今詳撿律本，參驗戒心，依於正文，録之如左。庶使順菩提之妙業，成實相之嘉謀，作六趣之舟航，爲三乘之軌躅者也。

元賢《四分戒本約義序》　昔庚辰歲，予在杭之眞寂，欲效顰圭峰，掣毗尼之要以示晚學，卒以病阻。迨今春，自鼓山來寶善，謝絶參請，但弘唱毗尼而已。諸人以戒本請注作新戒方便。予曰：「此宿志也。」故諾之。發筆於仲秋初旬，輟筆於孟冬末旬，凡三閱月，三脫稿而後成。其中若事若義，悉採之四分律藏；所有開遮亦悉本佛制，非敢妄以意裁也。嗚呼！是書之成，乃在今日也耶！今當此乾坤鼎革之際，草昧未寧之秋。白刃凌空，横尸遍野。居民逃奔山谷，旦夕莫必其命，而予乃力疾作此何哉？蓋以人知世運之變其苦爲甚，而不知法運之變其苦爲尤甚。世運之變苦在一時，法運之變苦在萬劫；一時之苦禍止殺身，萬劫之苦禍極三途。以此較彼，豈百千萬億能及其一哉！但人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於此則驚惶失措，於彼則怡然苟安也。予慨自天啓以來，耆德凋喪，晚進日趨日下，如狂瀾之莫迴，且又妄逞空見，弁髦戒律，不有防之，後將安極！予所以孳孳亟亟勉成此書，未敢以世難阻也。但思行此書於今之世，正如鼓瑟於齊王之門，不鄙而嗤之則幸矣，況敢望其依而習之乎！雖然，此亦告朔之羊也，或存或去，是在仁者。時歲次丙戌冬一陽月朔旦，嗣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劍津之寶善菴。

弘贊《叙四分戒本如釋語》　夫戒本者何？乃比丘之規矩，涅槃之津要。規矩失則心慮無整，津要迷則彼岸難到。故如來首自鹿苑，終乎鶴樹，諄諄誨囑，俾依木叉爲師，視同如佛。今人背遺囑，詆毗尼，何異逆子而抗慈父，善星而侮聖言？背遺囑，是非佛也，詆毗尼，是非法也，見持戒者而嘲噬，是非僧也。三寶既非而且毀，奚名釋子？蓋戒法乃對治無明業種之醍醐，修證五分法身之妙術。業種法斷，因流彌漫。法身不圓，解脫無日。違此而修，縱得妙悟禪定現前，終是魔業，經有明言，非人臆語。今時妄修謬證，置木叉於言外，取己見爲自規尺，自不能持，欲他而同己僻，毀法滅律，無堪視之。予因睹此，每勸初學，著目毗尼，使定慧有址，正法而得久住。第律文旨奧，止持作犯各種性相，閱者無不茫然，乃忿自庸力，取戒本如律釋之，故曰如釋。釋而未盡，附餘部以悉之。遞爲律之首鑰，以學者而跽通蹊徑。文蹄雖約，而義階實周，其有欲登舍那殿閣者，可向此跨上一足。時崇禎癸未冬，西來山菩提心比丘弘贊序於象王閣中。

《解脫戒經》

著　録

僧昉《解脫戒經釋經緣起》　戒律者，建定慧之妙幢，殄闇惑之明燈，度危險之蹊徑，開澹泊之梁津。寶殿之功罔初弗起，踰越重閣非梯靡升。正法住滅，驗之常典；大聖泯暉，邁餘千紀，法澤遐流，猶未周備，令文學之徒異論競興，薄俗之士訓音滿世。余聽斯談，輒闡慈範，昧攬玄言，乃囑大集。聖所嗟歎，言迦葉毗，妙觀我人，善摧惱結，閑邪辯正，極聖冲典，每尋斯文，慨五數闕。敢以追訪獲斯戒本，雖未廣具，敬以洗心，剪世浮辭。大魏武定癸亥之年，在鄴京都，侍中尚書令高澄請爲出焉。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

著　録

佚名《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序》　夫乾坤覆載，以人爲貴，立身處世，以禮儀之本。君臣父子，非禮不立；防邪止奸，非禮不禁；和國崇婚，非禮不定；遜悌鄉邑，非禮不通；師徒朋友，非禮不敬；吊喪問疾，非禮不行。昔先賢垂範，永以爲軌則，喪祭之儀，世務之急，是以信行之機，旦夕之要。今世浮遊，或輕或重，或深或淺，不諧法則，以致譏論。

《四分律删補隨機羯磨》

著　録

道宣《曇無德部四分律删補隨機羯磨序》　原夫大雄御寓，豈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總歸爲顯一理。但由羣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爲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進前修，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日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衆鋒互舉，各競先軀。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弘之在人，人幾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録，多約前聞，覆其宗緒，略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紺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非之迷，不思反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指實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具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爲機務相詶，卒尋難了，故略舉羯磨一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關諸部，撮略正文，必彼此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自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今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衆。豈敢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允堪《四分律隨機羯磨疏正源記序》　南山所撰大部凡有三焉，曰删補鈔、戒本疏及兹疏也。其諸述作，亦裨助此三而輔翼至化者也。予嘗於講餘，探賾羣籍，纂《事鈔》等記。一旦諸弟子陞堂稽首曰：『南山一宗，諸記備矣。獨乎《業疏》未廣發揮，願一記焉。』予遂然之，告曰：『夫尸羅者，止之妙門也。羯磨者，作之清範也。能仁所以立斯二者，猶車之兩輪焉。昔吾祖御之於前，復作疏以廣其道，但後之駕説者鮮矣。惜乎斯文旨淵而理密，文博而義富，苟不引而伸之，則辜吾祖之訓，是我罪也。汝曹有起予之興，若孔門之卜商矣。』弟子設禮循牆而出。於是嗒然隱几，摛毫而述，因思羯磨乃曇諦始傳，派於法正之遠源也。越明年記成，遂以正源爲目。後之鴻筆，無誚鼠伎云。時大宋皇祐三年辛卯正月三日，於錢塘淨住白蓮池上序。

又《四分律隨機羯磨疏正源記跋》　始宋皇祐三年辛卯，終癸巳正月十三日，於淨住清思堂解舉，時年四十九。十記已成，惟願將此善緣，莊嚴淨國。壽終此土，蓮華化生。見佛證眞，廣度羣品。後之覽者，知我志焉。

妙通《四分律隨機羯磨疏正源記跋》　《正源》之興，其來久矣。臣宋皇祐間，眞悟智圓律師，草創製造釋羯磨疏也。妙通宣和年遊學錢塘，無相眞教律師，講疏多不用記。師云《正源》無板，寫多錯謬，所以不用。尋以兵火，摳衣愼水。西巖因律師，以記主傳授之記敷演記主付玩，玩付因也。其記頗詳。歎乎兹文，流傳經久，未嘗刊板。三豕渡河，四狙從欲，加以後昆談闕其短，不美其長，伊何徒哉？心行若是，負先德之訓導者也。況乎記主心

慧難測，身證莫知，蘊出倫之見，彰獨斷之才，草創戒業二記，及諸記行世，中興南山一宗，何異荆谿光大佛壠之教歟！妙通忝廁來裔，擬廣南山之道，刊板行世，俾大部三記悉備，晚進蒐之異求。開記功成，聊紀歲月。聖宋紹興十八年戊辰後安居日，蕭山苾蒭妙通於會稽資聖講堂題

《僧羯磨》

著録

懷素《僧羯磨序》 原夫鹿苑龍城，啓尸羅之妙躅；象巖鷲嶺，開解脫之玄宗。於是三千大千，受清涼而出火宅；天上天下，乘戒筏而越迷津。內衆於是敷榮，外徒由斯安樂。其後韜眞細氈，多聞折軸之憂；揜正微言，罕見浮囊之固。卽有飲光秀出，維絕紐而虛求；波離聿興，振隤綱而幽贊。慧炬於焉重朗，戒海由是再清。其律教也弘深，固難得而遍舉。此羯磨者，則紹隆之正術，匡護之宏規。宗緒歸於五篇，濫觴起於四分，實菩提之機要，誠涅槃之津涉者也。

素以銳思弱齡，留情斯旨，眇觀至教，式考義途，亟歷炎涼，庶無大過誤耳。然自古諸德取解不同，各述異端，總有五本：一本一卷，曹魏鎧律師於《許都集》；一本一卷，曹魏曇諦於《雒陽集》；一本一卷，元魏光律師於《鄴下集》；一本兩卷，隋願律師於幷州撰；一本一卷，皇朝宣律師於京兆撰；素於諸家撰集，莫不研尋，校理求文，抑多乖舛，遂以不敏，輒述幽深，分爲三卷，勒成一部。庶無增減，以適時機，只取成文，非敢穿鑿。惟願戒珠增照，叶日月而齊明；繫草傳芳，與天地而同朽。後之覽者知斯志焉。

元照《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序》 僧以衆爲名，衆以和爲義。良以情生性昧，行別事乖，由此隨流，莫知究本。所以歸一師之氏族，等三聖之容儀。其爲德也，戒見利以齊均；其爲用也，身口意而一致。爭紛既息，我倒斯平，可使性顯情忘，返流復本者矣。且夫陰陽育物，非斯而萬物不成；禮樂治民，捨此而四民不立。所謂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先王之道用斯爲美。矧乃發揮佛化，綱紀僧宗，建滅惡生善之緣，闢超凡趣聖之路。唯茲勝法備此大功。爰自玉毫收彩於西乾，貝葉流津於東夏，微言殆絕，異集繁興。賴我聖師，慨茲凡庶，知時舉要，纂八法以成文；索隱鉤深，闡四緣而作疏。忝霑微善，獲沿遺音。竭慮研幾，何啻於韋編三絕；隨聞著錄，敢遵於墨印四求。庶令垂裕後昆，豈謂反光前代。使僧海還同於一味，祖燈分照於無窮。劫石可消，願言曷既，勉夫來學，無怠流通。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著録

懷素《尼羯磨自序》 原夫鹿苑龍城，啓尸羅之妙躅；象巖鷲嶺，開解脫之玄宗。於是三千大千，受清涼而出火宅；天上天下，乘戒筏而越迷津。內衆於是敷榮，外徒由斯安樂。其後韜眞細氈，多聞折軸之憂，揜正微贊。慧炬於焉重朗，戒海由是再清。其律教也弘深，固難得而遍舉。此羯磨者，則紹隆之正術，匡護之宏規。宗緒歸於五篇，濫觴起於四分，實菩提之機要，誠涅槃之津涉者也。

素以銳思弱齡，留情斯旨，眇觀至教，式考義途，亟歷炎涼，庶無大過誤耳。然自古諸德取解不同，定《僧羯磨》總有四本，其中與僧同者，不別條錄，其不同者，各以類分。隋朝願律師，總定二部羯磨，僧尼各別兩卷流行；復有宋代求那跋摩，簡尼別行集成一卷。素乃於諸家撰集莫不研尋，校理求文，抑多乖舛，遂以不敏，總述尼法，分爲三卷，勒成一部。庶無增減，以適時機，只取成文，非敢穿鑿。惟願戒珠增照，叶日月而齊明；繫草傳芳，與天地而同朽，後之覽者知斯志焉。

《五百問事經》

著録

永海《佛説目連五百問戒律中輕重事經序》 聞夫《五百問經》者，乃末世持律之要輔也。良以衆生雖具覺性，由三毒而發於身口，根塵互縛，生六識而造於七支，有作業垢現前，無作靈明隱昧，故致輪迴，莫知己矣。是以如來出現，唯爲一事，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但由衆生，根鈍障重，作諸過非，不獲暢於本懷。且開權乘之教，滅業必假尸羅，斷惑須憑禪智。遂往鹿苑，而説三乘之三藏；又於龍城，而制四果之四分。七衆通該，二都總攝。輕重皆有開遮，止作咸資定慧。五篇七衆周圓，三千八萬具足。時有大權尊者，名曰目連，遠惟末世比丘，無漸無愧，輕慢佛語，犯衆學戒，雜用三寶物，當墮何處，於所問事，數有五百，一一咨詢。願爲演説。佛大悲心，念其現未二衆，有習有漏，俾尊聖禁，明篇聚因。於所答諸戒，分十七事，犯其六聚，墮泥犁中，如六天壽，條條決了。熟覽其文者，識因果分明，而不妄謂理無差錯。研窮其義者，知受戒如法，而不謬稱普利圓融。分五戒十戒是輕是重，了歲坐懺悔事除不除。詳明開遮之正制，深解止作之精嚴。非惟廣闢緇流之見，亦生淨信之心，是知離業妙行，輔律良規，更無過於斯矣。故云持律護茲而佐，始能謹守浮囊，有智慧便得第一道也。

然此問戒，慨古德之未疏，慮後學之多違。近雖數解流通，義猶隱略，令好尚者，得益不深。由是清涼搦管，覽於經律，若文義相應者，標其問下。逮住都門之愍忠寺，開演律學，幾歷寒暑，稿謄數次，期自觀覽。有弟子輩，念欲刊行，冀稟持者，普修梵行；遂命梓刻板，以廣傳通。所願見聞解義，共爲出世之良因；隨喜信行，永作菩提之善種。夫然者，豈淺小之功哉！天啓七年孟夏佛誕日，傳講毗尼賜紫沙門永海謹序。

性祇《佛説目連五百問經略解序》 原夫此經二卷，律宗該攝，文辭昭著，義趣幽深，乃初心入道之樞機，末運修行之關鍵也。第失譯人之名目，有疑非佛之親宣。噫！若非采菽氏之大權示現，五百請何易咨詢？自佛釋迦文之至聖深慈，半千酬恐難報答。矧乎經中言言盡明學處，句句咸暢毗尼。必也聖賢之所自斷，非常人之所能，奚惑之有哉！當知此正如來異妙方便，助發實相義者，寧不思之乎？倘固疑而不信者，謗法之尤，恐難追道也。願吾儕深信深入，愼勿憚其名相多端，忽而不學。定宜熟覽斯文，謹潔身心，依而奉行者，庶不失於戒體。抑且嚴護威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三學圓明，無上菩提必亦由茲而成就也。然而文雖顯著，恐蒙學初心猶未諳其旨趣，近有幾家疏注，文雖頗足，而亦未盡其詳。故吾不得已，而重箋釋之，目爲略解，以便後昆，用廣流傳，無遏絶焉。是爲序。崇禎七年仲春中澣菩薩誕日，刀果道人性祇謹識。

《鼻奈耶經》

著録

道安《鼻奈耶序》 阿難出經，面承聖旨，五百應眞，更互定察，分爲十二部，於四十九年之誨，無片言遺矣。又抄十二部爲《四阿含》、《阿毗曇》、《鼻奈耶》，則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遵焉，諷之咏之，未墜於地也。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經流秦地，有自來矣。隨天竺沙門所持來經，遇而便出於十二部，毗曰羅部最多，以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爲闕然。歲在壬午，鳩摩羅佛提齎《阿毗曇抄》、《四阿含抄》，來至長安。渴仰情久，即於其夏，出《阿毗曇抄》四卷，其冬出《四阿含抄》四卷。又其伴罽賓鼻奈，厥名耶舍，諷《鼻奈經》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爲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爲四卷。與往年曇摩寺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於二百六十事疑礙之滯，都謏然焉。上聞異要，煥乎可觀焉。二年

之中，於此秦邦三藏具焉。

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貪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墮龍。一入無擇明恃貴不節，自貽伊戚。向使中門家子，遇佛出學，雖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經是佛未制戒時，其人所犯穢陋行多，既制之後，改之可貴。天竺持律不都通視，唯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縢而共相授耶。舍見囑見誨諄諄，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而後，秦土有此一部律矣。唯願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滿五歲，非持律人，幸勿與之也。

《善見律毗婆沙》

著　録

佚名《善見律毗婆沙記》　齊永明十年，歲次實沉，三月十日，禪林比丘尼淨秀，聞僧伽跋陀羅法師於廣州，共僧禕法師譯出胡本《善見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仰欲見。僧伽跋陀羅其年五月還南，憑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大梁，四月十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惟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衆前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

《阿毗曇八犍度論》

著　録

道安《阿毗曇八犍度論序》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衆祐有以見道果之至賾，擬性形容，執乎眞像，謂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司南，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責優陀耶曰：「汝詰阿毗曇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爲大阿毗曇也。

佛般涅槃後，迦旃延以十部經浩博難究，撰其大法爲一部，《八犍度》四十四品也。其爲經也，富莫上焉，邃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至德無妙而不出，可不謂之邃乎？富邃洽備故，故能微顯闡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迭爲賓主，悉則昧淨遍游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爲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憲章《犍婆沙》，咏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在大荒之外，葱嶺之表，雖欲從之，未由見也。

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禘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和理其指歸。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日撿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鍮共肆者，救救如也。和撫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懸解起盡之處，皆爲細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言數可與十門等也。

周覽斯經，有碩人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漏者尚其要，以研機者尚其密。密者，龍象翹鼻，鳴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悟，其孰能與於此也！要者，八忍、九斷，巨細畢載，非人中之至練，其孰能致於此也！博者，衆微衆妙，六八曲備，非人中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諸學者，游槃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

著　録

靖邁《法蘊足論後序》　《法蘊足論》者，蓋阿毗達磨之權輿，一切有

部之洪源也。無上等覺人室之神足，摩訶目乾連之所製矣。鏡六通之妙慧，晰三達之智明。桴金鼓於大千，聲玉螺於百億。摘藏海之奇玩，鳩教山之勝珍。欲使天鏡常懸，法幢永樹。衆邪息蕃籬之望，諸子騁遊戲之歡，而爲此論也。是以佛泥越後，百有餘年，蠱啓五分之殊，解開二九之異。雖各擅連城之貴，俱稱照乘之珍，唯一切有部，卓乎迥秀。若妙高之處宏海，猶朗月之冠衆星者，豈不以本弘基永者歟！至如八種犍度鶩徽於發智之場，五百應眞馳譽於廣說之苑，斯皆挹此涓波，分斯片玉，遂得駕羣部而高蹈，接天衢而布武。是知登崑閬者，必培塿於衆山；游溟渤者，亦坳堂於羣澍，諒其然矣。矧乎順正理以析疑，顯眞宗以副惑，莫不鏡此彝倫，鑒斯洪範。故使耆德婆藪屈我衆賢，上坐幽宗見負弘致者也。題稱阿毗達磨者，形二藏以簡殊也。一切有部者，對十七以標異也。法蘊足者，顯此論之勝名也。能持自性，軌範稱法，法有積集，崇聚爲蘊；此論攸宗，法聚三七，皆與對法爲依，故目之爲足。三藏玄奘法師，以皇唐顯慶四年九月十四日，奉詔於大慈恩寺弘法苑譯訖。大慈恩寺沙門釋光筆受，靖邁飾文。

《阿毗曇毗婆沙論》

著録

道挺《毗婆娑序》《毗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司南。司南既準，則羣迷革正；指歸既宣，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暉，六百餘載，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眞，以爲靈燭久潛，神炬落耀，含生昏喪，重夢方始。雖法勝、迦旃延撰《阿毗曇》以拯頹運，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非紛如。故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毗婆沙》，抑止衆說。或卽其殊辯，或標之銓評，理致淵曠，文蹄艷博。西域勝達之士，莫不資之以鏡心，鑒之以朗識。而冥瀾潛灑，將洽殊方，然理不虛運，弘之由人。

大沮渠河西王，天懷遐廓，標誠冲寄。雖迹纏紛務，而神棲玄境，用能匡鑿，廊館林野。是使淵叟投竿，巖逸來庭，息心升堂，玄客入室。誠詣既著，理感不期。有沙門道泰，才敏自天，冲氣疏朗，關博奇趣，遠參異言。往以漢土方等既備，幽宗粗暢，其所未練，唯三藏九部。故杖策冒險，爰至葱西，綜攬梵文，義承高旨，並獲胡本十萬餘偈。既達涼境，王卽欲令宣譯。然懼環中之固，將或未盡，所以側席虛衿，企囑明勝。

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其人開悟淵博，神懷深邃，研味鑽仰，踰不可測。以乙丑歲四月中旬，於涼城內苑閑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評義，務在本旨，除煩卽實，質而不野。王屢迴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詣，片言有寄。至丁卯歲七月都訖，合一百卷。會涼域覆沒，淪湮遐境，所出經本，零落殆盡。今涼王信向發中，探練幽趣，故每至新異，希仰奇聞。更寫已出本六十卷，送至宋臺，宣布未聞。庶令日新之美，儆於當時；福祚之興，垂於來葉。擬以微緣，豫參聽末。欣遇之誠，竊不自默，粗列時事，以貽來哲。

《阿毗達磨俱舍論》

著録

慧愷《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正教本宗，文唯三藏，梵音所闡，諒無異說。法相深微，名實繁曠，若非圓明獨朗，孰能通達？自日隱頻多之山，月翳羅睺之手。時移解昧，部執競興，或以文釋義，或以義判文，雖復得失參差，皆以三藏爲本，可謂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者也。尋十八部師及弟子，並各造論，解其所執，於一部中多有諸論。此土先譯薩婆多部，止有《毗婆沙》及《雜心》四卷。《毗婆沙》明義雖廣，而文句來不具足。《雜心》說乃處中，止述自部宗致四卷，過存省略，旨趣難可尋求。此土先譯經部，止有《成實》一論。《成實》乃以經部駁斥餘師，其間所用，或同餘部。又於破立之中，

亦未皆盡其妙，且傳譯參差，難可具述。

佛滅度後千一百餘年，有出家菩薩，名婆藪槃豆，器度宏曠，神才壯逸，學窮文字，思徹淵源，德隆終古，名蓋當世。造大小乘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靡不宗學。法師德業，具如別傳，先於薩婆多部出家，仍學彼部所立三藏。後見彼法多有乖違，故造此論，具述彼執，隨其謬處，以經部破之。故此論本宗是薩婆多部，其中取舍，以經部爲正。博綜羣籍，妙拔衆師，談玄微窮於奧極，述事象略而周遍。顯成聖旨，備摧異說，立不可闕，破無能擬，義兼數論，而深廣愈之。詞不繁而義顯，義雖深而易入，故天竺咸稱爲聰明論，於大小乘學，悉依此爲本。

有三藏法師俱羅那他，聰敏強記，才辯無竭，碩學多聞，該通內外。爲弘法故，遠遊此國，值梁室將傾，時事紛梗，法師避地東西，垂二十載。欲還天竺，來至番禺。慧愷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紇尚仁貴道，久申敬事，重復請留，彌加殊禮。慧愷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以陳天嘉四年歲次閼逢龍集涒灘正月二十五日，於制旨寺，始就開闡。《惑品》未畢，仍事徙居於南海郡內，續更敷說。法師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度語。但梵音所目，於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符會。故於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復鄭重，乃得相應。慧愷謹即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係，無懈晷刻。至其年閏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請於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頗識大宗。非唯闇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鑒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並禮事法師，備盡經始。桂南中翻譯，悉賴此貴門，方希永傳來世，以爲後生模式。佛法大海，深廣無際，若不局一塗，能信順求學，豈不同飡甘露，共嗅詹蔔者哉！如或專執，非所喻也。

賈曾《阿毗達磨俱舍論略釋記》 昔釋迦去代，過九百年，天親菩薩纂論千部，弘宣蓋遠，發起良多。至於標揭義門，訓剖名相，文約事廣，詞微理明，則此對法藏論尤稱工也。雖源出婆娑，本詮論藏，若能究根界之旨，窮世聖之源，辨因果於眞俗，祛執滯於人我，乃十二部經思已過半，八萬法門由而可知，豈唯但趣小乘，專攻說有而已。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躬得梵本，再譯眞文。其徒大乘光法師，親承密誨，初傳正釋，既盡善矣，又何加焉。然論岐則說繁，義富則辭贅，學徒始習，難以兼功。有圓暉上人者，慧炬識然，戒珠融朗，後來之美，先達所印，幼好斯文，長而獨得，嘗因暇日，見爲討論。余時迫俗塵，倦於周覽，乃求略釋先辨頌文，良願不違，欣然默受，舊德聞已，深相激讚。居諸未幾，刪削遽成，以簡則易知，有功則可久。雖允在家之請，乃爲有學之資，賢人之業其不泯矣。上人自陳作意，已題別序，以余本緣所起，欲重宣揚，嘉旨再三，故疏此記，俾夫後身廣慧，遙證通方，過去衆賢，永慚偏識云爾。

《阿毗曇心論》

著録

慧遠《阿毗曇心序》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瞻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抉象天樂，若雲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衆趣，不可勝言者矣。

又其爲經，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內以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謂定己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

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眞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覩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擬迹聖門。尋相因之數，卽有以悟無，推至當之極，每動而入微矣。

闕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彌久，兼宗匠本，正關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重之，敬愼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正其大謬。晉太元十六年出。

優波扇多《阿毗曇心論經序》 今欲解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問曰：「不須解釋。所以者何？古昔論師已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故不須釋。」答曰：「不然，應須解釋。所以者何？古昔論師雖釋《阿毗曇心》，太廣太略，彼末學者迷惑煩勞，無由能取。我今離於廣略，但光顯修多羅自性，是故須釋。」問曰：「何故釋《阿毗曇心》利益弟子耶？」答曰：「彼中已說不顚倒法相，釋不顚倒法相，令彼覺悟眞實。是故離諸過惡，生諸功德，得勇猛第一義利。」問曰：「若如是者，隨意解釋。」答曰：「我當解釋，但諸師造論，以吉爲初。一切吉中，三寶最勝。是故本師爲顯三寶少分功德故，於論初先說此偈。」

佚名《阿毗曇心序》 釋和尙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其人不閑晉語，以偈本雜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云修妬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者彬彬然，是以勸令更出。以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於重光。其年冬，於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胡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爲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與提婆校正，以爲定本。時衆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爲檀越，並共勸佐而興立焉。

《雜阿毗曇心論》

著錄

佚名《雜阿毗曇心序》 如來泥洹數百年後，有尊者法勝，於佛所說經藏之中，抄集事要爲二百五十偈，號《阿毗曇心》。其後復有尊者達摩多羅，覽其所製，以爲文體不足，理有所遺，乃更搜採衆經，復爲三百五十偈，補其所闕，號曰《雜心》。新舊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數，則有十一品。篇號仍舊爲稱，唯有《擇品》一品全異於先。尊者多羅復卽自廣引諸論，敷演其義，事無不列，列無不辯，微言玄旨，於是昭著。自茲之後，道隆於世，涉學之士，莫不寶之，以爲美談。

於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於彭城出之。《擇品》之半及《論品》一品，有緣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復有天竺法師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練茲經，來遊揚都，更從校定，諮詳大義。余不以闇短，廁在二集之末，輒記所聞，以訓章句，庶於覽者，有過半之益耳。

焦鏡《後出雜心序》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造《阿毗曇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爲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爲十一品，號曰《雜心》。十品篇目仍舊爲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爲異耳。位序品次，依四諦爲議：界品直說法相，以擬苦諦；行、業、使三品多論生死之本，以擬集諦；賢聖所說斷結證滅之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道，以擬道諦。自後諸品，雜明上事，更無別體也。

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之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人先於大國綜習斯經，於是衆僧請令出之。卽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鏡以不才，謬預聽

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於折中，以俟明哲於會稽始寧山徐支江精舍撰訖。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著録

佚名《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多羅父命觀佛，尋侍四月，具覩相表、威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道，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遊教周妬國槃奈園，高才蓋世，奔逸絶塵，撰集斯經焉。別七品爲一犍度，盡十三犍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犍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犍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並興外國。傍通大乘，持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漭然，猶滄海之無崖，可不謂之廣乎？陟之瞠爾，猶崑岳之無頂，可不謂之高乎？寶渚極目，厭夜光之珍；巖岫舉睫，厭天智之玉。懿乎富也，何過此經？外國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昇兜術。彌妬路、彌妬路刀利及僧迦羅剎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彌妬路刀利者，光炎如來也。僧伽羅剎者，柔仁佛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

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持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厭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婆禪三人執胡文，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胡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爲九品，持善修行，以止觀逕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韵，未嘗不忘臭味也。恨闕數仞之門晚，懼不悉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

《三法度論》

著録

慧遠《三法度經序》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爲統，以覺法爲道。開而當名，變而彌廣。法雖三焉，而類無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衆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殖也。

有應眞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宇，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啟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於《所依》，凡三章九眞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爲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隱，故仍前人章句，爲之訓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後，道光於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趣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後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瞻聞也。

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胡經，轉爲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衆。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胡，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佚名《三法度經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度》，三品九眞度，撰說出此經。持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苦得安，見諦解脫。

《成實論》

著　録

周顒《抄成實論序》 尋夫數論之爲作也，雖製興於晚集，非出於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統。皆足以該領名數，隆讚方等，契闊顯益，不可訾言。

至如《成實論》者，總三乘之祕數，窮心色之微闡。摽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抑揚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闚探，動開獎利。自《發聚》之初首，至《道聚》之末章，其中二百二品，鱗綵相綜，莫不言出於奧典，義溺於邪門。故必曠引條繩，碎陳規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裨濟之功，實此爲著者也。既宣效於正經，無染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方教。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志存大典，而發迹之日，無不寄濟此塗，乘津騖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瞻，思味易躭，頃遂赴蹈爭流，重研相躡。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夐往不旋，終妨正務。頃《泥洹》、《法華》雖或時講，《維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疏，《十住》淵弘，世學將殄。皆由寢處於論家，求均於弱喪，是使大典榛蕪，義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

《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蠲學士之慮，故銓引論才，備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爲九卷。刪賒採要，取效本根，則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典，其道彌傳，《波若》諸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裁削之累，令典故全，豈有妨於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喜也！

僧祐《略成實論記》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於長安出之，曇晷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爲五翻，餘悉依舊本。

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於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幽微，學通疑執。即座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晚集尼衆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志令四衆淨業還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即於律座，令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爲九卷，使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別施獎有功觀不及，上者得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即寫《略論》百部流通，教使周顒作論序，今錄之於後。

蕭綱《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躓。是以問《玄經》於(楊)(揚)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歷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渭混淆，魔塵紛糺，皎皎毒霜，章章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畢之採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闇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挫糟，俱珍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宗。自佛日團空，正流蕩垢。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喩之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羣品。金棺已掩，旃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氎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乾起執，尋源既舛，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爲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爲集諦。無爲有體，介然可求，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豪釐，三家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搴葉，譬乎服子論丘，利害不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

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彌通。師事達摩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頹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爲先；發意吐談，必涇渭由己。於是標撮領會，商搉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爲斯論，成則據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法勝縈縛小乘，兼而總之，無踰此說。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涅槃，旗靡轍亂，鷄鳴眞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粤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包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

本誓願，率化斯士，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露聿宣，四部無厭。

有莊嚴旻法師，羽儀鸞風，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來，其迹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論，大盛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人歸成市。擬儀舍衛，超邁泗洙，西關自恥，南宮不競。湘宮寺智僑，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卧施讎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陳其義云。

佚名《成實論記》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豕章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胡本，口自傳譯，曇晷筆受。

《舍利弗阿毗曇論》

著録

道標《舍利弗阿毗曇論序》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所述。作之雖簡，成命曲備，重徽曠濟，神要莫比。眞祇洹之微風，反衆流之宏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乖忤淳風，虧矇聖道。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備左面，智參照來。其人以爲是非之起，大猷將隱。既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即集，先巡堤防，遮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爲經也，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序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韵默通，惟宣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釋非相無。序分者，遠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各異制，又載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於當時，而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遠維，四衆率爾同仰。是使殉有者祛妄見之惑，向化者起即隆之勳。迢迢焉，故冥宗之遺緒也；亹亹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代，靈液西畛，淳教彌於閩風，玄門扇於東嶺。

唯秦天王，冲資叡聖，冥根樹於既往，實相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聞茲典誥，夢想思覽，雖曰悠邈，感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王既契宿心，相與辯明經理。起清言於名教之域，散衆微於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韵外之致；愔愔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華天哲，道嗣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極，持體明旨，遂贊其事。經師本雖闇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經趣微遠，非徒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即復內呈，上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令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綴潤並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末之能詳。並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於文，惟法住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天及遠，情未能已，猥參斯典，希感之誠，脫復微序，庶望賢哲，以恕其鄙。

《出曜經》

著録

僧叡《出曜經序》 《出曜經》者，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爲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爲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

九年，陽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暗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在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不有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晝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賢愚經》

著　錄

僧祐《賢愚經記》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者，可謂兼此二義矣。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於瑟之會，般遮於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析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遠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既而踰越流沙，齎到涼州。於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等。以爲此經所記，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載善惡；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焉。

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戒力堅淨，志業純白。此經初至，隨師河西，時爲沙彌，年始十四，親預斯集，躬覩其事。洎梁天監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臘，京師之第一上座也。經至中國，則七十年矣。祐總集經藏，訪訊遐邇，躬往諮問，面質其事。宗年者德峻，心直據明，故標講爲錄，以示後學焉。

《道地經》

著　錄

道安《道地經序》　夫《道地》者，應眞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陵矣；無爲之牆，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闥，少闚其庭者也。蓋爲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爲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者幾矣。怳惚無行，求矣莽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可以成實，覩末可以達本，乃爲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軌，闡止啓觀，式成定諦。髦彥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於乎羨矣。夫地也者，苞潤施毓，稼穡以成；鏐鐐瓊琛，罔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曰道地也。

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識病而療，聲典難算。至如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著遷而靈教乖。於是有三藏沙門，厥名衆護，仰惟諸行，布在羣籍；俯愍發進，不能悉洽。祖述衆經，撰要約行，目其次序，以爲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首與，可終身戴，不可須臾下；猶氣息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閉則命殞，首下則身殪。若行者暫去斯法，姦宄之慝入矣。

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禪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適此邦，其所傳訓，淵微優邃。又析護所集者七章譯爲漢文，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質從文，或因質不飾。皇矣世高，審得厥旨。

夫絕愛原，滅榮冀，息馳騁，莫先於止；了癡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觀。大聖以是達五根，登無漏，揚美化，易頑俗，莫先於止，靡不由茲也。眞可謂盛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於成壞，則是苦諦漏盡之迹也。《神足章》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

人之處世，矇昧未祛，熙熙甘色，如饗太牢。由處穢海，幽厄九泉，既生迍邅，罹遘百凶，尋旋老死，嬰苦萬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爲苦證，遊神八路，長陟永安。專精稽古，則逸樂若此；開情縱欲，則酸毒若彼。二道顯著，宜順所從。石以淬璧，剝堅截剛；素質精染，五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勉哉！

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獵狁猾夏，山左蕩沒。避難濩澤，師殞友折，周爰諮謀，顧靡所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此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險遠至，得與酬酢。尋章察句，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微寤。蚊蚋舊翼以助隨嵐，蟻壟增封嵩岳之頂，豈其能益於高猛哉！探賾奧邈，唯八輩難之，況末學小子，庶幾茲哉！然天竺聖邦，道崛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既逝，來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申己丹赤。冀諸神通，照我顒顒，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

《修行道地經》

著録

佚名《修行道地經序》 造立《修行道地經》者，天竺沙門，厥名衆護。出於中國聖興之域，幼學大業洪要之典，通盡法藏十二部經，三達之智，靡不貫博。鈎玄致妙，能體深奧。以大慈悲弘益衆生，助明大光照悟肯冥。叙尊甘露蕩蕩之訓，權現眞人，其實菩薩也。愍念後賢庶幾道者，儻有力劣不能自前，故總衆經之大較，建易進之徑路。分別五陰成敗所趣，變起幾微生死之苦，勸迷勵惑，故作斯經。雖文約而義豐，深喩遠近，防制奸心。但以三昧禪數爲務，解空歸無衆想爲宗，眞可謂離患之至寂，無爲之道哉！

《僧伽羅刹所集經》

著録

道安《僧伽羅刹所集經序》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罽膩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於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遊化夏半，莫不曲備。雖《普曜》、《本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爲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

傳其將終，言：「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維者，當不燋此葉。」言然之後，便卽立終，罽膩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搖。卽就耶維，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將補佛處賢劫第八。

以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齎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嵩筆受。正値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衰。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餘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

佚名《僧伽羅刹集經後記》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末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並《幻網經》，使佛念爲譯人。念迺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華，每存瑩飾，文句滅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

世，既方俗不同，許其五失胡本，出此以外，毫不可產。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載。余既預衆末，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

《百喻經》

著録

佚名《百句譬喻經前記》 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爲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爲新學者撰說此經。

《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

著録

竺佛念《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顧，受對明驗，凡三差焉。現也、中也、後也。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刖之切酷。斯現報也。羣徒潛淪於幽壑，神陟淪漂而不改；身酸歷世之殃釁，不曉王子之喪目。斯中報也。阿蘭從禍於無想，嬰佩永惑於始終；終爲著翅之暴狸，飛沉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豫，清白明矣。

玄鑒三世弱喪之流，深記來變壞形之累，趣使引人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綱維閻浮，光被流洽，圖形神寺，八萬四千。羅漢御世，記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滂沛，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賴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植洪業，生在三宮，容貌殊特，後復受對，靡知緣起。

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旻者，南安郡人也。親姚韶之次兄，字景疑，文爲儒表，則烈勳於千載；武爲邊羣，則皎然而獨標。亢音通冥，則辯機而曠遠；執素縱情，則翱翔而無倫。德也純懿，範也難模，赫逸翰於羣才，振龍威於昆鋒。然愍永惑之匝救，傷愚黨之不寤，欲紹先勝之遺迹，竪玄宗於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緣本。秦建初六年，歲在辛卯，於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胡本三百四十三首盧也，傳爲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念譯音音，情義實難。或離文而就義，或正滯而傍通，或取解於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鑒罪福之不朽。設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於萌兆。故序之焉。

《四阿含暮抄解》

著録

道安《四阿含暮抄序》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採撮其要逕至道法，爲《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並爲三藏焉。身獨學士以爲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爲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斥重去復，文約義豐，眞可謂經之瓔璎也。百行美妙，辯是與非，莫不悉載也。幽奧深富，行之能事畢矣。

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齎詣前部國，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梵本，佛念、佛護爲譯，僧導、曇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三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斯經，恐羣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敕譯人，直令轉梵爲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敢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

爲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爲其章注修妬路者，其人注解，引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妬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

《法句經》

著録

佚名《法句經序》 曇鉢偈者，衆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衆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於世，開現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有四部《阿含》。至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採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爲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

夫諸經爲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唯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爲天書，語爲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藍調、安侯世高、都尉、弗調，譯胡爲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爲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爲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樸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均衆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叙。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啓蒙辨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苞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並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爲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補益，共廣聞焉。

《釋迦譜》

著録

僧祐《釋迦譜自序》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眞謝於堅固哉！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剎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眞觀道樹，捨金輪而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迹也。爰自降胎，至於分塔，瑋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評難該，而總集易覽也。

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爲五卷。若夫胤裔托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衆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迹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而對。今抄集衆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

《釋迦氏譜》

著録

道宣《釋迦氏譜序》 古德流言，祖佛爲師，羞觀佛之本系；紹釋爲姓，恥尋釋氏之源。以今據量，頗爲實錄，既云革俗，義匪憑虛。昔南齊僧祐律師者，學通內外，行總維持，撰《釋迦譜》一帙十卷，援引事類繁縟神襟，自可前修博觀，非爲後進標領。余年迫秋方，命臨悲谷，屢獲勸勉，力復陳之。試舉五科，用開三返，想同族法種詳斯意焉。

又《釋迦氏譜後序》 余以佛譜所修則異於恒。準俗中譜列，始起於三五，中流從派不一。佛則始於無始，表開元求道之晨；末則終於無終，明化道之緣莫竭。由斯以言，故釋尊流化，訖於六萬之修齡；獨覺接統，極千尺之嘉運也。然經律明相千年萬年，舉別情之所指，亦有符於滯結者。則祇桓去舍衛咫尺，佛住二十五年，城戶九億，聞見三分之一，以斯例準，豈不大通？

又釋氏之姓，法俗兩緣，俗則猶居王位，北天烏場主等是也。道則橫滿大千，遠通六萬，綿綿葛藟連綴，與法俱存。故道被東川，三被誅剪，雖云此滅，餘國仍存。然十六大聖，億千無學，冥中弘護，尋復興之，斯則滅不可滅，殆非人謀，弘實可弘，眞歸聖力。止當憑準成教，觀用相循，摧抑妄倒，祛除業染，爲功不已，覆簣可勘，背此悠悠，終爲虛往，故於譜末誡而序焉。

《釋迦方誌》

著録

道宣《釋迦方誌序》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修而武功暢。故使青丘丹穴之候，並入堤封；龍砂雁塞之區，聿遵聲教。英髦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賾奉贄，表懷柔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舒，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昆丘，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皇畫野近袤臨洮，漢武封疆關開鐵路。厥斯以降，遐討未詳。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實惟玉門之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烟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歷夏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聞大夏之名；軒皇之遊夢也，初述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入秦，曰禪仕漢。聲榮覆於葱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其徒繁矣。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詭，雖陳之油素，略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乎？以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覩，相從奔競，虛爲實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瞻赤縣，崑崙天柱，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胡國，安用遠籌，空傳緗簡。是知身毒之說重譯臻焉，神異等傳斷可知矣。

自佛教道東，榮光燭漢，政流十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接，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覆尋斯致，宗歸譯人。昔隋代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著《西域傳》一部十篇，廣布風俗，略於佛事，得在洽聞，失於信本。余以爲八相顯道，三乘陶化，四儀所設，莫不逗機，二嚴攸被，皆宗慧解。今聖迹靈相，雜沓於華胥；神光瑞影，氤氳於宇內。義須昌明形量，動發心靈。洎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詳。但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緒，釋門共歸。故撮綱猷，略爲一卷，貽諸後學，序之云爾。

又《釋迦方誌後記》　大唐永徽元年歲維庚戌，終南太一山豐德寺沙門，吳興釋道宣，往參譯經，旁觀別傳，文廣難尋，故略舉其要，並潤其色，同成其類。庶將來好事，用裨精爽云。

《經律異相》

著　録

寶唱《經律異相序》　如來應迹投緣，隨機闡教，兼被龍鬼，匪直天人，化啓憍陳，道終須跋，文積巨萬，簡累大千，自西徂東，固難得而究也。若乃劉向校書，玄言久蘊；漢明感夢，靈證彌彰。自茲厥後，傳譯相繼，三藏奧典雖已略周，九部雜言通未區集。皇帝同契等覺，比德遍知，大弘經教，並利法俗，廣延博古，旁採遺文，於是散偈流章往往而出，今之所獲蓋亦多矣。聖旨以爲，象正浸末，信樂彌衰，文句浩漫，鮮能該洽。以天監七年敕釋僧旻等，備鈔衆典，顯證深文，控會神宗，辭略意曉，於鑽求者已有太半之益。但希有異相猶散衆篇，難聞秘說未加標顯。又以十五年末，敕寶唱鈔經律要事，皆使以類相從，令覽者易了。又敕新安寺釋僧豪、興皇寺釋法生等相助檢讀，於是博綜經籍，擇採秘要，上詢神慮，取則成規，凡爲五十卷，又目録五卷，分爲五帙，名爲《經律異相》。將來學者，可不勞而博矣。

古崑《經律異相摘録序》　昔釋迦如來，慈愍應世，說法四十九年，積經千萬億卷，總而名之，曰經、曰律、曰論。然於經律論三藏之中，撮其要義，則不出十法界之因果。又於十界因果中究之，則是現前一心，更無別法。迷之則九界雜陳，生死不絕；悟之則佛道圓成，寂常眞淨。吾人欲知未來苦樂之果，當觀現在善惡之因，喻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貪心重必沉鬼趣，惡見猛必墮地獄；向善多必生天宫，念佛切必往淨土。唯須自己檢點，不必旁問他人，修行之士，切宜慎之。徹悟禪師云：「眞法無性，染淨從緣，一眞既舉體成十界，則十界全體即一眞。」是故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經律異相》者，乃梁之高僧所撰，因其大藏浩瀚，初心難入，恐後向佛之徒，因果不明，修行無益。是故備采經律，專明因果，會成一冊，共五十卷。欲令衆生，憑此修學，同證菩提。余因亂世，避居南海，偶讀此書，羣疑冰釋；始知佛法之妙，莫要於因果分明，一心念佛。惜其部帙猶廣，披閱仍難，由是發心，摘録兩卷，欲刻流通，普結法緣，助生淨土云爾。

妙能《經律異相摘録跋》　夫《經律異相》一書，特採因果，專明罪福，發明十方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說種種法門，開示衆生，總不出因果之義。戀西大師學稟台宗，行專淨業，因果之事，最極尊重，偶讀此書，欣然之至。惜其太廣，不能遍行，隨筆録之，而成兩卷，以此自警，並以警世，爲法之心，可謂至矣。余每一披覽，悲欣交集，何幸而得逢斯典，稍知因果？何罪而染習難除，淨功莫尅？涼必宿世因果不分之報也。願同袍之士，同閱此書，同信因果，同念彌陀，同生淨土，庶不負流通此法已。

《諸經要集》

著　録

道世《諸經要集序》　原夫法身一相，瞻仰異容，正教無偏，說聽殊旨。故師有等雨之況，弟子有異聞之說，良以隨機授與，逐器淺深。至如十二分教之大綱，八萬法門之廣派，龍宮西蓄，未盡懋林之知；象駕東馳，豈窮手葉之誨。是以不遊大海，未覩沃日之奇；不仰太山，靡覿干霄之狀。得驪龍之珍，乃驗魚目之非寶；聽黃鍾之節，方知擊缶之爲細。故知釋典幽宗，聖凡所尚。寶人天之秘寶，越儒墨之希聲。威振大千，光超巨億，益覃沙界，功踰塵劫，弘濟之術，其大矣哉！但時緣未會，感通有殊；暨晨林變采，霄夢啓微，創開白馬之基，漸被赤烏之歲。聖迹遐感，年踰六百；道俗蒙益，等同一子。慨正像寖移，沿流末代，凡情暗短，器識昏迷，日有澆醨，教沈道

喪。所以彝章訛替，教迹淪消，文句浩汗，卒難尋覽。故於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錄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冀道俗依行，傳燈有據。敬尋釋典深奧，非淺識之所知；出俗幽微，豈滯惑而能辯。良由海大舟輕，山高塵眇，操刀易割，制錦難成。不揆庸識，妄談秘典，輒樹題目，更增愧恧矣。

《大唐西域記》

著録

于志寧《大唐西域記序》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暉，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粤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迹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

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蓺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九皐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眞假，夙照慈慧，鏡眞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徽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鵠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枻玄津，俯四韋而小魯。自茲遍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曜靈臺；子雲鑿幽，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擕，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乃於轘轅之地，先摧鍱腹之誇；井絡之鄉，遽表浮梧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驤。汝、潁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玄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摭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水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賾，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

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乃睠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擕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鷄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倫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敬播《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爲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眞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於千載；夢彰佩日，秘神光於萬里。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鷲峰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閹豎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釣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探神經，未極眞如之旨。有隋一統，實務恢疆，尚且睠西海而咨嗟，望東雒而杼軸。揚旌玉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而長鶩，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攙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總異類於稿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覆；長懷眞迹，仰鹿野而翹心。褰裳淨境，賫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眞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羣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於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

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贐。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羣，爾其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爲《大唐西域記》，一帙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冀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

《集古今佛道論衡》

著　録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

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眞僞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眞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祖形體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鍱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園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褰異議。

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疏通，邪辯逼眞，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實繫。故商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蕪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著　録

王隱客《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若夫鷄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辰，題尊玉宇之中；班屣漂裾，光佐璿逵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俊，乘黿控鯉之英。窒欲蟫姿，茹丹菌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俶寶騎而高

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賾；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叟法蠡之響。繁置弛紐，邁三咒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星漢褫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闍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眞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緗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

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崐，延喜流禎，昭華獻吉。財成紫宙，葳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蔼遷冥之業。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駁以曾馳，駕八翼而橫厲。希風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誶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

惊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韵遒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眞之實，叫鳳闕而莫遂，叩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粤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縟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蕩冥津者也。隱客業寡才疏，名無概淺，坐烟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蟒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著錄

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羣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眞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咒術，厥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影，邃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氈將焚，痛天人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集結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據優婆提舍以之爲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腸之賓，播美於天外；篆葉結髮之奧，譯粹於區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惑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競軫，別路揚鑣而已哉！

法師縣弭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棲神之宅；故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鷲山猴沼，仰勝迹以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二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振彼俊之權豪，偃異學之高輶，拔同師之瓦幟。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

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象，並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祀，達於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游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眞，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

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修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稾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鐘漏，乃顧命門徒，掘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餬，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爲辭讓？』余再懷慚退，沈吟久之，執紙操翰，汍瀾腷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爲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或嗤焉。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彥悰述。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著　録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序》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迹，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實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飡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托無所，遂使流離蓬轉，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爾。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高僧傳》

著　録

慧皎《高僧傳序》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

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

關，混濫難求，更爲無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

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乃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儀。若聞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揔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並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僧果《高僧傳跋》 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舍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營葬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爾。

《續高僧傳》

著　錄

道宣《續高僧傳序》 原夫至道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纘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貴踪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裒吳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採。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五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

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佇對殺青，而情計棲遑，各師偏競，逖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縣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疏聞見，即事編韋，諒得列代

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已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縶，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粤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霑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

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之。或博咨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回互抑揚，實遵弘撿。且夫經道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綱雜於正網。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宏規，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歸於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概銷於林薄，致有聲誼玄谷，神遊紫烟，高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闉，陸沈浮俗，盛叢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勣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帙，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組織詞令，琢磨行業，則備於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於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覿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黄端伯《續高僧傳序》 如來正法眼藏，囑付羅漢僧，或從心地發明，或向耳根添會，妙觀察智，處處靈通，雖來路稍殊，然入門元一也。余嘗讀《高僧傳》，慨想久之，既面目之儼存，又神明之玄契，心之所會，手若傳之，眼之所照，足若赴之，明鏡在前，法見全露，先賢之啓我深乎！河公問道四方，研精三學，於是聚高僧於法窟，而爲之論，以其生平聲教所流，遍周沙界。自非身心並徹，手眼兼行者，惡能精博如是哉！扃公持全編來訪余，白下纔開寶藏，遍界光明，然後服河公之神鑒也。大圓鏡智，鑒破古今，其斯文之謂與？西江黄端伯題。

《弘明集》

著録

僧祐《弘明集序》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

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拒爲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鵾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眎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

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於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於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又《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御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

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矇不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知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牆壁而不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愍傷者，一也。

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

若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祟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稷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墉雘，蠟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莫不以幽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

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皇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楗陀勒見盤鴉山中有古寺基墟，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迹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爲歎息者，四也。

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

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於地。爰至秦皇，彼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於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迹，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一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卽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

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

明智。於是迷疑塞胸，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於何不足？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曲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於末。雖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鑒，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廣弘明集》

著録

道宣《廣弘明集序》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屠，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實勝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沈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敎經緯，立法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

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辯駮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於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啓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縮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踰光矣。

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籍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幸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徒，喻達蒙泉，疏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構崔浩，禍福皎然；鄭譏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輯。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採卓然，迴張物表。嘗以餘景試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顧惟直筆即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托。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又《廣弘明集歸正篇序》 夫邪正糺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並衢分限域，辯御乖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倒情徒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辯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封，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尅念作聖，狂哲互稱，即斯爲論，未契端極。

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學三千，子夏蔑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

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今門學日盛，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祏之祠，七衆委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有聖種賢踪，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妄存高大。大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既履非常，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又《廣弘明集辯惑篇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敘。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寰海。蒙俗信度，飾詐揚眞，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誇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述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輕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揚)雄《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踰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

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托，信爲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熊，漢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托，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經敘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己。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詣，事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污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惟玁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又《廣弘明集佛德篇序》

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撿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

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

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又《廣弘明集法義篇序》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準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回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眞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眞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眞，非眞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敎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象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眞源，漸染基構，當自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疏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又《廣弘明集慈濟篇序》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哨類，莫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卽事可睹，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己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畢方丈爲常，窮形戮於都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羣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爲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誡；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殷勤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慼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又《廣弘明集戒功篇序》 夫羣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敎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敎，知機厥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制開，對境無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據道，異於俗流，備足時緣，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視聽。故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又《廣弘明集啓福篇序》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無滯，據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乖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住持於塔

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又《廣弘明集統歸篇序》《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寓，歌頌厥初，梵王、天主、聲聞、菩薩，咸資偈贊，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於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於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捃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用塵博觀。

《南海寄歸內法傳》

著　録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序》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已成，尚無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寶間寂於慘舒，則陰陽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飡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高色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云二儀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譬之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寡聽曲談之謂也。

於是岳峙星分，含靈蔓莚，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乃從一而萬物始生，薛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體拔髮將爲出要，或灰身椎髻執作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爲鬼靈」或談：「不知蝶爲我已，不知我爲蝶形。既羣迷於蜾蠃，復聚惑於螟蛉。比渾沌於雞子，方晦昧於孩嬰。斯皆未了，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迷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起，獲三六獨法，號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於火宅，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者，粤我大師釋迦世尊矣。

創成正覺，龍河九有，興出塵之望；後移馳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躅，則千生伏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無窮；酬恩惠於父城，發心者莫算。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摽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濟九居，教無幽而不陳，機無微而不納。若泛爲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篇。以爲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過，律顯則過亡。且如恚損輕枝，現生龍戶，慈濟微命，交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是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紐，唯斯三藏乎！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亡理他議。及乎薛舍初辭，魔王惑歡喜之志；熙連後唱，無滅顯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遂乃迹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龍鬼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身邊血如花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弘法應人，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爲十八之殊。隨所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裾有偏正，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無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亡愆。各有師承，事無和雜。有部則要須別室，正量以繩圍床。有部手請，僧祇畫地也。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唐云聖大衆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合三十萬頌，唐譯可成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聖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聖根本說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二十萬頌，律有三十五頌。然而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八。分爲五部，不聞於西國之耳。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內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羅國。次東南有郎迦戍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亟悉極遵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常倫。師子洲並皆

上座，而大衆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狼牙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曼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

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慣者準知。良爲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驩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纔五六朝，即到匕景。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惡王今並除滅，迴無僧衆，外道雜居。斯即瞻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爲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原注：毗婆羅王夢見一顆裂爲十段，金杖軸爲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瞻部。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即先兆，三勿是憂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並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爲大；不行斯事，號之爲小。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眞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眞何僞？意在斷除煩惑，拔濟衆生，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沈結？依行則俱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爲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爲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爲密語，而更作解謝？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無由。準檢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

至如神州之地，禮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皇上則恩育兆庶，納隍軫慮於明發；羣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宵。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商咏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頓顙丹墀；金鄰，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爲無爲，事無事，斯固無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爲俱俱吒，說羅，俱俱吒是雞，警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爲最，五天並悉同然也。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衆儼然，欽誠極旨。自有屏居幽谷，脫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十章，分爲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二卷，並雜經論等十卷，並錄附歸。願諸大德興弘法心，無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然今古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瀫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簣之功；焰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覓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徒寸陰，實鏡千齡之迷躅。幸願撿尋三藏，鼓法海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泛慧舟而提六欲。雖復親承匠旨，備撿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嗤於慧目云爾。

《比丘尼傳》

著　錄

寶唱《比丘尼傳序》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唯體率由於天眞，

抑亦勵景行於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之乘，斯則風烈英徽，流芳不絕者也。是以握筆懷鉛之客，將以語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誡後世，故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

昔大覺應乎羅衛，佛日顯於閻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源於愛道。登地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迹，歲歷蟬聯，陵夷訛紊。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亡，微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爲首，綿載數百，碩德繁興。善妙淨圭，窮苦行之節；法辨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出，並淵深嶽峙，金聲玉震，實惟叔葉之貞幹，季緒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敏懷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叙始終，爲之立傳。起晉咸和，訖梁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疏，或有遺漏，博雅君子，箴其闕焉。

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雨徵周，佩日通漢，蔡愔西涉，竺蘭東游，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籀，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眞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充洽。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讚音，喝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難極。

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嶷聚砂，落飾彩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護；律儀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迹宣道鏡，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賾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但文繁則情墮，義略則寡聞，不欲虛搆浮詞，假盈卷軸。以事不可卻，文翰似多，披覽日久，還知其要。故以大唐總章元年，歲在執徐，律惟沽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輒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而睹奧。與環景而齊照，將璇穹而共久。

《法苑珠林》

著　録

李儼《法苑珠林序》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鏤冰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眞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欲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恆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

著　録

智昌《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序》　蓋聞瞿曇演教，普利含生，歷代諸師，三分科經，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穢迹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經》者，北天竺國三藏沙門無能勝，與三藏沙門阿質達霰同譯，二經同卷，闕流通分，已入大藏經伊字函第一卷中。是故如來於涅槃臺左脅，化現穢迹明王三頭八臂，降伏螺髻梵王，說咒劃四大寶印，書符四十二道，結五指印契，普利有情。歷代以來，持咒行法者，僧俗甚多，未達信受奉行。先二師同譯，後宋會稽沙門智彬，將此經重行校勘治定，補闕流通，題曰《佛入

涅槃現身神王頂光化佛說大方廣大圓滿大正遍知神通道力陀羅尼經》。今此經中說大權神王降伏螺髻梵王，復次住世梵王啓請，復化現出三頭八臂忿怒相，執持器仗與前無異。本王寂定，次化王畫出三頭八臂，頂上化佛相儀，劃四大寶印，書四十二靈符，指結五印契，悉皆付與螺髻梵王，受持奉行。爾時化佛與螺髻梵王摩頂授記，號清淨光明如來已。於是化王復隱，入本王身中，本王紫金光聚隱入金棺，荼毗之後，各分舍利，頂戴奉行。所說咒符印五指印契，已在前伊字函二經內。今此經中更不重述前說。本咒內闕九字咒句，續次添入。今廣福大師僧錄管主八，歸命三寶，獨心內典，集成偈頌，補闕流通，亦曰《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廣行遍布，後有持咒行法之者，了明前後經旨，詳而行持，自利利他，福報無窮，集此功勳，上答佛恩，祝聖人壽，願冀佛日重輝，法輪常轉。古汴龍華寺住持沙門智昌述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著　錄

原爵多羅惠王半龕主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注序》　嘗觀佛之有經，其寓義也甚微，其闡道也至大。大則天地皆爲所包容，微則空色悉歸於一致。所以然者，端在勤修心地，以觀想於神化而無餘。是故大鈔諸經，性相等論，極洪慈之無際，示秘悟之多方。而心卽是佛，佛卽是心，斯言洵稱明鑒也。但口誦經藏，而輒礙迷津；身受法戒，而眞元不悟。懸擬菩提，昏如長夜，自非經篆之玄機，不足以開悟禪宗也。亦以奧義未窮，沉淪誤墮，則注經之有功於佛氏，豈淺鮮哉！

廣度法師，博覽羣經，鈎深握要，體賢首之成訓，運一己之神明。萬理歸懷，不同浮響。應緣闡教，高豎法幢。三十年來，未嘗輟席，庶幾不辜其志，而躬膺大道矣。獨《心地觀》一經，旨趣淵源，渺無疏釋。法師所以持心攻苦，考諸經論，積之三載，而注解始成。丙子孟秋，將付剞劂，請序於予。予固知佛教精微，經言秘邃，如窺天而莫測其高也，如探海而莫窮其際也，又安得以管見而妄置一詞乎？及閱其注釋，理若珠聯，義同璧合，不禁拊心稱快曰：至矣！盡矣！經之纖悉畢出矣！參玄入道較若指掌矣！使非修心地，以神其觀想，由觀想以融其心地，而無機不徹也，又烏能臻此？由是而益知經義之大，可以包容天地矣。經義之微，可以渾然色相矣。卽舉大鈔諸典，性相旨趣，以及波羅蜜之三根九品，無上道之一德四行，而了然心佛，萬殊一貫，法師不誠大覺中人乎？敬具俚言，罔慚固陋，亦以表揚佛訓，道垂不朽，炳若日星，以俟衆生之自悟焉云爾。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孟秋吉旦，原爵多羅惠王半龕主人敬題

來舟《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注序》　余於齠齡，知有此經。既入空門，間一繙閱。始知文言流暢，旨趣幽深，欲識玄微，輒茫然無是處。蓋不得義意所在云。遂遍參知識，親近講肆者無虛日。每大鈔諸經，性相等論，無所不聽。獨此一經，不得而聞焉。何也？良由不得疏解故也。是以教家不傳，人罔解義。因感慨繫念，意欲解釋。以利器未成，徒增慚愧耳。由是博覽羣經，神會諸論，時將捉筆，猶爲講席所累。三十年來，未果其願。

所謂法不虛應，應必有時。於癸酉春，客席之暇，仍再究神會，豁然貫通，悟知心地法門，截流到岸，一念薰修，卽心是佛。所以經云：『此心地法門，一經耳根，攝念觀心，薰菩提種，不久得成無上菩提。』又云：『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是知心地觀門，廼修行之關鍵，入道之樞機。故佛之成與不成，但在觀心之能與不能耳。良以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之心地，以物欲妄想所蔽，而不自知。故懷寶迷邦，抱珠乞丐。聖人觀之，誠爲可愍者也。於是世尊，將欲啓發此心，指示令悟，先說四恩應報，欲明眞諦，故就世諦以正此心也。次說廣贊出家，既明世諦，故就眞諦以決其志也。無垢性，阿蘭若，調伏其妄，而攝持其眞也。樂遠離行，警策恐怖，治此心也。彌勒慈尊，廣求觀門，修此心也。及乎波羅蜜三根九品，復警以眞師難遇，無上道一德四行，而皆會爲功德莊嚴，觀心助神咒若萬病愈於阿伽，成佛託印觀，如風帆揚於順水。菩提心心卽菩提，金剛甲甲爲心用。自他兼利，一世功成，至哉不可得而思議者，其惟頓教法門歟！

嗚呼！時丁末法，邪說多岐，權衡正見，賴有斯存，且又隱於藏函，未獲弘通。余故不揣膚受，謬爲疏解。聊一隙明，以光法施，敢望同志，共報佛恩

云爾。大清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孟秋佛歡喜日，京都梅檀禪林傳賢首宗第二十八世，雲中來舟序於觀旨法堂並書。

和碩莊親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注序》 昔長水大師詮解《首楞嚴經》，講演之日，天雨寶華；其箋疏之地，賜額楞嚴講寺。人稱其疏義，語簡而義豐，事詳而理密，薈撮有唐惠振愍沇諸家之長，含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箋解名家，至今推之。廣度法師，嗣法賢首，荷擔教宗，任講度者，三十餘載。予延主梅檀方丈，缾華鉢水，蕭然掩關，肆力詮解，數年於茲，都人士雅重久，以爲長水之儔也。以《本生心地觀經》，文言流暢，旨趣幽深，自唐迄今，未有疏解。因攷證羣經，融會諸論，精研靜想，印以一心。發科起分，準長水《楞嚴》義例，著成疏解十一卷。乃深自謙抑，名曰《淺注》，而精序於予。予觀其首疏四恩，言君臣父子之際，如疏鐘警曙，孤角吹霜，不自知其感發之深也。至《無垢性》、《阿蘭若》諸品，如古木寒蟬，空山清磬，惘然若失者久之。及夫觀心而眞諦現前，瘥病而空有雙泯，則秋月獨明，寒江回碧，超然立塵滓之表矣。茲義出將雨華賜額，復見於今，然猶曰淺注，豈尚有待夫後賢之鉤深晰奧者耶？是非予所知也。經云：「是經福力難思，能令所在國土豐樂。」則疏經之功，誠足裨國家聖治於無疆，寧僅度諸有情，普證無上正等菩提，以弘報佛恩而已哉！故不辭而序之如此。康熙丁丑歲仲春穀旦，和碩莊親王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

綜述

圓照《大方廣佛華嚴經後記》 大唐貞元十四年，歲在戊寅四月辛亥朔，翻經沙門圓照用恩賜物，奉爲皇帝聖化無窮，太子諸王福延萬葉，文武百官恆居祿位。伏願先師考妣上品往生，法界有情同霑斯益。手自書寫此新譯經，塡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本。願千佛出世，隨侍下生，同出苦源，齊登正覺。又願三寶增明，法輪恆轉，長留鎭寺，永冀傳燈，有情界窮，茲願無盡。

澄觀《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序》 大哉眞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眞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眞常，緣起得之而交暎。我佛得之，妙踐眞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以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吹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眞以性情。是知不有大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眞界，豈淨等空之心！《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卽窮斯旨趣，盡其原流。故得恢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原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兩亡，以性融相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頓尅，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如之無心，卽萬動之恆寂。海湛眞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被廣，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處，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日廣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杳矣妙矣，廣矣大矣，實乃罄諸佛之靈府，拔玄根之幽致。昇慧日以廓妄，扇慈風以長春。包性相之洪流，掩羣經之光彩。豈唯明踰朝徹，靜越坐忘而已耶。

然玄籍百千，幽關半掩。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輪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關獻朝宗之敬。特迴明詔，再譯眞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矚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抃躍競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合百川之味；塵陪華嶽，無增萬仞之高。大方廣者所證法也，佛華嚴者能證人也。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曜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妙，以成眞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則無盡法

門，思過半矣。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著錄

李適《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　大樸既散，有爲遂作，名利牽乎代，巧智喪乎眞。愛惡攻其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趣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遍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羣疑，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爲菩薩說，歷劫曠遠，眞偈寂寥，文殊師利往於耆闍會中，嘗與彌勒菩薩語及斯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敎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爲法而出，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離，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護攝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令證法身，綰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眞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贊言，天垂寶花，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恆沙億衆能通般若之智。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誠己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爲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也密，化育之功也大。春風發吹，萬類咸滋，旭日昇晝，羣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替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至，其理固然。

朕虔奉丕圖，保又蒸庶，思建皇極，以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而舍城妙說，久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罽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寺沙門利言爲之翻譯，時大德則有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眞、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西明寺圓照、章敬寺智空、西明寺良秀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滿字。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龍神翼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聞，實爲希有。然以汲引之旨流布爲先，庶憑眞筌永濟浮俗。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而波流不讓，學其梗概，照悟將來。

《十地經》

著錄

圓照《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　新譯《十地經》及《迴向輪經》、《十力經》等者，卽上諸章敬寺沙門悟空，本名法界，因使罽賓，於中天竺國之所得也。師本京兆雲陽人也。鄉號青龍，里名嚮義，俗姓車氏，字曰奉朝，後魏拓跋之胤裔也。天假聰敏，志尙典墳，孝悌居家，忠貞奉國。遇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孝理天下，萬國歡心，八表稱臣，四夷欽化。時罽賓國，願附聖唐，使大首領薩波達幹與本國三藏舍利越魔，天寶九載庚寅之歲，來詣闕庭，獻款求和，請使巡按。次於明年辛卯之祀，玄宗皇帝敕中使內侍省內寺伯賜緋魚袋張韜光，將國信物行。官奉傔四十餘人，蒙恩授奉朝左衛涇州四門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令。隨使臣取安西路，次疏勒國，次度葱山，至揚與嶺及播密川五赤匿國；次護密國，次拘緯國，次葛藍國，次藍婆國，次孽和國，次烏仗那國，茫誐勃國，及高頭城；次摩但國，次信度城。至十二載癸巳二月二十一日，至乾陀羅國，此卽罽賓東都城也。王者冬居此地，夏處罽賓，隨其暄涼以順其性。時王極垂禮接，祇奉國恩，使還對辭，並得信物，獻款進奉，旋歸大唐。

奉朝當爲重患，纏綿不堪勝，致留寄健馱邏國中。使歸朝後漸痊平，誓心歸佛，遂投舍利越魔三藏，落髮披緇。願早還鄉，對見明主，侍覲父母，忠孝兩全。時蒙三藏賜與法號，梵云達摩馱都，唐言以翻名爲法界，時年二十有七方得出家，卽當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至德二載丁酉歲也。泊

二十九，於迦溼彌羅國進受近圓。請文殊矢涅地爲鄔波馳，鄔不羅提爲羯摩阿遮利耶，太里魏地爲教授阿遮利耶，三師七證授以律儀。於蒙鞮云寺諷聲聞戒，諷畢聽習根本律儀，然於北天竺國皆薩婆多學也。然此蒙鞮寺者，北天竺王踐位後建茲寺矣。梵云蒙鞮微賀羅，微賀羅者唐言住處，住處即寺也。次有阿彌陀婆挽寺，次有阿難儀寺，次有繼耆寺，次有惱也羅寺，次有惹惹寺，次有將軍寺，次有也里特勒寺，突厥王子置也。次有可敦寺，突厥皇后置也。此國伽藍三百餘所，靈塔瑞像其數頗多，或阿育王及五百阿羅漢之所建立也。如是巡禮，兼習梵語，經游四年，夙夜虔心，未曾暫捨。其國四周山爲外郭，總開三路以設關防，東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門一路通乾陀羅，別有一途常時禁斷，天軍行幸方得暫開。法界至於第四年後，出迦溼密國，入乾陀羅城，於如羅灑王寺中安置。其寺王所建立，從王爲名，王即上古闍膩吒王之胄胤也。次有可忽哩寺，王子名也，縯芝寺，王女名也，復有栴檀忽哩寺，王弟名也。此皆隨人建立，從彼受名。次有特勤灑寺，突厥王子造也，可敦寺，突厥皇后造也。復有阿瑟吒寺，薩緊忽哩寺，闍膩吒王聖塔寺，闍膩吒王演提灑寺，此寺復有釋迦如來頂骨舍利。有闍膩吒王伐龍宮沙彌寺。如是巡禮又經二年，即當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廣德二年甲辰歲也。從此南游中天竺國，親禮八塔，往迦毗羅伐窣覩城佛降生處塔，次摩竭提國菩提道場成佛處塔，於菩提寺夏坐安居。次波羅泥斯城仙人鹿野苑中轉法輪處塔，次鷲峰山說《法華》等經處塔，次廣嚴城現不思議處塔，次泥嚩鞞多城從天降下三道寶階塔，次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度諸外道處塔，次拘尸那城娑羅雙林，現入涅槃處塔，如是八塔右遶供養瞻體略周。次於那爛陀寺中住經三載，又至烏伏那國尋體聖蹤，住茫誐勃寺。復有蘇訶拔提寺、鉢茫拔提寺，如是往來遍尋聖迹，與《大唐西域記》說無少差。殊思戀聖朝本生父母內外戚屬，焚灼其心，念鞠育恩深，昊天罔極，發願歸國，瞻觀君親。稽首咨詢越魔三藏，三藏初聞，至意不許。法界以理懇請於再三，三藏已於天寶九年，曾至唐國，日常贊慕摩訶支那，既見懇誠，方遂所請。乃手授梵本《十地經》及《迴向輪經》並《十力經》，共同一夾，並大聖釋迦牟尼佛一牙舍利。皆頂戴殷勤，悲淚而授，將爲信物，奉獻聖皇，伏願漢地傳揚，廣利羣品。法界頂跪拜受，悲淚禮辭，當欲汎海而歸，又慮滄波險阻，乃卻取北路還歸帝鄉。

我聖神文武皇帝，聖德遠被，聲震五天，道邁羲軒，威加八表，慕仰三寶，信重一乘，異域輸金，重譯來貢。法界所將舍利及梵本經，自彼中天來至漢界，凡所經歷，覩貨羅國五十七番中，有一城號骨咄國，城東不遠有一小海，其水極深，當持牙經南岸而過。時彼龍神知有舍利，地土搖動，玄雲揜興，霹靂震雷，雹雨驟墮。有一大樹不遠海邊，時與衆商投於樹下，枝葉摧落，空心火燃。時首領商普告衆曰：「誰將舍利異寶殊珍？不爾龍神何斯拗怒？」有即持出投入海中，無令衆人受茲惶怖。」法界是時懇心祈願，放達本國，利濟邦家，所獲福因，用資龍力，從日出後洎於申時，祈祝至誠，雲收雨霽，僅全草命。漸次前行至拘密支國，王名頓散灑。次惹瑟知國，王名黑末梅，次至式匿國。如是行李經歷三年，備涉艱難，捐軀委命，誓心報國，願奉君親，聖慈曲臨。漸屆疏勒，時王裴冷冷，鎮守使魯陽，留住五月。次至于闐，梵云瞿薩怛那，王尉遲曜，鎮守使鄭據，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鉢浣國，正曰怖汙國，鎮守使蘇岑。次據瑟得城使賈詮，次至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安西副大都護兼御史大夫郭昕，龜茲國王白環，正曰屈支城。西門外有蓮華寺，有三藏沙門名勿提提犀魚，至誠祈請譯出《十力經》，可三紙許，以成一卷。三藏語通四鎮，梵漢兼明，此《十力經》佛在舍衛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前踐寺，復有耶婆瑟鷄寺，東西拓厥寺，阿遮哩貳寺。於此城住一年有餘。次至烏耆國，王龍如林，鎮守使揚日祐，延留三月。從此又發至北庭州，本道節度使御史大夫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于闐國三藏沙門尸羅達摩譯《十地經》。三藏讀梵文並譯語，沙門大震筆授，沙門法超潤文，沙門善信證義，沙門法界證梵文並譯語。《迴向輪經》翻譯準此。翻經既畢，繕寫欲終，時逢聖朝四鎮北庭宣慰使中使段明秀來至北庭。洎貞元五年己巳之歲九月十三日，與本道奏事官節度押衙宋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鍔等，隨使入朝。當爲沙河不通，取回鶻路，又爲單于不信佛法，所齎梵夾不敢持來，留在北庭龍興寺藏，所譯漢本隨使入都。

六年二月來到上京，有敕令於躍龍門使院安置。中使段明秀，遂將釋迦眞身一牙舍利及所譯經，進奉入內。天恩宣付左神策軍，令寫此經本，與佛牙舍利一時進來。時左街功德使寶文場，準敕裝寫進，奉闕庭兼奏，從安西來無名僧悟空，年六十，舊名法界，俗姓車名奉朝，請住章敬寺。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敕宣與正度，餘依又本道節度奏事官，以俗姓車奉朝名銜奏。至

五月十五日，敕授壯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爰有制曰，敕伊西庭節度奏事官節度押衙同節度副使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牛昕等，並越自流沙，涉於陰國，奉三軍向化之慕，申萬里戀闕之誠，雨雪載霏，行邁無已，方貢善達，復命言旋。舉范羌入計之勞，慰班超出遠方思。俾升崇秩，以勸使臣可依前件。是歲也，天恩正名，冠冕兼履，昔名法界，今字悟空，捧載慚惶，不任感懼。乃歸章敬，次及鄉園，訪問二親，墳樹已拱，兄弟子姪，家無一人，疏遠諸房，少得聞見。凡所來往經四十年，辛卯西征，於今庚午，悲不奉養，喜遇明時，所進牙經，願資聖壽。其所進《十地經》，依常途寫一百二十一紙，成部勒爲九卷。此經佛初成正覺已，經二十七日，住他化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說。《迴向輪經》，佛在金剛摩尼寶山峰中與大菩薩說，譯成三紙半，以爲一卷。其《十力經》如前所說，譯成三紙，復爲一卷。三部都計一百二十九紙，總十一卷，同爲一帙。然爲斯經未入目錄，伏恐年月深遠，人疑僞經，今請編入《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伏以一辭聖唐，於今四代，凌霜冒雪，經四十年，尋禮聖縱，所經國邑，或一瞻禮，或漸旬時，或經累旬，或盈數月，或住一歲，二、三、四年，或遇吉祥，或遭劫賊，安樂時少，憂惱處多，不能宣心，一一屢說。幸逢明聖，略舉大綱，伏乞施行，流傳永代。

沙門圓照自惟疵賤，素無藝能，喜遇明時，再登翻譯。續修圖紀，讚述眞乘，並修《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悟空大德具述行由，託余記之，以附圖錄，聊以驗其事也。久積歲年，詰問根源，恭承口訣，詞疏意拙，編其次云大雅碩才，願詳其志也。

《地藏菩薩本願經》

著　錄

靈乘《地藏經綸貫科注緣起》　《地藏本願經》者，乃我佛所說之孝經也。原其所以說者，弭不知恩分之深謗，隆諭親以道之大本也。是以我佛將熄應火，升忉利天爲母談經，令見道迹，正以示出世之大孝，其在我釋氏歟。然必乘時放光，集分身地藏於天宮者，舉行教之樣子也。以大士因地爲婆羅門女及光目女，皆因救母始發僧那，與我佛之心同聲合響，故說此《地藏本願》之經也。當知此經我佛以未來天人付地藏於忉利，待彌勒於華林，誠爲業海之慈航，昏途之大炬，趣人天之徑路，入佛道之要門；舍是而之焉，恐倀倀乎無所歸矣。

今詳其由以見其實。原夫一經宗要大分四章。初明能化之主，即大士分身泥犁，以孝行化，令生人天之主也。次明所化之機，即不孝二親、三寶，造惡墮苦之罪輩也。三明度脫之緣，即令人讀孝順之經，供大孝之像，成機感度脫之緣也。四明成佛之因，即令其念佛孝名，布施順福，得成無上之菩提也。故《梵網》云：「釋迦牟尼佛成無上正覺已，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豈非孝順之行，爲一經之正宗者哉！序者序此，通者通此；初中後善，純一無雜；即教主出世之本懷，諸佛大事之因緣耳。抑豈與《法華》同功而比德，殆將尤大而尤難者也。何乃化道未隆，法運仍塞？自唐翻梵以來，迨今尚無撰集。法門殊爲闕典，先輩略不關心，抑又何也？

予自幼出俗，失奉慈嚴，既長游學，尤疏定省，後將迎侍，業已化去，臨風徒戚，欲養奚從？乃於康熙己未冬焚香繕寫一部，每遇十齋日，披衣敬讀一過，爲資冥之大猷，作酬恩之常課。輒於展卷之初，率多鮮注之感。今既年逾耳順，尋將之沒咸池，不即立言，恐虛願念。雖乏懸判彌天之大筆，殊闕冥搜安祖之精思。顧此圓經寧容冷視，遂綜綸貫而釋題，仍輯科注以銷句。大要顯我佛之悲心，昭地藏之本願，補法門之闕典，啓後學之孝思而已。稿成鋟梓，請教高明，第吾菴向闕藏典，協力無人，寧辭掛一漏萬之誚。儻蒙達士披詳，幸鑑愚忱所志，伏望同遵本願，並渡生津，則令佛日長懸，朗鋏圍兩山之黑暗；可使幽關恆啓，銷泥犁億劫之辛酸。庶不負我佛說法，天宮囑累大士一片悲孝之心，則是我等報恩之地矣。故敘緣起以弁簡端。時康熙上元甲子嘉平丁丑佛成道日，嗣興天台教觀正宗第五世青蓮苾蒭靈乘撰。

又《地藏經綸貫科注後跋》　原夫大士悲願分形，劫量叵測，今之九

華者、太倉之一粟也。每購山誌未得稽考，應蹟末由相傳。是新羅國王太子二十四歲携白犬善聽航海而來，止九子山石洞有年。時有閣老閔公素懷善念，每齋百僧，必虛一位，因請洞僧足數，廼乞一袈裟地，公許。衣遍覆九峰，遂盡喜舍。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是。公後亦離俗網，反禮其子爲師。故今侍像左道明，而右閔公，職此故也。公里族諱號亦未詳，世行唐時選名《英華集》中，有金地藏送童子還家詩，其曰：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嬾於金地布金沙；添瓶澗底休招月，煮茗甌中罷弄華；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附刊紙尾，公諸同好云。

《三寶感應要略録》

著録

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録序》 蓋《三寶感應要略録》者，靈像感應以爲佛寶，尊經感應以爲法寶，菩薩感應以爲僧寶，良是濁世末代目足，斷惡修善規模也。夫信爲道源功德之聚，行爲要路解脱之基。道達三千，勸勵後信，教被百億，開示像迹。今略表其肝要，粗叙奇瑞。此緣若墮，將來無據。蔺以三聚分爲三卷，令其易見矣。

《釋摩訶衍論》

著録

耶律大石《釋摩訶衍論通玄鈔引文》 朕聞如來啓運，具四智以流徽；聖教談微，應三乘而導物。自結集以後，逮傳布以還，不有聖賢疇能啓迪，故馬鳴大士即其人也。夙證十身之果，示居八地之因，將摩邪宗，紹隆正法，著一百部論，釋百億契經。或華文以立名，或攝義以爲目，維《起信論》可得而稱焉。辭簡而邃，理該而通。派五分之指歸，闢二門之蘊奧，寔一代之靈編也。次有菩薩號曰龍樹，思報師恩，廣宣論意，造《釋論》十卷行於世，其義顯燦兮若三辰之麗天，咸睹其光彩；其言博浩乎如四溟之紀地，莫測其涯涘。暨乎蘭陀、筏提之輩譯之於前，法藏、元曉之師疏之於後。或興或墜，歷於數朝。

朕聽政之餘，留心釋典，故於兹論尤切探賾。今東山崇仙寺沙門志福業傳鷲嶺，德茂鵬耆，乃謂斯文獨善諸教，囊括妙趣，樞要實乘，期在宣揚，且資贊述，繇是尋原討本，博採菁義，勒成《釋摩訶衍論鈔》四卷。爰削章而陳達，欲鏤板以傳通。虔瀝懇悰，願爲標引。勉俞所請，聊筆其由，乃以『通玄』二字爲題云爾。

耶律孝傑《釋摩訶衍論贊玄疏引文》 臣聞覺皇之立教也，權輿六度，弘正道以流徽；軌轍三乘，應羣生而示化。經言無際，際天地之表不可窮；法意甚深，極江海之量不能測。爰自結集之後，洎於傳布已還，綿歷歲時，孰能恢闡？粤有菩薩名曰馬鳴，以十身證果之身，處八地示因之地，張皇正教，破逐邪宗，製《起信》之論，文契如來之言教。次有龍樹大士仰追師德，嗣作主盟，據五分之精微，裁十軸之奧妙，號曰《釋摩訶衍論》。斯乃佛生等有，門法對開，含總別之深詮，具能所之玄旨。自震旦流通而後，洎摩多傳譯已還，聖喆未逢，清徽曷啓。

我天佑皇帝位聯八葉，德冠百主；睿智日新，鴻慈天賦。儒書備覽，優通治要之精；釋典咸窮，雅尚性宗之妙。嘗謂曰：『《釋摩訶衍論》者，包一乘之妙趣，括百部之玄關，安得宗師繼爲義疏？』守司空詮圓通法大師學踰觀肇，辯奪生融。屢陪内殿之談，深副中宸之旨。會因衆請獲達聰聞，旋特降於俞音，俾廣求於隱義。由是精滌慧器，密淬詞鋒。研精甫僅於十旬，析理遂成於五卷。適當進奏，果見褒稱，乃賜號曰《贊玄疏》。皇上聽政之餘，省方之際，歷刊詳而在手，咸印證以經心。於此論中先立御解四道，皆識透前古，信結後人。衆耳所未聞，凡情所不造。天才獨秀，物議同歸。如大霧之指南，若羣星而拱北。義攝於五十一藏，究之無窮；理分於三十三端，牢

不可破。詔從模鏤，言使傳通。目龜鏡以長存，同日星而永照。臣恭承溫綍，俾贊寶編。燦燦義天，管窺而莫際；汪汪學海，蠡酌以徒煩。退讓靡遑，聊述梗槩云爾。

貞亮翼贊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上柱國、燕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戶、實封柒佰伍拾戶，臣耶律孝傑奉勅撰。

法悟《釋摩訶衍論贊玄疏自序》　夫圓常果海，湛寂靈源，離教說以難思，超因緣而最勝。四法界詎能含攝，三世間奚足該收。秀門法兩重迴絕，能所像希夷而獨立。莫得詮緣，不可智知。非其數數者，其唯不二摩訶衍歟。冲虛本一，炳煥隨宜。爲無爲始異從生，世出世畢同歸趣。號如意珠藏，侔應用以無窮；名廣大神王，況威靈而不測者，則十六所入法之謂焉。眞俗有辨，頓漸無參。自地對待以區分，體相寂絕而清淨。位殊因果，智惑假立於斷修；性出名言，障道不存於遣立者，卽十六能入門之謂矣。故我世尊順本所乘如義而說，自鶴林倏變，且失指提，龍藏甚深，罔窮幽秘。馬鳴菩薩慨茲玄理匿在荃蹄，蠢厥含靈懵於修證，由是迹滿二僧祇劫，寄逮無功；文憑百洛叉經，具彰總法，《摩訶衍論》自此興焉。字纔啻於萬言，旨備包於衆典。權輿果道，隱括因門。然法教淵含，奈根宜淺局。故於了義未達幽宗，其猶管眼窺天，粗觀寥廓，毛頭滴海，安測深弘。龍樹大士膺記菊以挺生，導物情而示現。以爲攝義之論，正投樂略之根，乃依百本之金言，廣釋一軸之寶冊。師資繼作，本末流芳，而自譯出後秦，時經累業，其間闡布未之前聞。

噫！歷世久漂，必將有待，會逢外護果視中興。我天佑皇帝傳剎利之華宗，嗣輪王之寶系。每餘庶政，止味玄風。陞御座以談微，光流異瑞；窮圓宗而製讚，神告休徵。然備究於羣經而尤精於此論。法悟叠承中詔，侍講內庭，凡粗見於義門，幸仰符於睿意，因茲諸釋特瀝懇詞，欲別製於疏文，期載揚於論旨。暨達聖聽，爰降前音。且揮塵傳燈無足稱者，而操觚染翰何敢當哉！勉副宸衷，聊述鄙見云爾。中京報恩傳教寺，崇祿大夫、守司空詮圓通法大師，賜紫沙門法悟奉勅撰。

楊文會《釋摩訶衍論集注自叙》　翻譯《釋論》，當在譯《大乘起信論》之後，因本論全文，與眞諦所譯相同也，卷首題姚秦時譯，誤矣。隋、唐、五代，未見流行，永明禪師作《宗鏡錄》，始引此論。至遼時大顯於世，疏、記、鈔相繼而出。考《至元法寶勘同錄》尚有《釋論》十卷，而疏、記、鈔久佚矣。近時從日本傳來，亟欲刊行，而科文繁多，恐後人疲於心力，轉令本釋二論，不能精究。因摘其要言，注於《釋論》之內，科文一概刪去，如肇公注《維摩經》之例。另有《聖法記》數紙，作時最先，亦摘錄之，以成善本。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著錄

道殷《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序》　原夫如來一代教海，雖言文浩汗，理趣淵冲，而顯之與密，統盡無遺。顯謂諸乘經律論是也，密謂諸部陀羅尼是也。爰自摩騰入漢，三藏漸布於支那。無畏來唐，五密盛興於華夏。九流共仰，七衆同遵。法無是非之言，人析修證之路。暨經年遠，誤見彌多。或習顯教，輕誣密部之宗；或專密言，昧黷顯教之趣。或攻名相，鮮知人道之門；或學字聲，罕識持明之軌。遂使甚深觀行，變作名言，秘密神宗，翻成音韵。今乃不揆瑣才，雙依密顯二宗，略示成佛心要。庶望將來，悉得圓通。故依教理，略啓四門：一，顯教心要；二，密教心要；三，顯密雙辨；四，慶遇述懷。

陳覺《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序》　昔如來居出世之尊，垂化人之道，闡揚大教，誘掖羣迷。開種種之門，方便雖陳於萬法；入圓圓之海，旨趣皆歸於一乘。然而顯教密宗，該性含相，顯之義派分五教，總名素怛覽；密之部囊括三藏，獨號陀羅尼。習顯教者，且以空有禪律而自違，不盡究竟之圓理。學密部者，但以壇印字聲而爲法，未知秘奧之神宗。遂使顯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鑿枘而難入。互成非毀，謗議之心生焉；竟執邊隅，圓通之性懵矣。向匪至智，孰融異端，事必有成，人能弘道。

今顯密圓通法師者，時推英悟，天假辯聰，髫齔禮於名師，十五歷於學

肆，珍禪訪道，博達多聞，內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奧，和名不染，愛惡非交。凱而厭處都城，肆志巖壑，積累載之勤悴，窮大藏之淵源。撮樞要而誠誦在心，剖義理而若指諸掌。以謂所閱大小之教，不出顯密之兩途，皆證聖之要津，入眞之妙道。覽其文體，則異猶盤盂，自列於方圓；歸乎正理，則同若器室，咸資於無有。而學者妄生異議，昧此通方，因是錯綜靈編，纂集《心要》，文成一卷，理盡萬途。會四教總歸於圓宗，收五密咸入於獨部。和乳酪之味，都作醍醐；采雲霞之滋，並爲甘露。誠諸佛之會要，爲後人之指南。使披覽者似獲隨意之珠，所求皆遂；遵依者如食善見之果，無疾不瘳。覺學愧荒虛，辭非華麗，曾因暇日，得造吾師，每親揮麈之談，頗廣窺班之見。屬當傳世，爰托撰文，素慚舒理之能，聊著冠篇之引。

宣政殿學士、金紫榮祿大夫、行給事中、知武定軍節度使、事上護軍、穎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同修國史、陳覺撰

性嘉《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並供佛利生儀後序》

恭聞大日雄尊，始王華嚴之界；圓音妙法，遍周帝網之區。稱其性，演重重無盡之門；就其根，開種種有限之義。爰自結集之後，洎於翻譯已還，五藏八藏以殊分，一乘三乘而異設。若乃舉其大柄，振其宏綱，則唯密及顯，斯可得而稱矣。謂密言玄妙，統五部之眞詮；顯字淵冲，貫十宗之微旨。應根派異，涇渭雙流，會旨源同，清濁共濕。然而去聖時邈，羣生見差，或密顯偏修，或有空別立，或學聲字，迷神咒之本宗，或滯名言，昧佛經之正意。雖有觀心照性，然多背正趨邪，各計斷常，競對人法。弘性弘相，商參互起於多端；宗立宗禪，水火交騰於異義。遂使滔滔性海罕挹波瀾，燦燦義天難窺光彩，斯蓋未遇通人與開示焉。

今我親教和尚，諱道殷字法幢，俗姓杜氏，雲中人也。家傳十善，世稟五常，始從齠齔之年，習於儒釋之典。天然聰辯，性自仁賢，博學則侔羅什之多聞，持明則具佛圖之靈異。禪心鏡淨，神游華藏之間；戒體冰清，行出塵勞之外。加以霜松潔操，水月虛襟，曲己利人，輕身爲法，恆思至理，匿在筌蹄，每念生靈，懵於修證，由是尋原討本，采異搜奇，研精甫僅於十旬，析理遂成於一卷，號之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並《供佛利生儀》。其文則精俊簡約，其義則淵奧該弘，窮顯密之根源，盡修行之岐路。四門朗朗，如皓月之呈輝；十段明明，若羣星之列耀。五法界之妙觀，燦爛於行間；三秘密之神宗，昭彰於字下。包括鷲峰之妙典，彌綸龍藏之遺文。會萬法以無違，皆歸圓教；融諸咒而不滯，盡是總持。使瓦礫並作於眞金，草木悉成於妙藥，實乃改張異見，端正前修，依之則無塞不通，弘之則無根不被。其猶出匣之鏡，動則臨人，射空之箭，發必有中。盡善盡美，兼質兼文，有玄之又玄之宗，秘之又秘之趣，使將來者開卷便知聖旨，得意皆是全才。貧子獲衣內之珠，輪王雪夢中之恥。北秀南能之心印，詎假躬參；西林東社之靈編，無勞親閱。眞可謂登覺山之捷徑，濟苦海之逆船，一十二分教之蓍龜，八萬四千行之鈐鍵。抉學人之疑膜，有類金鏡，斷釋子之邪心，無殊寶劍。復有供佛供僧之秘法，濟仙濟鬼之玄門，拯幽靈之神方，利含生之聖術。其功德之廣大，逾五嶽之崢嶸；其利益之宏深，越四溟之浩森。若非煉智煉神，精教精理，內憑咒力，外感佛加，曷以著斯絕妙之文哉！

性嘉叨承宿幸，忝會此生，自得伏膺，親蒙誨道，七十子仲尼門下，入室徒忻；一千輩黃梅山中，傳衣匪預。雖滴露乏添江之力，輕塵無足嶽之能，但竭愚衷，聊爲後序，所願萬靈密佑，四衆圓修，長然心要之燈，恆照愚冥之路云爾。切以藏海汪洋，深廣莫窺其涯涘；聖途坦蕩，指歸直造於根源。矧圓通顯密之要門，極性相有空之至理，惟持明者斯問津焉。管主八緣幸釋流，慶逢聖世，聲教熾焰，佛法莫盛於當今；車書混同，華竺咸歸於至化。眷此霾塵之寶，奚其韞櫝之緘，敬鐫刻於斯文，俾流通而入藏。恭願法輪大轉，億萬年睿算永祝帝齡；佛日高懸，一大事因緣俱明本智。文英武烈，子孝臣忠，干戈息於八萬，風雨調於六合。功能最勝，筆舌奚殫，恩有普資，自他俱利者。比丘性嘉述

《佛像量度經》

著　録

明鼎《佛像量度經序》

我佛廣大劫來，天上人間，龍宮魔窟，胎卵

濕化，鱗甲羽毛，塵塵剎剎，無往不入。故顯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使情與無情，心明自性，體證金剛。婆婆和和，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又道未曾說著雙字。正所謂佛與衆生，皆具一體，同攝一用者也。佛之相好，始如優塡王思佛，命匠塑之。佛對相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脫然會得，佛身卽我身，我身卽佛身。迄今三千年來，大光明下，普照支那。間有明一善，取一相，不昧正因，而佛之慈悲相好，奚啻四八莊嚴，八十妙好。不過盡衆生之機見，權示導引，依相趨歸，皆至如一善之所取焉。況觀大地衆生，說佛，學佛，語佛，徹見佛頭腦目髓心肝毫髮不爽，能使盡恆河沙衆生著得隻眼，如其人者，爰有大檀生緣。

烏朱穆秦部落，自幼承聖祖仁皇帝鞠育之恩，以爲儀賓。因其通西土之語，世宗憲皇帝特留帝都，以爲西番學總理，兼管翻譯之事焉。其爲人樸素鯁直，聰敏恭謹，出乎稠人之表。予得會勅修大藏，乾隆元年同館事，三年來，形骸相忘，脫非世比，亦深知熏習善種，無忘本得。雖處塵塵之中，無他所好，惟耽心梵冊，酷嗜華言，窮顚末，察微芒，盡其平生力，是欲測佛智。於中揀閱《佛說造像量度儀經》一帙，遠朝市，棲幽壑，窮究歲月，一心不間。考佛出作人息，差無漏明，差無背向，法相短長，毫髮曲盡其妙，其精如佛在世之無異焉。時懷同歸一善之忱，所患朝野邊邦，明佛心依相歸，或金銀銅鐵，香木泥瓦，繪素，種種不一。匠功巧拙，精粗收分，執相之訛，而人心之慢，是以見顏色而啓敬之心。上格佛心，下契愚夷，功豈小補者哉！欲壽梓流通，問序於余。予訝然笑曰：『縱具通身手眼，百千三昧，曷敢向佛頭上著色乎？』然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性義，祇者語聲是。』拈此一段，可表大檀抱一式，歷萬古不磨之因；守一法，結千秋香飄之果。孰爲佛耶，孰不爲佛耶？鏡華水月之想，幻化諸實之議，旨哉此也。瞥然一笑，直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三世衆生，同一體靜觀，則像由之所生，心佛亦然，夫復何贅？是爲序。乾隆七年歲在壬戌佛誕日，楚黃嗣祖沙門明鼎拜書於京都萬壽符夢堂丈室。

本誠《佛像量度經序》　從來修佛果者，六度爲先；成佛因者，造像第一。昔如來住世，金相流輝，原有量度，古有造鑛麥大像，且獲福無疆，況志心造像，而不遵量度可乎？漢唐以來，此方國王大臣士庶緇流，造像供養者，不可勝紀；然造者多，而如法者少，皆未得其眞尺寸者也。烏朱穆秦部落儀賓公，內通五明，留心佛典，創譯《造像量度經》，乃舍利弗之所請問，如來親宣者也。其中所說，從頂至足，分寸節度，皆有法則，縱橫大小，毫釐不差，未得流通於此土。今儀賓公，心存菩薩行，利濟形於外，常翻譯諸文，悉皆成章，意欲遺之無窮。又遇靜覺國師，出佛像圖式，及《量度經》，與其意相合，於是刊布流行。適灌頂大國師，抱恙就浴溫泉，公往問訊，道經荒庵，思在藏館同事接談之情，故出所譯經卷，示成人之美，善必同歸。余因而序之，見其詞清義暢，宛然有古昔房相之風；兼繪像圖式，雅有法度。後之造像者，依式而行，無不感通，福田其有窮乎？

《法華經》云：聚沙爲塔，指爪畫佛，皆爲成佛正因，況志心造像，而遵量度者哉！自漢至今，世多訛謬相傳，失其法則。公今刊布流通，遵佛量度，若有善信人等，發心造像，依此準繩，造繪聖容，卽同世尊在世，親見如來將金璧交輝之聖像，演六度之精嚴，求得佛果，有何難哉！後之同志者，幸勿忽諸。乾隆七年佛出家日，慈善比丘本誠記。

界珠《佛說造像量度經序》　或問：『佛有相耶？』答：『佛有相。』問：『佛無相耶？』答：『佛無相。』問：『佛有相之中無相耶？』答：『然。』問：『佛無相之中有相耶？』答：『然。』問：『如何是佛有相？』答：『衆生有相，佛焉無相。』問：『佛相衆生相，一耶二耶？』答：『不一不二。』問：『如何是不一？』答：『佛以沙劫熏修，百千萬行，相好莊嚴，圓成果海。衆生曠古無明，性天未朗，所行所感，不出六道。故不一也。』問：『如何是不二？』答：『佛言，我昔曾爲蟲來，未成佛時，何異衆生？今衆生之中，忽然大悟，已有佛性，於生死海中頓超覺岸。前佛後佛，而無間焉。故無二也。』問：『如何是佛無相？』答：『佛未出世，相從何生？』問：『出世後如何？』答：『鏡華水月。』問：『鏡華水月是無耶？』答：『爾問，鏡華水月。』問：『畢竟如何？』答：『爾問，畢竟。』問：『畢竟無問處？』答：『無問處亦無。』『噓！靈山拈華之旨，少林分髓之機，全彰無剩矣。

問：『如何是佛有相之中無相？』答：『有不自有，因無而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衆生執有以成病，諸佛以無爲藥而治之。經云，三心不可得者是也。衆生執無以成病，諸佛以有爲藥而治之。經云，於法不說斷滅相者

是也。然則有亦能成病，有亦能爲藥；無亦能成病，無亦能爲藥。有也無也，藥也病也，在當人執與不執而已矣。經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是也。我則曰：佛現莊嚴相，爲度六道生；六道證眞空，莊嚴不可得。經云，卽非諸佛，是名諸佛；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卽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問：『如何是佛無相之中有相？』答：『淨法界中，本無色相。大悲示現，四八莊嚴。莊嚴者，非別所有莊嚴，卽衆生而莊嚴者也。何也？衆生執貪欲，諸佛化貪欲而爲解脫；衆生卧無明，諸佛破無明而爲般若；衆生輪生死，諸佛超生死而爲涅槃。譬如木中，本有火性，當其未假方便因緣，火何有也？及其方便施工，火從木出，可說無耶？衆生佛性，亦復如是。當其迷時，無明雲暗，智月未彰，三界茫茫，一大夢場。及其悟也，慧風大掃，雲盡無方。性天本潔，智月本光。本潔本光者，不爲無明雲暗而無，不爲無明雲盡而有也。

『嗚呼！三世諸佛，卽三世衆生。三世衆生，卽三世諸佛。不有衆生，安有諸佛？不有諸佛，誰度衆生？然則衆生者，諸佛之苗也。諸佛者，衆生之果也。當知衆生，不可輕也。輕衆生，輕諸佛也。諸佛不可不學也，不學諸佛，衆生不了也。衆生要了者，當觀諸佛之相好也。諸佛之相，有四八端嚴，八十妙好者，從百千三昧，無量妙行而來也。衆生可有此相耶，可有此好耶？既無此相，又無此好者，定無百千三昧，無量妙行者也。要求諸佛之相好端嚴，當求諸佛之百千三昧，無量妙行，諸佛之百千三昧，無量妙行者，不離衆生，自身自口自意而求也。衆生之身口意，無明爲首，便爲十惡。智慧爲首，翻爲十善。又以智慧爲首，翻而爲十波羅蜜。十波羅蜜，十地等證，名爲等覺，覺既等矣，必等於相。相覺不分，而入於妙，所謂妙覺，妙斯妙矣。妙妙圓明，所謂圓覺。圓覺者，佛果也。佛果者，方有四八端嚴之相，八十二種無上妙好者也。不有如是之相，安有如是之果？不有如是之果，安有如是之相？如是之佛果，如是之佛相，可說有耶？可說無耶？可說無相中有相耶？可說有相中無相耶？雖然，無方便中，假立方便。無佛相中，假立佛相。令諸衆生，觀佛相好，從何而生。經云，佛身者，法身也。從慈悲喜捨而生。衆生卽悟曰：慈悲喜舍，人亦能爲，不肯爲也。譬如周道皇皇，進亦無阻，退亦無阻，進退由人，非由道也。我等衆生，何莫由斯道也？』裏慈悲喜捨之輝，駕三十七助之車，御十八不共之驥，進取佛果，而證佛相。寧凝凝蠢蠢，甘忍塵勞，莊飾人天世趣，三惡業道之身相也耶！書曰，見賢思齊。祖曰，彼既丈夫，我亦爾。定光曰，佛昔曾爲我，我安不成佛？胡不思之，胡不勉之！』予因龍公之命，敬於經首，假立問答，論而序之，以發明人天瞻像之旨焉。時乾隆六年佛成道日，比丘定光界珠謹題

《造像量度經》

著　録

和碩莊親王《造像量度經序》　烏朱穆秦部落，原任公工布查布，深通五明，精習三倚，心珠內含，慧月外照。憫夫世之造像者，離宗失迷，程式靡準，三會成咎，淪於極惡，致使如來妙勝，末由仰瞻。乃追幀像之初，宏演胎偶之法，翻譯《量度經》一卷，手加注釋。積歲既成，請正於余。

余惟在昔，釋迦如來，爲須菩提，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夫眞空冥冥，無我無人，一切有爲，如夢幻泡，尋茲元理，蕩蕩難名，斯則神明變化，無可究其形容者矣。然而因現相乘，種種具足，色身融相，如虹斯彰，遍諸大千，普示覺利。剎剎塵塵，蚩蚩蠢蠢，聞香觸光，歡喜無量。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範金鑄形，搏土成像，俾諸眯矇，同著隻眼，豈非法界之明燈，果海之寶筏哉！若乃宿根明淨，智慧通流，瞻奉慈雲，大啓正覺，循是有相，以窺無相，眼耳鼻舌，如如空虛，人我衆生，等無障礙。所謂以一莖草化丈六身者，偪塞遍滿，隨處涌現，我佛全體，於是乎在。譬如得魚，自然忘筌，顧非是筌，魚何緣得？釋經功德，亦復如是。余樂其有善因也，爲之訂魚亥，薙繁重，更付剞劂，流傳四大。庶幾四八莊嚴，隨分圓足，八十妙好，放大光明，以是因緣，齊生忉利云爾。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秋七月中元吉日，和碩莊親

王愛月居士題並書。

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經引》 夫造像之藝，其來尚矣。梵志阿思陀仙子所作像傳曰：人壽十萬歲時，南洲有轉輪王，名尾亞舍。爾時有儒童夭殤，其父被哀迷亂，負屍號而犇闕，妄犯啓言：梵典頗載，輪王治世，民無非命，今臣息如是，其咎何歸？速還吾子，莫污聖揚。如此纏綿不已，舉朝無法解慰，稍生不寧。即時大梵天帝，爲護國王，特遣毗首羯磨天子，授之以圖畫之術，物色儒童眞容，而令活之，與其翁，上下俱得歡悅。梵天嘗贊曰：山中妙高最，鳥中惟大鵬，人中如輪王，藝中是丹青。遂流傳於世間，以爲像藝之通原焉。惟佛像之本，則我佛中年之時，中天竺國瓶沙王，爲遺遠友，乞得世尊畫容，爲幀像之始。暮節，舍利弗創受造像量度，而優塡王鏤檀造世尊立像，是爲如來胎偶之初，於是流布五天竺之境矣。其於土番，則唐之貞觀中，創興佛法，前后累使東土及天竺，徵聘諸賢，而賚取衆經，一切五明典籍，繼續翻譯。準令國內公私立刹，各隨其願力學習之。夫三倚之造法，乃工巧明部所收，最爲尊勝者也。彼所出載經傳頗多，而得其傳授者，曼、董、啾三氏惟精。西來佛像，什有八九，靡非彼三家所出者。而天下通稱藏佛，賢愚同寶，貴賤共持，豈非分量盡得合式，深有契於人心之故歟。

余先在恩師敕封弘教三藏廣智法王寶榻前，親受密集曼那羅尺寸時，並得佛像及塔之尺寸，附安藏法要集偈番本，雖未能熟習，亦自知珍惜之，蓋愼藏而弗失者有年矣。今中土之佛像，有所謂漢式者，有所謂梵式者。其所謂漢式者，則漢武北伐匈奴，得休屠金人，安置於甘泉宮。孝明西迎沙門，受幀像，創建洛都寺宇，其後漸盛遍曼。自晉魏六朝以至於宋，代與西國通和，公私往來，時時不斷，故多得西國佛像。而唐之元奘法師，遍歷五竺境，共十有七載，瞻禮世尊過化之地，綜通其聲教。《大般若》等經千有餘卷，金玉佛像百什餘軀，俱以大象載歸。其像之精妙，皆阿育王等所造者焉。蓋自漢以來，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來像爲模，工行家，祖述相傳，此所謂漢式者也。其所謂梵式者，元世祖混一海宇之初，爾波羅國匠人阿尼哥，善爲西域梵像，從帝師巴思八來，奉敕修明堂針灸銅像，以工巧稱。而其門人劉正奉，以塑藝馳名天下，因特設梵像提舉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故其藝絕於古今，遂稱爲梵像，此則所謂梵式者也。然迄今歷代，竟未譯出其經傳。若有離宗失迷，口授尺度，久訛不歸者，固無可評正矣。

夫貴著貴相，賤露賤貌，裏存外現，分毫不差。昔如來以宿因三十二種大功德圓滿，具足三十二種妙相，而淨息凡夫八十種妄想，因全備八十種隨形好，示應化一切潤嚴者也。此其妙勝莊嚴，豈可以無師之學，謬爲增損者哉！蓋具幾分之準量，則凝注幾分之神氣，有神氣之力，以能引彼衆生之愛敬心。因以其愛敬心之輕重之分，而因獲其攝受利益之大小，此乃天理之自然也。經云：『量度不準之像，則正神不寓焉。』此豈工人之所易任者乎？然則尺寸量度之爲要務也，明矣。予平素留意於斯，然非用佛說經義，莫能證鑒，故每爲之遲遲。適陝西洮州敕賜禪定寺崇梵靜覺國師喇嘛來朝，晤於公署，偶談及此，訓余曰：『《舍利弗問造像量度經》者最先詳且該，子盍譯而行之？』予聞之喜，敬諾焉。於是月餘，而國師贈經之模本，並圖像五篇，俱擇日而程其功。其中復有當資勞搜者，亦各遍攬采取，納於經間空處述之，或別錄類附於後。仰賴佛力，已獲垂成，凡我同好，永遠供爲資糧矣。因效番王佛陀阿布提所作五明傳略引，而書於經首。時乾隆七年佛從忉利天下還日，番學總管漠北工布查布謹識。

章佳胡圖克突《造像量度經序》 一切諸經所謂佛之身也，其說有二：一曰法身，二曰色身。法身者，慧德之報，修習自覺自利之功行，圓滿之極地。色身者，福德之果，能爲覺他利他之方便，大權成就之至處。佛爲救度衆生，發菩提心，屢劫勤行精進，並修慧福二德，無毫停息，以當得甘露。時至果報並結，究竟正覺焉。法身元體，如同虛空，無有著礙，遍一切處，不可分別清淨智慧。色身融相，雖類人天，相好莊嚴，奇特超絕，世無可比，因其一切諸善福德具足故，衆生若得見其躬，或聞其音，觸其光，至於心所憶念者，具德無量饒益，其善遠被慈愍。未得親睹者，乃有造像之術遺於世間，作爲方便第一福田。凡得見聞想觸，但有接緣者，悉能消除身心之災障，而令發二覺之心，引入無漏心之境，利益不亞於原身也。

其術世稱爲量度經傳，流通聖方，及諸番地。自漢明帝初入於中華，迄今千有六百餘年。雖信心瞻禮，頻示形容，而工業仿效，實未盡眞迹妙之矣。今有番學大人工某者，生平樂學習之業，懷弘濟之念，寒暑不堪，益久彌勤。

因見佛像傳塑，規儀未盡，乃特譯出《舍利弗造像經》，親加注述，弘緘具備，而屬予考訂。予細閱數次，喜自不勝，因規校一切，詳加釐定，題諸經首，以記予隨喜之志云耳。乾隆七年佛初轉法輪日，敕封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章佳胡圖克突書於敕建嵩祝禪林。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

著　録

阿旺查什《重刻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序》 昔我佛在廣嚴城，以梵音聲說《藥師七佛本願功德經》，傳至唐特，西藏王頌藏剛布譯爲番文，以便彼國誦習。迨至國朝，王輩達賴喇嘛製《供養儀軌經》，體制尊嚴，儀文周密。後人如法修持，內具誠懇，外修節目，能令解脫世間衆苦，速證無上菩提，益莫大焉。顧西番文字，華人多以未諳，後見顯親王、傅儀賓公、工布查布所譯漢本，文字允當，與經旨相符。惜其原板無存，其中亦無布壇法儀，與供養佛相方位二事。謹錄珍襲，不敢自秘，久欲公之大衆，因力未逮，以致稽遲。今逢大檀越宗室祐容齋少宰，見刻此經，指示添繪壇儀各方位佛相，與三十五佛之相，及救度佛母二十一相，並以寫梵天文字數仟，尤爲莊重。復有檀越理藩院正郎定君，聞此刻經，欣然共濟。既得二大檀越，偶善捐資，贊成斯舉，什遂將譯成漢文，諸品經數卷，凡諸佛號，悉書二體字，同付剞劂，裝成卷帙，期傳不朽。奉諸蘭若，分諸信士，凡我同志共步善因。是役也不輕，予之夙願克完，而諸善友之財施，即法施也，不可不爲志之，因爲之序云。大清道光歲次甲申嘉平月吉日，淨住寺住持，特授盛京實勝寺掌印喇嘛阿旺查什書。

詩文類

著　録

劉孝孫《沙門慧淨詩英華序》 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宏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嶽降精，神解內融，心機外朗。髫年對日，卯歲參元，擢本森梢干雲，階乎尺木；回瀾淼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閱川而軫慮，睠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洪鐘待叩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

予昔游京，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予以實際，誘予以眞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牕之咏，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摛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隨高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趨，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摭詞賓，耘剪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末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穎川庾幼孫學該《墳》、《索》，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

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邵唱楚謠，同管弦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

智圓《閒居編自序》　錢唐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於講佛經外，好讀周、孔、楊、孟書，往往學爲古文，以宗其道；又愛吟五七言詩，以樂其性情。隨有所得，皆以草稿投壞囊中，未嘗寫一淨本，兒童輩旋充脂燭之費，故其逸者多矣。今年夏養病於孤山下，因令後學寫出所存者，其後有所得亦欲隨而編之，非求譽於當時，抑亦從吾所好爾。大宋大中祥符九年，丙辰歲夏五月十日序。

又《佛氏彙征別集序》　唐祚既滅，五代之間亂亡相繼，錢氏霸吳越奉王室者，凡百年。羅昭諫、陸魯望、孫希韓輩既沒，文道大壞，作雕篆四六者，鯨吞古風；爲下俚謳謌者，掃滅雅頌。大夫士皆世及，故子弟恥服儒服，恥道儒言，而必以儒爲戲。當是時也，孰肯作苦澀辭句，張皇正道，速謗於己，背利於時，爲世之棄物耶？佛氏彙征，永嘉人也，學古文於樂安孫郃而不變所守，扶其墜風，作《玉璽刺傳》，禪述儉德，指迷化成之篇，頗有新意。而生不偶昇平，追於僧吏，故於所述往往有應事隨時，不能正名者，此亦珪璋之微玷耳。今擇其善者若干，首勒成三卷，別爲一集，可以垂範將來，知賢者之用心云。初征董吳越之僧也，進賢好施，治行心不忘佛理。噫！進賢義也，好施仁也，治行貞也，心不忘佛理達也，四者備矣。君子謂列傳於高曾，播美乎百世可也。而不見大宋之十科者，雖曰傳者不蔽賢，吾不信也。

吳遵路《閒居編序》　五彩相宣，故火龍黼黻照其象；八音迭唱，故英莖濩武導其和。足言以文，亦猶是矣。何則？志有所之而辭生焉，辭不可陋而文形焉。然而風流下衰，靡弊忘返，於是文過其實，理不勝辭，或貽肇畎之譏，或興鄭衛之諭。比物連類猶或失之，索隱鈎深將何所取？質而不野，文而不華，敷演眞宗，辟聖人之戶牖，導揚名教，示來者之楷模，則於圓公上人之文而見之矣。

上人世姓徐氏，名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錢唐人也。年八歲受具於本郡龍興寺，二十一歲傳天台三觀於源清法師。上人神宇清明，道韵凝粹，德貫幽顯，學該內外。開卷游目，必沿波而討源；屬筆綴辭，率勸善而懲惡。蔑聞可擇之行，不觀非聖之書。克己爲仁，無亡於終食；服膺講道，靡舍於寸陰。仰止高山，溫其如玉。至性樂善，蓋稟於天資；妙藏能文，非由於師授。尤好靜默，專務隱居，屏去塵游，杜絕人事。處方丈之室，晏如覆杅，玩一卷之書，嗒然隱几，陶陶乎不知物我之爲異也。道風所偃，學者如歸，巾卷盈門，緇黃匝序。暫聆更僕之論，頓釋疑聞；克終函文之儀，皆成法器。鐘鳴善應，谷答忘疲，斯又利物之勝緣覺，誨之人能事也。若義其耽味寶乘，揣摩秘典，演一音之遺旨，恢四蹄之眞詮。揭慧日以揚光，發揮大事；引慈雲而布潤，覆露羣方。垂裕筌蹄，動盈籤軸，旁涉莊老，兼通儒墨。至於論撰，多所憲章，吟咏情靈，悠揚風雅，小文短札初不經心，遺言放辭咸有奇致。

師早嬰痾瘵，常居疲薾，伏枕方榻，罕事筆精。授簡門人，多出口占，辭條錯綜，文律鏗鏘，率爾混成，不煩刊定。夫折理者，意遠則理優；宣理者，理高則文勝。蓋先本而後末，摭實遺華，然後大羹不致而遺味存，大圭不琢而天質露。豈與夫咬哇之末響，彫刻之繁文，較其能否哉！始自景德丙午，迄於天禧辛酉，集其所著得六十卷，題曰《閒居編》。扈言日新，方運不休之思；賞音竊抃，必期善聽之聰。過此以還，請俟來者。其經論疏鈔科注等，洎諸外學自成編錄者，凡一百七十卷，皆從別行，不列此集。乾興壬戌正月序。

浩肱《閒居編後記》　自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大法師諱智圓，字無外，號中庸子，歸寂於錢唐西湖孤山瑪瑙院。平昔所著述《閒居編》，至今嘉祐不墜於地者，猶一綫耳。

吳待制遵路撰法師行狀云：《閒居編》六十卷，雖目其言，終不能見其全集。今開之本訪諸學校及遍搜求，得四十八卷，《病課集》仍在編外，今恐遺墜，遂將添入，總成五十一卷。有求之未盡者，俟後人以續之。浩肱孤陋寡學，不能考校謬誤，且貴乎先賢博達之文，存其本而免失墜耳。又得信士搖君大有，因聞法師之清名，賦性雅尚，欣然願施財，及導同人刻版模印，以廣斯文。時聖宋嘉祐五年歲次庚子八月既望，於錢唐梵天寺十方講院，空大師浩肱字仲輔記。

元照《樂道集序》 予昔見海東使臣經從吾鄉名山勝槩，率多題咏，觀其格致，則與夫大國文軌頗同。後見僧統所留篇什，語句平易，思味幽遠，復知僧統又知詩之深者。比以朝辭迴杭艤舟，府亨忽持李相國詩集爲示，發卷一覽，愛其學贍而識遠，辭直而理詣，大率稽於釋典，宗於理性，皆超拔物外之論，非所謂世俗文筆也。處富貴而眞寂，故以樂道命其題；居塵染而守清節，故以婆塞標其號。以夫道無不在，故其言觸事而發，隨物而應。存乎梗槩，且錄百篇，足以弘贊佛乘，啓迪來裔；豈與夫雕蟲刻篆嘲風咏月者，同日而語哉！然彼國文士能詩者甚衆，而僧統獨愛此集，將命鏤板流通於世，向所謂僧統知詩之深爲不誣矣。觀是詩者體斯意。

謝逸《洪覺範林間錄序》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庵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因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詮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故其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明之。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懼字畫漫滅，而傳寫失眞，於是刻之於板，而俾余爲序，以壽後世焉。

余謂斯文之作有補於宗教，如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繒纊，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托斯文以傳不朽，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昔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己之志，岳取而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慧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蓋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序。

元敬《閒居編後記一》 《閒居編》，孤山雜著也，歲久亡版。夷齊居士章氏樂善好施，崇孤山之行，而貴孤山之文，慨然作偈，捐金貳仟緡，命工重刊於西湖瑪瑙。然是編特孤山緒餘耳，其撫掖宗教，詮釋羣經，有十疏別行於世云。淳祐戊申秋季，瑪瑙住山元敬書。

又《閒居編後記二》 元敬濫尸祖席，起廢興墜，乃其職也。始來此山，荒涼特甚，首創塔亭，且新祖像。又思遺文湮沒，募緣重刊，得檀越施錢計貳仟柒佰券，積兩年嚬施計壹仟玖佰券，甫克就緒。經始於淳祐戊申，訖工於寶祐癸丑。吁！力微難成，遲遲若此。此編之行，益欲彰祖道而播餘芳，資微潤而續餘焰耳。紙墨工食之外，以其所得爲殿宇、塔亭、僧閣諸處燈油之助，收贖之士仗此亦可以發自己靈光，眞所謂一舉而兩得矣。後之住此山者，當體此意，毋忽焉。瑪瑙住山節菴元敬題

方回《名僧詩話序》 古聖人作，民有康衢之謠，君有歌，民有賡，皆所以言其志，而天機之不能自已者也。上之朝廷公卿，下之閭巷子女，皆有詩。至周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篇垂於後世，蓋取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發爲風、賦、雅、頌，比、興之六體，曰『思無邪』，曰『止乎禮儀』，『以達政教』，『以移風俗』，此詩之大綱然也。彼西域之人世守其旁行之書，以習乎釋迦氏之說，意者中國伏羲之畫，倉頡之字，雖帝王盛時，未嘗化行於葱嶺流沙之外，故其口之所傳，筆之所授，惟死生爲一大事，而於吾道危微精一之旨無聞焉。然以華言譯其所謂《伽陀波蕉祇夜》，則與吾中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詩有暗合者，豈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且中國之人，其知有佛也，自後漢永平始；其許爲僧也，自曹魏皇初始；其變於禪也，自蕭梁普通始。佛也、僧也、禪也，此三字，中國本無之。佛仔之佛音弼，借是字爲符勿之切，而訓爲覺。禪讓之禪音繕，借是字爲時連之切，而訓爲定。又僧字別無它議，其訓爲乞，其切爲思登，而專爲浮屠道人之稱。是皆中國之字以行西域之音云爾。然則凡所謂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自初傳《四十二章經》已有偈，以至唐武后譯《華嚴經》至三萬餘偈，皆中國之譯者爲之，而文人才士或增爲之也。三代無佛，兩漢無佛，魏晉以來無禪，禪學盛於梁，而至於唐，南北宗分，北宗以樹以鏡譬心，而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爲詩者，皆祖此意，謂之翻案法。李、杜、韓、柳、歐、王、蘇、黃，排佛好佛不同，而所與交游多名僧，尤多詩僧，則同許元度於支遁，陶淵明於惠遠，韋蘇州於皎然，劉禹錫於靈澈，石曼卿於山東演，梅聖俞於達觀穎，張無盡於甘露滅，張無垢於妙善果，極一時斤堊磁鐵之契。流風至今，而朱文公道學宗師，亦於杏雨柳風之南寓賞心焉。此予《名僧詩話》之所以作也。

丁丑、戊寅間，留揚州石塔寺，稍述一二。逮還桐江，過錢塘，搜訪古今僧集，訂以貝經燈傳，至明年己卯，緝成六十卷。或者謂此徒敝精神，何關風教？而予之意則有在也。周之末季，民賚於井田，教於學校，賓興以三物，而用之於出長入治之間，上無遺才，下無失職，而又命太師詩觀風，以察其疾痛怨思之所指，未有佚其身於比閭族黨之外者也。春秋作，而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徒，皆以賢者憤世嫉邪，甘爲禽麋木石之侶，則世道降矣。愈降愈下，乃有緇髡潛逃之囿。元嘉治而湯休還俗，臺城破而宗殆棄官，出處之意可知也。貞觀之際盛矣，而寒山、拾得猶隱於天台，予固疑其爲避世之君子。徐敬業、駱賓王以亡命隱，元微之所云智度、智堅師以敗將隱，而小說所傳猶有甚於此者。六祖之脉分爲五宗，摩呵斥罵，奇險譎怪，其語實出入於詩人之詩。至近世，南北叢林一言半偈，俱不乏人。由是推之，則河岳星辰之精、魁異傑特之士，韜理蟄沒於敗衲漏椽之下者，何可勝數！後世人才之所以衰少，益不如古者，其以此故非歟？此予所以有感，著爲《名僧詩話》，而天下名士大夫詩話，亦參錯其間。必讀者細考焉，則知其意將在於扶植天命民彝，而非耽博溺異，往而不返者之謂也。

祁駿佳《俍亭和尚閱經十二種序》　白馬新翻，金輪乍轉。魚山梵響傳逸格於黃初，支遁清譚扇微風於江左。過廬林而問道，倘悅難憑；入瓦官以窮經，逡巡莫迹。豈必宋雲嶺上乃見西來，奚武殿前方明祖意哉！或者謂五千卷軸盡成雲霧之堆，三百宮庭悉屬形骸之府。然則馬鳴、龍樹不當祖述於少室門隅，無著、天親宜早棄離於史陀天半矣。

塞河源而疏洛洛，埋天柱而對皤岷，未爲論之得也。俍亭和尚鷲嶺重來，竹林應迹。指揮任意，驅碧鷄黃馬於雙樹之餘；舒卷忘情，題緣字赤文於華鉢之外。火珠勝耀則海藏煥其龍文，純錦流霞則鮫宮鬱其鴻烈。論義及於微芒，談經偶止十二。問胡僧於鐵鉢，降等相招；走學士於藍輿，望風趨拜。池邊神女承几硯而露濕珠囊，天上靈祇奉給侍而風驚虎觀。昔鼎州道貴傳信字於金剛，投子望高拾言音於摩竭。相逢杜順煙水言旋，見面郎琊山河作舞。固知剎竿臺畔留鷄足之袈裟，祇樹林中北大庾之衣鉢。支離者既溺筌蹄，宕往者復遺繩簡。悅笙簧於耳目，問律呂則不辯伶倫；涂丹雘於階墀，按黼黻則未知黑白。豈將以隻履爲芻車，黃梅爲蒿矢耶？若乃儒童分衛，升闕里而拜衣冠？仙子凌空，出函關而存點畫。一篇之內數語該通，一軸之中羣言奔赴。風雲奏闇闔之間，日月出崑崙之下。列子乘而御天，朴來笑其觀正，吾無以測是書矣！吾無以測是書矣！山陰同門法弟祁駿佳法名淨超頓首拜撰。

黎元寬《俍亭和尚閱經十二種序》　藥山看經，貴圖遮眼。青《華嚴》念《法華》，皆後來傑出者。豈獨太原上座善解三因，淨因小師兼通五教哉！俍亭和尚本江左之名賢，傳洞山之正派，五家宗旨莫不探微窮源，論說同異，又復疏觀藏典，拈弄成文，如來禪、祖師禪教成一貫。今人智識，短淺未辨全經，動云故紙堆頭漫勞採擇，不知世尊升座迦葉破顏，鷄足山前拍拍是令，剎竿倒卻換取眼睛，貝葉傳來欣翻鼻孔。自非宗說兩通，安能敲唱雙舉。此編一十二種，變變化化出奇無窮，或藉教以明宗，或援儒以入佛。遂令黃面瞿曇按下雲頭，向曹溪路邊攙行奪市，一班咬文嚼字的，曹、劉、顏、潘、陸、徐、庾，只得飲氣吞聲，匍伏靈山，齊身拜倒。且謂之有文字耶？無文字耶？宗耶，教耶？儒耶，佛耶？誠開辟以來未有之書，固震旦國中不刊之典也。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傳曹洞正宗三十五世，豫章黎元寬博庵道人拜題。

靈耀《隨緣集叙》　緣從外來，非本眞也；隨惟偶應，非專屬也。夫人之相與俛仰一世，有悲歡離合，貴賤窮通，禍福凶吉，升沉倚伏，率外來也。而人則因外交，而亦悲歡離合倚伏升沉矣。復因外來而有言，則如馬遷之史，瀧崗之表；元亮之歸去來，太白之桃李園；孟德之橫槊，漢高之大風；阮狂之哭，成公之嘯，皆偶應也。比猶太虛，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日輪則明，雲霧則暗；戶牖則通，墻宇則壅；分別見緣，頑虛則空；鬱垮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究之太虛體非羣相，亦不妨因外來，而明暗塞空；又不妨因外來，而有聲，則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雨瀟瀟而鳴乎其冬，亦偶應耳，寧惟人物乎哉！西竺空王，已渾全本眞，永謝外務矣。其如有世界，生善治惡，入理四種，外緣來感，亦不獲已而有相，則現生法報應之身；又不獲已而有言，所謂生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說；不生生不可說，有因緣故說；不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矣。予猶人耳，寧無外來感觸，亦有偶應之言。門人裒集成帙，以乞名，予曰：「我無特操，我無專屬，而言者又非本眞也，其名隨緣可矣。」因編類爲四，而削去十九，雜著存十一，尺牘存百一，詩偈存千一，而源

流則具存也。徐孺子曰：『周易》稱隨時之義，大矣哉！以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天下隨時而大貞亨。隨緣之義，取諸此乎？』予曰：『不也。』予卑卑雌伏，言不出羣，殆庶幾於《易》之澤中有雷隨以嚮晦宴息耳。己未中元日，楞嚴講寺比丘靈耀書於大樹方丈。

楊雍建《俍亭和尚閱經十二種序》

俍亭大師所著《閱經十二種》，爲有語耶？爲無語耶？以爲無語，懸河之口，亦既共聞；以爲有語，法本無法，詎庸詞費！然則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維摩詰說法，天女散華。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也。俍師憫末學榛蕪，高者獵虛空，卑者循記誦，孰與鏡原委晰疑義？鰓然慮之，故閱經諸篇，不惜剖露，爲世津筏。其言曰：雲溪抑不得已不免塗汙古人，推此志也，豈好辨歟？三藏教典，西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者也。《閱經二十種》，雲溪大師不得已而有言者也。昔我孔子憂微言之將絕，退而與七十子之徒，修明先王之道，刪詩書，定禮樂，以垂示來世，然後六經之義炳若日月，沛於江河。俍師固吾孔子之徒也，其閱經也，爲無隱，爲不倦，猶然孔子之志也。若迺杜口毗耶，掩室摩竭，機用所契，同源共貫，聽俍師談經，而愚者解頤，辯者卷舌，《青龍疏鈔》便可焚卻。說時默耶，默時說耶。十二種中雖旁通曲喻，猶之乎不立文字云爾。息齋先生之語曰：『俍亭橫說豎說，深說淺說，無所不說，究竟實無一說。』非深知俍師，惡能道此哉！康熙九年庚戌中秋，法弟楊雍建題於武林敬勝堂。

謝宏鐘《旅泊菴稿序》

原夫大地羣生迷失眞性，認物爲己，流轉生死，不知其幾千萬劫。由是佛祖出世，隨宜說法，喝破迷關，令其返本。其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各因其時，不失其正而已，豈有實法哉！

吾師霖公和尚之謝事石鼓也，痛法門之混濫，世變之日下，輒思中峰四居之意，山邊水邊任緣漂泊，以自晦養。乃取《首楞嚴》旅泊三界，示一往還之語，名其菴曰『旅泊』，志無住住也。乃法乳淪浹遍地皆周，杖錫所至四衆環集，蔚成叢林，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而初非有心，得無旅人無家而無處非家耶。然桂性彌辣，冰心愈冷，初至富沙俯從衆請，建殿立塔有同插艸聚沙，大功落成即棄之去。凡遇名聞利養雜然橫陳，如經蠱毒之鄉，水亦不敢霑著一滴。蓋師弱冠參方，早已覷破世相，志求大法以自利利他，不爲世間石火電光瞥轉間虛妄聲利也。故出世說法近三十年，而超然物表，卓然獨立，令人可仰而不可即。且生平不畜長物，隨得隨散，惠施不吝；而獨慎重大法，不輕以與人，故作《不輕授受論》以見志。蓋其擇法嚴明，不忍以相似學解而混淆眞源。嘗歎今時學者，於如來聖教量大經大論，弁髦視之；於古德親悟親證機緣，初入門來便相效顰；師資欺誑，作世諦流布，甚至大言不慚，壞卻心術，故在鼓山時，即禁止上堂小參及拈頌等。後居旅泊，乃手纂《金剛刊定記略》，既而又纂《華嚴疏論》二部，乃法門大典刊布天壤間。蓋欲得一二夙有靈骨者，從般若門入華藏海，棲心法界，繁興普行。庶藉此藥其痼疾，挽其頹瀾，不然何所砥止哉！自清涼、棗栢而下僅一見之，其衛道之功不可思議，本詎能贊一辭！惟是旅泊有稿，若法語、若偈頌，以及雜著、序論、傳記等，體非一格，文兼衆長，要皆自慧海流出，無非闡佛祖之心宗，開後學之智眼，懲末流之積弊，燭迷塗之重昏，集成鉅軸，不輕示人。

本追隨憾晚，感激恩深，一日侍師於寶福方丈，得一盥讀，乃喟然歎曰：『師其乘大願輪現旅人身，而爲說法者歟！何其荷擔大法奮力向往有若此也。』因與同學飛卿、啓鑰二公請梓流通，用廣法施天下，後世必有具擇法眼，洞見吾師出處語默，無非因時求弊，護持正法，爲後學者作抉膜金錍，當不徒作文字觀也。謹焚香掃素，僭爲序諸卷首。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朔旦，學般若富沙弟子道本謝宏鐘盥沐拜題。

龔錫瑗《旅泊菴稿序》

天地一逆旅也，日月往來，山河流峙，逆旅中之世界也。二乘禪寂，四生升沉，逆旅中之衆生也。三世諸如來、歷代諸祖師，逆旅中之舟航也。三藏十二部三千七百則，逆旅中之輿杖也。粵自道法東嬗，龍象代興，或乘運而生，或應緣而起，雖莊嚴梵行，而視緣境常若空華；雖廣坐道場，而等此身有如幻寄。《首楞嚴經》云：『旅泊三界，示一往還。』昭此旨也。

爲霖霈公禪師佩洞上之法印，續石鼓之燈傳，自其開法茲山，唱道雙塔，抉去風塵之翳眼，喝破道路之迷關，三十年於此矣。辛亥之秋，頓謝曲彔，長扶椰樑，山陬水涘任意以逍遙，佛境魔宮隨緣而自在。然而杖錫所至，即成叢林，槌拂偶拈，皆爲法社，師之迹愈晦而道愈顯矣。於是會城緇素啓請殷勤，寶福舟車重重繭往反，師不能終遁，遂以是歲之夏振錫還山。余逐隊迎謁，屢夕咨參，因得讀師近刻語錄，師自署曰《旅泊菴稿》。

嗟乎！十餘年來，大海爲游龍之曠宅，虛空作雲鶴之家鄉，師眞所謂

去無所粘，來無所至者矣，旅泊之名意在斯乎？是集曲隨機宜，洞中肯綮，徹佛祖之骨髓，探宗教之源流。至其雜著諸編，亦復海涵嶽負，玉潤珠圓，一代之法匠宗工，舍大師其誰歸乎？《法華經》云：「有一導師善知通塞險難道路，故能導彼衆人前至寶所」今而後茫茫無涯之苦海，有岸知歸；杳杳無盡之重關，無幽不剖，逆旅中人請各留心。如其不然，其不爲舍父逃逝之窮子者，幾希矣。時康熙甲子皐月上浣，溫陵弟子龔錫瑗盥手拜撰。

羅有高《二林唱和詩跋》 乾隆四十一年，有高自浙東過蘇州，故人彭羣，出是冊示予，且命校其字之違古甚者。得一再讀之，悲響玲瓏，優然迦陵頻伽二六時中和雅音也，芬然曼殊娑華新好華片也。獨念予今去作詩時六年，尚癡癡迷迷，流落人間。淨業蕩無纖芥，皐疾等於須彌。陳思王之咏飛蓬，意欲同之。不蓮界之思，何思乎？思而不學，自取怠焉，念之哉！

史地類

著録

寶唱《名僧傳序》 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彌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紀，振發弘要。寶唱不敏，豫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

又《名僧傳後序》 豈敢爲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迹。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盡，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琅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三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

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於雲。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蕭鐸《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況般若淵玄，眞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眞。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尚矣。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貼，事惟牽課，或前後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

余幼好彫蟲，長而彌篤，游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歸同一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隨而足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劉憑《內外旁通比校數法序》 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疏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撝之際，於斯取失。故錄衆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參隸經誥，故即而叙之。

道宣《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序》 夫寺塔之基，其源遠矣。自賢劫創啓，諸佛告成，引四生而開三聖，引五乘而會一極，莫不以俗爲出有之本，通理爲入空之致，故使權圖匪定，而義實斯顯。所以道場別住，木石土宇，周徼短長，院坊小大，僧佛位殊故，設置斯別；凡聖性異故，禮供分倫。重門洞開，啓三七之嘉謂；林池交映，引四八之康途。表稱既彰，其尊亦穆，故十方清信歸迹雲集，九界靈祇投誠霧結。至於六師異道，傾影覆之威奇；四俗懷生，得眞教之雅趣。斯並古佛之行事，故蟻窟而猶存，流施不窮，致來聖而同襲。然即世相不停，陵谷交資，能事斯復，故接非常。今則大野丘墟，同黍離之永歎；遺基茫昧，顧塞露而深淒。

自告隱兩河，歸眞雙樹，法流振旦，方聞勝蹤。而法勇、法盛之儔，道邃、道生之侶，憤發精爽，慷慨未聞，視死若生，追蹤高軌。既達故地，止見遺塵。雅相雖繁，終傳往迹。莫若面睹，用啓幽心，但以昔緣未絕，冥威有從，天人及殊，聞義便舉，敢以所述，用陳幽鏡，遂蒙照示，圖而傳之。自大聖入寂以來千六百歲，祇園興廢經二十返，增損備缺，事出當機。故使圖傳紛綸，藉以定斷，其中高者三度殊絕，自餘締構未足稱言。隋初魏郡靈裕法師名行夙彰，風操貞遠，撰述寺誥，具引祇洹。然以人代寂寥，經藉罕備，法律通會，緣叙未倫。然則布金留樹，重閣層門，七日而騰架於千畝，鐘鎖而各聲於百院。語斯大然，事駟常經，莫非統機之緣，天人助其成務，通感之義，龍鬼贊其神功。昔聞輪皇建塔，一時而興八萬；大士化物，大室納於兩儀，豈惟人謀，乃簾玄承草創。今則無從此所傳者，生在初天即南天王之大將八之一也。見始及終，止過晦朔，親受遺寄，弘護在懷，慈濟無蒙，非其視聽，流此圖經，傳之後葉。庶或見者知有所歸，輒錄由來，無昧宗緒。

余以祇洹本寺主久所居二十五年，一期化迹，七處八會之鴻業，形不從於此園；五部四含之藉，法多從於斯寺。由是搜採羣篇，特事通叙，但以出沒不同，懷鉛未即，忽於覺悟，感此幽靈，積年沈鬱，霈然頓寫。然夫冥隱微顯，備聞前絕，於寶搜神之錄，劉慶幽明之篇，祖臺志怪之書，王琰冥祥之記。廣張往往，未若指掌，流俗仳璅之儔，或生果論，未達通方之臣，昌斯傳不足以聞。又有旌異述異之作，冥報顯報之書，額叙煩攝，光問古今。余即所列事等文宣天王之錄，亦同建安石佛之作。覺夢雖異，不足懷

疑。恨以八十位年，情爽頓絕，面藉指授，耳聆曲誨，及至修疏，十不存一，紬絡圖傳，發未聞想，諸同儔恕其梗概之云爾。唐乾封二年季春，終南山釋氏感靈所出

盧藏用《衡嶽十八高僧序》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出生入死而無際。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哉！蓋同體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泳其洪波，志其小行，指元源以驤首，扣幽鍵而少留，亦能捭闔形神，度越茲數，則衡嶽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天監三年立，本名善思，暨陳改爲大明，有隋號爲衡嶽，則衡山之心也。二十八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赮駮舒蔚，燦爛炳煥以萬殊；松標玉聳，清蒼璀錯以億尺。水碧嚴霜而育粹，靈芝仁秀以孕眞。幽岫滅氛，絕頂無迹，遊其質者，則蘧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信神明之所棲遲也。故異人接踵，於此焉遊，靈迹葳蕤，道風綿邈，自鷲巖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元或替。至於仗智慧劍，壞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代悠邈，故老或遺，眞詮緬微，後生何述。

有沙門惠曰，俗姓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憩茲嶽。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清涼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祇覩前修，而山閒樸略，簡篇無次，遂覃思翰墨，博採遺風，事無虛美，務存摭實，自思大師凡一十八人，著之於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曰眞之恩奬，聞衆公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期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斯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贊寧《宋高僧傳序》　臣聞賢劫綿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物於中，大聖之師居於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爲僧相，喜示沙門，言與行而可觀，槩兼觚而爭錄。是以王巾僧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蓋欲希顏之者，慕蘭之儔，成飛錫之應眞，作曳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坯器，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令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於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缺。

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久虛，地天奏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叡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挺德，斗電均威，踐大道也；犧黃輸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講信修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同讎校，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環奇，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盡美善於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於關輔，蓋是拘於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等分面徵搜，各塗構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攄辭；因事言時，爲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爲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表。觀之者務進，悟之者思齊，皆登三藐之山，悉入薩云之海。永資聖曆，俱助皇明，齊愛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又《宋高僧傳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叡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爲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末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

又《大宋僧史略序》

夫僧本無史，覺乎《弘明》之集，可非記言耶？高、名僧傳，可非記事耶？言事既全，俱爲載筆。原彼東漢，至於我朝，僅一千年，敎法污隆，緇徒出沒，富哉事迹，繁矣言詮，蘊結藏中，從何攸濟？贊寧以太平興國初，疊奉詔旨，高僧傳外，別修僧史。及進育王塔，乘馹到闕，敕居東寺，披覽多暇，遂樹立門題，搜求事類。始乎佛生，敎法流衍，至於三寶住持，諸務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號《僧史略》焉。蓋取裴子野宋略爲目。所恨刪採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鴻碩寓目，預懼缺然者爾。

法道《重開僧史略序》

佛書所載，地獄鬼畜、北俱盧州、長壽天、佛前佛後、生便盲聾瘖瘂、世智辯聰、不信毀謗佛法僧者，名八難處，又曰八無暇。蓋生其處者，障難深重，無暇修心，不知正法，長劫驅驅，輪迴不息故也。是知世聰俗慧不達佛書，則理昧正眞，事同盲聾，矜伐衒耀，自爲己能，沮善詆僧，佛所不救。生遭貶謫，死入阿鼻，違逆皇天，招延世亂，皆此輩也。致亂皆因蠹善，具載佛書。本朝王內翰禹偁，生平著述排詆釋氏，雖唐韓退之、吾宋歐永叔，佛書所謂有天魔波旬闡提外道，無以加也。間遇英傑之僧，亦心重之。余嘗讀王公禹偁文集，有贈僧錄通慧學公詩曰：「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赴闕尚騎支遁馬，援毫應待中尼麟；溟濛雪彩松窗曉，狼籍苔花竹院春；還許幽齋暫相訪，便令陶令滿衣塵。」其意竊比陶彭澤謁遠法師故事，而自高之也。歐陽文忠公亦錄王內翰寧僧錄元夜觀燈嘲謔之言，有秦鄭不愛末坑之語。王又述寧之墓誌，則有心慕誠服之意。叙寧有文集一百七十卷，見行於世。王之毀僧破佛，蜂蠆梟獍，吠堯彈鳳，天下皆知矣。獨於通慧友愛相師，賦詩述銘以褒美之，何也？蓋通慧學行才識兼類，相求自相友愛耳。且世諦文章未知其高下，其於學佛明心博通大敎，王必不及也。

且夫釋氏橫闊勝大之言，包羅法界，洞徹鄰虛，斷惑出纏，冥眞會聖，永拋輪轉，長挹愛河，出萬劫之迷津，脫四魔之見網，歷劫災而不壞，與虛空而並存，與夫世文實霄壤矣。佛之利見也，應大機則重重華藏，剎剎分形；接小凡則丈六化身，三千界主。所以宣尼推爲至聖，老氏尊之竺乾。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溥天慈父，覆育羣倫，超出世間之大聖人也。孔、老二聖豈妄推之，蓋見善不及，守雌保弱，不敢爲天下先之志也。本朝駙馬都尉李度題寺詠佛詩曰：「仲尼推至聖，老氏稱古皇，天上及天下，應更無比量。」勒碑於相國寺之東廡別院。蓋佛者流光於混元之前，列影向太虛之始。慈雲法雨潤澤羣生，千聖樂推萬靈欣奉，宜乎宣尼、伯陽聞風而悅，慕德而歸命焉。唐李商隱贊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師師。」懿哉儒言，知佛者也。經不云乎，除摩利支山，不產旃檀木，好語皆生佛法中。佛未出時，世諦幻法皆無名字，佛之設敎，統應羣機，撮要而言，不出乎眞俗二諦。其眞也，詮妙理之格言，究死生之出要。其濟俗也，奬善罰惡，罪福報應。至於治世之書，亦諸佛之遺化也。故經曰：「一切世間安民濟物，皆是諸佛。」法滅盡後，有婆羅門，採什佛書，安置己典，傳於後世，大千國土，各有典彝。」在天竺則四韋陀，此土則五經三史之書也。故曰：「一切法者，皆是佛法。」豈徒言哉！如今黃冠剽竊佛經，撰成己敎，外道經書半偷佛法，識者盡知矣。

唯寧師內外傳通，眞俗雙究，觀師所集，物類相感，志至於微術小伎，亦盡取之，蓋欲學佛遍知一切法也。崇寧四年，敕加命號，曰東京左街僧錄史館編修圓明通慧大師，以旌其學行。師之所著，唯《大宋高僧傳》三十卷，與《僧史略》三卷，奉敕入藏頒行，外餘多湮沒。兵火之中得斯藏本，佛法事理來歷紀綱，捨此書而弗知也。苟斯文之墜地，顧大法之將沈，由是敢率同袍，興心內護。爰有兩街僧錄鑒義、臨安府前後政僧官禪講，同出長財，命工鏤板，附藏流通。因寫王詩歐公之錄，以示方來，使知世智辯聰之流有時而信焉。三敎之賢聖，理歸一揆，則八無暇之沈倫尚可救也。故爲序之。紹興十四年甲子四月己巳，如來誕聖日，傳西天三藏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序。

王隨《釋氏要覽後序》

錢塘月輪山擇賜紫誠公峻修潔之行，明內外之學，靡嬰拂於塵務，常宴息於雲寺。以聖朝隆浮圖之敎，盛田衣之衆。且謂契經至廣，博習難周，虞來學之童蒙，昧出俗之本末，乃閱寶華之藏，遍窮貝葉之文，採義類以貫穿，撮樞要而精簡，門目具舉，事迹該詳。披其言則曄若春融，質其理則煥然冰釋。猶儒官之學記，實佛門之會要也。毗陵郡牧職方外郎崔公智識囷博，才雅精粹，乃作字引，辭旨妙絕。幸獲捧覽，贊歎無斁，宜其鏤板，傳諸不朽。聊筆編末，冀翼而行之云爾。天聖甲子歲季春月辛亥叙。

道誠《釋氏要覽序》

道誠自委講京寺，東歸維桑，始寓龍華禪府，後

住日輪蘭若。中間十年，寂絕外事，唯讀藏經，日爲常課，酬昔志也。然則臨文昧義，猶渴夫飲河，但能滿腹，不知其深廣焉。或見出家人須知之事，隨便抄錄之。洎天禧三年秋，皇上覃昭曠之恩，普渡我天下童行，因是讎文，以類相從，兼益諸家傳記書疏節文，分爲二十七篇，析爲三卷，題曰《釋氏要覽》焉。且恤創入法門者，皆所未知，苟或玩此典言，藏諸靈府，則終身免竊服之誚矣。或通才碩學，豈以誠之微而廢聖人之言也云爾！

崔玉林《釋氏要覽序》　昔我佛妙正三身，圓成四智，不泥洎而自證，運漚和以度人。敷顯萬法，指眞實際；導誨羣性，了根本空。設三昧之門，嚴具足之相；盡有爲之執，歸無生之忍。宗會覺海，實蕃淨徒。迨乎寂滅示往，結集垂言，經論以祖述，教法以摽闡。其爲大也，至極含受而不可限量；其爲小也，細而不遺，視之弗見。窮無央之劫不可壞，終內有之識不能稱。錯綜端緒，雖惟逮而莫周；恢博開解，非超越而不至。將不由徑，儔爲所依，則今《要覽》可由而致之也。靡涉西流，知五竺之本末；不游法藏，明萬行之節制。動息隨用而立軌，修習知趣而不迷。包括微著，詮乘諦以證之；昭灼品例，卷上下以匀之。覽之者，猶若太陽昇而萬境廓然矣。謂曰：眞如非在句義。且夫一切之法，無礙相中，非學非知，應學應知，去聖彌遠，毛角差別，雖學雖知，然後不足罔有，行向未臻而遠離於學可也。因地果位，繫之在功。今誠公大師，博富於有聞，法施而留志，承佛威力，載集斯要，曰智曰慧，孰謂不敏。

時皇宋天禧四載季秋既望，序而引之。

郗濟川《廣清涼傳序》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故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粵自世雄示滅，像教寖傳，金口微言，方流於震旦，玉毫妙質，不見於祇園。聖智隱而易誣，昏蒙蕩而難信。菩薩所以運童眞之德，極遊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願海以澤四生。秘龍種上尊之稱，捨摩尼寶積之證。示爲弟子，翊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豫尊記於普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稱五百仙俱，《華嚴》說一萬聖衆。都淨城以演法，赫祥光而誘人。寶樂銀書，深秘金剛之窟；仙花珍樹，大同靈鷲之峰。是以波利西來，畢命願瞻於眞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具開名號；地拓魏齊而下，益廣修崇。列梵刹以雲屯，範聖儀而星布。鐘聲香氣，互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燈，咸覩神奇之應。

濟川以夙緣薄祐，生逢遺法，尚絲羈官，得寓靈峰，時會博聞，遍窮異迹，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紀寖深，簡編幾墜。獨有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大聖之化迹，高士之遺蹤，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事，使芳塵委絕。信哉！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眞容院妙濟一公，其人純粹聰敏，博通藏教，講說記問，靡不精詣。因請公採摭經傳，收捃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降世因地，終以巨宋親逢化相，名曰《廣清涼傳》。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俾師心王寶者，覩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正月望日謹序。

姚孝錫《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寂以探宗，或傳神化而素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已爲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爲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羣生。或現眞容以來歸依，或發祥光以竦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延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皇華宋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迹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睹，編次成帙。慧祥始爲《清涼傳》二卷，延一復爲《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使又爲《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爲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貝錦之文，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嶽，目瞻聖迹，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益，未易可述。偶回祿之構災，致龍文之俱燼，不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統，以酒官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既白主僧，願捐橐金以助緣。僧正明淨，語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力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僦工鏤板，告成有日。趙因造門，屬余爲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爲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眩衆，故爲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序。

陳舜俞《廬山記跋》 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爲余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之圖經、前人雜錄，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泐蕪沒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故並錄之，庶或有補史氏云。

李常《廬山記序》 余昔者讀書山中，愛其泉石塔廟之□□□□□志之不詳，遺古略近；或出於愚夫野老之語，言□辭贅，可取者無幾，將討論刪次之，未遑暇也。後二十年，讎書秘閣，得《廬山記》，欣然以喜，以爲夙願獲遂。而考其所載，疏略尤甚。熙寧五年，嘉禾陳令舉舜俞謫官山前，酷嗜遊覽，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高深之勝。晝行山間，援毫折簡，旁鈔四詰，小大弗擇。夜則發書攻之，至可傳而後已。其高下廣狹，山石水泉，與夫浮屠、老子之宮廟，逸人達士之居舍，廢興衰盛，碑刻詩什，莫不畢載。而又作俯視之圖紀，尋山先後之次，泓泉塊石，無使遺者，成書凡五卷。後三年，余守吳興，令舉扁舟相過，以余山前之人也，出稿見授，請鏤諸板，藏之山間。會余蒙恩移濟南，遽與之別，令舉尋復物故。余益以事役，奔走四方，思一旋歸，茫不可得，輒序其撰述之勤貽。好事君子，庶幾成令舉之志。

劉渙《廬山記序》 予雅愛廬山之勝，棄官歸南，遂得□□□之陽，游覽既久，遇景亦多，或賦或錄，雜爲□□將欲次之，而未暇也。熙寧中，會陳令舉，以言事□，於是邦山林之嗜既同，相與乘黃犢，往來山間。歲月之積，遂得窮探極觀，無所不究。令舉乃採予所錄，及古今之所紀，耆舊之所傳，與夫耳目之所經見，類而次之，以爲記其詳，蓋足以傳後。予材不可以應時宜，退老於林野。令舉以制策擢上第，名聲赫赫驚世，仕不二十歲，乃廢於筦庫，而與予共見於此記，甚可惜也。然推古以較今，豈特一令舉爲可惜哉！江西劉渙序。

陸游《跋釋氏通紀》 予少時避兵東陽山中，有沈師者，丞相恭惠公之裔。近有僧來往天衣山，自言歐陽文忠公家。今又得修公所著《釋氏通紀》，觀之，則建炎樞臣盧公諸孫也。近世不以世類求人，名門大家，散而爲方外道人者多矣。如修公既棄衣冠，猶能博學強記，寓史氏法於是書，亦賢矣夫！慶元丁巳重九日，放翁陸某務觀識。

師異《釋氏通鑒序》 吾佛世尊，五時演教，末上拈華，儻非迦葉破顏，阿難結集，則五千四十八卷，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皆成湮沒。傳歷劫衆生，墮在顛崖苦海中，無由出離。自佛法流通之後，如大海水，隨其限量，無不霑足。後世於經論之外，則有《法苑珠林》、《高僧傳》、《五燈錄》、《弘明集》、《正宗記》、《僧寶傳》、《林間錄》、《宗門統要》、《大惠武庫》，此皆果位中人出來，發揮黃面老子骨髓，使大根大器之人，一聞千悟，立地成佛，至則至矣。括山一庵覺首座，自小披緇，氣骨不俗，窮探經論，深造禪觀，而有自得之妙，針劄古人不到處。憫諸經史傳錄編年，前後不相聯貫，不便觀覽，與夫歷代神異，隱而不顯者，旁求廣索，繼晷焚膏，集成一部，目曰《釋氏通鑒》。又復捐資鋟梓，以曉後來。若非宿有靈骨，豈能如此用心哉！同志君子，欲觀古今諸聖諸賢諸祖諸師出處事迹，須先閱此集，如登須彌山頂，四天下瞭然在目。方知此集立志頗勤，爲益不小。老僧覽畢，自甘退身三步，著數語附於編末云。時咸淳六年菊節，薦福用錯師異書。

莫子文《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序》 人生五濁惡世，根塵濡染，昏迷沈著，其能出離火宅者蓋寡；至於翦髮披緇而爲僧，固已高於衆人矣。然僧之爲僧，豈若是而止哉！識心見性，超出死生，精持戒律，眞積力久，詮演教法，垂範將來，百千萬僧中，間見一二。表表偉偉，卓乎不可企及，舉世佛徒莫不宗仰之，此高僧所以有傳也。作者有人，讀者有人，修之者又有人。然未有思其人，追其蹤，想像其高致，即其曩昔經行宴坐之地，崇飾傑閣而嚴奉之，紀述行業而偈贊之，圖繪頂相而瞻敬之者。瑪瑙講師元敬節庵乃克爲之也。閣始創於前主僧了性，工未就而遷住他剎，節庵實踵成之。始會萃名宿常駐錫於錢塘者，得二十有四人，命東嘉僧元復撫其事實而繫之贊。續訪求又得六人焉。節庵並述而贊之，圖其形置之閣。又慮不能流布四方，乃合而成書，名以《西湖高僧事略》，鋟梓以惠學者。噫！佛法盛於東南，異人輩出，前人既爲後人所高矣，燈燈相傳，續佛慧命，將使後人而復高後人，深有望焉。寶祐丙辰長至日，吳郡莫子文序。

廣英《古清涼傳序》 夫紫府名山，七佛師棲眞之處；清涼聖境，萬菩薩晦迹之方。亘於古今，備於圖籍，芬馥之異華靈草，瑩潔之幽石寒泉，瑞氣吐於林中，祥雲橫於嶺上。蒼嶽入夜，炯炯而燈燭常明；碧洞侵晨，殷殷而鼓鐘恆響。老人蕭散於溪谷，童子游戲於烟霞。燦燦之樓閣莊嚴，巍巍之

殿堂崇麗。或則高僧遠訪，或則貴族親臨。觀化儀，結得道子緣；瞻相好，發至誠之願。修殊因於此日，證妙果於他生，恆睹玉毫之光，常居金色之界。其悟達者，識心而見性；其歸依者，殄障而消災。可謂福不唐捐，功不虛棄。編聯傳記，流布寰區，誘引顒愚，咸深諦信，齊登覺路，俱造玄門，同乘般若之舟，共昇涅槃之岸。大定辛丑歲二月十七日，永安崇壽禪院雪堂中隱沙門廣英謹序。

虞集《佛祖歷代通載序》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爲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逆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來者，莫盛於西晉，至於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絕奇偉之士，生、肇、融、叡等相爲羽翼，翻譯經義盡爲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至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陀耶舍遠相從游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涼廣《華嚴》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律教於南山，金剛啓秘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毫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磨之來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傳法正宗。

我國朝秘密之興，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略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錄，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錄，豈無遺闕。近世有爲《佛祖統紀》者，擬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悅之外博及羣書，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衣法嫡傳之裔，正流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考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二十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情世界、道果、無爲五論。則我世祖皇帝時發思八帝師對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雜謬妄，存其證信不誣，而佛道世道污隆盛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潙山有問於仰山，每有年代深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則此書宜在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庵道人虞集序。

熙仲《釋氏資鑒序》　切聞滄海浩大，非驪龍無以察其淺深；佛法幽微，非智人無以究其源本。然三才肇立之初，世號鴻荒，人方穴居野處，不辨尊卑，而斯民之耳目，猶塗於見聞也。自庖犧畫八卦，而文籍始生；神農作耒耜，而耕稼始立；黃帝造律本，而樂音始著；堯舜垂衣裳，而禮制始明。凡數聖人，所以開天地之經，立生人之紀，使後之作者有所持循，而百王綱理世變之道，由此而出也。至於姬周之世，合三十七君，其間三教聖人先後出興，曰佛、曰老子、曰夫子。見於史傳，則昭然耳。自第四君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佛之示現西竺迦維羅衛國，降誕王宮，以剎利瞿曇爲姓，以悉達太子爲名；成道以釋迦爲氏，號曰牟尼，此譯寂默，言三業離於諠雜。金軀一丈六尺，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號爲佛。佛者覺義，謂其弘法自覺覺他。住世七十九年，逮第二十一君定王三年丁巳。越三百四十有五年，而老子方生於楚苦縣厲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聃。或云身長四尺六寸，厖眉皓首，故謂之老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至二十四君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則老子年五十四歲時，夫子始生於魯昌平陬邑，而先人禱於尼丘山而誕，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儀表九尺六寸。夫子者蓋丈夫之稱爾，年七十三而卒，乃恭王四十一年壬戌也。老子方書，說養性以保長生；周孔圖書，則訓人而修禮樂；釋迦之教，能施慈悲，攝於有情，作衆生之福田，爲愛河之舟楫。故萬物之內，惟人最靈，三界之中，惟佛至尊。法演西乾，教流東震，眞身舍利，代代欽崇，玉軸金文，人人諷誦，宏資國化，廣利衆生。聊纂斯文，厥書於後，明佛祖之垂慈，彰王臣之皈仰，結爲《歷朝釋氏資鑒錄》云。

又《釋氏資鑒跋》　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觀根逗教，普應羣機。騰蘭入漢，達磨來梁，摧佛滅僧，開關延敵，雖黃異端，何左涂哉！予托迹空宗，周游暇日，閱竺典，味宣律師《三寶感通傳》云：『數感天人有若曾面，告余曰：所著文翰，《續高僧傳》，《廣弘明集》，裨助聖化，幽靈隨喜，無不贊悅。』於是遂摭儒釋羣書，自開闢以來，迄於皇元一

統，歷代國朝，佛法關繫，隆替利害，宿德與王臣，機語契合，對辯唱和，共華取質，筆而萃之，目接心體，時會儼然，知我暴我，庶幾無根之譏。至元後丙子歲臘月書成，夢感異人閱其錄，屢以資鑒稱之，寤而目曰《歷朝釋氏資鑒》。或曰：《佛運統計》、《五燈會要》，昭揭於世，猶刻舟記劍，市櫝還珠，視此有愧耶，無愧耶？予遂合十而謝之曰：「審如是，則此話行矣。」寂光曹滅叟熙仲敬識

薛天祐《釋氏資鑒序》 聖人作於周之世，而先後雖殊，至於化人，以大中至正之道，則無異矣。時之變遷，法之獻替，辰峰和尚心棲禪那，神游史籍，摘其實，疏其迹，以資觀覽，如鑒目前，興歎慕之志者，有所激勸焉。至元後丙子佛成道日，承事郎福州路福寧州判官，薛天祐安道拜題

崔思誠《釋氏稽古略序》 余嘗略涉三教之書，道雖不同而理則一。松江南禪寶洲岸公，博通古今考傳記，以釋氏出處之迹，哀集成書，凡四帙，名曰《稽古略》。夫稽古二字始於唐虞，其來尚矣。予恭守是邦，得觀寶洲以古史之說而名其書，備述佛祖西來之意，浩浩瀚瀚，端有源委。嗚呼！自非慧性通徹，深蘊佛之奧者，孰能若是哉！後之學者，苟能以寶洲之心爲心，何患不到見性成佛之境耶？噫！至正乙未孟夏吉旦，洛陽崔思誠謹題

盛熙明《補陀洛迦山傳題辭》 九州之山川，具載於書傳，山海之詭奇，亦見於圖記，其來尚矣。謹按：補陀洛迦者，蓋梵名也，華言小白華《方廣華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然世無知者，始自唐朝梵僧來，見神變，而補陀洛迦山之名，遂傳焉。盤礴於東越之境，肯芒乎巨浸之中，石洞嵌巖，林巒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蘭若光興焉。自非好奇探幽乘桴汎槎者，罕能至也。惟我皇元，際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靈迹悉著。至於茲山，瞻拜相繼，脈璽昭答，不可勝紀矣。然圖志脫漏，言辭庸謬，四方不傳。僕頃因謝病，偶在海濱，恭叩靈躅，旁搜經籍，首集自在之功德，繼考洞宇之勝概。若夫由心所見，光景斯彰，因緣有時，廟塔興建，具載於篇。能游目者，不起於坐，飛神於大方之外，當知清淨光明廣大悲心，與菩薩無二。推惻隱之端，躬行於日用之間，非徒空言也。儻欲南詢，亦必問津於此，而與善財同乘般若慈舟，共達毗盧性境，入海印之三昧，證大悲之法門，四解脫之深因，滿普賢之願海，普令法界含生，盡登菩提彼岸者，豈虛謬哉！大元皇慈盛熙明述

文琰《續清涼傳後序》 伏聞大聖度生，應迹無方，所現之處，無非利益，雖不局於形教，使歸心有在，唯止一方。故我文殊大士，妙踐眞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區之中。示居因位，果徹因源，不捨悲心，恆居紫府。三千界內，有清涼之一名；萬億國中，無文殊之二號。淨居梵世，服道而傾心；花藏欲天，滾風而合掌。是以統十千之衆聖，伏五百之毒龍。金燈夜燦，輝煌於碧嶂之前；瑞氣曉迎，閃灼於翠峰之上。奇葩天墜，豈局之於春秋；明月泉生，寧分之於晦朔。自斯歷代王臣敬禮，積著彌繁，傳照百燈，相繼不絕，胡可勝言！昔宋朝丞相無盡居士天覺，夢游紫府，既至無殊，見不思議之境界，睹無窮數之神光。具奏帝聞，重加修葺，莊產土田，倍加先帝。山門榮耀，緇侶汪洋。自此洪巖巨壑，峭壁荒奚，古之伽藍，無不周備，可謂名高百代，道光千載。朝臣奉信，競趣寶方，續傳流通，至今無替。迄於逝金猶存松風，靈迹詩頌歌詞，《清涼》等傳，十有餘本。近因兵革，屢遭火廢，墮蕩無遺。幸於河西僧法幢處，得《清涼傳》一部。余鈔錄編集，校勘無差，訪諸有緣，刻板流行。本山僧義祥者，英俊博學，崇賢好古，愍余衰懇，罄自衣盂，並誘信士，命工鏤板，不日而成。祝余曰：「山門老宿，知事多矣。序述來由，續之傳後。」余先勸請，今既工畢，事不獲已，聊述云耳。以此洪因，祝嚴皇帝萬歲，臣宰千秋，內宮天眷，福祿遐昌。助緣施主，增添壽算，法界有情，同登覺岸。紫府眞容院松溪老人文琰述

明成祖朱棣《神僧傳序》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爲神也。故問翻閱，采輯其傳，總爲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衆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爲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於編首，概見其大意云爾。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李桓《釋氏稽古略序》 吳興有大比丘，曰寶洲岸公，博學通古今，嘗考釋氏事實上下數千載，年經而國緯，著書一編，曰《稽古手鑒》。既又以爲未備，復因其舊輯而廣之爲《稽古略》。至正十四年秋九月，太原劉堯輔爲之持其書，請於余爲序，以冠其編首，因取而閱之。蓋自有佛以來，凡名師大德

之行業出處，以及塔廟之興壞，僧侶之衆寡，靡不具載。本之內典，參之諸史，旁及於傳記，而問以事之著顯者爲之據，將以侈歷代之際遇，而寓勸戒於其間。歲月先後，攷覈精審，無所遺闕，可謂贍且詳矣。然猶以略名之，寶洲自謙也。竊嘗怪夫佛之爲教，自身毒萬里，還至於中國，愈久益盛，根本深固而不可搖拔。其故何也？豈非扶植其教者代有其人與？若是編之所記，往往皆英偉魁傑之才，自重不屈，卓然有立，而使王公卿大夫向慕崇信奔走之不暇，則其扶植之功爲何如？此師所以加之纂述表而出之之意也。傳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佛氏之書非余之所學，余特嘉其聞見之博，用心與力之勤，道雖不同而不可以不序。嗚呼！觀其書而見其教之盛，知彼之扶植爲有人，則亦可以有感也夫。中山李桓序，大明嘉靖癸丑歲姑洗月甲申日，句曲天王寺後。

嚴爾珪《續刻釋氏稽古略序》　古可稽乎？曰烏乎可；古不可稽乎？曰烏乎不可。威音以後，今日以前，成住壞空，有而不有。日月光華，旦而復旦，日劫無憑，何況今古矣。其中聖賢隱現，應緣示感，如月在水，了不可執。乃有人焉，追往烈，訂遺踪，取已散之塵，而編之而續之，是繪夢也，是圖影也。然而紀往開來，闡微昭信，俾古德之迹，炳然如天漢之昭回。而其所以迹者，繇是而可悟焉，未易忽也。

往參眞寂先師，授予以寶洲《稽古略》曰：『法門源流盡在斯矣。』予受而卒業，約而不遺，核而有則，釋氏之紫陽漂水也。然而流行勿遠，漸就晦翳，恆懼遺文湮沒，致昔人編摩叙述之苦心，若存若亡，隱而勿著，名山之藏詎能無慨乎哉！戊寅春王，構小庵於古杏溪，延幻師主之。雨晨月夕，相與沈吟，梵冊寄懷，愷樂陶陶如也。一日偶理前說，幻師謂，宜重加繡黻，以待來者。初以傳述舊聞，已乃兼舉未備，附以勝國暨皇明法苑事迹，勒成一書，寶洲之業復光著若發蒙矣。後之攬此者，應化之殊祥奇表，往哲之妙道奇功，以迨我皇祖列宗冥符玄契，顯揚正覺，以不思議之理，成大有爲之運，開卷釐然，昭茲雲日。俾夫懷疑者起信，論世者可徵，考事者尋微，覽迹者悟本。所以嘉惠來學，匪曰小補之矣。而豈徒掇叙事之華，增多聞之障，雲已渡而摹其悠揚，波已逝而貌其翻涌乎哉！崇禎戊寅歲朱明月佛出世日，蘧庵居士嚴爾珪謹序。

祩宏《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序》　正集起於晉，止於宋元，自後無續之者。乃補入元季、國初，得五師焉。而中峰本禪師，相傳今吳山雲居庵有師所著麻履尚存；然考之行狀志銘，及與廣錄，曾無住持雲居之事，不敢徇俗增補。又正集中，國一欽禪師始末皆在雙徑，未見住武林西湖實迹，似爲可刪，姑存之以俟再考。所補五師，雖一二誕生於元，而出世涅槃大都在洪永間，故獨以國朝標之。嗣有作者，可更續云。雲棲沙門武林祩宏識。

德清《徑山志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托迹於名山勝地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刹之志，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奇勝，自國一開山，昔稱法崛。以其山自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嶽，而南幹自衡湘，迤邐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刹始創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

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僧徒寂寥。萬曆己丑間，達觀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創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僧徒往請者，蠶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寂照，殿宇亦因是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啓古化城，爲藏板地。當道藩臬諸公，深心恢復。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於鵬摶峰下，與大慧同倏，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爲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

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及法界之圖籍也；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於戲！因修者易，創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班班，後世將何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以便考覽，而特爲之序。

何喬遠《叙弘釋録》　告假南旋，道經潭陽，聞邑有覺公者，幼補諸生，即斷絕一切聲色游娛，併心白業，嗣薙髮，壽昌無明爲之師，無異爲之友，日以向上一道相鼓唱。邇迺建大法幢於荷山。謂建州古稱法窟，而紀載多所缺略，爰考羣藉，成一種畸史，曰《弘釋録》，志達本，志顯化，志崇德，志輔教，而建州法燈得覺公復炳焉。與余門人魏去非締世外交，予喜

得而披對之，因歎曰：『道不虛行，人能弘道』，茲教法陵替，以覺公之解之行於以弘教而儀世，宜乎腰包而趨者盡南方也。且其答子侄偈，有『骨鯁從來生鐵鑄，百千呼喚不回頭』之句，則達本、崇德、顯化不問而知，肩子擔之矣。區區闡古德之幽光，開後人之榜樣，遂足竟覺公乎哉！辛未秋，溫陵何喬遠書。

如惺《大明高僧傳叙》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爲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志、僧倜、支遁，無識，神僧名釋靈軌芳踪遍於天下，微言道韵高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旦機熟，不遠數萬里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載傳而至青原、南嶽、馬祖、石頭，其枝分幹布派溢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林備則，有開堂、入室、豎拂、拈椎一千七百則，葛藤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遵勗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人我國朝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蟲，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免亡羣者，詎可量哉！

然僧史始於漢明，傳燈遠遡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於元順而止明興。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國家之治超於三代，佛法之興盛於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尚寥廖無聞，良可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爲念，有志者無以爲緣，而我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庚子校刻前代《金湯編》，今歲又緝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志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略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大明萬曆丁巳仲夏吉旦，書於嘉興楞嚴之般若堂。

畢懋康《釋氏通鑒序》

史家者流，不出編年列傳二體。左丘公穀因經爲傳，編年成書。龍門以下歷代之史，皆從列傳。司馬文正公著《通鑒》一編，取法左氏，上下數千載，前後數十朝，禪代廢興存亡，賢否得失，一開卷得其大都，讀史者善之。慨自紀載興而編年易，事詞勝而道法衰，吾不能爲史諱矣。然史不獨可爲儒家之用也。大藏五千餘函，其書三乘，浮於惠子五車。騰法東來，名流結集，又復日滋，惟是出世之旨，劫初之音，未易窺藩。而金篇浩博，瑤函稠疊，幾爲海若之觀，初機之人信根未固，有望崖而返耳。

有宋括山覺禪師，裒集釋典，演以儒文，用司馬法，著《釋氏通鑒》。自西周迄於五季，聖諦神踪，網羅無佚，非經非疏，別爲一體。古德機鋒相觸，所謂要妙言無義語，錯見其間。蓋理魔事障，既已雙遣，而淵旨靈文，兩臻其奧。洵釋門之良史才，而竺墳之大寶筏也。

兒子熙志年來卧痾，澡心學佛，日檢大藏，手不釋局。偶得此宋板遺編於閩人藍翰卿，寶爲曇華，共謀纂稾，使諸慕道者，得見歷代聖賢標靈顯異，知其用心，總爲宗主羽翼。共明此一大事因緣，普度有情，咸登正覺。因而植決定信，發廣大願，荷擔如來無上菩提，即是諸祖諸師出現於世矣。昔王荆公以誤解三昧字，爲釋門所譏，而王弇州不得頻婆末利花果二字義久之，於《翻譯名義集》攷出，自謂若獲眞珠船者，信乎史鑒之不可已也。矧釋氏十方調御，三乘汲引，其言玄大而可驚，厥軌清邈而難蹈，若非大書特書，猶如反鑒索照。然則是書也，固前修超凡證聖之譜，亦前代善敗得失之林也。殆足《傳燈》，延光《弘明》，而超乘《珠林》，《寶訓》諸帙矣。大明天啓歲在丙寅重九日，新都畢抵康孟侯撰。

元末《建州弘釋録序》

余作驅烏時，嘗游閩中，知建州爲理學淵藪；後閱傳燈諸書，又知建州爲禪學淵藪。每見建州僧，必詢其鄉之先正，然往往不能對，因爲悒悒久之。丁巳春，吾弟永覺師，初棄儒入釋，從壽昌先師學枯禪，因與道其鄉之先正，甚悉，皆粹若珙璧，逸若鳳鸞，多余所未及知者。余喜甚，指其胸曰：『此是一部僧史記』。師曰：『吾將志而傳之』。無何，先師沒，師來博山，同居者五載，余間索其舊諾。師曰：『俟識臯孔後爲之』。後歸閩隱山，未通消息。戊辰春，余自鼓山還博山，道經建州，師迎於開元寺，余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笑而不答。余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即不廢，祇是不許人知』。余曰：『汝偷掃去也』。師曰：『和尚又作麼生？』余曰：『掃即不廢，只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尚似不曾掃』。遂相笑而別。

至己巳冬，以書來博山，則建州僧志成，寄以相示，且徵序焉。余閱其所

集，凡分之爲四科，首曰達本，重明宗也；次曰顯化，彰褐噫也；三曰崇德，錄衆行也；四曰輔教，備金湯也　合之命名曰弘釋，崇法化也　其識正，其論確，其採訪博，其分界嚴，非良史也耶？

昔者道宣，作僧史於唐，弗長於文，且不知有別傳之事，齊達磨一宗，於枯寂之輩，識何暗也！　贊寧作僧史於宋，學富而才疏，且列黃檗於感通，列巖頭於遺身，列永明於興福；至於雲門，僧中傑也，反舍之而弗列，則其謬爲尤甚　覺範繼贊而有述，高華秀朗，登作者之壇，然止傳禪宗諸彥，可以稱全史乎？　今師所志，雖僅僅一州，而宣寧讓其雅當，覺範推其完備，迥然獨出，前無作者，即此可以窺師之一班矣　矧千載之上，藉師而傳之，千載之下，藉師而知之，是師之功，固在千載之上下也　建州稱弘釋者，非師而誰歟？　余故樂觀厥成，不辭而爲之序，抑又聞師撰述甚富，盡當殺青以傳，若然，則天下後世，有大造焉，非獨一建州也　余請拭目以俟之

周永年《補續高僧傳序》

《補續高僧傳》者，吾友汰如法師河公所撰述也　傳列宋元，以逮明世諸高禪　西乃冠以大明，苦止爲一朝僧史，則不從所紀載之人立號，而從編纂之家受名　亦循贊寧師之義例，不稱續而稱宋之意也　昔吾師紫柏老人，嘗以傳燈末續，爲慧命一大負，此乃專爲習禪一門言也　若不惟遞衍五燈，而又具載十科，則其綱羅銓次，更倍費辛勤矣　故吾嘗謂，錄傳燈之難，難在具眼而印心；傳高僧之難，難在多聞而精擇，且又須濟之以手筆也　河公以半世勞勩，廣肆蒐獵，細加紬繹，人貌鬚眉，家傳譜系，觀其草本，無不親自繕錄，幾經勘定，殊非尋常楮墨之役，所能髣髴其苦心矣

公既與吾爲支許游，其高足弟子無門扃公，又與吾有皎然左司之契，因出傳藁俾相參討，且使題厥首簡　吾觀古之作史者，自崔彥彎氏始，取佛圖澄、鳩摩羅什諸公，各爲立傳　於是志錄中，有可分出，爲僧家董狐，然自梁皎、唐宣、宋寧三師撰述外，即甘露滅之僧寶傳，亦特止爲禪宗作，而於譯經以及唱導雜科等，概未嘗一置喙也　故自宋以還，萬不可闕斯宏製　況明興高皇帝，乘金輪以御土宇，聖制集中，凡爲釋氏宣言者，業與日星俱耀，而年垂三百，獨叮無一成書以昭法乘乎？　宜河公之奮然，勒成是傳也　嘗憶禪師有問坡公何姓者，公曰姓秤，稱天下長老輕重，請以是爲作傳者證一史識　又嘗憶裴相國，見大安寺壁間畫高僧儀，因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請以是爲讀傳者開一觀門　不識扃公肯以吾言，舉似其師常寂光中否？　崇禎甲申仲春上澣，洗松道者周永年稽首和南纂

畢熙志《釋氏通鑒序》

大凡人道之士，其信根欲固，其願力欲弘，此歎啓之士，最難與入道也　蓋道有宗主有羽翼，宗主則如來，以一人任之而有餘　若夫羽翼，則今古聖賢，以千百人爲之，而猶恐不足　故夫應迹西天、示形東土，自三十三祖而外，種種化現，或實或權，不思不議，不可得而條悉縷紀者，皆如來之嗣孫，正教之軌躅也　即枚舉一二人，猶令人聞風興起，而一庵覺上人，作《釋氏通鑒》，倣儒書編年之例，起周昭王甲寅，止後周恭帝庚申，上下凡一千九百三十年，諸祖諸師，備載罔佚　其搜羅甚富，其採集甚勤，此三藏四庫所未收，大西瑯嬛所未見也

嗟夫！　瓶盤釵釧無非眞金，圭璧琮璜無非寶玉，根條幹節無非旃檀，紹素玄黃無非調御　余友藍翰卿，曩獲宋本於荆楚，以爲異書，甚是秘玩　會翰卿即世，家君爲之經紀其事，諸孤遠將遺書見畀，況若優曇鉢羅華再見第其書，間有豕渡之譌，兼歷年既久，紙渝墨落，不無脫漏　適余養痾山中，卻掃多暇，日檢經藏，更爲較讎，冗者芟之，遺者補之，訛者正之，疑者闕之　又參之傳記，詢諸善知識，始稱完帙　敢爲帳中之秘，當圖名山之藏　敬付剞劂，願與同懷之士，咸成得道之因云耳　天啓丙寅佛出世日，蕅益吾土華熙志敬書

讀徹《補續高僧傳序》

吾氏高僧之列十科，猶孔門弟子之推四哲四哲載記後，既更有弟子；十科立傳後，豈竟無高僧！　非無高僧，是無傳高僧之人也　亦弟子中，非得馬遷之筆，而不能傳　曰傳者傳也，貴傳其神如見故人，一披圖不待問，即知爲某某，此無他，蓋以神遇，不以言得也　噫！一大部僧史，非一大部高僧之面目也哉！　古秀高寒之色，凜凜逼人，皆在阿堵中　非具僧繇畫龍點睛之手，虎穴鷹巢叅討之遍，司馬董狐良史之才，無乃捃拾人唾，入籃是草　或以乙代甲，或遺大取小，使古人門庭施設，垂手殺活之機，皆莫能辯　宋賛寧傳成後，張無盡、呂夏卿君子輩，與寂音尊者，從而議之，固不無遺憾焉

吾友高松河公，慨嘗向予昭代僧史之缺典，今捨吾黨其誰？　於是，鍵關東海上三年，以利其器，顧不惜踏破鐵鞋，走齊魯燕趙間，始斷烟殘碑，

搜括迨遍。東南名山，所未果緣，約與吾分任之。憶甲寅春，於湖上送公，爲入閩游，吾亦將振策兩粵，取道藏阿，以還故山。鷄足熊耳間，常見有肉身大士，如盤龍古亭勝國，至今猶自定中，爪生髮長。他則如念庵再光定堂，譬彼幽蘭多生空谷，雖芳香絕倫，賞識無人，未能悉舉，誓與畢命蒐羅，了此公案。於時也，殘雪載塗，饑烏無色，引領征人，孤思悵結。公其行矣，無何歸來，相見鐵山先楞，師喜有『屐齒嚙殘閩地雪，衲頭觸盡浙江雲』之句。已不知多少祖師，盡被一囊收拾，天下多少老和尚，盡被据觔簸兩，一一秤過來。

惜乎！此後兩人，皆墮講肆窠臼，無暇及此。若夫人之今古，採之得失，列之詮次，尚俟商確，可稱未全之書。嗚呼！公今死矣，其如人亡則難何。吾亦老之將至，裹糧抱杖，能無望路之歎。此書儗度之高閣，公一生苦心，竟成烏有。將質之海內，則又多所未逮，三復不已，與其無也寧存。遂與毛居士子晉，相商而付諸梓，倘見罪於諸方，則吾實亦不能辭其責也矣。幽冥之下，負我良友不少，更復何言！所幸易簀之際，囑累道開，曲盡艱苦，今竟成書，將致告公於常寂光中。能讀父書，能成父志者，諸弟子中，又其唯道開乎！後往中峰讀徹拜撰。

大聞《續集稽古略敘》 嘗言爲僧而不兼外學，懶而愚，非博也，難乎其高。爲儒而不究內典，庸而僻，非通也，烏乎其大。株守而弗移，自畫而無進，空腹高心，拘墟束教，終貽笑於大方也已矣。試觀古昔之博碩鉅公，淵宏開士，誰不出入於內外典章，圓融淹貫。張天覺云：『吾因學佛，然後知儒。』《妙蓮經》云：『治世語言，皆順正法。』羣葺釀蜜，衆味和羹，匪能博涉而通研，寧識殊岐而一詣哉！然古今傳記之作，各有所專，國史則遺佛教，禪編則略世緣，無怪乎二宗學者之非傳非通也。

有元名衲華亭念常，所集《佛祖通載》，兼繫歷朝綱紀。繼此職里高僧寶洲，《釋鑒稽古》一書，備列皇王政治，賢聖風規，佛祖源流，法門軌則，編年叙世，一貫無遺。俾夫簡閱之者，其猶瞻象闕而躡度詳明，探龍宮而珠璣畢聚。富哉此書，無分儒釋，宜家貯而戶蓄，枕寶而袖珍者焉。奚特名山藏爲哉！杏溪大參蓬庵嚴翁，乘大願輪，不忘付囑弘通之剏，抽資重刻，冀廣流傳。不慧寓幻其廬，備員校訂，因並綴輯元世、熙朝兩代事迹，續承其後。庶見古今上下之道脉連持，世與出世之宗猷踵接，擬茲續貂之尾，蓋不欲爲最後斷佛種之人，繪空摹影，以俟來哲觀感興起，聯輝續焰，以無窮焉耳。時皇明崇禎龍集著雍攝提格，月屆蕤賓，敦牂令節，壽光比丘大聞薰沐撰。

范景文《補續高僧傳序》 往時雪浪大師，掀翻義學窠臼，位下龍象，未易指屈。一雨潤師，其白眉也。汝如河公，乃潤師高弟，倡明教乘，爲時所宗；昨歲飛錫白門，講經報恩禪院，聽法者萬衆。余時野服籃輿造山舍麈談，恨把臂晚。未幾歸吳門，余贈以詩，有『弟子教成花作雨，維摩歸去舌無鋒』之句。不意遂成詩讖，僅數日，遽示疾辭世，聞者莫不泣洟思慕。

今年秋，其徒道開，持師所著《高僧傳》，屬余爲序，且述河公之言曰：『此老僧三十年來，苦心編纂，爲傳衣正法眼藏，須付剞劂，必求吳橋司馬，弁其簡端。』余惟燈錄自大慧而後，寥寥散見，莫可稽考，豈非禪乘一大闕陷事。河公枯筇所指，游遍名山古刹，搜剔碑版，攀藤蘿，摹剝蝕，次第彙集，曹學憲能始，復出鄴架所藏，傾篋佐之。閱三十春秋，成此一書。自趙宋至昭代四百餘載，不分宗派，凡眞正佛子，略已該括。取例寂音之傳僧寶，繫以論贊，洵法苑之勝事，亦龍宮之秘錄也。余於禪觀之暇，時涉教乘，每歎逐塊者，爭趨一千七百熱鬧處，輒姍教家饒舌，爲不及竹篦子一句。嗟乎！外一大事因緣，豈復有玄要！河公炳此慧燈，續修果位，從前舌飛雨露，手捫日星，一片熱腸，三生了悟，總此一編嗣續，已盡禪教大旨，毫端放光。令人展卷如親見龍象踏蹴，一切俗漢鈍器，又何能贊一詞耶？道開扁公，親受記莂，箕裘勿墜，編輯是書，不啻三轉語之報師恩。而余以蓮社氣誼，匪一朝夕，爰告同人，因爲梓而行之。時崇禎辛巳秋杪，思仁居士范景文，書於白門之餐冰齋。

倪鼎陽《建州弘釋錄跋》 建州舊志於釋氏多略之，蓋以趣尚枘鑿，故取舍不無異同。然黃金白璧世固其珍，而帝青之寶，摩尼之珠，詎可以非常用而土苴視之乎？今志中方伎之末，滑稽之雄，尚得置傳，況釋氏可獨棄乎？釋氏以神道設教而首崇十善，使比屋奉化，則三尺可以勿，幽贊聖化不爲不多也，錄而傳之誰曰不宜！儂固蒙於斯道，姑就膚見題數語於後，使觀之者知此錄決未可少云。友弟倪鼎陽跋

李槿《建州弘釋錄跋》 辛未夏至日，予爲師較《弘釋錄》畢，啓師

曰：『是《弘釋錄》爲是建州有如許人品耶？』師曰：『然。』『爲是建州有如許榜樣耶？』師曰：『然。』『爲是建州有如許人品如許榜樣，竟沉埋於荒榛烟谷殘編斷碣之中，而不惜五冬令他千載耶？』師曰：『然。』則又啓曰：『千載不朽底事畢竟如何？』師展兩手，予乃稽首作跋而退。誼道人李權題。

滕之宋《建州弘釋錄跋》 和尚之隱荷山，凡五寒暑矣。不務外緣，不謁豪貴，唯日向殘編斷碣中，採諸師之行而傳之，其毋乃謂今人之不可敎，假此以寄其尚友之思乎？抑或謂今人之未可棄，假此以垂其援溺之手乎？倘能具眼，不妨佛法相逢；其或未然，卻請世諦流布。門人滕之宋謹題。

元賢《建州弘釋錄序》 《弘釋錄》者，錄能弘釋氏之道者也。斯道自金人見夢，白馬西來，代有作者，大弘其敎。以故千燈競照，輝映今古，浩浩乎，莫可紀也。其在我建，則六朝以前，槩未有聞，唐興始建梵刹，自馬祖入關，肇化於建陽之佛迹嶺，而禪學始大行焉。厥後雖禪敎殊宗，性相異旨，共能使玄化風飛，法泉箭涌，皆我釋之津梁也。迨明興以來二百餘載，宗燈絕焰，敎海日涸，間有二三，亦落落如晨星，則弘道之責，將屬之何人乎？賢潭邑之鄙人也，濫入緇流，幸投法窟，雖螢火難照，鼯技俱窮，而好古一念，每切悲慨，諦仰先標，輒至揮涕。因思古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亦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之人豈獨異於古之人哉！夫何法門寥寂，今古相懸乃爾。其無乃前蹤既沒，則觀感之無藉歟？狃於近習，則激發之無人歟？用是不揣顓蒙，博探羣藉，取諸師之產於建者，或開法顯化於建者，悉錄而傳之。俾晚學之士，得見古人如是之辛勤，如是之嚴愼，如是之博大，如是之遠到。倘能翻然易轍而趣，望標而進，則唐宋之盛，庶幾再見於今日，亦未可知也。嗚呼！人皆可爲堯舜，子輿氏決非誣語，在有志者，事竟成耳。若苟於自安，嚴於自畫，卽使諸祖儼然臨而詔之，彼將掉頭弗顧，亦何貴有斯錄哉！故斯錄之行，願與有志者共之。

又《鼓山志序》 鼓山之鎭我閩也，非獨以其形勝奇偉，足冒羣巒；實以諸祖之碩德宏聲，輝映千載，故東南半壁，咸式仰之。是豈可令其湮沒於涼烟荒草，而弗之傳乎！若夫考古傳今，實惟志之是藉。玆山古無志，志之自永樂間釋善緣始。然序列無紀，采錄亦疏，觀者病之。至萬曆戊申，郡紳謝在杭，同布衣徐興公，再爲纂輯，則綱舉目張，井然有紀，旁搜遠攬，纖悉靡遺，大有功於是山者也。迄今四十六載，黃金重布，紺宇再隆，石門壁聳於青霄，毒鼓雷轟於白日，亦庶幾讀獅弦之絕響，繼喝水之遺聲。且游屐日衆，歌咏日繁，興公復采而集之者二卷。及余自浙東歸，興公以所集見付，曰：『蚓老矣，精力弗逮，師其卒成之。』余頂受，如獲瑾璧。由是乃因前志，而更修之，詳其所未及收，廣其所未及紀，間有訛誤者正之，泛濫者刪之，合之爲目者六，爲卷者十有二。

余山野之鄙人也，三長有愧，五技俱窮，何敢妄登作者之壇？但爲當今之世，抱長才者，方志圖其大，弗暇及此；或有餘力者，又鮮究心禪學，則以玆山爲登眺之區，吟嘯之境而已，任是者實鮮其人，況余今年及衰暮，木末殘照，光景幾何，釋今弗爲，後將安託？故不揣愚蒙，謬成斯志。志成，以山野之筆，不敢邀弁首於名門，但自敘其顚末，以告來者云。

又《泉州開元寺志序》 泉南舊稱佛國，名山勝刹棋布星列；然開元一刹，實爲之冠。蓋創自唐之垂拱，是歷年所，爲最久也。廣至一百二十院，是聚毳流，爲最繁也；其禪敎律三宗之彥，雀起而鼎立，是毓賢哲，爲最盛也。有刹若是，則往事之可書者，宜不勝夥，豈可任其湮沒，而莫之紀乎？玆刹自唐以前，未有紀之者。紀之自宋許列始，名曰《紫雲高僧傳》。元夢觀氏譏其剽竊，傳聞附會，穿鑿牴牾，不足觀也，乃作《開土傳》。其學博，其識端，其命意奇拔，其鑄辭典雅，允登作者之壇，稱善史矣。

過是以至今日，寥寥三百餘載，禪風弗競，日就陵夷，似無可紀者。然其間或興或廢，或因或革，則亦不可無考也。萬曆丙申，止止陳公始爲之志，而探考疏略，衆弗以爲善。崇禎乙亥冬，溫陵諸縉紳命余開法紫雲，說法之餘，追詢往事，首得《開土傳》、《夢觀集》二書閱之，始知紫雲之多賢，實不勝感慕之私。時季弢黃公屢以寺志爲言，而余適承二雲曾公之命，方有事於《楞嚴》，故弗敢諾。迨壬午之春，余自浙歸閩，諸公復召結制，而幼心傳公復以志事請，乃不揣鄙劣，率爾操觚。凡元以前，一以《開土傳》爲據；後此則考之舊碑及陳氏志，且傍采他集，而益以耳目所睹聞者，錯而綜之，類以聚之，其爲目凡四：一曰建置而規模著矣；二曰開土而才德章矣；三曰藝文而琬琰重矣；四曰田賦而供需具矣。四者既備，則一寺千載之陳迹，庶幾可得其槩也。雖然，余何能志哉！余南州之鄙人也，學儒不成，棄而學佛，承諸公

之命，兩至溫陵，虛弄口鼓，深愧無以報德。諸公不以爲不才，猶以志事相委，其毋乃代大匠斲乎？鹵莽塞責，聊以補一時之闕，他日有具如椽之筆者出，則此志退而覆瓿可也。

毛晉《補續高僧傳跋》 《補續高僧傳》者，道開扃公，成其師未成之書也。其師華山河公，號汰如，貫通內外之典，領袖龍象之林。念歷代高僧傳，搜討未該，事迹湮沒，擔囊負笈，遍游山嶽，剔荒碑於蘚逕，洗殘碣於松巖。嘉言懿矩，會萃良多，因補前人之所未備，續前人之所未完。紙皮墨骨，未酬宿世之緣，獅吼潮音，驟示雙林之疾，囑付扃公，補綴成編。扃公以鶩子之多聞，兼茂先之博物，既唧師命，遂畢前功。捧瓊函以示余，翻貝葉而眩目。余也踴躍贊歎，得未曾有，亟鳩剞劂之工，遂付棗梨之刻。使涌幢現塔不墮荒榛，寶炬華燈長然慧命。石門文字之禪，淨土虛玄之體，相需而著，用垂千古。庶蓮花峰下，師徒之志昭然，敎海藏中，今昔之踪宛在。隱湖毛晉謹識。

又《洛陽伽藍記跋》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顧高宗以北地賈魯，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辨、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爲希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釋氏而少之也。湖南毛晉識。

自扃《補續高僧傳跋》 嗟乎！吾先高松，弱冠未迨，蚤事參請，知命甫逾，旋示泥洹，屈指流光，僅浮生之三十耳。電光駒隙，壽量幾何。迺講論疏解，著述觀心。繇因地至於果覺，孜孜矻矻，不知作幾許事業，自非願力宏高，載來示現，其孰能與於此？即斯《僧傳》一書之成也。年未強仕，慨然以僧史有闕爲心，遂南走閩越，北陟燕臺。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岳，絕壑窮巖，荒林廢刹，碑版所在，蒐討忘疲，摹勒抄寫，彙集成編，而後竭思覃精，筆削成傳。

蓋僧史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如俗之史書也。凡所集者，不越言之與事。自宋文宣王記室王簡棲所集百卷，又會稽嘉祥皎法師所集《梁高僧傳》十三卷，唐南山律師所集《續高僧傳》四十卷，又贊寧國師所集，有《宋高僧傳》三十卷。降斯已還，宋明相望，以六百餘僭之遼夐，邈然罕聞。先師之作，其可緩哉！第是書也，無既不既，無成不成，適是而止爲全部矣。補摭捃拾，若有所遺，在先師則曉夜皇皇，尚以未備爲憾焉。師門墻既廣，桃李成蹊，翹楚僧英，不無其類。不肖以椎魯無文，確懷固守，當紛紛轉徙之時，予惟腳跟牢跕。故蒙先師嘉愍厥志，別貽青盼，山齋寂寥，手授淨瓶，摩頂至三，記蓋亦再，曰轉相傳授，流注不絕。儼如黃梅半夜信衣初付，非任力鬬智所可力攘者也。其次不肖住山，則曰：『不獨山門有幸，實喜法脉得人。』詩篇志喜，啓札相延，手迹獨存，墨痕未燥。此闔郡護法，所共同心，不有偏廢者也。至若拈華微笑末後機緣，則簡端六字，擲筆神游，曰『《高僧傳》托道開』是也。若不肖，果有一念參商，其能蒙始終護念如此乎？

孰謂示寂之後，異議紛然，變端遽起。所以退讓名山，躬先剞劂，負書行耳，遑及戈矛。扃抱書之白門，饑荒兩值，變亂相仍，海宇更張，人心鼎沸，遂不能卒業殺青。徬徨無措，歸而謀諸隱湖居士，樂成先志，助襄厥功，始克告竣，其艱難困苦之狀，未易以一言遍告也。幸有濟上平章臨安司馬，爲之弁序。此二公者，表表人傑，殉難捐軀，足徵先師德業所致，黼黻典彝，並垂不朽。

於戲！名山，師一時應迹之區也。使師而有年，今且敷玄竪妙於此，非師之千古也。即予膺先師之命，辛勤拮據，尚居此山，亦未爲報先師也。惟此數編，迺師之千古。今幸不負所屬，得壽諸梓，實所以報先師於千古也。先師以寸管，發揚六百年來之碩德耆英，其功於法門不淺。扃以寸心，報師三十年來之苦辛，實不敢負遺命而已，敢謂有功於先師哉！至若山之住與不住，命之遭與不遭，予且付之一笑，常寂光中，尚肯攢眉蹙頞耶？所願祖祖相傳，燈燈相照，不冷風規，常存模範。師念無違，扃心曷已，他何計哉！因筆偶書，非敢揚飛塵，以眯觀者之目也。彊圉大淵獻之歲重陽日，嗣法弟子自扃和南謹跋。

馬弘道《補續高僧傳跋》 自佛法東漸，名僧間出，其宗風道行，神足辨才，莫不彪炳一時，輝鑒宇內，若無紀述，曷詔後來。是以代有作者，爲之立傳，列以十科，綜其行實。自中唐五季，迄宋元，人大明，歷千穰，其間神龍繡虎，闡敎揚宗，而傳持法海者，不讓前人，乃徒寄傳聞，闕乎筆載。於是華山河公，起而憂之，自墮僧數，即以續傳高僧爲任。思欲該悉遺踪，莫如取信

於金石，乃不憚千里雲山，單瓢柳葉　每逢殘碑斷碣，卧煙委莽者，必躬身刷摸，考核遺事　窮搜幽討，載罹寒暑，沐雨櫛風，顧所不惜　噫！其用心亦苦矣　積有年歲，彙而成帙，因於禪觀之暇，次序編年，臚陳行略，大合爲傳，以紀化事　凡數易稿而成，共得若干人，合爲若干卷，名之曰《補續高僧傳》用傳將燼之明鐙，以續末斷之慧命，厥功懋焉

乃功未告成，而化緣已畢，思委托得人，而其難其慎　金河顧命東日之照，實注於上座扃公，乃出全編，委其卒業，香爐如意之贈，方此更有加焉　扃公諾此遺言，仔肩鉅任，囊挹檀波，用塡願海　不意時值迍邅，兵荒洊至，迄皆未定之驚魂，徒重繭四方，亳無克濟，憂心如焚，懼無以報命，因貲稿至虞山，就汲古主人謀焉　予晉本因深遠，乘願現身，契合夙緣，慨然心許　余時在座，亦隨喜贊成，即付梓人，剋期奏績

是舉也，歷朝龍象，藉以出興，非河公孰繼其志，而非予晉，疇與告其成耶？是三人也，應響佛事，迭爲主賓，功成鼎足，藏海流通，信足不朽矣　予因是役得預流校訂，遹觀厥成，大喜遍身，莫可云喻　遂於卷末，聊識緣起，以記歲月云爾　重光作噩夏孟佛日，退山弟子馬弘道謹撰

曉青《叙高僧摘要》

高僧無傳，傳高僧者，譬諸描畫虛空　虛空本無諸相，而不礙諸相發揮，此觀翁居士之所以自叙其由來也　集六多本矣，石門之《僧寶》，大藏之《神僧》，濟川之《五燈》，雷庵之《普燈》，莫不各執一見，以成一家之說，讀其書者，無從得而是非之　蓋前人之取類也，精而詳；而立言也，一而正　惟精且一，而著書之道備矣

觀翁久歷法域，宗眼朗朗，徹見古人垂手處，於一傳焉列而爲四，曰道、曰法、曰品、曰化，分而不雜，專而不混　而或者乃以私識度之，殊非觀翁所以辨別差等之懷　予謂集僧史者，如轉摩尼，以青黃赤白求之不可也，外青黃赤白求之亦不可　孔子刪詩定禮，各爲一書以使後學，學者從而宗之，爲千古聖典　惟觀翁能體其意，肆筆垂慈，功不在尼山下　彼以管見窺觀翁者，非惟不識觀翁，亦且不識高僧矣　間有進言者曰：「古往今來，如是之久也；神化玄悟，如是之多也；法海義波，如是之泓也；而造論載事者，如是之衆也　竟欲以區區數百紙，括盡玄微，毋乃示人以狹小乎？」觀翁曰：「吾但摘其要者『往古曠昭塵丈室僧鑒拜撰

徐昌治《叙高僧摘要》

余刊布《佛祖指南》，法苑醒世，凡單傳直指，幽明感應，歷歷備具　而《高僧》一傳，譬如虛空體非臺相，而不拒彼衆相發揮，余傳有正有續，若梁若明，計共四帙，俱以十欵分類，余評之曰：「有依有傍，怎說絕倫！拘格拘例，那云獨步！」余惟前冊已經刻過者，不重錄外，今止分爲四卷，名曰《摘要》　第一取道之高，堂堂坐斷，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　第二取法之高，雖云綿密弗通風，古往今來繼間斷　三則取其品之高，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　羣生造化乘斯力，一段靈光觸處周四則取其化之高，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當安，萬象泯時全體露　雖然如是，青不自青，黃不自黃，赤不自赤，白不自白，會得雲收月皎，方知此等縱橫　若問個中同與別，余則應以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蓋看經先具看經眼，見地須開見地胸，幾人麻上生繩想，況又將繩認作蛇　是爲叙　甲午歲菊月登高日，無依道人徐昌治觀周父謹題

自融《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祖道東來，不立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續焰，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　神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之有國者，輒頒信於天下　由此綜集傳燈之書，亹亹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爲五，合而元之本乎一　禪師大川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燈史定矣　燈史既定，則所有言句，莫不起瑕搓溺，更何疑滯而不冰泮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爲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　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該而精，圓而勁，合撒語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　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　逮洪公之後，建炎以來，惟濟洞二宗法化於世　適明季英靈一時傑出，復有繼續統燈之刻出焉　之刻出，其近古之參差凝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　何也？　其未有得於川之融覽，洪之博綜乎？　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　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昂　蓋萬峰謝世於洪武辛酉，慈於洪武甲戌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永慈　年二十八，東謁昂，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迹金焦　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昂公沒，昂以衣偈差東明住持明白庵，送至東山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昂，訛哉！　明矣　或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　余以此質之大方，俱以近刻爲然　復請天童吾師弘覺忞老人，吾師出智瑄，智鑒所立海舟

永慈禪師道行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探考宋建炎，以至明末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令拾遺補輯，共九十七人，目之《南宋元明僧寶傳》。俟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紫籜沙門自融自序。

道霈《靈石寺志序》 山川顯晦有時，人遇山川有緣，苟非其時，非其緣，雖有若無，遇猶不遇也。靈石爲玉融古剎，創於唐，興於宋，實曹山耽章禪師脫白處。其主席皆宗門巨匠，如佛心才、山堂洵、備載傳燈諸書可考也。入明寢衰，至萬曆初，殿宇圮毀，僧徒淪沒。同我禪師以邑名諸生，北冠披緇，棲止其中，徒衆雲從，行業精苦，晨鐘夕梵，稍復清規。葉文忠公過訪贈詩，有『安得捨身從老衲，坐看初地布黃金』之句，其見重如此。同公涅槃後，上首弟子曹源溢公繼之，重建法堂，請方冊大藏經，以本分事訓徒，諸徒子皆能仰遵遺範。克肖前懿。靈石之名，遂駸駸然有聞矣。今夏施虹澗、郭孟履兩先生，幅巾杖履，相約來游，淹留旬日，攀蘿緣磴，蒐剔諸名勝。其朱晦翁、張徽、蔣之奇、程師孟諸賢題咏，皆於苔蘚中捫得之，復得宋參軍、許難十五景詩，又作記序，詳紀其事。且率諸巨卿名公和朱夫子、葉文忠諸作，前後搜羅，共得若干首，集成鉅帙，列爲四篇，曰形勝、曰僧寶、曰建置、曰藝文。而茲山之巖巒樹石，殿閣樓臺，名僧碩儒，佳文麗句，大槩已見。靈石諸勝，從此當益大著於世矣，豈非時哉！兩先生當代名公卿，所遇極通顯，然猶雅留意名山，一景一人，一泉一石，廣探博采，亹亹不倦；苟非於茲山，夙有因緣，疇克爾耶。書成，將付梓以行，命余弁首。余愧不文，無以發兩先生之幽懷雅趣，爲此山增重，聊舉時緣二義塞白，兩先生其不以我爲誕乎！

又《跋摹刻釋迦如來成道記》 往讀王子安童子時所著《滕王閣序》，天機特發，才學兼當，雖一時對客揮毫，實爲千古絕唱，即博學弘詞之老儒不能過也。後又讀其所撰《釋迦如來成道記》，雖原本於《釋迦譜》，而以四六貫之，句句出以己意，即深入佛法關奧之老禪，亦豈能過乎！可見般若因地行自來矣，眞不思議人也。今觀董太史所書此記，乃奉紫栢老人命，歷二紀而後成，允稱法門至寶。使讀者玩其墨迹，而了其文旨，洞見如來一期降生利物之迹，植菩提種，作成佛因，其有益於世，尤不可思議。三山林子吉人博學好古，家藏此帖，出以相示，深歎希有。乃覓良工摹刻以廣其傳，是亦林子之心也歟！

性磊《南宋元明僧寶傳後叙》 祖師云：『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旨哉言矣。是以入祖室登祖位者，徹其淵底，提大機用，剪諸見林，截異端網。如滴獅乳，如鼓師弦，聖凡莫得描摹而淺深之，良以此也。吾師幻肆融和尚，以承先啓後爲念，出繕本一帙，授磊曰：『此乃山僧出匡廬時，二十載江湖所集，南宋元明諸尊宿，大機大用之實錄也，汝蓋勉之。』磊退而珍誦，徹見吾師爲道爲法，良匠苦心。歷遡二十世，至虎丘隆祖，乃至大慧洞下諸宗，計五十三人，妙唱嘉猷，師師道合，一代時教，眼目俱備。鬱乎文哉！所謂一月臨江，千江之月俱映；一佛出世，三世諸佛齊彰，信不誣也。或曰：『此傳始自三佛之下佛燈眞際，而至博山、雲門、天童、悟祖輩而止者，何耶？且方今之世，垂慈展拂，遍溢支那，豈其是非未定而止之者歟？』曰：『否否。蓋順治至康熙年間，諸老宿順闡逆化，行解相應者，不無其人。率皆屬吾師翁弘覺忞老人，爲之碑銘，狀其生平最詳，業已流通宇內，稱不朽矣。當今天下公論，以吾師翁之眼目，料揀五宗，不爽毫髮。雖大慧中峰，莫能右之。磊小子，敢復浪贅蛇足哉！』茲不揣荒謬，承吾師命，補收洞濟兩宗五百年中，大有相關法化者，又四十一人，參吾師所撰，共訂十有五卷。屬會稽王公大俍，較而成集，寧供將來之賢聖。經云：『諸供養中，法供爲最。』乃俾教外別傳之心法，弘通流布，則古今十世，大機大用之旨，熾無間矣。康熙甲辰年佛成道日，門弟子性磊拜題。

崔秉鏡《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人以文傳，文以時貴，其時爲人不可忽之時，其文爲時不可少之書。廣潤幻肆禪師，常續南宋元明僧寶一傳，是矣。予因受政緱城間，嘗私取而觀之，其書時之法，以宋室南遷，禪林剎竿亦俱南指。初政和間，有國者崇首而抑佛，自稱道君皇帝，以天下僧流，蓄髮加冠，號爲德士，居道之右。及道君蒙塵，佛教復遭北金兀朮魔滅，凡在北叢林，無不穢辱焉。然幸禪宗知識，早圖南隱者，若不聞也。斯傳始自建炎丁未，歷畢宋世；應元主運而再興，又畢元順遜代；明之高帝成祖，昌隆法域，而沿流不止，於順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非人之不可忽時乎？書人之法，始是佛燈珣，蓋珣入寂於南宋之初，乃至虎丘、大慧、密庵、無準、中峰、海舟、密雲、悟雪、嶠信，爲臨濟一宗，以弘智、眞歇、自得、暉全、一溫、天童如淨、雪竇無印、壽昌顯聖、博山來輩，爲洞上一宗。其斷橋、雲門兩宗，無不錯

綜其間，非時不可少之人乎？以人若此，以時若彼，其傳志之於功，與獲麟《春秋》，鐵函《心史》，今古同揆，皆感時憤事，不得已而作之。大有關於道法之替興，宗緒之絕續，爲不刊之書也，豈時節人文可同日語哉！予特序之，以徵其志，且表其功云。古閩霍童崔秉鏡。

林友王《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有傳教則必有傳人，有傳人尤必有傳書。蓋教者道之所由行也，人者教之所由興也，書者前人之所由□□，□□□所由鏡也。是以大道彌淪，□□□□□□得一二人焉，爲之眼目，猶貧□□□□客衣珠，亦終於迷惘而已。苟得其□□，然承當大事，而幻軀易盡，實行就湮，如優曇千年一現，後此何由踵□。所以儒者勒之，傳志論贊，以垂來茲。其書傳則其人傳，其人傳則其教始傳也。

大慈之入震旦也，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而列祖相承，諸宗嗣起，其入道之機緣，登壇之提唱，與涅槃之證據，至今猶若目睹此。覺範《僧寶》一編，與大川《會元》，同爲梵林之龜鑒也。自是以降數百年來，音徽漸邈，幻觧融大師者，爲天童密雲和尚之孫，弘覺禪師之嗣，志趨剛果，機用弘通，建光明無畏之幢，紫籜之履常盈，瑞雲之竿復豎。

予時避亂緱城，特竭老人山中，听夕咨益，備悉婆心。雖經臣之見智海猶多未解，而死心之於山谷，則眞第一相爲矣。因得披讀所續《南宋元明僧寶傳》，旨深義朗，詞博論該。昔范蔚宗謂，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舉而似之，洪公之後有融翁。殆卽子長之後有孟堅。與末季烏藤白拂，濫觴已極，塔銘行實，稱述過情，乃前傳所編，僅八十一人，續傳亦不逾九十七人，誠愼之也。使諸方有所徵言不浮，則懸帝網之珠，光光互映；割師子之乳，滴滴皆眞。紹往開來，祖焰重輝，豈獨如遷固之以史才見長哉！聞丁未秋，紫籜一炬，老人寢室獨存，傳稿亦飛入竹林獲免。信乎！弘教苦心，爲龍天八部護持，而其人其書之傳，固當無盡時矣。謹盥手爲之序。康熙丁巳孟秋望日，佛弟子閩莆林友王和南題於瑞雲之禪月峰。

毛扆《洛陽伽藍記跋》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於廠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板影寫者。行間字面，爲宋筆改竄，大都參以《御覽》、《廣記》諸書。其書無可考之，以意爲之。空白處妄自塡補，大失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眞僞難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爲最劣。大抵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執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胡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顧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蓋以此也。家刻原稿，更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宜增入，注一作者，卽改字也。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迹，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之不幸。而今日者，又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漫識於此，並戒後之讀我書者。柔兆執徐之歲如月十日鐙下，毛扆識。

通旭《刻普陀列祖録題辭》　名山大川，固雖天造地設，莫不因人而傳而重者也。苟不因人而傳而重，夫古今天地，古今山川，豈達磨之後，始有嵩山，仲尼之前，竟無洙泗耶？天造地設者固多，其有幽閉而終不之傳者，漠然而終不之重者，可勝限計哉！是皆未得因人而傳而重者也。普陀一山，卓越海涯，屹立巨浸，大經具載，乃普門示現之區，實列祖弘法之地，又不可以尋常形勝並論也。自宋至明，禪宗世出，眞歌唱導於前，祖芳振興於後，無何滄桑變易，甲乙風成，法鼓不鳴，百餘年矣。嗟乎！四十代烜赫祖師，泯焉無聞，誰之責歟？予忝爲末裔，承乏茲山，切恐祖德靡揚，山靈見鄙，是以求諸羣集，考諸舊志，實於此山闡法住持者，或得一句一偈，或僅得其名，一皆歸諸山志，間有缺典，惟俟淵博之士，採而補入焉。復刻是編，以表彰之，且見四十代老古錐，面目猶在。大清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九月中浣，住山後學沙門通旭拜手題。

明慧《重刻僧寶傳記》　康熙丁未孟夏日，紫籜草堂夜煌，百物俱燼。監院眞發見其傳稿在東山竹園，竟不知誰何將出，深異祖師光明，眞言妙行，入火不壞。卽走問諸山有道知識，諸山樂助，就梓印行於離亂之世。然山路遙僻，剞劂氏非名手，俗而且拙，部屬點畫，不無訛舛，其板蛀朽，十將有二，不堪再用。今得四明王生世雄番板於瑞雲精舍，書記明慧對字，成於乙丑季秋，是爲記。

厲鶚《增修雲林寺志序》　靈隱爲吾浙首刹。前此之有志也，始自昌黎白珩子佩氏，近則仁和孫治宇臺氏、吳增子能氏相繼重修。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御書「雲林」二字爲額，則在徐氏癸卯輟簡之後。天文煥

爛，佛日重光，曷可無紀？前志雖三屬草，脫漏尚多，曷可無述？茲幸巨濤和尚爲主席，苦行宏願，信於檀施，舉七十餘年之土滓木腐者，且聿新。既落成，從事於志，請於予。予，郡人也，素耽林壑，留意西山之勝也久，何敢辭？又得同學張君曦亮爲佽助，謹撰次前志所未備者，勒成八卷，門類則仍舊焉。書成，題曰《增修雲林寺志》。其有缺略，以俟後之君子。乾隆九年春二月既望，樊樹居士厲鶚書於雲林之面面軒。

汪縉《居士傳序》 知歸子現居士身說法，著《居士傳》，屬予爲之序。序曰：知歸子學佛歸心淨土，發決定往生之願者也。究論往生之因，因於一念之淨，一念之淨卽成往生之因；況念念相繼，有不決定往生得覲彌陀者乎？知歸子修淨土念念相繼，其學佛也，可謂密矣。仰前修之匪遠，表萬法之同歸，自度度人，度人自度，著書之心可謂切矣。若知歸子，可以現居士身而說法矣。予故歡喜序之，以告世之讀《居士傳》者。同學汪縉撰。

王廷言《居士傳跋》 儒佛之道，泥其迹若東西之相反，然循其本則一而已矣。知歸子之學，出入儒佛間，初未嘗強而同之，而卒不見其有異，所謂知本者非耶。既以自利又欲利人，上下數千百年，凡偉人碩士有契斯道者，采其言行，比以史法合爲一書，名曰《居士傳》。事提其要，句鉤其元，眞法門班馬也。

僕少失學，耽著五欲，順流忘返，年三十，宦游京師，偶於市上得見《雲棲法彙》，惕然心動，捧歸卒業，始知信向歸田。以往客居吳門，於勤息庵曉峰老人處，熟知歸子名，後接晤於文星閣中，服其持律之堅，向道之切，不覺惘然自失。知歸子顧以予之能不背於道也，於是往還無間，頃之出此書示予，予讀之竟，作而歎曰：『自爲儒佛之學者，迷不知本，黨同伐異，泣岐無歸，知歸子起而救之。是書之作，蓋欲學者除去異同之見，反循其本而致力焉。至於一旦豁然，問其所爲儒佛者，如水中月，如空中華，復何異同之有？』予既樂玩其書，爰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兼志其緣起如此。乾隆四十年秋八月，養空居士王廷言跋。

王謨《洛陽伽藍記跋》 右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文獻通考》作二卷。陳氏云：『衒之以爾朱之亂，城郭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舍多爲天下最。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迹甚備。』《石林燕語》乃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此摩騰眞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予又考《高僧傳》載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並錄之，以補斯記之闕。汝上王謨識。

孫星衍《南嶽總勝集敘》 南嶽多古志，率皆佚而不傳。《隋經籍志》有宋居士撰《衡山記》，《太平御覽》引徐靈期《南嶽記》，《宋藝文志》有盧鴻《衡山記》，錢景衍《南嶽勝概》，諸書既不得見，惟有唐道士李仲昭撰《南嶽小錄》一卷，錄入《四庫》書。此外有明彭簪《衡嶽志》，國朝趙寧《嶽麓志》，俱後出又少。故實此本《南嶽總勝集》三卷，爲宋紹興時陳田夫所撰，明人影宋鈔本，體例既佳，書亦最古，考之晁公武《讀書志》，有其書，不著撰人名。《宋史·藝文志》並不載是書，蓋其漏略。

吾友唐陶山明府仕優則學，愛古敦素，校付開雕，閱月刊成，甚可喜也。背向子禽游五嶽，待畢婚嫁。予以少賤從事畢督部幕府，自華歷嵩。又以都官扈蹕西巡，經曲陽大茂山，詢考北岳舊廟故迹。及官東魯，祈雪泰山，信宿日觀。屈指五岳，已游其四所，未至者南嶽耳。而陶山先生未第時，以名孝廉游學，足迹半天下，授經泰山之麓，撰《岱覽》三卷，蒐羅古迹金石，多前人未見。茲官東南，以經術飾吏治，方求吳地記、吳中水利書寫刊，以徵一方文獻，尤念此書爲鄉郡名山故迹所在，急爲廣布。予與陶山生同歲，甫及知非，鬢髮漸斑白矣。薄宦思有濟於物，終不能自行意，如待畢婚嫁游名山，恐年衰已乏濟勝之具，終日執此編，尋攬名勝，以當卧游。或數年後卽賦遂初，從陶山於瀟湘，雲夢間望衡九面，以補向禽未遂之願，則與陶山案圖考古，續補此書所不及載，又盛舉也。嘉慶六年六月朔日，孫星衍叙於金陵五松書屋。

唐仲冕《南嶽總勝集跋》 吾家距衡山二百里而遙，嘗以秋八月爲親祈年，重繭山下頓首嶽祠。其後復往禱登祝融峰，欲作一書紀其勝迹，以曠

岣嶁、太史志頗詳、且衣食於奔走未遑也　然先人邱壠皆在衡山支麓、桑梓松楸極不忘焉　泰山之麓則先君子遺愛長留、先慈窀穸所寄　余爲書院主講、是以蒐輯成帙、名曰《岱覽》　然積十餘年而其書未成、蓋山經水志編纂爲難、況又簿書鞅掌乎？　頃當量移海州、聞其俗樸政簡、或有餘閒、卒成此書、亦未可知　而衡山之書、則非歸田後、躡履懷鉛、曆以歲月、不能成也　適孫淵如觀察、以宋本《南嶽總勝集》見示、向無善槧、因急付梓以廣其傳　余作吏江南十年矣、非特鄉國雲山遠在二千里外、即岱下林泉、疇昔負土安硯之地、曾不得一伸拜埽、載訪朋儕、倘得抽身就閒往來衡岱之間、既以訂《岱覽》之闕遺、亦將以是集與曠志參考、而成衡山之記載矣　是則余桑梓松楸之懷所欲遂、而幾幾乎不可必得者也　付剞劂緣起詳孫序中、其款式悉仍宋本之舊　壬戌春正月既望、善化唐仲冕跋

吳若準《洛陽伽藍記序》

元魏崛起朔漠、奄有中原　高祖賢明、卜宅洛土、聲明文物、用夏變夷、洵乎軼符秦而跨江左　世宗忘其國恤、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爲之一衰　洎乎母后臨朝、閹人用事、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爾朱氏張卓、莽之凶焰、繼則賀六渾效曹、馬之故智　至永熙遷鄴、而魏祚移矣　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　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迹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太天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寧、爲拓跋之別史　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　其敘錄伽藍、始於閶闔宮前、西則永寧、胡統、逶而西則爲建中、長秋、瑤光也；東則景樂、逶而東則爲昭儀、修梵、嵩明也、其南則景林也；其中小寺則願會、光明、司農也　由是而及城外建春門、則明懸、龍華、瓔珞也；而宗聖、崇眞、魏昌、景興、太康以次記焉　東陽門則莊嚴、秦太上君、正始也　青陽門則平等、景寧也；而歸覺附記焉　由東而南、開陽門則報德也；龍華、追聖在其東、而文覺、三寶、寧遠、正覺以次記焉　宣陽門則東有景明、大統、而西有高陽王寺也；而招福、雙女、永橋之歸正、菩提、城西之崇虛、以次記焉　由南而西、西明門則冲覺也；西陽門則宣忠、白馬、光寶、法雲也；而王典御、開善以次記焉　壽邱里中則又有追光寺也　閶闔門則永明也、大覺在其西而融覺在其東也　由西而北、則大夏門有禪虛也、廣莫門有凝圓也　此其次第也　昔劉知幾言衒之此記、定彼榛栝、列爲子注　後人合並、不可復辨　暇日流覽、意存復古、惜其淺陋、重爲分析　古本既無由見、未必一如舊觀、而綱目殆具、讀是書者、或有取乎？《圖》二篇、《集證》一卷、附於簡端卷末　世之君子、糾其謬焉！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既望、錢塘吳若準自序

清道《稽古略序》

先師古今和尚、承祖席之遺、主海潮寺凡二十有四年、興廢舉墜、宏暢宗風、四方來歸依者、踵趾相接　咸豐壬子、先師謝事退休、傳之於清道、顧以根業淺薄、未能仰承付囑之重、復丁庚辛之難、寺毀於火　同治三年甲子、清道就舊址結茅募緣、思爲得尺得寸之計、辱海內檀越爭先布捨、遂以次規復佛宇、增建禪堂、俾雲游緇素得所棲息　清道不敢自詡其功能、實先師慈芘有以默相之也　復念寺衆羣集、晨夕焚修、不有經典、如滅燈夜行、曷窺宗旨？　而浙中五山十剎諸道場、備蒙列聖寵頒龍藏、悉付劫灰、無一存者　光緒辛巳、銳意北行、上書政府、達之宸聽、得旨頒賜龍藏全部儀衛副焉　敬謹捧歸、建閣尊藏、以爲山門之寶

時清道世臘已七十矣、朽鈍如昔、因退居別院、以承先師之遺意、重念先聖眞言密諦、實儒者之經傳；《景德傳鐙》、《高僧聖僧列傳》、《佛祖通載》諸書、實儒者之史鑒；名賢語錄箋疏、實儒者之子與集；禪宗漸頓即儒者之體用、《四十二章經》與《中庸》之澈上澈下同其功用　苟不潛心搜索、何以超人上乘？　元至正初、覺岸禪師撰《釋氏稽古略》四卷、實竺典之巨編、吾人之寶筏　著錄於《四庫全書》而世少傳本、末學後世無從窺測、法徒寶藏　此書後附明僧大聞《續略》三卷、惜多損剝、復假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本、斠勘精審、循翻雕古書之例、不更寫樣、以原書重付手民　敬列欽定提要辨之簡端、所以廣布皇仁、昭示來學　不學如清道者、藉得附名編末、實深幸焉。光緒十二年太歲在丙戌四月八日、衲清道謹識

董康《洛陽伽藍記跋》

世傳《洛陽伽藍記》、以明如隱堂刻爲最古、康有一本、卷二闕四、九、十八凡三葉。按袁綬階校錄、毛斧季跋語已云、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則由來舊矣　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亦稱一、二卷有闕葉、據顧澗蘋校本補錄　惜遠在南中不可致　因從璜川吳氏眞意堂活字本、補此三葉　嚮聞眞意本與吳若準集證、並源出如隱　今取勘對、亦未必盡然、大率各有校改。如隱版刻似出嘉靖時、未詳何人所爲　依式印行、以餉同志　乙卯初夏、武進董康

蔣清翊《續清涼傳跋一》

釋慧祥《清涼傳》、見《宋史志》、《廣傳》、

《續傳》，則史志及諸家藏書志，俱不著錄。杭州何夢華元錫得之，示阮文達，文達繕錄進呈，世乃知有此書。第天府卷軸，既非草茅能窺。阮氏文選樓書，又毀於火，藏書家以不得見爲憾。聞此書原本，今藏歸之陸氏皕宋樓，武陵趙君伯藏於密爲居閑得借讀，紙脆殆不可觸，內佚《廣傳》中卷。清翊恐其日就湮沒，方錄付梓，頗以佚卷爲憾。適錢塘丁氏正修堂藏有鈔本，則佚卷存焉，亟合梓之，甫成全璧。鈔本僞字頗多，然無可校正，姑仍其舊。憶咸豐同治間，游迹淹留太原，距臺山僅數百里，塵鞅牽絆，竟未游禮靈峰。今筋力日衰，息影東南，五頂雲山，無因投迹，香火緣慳，撫書慨歎。光緒甲申十月，吳縣蔣清翊字敬臣識。

又《續清涼傳跋二》 唐釋慧祥撰《古清涼傳》，宋釋延一撰《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宋張商英、朱弁所撰。廣續二編，藏書家，多未著錄。惟古《清涼傳》，見宋史藝文志，凡方城名勝，及高僧靈迹，莫不詳載。延一收捃故實，推廣祥傳，更記寺名勝迹，以及靈異藥物。其中多涉及儒家，且有六朝人文，如晉釋支遁文殊像贊序。又殷晉安郄濟川贊，並世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本集之所佚。若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文苑英華》俱無之。是編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版。末附補陀傳峨嵋贊，乃元人所集，明釋，又從而附綴之也。

案：是書原本，今在歸安陸氏皕宋樓。實洪武丙子，山西崇善寺所刊，末綴寺僧性徹募刊緣起云：重刊釋迦賦，帝王崇教事迹，成道記，補陀傳，清涼傳，合部印施。其王勃文二首，各自爲書，不在延一傳。又郄濟川，宋嘉祐時人，廣清涼傳序，是其撰，亦非六朝人。此皆提要之誤。補陀傳，爲元盛熙明撰，熙明出處，具陶九成書史會要，提要亦未及攷。性徹原刊無峨嵋贊，天順壬午，五臺廣緣寺，重刊此書，始附綴之錢塘丁氏正修堂有鈔本，乃據天順本影寫者。行字悉同洪武本，惟版縫刊施錢人姓名爲異。今王勃釋迦佛賦、成道記，已刊入清翊所注《王子安集》二十卷內，崇教事迹，多佞佛語，峨眉贊尤鄙俚，概削不刊，惟刊清涼傳、補陀傳云。光緒甲申十月，吳縣蔣清翊字敬臣識。

又《補陀洛迦山傳跋》 《補陀洛迦山傳》一卷，元盛熙明撰。案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盛熙明，其先曲鮮人，後居豫章。清修饉餘，篤學多材，工翰墨，亦能通六國書。今此書題龜茲盛熙明述，籍貫正合。熙明尚撰有《法書考》八卷，采入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熙明傳，原僅五篇。其王勃觀音贊，名賢詩咏，皆元釋所附益者。觀音贊，文筆疲俗，必非子安之製，欽定全唐文凡例，指爲僞托，信然。釋子無識，闌入俗文。幸熙明原書，未經竄亂讀者，分別觀之可也。光緒甲申十月，吳縣蔣清翊識。

語言文字類

著錄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序》 若夫法體冲寂，眞性平等，名相本無，言語斯絕。然而證等之智力，了不同之緣；體寂之緣人，乃成無礙之辯。若杜口廢言，聖人何以垂化？昏心舍教，凡惑無由生解。故無說不妨於樂說，以知無名不壞於假名，因名以通寂。然則標法之名，釋名之義，理之津道，可不務乎？但布在衆典，難得而究，集而釋之，則易觀矣。今緣其所見，闕所未詳，以類分之，總爲七品：身心第一，過患第二，功德第三，理教第四，賢聖第五，因果第六，世果第七。但法門無量，鄙識有崖，其猶以管窺天，以蠡酌海，得淺遺深，千不知一，請俟達者補其闕焉。東宮學士李師政奉陽城公教撰。

義淨《梵語千字文序》 爲欲向西國人，作學語樣，仍各注中，梵音下題漢字，其無字者，以音正之。並是當途要字，但學得此，則餘語皆通。不同舊千字文，若兼悉曇章讀梵本，一兩年間即堪翻譯矣。切諸佛從此經出。今恐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發內心，不持內經，故造此訣，令諸學者持內心經，了然自見清淨佛心，過於數量，不可思議。後之學者讀經有疑，見此解義，疑心釋然，更不用訣。所冀學者同見礦中金性，以智慧火鎔煉，礦去金存。

我釋迦本師說《金剛經》在舍衛國，因須菩提起問，佛大悲爲說。須菩提聞法得悟，請佛與法安名，令後人依而受持，故經云：「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爲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堅，羚

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剛雖堅，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寶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不見佛性是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只爲世人性無堅固，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外誦內行，光明齊等。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寶，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礦烹煉，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喻礦，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猛勇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礦，煩惱礦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礦，以覺悟火烹煉，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喻，因爲之名也。空解不行，有名無體，解義修行，名體具備。不修即凡夫，修即同聖智，故名金剛也。何名般若？是梵語，唐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有其方便。慧是智體，智是慧用。體若有慧，用智不愚；體若無慧，用愚無智。只爲愚癡未悟，故修智慧以除之也。何名波羅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離生滅。

景審《一切經音義序》 昔者素王設教，著《十翼》而通陰陽；玄帝談經，演二篇而明道德。豈若能仁出代，獨步迦維，會三乘於鷲峰，轉四輪於鹿苑。繇是有半滿之字，敷貫散之花。因緇客而西至，驅白馬以東邁，是知不無不有，掩蔽邪徒，即色即空，甄明正道。於是慧雲蓄潤，垂霧鍵而蔭羣氓；法雨含滋，散空濛而霑衆草。斯之功利不可勝言。大矣哉！覺皇之教也。若乃書之貝葉，編諸海藏，結集由飲光之心，文義宣慶喜之口，流傳此土七百餘年。至於文字或難，偏傍有誤，書籍之所不載，聲韵之所未聞，或俗體無憑，或梵言存本，不有音義，誠難究諸。欲使坐得明師，立聞精誼，就學無勞於負笈，請益詎假於摳衣。所以一十二音宣於《涅槃》奧典，四十二字載乎《花嚴》眞經，故曰無離文字解脫也。

暨國朝初有沙門玄應，孤標生知，獨運先覺，明唐梵異語，識古今奇字，撰《一切經音義》一部，凡二十五卷，可以貽諸後進，光彼先賢，作彼岸之津梁，涉法門之鍵鑰。次有沙門慧苑，撰《新譯華嚴音義》二卷，並編於《開元釋教錄》。然以後譯經論及先所未音者，至於披讀講解，文謬誼乖，得失疑滯，寡聞孤陋莫有微通，多見強識罕能盡究。然而自傲之輩，恥下問而不求；匿好之流，玄深知而不答。則聖言有阻，能無悲焉？

有大興善寺慧琳法師者，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則大廣智不空三藏之弟子矣。內精密教，入於總持之門；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既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鞮譯迴綴，參於上首，師掇其闕遺，歎其病惑，覽茲羣經，纂彼詁訓。然則古來音反，多以傍紐而爲雙聲，始自服虔，元無定旨。吳音與秦音莫辯，清韵與濁韵難明。至如『武』與『綿』爲雙聲，『企』以『智』爲疊韵，若斯之類，蓋所不取。近有元庭堅《韵英》，及張戩《考聲切韵》，今之所音取則於此，大略以七家字書釋誼，七書不該，百氏咸討。又訓解之末，兼辯六書，庶因此而識彼，聞一以知十。師二十餘載，傍求典籍，備討經論，孜孜不倦，修緝爲務。以建中末年創製，至元和二祀方就，凡一百軸，具釋衆經。始於《大般若》，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舊兩家音義合而次之，標名爲異。浩然如海，吞衆流以成深；皎兮若鏡，照羣物以無倦。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審以頗好文字，擇善從之，許爲不請之師，自媿未成之器，因啓其卷，乃告厥功，謬以微才叙之云爾。

顧齊之《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 慧琳法師，俗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夙蘊儒術，弱冠歸於釋氏，師不空三藏。至於經論，尤精字學，建中末，乃著《經音義》一百卷，約六十萬言，始於《大般若經》，終於小乘記傳。國初有沙門玄應，及太原郭處士，並著音釋，例多漏略。有西明寺玄暢上人，克紹前烈，晦明不倦，志奪秋霜之淨，心涵止水之鑒。乃尋其遺逸，蘊而藏諸，焚之以旃檀，飾之以綺繡，光前絕後，駭目驚心，福祉生焉，弘利博矣。

齊之不敏，欲窺藏經，乃詢於暢公，蒙示音義。齊之以爲，文字之有音義，猶迷方而得路，慧燈而破闇。潛雖伏矣，默而識之。於是審其聲，而辯其音。有喉腭齗齒唇吻等聲，有宮商角徵羽等音，曉之以重輕，別之以清濁，而四聲遞發，五音迭用，其間雙聲疊韵，循環反覆，互爲首尾，參差勿失，而義理昭然。得其音則義通，義通則理圓，理圓則文無滯，文無滯則千經萬論，如指諸掌而已矣。朝凡暮聖，豈假終日。所以不離文字而得解脫，無師之智，肇自心源。拆疑滯之胸襟，燭昏蒙於倏忽。眞詮俗諦，於此區分，梵語唐言，自茲明白。又音雖南北，義無差別。秦人去聲似上，吳人上聲似去，其間失於輕剽，傷於重濁，罕分魚魯之謬，多傳豕亥之誤。至如四十二字母及十二字

音，從毗盧遮那佛宮，則鳥迹蟲文之所不逮。然源流有異，音義無殊，披沙揀金，從理證性，性得而言可遣，言可遣而文字亦忘，同歸一眞如，則筌蹄棄矣。

上座明秀寺主髮元、都維那玄測，皆精壺眞乘，護持聖典，文華瑋瑋，經論弘贍，或道情深遠，獨得玄珠，或律行清高，孤標戒月。上以愜聖賢之意，下以旌勤懇之心，因命匪才，敬而爲序。時開成五年九月十日。

終南山僧《衆經音義序》 自法王命駕，遵之者九乘；宏傳聲教，統之者三藏。然則指月之喩，無爽於恆規；医言之義，有契於常則。所以實相宥冥，開宗於文字；權道綜御，崇尚於方言。且夫一音各解，惟聖之筌蹄；隨緣別悟，在凡之準的。西梵大語，邃古莫虧；東華人言，沿時遷貿。至於《說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增三萬。代代繁廣，符六文而挺生；時時間發，寄八體而陳迹。求其本據，諒在前後；覈其離廣，誠歸物議。夫以佛教東翻六百餘載，舉其綱紐三千餘軸。隨部出音，聞之往說；殷鑒羣錄，未曰大觀。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言晤，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聲無以通解。有大慈恩寺元應法師博聞強記，鏡林花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五體。故能讎校源流，勘閱時代，刪雅古之野素，削澆薄之浮雜。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略而騰美。眞可謂文字之鴻圖，言音之龜鏡者也。以貞觀末歷勅召參傳，綜經正緯，咨爲實錄，因譯尋閱，捃拾藏經，爲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羣籍，證據章明，煥然可領，結成三帙。自前代所出經論諸音，依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實迷匡俗。今所作者，全異恆倫，隨字刪定，隨音徵引，並顯唐梵方言，翻度雅鄭。推十代之紕紊，定一朝之風法。文非詞費，務在綱正，恐好異者輒復略之。斯則得於要約，失於義本，救弊開信，終掩元化。故重陳委悉無昧焉，序之云爾。

法雲《翻譯名義題記》 雪山大士，求半偈而施身；法愛梵志，敬四句而析骨。久沈苦海，今遇慈舟，秉志竭誠，探經集論，宜安像前，燒香禮拜，息塵勞之雜念，遊般若之法林。終卷掩帙，攝心靜坐，照元明之本體，復常寂之性原，雖萬有以施爲，然一無而亦絕。無機子法雲奉勉。

周敦義《翻譯名義序》 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義，以爲內典總目。見諸經中每用梵語，必搜檢經教，具所譯音義表而出之，別爲一編。然未及竟，而顯親深老，示余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見而喜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過平江，雲遂來見，願求叙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讀佛經者，亦可護謗法人意根。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而七迷之作，乃謂釋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義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遍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無上正眞之道，無以爲異。菩提薩埵，名大道心衆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夫三寶尊稱，譯人存其本名，而肆爲謗毀之言，使見此書，將無所容其喙矣。

然佛法入中國，經論日以加多，自晉道安法師，至唐智昇，作爲目錄圖經，蓋十餘家。今大藏諸經，猶以昇法師《開元釋教錄》爲準，後人但增《宗鏡錄》、《法苑珠林》於下藏之外，如四卷《金光明經》、《摩訶衍論》，及此土《證道歌》，尚多有不入藏者。我國家嘗命宰輔爲譯經潤文使，所以流通佛法至矣。將未有一人繼昇之後，翻譯久遠，流傳散亡，眞贋相乘，無所攷據，可重歎也。雲雖老矣，尚勉之哉！紹興丁丑重午日序。

智光《龍龕手鑒序》 夫聲明著論，迺印度之宏綱；觀迹成書，實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綫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牘以相沿。辯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程邈變小篆爲隸書。蔡邕刊定於石經，束皙網羅於竹簡。九流競騖，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衆星之拱極。尋源討本，備載於埤蒼廣蒼；叶律諧鍾，咸究於韵英韵譜。專門則《字統》、《說文》，開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矧復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轉梵從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掉以寶燭，啓以隨函。郭迻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流傳歲久，鈔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即徒懷惋歎。不逢敏達，孰爲編修？

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韵，閑於字書。競香嚴之不精，寫金河而載紐。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並注總有

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奉師資；詎假擔簦，立祛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言，分忝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俛仰而強爲抽亳。矧以新音，遍於龍龕，猶手持於鸞鏡，形容斯鑒，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鑒》，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七月一日。癸亥序。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序》　蓋聞殘純樸而薄道德，仁義漸開；廢結繩而定蓍龜，文字乃作。仰觀玄象，俯視成形，蒼頡始制於古文，史籀纂成乎大篆，相沿歷世，更變隨時，篆與古文，用之小異。逮《周禮》保氏掌國子學，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書，並爲謬惑。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秦並海內，丞相李斯，考較籀文，別爲小篆。吏趨省易，變體稍訛，程邈改文，謂之隸本。漢興書學，(楊)[揚]雄作訓纂八十九章，班固加十三章，羣書用字略備。後漢許愼，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出目錄五百四十篇，就隸爲訓注，作《說文解字》。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謂之《石經》。仍有呂忱，作《字林》五篇，以補許、蔡之漏略。洎有唐，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至大曆中，命孝廉生顏傳經，國子司業張參等，刊定五經文字正體。復有《字統》、《字鏡》、陸氏《釋文》、張戩《考聲》、《韵詮》、《韵英》、《韵集》、《韵略》，述作既衆，增損互存，並乃傍通三史，證據九經。若斯文而有旨，卽彼義以無差，音義之興，其來有自。

況乎釋尊之敎也，四含妙典，談有相於權門；八部眞宗，顯無爲於實際。眞俗雙舉，唐梵兩該，借以聲名句文爲能詮，表以菩提涅槃爲所證。演從印度，譯布支那，前後翻傳，古今抄寫，論梵聲則有一文兩用，誤上去於十二音中；數字同歸，疑體業於八轉聲內。考畫點，乃祇如棪以冉掞舒瞻亂於手木，帳知亮悵丑仗雜於心巾，侅都奚侅直尼著彳著人，祼古玩祼胡丸從衣從示，諂吐刀諂丑冉不分酋以小巨音陷，壯側亮牡莫后罔辨牛誥求月疾良，少斫昧於戍哉，無點虧於寫富。如斯之類，謬誤實繁，若不討詳，漸乖大義。

故唐初有沙門玄應者，獨運先覺，天縱生知，明唐梵異言，識古今奇字，首興厥志，切務披詳，始於古《花嚴經》，終於《順正理論》，撰成《經音義》二十五卷。次有沙門慧苑，撰《新花嚴音義》二卷。復有沙門雲公，撰《涅槃音義》二卷。復有大慈恩寺基法師，撰《法花音訓》一卷。或師未周三藏，或師偏局一經，尋撿闕如，編錄不次。至唐建中末，有沙門慧琳，內精密敎，人於總持之門，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玄，旣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棲心二十載，披讀一切經，撰成《音義》，總一百卷。依《開元釋敎錄》，始從《大般若》，終於《護命法》，所音衆經，都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自《開元錄》後，相繼翻傳經論，及拾遺律傳等，從《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盡讀《開元釋敎錄》，總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伏以抄主無礙大師，天生睿智，神授英聰，總講羣經，遍糅章抄，傳燈在念，利物爲心，見《音義》以未全，慮撿文而有闕。因貽華翰，見命菲才，遣對曦光，輒揚螢燭。然或有解字廣略，釋義淺深，唐梵對翻，古今同異，雖依憑據，更俟來英，冀再披詳，庶無惑爾。

靈操《釋氏蒙求序》　余固覽慧皎、澄照、通慧高僧傳，三本總八十卷，披其文，見其事，今古之異，聖賢之迹，非周公之才，董狐之筆，無以能爲也。然而義旨縱橫，卷軸繁廣，覽之者無強記而有忘。是故集其事類，討其異常，以偶對爲文，聲律爲韵，題曰《釋氏蒙求》焉。後進童孺誦而明其文，究其理，思繼古賢之踪，爲五敎之端者也。時己酉四月望日序。

道霈《書等韵指月後》　等韵反切出於釋氏，余幼忝入釋，而韵學素天菁關心。一日，黃子季瑜持所編《韵法橫圖音切指月》索序，一爲展卷，不啻於蒐之視水車，了不見其縫隙，序曷可爲？雖然，嘗聞之淸涼國師曰：「字母是一切字根本。」如迦佉誐伽等三十四字，以娑上婆平梟嘶等十二音，入此三十四字，則一字中成十二字。復有二合三合，乃至六合，出一切字，故名爲母。梵天之書，千古無易，不同此土篆隸隨時也。觀此則世人徒知等韵字母能切字，而不知其能生一切諸字也。徒知始於神珙，而不知珙實本諸經論，爲世尊金口親宣也。顧可以不學乎？《字彙》音切橫直二圖，出於《等韵》，最爲簡便，而黃子《指月》一書，又出於《字彙》，是簡便中之簡便。凡留心韵學者，能因指月而入《字彙》，因《字彙》而入《等韵》，因《等韵》而了一切諸字，因字而了盡萬法。譬如尋流得源，伐樹得根，而季瑜嘉惠後學一段苦心，庶不至唐捐云。

楊文會《天竺字母題詞》　《華嚴經》云：「十方刹土，有以諸佛音聲爲體。」《楞嚴經》云：「此方眞敎體，淸淨在音聞。」「天竺字母，音聲之本也」

之經中有三種般若，從文字起觀照，從觀照證實相，天竺字母，文字之源也，音聲文字，皆爲大道之初門，故以天竺字母，列示同學焉。

章炳麟《太炎文録》初編《初步梵文典序》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録，自晉宋漸彰，猶多皮傅，留支、眞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顧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僞造，其源出於老、莊，誠妄。要之譯述不善，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即《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説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其言甚妄，《龍藏》見存，盍往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則兩閡，漢朝儒先經術，雖通明，獨短哲學，斯筆授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於持論？故於全部，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及晉宋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於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時有相似，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傅以清言。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徵詰，能如其意。疏家或以老莊相傅，故前有成世英之疑，見《慧恩傳》。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若儒書有《説文》、《爾雅》也。唐人説悉曇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撰《翻譯名義集》，謬妄尚衆。余每恨樊公不爲斯録，而令疏物者皮傅爲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聞英人馬格斯、牟邏、圍林斯輩皆有梵語釋文，雖簡略不能盡大乘義，然於名相切合不鑿，乃刪次其書，爲《初步梵文典》四卷，余每以爲可覽觀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途，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釋多局於文身名身，而句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必將尋文法，曼殊比丘既發露頭角，幸彀充之，得令成就矣。抑大乘經論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亦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上，惟獨逸。諸哲庶幾游於其藩，不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閎遠。吾土所譯，獨僧佉有《金七十論》，鞞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優波尼沙陀》，後此商羯羅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與道旨之校，則論廢而義漸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語，異日論進以譯諸師之説，得與大乘相夾輔，亦幸自厲無安，肆遂浮名啁啁而已。章炳麟序

疑僞經類

著録

王守仁《藥王菩薩化珠保命真經序》 予謫居貴陽，多病寡懽，日坐小軒，撿方書及釋典，始得是經閱之。其妙義奧旨，大與虛無之談異，實余平生所未經見。按方書諸病之生，可以審證而治，惟瘡痍之種，不見經傳，上古未有。間有附會之説，終非的證，治無明驗。此經所言，甚詳悉可信。且瘡之發也，必焚香潔淨，戒酒，忌諸惡穢，其機蓋與神通云。細察游僧所言，即藥王菩薩現世度厄，其曰吾自樂此者，藥也，曰急扶我骸者，急救嬰孩也，乃謀之父老，因其廢廟而寺之，名其懸篋之石，曰佛篋峰。寺成二年而大興，疾疢禱者立應。予既名還携歸，重刻此本，而家藏之，並爲之序。正德庚午，陽明王守仁識

嚴澂《佛説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後記》 澂學意刻藏，趙水臣懇授此方撰述數卷，讀之心知其非佛語，不願刻，送還水臣。後得《淨印經》，則字字句句，無非甚深妙義，信是世尊金口所宣，快意踴躍。數十年前，曾夢大水充滿世界，而人民國土都無損礙，澂游衍其中，如常安樂，覺而異之。此非心想所及，無乃妖祥乎！今是經首，稱瑞應，適與夢符，則昔之現夢，今之值經，似非偶然。澂願藉是因緣，首度先父大學士文靖公嚴訥，先母一品夫人吳氏，匪生蓮界，見佛聞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次度一切冤親，一切衆生，悉成佛道，有一衆生不得度者，澂不取自度。萬曆三十六年歲在戊申十月朔旨，邵武守道澂嚴澂書。

求是子《西來妙諦序》 蓋聞虞廷十六字，衍心法治統之傳；太上

五千言，闡道德神仙之旨。奧稽內典，悉寓眞詮。溯三教之同源，惟經不易；登羣生於覺岸，在佛言慈。是以淨域靈根，辯才無礙；梵宮秘笈，慧業微聞。用能廣濟度之梯階，豈第結因緣於香火哉！今涵虛子，固玄下弟子也，兼修戒定之力，發生刊布之心，冀警勸乎同門，藉宣揚爲程課。遂取貝葉心傳之所秘藏，優婆夷塞之所受持，集以成書，壽諸世域，引枝尋源，資其發軔。如《高王觀世音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品經咒綜卷，錄呈呂帝師、牟尼文佛，閱定嘉之，命以《西來妙諦》顏其帙。

嗟乎！釋氏之教，已久晦矣。彼其七心多妄，四縛易嬰，徒嫌鑿柄之機鋒，誰作當頭之棒喝。而君獨吹光藜火，披礫恆沙，思開清淨之門，俾入毗盧之界，願可云宏矣！顧說者謂大藏琅函，遺編充棟。法門玉律，妙旨傳燈。悟入無言，證成因果。菩提明鏡，無相胥歸。何必晨鐘暮鼓，始勗虔修乎。抑知文字之益，所以闡眞緘諷習之勤，所以祛慾障。茲雖倉分稊米，實足囊括三乘，誠解研鑽，何殊薪傳衣鉢。將使情田自獲，性海無塵。胸羅卍字，皈命金天。三年面壁，大衆到梅子熟時；一笑拈花，居士聞木樨香否？果識卽心是佛，奚論無色非空，則不徒提暢宗風，而信已門開甘露。不有大覺入寶山，而手仍空，如是我聞，使頑石之頭能點。光緒戊寅歲夏，同玄求是子謹序於武林蓼花仙館退省室。

周上智《西來妙諦後跋》 夫《高王觀世音經》、《般若多心經》、《大悲陀羅尼神咒》、《準提咒》，傳世最久，信奉持誦者廣，而消愆獲福者無窮。故靈驗實迹，載諸各經咒本者，不知凡幾也。然雖有刊布或經本或咒圖，未能彙輯，固屬易於印送，究未成集闕然也。予素崇玄學，未諳禪修。先荷大士甄錄，上智傳派；復蒙佛恩授記，悟靜頒名，沐聖德之栽培，顧涓涘之罔報，就於《同善錄》中所輯禪宗經咒齋期，錄出壽世，以便崇奉者朝夕捧持，不致卷軸紛紜。其靈驗事實，《同善錄》中，按篇俱在，茲不刊列，庶昭簡捷。並倩同玄樂君石友，恭楷付梓，板儲西湖昭慶慧空經房，印造流通，以廣其傳。時光緒戊寅歲，悟靜周上智敬跋。

雜類

著錄

沈約《佛記序》 含靈萬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夐，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昊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爲己。法吼振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阨。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恆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禮茲大聖，實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於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托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剎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眞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辯。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楗陀近遊京

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肸蠁，偏富延澤以西；光景葳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眞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實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尺捶，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殷懃，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

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舍，博尋經藏，搜採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曰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托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暗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回違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唐臨《冥報記叙》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有識而行，隨行善惡而受其報。如農夫之播植，隨所植而收之，此物之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無見；下愚闇其蹤迹，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逐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邪倒於是乎生者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悟其萬一，比見衆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雖多，同謂善惡無報，無報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言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故，知無因果；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則早死，或行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臨竊謂，儒書論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多退；淖齒凶逆，旋踵伏誅；趙高惑亂，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如魏顆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蛇，竟享多福；漢鴆如意，蒼狗成災；齊煞彭生，立豕爲祟之類是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三命，廣宣尼之道；鄧訓歲活千人，遺和熹之慶，陳平陰計，自知無後；欒黶忕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亡國，幽厲以淫縱禍終。三代功德，下祚長久；秦皇驕暴，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實繁，雖大小有殊，亦皆善惡之驗。但事談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際，非所宣言。今之所錄，蓋直取其微細驗，冀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間，若斯而已也。

釋氏說教，無非因果，因即是作果，果即是報，無一法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謂於此身中，作善惡業，即於此身而受報者，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自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次後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於此三報，攝一切法，無所不盡，是今諸見復然大悟。然今俗士尚有惑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後報，則若存若亡，見有效驗，則驚嗟信服。昔晉高士謝敷、宋尚書令傅高、太子中書舍人報演、齊司徒事中郎陸果，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宣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悟。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效，及聞見由緣，言不飾文，事專揚確，庶後之見者，能留意焉。

常謹《地藏菩薩像靈驗記序》 昔大師釋尊放大光明，照於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諸佛世界，百千萬億那由佗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有化身地藏菩薩摩訶薩。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諸世界化身地藏頂言：『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屬，令娑婆世界已來衆生，悉使解脫，永離諸苦，佛遇授記。』爾時諸世界化身地藏，來集佛所，共復一形，涕淚哀戀，白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恆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爲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塵，或毫髮計，我漸度脫，使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衆生爲慮。』如是三白佛言已，佛即印可，而贊歎言：『善哉大士！我今無復憂慮，衆生亦無憂念。』能仁思化之後，慈尊待

機之前，囑在中間無依無怙，若善若不善，若在家若出家輩，皆憑寄地藏菩薩，良由彼大士在感應於斯土，此衆生亦屬因緣於彼聖。且以茲造像畫像之輩，感化盈耳目；稱名禮供之人，效驗在口遊。或載勝利於舊記，或注降靈於籤札，適門出一二，未及四五。矧具傳見聞限乎，凡厥功德，猶尚不能盡，故當供養。今募遣囑，雖成一記，亦是梗概而注，豈竭盡其人耶！且舉三五，以爲歸信憑據於明。大宋端拱己丑歲，傳教沙門常謹直筆而集矣。

遵式《誡酒肉慈慧法門序》 斯偈者，出《楞伽經》、《央崛經》、《涅槃經》、《薩遮尼乾經》、《阿含經》、《正法念經》、《華嚴十惡經》諸大小乘典，因看讀時錄之，成偈一百首，目爲《誡酒肉慈慧法門》，遍示未聞，足以爲誡。幸願信者遲迴細讀，深思現業，大懼來報，銅鐵火湯，豈易勝受也！

又《誡酒肉慈慧法門跋》 此偈並出諸經，凡讀誦者，常須保護。若有輕慢，即是輕慢諸大乘等經，得罪非少。

元照《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眞風，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實繁，每歲選人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牓星羅，奬平生之勤苦；綸恩露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內懷戒寶，爲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恃宗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強顏趨竭，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豈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亦爲人無丈夫志。況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因緣，開佛知見。是諸佛隆靈本致，實羣生悟入津途，無量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那不誦持，豈獨辜恩，誠爲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溫尋，終爲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況《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斯於削髮爲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誡，寧不動心哉！

張來《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列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於中國乎？書之不見錄於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於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陸游《跋曉師顯應錄》 《法華》之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利根之士，一經目，一歷耳，自不能捨。雖舉天下沮之，彼且不動，尚何勸相之有哉！然人之根性利鈍，蓋有如天淵者，善知識諄諄告語，誘之以福報，懼之以禍罰，亦有不得已者。譬之世法，道德風化，固足坐致唐虞三代之治矣。而賞以進善，罰以懲惡，亦烏可廢哉！觀曉師《顯應錄》者，當作是觀。慶元己未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行霆《重編諸天傳序》 昔鄣南煥師謂凡列天位，失尊卑之序，無昭穆之備。歎其習俗既久，未有刊正其事者。因撿大藏，作《諸天列傳》，然草創之功良可尚也。但其列位之次，及各爲傳詞，多從己意，至於經論顯文而不錄入。今事筆削，以全始終，於是去繁凡，補闕略，以輔先志。孤山嘗曰：『後之病今，亦猶今之病昔。』儻有未安，更俟來哲，庶使天神呵護之迹，大權垂應之本，無失其正而歸於是而已。時乾道癸巳仲秋之晦，於福田西華嚴蘭若誌

奉規《諸天傳序》 迦文降世，宿同願行者，隱實施權，示爲天神，慈威折接，保衛國民，輔翼至教，以福資慧，助於說聽。然其列位當就迹論，天台《百錄》依《光明・鬼神品》列之詳矣。自慈雲製懺，供天之設，時有移易，北禪首非之，而紛紜之論，逮今未已。鄣南師因欲刊正而集天傳，尚或循舊，人亦病諸。紹興間，偶主烏戍塔院，鏡庵霆老出住寶閣，具元復在焉。考槃、雙槐、蓮社、晦庵，一時諸方士以道義相忘，每以禪教詩文雅會激揚。嘗論天位，考槃有言，兩剎每供天會，既排列失序，二公之辯正，使無謬誤可也。後既退間分散南北，今十有五年。餘但於文稿間辯辯，時見於舊軸，回思昔會，眞成落謝塵耳。既出空相，來謁鏡庵，乃見重編天傳已成，詳以閱之，豈止於舊傳筆削潤色而已。且補入經論天文，辯證前失，仍立兩端，明排列之次，及各爲贊詞，可謂始末大備矣。則如斯文草創於鄣

南，功成於鏡庵，便令古凝滯泮然冰釋，誠有補於流通。且喜不負考槃之囑，輒因勸請刊行，博利見聞，敢書卷首，以告雲來。乾道癸巳一陽前十日，傳天台教觀釋奉規序。

大訢《題寶公菩薩大乘贊後》 世尊初說華嚴，小機未入，如聾如啞，遂於鹿苑，轉四諦十二行法輪。至方等會上，維摩居士彈偏擊小，宗以大乘。然後《般若》、《法華》，由頓入圓。一代時教，先後次第，蓋衆生根器不同，而佛之權實機宜亦異也。法流東土，而梁武篤信之，建寺度僧，舍身持戒，執有爲爲功德。誌公以菩薩應身，作十四科大乘等贊，謂佛與衆生不二，心無善惡，戒無持犯，理無迷悟，法無眞俗，豈非應病與藥乎？金陵楊震之，著居士衣，行菩薩行，雖居塵市而常樂遠離，雖行布施而不住於相。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卽八萬四千清淨解脫，所謂得佛大乘者。維摩志公前身後身，非眞非俗，三無差別。因其書志公語刻之鐘山，爲題其後云。

又《題石芝法師顯應錄》 佛之闡化，至《法華》而臺機普被，方暢本懷。以涅槃時至，乃爲諸弟子悉皆授記作佛。猶周武以嗣王命周公，聖聖相繼，心無間然。而石芝法師作《顯應錄》者，豈善詩人取征管蔡之事，繫於鴟鴞、豳風，其於遭變救亂，不能不嚴。其訓於後人也，予未及見其錄，獲睹陸務觀所題而得其槩，乃廣其意而書其後。

李叔琪《釋迦如來行迹頌序》 夫業於儒者，雖未窮五常之源而行之，要知先聖文宣王之垂世立教權輿壺奧，有來問者粗說之，可稱爲儒。爲釋氏者亦然，既舍爾姓而投釋種，本師如來出興行化一大事因，必先覲縷，然後方名爲釋子。噫！無二人，儻有焉，何未嘗耳目其一二。今始興山人默公，字無寄，爲人拙而無華，兒如其心。少游天台山，專精空假中，手述如來行迹，編之以五字，隨句而注，書成兩軸，規將鋟梓以遐傳，其博覽該通，則於此毛知鳳矣。且如釋迦宗派，與金口言之詳末，老夫不之學，安敢措手於其間，末如也已，但美其強記而精述云。時大元至順庚午四月日，晦巖老人書於柯亭。

無寄《釋迦如來行迹頌自序》 詳夫法性圓融無二相，寧存乎依正根塵；眞如淸淨祇一源，何隔於自他生佛。而衆生昧斯妙理，於多劫輪已靈光，恆安住三德藏中，而恆自昧，亦卧在一如床上，然亦不知。故我能仁哀茲倒惑，欲委家中之寶，又示衣裏之珠。是以不來而來，在身雲於塊忍；無說而說，滋法雨於沃焦。歷四十九年，設三百餘會，不度而度，度窮有識，非滅而滅，滅入無餘。其方便也不可思量，其饒益也寧容喻說。自雙林到於今日，將二千三百年，從五印至於此方，過六萬八千里。而猶遺風遐振兮，蕩空煩雲；餘澤遠霑兮，榮乎槁物。蕩蕩乎慈悲之海，巍巍乎恩德之山。嗚呼！我等衆生，以底業緣，游何方所，早不親聞梵音之說，又未得遭正法之時，俄受生於季末之艱，亦賦性也頑囂之甚。然而幸承慈化，濫預釋門，兒可類於道流，行全乖於戒品。雖讀誦於經論，不解根宗，或尋討於記章，但希利養。是以未有思修之慧，安期證得之功。若是念之，可無耻也。竊聞如欲揀邪而入聖正道，應先學教而知佛化儀。是則已分得於賢聖之心肝，亦可爲於人天之眼目。如是方名佛子，不然豈免魔徒。且如世流，若不知厥父之姓名，生沒日時，甲乙多少，所作衆業高夷巧拙，則斯曰人頭之獸也。不孝莫大乎是！其爲釋子，若未了本師之氏字、誕滅年月、壽命遠近，所說諸教權實顯密，則此稱僧貌之俗歟！不順孰過於茲？當知不孝不順之僞，未免無間無斷之苦。

夫吾佛出興行化之迹，遺法普被益物之緣，世界成住壞空之事，劫波大小長短之由，布在經論，可以鏡焉。然我等新學沙彌之輩，不能廣尋，昧者多矣。故今不肖依天台四教儀文，又摭諸經論中所著之言，及詳衆傳記上所彰之說，編以成頌，凡七百七十六句。而又句中義未顯者，仍以本文注於句下，使見者易曉焉。是則視近見遠，據略知廣矣！然而援引稍繁，言辭未婉，縱知衆嘖之歸已，庶資新進之初行。冀諸達士毋以爲誚。時天曆元年戊辰臘月既望序述云。

景隆《重刊緇門警訓序》 一性圓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爾輪迴。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方便多門，俾修爲以復厥性。然必志至焉，氣次焉。弗能以志帥氣者，往往陷於過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大根器，乘本願輪，滅卻正法眼藏者，出而爲惡辣鉗錘，瞋拳熱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煉之，以鈞陶之，以掀翻而擴徹之。以至或爲法語，爲小參，爲示衆，爲警策，爲訓誡，爲箴銘，以激厲之，以鞭辟之，以奬拔之，以化導而誘引之。噫！弘法願重，愍物情深。《緇門警訓》一書之所以會萃成編者，豈徒然哉！乃若大明麗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則

又錯綜金輪世主之公論，先哲儒宗之偈贊，於其中焉　或者以爲直指單傳，掃空文字，有所立言，悖違宗旨　必告之曰：神機活脫，石火電光，殺活縱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不堪覬著　眷彼雞花四法界內，終之以事事無礙，明其不捨一法，而無適不可者　豈殆所謂理悟則一，事修無窮，而顯權宜權應者之準繩也歟！嘉禾登禪人刊行是書，將使人人因言以見事，因事以見理，因理以見心，因心以見性，而復厥本有自然之天　與夫因指以見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之忘者，同出而異名　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絕待，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之剩語也，尚何警訓之有哉！　尚何警訓之有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淸平山空谷沙門景隆序

廣黼《緇門崇行録跋》　《崇行録》者，履眞尚樸，窮原達本之談也　矧末法羣機皆成孟浪，端心契理無越於茲　故我大師三藏總持，一心普運，大悲之極，爰啓斯文，誠爲濟苦海之慈艤，燭幽途之寶炬　條分縷析，樹義森嚴，恍若奏八音於淸廟，而冲然逸響，悅可衆心，俾披覽者隨分各足　而揭之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由淸淨而入道，某也以端謹而率衆；某也行所難行，某也忍所難忍；而末彰以感應，譬夫磁石引針，澄潭鑒月，必然之理，亦復何疑！　所謂激頑起懦，其爲福利非小補矣　後之學者苟或乘之以慢，稍勉之則曰：彼聖也，我凡也，爾何曾比[illegible]於是？　噫！　吾知其自安卑近，而欲冀無上佛乘，猶夢未著作，弟子黼蠢然之餘恭逢至教，閱末終卷，悲淚嗟歎，惴惴焉罔知所自心死神喪，頓失故步，徒有以挹淸氣於下塵耳　屬黼筆受其錄，悚仄謹書　時萬曆十三年歲在乙酉仲冬日，弟子廣黼和南跋

圓澄《受生幻智二法門序》　夫道無方也，行無門也　無方則隨時破立，無門則惟利是從，此古今不刊之格也　世有無和者不善所擇，多諸僞濫，惟智者之所慨焉　且時人作預修，還受生錢者，經教無文，不根若此　若云人之受生，必於曹案假借使用，閻君豈臟濫之徒耶？　若云死後無可使用，必須預寄獄庫，吾未見世人先將財帛寄司獄，以備入監之費，恐智者弗爲爾　人能修德，則天人欽仰，心希聖賢，則國家褒寵，刑憲地獄，豈有二焉　復謂婦人生產，必入血湖，遙指目連爲證　且地獄者幽冥也，幽冥也者，無識無知　無識無知，而云羽州追陽縣，不知何省所屬矣　夫有陰陽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產育，產育者必入血湖，豈閻君不繇產育而生於木石耶？　如亦繇之，則伊母在獄，而子何治乎！　曰若然則血湖之說不足信也　曰非不足信，間爲一種婦人不生敬愼者之所設，非施之一槩也　予每私議如此，豈知有同音者焉。

嘉禾鹿園居士葉君，儒門自足，藝苑高奎，初則淹貫六經，今也闡閑釋典，慨此二謬，刻此二門，望轉其習。一曰《妙德夜神說菩薩受生藏》，二曰《摩耶夫人說大願幻智解脫門》，懇予作序。余愧幼不讀書，又兼學淺，安能與大方鬬巧；然其用心，正合愚意，聊爲解說　夫受生者，以法界無礙自在力，於一切處受生，非一人道，其猶月行霄漢，影落百川，然非心意思議所及，豈錢帛囑託使之然乎！　誕育者，以眞心無性三昧門，於一切處誕育，非一如來，其猶虛空，體非萬象而不拒萬象發揮，尚非鐵圍石壁所障，豈血湖地獄使之可拘乎！　統三世爲一際，生卽不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閻君云乎哉！　遍十方爲幻腹，無生卽生，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血湖云乎哉！　苟能如是，則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承當，卽名佛子，信心一念，已越諸流　如斯妙利，非葉君其孰能知之

淨壽《現果隨録序》　夫因之與果，猶形有影焉　形三有焉，則影必從焉　苟欲端其影，先直其形，形直影惡不端？　若不直其形而欲其影端，譬如揚湯而不輟火，雖欲其冷，無有是處　是我法門之通訓也，世典亦有之，曰陰德，曰陰報，此豈不我之所說因果者哉！　世有一等不信因果，其陋尤甚，姑舍弗論云　今茲戊寅，余寓黃檗，書林藤氏偶携一抄本來謁余，曰：「此《現果隨録》，謀上之木，以布於世可耶否？」　余把讀之，乃知靈濟罷翁戒顯筆記　戒顯師具德和尚，和尚爲我天童門下之人，至其記我徑山費祖舍利一事，其言可徵也　又讀其述論，極贊念佛功德，則知蓮社中人也　通編但載所親聞見現業感現果者，他如宿因後報及異熟等，非今所取　余謂罷翁一片婆心，不覺拖泥帶水，世出世間有志之士，勿以其言淺近而忽之也　奚翅罷翁之幸，抑亦讀者之幸　是編與《自知》、《陰騭》等錄並讀則可，藤氏刻行亦何不可之有？　介石淨壽

周克復《觀世音持驗紀序》　觀音大士佛法之廣大敎化主也，過去已成正法明如來，逆來示菩薩相立大願，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　菩薩云者，菩覺有情也；菩薩摩訶薩者，言大覺有情也，稱觀世音者，謂觀世間衆生稱

名，悉蒙救拔離苦，從他機而立名也。又稱觀自在者，謂一身現千手眼，隨類應化，圓融無礙，從自行而立名也。《楞嚴》云：由我觀聽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能以眼根作耳根佛事，故名觀世音自在無礙。此菩薩具十四無畏、三十二應，諸神通種種，左右彌陀則爲極樂之親臣，顯化娑婆則爲世尊之良弼。楊枝一滴遍灑大千世界，尤與我東土衆生最有緣。凡至心持其名號及經咒等，隨獲感應，不獨慈雲偏覆南海一隅而已。雖然衆生當苦難時，輒呼菩薩求救，須思救苦救難之前，有大慈大悲四字，在菩薩不救度衆生，何名菩薩？然不具大慈悲，將視衆生苦難，如秦越人肥瘠，漠焉無關，何肯圖救？衆生徒口菩薩之號而不能心菩薩之心，則不慈不悲已先不能自救，況欲感菩薩之慈悲，救其苦難，有是理乎？故人無傾險好殺心，則己之刀山滅矣；人無慘毒心，則己之湯火消矣；人無不忠不孝及淫貪不廉貞心，則己之地獄枯竭矣。人無慳吝嫉妒心則餓鬼之火息，無傲狠驕慢心則修羅之惡調，無頑悍不靈心則畜生之途遠矣。《大悲咒》云：唯除不善除不至誠，則誦持之需善與誠可知。篤哉！唐別駕之言也，曰：「凡虔奉觀音者，其人必深信因果，生平不與惡事爲緣，所以惡報可滅。吾恐世之人，徒知求救苦難，而不求諸慈悲之心，一有不驗，遂曰：『大士弗予應』是豈大士之感應果虛而無徵也哉！故編成而書此意以爲之序，庶使世人誦持觀音共聞之。順治己亥夏杪，荆溪淨業弟子周克復齋沐撰。

又《勸流通淨土法華華嚴觀音持驗引》 經典所在流通，即屬善緣福報無量。故語云：能以大乘法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貴人、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重刊廣布者，當萬善。況淨土法門超出生死輪迴，永不退轉，直至成佛而後已。是勸一人修淨土，乃成就一衆生作佛也。凡作佛者，必度無量衆生。彼所度之衆生，皆由我而始，其福報信不可窮盡。故欲勸一切見者聞者廣大其心，以佛之心爲心，使人人知之而盡生淨土。龍舒所言，自宜諦信不誣。

至《法華》《華嚴》二經，尤佛說妙法中之最上乘，觀音大士普度世間，無剎不現，往賢感通事迹歷歷昭然，各爲纂集以勸進修，斯誠鈴鐸方來，津梁末路之最方便門也。戊戌秋，予輯《金剛持驗》，已有流通小引敬懇同人。茲刻《淨土》、《法華》、《華嚴》、《觀音持驗記》，搜採載籍，徵信古今，頗殫心手之微勞，用志歸依於不朽。但拙刻板在吳門，未能廣傳他省，既並生莊嚴佛土之中，安可缺法事流通之勝。復告當世善信，獲見諸本，不吝廣爲刻施，或仍原本，或易斯編；其見聞欣及有關持驗者，尤冀續緝於後。一句贊揚即是一句獲持善根，一念鼓動即是一念消弭罪業。於以續佛慧命，自利利他，所謂護法諸神，既護法寶，自護弘法載寶之人，斷斷不爽。吾賢爲《劈窠圖》勸人念佛，後以他人念佛，多生淨土，乃歸功施圖之人亦得生淨土。法施功德不可思議如是，願與同人共勗之。同善道人周克復敬懇。

陳恭尹《六道集敘》 世俗日下，則立教者曰勞。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而孟子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聖賢相告，其詞宜簡而該；與流俗人言，則其詞宜詳而近，勢則然也。佛說六道之旨，以窮一心之變，極幽明之故，可謂痛哭流涕，而後之人，猶漠然視之。吾鄉在參和尚，乃爲採古今近事家喻戶曉者，著以爲《六道集》，蓋爲未悟人說法，不得不然。吾謂人所以迷而不悟者，有二端，其一曰：吾人也何至流爲異物？其一曰：人生快意耳，遑恤他生。然就其一日之間，一念之頃，已不知幾爲天，幾爲人，幾爲畜生、餓鬼。誠得秦鏡懸之於前，使其肝膽畢呈，意念盡露，六道之變相，紛紜交錯，一時並見於胸臆之中，庶其懼而知返乎？在和尚博極羣書，著述數十種，年將七十，而緝此集，其指愈淺，其憂愈深。讀者毋徒視爲虛誕之談，而忘其爲肝膽之照也。羅浮陳恭尹拜題。

戴銘《彌勒傳略跋》 補處慈風，充滿人寰，蓮期降迹，大轉法輪，宏濟萬類，普度羣生。在雙林爲傳大士，在岳林爲布袋僧，往來二十餘年，袒胸微笑，隱德如癡，舉世人莫識其繇矣。癸亥夏楷庵老人，大暢玄風，於行道之際，拉銘同往雲間，遨遊峰泖，募顧聞遠，助貲重鐫茲傳。適超果方丈遇周易垂先生，談及斯舉，欣然序其事。乃知前代沙門曇噩，廣如二公，俱從圓覺靈明處，寫出無數奇緣幻迹於兜率宮中。大家轉圜一笑，卻也自在。剡上璧城居士戴銘案王氏敬跋並書。

李龍標《六道集序》 和尚本乘願力來，冲齡入道，辯才汜濫，文字縱橫。早所曲唱新豐，調高千古；中歲光韜韵石，藏究三車，不欲出世爲人，爭奈龍天弗肯，尋住鼎湖方丈，遂令聲價難醿。然卒不樂久居，旋卧象林深處，意謂靈山會上，笑拈花者，不過一人。丁此末法時，中棒投機者，屈寧多指。矧諸方既富煉凡大冶，爐火方紅，我這裏不妨退步潛身，煙霞共老。與其一期說法，度有限之衆生，孰若多著要書，利無窮之後學。於是，始從韵石，終

至象林，中間五十幾白，奚啻億萬餘言。龍也何幸，受益良多，獨恨鈍根，少領玄趣，然最愛其《六道》一集，痛醒羣蒙。夫影必隨形，谷必答響，種瓜不得豆，結果定從因，此理勢之所必然。然俗漢恬不之覺，和尚不舍慈悲，悲夫，衆迷於六道，輪迴靡艾也。猛然拈出示之，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無幽不燭，普使人人，深知報應不爽，因果無差，皆能回光返照，各辦前程者，功不在菩薩下也。龍敢不服膺拳拳乎！僅再拜揚言，而序其上。時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東莞弟子李龍標頓首拜題。

李照《舍利靈應序》　天地之理，與聖賢之道，有可測者，有不可測者。可測者，古今智愚之所共知；不可測者，雖學窺聖域，才貫百家，亦不能明其萬一。

予於戊戌之春，偶過福國精舍，訪濟生禪師，因晤聲碧和尚。聽其言詞，殆禪門高尚士乎。濟公與聲和尚，爲同學友，濟公唱道邗江，聲和尚則屏迹天台，刺血書《華嚴》，精誠之至，忽於筆端，現一舍利。和尚動容，爲予告焉。予方抱微疴，治以符水殊驗。予問之曰：『筆端之所現者，果舍利乎？』聲和尚曰：『當日現於筆端者，乃眞舍利也。且舍利未嘗不可見於今日也，三日後當至矣。』予曰：『唯唯否否。』越三日後，聲和尚問曰：『昨見舍利乎？』予曰：『秋高氣清，彩雲繚繞，此日之所見，以云舍利則未也。』和尚曰：『此卽所謂舍利耳。請紐陳其說。』夫舍利者梵語也，唐言身骨，如來入滅，將四千載，金色之體，已不可睹，舍利宛然存焉。金塔所供者，計八萬四千，今四明育王所供，僅見其一。卽吳之康僧，來自西域，其求舍利，亦以三七成功。迄今韞於浮屠，不可復睹。若其現相之奇，種種非一，或起赤色，或發碧光，或現貫珠，或顯聖像，誠亦不可枚舉。昨所睹彩雲，非舍利而何？夫前於筆端一見之，今於秋旻一見之，奇矣。』予曰：『有可測者，有不可測者，所謂舍利洵非予之所能測。而前之見於筆端者，其舍利耶？今之見於秋旻者，其舍利耶？』予因和尚之請，而卽以其問答者，詳以述之。時大清康熙歲次戊戌中秋前三日，勞山李照拜手書。

梅嶼《自行錄跋》　夫心者乃萬法之本源，智慧之靈府也。只因歷劫染習深厚，障蔽妙明，種種幻妄紛紛不息，故生生汩沒於輪迴之中，備受楚毒，升墜不常，何可而得已也？及今四衆人等，迴向佛乘，雖依佛祖明訓修持正法，以作出世之津梁，奈功行悠悠，光陰虛度，不能勇猛精進，速取無上正等菩提。今閱永明壽祖《自行錄》一書，每日所行一百八件功行之事，行願雙持，自他兼利，無有片刻虛費光陰。至此方見壽祖，是古佛再來，非予等下劣凡愚所敢望也。今刻此錄，惟願同人興決裂之志，開特達之懷，切不可望洋而退。但量己力，於此錄中，或取一二，則三五十，則逐日精進，以爲常課；切不可懈怠心生，一暴十寒而虛度光陰也。果能如是，自然功不浪施，漸入漸深，漸廣漸厚，至於無上菩提，不期然而得也。如其不修實行，豈不辜負發心出家之志也！伏願此錄流傳四方，目睹親聞者，追古德之勤修，滿平生之志願，早授靈山記莂，廣度一切含識。是爲跋。時維道光癸卯嘉平月佛成道日，武林古閒地菴苾蒭梅嶼謹識。

彥淨《水懺隨聞錄序》　夫心源本自澄清，性體原無純雜，祇以一念之參差，遂致千生之謬戾。往來三界，出沒四生，靜言思之，良可慨也。是以諾迦尊者觀羣生昏憒，因示以迦摩羅疾，欲與懺文緣起，故報膝上人面瘡。將袁晁十生冤業自此消除，蜀嶺三卷懺文從茲成就。集華藏之玄文，作現生之懺悔。奈根基頑鈍者，非但未通其理，抑且不解其文，亦何從而通微合漠哉！書中禪師慈悲念切，拯度情殷，注《隨聞》一錄，使禮懺者恍然於果報之不爽，毅然以改過而自新。惟是流布未普，梨棗無存，遍查名刹，書皆罕見。所存祇有法藏院訥公，雖一部流傳，奚能永固？於是勸募重刊，公諸同好，佛法爲不朽云。大清咸豐九年己未端陽日，天台教觀後學海門彥淨謹識。

智證《水懺隨聞錄序》　證福菲德涼，祇可結茆裹足；緣慳智澀，尤宜閑戶蘧頭。悔遍奢之夙孽，制搖拽之心魚，洌泌水以銷愆，涸蒲團而卒歲。然恐深負佛慈，虛投禪闈，且也懺社塞城，未逭烏焉亥豕；慧鋒韜匣，艱穿漆桶皮燈。茲者悟達國師，學兼內外，識洞古今。創濯冤之懺，猶工部之詩，詞邇而旨遐，事湫而理灝，匪管見之可窺，寧野心之頗鑒。竊思縱狂眸而藐視，鼓頑舌而譚胸，得無舛乎聖意，褻瀆玄章。智者聞之心寒，識者見之毛豎。所以先覈兩藏之原文，次簡諸賢之疏釋，摭其確當，綴以詒芳。引住世出世之嘉言，勗已信未信之良友。妄廼廼捐衣鉢以壽梓，藉檀那而贊刻，啓達士善善之本懷，豁初學賢賢之雅愫。共光佛祖之徽猷，馨淨吾人之積孽，雖則智證一時之願力，尚覬四方明喆之推敲。故敢災木，遐播殊方爾。古莒高峰淨名庵午日證道人槃譚識。

瑞斌《水懺隨聞錄序》　夫《水懺隨聞錄》者，乃書中禪師注釋也。昔

悟達國師患人面之瘡，若不感諾迦尊者現澗泉之水，焉能不復爲冤。始知因緣會遇，定孽難逃；宿纏不解，果報無差。古德所云欲出苦輪，莫先持戒，欲淨戒根，莫先懺悔。是以包藏瑕疵，佛不許可，說悔先罪，淨名所尚。自茲妙製靈文，分爲三卷，名曰水懺。

竊思懺典法門高廣，因果分明，言簡意賅，深不可測。如不縷析條分，凡愚昧者未易覺悟耳。屆於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將視佛菩薩之經文懺典，爲迂談腐論，而不可信從者矣。故晝中禪師注《隨聞》一錄，文而不夸，辯而不爭，哀輯繁富，極稱賅備。凡善惡禍福之理燭照靡遺，開示一切微妙之門，至矣切矣。不但以資冥福，且以爲迷津寶筏，無出此也。況禪師晝公，佛門中之龍象也。教演禪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靡不綜練，是故學者宜究心焉。非惟自警，亦將以爲未得未證者砥礪也。

嗟乎！兵燹坂毀無存，置於同袍，亦未得見此書爲憾，想當時刷印未多，故流傳甚少。余渴慕亦有二十余年矣，先在同袍處始得一部，殘闕不全。後遇清源沈居士處，竟得全璧，若有冥相而默助之者也。余敬閱一過，急欲付梓，冀以流傳。其時正逢常住開工，奈何囊鉢蕭然，故而因循未彰。今蒙諸同袍等慨然樂助，果余願矣，願與同志者共參之。時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宮四月佛浴日，杭州古靈鷲義吾寺住持沙門，傳天台教觀裔孫瑞斌謹序。

未還《報恩論題跋》 上卷多說理性，下卷先以兩歌，斷疑生信，次以公據等二篇，專說事修。而末篇之說，遂附及之者。所謂應病與藥，期於病藥雙忘。性修不二，而止世界無盡，未來無窮。區區本願具在，代衆迴向疏矣。度必有無量發心，菩薩覽而興起者，佛法世法眞俗圓融之本旨，庶幾普遍昌明歟。其卷首卷附諸篇，無非欲發明此旨，已詳卷首述意篇。子簡既爲寫錄，隨依香嚴例，句讀圈點之，爲令閱者易於醒目。文人批尾陋習，固不暇避也。其用意良苦，有心人應共諒爾。未還謹識。

未詳作者《自行錄跋》 竊維咸豐庚申辛酉，兩次兵災，余妻室子弟侄等均皆同時殉難。迨於同治甲子歲，杭城收復，余由越地回省，室如懸磬，形單影隻，淚如泉涌。欲剃髮爲僧，罪孽根深，至不得已，再整門庭，即於是歲季秋，五體投地，立願爲善。至今時日已久，屢爲佛恩護佑，余信更深。光緒己卯歲，進山瞻拜南山淨慈寺側永明壽禪師古塔，惟久遠失修，余即解囊裝整，中興三寶，建造山門兩傍念佛堂、客僧房、香積廚。於庚辰歲，一律完竣。始於己卯歲四月佛誕日開設，每月十七日啓建蓮社法華道場，莊嚴淨土，禮塔念佛。惟恐居士路途遠近不等，特設素齋供養，以安跋涉之勞。去歲臘底，幸得許君贈有永明壽禪師《自行錄》一卷，余伏誦之下，不勝歡喜安養。緣是書原板兵燹無存，伏念禪師躬行一百八件，功德無量無邊，余心慕而力未逮焉。惟有捐資重刊刷印，布送十方，俾大衆等宣揚，以廣流傳，庶幾佛法遠行。謹跋。

道教部

注經分部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綜述

王真《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

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慚，啓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皇帝陛下，體至道，爲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冤，干戈戢而亦不復用，無爲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爲四卷，並敘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惘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瓘，謹具別封進上。謹奏。元和四年七月日。

唐憲宗李純《手詔》

勑王真，尚瓘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二十九日。

王真《敘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爲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眞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於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於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於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於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爲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黷，且戰且前，或不戢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欲，毒痛海內，炎流天下，是以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慍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譴，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迭，唯以不爭爲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溫恭，纘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興之時，卻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睹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儌倖納芻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輒錄《道德經》中章首爲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

述、詞理荒蕪、麤瀆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

綜　述

《道德真經新註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人爲萬物之主，故與天地爲三才焉。老君在西周之日，故秉道德以救時俗。道者，清淨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謂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焉。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二十家註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卽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敎之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義理疏遠矣。源流既撓，支派遂昏，或宗之爲神仙書，或語之以虛無學，論者非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乃淺俗之談也，殊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余少得旨要，故辯而釋之，蓋淸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也。

《道德真經次解》

綜　述

《道德真經次解序》　述：夫事有萬端，義歸一揆。鼎分三敎，理出百家。皆體古而存今，盡遣邪而歸正。莫不明標輪貫，互說端倪，欲使是者是而非者非，白者白而黑者黑。其那淳風雖散，天道猶同。衆聖肩隨，羣賢角立。孔子有言不順之誚，丘明有事不輒之稱。轉治轉繁，益整益亂。所以《禮》尚大順，《易》貴隨時。天既無言，人從何欲。洎乎造化之內，品物之中，雖任自然，各循本性。匹夫所能，聖人其有不識，匹夫所爲，聖人其有不解，況復玄元妙旨，大道精微？豈可輕言，妄稱得理。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尚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跂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汋。舊云不克，此云不充。舊云小鮮，此云小腥。略敘一十條，不可徧舉。其於義類，自有區分。後學前賢，各懷所見。睹斯遺闕，寧無補云。不度荒虛，隨文解釋，分爲二卷，名曰《次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之文。孰是孰非，世多鑒裁。聊示同好，希毋忽焉。謹序。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序曰：《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錄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耄昏猒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於河陽，以《道德眞經》降授於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爲居先，德以有稱爲次，亦猶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雖力而行之，竄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眞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尹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

《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

《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時爲尚書郎。

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

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爲四卷。

沙門羅什，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

沙門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

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

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

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爲義。

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

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

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

梁道士寶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

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並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爲《玄示》作
法師宋文明，作《義泉》五卷
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
法師韋節，字處玄，注《兼義》四卷
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
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注四卷
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六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
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眞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鈿》一卷
道士車弼，作疏七卷
任眞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四卷
龔法師，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
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珪瓚，連城在握，照乘盈懷，敷弘則光燦縑緗，演暢則彩文編簡，語天修，則天瑞玉雪，雰霧於丹田；九轉琅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緇塵，超登上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堂矣，而物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開元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咨中興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自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雁》之謌，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嘗本源，輒採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比況，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爝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不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雜録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釋御疏序上》

疏：馬遷謂之隱君子。

義曰：馬遷者，司馬遷也。遷字子長，河內溫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顓頊之裔，生於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遊江淮，九疑，禹穴之間，仕漢爲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爲太史令而作《史記》，遷嘗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爲人所譖，下獄受腐刑，《西京雜記》云遷發憤而作《史記》，先達稱有良史之才，叙屈原、賈誼，詞旨抑揚，蓋一代之偉才也。桓譚《新語》曰：遷修《史記》未行於代，其後外孫楊惲題爲太史公，或爲談爲太史令，遷繼爲世官，而身受腐刑，恐辱先人，我同太史家

走使之人耳，故題爲《太史公》也。遷爲中書令卒，有集二卷。《史記》云：老子或隱或顯，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終。蓋隱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稱。古人稱師爲子，如孔子、列子是也。君子者君師也。《禮記》云，爲學者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爲君爲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德有道，雖在衆庶之中，爲人所敬，則爲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謂爲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老君爲道德之主，帝王之師，號曰君子，不亦宜乎？潛龍卑秩，故謂之隱也。

疏：而仲尼師之。

義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後也。按《史記・殷本紀》云：帝嚳之妃吞燕卵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子。契裔孫湯名天乙，亦名履，滅夏而爲天子。至湯孫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號之曰紂。無道，周武王起兵滅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啓於宋，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三命爲宋正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敢余侮。三命益恭，故《春秋》美其德焉。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遂以孔爲氏。或云：吞乙卵而生，後賜姓子，以子配乙，爲孔字乙，卽燕也。此兩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爲孔姓。此尤不經，今所不取。孔父嘉爲宋司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臯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卽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魯國闕里鄒鄉。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庚申歲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孫獲爲介，遂如楚。三月，過鄭。鄭伯勞之，僖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楚子享公於新臺。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者，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殁，必屬說南宮敬叔也。與何忌孟懿子也，皆僖子之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賁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師老君，得禮之要也。

疏：繙經中其太謾。

義曰：繙，猶亂取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以老君曾爲藏史，因而問焉。老君不許，於是繙六經以悅老君，老君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君曰：仁義，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幾乎後言。夫蚊蝱嚙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循有爲也。

疏：問禮歎乎龍德。

義曰：孔子問禮於老君，而語老君以仁義。老君曰：夫烏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黑白之別不足以爲辯，名譽不勸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歸，三日不譚。弟子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也，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遊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泉者，吾飾意以爲鉤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遊乎泰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見老君，其猶龍乎？使子口張而不能嚌，舌出

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能知所居，舍又何規老聃哉

疏：在周室久之。

義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於楚國苦縣，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陽，號燮邑子，風伯前驅，彭祖爲從，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岐山。故《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鳴於岐陽，即此時也。遂以岐山爲州之名，鳳翔爲府之號。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鳳翔城北一十八里。唐既受命於其舊所，置啓聖宮也。武王克殷，老君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仍爲柱下史，潛龍卑秩，以佐於周，至昭王二十五年，度關西化流沙。自武丁庚辰年，至昭王癸丑年，二百一十五年，即司馬遷所言老君在周二百餘年是也。

疏：將開道西極。

義曰：《本相經》云，昔妙梵天王爲貪快樂，不修功德，下生闍賓爲煩陁力王，復好畋獵，殺害無道。故老君以昭王時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術，而度之焉。又西戎雜俗，好淫多殺，皆學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歷化八十一國胡王，及九十六種邪法外道等也。故云開導。開即開悟，導即化導也。西極者，在中國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國等也。

疏：關令尹喜請著書。

義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習五經，天文緯候，陰陽之書，無不恢博。仕周，康王時爲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聖人西度，請出爲函谷關令，遂遇老君傳經。就此門中分爲八別。一曰示見禎祥者。昭王之時，天理星西行，入昴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融風三至，紫雲浮關。尹喜見之，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聖人當度是也。二曰託試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爲御，以來度關。云吾家在關東，田在關西，明日當臘，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稱弟子，曰：今日見君，乃聖人也，願少留焉。又謂之曰：竺乾之國有古先生，吾欲昇就。皆寓託他事，以試尹喜。三曰：傳授《道德》者。《道德序訣》云，老君謂尹喜曰：爾應爲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則是以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關，二十八日授經。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七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關。《史記》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也。四曰示見神通者。老君御車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見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爲人，隨老君周遊二百餘年。老君約云曰雇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黃金併償之。甲至關悅一婦人，不欲隨老君西去，遂作牒詣喜，以訟老君，索曰雇之直。老君謂甲曰：爾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爾，所以爲人。今還我符，當償爾金也。言訖，符從甲口中出，甲復化爲枯骨。喜見之驚怖，爲叩頭請謝，願乞恕之。老君又以符投之，甲乃復舊。尹喜見此神變，彌加勤敬也。五曰同還樓觀者。喜爲關令，即函谷關也。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今有故關墟。大唐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於丹鳳樓降見，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出天寶靈符，云在函谷古關尹喜舊宅，勅道士及內臣往求之於枯桑下，有紫雲白兔之瑞，掘獲石函，得天寶靈符於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縣爲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御制御書碑銘，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經，後乃與老君同自函關歸盩厔終南山之陰。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結草爲樓，觀星望氣之所。其宅尹喜昇天之後，相傳謂之樓觀。周穆王招隱士杜冲與喜弟軏居之，有老君車板及支革樹。秦漢累朝謁板，始皇墨跡皆存焉。六曰升入太微者。老君與尹喜說經，及授九丹諸訣畢，以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於喜宅南山上昇入太微。《西昇經》云：說經畢，忽失老君所在。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見金人存亡悅惚，老少無常，重謂喜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七曰約會青羊者。老君將昇太微，謂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於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稱疾棄位，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見老君於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縣西南五里，前臨大江。古老所傳，常有靈應。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帝駐蹕在蜀，因獲靈磚古篆。符瑞喜動行朝，皇帝駕幸其所，致禮瞻敬，勅置青羊宮。其磚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灾六字。自獲磚之後，明年收復長安，後年駕迴京闕矣。八曰俱化西極者。君喜三年之後，千日功成，以丁巳年入蜀，於青羊肆見老君。老君與喜自蜀川乘雲駕，遊天水，昇三洞，歷九天，然後西化流沙八十餘國矣。中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獲磚符瑞，下勅曰：昔者，聖祖玄元皇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眞經》於樓觀之臺，約後會於青

羊之肆，共乘雲駕，俱化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泊於此日，曆數約二千年，景象寂寥，蹤基牢落。今因翠華巡幸，玄貺昭彰，珠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樹下，磚含古色，字驗休徵。中和之灾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見。足表玄穹降祉，太上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宜摸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仍於其地賜內外行庫錢，置青羊宮，以旌符瑞。編付史館者，卽流沙西化，益彰明驗矣。著者，表記也。亦述作之謂也。今詳此經，乃帝舜時說，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時著述也。

疏：於是演二篇焉。

義曰：於是者，發句之端也。演者，廣暢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經也。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級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皆經國之微言，濟生之大用，則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此二經，是函谷間所授尹喜之經耳。

疏：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

義曰：道生德畜，爲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無有窮竭。罔，無也。言此經所載法源化本，無所不盡而無窮也。

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國。

義曰：文子《通玄眞經》曰，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理，化淫敗以爲朴淳，德復生，天下安寧。此道德之理國也。道德務者，百禍不能罹，險阻不能危，刑罰不能加，謗讟不能隨。代悖而不謬，代泥而不污，人惑而不疑，人欺而不詐，人善而不悅，人懼而不怖，內存其眞，外和其人，享無窮之壽，而上賓於天。此道德理身也。

疏：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

義曰：文子問老君曰，理國之本如何？老君曰：本在理身也。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者。夫理國者靜以修身，全以養生，則下不擾。下不擾則人不怨。爲理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就；去就之本，在於無爲。夫大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陰陽和，非有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絕矜尚，棄華薄，無爲不言之旨也。下經首章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也。上經第二章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訓教於人，可以垂訓於永久也。《論語》云：子以四教。《詩序》云教以化之是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教者，以教於人。而世之衆教皆以有執有爲爲本。今老君此教以無爲不言爲化，故爲衆教所尊，理道所貴也。

又卷四《釋御疏序下》

疏：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

義曰：少私寡欲，虛心實腹者。上經第十九章云：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經第三章云：虛其心，實其腹也。及上所引經文，並解在正經中，向下當辯。務者，總事之名也。君子有常務，《論語》云君子務本是也。

疏：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義曰：要謂機要，旨謂指歸。此經乃理身之指歸，理國之機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疏：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

義曰：《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者，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以至於一也。又解云：窮理者，極其玄理；盡性者，究其眞性。玄理眞性，考幽洞深，可以神鑒，不可以言詮也。閉緣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想。於此門中分爲四別。一曰意隨善境而生善欲，謂之善緣。二曰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曰心繫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繫惡念而生惡想。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閉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眞正，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窮達妙理，了盡眞性，想緣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窮理盡性，閉緣息想也。

疏：處實行權，

義曰：處者，居也。實者，眞諦、玄微，所謂妙本之道也，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俗立教，謂中乘之道以誘開悟，亦猶理國理身之旨。先資權教，後入大道。實教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也。權教者，上經第三十六

章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也。

疏：坐忘遺照。

義曰：坐忘者，隳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乎大通，謂之坐忘。至道深微，不可以言宣，止可以心照。既因照得悟，其照亦忘，故曰坐忘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

疏：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義曰：爲道之人遺麤達妙，損之又損，漸入玄微。玄之又玄，即階眞趣。下經第四十八章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上經首章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此乃得之於玄，會契之於無爲，非文字能詮，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獻，則臣獻於君。道若可傳，則父傳於子。斯固非可言傳也。損者，毀滅之謂也。玄者，深微之謂也。

疏：其教圓。

義曰：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曰見素抱朴，虛心實腹，漸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半教也。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無不理，滿教也。五曰澹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疏：其文約。

義曰：約，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羅萬法，不曰約乎。

疏：其旨暢。

義曰：暢，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暢乎。

疏：其言邇。

義曰：邇，近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邇乎。

疏：故遊其廊廡者，自以爲昇堂睹奧。

義曰：廊，步廊也。廡，堂下也。奧，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始睹此經，自謂窮理盡性，以極玄微耳。

疏：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義曰：沉研鑽極，考情運思，探道之奧，極道之源，箋註詮疏，以求聖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聖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也。秋毫者，兔秋所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疏：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義曰：此引上經第二十五章，以證妙道之名也。有物者，無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者，天地未分，謂之混沌。天包於地，混混無端，天地浮載於水中，積聚於氣內，謂曰混元，以其道氣化生，分布形兆，乃爲天地。而道氣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氣之後。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莊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稱也。混成之狀，恍惚之象，先天先地，混然獨立，名號未彰，言語路絕。所以老君强爲立字，字之曰道，强爲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廣博，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故名大道也。

疏：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强名，語其通生也。

義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表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謂爲虛極之妙本也。以其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虛者，至無也。極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疏：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未立强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抱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爲太極韋編郎，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世時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放曠無爲之理。大唐天寶四載四月，封爲南華眞人，所著書爲《南華眞經》。此則引第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見氣也。有無無有無名者，無有故無名號也。此名未立强名之道以前，大道無名，强而名之，謂之道。强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疏：强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義曰：道，通也。通以一氣生化萬物，以生物故，故謂萬物之母。母，茂養之稱也。經云者，指此經首章之詞也，引此首章以證大道之名爾。

疏：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義曰：《莊子・天地篇》之文也。虛無不能生物，明物得虛無微妙之氣而能自生，是自得也。任其自得，故謂之德也。

疏：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

義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

性，故謂之德。旁通者，周遍之謂也。品物者，衆物也。資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疏：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

義曰：此下經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義，用合莊子物得以生之理。此明有以無爲本，無以有爲用。道德相須，爲上下二經之目也。

疏：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義曰：眞實凝然之謂體，應變隨機之謂用，杳冥之道，變化生成，不見其迹，故謂之體也，言妙體也。莊子曰其來無迹，其去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因此妙體，展轉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見而不爲主，故謂之用。此妙用也。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是也。

疏：而經分上下也，

義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大聖說經，本無道上德下之別。而詮釋之家，強爲箋解，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由是分上下二經，亦猶天清而居上，地濁而處下爾。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義曰：妙無生妙有，由精以至麤。次者，亞也，先後之謂也。

疏：然體用之名可散也，

義曰：精麤先後，可兩言之。體精而爲本，樸也；用麤而爲末，器也故言散爾。

疏：體用之實不可散也。

義曰：同契乎無，故不可散。散者，分別之謂也。雖因用而有分別，在生化終始，倚伏相須，詣理源實，故不可散。言萬形之殊，含妙道也。

疏：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義曰：妙體妙用生於妙無，是同出也。由精而麤，是異名也。混而爲一，是同謂之玄也。

疏：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

義曰：分而爲二者，體與用也。混而爲一者，歸妙本也。莊子曰：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義曰：體用雖異，是何散也。相資而彰，不可散也。

疏：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

義曰：《道經》之中明此德者，則明道資於德也。

疏：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

義曰：《德經》之中明此道者，則明德宗於道也。

疏：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

義曰：道資於德，德宗於道，是互陳也。互者，交也，差也。陳者，布也。互觀其理，皆達精微，斯所謂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義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經有互陳之義，不可以《道經》爲上，《德經》爲下。今異之者，強而異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經者，徑也，

義曰：習道之蹊路，登眞之徑門。左丘明曰：經者，不刊之書也。精要之道，由徑而通。

疏：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

義曰：因經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極果，垂文永劫，普度無窮，太平長生，皆由茲教。故云通徑常行之道也。

疏：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

義曰：每，數也。惟，思也。訓，教也。貽，與也。厥，其也。謀，圖也。數思者，虔奉之義也。虔奉聖祖老君垂教之旨，與及聖孫，《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大其成功，而傳國於子孫。言玄元聖祖垂此無爲清靜之訓，以及我唐子孫，與此帝圖，傳弘道化也。

疏：聽理之餘，伏勤講讀。

義曰：天子垂拱南面，以聽天下之政。理亦政也。聽政之暇，講讀二經，亦猶乙夜觀書之義爾。臨文曰讀，演義曰講。既宣其文，復講其義，遂爲註疏焉。伏勤者，尋繹不輟之義也。餘，暇也。

疏：今復一二詮疏。

義曰：詮，評也。講暢眞義，評考玄微，一二敷陳，蓋得其理國修身、無爲清靜之旨也。

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

義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書可傳。理絕於言議之間，故云書不盡言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無言之言，窮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賾，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詮評也。

疏：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義曰：粗，不精也，麤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綱，紘繩也，網之上下有紘繩，以總之，故張羅網者整其綱，猶衣之舉領耳。《淮南子》曰，舉其綱，萬目張。斯乃總衆目之稱也。舉其大綱，衆目可見矣。言此疏可以佐益講學之人，開廣其聞見耳。竊惟天章煥赫，揭日月以齊光，聖藻精微，與乾坤而並運，深入自然之室，宏開衆妙之門。竦崑閬於詞峰，濬滄瀛於義海。滯邪者望風而懸解，忘返者悟教而知歸。眞祖闡至妙於前，睿孫讚玄微於後。二聖垂作，萬古無倫，而猶申裨助之言，示謙冲之訓，益明聖旨矣。

疏：凡六卷。

義曰：凡者，凡例之言，汎舉之謂也。《春秋序》曰：發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經，疏各三卷，亦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陰數也。三者，陽數也。三以象乾合乾爲坤，離之則爲陽，合之則爲陰，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窮陰陽變化之微，故成六卷爾。又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綜　述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迭爲簧鼓，流於虛僞，浮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眞，而陷溺梏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絕學返樸，復乎無爲，而鎭以淸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辭簡旨奧，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奧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符契，眞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之所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一，恭讀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抉發，恍若有得，輒不自已，妄意管見，仰稽睿訓，演爲《義解》，離爲十卷。井蛙甚下，識固不達於雲天，螢爝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亦足以彰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采擇之幸，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韙歟。臣章安謹序。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

綜　述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聖主於帝，其訓開明道眞。爰以淸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爲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爲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卽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爲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眞，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爲抵迕。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皇帝陛下，得一以爲天下正，抱一以爲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

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眞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爲不可既，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眞。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譾譾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決而忘其言之不逮也。臣江澂謹序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

綜　述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叙事》　據《史記》略曰：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

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

又創立篇名，狹居其事，言理不當，今亦除去。此書義不連環者，當時關令不解徵問，而老子自陳其事，或引前聖之語，所以文意斷續，其辭重疊者，如父母慈心，訓之切切。

其間干涉國務者，蓋老子嘆當時之風，乃周朝之事也。

其間犯諱，若改易之，經久恐失本意。據今古經史舊文，則不避及，書籍傳錄，爲字不成。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梵語涅槃，秦譯無爲。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其由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據於有形之德，以德爲立基之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者也，豈可滯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

如志於六藝，浮遊於德，以術爲道，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朴，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淡，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黃白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所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鳳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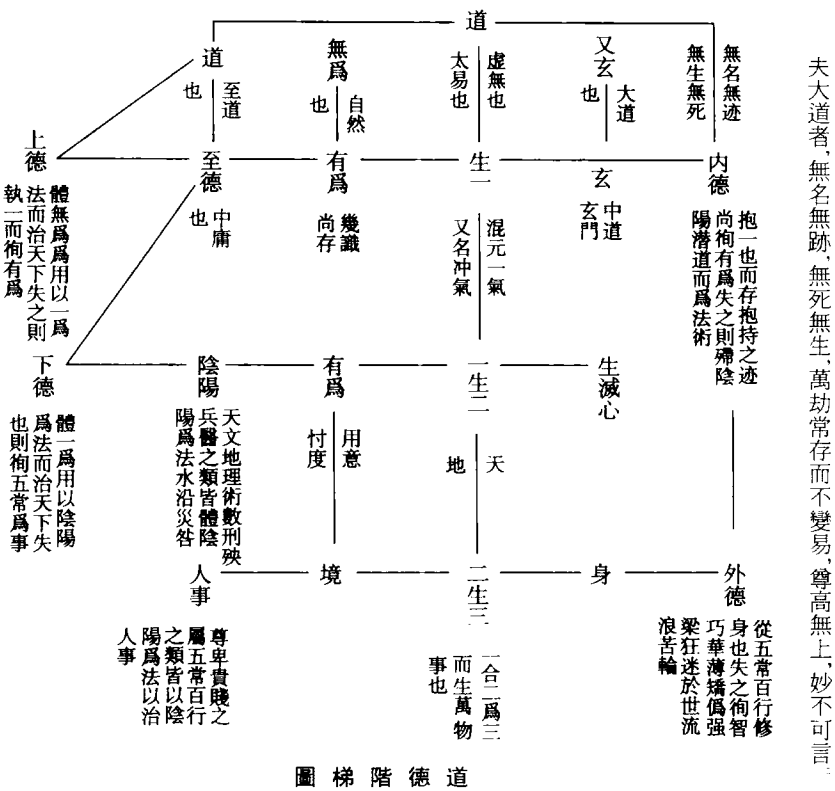
萬類惟人最貴，最貴不譽食譽衣。惟人能了達死生，莫爲塵緣放過，忽爾死之將至。此事不是臨期，設或沉沒他途，萬劫千生難遇。若愚得之不易，歷學勤苦二十餘年，始悟本來然。而大道無言，借有言以顯道，故語言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若以見聞覺知，卒難了悟。今居錢塘，邂逅遇清河居士，相與投機，因論此經，教中最上緣。爲注者辭博多文，世人爲文所障，是故難知義趣。道德本無多事，若正注相挾，直截易解，令人一見開發，聞言悟德，即德見道，以此不輟，是爲報祖。而求正文，凡得三本，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爲準。今所爲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準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撮道德合爲一家，惟恐根鈍福薄，不能承當其事。此書下有留形住世長生之術，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法，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恐懼乎不見而患乎不行。此身與古聖一般，但爲之若是。當今聖主，惟道惟德，乃孝乃仁，一慈二儉，總循舊章，功成平泰之風，以此相合和氣，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常存無欲之心，久則民物淳淳，致君堯舜之上。以此流通，上報國恩。

叙道德階梯科

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恃權，即有明無，悟無卻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內外，若不明階梯，罔生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音亦不易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太極也，太一也。老子指一炁強名曰道，

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太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渾沌。渾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

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常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



道德階梯圖

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賢，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內德。

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得一爲正，萬物將自賓。若失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爲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殞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是也。失之則殞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

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無無爲之者。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宋紹興己卯歲清明日本來子述

紀事

刘元卿《紀末》 元卿謁本來子時，王屋鄧光求請此書，欲鏤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爲己以記遺忘，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光曰：氣與形神若一，而能把握陰陽，故壽與天地，敝而無有終時，此謂之眞人。若以一爲法而貫萬事，則可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顯淳德而全道者，謂之至人。其次以陰陽爲法，從八風之理，而能處天地之和，內無恚嗔之心，故能適嗜慾於世，亦可度百數，此之謂聖人。若取法則於天地，象似日月，辯列宿星辰，爲之天文，述歲運，察陰陽逆從，造律曆，分別四時，此謂

之賢人。其次徇五常百行，謂之君子。背君子之行，謂之小人。自眞人至君子，不離一氣陰陽人事，皆謂之德。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以前無爲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死。父追雱魂，見荷鐵枷，云：我不合注《道德經》，故受此苦。如是論之，書必難行。光曰：詳雱所注，雖不中道，粗不失德。設使人從其德，亦可補於世焉。譬如柳七作《樂章》，集觀游詞廢句，不過情境，使人迷情逐境，殫酒色爲奇，障閉本心，埋沒道德。至閨門聽之，動其情，發乎事，鑽穴相窺，踰牆相從，汙失義方，何異携人於溝壑？任屯田之職，作優倫之事，爲儒不能駕先聖之道，遺淫詞於世，以翳愚俗之目，此反先聖之道也，且兩者罪孰重焉？誑說之徒，謗業自招，而眞說難壞，又何畏其嘲謔也？本來子曰：今時尚奇怪，如河上公飛昇，列子乘風，點石爲金，經歲不食，臉紅髮黑，如此之類，使人睹相欽服。某今貧居陋巷，髮鬢蒼白，貨藥於市，畜妻養子，與俗皆同。若以書示人，必招言謗。光曰：世言舜居歷山，象耕鳥耘，聖德感召也。陸龜蒙曰：斯異術也，何聖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矣。何感召之云云，猶大成而後薦於天。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而好事者張其怪，非聖意哉。如漢文帝見河上公，公乃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苟能如是，斯異術也，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所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隨風東西，如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此物我兩忘，又豈果能躡空乘風歟？夫乘風履空乃輕舉之術，點石爲金乃變化之術，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皆非道德。道德之士者，如列子居鄭，亦有圃田之業，子陽遺粟，列子不受，其妻拊心，可見家貧，亦有妻子也，居鄭四十年，國君大夫視之如衆庶，此與鄙俗同也。道德之士，其同者事，其不同者心。俗人只取境論事，烏識其心？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跖以世間人事論之，故不免小人之毀也。《南華眞經》云：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宴取也。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不以術法注道者，斯可取也。直解此經，文淺義深，典實顯法，世未曾有。若言惟只爲己，祖師如何利人。請示要言，告無他託。本來子默坐，久而言曰：五千餘言，其要在無欲二字。學人但心上無欲，此是無上道。然無欲二字，其義極深，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恐其學人執無，再言有欲；又恐殫有，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又恐執殫於玄，故將又玄。以拂跡此四法者，乃入道之門。今者學人往往各執一法，而反爲病。一者學人見說無欲，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不思，斷除便是欲也，此著無病。二者將心求法，將謂心外有法，不知即心是法，法即是心，存意識在心，便是欲也，此著有病。三者令心凝然依住，如木人相似，澄定不動，此著於玄，名亦有亦無病。四者拂除玄跡，作不依住，解存能所之心，此著又玄，名非有非無病。已上皆心有趣向，並是汙染，所以爲病。人能心上無此四病，方是無欲。今學道人注書者，尚自不能離言，認玄爲道，以又玄爲衆妙之門，斯爲謬矣。夫爲書當表顯之說，其實離此四法，方始見道。道爲衆妙之門，而書以言爲筌，豈可執言生解？學人但無纖毫繫念，心如朗日，常處空中，無有纖埃，光明遍照，然後隨方應事，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無所住心，此名曰德。謂無取無捨，無凡無聖，無一法可修，無一行可得，故云平常心。是道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學人到此多自生疑，恐落於空，遂望崖而退。此非落空，乃無心之心也。了得無心，喚作道人，道人在眞人之上。蓋眞人存意識爲學，所以在道人之下。時紹興庚辰人日潁川陳元卿記其言而綴於後。

薛致玄《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

綜　述

黎立武《道德玄經原旨序》《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末

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於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遡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摭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張與材《道德玄經原旨序》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始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牟巘《道德玄經原旨序》

偪仄塵坱中，胸次憒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峰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能舍己求爲眞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

徐天祐、斯萬父《道德玄經原旨序》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歧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眞賊。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微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粵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於一初山房。

王易簡、理得父《道德玄經原旨序》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

其辭，隱其旨，深其望於當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蓋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實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略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今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

《太平經》（存目）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疏集注》

綜　述

諸葛亮《黃帝陰符經註序》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无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文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

綜　述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鬖髿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顴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誡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

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癲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虫，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出一瓠，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卻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飢。至今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綜述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序》《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叅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无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人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綜述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序》道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者言也，言之所貴者意也。故大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乎理，大象无形，非立象无以測乎奧。象之妙非言不宣，言之妙非學不傳。

混元皇帝有言，吾學而得之，非得於自然也。意者未有不因學而能鑒道者也。蓋一眞之妙道，體顯然其不知者。天地相遠，知之者豈離目前。蓋上眞慈憫，垂元法於世中，撈摝羣生。立教之言，言盡詮而理隱乎意也。《黃帝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諦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故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臣愚嘗覽後人注解，往往穿鑿不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汗漫，使學者无所適從。臣愚不揆，謾有解釋。非敢僭符聖教以光己說。蓋得至人一言方敢注釋，以補萬分之一，待將來者矣。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

綜述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序》臣聞冥冥之中儼然脗合，不可以形言

也。以形言之，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烏得而脗合哉。夫惟此以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含萬象爲一體，統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庸詎知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空爲人，與造物者爲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无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物。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變化，忽睢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冥冥之中儵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詳複爲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眞有，汎觀諸徼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爲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云爾。臣黃居眞謹序。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綜　述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序》　夫人生天地之間，稟形者父母，受炁者陰陽，載萬物者身也。然身與道應於物，幽契乎人心者，唯《陰符》而已。昔庖犧氏沒神農氏出，黃帝作書契，使倉頡觀鳥獸之形與天地之儀，運用萬物之象制爲文字，鬼神泣其大道裂。於是乎道一變至於事，事一變至於機。而機之用也，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安邦之理，備而无遺。當是時也，黃帝始祖，道家者流，欲廣眞風，得(元)〔玄〕女三百餘言，復繫以一百餘字，總萬化之機權，統羣靈之妙用，藏微隱妙，該天括地。其經簡，其義深，理歸於自得者也。竊嘗考諸家注解，理各異端義執偏見，徒知《陰符》爲黃帝之法言，非(元)〔玄〕女之所授。然觀內傳所載，云黃帝得(元)〔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契人事，則三百言實(元)〔玄〕女之所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釋者也。故辭要而旨遠，義深而理淵。觀其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知此則《陰符》之義盡矣，後世不可以加諸。昔者孔子之講《易》而繫其辭，則《易》之道无餘蘊。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復何言哉。臣所以輙刪諸家舊解創爲新註，所顯證用貴无錯焉。且黃老設教道貴集虛，高言廓論離世異俗，不誘塵俗之耳目，唯露聖賢之腹心。玩志者得其衆妙，博物者造其至微。制自三皇道敷萬代，益聖主之謀，資賢臣之用。上至秦漢下及隋唐，將相名臣高眞逸士箋注者，不勝其數矣。今《陰符》之用妙在天機。苟造乎心，豈云小補。蹇昌辰謹序。

《陰符經》事蹟

昔西王母降於王屋山，授帝兵法，用戰蚩尤於涿鹿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社稷，分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王母再遣(元)〔玄〕女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玉篆之文，寶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无不備焉。黃帝乃建迎仙之宮，修登眞之要，出靈章祕書以廣道教。施之則六合之內无不濟也。自洞庭跨火龍上昇，羣臣葬劍履於巴山，具史明矣。傳示此經，使後世體而行之。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悟之者大抵在乎序道法術，以顯仁藏用。覽之者理歸自得者也。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

綜　述

《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

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坐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皆昏，在地吞石飈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蚩尤果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入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員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喝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祕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入洞。亦有紅光遶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洞，焚香拜禮，上謝三清。開看見字不常，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爲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強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爲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乃青陽秀炁自然結成文，每字方圓一丈。朕復回皇都，再集文武百官，議此經事之理。盡言不知此義理，不曾聞此經出處。朕遂行宣文天下，名山洞府恐有玄妙高士並世賢人，深曉經義之事，曾收此經者，便許奏呈解義，如通此《陰符》經義者，朕賞金賜命。天下盡無此經，豈通道理？朕遍訪名山洞府修道之士，盡拜爲師，求長生之路，要解此經之義，絕無人知義理，盡是旁門小法。自此四十餘年，人道身衰，皓髮如銀，道也難成。朕聞崆峒山有一高聖先生廣成子，妙道深玄，朕車駕親詣，自心屈弱，膝行肘步，禮拜侍立，告求廣成子先生指教：臣自石室中得《陰符經》一卷，不曉義理，在世盡不通曉此經。今遇先生，感天不忘，要通此經之妙道。廣成子先生言：此經者，是上天所祕，在世洞天隱此經一卷，鎮天下妖魔龍神精怪，當與世上有德行之人。遇此經者，修長生之路，復升天道，永世流傳天下信道有緣之人。此經要知義理，天下莫能知。見今峨嵋山有一高聖天眞皇人，深曉經義理。廣成子信去侍見天眞皇人，朕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身、長生不死、復升於天界，如何修道？朕聞高聖廣成子先生說，高聖天眞皇人答。朕當時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朕道成升天之日，恐後人信道修眞者，愚何經文，朕乃留此經偏行於世，復隱此經一卷於崆峒山，又留九宮入卦，分陰陽五行，奪造化，動天機，入室登壇，九宮局式，璇璣立斗，時分候節氣，金木生殺，擇眞至寶，取時造化，內煉輕清化神純陽之體，返金靈之虎變，赫火龍虛，騰炎天之上，入聖朝元之道，集成文序。又分造化陰陽，日月爲象，天地爲父母，八卦爲子孫，太一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九宮之圖。如後人獲遇此經者不得輕泄不信之人，若傳下愚之人者，墮九玄七祖入輪迴，永不得出期，後殃及子孫也。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

綜述

樓昉《黃帝陰符經講義序》 班孟堅志，《漢．藝文》錄兵書四種，以權謀言者十三家，以形勢言者十一家，以陰陽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雖門分戶析各專其一，然血脉未嘗不相爲貫也。孟堅之言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然則四家實一家也。雖然，孟堅以形勢陰陽技巧總之以權謀，吾獨以權謀形勢技巧總之於陰陽。蓋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權謀則有縱閉矣，形勢則有離合矣，技巧則有翕張矣。而所以爲之縱閉離合翕張者，陰陽之變化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蠡之謀吳也，精察於贏縮蚤晏之節，而推極於稻蟹之無種。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謀人之國，亦以此自謀其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趍時若猛獸鷙鳥者，非陰陽之用乎。而權謀形勢技巧固行乎其間矣。古文善爲兵者未有不通乎陰陽者也。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孤虛鳥占，特其著者爾。抑又有進此者。張留侯親屈圯下之膝，受書於老人。蘇長公深排之，以爲安知秦之世无隱君子者。吾亦以爲秦之世安

知九神仙者，予房蓋偶有所遇耳。《陰符經》黃帝所著，文詞古奧奇澁，讀者尚不能句，況敢下一注腳乎。夏君宗禹自浙來閩，手一編示予，則所著講義也。夏君少從永嘉諸大老游，而竊獨好觀此書，然未盡解也。他日之上饒，嘗默禱曰，未登龍虎榜，先登龍虎山。夜感異夢，後遇至人於祝融峰頂，若有所授者。復取是書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此豈模擬料度如世之箋傳義疏云爾哉。是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雖然，兵與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則流於詭譎變詐，言神仙則流於恍惚誕謾。神仙豈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神仙即兵。通乎神仙則知兵，通乎兵則知神仙矣。种明逸終身隱華山，而累世爲名將。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爲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謂神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耳。讀夏君之書者，又當以是觀之。二年秋八月中澣謹書。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

綜　述

師餘敬《黃帝陰符經注序》　蘇爲浙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淡，不炫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子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望日眉山師餘敬書。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

綜　述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序》　夫《陰符》三百言，旨歸一也。《太玄》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聖人敷演天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炁合虛无虛无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奧文，煉五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通天地發生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哉，深窮妙言洞測眞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導精微，直貴无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還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人之元炁走於首爲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上朝淳坎之水，爲之法字。是心爲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富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褐河津造白色藏眞是也。下則強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是以中心行眞水眞火，相伏爲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紫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

綜　述

范懌《黃帝陰符經註序》　《陰符眞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眞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眞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眞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眞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閫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爲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爲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諭，傍引曲說，眞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爲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眞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爲之註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守眞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爲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辯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廁眞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寧海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

綜　述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序》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眞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焉。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眞。至眞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曰不爲聾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

綜　述

王道淵《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天法人，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

也。昔黃帝慕道懇切，故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訣；後於峨嵋山又拜皇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祕而修之而登上仙。憂道後世恐失其眞，遂述《陰符經》三篇，分爲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所以爲《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鉛汞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眞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工夫而不可間斷。全眞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眞，返聽則精眞，緘言則氣眞。了此三全三眞，自然混融於中，眞火煅煉，結成金胎，十月工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爲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爲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奧。或有不明其說者，看於傍求而外其道，於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爲是，可以爲初學者一助云爾。混然子王道淵序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

綜　述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賾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爲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熟察其精眞？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孰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己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板印行。庶修眞者亦得淘眞而去僞，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攝日月於胸中，眞百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辜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濩澤孟綽然序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

綜　述

《黃庭內景玉經訣》　《黃庭內景玉經》者，一名《太上琴心文》，琴，和也。誦之可以和六府，寧心神，使人得仙也。一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一名《東華玉篇》。東華者，東方諸宮名也，東海青童君所居。其中玉女仙人皆誦咏之，刻玉書之，故爲《玉篇》也。當清齋九十日，誦之萬過，使調和三魂，制煉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華，色反嬰孩，百病不能傷，災害不得干。萬過既畢，自然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藏。其時當有黃庭眞人、東華玉女教子之神仙焉。此文不死之道也，子有仙相，得吾此書也。此文羅列一形之神室處，胎神之所在耳。但誦詠之者，則神室明正，胎眞安寧，靈液流通，百關調暢，血髓充溢，腸胃虛盈，五藏結華，耳目聰明，白發還黑，朽齒更生。所以卻邪疴之紛若者，謂我已得魂精六緯之姓名也，形充神寧而曰欲死不可得也，故曰內景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后受之。授者爲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九雙，以代割髮歃血

不泄之約。此物是神鄉之奇寶，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青布，鈕可用金鐶，亦足以誓信九天，制告三官矣。皆奉有經之師，散之寒柄，違盟負誓，七祖受考於湯谷河源，身爲考鬼於風刀也。湯谷，中山王口訣也。一人受書，得傳九人，審視形氣，必慈仁忠信耽玄注眞者，不毀眞正，敬樂神仙，乃可示耳。非其才是爲漏泄，謹量可授亦誠難也。又先求感應，推訊虛靈者乃佳也。審可傳者，亦將夢以告悟，臨時之宜亦玄解於心矣。宣泄之科既重，傳之者良爲嶮巇，有《黃庭內經》之子寧不愼密之哉！《清虛眞人口訣》：夫《內景黃庭經》者，扶桑大帝君之金書，煉眞之秘言也。

讀《黃庭內景經》者，常在別室，燒香潔盛，乃執之也。諸有此經辟百邪，若入山林及空暗之地，心中震怖者，正心向北讀《內經》一過，卽神靜意平，如與千人同旅而止。能讀之萬過，自見五藏腸胃，及天下鬼神役使在己。若困病者，心存讀之，垂死亦愈。大都忌食六畜、魚腥、五辛、殽污之事，若脫履之者，沐浴盥漱，燒香於左右，讀經一過，百疴除也。右小君言，暮卧先讀《黃庭經》，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練，得三四過乃佳也。

夫萬法以人爲主，人則以心爲宗，無主則法不生，無心則身不立。心法多門，取用非一；有無二體，隨事應機。故有凡聖淺深，愚智眞假，莫匪心神辯識，運用之所由也。但天下之道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從麤入妙，權實則有二階；吻迹符眞，是非同乎一見。有《黃庭內景經》者，東華之所秘也，誠學仙之要妙，羽化之根本矣。釗爕習未周而觀想粗得，裁靈萬品，模擬一形。義有四宗，會明七字；指事象諭，內外兩言。紬聽隳體之餘，任噓從咽之暇，舐筆磨墨，輒貽原筮。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註序》 夫萬物以人爲主，人以一心爲宗，無主則法不生，無心則身不立。心法多門，妙用非一；有無二體，隨事應機。故有凡聖淺深，愚智眞假，莫匪心辯，識運用之所由也。但天下之道，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從麤入妙，權實則二階，總迹符眞，是非同乎一見。有《黃庭經》者，東華之所祕也，誠學仙之要妙，羽化之根本矣。釗爕習未周而觀想粗得，裁靈萬品模擬一形，義有四宗會明七字，指尋象喻內外兩言。紬聽隳體之餘，任噓縱咽之暇，舐筆磨墨，輒貽原筮，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授南嶽魏夫人《黃庭內景經》。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卽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卽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也。內者，心也；景者，色象也。外喻卽日、月、星、辰、雲、霞之色，內喻卽筋、骨、藏府之象。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象色，故曰內景也。一名琴心。又琴者，和也，誦之可以和六府寧心神，使得仙矣。一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一名《東華玉篇》，東華者，東方諸宮名也。東海，青童君所居，其中玉女仙人皆誦詠之，刻玉書之，以名《玉篇》。當清齋九十日，誦之萬遍，使調和三魂，制鍊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華，還返嬰孩，百病不能傷，災禍不能害。萬遍既畢，自然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藏。其時，當有黃庭眞人、東華玉女，教子之神仙焉。常誦詠之者，則神室明正，胎眞安寧，靈液流通，百關調暢，血髓充溢，腸胃虛盈，五藏結華，耳目聰明，白髮還黑，朽齒再生。所以卻邪痾之紛若者，謂我已得魂精六緯之姓名也。《清虛玉眞口訣》云：夫《黃庭經》者，扶桑大帝君金書鍊眞之祕言也，讀誦之者，當在別室燒香，潔淨乃執之也。此經所辟百邪，若入山林及空闇之地，心中震怖者，正心向北，誦經一遍，卽神靜意平，如與千人同旅。能讀之萬遍，自見五藏腸胃，及天下鬼神役使在己。若困病，心存讀之，垂死亦瘉。大都忌食六畜、魚腥、五辛，及履殽污之事。若脫履殽污之者，沐浴盥漱燒香於左右，讀經一遍，百痾除也。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

綜　述

陳景元《西昇經集註序》 夫世道交喪，慰愍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周之衰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而厭世去官，將反以无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來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眞人西遊，乃齊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乙密。於是復爲著言若干，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詎曉焉，能言者庸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至若虛无恍惚，是有物之根，萬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已不忘，故藏其狂言而默然，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芻狗乎，今之味者，非古之糟粕乎。然則爲道日損，非忘行乎，爲學日益，非貴言乎，故有得一萬事畢，無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已往，密行至言曼衍而无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竄去注經之非者，集成二篇，今作六卷。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精神於蹇淺，而忘太清寥廓者也。

趙佶《西昇經注》

綜　述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昧者常失之。周衰之末，民迷日久，世道交喪。爰有博大眞人，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著書二篇，言道德之意，以覺天下。後世之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寔混元之力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猶慮未足以盡妙，又爲關尹言道之要，列爲三十九章，目曰《西昇經》。觀其辭旨激切，勸戒諄複，以得一爲要妙，以飛昇爲餘事，其意蓋使天下後世徑趨妙本，逍遙自得之場故也。善救之功，於此可見。朕萬機之暇，遊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每著意焉，既取二篇爲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以意逆志，聊爲之說。昔吳筠嘗云：深於道者，無如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爾。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爲表裏，不得不盡心焉。政和御制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

綜　述

毛麾《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序》 源之未發，流無不清；風之未

騷，物無不靜。及乎流以汩之，則清者濁矣；吹而散之，則靜者動矣。此理之常也。道之生物，自然之性，何嘗不湛然而清，寂然而靜，感而遂通。性以情遷，失其天眞，逐而忘返，至於流浪生死，常沉苦海。顧不哀哉？太上以大慈悲、大方便，引接迷徒，將與復其本元，使得見道。謂道雖不可以言傳，而目擊道存之士，且幾何人？斯謂道雖不可以象教，而得魚忘筌之喻，若有所待。故經之所以作也。是經諄諄明誨，始曰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繼而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又繼之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即是眞靜，眞靜應物，漸入眞道。復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此眞經之大旨歟？蓋自西王母授之，仙人葛玄等傳之，太玄眞人贊之，世世遵奉。柰何愚者有終身不靈，惑者有終身不解，鮮克仰副太上慈悲方便之意。今驪山侯公先生，游方之外者也，念經之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乃即其說，爲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神而明之。自遣欲而滅三毒，由觀心而識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誠貪求之煩惱；祖述聖作，以開以明。其間有云，悟而無爲者是，得而有作者非。有云，大道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有云，不執空爲空，不著有爲有。有云，抱出靈華潔，回還一體光。學者儻於是經誦持不退，當得造於目擊之玄，不有待於忘筌之後也。平水老人毛麾謹序。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綜　述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序》 竊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化之不測之謂神。夫太上老君之神聖，居混沌之始，爲萬炁之宗，變化不可測也。於傳考之，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後天皇之世爲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至軒轅時爲崆峒山人，號廣成子，授道與軒轅氏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亦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眞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跡。至商王陽甲時分身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武丁時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攀李樹，從左脇降生，鬚髮皓然，其顏如童，遂以李爲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號曰老子。至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史。見素抱朴，少思寡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隱道不彰，謙德不顯；內則固眞養命，外則遠害全身；博古知今，無理不澈。東訓尼父，故有如龍之歎；西化金仙，大地作獅子吼。述《道德》五千言，授之尹喜。歷代變現，以道弘化。爲見世人貪迷不悟，自失元眞，故說《清靜經》一卷，爲諸經之首。其言簡而道奧，垂示生死之因，開化玄風，誘人向道，領悟三生之理，不死萬劫之眞。余嘗參究其經，未得其趣。近因師點開心，易得造化眞常之宗，始識羲皇畫卦之妙，方知孔聖贊《易》之音，究其金仙般若之道，若合符節。夫太上之聖，超生死而獨立，亘今古而無雙，是以百王取則，累聖攸傳。人或以爲虛無異端之教者，便是非聖人者無法。道本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得之者，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修之者，石可以金，凡可以聖，出乎三界之外，永爲上仙，豈不玄哉。余以管窺之見，將是經逐節引先聖先賢之語，解註於下，而又纂圖貫通經註，曲暢旁通，一覽澈見，言辭雖鄙，無非直解其義。未敢爲是，其與我同志者鑒諸。混然子王玠道淵叙。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

隱芝内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

綜述

隱芝内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讚》 有元道兮，虛无之祖，冥滓之根，萬經之首。三一之門，說大魁廓，旨細微塵，杳兮得信，寂兮通神，產其有象，斗宿星辰，論其炁也，永骨靈根。唯我元道，不澄自皦，濁之不渾，无九之教。至定歸根，元剛發泄，夫物芸芸，三十五分，得一長存，惟我元道，獨處爲尊。无象之象，无始之魂，輪轉日月，包裹乾坤。圓兮張兮，敦兮復淳，性善利物，養乎羣民，過貪者損，不足者均。自然非有，本合乎人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含一，精義可以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爲訓註。臣草茅微賤，恩霈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伏上慚懼，徊徨如失。臣愔頓首，頓首，謹言。

《洞靈真經》（存目）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綜述

張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序》 夫九要者，要乃機要也，以應大丹九轉，故以道分九篇，法顯九門，九門合理，篇篇歸根。雖不得親師之旨，得此要如親師訓，得者坐獲天機，悟之者爲之心印。若依行者，在欲無欲，居塵出塵，分立九門，還元二儀。學道君子，細意詳之。先序顯用，次要應體，以體兼用，性命備矣！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

綜述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序》 臣聞《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富哉言乎！富哉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用不利而云安身，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冲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爲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全其形生者，在乎少思寡欲，抱樸尋和，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故聖人垂教以檢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道其和，嚮晦宴息以窒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安身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自天祐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

綜　述

吴筠《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序》 予於開元中著《玄綱論》及《養形論》行於世，詔授江州刺史，辭而不受，晦迹隱於廬山，養胎息。至元和中遊淮西，遇王師討蔡賊吴元濟，避亂東之於岳，遇李謫仙以斯術授予曰：此南統大君之生門也，入其門則我命在我。《九章》象陽之爻數也，其文略，其事簡，實學道之漸階，爲求生之眞路也。又曰：內丹者，卽此也。吾今授汝，愼勿泄無器識網神靈之徒，否則罹灾矣。《九章》之旨，許度後人，但不授中下之才者爾。故錄爲之序引。唐元和戊戌吴筠序。

又《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後序》 東方角亢二星，列宿之長，故曰壽也。二星之間，則天門也，亦曰天關。凡得道朝元，皆由此門而入。得此道者，告元神則感通，享壽星則關奏，錄係於天門矣。功滿昇天，元辰接引入門，則無礙。予四十年方遂一第，既知命寡，遂慕尋眞，討究仙經，莫得生理。因南訪茅君修眞之跡，登茅巔，入石室，先得《元道眞經》，卽太上道君歸根復本號而不嗄之理也。乃執其理十餘年，惟攻胎息，續用既勞，嗟乎非眼前之睫也。後再遊，逢老叟曰：汝欲學仙乎？學仙者從塵入眞，如煉礦而鎔金也，何不先求命術，以延其生，後修陰德，登其漸階乎？天仙也者，功感上天，詔授錫命，乃遂輕舉而爲仙人也。雖達仙境，猶煉眞氣，氣與神並，故曰神仙。神仙體虛，故能跨鸞馭鶴，乘雲氣飛騰太虛，壽齊天地。汝得《元道眞經》，求仙之筌蹄也。其莽蕩，魚兎難尋。昔茅君上昇，留《大君命術》藏於山巔石室，俾吾守之，蓋欲傳於夙分者也。汝格孤氣清，必有仙骨，乃出此九章，授予而去。囑曰：此卽所求之魚兎也，道非身外，寶之！寶之！乃錄其言爲序以紀之，仍目之曰內丹神訣矣。吴筠序。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

綜　述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序》 按《神仙傳》，眞人魏伯陽者，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唯公不仕，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恬惔守素，唯道是從，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玄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涂乃憑名而註之。至後漢孝、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論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贊量鼎器；明之父母，係以始終；合以夫婦，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以變化；隨之斗柄，取其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故以乾坤爲鼎器，以陰陽爲隄防，以水火爲化機，以五行爲輔助，以眞鉛爲藥祖，以玄精爲丹基，以坎離爲夫妻，以天地爲父母，互施八卦，驅役四時，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乃得水虎潛形，寄庚辛而西轉；火龍伏體，逐甲乙以東旋。《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哉？乃見鑿開混沌，擘裂鴻濛，徑指天地之靈根將爲藥祖，明視陰陽之聖母用作丹基，泄一氣變化之元，漏大冶生成之本，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或定刻漏，分晷時，簇陰陽，走神鬼，蹙三千六百之正氣，回七十二候

之要津，運六十四卦之陰符、天關在掌，鼓二十四氣之陽火、地軸由心，天地不能匿造化之機，陰陽不能藏亭育之本，致使神變无方，化生純粹，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契》云：混沌金鼎，白黑相符。龍馬降精，牝牡襲氣。如霜馬齒，似玉犬牙。水銀與姹女同居，朱汞共嬰兒合體。明分藥質，細露丹形。盡周已化之潛功，大顯未萌之眹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有假借爻象，寓此事端，不敢漏泄天機，未忍祕藏玄理，是以鋪舒不已，羅縷再三，欲罷不能，遂成篇軸。蓋欲指陳要道，汲引將來，痛彼有生之身，竟作全陰之鬼，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復有通德三光，遊精八極，服金砂而化形質，餌火汞以鍊精魂，故得體變純陽，神生眞宅，落三尸而超三界，朝上淸而登上仙，非天下之至眞，其孰能與於此哉？

曉所分《眞契》爲章義者，蓋以假借爲宗，上下无準；文泛而道正，事顯而言微；後世議之，各取所見，或則分字而議，或則合句而箋；不無眹澮殊流，因有妍媸互起；末學尋究，難使洞明；既首尾之議論不同，在取捨而是非无的。今乃分章定句，所貴道理相黏，合義正文，乃冀藥門附就，故以四篇統分三卷，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名曰《分章通眞義》。復以朱書正文，墨書旁義，而顯然可覽也。上卷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內有《歌鼎器》一篇，謂其詞理鈎連，字句零碎，分章不得，故獨存焉，以應水一之數。喻丹道陰陽之數備矣。復自依約《眞契》，撰《明鏡圖訣》一篇，附於下卷之末，將以重啓《眞契》之戶牖也。曉因師傳授，歲久留心，不敢隱蔽玄文，是用課成眞義，庶希萬一貽及後人也。昌利化飛鶴山眞一子彭曉序。

又《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讚序》《參同契》者，辭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注，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己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篇以《讚序》名，乃後人讚序魏公此書之辭。又曰：故爲立注，以傳後賢。其非魏公本文也審矣。朱晦菴云：或云後序，或云魏君讚，詳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之，至桓帝時，復傳授於同郡淳于叔通，因得行於世。恐此是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彭真一云：按諸道書，或以《真契》三篇是魏公與徐從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甚誤。且公於此再述云：今更撰録，補塞遺脫。則公一人所撰明矣。況唐蜀真人劉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樞論》進於玄宗，亦備言之。則從事箋注、淳于傳授之說更復奚疑。愚嘗紬繹是說，竊歎世代寥遠，無從審定，是耶非耶，皆不可知。忽一夕於靜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從事箋注；簡編錯亂，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驚悟，尋省其說，蓋上篇有乾、坤、坎、離、屯、蒙，中篇復有乾、坤、坎、離、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復有七、八、九、六。上篇曰日辰爲期度，中篇則曰謹候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方，中篇則曰昴畢之上，震出爲徵。其間言戊己與渾沌者三，言三五與晦朔者四，文義重復如此。竊意三人各述一篇之說，未必不然。而經註相雜，則又不知熟爲經，熟爲註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從其類，分而爲三，庶經註不相混殽，以便後學參究。然書既成，不復改作，姑誦所聞於卷末，以俟後之明者。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

綜　述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序》《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其辭古奧密微，莫可測議。然亦未有眞知實踐，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者也。若其論議與之相戾，而曰我自有祕授，焉用此爲，則亦妄人而已。昔者紫陽朱夫子，鳴道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異乎吾之說者，未嘗隨聲附和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之書，爲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爲癖。有注釋，有考異，且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又曰：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得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及西山蔡先生編置道州，夫子送之，留寒泉精舍，相與訂正是書，而竟夕不寐。至西山卒，又得所謂策數之說，恨不得與西山講之，居無何而夫子卒矣。是書之注，蓋行於西山既沒之

後，而一時門人亦未有及此者，故不復有所詢訪。其間所未滿意者，正不無也。石澗俞君玉吾所著《發揮》三篇，蓋所以補空同道士之所不足，且以發明彭氏、陳氏、鄭氏、王氏之所未發者，旁搜博取，無所不至。蓋得至人指授，非區區訓詁者比。予老矣，鼎器頹弊，藥物耗竭，無復有所望矣。觀俞君之注釋是書，安得不重爲之太息也。嚴谷之士，氣清神全，有能得是書以印正焉，則於後天而老凋三光者，其亦庶幾矣乎。遂爲書其篇首，而藉是以綴姓名於不朽云。朝請郎祕書監兼尚書左右司阮登炳七十七歲書。

自《參同契》成書以來，近世考亭大儒亦復注腳。今觀全陽子所著《發揮》，研精覃思，鈎深致遠，可謂羽翼是書矣。然考亭當時，猶有願爲劉安雞犬之望。晚年感興之作，飄然直有往從脫屣意，豈非有得於此書而然耶。全陽子它日功成蟬蛻，從伯陽於閬風玄圃間，必相與曰：是可以參同契矣。至大三年歲庚戌臘嗣天師張與材題。

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爲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祕，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意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敎外別傳一句耳。今觀全陽子之《發揮》，章剖句析，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得師授口訣而爲之說者也。其語意直截，大類蕭了眞，議論袞袞，且多引證。學者試一覽之，不惟得以通此一書，又可以兼明《悟眞》、《翠虛》諸書之旨。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見其發露天機，略不吝惜，深服其運心之普，敬歎不自休，遂爲之序，又從而爲之歌曰：

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胎僊。妙莫妙兮，凝吾之神。安以待之兮，若存而綿綿。黃帝求玄珠兮，象罔乃得。此理可心會兮，非言辭之可傳。虛極靜篤兮，恍惚變化。絪緼蟠構兮，如煙雲之迴旋。龍吟虎嘯兮，鉛汞交結。依時採取兮，進火烹煎。劍挂南宮兮，閉固神室。鍊成五色石兮，補自身之青天。結胎片鉤兮，運火一年。如雞雛之抱卵兮，萬慮俱捐。轉天根月窟之關鍵兮，往來上下。融融液液兮，真氣周匝乎三田。勤而行之兮，勿計得喪。累土成層臺兮，積涓流而成川。機緣難偶兮，時不待人。下手速修兮，毋待雪霜之滿顛。

神仙還丹之道，至簡至易，如此○而已矣。此○者何？《易》之太極是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乃造化之妙，神之所爲，道之自然者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千變萬化，無往不可。是故東漢魏伯陽假之以論作丹之意，而號其書爲《周易參同契》也。參也者，參乎此○也。同也者，同乎此○也。契也者，契乎此○也。得師傳而與此參，與此同，與此契，是爲正道。反是，則爲泛泛無稽之言，臆度不根之學，旁門小法而已，非吾之所謂道也。夫是書所述，皆寓言也。以天道言，則曰日月，曰寒暑。以地道言，則曰山澤，曰鉛汞。以人道言，則曰夫婦，曰男女。豈眞有所謂日月、寒暑、山澤、鉛汞、夫婦、男女哉？無非譬喻也。或言三五，或言二八，或言四象，或言兩弦，旁引曲喻，名雖不同，不過一陽☾一陰☽而已。合陰陽☯而言之，不過一太極○而已。散而成萬，斂而成一，渾兮闢兮，其無窮兮，與《易》之造化相通，此其所以爲《周易參同契》也。僕初讀是書，莫省其說，妄意揣度，靡所不至。或謂予曰：子欲修丹，須得神仙口訣，研窮紙上語而求長生，徒自勞耳。而僕也篤信此書，終不忍去手。蓋魏公有千周萬遍，神告心悟之說。意者，至人之言，必不我欺。於是，憤悱研究矻矻者窮年。忽一日，果爾心靈自悟，得其門而入。自此遡流尋源，則怡然理順，若有神告之者。然而，未得師承，猶弗敢遽執爲是。冥搜暗索，終夜忘寢，信心愈篤，遂感異人指示先天眞一○之大要，開說後天火候之細微，決破重玄，洞無疑惑。歸而再取是書讀之，則勢如剖竹，迎刃而解。又參以劉海蟾之《還金》、張紫陽之《悟眞》、薛紫賢之《復命》、陳泥丸之《翠虛》，但見觸處皆同，而無有不契者矣。僕不揣凡骨，孜孜於神仙之學，竊亦自笑其愚。多幸夙有緣合，得聞斯道之祕。丹之眞運用，蓋嘗試之。丹之眞景象，蓋嘗見之。校之仙經，若合符節。因睹今之學仙而不得正傳者，往往偏執膠固，不務理之貫通，小見自足，不求道之大全，黨甲以伐乙，袒左以攻右，牽合附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眞非，竟不究古仙本旨，非惟自誤，又以誤人。僕用是不忍隱默，敬爲是書添一註腳，其間漏泄眞機，並無靳悋。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證以諸仙之言。反覆辯論，務欲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祕玄妙之機以絕人，亦不敢雜謬悠之語以惑人。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此書，則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雖然，僕之言輕，又何足取信於人？明達之士，但以魏公之言爲信，而參其動

◯靜◯之機，同其陰陽◯之運，契其畫前○未畫之妙，方表僕之所述，果亦眞實不妄。幸無以先入之說爲主，而遽謂《參同契》爲紙上語云。至元甲申四月十四日，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玉吾自序。

論集分部

葛洪《抱朴子内篇》

綜　述

葛洪《抱朴子内篇序》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俾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

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不以合於余所箸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内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

孫星衍《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内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弨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瀋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

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内》、《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並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

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内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眞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又《抱朴子内篇目録》

暢玄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眞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敍》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敍》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並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敍》。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眞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敍》。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敍錄

方維甸《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

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

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

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眞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

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蘋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敍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敍》，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

綜　述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修伏靈砂妙訣序》　余自天元之初，從衡嶽遊於黃龍，止於賓府，忽於巖穴之中，遇至眞之人，授余《靈砂要訣》。至人曰：吾自得於許僊君之後，僊君受訣於吳天師，天師本受於同郡丁眞人所出也。假如丹砂之本訣，玄理深奧，固難思尋。遂求好道之流，志慕神僊之侶，

不究竟其眞原，長沉淪於塵俗，自上古僊經文，皆幽密隱蔽藏言，不流傳於世。余常愍然。今述爲《靈砂七返》七篇，及《金丹至訣》二章，並爲序論，以示後人同志之士者也。

《靈砂七返論》曰：丹砂者，太陽之至精，金火之正體也。通於八石，應二十四氣。丹者是金，感於火，名之爲丹。汞者是火，去於金，而名之爲汞。丹者受陽精而候足，汞卽離本質而體不全。故丹砂是金火之精，而結成形，含玄元澄正之眞氣也。此是還丹之基本，大藥之根原。德含則萬象生焉，體離而杳冥難測。經曰：陽精赫赫，得之可以還魂反魄。故知餌陽精者，所以長生。服陰魄者，而爲死鬼。丹砂是正陽之主，赤帝之君，據於南方，火之正位也。只如丹砂之體數種，受氣不同，唯三種堪爲至藥。上者光明砂，中者白馬牙砂，下者紫靈砂，餘有溪土雜類之砂，不中入至藥，服餌所用。且光明砂一兩，服之力敵白馬牙砂四兩。白馬牙砂一兩，服之力敵紫靈砂八兩。如溪砂土砂之力，不可比量也。或曰：一等是丹砂，俱受太陽之精氣，因何有溪土雜類之砂，力有大小者。言光明砂者，受太陽清通澄朗正眞之精氣，降結而紅光曜曜，名曰光明砂。白馬牙砂者，受太陽平和柔順之精氣，降結而白光璨璨，如雲母色者，名曰白馬牙砂。紫靈砂者，半受山澤之靈氣，結而色紅紫，名曰紫靈砂。如溪土雜類之砂，俱受濁滯不眞之氣，結而成砂，卽混沌無精光，故不中入至藥所用。且如光明砂一斤，伏鍊而得十四兩，伏火鼓得至寶七兩。白馬牙砂一斤，伏鍊而得十二兩，伏火鼓得至寶六兩。紫靈砂一斤，伏鍊而得十兩，伏火鼓得至寶四兩。溪砂土砂雜色之砂一斤，伏鍊可得六七兩，伏火鼓下得至寶一二兩。以來明知溪土之砂，受氣不清，澄濁參雜。高上賢明之士，先揀其砂，次調火候，在意消息，而成七返九還。且金石之中，至靈至聖，至神至明，而無過於丹砂者也。懷袖致之一兩，尙自辟去邪魔，況乎伏鍊，入於五臟者哉。且如七返九還，異名而同體。返者是砂化爲金，還者是金歸於丹。經曰：返我鄉，歸我常，服之白日朝玉皇。或曰：七返者，是丹砂，屬火變鍊成金，便名爲七返者乎。

《論》曰：火之成數是七，七度變轉，以應陽元之極體也。且七度變轉者，將丹砂伏鍊得伏火後，鼓成白銀，卽是一返。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成黃花銀，卽是二返。將黃花銀化出砂，伏火鼓成青金，卽是三返。將青金變化出砂，伏火鼓成黃金，卽是四返。將黃金化出紅砂，伏火鼓成紅金，卽是五返。將紅金還化出砂，伏火鼓成赤金，卽是六返。將赤金復化爲砂，伏火鼓成紫金，至紫金，卽是七返靈砂之金，而含積陽，眞元之精氣足矣。而將紫金變化爲砂，運火燒之一周，迥然通徹洞耀，名曰紫金還丹。得服之者，形神俱合，當日輕舉。且世人多誤取石硫黃，呼爲太陽之至精，和汞而燒七返。且硫黃受孤陽偏石之氣，汞又離於元和。二物俱偏，如何得成正眞之寶。切見世人伏鍊衆多，終無成者，蓋緣迷迷相傳，至於後世。余甚哀之。只如第一返伏火丹砂，服餌一兩，卽去萬病。服之二兩，卽鬚髮青綠。服之三兩，卽顏悅色紅。服之四兩，卽延年益壽。第二返藥，服之一兩，卽體和神清，返老歸童。第三返藥，服之一兩，卽虛夷忘情，心合至精。第四返藥，服之一兩，卽身體明徹，通於表裏。第五返藥，服之一兩，入水不能溺，入火不能焦。第六返藥，服之一兩，卽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第七返藥，服之一兩，卽超然於九天之上，逍遙乎宇宙之間。更服至紅英九丹，便居金闕，功位眞人。故知丹砂之力，昭然而可觀乎。自余得其眞旨，常欲周濟爲功，大道垂明，咸願同歸玄境。遂作《靈砂》七篇，《金丹》二章，並述火候次第，藥物品次，篇數高下，列之於後章別品，以授賢明至誠。君子得之寶之，卽福壽無疆。輕泄之人，殃其九祖。亦不可誣言而蔽道，愼莫寫示於凡情。用測賢愚，可鑒而後授之此篇章矣。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

綜　述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序》 夫論龍虎者，蓋鉛汞之別名也。《參》云：金虎是還丹之根本。金虎者，卽非二物之名，蓋述於鉛也。鉛色黑，而屬北方。北方屬水，水數一，是以子能知一，萬事齊畢。《參》云：一物有五彩，永作仙人祿。鉛含五色，而屬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鉛稟五行，是以爲五彩。老君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王

候得一以爲天下正。此言喻於大道，然並指事而說，非俗士之所知也。又云：抱一守中，子身自沖。一之大矣。《參》云：三黃一黑，求死不得。三黃一黑者，靈丹之號也。在人爲三一。能修三一，飛仙必得。一屬水，水者鉛也。三者屬木，木即丹砂也。丹砂者，南方太陽之精，精者汞也，汞者爲青龍。《參》云：丹砂木精，得金乃並。鉛即屬金，汞即屬木。木爲青龍，位居東方，爲中男。鉛即屬金之位在酉，居西方，爲白虎，是中女。故《二十四聖歌》云：中男中女子午居，卯酉之門惟日月，分明長最爲初。又歌云：中男御少女，皆成共水土。此五行大數也。汞成朱砂，爲太陽之精，名青龍。丹砂屬木，木色青，木中出火，火赤而屬南方，父母乃在東方，故名青龍。古歌曰：白馬牙，好丹砂。汞從朱砂出水銀。水銀屬陽，陽精好飛，故名姹女，難制伏也。故《參同》云：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即飛，不見垢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牙爲根。黃牙者，鉛也。色黑，而屬北方壬癸水，爲太陰之精，善能制陽。陽性至剛，能被陰伏。汞屬火，鉛屬水，水能滅火也。木性雖直，而被金所傷。水性至柔，能被土尅。土雖德厚，而被木之所尅。金性雖堅，被火銷滅。此五行相尅，大道之常。鉛汞深根，世人莫測，耆年白首，據案而尋古方，疑惑之間，便云文義不實。鉛汞之義，金石浮沉，世人但將世上鉛汞相承，而成大丹，伏丹出毒，寶之服餌，呼爲大丹，未見服食之人，得終天命，皆至少亡，世人多被所惑，而被自悞也。且如修鉛服食，張果先生云：鉛有大毒，善能殺人。世人未曉其端，專功修鍊，徒自苦耳。《參同》云：沒水獵雉兔，登山索魚龍。以驗明之，何遠於此。世人修制靈藥諸石，都未辨陰陽浮沉，不知剛柔，不辨君臣，莫測制伏，未知修鍊何藥。夫陽藥陰伏，陰藥陽伏，須知君臣，明審制伏。知朱雀而調火候，審聽嬰兒之聲，九九數終，靈藥伏火。服食之道難矣，非藥難求，爲世人口是心非，難傳授也。

昔王陽頗得其術，而患家貧，以其方上獻於武帝，云：丹砂伏火，堪作黃金。猶假帝王之力，方以成道。有軍事白雲先生，二十餘年慕其道。但先賢皆勤苦二十餘年，況世人重財輕義，口是心非，陰德不施，妄貪競作，羨其色，妒其賢，世情終日，何以求於至士。學道者須虛其心，輕財重義，且以大慈爲本，廣行陰德，矜孤卹寡，自守恬淡，似有似無，如此之人，方遂求道。世人但修鉛汞伏火，便云固濟生人。張果先生云：昔有二人，契爲兄弟，人各將水銀一斤，入陽城山中燒燒，三年水銀伏火，如紅玻璨色，光彩可愛，呼爲大丹，各服二兩，行履之間，須人扶持，不逾百日而死，又何以益於身命。

又今人多將金公，以汞投中，接其金花，取精氣，修之經年，黃輕黃輩者，其鉛花如紫磨金色，呼爲大丹。服之未過累月，令人面目痿黃，而成勞疾，顏色轉青。張果先生云：鉛有大毒，善能殺人，搜人血脉。淺學之流，未審其義，將世上鉛汞修鍊，且如世上鉛汞，秪有變化五金之功，豈能延於生命之理。鉛汞深妙難測，世人豈知淺深。且如汞有三種，今人只識一味水銀。《參同》云，及《五相類》、《金碧潛通》，張君五篇諸仙經中，有此個汞汞濆。世人秪知用此，前二汞水銀都不識，緣學問不深，但以道聽途說，枉惜青春之年，竟無所見，被鉛汞所傷。是以服食求長生，多爲藥所誤。且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鉛汞二陰，還丹之心。又五金之主，陰爲主。又云：萬物負陰而抱陽。又云：陰即爲君，君即爲主。《陰符》云：金丹之術百數，要在神水華池，豈不明矣。世人但將鉛汞爲之神水華池，故知未識深妙之理。故《參同》云：據按託文，妄以意爲，玄妙之理，不書於竹帛。故《參同》云：寫情於竹帛，恐泄天之符。抱朴子云：此藥若使凡人知之，即天上仙人成羣。老君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左眞人云：知者出於心源，得者皆宿生積慶，三世留恩向下，子孫不學而得。今人淺志，何以求之，虛己勞神，終無得理。故知陰陽之道難成矣。古者勸人求道，教人尋方疏，至問經術，必洞曉古人之言，更若致意自思，必明大道。老君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學者且虛其心，勤苦積行，方乃漸進，而至通靈。今人情躁，何以求之，空生好事，未見至人傳法，而授輕浮者哉。

《張果先生傳》云：昔有二人，契爲兄弟，而不書姓字。業爲屠者，欠負官債，徒步入山，自求其斃。此人有志，忽遇一仙者，化爲凡徒，負草而賣，呼屠曰：此山幽絕人跡，子何得到此。屠曰：吾欠負官債，父子離隔，羞見閭巷，今入此山，自取其斃。吾聞山中多有仙者，忽遇求其道，終不返人間。仙者曰：子欠官債入山求道，夫人求道，須有其志。余是仙人，子能存志乎。子之坐石約厚一丈，能命木鑽之得透，吾付汝道。屠曰：此試余志焉。乃以山中木鑽盡，已經二十餘年，方深七尺，猶有三尺未透。此人志不退，山中木盡，而告於天仙者，愍之遂使石透，乃付金丹大藥，白日昇天。如此之人甚

衆，左慈禮洞三年，晝夜不捨。陰君受業二十餘年，未見得道之人，端坐而得。今人且貪名利輕義，重財世情，終日雖卽心存於道，何以求之骨敗氣衰，難成反老，數之欲盡，無以救之。豈知靈丹而有延年之功，納胎元氣，延生之理。今總纂集先賢遺文，以彰新學，並歌以示同好者，故無惑焉。

司馬承禎《天隱子》

綜述

司馬承禎《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夭促眞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司馬承禎《坐忘論》

綜述

真静居士《坐忘論序》 天地分判，三才定位，人處天地之中，五氣合身，故能長且久。後人自昧其性，自役其神，自撓其氣，自耗其精，所以不能與天地合。逆取短折而甘心焉，每切痛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又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性善。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皆著性命之要端也。僕因閱藏書，得唐貞一先生《坐忘論》七篇，附以樞翼。識見不凡，明指大道，先導人以敬信，使心不狂惑。次則令斷其緣業，收心簡事，體寂內明。故又次之以眞觀，中外無有，然後可以躋於泰定，氣泰神定，故曰得道。前悉序坐忘之階漸，其坐忘總說，不過無物無我，一念不生。如《敬信篇》直言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遣。倫類經言無少差，苟造坐忘之妙，神氣自然相守，百脉滋潤，三關流暢，天陽眞氣來居身中。此乃長生久視不傳之道，古今尊尚。神仙憫世，不得已而語，學者當靜慮研思，勤而行之，勿視爲古人糟粕，而徒取自棄之譏者也。嵗丁未重陽，鍰木以廣其書，眞靜居士謹序。

司馬承禎《道體論》

綜述

《道體論序》 夫渾然未兆，得喪無涯；名質既分，則凡聖義顯。然凡不自悟，必積感以求通；聖不棄物，亦因機而設教。教緒彌綸，寧容窮數，約其一應之迹，所謂道德。所言道者，極妙環中，圓通物化，因通立稱，故名爲道。德者，殊能廣洽，全任無功，成迹可目，故名爲德。然則道以通化彰名，忘通則會旨；德就全任標稱，泯迹則德全。斯二兼忘，宗極無主者也。將欲顯彼玄源，導茲弱喪，法不自闡，弘之在人。故先以老子標爲首題。萬物芸芸，封心華競，至人懸解，返本無爲，故曰老。子體雖泊然，機來則應，應迹嗣興，目之爲子。德不自樹，妙成在法，本其所通，字之曰道。然道體虛凝，常爲軌訓，其名不去，號之爲經。建言至末，此章爲首，故曰《道體論》。

吴筠《玄綱論》

綜述

吴筠《進玄綱論表》 道士臣筠言：臣聞道資虛契，理藉言彰。臣曩棲巖穴之時，輒撰修行之事。伏以重玄深而難賾其奧，三洞祕而罕窺其門，使向風之流，浩蕩而無據，遂總括樞要，謂之《玄綱》。冀循流泝而可歸其源，闡幽微而不泄其旨。至於高虛獨化之兆，至士登仙之由，或前哲未論，眞經所略，用率鄙思，列於篇章。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爲至道之主，弘自然之訓，品物咸熙於陶鈞之際，黎元輯寧於仁壽之域，豈纖塵有裨於崇嶽，爝火能助於太陽。然蒭蕘雖微，明聖不棄，敢陳菲薄，希燭天光，所述舊文，謹隨表奉進，輕瀆宸扆，伏增戰越。臣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十三載六月十一日，中嶽嵩陽觀道士臣筠表上。

吴筠《宗玄先生文集》

綜述

權德輿《宗玄先生文集序》 道之爲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澹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未眞之士不與也。宗玄先生吴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也。年十五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板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臆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居於嵩陽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王君授體玄潘君，潘君授馮君。自陶君至於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天寶）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明皇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汙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淛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二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嚴居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操章寓書，贊美叙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眞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鶉首，止於宣城道觀，焚香返眞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玄者，率籲其徒，寧神於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玄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刳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爲御史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厥後冀玄得其本，以授予請序，引其逕庭，庶傳永久。別有辯析世惑之論，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祛物怪、告鍊蛻之地，合貯蠻之符，皆備刻於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孟安排《道教義樞》

綜述

孟安排《道教義樞序》 夫道者，至虛至寂，甚眞甚妙，而虛無不通，

寂無不應。於是有元始天尊應氣成象，自寂而動，從眞起應，出乎混沌之際，窈冥之中，含養元和，化貸陰陽也。故老君《道經》云：窈冥中有精，恍惚中有象。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蓋明元始天尊於混沌之間應氣成象，故有物混成也。《靈寶無量度人經》云：渺渺億劫，混沌之中，上無復色，下無復淵，金剛乘天，無形無影，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敷落五篇。故知元始天尊以金剛妙質，乘運天氣，布化陶鈞，致分度，自然儀象，女圖敷鎮也。儒書《經籍志》云：元始天尊生於太無之先，稟自然之炁，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淨土，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耳。其所度人，皆諸天仙聖，無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存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有八字，盡道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光，光彩照曜，驚心駭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吹轉天音而辯析之。眞人已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矣。《靈寶經》云：元始天尊以龍漢之年，出法度人。滅過去後，天地破壞，無復光明，男女灰滅，淪於延康，幽幽冥冥，億劫之中，至赤明開光，天地復位，我又出世，號無名之君，出法教化，度諸天人。我過去後，一劫交周，天地又壞，復無光明。至開皇元年，我於始青天中，號元始天尊，流演法教，度諸天眞。《度人本行經》云：自元始開光已來，至於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本際經》云：元始天尊爲汝等，故權應見身，教導開度，諸未度者，爲後世緣。今當反神還乎無爲湛然，常寂不動之處。又云：自我得道以來，經無量劫，常在世間，未曾捨離。若應度者，恆見我身，運會遷移，則不能見。此劫衆生，機宜所感，當由道君，而得度脫。是故我今昇玄入妙，汝等肉眼，不能見我眞實之身，謂言滅盡。但修正觀，自當見我，與今無異。若於空相，未能明審，猶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我眞相，禮拜供養，如對眞形，想念丹禱，功德齊等。貧窮之人，泥木銅彩，隨力能辦，殿堂帳座，幡花燈燭，稱力供養，如事眞身，承此因緣，終歸上道。是知元始天尊，生乎妙炁，忽焉有像，應化無窮。顯迹託形，無因無待；演法開教，有始有終。老君度人，明應象之理；太玄本際，示眞寂之由；本行論其劫時，靈寶標其名號。不經穢濁，所謂清虛，是稱玄妙，豈同夫釋氏託生，終開右脇，老君出世，必從左腋乎？而悠悠之徒，未能窮源討本，所以好儒術者，但習典墳，崇眞如者，惟觀釋典。至於道經幽祕，罕有研尋，既不知其指歸，實亦昧其篇目，遂乃各齊其所見，多以天尊爲虛誕也。故知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信哉斯言！信哉斯言！洎乎元始天尊昇玄入妙，形像既著，文教大行，玄言滿於天下，奧義盈乎寶藏。於是繫象探其深旨，子史竊其微詞，翻譯之流，實宗其要。所以儒書道教，事或相通；了義玄章，理歸其一。能知其本，則彼我俱忘；但識其末，則是非斯起。而世人逐末者衆，歸本者稀，欲令息紛競於胸中，固不可也，惜哉！莊生有言，舉天下皆惑，余雖有所嚮，庸可得乎？其有支公十番之辯，鍾生四本之談，雖事玄虛，空論勝負；王家八並，宋氏四非，赭道正之玄章，劉先生之通論，咸存主客，從競往還。至於二觀、三乘、六通、四等，衆經要旨，祕而未申，惟玄門大義，盛論斯致。但以其文浩博，學者罕能精研，遂使修證迷位業之階差；談講昧理教之深淺。今依准此論，芟夷繁冗，廣引衆經，以事類之，名曰《道教義樞》。顯至道之教方，標大義之樞要，勒成十卷，凡三十七條。俾夫大笑之流，蕭然悟法；勤行之士，指示玄宗。不其善乎？不其善乎？

王暉《玄珠録》（存目）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

《三論元旨》

綜　述

《三論元旨序》 夫一悟所通，乃無幽而不照，一迷所執，亦無往而不愚。是知附贅懸疣，則形之病焉。妄想煩惱，則心之病焉。形病除而形骸泰矣，心病泯而正性明矣。除形病者必假於良醫，泯心病者必資於妙教。自然之理，猶乎鑪錘而成。生也有涯，須運庖丁之力。稟明師而作範，稟範隨樞。憑至典而爲筌，忘筌覩奧。市廛黑暗，則喪本而乖眞。靈府清虛，亦神全而氣妙。神全乃長生之本，氣妙爲不死之源。同乎大通，莫不因修而達矣。予久依山水，遠託幽棲，以不替之心，契無爲之性，恬乎林野，玄意常盈，聊舉一隅，以爲三論。雖文純若鄙，而理也可憑。庶學者無疑，修之有證，死生大患，孰不傷哉。普勸將來，共觀其妙爾。

無能子《無能子》

綜　述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扎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譚峭《化書》

綜　述

陳景元《化書跋》 予嘗讀《化書》，至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母化爲堅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予閒日問鴻濛君，曰：『吾嘗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卷冊而止，語曰：吾師友譚景昇名峭，始隱於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於機智，而異乎黃埃中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及者也。」齊丘終不悟。景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此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授畢，以酒以景昇雪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書爲己有，作序流傳於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鼾睡囊中，指甲已纏體矣。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囊中人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於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君納吾體於革囊中，縫而復投斯淵，是所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舊淵。噫，化化無窮，至道宏深，豈齊丘之識哉！竊書求名，賊害至人，肆其逆心，蔽其仙跡，而齊丘後爲南唐相，果不得其死，宜哉！嘉祐五年夏，碧虛子題。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

綜述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序》 序曰：性非生知，學道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尚於明文。藏機隱意，恐輕泄於聖言；比物囑辭，乃密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眞，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得尊師之一言，自知眞僞。水火木金土，五行也，相生而爲子母，相尅而爲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顚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下精炁神，三田也，精中生炁，炁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返復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顚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爲有道之人也。得三田返復，方爲得道，至於超脫，則爲成道之人也。古先達士，無不道成，委成道者，百無一二。今來後學，徒有道名，委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矣！遂從前聖後聖，祕密參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炁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玄機，因誦短篇，發明鍾呂太上至言。庶得將來有悟，勤而行之，繼僕以出塵寰，爲蓬瀛之侶。華陽眞人施肩吾希聖序。

陶埴《陶真人内丹賦》

綜述

《陶真人内丹賦序》 夫人本以五行氣而成體，乃以四象精而灌身，得江海竭而命更延，日月虧而神轉壯。故聖人理金鎖玉，鍊石補天，體用玄黃，要崇日月。伏以龍虎大丹者，南北往來之位，本元二三，東西出入之名，運合歸一。青赤白黑，各定四維，上下俱通，輻湊八方，位成五帝，三才立象，萬物有形。六十四卦爻用，二十八宿合度，在七十二候之内，處三百六旬之中。始自元陽，終於晦臘。故經云：以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也。春夏進長滋隆，皆稟於四時。秋冬退伏蟄藏，豈離於一運。乾長於艮、巽之體，剛變爲柔。坤生於震、兌之形，陰歸陽位。然始陰陽之用，日月交暎，是以離女坎男，金夫木婦，姤其精氣，陶鍊髓筋，十月功成，一用方備其神也。化之爲液鎔凝質，若堅冰變之玄霜，烹剖形如素雪。方辨鉛汞之理，始驗水火之源。合兩象之精華，抽五行之血肉。故聖人研日月二字，通幽洞冥。窮金水五行，出凡入聖。《參》云：日月爲易，剛柔相當。此名水土金之三物，志士豈不省己者哉。欲達至眞者，明閑卦象，痛會陰陽，曉察天文，精求易義，火候進退，生殺合宜，表裏清通，内外相應。《三元周神論》云：欲明其藥，先明自身。悟此一言，而知萬化矣。若天地變易，雌雄抗行，相類不同，炁元交錯者，如持梯而望昇星漢，懸鉤針而擬釣鯨鯢。幸請賢者，細而詳之，豈敢謬於神道耳。又緣賦内沉論祕義，潛匿幽詞，注解玄言，附成其旨。

陶埴《還金述》

綜　述

陶埴《還金述序》　埴嘗讀《金碧經》，至魏先生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謂一者水數，爲五行之始，色稟北方，包含五彩，修之合道，理契自然，故能生天生地，爲牝爲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結粹華於中氣，靈運潛應，與其合同，莫非人間術士所能窺竊。見今時學者，盛謂水銀可以爲金丹，砂汞可以爲河車。殊不知汞生於鉛，砂產於金。既不辯眞，遂假他物。譬如綴花以爲子，斷體以安孕，既傷爾精氣，莫能全。舉世作迷途之人，漏器非混成之物，茫茫志士，同歸有待。或謂古人妄設，終無此道，愚甚不取也。故徵經義，爲述上中下，以貽之同志云爾。

强名子注《真氣還元銘》

綜　述

强名子《真氣還元銘序》　余幼親《墳》、《典》，長慕煙霞，比跳龍門，欲攀蟾桂。著錦衣於世上，騎躍馬於人間，置立機關，開張造化，榮沾父子，福及子孫。體仁義爲當代之楷模，用禮智作將來之規矩。夢未同於傳說，釣不遇於姜牙，而遂灰心志求仙道，詩書陡罷，筆硯頓拋。見寰區之多少是非，睹朝市之無限得失，榮如石火，貴似浮漚，不假高低，瞥然聚散。尸行鬼步，非聖哲莫可知之；動肉活塵，非賢良莫能分別。邇後專尋幽洞，遍訪名山，歷險登危，二十年矣。自梁貞明歲，遊於泰山頂高松之下，忽見一人，形容異俗，言詞非常，唯稱萬代之師，秖道九天之主。余遂稽首長跪爲余曰：汝有仙相，方得遇吾。付汝學仙之門，汝能受否？余又長跪，感謝形言。又曰：吾請汝剪髮歃血爲盟，與汝屈伸吐納煉形之術。又曰：兩紀之內，輒莫傳人，傳之非人，彼受譴責。余又長跪，忽然不見。余自後常依次第，不輟功夫，但是微言，無不神驗。余既承師命，合秘天機。兩紀將終，許傳人世。而乃重修舊則，翻作新經，寫之市朝，藏諸山石。後來學者得之幸哉！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

林轅《谷神篇》（存目）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

張伯端《悟真篇》

綜　述

張伯端《悟真篇序》　嗟夫，人身難得，光陰易遷。罔測短修，安逃業報。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終，若臨期一念有差，墮三塗惡趣，則動經塵

劫，無有出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故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爲宗，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如有習漏未盡，則尚徇於有生。老氏以煉養爲眞，若得其要樞，則立躋聖位。如其未明本性，則猶滯於幻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固我之說，此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於詳者何也，蓋欲序正人倫，施仁義禮樂之教，故於無爲之道未嘗顯言，但以命術寓諸《易》象，以性法混諸微言耳。至於莊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皆切幾之。迨夫，漢魏伯陽引《易》道陰陽交姤之體，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國師於語錄首序老莊言，以顯至道之本末。如此，豈非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且今人以道門尚於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兩端：有易遇而難成者，有難遇而易成者。如鍊五芽之氣，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念經持咒，噀水叱符，叩齒集神，休妻絕粒，存神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以至服鍊金石草木之類，皆易遇而難成者。已上諸法，於修身之道率皆滅裂，故施功雖多而求效莫驗。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止可以辟病，免其非橫。一旦不行，則前功漸棄。此乃遷延歲月，必難成功。欲望一得永得，還嬰返老，變化飛昇，不亦難乎。深可痛傷。蓋近世修行之徒，妄有執著，不悟妙法之眞，卻怨神仙謾語。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煉金丹而得，恐泄天機，遂託數事爲名。其中間惟閉息一法，如能忘機絕慮，即與二乘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長用遷徙之法，既未得金汞還返之道，又豈能迴陽換骨，白日而升天哉。夫煉金液還丹者，則難遇而易成。要須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煎，金爐火熾，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眞，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至若防危慮險，慎於運用抽添，養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復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氣既周，脫胎神化，名題仙籍，位號眞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今之學者有取鉛汞爲二氣，指臟腑爲五行，分心腎爲坎離，以肝肺爲龍虎，用神氣爲子母，執津液爲鉛汞，不識浮沉，寧分主客。何異認他財爲己物，呼別姓於親兒。又豈知金木相剋之幽微，陰陽互用之要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結成還丹，不亦遠乎。僕幼親善道，涉獵三教經書，以致刑法、書筭、醫卜、戰陣、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術，靡不留心詳究。惟金丹一法，閱盡羣經及諸家歌詩契論，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龍，水銀朱砂，白金黑錫，坎男離女，能成金液還丹，終不言眞鉛眞汞是何物也，不說火候法度，溫養指歸。加以後世迷徒恣其臆說，將先聖典教妄行箋註，乖訛萬狀，不唯紊亂仙經，抑亦惑誤後學。僕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遂至寢食不安，精神疲頓，雖詢求遍於海嶽，請益盡於賢愚，皆莫能通曉眞宗，開照心腑。後至熙寧己酉歲，因隨龍圖陸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誠愈恪，遂感眞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其言甚簡，其要不繁，可謂指流知源，語一悟百，霧開日瑩，塵盡鑑明，校之仙經，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學仙者十有八九，而達眞要者未聞一二。僕既遇眞筌，安敢隱默，罄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眞篇》。內七言四韻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續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其如鼎器尊卑、藥物斤兩、火候進退、主客後先、存亡有無、吉凶晦吝，悉備其中矣。及乎篇集既成之後，又覺其中惟談養命固形之術，而於本源眞覺之性有所未究，遂翫佛書及《傳燈錄》，至於祖師有擊竹而悟者，乃形於歌頌詩曲雜言三十二首，今附之卷末，庶幾達本明性之道盡於此矣。所期同志覽之，則見末而悟本，捨妄以從眞。時皇宋熙寧乙卯歲且天台張伯端平叔序。

又《悟眞篇後序》 竊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其患，若其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乎患者，莫能若體夫至道。欲體至道者，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之體，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見，無爲之體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鑑彼如如不可定之法，而使諸相頓離，纖塵絕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眞，則刀兵焉能傷，虎兕焉能害，巨焚大浸奚足爲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倡，故能勝物而無傷也。此所謂無上至眞妙覺之道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假言爾。然名言若寂，則凡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眞。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因言而獲顯，言因道而反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有其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夫修生之要在乎金丹，金丹

之要在乎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於世者，蓋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誦其文，而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著其功而成其事也。豈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者慳如麟角乎。僕自己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以丹法，當年主公傾背。自後三傳非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近方追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汝解韁脫鎖者，當直授之，餘皆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之信，遂撰此《悟眞篇》，叙丹藥之本末。既成而求學者輳集而來，觀其意勤，渠心不忍恡，乃釋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鉅勢強力，能提危拯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禍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知大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小人得而行之，則立超聖地，是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非人。而僕不遵師語，屢泄天機，以有其身，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誡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懼尅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在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眞篇》中所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倘好事者夙有仙骨，睹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文解義，豈須僕區區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賜，非僕之輒傳也。其如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即上之所謂妙覺之道也。然無爲之道，以濟物爲心，雖顯宣祕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業緣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然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乘，而聽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後若有根性猛烈之士，見聞此篇，則知僕得達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愚，則歸中小之見，亦非僕之咎矣。時皇宋元豐改元戊午歲　月戊寅日張用成平叔序。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

綜　述

《陸子野註悟真篇序》　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噫，金丹之道大槩如此，苟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是道者，一陰一陽之道也。得其道則我命在我，身外有身，與天齊年，享其永壽。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皆流於情僞愛□之歸矣。夫物不得陰陽則不生，何哉，畢竟陰陽合而然也，但有生人生仙之間爾。仙師所謂道爲丹母，順爲人者此也。其法至簡至易，凡夫俗子信而行之，神仙可致，況上士乎。丹經垂救後世，多以譬喻爲辭，不截然而直指者，非祕吝也，蓋患世人信不能及，反爲毀謗故爾。此道鑿鑿，可以出生死。且如《龍虎上經》云：磁石吸鐵，隔礙潛通，何況萬物配合而生。《參同契》云：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鷄自卵，其雛不全。學者須要察認仙師此意，還且說個甚麼。僕自幼潛心此道，亦有年矣。道不負人，天其憐我，獲遇聖師，一語方知，妙在目前。參諸丹經，洞然明白。審一身之中所產者，無非汞爾。蓋於六慾七情之場，醉生夢死之境，易於走失，猶汞之性難制伏也。若非得眞鉛以制之，使其交媾，結成聖胎，將見春而秋，朝而暮，日復一日，斫喪殆盡，至於四大不起，可不痛歟。是篇詩云：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又曰：須知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作丹之要，於此二詩可見其底蘊八九矣。賢哉，紫陽眞人之用心也。惜乎世人宜假而不宜眞，當面蹉過而誰肯認，悲夫。僕既得師一訣而粗知緒餘，更無別道以加此矣。而所難者，力薄志劣則不能行。嘗觀古人抱朴子得此道二十年，家無儋石之蓄，不得爲之，徒有長嘆三復，此語實可悲哉。此道正是知行兩途，不可同日而語。昔杏林眞人授道光禪師，且囑之曰：可疾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方可圖之。後道光禪師領旨如教，棄僧伽黎幅巾縫掖，復俗以了其事。詳而質之，可無疑矣。僕不自愧，僭以愚得於此書，下一註腳，語雖草率，而旨意甚親。萬一賢明同志者，見而豁然默悟了此妙道，何異如僕之得也。苟有識見卑污，根器涼薄，素溺於名相之人，妄意竊謗，爲三峰採戰之術者，是所謂孔子不得不哭麟，卞和不得不泣玉。嗚呼，惟祖師神明鑒之。

《上陽子註悟真篇序》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語盡備金丹之說。南華老仙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老子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者，內丹之不虧，故以道全其形。下德者，外丹之作用，故以術延其命。若求天仙，須兼內外而修。何謂道，亦如治國也，天下

太平，國家無事，此聖人上德之道，行無爲之化，雖有智士良將，無所用之。何謂術，若天下擾攘，兵役疊起，苟無智士良將，豈庸人所能制治哉。即如人身，初生神氣渾全，復以道而養之，則錢鏹之毒，信未爲多。此人之上德也。倘年壯氣盛，與嗜慾俱，若非外丹之術，曷延其命。深斯道者，則道爲體，術爲用。假術以成其道者，猶借良智以安其國。然吾所謂術者，則非小伎也，乃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道也。如順則生物，生人者，是後天地之道也。逆則成仙、成佛者，是先天地金丹之道也。此所謂術者也。故列聖相傳，必師其術，以裨其道。伏羲、周、孔之《易》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曰：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釋云：佛法者，法即術也。是以《華嚴合論》云：一切巧術智增悲，妙道曰黃老之術。蓋言黃帝、老子皆以此而成道也。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天台紫陽眞人《悟眞篇》詩詞歌章，明示金丹之術，以全久視之道。故眞人自序云：黃老悲其貪着，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子野《序》亦云：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者。此皆深得其旨。其用則精、氣、神，其名則云金丹。吐露泄盡，世無知音者。況道光禪師及陸眞人解註，極爲明白，而一切人不參其陰陽造化，有必不可也。外道乃指爲傍門，甚而云三峰採戰之說者，豈不惜哉。道之不行也有三焉，上根法器者，不遇眞師，遂入空寂狂蕩，一也。中庸之士，愚執無師，謬妄猜臆，二也。下士愚人，逐波隨流，不信有道，三也。如葉文叔、袁公輔輩，臆度妄註，卻引仙經古語證之，竟至玉石不分，果有何益。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無復更議。至如象月出庚陽生，火候之奧，青城之訓，爲最的而易行。今不敢祕，乃《悟眞篇》每章之下出數語者，則薛陸所藏餘蘊，更爲申之，使後來人不迷於疑網。噫，世之信道而行者，鮮而復鮮。金丹之道，未有若此《悟眞篇》之親且切矣。上有純陽、海蟾之面授也，我重陽、丹陽諸老仙之語，亦與是合。況杏林、道光、泥丸、紫清代相授受，皆以是而證仙道。世因稔聞而厭聽，此雖三尺童孩，亦知世有神仙之術。時人乃多訕謗者，抑不思之甚也。且青城翁授僕眞訣，既而囑曰：後必有王侯大人求師於子，夫道不可禁祕，又不可妄泄。孰能審之，吾有一驗法，頗得其情實，今以授子，可沙裏淘金去也。僕承師授，寢食若驚，首授田侯。至陽子遍遊夜郎、邛水、沅芷、辰陽、荆南、二鄂、長沙、盧阜、江之東西，凡授百餘人，皆只以道全形之旨。至於以術延命之祕，可語者百無二三。非僕所敢靳也，彼器有利鈍爾。因書於此，使聞道者各宜勉旃。妙矣哉，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也。

張士弘《紫陽真人悟真篇筌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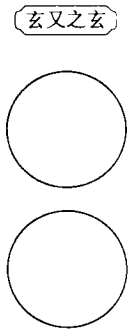
學仙之至要，雖世之愚人，得其妙訣，亦躋聖位。何也，爲堅信不疑，而勇於行耳。學者未得眞師口訣，望洋而退。否則，猜量臆說，說性說命，說禪說宗，以逞乾慧。孰知是書故一絕云：饒君了悟眞如性，未免拋身卻入身。何似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眞人。是以三教殊途同歸，皆先了性，然後修命，未有知修命而不知了性者。蓋大藥從性而入，方是金丹也。獨知性者，又烏知玄牝生丹之妙。世多有悟性而不知修命者，故詩謂名爲四果徒之句，此乃明空性而不得達磨上乘之教。後之愚人，反謂修命之後，方求了性。誑惑至此，復奈之何。兼以近世有輩妄人，僞作歌頌，記於此書之後，以瞽性命之學如《讀祖英集》、《讀參同契》等禪宗歌頌四十餘篇，措辭殊甚鄙陋，似此何能明性。此乃初學無知，連床上習爲，此等不可捉摸底話，以愚惑世人。今皆削去，毋玷玄文。此輩不究紫陽眞人之書，言參妙道，語漏化工，其意甚殊，其言大切。如：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又如鉛遇癸生二物會時之句，其高製妙語，豈識見卑污所能思議。故眞人自序云：教雖分三，道乃歸一。奈何後世黃緇之流，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沒邪歧不能混一而同歸矣。予頃在中書有志於此，每疑仙與佛爲各道性與命爲兩途。後蒙師授，方得指歸，始知天下無二道之理。倘非師旨，皆是誑談。歷閱羣書，遍加詢究，此《悟眞篇》前後註釋，可見三十餘家。於中有力行而深知，有洞達而未行，有及門而無火候，有略曉而無下手，有不得明師妄自箋註，大失其旨。眞人所謂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今集薛、陸、陳三家所註，壽梓以行，其意合而旨同，實後學之梯級。書之來歷，且有數說，是亦後人各述。得書之由所不足信，或云垣中三星潛耀降世，又云燒其蛻得舍利子千百，此皆杜撰，有所不取。明達之士，或是斯言，遵而行之，仙佛可證。工部尚書張士弘書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

綜　述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上《表奏》　不避雷鉞之誅，輒伸卑瀆之念，臣處世多虞，無有所爲，爲必顛躓，年邁三旬，獨於大道有緣焉。回思穹蒼，昔日使我無成者，正佑今日之有成也。感恩至重，銘心戴德，今者切見。嘉爾下民，孰無道器，奔勞塵境，戕伐眞元，兪降愈下，棄人就物，就物思人，則不可得而返之矣！物不能修，終乎異類，哀哉！臣之身自弗能度，反憐及此，固無異泥中蛙而哂離上雞也。唯某昨傳受《青華眞人玉清金笥長生度世金寶內鍊丹訣》，簡而易行，詳而不雜，身裹分陰陽之主，壺中立四象之樞，三中常守以爲機，一定不離而作用，用中無用，靜裹長存。哲人秀士，一覽無遺，造化在掌中矣！今欲齋沐精思，著爲圖論，毫髮無隱，直泄至眞之奧旨。擇其可傳者而傳之，得接續心燈，流傳萬世，顧美事也。然始傳之際，誓語至嚴，蒙師至囑，輕泄犯刑，數欲作而踟躕，勿記其幾矣！伏惟太上好生，度人爲重，是用俯伏塵埃，冥心上界。欲望天慈鑒臣之意，若不允而立彰玄譴，如或諒容，俾臣安靜，庶幾敢踐斯言。復陳天陛，臣無任誠惶誠恐，頓首百拜，懷恩之至。臣邇者表奏天廷，欲將《青華眞人玉清金笥長生度世金寶內鍊丹秘旨》，畫圖立論，傳諸緣士。俯伏茅廬，恭伺天罰，逾三旬焉！今不至，始敢齋沐焚香，精思著述，三日而成，秘諸法笥，以待賢者。謹錄上奏，伏望天慈俯垂赦宥，伏冀人人依此鍊成金寶，超出塵埃，世世相傳，無有泄慢。臣無任誠惶誠恐，頓首百拜以聞。



又《金丹圖論序》　吾自識金丹秘訣之後，累獲罪於天，而不自悛，又爲玄書，並《悟眞篇》等，行於世。自心爲至矣！忽有客至訪余，怪其狀貌非凡，敬肅待之。或問曰：子於金丹之道，訓人亦至矣！但首尾未明，機關尚隱，後學何以爲識？余自此亦不得已也。

天機至重，玄律至嚴，子固美言，某敢不奉。曰：子但著爲一書，盡底泄漏，苟有譴焉，某當其責。余再拜敬服，遂失所在，余思此語，故著此書，天機泄則泄矣！傳之者當以至寶拜受，有玄律焉！

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

白玉蟾《白真人集》

綜　述

潘牥《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序》　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人，及我朝蘇明允父子，皆古今號能文辭者。至其自述學業之艱、辛苦萬狀，或三年成一賦，或足跡遍天下，或謂不敢以輕心掉之，矜氣作之，或謂含英咀華，吉屈聱牙，手不停於六藝之文，或謂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務學，又經歷幾載而後學成。杜子美，詩人巨擘，胸中自有國子監。後人得其殘編斷藁，率一字半句，朝竄莫改，不少休。李太白，最號豪雋，猶橫經籍史，制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長吉至嘔出心肝乃止。前輩雖大手筆，要不可以無心而得，率爾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繇學識而能，不假思維而得，是可以世之常法論乎。蓋瓊山白公之作是已。僕頃未識瓊山。一日會於鶴林彭徵君座上。時飲半酣，見其掀髯抵掌，伸紙運墨如風，中心疑焉。旁適有紙數百幅，因取窮

之　隨叩隨響，愈探愈深，猶河決崑崙注之海，晝夜洶湧有聲　章子隅坐研墨，腕幾脫，頃刻數千萬言　取而讀之，放言高論，閎肆詭奇　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始大驚異。是所謂不由紀律，不擊刁斗，而轉鬬千里外者也　徵君與瓊山爲莫逆交，此集詩文若干首，皆徵君手自纂集，又親爲審訂。去其悲來笑矣之類，得四十卷。其篇軸浩汗猶如此。瓊山自幼能爲文，集中有最少作者。又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古之文人跌宕不羈之士，間亦有是。然瓊山非可以此論者。陳無已著叅寥子說，貫體齊已，世陋其語　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役，終其身不去，豈用意於詩者。其工拙不足病也　自謂余之所貴，乃其棄餘　則知高人逸士，其視富貴生死猶土苴芻狗，不足道也。況其區區者乎　是直游戲於斯焉爾。《易》，風行水上，《渙》　蘇氏曰，天下之至文也。言其得之以無心，而成之於自然也。後欲觀瓊山之文，與其求之此集，不若往謁風與水而問焉，當思過半矣。瓊山或號海瓊，一號紫清，揚東山呼之爲白逸人云。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枋敘

臞仙《重編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序》

且夫夷牟之作矢也，非揮氏之爲弓，雖有決拾，不能發也。雖有砮鋭，不能以威天下　故一舉而兩利焉　今重編而成是書，猶矢之得弧也，審矣。余於先生，非有夙契之緣，曷能續是書於匹絕　於是焚香祝筆而爲之敘曰，先生葛姓，繼白氏　母以玉蟾應夢，遂爲之名　諱長庚，字白叟，一字衆甫，又字如晦　自幼慕長生久視之道，喜飛騰變化之術，長遊方外，參究性命之旨　師事翠虛泥丸陳先生，而學其道焉。盡得翠虛之旨，出乎陰陽陶冶之表　故祈禳禱旱，叱風鞭霆，咳唾風雨，迅乎掌握　而神異英靈，不可盡書。或自蓬頭跣足，弊褐雲水　或自章甫縫掖，霞遁靈岫，隱顯不一，人莫之測。但神氣靈爽，驚世駭目，異於常人，方知其神仙中人也。況先生博洽儒術，出言成章，文不加點，時謂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　其言皆囊括造化之語，儒者謂出入三氏，籠罩百家，非世俗所能也　余自乙亥於江浦遇純陽，明年於樂安與先生邂逅一遇　兩載之間，兩遇天眞，倏爾四十七年矣。近自甲寅，得三丰張眞人信，知先生上居太清，職司運會，間忽下遊塵境。去歲夏，忽又遇先生於豫章，自稱王脅，乃知即玉蟾之隱名也　與余相對，聲欬一笑，人莫知識　自是別後，莫知所往　秋乃得是書，皆先生平日所作之詩文數十萬言。昔先生囑其徒鶴林紐之，行於世久矣　歲月湮沒，而世無所傳。今偶得是書，如親覿師面　誦之再三，油然心與妙融，恍然置身於太清之境　苟非大羅之霞客，曷能語於是哉　蓋原本篇敘不一，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內未入者，皆收之　今重新校正，定爲八卷　附錄一冊，乃霞侶奉酬之元簡　仍綴諸簡末，摹寫成集　而壽諸梓，以永其傳焉。使先生有知，必不棄我於塵壤也。將有望於挈瓢笠，負琴劍，同遊於太清者焉。時在正統壬戌孟秋一日也。南極遐齡老人臞仙書

何繼高《瓊琯白真人集序》

廣成子告黃帝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言玉液煉已者祖之。又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　肅肅發乎天，赫赫發乎地。言金液煉形者祖之　玉液爲始終日用工夫，金液則一時半刻妙術　了性了命，更無他道　黃帝闡其秘，則有《陰符》，柱下暢其旨，則有《道德》，伯陽殫其蘊，則有《叅同》，平叔吐其術，則有《悟眞》　至是而性命之學發露無餘矣。自後平叔授之石得之，石授之薛道光，薛授之陳泥丸　而眞人之道，乃受於泥丸先生者，相傳次第何其眞的哉　眞人名玉蟾，號瓊琯，世爲福之閩清人　大父董教瓊州，而眞人生於瓊　天姿聰敏，髫齔時即能背誦九經。及長文思汪洋，頃刻千言立就　然其長篇大牘，弄翰戲語，無非發明性命之學也。予游留都，遇一異人，得聞眞人煉已煉形之說　又游臨江，遇一道者，得傳眞人洞眞雷法之書。而臨之閣皂玉笥二名勝，則又眞人遊寓最久之處，序記詩歌爲多。因而窮搜廣訪，凡散見於志籍者，會爲一帙，朝夕究悟而《陰符》諸書性命之秘旨，大都洩於其中矣　是道也，人人有之　果能積養精氣，清淨無爲以立其基，窮彼至陽至陰之原，得先天眞一之氣以爲其母　抱元守一，九轉大還以純其功，則由眞人而直遡廣成不難矣　雖然，觀前後快活歌，而見眞人求道之苦；觀鍊丹不成詩，而見眞人用功之難　不從苦難處大做一番，而欲以沉酣富貴之身，紛紜利欲之念，妄希意於此道也，不猶適燕而抵粵哉　予持眞人集游閩中，詢知眞人家世閩清，自喜曰，何其有緣如是。同寅林邦瑞丈，潮人，爲眞人鄉後進，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因托其校正而付之梓　時萬曆甲午年端陽日龍沙會中式首座粵地教宗會稽泰寧何繼高書

王時宇《重刻白真人文集敘》

海瓊白眞人，瓊山五原人也。生於紹興甲寅，迄今六百餘年矣。其文集鋟於其徒彭鶴林，重鐫於明正統南極遐齡臞仙萬(歷)(曆)甲午，何公繼高更爲剞劂　歷年久遠，不惟不傳於瓊，即通都大邑藏書之肆，亦所罕有。予自少聞眞人之名，竊心異之　甲午與修郡志，讀眞人詩文

一二，意其必有全集，惜不得一見爲快。辛亥冬，余女定邑莫君明甫，出眞人全集相示，叩其所自，則得之外祖樂會王鶴洲公。鶴洲昔爲溫江令，得之一老生家。閱今垂六十年，剝落過半，屬予考訂，重爲付梓。予俗人，何能知眞人之萬一哉。適郡司馬滇西彭竹林先生與眞人有夙契，其詩文亦絕相類。予告之大喜，出行篋中眞人集四本相質。蓋何公所刻，與曜仙之八本，分類參差，多寡互異。竹林命予重爲編次，悉心校對。重者去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再三讀之，其詩文之雄博瑰奇，誠有如眞人所云，世間有字之書無不讀者。於是知眞人固天仙才子，合而爲一。洵非操觚家所能及也。噫，眞人之所傳以不朽者，固不在乎集。而數百年來，重得是集於凋殘剝蝕之餘，俾後人重而新之，是亦眞人之文之不容泯沒於天壤也夫。時大清乾隆辛亥仲冬既望瓊山愼齋王時宇謹識。

許寶珩《重刻白眞人集叙》 紫清眞人白玉蟾，誕生海表，位列眞靈。有宋以來，談道者罔不推爲正宗，與紫陽長春而並壽。是則然矣。然吾聞道之爲教，冲虛淡漠，與元氣同渾淪。昔人所傳《道德經》、《參同契》以及《悟眞》、《指玄》諸作，指歸具存，盡人可悟。至戔戔焉以文字鳴，抑又尠也。惟眞人天才灝瀚，以垂露涌泉之筆，洩盡性至命之修。杖策所經，耳目所接，觸處皆見端倪。慧業文人，即通元妙道，其殆庶幾乎。余以同治乙丑，來治瓊山。邑爲眞人桑梓，諗知眞人有集，而惜少概見。適江西鄒鏡湖楚南周明覺求得是書，字已漫滅。懼其日久失傳，亟爲募資重刻，而以《道德經注》、《指玄篇》解木郎祈雨咒附刻於後。閱十餘月藏事請叙於余。余於道無所聞。然眞人爲道之正宗，亦瓊之特產，則是集也，爲斯道留不傳之秘，即爲瓊人存著述之編。均宰斯土者所不容已也。故樂爲書於簡端。時大清同治八年己巳秋知瓊山縣事善化許寶珩叙。

《金丹賦》

綜　述

馬莅昭《金丹賦序》 竊聞生者，道之本，唯天地日月而長存。教者，道之尊，徵造化自然而立訓。元始懸黍珠，妙演玄玄之義。老君升玉扃，宏宣寂寂之宗。所謂金丹之名，所由以立也。是故漢之魏伯陽，倣《周易》以作《參同契》。以迨晉唐宋以來，若許旌陽、葛稚川之徒，皆造詣其極，而成其道者也。弟子馬莅昭叨生天地，竊慕玄風，雖無爲之路大闢，動惟側足。然衆妙之門廣設，窺必兢心。賴聖人而推誘資深，知眞德而隨方引汲。是敢輒披妙典，猥諷玄文，惟堅似鐵之心，以鐫頑礦。只曠如灰之志，欲契靈根。念浮生而水沫風燈，知大道而天長地久。然則神運不息，研思豈精，欲決私誠，未有良已。向旅館而空驚秋，吹一夜蟬鳴。對霜燈而斂卷凝愁，幾傷蟲砌。有金丹賦，遇而偶也，不知誰所著矣。得已常誦此文，而自竊其抑。每每吟罷，莫不抱膝昂首，而顒無所容哉。然訣不輒造，理不虛擬，乃聖人之深誡。實以愚是率躭，難閱具思。亦冀遊心妙理，漸賾於眞奧之中。有冒謫筭之科，自責僭踰之極。謹藏篋篋，虔候至人，勉閱於衷，敢爲註省。

衡嶽眞子《玄珠心鏡注》（存目）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綜　述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序》 汾州刺史崔恭幼女曰：少玄事範陽盧陲，陲爲福建從事，既構室經歲餘，言於夫曰：余雖胎育人世，質爲凡女，本金闕玉皇侍書，每秋分輒領羣仙府刺落丹誠錄修學者名氏，多由觸染而墮，與同宮三侍女默議其狀，怳然悟世情之穢慾。色界與慾界，天人猶有對景交接之道，玉皇侍書天女屬無色界，乃是純陽精炁化生之身，都無穢慾，亦不知人世有夫妻之道矣。共在仙府，往往刺落丹誠，錄人名氏，多由觸染而墮，同宮女三人共憤嘆之，因默議其狀，便有謫降

爲世間之凡女也。共憤嘆之未竟，而仙府責其心興慾端，各謫降下世爲盧氏妻二十三期，今及年矣，當與君絕恩息念。常獨居一室，不踐夫域，自列本末，復仕前名也。陲或中夜聆室中有語音，試潛窺伺，有古鬟長綃衣女數人共坐，指陲而嘆，皆梵音，不知其言，但見肌髮衣服悉有光照，其妻獨不彰朗。暨旦告其妻曰：天界眞仙皆梵語，再詢之則曰：若恣傳泄，必生兩責。又言於盧曰：吾不久爲太上所召，將欲返神還乎無形，復侍玉皇，歸於玉清，君無泄是言，貽吾父母之念。盧亦共秘之，常異日戚戚不樂，謂陲曰：事迫矣，不告吾父母，是吾不女也。遂啓絳箱，取《黃庭內景經》獻於恭曰：尊之孺人算極於三月十七日，非《內景經》不能保護，然尊之孺人念之萬過，只可延一紀。恭驚曰：汝爲知吾之運日月邪？吾嘗遇異術人告余前期，吾不能出口，而心患之，汝將若之何？女乃設三機，敷重蓆，白筆具萬過功章，以召南斗主算天官，令恭潔衣再請命，髣髴有三朱衣就坐，進羞酒竟，持功章而去。由是父母皆異之，仍曰今泄露天事，不可復久。月餘告終，及葬舉棺如空，留衣蛻而去。

初陲既驚異其迹，乃請道於妻，留《守一詩》一章曰：世有修福之門，無知道之士，君至丙申年神理運會，遇異人琅邪君，必與開釋此詩，君今未屬於道，不可與言無爲之教。長孫巨澤之友曰：棲眞子王君行於陝之郊，覯陲，陲備言妻之狀，復以《守一詩》詢於王君。君覽詩駭然曰：此天眞秘理，非可苟盡，遂演成章句云目之曰《玄珠心鏡》，以受陲時元和丁酉歲，巨澤聆於王君，乃疏本末爲傳，其淵密奧旨具列章句云。

王喆《重陽全真集》

綜　述

范懌《重陽全真集序》　全眞之教大矣哉。謂眞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理，其居於於，自適自得，莫不康寧亨壽，與道合其眞也。降及後世，人性漸殊，道之德喪，樸散純離。情酒慾殺蠹於中，愁霜悲火魔於外，性隨情動，情逐物移，散而不收，迷而弗返，天眞盡耗，流浪死生，逐境隨緣，萬劫不復，可爲長太息也。重陽憫化妙行眞人，博通三教，洞曉百家，遇至人於甘河，得知友於東海，化三州之善士，結五社之良緣，行化度人，利生接物。聞其風者，咸敬憚之，杖履所臨，人如霧集，有求教言，來者不拒。詩章詞曲，疏頌雜文，得於自然，應酬即辦。大率誘人還醇返朴，靜息虛凝。養亘初之靈物，見眞如之妙性，識本來之面目，使復之於眞常，歸之於妙道也。或問眞人者曰：人生天地間，雖曰最靈，亦萬物中一物耳，孰能逃陰陽之數，孰能出造化之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常理也。不稟異氣，仙不可求。不契夙緣，道不可學。豈可苦身約己，如繫影捕風，鏤冰雕朽，爲必不得之事，求難成之效哉。眞人喟然歎曰：長生妙理人具，仙林孰不可求。有怠而弗成者，顯而至多；有勤而取驗者，隱而甚少。世人以多見爲信，以不見爲疑，遂以仙事茫茫，爲不可期也。試以物理驗之，鑛之鍛鍊，可以爲鐵，銅之點化，可以爲金。魚超呂梁而爲龍，雉入大水而化蜃。冰之易消者也，藏之可以度夏；草之易衰者也，覆之可以越冬。人能割愛去貪，守雌抱一，遊心於恬淡，合炁於虛无。亦可以高舉遠致，躡景登虛，逍遙乘禦蒐之風，往來飛應眞之錫，騎鯨而游滄海，跨鳳而上青冥。千年化兮如遼東之鶴，望日朝兮若葉縣之鳧。與安期羨門之流，洪崖洞玄之屬，同升仙班，不爲難矣。古今得道輕舉者，不可勝數。子謂無徵，如聾者不聞有絲竹之音，瞽者不知有丹青之色，彼淺見謏聞，烏足以語道哉。問者屏息汗顏而退。眞人開方便門，示慈悲海，出人於炎炎火宅，提人於浩浩迷津，識性命之祖宗，和氣神之子母，有无會於一致，空色泯於兩忘。使人是門者，如南柯夢覺，由是路者，似中山之酒醒。返我之眞，無欠無餘，復入於混成；歸我之宗，不墜不失，復同於太始。眞一之性，湛然圓明，變化感通，无所而不適也。眞人羽化之後，門人裒集遺文，約千餘篇。辭源浩博，旨意弘深，涵泳眞風，包藏妙有，實修眞之根柢，度人之梯航也。京兆道衆聚財發槧，雖已印行，而東州奉道者多以去版路遙，欲購斯文不易得也。長生劉公，教門標的，仙宗羽儀，爲一代之師眞，作四方之教主。謂全眞之風，起於西，興於東，徧於中外，其教廣矣，大矣。乃命曹瑱、來靈玉、徐守道、劉眞一、梁通眞、翟道淸等化緣，特詣吾鄉，求序於懌。以眞人文集分爲九卷，載開版印行，廣傳四方。俾後人得

是集者，研窮其辭，如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見烟，知火必近。使人人早悟而速成，實仁者之用心也。噫，自古修眞之士，或跖足尋師而師不遇，或齒臂問法而法不知，至於皓首窮年，莫知所措，虛過一生，深可惜也。今《全眞文集》，散落人間，妙用玄機，昭然易見。學者宗之，大修則大驗，小求則小得。士之志於道者，適遇斯時，何其幸也。大定戊申清明一日，寧海州學正范懌德裕謹序。

王喆《重陽教化集》

綜　述

王滋《重陽教化集後序》 太上有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古之至人，尚且以身爲累，況於其身之外者乎。且家盈百口，徒益勞生，室累千金，難逃化物，可不諦惟泡幻，斷遠世緣。故當滌去根塵，獨露全體。其有寂心暫住，熟境未除，火宅炎炎，徒起亡家之念；仙都杳杳，妄興脫屣之懷。不念玉藥金蓮，豈產行尸之腹；瑤臺絳闕，肯容舐痔之人。自非澡雪神情，捐棄塵累，則何足以仰膺師訓，深造道樞，從乎汗漫之游，達彼逍遙之趣。

惟我丹陽眞人，冰清玉立，淵渟谷虛，視富貴如涕洟，等聲名於桎梏。嘗遇重陽眞人，親受祕旨，所謂目擊心會，色授神與者矣。而重陽公又復著爲詩詞，發明眞要。丹陽公隨機酬和，如響應聲，前後僅數萬言。辭質而義明，言近而旨遠，其勤勤懇懇如此者，蓋欲指示學徒，易爲開覺故也。其門人靈眞子朱抱一等，相與裒集編次，計三百餘篇，離爲三卷。嘗請諸其師，而名之曰《下手遲》，曰《分梨十化》，曰《好離鄉》。集既成，一時修眞之士共珍祕之，惟恨得見之晚。一日，其門人靈元先生衛公，携所謂靈眞子朱抱一者，奉是集而來。謂余曰：此吾之師重陽、丹陽二眞人唱和集，今好事者傳寫之不暇。竊惟此編眞詮妙論，了見古人直截下手處，實爲昏衢之指南，儻獨擅於己而不廣其傳者，不惟有負吾師著述之意，亦豈仁人之用心哉。有志於道者，誠所不忍也。吾將刊木以貽諸同志，前此雖已有總序，子其爲我各爲之引。滋辭以不敏，非特不足以發揚玄奧，恐適以爲贅疣之累耳。況此集一出，將見如夜光尺璧，紫芝瑞雲，璀璨煙爍，人爭先覩之爲快，又豈復俟茲爲之引而後顯耶。衛公曰：有是玄哉。且子亦嘗游吾師之門牆，聆吾師之論議者屢矣。吾且以子爲頗造其闌閾者，竊謂子必喜爲之，而吾與子復有平昔之好，故以吾爲介，期子之不我拒也。豈意過自謙，抑誠非所望焉。雖然，必強爲我著之。既不獲請，滋迺伏而思曰：惟二師之教，章章然著在人耳目，故不待傳而傳矣。念衛公者，昔以詩書世其家，實好學能文之士。方年少時，藉藉然有聲於場屋間，晚節養高自晦，甘於恬退，不妄然諾。今從丹陽公游，鄉里所共好之，滋亦嘉其信道之篤。而靈眞子朱先生意復益堅，故不敢復讓，勉留其所謂《好離鄉集》，再四披繹。大率皆以刳心遺形、忘情割愛，啗神挫銳、體虛觀妙爲本。其要在拯拔迷徒，出離世網。使人人如孤雲野鶴，飄然長往，擺脫種種習氣。俾多生歷劫，攀緣愛念如冰消瓦解，離一切染著，無一絲頭許凝滯，則本來面目自然出現，此全眞之大旨也。而凡夫之性，計我我，數人人，蓬心蒿自，認賊爲子，不識本源，徒自執著，虛妄流轉，觸塗患生，無有窮已，爲可憐憫。故因目是集爲《好離鄉》，將使學人因文解義，離其所染著，離其所愛戀，偏離一切諸有，以至於離無所離之離，眞淸眞淨，無染無著，至實相境界，則舉足下足，無非瑤池閬苑矣。一至於是，則前所謂吾有何患者，果何有哉。愚之妄意以爲如此，因摭此而勉爲之序，其他則備見於後總序，此不復紀。登州黃山王滋德務述。

馬鈺《丹陽神光燦》

綜　述

甯師常《丹陽神光燦序》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者，此

世之常情。至於目擊而存，不言而諭，此上士之趣，實丹陽先生得之也。先生以先覺之明，開發愚徒，穎悟後進，其有不逮者，又從而指示之。誠猶皓月流天，纖悉皆蒙顯煥；心燈在體，熱惱咸得清涼。先生又作《神光燦》百首，俾使歌揚紬繹，互相警策云爾。嗚呼，先生其化人之心也深，念人之意也重，豈不若菩提寶樹，布清影於恆沙；般若神丹，濟塵勞於苦海者歟。姑以鄙言序其首。大定乙未重九日，筠溪野叟甯師常謹序。

譚處端《水雲集》

綜　述

范懌《水雲集序》 東牟，古牟子之國，齊之大郡也。戶口浩繁，人性質朴。東連滄海，煙浪雲濤，浩渺無涯，不知其幾萬里。南揖崑崙，層巒疊嶂，峻極於天，不知其幾千丈。海山鍾秀，人傑地靈，異人名士，代不乏人。宜乎眞人仙子，相繼而生也。譚公先生，名處端，號長眞子，吾鄉大族也。生而穎悟，識度不凡，善草隸書，爲人剛正有操行，鄉里敬憚之。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眞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訪尋知友，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眞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又於登州棲霞得長春子丘公，結爲方外眷屬，所謂譚、馬、丘、劉是也。相從眞人之遊，西抵夷門。眞人付以口訣，囑以後事，厭世而上昇。四子殯葬禮終，挈徒而西，至終南山，卽眞人之舊隱。傳襲其道，十有餘年。自時厥後，各從所之。長眞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卽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眞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眞菴主王琉輝等，鏤板印行，廣傳四方。値丙午歲，大水漂沒，其板散亡。掖水長生先生劉公，運慈悲心，開方便路，遣門人徐守道、李道微、于悟仙等，詣吾鄉屬余爲序，欲再命工發槧以永其傳，可謂仁人之用心也。竊嘗謂長眞先生與余同鄉里，年相若而志頗同，幼爲兒童之戲，長爲朋友之遊。而先生中年遇師學道，蟬蛻登眞。余蒼顏華髮，尚區區於名利之場，甘分待終，隨物衰謝，何其愚也。余將掣肘，捐老牛舐犢之愛，去碩鼠畏人之貪，逍遙於自得之鄉，笑傲於眞閑之境。學先生之道，誦先生之文，高養天和以寄餘生。未審先生異日有舊遊之念，肯乞飛霞佩乎。嗚呼，先生已羽化矣。後之學者，不能見先生之步趨，聞先生之警欬。其玄機妙旨，遺範餘風，詳味斯文則可矣。大定丁未歲正月望日，東牟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水雲集後序》 人生天地間，圓首方足，抱識含情，稟五行之秀，爲萬物之靈，佛性仙材無不具，藥爐丹竈無不備。若能屏嗜慾，棄浮華，絕貪求，去名利，靜息虛凝，則可以長生久視。長眞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眞人，西抵汴梁，付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登眞。有留語錄詞章，僅數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傳之四方久矣。値丙午間，濬郡大水，漂沒其板。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卽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眞堂。今又値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鈐高友並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於淮楚間，訪尋眞人遺藁。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斯文泯絕，今復鏤板印行於山陽城西菴，實見高君用心於教門之切也。嗚呼，眞人羽化已久，斯文不可再得。及見僕先父所作前序，又屬予爲後跋。遂不揆荒蕪，勉述。

又 僕一日編類諸仙降批詞頌《珠壁集》間，忽有高牙大纛，森擁蓬扉。僕愕然興之而迎其門，乃蕭師故來下盼。相揖而進之，謂予曰：頃有道友張志全，不遠數千里而來，携斯長眞子譚師父平世述作《水雲集》一部，特以見遺某。然而不解文墨，忝於教門，粗欽慕之。柰屢經兵火，將諸全眞玄奧之書板集，俱已焚毀殆盡。唯有此集，幸好事者藏諸屋壁，仍存焉。若不再行鏤板，傳於四方，誠恐泯絕，又閔將來慕道者參訪耳，願爲重刊之序。僕應之曰：曩者有東牟范學正父子，才高歆向，學富固彪，已序之矣。僕安敢措乎耶。屢辭不獲，聊爲散語，以塞雅命云爾。時己丑年重陽日。

劉處玄《無爲清静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綜　述

韓士倩、顔廣《無爲清静長生真人至真語録序》　我聞道在域中，所宜馴致，仙居象外，不可苟求。故樂天詩云：若非金骨相，不列丹臺名。非種百千劫善根，得三五一眞之氣，安能至此境哉。今長生子劉先生，賦是相，藉是名。昔遇重陽王眞人，濟度點化，出俗入道，明識慧性，了達疏通。昨被宣詔見，有詩曰：昔年陝右先皇詔，今日東萊聖帝宣。再歲告歸，官僚索詞，云：飄飄雲水卻東萊，太微仙伴星冠士。正似陳希夷，昔承宋眷，辭返華山，詔答云：玉堂金闕，暫喜於來朝；岫幌雲軿，遽求於歸隱。此二大士之不羈，各一明朝之擅美，蓋營道同耳，易地則然。自先生躬還故里，觀住太微，箋注諸經，祖述三聖。以文章疏放，以翰墨嬉游，著編籍演教之法，遵釋氏重輕之戒，造玄皇衆妙之門，服宣父五常之行，緝田宅，發梨棗，申申如也。凡有述作，競彫鏤以流傳，新視聽於衆庶，諷誦於人口，薰陶乎民風，知見者歸依，頑鄙者悛改。一日，先生門人徐、李二師，遠來垂訪。過溪館，入愚齋，息杖履之勞，餽水陸之味。良久，出示先生《至眞語録》一帙，懇求序引。義不復辭，余乃洗心徧覽。令人警誡覺悟，頓欲割俗緣，出業障邪。始終列八十款問，答踰一萬言。包羅揆叙，引證論評，根天地之化，迹陰陽之用，示死生之說，明禍福之報，談眞空之相，懲貪嗔之欲。以至苦樂之由，情僞之作，清濁之源，高下之本，若此者甚衆，無不究竟。皆引用黄老奧義斷之，天下之事畢矣。可使衆生判疑歸正，渙然冰釋，爲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一驅解脱矣。於是得超苦海，登覺岸，除三有五濁之穢，證三昧一空之因，去十二類舊染之污，受三千界更生之樂。信出自眞語，啓迪導化，法緣所致也，豈不偉歟。時泰和壬戌歲上元日，濩澤端城變溪虛白道人韓士倩、顔廣謹序

郝大通《太古集》

綜　述

馮璧《太古集序》　余少時在燕趙間，聞太古眞人之名。然未嘗瞻拜履錫，聆謦欬之音，頗爲慊恨。每一思咏風烈，如想蓬萊瀛洲方丈中人也。今適得親見眞人法嗣，普照大師范君。君爲人聰明照了，八窗玲瓏。其在東平之正一也，道俗瞻依風聲，千里雲集，檀施興建道場、廣殿、齋廚、賓寮、廩舍，纔四三年，已不啻數十百楹矣。一日過璧，曰：圓曦所以區區成此功德者亡他，政欲推廣先師道範，俾行爾。其先師太古眞人，舊有《崑崙文集》，當時刊行者，蔑裂訛漏極多。圓曦以謂宗風準的，道學淵源，在則人，亡則書，蓋不可須臾離也。雖璧甃浮圖增九級之高，曾未若心印書傳無片言之誤。衆人徒見圓曦營建葺累之勤，孰知於《崑崙文集》補綴闕遺，改正差繆，亦頗有一日之勞焉。書已補完，子盍爲之序引？璧曰：少時傾嚮眞人風烈，以不及瞻拜履錫爲恨。今得附名於文集間，蓋甚幸也。然嚮所得皆傳聞語，大師實爲法嗣，親炙日久，知眞人之詳莫如大師。請追述眞人道德風烈之一二，以實叙引，以信後人。大師因手録行實見示。其録如左。

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彦，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悠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眞人，大定丁亥自秦適齊，抵寧海，一見師，卽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衆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於眞定、邢洺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跌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旁，師居之晏如也。昌邑君之季女，適眞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眞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問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於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

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灤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寧全道太古眞人，師其號也。自灤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誡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實錄》所載如此。然則曩燕趙所聞，猶未盡眞人之所有也。

序既竟，大師謂璧曰：子作先師文集序，而載正一興造，得無贅乎。余應之曰：語錄記述，以傳心也，功德興建，以示跡也。余年七十有五，回首嚮來燕趙傳聞，如隔再世。非大師哀集遺文，追錄行實，則眞人之遺風餘烈，無自發明。況後學晚生，寧易知此。大師憑藉眞人道蔭，興建正一功德，照耀東方，今舉之所以聳動學人，俾易知耳。古人有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在。噫，正一功德，其亦眞人道蔭之典刑歟？大師曰：唯唯。大師諱圓曦，前宋名相文正公之裔也。前翰林學士馮璧序

劉祁《太古集序》　癸巳之夏，余自大梁北還至銅臺，聞天平有道士范公。大師道價甚高，且好賢喜事，爲東州冠。四方游士多往依之，師皆振恤不厭。遂欲一識之，而未能也。已而余還鄉里，凡二年。丙(甲)(申)歲南游，聞其名益甚，因至東原，得一拜下風。其言議宏深，胸懷灑落，飄飄然非塵土中人。余驚且服，遂館於其宮，踰兩旬，相與之意甚厚。將別，出一編書，曰：此予師郝崑崙《太古歌詩》。今將重鋟木以傳，子嘗爲我序。余受而讀之，則已有馮丈內翰題其首。因紬繹再四，歎曰：是亦古之有道者歟？何其言之精，而理之妙也。嘗謂士大夫生而爲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願，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歎嗟。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鍊，惟以壽命爲事，精專篤慎，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爲虛名所劫持，耗智刓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塊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玄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於身後。而范公能發揚其師之道，使大振於時，而又則定遺文，以開悟晚學，俱爲方外偉人。故余有激而書，以予吾儕之兩失者焉。是秋八月渾水劉祁序。

范圓曦《太古集序》　先師廣寧全道太古眞人郝君，遇師於寧海，傳授於崑崙，神人授之以《易》，大安錫之以號。略見於內翰馮公之序，不復容聲。惟是平居製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小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師西來日，眞定諸人已攻木行於代。(師)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改定。世俗抄錄，往往訛舛，欲改新之，蓋未暇也。竊惟先師之道，獨得於曠代不傳之妙，粹之以《易》象，廣之以禪悅，精微宏博，遺世獨立，法言遺論，人所願見。乃今魯魚莫辨，眞僞交雜，疑惑後學。在於門人弟子，寔任其責。圓曦不敏，蒙賴道蔭，今得灑掃東原之正一，居多暇日。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爲定本，刻而傳之。敢以無辭，冠之篇首。

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故辭旨所發，務以明理爲宗。非必駢四驪六，抽青配白，如世之業文者，以聲律意度相夸耳。在禪學則曰：麤言及細語，皆成第一義。在孔門則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爲得之矣。學者不志於道，而惟華采是求，豈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道乎。向上諸師，聞師一言一句，即以神仙許之。至待爲方外眷屬，生平教督，嚴麾斥公，足爲玄門之臨濟。使今而尚存，必能高提正令，坐斷大千，雖師子象王，且知斂避，狐狸野犴，吾知其不能羣矣。倒景滅沒，可勝浩歎。雖然，師之書故在也。試取而讀之，意必有目直而不能視，口呿而不能言者矣。歲次丙申長至日，崑崙野服嗣教范圓曦謹序。

郝大通《太古集自序》　大道光明，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入於無，故無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方而類聚，物以羣分。尊卑有序，泰道將興，上下失節，否時斯遘。臨事之始而可潛，當事之期而可躍。履霜致堅冰之至，龍戰則其血玄黃。屯利居貞，訟孚窒惕。矯世以童蒙而處，申令取毒蠱而明，剛進待需柔而行有剝，出門貴乎同人，禍發基於大過。艮止之，兌說之，賁華而離麗，蹇滯而坎陷。睽背也，恆久也，取新可以固鼎，失律所以覆師。光明則海內可觀，晦跡則山林可遯。非神化靈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予嘗研精於《周易》，刪《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

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

爲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者也。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刀圭鉛汞，生成備物之謂也。神遇氣交，性命之謂也。紫府丹宮，靈臺翠宇，瓊樓絳闕，玉洞珠簾，玄關陽道，地戶天門，玉液金精，黃芽白雪，眞水眞火，姹女嬰兒，石人木馬，九蟲三尸，金翁黃婆，芝草丹砂，皆五行造化之謂也。大抵動靜兩忘，性圓命固，契乎自然。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情慾緣想害之之謂也。人若去妄任眞，超塵離法，混俗而不凡，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於仙道其庶乎。顏子有坐忘之德，孟軻有養素之功，蓋亦專於一事也。今舉其大綱，開諸異號，所謂同歸而殊途，名多而理一，示之可以益於後學，能使道心堅固，眞正無私。若執志待終，則位標仙籍，永作眞人，神通萬變，羽化飛昇矣。如是則非我門而不入，非我道而不然，然而然，然於不然而然也。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仲冬望後六日自序。

丘處機《磻溪集》

綜　述

胡光謙《磻溪集序》　玉峰老人講經四十年，緣深未斷。丙午春，演羲《易》於條陰之北郊。有三仙者自隴山來謁我祇宮，囊出一篇，乃磻溪丘公長春，舉揚玄諦，開誘迷朋而作也。啓緘閱焉，其文豪縱，意出新奇，蓋匪俗學所能知者。昔玉宮李樂然與玉峰俱出靳秀覺之門，而李自穎悟，玄言驚人，非世才之所能窺。既與序而傳之矣，嘉哉！道之聰非世之聰也，道之言非世之言也。何以徵之乎？俗學者雖能鼓頰搖毫，不過歌詠情性，搜邏景物。至造理者，明天人之際，助聖賢之教，亦可與日月爭懸。若夫悟眞之士特不斯然，發無言之言，上明造化，彰無形之形，下脫死生。信手拈來，不勞神思，空喑自震，奮爲雷霆，本文不作，燦成斗星。玉峰老人，今於羣仙而證之，不求高而自高，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氣通徹，六銜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眞，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邪？如《磻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徧撮山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並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也。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眞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濬州人來，與譚仙結緣。唯丘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丘仙之道，豈爲吾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與結緣焉。時大定丙午歲五月日，中條山玉峰老人胡光謙序。

毛麾《磻溪集序》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香。鶴鳴九皋，自然有聞而及外。高人勝士，或幽棲窮處，甘枯槁於山樊；或混雜同塵肆，沉淪於廛市。雖室邇而人遠，覺心靜而地偏。飄飄泛泛，喻孤飛之雲，不繫之舟，隱起滅於丹霄滄溟之際，將何往而不自適耶。加之玄元爲師，泰和爲友，遐襟曠跡，淵停谷虛。傲內觀之達人，法勤行之上士，修眞養命，累功及人間。亦寄興言懷，高吟大著，遵皇人之紫筆，演大洞之空歌。文辭章句，往往見於世焉。是以蘭之吹香，鶴之聲聞乎。我儀圖之，今長春子丘公，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公本登州棲霞人，與劉公、譚公、馬公，俱圖學於終南王風子。先生著名海上，遠近敬仰，號丘、劉、譚、馬。若古《祛惑論》所謂神仙道士，若太上說養性得仙三十六法，寂寞在人間者也。門人弟子齋公所作詩曲雜文，來謁序引。余素未遂覯止，臨江之表，而獲覯雄編。嘉其恬淡閑逸，縱凡儷俚，無所拘礙。若游戲於翰墨畦逕外者，不雕不琢，匪丹匪青，土鼓蕢桴之不求響奏，玄酒大羹之不事味享。知音知美，其在斯乎。唐蔣防稱靜，福山廖沖曰：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放情逍遙，今古爲誰？予丘公復云。時大定丁未長至日，文林郎前太常博士兼校書郎雲騎尉致仕平陽毛麾序。

移剌霖《磻溪集序》　且夫至道之妙，不得以聲色求，而不得以形迹窺，必賴至人爲馴致計，摛章摘句，俾得傳誦之，歌詠之，而漸能游聖域，而造

玄門者也。然而句乏警策，文無淵底，則烏可以歆艷當時，而激勵後學者哉。今見長春子丘公《磻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瞽而洗塵囂也。寧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眞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慮千百輩，唯丘、劉、譚、馬四公，時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適有舊友隴西公亨道，自東萊直抵奉城郡署，懇求集序，拜手而加款者數四。自知弓刀簿領之手，不足爲形容髣髴。然稔慕風聲，恨未披際，況季侯之來，引繩不可挹。故讓之無計，而勉書數字。時泰和丙寅歲重午後一日，昭義大將軍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護軍漆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移剌霖題。

陳大任《磻溪集序》 昔蒙莊著書三十三篇，大率寓言藉外之論。後之談道者，然以黜聰去羨，頤神養氣爲本。至於接物誘俗，革頑釋蔽，亦不免託默於語。東州高士長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游南京。識者目丘、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殯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丐食飲以度朝夕，聲名籍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眞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歌詞，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觀妙，深造自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愚以謂：古隱君子有三槩。或自放草澤，名往從之，人主之尊，猶物色而招訪；或持峭行，不屈於俗，雖有所應，終不可縻以物務，使人人想望風采；或資槁薄而樂山林，逃空虛而不返，使天下常高其德，不可加訾。長春子兼而有之，宜乎以野服承聖問，使四方懷想而企慕焉。非如放利之徒，假隱自名，欺愚誑瞽，爲得計哉。先生今在棲霞太虛觀，未有承顏接膝之期，所以序其崖略者，庶他時邂逅，不以我爲生客。泰和戊辰閏四月望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兼國子司業輕車都尉潁川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安東陳大任序。

丘處機《大丹直指》

綜述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上序》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爲二。輕清向上，爲陽爲天，重濁向下，爲陰爲地。既分而爲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得日月精華鍊煮方實。日月運行周迴，自有逕路，不得中氣，斡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即中天大聖，非北方也。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升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萬物化生，無有窮已。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內藏一點元陽眞氣，外包有精血，與母命蔕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臟腑次第相生，至十月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混沌沌，純一不雜，是爲先天之氣。纔至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蔕相離，神氣向上，頭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其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入，是爲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眞氣，更不曾相親，迷忘本來面目，逐時耗散，以致病夭、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脉，滋養一身，淨躶躶，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親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氣海在上，膈肺府也。既不曾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眞氣相接，金木相間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

發殺機是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眞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脫出眞精眞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聖位。謹謹詳述於後。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綜　述

論志煥《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序》 夫瞽者無以預乎青黃之色，聾者無以預乎管籥之音。豈惟形骸有如此哉，而心智亦有之。若夫本分天眞，人皆具足，奈以積塵所昧，正眼不明，逐色隨聲，尋蹤覓跡。沉淪惡道，浩劫千生，摸竹管爲陽光，擊銅盤爲日景。不逢宗匠，皂白奚分，殫句執文，轉增迷惑。是以棲雲老師不得已應病施藥，剔耳挑聾，摩睛刮翳，冀得人人澈視，各各開聰，見見聞聞，洒洒落落，咸歸正道，不逐亡羊也。門下劉公先生從師有年，密記老師之聲欬，裒以成集，約百餘則，誠爲初機學道者之指南也。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孤峰道人亦得預其徒末行者，見而喜之，乃齋沐而敬爲之題辭。時丁未正月元日，門人論志煥謹序。

尹志平《葆光集》

綜　述

煙霞逸人《葆光集序》 伏以渾淪未判，已含天地之眞；清濁將分，遂運陰陽之妙。由是三才既立，萬化俱成，品物咸亨，異人間出。如眞人者，姓尹氏，世族滄洲人也。祖先一母，三產九男，中內七人，各封八縣。厥後簪纓熾盛，抑今碑銘昭然。至眞人愈爲盛事。童年入定，看乾坤造化之原；弗歲出家，了性命超昇之訣。接人救物，考古規今，窮萬事之始終，列千賢之先後。博施廣化，汎愛寬容，爲而不爭，犯而不校。欲仁而斯仁至矣，不善者亦善覆之。蓋由達向背之情，曉幽明之故，既已往而弗諫，但將來者可追。知進退存亡，恕大小多少，流言不入，任毀譽以何移；凡事飽諳，信浮沉而所適。隨流若類，混迹同塵，受垢安身，託詞警世。清吟編簡，意傳萬古以無遺；法語敷揚，志取一時之有補。可以繼全眞而演教，叙正派以流芳，開衆妙之玄門，指三清之直路。高縣慧日，照破邪陰，大振宗風，蕩除凶穢。故使門庭洒落，境界清涼，屏幽夜之迷途，附長春之勝域。擬開靈沼，植萬朵之金蓮；空駕神舟，載一輪之皓月。是知人難調制，道不加行，可懷寶而坐忘，或寫憂而遊戲。不離方寸，歷遍遐荒，復挈大千，納於毫末。心田晃朗，照知聞見覺之前；性海淵澄，湛成住壞空之後。感而卽應，捨之則藏，淡泊於無生，逍遙於寂滅。如如不動，冥超劫外之天；了了常存，永在現前之地。般般勘破，處處圓成，信手拈來，轉頭放下。諸門遍曉，悟萬法以歸心；多劫曾修，證一眞而合道。是以曩離塵世，久處仙鄉，優游於碧落之中，冥賞於清都之內。上方尅約，等師父之千年；下會來期，誕自身於次日。是謂至禮無體，至讓無辭，按美名無稱之稱，合上古不德之德。其緣有慶，其故無私。蓋懷弘道之微機，以示化人之雅範。不虧細行，終累大功，既足清標，敢無美譽。浪裁狂語，冒讚幽情，不防條罪之三千，私發師眞之萬一云耳。

夫《葆光集》者，卽眞人之所作也。自承教一十三年，常坐於大長春宮寶玄堂之重室葆光之軒，日有在京士大夫，及遠方尊宿，參問請益，求索唱和或自述懷遣興，警誡勸示。復因諸方遊歷，經臨景物，題跋讚詠。所得詩詞歌頌，編列次第，分爲三卷，以軒名而立號焉。或謂葆者蔽也，謂蔽藏靈識，不令外馳，雖應萬變，不失虛寂之體。又光者照也，謂照破昏闇，坦然前進，不致陷墜，徑入希夷之域。又集者聚也，謂聚積珠玉衆寶等類，施設運用，以濟貧苦之者。述作之義，大略然否。或謂詩有四鍊，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格，鍊格不如鍊意。意者志之用，詩思之委也。故在心爲志，發言成詩。詩之成也，不必字精句健，風騷屬時之爲美，美者美於德，尙於志也。志者

寧於道，感而動之，託於辭；和而節之，成於文。文者奮於言，言者無罪，則思無邪也。夫正情性，明得失，主忠信，戒權謀，止強梁，守柔弱，寶慈儉，去奢泰，崇高節，美教化，眞人之詩爲深得之。如云：心中實行眞爲寶，口內虛詞未足奇。又云：智源起處姦邪盛，禮貌彰時道德衰。又云：性暴每聞人化虎，心慈果見木飛龍。又云：從他外境魔千遍，一片眞心不解驚。又云：寵辱不驚君子性，是非寧動法王身。凡此類例，篇篇皆然，幸覽者知之耳。若懈慢而不覽，魯莽而不知，嗚呼哀哉！唯沁州長官杜德康，爲當世賢者也。一見此集，普願衆聞，遂募工鏤板，以廣其傳。庶使英明之士，同器之流，覽其文而知其實，悟其理而得其趣，豁然穎脫塵累，高蹈眞空，名列丹臺，永超生滅，眞謂仁人之用心也哉！時歲在己亥重九日，門弟子煙霞逸人，三肅薰沐拜書。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

綜述

李進《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序》　嘗觀南伯子綦問女偊之聞道，對以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乃至瞻明、聶許、需役、於謳、逮夫玄冥參寥，極於疑始也。足見自非主而知之，目擊道存者，曷嘗不假修心鍊性，漸證漸悟，自日益至於日損，自有爲至於無爲，道成功就，住世成仙，固亦有次第矣。然則修道之教，忘言之言，詎可已乎。清和尹眞人傳長春師之道，嗣掌天下大教，重闡玄門，宣演正派，如景星、丹鳳，爭先覩之爲快也。內則脫履摳衣者不下千計，外則送供請事者不遠千里，道價德馨被於夷夏，天下翕然推尊之，誠一代之宗匠也。嘗赴北京運使侯進道等醮事。門人集師《北遊語録》二編，乃師資答問講論經法。諄諄然以眞實語指平常心，提正玄綱，折中妙理，誠入道之筌蹄也。沁郡長官杜德康，將大書鋟木，與四方信士、林泉幽人共之。遂釐爲上下二卷，冀覽者因言悟入，同證長生，顧不躍歟。噫，今眞人退堂就閑，終日靜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而且不得見，而況其言乎。歲在強圉作噩秋一日，古陶李進書。

張天祚《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序》　昔孔子嘗謂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故聖人之於道也，必以言傳。如或不然，何以明道。今清和眞人尹公，自幼出家，從長春師父五十餘年。朝參夕問，未嘗少怠，在衆中素號傑出者矣。遂親授訓墨，俾掌其教事，天下尊之。每於閑宴之際，與衆講論全眞妙旨，至於終日，亹亹不倦，言甚簡當，析理易曉。與夫談玄說妙千時惑衆者，固有間矣。故諸弟子恐其遺落，各記所聞，纂爲一編，目曰《清和眞人語録》，分爲二卷。庶使四方修眞之士皆得披讀，而易於入道也。以力未能就，嘗爲箋照會銅川長官杜德康，迎師南邁。聞而樂之，遂命工板行，欲永其傳。一日，平遙太平興國觀提點王志寧，泊李志方，懇求予爲序。義不敢辭，抑又嘉仁人君子之用心深也。聊摭其實，以叙其始末云。時丁酉歲七月立秋日，南軒老人張天祚題。

李志常《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序》　夫大道無象，至理無言。且無象之道既不可得而見，其無言之理，烏可得而明。理何以明，由言而明之。然言之則不類矣，故古之君子強爲之言。言必有宗，言有宗則理爲言筌而出之。以是知理在言外，得其理而言自忘矣。故曰至理無言。無言則無象矣，故曰大道無象。見無象之道，言無言之理者，非眞得眞知，其孰能哉。既可得而言矣，廣說而不爲之太過，約說而不爲之不及，即能動則有法，靜則會極，與道玄同之謂也。若人之出世，亦豈易遇哉。今清和眞人繼踵長春，綱領玄教，積有歲年。四方修眞之士，造席請益者歲無虛日，久而益敬，遠而益親，爭先覩者，不啻若景星之與鳳凰也。偉哉至人，平日以誠接物，以慈利人，不求保於人人保之，其人天之眞依者歟。一日，知宮張德方諸君，捧北行所錄若干卷來謁，曰：在長春先師之門者，唯師知公最深，其所託亦可謂重矣。今將以是書刻梓，若得公之文序之，以廣諸方後學願見之心，豈不美乎。余竦爾謝曰：余言何足謂之文邪。惟眞人道純學奧，當代之偉人，其眞得眞知，無間乎語默，人得其一言一話，錄而成書者久矣，又何待余言而傳。德方曰：不然。挈裘者必以領，升堂者必自階，願借一言鉤深發至，列之卷首，庶使學者由領而舉，自階而升，亦非小補。余不敢復辭，乃筆以授之。時庚子秋七月初，古嗣教眞常子李志常題。

黄元吉《淨明忠孝全書》

綜　述

張珪《淨明忠孝全書序》　世謂仙道者，逃世絶物，豈其然乎。西山玉眞劉先生，繼旌陽仙翁淨明之道，必本於忠孝，匪忠無君，匪孝無親，人百之仙率是道矣。噫，非忠非孝，人且不可爲，況於仙乎。維孝維忠，仙猶可以爲，況於人乎。古人云：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舍是何以哉。光祿大夫蔡國公知經筵事張珪序。

趙世延《淨明忠孝全書序》　余嘗待罪集賢，洪都黄冠師黄中黄，袖一編書來請曰：此吾師玉眞子受都仙太史淨明忠孝之筌要也。敢丐一言，壽吾道脉。異哉，設教名義，得無類吾儒明明德，修天爵之謂歟。夫臣職忠，子職孝，萬古良知，有不可泯者，五常根於人心也。仁包四德而配春，故行仁必本之孝焉。四時行於天也，上旺四季而配信，故履信必主乎忠焉。然則綱三綱，常五常者，其惟忠孝乎。嗚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知大道至德之要，其在茲乎。太史憤世，高騖虛玄，徒事清談，未能力踐，去大道愈闊也。於是即秉彝之固有，開簡易進修之徑，以化民範俗。言近指遠，厥惟休哉。竊惟大哉乾也，至哉坤也，先儒特以誠敬釋之。凡一意弗誠則非忠，一念不敬則非孝。學者能出忠入孝，由存誠持敬爲入道之門，服膺拳拳，無斯須之不在焉。一旦工夫至到，人欲淨盡，天理昭融，虛靈瑩徹。自得資深之妙，於以合天地，於以通神明，莫知其然而然，造夫大道之奥也，又何難矣。道家鍊神養性，吾斯未臻歆艷，導民忠孝，有胎乎大中至正之道，故爲之書。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趙世延序。

虞集《淨明忠孝全書序》　古昔帝王之設教，未有不以明人倫爲事者。自天屬而言，必本於父子，而兄弟長幼其分也。自義合而言，莫嚴於君臣，而朋友夫婦其目也。故舉其總者，每曰忠孝。云治平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盡其分，以修其常職，泯然無表異之名。《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者。蓋生乎周末，目睹乎倫隳法斁，庶幾見一二於千萬焉。其閔世憂俗之心，殆與吾夫子不異哉。然而道家之說，既專門於養生，又旁出於祈禱。而世人徒以爲邈然，無意於斯世，非要論也。至治三年夏，有方外之士謂予言：豫章之境有古仙人，曰許公旌陽，其教人亦以忠孝爲說。蓋其生在吳赤烏中，至晉太康，年百三十六歲而去世。豈其觀於人事，察乎世變，而爲此論哉。養生祈禱之家，傳之且千歲，而莫之察也。又從西山道士黄中黄，得玉眞劉君與許公神交事甚異。於是以許公忠孝之說，本之儒家，以謹其正，推之道家，以道其神。其書之出，又數年矣，世亦莫悟其所以然也。撫今懷昔，盡然深有感於予衷者，殆不可勝言也。仙人道士之所爲，豈偶然哉。噫，天理民彝，歷千萬古，無可泯滅之理，一息不存，人之類絶矣。神仙之學，豈有出於此之外者乎。知乎此，則長生久視在此矣，無爲之化在此矣。善讀者，尚以心會之。泰定初元四月十日國子司業虞集拜手謹書。

滕賓《淨明忠孝全書題辭》　神仙之說，上古所傳，軒轅鼎湖，周穆瑤池，皆是也。後世立言著書，超騖隱化，時有其人。惟都仙許君，以忠孝自修得仙道，人以救世。余嘗謂，其功不在禹下，不但獨善其身也。龍沙應期，仙眞復出，玉眞之奇遇，見於其書中黄之正傳蓋昔聞而今識之。語錄首篇，謂世儒習聞是語，此間卻務眞實，一物不欺，一體皆愛，一念之欺即不忠，一念之孝印於天。此數則者，民彝世教之大綱大領歟。噫，方外之士，守其師之言而不畔，傳之世世，如金玉而藏諸，正心修身之學，躬行踐履之間，凜然如在左右。吾黨之士，當泚顙而深愧之矣。中黄貌和而心正，論直而行方。《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又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中黄之義，有取於此。正其心，修其身者，如是矣。推而行之，上以續都仙忠孝之傳，下以達天下後世，莫不爲忠臣孝子。此君之師，與君之教多矣，則其師出於豫章，信矣夫。於戲盛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滕賓題辭。

曾巽申《淨明忠孝全書題辭》　宇宙間形氣互相依附，而其中運行不息者，有理存焉。故得氣之清，而能明其理者，兼善則爲聖神，爲上智，獨善則爲隱君子，爲列仙。得氣之濁而昧於理者，反是。雖其爲品萬有不齊，

而上知不常見也。若吾洪都西山都仙許公是已。公在晉嘗令旌陽，邑人懷其政。後得道來江西，從學者多所成，西江之人相傳其誅蜃等事，至於今神而宗之不敢忘。此誠非獨善而止者。道家者流，又有冲舉拔宅之說，縉紳之士所不敢質。然其以眞忠至孝爲教，則萬萬不可誣也。其傳言許公受教於日月二君，及諶姆蘭公傳忠孝之道。比二十年前，玉眞劉先生隱西山，復得是傳。其徒黃君元吉，彙所聞平時語，爲書刻布之。至治癸亥，巽申官太史，繇黃君獲觀焉，乃歎曰：此書行世，將人人知懲忿窒慾，明理充其忠孝之實，則聖賢閫域，可躋而跂也，豈徒曰列仙隱者之事乎？夫玉眞之心，都仙之心也。都仙之心，天地之心也。同志之士，苟毋忽其書，能深味切省，則庶乎其有契焉。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廬陵曾巽申拜手謹題。

彭埜《净明忠孝全書序》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黃中央色也。夫子於坤卦取中正爲本，而能通達天下之道理，上天下地之宇，往古來今之宙，顧不可斯盡泯滅者，此中正之理耳。蠹蝕於春秋，相戕相靡，理幾晦矣。夫子繫《周易》，作《文言》，發爲黃中通理之論，正以救當時頹風敗俗，律天下爲中正之歸。夫子豈得已，而作斯言耶。使幸生堯舜之時，歌呼爲擊壤之民，又何必盡洩斯道之祕乎。比年龍沙叶識，建壇於鸞翔鶴峙之地，都仙親降壇記，又專發黃中之理，授於玉眞先生。都仙之心，夫子救世之心也。蓋欲惟忠惟孝，不乖不偏，盡叶中正之理，以躋聖世於隆平之盛。中黃黃先生，出示《玉眞先生語錄》，亟覽之，又首發正心誠意，扶植綱常之語。又曰：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又曰：萬法皆空，一誠爲實。斯言也，是眞能體認都仙之旨，以爲教矣。抑豈特都仙之旨，正吾夫子之旨也，亦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旨也。最後，又發明都仙道劍鐵柱之說，皆足以破千古之惑。雖然，都仙、玉眞之互相發明，亦豈得已，而盡洩斯道之祕乎。載覽之餘，再拜稽首，序而歸之。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彭埜序。

徐慧《净明忠孝全書題辭》 癸亥夏五月，余與盛兄熙明，同拜中黃先生於京師澄清坊之東，時高朋滿座，先生顧余曰：夜夢子，今子來，似有夙契。遂授《淨明忠孝書》，並《玉眞語錄》。余讀未終集，平生諸疑，渙若冰釋。越數日，先生復問曰：前讀《語錄》何如。余應曰：萬法皆空，一誠爲實，盡矣。先生首肯之，良久復謂曰：子資質頗近道，當宏吾教，勉旃勉旃。復出《語錄》數段，云：此尚未刊，異時當併刻之。余以泰定甲子春南歸，而先生以乙丑臘，解化於京師矣。丙寅之秋，余詣玉隆，謁仙塋，會先生高弟雲隱陳兄，於清逸堂，出示所藏先生遺墨，並所集先生平昔答問諸善言，皆余嘗聞諸先生者。雖先生之言，實皆祖述玉眞之傳也。已而復於隱眞壇，得蒼崖熊先生所藏《玉眞語錄》數段，即向來先生示余者。因錄於別集，並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說》、《忠孝》諸書，皆鋟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同志之士讀之者，當守律勿失，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奉而行之。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殆猶日月晦而明，天地夜而旦，四時冬而春。則豈但騎鶴玉府，烹鳳瑤池，獨善其身而已矣。又將見忠孝之化，周流八荒，綱常正而天理明，雨陽若而民不疵癘。上以極聖君賢相雍熙和平之治，下以使昆蟲草木同躋仁壽之域。寧不偉與，寧不盛與。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十二月乙未朔，淨明靈寶忠孝弟子丹扃道人廬陵徐慧子奇焚香再拜謹書。

陳致虛《金丹大要》

綜述

明素蟾《上陽子金丹大要序》 伊川先生云：天下有大難事者三：一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二曰爲學而至於聖人；三曰修身而至於神仙斯確論也。天琮幼始知學，長而從玄，慨然信長生之道，可學而致。乃希高志，參玄訪微，刮垢磨光，斂華就實，擬向孤峰絕頂，把茅蓋頭，侶洪崖，友赤松，抱雞子之中黃，養蟾光之明素，庶幾萬一，克償素願也。豈謂天不愛道，善啓其衷。乙亥夏五，際遇我師紫霄絳宮上陽眞人於方壺天中，解襟傾蓋，歡如平生，瀹茗焚香，共談丹道，機緘微露，針芥相投，時以去就，匆匆莫究衷蘊。既而瞻候紫氣，追隨黃鶴，至交泰別館，叩首上請，懇款再三，然後歃丹盟天，披青誓地，衆眞監度，盡授所祕。初則迅雷貫耳，驚駭異常；次則瘴霧

中心，昧惑尤甚，乃至竟夕不寐，繼日弗寧，既未敢謂其非，亦未肯信其是，反覆紬繹，周悉搜羅，感神明之告人，忽心靈而自悟，於是掀翻迷網，打破疑團，比沈痾之頓甦，猶大夢之驚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眞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則言言句句，若合符節，千變萬化，總歸一貫。而今而後，宇宙在乎手，造化備吾身，可以大休歇，可以大自在，覩玄珠之有象，鍊金液以成丹，白日登晨，清都進秩，皆分內事也。回視半生學問，猶管窺天，蠡測海，其大小淺深，固已懸絕。亦猶炊沙作飯，攪水爲膏，欲求充飢繼明，不可得也。吁，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眞人返珮帝鄉，世無眞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祇求之方冊，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爲，卽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黥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歎哉！我師上陽眞人，駕拯溺之慈航，仗斬邪之慧劍，紹隆丹陽正傳之脉，發泄青城至祕之文，明前代所未明，說古人所未說，推赤心於人腹，垂青眼於學徒。所著《金丹大要》十卷，條理敷暢，斗拱星羅，詞意昭明，金聲玉振，體堂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與法界衆生，盡皆作大羅眷屬，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僕懼學徒不察眞師之用心，將聖諦玄章，作泛常看過，非徒無益而生惑，或乃興謗而自弃，因述己所遇而爲之序。貴以拯拔沉迷，剖鑿聾瞽，庶幾摽指見月，發瓿知天，是亦一助也。金丹之妙，在乎三大要。一曰鼎器，二曰藥物，三曰火候。然鼎器有陰陽，藥物有內外，火候有時節，三者實爲金丹之樞要。知此則到家有期，可罷問程矣。所冀頭頭會合，口口參同，慨興進道之心，高中選仙之舉。千年鐵柱，久締龍沙之盟；萬朶玉蓮，嘉慶天元之會。凡我同志，各宜勉旃。門弟子明素蟾天琮序。

歐陽天璹《金丹大要序》　《老》、《易》洩天機，《古文龍虎經》、《參同契》作，以無爲物祖，有爲丹母，乾坤鑪鼎，坎離升降，闢鴻濛，凿混沌，採藥物，明火符，無非法天地陰陽造化生生之功，有順逆而鍊成金丹也。紫陽《悟眞篇》繼出，發揮玄理，殆無餘蘊矣。唯火候之祕，妙存口訣，世之學者往往趨於旁蹊，出於臆度，未能聞其大要，況通其微妙乎。紫霄絳宮上陽先生，繼眞師之絕響，指後學之迷津，千載一時，百年幾見。推明老易深造之道，紬啓仙聖未發之言，謂天人爲物靈，具足此理，知而行之，頓超生死，眞心化導，矢口成辭。演爲《金丹大要》十卷，諄諭反復，羅縷再三。誠欲與有志者原始要終，心靈自悟，一得永得，同躋仙阼。其慈憫之心亦溥矣。若漕冰田王公，吏隱仙材，夙深丹契，知音有遇，思廣其傳。山中主席（潘公）太初，提點道林，隆揀靜宇深淵，耽味重玄，首唱繡梓。當時及門（弟子），皆鳳逸龍蟠，蟬蛻穎脫，列具序說，想見聲光。區區寄跡紫元，留心玄覽，種緣已熟，獲聆緒餘。所謂月現庚方，西南得朋，金歸性初，杳冥有信，依時採取，三性會融，赤水玄珠，得之罔象。當斯之時，至願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長生久視，而命在我《大要》之作，其老易之津涉乎。噫，將外老易而求之，奚言道。至元改元旃蒙大淵獻歲除月，門弟子廬山紫元歐陽天璹拜手序。

李道純《中和集》

綜　述

杜道堅《中和集叙》　維揚損菴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菴之門人也。勘破凡塵，篤修仙道，得清菴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啓帙，先已知羣妄掃空，一眞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寧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老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忌生疑。當塗南谷杜道堅書於錢塘玄元眞館。

余洞真《悟玄篇》

綜　述

余洞真《悟玄篇序》　蓋人生於天地之間，秉受陰陽之氣，故曰有死生。爲人者，可鬼可仙，鬼者，純陰之氣；仙者，純陽之體。以陰鍊陽甚易，以陽鍊陰不難。所謂學仙之士，無過以陽鍊陰之術，陰盡陽純，則曰仙矣！鍊陰有法，進火有數，退符有節。夫人身中一竅，名曰玄牝，若人明得此竅，則三才萬物悉備於我矣！此之一竅，非泥於物也，其理別無他術，止不過忘形滅念，如守其中矣！久久純熟，中宮靜極，則身中陽氣自然生也。陽氣漸生，陰氣漸剝，乃曰陽長陰消之意矣！予於古杭得受師傳，天機不隱，故以鄙句，盡心泄漏於此矣！使學仙之士，幸垂一覽，同登道岸，非豈異於我哉！歲在己丑夏月朔日，余洞真序。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

王吉昌《會真集》

綜　述

揚志朴《會真集序》　夫《易》廣矣大矣，其無體也。始於一氣，即道也。易有三義：不易也，變易也，簡易也。不易者，獨立而不改。變易者，四時更代也。簡易者，天地簡易也。六爻者，內卦謂之貞，天地人爲之三才之定體也。因而重之曰悔，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上二爻爲天，上下無位。二五本以人事論之，故稱見龍飛龍，利見大人。三四本天地之位，不稱龍。以人事君子呼之，即天人相通之象也。乾坤，天地之德也。以剛柔相配，生三男三女，分制五材，謂之五行，代天地行事也。後生六十四卦，分布一年三百八十四爻，大約統以年月氣候日時，一日變十二卦。人爲萬物之靈，其性命全，與天地同體。惟聖知聖，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能斡運於自身者，是謂養道之士也。後人判教有三，以《易》爲眞玄，以《老子》爲虛玄，以《莊子》爲談玄。其說則異，至於玄則同歸，非常人所通曉，惟神仙能之。

去歲春，余於青義清神觀，會識吉昌王先生，號曰超然子。與之語，咳唾珠玉，呼吸煙霞，混三玄而講義。惜乎別之速矣。雙鳧西邁，俄變星霜，使老夫夙夕不忘。今者二仙子得得來雲谿，倒屣出迎，一者寫唐梁振之，一者紛南梁之秀，皆故人也。延之尚座，茗飲小會，坐中廼舉其師超然子所著《會眞文集》，欲鏤板通布於四方，請老拙作序引。袖出其文，老夫從首至尾，歷觀其詞語，以去歲一會之語話也。考其圖繪詠歌，皆出自胸臆中，埏埴輪旋，調和大塊，心腹間爐韝煅煉混元，明七八九六之老少，水火木金土之生成。王子晉所謂顚倒五行，推移八卦，正謂此也。非神仙，孰能與此乎。若遍行於世，使學道之士如秉燭入於暗室也。欽二仙子能揚師之美，可謂不忘本也。故不敢違命，略序其實於卷首。魏南雲溪閑老揚志朴序。

汪可孫《雲宮法語》

綜　述

汪可孫《雲宮法語序》　萬形皆有弊，惟道獨不朽。人之在天地間，

斯道之奇也。有命焉、有性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下無二道、豈有二性命哉。危微精一、見於大舜之戒禹、恆性、習性、明性、節性、見於湯、伊、周公之格言。夫子贊《易》曰：各正性命。則性與命並言之矣。然觀夫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性命之學、非深造者不能貫通也。至曾、思、孟之相傳、性命之學愈著而愈詳。儒者以養性率性爲先、知命立命爲務、故功極於贊化育、參天地。彼道釋明心見性、修命復命、至於妙有眞空、與道合眞。道釋性命之學、亦不能泯滅也。後世流弊、儒以文章沽爵祿、道釋以禍福誘愚庸、躬行踐履之間、鮮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況三綱五常、道之大原、天命民彝、庸有未盡、豈所以爲道哉。聖明之朝、作之君師、吾儒之道尊勸益加、道釋二氏不廢崇奬、期天下咸歸於道。泰和盛治、家稷契而人皐陶、無上等正覺、釋老中之功用、於是談性命者多矣。然而未得其歸一之要、余倣之經傳、類而編之。吾儒之道由正心誠意而得、佛老之道亦由正心誠意而得也。人欲盡淨、天理流行、卽一念不生、全體自見之大機括。大而化聖而神、捨是非吾所謂道、非吾所謂性命。名其集曰《雲宮法語》。道書謂偃息雲宮黃房之內、齋心齋坐忘之時、究竟斯道、庶乎瞻前忽後、無時不然、仰不愧而俯不怍、豈徒虛無寂寂之謂性命云。大德戊戌秋、績水虛夷子靜安汪可孫序。

道儒交涉分部

張宇初《峴泉集》

綜述

王紳《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序》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析而言之雖爲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己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舍是何適焉。自周之衰、王道熄、而百家興、競以私意臆說、騁辭立辨、以相高求弗戾於道者、百不一二焉。於時有若老子者、其言以清靜無爲爲道、著書五千餘言、後世嘗有以之爲治而治者矣、其庶幾於道者乎？嗣教眞人張公無爲自其家世宗老子之教、至公凡四十三傳。公天資穎敏、器識卓邁、於琅函藥笈金科玉訣之文、既無不博覽、而該貫益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大肆其窮索、至於辭章翰墨、各極其精妙、是以歷職天朝、皆以問學之懿、深蒙眷宇。凡殊褒前席之榮、歲賚有加。而王公貴卿縉紳之士、亦莫不禮貌焉。蓋江右文宗、多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充軼之也。其所造詣豈苟然哉？間出其詩文若干卷、屬序焉。其詩之沖邃而幽遠、文之敷腴而典雅、讀之使人健羨不暇視、世之佔畢訓詁拘拘以才藝自足者、爲何如哉。攷公領宗門之重任、專以化人、誘善輔國、翊祚爲心、其見於此者、特其緒餘耳。雖然、予嘗考公德業、既本於無爲、是能遊心太初、與道爲一。而且沈酣於六藝之文、蒐獵於百氏之說。於是發於文辭、理與意會、有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其有補於老莊之道者、又豈神誕之誇者比哉？公以紳有世契、相與極論斯事、必撫掌劇談而後已、故爲序。其曰：峴泉者、因精舍之稱云。國子博士金華王紳序。

佚名《峴泉集序》 《峴泉集》者、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眞人之所作也。眞人學行淵邃、資識超穎、貫綜三氏、融爲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暢曉、故其發爲文辭、論議雄邁偉傑、讀之令人擊節不已。予嘗愛其文如行空之雲、昭回絢煥、變化莫測、頃刻萬狀、曄乎其成章也。又如入秋之水、膏渟黛蓄、微風興波、萬頃一碧、湛乎其泓澄也。詞賦詩歌又各極其婉麗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可謂兼勝具美矣。且聞龍虎名山、靈氣翕聚、鍾英毓秀挺生列眞、以道德相傳、其來遠矣。若道腴內充華藻、外振以文雄、一代者、乃今獨於眞人見之。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宇、光岳氣全、天運之興文明三

十餘年矣。

今上皇帝踐祚以來，氣益昌而運益盛。雖遐陬僻壤，莫不呈材獻藝，摛文掞藻，以目見於時，況在文獻之邦，神明之胄，優游乎德澤，涵泳乎詩書，大肆厥辭，鋪張盛美，以黼黻太平之治不亦宜乎？雖然此特其餘事耳。至於眞人超然獨得之妙，豔道之士，又當於詩文之外求之。時永樂五年秋七月吉日序。

程通《峴泉集序》 嘗聞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蓋道爲體，文爲用。儒先謂文章爲貫道之器，不其然乎？龍虎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張眞人神明之胄也，天資超卓，學問淵源，本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於外者有文章之懿，嘗銓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曰《峴泉集》。英華煥發，昭耀簡編，以言乎詩，則託物寫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則雄奇汪濊，鋪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內文人碩士傳誦而稱羨者比比焉。自非眞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爲此耶？及觀集中所著，《冲道》、《愼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義理之玄微，研究之精極，議論之閎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皓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峴泉相爲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眞人嘗爲通著《尙義堂記》俾，先祖父之志行亦得託，於不朽歛襟三復深有感焉，因書此於卷末，以致其私意云。永樂五年秋七月甲子新安程通謹識。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

綜　述

李樸《性命圭旨序》 余方蚤歲慕道，夫海內有《性命圭旨》，稔聞竊未見其書也如何。迨茲庚戌季春，獲與閑若濟二兄見示圖冊。頌讀之暇，廼儀尹眞人之高弟手筆。不然者，從何以識其書之所自哉。故嘗論道，每以《中和》、《金丹》二集。物色眞仙，謂其玄宗書汗牛充棟，孳乳浸多。獨未見圖論兼該，工夫次第。精義超格，昺若日星，蔑有如是書雋永，直儗夫《龍虎》、《參同》、《悟眞》諸經，同途合轍。嗟嗟，琅函秘帙，學者就是着鞭，何慮非一超直入。業紹人天師種，繇色身而證法身，從生生而達無生，則理之相契，固如是與。疇克曰，小補之哉。雖然，知而修之謂之聖人，知而不修是謂愚夫。此輿閑若濟二兄之用心若此，而昕斯夕斯，融通妙諦，亟商取以鏤刊之。僅將盡大地人頂踵下針，掃除傍門陋習，徹退三舍矣。屬余序，聊述數言，應之以此。康熙上章閹茂寎月穀旦紫中李樸書於守中堂。

尤侗《性命圭旨序》 《性命圭旨》，不著譔人，相傳爲尹眞人高弟之筆也。向來行本絕少，殷君惟一藏弆有年。曹子若濟見而悅之，攜示周子輿閑，欣然共賞。重授剞劂，則錢子羽振董其成焉。書竣而問序於予，予於斯道，蓋嚮往而未能至，何敢贊一辭。雖然，竊有述焉。自三教鼎立，異說蠭牙，隱若敵國，日相撞也。是書獨揭大道，而儒釋妙義，發揮旁通。要之以中，合之以一，而盡性至命之理，殊途同歸。微獨柱下五千，檃括靡遺，並六十四卦四十二章，無不纍若貫珠矣。就道家論之，則有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旁門。好貨之徒喜談爐火，漁色之子艷語彼家，固猥鄙無足數已。即熊經鳥伸，龍吟虎嘯，總屬形容，無關本體。近一方士，教人伏氣捻訣，頃刻開關，忽笑忽啼，四肢搖戰。見者駭其風狂，而彼方詡爲神術，良可哀矣。是書一掃繁蕪，務撮標本，致虛守靜，翕聚先天。其於撥邪反正，誠中流一壺也。至其精要，尤在眞意一說。蓋人身眞意，是爲眞土。動極而靜，此意屬陰，是爲己土。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爲戊土。煉己土者，得離日之汞。煉戊土者，得坎月之鉛。鉛汞既歸，金丹自結。戊己者，重土之象也。斯其有取於《圭旨》乎。作者深思，直與《黃庭》相表裏。周子修而廣之，鼓聾發昧，功亦巨矣。殷曹二子俱善養生主者，而予顧爲豐於饒舌，其亦莊生所云，言者不知也夫。時康熙己酉孟夏吳門尤侗譔。

佘永寧《刻性命圭旨緣起》 里有吳思鳴氏，得《性命圭旨》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眞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豐於居士，居士見而悅之，謂其節次功夫，咸臻玄妙，而繪圖立論，尤見精工，誠玄門之秘典也。

因相與公諸同志，欲予一言爲引。予既從事學修，雅尚圓極一乘，不談此道久矣。以其所操說者，無非爲色身計也。色身有限，法性無邊。夫安得大修行人，以法界爲身者，而與之談性命哉。舍法界無性命，亦無身心。如法圓修，直紹人天師種。彼以七尺爲軀，一腔論心者，縱有修持，皆結業耳。於一超直入無當焉。聞之師云，修行法門有二種：一從法界歸攝色身，一從色身透出法界。從法界攝色身，《華嚴》尚矣。從色身出法界，《楞嚴》諸經有焉。《圭旨》所陳，大都從色身而出者。夫果出法界矣，方且粉碎虛空，有甚身心可論。因指見月，得道忘詮，是在善修者自契。居士流通之意，無亦見及此歟。予不負其流通善念，併思鳴氏寶藏初心，遂述緣起，質之有道。萬曆乙卯夏仲新安震初子余永寧常吉書。

鄒元標《題尹真人性命圭旨全書》 是書出尹真人高弟手筆，蓋述其師之意而全演之。中間所載諸圖說及修行節次功夫，可謂詳且盡矣。玄家書汗牛充棟，而直指微妙，無踰此編。棲眞者儻能藉此而入道，不亦希有事哉。友人(余)(余)常吉，爲明德宗孫。而於玄教，不無少抑，謂其所重者我身，即長生久視，終不離壽者相也。其見確已。乃獨於是書而引之諄諄，然指人一超直入，以紹人天師種，豈其無故而漫云然。夫有所受之也，則由長生而達生生，以生生而證無生，奚不可者。殊途同歸，百慮一致，道豈有二乎哉。高皇論三教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大哉皇言，斯其至矣。凡爲皇之民者，一意憲章，莫敢倍上可也。嗟嗟世人，流浪生死，輒置性命於罔顧，得此爲之一警覺焉。其有造於身心者不小矣。書院流通，眞人師弟，定必加持贊歎。仁文主人鄒元標書。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

綜述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序》 東漢魏伯陽眞人，倣《周易》而作《參同契》，提挈陰陽之道，發揮性命之理。當時惟景休叔通輩能紹述大義，迨世遠言湮，修身立命之學寖失其傳。宋張紫陽眞人，曠千載而復尋墜緒，乃本《參同契》作《悟眞篇》，探賾索隱，顯微闡幽。其於一陰一陽之道，盡性至命之功，若合符節。蓋兩書根源同出於大《易》。《易》之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地爲造化之主；水火司天地之用，是兩大之夫婦男女也。下經首咸、恆終二濟，二老退居而兩少乘權，坎、離顚倒而水火上下，是人類之男女配合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言化機之生生不息也。但男女化生有順有逆，以離投坎則順去成人，取坎填離則逆來成丹。聖人之繫《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蓋人身自知誘物化，六門四肢，日用夜作，耗散其精神元氣，無非往而順行者。至人知三才有相盜之機，天人有合發之會，能於害裏藏恩，而轉殺爲生，此則來而逆用者。老聖所謂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常無以觀妙，常有以觀竅，皆是道也。《悟眞》一書，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震、兌爲男女，以否、泰、屯、蒙爲萬物生成，以復、姤爲子午，以壯、觀爲沐浴，以損、益爲保命，以既濟、未濟爲火候始終，無在不與《易》相表裏。至於立象盡意，其取之天文，則曰日月烏兎晦朔弦望。其取之地理，則曰南北東西山水海嶽。其取之物類，則曰龍虎龜鳳汞鉛華葉。其取之器皿，則有房舍庭戶琴劍鼎爐。其取之人身，則有黃婆老郎嬰兒姹女。舉凡託物寓言，旁引曲證，猶夫《易》之稱名取類焉耳。及究其指歸，則從生身受氣之初，求返本還源之藥。識浮沉，定主賓。合戊己於玄牝之門，準水火作養丹之法。凡《參同》之隱而未露者，皆宣洩於詩章歌詞之中，金丹大道得斯闡明。誠雲牙之宗子，抑會稽之功臣也。舊註三家，俱能討論元指。茲特刪其繁蕪，增其闕略，標其綱領，而致其會通。俾口訣心傳，瞭然在目，無復紛紜疑似之見參錯於簡編。謹輯錄成卷，以見正道嫡傳，不涉旁門小術。至於入室行功，雙修性命，則視乎生平積德，以待天神默助之緣，而非敢私心妄覬也。並書此以勗同心好道者。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歲季夏月，甬江後學知幾子藁沐拜手謹序。

雜錄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例言二十條》

《悟眞》詩詞，於築基溫養還丹脫胎，無不完備。後存《悟眞法語》，只一味談禪，乃煉神還虛事。可見二氏之學，殊途而同歸也。張眞人又著《金丹》四百字，與《悟眞篇》相爲表裏。但《悟眞》詞旨軒豁，而四百字意義淵深。舊註尚未分明，今加補註增入末卷。別有讀《參同契》文，及詩歌二首，仍依戴氏所錄附於編末。

《悟眞篇》註解，世推薛氏爲開山，今據元初戴起宗辯論，俗傳薛道光註即翁葆光註，乃坊家假名於薛以售世者。按張眞人初傳於石含林，石傳於薛紫賢，係宋神宗時人。眞人別傳劉永年，號廣益子。劉傳翁葆光，號無名子，乃宋孝宗時人。自翁以前，有葉註而無薛註，翁故作註以闡明丹理。且據翁註，其可疑者凡數處。如明珠月圓一條引薛紫賢語，可見薛無專註，故間引此數句耳。其解海底日紅二句，以日紅爲虎弦，月白爲龍弦。又解敲竹喚龜二句，以玉芝爲龍弦，乃反爲虎弦。皆坎離互錯。又解修成九轉句，以九轉爲九年。及攷石氏還原諸詩，則謂一月一轉。夫紫賢親受石傳，豈其兩相矛盾。斷是翁氏之說，經後人刪繁託名薛註耳。今皆改正，毋使訛以傳訛。

陸子野及陳觀吾兩註，多合《悟眞》本旨。陳解煉己工夫，獨有發明，而於進退火符，猶未詳金水迭用之法。陸依文衍義，較爲簡嚴，而尚有太略之處。今所引三註，惟據本文爲主，以定次序，不復依人代先後。又彼此重複者，則刪一存一。或彼此互異者，則折衷歸當，毋使分歧以混心目。間復參以補註，欲闡諸說之所未詳。亦止據羣書而會通，非敢創立臆見也。

南宋註《悟眞》者，葉文叔最先。但以獨修成偏解，又參入太極大衍之說，反使金丹大道晦而不明。戴同甫已經辯駁。戴疏向與翁註並刊，間有兩相証合者。外如黃岡甄九映之翼註，淮海陸長庚之小序，京口李晦卿之直註，越中陶素耜之脈望，皆採錄卷中，以廣註家之聞見。

《悟眞》託象命意，名目雖多，意唯一貫。言龍言虎，說鉛說汞，不過指出眞陰眞陽耳。其云西南本鄉，北地開花，不過指出產藥之處耳。其云冬至陽，六月十五，不過指出爻動之時耳。其云戊己之宮，玄牝之門，不過指出兩邊關籥耳。其云地天交泰，坎離顚倒，不過指出陰上陽下耳。其云火符進退，屯蒙既未，不過指出金水互用耳。其云上弦下弦，晦前朔後，不過指出一月六候氣血兼補耳。得意忘象，要旨不在乎多言。

養已築基，乃丹家下手工夫。而三關通竅，臨爐煉劍，尤爲入門要訣。如中下兩卷內，所謂內通外亦通，歐冶鑄劍方用功，又在採藥之前，補註已舉其概。所未詳者，玩三丰眞人《節要篇》，及孫汝忠《金丹眞傳》，自可得其分曉也。

修眞家謂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月圓言每月一動之氣機，時子言當日爻動之時候。究竟只是一個時辰，不可分作兩種景象。又如初三之月出庚，閱五日而爲初八之上弦。又閱五日，至十三日而金氣將滿，是前半月之三候也。又閱五日，至十八而爲月魄之初虧。又閱五日，爲廿三之下弦。又閱五日，至廿八而水魄將滿，是後半月之三候也。此是天上一定之月色。若就鼎中取義以期日，後之六十時辰爲月出庚，乃藥苗初生之候。從此各數五日，各計六十時辰，爲一月六候。此六候定期，丹家所謂晦朔弦望也。須向鼎中尋討，不從(曆)(曆)上推排。

《丹訣》云，周天息數微微數，玉漏寒聲滴滴符。丹室之中，既備鼎爐，安琴劍，又須置刻漏一座。刻漏者，所以準定十二時辰也。每一時辰得八刻，就八刻中，又分爲六候。前二候採藥不及三刻，後四候合丹約五刻有奇。要知採藥時用地天交泰之法，此際正要默調呼吸，計三百七十五數而眞氣渡入我鵲橋矣。自尾閭而上升至泥丸，降下重樓，入於丹田氣海。此時又須默默調息，至七百五十之數。然必平時豫調神息，工夫純熟，臨時不至散亂昏冥也。

《悟眞篇》以眞鉛眞汞分屬龍虎弦氣，此兩家之鉛汞也。舊註詮二八相當，亦主彼鉛此汞，兩相匹敵，尙混而未淸。夫坎宮鉛氣天眞未虧，固有半斤之數。離宮汞氣元陽已破，焉得便有八兩相配乎。必須積精累氣，然後汞火漸添而漸足。要其積累工夫，一是取前三度之金，一是取後三度之水。此以金水各半斤爲二八，非指陽鉛陰汞爲二八也。晦卿李氏，又指初三新月爲補氣之鉛，廿八曉月爲補血之汞。此取金水首尾爲鉛汞，與從來舊說不同。前

一度象震，兌，乾，後二度象巽，艮，坤

丹家以子午爲抽添，卯酉爲沐浴，此即二至二分氣機之大關鍵。諸眞又謂子午卯酉水候不行火，而專取寅申兩時，爲進火退符之用。自龍眉子作《金丹印證詩》，其論沐浴云，兎遇三元時便正，雞逢七月半爲終。併謂卯酉之前半月，亦須罷功，不幾火冷丹散乎。中卷三十四章，已詳辯之矣。又按金丹四百字云，火候不甲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亦虛比。則知子午卯酉原不可拘泥時辰。《仙家指迷詩》曰，沐浴之功不在他，全憑乳母養無差；五行和合陰陽順，同坐同行共一家。又古歌云，刑德同生殺，加臨二八門；丹砂宜沐浴，神水灌靈根。即此兩詩，可以破卯酉不近爐之說矣。且新嫩藥苗，時來不採，則坐失眞寶，豈兩月之內，可以恝然舍置乎。崔公《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則知卯酉不必執定。而所謂水候不行火者，明有神水之可用焉。但崔公所云意到《悟眞篇集註》者，蓋指他家爻動之眞意，非謂自己念動便可任意作爲也。

薛紫賢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仙宗不敢盡言，誠恐輕洩天機耳。然不知火候，則採取溫養皆無準則。陳觀古以內外火候該之，可謂約而盡矣。甄氏又謂火之與候，不相離而又不相混。火必應候，候至火亦至。此其相因者，又須知其分別處。以候言有二七之候，有一年之候，有一月之六候，有一時之六候。以火言，有文火，有武火，有水中火，有求中火，有未濟火，有既濟火，有周天火。大意錯見於各篇，而中卷第二十七章，尤爲詳盡矣。

自黃帝制器尚象，利澤垂於萬年，老君爲柱下史官，宜聖嘗從問禮，初無儒道之分歧也。迨西漢崇尚黃老，幾致刑措。當時文帝之君德，曹參之相業，並爲後代首推。世儒反從而譏議之，亦所見之未澈耳。眞人云，《陰符》寶字逾三百，《道德》靈文滿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於此處達眞詮。此遡道法淵源也。篇中三才相盜，五賊見昌，有無竅妙，黑白雌雄，實從兩經體勘而出。夫此書根於上古，宗於大聖，下士亦爲得妄生遺議乎。

契論經歌，眞人援爲作書之本。所謂經，即《周易》、《陰符》、《道德經》。所謂契，則伯陽、景休、叔通所著者。所謂論，則許旌、陽石、魏記是也。如圓缺虧盈，晦朔之間，三日陽生，震動於東。及龍呼虎吸，水火抽添，此晉人之談玄者。至於唐人詩歌，則有鍾呂、崔公。如達人探得先天氣，一夜雷聲不暫停。前弦之後尋藥物，後弦之前氣停勻。此見於正陽翁者。八卦三元金藉汞，五行四象不離鉛；日精纔見月華凝，一時辰內金丹就。此見於純陽翁者。若產坤而種乾，歸根而復命；窮戊己而定庚甲，識浮沉而明主客。此見於崔公《入藥鏡》者。計茲九十九章，與前聖後賢無不符合。眞丹學之綱維，仙經之會粹也。

丹道須性命雙修，《參同契》謂之養性延命。其所謂性，致虛守靜，寂然不動者是也。其所謂命，取坎塡離，感而遂通者是也。與儒家指天賦爲命，物受爲性者，意各不同。《悟眞篇》中，言命處多，言性處少，然亦隱括養性在內。如云虛心實腹義俱深，只爲虛心要識心。又云始於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爲衆始知。又可見南宗先命而後性也。但恐平時無正心誠意工夫，臨時不免烹爐走鼎。故知孟子持志養氣之說，與丹理相爲符合。諸註大都詳命而略性，敢據《參同》之意，附贅此言。

道家內外二丹，不能偏廢。廣成之《金藥篇》，太上之《金穀歌》，此其最古者。《參同契》中，如太陽流珠常欲去人，猝得金華轉而相因。如河上姹女靈而最神，若欲制之黃芽爲根。傳言子午數合三，戊己數居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又言黃帝美金華，玉陽嘉黃芽；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皆言內外合一之理。《悟眞篇》云，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但將地魄擒硃汞，自有天魂制水金；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用鉛云得用凡鉛，用了眞鉛也棄捐。又云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此本借外以明內，亦可見外丹之確有證據矣。蓋丹房器皿服食，俱不能無藉於法財。元時華山火龍先生傳道於張三丰，而並授以丹術，張公有《玄要篇》。助道濟貧，賴以有成。但世少眞傳，往往耗火亡財，令人廢時失業，故仙眞亦不輕言。茲以地元人元兩者必須並行，聊發端於此，以俟好道者之參求。前哲有云，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臨爐要訣，其在斯乎。

孔聖刪述六經，存三百篇，爲詩教之宗。以其關於王化民風，國家治亂也。後人作詩，但知描情寫景，爲遊覽題詠之詞。此邵子所謂既刪以後更無詩者。惟康節先生學通理數，故《擊壤》一篇能窮神而知化。紫陽眞人識貫天人，故《悟眞》三卷能盡性而至命。二公皆天挺人豪，手握造化而筆吐性靈。今諷誦遺文，洵足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邵詩已

表章性理書內，而張氏篇什，儒家則目爲教外別傳。豈知邵學實本於希夷。儒之與道原無二理，安得軒輊兩家，謂其判然不相涉乎。廬陵上陽子云，是書在處皆有神，明以呵護之。蓋此書能令人長年住世，成道昇仙，誠當欽崇而珍惜者。

北宗一派，盛於長春丘氏。若劉長生、譚長眞、馬丹陽、郝廣寧、王玉陽及孫清靜仙姑，此爲北七眞，皆出王重陽之門。南宗一派，起於紫陽張子。若石杏林、薛紫賢、陳泥丸、白紫清、彭鶴林，乃五世嫡傳，各有著述。張又別傳劉永年，亦可稱南七眞矣。追溯淵源，紫陽之道傳自劉海蟾，而重陽著書間引海蟾語，可見異宗而同祖也。丘眞人有白雲觀，在金臺之西，至今法嗣尚延。張公遺跡，竟泯沒於天台。公本天台纓絡街人，後乃雲遊四川。蓋生自南方，而得道於秦蜀者。聞陝西階州士女，多崇尚道教。相傳眞人曾流寓於此，故百世而下猶聞風興起。但生身故鄉，不可無專祠以表彰仙里。行當詣玉京洞前，建立壇宇，爲赤城留一道脈耳。

楊龜山先生，謂顏淵死而有不死者存，朱子未然其說。明儒高景逸，又謂人爲萬物之靈，必不隨死而俱泯。今觀古來忠臣孝子，其英爽流行，每能顯迹於人世。由其成仁取義，與天地之正氣合也。況乎存心養性之大儒，存無守有之仙品，其精神豈遂杳然磨滅乎。考紫陽眞人沒於宋神宗壬戌歲，越七年而其弟子仍晤於王屋山，可知金仙之不死矣。迨高宗末年，白紫清眞人特寄書於張公，載諸集中者猶可攷見也。修眞之士，固當確信無疑矣。

道以全神，術以固形。此陸彥孚序語也。全神乃玉液之功，固形乃金液之事。惟修命眞訣，能奪造化玄機。仙眞不肯輕洩，必逢積德善人，方可指授。若所傳非其人，一涉傍蹊，徒損人而無益於己，莫逃陰律也。紫陽眞人不能秘藏，遂三遭天譴。陳觀吾知此，故口傳玉液煉形者，不下數百人。而金液大道，未逢一二知音。可謂能守戒而畏天矣。讀是書者，急須飭躬勵行，勿起貪淫之念。《陰符經》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傾命。常宜三復斯言。

《玉清金笥錄》，列於《道藏》中。明代正德間，江浦石准得之道士李朴野，謂紫陽先生受意於青華眞人，而手傳於王邦叔者。今翫其書，指坎爲腎宮，離爲心田。又謂鉛升於膽上，汞產自心源。此專取心腎交媾爲金丹下手工夫，全與《悟眞篇》相左。且書中所論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本出橫渠張子。紫陽年齒在橫渠之先，不應引用此語，故知非仙翁所作也。此明是兩種法門，不容間雜以起後學之疑。此註纂成於癸未季夏，訂定於庚寅中秋。晨夕披玩，行坐不離。經十年而始授梓。四明知幾子記。

又《悟真篇提要七條》

一　凝神定息

《參同契》云，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即太上所謂致虛守靜也。欲得靜虛，須是心息相依。《節要篇》云，調鼻息以綿綿，多入少出，定身心而默默，外靜內澄，一念規中，萬緣放下。此爲玉液煉形之功。又要審知蒂固根深，在神氣之穴。常於子午二時，塞兌無聲。合眸內視，令上玄下牝，子母相親久之踵息歸眞，自可長生不老。入門初訣，莫善於此。瓜果蒂在上，草木根在下。氣爲神之母，神爲氣之子。

二　運氣開關

關竅未通，難以得藥。故云內通外亦須通。其通關之路，自下而上，由後而前。起尾閭，穿夾脊，透玉枕，而上升泥丸。此其在後者。渡鵲橋，降重樓，至絳宮，而下歸氣海。此其在前者。但開關成法，有積氣聚氣之兩途。積氣則逆轉河車，行大小周天，以貫通任督。聚氣則外提玉管，令姹嬰含吐，而衝過關津。《節要》、《眞傳》二書可證。然積氣之功遲，而聚氣之功速。呂祖有云，開關須用鼎，熏蒸透祖基。尤爲簡捷焉。

三　保精煉劍

劍氣不靈，則採藥無具；元精不固，則劍鋒難勁。故三丰云，一口飛靈劍兩角，還丹只怕鋒頭落。欲鑄此劍，須金水相資，剛柔迭用。一朝一暮，煅煉有方。或側身修道，或顚倒行功。順逆皆可用之，其要在三五七九，奪神氣，乾、坤策數應周天。且使淺深合度，進退適宜。明強弱而出入，用提吸以回陽。自此屈伸如意，呼之立應，則龍降而虎自伏矣。丹室之中，佳器須備，犯病勿宜。二七之期可貴，三九之外應停。病兼容貌血氣，而察其內外細微。

四　採藥築基

蓄精裕氣爲修養初基，欲令根基深厚，必仗爐鼎滋培。寅申子午，待氣動而行符。每日兩番，無使偶有間斷。彼遊方丹客，但知得藥之後，行

朝花暮蒙。深不知築基之時，宜進火退符，至於朝火暮符，所須何藥。上坤下乾，所用何器。彼皆茫然弗省。須知顛倒坎、離，乃臨爐作法。而浮沉賓主，係火候的傳。顛倒有器，坎乘渡河筏，離坐上天梯，即地天交泰之象也。浮沉有候，朝用金沉爲主，暮以水浮作賓，即剛柔表裏之謂也。而臨爐採取，息凖周天。馳入赤門，迎歸神室。此又一時六候，前短後長之作用也。修丹之士，依玉漏以敲爻。雷門十二冲對，宮之刻數，託黃婆而傳意。戊己兩家，探眞信於杳冥。此丹房秘密藏，早宜仔細參詳。

五　還丹結胎

築基以後，氣雄力健，方可求丹。正如磁石吸鐵，而隔礙潛通。詩云，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只此一顆玄珠，稱之爲聖，非還丹大藥而何。蓋築基溫養，皆用後天爐藥，乃一月六候之所逢。若還丹眞種，必取先天首經，乃五千四八之所產。採此虛無眞一之氣，送歸土釜，配以流珠，到口香甜，遍身沉醉。是乃一得永得，金液大還丹也。其藥生於二七之門，肇自混沌鴻濛。霎時乍來，陽丹惟此一度。按候追尋，須審天上應星，地下應潮。又看唇紅如珀，瞳黑如漆，方可急忙下手，三家相見，結嬰兒正在片晌之間也。

六　火符溫養

已得大丹，須用陽火陰符，朝暮抽添。抽彼之鉛，以添己汞，即所謂取坎填離也。其間行顛倒，識浮沉，調水火，辨癸壬，大概與築基相同。而守滿持盈，尤須十分謹慎。倘或陰佞陽驕，非時妄作，輒有走鼎烹爐之患。故曰，抽添運用切防危。又恐文武失調，水金誤用，致犯夏雪冬暑之災。故曰，毫髮差殊不結丹。又恐卯酉二時，木金偏旺，丹體易於受傷。故曰，到此金丹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計此三百日中，縝密周防，全在天君泰定，侶伴提撕。到得六百卦完，周天數足，十月胎圓，嬰兒顯相，則通神入聖，金丹之能事盡矣。溫養已畢，丹房器皿，當委而去之。但須用善遣之法，先大上鼎，奉爲聖母，勸以斬斷赤龍，偕修大道。其餘諸品，亦宜厚贈資裝，擇良婚配。庶彼此兩全，免貽失所之憾耳。

七　抱元守一

前面工夫，乃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皆有爲有作之功。到此煉神還虛，與道合眞，乃絕慮忘機之候。斯時虛極靜篤，內外兩忘，以逍遙自在之身，觀大化流行之妙人也，而合乎天矣。歷盡九年，功行圓滿，千百化身，隨心變見自能乘鸞上升，不受人間生滅。所謂跨出樊籠壽萬年也。十月功完，陽神出殼，收放得以自如，仍宜尋常顧護，抱而守之者，正緣胎嬰稚嫩，須保護老成，神通愈加廣大。故曰觀音三十二應，我亦從中相證。

《悟眞篇》數，九十九章，列聖心傳，咸萃於此。祇以累牘鋪揚，一時驟難貫穿。翁君直指，覺言繁而緒欠清。白公丹語，猶意含而詞未顯。茲憑節要三乘，參以眞傳九調，提明綱領，條例工夫。庶全書大略，可引端於七節之中。就斯七節，計其功程，開關須三七，煉劍用百天。築基在期歲，還丹只片時。溫養經十月，抱元歷九年。而凝神定息，丹法始終用之。蓋仙家虛無大道，本是淸靜法門。中間琴劍鼎爐，特借徑耳。仙師晚撰法語，意可見矣。當時既著《悟眞篇》，復作《金丹》四百字。其開端云，眞土擒眞鉛，眞鉛制眞汞；鉛汞歸眞土，身心寂不動。只此四句，可以該括《悟眞》。蓋定息開關而鑄劍，皆是煉己土以擒鉛。築基還丹而溫養，無非採戊鉛以制汞。及乎得藥成胎，復歸空虛境界，則鉛汞歸土，而身心不動矣。維時陰盡陽純，眞常湛寂，優游物外，化形而仙。其歸根復命之功，究竟不離凝神一著也。己丑歲正陽月金臺行閣雨中續記。

張道傳《悟眞篇集注序》

《補註》四明知幾子著。十治數，湯老先。千年寶，摘樹邊。龍伯國人把釣竿，海石之上註斯編。知幾仙師，姓仇名兆鰲，字滄柱，號知幾子，鄞人也。康熙進士，入翰林，官至吏部右侍郎。少從餘姚黃太冲宗羲，講切性命之學。後與會稽陶素耜元名式玉號存存子，研窮修養秘旨。築棲雲草堂於霅上，獲遇眞人，儿杖追隨，凡七閱月，得聞大道，密受心訣。久之松顏鶴貌，照耀山林。所著有《四書說約》、《杜詩詳解》，及《金丹梯梁》、《黃老參悟》諸書。集補紫陽《悟眞篇註》，訂正古本《參同契經傳》，以招後來。道門中之大慈父也。安山後學張道傳悟仙子謹述。

馬君臨《金丹四百字序》

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本還源，是之謂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兩弦，《補註》，身心指兩體言，不就一人言。後以身心分屬乾、坤可證。所云形神，亦當分彼此二體。以神氣別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以東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謂攢簇五行。以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謂和

含四象。以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殼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氣朝元。以精化爲氣，以氣化爲神，以神化爲虛，故名曰三花聚頂。以魂在肝而不從眼漏，魄在肺而不從鼻漏，神在心而不從口漏，精在腎而不從耳漏，意在脾而不從四肢孔竅漏，故曰無漏。精神魂魄意，相與渾融，化爲一氣，不可見聞，亦無名狀，故曰虛無煉精者，煉元精，非淫泆所感之精。煉氣者，煉元氣，非口鼻呼吸之氣。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思慮之神。故此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陽火煉之，則化成陽氣。以陰符養之，則化成陰精。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心之猖狂如龍，身之獰惡如虎。身中有一點眞陽之氣，心中有一點眞陰之精，故曰二物。心屬乾，身屬坤，故曰乾、坤鼎器。陽氣屬離，陰精屬坎，故曰烏兎藥物。抱一守中，煉元養素，故曰採先天渾元之氣。朝屯暮蒙，晝午夜子，故曰行周天之火候。木液旺在卯，金精旺在酉，故當沐浴。震男飲西酒，兌女開北花，巽風吹起六陽，火符用乾、坤六爻。坤土藏蓄五數，鉛汞會合於中宮，舊作之數非。故當抽添。夫採藥之初也，動乾、坤之橐籥，取離、坎之刀圭。初時如雲滿千山，次則如月涵萬水。龍爭魂，虎爭魄，烏戰精，兎戰神，恍惚之中見眞汞，杳冥之內有眞鉛。以黃婆媒合，守在中宮。鉛見火則飛，汞見火則走。遂以無爲油和之，復以無名璞鎭之。無爲油，坎中金水。無名璞，離內心神。使眞土渾合，含光默默。火數盛則燥，水銖多則濫。火之燥，水之濫，不可以不調勻。故有斤兩法度，修煉至此。泥丸風生，絳宮月明，丹田火熾，谷海波澄。夾脊如車輪，四肢如山石。毛竅如浴之方起，骨脈如睡之正酣。精神如夫婦之歡會，魂魄如子母之留戀。此乃眞境界，非譬喻也。以法度煉之，則聚而不散。以斤兩煉之，則結而愈堅。魂藏魄滅，精結神凝，一意冲和，肌膚爽透。隨日隨時，漸凝漸聚。無質生質，結成聖胎矣。夫一年十有二月也，一月三十日也，一日百刻也。一月總計三千刻，十月總計三萬刻。行住坐卧，綿綿若存。胎氣既凝，嬰兒顯相。玄珠成象，太乙含眞。故此三萬刻之中，可奪天上三萬年之數。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元精喪，元氣竭，而元神離矣。是以三萬刻中，刻刻要調和。倘一刻差違，則藥材耗，而火候虧。故曰毫髮差殊不作丹。欲奪天地一點之陽，採日月二輪之氣，行眞水於鉛爐，運眞火於汞鼎，不可執於無爲，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煉。惟恐不知火候法度，又恐不識藥材出處。要知身中一竅，名曰玄牝。此竅者，非心非腎，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穀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亦在此矣，結胎亦在此矣，脫體亦在此矣。此竅乃神氣之根，虛無之谷。卽在身中求之，不可求於他也。今作《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貫穿陰陽之骨髓，將使煉丹之士，尋流而知源，舍妄以從眞耳。夫金丹於無中生有，養就嬰兒。然丹生於無，若墮於頑空，則又非矣。須知此空乃是眞空，無中不無，乃眞虛無。今因馬自然去，講此數語，汝其味之。

《補註》眞人此序，闡明玄學，包內外，徹始終，取《悟眞篇》竅要，而約言之。尙有意玄而語似滯者，有參差而緒不齊者，如前段身心兩弦數語，蓄疑未解，久之方悟其意。原來身心二字，乃分屬坎、離二家。以一人言，心內而身外。以兩人言，此心而彼身也。《參同契》云，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亦是彼此對言。下文神與氣形，皆當分別二體。兩弦者，下離上坎，卽龍虎之兩弦也。冬至陽之始，夏至陰之始，此乃陰陽分界。然歲功之行，陽能統陰，猶夫修丹之事，神能御氣，故以神氣配乎二至。離體中虛，全以神運，坎體中實，涉於有形，此男淸女濁之辨也。丹家以神綰形，是謂存無守有，與坎、離既濟之道，適相契合矣。後又云，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似指一體而言，實亦彼此互說耳。彼身之氣，可養我心，故以爲宅。我心之神，能役彼身，故以爲主。下文云，心之猖狂如龍，身之獰惡如虎。卽所云心屬乾，身屬坤也。又云身中有一點眞陽之氣，心中有一點眞陰之精，此陰陽互根之宅也。又云，陽氣屬離，陰精屬坎，此陰陽各稟之質也。當據理裁斷，以解其糾紛，亦可一剖所疑矣。以身心分離，坎二家，《參同》所有以神氣分冬夏二至，此須細詳。蓋序言二至，卽丹家之活子午，須就鼎中氣候言。初爻陽動，乃虛無之神卽冬至也。陽火用之，自望以後則漸交陰氣，卽夏至也。陰符用之，故分冬夏二至耳。

中國基督教部

唐元分部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綜　述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　廬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西泰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先無元，後後妙有。開天地，匠萬物，立初人，衆聖元尊眞主。非天主上帝，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身，即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即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天主性接人性，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亞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覩耀來貢，三君朝也。神天宣慶，天神降也。亭午昇眞，則救世傳教功行完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脗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碑云娑殫。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畿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遡耶穌降生近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殆徧西土。大唐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爾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爲造大秦寺於義寧坊，命名景教。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大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顯與儒釋玄三教共峙寰宇。非特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者。聖曆則武氏宮淫，先天則太平亂政，貞裒既相挺迭，水火應必煎烹。用壯相傾，理同盜憎，禍來無鄉。蓋千古有同嘆焉。羅含及烈，重振斯文。佶和再來，渙頒睿劄。玄肅代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亡端。遂勒此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和懸景日，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贖）救世之恩。而貞觀所譯，竝所留二十七部經文，即今貝葉藏中，或尚有可檢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彼國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強指爲僧，渠輩無能自異云爾。即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觀光上國。我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正眞之絕緒者乎。七千部奧義宏辭，梯航嗣集，開局演譯，良足以增輝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士紳，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歎異而敬禮之。然而疑信相參，詫爲新說者，亦繁有焉。詎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帝天之景命無渝，是佑諸賢，間關無阻，更留貞石，忽效其靈。所繇仁覆閔下，不忍令魔錮重封，天路終闕，故多年閟奇厚土，似俟明時。今茲煥啓人文，用章古教，而後乃知克己昭事，以無俾忝生而恒死。此學自昔有聞，唐天子尚知莊事，而況我聖朝重熙累洽，河清鳳出，儀鳳呈祥之日哉。碑文贍雅可味，字體亦適媚不俗，世不乏欣賞者。要於返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禮，何隔華夷。即如西賢九萬里外，繼踵遠來，何以捐軀衝道，九死不悔者，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戶庭，坐聞正眞學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全無福緣者。何以尚生疑阻，悖吾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慙且驚。夫且借碑作砭，明叅細駁，即欲不袪俗歸眞，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斲生理，政恐蟑蟑生死，相尋共作僇民。廻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已爲絕德，而況其進焉者乎。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躔參初度，涼菴居士盥識。

陽瑪諾《唐景教碑頌正詮序文》　旅人偕同志覲中朝也，幾周甲子於茲矣。一切賢者樂與遊，所著諸篇，詳哉其述之也。乃問者逆逆以諾薩弗遠九萬梯航備歷，至即如歸，不能無惑。因嘗具述天主宏慈，惠茲土民，默牖至是，導正闢邪，宜頌宜感。客謂默牖遠來，訓正吾土若民，洵足頌感。然曷弗於數代以前，俾吾先人咸蒙接引，延迨今茲，誠所未解。諾薩時爲太息

曰：淺哉智慧，乃妄議天主意如是乎。雖然，疑而思問，請容進其說。西聖奧斯定云：富者濟貧，凡幾何遲速。提衡在彼，貧者不得預之。受濟頌恩乃其分也。今茲天主祐中土，俾聖教遠來弗頌受，乃怨而責其後至也。借如有鰥升聞，登庸三錫，顧責君寵奚遲。誠哉狂悖莫甚焉。且中賢既言之矣，孰先傳，孰後倦。賢師教其弟子，與天主率厥下民，亦若是焉爾。天主教人，先性教，繼寵教。性教者，吾人因性光也。寵教者，天主超性光也。未能盡厥因性，頓冀超性，是未步先望趨也。前此中士若性教弗違，尚超性云乎哉。抑聖經喻聖教如日，其初出未曜普地。繇近逮遠，漸被厥光。被早固忻，被遲勿憎，旋至旋被矣。西方距中土幾九萬，聖教來滋遲固也。理論至此，必不復惑。矧遡厥繇，又弗惟自今始。邇歲幸獲古碑，額題景教。粵天主開闢迄隆臨，悉著厥端。時唐太宗九年，爲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至西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歲矣。是碑也，大明天啓三年，關中官命啓土，於敗墻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廓外金城寺中。岐陽張公賡虞搨得一紙，讀竟踴躍，即遺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士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古先英辟顯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尚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光啓，愛其載道之文，並愛其紀文字畫，復鐫金石，楷摹千古。夫鴻碑較著，朗鑒有王，似勿更贅。惟碑旨淵義古，不敏鹿覽者未辨，或猶託其詞以固前惑也，因弗避膚拙，詮厥概，爲來者孚券云。大明崇禎辛巳孟春之望陽瑪諾題。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　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亞，其國史書載上古事蹟極詳。自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稱爲聖土。春秋時有二聖王，父達味德，子撒喇滿，造一天主堂，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費以三十萬萬。王德盛智高，聲聞最遠。中國謂西方有聖人，疑即指此。古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緜、絨罽、顏料極佳，城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甚厚無隙，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

石韞玉《獨學廬二稿》卷下《唐景教流行碑跋》　明崇禎間，西安守管陵鄒靜長幼子歿，葬長安崇仁寺之原，掘地數尺得此碑。按唐時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他方雜夷來者有摩尼，有大秦，有祆神。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波斯寺於義寧坊。天寶四載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碑云大秦國有上德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其言貞觀中賜名大秦寺云云，乃胡僧誇誕之詞，非實也。大秦之教本不出於波斯，初假波斯之名以入中國，後乃改名以立異。《地理志》謂，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歟。總之三夷道皆外道邪見，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義而妄爲之耳。其實與末尼、祆神無別，若今之所謂天主教者流亞耳。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七《景教流行中國碑》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巖寺碑，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疑祆字。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蘇，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即大秦遺教，天審然否。後題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火祝布，即火浣布也。

畢沅《關中金石記》卷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建中二年太簇月立，僧景淨撰文，呂秀巖正書並題額，在西安府崇聖寺。大秦即黎軒，《說文》作麗軒，《漢書・西域傳》所稱梨軒條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水經注》恆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恆水東到多摩黎軒國，即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黎軒，道元之據此，蓋以黎軒爲即波麗矣。攷條支即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黎軒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於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之誤。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一五《天主教論》　西域有叢神，謂之大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子中設至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像，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恆迦達緣品》云，恆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僞問天祠神主，猶言當繆，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是所謂天神者，事火事日，又雜兼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蘇能成大宗。耶蘇亦作爾息，亦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邏。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遇仙人，姓迦藍，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向菩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彼等實勝。菩薩又問劫盡，阿羅邏默爾微笑，菩薩背去。阿羅邏言，惟願仁者所行之處，常得吉祥。於是菩薩遂行。《荅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諦各含，遂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優陀羅作飛狸，阿羅邏在邊地作主。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邊地。《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誑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恕，此云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秦言天主。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十三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爲天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謂富貴人主。其言天主邊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眞羅刹言之。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薩寶府祆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祆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九元眞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爲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訶存鬚削頂，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冥報記》云，貞觀時，馬嘉運入冥。知王五戒死爲天主，即今所謂天主，則其時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曆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九年，至京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劄，所記舛繆不相合。回回《斡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蘇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眞源》，馮秉正《聖言廣益全編》，及《眞詮自證》等經，冗鄙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品》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大秦胡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且上高柱，一手執柱端，一足躡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謂裸形求仙，是尼犍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杙，後不事日，猶留其式。耶蘇母抱耶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裸體張十字架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蘇磔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蘇誠磔死架上，何忍寶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母何爲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淩。是專指天主教言之，時天祠猶散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齋會聚集，各爲一處。是猶同赴齋請，其截然分土，不知始於何時。今天主教皆羅刹，力距佛。佛以羅刹名被之，夜叉戾厲，洋人巧器，亦呼爲鬼工，而羅刹安之，其自言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爲人窮工極巧，而心竅不開，在彼國爲常，在中國則爲怪也。乃好誘人爲之，而自述本師之事，亦不求所本。然則耶蘇在羅刹爲持世之人，而他部之人入其教，則亦無心肝之人矣。

俞樾《湖樓筆談》卷七　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國碑》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又云：「七日一薦，洗心反素。」論者謂即今天主教，固已。惟

景教之義未詳。愚謂景教者，丙教也。唐人諱丙，故以景代丙。丙教者，火教也。據《冊府元龜》所載天寶四載之詔，知景教初入中國謂之波斯經教，所建寺名波斯寺。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然則天主，即諸胡所事火祆也。丙者，火位，故謂之丙教。後又避諱，改作景教，而其義乃不著矣。碑文云：「景宿告祥。」景宿即火宿也。又云：「懸景日以破暗府。」謂火也、日也。景教之義可以瞭然。又云：「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余讀其文，爲之太息。夫海外諸國以中國爲唐人，至今猶然。「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此語蓋驗於千載後矣。

夏燮《中西紀事》卷二

耶穌以天爲父、自稱神子，厭世上仙，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於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爲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考，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又有三一分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碑中所云室女誕聖於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祆神二也，末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其國，祆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女夷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於外夷，而祆神之即天主，遂爲西人假托，以爲彼教之流行中土，蓋千年於茲矣。【略】自利瑪竇入中土，得與徐光啓交，自謂淵源於東漢。繼以艾儒略得見《景教碑》，遂援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考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靈異迹及其受刑十字架上，代民贖罪之顚末。圖寫流布，於是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於世。

徐繼畬《瀛環志略》卷三

按上古時波斯天竺皆事火神，拂菻即猶太。以西，皆事天神。事火神者拜旭日，或燃柴薪向之禮拜。民非火化不生，非白日則宇宙無睹。故兩地之夷，上古即有此俗。義起報本，非邪神也。事天神始於摩西，時在有商之初。沃丁年間。託言天神降於西奈山，在阿剌伯境內。垂十誡以教世人。七日安息禮拜，即起於此，距教祖之生，尚隔一千數百年，乃洋教之所自出。非即洋教也，天竺自佛教興而祀火之俗改，今西域之乾竺特，南印度之孟買，仍有拜火之俗，是其明證。波斯則自唐以前尚未改，後其國爲回部所奪，始改從回教。然至今禮拜，仍兼拜火神，故惡末嶼有太陽火神古殿也。中國自前五代時，有祆神祠，又有胡祆祠火祆祠。唐時有波斯經教，天寶四年，詔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又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述。今考祆字從示從天，即天神。其教起於拂菻，即猶太摩西初建此國，教祖乃其裔孫。本大秦國之東境。大秦即意大里之羅馬國。漢人因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稱爲大秦。其本國並無此名。謂胡祆之即祆神，祆神之即天神，祆字本中國人所造，西土不同文，安得有此等字。而屬之大秦似也。拂菻自漢初隸羅馬，至唐時乃爲阿剌伯所奪。是即西教之嚆矢也。若火神教則出自波斯，與大秦無涉。謂爲火祆，則已混火神於天神。謂波斯教出於大秦，則又遡本支於異姓。《景教》一碑，尤爲荒誕。景教即火教，中間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亭午昇眞云云，皆指太陽火也。又牽涉洋教，其所謂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者，不知何人。而一切詞語，又皆緣飾釋氏糟粕，非火非天非釋，竟莫名爲何等教矣。蓋波斯之祠火神，本其舊俗。而佛教行於天竺，乃其東鄰。天神教行於大秦，乃其西鄰。至唐代，則大秦之洋教又已盛行。胡僧之黠者，牽合三教，而創爲景教之名，以自高異。中國不知其原委，遽從而崇信之。正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耳。又碑中云，貞觀十二年，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阿羅德果自秦來，其爲洋教無疑，其經當即歐羅巴所傳之教書，乃當時不聞有此。而其所謂景教者，依傍於波斯之火神，潤色以浮屠之門面，是不可解也。自唐以後，佛教盛行，胡祆火祆之祠，波斯大秦之教，俱不復見。據泰西人所紀載，惟阿非利加北土之阿比西尼亞尚有大秦教名，亦仍是波斯之火神教耳。

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四日巳刻，自西安浙館起程。【略】四里西門，二里半西郭門，郭內有馮恭定公祠。邑人柏子俊景偉創議重建。家君護陝撫時，奏請列入祀典。五里金勝寺，唐波斯胡寺也，後訛稱崇聖寺，明成化中秦王題曰崇仁寺，乾隆時，巡撫畢沅題曰崇聖寺。寺後有金勝鋪，故俗呼金勝寺，爲西安諸寺之冠。同治元年夏，回匪屢攻省城，提督馬德昭，孔廣順等力卻之。近城邨堡多遭蹂躪，紳士梅錦堂集團勇，守金勝寺堡，難民挈眷相依。六月初四賊攻西關，錦堂出戰，賊繞入寺，燒殺男婦數千。彼時奏案僅云團勇小挫而已，去年夏隨友人測量憩此，遺老爲余言之。復於瓦礫中，見《景教碑頌》，述大秦國阿羅本以貞觀九年至長安，十二年太宗爲

建寺，歷代帝王公卿相繼崇奉　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僧景淨撰碑頌，朝議郎呂秀巖書　審觀碑文非印度佛教、非波斯火教、非天方摩尼教、明李之藻等據爲大主教，其或然歟。

董祐誠《董方立遺書》文甲集卷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後人目爲西洋天主教之祖。王氏《金石萃編》以大秦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一。按明王徵作《奇器圖說》，序稱《景教碑》頌與天主教若合符節。徵親從湯若望、鄧玉函等遊，所言自當有據。大抵西域諸教皆宗佛法，後來更創新奇，滅棄舊教，故或奉阿丹或奉耶穌，而淸眞寂滅諸旨，則彼此同襲。回回之教出於大秦，歐邏巴之教復出於回回。碑稱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及眞寂、眞威、昇眞、眞常、眞經，既與回回教相合，而湯、鄧諸人初入中國，尙不忘其所本，迨其術既行，則並諱之。梅定九謂西洋之學，因回回而加精。戴東原謂西洋新法襲回回術，其云測定乃欺人語。誠哉，是言也。《菩悪宿曜經》十二宮名，回回、歐邏巴皆同。凡佛經所稱閻浮提日中時，東方弗婆提便冥，西方瞿陀尼則初出，北方鬱單越則夜半，及風輪持水輪，水輪持大地，皆西人地球諸說所本，知西域皆宗佛教矣。自唐以來，回教既遍天下，而歐邏巴以微技見錄，曰久蔓滋。今則商賈之貿易，士大夫之陳設，無不以洋製爲上。以中國有數之金幣，易海外無益之奇淫，而愚民復時爲耶穌邪教所煽惑。雖嚴旨禁除，而根株未絕。景教之流毒，不知其何所底矣。

錢潤道《書景教流行中國碑後》　此碑明時始出土，宋人金石書皆未著錄，不知果眞唐碑否。碑言景教，殆卽明之天主教，今之耶穌教耳。碑中所言多與此二教合，故前人已謂此天主教入中國之始。碑中言三一妙身，卽二教謂上帝、聖神、耶穌，三者合爲一體也。碑言眞主阿羅訶，卽二教言天主耶穌，音近而譯者字異也。碑言判十字以定四方，卽二教所言十字架也。碑言室女誕生，卽二教所言室女摩利耶生耶穌也。碑云七日一薦，卽二教所言七日一禮拜也。然此碑所言，雖與二教合，竊疑是明時利瑪竇入中國後，令中國習其教之人，僞作此唐碑，以自誇詡。故碑言太宗貞觀九年至長安，唐太宗命房(元)(玄)齡賓迎入內，翻經內殿，問道禁闈，詔令傳習，而考之內實無其事。又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錢竹汀《景教考》已據《冊府元龜》，辨天寶四載，始改波斯寺爲大秦寺。則碑之所言實誤，與《冊府元龜》不合。故疑此碑，乃明時中國習彼教之人僞撰，以誇張其教。惟碑爲明人僞撰，故詐爲明時始出土云。

頗有見　俞蔭甫先生評閱

丁韙良《天道溯原》卷中《釋疑端以明真道》　茲附徐光啓奏摺，並景教碑文。下卷首章附有猶太碑文參考有益。其奏摺意眞詞切，文氣深純，古今教中辨論，罕有其比。查唐朝有景教，亦耶穌聖教之一門也。由波斯傳入中國，至今別無蹤蹟，惟留碑銘於西安。若究其未能廣傳之故，或以駁雜不純，或以屢遭大變，未可知也。而元時之奉景教者，尙屬不少，今則無聞焉。其碑文以之作證，不無精意可考。

紀事

徐光啓《景教堂碑記》　我中國之知有天主也，自利子瑪竇之來賓始也。其以像設經典入獻大廷，賜食大官，與士大夫交酬問答，因而傳播其書，興起有衆也，自萬曆庚子利子之入都門始也。其莊嚴祠宇，崇奉聖像，使聞風企踵者瞻仰依歸也，自萬曆辛亥利子之賜塋授室始也。利子以九萬里孤蹤，結知明主，以微言至論，倡秉彝之好，海內實修之士波蕩從之，而信者什百千萬不能勝疑者之一，何也？其言曰：『西儒所持論，古昔未聞也！』嗚呼！古人之前未有古人，孰能無創乎？天地萬物皆創矣，仰中國之有天教已一千餘年，非創也，何從知之？以天啓癸亥關中人掘地而得唐碑知之也。碑文所載貞觀至建中，累朝英誼，崇重表章，事辭頗悉，今已大行世，不具論。獨是太宗以後歷玄、肅、代、德，建寺度人，殆遍天下。聖曆、先天稍爲下士所笑，開元御宇，益振玄綱，乃至五季之世，昏雺彌天，遂從湮息。迄茲千載，然後貞石效靈，可見斯道也，契合於興朝，乖迕於亂世，沉埋泯沒於傾危板蕩之時，昭明顯融於河淸儀鳳之日，皇皇眞宰，默自主持，豈人力所能擬議哉！鋪觀前後隆替之繇，在唐則法壇道石，所在皆是，上自帝王，下迨房、郭諸臣，信嚮綦殷。而西來經典，如云廿四聖舊法，廿七部眞經，翻譯較少，以故百年以後，遺言遺書蔑如也。近來教士，願力弘深，畢世鑽研，抑首著述，所譯內外諸篇，日增月益，如川方至，如日方

升，寖盛寖昌，殆無窮竟。而和窩精字，稍遜盛唐。蓋自辛巳以來，於端，於韶，於洪州，於白下，於武林，於三吳，往往自築精舍，或僦居廛郭耳。頃年，二耆宿，周行秦晉，所在名公，延留居止。於晉絳則有兩韓孝廉，信向尤爲篤摯，爰始爰謀，圖維卜築，將以崇嚴像設，奠安道侶。乃擇於城之東南，捐貲創建，爲室若干楹，內馳書數千里屬余記之。余惟眞主恩施，窮天罄地，無物可酬，人類中稍足自效者，惟信德爲首。信有多端，崇奉其一，倡導其一。有唐之總仗賓迎，特令傳授，崇之謂也；義寧首建，延及諸州，倡之謂也。其在於今，若孝廉之萬里將迎，捐資營造，可謂崇矣；肇立景門，獨有欽賜一區，至於郡邑，則晉絳爲始，可謂倡矣。繼自今而承風相效，人有肅心，豈非此舉實爲之嚆矢耶？凡事大者不速成，歐邏巴數十國暨其他國土以千計，今若於景教者，無不始乎乖暌，終乎翕順。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年，而後人心大同，教法圓滿。蓋眞主所賜景福，盛大無比，非艱難歷試，不以輕畀其人耳。頃自利子以來，雖一甲子而近，乃自阿羅本賓唐，至於今，千餘載，不爲不久矣！以其時考之或可矣，況聖明御世，日月重新，盛德大業，十倍唐宗，皇矣鑒觀，得無意乎？天人之際，何敢妄意揣摩，則以禎符疊至，《景碑》同出之祥，卜之也。是爲記。

又《鐵十字》　近天啓乙丑，長安掘地得碑，題曰《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首冠以十字，亦一證也。碑中言景教自唐貞觀九年，大德阿羅本始奉以入中國。國主大臣，如太宗、高、玄、肅、代、憲宗，及房玄齡、郭子儀之屬，悉皆尊奉。貞觀十二年，建寺於京師之義寧坊。高宗令於諸州，各置景寺。肅宗又於靈武等五郡建立。則終唐之世，聖化大行，上德高賢，比肩林立，法壇道石，周徧寰宇。何況江石世載文明，廬陵素稱赤望，有茲事迹，豈足疑乎。

王徵《遠西奇器圖說録》　邇來余省新從地中掘出一碑，額題《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乃唐郭子儀時所鐫。千載如新，與今日諸賢所傳敬天主之教，一一若合符節。所載自唐太宗以後凡六帝，遞相崇敬甚篤也。在昔已然，今又何嫌忌之與。

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下《景教流行中國碑》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曾景淨述，呂秀巖書，建中二年。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六寸，計三十二行，每行六十二字。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穎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翛然長逝。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三世因緣，此兒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頓陽劉雨化集中，字完好無一損者，末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

著録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四　《景教流行中國碑》，曾景淨撰，呂秀巖正書，建中二年太簇月。今在西安府城外金勝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西學凡》一卷，附《録唐大秦寺碑》一篇。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即於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改目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滸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有此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呵憐切，註爲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桯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

雄，號白番，本西域之賈人。聞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整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爲亙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爲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曆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即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〇二《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

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太常卿賜紫袈裟寺主僧業剎檢校建立碑石，僧行通羅於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身，元元眞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於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僧廿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國，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阯五天竺相貿易。開元盛時，西戎冒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典，迎入內譯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於中國。然惟建寺可以度僧，計當時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已萬五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一人涖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遂至無算，何耶。《金石錄補》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雋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翛然長逝。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三世因緣，此兒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愛齋金石刻考略》

大秦即梨軒，《說文》作麗軒。《漢書·西域傳》所稱梨軒，條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水經注》恆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恆水東到多摩梨軒國，即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軒，道元據此，蓋以梨軒爲即波麗矣。攷條支即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安軒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入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於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之誤。《關中金石記》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修寺碑稱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秘疑祆字。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霑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元元眞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即大秦遺教，未審然否。後題大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曰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火祝布，即火浣布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十二年秋七月於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嚴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今據《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菻，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

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玄)眞，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於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於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於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回紇請荆，楊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嬈穢。畫魔王跽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於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輿三夷寺之例覈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唇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於摩尼、祆神也。錢氏《景教考》。

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謨罕騫德。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清眞之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剌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按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之史，班班可攷。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剌特，《降與母撒》之經名。則逋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納，《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眞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眞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眞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眞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儒昧任，不可窮詰。而其緣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爾兒罕，占城，日本，眞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顧倒道而行，迕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曆，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見《新唐書・回紇傳》。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亘於中土而不可復遣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眞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邏巴奉天主耶穌，或云即大秦遺教。據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搆於西洋，利瑪竇自歐邏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歐邏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迤西而南，經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泊交廣以達中土，有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本朝《職方會覽》、《四彝圖說》諸書攷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爾，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即回鶻，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國，以今《職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伯尔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佛菻，即拂菻則

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其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祆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祆神字當從示，從天，讀呼煙切，與從夭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爲祆。《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祆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以與今回回相同。此碑稱常然眞寂，戢隱眞威，亭午昇眞，眞常之道，占靑雲而載眞經，舉眞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眞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於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雜　録

天下第一傷心人《天主邪教入中國考略》　弘治二年，匪徒趙瑛、金鐘、趙俊、俺都剌、曹左、傅儒等，又增造妖書，廣買地基，建造妖寺，分黨於陝之西安，浙之寧波等處，遍傳邪教。且僞造《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序》，載大秦國阿羅本載眞經至長安。貞觀十二年，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並及高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皆崇尊其教，廣建祠學，首載寺僧景淨述，末載建中二年立，朝議郎呂秀岩書云云，埋西安府城外，佯掘之以證其教由來之久。

夏燮《中西紀事》卷一《通番之始》　利瑪竇初至京師，而明之禮臣不識大西洋之爲何地，意大利亞之爲何國也。然中國固不識大西洋之地，而利瑪竇方自海外來，亦茫然，安識其所謂大秦者。蓋自與徐光啓輩交，又得見唐之《大秦景教碑》，以爲與其國所奉事之天主教合，故中外稱之無異詞。艾儒略者亦西人，既載其碑於所撰《西學凡》後，又考其疆域，序其島岸之國名，而作《職方外紀》。

又　蓋西人初至中國，本不識所謂大秦者。及見《大秦景教碑》，遂以大秦天主誕生之地，而不知如德亞實在亞細亞洲中，不可強合，是不審大秦之別爲一洲也。

又　《景教碑》中有室女誕聖於大秦之語，西人傳會室女卽天主之母，遂以天主爲大秦產。不知其下文云：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是天主經像來自波斯，而大秦竊之以爲己有耳。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著　録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開封回民家得猶太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教皇許。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尤足資彼教之考證矣。

《尊　經》

綜　述

佚名《尊經跋》　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明清分部

利瑪竇《天主實義》

綜述

利瑪竇《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眞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

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

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蓋彼此皆獲罪於上帝，所以天主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

竇也從幼出鄉，廣遊天下，視此厲毒，無隙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鄙懷久有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興起攻之。竇乃述答中士下問吾儕之意，以成一帙。

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判之威也。

凡爲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

顧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時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瑪竇書。

馮應京《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

空之說，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說，若出吾六經上。爲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迴，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

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駕說於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於其下。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

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

化中　見謂人之與人倫、遺事物、猥言不著不察、要爲脫輪迴也、乃輪迴之誕、明甚　其畢智力於身謀、分町畦於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　語性則人人異於禽獸、語學則歸於爲仁、而始於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　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　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　吾輩卽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

愚生也晚、足不遍閫域、識不越井天、第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謹序

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　蓋卽知卽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

說大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卽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　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創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瑕論　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　而敢於幻天藐帝、以自爲尊　儒其服者、習聞天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　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

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謂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侵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　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　而尤懇懇於善惡之辯、祥殃之應　且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　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遍深雪、以庶幾無獲戾於皇天上帝

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泰斯合

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　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悔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　舍善遂惡、比於厭康莊而陟崇山、存涉海、亦何以異？　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　臨女、無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　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

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　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末之或先　信哉！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　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己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　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

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汪汝淳《重刻天主實義跋》

自昔聖賢之生、救世爲急　蓋體陰隲之微權、隨時而登之覺路、繼天立極、有自來矣

三代以還、吾儒主鬯　自象教東流、彼說遂熾

夫世衰道微、押闔變詐之機、相爲蟊賊、毋亦惟是、徇生執有之見致然　竺乾居士、予以正覺、超乘而上、庶幾不墮於迷塗；蓋化實而歸於虛、欲人人越諸塵累、不謂於世道無補也

夫始而入、既而濡、乃今虛幻之談、浸爲冥諦　學人不索之昭明、而求之象罔、喝棒則揚眉、持呪則瞬目、豈不謂三昧正受乎哉、何夢夢也？　利先生憫焉、乃著爲《天主實義》

夫上帝降衷、厥性有恆、時行物生、天道莫非至教、舍倫常物則之外、又安所庸其繕修！　此吾儒大中至正之理、不券而符者也　蓋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持今日救世之微權、非挽虛而歸之實不可

夫逃空虛者、得聞足音、蹶然而喜、不亦去人愈久、悅人滋深乎？　今聖道久湮、得聞利先生之言、不啻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也　淳不佞、深有當焉、特爲梓而傳之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仲秋日、新都後學諸生汪汝淳書

紀事

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相國沈公蛟門諱一貫　時爲設醴，且饋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庵諱琦者，屢叩利子所學，深相印可，遂大有志於天主正道。時求所譯經典，復命速譯其餘。且數上疏，排擊空幻之流，欲以章明聖教。竟賞志以沒，惜哉！於時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慕岡馮公諱應京都諫曹公諱於泰大參吳公、龔公，都水我存李公諱之藻相與質疑送難，著而成書，名曰《天學實義》。而僉憲馮公令速梓以傳。利子以文藻未敷，未敢輕許。馮公曰：『譬如垂死之人，急須藥療之，如必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爲救世神藥，烏可緩也。』於是並《二十五言》梓行世，馮公兩爲文弁其首。厥後諸書行世，人心漸明。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歷)(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論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排辯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並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迴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天主實義》 耶穌會利瑪竇述。是書命名之意，馮應京序中言之詳明，曰：『《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天地人物之上主也；原序祇曰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略】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按馮應京安徽泗州人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因劾太監陳奉，被誣入監，偶得利子《天學實義》書稿一冊，讀而感悟，遂作序弁首，並促利子付梓，馮公且於一六〇二年皈依聖教。馮公作序在一六〇一年，而是書殺青則在二年後，即一六〇三年。利子有引，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並有李子重刻序。《四庫全書》亦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是書分上下二卷，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創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此篇作證天主萬物有一主宰；妙在抽象之哲理，能以文筆達之，閱之心爽神快。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即辨斥佛老空無之說，與宋儒太極之論，結論謂太極與理不能爲物之原。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此篇上許多玄理，徵明人有不死不滅之靈魂，非常透徹。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辨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此篇將宗類分解詳明，設譬顯豁，足以辨明天主不能與萬物爲一體。第五篇辯駁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此篇將佛家關於輪迴殺生之種種讐言，辭而闢之，衛道之論也。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並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此篇將天堂地獄等之諸多難處，解答明白。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教士正學。讀此篇而儒家性善性惡之問題，得有其正確之答解。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並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按聖教初入吾國，人見教士不婚不娶，多有驚異之者。此篇將教士守貞之道闡發詳細，足以釋羣疑也。

是書之言論，深得當時士大夫之贊許，其觀念又浸潤人心，有極大之威權；有閱之而感動，因而皈依聖教者，不一其人，若馮應京即其一也。

是書利子在南昌時所著，一五九五年已在該地初版；厥後利子到北京，稍加潤色，在一六〇一年，〇三年再版。一六〇四年且譯成日本字，最後亦譯高麗文。論此書者，西書有Mémoires de Peking, t. VIII, p. 168; Lettres Edif., t. III, p. 59.

是書有一特點，即書中稱天主爲天爲上帝，蓋依據我國經書上之意義也。一七〇四年，教皇格來孟十一世禁止此稱呼，故《天主實義》之後印者，

均改去天及上帝等字。今徐滙書樓藏中有明刊重刻本，爲未改本，亦一至寶也。

利瑪竇《交友論》

綜述

利瑪竇《友論引》 竇也，自最西航海入中華，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遺敎，卜室嶺表，星霜亦屢易矣。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觀上國之光，沾沾自喜，以爲庶幾不負此遊也。遠覽未周，返棹至豫章，停舟南浦，縱目西山，玩奇挹秀，計此地爲至人淵藪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捨舟就舍，因而赴見建安王。荷不鄙，許之以長揖，賓序設醴驩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邦，願聞其論友道何如。」竇退而從述曩少所聞，輯成友道一帙，敬陳於左。

馮應京《刻交友論序》 西泰子間關入萬里，東遊於中國，爲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繫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汎汎然相讙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於其中之不容已，而極於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爲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烏有友聲，人有友生，烏無僞也，而人容僞乎哉？京不敏，蚤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遊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爲務，殊有餘愧。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付之剞劂，冀觀者知京重交道，勿忍見棄，即顏未承，詞未接，願以神交，如陽燧向日，方諸向月，水火相應以生。京何敢忘德。《交友論》凡百章，藉以爲求友之贄。明萬曆辛丑春，正月六日，盱眙馮應京敬書於楚臬司之明德堂。

瞿汝夔《大西域利公友論序》 昔周家積德累仁，光被四表，以致越裳，肅愼，重譯來獻。周文公讓而不居，曰「正朔不加，未敢臣畜」。於是以賓禮賓之，而《周官》、《王會》，著在史冊。自時厥後，漢通漢磧，唐聘海邦，雖亦殊域，並至德感，鮮稱故庭。實則繁而論著罔列。洪惟我大明中天，冠絕百代，神聖繼起，德覆無疆，以致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款，匪希聞達，願列編氓，誦聖謨，遵王度，受冠帶，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踐眞修，申敬事天之旨，以裨正學。卽楚材、希憲，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於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於韶，予適過曹谿，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俾爲一言弁之。予思楛矢白雉，非關名理，而古先哲王猶頒示之，以昭明德；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賓，服習聖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謠之獻，其爲國之瑞，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拈出矣。然於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國融等，爲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友人瞿汝夔序。

陳繼儒《友論小敘》 伸者爲神，屈者爲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莊事者也。人之精神，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伸於朋友，如春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四倫非朋友不能彌縫。不意西海人利先生乃見此。利先生精於天地人三才圖，其學惟事天主爲敎，凡震旦浮屠老子之學，勿道也。夫天孰能舍人哉？人則朋友其最耦也。檇李朱銘常，於交道有古人風，刻此書，眞可補朱穆、劉孝標之未備。吾曹宜各置一通於座隅，以告世之烏合之交者。仲醇陳繼儒題。

朱廷策《友論題詞》 蓋自陳、雷蔑聞，而公叔絕交，始有激論。以予所睹，利山人集友之益大哉，胡言絕也？班荆傾蓋結帶之歡，詎惟是昔人有之？管、鮑、慶、廉，迄於今日，此誼故多烈云。少陵詩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殆卽伐木乾餱之刺，用以示誡則可，倘執五交三釁，而概謂四道，終不可幾於世也，當不其然？丁未新秋日，朱廷策銘常父，題於

寶書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撰。萬(歷)〔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爲利害而言，醇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仇者過訾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爲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鬱岡齋筆麈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則此書爲肯堂所點竄矣。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八《格言類・交友論》 歐邏巴人利瑪竇譔，有馮應京序。馮公敎友也，其歸依聖敎，得益於利子之天主實義。已故禮部尚書瞿文懿公之長子汝夔亦有序，汝夔從利子遊，後亦入敎。利子作是書，爲南昌之明宗室建安王，一五九五年書刊於南昌，書中所言交友之道，皆爲至理名言；其中許多觀念，爲我國人所未習聞者，如曰：『吾友非他，即吾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又有許多思想，非常超越，有非常人所能領悟者。

此書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類存目。金壇王肯堂錄入其所著《鬱岡齋筆麈》第三冊，謂：『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乎其言之也，病懷爲之爽然，勝枚生七發遠矣；使其素熟于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於篇。』

利瑪竇《逑友篇》

綜述

衛匡國《逑友篇小引》 昔西泰利先生緝《交友論》，第與建安王言少時所聞，未盡友義之深之博也。是篇之述，予雖盡力竭知，敢自謂於友義足盡哉。緣旅人自西海觀光上國，他無所望，惟朝夕虔祝，願入友籍者，咸認一至尊眞主，爲我輩大父母，翼翼昭事，爲他日究竟安止之地，此九萬里東來本意也。今既得上國諸君子締交，旅人所願，勿爲假友，共作眞朋。故始終述逑友之道，雖遠離故土之友，此情自不能忘。因始陳實友之所以然，眞交之本，後指與朋友晤聚之美事。但乍習華言，語難達意，惟願讀者，取其意，略其詞。縱詞不文，而所命之意，必不爲不善。故切懇名賢取其義，爲將仆之援。舛錯之正，不事虛言爲勸。惟期共學，謀友之忠寔，以成美俗。俾凡友者，就其所善，避其所不善，相勸相勵，脫疵覓益，則耿耿鄙衷，庶得慊也。或曰與朋友數，恐或斯疏，不知此不可懼也。蓋婉導友以善而不納，則其初認友不眞，既爲吾眞友，倘彼行不端，則吾規不止，何憚於數哉。若曰，略責之，遂足竟友情，此失交友之眞義矣。故言雖樸陋，特覓善篤說，欲覽者采意以成眞交之本。否則，交天下滿，奚其益哉。故能識眞交之本者，於天國近。

張安茂《逑友篇序》 夫五倫之四皆本乎天，獨朋友則本乎人。本乎天者以學問終之，本乎人者以學問始之。然則不學未可以論友，而閱友正所以明學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毛詩》嚶鳴之喻亦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則所以周全乎。君臣父子與夫婦昆弟之道者，惟友也。得友而四倫以正，失友而四倫以乖。故五倫之有友，猶星辰之有經緯，素質之有綵繪。名由之成，事由之立，所係不綦重哉。慨自虢服誼衰，釁彰

蘇暴，藏之矛盾，笑溪壑於胸藏。勢在則鑽若附膻，可聚則軋如饑蚋。及乎患難在前，死喪觸目，求所爲脫驂解絺者無有也，求所爲守疾赴喪者無有也。甚而臨淵下石，乃把臂聯袂之人。市虎成疑，正三物屢盟之輩。嗟乎，此豈友之爲害若是，實乃誤於友者之自害也。夫主有共死生，同利害之交，而後可以行我之忠孝節義。有盡忠告相砥礪之交，而後可以成我之美德令名。如其泛泛相遇，面友非心，則寧有裂裳裹足，側身塵外，爲未嫁之女，爲不售之玉。退而掩戶讀書，濯磨我心，如明鏡無塵，妍媸立辨，以庶幾其一遇可乎。濟泰衛先生爲泰西大儒，越十萬里來晉，所至車騎歡迎，非有感慨於世，而所著《逑友》一編，則曲立善交之方，克盡物情之變，其言足以垂訓薄俗，爲世楷模。自王侯士庶當無不脩之爲箴銘，吾所謂以學問始之者，亦惟此書作自主三復，絕章不倦，已受而讀之，敬爲之序。

西湖旅客張安茂拜撰。

徐爾覺《逑友篇序》

今夫上主之理，不過欲人相勗爲善，其責莫近於朋友。故友居五倫之一，後世存置勿論，自廣絕交出，遂視友如寇讐，是五倫失其一也。然黨錮興而爭殺，門戶起而敗亡，則友之爲害也實甚。凡此皆失其逑友之道，故流患遺毒至是。濟泰衛先生，九萬里航洋來茲中土，甚樂與賢人君子爲友。故必須同志者，相爲感應，相爲氣求，庶幾可以廣其益，一其理也。交道曷可不講乎。雖中國名賢上士，博物洽聞，握瑜懷瑾者，不乏其人。倘或巧媚者多，精實者寡，其道在於擇交，不在於泛交，爲作逑友篇。中間條分縷析，反覆辯難，皆中國古來聖賢未嘗闡發者。天下學人，果能共勸遵率，身體而力行之，君父賴而天下治，臣子賴而身家寧。有益無損，何必廣絕交哉。宜尼贊晏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敬與逑相爲協輔，其中微情奧義，非淺鮮也。何者，敬爲逑後之事，功力皆在於先。未得友，則宜逑。既得友，則宜敬。敬者，敬眞友，敬善友，敬益友。非敬僞友，敬惡友，敬損友之謂也。辨別甚難，可概爲敬哉。今人尚勢利，角憎競，酬饋飲，餙虛譽，非此則交誼日淺。然諾日欺，則逑之之道，不可泄泄言也。先生則不然，先生大德大智，從顯析微。心靜如鏡，情平如衡。靜則妍蚩悉見，平則取擇靡私。以愛人如己之念逑友，則蘭室長馨，鮑肆日化。讀是編者，皆移其風志，永合不忤。忠者逑忠，信者逑信，相愛不懼，順理逑義，毋謗毋妒，不怒不疑，比屋皆然，盡人皆是，俗成美俗，里成仁里，前所云君父賴之而天下治，臣子賴之而身家寧者，先生造福於世不小矣。何有黨錮凶亡之患哉。世上多義友，天子得良臣，豈無裨於平天下之道乎，又豈無裨於上主勗善之理乎。今先生逝矣，是編其萬古不朽與。洪師見示，全爲作序。順治十六年辛丑季夏十日盥手書。

祝石《逑友篇叙》

丁亥五月，衛濟泰先生過玲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數百言，或數十言，間撫手吁曰：妙理，惜無言，字莫形。復沉思久久，顧石曰：且爾，因復授訖，日計五矣。自先生言出，而益知友之不可少也。不可少之故，爲益己之身神。夫泛泛以逑，損者覺益，復著損者等何，等何損益昭，而逑之之道，人樂遵。且知人世事勢所極，情因以必有，析以理所不可不然，不得不然，不可不然者，宜也。宜者，上主所定之公性也。不得不然者，愛也。愛者，上主所賦之仁性也。宜也，愛也，故人樂遵也。先生偉儀修體，而神明慈燁，望之猶天神，所謂至人也。願讀是篇者，惟求理之非是，勿以傲睨橫衷。理是，則益身神。益者何，修德。明修德，自能事上帝。

著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八《格言類》

泰西耶穌會士衛匡國濟泰氏述，西湖旅(安)(客)張安茂序，松江徐爾覺順之甫序，蘭谿祝石子堅氏序，此序首謂：「丁亥五月，一六四七。衛濟泰先生過玲巖，時山樓坐雨也，言及《交友論》，先生不止此，因日授數言，或數十言。」此書成於順治四年；目錄如下：

上卷　得眞友之難　眞僞友之別　眞友不相懼　當擇何友　下善友之害　善友之益　眞愛之能力　眞交之本　眞友順友之理不求非義者　自不善外眞友無不當行　解友不可憑之疑

下卷　友之善惡易染　交友不可有怨惟宜和柔　交友不可生憎不可如競　交友毋謗　交友毋自譽　兩舌者不可爲友　交友爲饋非交友也　善用其饋之宜　羅瑪總主與其友書

利瑪竇《二十五言》

綜述

徐光啓《跋二十五言》 昔遊嶺嵩，則嘗瞻仰天主像設，蓋從歐羅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留都，略偕之語，竊以爲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亡何，齎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急大官飧錢。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聞其緒言餘論，卽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爲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間遊從請益，獲聞大旨也，則余向所嘆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是乃糟粕煨燼中萬分之一耳。蓋其學無所不闚，而其大者以歸誠上帝，乾乾昭事爲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卽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淨潔，以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間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蓋是其書傳中所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誡也。啓生平善疑，至是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間請其所譯書數種，受而卒業，其從國中携來諸經書盈篋，未及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復少。此《二十五言》成於留都，今年夏，楚憲馮先生請以付梨棗，傳之其人，是亦所謂萬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余更請之曰：『先生所携經書中，微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數輩，相共傳譯，使人人飫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意乎？』答曰：『唯，然無竢子言之。向自西來，涉海八萬里，修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文物之盛，如復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名公遊，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信道之不孤也。翻譯經義，今茲未遑，子姑待之耳！』余竊韙其言。嗚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眞人，覽我德輝，至止於庭，爲我羽儀，其爲世珍，不亦弘乎？提挈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文明之休，日可竢哉！日可竢哉！萬曆甲辰長至日後學雲間徐光啓撰。

馮應京《重刻二十五言序》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爲知者設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教，大西國利先生作也。夫大西於中土不遼絕乎。唯是學專事天，見爲總總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咕危則拯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厭飫常餐，則尋珍錯於山海，亦祇以異耳。先生載此道映，梯航而來，以惠我中國，如龍鸞鳳翥無所希覯，要以陳得失之林，使衆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之訓夥矣，然餔糟者見譏於輪人，掞藻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已。儻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游夏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京既受而卒業，幸裨涼德，乃付殺青，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內刑，且聽道說途於震修無當也。惟是匯流西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者，曙所嚮往，則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心。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旦盱眙馮應京書。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邏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爲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八《格言類・二十五言》 大西利瑪竇述，新都後學汪汝淳較梓，有盱眙馮應京序，及雲間徐光啓

跋，有一本倫理書，二十五節修身格言。馮公見而稱許，乃出資殺青，刊於萬曆甲辰年（一六〇四年）。李之藻收入《大學初函》，金壇王肯堂亦錄在《鬱岡齋筆麈》卷三，改名曰《近言》。王氏評謂：「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王氏摘錄時，曾刪潤字句，故所言與《二十五言》刻本少有參差，對照可知。《四庫》列入存目，其評論多誣言，欠公正。

艾儒略《五十言餘》

綜述

張賡《題五十言餘》 西泰利先生初以《二十五言》行射覆者，云天數二十有五也。今思及艾先生復有《五十言餘》，因而重之也。又謂愼言其餘也，天何言哉，述天上事，行上天功，何必言。吾謂《五十言餘》可無，併《二十五言》亦可無也。夫不善讀者，言言皆忘，善讀者言言亦皆若忘。忘也者，言當前茫然不行也。若忘也者，神在行，默而化於言也如是。而艾先生題曰言餘，寔點化人以言外之意乎。故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總而歸之無言，惟一天主。

著錄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八《格言類・五十言餘》 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譔，同會傅汎際，陽瑪諾，費奇規訂，值會傅汎際准，梓於乙酉年（一六四五）。昭事生張賡題，乃一本箴言書。五十餘言云者，對利瑪竇之《二十五言》一書而云。

利瑪竇《畸人十篇》

綜述

李之藻《畸人十篇序》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飈，與夫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始不肖以爲異人也。睹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

至人侔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關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志以禔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秪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衆也。非譚玄以罔生，即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粱之適於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耶？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序。

周炳謨《重刻畸人十篇引言》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

稱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未解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足，蘄有善焉；吾善細，蘄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求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弔詭者耶？卽謂之畸人，宜也。

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魏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參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亦無貳於殀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修事天之節，而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蘊殊，科然大指可睹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勾吳周炳謨書。

王家植《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丙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髯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漢利子之異也。

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獵鬼之區，諸唉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去身毒爲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事天語，往往不詭於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卽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乖盭。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子之異也。

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當，豈不可乎？匪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卽世無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閡障之。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汪汝淳《畸人十篇跋》

利先生有《天主實義》行於世，淳既爲板而傳之矣，復有《畸人十篇》，蓋述其與縉紳士人答問之語。淳得而讀之，則皆身心修證之微言，其間釋疑辨惑，罕譬而喻，較之《實義》爲更切。今世學士，務爲恢奇，習聖賢之言，往往取道於嵩嶺，豈眞有所證合哉？閒托微燐，徒立義以救饑耳。利先生從西域來，推天主之教，以羽翼聖眞，此豈有所畸於人？而曰「畸人」，何居？莊子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惟今人自畸於天而侔於人，此利先生所以畸於人而侔於天也。萬曆辛亥仲春日，新都汪汝淳跋。

李之藻《涼庵居士識》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睹也。雖然，其說辯矣。

顏貧夭，跖富壽，合不天堂、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卽血食萬世，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起而享也。報在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嚴酷而其義不存，是一說也。

顧西泰子所稱引經傳非一，固可繹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太儒曰彼所謂寶王大弓之竊、西泰子別有辯也。經術所未睹，理所必有，拘儒疑焉，今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以惑世，而西泰子孑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以佐殘闕，而振龔瞻，不顧詹詹者之疑且訕。其論必傳不朽，其原則剪非常，是

以自謂畸人。　漢庵居士識

虞淳熙《畸人十篇序》　瞻子曰：往余爲郎職方，職貢紊無所不屆已遷主客，古典屬國，授諸屬國館寄象胥譯隸焉　廼察方言，考辨機法，顯西域傳記，可稽者百三十九國。祠天而擯釋，如恭御陀鄭枳尼迦摩縷波者，僅國十七，今竝不至　至者若利西泰，故歐邏巴人，傳記所不載，無考也。西泰始入中國，喜論交，徧交中國士，士以此附之　馮司成，何使君爲余言，西泰蓋此方張平子之流云。己翁太守來授所著書《畸人十篇》，使讀　讀之，再乙而徧曰：此不乃西極化人耶　令吾魯先師在，不乃稱西方聖人之徒，樂與進耶。夫畸，於人之謂天人貌，而天之謂聖　其睿通明，其言巧辨，闇闇亹亹殷殷偲偲，比物曲喻，複衍有格　宗我經，核我史，蒐漁我百氏，而事我之事我之事者，天也　陶匏藕栗，我事以質，而彼以華　下則象設備，上則堂皇麗煒然，華矣。顧存心養性，非所宗也，是以天爲心性，父也。異我國之昭事也。一朝一夕，一仰一俯，一念一事，天之券左，吾之券右，兩置而兩合者，其事儀也　合漠則美報，報以升堂。不合則墊而入於所謂獄者。其爲慘毒，無論去墠趨鬼，蔭野北矣　堂獄之齡隸首莫算，輪廻之談，迦文虛紀　以若言也，牖華人有不毛戴齒擊，畏幽淪者歟　有不默朝玄覽，企清昇者歟。有不解頤，睦耳洗神伐髓，索途西邁，冀入門者歟。時所畸者，所不畸者也。將西泰子曰澡月祓，齋戒沐浴，爲我國先引而置帝左右，羹墻姬文，輔翼三后矣　詎不嫩哉　是故瞻予讀而矍嘆之也，嘆其嫩也。雖然我國先師嘗誨我以事天之經矣，存心養性，內視昭昭，不仰觀也。無聲無臭，獨覩獨聞，貫於一貫　釋茲兩券不蘄合也。惟心性之爲太極，而太極之生上帝，我範我圍，天且弗違。西泰子將無駴其高玄，迷其元朔，遺聽瑩緘口輔乎　今夫存心養性而不營報者，其中闃虛，虛則前識，命之曰神，位超睿聖之上，心官羈於福祥，藏往知來之府窒焉　斯言也，瞻予所畸於西泰子者也　乃所不畸則有之，貿彼之語，易我之嘿，取益恆於斯　我國日之升也，春之陽也，生道也　滋生者，敷澤遠西域　月之出也，秋之陰也，死道也　候死者，歸源速歸歟　歸歟潛神復命，爰反帝鄉，洵我國之益友歟　若乃夫南樂囿曆，象胥之所鼓，保章之所挈，卽禮，厚於獻琛，均非華夏之乏也　請得神交西泰，各操東西之券。安所稱畸哉，安所稱畸哉

著　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爲問荅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過，誤猶爲有。二謂人於今世惟僑寓耳。三謂常念死候，利行爲祥。四謂常念死候，備死後審。五謂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爲爲尤。八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十謂富而貪吝，苦於貧窶。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歷)(曆)庚子利瑪竇覲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明，故附錄書末焉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畸人十篇》

泰西利瑪竇述，有李之藻及浣城劉胤昌序，刻於萬曆戊申，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存目；卷上卷下二冊，附《西琴曲意》一卷。上卷有六篇：一，人壽既過猶誤爲有；二，人於今世惟僑世耳；三，常念死後利行爲祥；四，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下卷有四篇：一，自省自責無爲爲尤；二，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三，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四，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是書係問答體，而問者皆當時之名士達官，第一篇是李太宰問，第二篇是馮大宗伯問，第三篇是利子問徐太史，第四篇徐子又與利子談話，第五篇是曹給諫問，第六篇是李水部問，第七篇是吳大參問，第八篇是龔大參問，第九篇是郭某士問，第十篇是勸誡某富人之言。書中所問，皆關於吾國之通俗信仰，與迷信，及儒家之疑難。所答亦均切中事理，闡發詳明；故當時學者視爲一部名著。獨《四庫全書》謂"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　以佛書比之，

《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此等言論，既不中肯，又多武斷，不辨自明。書末附《西琴曲意》八章，即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利子瑪竇具贄物，赴京師，獻萬曆帝，內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撫之有異音，上奇之，乃命竇譯西曲之意，計八章：一，吾願在上；二，牧童遊山；三，善計壽修；四，德之勇巧；五，悔老無德；六，胸中庸平；七，肩負雙囊；八，定命四達。

藝　文

張瑞圖《贈西泰艾思及先生詩》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名篇畸人以。我時方少年，未省究生死，徒作文字看，有似風過耳。及茲既老大，頗知惜餘齒，學問無所成，深悲年月駛。取書再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作，勝友迺嗣起，著書相羽翼，河源互原委。孟氏言事天，孔聖言克己，誰謂予異邦，立言乃一揆。方域豈足論，心理同者是。詩禮發塚儒，操戈出弟子。口誦聖賢言，心營錐刀鄙，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

利瑪竇《辨學遺牘》

綜　述

李之藻《辨學遺牘跋》　蓮池棄儒歸釋，德園潛心梵典，皆爲東南學佛者所宗，與利公昭事之學，戛戛乎不相入也。茲觀其郵筩辯學語，往復不置，又似極相愛慕，不靳以其所學深相訂正者。然而終於未能歸一，俄皆謝世，悲夫！假令當年天假之緣，得以晤言一室，研義送難，各暢所詣，彼皆素懷超曠，究到水窮源盡處，必不肯封所聞識，自錮本領，更可使微言奧旨，大豁羣蒙，而惜乎其不可得也。偶從友人得此抄本，喟然感歎，付之剞劂，庶俾三公德意，不致歲久而湮。淺深得失，則余何敢知焉？涼菴居士識。

楊廷筠《彌格子跋》　予視沈僧《天說》，予甚憐之。不意未及數月，竟作長逝耶！聞其臨終自悔，云「我錯路矣，更誤人多矣」。有是哉？此誠意所發，生平之肝膽畢露，毫不容僞也。今之君子，所以信奉高僧者，以其來生必生西方淨樂土也。西方錯路乎？彼既認爲非高明者，宜舍非以從是，否則不爲後日之蓮池乎？噫！予讀此書，津津有味乎其辯之明，亦惟恐衆生墮此危池耳，又豈得已而述耶！彌格子識。

祩宏《雲棲遺稿・答虞德園銓部》　利瑪竇回柬，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實義》、《畸人》二書，其語雷堆艱澀。今柬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說入人，有深信而力爲之羽翼者。然格之以理，實淺陋可笑，而文亦太長可厭。蓋信從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韓、歐之辯才，程、朱之道學，無能摧佛，而況蠢爾么魔乎！此么魔不足辯，獨甘心羽翼之者可歎也。儻其說日熾，以至名公皆爲所惑，廢朽當不惜病軀，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今姑等之漁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

著　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辨學遺牘》一卷，明利瑪竇撰。利瑪竇有《乾坤體義》，已著錄。是編乃其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也。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不知佛教可闢，非天主教所可闢，天主教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均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耳。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辯學遺牘》　利子瑪竇與虞德園銓部，辯論佛教與天主教之異同，及駁蓮池和尚竹窗天說四端之辯道書。據陳垣先生序重刊《辯學遺牘》謂：「舊本題利瑪竇撰，前編爲利復虞淳熙書；後編爲辯《竹窗三筆》天說，殆非利撰。」此言誠然，駁四天之說，是利子之同志在利子故世後所著。蓋當時杭州僧，見楊廷筠、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心不能平，乃作四天說，以明佛之尊高無上。曾自

錢云：「現前信奉天主教士夫，皆王人君子，表彰一時，衆所瞻仰以爲向背者，予安得不辯云云」《考》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淳熙字長儒錢塘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是官而佛者也。沈祿宏蓮池和尚是儒而佛者也；「一人聲勢徧東南，一時佞佛者咸宗之」

《四庫全書》列是書於子部雜家類存目，且曰：「是編乃其利瑪竇與虞淳熙論釋氏書，及辯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教之說也。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悠謬荒唐之說，以校勝負，於不可究詰之地。不知佛教可闢，非天主教所可闢，天主教可闢，又非佛教所可闢，均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耳」

此等評論，顯欠確切，何庸剖辨。試聽馬公相伯跋重刊《辯學遺牘》之言，曰：「今觀此部『遺牘』辭氣溫良，與儒釋主奴相持迥異；乃紀曉嵐氏詆其爲同浴而譏裸裎，得毋紀氏未遑卒讀，卽讀亦如晦翁言一味顚蹶逞快，胡罵亂罵者歟？然紀氏値雍正禁絕天學後，欲求不曲，徇勢位而斷是非，豈可望於在朝之文學，故於紀氏何誅，於西泰何損」馬公此言，可謂持平之論。

按利公《辯學遺牘》，一六〇九年在北京出版，此書之由來因利子之《畸人十篇》與《天主實義》二書出版後，利子又聲威日著，頗得士大夫之信任心，而佛教之僞妄，又因二書而盡行暴露；於是信佛者之攻擊起，而利子辯護之也。利子之辯護，道眞理直，無隙可擊，故聖教愈攻而愈揚，而信仰之者日衆。

龐迪我《七克》

綜　述

龐迪我《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密佩，人惟汩之以私，乃始罪譽萬狀諸惡根焉。此根僭伏於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訞，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而作者拔此樹於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己，視死如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淸志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皆知出於上帝，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忘自認爲己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上帝而出，其於欽事祈鵠，自不容己。迨德成欲克，皆認帝賜也。彼謂我自能之，不緣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卻本原，冥悖自是，聞諛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上帝，其志足貴也。次則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天帝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淸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舊屋也，先拆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甍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於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於亟，易於礙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於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

自恃而凌躐，卽速勸而委頓耳。此不循節次之咎也。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眞主，不思天堂有眞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管闚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析俎之不一臠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迪我烏乎敢焉。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迪我題。

鄭以偉《七克序》　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內有心，則人之與動也具來哉。故墮地啞然而啼矣，亡何夭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己爲己，而不復知無己之己、無己之己靜也。順己成好，違己成惡。由是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爲傲、爲妒、爲貪、爲忿、爲饕、爲淫、爲怠，大約撰爲七種，而究之不過啼笑之變。然其性初豈有己哉，常試辟之。湛然者水乎波於風，則跳如沫，蹙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不從外得，則己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爲風所壞則不可矣。又試辟之。土與人無愛憎也，或埏爲孟坡，則宋玉惆悵。埏爲隴簾，則負薪者醜之矣。又或埏以爲鬼神，遂走百家之社。其埏以爲瓶盂，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卽前日之土。使解其埏，則愛憎敬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惡可怪可常之境，皆捏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　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异質則不可矣。惟於靜中執一私己，於是熠熠鈎瑣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吾之所爲啼笑也，感於動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也。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卽動也。好惡非性，病也。附於己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不化，則以無好好無惡惡，如嬰兒曰嘎曰笑，尙不知有己，何知有順違。只爲墮地有己，此己一生七欲並作，譬蛾之赴火，以有蛾己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己故。蚋不赴火以無蛾己故，蛾不聚醯以無蚋己故。以至秦越相非，肉素相嘲，各以己故。己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子曰：克己復禮。克己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己無泊處，而欲自克。如太末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於火焰之上，以火能克之也。凡師之勝敵曰克，催堅陷陣者果也，廓清剪除者毅也，伐謀銷患者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得而克矣，卽求賊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弢則與枯株無異，弢弓矢不若弢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不少矢之殺人者，求其爲枯株亦何可得哉。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妒、曰解貪、曰熄忿、曰塞饕、曰防淫、曰策怠。讀之若立射，候之下不覺，令人恭可以折慢憧，若鶬鶊之愈懭，青棠之蠲怒，饕餮之懲貪，敝笥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爲竄夫之枉策，一寓目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以弢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於世教不無大補也。春秋抑相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藉乎成周，爲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好冠來。慕中國之冠，尙猶予之。況慕義而來，藉聖人之言者耶。雖不知有當於主靜與否，亦可謂善藉矣。故不穀樂爲之弁其端。上饒鄭以偉撰。

熊明遇《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西泰利氏，次順陽龐氏、有綱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謠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筇竹，特稗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殫見洽聞，精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帝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异儒生，眞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順陽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戶傳之，卽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朝大收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肢之五官，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南州熊明遇題。

陳亮采《七克篇序》　曩余年方垂髫，卽於天主耶穌之教竊有聞也。蓋吾鄉之舶於海者與大西人游，歸爲余言。天主耶穌之教以事天地之主爲主，以仁愛信望天主爲宗，以愛養教化人爲功用，以悔罪歸誠爲入門，以生死

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余聞其說而心嚮焉。其後二十餘年，以待次都門，得交西泰利君。持所聞質之利君，輒大詫，因得畢聞其說。所謂《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者，每閱卒篇，余亦復大詫，謂與周孔教合。其後復因西泰以交順陽龐君，一覯而稱莫逆。一日，龐君過余曰：東方之士才智絕倫，從事於學者非乏也。獨本領迷耳。夫學不稟於天而惟心是師，辟泛舟洪洋而失其舵也。其弊方且認賊爲子，認邪魔而爲天神也。嗚呼殆哉！余曰，唯唯否否。夫戒愼恐懼以率其天命之性，而達於上天之載，此吾儒眞本領眞學問也。但恐愚俗不知天爲何物，而以爲在於蒼茫窮冥之表，故權而詔之曰：天卽在吾心是也。而後之學者遂認心爲天，以爲橫行直撞，眞機旁皇，擺落規條，快樂自在，而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是豈周孔之教則然哉。龐君殊擊節余說，因持其所論著《七克》篇示余。余卒業焉。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雅稱。至其語語字字刺骨透心，則儒門鼓吹也。其欲念念息息，皈依上帝，以冀享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也。且夫克之爲義，孔顏稱之矣。一日克己，天下歸仁。並育並行，聖神極事。而其工夫惟曰：非禮勿視聽與言動而已，無高詞，無侈說。眞積既久，上與天通，是故孔門之教期於達天，顏子之學謂之乾道。故四勿也，七克也，其義一也。或曰：學貴達天，固也。奈之何其覬天報爲也。余曰：否否。稼不圖熟乎，工不圖良乎。滷莽而稱熟器，苦窳而稱良，其可乎。所惡於覬者，謂人世之報耳。天德無際，天報無涯，圖天之報俛焉。日有孳孳，惟日不足。此文所以純，亦不已而。孔子所以不知老至也，奈之何。其諱言報也，周孔黜人世之報以虛其心，大西希生天之報以實其證。東西南北，聖聖一揆，豈非然哉。龐君以序屬余。余不文，特次第其語而爲之序。賜進士第出身欽差整飭武德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陳亮采撰

楊廷筠《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乎照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子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愼、奇肱、身毒所未經涉著，此亦盡乎照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聖瑞，貴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洋乎聖德配天，非我皇上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修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間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燕私屋漏，密修密證，皆鑿鑿不背所聞。其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曰欽崇一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己。夫欽崇天主，卽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己，卽吾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卽夫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洸洋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眞實世諦，使人可信可解而不可易，此爲難耳。則畫師圖鬼物，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類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眞。泛而言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葬死者，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傲，熄忿，解貪，防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於爲善之七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愛，純是道心。道心，卽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己之旨，脉脉同符。學者循此繕修，存順沒寧，來去翛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所載，大率遠於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爲綴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輩，推勘路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嗜進無已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終卷而臥，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爲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卽其人可知矣。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旦齋中。

彭端吾《西聖七編序》 西洋龐君迪我著《七編》，始於伏傲，終於策怠。示余，余愛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之要方也。古者國有狂泉，國人飲之，皆狂。當今之時，問今之俗，絜己方人，似無不中此七病者，幾於以國狂。而龐君實來傳其國學，實爲此方七藥。龐君雖與華之人處，往往交臂而失。卽諳華性，不應徹見腑肝，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於晉，或憑之言。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主使之耶，特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天地之淫厲，人身之膏肓，皆從骨髓心絡，刳剔其淫邪蠱毒。薰以反魂之香，塗以合體之膏。其神解，在秦和扁鵲之上。其易簡，在六經四子之表。漢遣宋雲等，往西域得四十二章。經鹿苑之卮譚，鷲峰之粃論，

而藏之蘭臺石室，過甚珍藏。余訝時人，見龐君久在華域，溷跡中庸，不澄意遠觀，割情獨繕，不知其可重也。近世學者，祇信卽心之學，不解原天之心素無止定之功，妄言隨欲皆善。往往駕慈航而殞命，握至寶而喪家。無明師友以導之，和毒腊其雜進矣。夫用七德，克七情，以理治欲，實以心治心也。得其道者，藥在殊方絕域，可以籬壁間物代之。讀龐君書者，毋以歐邏巴生遠近想，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期於切救時病，庶於國有瘳乎。雖然，君書業已懸之國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爲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土人比肩事主，同籍分祿，且所述者，天主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爲君難者。卽有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言，而非是之也。則亦不足爲君難矣。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七克》七卷，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書成於萬(歷)(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迷色，七謂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曰大傲，二曰平妬，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怠。其言出於儒墨之間。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其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遁於釋氏矣，尙何闢佛之云乎。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二《聖書類・七克》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譔述，收入李之藻所編《天學初函》中，有楊廷筠序，曹于汴序，有上饒鄭以偉序，南州熊明遇引，陳亮采序，龐迪我自序，刻於萬曆甲辰，《天學初函》本有武林鄭圃居士楊廷筠序，卷七之末，萬曆甲寅一六一四有新都汪汝淳跋。嗣後刊印本每卷之前有江東崔溒序。《四庫全書》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七克者，七罪宗之謂，克者克制此七罪也。每宗解說之後，列舉聖師之言論，及先聖先賢修德之故事，頗不枯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此評論顯然不知天主教之道理。又論守貞一節，其所評更不明天主教中所謂童貞之超越觀念。故所評失實。

高一志《空際格致》

綜述

高一志《空際格致引》　空際所睹變化之蹟繁矣，奇矣，明著矣。而究其所以然者，古格致之學恆以爲難。茲余將測其略，須先推明其變化之切根，然後可。切根者，惟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空際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爲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然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補遺・空際格致》　是書極西耶穌會士高一志撰，古絳後學韓雲訂；上下二冊，無序，無目次，無刊刻年月。高公原名王豐肅，自沈淮於一六一六年興起南京教難，高公於一六一七年被沈淮押解廣州，繼送澳門；一六二四年回中國，改名高一志，奉派至絳州傳教。故此書刊印，在一六二四年後也。書中所論係四元行，所謂火氣水土是也；又論屬於四元行，天地間之諸自然現象。本樓所藏係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印。

艾儒略《西學凡》

綜述

楊廷筠《刻西學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考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然而卒未有能盡叩其學，緣其國隔九萬里，象胥絕不相通，所可譯者，器象圖數，有跡可揣之物；而其於精義妙道，析牛毛超象罔者，書雖充棟不能盡以手口宣也；推厥所繇，彼中士人，學問修詣有次，不能躐等徑造；極開敏者必廿年乃成，再三考試，周德不亂，乃始聽許遠遊。迨入中華，間關數載，又以數載習語，認字數載，通經學文，始能融會兩境，義理有所闡譯，而老將至矣。而我華人又鮮肯虛心參究與共功力者，所以後先數輩，率皆齎志以歿，而學不盡傳；而貌取者，第敬其操詣之純篤，與其名理之該洽；又或以爲淺譚象數，而無當於精奧。抑孰知原原本本，眞有當年累世而莫可窮竟者；即如彼國讀書次第，取士科條，種種實修實用，欲著一詞章功利，欺世盜名，如吾三代以下陋習，而無所庸之；以作此養成就，其人才自是不同教化流行，風俗醇美，無可疑者。若疑言涉夸毗，諸賢素不妄語，以余所聞，又閱多人多載，顧若畫一。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且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採印度諸國，寂寂數簡，所可當之者乎。而其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熊子士旂，袁子升聞，許子胥臣，爲受梓以廣異聞。夫此其於天學也，猶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軌以求夙莫者也。嗟夫，吾中國文教光天，秘府名山所藏，即珠函貝笈之僻，大抵富有不遺，詎可冷此種學問，歲月遄征，而光彩久韜不耀。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衆共成之，昭聖天子同文盛化，良亦千載一時。而其俟河之清，人壽苦短何哉。雖然，吾終不謂如許奇秘，浮九萬里溟渤而來，而無百靈爲之呵護，使終湮滅。獨竊悲諸誦法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之天學，而以爲利氏西來之學也。

天啓癸亥季夏之吉鄭圃居士楊廷筠題

許胥臣《西學凡引》 凡也者，舉其概也。左丘明以凡冀經，而西學以凡冀天，天非自西學始也。程子曰：儒者本天，蓋宗古敬天畏天言之；游楊呂三家，親出程氏之門，而已有徑庭之誤，朱子辯之詳矣。浸淫於速化謬，眯於提宗，而格致一種學派，晦蝕幾盡，不圖有返本窮原，苦修實體，而理析於繭絲牛毛，敎攝於踐形超性，如艾氏所述西方之學者。讀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歸，恍然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致知必不空疎，而格致果躋治平，治平必肇端於格致也。然則聖人豈欺我，而近儒超捷高妙之旨，果能試之有效，而推東海西海而準否耶。昔左氏不列學官，漢下明詔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今試令廣譯西學，傳播人世，眞是眞非，必瞭然心目。第恐創聞則駭，耳食則疑，未必肯虛心張眼，而一一切磋之耳。善乎李太僕之言云，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豪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問勝己四也。祛此四病，而相與馳騁乎域外之觀，會通乎天人之際，不負此身，不虛此日，茲於同志者有深望矣。或曰西學自漢購之，白馬馱來，寥寥四十二章，不聞奇論，迨今迺出，不飾說歟。曰此身毒之書，非九萬里外歐邏巴之書也。吾聞西國書言，大抵千里一譯，距我中華，雖心同理司，而語言文字別有天地，夐不易知。自利氏觀光三十年來，名公鉅儒，相與投分研精，夫非一人一日而所能通譯者，自實義，畸人，七克而外，不過度數器用諸書，千百之一二，非不欲譯，不易譯也。當時蔡諳秦景何人，一往輒返，乃能得其要領，而況身毒距歐邏巴尚七萬里，影響相傳，有何確據。嗣後文人佞佛，增飾夸張，幾與吾儒角立；而吾儒顧且拾其餘瀋，甚且入室操戈。噫，禮失則求之於野，讀西學凡而學先格致，敎黜空虛，吾亦取其有合於古聖之敎而已矣。末屑借資重譯，而與彼佛較曲直也。艾子西來有年，言不妄發，是學之傳，則余友人袁子升聞，力扣而請以華言譯之者；至於加以句讀，綴之圈點，則余不佞，亦竊有所契於斯文。異日者廣致其書籍，而盡繙譯焉，鼓吹麻明，小可比左氏一經，大則盡洗竺乾之悠謬，竊所寤寐，固不敢謂操緹摘蘗，世更無楊子雲也。

東海許胥臣識。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啓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七《科學類・西學凡》 大西艾儒略答述，有楊廷筠序，東海許胥臣引，是一本歐西大學所授各科之課程綱要也。其科目大要分六科：一爲文科，謂之勒鐸理加，即拉丁Rethorica之譯音；一爲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即Philosophia譯音，哲學也；一醫科，謂之默第濟納，即Medcina之譯音；一爲法科，謂之勒義斯，即Leges之譯音；一爲教科，謂之加諾搦斯Canones之譯音，一爲道科，謂之陡錄日亞，即Cheologia之譯音。書中將各科課程標準，撮要列論；而理科中尤詳論五宗十府，道科中博究聖多瑪斯超性學要之三大支。書末艾子有言曰：『旅人九萬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今者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大學叢書》之編譯，孰料三百年前，耶穌會士已有此大志，誠可佩也。書末有進賢熊士旂跋。是書刻於天啓癸亥，即公曆一六二三年。

艾儒略《職方外紀》

綜述

艾儒略《職方外紀自序》 造物主之生我人類於世也，如進之大庭中，令饗豐醴又娛歌舞之樂也。嘗試仰觀天象，而有日月五星列宿之麗，則天似室廬，列象似瑰寶之飾垣壁者然。俯察地形，而有山川草木之羅列芬芳，則猶劇戲之當場者然。其他空中飛鳥、江海潛鱗、地上百穀果實，則集五齊八珍之薦列几筵者然。然則造物主之恩厚亦極矣，胡爲乎人每日用不知，若將謂固然宜然，而曾莫究其所以然也！昔神皇盛際，聖化翔洽，無遠弗賓，吾友利氏齎進《萬國圖誌》。已而吾友龐氏又奉繙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爲圖說以獻。都人士多樂道之者，但未經刻本以傳。迨至今上御極，而文物重新，駸駸乎王會萬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廁觀光，慨慕前庥，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蠹簡得覩所遺舊稿，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爲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私竊自哂，殆不過如匠氏竹頭木屑之陳，庖人蘋蘩藻藻之獻，優伶雜劇百戲之搬演，無當大觀，非關實學。惟用以供有識卧遊之萬一，則亦或者小有補云。

且夫士抱雅志，將以周遊四遠。或爲采風問俗，以弘教化；或爲搜珍覓寶，以充美觀；或窮此疆爾界，以察地形；或訪聖賢名流，以資師友；或通有無貿遷，以求贏羨；或考羣方萬國山川形勝，以證經傳子史之載紀；或探奇覽秀，以富襟懷，以開神智。諸如此類，即有志焉，而勢不無道里跋涉之勞瘁，舟車貲費之經營，以至寇賊風波意外之警，又往往足爲我慮。矧人壽之幾何，勢非假羽翮以翔遊，或莫能遍歷八荒，以畢吾一生壯遊之願也。茲賴後先同志，出遊寰宇，合聞合見，以成此書，不出戶庭可以周遐遠。在創聞者，固未免或駭爲奇，然而非奇實常；或疑爲虛，然而非虛皆實。夫惟造物主之神化無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厥所由，返本還原，

徑固不遠，區區之愚，良有見於此耳！而淇園楊公雅相孚賞，又爲訂其蕪拙，梓以行焉。要亦契余不忘昔者吾友芹曝自獻之夙志，而代終有成所願共戴天履地者。

既幸宅是庭，饗是醮，觀是樂，因而遡流窮源，循末求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之是惕，則卮言薈萃，庶其不貽說鈴之誚乎！若曰異聞異見，姑以炫燿耳目，則儒略何人，而敢於學海名區呈此伎倆，是又與於玩物喪志之甚者也。天啓三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西海艾儒略識。

楊廷筠《職方外紀序》 方域大矣，其間位體馮生，日新富有，在一方即有一方物用，滿足周匝，不相假貸。有齊諧不能志，隸首不能紀者，是孰使之然哉？有大主宰在也。《楚辭》問天地何際，儒者不能對。今欲窮思極索，以求涯際，必至狂惑畔渙喪志而未有得，何居乎？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圜，故無起止，無中邊。最輕清者爲天，天體多重，迥出地外；最重濁者爲地心，恰恰正在天中，以其爲重濁，本所有形有質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係輕清，重地不能就輕，自不能倒落一處。論其成位，則天包火，火包氣，氣包水，水包土，重重包裹。人之肉目只見水土二行，不見氣火二行。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與我腳底相對，疑其有傾倒也。考圖証說，歷歷可據，斯亦奇矣！

揆厥所由，西國有未經焚劫之書籍，有遠遊窮海之畸人，其所聞見，比世獨詳。然是編所摘，猶是圖籍中之百一。即彼國圖籍所紀，又是宇宙中之萬一。而俶詭瑰奇，業已不可思議矣，又況自地而上，窮無窮，極無極，進之而虛空，進之而天載函蓋之間，更無差數可睹，安得以人心分量彷彿測之！夫睹九重宮闕，嵬然煥然，必非謂偶成也，定由工師構之，司空董之，至尊臨御之也。方域至大，其位置馮生，日新富有，徧地生齒各給其用，各不相襲，此不可窺測造物主之全能與貴重，人類獨超萬物之上哉！既知造物主全能，則世惟一尊，無可與並。即生知安行之聖，出有入無之神，不過全能中所造萬類之一類，而豈可以爝火比太陽，蹄涔並滄海乎！惟聖人見其然，故凜凜昭事，畏天命，對上帝，暗室屋漏，日監在茲，不敢戲渝，不敢怠荒，此眞能知天事天，質之東海西海，不相謀而符節合者。

西士引人歸向天帝，往往借事爲梯，注述多端，皆有深意。而是編則用悅耳娛目之玩以觸人之心靈。言甚近，指甚遠。彼淺嘗者，第認爲輶軒之雜錄，博物之談資，則還珠而買櫝者也。

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 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友數輩訪之。其壁間懸有大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來路程也。其山川形勝土俗之詳，別有鉅冊，已藉手進大內矣。』因爲余說：『地以小圓處天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東西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余依法測驗，良然。迺悟唐人畫方分里，其術尚疎，遂爲譯以華文，刻爲《萬國圖》屏風。居久之，有瀆呈御覽者，旋奉宣索，因其版已携而南，中貴人翻刻以應。會閩稅璫又馳獻地圖二幅，皆歐邏巴文字，得之海舶者。而是時利氏已即世，龐、熊二友留京，奉旨繙譯。龐附奏言：『地全形凡五大洲，今闕其一，不可不補。』乃先譯原幅以進。別又製屏八扇，載所聞見，附及土風物產，楷書貼說甚細。余以甲寅赴補，幸獲覩焉。此圖延久未竟，會放歸，齎投通政司，弗納，則奉致大明門外，叩頭而去，今尚庋中城察院云。而龐、熊旋卒於途。其底本則京紳有傳寫者，然皆碎玉遺璣，未成條貫。今年夏，余友楊仲堅氏與西士艾子爲增輯焉。凡系在職方朝貢附近諸國，俱不錄，錄其絕遠舊未通中國者，故名《職方外紀》。種種咸出俶詭，可喜可愕，令人聞所未聞。然語必據所涉歷，或彼國舊聞徵信者。世傳貫胸、反踵、龍伯、僬僥之屬，以爲荒誕，弗收也。

艾子語余：『是役也，吾搜聞也與哉！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處，而爭名競利於蠻觸之角也與哉，則性爲形役，實錯厥履。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自錮，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異俗地靈物產眞實不虛者，此見人識有限，而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又窮變極備，隨處悉供人類之用，兼賦人以最靈之性，俾能通天徹地，不與草木鳥獸同頑同朽。明乎造物主之於人獨厚也，人可不克己昭事，以期復命歸根。作如是觀，庶吾儕未聞天道，先語地員，不詒先後倒置之誚也乎！』而艾子之友金子則又曰：『此姑以綴屏上之圖也云爾！吾欲引伸其說，作《諸國山川經緯度數圖》十卷、《風俗政教武衛物產技藝》又十卷，而後可以當職方之一鏡也。』金子者，齎彼國書籍七千餘部，欲貢之蘭臺鱗室，以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德之庥明奎躔炳瑞，時則有異國異書梯航九萬里而來，蓋曠古於今爲烈。聖主崇文，第令得廣致羣英，分曹摘槧，以盡傾海嶽之奇乎！將河洛未足誇，鳳鳥不虛至，而謂囊所拾一屏一冊卧遊之

具，尚足爲咫聞炫哉！

余聞西域天文，洪武中曾譯之，右文家法固然矣。禮樂盛百年，聲教敷四海，儒有涵醇飫蹠，播頌於無窮，知必不與鳩摩、玄奘輩所致書同類而並眡之也。天啓癸亥日躔天駟浙西李之藻書於龍泓精舍。

瞿式穀《職方外紀小言》 鄒子九洲之說，說者以爲閎大不經。彼其言未足盡非也。天地之際，赤縣神州之外，奚啻有九？則見猶未墮方隅。獨笑儒者未出門庭，而一談絕國，動輒言夷夏夷夏。若謂中土而外，盡爲侏離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賓。嗚呼，是何言也！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謂吳楚實周之臣，而首奸王號，故斥而弗與，非謂凡在遐荒，盡可夷狄擯之也。試觀嵩高河洛，古所謂天下之中耳，自嵩高河洛而外，皆四夷也。今其地曷嘗不受冠帶而祠春秋，敦《詩》、《書》而說《禮》、《樂》，何獨海外不然？則亦見之未廣也。

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爲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曷徵之儒先，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謂心理同而精神之結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顧斷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蹖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華夷律地而輕爲訾詆哉！故愚謂茲刻之大有功於世道也，不但使規毫末者破蝸國之褊衷，抑且令恣荒唐者實恆沙之虛見。如第以娛心志悅耳目也者，則雖上窮青冥，亦《山經》、《穆傳》之餘魂，下極黃壚，亦志怪、齊諧之賸馥，而何以追玄造於生成，荷神工於亭毒，幾幾不爲無益之談，以度越鄒子也。

許胥臣《職方外紀小言》 （楊）〔揚〕子《法言》曰：『吾寡見人之好遐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遐則偭焉。曷若茲之甚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迷莫迷於昧天。西賢之條地規天，專以導人敬天事天，而所以辯乎非天之天者不一而足，而無奈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班固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中矣。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職方外紀》似亦稗官小說，要於奚奇薈異，使人識造物主功化之無涯。擴其所見，不局於所未見，而因以醒其錮習之迷，以歸大正，則不第多其見聞而已也。人果盡心於知性知天，晦斯光，窒斯通，狹斯宏，散漫繁衍，皆歸於宗，如之何偭焉？其遐而好盡心於邇也。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故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天地易簡，而聖人法之，何支離爲？曰，支離蓋所以爲簡易也，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小知之師亦賤矣。衆言淆亂折諸聖，萬物紛錯懸諸天。彼所謂敬天事天者，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道，羣心之用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葉向高《職方外紀序》 泰西氏之始入中國也，其說謂天地萬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異之。又畫爲《輿地全圖》，凡地之四周皆有國土，中國僅如掌大，人愈異之。然其言天主，則與吾儒畏天之說相類，以故奉其教者頗多。其言輿地，則吾儒亦有地如卵黃之說，但不能窮其道里、名號、風俗、物產，如泰西氏所圖記。要以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吾中國人耳目聞見有限，自非絕域奇人，躬履其地，積年累世，何以得其詳悉之若是乎！

昔張騫使西域，其足跡不能出葱嶺、天竺外；元人窮河源，亦至崑崙而止。我朝陳誠、鄭和踰流沙，涉滄溟，輶軒所記，皆在方以內，琉球共貢之所及，然已足以見明德之覆被遠矣！今泰西艾君乃復有《職方外紀》，皆吾中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謂坱圠之極觀，人間世之至弔詭矣。而其言皆鑿鑿有據，非汪洋謬悠如道家之諸天，釋氏之恆河、須彌，窮萬劫無人至也。泰西氏去中國已九萬里，自上古未嘗通。今艾君輩乃慕義遠來，獻其異書數千種於朝，其視越裳之重譯獻雉，不啻過之。夫安知此後如外紀所臚列，不有聞泰西之風接踵而至者乎！是愈可以昭聖治而暢聲教也。此書刻於浙中，閩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余爲書其端如此。

熊士旂《職方外紀跋》 昔人謂讀書益人神智，又謂開卷有益。《職方外紀》之有刻，爲益匪細也。《中庸》贊天地山川曰無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必歸功造物。騶衍之談侈而不核，章亥之步局而未周。西海先生間關九萬里而入中國，仰觀赤道南北二極之躔度以定萬國之封域，而茲紀露一

斑乎。吾人壽幾何，胡能足跡遍大地悉覩記諸殊尤絕迹哉！蓋惟道無遠弗屆，惟天無地弗戴，諸有道咸以眼事爲宗，欲溥天人人同有是心，共尊所聞夫是以周游山海，苟有生齒所在，雖食人之國，不避諸艱，以樂就焉。但此猶其大略云爾，善讀是紀者，當思蓋天地間生生不已，必非偶然徒然。大造良屬，有意欲令人見形而下者，既如是萬變無方，非人耳目可悉，則形而上者有無窮奧義妙境，非人心思之所及。浸假而由象識心，由心性求之天載，即一事一物皆可以醒寤。吾人寓形宇內，眇如太倉之一粟，造物者發育萬有，悉用以供我啓翼我德我，其宜何如以仰答之。故覩奇器則知良工之苦心，目名畫則憶國手之巧心，閱《外紀》則念大造生成之宏賜，是皆不役志於物而直探本原。諸名碩先生並譯著其說，倦倦善誘，深意其在斯乎！

徐宗澤《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七《科學類・職方外紀》

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書成於天啓癸亥，一六二三。共六卷，有李之藻、楊廷筠、瞿式穀序，重梓時，增葉向高序。是書之資料，取自龐迪我、熊三拔二氏奉萬曆命，將利瑪竇之輿圖，在宮講解之詞也。書中言五大洲各國之風土、民情、氣候、名勝等等頗有興味，而於高龍尋獲亞墨利加之史事，言之頗詳。書首並刻有《萬國輿圖》、《北輿地圖》、《南輿地圖》。是書在明末，當然爲地輿學上之一種新知識，足以糾正中國古人天圓地方之許多謬見。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與是書亦大同小異。此二書誠爲二種地理上之名著，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

畢方濟《靈言蠡勺》

綜述

畢方濟《靈言蠡勺引》 亞尼瑪譯言靈魂，亦言靈性。之學，於費祿蘇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學。中，爲最益，爲最尊。古有大學牓其堂曰：認己。謂認己者，是世人百千萬種學問根宗，人人所當先務也。其所稱認己何也？先識己亞尼瑪之尊，亞尼瑪之性也。若人常想亞尼瑪之能，亞尼瑪之美，必然明達世間萬事，如水流花謝難可久戀；惟當罄心努力，以求天上永永常在之事。故格物窮理之君子，所以顯著其美妙者爲此。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凡爲人師牧者，尤宜習此。亞尼瑪之學，借此理以爲齊治均平之術。蓋亞尼瑪之學，理居其至崇高之處，以臨御亞尼瑪之欲能怒能，說見篇中。可以駕馭，使之從理。凡諸情之動，能節制之。治人之法，一切臨御駕馭節制之勢，略相似焉。君子在上，以恩德柔善良，欲能之象也；以威稜御強梗，怒能之象也；以法制禁令消弭亂萌，節度諸情之像也。亞利斯多曰：醫者欲療肉體之病，尚須習亞尼瑪之學；治人者，療靈心之病，其須習也，殆有甚焉。等而上之，欲論天上之事，其須知此，又更有甚焉者。蓋從亞尼瑪可以通達天神無質者之情狀，而亞尼瑪還想本己之性，亦略可通達天主之性，爲依其本性所有諸美好，可遡及於諸美好之源故也。故古昔典籍無不贊歎亞尼瑪，謂之甚奇。如曰：亞尼瑪爲世時與永時兩時間之地平。世時者有始有終，永時者無始無終。天下萬物皆有始有終，天主無始無終。亞尼瑪有始無終。在天主與萬物之間，若周天十二宮六宮恆在地上六宮恆在地下，而地平在其中間爲上與下分別之界限也，如曰亞尼瑪爲有形之性，與無形之性兩性之締結，如曰亞尼瑪爲宇宙之紐約謂上則爲天主之肖像天神之相似，下則爲萬物之所向。是也。故奧吾斯丁曰：費祿蘇非亞總歸兩大端，其一論亞尼瑪，其一論陡斯。譯言天主。論亞尼瑪者，令人認己；論陡斯者，令人認其源；論亞尼瑪者，使人可受福；論陡斯者，使人享福。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總歸於令人認己，而認陡斯，以享其福焉。方本論，未免挂一漏萬，聊當嚆矢，以待異日詳之耳。天啓甲子七月泰西後學畢方濟謹書。

著録

《靈言蠡勺》卷二 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書成於天啓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同美好之情，而總歸於

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四《神哲學類・靈言蠡勺》

泰西畢方濟口授，吳淞徐光啓筆錄，刊印於天啓四年，即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曾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存目二，明李之藻輯《天學初函》，亦錄入是書。一千九百十九年，新會陳垣重校刊印。陳氏有重刊序及馬良序。是書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拉丁文Anima之譯音，其譯義謂靈魂。《四庫總目提要》：「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書，成於天啓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而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此係《四庫全書》紀昀等之所評，至其評論究有價值與否，無庸辨明，人自能見之也。

是書是哲學之一部份思想，非常玄奧，有有其意而未能以言達之者矣。乃徐子竟能以其玄妙之筆，清晰之思，將種種非常抽象之理達之於書；而文字又雅又達又信，誠非有哲學明悟者不能譯一字著一語。至術語選擇之切確，用字之的當，猶其餘事。徐子筆錄此書，時年已六十三矣，學精道萃，宜此書之爲一傑作也。陳垣先生謂《天學初函》諸編中，《靈言蠡勺》說理最精，信矣。

傅汎際《寶有詮》

綜述

李之藻《寶有詮序》

權輿天地神人萬物森焉，神佑人，萬物養人，造物主之用恩，固特厚於人矣。原夫人稟靈性，能推義理，故謂小天地。又謂能參贊天地，天地設位而人成其能。試觀古人所不知，今人能知。今人所未知，後人又或能知。新知不窮，固驗人能無盡。是故有天地，不可無人類也。顧今試論天地何物，何所從有，何以繁生諸有。人不盡知，非不能知，能推不推，能論不論，奚從而知，如是而尚語參贊尚乎。不參贊謂虛生，併不背推論，不與一切蠢動埒乎。兩人邂逅，初識面目名姓，稍狎之併才情族屬瞭然獨於戴堪履輿，五有孕結，其爲生我育我終始我諸所以然，終身不知，終古無人知也可乎。聰明傍用，不著本根，貿貿而生，泯泯而死。夫惟不能推厥所以然，是故象緯河山，不識準望。躔度變合，不知測。冷熱乾濕，不審避就。乃至稼穡耕穫遺利，醫療運氣失調，化遷盈縮愆時，工藝良楛違性，梯航軍旅迷嚮。以至操觚繪物，比事撰德，悉皆耳食臆忖，無當實際。彼夫裨海大瀛，三千大千，一切恣其夸毗，以誣惑世愚。而質之以眼前日用之事，大抵盡茫如也。鞬韃靈明，既甘自負，更負造物主之恩。且令造物主施如許大恩於世，而無一知者，則其特注愛於人類亦何爲也。昔吾孔子論修身，而以知人先事親，蓋人即仁者人也之人。欲人自識所以爲人，以求無忝其親，而又推本知天。此天非指天象，亦非天理，乃是生人所以然處。學必知天，乃知造物之妙，乃知造物有主，乃知造物主之恩。而後乃知三達德，五達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存吾可得而順，沒吾可得而寧耳。故曰儒者本天然，而二千年來推論無徵。謾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夫不議則論何以明，不論則存之奚據。蔽在於蝸角雕蟲，既積錮於俗輩，而虛寂恠幻，復厚毒於高明。致靈心埋沒，而不肯還嚮本始一探索也。景教來自貞觀，當年書殿繙繹經典頗多，後人妄爲改竄，以歸佛藏。元宗沈晦殆九百載。我明天開景運，聖聖相承，道化翔洽於八埏，名賢薦瑞於上國。時則有利公瑪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又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乾坤殫其靈秘，光岳煥彼精英。將進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所未有者。緣彼中先聖後聖，所論天地萬物之理，探原窮委，步步推明，繇有形入無形，繇因性達超性。大抵有惑必開，無微不破。有因性之學，乃可以推上古開闢之元。有超性之知，乃可以推降生救贖之理。要於以吾自有之靈，返而自認，以認吾造物之主。而此編第論有形之性，猶其淺者。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

繹，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夫佛氏《楞嚴》亦說地水火風，然究竟歸在眞空。茲惟究論實有，有無之判，含靈共曉，非必固陋爲贅，略引端倪，尚俟更僕詳焉。然而精義妙道，言下亦自可會。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眞。而總之識有足以砭空，識所有之大，足以砭自小自愚，而蠅營世福者。誠欲知天，卽此可開戶牖。其於景教，殆亦九鼎在列，而先嘗其一臠之味者乎。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噫，人之好德，誰不如我。將伯之助，竊引領企焉。不然，秉燭夜遊之夫。而且爲愚公，爲精衞，夫亦不自量甚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寰有銓》六卷，明西洋人(溥)(傅)汎際撰。書亦成於天啓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圜滿純體不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

案：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寰有銓》之類，《明史·藝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論，轉慮惑誣，故著於錄而闢斥之。又《明史》載其書於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可究詰，眞雜學也。故存其目於雜家焉。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四《神哲學類·寰有詮》 波爾杜曷後學傅汎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有李子序，刻於崇禎元年。論宇宙之書也，共六卷，原本係葡國高因盤爾耶穌會士課本，譯本不過節譯意義，非直譯也。但文理古奧，雅達，不愧翰曹文章。李子自天啓癸亥歸田，開始與傅子從事繙繹，閱五寒暑，於崇禎元年譯成付梓，繼而接譯《名理探》、《五公》、《十倫》，十卷。《四庫全書提要》有評，持成見，欠公正。

傅汎際《名理探》

綜述

李天經《名理探序》 盈天地間，莫非實理結成，而人心之靈，獨能達其精微。是造物主所以顯其全能，而又使人人窮盡萬理，以識元尊，乃爲不負此生，惟此眞實者是矣。

世乃侈譚虛無，詫爲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識解盡掃，希頓悟爲宗旨，而流於荒唐幽謬。其去眞實之大道，不亦遠乎！西儒傅先生既詮寰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大抵欲人明此眞實之理，而於明悟爲用，推論爲梯。讀之其旨似奧，而味之其理皆眞，誠爲格物窮理之大原本哉。

竊嘗共相探討，而迷其詞旨，以爲是眞實者，乃靈才之糧，並爲其美成，爲其眞福焉。爲糧者，吾人肉軀惟賴五穀之精氣，滋養以生。若一日去飲食，則必弱，久去，則必死。又或不謹，而雜以毒味進，則必病，亦且必死。靈才之不得離眞實而進僞謬也，亦如是矣。

爲美成者，人靈初生，如素簡然。凡所爲習熟，凡所爲學問，凡所爲道德，舉非其有。蓋由後來因功力加飾，而靈魂受焉者。顧所受惟眞惟實，其飾也加美；否則不美必醜矣，可惜也。

所謂眞福者，非由外得而不可必者也。惟於我所欲得，卽由我得之。惟我欲得而由我得，乃始爲屬於我。惟屬於我，乃始爲我眞福也。彼世所有如財也，貴也，樂也，皆無一由我得，無一屬我，則無一爲我眞福可知矣。然則，孰爲欲得而由我得，誠然屬於我者？夫非明悟所向之眞實歟？

然別眞實之理，不可不明，而明眞實之理，正匪易易也。全明者享全福，此惟在天神聖則然。吾儕處茲下域，拘於氣稟，不能明其全而可以明其端，以爲全明之所自起，其道舍推論無由矣。

古人嘗以理寓形器，猶金藏土沙，求金者必淘之汰之，始不爲土掩。研

理者，非設法推之論之，能不爲謬誤所覆乎？推論之法，《名理探》是也。舍《名理探》而別爲推論，以求眞實，免謬誤，必不可得。是以古人比《名理探》於太陽焉。太陽傳其光於月星，諸曜賴以生明。《名理探》在衆學中，亦施其光炤，令無舛迷，衆學賴之以歸眞實。此其爲用固不重且大哉。

其爲學也，分三大論以準於明悟之用。蓋明悟之用凡三：一直，二斷，三推。《名理探》第一端論所以輔明悟於直用也；第二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斷用也；第三端論所以輔明悟於推用也。三論明而名理出，即吾儒窮理盡性之學，端必由此，其裨益心靈之妙豈淺鮮哉。

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今於京邸，讀其五帙，而尚未睹其大全也，不勝跂望以俟之。是爲序。崇禎九年日躔壽星之次奉命督修曆法，山東布政司參政李天經書於修曆公署。

李次彪《名理探序》 研窮理道，吾儒本然。然世之擁皋比，譚修詣者，同異互標，醇疵競騖，而統緒屢歧。

其或負敏喆，侈瞻博者，蒐奇襲豔，只事雕蟲繡幌，而旨趣益晦。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沈，以奸吾儒之正。舉凡一切修齊克治，咸芥睨爲虛無假合，而理道且愈迷厥向矣。

詎古經籍所載，明德明命，精微奧蘊，遂靡實地可踐，定序可循，本元可探，以祈返於一眞之路哉！抑性與天道，可得而言者，果不可得聞，而徒煩後儒擬議歟？

余小子其何知，惟德曩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其旨以盡性至命爲歸，其功則本於窮理格致。蓋自函蓋內外，有模有象，不論不議者，無不叩其底蘊，而發其所以然。覺吾人禔繕，始有實際，身心性彙，始有究竟歸宿。貞教淑世，直遡宣尼公且而嘿契焉。彼膠固窒於習見者，未窺其籓，輒生疑沮。嗟嗟，然則道之難明也。雖關、閩、濂、洛諸儒，當年不能援睽使翕，情勢則然，斯又奚足爲西賢致慨乎！

先大夫自晤利先生京邸，嗣轍所之，必曰偕西賢切劘揚扢。迨癸亥廬居靈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寰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繙是編。

蓋《寰有詮》詳論四行天體諸義，皆有形聲可晰。其於中西文言，稍易融會，故特先之以暢其所以欲吐。而此則推論名理，迪人開通明悟，洞徹是非虛實，然後因性以達夫超性。凡人從事諸學諸藝，必梯是爲嚆矢，以啓其倪，斯命之曰《名理探》云。其爲書也，計三十卷，奧而不浮，賾而有序，統之函五大倫，而究則歸於一眞，語之抉源，步之蹠實，殊海心同，若合符節。何有攜貳以自生障礙哉？

第厥意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安，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証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曆致身矣。俟余入署纘業，鞅掌測演，悵居諸之虛邁，繼述之未從，每爲披閱，有餘恫焉。

丁丑冬，先生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赧交構。蓋赧者所貽清白，力莫能助劑劂之費，至欣者則景祚天開，聖天子留心欽若，邇日昭鑒斯道，有裨世教，因錫以御牓，顏曰欽褒天學。大哉皇言，開榛蕪，啓矇瞶，息異喙，定一眞，是斯道大明大行之一會乎！有志於正學者，得是編爲引端焉。於以信表章之非誣，倡秉彝之有自，至德不孤，行將殫西學以公諸寰宇，使旨趣不迷，統諸歸一，則曩之窒者通，疑者信，寧爲《名理探》而已耶！余小子實不勝企願焉。因不揣固陋，爲摭其大端如此。崇禎祝犂單閼之歲日躔降婁仁和後學李次彪譔。

著　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四《神聖學類・名理探》

遠西耶穌會士傅汎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刻於崇禎四年，李子去世之後一年也。《名理探》者，西文Logica，譯音爲邏輯學，譯義爲論理學，是哲學之一份，倫次人之思想、判斷、推理，與以一定之規則者也。譯本是依據高因盤利Université de Coimbre耶穌會會士哲學講義本，一六一一年在日爾曼出版。原書辣丁文，分上下兩編，上編分爲《五公論》，即宗Genus類Species殊Differentia獨Proprium依accidens，及《十倫論》Categoria，下編《論三段法》等。

《五公》、《十倫》，明末已譯刊爲十卷，李子同傅子譯是書費時五年，譯筆非常簡淨，有信達雅三長；陳垣傳李之藻曰：『《名理探》譯事，比《寰有詮》，尤邃奧。』馬良序曰：『其所譯《寰有詮》、《名理探》至艱深，而措辭之妙，往往令讀者，忘其爲譯。』

譯本，《五公》爲首端之論共五卷，《十倫》爲次端之論亦五卷，已刻，其他

三、四、五端之論待後刻，但似已譯成，未刻。

首五卷五宗，第一卷統論哲學及名理探之爲物；第二卷、三卷五公之篇第一，總論五公；第四卷五公之篇第二，論宗；第三論類；第五卷，五公之篇第四論殊；第五論獨；第六論依；第七論五稱同異。

次五卷十倫，第一卷論十倫，當先知之義；第二卷論十倫之一，自立體；第三卷論十倫之二，論幾何；第四卷，十倫之三，論互視；十倫之四，論何似；第五卷，十倫之五，論施作，承受，體勢，何居，暫久，得有。

民國二十一年，耶穌會士徐宗澤校訂，由光啓社重印出版。

湯若望《主制羣徵》

著　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主制羣徵》　遠西湯若望著，分上下二卷一本，以哲理證天主實有，其證據取自天象、地理，一切自然物，植、動、靈神等等，詞潔理順，闡發詳明。此書之未有「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高一志羅雅谷共訂」字。據此，書在一千六百十年後利瑪竇故世後出版。

利類思《不得已辯》

綜　述

利類思《不得已辯自叙》　甲辰冬，楊光先著《不得已》等書，余時方羈縛待罪，靜聽朝廷處分，又以孤旅遠人，何能攖其鋒刃而敢措一詞乎。閱明年三月，星變者再，地震者五。上大赦，得離西曹法署。至是，可稍稍吐矣然當言之而不可言，與夫言及之而不敢言，非復余九萬里航海東來之初志也。夫光先借曆數以恣排擊，厥事別有顛末，辯詳他卷。惟是毀聖訓道，悖謬拂經，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一憑其寸舌尺管，摭拾天學之餘緒影響，而又援引舛誕，以欺當世，莫如《不得已》一書，故不得因其訛謬而弗正告之。顧道本乎率性，而喪乎失德，理明於至當，而忽於苟然，豈得以一人之疑，疑衆人之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者。余豈忍以囂言，不急醒之乎。請以質之窮理格物之君子。乙巳夏五月利類思題於長安旅舍。

又《不得已辯小引》　楊光先曆引天學諸書，所載天主造天地萬物，及降生救世諸蹟，謬指爲荒唐怪誕。語云，果蠕不知有膚，夏蟲不可語冰，理有固然，無怪其出言之舛。但光先以狂瞽陋見，肆爲悖誕妄詞，將欲蔽塞天下人心，以趨正避邪之路。雖高明者依理攷義，不難徹其雲霧，而閭井細民，恐有爲其所蹈溺焉。故據其所言，而略拆之如左。欲知天學要義，宜閱《天學實義》、《萬物眞原》、《聖教緣起》等書。而窮究其原本微義，細載《超性學要》中。

著　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五《教史・不得已辯》　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著，同會安文思、南懷仁訂，康熙乙巳年出版。此書是答辯楊光先之《不得已》書。楊光先，安徽歙縣人，信回回教，曾任欽天監監正，妬忌湯若望，興起曆法大獄，誣告湯公，湯公幾致肢解。一六六五年三月，幸北京星變者再，地震者五，皇上受天變之驚告，出湯公獄。《不得已》書乃楊氏於康熙甲辰冬出版。此書爲詆誹天主教之書。自來一切誣妄天主教之言論，當以此書爲先導。《不得已》辯所辯者，其重要之點爲：天非二氣結成辯；形天由天主所造辯。無始者之義，耶穌稱天主又稱人之故。天主降生之義，天地之初，主不降生之宜辯。開闢至今幾萬年之妄，主降生於童貞之母，天堂地獄實論，主教乃治世之大道。耶穌受難之義，耶穌受難之日食不見於中國之故，中國名儒褒奬主教不一。天主稱謂上帝之義，理不能生物

辯，奉主教不拜形天之故。耶穌之功績邁越諸聖之功績，辯謀不軌之妄，附借曆法行教辯，天主正教約徵。

南懷仁《善惡報略説》

綜述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二《聖書類・善惡報略説》 耶穌會士南懷仁述，刻於康熙九年。書爲問答體，解説善人爲何在世受苦，而惡人反享福之疑難。可分八章：善惡由人自專而定，一章；天主不強阻惡者以存其自專，二章；賞罰不專在現世，人在現世比鳥獸更苦，世福俱有虧缺，三章；世福不足以報善德，四章；形天佛神等不能報善惡，托生之報惟推脫之言，以國法闢托生之報，五章；托生之報絕人哀矜之情，托生之報有傷倫理，六章；以現世之報闢托生之報，七章；正教禁絕二色並不義之財，八章；《太上感應篇》等書，多以無罪而定罰，八章。此書雖寥寥數章，然對於善惡賞報之問題，疑難闡發明白。

李之藻《天學初函》

綜述

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 天學者唐稱景教，自貞觀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學刻苦昭事，絕財色意，頗與俗情相盭。要於知天事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帝三王，施今愚夫愚婦，性所固然，所謂最初最眞廣之教聖人復起不易也。皇朝聖聖相承，紹天闡繹，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顯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玄，得未曾有。顧其書散在四方，願學者每以不能盡觀爲憾。茲爲叢諸舊刻，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同志，略見九鼎一臠。其曰《初函》，蓋尚有唐譯多部散在釋氏藏中者未及檢入，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問奇探賾尚有待云。天不愛道，世不乏子雲夾漈，鴻業方隆，所望好是懿德者相與共臻厥成。若乃認識眞宗直尋天路超性而上自須實地修爲固，非可於説鈴書肆求之也。

著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六《曆算類・天學初函》 《天學初函》，明李子之藻輯。李子杭州仁和人，字振之，又字我存，一六一〇年，在利子瑪竇手受洗，一六二九年卒，《天學初函》者，其卒前一年所刻。天學謂天教，即天主教；初函謂擬續刻，由初函而二函三函也初函所包，有二十種分爲理編器編，每編十種，皆利子等所編著，其目列下：

《西學凡》　艾儒略　天主實義　利瑪竇　《辯學遺牘》　利瑪竇
《唐景教碑書後》　李之藻　《畸人十篇》　利瑪竇　《交友論》　利瑪竇
《二十五言》　利瑪竇　《七克》　龐迪我　《靈言蠡勺》　畢方濟　徐光啓
《職方外紀》　艾儒略　《泰西水法》　熊三拔　徐光啓　《簡平儀説》　熊三拔
《渾蓋通憲圖説》　利瑪竇　《同文指算》　利瑪竇　《幾何原本》　利瑪竇　徐光啓
《圜容較義》　利瑪竇　《表度説》　熊三拔　李之藻　《測量法義》　利瑪竇
《天問略》　陽瑪諾　《勾股義》　利瑪竇
《天學初函》共三十二冊，明末流傳極廣，陳垣序《靈言蠡勺》語。現在甚少見。《初函》器編錄入《四庫》書中者有數種，惟理編遭《四庫》屏黜。陳垣先生謂：『之藻之意重在理編，使人知昭事之學之足貴，而《四庫》屏黜之，舍其理而器是求，眞所謂買櫝還珠者哉。』誠哉斯言。

徐光啓《辨學章疏》

綜述

丁韙良《天道溯原》卷中 茲附徐光啓奏摺並景教碑文。【略】其奏摺意眞詞切，文氣深純，古今教中辨論，罕有其比。

著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五《教史・辨學章疏》 此疏係上海徐文定公於一六一六年因南京禮部侍郎沈淮興起教難，爲辯護天主教而作。沈淮浙江烏程人，素恨天主教，又受僧徒之慫恿，起與聖教爲難，必欲毀聖堂，逐教士，難教友，剷除聖教爲快。乃於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上《參遠夷疏》。疏上，皇上未准。沈淮又上第二疏，攻擊益力。又不准，沈乃串通魏黨，而於是教難擴大矣。徐文定公在京獲得沈淮之參疏，逐條辨駁，洋洋數千言，仇教者之氣焰因之少戢。其原文今鐫石立於上海大南門外聖墓堂內。徐文定公衛護聖教之精神，永存不替。

楊廷筠《代疑編》

綜述

林起《代疑編原序》 聖人之道無疑，鬼神斯不惑。後聖若信心不及，則疑事無名，疑行無功，未聞與道有人。而彌格子急急望人疑，又恐人不疑而代爲之疑，遵何說哉？蓋道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不能焉。非聖人安於不知不能，而遺其可知可能，惟日孳孳，以求知至知終，故一息不敢少懈也。一翻新解，必一翻討論，一翻異同，必一翻疑辨，然後眞義理從此出焉。如石擊而火出，玉礪而光顯，皆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眞性，始雖若戾，終實相生，安見大異者之不爲大同也？唯拘守舊聞，自矜極致，妄謂世無域外之境界，人無超性之名理，局小心量，靈機不活，聖人復起，其以爲然乎？夫謂道備於古，經盡於聖，則《易》書之後，不宜有他書矣，經史之作奚爲？《素問》之後，不宜有醫案矣，諸大家之出又奚爲？此見義理，原自無窮，畸人畸書，應時而出，未宜盡廢。既已畸於人，自必駭於俗，求諸自心而不得，必生疑，質諸習聞習見而不合，必又疑，而疑豈道中所禁哉？顧有正疑，有妄疑。正疑者，恐悖於理，傷於教，迷於人之性情，欲求一端至是，以窒彼之至非，此不可無也；妄疑者，吠聲吠形，襲訛襲舛，不問有無虛實，謂蘭蕙臭，謂莫邪鈍，此不可有也。西儒從絕域外，泛重溟，浮天末，來此創寓，匪第語言未通，性行未浹，卽義理精微，全憑書籍，而文敎懸殊。此中以六書爲體，有形而後有聲，彼國以二十三字母爲用，有聲而後有形，不但密義難疏，卽尋常淺解，有一字而費數十遍翻譯，若欲摘疑生辯，逐支逐節，皆是問端，安可置而勿疑？彼泛泛嘉與，無所違覆者，諸儒固最耻之。若謂嘉與者，不過奇我遠國土風，詫我新巧製作，此何異貴翡翠象犀柟檀之入中國，禽獸草木我也？貴工倕之指，離朱之目，般輪之斧斤，梓匠輪輿我也？是故僞者之譽我，不若仇者之詰我。以此望人求疑求辨，共疑共辨，安得不急急哉？始乎有疑，終乎定信，自是一信之後，不復再疑，始知宇宙公理，果非一身一家之私物，吾何不以公心還之？其眞同者，存爲從前聖教之券，識東海西海之皆同；眞異者，留爲悟後進步之燈，亦復命歸根之有賴，無非實益大道爲公，孰與夫意見橫分，狹小天地，而自束縛其靈才者哉？請以質諸有道，毋靳此疑也。天啓辛酉閏中後學林起識。

王徵《代疑編序》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凡言不知，皆深絕之之辭，非心不可行而已。蓋事理當前，由信得及，然後有心肯由心肯從，然後能身赴。信菽粟可飽，自必食；信布帛可溫，自必衣；信水火難蹈，葛蔓傷生，自必避。萬事成立，未有不從信始。故西學向天主三德，信爲之

首，十二宗徒各表所信，爲性簿錄，誠重之矣。木之發榮，托命在根；室之巍煥，造端在基。根撥而基壞，雖有場師大將不能成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信無當於五常，五常不得不舉；學者欲希聖希天，爲安身立命之事，未有不從信入。此西學惓惓指引，首闢信門，而彌格子承其意，作《徵信論》二十有四篇，有昧乎言之矣。先是西學深渺，與人多不領契。幸儒者善疑，彌格善辨，舉向來人情最不釋然者，似已掊擊殆盡，昭揭靡遺。自今惟手是篇，即同面徵言說，可無事乎。抑西士又言：信者心之眞嗜，非必見見，非必聞聞；待見待聞，其信猶淺淺者。信東魯有尼父，未見聖如弗克聖；既見尼父，信亦無所用矣。信長安有天子，豈必身至闕廷。既與至尊認，信又不必言矣。此西國信字詮解。而又云有死信，有活信。活信者行解齊到，知與好樂一時都有。孔子曰：信以成之，成始成終之禮；漆雕之吾斯，武城之莞爾，足以當之。死信則洊慕而已，衷不熱，力不注，究必中槁焉。於以希天希聖奚由至哉。敢並述所聞，以足彌格子之未備，不知有當否，是爲序。關中王徵謹撰。

著　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代疑編》

提學監察御史武林楊廷筠淇園甫述，有天啓辛酉閩中後學林起序，及楊公卷首總論。又有《代疑續編》。今錄目次如下，以示書中之一斑：

答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
答生死賞罰惟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
答戒殺放生，釋氏上善，西教不斷腥味何云持齋。
答佛由西來歐羅巴既在極西必所親歷何獨言無佛。
答大地四面皆人所居，天有多層，重重皆可測量。
答人倫有五，止守朋友一倫，盡廢其四。
答天主有形有聲。
答有天堂，有地獄，更無人畜鬼趣輪迴。
答物性不同人性，人性不同天主性。
答既說人性，以上所言報應，反涉粗迹。
答九萬里程途，沙海三年始到。
答逆來衣食，資給本邦，不受中國供養。
答禮惟天子祭天，今日日行彌撒，非僭即瀆。
答謂窘難益德，遠於人情。
答疑西教者籍籍，果盡無稽可置勿問。
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若非重複，恐多僞造。
答天主有三位一體，降生係第二位費略。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

綜　述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序》

《尚書》之《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王曰：天地萬物父母。此皆湯武當軍旅之際，告諭臣民之時，而其言如此，則三代以上，聖人之教，概可知矣。吾夫子以天命立教，其最明切者，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君子小人，間不容髮，其關在此。自漢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後來愈析愈精，若以天爲玄微幽渺，非聖賢不可許之天，非談學者不許稱事天，則三代之教荒矣。夫上帝臨女，昭事上帝，明乎其有以臨之事也。後乃曰：天即理也，然則祭天乃所以祭理歟？言不幾於不順乎？嗟乎！此學術之所以不古若也。王子畏天愛人極論，直揭天以詔世人，反覆若千萬言。君平道德指歸而後，說之宏暢，未有若此者也。其言天主，亦猶之帝也云爾。或者謂：道無諍，諍乎哉？夫王子直爲事天之心，不可以二，故總其紛紛而要諸至一也。或者又以西說爲疑，夫說亦何西東之有？且王子誠有取爾也。誠使人人皆知天，時時皆能畏天，事事可以對天，是則王子之心也已。苟能是，則三代何不可還，故其說不可以不存也。王子經濟大手，別所結撰，多奇絕。王子一不自有，而獨以此爲日用之

課。既極論之，又命予評點以傳。予嘗謂三代以上之人材，其功業皆還之天。三代以下之人材，多欺天以自爲功。惟韓忠獻有言：某生實天扶持之益。天者古之常談，今之絕學。夫《詩》、《書》之所睹記，有目者皆得而見之。讀者其即是而反之六經之大道，無作爰居之駭也。崇禎七年七月之望，毘陵年弟鄭鄤塞陽氏敬題。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記言》《畏天愛人極論》者，所以論天之不可不畏，人之不可不愛。而凡學聖賢者，畏天愛人之功，必不可少也。然論焉足矣，而必曰極者何。蓋畏天愛人，本人人原具之良心，亦愚夫愚婦所可與知與能之平常事。而實千古希賢希聖希天者眞功用，祇在吾人一提醒轉念間耳。奈之何邪說充塞已甚，眞心沉默已深，錯認他人爲本生父母者已久，反遇本生父母而不認也，間有畏天命悲人窮者，非不時爲提醒，其如習念之猝不可轉，何徵不自揣思，欲解人之嘲，輒因畢己之愚，爰爲之反復極論，以破其積習，以開其暗惑，以撥動其夙具之眞心，而指之還家之路。故理所創聞，雖爲舉世所震駭，而實爲天地間之必不可無者，則不得不極論其是。理所僞誕，雖爲舉世所惶惑信向，而實爲天地間之必不可有者，則不得不極論其非是。總之欲吾四海兄弟，人人認得元初眞父母，共盡昭事之道，以期偕歸本鄉云耳，無他腸也。縱高明君子，誚其狂，誚其迂腐，誚其蔓延辯俚而無當乎，吾惟盡吾畏天愛人一點，不容已之心焉耳矣。知我罪我，夫奚恤。

朱宗元《拯世略說》

綜　述

朱宗元《拯世略說自序》余生平，伏念人壽，最遠不過百歲。百歲之身，豈非有盡？雖聲名籍籍，功業蓋世，總一時事，要當尋永久安頓處。又念一點靈明，迥超萬物，斷無與物同生同盡之理。自然暫謝，神魂永存。更念世間萬事，不由人算，意者鬼神司之。然鬼神衆矣，亦自有所從受命者。三教百家，參悟有年，頗悉梗概。顧終無眞實確當，了徹完全之義，使此心可泰然自安者。及覩聖教諸書，始不禁躍然起曰：道在是，道在是。向吾意以爲然者，而今果然也。向吾求之不得其故者，而今乃得其故也。復獲交大西諸士，益歎德行之純全，至西士止矣。學問之覈博，至西士止矣。吾何幸而獲聞茲理耶！先我而生者，幾許豪傑，貿貿以生，昧昧以死。其間亦有自號爲了生死者，究竟仍在迷途中也。吾何幸而獲聞茲理耶！雖造物主於人無厚薄，在我不可不自謂特恩，竊用自喜，又用自懼。懼夫既達茲理，而不全不粹，受責更倍於他人。復思吾身幸識此高明之路，豈忍聽有衆之沉淪？故不顧世俗拂耳，每每喜向人道也。雖聖教典籍百萬，振聾聾聵而有餘，但余小子既受造物主多恩，識所能及，口所能言者，何敢不竭其區區？始也好辯，爲《答客問》行世。今標大義數端，曰《拯世略說》。大約詳於彼者，則略於此。夫造物生民，備之安所，其如陷吾民者之多也。既陷之後，亦不自知其爲陷，而反以拯之者爲非。若然，則雖欲拔之使出，彼或不肯舉手待援，吾亦如之何哉？

著　録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三《真教辯護類・拯世略說》古越朱宗元著，有自序，與《答客問》書相同。是書以論說闡明聖教道理，辯護眞教，其目錄如下：

學以明確生死爲要，宇宙之內眞教惟一，物必返其所本，儒者獨見大原，二氏不知尊天，天釋不可相渾，爲善不可以無所爲，天主惟情美好，天地原始，天主必須降生，罪人之功無功，義人之罪非罪，聞教與不聞教者功罪有辨，禍福皆繫上主，死後必有賞罰，賞罰迥別人世，愛仇復仇說，禁妄守貞之訓，祀先堂循正道，世俗鬼神皆非，氣質所以不齊，聖事寓奧於跡，神功萬不可已。空中自能變化，魔鬼能爲變幻，輕棄世福爲先，受苦爲大吉祥，天地之終有期。

吴漁山《墨井集》

綜　述

馬良《墨井集序》　聖篤瑪言：人於性法無違者，天學之眞光必照。則未見照者，可痛自躬循矣。況降格以求，凡學有內心者，於天學亦不遠。故明季如虞山瞿氏、忠宣公之已得眞光之照，洞本徹原。其後有墨井道人者，詩畫琴書，一一能致其曲，而不以干世，殆所謂學有內心者歟。故亦得追隨瞿氏鄉先輩，與聞夫天學之眞。同時有李二曲徵君，固深於道學者也，意者於吾天學，亦有所聞歟。不然，何其言之似吾天學也。著有籲天約，每旦爇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生我育我，即矢今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爇香仰叩，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跽自罰，幡然力改，無即振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方不獲罪於天云云。按仰叩長跽，欽凜對越等修省工夫，在天學爲人人早晚所習行，而在道學則惟二曲言之頗切，並言一念萬年，此神壽也，若氣斷神滅，則周公不若且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及文王在上之言，皆誑言矣，曾謂聖人而誑言乎哉。此又吾天學魂不滅之論矣。古有魂不滅一書，而吾天學論之也更古。故以爲二曲於天學，容有所聞。而吾墨井道人則更儻乎遠矣。隨聞隨行，行年五十有一，猶舍其有以干世之具，不憚從事辣丁。即此區區向學之勇，求之於今提倡西文之世，能有幾人乎。然吾友問漁，玩物之戒素嚴，雖言滿天下，要皆布帛菽粟之文，而乃於墨井之詩，既褒緝之，復及其書其畫。何居。或曰蓋幸天學之有人，而可見重於世也。嗚呼。天學何學，曾待人以見重耶。子墨子曰：天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豕，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爲酒醴粢盛，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今天子之尊，且不以天下才人歌頌而益尊，矧以天之主宰乎。主豈有求於人，人者生不能自主。死不能自主。其生而全受焉，死而全歸焉，不自求多福於天之主宰，將何以安身，何以立命。是則人以天學而可重，非天學以人而見重。詩畫琴書之在墨井也亦然，非墨井因之以見重，惟墨井能以天學而自重，而詩畫琴書，遂因之以特重。則問漁氏之編之也，其諸異乎或者之言歟。故因其索序於余，而還以質之。彼以天學爲迷信者，徒見於天性有虧而已，烏足以語此。時戊申長至後，馬良謹書。

李杕《墨井集序》　唐虞世南精思不懈，文章贍博。太宗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虞山墨井道人吳漁山先生，明琴樂，工詩詞，精書法，善繪畫，四者皆絕。而其避世求道，卒成教士。佈化於上海嘉定間者三十載，尤爲庸俗所難能。謂爲五絕，不亦宜乎。乃叔季人情，舍本逐末。重先生之所輕，輕先生之所重。其精於琴也，國初張雲章誌之。其工於詩也，錢牧齋宗伯有思清格老之譽。而道光間，石墩顧氏刊其稿以傳之。其長於畫，善於書也。不特畫徵諸書，藉藉稱美，而今藏其寸楮尺幅者，珍如拱璧，非千金不願易矣。然此皆先生所輕，嘗棄如弁髦而不顧者也。先生之所重，要惟眞道。故既識之，決計遵之。不便遵於家則棄家，不獲遵於里則去里。求之遐域，傳之遠方。而蘇州琴川等志，偏爲隱諱。謂先生晚年浮海，不知所之。夫撰志者果未之知耶，殆以先生爲愚，故立意諱之耳。不知先生未嘗愚，而愚在撰志者也。先生知昭事之宜勤，惠迪從逆之理不能訛。以故一識正教，奮志皈依。等親朋於行路，視名利如浮雲。曾文正有云：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若先生者，可謂勇於改過者矣。己酉夏，予啓徐滙書樓舊篋，得先生口鐸一卷，爲從來所未刻。又得《三巴集》一卷，多於顧氏所搜過半，其言教中事甚詳。予喜，以謂可以明先生之心跡，而剖不知所之之誣矣。因請於上峯，以已刻與未刊之稿，都爲一集，顏以《墨井集》。又請安君守約，攝先生墨蹟影若干附於卷末。俾閱者知先生之五絕，而尤學其勇於改過也。宣統元年十月朔李杕問漁氏識。

吴漁山《三巴集》

綜　述

宋實穎《三巴集序》　莊定山先生曰：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如郢人之運斤。九皋之相馬，取乎內而忘乎外也。漁山從學有年，詩畫及書法皆妙天下，近復留心心學。優游自足，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任風波震蕩而天君泰然。此《三巴集》之所以作也。帝鄉天人之居，海外九州之詠。心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無。漁山之作，誠所謂送君者自崖而返矣。致令予乍見之而若驚，繼觀之覺淵乎茫乎，其不可測也。安可以淺近視之耶。是爲序。

李剛己《教務紀略》

綜　述

周馥《教務紀略敘》　自中外通市以來，肇衅之端半由教案而起，防不勝防。朝廷溫諭董勸嚴旨戒飭，奚止三令五申，乃士大夫不暇究其設教之由，輒囂然醜詆爲異類，嚴斥爲邪說。而入教者不盡純良容，或偭規錯矩，遂使平民藐視，至有受入教者欺凌，更相與切齒痛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相激相盪，釀禍無窮。夫在教之人雖賢愚不等，要其教理，大致不外勸人爲善，固不得舉玷教之人爲藉口，而遂疑彼教之足累人也。馥昔服官畿輔有年，隨時維持，幸少教案。光緒二十六年，在京襄贊和議，承全權大臣奏派辦結京

師順直教案，竊見教民受禍之慘，平民受擾之毒，國家賠款撫款之鉅，心實痛之。事畢履任直藩，民教宿怨未釋，凡所以懲勸而安輯之者，無不備至，幸鋒鏑潛銷，光華復旦。惟慮民教之再起風波也，爰屬直紳李進士剛己，搜輯各集，撮錄要旨，俾闢見聞而拓風氣，非勸人入彼教也。要使先知彼教大旨與夫各國政教之所出，尊奉之所由，而後廷旨弛禁，聽其內地傳教之大意，亦昭然共白於天下。敬錄歷朝保教諭旨，弁諸卷首，以次分爲八類，曰教派，曰傳教，誌由來也。曰教規，曰教例，明信守也。曰條約，曰章程，曰成案，以載官書之有關教務者。曰雜錄，則采輯近人論教諸篇，並附西人之說。都爲四卷，名之曰《教務紀略》。冀當世讀書明理之士，咸覽是編，而知源流，則凡鄉曲無知一切猜疑之見，自可渙然冰釋。孔孟言人性皆善，《尚書》言作善降之百祥，大旨略同。雖其言天堂，言地獄，言靈魂，稍涉悠渺，要亦神道設教之意。至若《十誡》、《七克》之旨，與吾儒克己之功彌近。果能躬行實踐，篤信謹守，要不失爲儒教中之正士。似其勸善懲惡較之釋道二氏之教，尤爲切實，乃緇流羽衣偏各行省而莫之怪，胡獨於西教而疑之，斥之耶。且或逞一朝之忿，而貽君國之憂，其逞權利者遂至蹊田牽牛，貽患甚大，尤爲有志者所痛心疾首。《語》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蚩蚩之氓，何盲昧若此。有牧民之責者，苟能於彼教原委，歷辨成案，了然於心，隨時化導平民，並訓迪教民毋忘勸人爲善之本旨，交相勉勗，未嘗不可釋疑杜隙，化險爲夷，則是編實講求吏治交涉者之一助也。至於宗教流別，自有專書備載本末，是編不過粗述大概而已，明達之士當分別觀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秋八月，撫東使者建德周馥敘。

周馥《教務紀略識》　同治初年，余游金陵，有友謂余曰，我中國與各國議約，許教士傳教，許中國安分良民入教，此善與人同之意，無害也。顧華民不學者多，教士易爲所誑，每收錄不馴之人，遂致藉教釀事，迨隙怨已結，浮謗易生，豈特地方之害，抑非西教之幸也。余應之曰，教民犯罪，三尺法可以治之。友人曰，此遏其流，而非所以清其源也。余問，將何道以治之。友人曰，西教大旨俱載《舊約》、《新約》二書，官家應刊此書傳布，使民不惑。其有礙於政治者，仍以法律爲斷略，如佛道諸教修身養性，何嘗有戾於法。顧《舊約》一書，多言上古時事，荒遠難稽，太史公所謂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者，士大夫可以不閱，即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也。其《新約》一書，多

剴切勸世語，大旨在不欺、不盜、不妄語、犯而不校、愛人如己，且明天人一理、善惡隨形之旨。明徐文定謂爲切實可行，有勝於清淨佛教。予曷不覽其書，搜輯其要而刊布以傳世，亦勸善弭亂之盛舉也。余心韙其言，顧未敢冒昧從事也。光緒二十六年，直隸拳匪大亂，殺教民數萬，余奉命襄辦和議。時全權大臣慶親王、李伯相奏派余辦理京師直隸教案，辯議數月，民教安輯。復奉旨會訂民教永遠相安章程，迄以無例可循，意歧勢渙，至今未能議訂，而各教士興學、刊書、施醫、育嬰諸舉日益廣，各省入教之民日益衆，余慮異日或不免仍有妄語惑人如義和拳故事，遂約同志纂《教務紀略》一書，刊印流布，俾官民略知教務要領。顧其中惟教派一卷，采掇《舊約》、《新約》兩書，略具摩西、耶穌事蹟梗概，而於彼教之旨固未細譯。今來金陵權督篆，因各處民教意見未融，時有齟齬，忽憶昔年友人之語，不禁爲之怦然。因檢《新約》譯漢刻本，屬幕僚爲之撮要，錄集爲《新約節存》一篇，附諸《教務紀略》之後。其中格言精論，誠篤近儒家堅忍慈愛。近釋氏者采輯略備，鬼神生死之說，則略之。間附疏解於後，俾人知彼教之旨，於國家功令、吾儒學術初不相背，中西風俗雖異，而天理人心固無不同也，似於官之治獄、士大夫之持躬涉世、教民與非教民之畛域未化者，皆不無小補云，識者其鑒之。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四月，權兩江總督周馥識。

又《教務紀略跋》

《教務紀略》編次既定，閔樊主教《教案善後章程》，有感於宗教之異同，爰泚筆而書其後曰，西教十誡第一條曰，專奉上帝不敬別神。故習西教者首以拜偶像求福田利益爲大禁，爲其捨眞神而別有所奉也。充西教禁拜偶像之例，以爲祖先可不祀，孔聖可不拜，專拜上帝，乃爲專壹，乃合教規。此西人之見也。中國祭祖先，拜孔聖，通國人心所同。今曰不祀不拜，則是教人忘其祖先，輕我孔教，人心不服，公憤難容。此中國人之見也。今按樊主教章程，其意以彼教亦重孝親，但敬祖宗之禮在諷經積善以求超度，不在灌獻虛儀。孔聖道德，西人亦皆欽敬，惟不行祭祀之禮，不助修廟之費，是則所謂不祀祖先，不拜孔聖，並非教人忘本，亦非輕我孔教。所以斷斷相爭者，由於中西禮俗不同耳，此中國人所宜考究者也。孝子享親，乃報本追遠之至意，觀於西人攜家省墓，置花繞行以致哀思，與中國追慕祖先何異。至拜跪饗醮諸禮，亦猶西人脫冠鞠躬致其誠敬，不得謂拜跪爲邀福，遂概從偶像禁例也。中國崇拜孔聖典禮至重，國家定爲功令，士民無不奉行，若不遵守，是謂無法。然如鄉里愚氓，目不識丁，身不入塾，其不拜孔聖也，固亦聽之，亦猶回教之不拜佛，釋氏之不拜老子等耳。至於讀書明理，君子與士大夫之列名仕籍者，雖間有耽心釋道兩教，固無敢背越禮法，不拜孔聖。而釋道兩教，義蘊反因讀儒書者討論而益顯，此歷代明效也。考耶穌教規，有誡教徒入某國從其國俗之語，又有敬其國君守其國法之訓，今教士在中國傳教，習教者仍是中國百姓，國家一體保護，絕無歧視，然必使士大夫典禮重地而亦聽教民行止自由，是使教民抗國法也，釀亂機也，豈耶穌傳教救世之心哉。光緒十六年，直隸教士呈遞節略，以深州、饒陽、武強等處廩生不保教民應縣試，有阻上進。案經直隸通飭各屬，准保應試。可見明理教士，亦願教民遵從儒教，不以拜跪虛文分畛域。竊嘗論之，洪荒之世，人有拜水火、拜禽獸爲神者，是耶穌敬天之語誠爲救世良藥，西方諸國殘殺相尋，耶穌獨能體上天好生之仁，力勸行善，誠毋殺人，其救世功用尤大。今東土專行孔教，孔教固以敬天愛人爲重也，與佛老出世之心不同，與耶穌救世之旨相近。而猶執拜跪虛文，不事變通，阻教民仕進之路，啓華民猜疑之心，當亦非耶穌立教之本旨矣。夫立教豈能一轍，要在闡明心性，略其形迹，論事尤貴持平，首在解釋爭端而期久遠。爲今之計，在教民苟守教禮、教規，即爲安分良民，官長別無吹求，惟教民之入官學堂者，登仕籍者，功令所在，通國不敢有違，教民安得獨異。按日本所定憲法，許各教自由，然必以不害治安，不紊秩序，不背臣民之義爲準的，是於任便奉教之中，仍依法律所定之界限，此歐美各邦同認之公例也。中國如釋道兩教，衣冠儀式，無一不與通國歧異，朝廷毫無禁制，以其自屏於國教之外，不圖進取，姑不以國家禮法相繩，故其教有方外之稱。然如兩教之人儘有著僧道衣冠，行僧道儀式，未必眞能究心佛老經典，則亦徒有空名而已。何也，以衣冠儀式，皆僧道之虛文也。西教典禮莫大於祀天，猶太古教所定牲祭之禮，至耶穌則不舉行。天主、希臘兩教，世守聖體之禮，至路得新教，又不舉行。以祀天莫大之典禮，耶穌不同於摩西，新教不同於舊教，其餘禮節隨時更易可知，而各教崇奉上帝之心，則始終如一。可見世界之上無論何種宗教，皆重精神，不重形式，精神乃教之實際，形式乃教之虛文。眞心奉教者，決不以虛文與人爭是非也，又何疑於中國拜跪乎哉。雖然，宗教與國政界限既分，宗教典禮與國家典禮名分亦異，中國自有紀載以來，即有拜跪之禮，歷代定爲儀注，不得僅以虛文目之。且

拜跪之禮非由孔聖創定，亦不專守於孔廟，則此禮不屬之宗教，而屬之國家。中國以禮教立國，官學堂爲習禮之地，士大夫爲守禮之人，各有崇敬國教，服屬國權之名義，若令廢此禮節，紊國家之秩序，卽是害國家之治安，豈獨中國所不能行，五洲萬國皆無此公例。《新約書》使徒保羅訓人曰，我不越他人之職。又曰，居上位者，衆宜服之。又曰，守法誠者在內心，不在虛文。宗旨和平，誠得耶穌傳教之正軌。有心救世者，幸三復斯言。光緒三十年甲辰八月，撫東使者周馥跋。

魏家驊《教務紀略例言》 一、基督教大旨出入於釋回兩教，此三教者在西土互爲盛衰。佛生於中天竺，耶穌，謨罕默德生於西天竺，皆亞細亞洲之界。考其所自來，則婆羅門教之支流餘裔也。三教流傳中國，民之習釋回二教者，日久相安，不聞有爭教之案，獨於基督教，則深惡痛絕，以爲邪說使果知基督教天堂地獄本諸釋氏，七日禮拜同乎回教，我之外毋別有神，亦猶釋氏惟我獨尊，回教專拜眞神之意，則待基督教人，一如待釋回兩教之法，自然相安無事，何至舉國尋仇，釀禍無已耶。昔曾文正公有云，內地已有三四教，復加一教，亦仍無礙。誠達時之論。是編揭明此旨，務使人曉然於基督教與釋回兩教無異，庶人心可化去教界云。

一、是編以調輯民教爲宗旨，凡中國儒者譏西教，與西人譏儒教之言，一概不錄，懼長爭教之漸。

一、天主教勸人爲善，歷朝疊降綸音，是編首卷恭錄保教諭旨，凡我中國士民允宜恪守。

一、摩西，耶穌生平事蹟，新舊兩教盛衰，以及西人來華傳教始末，鄉曲人士或未周知，傳聞異詞，類非事實，茲編於此數端具述原委，俾覽者咸瞭然於彼教之緣起。其教中規條以類相從，大概采掇西書，略加釐訂，義取簡明不爲繁引，疏舛之議知不免焉。

一、東西各國通行教例，國會與教會界限，釐然兩無妨礙，此爲消弭教禍之本，臚舉各條以著世界。政學日明，則宗教勢力自然日減。

一、條約，章程，成案，凡關涉教務者，具載約章，分類輯要，暨教務輯要教案彙編等書，茲編裒輯精要，釐爲兩冊，芟繁就簡，取便檢閱。

一、關係教務論說，各類所不載者，裒爲雜錄一門，西人論說果合調輯大旨，亦依次編入。其有中西禮俗不同，顯滋疑議者，必詳加辨明，錄諸本文之後，庶免民教牴牾有所藉口。

一、中國歷次教案創鉅痛深，皆由於不達教旨，不通外情所致。建德中丞懲前毖後，命輯是編，以便牧民之吏得所依據，遇事自能因應合宜。且論教事應用教法，交涉固多棘手，若據彼教條規與之理論，當無拒而不納之患，其最要則在平日勸導愚氓，破除疑忌，地方多明白教務之人，自不至釀成教禍。此尤建德中丞刊布是編，殷殷屬望者也。

一、是編成於李大令剛己，家驊與校讐之役。蒐討教務各籍，稍變原書之體例，而增損之其先後修飾者爲吳京卿汝綸，孔編修祥霖，張觀察士珩。

光緒三十年六月，魏家驊識。

楊文鼎、張預《教務紀略跋》 自吾國與泰西各國立有傳教條約，而教士之來內地開設教堂與吾民之信從入教者，皆功令之所許，初無違礙於其閒者也。顧凡民性質往往安於其常，而驚於其異，遂不免多所捍格，因以動致齟齬，而地方有司又以未諳彼國宗教之源流，與向來辦理教案之約章條款，無所依據，以爲曉喻禁戢之方，此教案之所以多掣肘也。今兩江督憲建德尙書有鑒於此，以前在東省曾輯刊《教務紀略》一書，今歲又敘輯《新約節存》一卷，附錄卷末，而令兩江學務處鋟板印行，飭發各屬，以便遵守伏查是書所輯宗教之理，本末體用，靡不賅洽。而歷來辦結各案，準情度理，詞氣和平，於國際交涉不失累黍。有任事之責者不致誤於祈嚮，而凡在士民稍能識字明理者，均可平心晉接教中教外之人，相安於無事，之天不其幸歟。文購等忝司校刊之役，今值書成，謹誌數語於後。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旬，兩江學務處楊文鼎、張預謹跋。

黃天香《破邪集》

綜　述

徐昌治《闢邪題詞》 余佩服儒教攻苦有年，蓋通晝夜寒暑而行住坐

卧於此中。方以未得理道爲憾，忍聽邪說亂之也哉。日兢兢焉，以一善之得，一隙之明，急爲傳布，嘉與流通。何帝典王謨，名臣烈士，貞夫節婦，不一一表章於帙中。迄上古中古前朝君相豐功偉業，咸密密裒崇於言外，無非以大經大法迪人心而開人目，使異說不得乘而中也。偶於中秋偕費隱禪師連舟詣禾，見其案前所列闢邪諸書，若痛斥天主教之以似亂眞，貶佛毁道，且援儒攻儒，有不昭其罪，洞其奸，彰灼其中禍於人，流害於世，胥天下而應之懲之不已者。南有宗伯北有諫臣娓娓疏論於神宗顯皇帝之前，已稱直窮到底。閩諸君子，浙諸大夫侃侃糾繩夫以技，炫巧以利誘愚，口誅創異，筆伐黨同，何啻張膽明目？至於雲棲有說，密老有辯，費師有揭，邪之不容擅正也，纚纚數千言，佛與儒同一衛道之心矣。費師又慮巧僞易滋，除蔓匪細，不合諸刻揭諸塗，使人人警省，在在聳惕，焉能戶爲說而家爲喻。因以數帙授昌治，編其節次，臚其條款，列其名目，一種憂世覺人之苦心洞若指掌。一段明大道，肅綱紀，息邪說，放淫詞，闢異端，尊正朔，較若列眉於中，刪繁就簡，去肉存髓，凡一字一言可以激發人心，抹殺異類，有補於一時，有功於萬世者，靡不急錄以梓。是則昌治以膚見當佐闢也夫。崇禎十二祀季冬五日鹽官徐昌治觀周甫書於大業堂中。

蔣德璟《破邪集序》 向與西士遊，第知其曆法、與天地球、日圭、星圭諸器以爲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爲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爲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顓與佛抗。而迹其人，不婚不宦，頗勝於火居諸道流，以是不與之絕。比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君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大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鬚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以耶穌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折其居，而株擒其黨。事急，乃控於予。予適晤觀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也。曾公以爲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則若以其教爲必亂世，而亟爲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教而緩其逐爲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爲者。予謂，孟夫子距邪說甚峻，然至於楊墨逃而歸則受之，而以招放豚爲過。今亦西士逃而歸之候矣，愚自以爲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禹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盛，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亦賜闡教之號。即近議修曆，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驅也，驅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偉，第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輒廬其居亦不必。予因以此意廣黃君，而復嘆邪說之行，能使愚民爲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諸教，入其黨者駢首就戮，意竊哀之。然則黃君《破邪》之書，其亦哀西士而思以全之歟，即謂有功於西士可矣。崇禎戊寅歲孟秋晉江八公蔣德璟書。

顏茂猷《明朝破邪集序》 粵自開闢以還，三教並興，治世治身治心之事不容減，亦不容增者也。何僻爾奸夷妄尊耶穌於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爲魔鬼。其錯繆幻惑固已輾然足笑，世人不察，入其教者比比，愈有以中夷豢金之陰狡矣。余在京邸時，接門人黃貞，請闢天主書，竊有慕沈宗伯苦志而未逮。無何輒以母喪告歸，讀禮家居，未敢干絲毫分外事。不審此秋季，艾妖輩踵至吾漳，既已歸人如市，又欲買地搆堂，幾令人目擊心怖。嗟嗟，夷變至是，不惟亂世統，兼亂道脉，不特戕人類，並戕人性。舉世冥冥，莫知其詳。間有知者，亦莫之敢言。即有言者，案架沉埋，終莫之見其作。故今日之能使人知，使人言，使人見，江統憂，賈生哭，則《破邪》一集。其以裨於世道人心，顧不鉅歟。惟願得是集者，取而讀之，知諸先生與碩德君子之一字一金，而勿弁髦視之，則幸甚矣。敢冒不孝，姑爲序。

崇禎丁丑年孟冬霞漳宗璧居士顏茂猷撰。

周之夔《破邪集序》 夔邇來力闢社黨不無見尤焉，吾師董見龍先生諭以安命之學，禪友曹源公又進以無諍之旨，佩服其教，方修儒宗而求諸心，持佛戒而懺口業。臘八夜坐，心如寒石，次日猶推轉不下。次子渤素孝，自書館來問疾，談次方消。誓從此不談人間是非，而清漳賢者黃天香，持所刻《破邪集》問序於夔。觀儒臣之疏諸賢之論，凡所以闢西洋天主邪教者，詞嚴義正，已無庸更置喙矣。西洋本猾黠小夷，多技巧，能製玻璃，爲千里鏡，登高遠望，視隣國所爲，而以火炮伏擊之。故他夷率畏其能，多被兼併，以此稱雄於海外。若其爲教，最淺陋無味，而人多從之，何哉。蓋利慾相誘，夷先以金啖愚而貪者，雖士大夫非無欲亦墮其術耳。病端實實如此，別無玄妙奇異

也。孟子待橫逆妄人，以爲與禽獸奚擇，於禽獸何難。夔愚每謂視天主教，與從其教者，只宜視如禽獸，不當待以夷狄之禮。何則，夷狄猶靦然人也，而諸君子猶鰓鰓焉引聖賢與之析是非，此不亦待之過厚，與佛慈悲等，而非吾孟子所以自處乎。夔又謂吾儒之有孟子，猶禪釋之有達磨，皆直指人心見性。孟子學孔子，吾輩只宜學孟子，學孟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孟子救人類，先救人心，而又諄諄告戒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又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曰，楊墨之道，無父無君，是禽獸，而率獸食人。其言痛切，幾於一字一淚。則以禽獸視天主教，與從其教者，誠非刻，而可以佐天香《闢邪》之本心矣。雖然，邪教之亂儒亂佛也，吾與天香諸君子能以口舌爲功。至於嚴不軌之防，芟除殄滅，無俾易種，則當事之責，廟廊之權。即佛慈悲，尚判五逆七遮，不通懺悔，況吾儒治世者乎。倘謂其天文尚可用，則不主休咎，已明絕吾儒恐懼修省一脉。且彼以堯舜周孔皆入鍊清地獄矣，其毀吾聖賢，慢吾宗祖，至此而尚爲寬大不較羈縻勿絕之語。此之謂失其本心，而違禽獸不遠也。崇禎戊寅臘月初旬閩中周之夔章甫書，蘇州府推官辛未進士。

黃貞《破邪集自叙》 奸夷設天主教入我中邦，以堯舜周孔入地獄，此千古所未有之膽也。細查彼國毒法妖術，眞可暗天黑地，惑世誣民，此又諸夷所未有之毒也。歷窺彼夷亂華機局，眞能使智者愚，賢者不肖，士庶同迷，貴賤共惑，五胡之禍未堪匹此。且彼土產金銀，密交上下，黨羽之多不可筭數，楊墨之禍未堪匹此，貞嘗泣而言之矣。始自癸酉年艾儒略之入吾漳也，貞乃知之，時每自嗟曰，如此大患，今天下無一人出力掃除之，何耶。又自思曰，萬曆間，宗伯沈仲雨驅逐之疏霹靂未幾，而此夷旋踵復入，千倍於昔，天下爲其所惑，莫知其詳，則今日雖再驅之，安知後來不如今日之爲其所惑，而莫知其詳乎。況予草野愚拙，微寒孤立，其何能爲，因憤鬱胸熱如火，累夜鷄鳴不寐，得一計焉，曰我今日當起而呼號六合之內，共放破邪之炬，以光明萬世，以消此滔天禍水。於是每拜天默禱曰，小子貞願以無用之身，用報孔孟，用報君親，用救天下萬世生靈，勿爲夷邪所害，共還中國衣冠。又自發誓以堅其志曰，雖奸邪機深局巧，金多黨大，粉身碎骨，我必無畏，神祇共鑒。於是不論儒徒佛徒，是我非我，惟極力激勸，乞同扶大義。乃奔吳越之間，幸得沈仲雨等諸公舊疏於沉晦之秋，遂募刻播聞。然始也保守身家者多，敢闢者少，求之既如逆浪行舟，且高明特達者微，阻障者衆，辨之又若紛絲尋緒，每一回想，不覺淚下。或笑我曰，此乃食祿者事，何須子爲。應之曰，政緣食祿者不肯爲此，故我飲水者爲之。或計我曰，子一人耳，縱爲公卿亦不能與之敵，況韋布耶。子一人耳，縱富千萬亦不能與之敵，況微寒耶。子枉費心力。應之曰，我一人聲必爲之。或危我曰，彼奸黨聲勢，自卿相以至士庶，自兩京以至各省郡，誰能計筭，子一人獨不爲首領計耶，且誰聽之而從子之舉乎。予曰，我今日首領尚存，政好出頭。縱今天下無一人聽我，我一人亦決當如此做，況主上聖明，政恨無人入告耳。或辭我曰，我只管明明德，彼自消滅。子何須如此。予曰，我恐奸謀遂時，把一刀了爾七段八段，消滅在彼之先耳。或折我曰，彼教無父無君，決不能行，不足慮也。荅曰，邪書毀堯舜孔孟者，今現百餘種流惑天下，蔓延於後，禍世無窮，試觀今日何處非耶穌之堂，叛逆之教也乎。或慰我曰，此係天意，子將奈何。荅曰，天地今日亦被誣爲耶穌所造，且號於人曰，天地如宮殿，不宜祭拜，祭拜則背耶穌天主，天主怒置之地獄。上天之意甚欲昭明，故生貞也不肖，日以破邪爲務，天意其政在斯。或限我曰，子非孟子，胡能距得楊墨，予應聲喝之曰，孟子原不是孟子，我原不是我。或止我曰，子設破邪之計，呼朋作闢，蓋所以發明至道而砥柱狂瀾，昭揭患害而維持邦家也，猗歟偉哉。然詞意已備，事理已詳，年月已久，可以已矣。今何必復求人闢，愁苦如斯。解之曰，奸夷處處行金結人，誰不貪者。日日用術惑世，誰不惑者。凡予求得吾儕之作闢章也，便有許多辨說心力在。凡吾儕之俯從予請也，便有許多利害明白在，良知感激在，而此後便不爲夷黨所惑。此撥亂微機難以言說，況正人君子之文章，可以培植人心，多多益善乎。嗚呼，七年以來，一腔熱血，兩畫愁眉，此身不管落火落湯，此集豈徒一字一血，談之唇焦未罄，錄之筆禿難完。今幸集成，謹拜手稽首以白天下後世曰，此國夷衆，生生世世，奪人國土，亂人學脉，不可使其半人半日在我邦內也。此破邪之集，良存華明道之至計，諸聖人之授靈於小子者，其尤當世世流行而不可廢也夫。崇禎己卯仲春書。

唐顯悅《題黃天香詞盟》 壯哉黃子，不遠千里，呼朋闢邪，唯力是視。疾彼西人，釀茲禍水，聖脉幾沉，佛日漸晦。能言距之，世道攸繫。崇禎丁丑長至夜語石居士唐顯悅書

《闢邪集》

綜述

釋大朗《刻闢邪集序》 法無邪正，邪正在人。迦葉佛滅度後，正法像法俱盡，而常樂我淨之語變爲九十五種外道。釋迦出世，遂以無常苦無我不淨破之，情計既蕩，聖諦現前。逮雙林示寂，重唱眞常，所謂但除其病，不除法也。流至今日，佛法又幾成外道矣。於是，有利馬竇、艾儒略等托言從大西來，借儒術爲名，攻釋教爲妄，自稱爲天主教，亦稱天學。諸釋子羣起而詬之，然適足以致其謗耳。獨聖朝《佐闢》一書，頗足令邪黨結舌，惜乎流通不廣。邇來利、艾實繁有徒，邪風益熾，鍾振之居士於是乎懼，著《初徵》、《再徵》，以致際明禪師。禪師笑曰：釋迦如來得外道六師之毀，而教道大行。肇公《物不遷論》得空印之駁，而舉世方知討究。吾安知利、艾二人非不思議菩薩，乘大願力特來，激揚佛法者耶。是故釋子不必忿忿，亦不必辯也。唯居士主張理學，綱維世道，則其闢之也甚宜。近可開孔孟之道，遠亦可助明佛法。乃屬夢士評付梓人，而問序於杲菴和尚。杲菴讀竟，兼讀居士禪師往來二札，爲之評曰：善夫利、艾二公，能佯作不通之說，以扣擊眞乘。善夫振之居士，能以佛理作儒理辯。善夫際明禪師，能以不辨辨而寄辨。於夢士之評也，利、艾不可思議，振之不可思議，夢士不可思議，際明尤不可思議。不思議邪，不思議正。不思議語，不思議默。公案具在，以邪相入正相，以正相入邪相。知語卽默，知默卽語。是在具眼者矣。癸未秋日，越溪天姆峯，杲菴釋大朗書。

程智用《闢邪集跋語》 余嘗讀《觀所緣緣論》，先展轉縱奪，以破外人，然後中立正義。倘外計未破，不應先立自宗。譬如良將用兵，先以威伏，後以慈撫也。近日天主之教，淺陋殆不足言。彼翕然信向者，達士不過爲利所惑。庸人不過望風趨影，皆無足怪。獨怪夫破之者不能借矛攻盾，往往先自立宗，反未免齎盜糧而藉寇兵耳。惟茲二徵絕，不自執一法，惟乘其釁而攻之，大似尉遲敬德裸身赤手入陣而奪矛取勝，其得臨濟白拈賊之作略者耶。是集一出可以破邪，可以匡世，可以閑聖道，可以護國運，利亦偉矣。爰不揣庸劣，評而梓之。新安夢士程智用謹跋。

杞憂道人《翻刻闢邪集序》 蓋西洋之學，長於機智，而短於心理，故至其說道理之變通，與心性之妙用，則支離夸誕，殆不可究詰焉。徒以炫奇競新爲究理，僞妄亂眞，縱立詭說，若夫玩物天地。魔鬼聖賢，毀祖先之祀，廢父母之喪，以磔刑像爲神，以恣烹割爲齋，凡天下之事悉顚倒，誠理不可解者矣。然而彼以長於機智，故爲天地之事，皆可以機巧測知，昧者爲之眩惑焉。余謂彼夷輩，創造奇器，以駭服蠢民，假託耶教，而欺誣諸邦。欲以赤手併吞宇內，其姦計不啻封豕長蛇矣。我大雄氏有言云：劫末之世，天魔競興，以邪爲正，以僞爲眞。方今果知懸記之不誣也。頃者夷輩，闖都鄙，欲托言於通商，而私開妖教。余只懼通商一開，妖教禁漸弛也。適閱明鍾振之居士《天學初徵再徵》，暨羅川純禪師。天學初闢，儒釋二論，至理快暢，聯璧合璋，可謂照妖膽之秦鏡矣。爰附訓點，合刻之以公於世。夫妖教之禁，昭代最嚴矣。雖然俗隨世移，事逐時變，吾徒則壹奉寬永之大令，以防微杜漸爲務。語云：涓涓不塞，終成江河。可不畏焉哉，可不戒焉哉。是爲序。萬延紀元庚申桂月題於緣嶠南涇古經堂中。

又《闢邪集跋》 嚮余輯《闢邪管見錄》，以問於世，適有同盟見示《原道闢邪說》一卷，受而閱之，則明費隱禪師所著，而議論正確，辯難痛快，可謂妖徒頂門一針矣。余謂甚矣妖徒之顓覩諸邦也，以利誘人，以術誘人，千態萬狀，炫奇逞姦，黠智狡猾，靡所不至。一經禪師喝破，眞如照妖鏡之射物怪。古昔有外道，或斷滅忠孝之道，或撥無因果之理，怪誕不經，鬼辨誑人。於是乎我大雄氏崛起西天，而翻狂瀾，澍法雨，不啻雷霆之啓蟄。今也人心喜新，世將趨澆漓，於是魔風益熾，寒灰再燃。我仁慈之道殆將爲外道所侵辱。悲夫，是余之所以翻刻此書，而伸禦侮之一臂力也。

楊光先《不得已》

綜述

楊光先《不得已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爲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爲。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非正卽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害生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迹雖似乎徒搏徒涉之心，終爲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至正當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事。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爲正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正，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胥淪於無父無君也。是尚可坐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已也。較子輿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利害之足計，搏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

綜述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前序》 耶穌教之邪，稍有人心者必謂斷不可從。有從者，不過市井無賴徒耳，曾讀孔孟書斷不至此。予亦何嘗不以爲然，何也，每見大小試畢，多以佛老因果說爲勸善舉，紛相投贈，罕受而信者，謂近虛荒。吾儒守四子五經，自有實在經濟，豈復爲佛老所惑哉。夫佛老因果猶爲勸善而說，且知虛荒而不信。至耶穌教，則空以永福永禍爲言，所行之虛荒，較甚於佛老萬萬倍，宜其勸之不信，卽勒之不從，守四子五經之道爲確不可易也。乃獨有不然者，當未與諸夷大和時，輒聞士宦有從其教者，究未目擊其實，未敢深信。自與諸夷大和後，則見不惑於佛老之因果者，竟惑於耶穌之永福永禍而昭然爲惡矣。至有大吏詞臣，亦置綱常名教於不顧，卽求其入於佛老而不可得者，尚安望守四子五經之道，以著實在經濟哉。嗚呼，流毒尚可言哉，尚得謂成人世哉。此予書不能已於作也。始爲集說，歷數其教之邪也。次入中國考略，明邪教所自始也。次闢邪論，錄舊也。次雜引，志事之一二見，及有互異處也。次案證，著邪教害人之實也。附闢邪歌，便淺者傳唱也。附團防法，使人同心以杜絕也。附哥老會說，因亦足貽大害而並及也。合名曰《闢邪紀實》者，謂無誣枉之詞也。凡歷五晝夜而成書，精神亦大憊矣。速刊傳送，願受者有以鑒予苦心，皆不爲邪教所惑，則幸甚矣。時咸豐十一年辛酉五月朔日天下第一傷心人自叙

又《闢邪紀實後敘》 今夫天下之大，惟中土爲聲明文物之邦，帝王師儒皆出其中。有堯舜之心傳，孔孟之道統，爲至正至平之教，人人可遵，歷萬世而無弊，更何有他教而爭勝負者哉。自文藝取士以來，學士大夫遂直以聖賢經傳爲博科名之具，而於實際曾不講求，卽或有箋注之學，亦多虛盜匪譽，妄冀身後配祀聖廟，於天下實事，亦顧忌迴護，不能本所學以行之，此佛老所以得行其說，而天主邪教亦得伺其隙也。且相識有何王諸徒，於邪教巧爲爭辯，謂若以其教之原始爲妄，則以盤古爲開闢祖，而我之原始獨不妄乎。謂若以其教爲可駭而不可從，則安見在彼教者，不以孔子教爲可駭而亦不可從乎。不過各著其是，特少見而多怪耳。噫，此昧本之言，索隱行怪之爲也。不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未或一言盤古事，大聖賢果何在開後世以疑端哉。至以孔子教爲可駭而亦不可從之喻，彼固忍心以言，而聞之能不心寒乎。可知中土聖賢之教，不害於無知之小民，深害於閎肆博辯之才士矣。此予去歲《闢邪紀實》之作，爲萬不得已，非好事之爲也。茲復批駁邪

說得數十條，增雜引後，使人知邪教之言，固無在不使人以可攻者。或疑予徒勞無補，邪教之從不從，存乎人之本衷。此則予亦知，既從者爲牢不可破，甚冀未從者見之，有以激發天良，遵守至正至平之教，不使聲明文物之邦，盡爲邪教所壞，亦天下萬世人心之大幸矣。壬戌八月天下第一傷心人自叙。

梁發《勸世良言》

綜述

梁發《勸世良言》卷六《熟學真理略論》 我去求米先生施洗禮與我。米先生復再問我各樣惡事肯悔改否，然後纔肯與我讀眞經聖書數節，講解我聽，又與我同共跪下祈求神天上帝施恩垂憐，乃用手取清水一些，灑於我頭上，領受洗禮。拜謝神天上帝畢，我即問米先生曰，比如信於耶穌之人，有何記號。米先生曰，專心行善就是信耶穌者的記號了。此時我謝別了米先生，即向小房獨坐暗喜，以爲獲得神天上帝赦免大罪過了。遂另自取一名曰學善者，言從今以後，專心改惡學善，不敢作惡事之意。且我初信耶穌救主之道，領受洗禮之後，各樣惡事不能一總盡除，未免亦有犯之，那時又怕朋友知覺戲笑，故此存心謹愼在於言行各事。乃漸漸慕習眞經聖理學聖善，恆懇祈求神天上帝，施賜聖神風，驅除一切惡念出心，常懷善意在內。故後來不知不覺心內惡念漸小，惡言惡行亦漸除，乃略愛作善事。或者有時欲想做些惡事，而在我心內好像有一人責備一般。後來我不但不敢做何惡事，連想惡念也不敢了。現今我不獨自己不敢去拜各樣神佛菩薩的像，就是看見別人去拜這些神佛菩薩之像，而我心內亦憫他們的愚笨，心內極甚憐惜之，欲以眞經聖理勸敎他們，改此愚笨之心，而獨尊敬崇拜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爲神，丟棄各樣神佛菩薩之像，不可拜之，切不可悖逆神天上帝保佑養育之大恩。故我就將眞經聖書內數節之意，詳釋略解，輯成小書一本。此書之意，乃勸人不要拜各樣神佛之像，獨要敬拜原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爲神，又勸人知耶穌救世主自天降地，代世人受了天之義怒刑罰而死，已經贖了世人之罪。致使凡悔罪改惡信從之者，領受洗禮，皆得諸罪之赦，其靈魂亦可獲救。乃不肯信之者，其靈魂則受永遠之苦。我遂寫成此書，尤恐不合本文之旨，故此送與馬老先生參訂改正，然後刊刻，此小書名曰《救世錄撮要略解》。

丁韙良《天道溯原》

綜述

唐傅中《天道溯原序》 余自勝衣就傅讀《論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適然驚。讀天有顯道厥類惟章，則欣然喜。讀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則凡乍讀乍驚乍讀乍喜者，又爲之罕然。望而穆然，思何驚乎爾。孔門智弼於顏子者伊惟端木氏，親受業於聖門數十年，追隨函丈，猶謂不可得聞，安得不驚，何喜乎爾。曰顯曰章，天道循環於兩大，凡所現示於形形色色者，莫非道，莫非天也，安得不喜。雖然如濟深淵未臨其岸也，如登絕巘未涉其巔也。蓋道有原，即明知出於天而不可易，終探而未得，茫乎若迷也。丁巳夏丑，余遊明州謁諸西師，有合衆國丁韙良先生者授余《天道溯原》三卷。時未展讀，顧名思義，恍得重寶以爲向之驚者必可不驚，喜者必有可喜。從此頭頭是道，滴滴歸原，可望事天，可望求道矣。夫人莫不生於天，天莫不賦以道，始既自天生人，繼即自人見天，則溯其原之謂也。然而天道無不善，天道之原愈無不善，宜乎人亦無不善，乃自始祖人魔，方命元惡遺，而人皆負惡，其後惡而更惡，不啻路之歧而又歧，幾何不遭天譴而受天刑哉。幸而天道好生，旨預於未開闢以先，恩覃於既開闢以後，默可《舊》、《新》兩約，盡俾皆由信力行馴，至得救昔也，顯於西土，今也自西徂東，天道其無私矣乎。憶余受教後嘗從事於斯矣，今更獲覩先

生茲集，初讀之而適然者坦然矣，再讀之而欣然者憬然矣，卒讀之而罄然穆然者曉然矣。至於天之所以然，道之所當然，原之自然而然，則集中一一以聖經發明之，固有赤瀝瀝者。余不贅因命序，而以私衷自得者筆之，非敢云序也，亦聊以示讀是書者之有同心焉爾。時在咸豐八年二月中澣，婺州教乃候補教諭唐傅中拜撰。

范蓉埭《天道溯原序言》 丁韙良先生，西土積學士也。奉耶穌教來中華，學土音，習詞句，解訓詁，講結構，不數年而音無不正，字無不酌，義無不搜，法無不備，慨然曰，吾欲本聖經以闡聖教，使人共歸聖域也，非一日矣，而有志未逮。今既略通中華文義敢不以道之大原筆之於書，俾人共信乎。甲寅秋，著《天道溯原》三卷，出以示余。余讀其書，竊歎天之愛民亦甚矣哉。夫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使天賦人以性，而人克葆其性，則即性可以見天，天不必更有所命，盡性即以至命，道不必復宣自天。乃何以始祖亞當聽魔之誘，違天之命。命既違而性以失，性既失而道以亡，道既亡而千百世之人，莫不逞己之私，縱己之欲，昧厥主宰，忘其本原，而人道於是乎將絕，而天命不得不重申。申拯救之命，上天仁愛之道彰焉。申代贖之命，上天公義之道著焉。申《舊約》，《新約》之命，上天誠信之道昭焉。夫乃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人同有之天良，從其朔而言之也。人共其性，天命重申上天救人之苦衷，因其罪而憐之也。《中庸》之言與耶穌之教，非惟不相悖，而適以相成。余故不辭，而樂爲之序。時在咸豐四年仲秋月上澣，四明范蓉埭書。

丁韙良《天道溯原自序》 夫道之流通，猶光之普照，氣之運行，均無分於中外。顧釋回二教出自西方，已早傳於中華。今耶穌聖教亦蒙國家允准奉行矣。余著《天道溯原》一書，意在究其根源，揆其事理，俾知所傳之道並非託諸虛詞，皆有所本。初刊於咸豐四年，行世既久，中華日本屢次翻刻，未免錯誤積多，故於二十年前，曾將原本細加校閱刪補，又將官話繙譯，仿原本互爲校正，終期精益求精。今復詳爲勘訂，竊願後世之重刊者以此次校閱之本爲準，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夏四月美國丁韙良憙三氏自識。

中國伊斯蘭教部

王岱輿《正教真詮》

綜述

何漢敬《正教真詮叙》 天地一形器也，而道實於其中。上自俯仰觀察之大，下至貌言舉動之微，莫不有一自然周行在。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故聖人修之以立教。教者所以納天下於軌物者也。陶虞而下，百氏爭鳴，東魯布衣中起，纘數千年微緒，惟精唯一，不偏不倚，所以生民倫常之道立，而其教遂亘古而弗衰。弘文宣化，如黃鍾如律呂，然他氏則蠅聲蛙噪耳。獨清眞一教，其說本於天，而理宗於一，與吾儒大相表裏。昌黎曰，近乎儒者則進之。是可悉其始末而昌明之也。厥祖自司馬朝徙入內地，其間或聚或散，靡可稽考。而隋煬帝侈情漢武，四方夷譯稽顙而至，清眞之教大衍於中幅矣。其教亦不廢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序，而潔己好施，更廣吾儒所不足。不分爾我，不殊遠近，億萬人如一心，東西朔如一處，此實混沌未鑿之元氣，獨能保留之而不失，豈不大可尚耶。且立說平易，不事玄誕，與道釋兩家絕爲霄壤，較之吾儒《性理》一書，同而異，異而同，亦在所不諱。其蘭臺石室之藏，浩足充棟，但俱國音中幅之人尤一曉者。岱輿先生慨道大不著，教恐中湮，遂著《眞詮》四十篇以行於世，博採經史菁英，廣摭輿徒恆論，疑似必辨，志在詳明，使奉其澤者如在春風中坐，莫不識其由來，其功亦伊教之紫陽也。且沾沾謙遜弗遑不敢自居作者。吾謂滄海一勺，巨鼎一臠，雖未足以盡滄海巨鼎之大，然其味亦不外於一勺一臠間耳。吾儒六經並垂，光昭日月，而程朱楊蔡諸君子復起而(銓)〔詮〕註之，如《大全》諸書是也。今先生以四十篇闡其精微，明白曉暢，皆可漢讀，亦不異公造《指南》，使月氏遠人盡歸故國，

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也。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言而信，不教而化。吾今服其教矣。太史占德星纏於揚州之野，主有異人出。吾今見其人矣。先生將不得千秋俎豆乎哉。

梁以濬《正教真詮叙》 世界芥子耳，而說者須彌之。果須彌也，東西北南，日出入際，當何如遼濶也。乃此地自唐虞以後，文物衣冠，日趨日盛。命曰中國，而實則止可謂之東土，不可謂之中。若以天地言中，則今所謂西域天房國，日影之可証是也。蓋有天地以來，天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始興治立教焉。自兹以後，生人漸繁，教道四達，流被日遠。然其間不無聞見失眞，而向背各半。隋唐之際，始流傳於東土，非隋唐以前無清眞正教也。

或曰，此地自數百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創制立法，詩書禮樂爲外夷之觀，物產人工爲外夷之用，所以天子有道，四夷賓服，固天之厚於此土也。卽有正教，胡不由厚以施薄，而必緣彼以及此乎。爲此言者，則亦未讀書之過也。今夫諸書所載天房之風土者有矣，四時如春，無勁寒烈暑之氣，百物咸備，多鷄駭希世之珍，如果棉諸種，自彼而至，宮室服制，視此尤隆。惟其於天地之間爲正教建中立極之地，故特異(干)(于)殊方。人物修美，山川秀麗，戾氣不干，聖賢接踵。是以孔子之對太宰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夫孔子爲東土儒者之宗，一言而爲天下法。此言宜可信也。然則儒者之道非乎。曰，否。宇宙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理盡義極，無復漏遺，至正大中，絕去偏頗，非此則人道不全，治法不備。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第其始之所以來，終之所以往，造化原本，生死關頭，一切不言。夫生人之理，有始有中有卒。儒者獨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觀之士不免疑焉。於是祝髮披緇之流，乃得因其疑而乘之。後人不察，以爲始卒之理，實應如是，遂三教鼎立焉。宋人起而闡明儒道，以闢其妄，意亦良善，惜也其未得眞主之明命衆聖之眞傳，徒以語言文字之所及及之，語言文字所不及則不及之。

或曰，清眞之教，業爲正教之宗，何不著書立說，以爲一家之言，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其至理之所在，而竟乃寥寥也。則亦有說於此。蓋以清眞之道，絲絲相承，脉脉相接，無所用其聰明，不得私其臆見。有尊經以爲指迷，有典籍以爲稽考，故亘古及今，人安其治，家習其傳。況乎字體各殊，學問迥別，或精於此者不精於彼，習於彼者未習於此。著作雖弘，不能互閱。若我岱輿王先生之四教博通，諸家畢覽，蓋百而不得一也。先生平生梗概，大有似於心齋。少而未學，年二十始能識字，遂深思性命之理，於是博及羣書，詳稽奧義，以爲有未盡也，更究心於經典。一切精微，悉由悟入。慨大道之莫宣，念斯人之多惑，頗欲著書，以宏斯道。數年(由)(抽)繹，得四十篇，或有以辯難而成，或有以明理而作，上窮造化之玄機，中闡人極之妙旨，下究物理之同異，巨則彌綸無外，細則毫釐無朕，開發萬古之心胸，喚醒世人之睡夢。雖至道之淵微，卽汗牛而難罄。而原始要終，有識者已思過半矣，惟是讀此書者爲宜，大其眼界，無拘域內之觀，濶其襟懷，勿執偏私之見。小其心志，深研初終之理，始不負作者之婆心，是則予小子區區之鄙衷也夫。

王岱輿《正教真詮自叙》 得四十篇，其中理道悉本尊經，參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髮增損。間於諸家，或有過激，總爲斯人胞歟，不欲以越人之關弓視之，所謂美疢不如藥石也。獨是私有愧者，此間經典，較之中極天房，未得萬億之一。予所習學，未得此間百千之一。至於斯論，又未能達予所學十百之一也。若猥居作者之儔，是猶涉滄海者得其涓滴，便以爲滄海在涓滴也，豈不爲有識者笑哉。乃親友之好我者，忘其爲石也，竟以謂奇璞在焉，授之剞劂，不復能辭，是予遂居於作者之儔也歟哉。雖然論著固予一人之私，而理則天下之公。若以謙讓之虛美而使天下公理廢而不傳，實非予之初心也。抑更有說焉，清眞之書，儒者罕見，或因予之未備，而使後之有志者益暢其說，未必非予開之先也。又或者予祖以論訂天文而得聖主之欣悅，予不佞亦得以闡發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蕪蔓之詞，大明正教之理，不負予祖之西來，與歷代高祖克承正學之德，是亦予繩祖武之一端也歟。爰於篇首叙次其始末焉。

又《正教真詮問答紀言》 書成，覽者曰，子之書將以明道也。但言清眞之道，使曉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諸家，彼此辯論，不幾樹敵乎。然則是予區區苦心，終無一人諒之者矣。夫清眞教道，指迷歸正，勸人作善，止人爲非，乃人道當然，無此則人道爲不備。予既眞知正學而不言，是爲隱匿斯道，卽作書言之，而不能愷切誠懇，猶無言也。如醫家用藥，不以受病之由與其患苦之所在明告病者，彼必疑其不按吾病而妄投醫藥，雖有丹砂瓦礫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髮纓冠而救，非木石

則奸頑人也。予郎不肖顧敢爲此哉。又曰，二氏無論矣，儒者之道，博大淵微。至於性理，尤宋賢精粹之所在。予所引論，特其膚淺糟粕耳。其微，予固未深求也。予曰，天下事有不齊，理無二是。予不計人我，但論同異而已。夫國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長，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紛紛以理氣二字盡之，是天下國家可以無君長而治也。予辯其異吾道者而已，不暇計其淺深也。淺者異則愈深愈異也。苦夫孔孟之道齊家治國，與吾同者，予焉敢妄議其是非哉。又曰，子既深論二氏，乃子之書中多引用二氏之語，幾於入宗入玄，何也。曰，清眞之經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也。予特著論，以彼達此，悉屬借用，顧其理何如耳。其詞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爲異乎。獨是予學問淺薄，言詞鄙俚，篇無倫次，則深有愧焉。然亦力所僅及，不能強也。大要予不得已之辯，獨懼夫道之不明，欲以盡吾心焉耳，烏能望人之盡信而從之乎。且孔子尚有知我罪我之說，予復何人，知與罪所不敢知，知之亦不能究竟也。因復記其問答如此，並告夫世之惠觀予書者。

粵東城南《重刻正教眞詮序》 嘗思道有所由明，教有所由著，此必然之理也。竊觀夫《正教眞詮》一書，纂於岱輿王君，引經據典規條固甚詳明，指事類情，比例尤爲剴切。洵乎，其爲吾教之指南乎。惟是經文與漢字不相符合，識經典者必不能通漢文，習漢文者又不能知經典。自《正教眞詮》出，遂以中土之漢文，展天房之奧義，故開卷了然，瀹我心源，發人聾聵。閱其條款，而黃童白叟知所欽遵，覽厥遺規，卽黑漢村愚亦思所恪守，則聖道借以闡明，正教賴以表著，有裨於吾教不淺矣。但此書板藏於江寧，聞已遭回祿，恐日久篇斷簡殘，有負岱輿王君維持正教至意。今將原書繕寫校核，重付梨棗，庶不致澌滅失傳云爾。刊成板藏於城南清眞寺內，如有同好者或自備紙張印刷，以廣流傳觀覽可也。是爲叙。

鄭應驢《正教眞詮跋》 予閱此書，理事詳明，其於正教關係匪輕，不獨戶戶宜藏，更且人人宜讀，凡蒙童小子應與熟讀而謹記之。或不能深習經典，猶可明其大略，庶不致惑於異端左道矣。正人君子幸留意焉。

馬注《清眞指南·指南叙》卷一 岱輿王先生奮起吳俗，懼道不彰，著爲《眞詮》一集，可謂清夜鳴鐘，喚醒醉夢，苦藥針砭，救濟沉疴。

王岱輿《清眞大學》

綜述

王岱輿《清眞大學弁言》 參茲《大學》義理，精詳直達本原，特明眞一，顯正道之光明，驅異端之訛謬，靜則具於胸中，用則彌於宇宙，貫微塵而不細，括天地而不廣，掃除色相，劈破空無。本因全復明德之源，導引歸眞之路，由此則脫離幻海，復回來岸，較之弘道興倫綱常大典，孰有愈於此乎。果欲演說清眞，闡斯玄妙，非其人必不能解，不應受，亦不能受，誠得斯人，始弘斯道何也。非其人而解者，若玉面之加脂，反累其本色，非彼自不盡心，較之才力止此而已。不應授而授之，如錦衣之傀儡，外雖華美，內本空尸，若無提携，豈能自運動哉。夫以金鰲之餌，欲釣池底之魚，不特不吞其釣，更且驚怖而逃耳。然則十室之邑，尚有忠信。百里萬區，豈無賢侶。大都明者自明，晦者自晦。惜乎眞知定見者寡，隨波流蕩者多，不辨是非，以耳代目。詳夫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蓋因此輩而發也。但期正人君子體念忠誠，參求至道，明心胸而大眼界，鎔俗見而掃臆說，踐迹眞傳，方有正得。似此磋磨，始知極大之證明，頓悟當身之古冊，庶幾不負作者之婆心，更闡清眞之至道矣。

王岱輿《希眞正答》

綜述

馬忠信《希眞正答弁言》 夫道一也，二則(岐)(歧)矣。道無容言也

岐則百家諸子三教九流紛然雜出，各標其新奇可喜之論，以眩世人之耳目，而惑亂其心志。有識者憂之，則不能已於言矣。今夫國必有君，家必有長，以至十室之邑必有守令，百夫之衆必有主盟。下逮蜂蟻之微，亦必肅其君臣之義。凡物之不可以無主也，道一也，無則亂，二則亂也。若大千世界而必有一至尊，無耦者以爲之主，此斷斷無疑者也。乃迷者則(岐)〔歧〕於理氣空無之論，使可以空可以無可以理氣盡之，則日月何以不亂其升沉，四時何以不易其推遷，寒暑何以不錯其往來。觀其所以不亂不易不錯，則必有爲之主者也。此固不能已於言也，然則有主矣，而其造化之幾微，隱顯之體用，性命之玄旨，以及條律教戒之文，聖智凡愚之別，萬物精粗之理，不容誣也。而世之由焉而不知，知焉而不察者，或岐於釐千里之誤。蓋人百其知知百，其用少涉臆見則流於左道而不覺，此又不能已於言也。往岱輿王子，每與予言及，則未嘗不三歎也。於是或有問者，必正言答之，不憚反覆明曉之。同人爲之筆記，得若干則。伍君連城，有心斯道者也，爰爲參訂，而以問序於予。予讀之曰，是可使(岐)〔歧〕者一，而惑亂者定矣。誠涉海之津梁，迷途之指南也。喜而誌其大義於簡端，至其扶微悉奧，探賾鉤深，單詞悟道，數語解賾，有目者能見之，予不贅也。

邊聞欽《希真正答又序》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是集歟。觀其志，本爲闡揚正教，指引迷途，使聾瞶者得有見聞，恍惚者心歸一定，孰有愈於此乎。其中所載，皆人所罕問，亦人所鮮答者。若非開示羣疑，將何以証清眞之至道焉。是以經云，正道如種子，問答若滋生。所以理無究竟，其理不明。若財無經營，其財自減。即此推詳問答一端，誠弘道之至要也。譬如因病求醫謂之問，察病發藥謂之答。藥應病而通神，答中疑而即悟，此良醫也。然或一問一答之中，不特不啓其疑，而且更增其惑，何也。設問大而答小，如藥力微，則不能勝病。或問卑而答高，若藥力猛，又恐傷其本。或不答其問而唐突之，尤以一方而治百病。所以患者由斯或益顚狂，或更怯弱，藥餌重加，病原更熾，其何治哉。觀諸疑問，初然有飈風振海之威，有疾雷破山之勢。老人答之以正覺，或應之以機權，則化風濤爲坦途，轉陰霾爲霽景，出沒如電，變化若龍，心胸是何等玲瓏，議論是何等透徹，其理本爲鼓舞天下之英才，其事更欲喚醒世人之醉夢。若徒以觀者稱奇，無非首肯一歎，豈眞知翁之深意也哉。嗟夫時士，惟泥文字，不務眞知。若夫窮僻之鄙人，終日扣盆鉢之音，以爲至美，設不一擊洪鐘，伐巨鼓，卒不知其聲響也。所謂眞知者，乃掃去含瞞，絕無猜擬，比之日耀晴空，無不照徹，道出一字一句，少長愚智莫不了然。譬之猛火，近之則燎，雖炎夏汗流更不能增其熱，隆冬水凍亦不能減其威。誠清眞之正論，聖賢之格言矣。

馬注《清真指南》

綜述

馬注《清真指南》卷一 八箴，內潔，盥手，凈几，誠誦，慎思，遵化，廣化，珍重。

篇中廿萬餘字有引眞主之明命者，見明命如見眞主。有引聖人之諄諭者，如見聖人。有引天仙之司職者，見司職如見天仙。有引先賢之勸誡者，見勸誡如見先賢。集眞主聖人天仙先賢之言，故謂之經。經者徑也，譬若山之路，河之梁，海之舟，迷者欲覓天境，必資是徑。經云，凡人立念習學，期欲挽回異端，歸向眞主，其人將受七十位聖人之賞。又云，凡人誠講一時，勝侍奉主二萬年之功。誠聽一時，勝侍奉主七百年之功。韶華易邁，轉眼成愁，正道罔聞，雖生猶死。因檢昔日纂錄，刪述全書，勉付厥梓，遞相傳閱。用公同志勿負造化之全恩。

馬大恩《重刻清真指南叙》 奧稽清眞道脉之流傳東土，由來久矣。上歷隋唐宋元，屢著褒封。自前明洪武初勅修天下清寺，特加優獎。延至本朝恩禮渥隆。逮我聖祖仁皇帝出狩蠡賊，登清眞閣一見天經，即頻詔進講。入歷代來，我教以人文蔚起，武功尤盛。荷蒙旌典，共沐殊榮。仰見聖恩加厚我教，與夫隆重天經之至意，並無涯也。予曩因重刻《天方典禮性理》、《清眞大學》、《五功釋義》、《衛眞要略》、《至聖實錄》等書，暨《天方三字經》、《(子)〔字〕母解義》兩集，而於其中天人性命之旨，日用當行之說，已即各部簡端詳叙之。玆鐫聖裔馬文炳先生所著《清眞指南》一書，亦欲印刷流布，公諸同志。又何須乎多贅，而卒有不容不贅者。夫理與欲不兩立，義與利不並

行。間聞前刻諸書，竟有同人携以他售，攫取多金者，殊出予意料外也。前之人方多端誘掖，深具婆心。俾夫流俗(波)(披)靡，共拔迷途，諭以本末源流，同臻彼岸。而顧以謀理者轉而狥欲，尚義者轉而圖利，是不能尊經而反褻經。其於吾不惜重貲鐫印廣傳之初心，謂之何哉。是刻也，分門別類，朗若列星。伏願我同人互相勸勵，沉心講求，果能實力奉行，不惟無負眞主之造化，與聖裔之《指南》，其卽有以仰副聖朝之恩庇乎。予將拭目以俟之。

保安吉《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 太荒之初，經籍已有。相傳日久，著作暫多。大率本天經地義之理，啓發人之心性，開化人之愚迷，使能誠心研究，窮其底蘊。不惟生前順理，抑亦可以超昇上界。斯書之功德不亦大乎。維聖裔馬仲修公闡揚教化，旣於經理學道无不精入奧妙，而吾教諸集又復詳加摘粹，取其要以爲指歸焉。仲修老先生曾歷掌黔蜀等省大學，公餘之暇細將漢文發明經學，著成《清眞指南》一部，共十本，計十萬餘言。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末言後世，天地之秘，鬼神之奧，性命之理，死生之說，罔不巨細畢備。余幼時入寺附學，曾蒙業師馬老夫子親授此書，後旋失去，心甚悵之。忽於同治戊辰復睹是書，如獲異寶，不惜重貲購得全部。因與寺內同志諸君子捐資重刊。惟慮其中篇有遺漏，字有差訛，於是劉君占翔託馬君晴峰轉向白君理堂，借得原本全部，以備較對。今板告成，特請哈君喜階蕭君輔廷較訂無訛。此書可謂全璧矣。或有少年失於經學者，誠能置此書於案上，隨時披閱，雖未能深窺奧旨，亦可領會大意。如遵而守之，爲吾教中心明性定之人矣，豈曰小補之哉。

馬承蔭《清真指南・指南叙》 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粵，戎務之暇，輒與一二師學咨論教典，追研精義。是時予雖齡稚，而習聞焉。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馬明龍，魯之常永華李延齡，吳之馬君實馬之騏馬承益，粵之皇甫經，中山之舍起雲，燕之馬化蛟，淵源實學，道脈眞傳，東土之不多得者。雖教化叢興，地不乏人，惜無著書遺世，徒以心授，失學拘儒，南轅北轍，於是教之所及者及之，教之所不及者則不及之。若岱輿王先生回儒博學，墨翰精通，釋杖玄丹，應身垂教。雖未及見其人，而《眞詮》一集，神遊海宇，功在萬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

辛酉冬，予因應詔金門，退朝之暇，過聖後而望焉，見案頭置有《清眞指南》一書。視之，乃知爲聖後數年所集。詞明義徹，言必引經，晰諸教異同之理，闡幽明死生之說，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末言後世，天國地禁，燎於指掌，俾善者不能無望，惡者不能無懼，智者不能無警，愚者不能無悟，規諷曲喻，殫厥心思。雖未足以盡天經之萬一，而望洋知海，已得曉其大觀。非繼岱輿而有功者乎。昔黃帝作指南車而破蚩尤，剡舟楫以通巨海。大道汪洋，陰霾易蔽。聖後懼正教久湮，異端左道眩惑人心，著爲是集經，號《指南》。遵而守之，可以指一人，亦可以指千萬人。推而廣之，可以指一世，亦可以指千萬世。是大有功於經教者也。

保天佐《清真指南・指南叙》 士君子達則以一身荷天下之任，窮則以一心繫道脈之重。雖不同者其事，而同者其心。心者理欲之關，君子小人所由辨也。君子嫉惡，小人嫉善。嫉惡者恐其妨善，嫉善者恐其妨惡。仲尼志篤興周，周流都邑，採風問俗，而道不見用於當時，美刺貞淫見於風雅，麟經褒貶，以終己志。惟封人始能知之。孟軻敷陳仁義，與世相違，卒與萬章之徒，辯道終身。世態波遷，東流不返。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眞主諭云，自從造化盹鴉，吾未曾觀看一次，然則居此而不沉溺者幾人哉。雁過長江，飛聲愈急。猩貪醉飲，不顧危亡。士君子遨遊海內，裘脫芒穿，窮經晰理，舌敝喉乾，不過爲斯人惜性命，海浪作舟航。奈月滿長空，螢光自燭，風回大地，扇羽爲涼。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自遠。予未嘗不冷觀而竊笑也。《老子》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中庸》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朝聞道，夕死可矣。眞主諭云，我之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更還至近。然則心離則道離，心在則道在。眞主無一刻遠人，人自遠眞主。故曰，心者理欲之關，君子小人所由判也。君子不因天堂而辦功，不以地獄而止罪。小人反是。故成之難，而敗則易。不佞僻處西蜀，雖有海內名師，間關阻越，惟是風馬牛不能相及。間讀章句，未探深旨，雖亦有聞，譬若持杓欲竭滄海，滴水難消夏渴。恆欲奮天池而廣蛙見，和白雪以訪鍾琴。奈孀母垂堂，塤篪互戀。乾坤雖浩，難免管窺之誚爾。

丁卯冬，適聖裔仲翁馬老師，自燕旋滇，道經閬中，課拜之暇，出《清眞指南》以示。予展卷披閱，頓忘世務。初讀之，而銷人昏氣矜氣。再讀之，而滌人輕心怠心。廼知道有三程，常道中道至道也。常道如人之身，中道如人之心，至道如人之命。有身無心，謂之木偶。有心無命，謂之行屍。今予得其心命矣。命有三時，生來現在死去也。生來謂之源，現在謂之客，死去謂之

歸。知死而不知生，則忘其源。知生而不知死，則忘其歸。今予得其歸源矣。理有三樞，隱顯內外有無也。識隱顯則知內外，識內外則知有無。知顯而不知隱，謂之昏。知內而不知外，謂之狹。知有而不知無，謂之愚。今予得其樞理矣。認有三柄，眞一數一認一也。非眞一不顯數一，非數一不顯萬有。若離數一以言眞一，則眞一不顯。離眞一以尋萬有，則萬有不著。眞一爲原主，數一爲原種，萬有爲全能。經云，你認得自己便能認得造化之眞主。今予得其認一矣。北人乘馬，南人乘舟。反其所習，不墜則溺。習賢爲賢，習聖爲聖。今使予得希賢倣聖，如乘千里之駒馳騁於平原廣野，駕凌波之艦冲風於巨海汪洋。皆先生有以惠之。又何慮蛙見管窺，自限其域。仲敏云，天地不大，還是眼小。眼也不小，還是欲大。誠能斬卻外魔，揭開心障，等天地於微塵，化古今爲一刻，尋求正道，參悟眞主，則老氏之偏，釋氏之迷，又正教所宜憫，而宜恤者。噫。

先生距予嘉陵，五千餘里，脂車在卽，使予心有戀戀焉。幸得朝夕聆誨示書抄錄，使予閱中後人窮經而問難者，亦如予之與先生，是又先生之甘棠遺愛去思而不忘也。

馬注《清真指南跋》 書成，或有問於予曰，先生之言，可謂通上下，徹始終，洞幽顯，闡內外，晰有無，明死生，知本末者矣。【略】譯是書闢邪說，正人心，承先賢之敎，以禁夫天下萬世之從異端，而不知害者。不知害，則叛道遠矣。

劉智《天方性理》

綜　述

劉智《天方性理・例言》 是書有本經，有圖，有傳。本經五章，列於卷首。圖傳六十篇，分五卷次於後。蓋因經立圖，因圖立傳。圖以著經之理，傳以詳圖之義，而性理之底蘊，思過半矣。

本經集諸經而成一經也。其文見六大部經中，今將某節見某部，分注其下，以俟考焉。

傳文仍本經傳之義。編輯成文，非敢竊取諸家，亦非私意杜譔，文理字句班班可考。其所采輯經目，附列書首，不分注傳中。

會義著圖者，傳所不盡傳之意也。言之所示者有盡，意之所示者無盡。閱斯圖可會其意於言外。

有總圖，有分圖。總圖以發明經理之次第，分圖卽從總圖析取而分屬焉。經傳之義，恐有弗透，又增附數圖以發明之。

是書語義悉本天方之經。間有經文難於漢譯，不得不用別文以傳之，文雖不合，義無不合也。

是書乃言理之書，非言象數之書也。故言理詳，言數略。略於象數，而又不得不言及象數者，蓋象數亦理中所本有之象數，故言理而亦不得不兼及之也。閱者勿謂是書長於理，略於數。

通部皆漢譯成文。惟最上兩天仍用天方之名稱之。蓋因下七天各司一政，其天之名卽以各有所司之政名稱之。最上兩天無所不司，故其名無專稱。無專稱而以漢文譯之，則不能盡其兩天之義，故於九天仍稱之曰阿而實，於八天仍稱之曰庫而西。

是書之著也，期以無負造物生我之意耳。造物生人，各有所用。予之精神若用之於世，亦或可以自見。乃不樂用之於彼，而樂用之於此者，蓋亦造物之詔我從事於此也。

馬大恩《重刻天方性理序》 《性理》一書，介廉劉子衛道之書也，闡微之書也，抑救世之書也。其意切故其言詳，其旨遠故其味深，誠吾敎傳心之要典也。世之讀是書者，切勿以幽渺惑，勿以高遠置，必當視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庶有得於太極一原之妙，顯微無間之機，則生可不爲虛生，死可不爲徒死也。緣此書始刻於清源黑氏，後不戒於火，板已無存。繼則刻於京江談氏，久已遍行海宇。然家置一編，卽秘不示人，爲其途有遙邇，不易獲耳。況西北去南，水陸綿梗，更不易求。予悼夫性理不明，則岐途百出，惑引才智，誘陷愚氓，甚至滅棄常典，昧失降衷，幾墜於禽獸之域，而不自覺，詭於空寂之說，而執爲高明。其爲聖道之患，豈淺鮮哉。故予樂出善貲，覓工重雕，藏之吾堂，布之遠近，俾家絃戶誦，罔惑異端，則人人可漸知夫性理之微，不

黑鳴鳳《天方性理序》 吾教言性，本乎實有，歸於一眞，理有一定，言確可徵。【略】今幸白門劉子介廉，既精西學，又通諸家，中西異同，粲若眉目，慨然任道，詮發性理，不憚甘苦，數十寒暑，纂譯聖經，著爲圖傳，前遡元元，後推永永，中述造化，不遺巨細，廓然大公，不立私意，懷書南北，寓意山水，武林覽勝，弄吟三月，促裝言旋，問予，予曰，是誠通人寤寐思服，亟請來寧。三復斯傳，精言妙義，堅卓不磨，大慰予懷。第惟性理，人所公具，性理之學，人所公言，以公言公，宜無不同。奈乎諸家言人人殊，說物物異，紛紜聚訟，終無旨歸。天方教人，理有一定，認理維眞，毋庸疑猜。言有萬殊，立言務確，毋庸游移。涉疑猜，則流異學。一語游移，隨起譏毀。今也劉子闡發性理，本乎實有，歸於一眞，條分縷析，足信足徵。予忘固陋，妄附蠡測，則贅諸篇末，並擬註釋本經大義，就正有道同志。壽梓非敢自炫，聊明吾教公理公言如是而已。原劉子心鑒武人志所深望焉。

又《天方性理跋》 自唐迄今，即知有吾教，而究未知吾教之所言者何學。今得劉子介廉出而纂譯之《圖傳》之以通於世，譬一璞然，千餘年來皆視爲石。此其常也。一旦剖之，連城出焉。有不羣起而異視之者乎。故余謂是書之出，不能不詫而異之者，職是故也。雖然性理天下所公具也，性理之書天下所公言也。公則宜無不同，同則豈容異視。今推中土之不能無異視於吾教者，中土以太極爲先天，以天爲理，以金木配五行，以東西爲有定位，以土旺寄四時。而吾教以理氣本於眞一，太極以前爲先天，而分九品之性理，太極以後爲後天，而分九品之人物，以天地爲大世界，由理之氣，人爲小世界，由氣之理，以水火氣土爲四行，而金木活類爲其子，以四行分四時，而金木爲氣土之餘也。夫吾人之言性理，果何謂乎。要期以至當之言，明至當之理而已。使其言而本乎天，人合乎彝倫，不謬不悖，不畔不援，則固不可以常異分視中西也。使其言而淪於虛無，陷於寂滅，害道惑民，則即聖賢其名，姻族其人，固遠之若鴆毒，避之若鋒鏑也。今吾教之言性學，雖不能悉與中土吻合，然猶幸爲火浣胡麻可與布帛菽粟同，其可衣可食，而所異者不過如北之麥而裘，南之稻而絮。非若他說之鴆毒而鋒鏑也。且焉知今日爲蜀之日粵之雪者，不即爲在笥衣裳，太倉紅朽耶。余恐覽是書者，不以連城視，而竟以火浣胡麻視也。因寔數言於書竟。

梁潘賞《天方性理圖說序》 天地內外，皆眞一乎。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感而遂通者，其用也。形而上，形而下，時行物生，周而復始者，其合體與用，而醞釀於不息也。儒者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其寂也，太極其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之分著，即眞一之分著也。滿山青黃碧綠，莫非是這太極，即莫非是這眞一也。覘吾人之視聽言動飲食色笑，儼然俳場傀儡何，莫非眞一提携歌唱也哉。

渠亦素識眞一之爲眞一矣。然未嘗舉一言示人也，亦未嘗見一人可與言，並亦未見世間有其書載其言。尋梅踏雪，驢背塵遊，隨所適意而已。歸軒獨坐，抱膝長吟，默識自解而已。甲申夏，避暑香雪樓，劉子介廉持《性理圖說》謂(予)(予)曰，此眞一之譜也。(予)(予)駭之曰，眞一焉乎譜。曰，不譜何以識眞一。(予)(予)曰，何以譜。曰，天地理象譜之實，《性理圖說》譜之文。天地理象即譜眞一也。眞一固不外天地理象，而爲眞一也。予聞而喜，取讀卒業，曰，是誠眞一之譜也，夫亦予所欲言而予言之更有進者。何由。因告予廿載辛勤著筆顛末。乃知介廉好學深思人也，冥思默契人也，於無書不讀，無學不通之後，眞一於冥冥中以眉端示之，介廉遂以其眉端文，以目睫上下之，介廉遂以其目睫所上下之意文。書成，而眞一之眉目燦然昭著於人世間矣。或曰，眞一而有眉目乎。予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眉。眞一而有目乎。予應之曰，劉子之書現寫其目。覽其書，盡其意，自能見之，不須復於口頭說照也。吁嘻。天地上下四方，何者非眞一之眉目乎。眉目之間示人深矣。惟劉子獨能領略而文之。劉子亦今古一奇人也哉。今而後眞一無眉矣，無目矣，盡取而寫之於其書矣。圖者圖其眉目，無容言者也。文者文其眉目，可以言者也。善觀圖者觀其圖，已知其文，不必斤斤乎句分而字解之也。圖即文也。善觀文者觀其文，已會其圖，不必耽耽乎對影而虎視之也。文即圖也。或有得於其圖，或有得於其(大)(文)，則即是可以識眞一，即可以識自己。蓋自己亦眞一之譜也。眞一化一大世界，天地也。化一小世界，人也。劉子合大小世界而一焉，《性理圖說》也。則觀劉子之書文，可以知劉子矣。今而後無須語眞一，無須語自己，無須語大世界，亦無須語小世界。觀劉子之書，一以貫通焉。

劉智《天方性理自序》 因於數大部經中擇其理同而義合者，纂爲一書，即漢譯《性理本經》也，凡五章。首言大世界理象顯著之序，以及天地人

物各具之功能，與其變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顯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與其聖凡善惡之由。末章總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渾化之精義，而歸竟於一眞。其文約，其旨該，《天方性理》之奧蘊，亦見端於此矣。智猶恐初學之有疑也，復因經立圖，以著經之理，因圖立說，以傳圖之義。說凡六十，釐爲五卷。竊欲學天方之學者，觀圖以會意，觀文以釋經，不滯方隅之見，而悟心理之同，不涉異端之流，而秉大公之教。庶不負先聖著經之意，以成先君子素志而已。

王澤弘《天方性理序》 丁亥春，居白下。秋田自都下郵介廉劉子所譯《天方經傳》寄余，且曰願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諦視者屢日盡然，驚曰，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尚書》之言性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理之節文無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後天也，則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於此，而劉子之心思才力固至於此哉。【略】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略】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爲發明，相爲補救。而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機，而富有其業，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其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幸歟。

徐元正《天方性理書序》 古今來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底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涯岸。【略】

余於天方家之言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吾儒爲詳，不得於理者見於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兩義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底，燎如指掌焉。【略】白門劉子漢譯以授中國，中國將於是書復窺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作也，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劉子心胸何如遼濶，功業何如久遠也。

馬復初《性理註釋自序》 天方之書最難解者，莫如《性理》。而《性理》之尤難解者，莫如第五卷補說大小兩世界未盡之義。蓋其義倍精奧，非淺學人所能知。彼云，理在若有若無之境，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於是有謂爲大言欺世者矣，且云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夫不解則終於不解而已，尚何以解之乎。

予幼未業儒，年四十始有志於漢文，而時已晚矣，僅得於親友中之學士文人強爲執經問字。經數年苦功，字畫漸曉，書理稍知，即細心研究《性理》一集，迄今三十餘年矣。所幸予於我教經義得其大略，因合而參之，尚覺於此書之不可解者勉爲解出一途，而使深理之所不能解，以淺詞解之，淺詞之所不能解，以喻言解之。但予稍有見解而詞不達意，因囑馬生開科校訂成章，另置一帙，以便對解。竊思此卷發明之義，本聖人親見確知著爲經文，而深信其必有者，後學覺此勿以己之小慧私智妄測精深，指爲荒談虛論。

予有何知識敢操解卷而所以必爲註釋者，誠有經之可憑耳。夫聖人著經，無一字無來歷。恐一言僞，而千言皆屬虛飾也。予取聖經以釋圖說，字句無潤色可觀，義理卻精微可証。雖非解人可索，當不至如介廉先生所言，可解者以非所解解之，不可解者以無所不解解之也。閱者先揣摹夫原本，後歸証於是書，斯爲善解者歟。

馬大恩《重刻至聖實録年譜序》 性道本同，教屬大公。余自髫年肄經重道，已歷有年所矣。曩見漢譯西經數種，如金陵介廉劉子之《天方典禮性理五功釋義》，揚州岱興王先生之《清眞大學》，關中馬君實明經之《衛眞要略》等集，無非發明人心道心之微，天人性命之旨也。

金北高《清真釋疑自序》 昔岱興王先生著有《正教眞詮》、《清眞大學》、《希眞正答》，而《清眞指南》則文炳馬先生之筆也。迨其後介廉劉先生又著《天方性理》、《典禮》之類，不可枚舉，皆集吾教之經，以闡吾教之義，其事則認主拜主民常日用，其言則指點教內之人者居多。

馬復初《四典要會》

綜　述

吴存義《四典要會序》 復初先生著《幽明釋義》一卷，皆言明心見

性，存養省察之功，以求盡人合天，盡幽明之理，可謂得其矣。先生學天方之學者也，因並示《天方性理》、《典禮》二書而讀之。其言則樸實簡質，其道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義則孝、弟、忠、信，睦婣任恤，其致力則格致、誠正、修齊，其造極則窮理、盡性、至命。至於勿惑異端，勿爲邪說二言，尤爲正大。習其學者，讀《性理》、《典禮》之書，並詳《幽明釋義》之旨，則不悖於西方聖人之教，即並不悖於中國聖人之教。其諄諄勸人爲善之心，亦可以令人深長思矣。

趙暉《四典要會序》 自古幽明之說，各家聚訟。釋道輪回因果之說，遍於天下，而實不知生於何時，死於何終。孔子不語神，罕言命，又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亦不言來生去死之所以然。是釋道兩家言之而不知，儒家知之而不言，幽冥之義，所以不終明於天下。暉讀書數年，略知人事，至死後之事，茫然莫解，亦書籍未經見，而耳目多陋故耳。吾鄉復初掌教，初學清眞未得奧旨。慕穆罕默德之至教，西遊於天方，與彼國之賢士大夫遊，得《歸眞秘言》一部。歸而合《性理》、《典禮》、《指南》、《眞詮》諸書，閉戶參考，曉然於幽冥之故，集諸明經，而撮其要旨，輯爲漢文，著《幽明釋義》一書，發明主宰本身今世復生之旨以示。暉因受而讀之，喟然曰，至哉。此編眞指迷之寶筏，喚醒之晨鐘也。其言認主宰者，以本身之從來求之。其言認本身者，以主宰之造化悟之。其言今世者，以復生之境對待之。其言復生者，以今世之境反求之。始終來復，精粗表裏，一以貫之。將幽明分兩時，不分兩世，生死往來，一理永貞，發人猛省，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夫人著書立說，鶩爲高遠，矜奇立異，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不能傳於世者，往往奇而失其正，新而失其故等，諸荒渺難稽也。至如《幽明釋義》，復命歸眞，萬殊一本，書奇而理不奇，語新而理不新。內云，天大以形，人大以理，直從反身而試萬物皆備悟來何等眼界，何等胸襟。學人讀聖賢書，只知有本身而不知有主宰，只知有今世而不知有復生，只知今世人爵之貴，不知後世天爵之尊，只知天堂地獄是後世之報應，而不知天堂地獄實本身之造設。一讀此書，而知本身之從來，即知主宰之造化矣。知今世之修爲，即知復生之道岸矣。知今世人爵之貴，不過春花秋露，轉瞬即滅，而不及天爵之尊，月爛星輝，光景常新矣。知天堂地獄乃後世之報應，實本身之造設，而一時惟恐不登，一時惟恐或墜矣。繼往聖之心，傳開後學之智慧，振聾發聵，指迷津而登道岸，其有功於天下豈淺鮮哉。世之不知幽冥顚倒認幽冥而妄爲聚訟者，可於此少悟也夫。

馬安禮《四典要會序》 且道之日在天下，而人不知也。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有主宰。終日衣帛食粟，而不知衣食之有本原。終日酬酢往來，而不知動靜作爲默默中有與我相偕者。生不知其何始，沒不知其何歸，泛泛悠悠，與草木而同朽，夫豈造物生人之意乎。蓋儒者之言約而渾，道釋之言濶而疏，雜家諸子，各是其說，不入於太過，必流於不及，是以認主獨一之學，終不明於天下。介廉劉子出，博覽諸家，折衷於天方，著書數百卷，發明天人合一之理，至矣，盡矣。惜乎其所付諸梨棗者，僅《性理》、《典禮》、《實錄》諸書，餘皆不見傳於世也。復初老夫子，生長於榆，少承家學，落落有奇志。壯遊西秦，博覽經籍，慨然慕穆罕默德之遺風。於是，覲於帝庭，低徊於先聖之流風善政，親炙乎當時之名賢宿學，蓋八年有餘。性命之學，知之深矣。於是歸而閉戶考訂，以其所得於天方者，與東土所存之典故，合而參之，揭精拔萃，約爲典章，以惠我同志。而又恐吾教之業儒者，拘於言語文字之殊，終不得見天方性理之學，乃復提要鉤元，譯爲《性源六箴》，以表章是道之命脉，其在斯乎。雖然知有餘而行不足，則信亦不眞，故專言禮功以立修道之本。重幻境而忘眞世，則行亦不篤，故悉言幽明以見萬有之歸。至於鄭聲亂雅，鄉願賊德，則又不得不詳說而明辯之，以爲道衛者也。故考其正異，明其是非，以正天下嚮往之路。書既成，編爲一帙，題曰《四典要會》，亦以見人道之要，會歸於是也。說者曰，孔子不語神，罕言命性與天道，諸弟子莫得而聞之。是書所言，皆幽深玄遠之理，毋乃遺切近而鶩荒渺乎。曰，君臣父子之道，儒者辯之詳矣。何待吾言。至於眞宰之體用造化，人生之終始本末，則有不得不言者。且道之大原出於天，自堯舜以來，皆以敬天法天相爲授受者也。是書所言大用渾然，則猶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所言天仙代理，則猶然鬼神爲德，體物無遺也；所言敬畏眞宰，則猶然昭事上帝，顧諟明命也；所言歸眞復命，則猶然盡性踐形，達天致命也。精理微言，實與古聖賢之旨相發明，特儒者言之渾，而此書言之詳耳。大本既立，則事親事君之道，又可由是而推矣。其裨益於吾人，爲何如哉。世之人同此耳目心思，同此憶慮覺悟，顧或用之於聲色貨利，役役焉而不知返，或用之於幻誕虛無，悵悵然而無所歸。及其既老而衰，所求卒無濟，悔之晚矣。海內君子，讀是書而深思之，細繹之，參之《性理》以窮其妙，合之《典禮》以踐其實，則於天人相接之際，庶有所得焉。

馬復初《大化總歸》

綜述

馬復初《大化總歸》 大哉眞宰，化育萬世，化生萬物，固造化之至奇，神化之莫測也。當其化出於先天，渾然者有理而無象。化出於中天，燦然者卽理而顯象。化出於後天，釐然者由象以復理。惟先天渾然，故眞一開起化之原。中天燦然，故數一立成化之本。後天釐然，故體一順化化之機。要其化之盡，終而返始者，皆其化之自然而歸本然也。是以起化之歸，歸於成化。成化之歸，歸於化化。化化之歸，仍歸於元化。無一物之不化者，實無一物之不歸。此足徵大化之流行，而信歸眞之非偶。且夫天地萬物，譬諸亘古眞經，一物如一字，一方如一節，一代如一章，合先古後今而全部成焉。是顯眞一之理者，眞經中之字迹也。而譜眞一之象者，天地間之萬物也。卽象以觀理，因理而會意，而先天中天後天，無一不足以証化機而驗歸結也。蓋先天爲無形之理所藏寓。而眞一譬之作者，大命譬諸大筆，元氣譬諸墨池，此無形之理所由出。至中天則由無形之理而著爲有形之象，譬諸善書者，揮大筆，濡墨池，書一冊，捲一冊，隨書隨捲。而化者不知其所始歸者，若忘其所終。及至後天，則舉中天全幅之字迹而彰明較著者也。夫塵世之生生不已者，盡會歸於此境，而總集其大成焉。到此則數千代之宗祖，莫不畢萃於一室，而子孫可以睹先容矣。數百世之聖賢，莫不相親於一堂，而庸衆可以仰道範矣。況善者對祖宗聖賢而有餘光，惡者對宗祖聖賢而有餘愧所謂變化以盡利者，非昔時乎。且萬有之形色，無不胥化。萬象之義理，無不顯化。萬類之結束，無不渾化。化之所至，卽歸之所至也。歸之所通，卽化之所通也。化卽化其所歸，千古所以同此理。歸卽歸其所化，萬事所以復其初。故幻情一化，而歸於眞性矣。迹象一化，而歸於實理矣。人欲一化，而歸於至德矣。大哉，眞宰化之恩大，化之威大，而化之功效亦無不大。大則歸於恩者，而恩無不周。歸於威者，而威無不畏。歸於功效之間者，而功效不同於小補，乃令人穆然於高大之品，廣大之詣，無量無數之大德，而恍然於會極歸極之大原，以總括夫全體大用之微義，而識大化之無盡藏，指歸之有定在也。甚哉，眞宰之大何其妙哉，何其奇哉。而萬美萬讚皆歸至尊至大至極獨歸眞主者，誠從大化之有總歸。而見大仁大慈綱維眞世者之非可以言語形容也，不可謂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哉。

又《大化總歸序》 予向有《幽明釋義》、《信源六箴》、《會歸要語》、《醒世箴》各集之刻。言斯人後世一節，既詳且盡矣，此外又何待多有贅本。不知後世者，雖斯人原始要終之道，實眞宰之賞罰定於斯，天地之究竟全於斯，萬物之歸宿畢於斯，光陰之結局著於斯，理至大也，義至精也，其詞則非千萬言所能闡發也。況我教經籍不下數百萬冊，求其事奇闢而理中正，詞精奧而旨深微者，莫如甫蘇思一籍。其中言眞宰全體大全，以及天地萬物光陰之蘊奧，無不頭頭是道，四通八達，而非淺學人所能解。惜刻他集時，此經爲友人借去，烽火之中，半多遺忘。茲得因公代回，反復而玩索焉。眞有見繼往聖開來學，發古今所未發，言事物所難言者，莫此經若也。獨是斯道之大，賴有傳人，予知而不言是昧心也。夫我昧心，而並以昧天下人之心，則罪不可言矣。因不惜心力，擇其尤足以驚動人心者，口講指畫，遂句互校，逐守對勘，命馬生代爲譯出。而詞意天盡妥協者，又復幾經改換，成爲一帙。是集之刻也，予於數十年前已有心矣。至此非敢妄矜著作，誠以眞主造化斯人，如此大事，而不爲闡明，則只知塵世之幻，而不知後世之眞，不將舉眞主賞罰，天地究竟，萬物歸宿，光陰結局，而盡昧之乎。或者曰，此篇多言死後，恐涉荒渺。夫《易》曰，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則與吾教所言後世相吻合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玩焉知二字之義，則知死有重於生者矣。至不答南宮适之問，明明見今世之外，更有一世界焉，而非庸耳俗目所能知。孔子儒教中之聖人也。一問答間，而後世之大已含蓄於言外矣。然則此篇所言精深，則有之荒渺，則未也。覽是書者，其於所言之理，所蘊之義，細爲參悟，或者其有補於儒教乎。不知者，妄借此以闢道釋兩家輪回生死之說，則豈於區區之苦心哉。

宜良期《復初夫子大化總歸叙》 《易》伏羲卦傳先天之數，文王卦傳後天之數。銳中年好《易》，至今九十二歲而茫然未有得也。乃今讀馬復初

《大化總歸》一書，而始知先後天之貫通也，知眞一之體用爲一也，知眞一之天人合一也。眞一之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孰主宰是，孰綱維是。曰，眞主主宰之而綱維之也。且夫眞一之理，與各教異，與儒家同。《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貞。孔子傳道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論一之確証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吾教眞主其在無極太極之上乎。《圖說》又云，無極之眞二語，朱子解無形無象，而有眞實之理具於其中。此論眞字之確証也。豈似二氏言，有生於無，無涉於幻，淪於空虛，而無着乎。抑眞一之理，體用具備。《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周子云，至誠無爲，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書》由本而遡末曰，一實萬分，萬物各正，大小有定。自末而緣本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推本則一，起萬爲一。朱子解此理處處渾淪，如一粟種地，生苗生花結實，一粒有百粒，每粒顆顆完全。以百粒復種，依然生花結實。此體中含用，用終還體也。古有歸根復命之說，其斯之謂歟。夫此眞一之理，又豈外人倫之間乎。子思言道本天命率性，不可須臾離。顏子見聖人之道卓爾。朱子解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杳冥昏默者。孟子言有物有則，如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父子人也，慈孝天之性也。耳目人也，聰明天所賦也。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孔子言知我其天，盡人合天之說也。嗟乎，人秉天地之心，眞主以人爲貴，將一切道理命賦人身，而人乃以利欲熏心，自甘下賤，自落卑污，豈不辜負眞主生成之恩，聖人設教之意哉。顧此理此論，復初天方書擇之精語之詳矣。奚煩贅說，而銳猶有言者，復初不憚數萬里重譯而至天方，其志可謂大矣。在天方博探羣書，與賢人君子講明切究，有得於心而默識之，其學可謂深矣。遄返中華，以得於心者注於筆，至理名言層見疊出，而著爲書，其功可謂苦矣。而更慈心滿懷，望人步賢關入聖域，爲後學津梁，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仁之至義之盡也。書垂後世，人足千古矣。銳年老未荒，勉爲此叙。如天假數年，於此書玩索而有得焉，銳之幸也。後之讀是書者，勿畏其繁，而探其詳，知爲談理之妙，如抽繭，以一絲而弘萬緒，陶詩所謂疑義相與析是也。

先生文章如翻瀾，以莊列縱橫之筆，寫孔孟精深之理，陶詩所謂奇文共欣賞是也。敢以質之復初，及後學之讀是書者。是爲叙。

馬開科《大化總歸跋》

復初師譯《大化總歸》一書，何歸乎，歸乎眞也。何眞乎，修身明心凈性，以復其本初也。爲聖者，自然而歸。爲賢爲士者，勉然而歸。即爲庸常者，亦由困而歸。是善者所歸之驗也。推之惡者，亦未嘗不可變化而歸。且無論人必有是歸，雖萬物何嘗不以是爲歸。乃知眞主不吝人以歸眞之路，而斯人無不有眞之時。此《大化總歸》之義焉耳。且夫眞主造化，至生人而造之事全。人受主命，至歸眞而人之事盡。不知者以意外疑之，而並疑西土聖人所談者之爲幽隱。吁，則儒教所言原始返終與天地參之理，亦可以視爲虛渺也，有是理乎。夫我以有限之聰明，而欲與聖人爭無窮之智慧，無或乎以爲意外也。豈知我輩聰明不過如黑夜行人，彷彿徐摩，而實一無所見。一經聖人闡發，則明如燈照路，步履高卑，無不適中，乃反謂聖人之明燈無補於黑夜之所行，則鄙而不通之論也。尤可怪者，世有以死爲幽遠，而不究其所以然。詎知人之行路，有爲己所不到之路，則謂之幽遠也可。若死者，人所必由之路也。且必由而爲易至之路也，何得謂之爲幽遠。甚哉，塵世日近則日遠，天國日遠則日近。事至常而以爲奇，理至明而以爲暗，要皆由於所見不眞也。見不眞，故視爲幽且隱也。聖人者，本勅降之天經以爲憑，而見之極眞。見之極眞，故凡人以爲幽隱者，而聖人則以爲幽隱也。誠以凡人有凡人之幽隱，聖人有聖人之幽隱。若凡人謂之幽隱，而聖亦隨聲附和而以爲幽隱，則聖人亦凡人耳，又何以稱爲聖人哉。聖人所以異於凡人者，以其所見之幽隱非凡人之幽隱。蓋其跡似幽隱，而其實則精深也。向使無天國後世，則知人之所以來，而不知所以去，知萬物之所以始，而不知所以終，知天地之所以常有，而不知其所以變動，知光陰之所以有初，而不知所以結局，不幾疑眞宰造化之不全乎。此事儒教未嘗不知，但知而不言，或言而不詳，則以任天道人道者之有所分也。我夫子以任人道者屬之東土聖人，以任天道者屬之西土聖人。論古有識，讀書得閑，誠千秋之史筆也。彼疑西土聖人不言人道者，豈知人道華西一體，原無因地而異之理。東土聖人言之，則無庸西土聖人再言之也，且不啻西土聖人已言之也。即言之，而豈能更讚一辭乎。所以不言人道而只言天道者，惟此之故。吾師七旬有餘，尤不惜衰朽精神，忘餐廢寢，而爲此者，誠見東土賢智者，太過而不求知，愚不肖，不及而不能知。非特儒教所未言，即回教亦若罔聞。因付剞劂，欲使此理共明於天下萬世，庶幾體眞宰生人成始成終之至意，而共勉爲歸眞之人而已矣。科時親儿席，知

夫子兢兢於爲是書之若心用。敢再弁數言於書竟，以誌企慕之忱焉

猶太教部

《重建清真寺記》

紀　事

丁韙良《天道溯原》卷下《論聖經原文譯文・附録開封府重建清真寺碑文序》 於同治六年，余曾由京都赴上海，特繞徑至汴，所爲探訪猶太人之實在情形。至則有回民引導至空地一所，中有碑碣一統，詳閱前後文詞，蓋盛唐故蹟也。

摩尼教部

《摩尼經》

綜　述

羅振玉《摩尼教殘經跋》 《摩尼教經》首尾殘缺，但存中間寺儀第五，出家儀第六二篇而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統紀》，定爲《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唐書》及《會要》，謂摩尼至唐代入中國。予意當更在前。《唐會要》謂大曆爲摩尼置寺，賜名大雲光明。以《長安志》考之，光明之名，蓋昉於隋文大雲之稱，則改於武周，至大曆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言，隋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燄，奇之，改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明言曇延爲摩尼，然云其教則非固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時雖已置寺而教未顯。至唐而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勅令天下創寺度僧。勢乃浸盛，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記雖略，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教隋文時已入中土，絕非唐代乃入也。伯斧韙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頗該博，然予終以未得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爲憾。嗣細審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教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隨後改號爲天賜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摩尼教中所謂二宗，乃辨明暗。所謂三際，亦發明明暗之旨，故隋代立寺取名光明，乃揭其教旨，不僅紀蠟燭自然之異也。然光明二字，實已見於《化胡經》。從眞寂境《摩尼經》中有次觀四寂法身語，此云眞寂亦與經合也。至蘇鄰國中，誕降王室爲太子，號末摩尼。初名末摩尼，故各書或稱摩尼或稱末尼。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三際二宗之名亦已見於此。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就此二者考之，知涼州衛大雲寺始創於晉。其教之流傳乃由西而東，故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所言與此經一一脗合，均晉代已有摩尼教之確證。又《辨正論》稱，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洲道士廣說因緣語，知此教初託道教，故王浮僞造《化胡經》而羼入摩尼教旨。其人蓋道士而摩尼者也。《化胡經》雖爲道家，而頗攀附釋氏，其敘摩尼教亦有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語，均依傍竺法之證。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語。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爲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已。又別創末摩尼也，既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比丘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燭燄之靈徵而改名光明，且以揭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賜，以示寵異。初援於老，後入於釋，固非欲依附以謀浸入，俾勢盛而後扇其宗風焉。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逞，終不能脫離老釋而獨立。

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即以爲僧徒，而不知其實別爲一教者。其來也，自西涼而終，仍澌滅於沙州與高昌。宋王明遠《揮麈前錄》載太平興國六年，三延德使高昌，行程記言，高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教。《宋史》外國傳亦載之，是其教宋初在高昌尚有存者。宋以後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宗教事實記載至略，釋氏撰著中偶及外道，亦語焉不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及此殘經中參互考證，始得其教之涯略，不知尚有他書可考否。爰記之，以質世之治宗教學者。

宣統元年十月，上虞羅振玉記。東友桑原博士驚藏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斯人摩尼。唐初其教似已由波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之時代不知其所自出。而以《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言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襄王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而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在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專爲倡導摩尼教而設，所託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確在司馬之世矣。振玉又記

《涼州衛大雲寺碑》言，寺有造經房，翻譯經典。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不至澌滅淨盡，亦幸事矣。聞德人在吐魯番得番文摩尼教古經甚多，安得好古者一詳考之。振玉又記

紀事

張君房《雲笈七籤原序》

昔祀汾陰之歲，臣隸職霜臺，作句稽之吏，越明年秋，以鞫獄無狀，謫掾於寧海。冬十月，會聖祖天尊降延恩殿，而眞宗皇帝親奉靈儀，躬承寶訓，啓綿鴻於帝系，濬清發於仙源，誕告萬邦，凝休百世，於是天子銳意於至教矣。在先時盡以祕閣道書，太清寶蘊，出降於餘杭郡，俾知郡故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使今翰林學士陳堯佐，選道士沖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校，俾成藏而進之。然其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適綸等上言，以臣承乏，委屬其績。時故相司徒王欽若總統其事，亦誤以臣爲可使之。又明年冬，就除臣著作佐郎，俾專其事。臣於時盡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士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僅能成藏都盧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以進之。

徐松《宋會要輯稿・刑法二》

宣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一溫州等處狂悖之人，自稱明教，號爲行者。今來，明教行者各於所居鄉村，建立屋宇，號爲齋堂。如溫州共有四十餘處，並是私建無名額佛堂。每年正月內，取歷中密日聚集侍者、聽者、姑婆、齋姊等人，建設道場，皷扇愚民男女，夜聚曉散。明教之人，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號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贊》、《策證明贊》、《廣大懺》、《妙水佛幀》、《先意佛幀》、《夷數佛幀》、《善惡幀》、《太子幀》、《四天王幀》，已上等經佛號，創於道釋經藏並無明文該載，皆是妄誕妖恠之言，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至於字音，又難辨認，委是狂妄之人，僞造言辭，誑惑愚衆，上僭天王太子之號。奉御筆，仰所在官司，根究指實，將齋堂等一切毀拆，所犯爲首之人，依條施行外，嚴立賞格，許人陳告。今後更有似此去處，州縣官並行停廢，以違御筆論。廉訪使者失覺察，監司失按劾，與同罪。

又　宣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詔，諸路事魔聚衆燒香等人，所習經文，令尚書省取索名件，嚴立法禁，行下諸處焚毀。令刑部遍下路州軍，多出文牓於州縣城郭鄉村要會處，分明曉諭，應有逐件經文等，限令來指揮到一季內，於所在州縣首納，除《二宗經》外，並焚毀。限滿不首，杖一百。本條私有罪重者，自從重。仍仰州縣嚴切覺察施行，及仰刑部、大理寺，今後諸處申奏案內，如有非道釋藏內所有經文等，除已追取到聲說下本處焚毀外，仍具名件行下諸路照會。出牓曉諭人戶，依今來日限約束，首納焚毀施行。

著錄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摩尼教經》

按摩尼教入中國時代，記者言人人殊，然觀《長安志》所載，則其來也其在周、隋之際乎？隋文所立之光

明寺，武后改爲大雲經寺，證以代宗賜摩尼寺額爲大雲光明，則此寺爲摩尼寺無疑。又摩尼爲火祆別派，故以蠟燭自然，聳人主觀聽，而請廣其教；否則是時佛教已徧中國，又何藉曇延之請乎？據日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言摩尼教爲漢獻帝時波斯人摩尼所創，其源本於火教，參酌佛教耶穌教等而別成一派，與開元勅文依附佛教之語相合，可見其教絕無足以特立之精義，故其行於中國也不能驟入，而以漸進。始則附庸釋氏，繼則獻媚女主，後乃假手兵力，而中國之人視之，初時直以爲佛教之支流，故諸郡所立《大雲寺碑》，祇述建寺之年月，而不言立教之宗派。一、大足元年《河內大雲寺碑》，二、景雲二年《涼州衛大雲寺碑》，均見《金石萃編》。三、元和十一年《柳州復大雲寺記》見《柳子厚文集》。及憲宗元和二年，回紇有河南太原置寺之請，舊史始書之於策。曾不四十年，而遽遭廢黜。會昌一炬，其經象遂無一字存於中國矣。厥後回紇衰亂，徙帳甘沙，故彼中僅留此燼餘之譯本，而終不能復興於東土。至歐公修史之時，已未由詳其始末，遂誤以舊史立寺之年，爲始至之年。溫公未察，亦沿其誤。於是摩尼入中國之時代，益不可考矣。今參稽諸書，得其大略，著之於篇，以質當時之談宗教者。節錄蔣斧：《摩尼教流行中國攷略》在《敦煌石窟遺書》內。

《摩尼教經》首尾殘缺，但存中間《寺儀》第五，《出家儀》第六二篇而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統紀》，定爲《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唐書》及《會要》謂摩尼至唐代入中國，予意當在唐前。《唐會要》謂「大曆爲摩尼置寺，賜名大雲光明」，以《長安志》考之，光明之名，蓋昉於隋文；大雲之稱，則改於武周；至大曆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言隋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燄，奇之，改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明言曇延爲摩尼，然云「其教」，則非固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時雖已置寺，而教未顯，至唐，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敕令天下創寺度僧，勢乃浸盛，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記雖略，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教隋文時已入中土，非唐代乃入也。伯斧蹠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然予終以未得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爲一憾。嗣細審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教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隨後改號爲天錫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摩尼教中所謂二宗，乃辨明暗；所謂三際，亦發明明暗之旨，故隋代立寺，取名光明，乃揭其教旨，不僅紀蠟燭自然之異也，然光明二字實已見於《化胡經》。從眞寂境，《摩尼經》中有次觀四寂法身語，此云眞寂，亦與經合也。至蘇鄰國中，誕降王室爲太子，號末摩尼，初名末摩尼，故各書或稱摩尼，或稱末尼。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三際二宗之名，亦已見於此，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就此二者考之，知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所言與此經一一符合，均晉代已有摩尼之證。又《辨正論》稱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洲道士，廣說因緣」語，知此教初託道教，故王浮僞造《化胡經》，而羼入摩尼教旨，其人蓋道士而摩尼者也。《化胡經》雖爲道家，又頗攀附釋氏，其敘摩尼教，亦有轉大法論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語均依傍竺法之證。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語，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爲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己又別創末摩尼也。既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比丘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燭燄之靈徵，而改名光明，且以揭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錫，以示寵異。初援於老，後入於釋，固非欲依附以謀浸入，俾勢盛而後扇其宗風焉。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逞，終不能脫離老釋而獨立，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即以爲僧徒，而不知其別爲一教。其來也自西涼，而終仍澌滅於沙州與高昌，宋王明清《揮麈前錄》載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行程記》，言高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教，《宋史外國傳》亦載之，是其教宋初在高昌尚有存者，宋以後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宗教事實，記載至略，釋氏撰著中偶及外道，亦語焉不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及此殘經參互考證，始得其教之涯略，不知尚有他書可考否？爰記之，以質世之治宗教學者。一九〇九年十月。

東友桑原博士騭藏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斯人摩尼。唐初，其教似已由波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之時代不知其所自出，而以《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言「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其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襄王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而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在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專

馬相導摩尼教而設，所記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確在司馬之世矣。《涼州衞大雲寺碑》言寺有造經房，翻譯經典，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不至澌滅淨盡，亦幸事矣。閒德人在吐魯番得番文摩尼教書經甚多，安得好古而通番文者，一詳考之！羅振玉：《雪堂校刊羣書敍錄》卷下，四三—四五頁

重民按：《摩尼教經》既發見，蔣斧首先校錄，並撰《摩尼教流行中國攷略》一文，羅振玉作跋，又稍補其說，並刊入《敦煌石室遺書》中。然二君對於外來宗教，非所素習，故立言時有未當。同時，法人沙畹伯希和二氏，合撰《摩尼教流行中國攷》，所得稍多。稍後，王國維撰《摩尼教流行中國攷》（觀堂別集後編）六—十四頁陳垣撰《摩尼教入中國攷》（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而此一外來宗教在我國流傳史蹟始大明。茲僅錄蔣羅二跋，以著校錄殘經之始，有欲研究其歷史者，別有四家論文可作參攷。

《二宗經》

綜述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九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蘇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九 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為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

又卷四八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白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爲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齊契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略】嘗檢樂天《長慶集》，卽無蘇鄰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爲此不典之詞。

《老子化胡經》

綜述

黃震《黃氏日鈔》卷八六《崇壽宮記》 四明固山水奇絕處也。慈溪之西踰二十里，其地薄海，氣勢益磅礴。有峯特起，爲五磊山，突兀撑天，猶若奮乎其不可遏。則又岐而對發，各奔駛數十里以入海，東之復出於海者爲伏龍，西之復出於海者爲向頭，遂爲今行都國戶門，皆斷崖萬仞，屹立雲濤浩渺間。御地軸以浮天，挹仙山之如見。故其中沃野曼衍，特氣扶疎。人生其間，往往多秀特，而崇壽宮又適居其水脉之會，故其烟林蓊鬱，羽衣瀟灑時亦多聞人，如往歲吾叔祖黃仲淸，以詩聞。今住持之祖張安國，以草聖聞，皆嘗名動一時，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其雲屋疎疎，垂三百年莫之整，以僻故也。安國之法嗣曰張希聲，神采精悍，文而有綜理材，始慨然以興起爲己任。余與別二十年，意其已老，雖有志未必酬。俄一日書來，述其居已大備，屬余記之。且曰：吾庵求以記吾勤也，記吾居之所自始也。吾之居曰廣，而吾之所自始曰泥，非所以篤既往昭方來也。吾師老子之入西域也，嘗化爲摩尼佛，其法於戒行尤嚴，日惟一食，齋居不出戶，不但如今世淸淨之云。吾所居

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紹興元年十一月，冲素太師陳立正始請今勅賜額。嘉定四年九月，住持道士張悟眞始建今三清殿，嶽祠建於端平之乙未，法堂建於淳祐之壬子，藏殿建於寶祐之乙卯，而山門建於景定之癸亥。與夫建丈室以集簪佩，建舫齋以列琴書。下至庖湢，色色粗備，則又皆吾銖積以成，未嘗以干人，故雖工役之繁，費之多，皆所不必記。獨念新之增者舊之忘，身之舒者心之肆，摩尼之法之嚴，雖久已莫能行，而其法尚存，庶幾記之以自警，且以警後之人也。余讀之曰，嘻，此有識之言，亦無窮之思也。然吾儒與佛老固冰炭，佛與老又自冰炭。今謂老爲佛，而又屬記於學儒者，將何辭以合之，且何據耶。因書詰之。則報曰，吾說豈無據者。《老子化胡經》明言，我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降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說戒律定惠等法，則道經之據如此。釋氏古《法華經》卷之八九，正與《化胡經》所載合。佛法廣大，何所不通，而限於町畦者始或秘之不以出。白樂天晚年酷嗜內典，至其題《摩尼經》，亦有五佛繼光明之句，是必有得於貫通之素者矣，則釋氏之據如此。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其事載於溫公之《通鑑》，述於晦翁之《綱目》，則儒書之據又如此。余既審之果然，希聲復緘示所謂衡鑑集，載我宋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三年，兩嘗勅福州。政和七年及宣和二年，兩嘗自禮部牒溫州，皆宜取摩尼經頒入道藏。其文尤悉，余始復書謂之曰，信矣，是可記也。夫天下事不過是與非，善與惡兩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訓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別非，絕惡而修善，故能輔人心而裨世教。說久而弊，始或紛之，老子寶慈儉而後世事清談，釋氏恃戒定而後世譏執着，是豈其初然哉。老子再化爲摩尼而說法，獨嚴於自律，如師所云殆其初之未變者，師而念之而傳之，則道之初在是，釋之初亦在是，且有近於吾儒之所謂敬於以發山川之靈異，恢道俗之見聞，所琳宮仙館千萬年憑藉無窮，豈徒在今輪奐間。師曰諾哉。因錄其往復之詳如此，是爲記。景定五年五月記。

紀事

元祥邁《辯僞錄》卷二《偷佛神化僞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

《九姓回鶻可汗碑》

綜述

羅振玉《和林金錄・九姓回鶻可汗碑跋》

《和林九姓回鶻可汗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著錄。光緒中葉，俄人始訪得之，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始揭其影本。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拉氏書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爲考釋，時嘉興沈乙庵先生方在譯署，作《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及此碑三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志文貞鋭方爲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宗室伯羲祭酒。惑昱祭酒跋之，沈先生復書其後，於是世人始知有《闕特勤碑》，尚未知有他碑也。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始錄拉氏書中各碑之文爲《和林金石錄》，元和江建霞編修標刊之長沙，由是世知有回鶻碑，然終無由致拓本。光宣之間，此碑數段爲俄國某大佐竊去，致之聖彼得堡博物館，故近來拓本乃少五六兩段。己未夏日，偶讀法國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見所引此碑文三行與李錄殊異，乃假沈先生所藏拉氏原書，以校李錄。李錄此碑分爲五段，實則此碑共碎爲八段，前三段拉氏書中已聯合爲一，李錄從之其後，德人休列額爾，法人沙畹，並攷此碑。德人牟列爾又通碑陰所刊窣利文之讀，伯氏所引，蓋用諸氏釐定之本。余據伯氏所引，聯合四五兩段，則全碑文義皆可貫通。又自以《行欵文義》定第六段之位置，四五兩段即李錄之，第三第四兩片第六段則李錄之第五片。又第七第八兩段，一內宰相以下兩行十二字，一羅教迭億兩行四字。李錄失載，以《行欵》求之，當在首二行，然文字太少，迄不能定其在此二行之第幾格矣。又新拓本別一段，亦此碑之文，則並其在何行，亦不可知，茲別附於後。余既爲碑圖，以明全碑之形狀，及碑文之次序，於是碑文略可通讀。前沈先生跋此碑時，僅據前三段及第七八段，今得通讀全碑，自有前跋所不能盡者，

先生因命書其後，是前跋所已詳者，茲不贅焉　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此國《唐書》之保義可汗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三年五月丙午，正衙冊九姓回紇可汗爲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回紇傳》作藹德里啜沒弭施合蜜毗迦可汗，《新〔唐〕書・回鶻傳》作愛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校以此碑，則《舊紀》奪愛字，《舊傳》奪汨字，衍蜜字，《新傳》奪沒字　此碑無保義二字者，中國封號不行於其國中故也　保義可汗立於憲宗元和三年，卒於穆宗長慶元年，在位凡十四年，爲回鶻極盛之世　此碑之立，蓋在其卒後矣　碑題下列內宰相頡於伽思等若干人，蓋如漢碑陰側之題名　頡於伽思，《新〔唐〕書》作頡干迦斯，於貞元二年已主兵事，旋執國柄，至是已三十六年　又武宗會昌時，亦有大臣頡於伽思，首尾五六十年，恐非一人　伊難主，新、舊《〔唐〕書》均作伊難珠，考回鶻內宰相六人，外宰相三人，此二行題名之人，或均宰相矣　碑首云，□國於北方之隅，建都於嗢昆之野，此指回鶻開國者言　新、舊《〔唐〕書》記回鶻事，自時健俟斤始，此碑以下文所記二世事推之，亦指時健，下云子□□□□嗣位，又云□□□汗在位者，此二世蓋指菩薩與吐迷度　《新〔唐〕書・回鶻傳》時健俟斤長子曰菩薩，菩薩死，其弟曰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知，如是者碑云，一一吏部革命，數歲之間，復我舊國，案史部上所闕，當爲阿字，阿史那者，突厥姓也　《新〔唐〕書》言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疆及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並有其地，致自突厥之亡，至薛延陀之亡，纔十六年，薛延陀建牙鬱督軍山，去嗢昆河不遠，至是爲回紇所拜並　所謂阿史那革命，數歲之間，復我舊國者也　史稱吐迷度雖歸唐，拜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官吏一似突厥，下云九姓回鶻，世姓拔悉蜜，三姓，□□，諸異姓僉曰云云，當爲上可汗尊號之事，三姓下所闕二字，當是葛祿，《新〔唐〕書》稱葛邏祿，有三族，一謀祿或爲謀剌，二熾俟或爲婆匐，三踏實力，故其酋亦號三姓葉護　又回鶻於九姓外兼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故知所闕二字爲葛祿也　闕毗伽可汗者，吐迷度之七世孫，名骨力裴羅，天寶三年，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後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者也　此下四世具如沈先生說，汨咄祿毗伽可汗者，《新〔唐〕書》之阿啜，唐冊爲奉誠可汗者　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合汨咄祿胡祿毗伽可汗者，則《新〔唐〕書》之骨咄祿，唐冊爲愛滕里囉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者也　第十二行之

合毗伽可汗則保義可汗，即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　自懷仁可汗以下至此，凡九世　中間惟闕懷信可汗子，滕里野合俱祿毗伽可汗一世，此可汗以永貞元年立，元和三年卒，在位僅四年，殆保義可汗兄弟行，豈以享國不久，故闕而不書，抑其名在碑下截斷處，而今已之歟　保義可汗史不紀爲何人之子，當懷信時蓋已爲宰相，碑所謂當龍潛之時於諸王中最長，又所謂□□汗宰衡之時，與諸相殊異者也　回鶻可汗多自宰相出，如頓莫賀達干骨咄祿皆是也　其記破堅昆事，上有初字，蓋猶在懷信之世，堅昆者即黠戛斯，《新〔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也　保義可汗破黠戛斯，殺其可汗，諸書皆不載，惟見此碑　云復葛祿與吐蕃連□者，德宗以後，葛祿時離回鶻而與吐蕃連和，吐蕃之取北庭陷安西，皆由葛祿爲之掎角，此碑所記勻曷戶之戰史，既失記地亦不詳　至云□□庭半收半圍之次，天可汗親統大軍，討滅元兇，卻復城邑者，庭上所闕當是北字　自貞元六年，吐蕃攻陷北庭後，至是始爲回鶻所復　碑云天可汗親統大軍，則在保義嗣位以後矣　云遂□□□□□媚磧者，磧名上闕數字　宋初王延德《使高昌記》，謂高昌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　此大患鬼魅磧，即唐初人所謂莫賀延磧，魅與媚音同，是□□□媚磧或即大患鬼魅磧矣　蓋吐蕃陷北庭後，此磧實爲吐蕃北庭間之通道，及回鶻既復北庭，磧北無吐蕃蹤跡，此道遂開，故下云凡諸行人及於畜產□□□□蓋回鶻至此得自由往來天山南北路矣　云復吐蕃大軍攻圍龜茲，入可汗領兵救援吐蕃，□□奔入於術者，於術地名，《新〔唐〕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五十里，至於術守捉城，自是西至安西都護府，即龜茲凡五百六十里　蓋吐蕃之兵自龜茲退至於術，爲回鶻所圍也　云□□□百姓與狂寇合從有虧職貢者，百姓亦西北種族，如三姓，九姓，十姓，卅姓，世姓之比，惜上有闕字，不能知爲何族矣　云追奔逐北至眞珠河者，眞珠河即今之那林河，其下流爲葉葉河，又一支流爲藥殺水　《新〔唐〕書・地理志》，度拔達嶺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　又三十里渡眞珠河　又《西域傳》，石國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是皆以此河之上游爲眞珠河　《新〔唐〕書・西域傳》，盜遠都眞珠河之北　杜環《經行記》，石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則並其下流，亦謂之眞珠河也　云□廟奢實力者，奢實力者，三姓葛祿之一也　云攻伐葛祿吐蕃，舉旗斬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賀那國者，《新〔唐〕書》謂至德後葛邏祿浸

盛，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但羅斯諸城　拔賀那國即《新〔唐〕書》之判汗怖悍及寇遠，都眞珠河之北，與葛祿爲鄰，故假道於此國　云葉護爲不受敎令，離其土壤，此葉護卽謂拔賀那王，自突厥西徙以後，西域諸國王多稱葉護。者下云冊眞珠智惠葉□□王，當因前王不受敎令，故別立一人，此時回鶻南破吐蕃，北服葛祿，兵力直至葱領以西，而其事史皆不書異時回鶻西徙之事，惟由此碑始得解之，既釐正其文，復攷釋之如左，因書以質沈先生，庶匡其不逮焉。

此碑舊錄分數石錄之，吾友王忠慤公始連合其文，但忠慤所錄仍有小誤。五行前代中興可汗並是之，是誤作見。八行闡揚二祀之二，誤作三。十二行於諸王中之於，誤作在。內外宰相親□官，失錄親字。十六行四面合圍之四，誤作田。十八行夫書廂沓實力四字，而將十九行之餘字誤列十八行，茲一一爲之補正。

人物總部

佛教部

漢魏兩晉分部

安世高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懷淳孝，敬養竭誠，惻隱之仁，爰及蠢類，其動言立行，若踐規矩焉。加以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莫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術，妙善鍼脉，覩色知病，投藥必濟。乃至鳥獸鳴呼，聞聲知心。於是俊異之名，被於西域，遠近鄰國，咸敬而偉之。世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講集法施，與時相續。後王薨，將嗣國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名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語。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等。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世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凡三十五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

世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多有神跡，世莫能量。初，世高自稱：「先身已經爲安息王子，與其國中長者子俱共出家。分衛之時，施主不稱，同學輒怒，世高屢加訶責，同學悔謝，而猶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塡路，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

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杖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邥亭湖廟。此廟舊有靈驗，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世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共驚愕，請世高入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今爲邥亭湖神，周迴千里，並吾所統。以布施故，珍玩無數；以嗔恚故，墮此神中。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空澤中也。此身滅，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並雜寶物，可爲我立塔營法，使生善處也。』世高曰：『故來相度，何不現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世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蛇，至世高膝邊，淚落如雨，不知尾之長短。世高向之胡語，傍人莫解，蟒便還隱。世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神復出蟒身，登山頂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儵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立東寺。世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世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世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邥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沒，無復靈驗。後人於西山澤中見一死蟒，頭尾相去數里，今尋陽郡虵村是其處也。

世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年已六十餘。世高徑投其家，共說昔日償對時事，並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値市有鬬者，亂相毆擊，誤中世高，應時命終。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世高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猶呼安侯，至今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

世高出經，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

慧皎《高僧傳》卷一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俊異之聲，早被西域。

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

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是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略】高既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

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

紀事

智昇《開元釋教録》卷一 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略】以漢桓之初，始到東夏。高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大通華言。慨正法微，廣事宣譯。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多有神迹，世莫能量。

又 高以桓帝建和二年戊子，至靈帝建寧三年庚戌二十餘載，譯《大乘要慧》等經九十五部。並義理明(析)[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等)[皆]亹亹然而不倦焉。世高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猶呼安侯，至今爲號焉。

天竺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其《釋道安錄》、僧祐《出三藏記》、慧皎《高僧傳》等，止云高譯三十九部。費長房錄便載一百七十六部。今以房錄所載，多是別生，違大部出，未可以爲翻譯正數。

支識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支識，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羣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遊於洛陽。以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以歲久無錄。安公校練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

智昇《開元釋教録》卷一 沙門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月支國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名。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桓、靈之代，遊於洛陽。從桓帝建和元年丁亥，至靈帝中平三年景寅，於洛陽譯《道行》等經二十三部，審得本旨，曾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河南清信士孟福、張連筆受。

而舊譯云胡般泥洹者，竊所未委。上代翻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爲漢。胡乃五天邊俗，類此之有氐羌。今乃稱胡，豈關印度？深爲楚越，可不詳焉。但佛所說經，皆合稱爲梵本。梵者，此言清淨。昔劫初時，梵世光音天來下。彼土有食地肥者，身重不得復去，因遂爲人。即五天之本祖也，仍其天號，而立稱焉。若彼稱胡，理將何出？但彼稱梵語，如此土所謂漢言。蓋有所憑，非爲謬耳。如舊曰僧，悉稱俗姓。起(符)[符]秦世，有沙門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云：既剃落，紹繼釋迦子而異

父，豈曰承襲？今共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含》，其文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伏。四姓者：一剎帝利，二婆羅門，三吠舍，四戍達羅。而安正當晉、秦之世，刊定目錄，刪注羣經，自號彌天，楷模季葉，猶言譯胡爲秦，有五失三不易。此蓋通人一蔽，未盡美歟。上代已來，有胡言處，今並改爲梵字。庶無紕謬，使談者得其正焉。又長房等錄支讖譯中，復有《大寶積經》一卷。今以《與佛遺日摩尼寶經》既是同本，不合再出。又尋文句，非讖所翻。別錄之中，皆爲失譯。今依別錄爲正，故讖錄除之。

支謙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鄰家，爲狗所囓，腦骨傷碎。鄰人欲殺狗取肝傅瘡，越曰：『天生此物，爲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囓。此則失在於我，不關於狗。若殺之得差，尚不可爲；況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

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讖譯出法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半，客奪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在，越曰：『昨夜爲客所奪。』同侶咸曰：『何不相告？』答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遠近聞者莫不歎服。

後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隱之義。越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越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

後太子登位，遂隱於穹隆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高，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爲時所惜如此。

康僧會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碩行苦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練《三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驗察。』權曰：『吾聞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曰：『法雲應被，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

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焰，照耀瓶上。權手自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燔，金剛之杵不能壞矣。」權命取鐵槌砧，使力士擊之。砧槌並陷，而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

至孫皓昏虐，欲燔塔廟。羣臣僉諫，以為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至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就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惡餘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之矣，何用佛教？」會曰：「周、孔雖言，略示顯近，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聖慈以明勸沮，不可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

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皓。皓使著厠前。至四月八日，皓至厠汙穢，云灌佛訖，還與諸臣共笑為樂。未朞，陰囊腫痛，叫呼不可堪忍。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羣臣禱祀諸廟，無所不至，而苦痛彌劇，求死不得。婇女先有奉法者，聞皓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圖中求福不？」皓舉頭問：「佛神大耶？」婇女答：「佛為大聖，天神所尊。」皓心遂悟其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於枕上叩頭，自陳罪逆，有頃所痛即間。遣使至寺，問訊諸道人，能說經者令來見。僧會即隨使入。皓問罪福之由，會具為敷析，辭甚精辯。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秘禁，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致深，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號為天子寺。宣勑宮內，宗室羣臣，莫不必奉。會在吳朝，敭說正法，以皓性凶麁，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驗，以開諷其心焉。

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阿難念彌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經》、《道品》及《六度集》，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並製經序，辭趣雅贍，義旨微密，並見重後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

朱士行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清粹，氣韻明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便以大法為己任。常謂入道資慧，故專務經典。初天竺朝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人口傳，或不解，輒抄撮而過，故意義闇昧，頗有格礙。士行嘗於洛陽講《小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之間，于闐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齎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殿庭，以火燔之。士行臨階而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若其無應，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故。大衆駭服，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河南居士竺叔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遂斂骨起塔焉。

帛法祖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法祖法師傳》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也。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其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稟受，幾出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講道德。於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致。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耻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日事也。」乃呼十方佛：「法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十，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

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崤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

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便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足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

祖既博涉多閑，善通胡、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

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波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氐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

竺法護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竺法護，其先月支國人也，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有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齎胡本，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正法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譯寫，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間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慢其側，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

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皆此類也。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來宗奉。時有沙彌竺法乘者，八歲聰慧，依護爲師。關中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庶，聞風嚮集，宣隆佛化，二十餘年。後值惠帝西幸長安，關中蕭條，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興公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其見美後代如此。

竺叔蘭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竺叔蘭傳》　竺叔蘭，本天竺人也。祖父婁陀，篤志好學，清簡有節操。時國王無道，百姓思亂，有賤臣將兵，得罪懼誅，以其國豪，呼與共反。婁陀怒曰：『君出於微賤，而任居要職，不能以德報恩，而反爲逆謀乎？我寧守忠而死，不反而生也！』反者懼謀泄，即殺之而作亂。婁陀子達摩尸羅，齊言法首，先在他國。其婦兄二人，並爲沙門。聞父被害，國內大亂，即與二沙門奔晉，居於河南，生叔蘭。叔蘭幼而聰辯，從二舅諮受經法，一聞而悟，善胡、漢語及書，亦兼諸文史。然性頗輕躁，遊獵無度。嘗單騎逐鹿，値虎墮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後馳騁不已，母數訶諫，終不改。爲之蔬食，乃止。

性嗜酒，飲至五六斗方暢。嘗大醉卧於路傍，仍人河南郡門喚呼，吏錄送河南獄。時河南尹樂廣，與賓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君僑客，何以學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何問僑舊？』廣又曰：『飲酒可爾，何以狂亂乎！』答曰：『民雖狂而不亂，猶府君雖醉而不狂。』廣大笑。時坐客曰：『外國人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僕面白復何怪耶？』於是賓主歎其機辯，遂釋之。

頃之，無疾暴亡，三日還蘇。自說入一朱門，金銀爲堂，見一人，自云是其祖父，謂叔蘭曰：『吾修善累年，今受此報。汝罪人，何得來耶！』時守門人以杖驅之，入竹林中，見其獵伴爲鷹犬所啄齧，流血號叫，求救於叔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値牛頭人欲扠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門，何罪見治？』牛頭人答：『此雖受福，不關獵罪。』俄而見其兩舅來，語牛頭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惡少善多，可得相免。』遂隨道人歸。既而還蘇，於是改節修慈，專志經法。以晉元康元年譯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十餘萬言。既學兼胡、漢，故譯義精允。

後遭母艱，三月便欲瘞。有鄰人告曰：『今歲月不便，可待來年。』叔蘭曰：『夫生者必有一死，死者不復再生，人神異塗，理之然也。若使亡母棲靈有地，則烏鳥之心畢矣；若待來年，恐逃走無地，何暇奉營乎？』遂即瘞畢。明年，石勒果作亂，寇賊縱橫，因避地奔荆州。後無疾，忽告知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識者以爲知命。

尸梨蜜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尸梨蜜傳》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蜜天資高朗，風骨邁舉，直爾對之，便自卓出於物。西晉永嘉中始到此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

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常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

亦與蜜致善。士令風裁貴整，以軌度格物。須臾卞至，蜜乃更斂衿飾容，端坐對之。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曾欲爲蜜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稱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

大將軍王處仲時在南夏，聞王、周諸公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自見蜜，乃振欣奔至，一面便盡虔。周顗爲僕射領選，臨入，過視蜜，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世，盡得選此賢輩，眞令人無恨！』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抆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正當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而答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

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因傳譯，然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於今。年八十餘，咸康中卒。諸公聞之，痛惜流涕。宣武桓公嘗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支遁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四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麈外之狎。

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

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頓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

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勖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玩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

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

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乃《卽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

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

至晉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

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狩鉢之

王，何也」

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

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

又問：「何如殷浩？」

安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慚德。」

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一人而已。」

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樸，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元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

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泰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禮，得一以永貞。

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德玄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襤褸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

冀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

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

詔卽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値祭暫起，謝便移就其處。祭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

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

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甲，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鶵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

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

遁善草隸。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又《喩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邁，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

道安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　釋道安，本姓衞，常山扶柳人也。年十

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爲師之所重。驅使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餘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尋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昨經不讀，今復求耶！」對曰：「卽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可減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其形望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又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女机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副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復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雙馬棉，棉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禮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篼容百升也。」遂住襄陽。

習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咸以爲名答。鑿齒嘗餉安梨數十枚。正值講坐，便手自割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石，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曰：「損米彌覺有待之爲煩！」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其爲時賢所重如此。

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嘗廢闕。桓沖要出江陵，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苻堅素聞其聲，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城內五重寺，僧衆數千人，大弘法化。

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後式焉。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致。

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抗服。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欲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敬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昇輿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乘輿！」堅懍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輿輦之榮，乃是爲其臭腐耳！」卽勑翼扶之而登輿。俄而顧謂安公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而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檀越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衆，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地卑氣癘，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弗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敢不盡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暫幸洛陽，抗威畜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軍大潰，晉軍還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爲慕容沖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以僞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葬五級寺中。

末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吾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其子略方得殺登稱帝，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嘉之死，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法師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

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析微言，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便左臂上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如釧，捋可得上下，唯不得出手而已。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終後二十餘年而什方至，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志經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興公爲《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明理。』其見述於世如此。

慧皎《高僧傳》卷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異之。

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於時學者多守聞見，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究幽遠，探微奧，令無生之理宣揚季末，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問道，備訪經律。

後避難潛於濩澤，太陽竺法濟、並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季，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

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將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素，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王屋、女休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棉，棉間懸一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篼容百升也。』

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之罏肆矣。』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後又自行至萬山，舉邑皆往瞻禮，還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

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

使夫升階履閫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髻，既而光焰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

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來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卽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値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裏，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重，類皆然也。

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並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遵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掘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斗，低者爲合，梁一頭爲龠，龠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宗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卽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還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頓，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西，晉軍遂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

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堪遠理，願見蹈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人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公

元二八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迮，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臾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往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公元三八五年也，年七十二。

末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往，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

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嘉之日，有人於壠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

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

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子，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贊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

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著録

道安《十法句義經序》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敎，亦何得一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即名爲經。邪止名正，亂止名定。方圓隨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則神道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已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汎然，因法而結也。二三至十，存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爲目耳。譬藥分劑，有單有複，診脉視色，投藥緣疾，法參相成，不其然乎！

自佛即幽，阿難所傳，分爲三藏，纂乎前緒，部別諸經。小乘則爲阿含四行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數之苑藪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毗曇者，蓋闕如也。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爲道之樞極也。可不務乎？可不務乎？

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鶩鷺子也，於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成也。爰晉土者，世高其俊也，偉哉數學，淵源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域，安雖希高迹，末由也已。然旋焉周焉，臧焉修焉，未墜地也。並一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質緣以高尚，欲疲不能也。人亦有言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也。』聖由積摩，爐錘之間，惡可已乎！

經之大例，皆異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歸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全其歸致，則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頓至而不惑，俱行故叢萃而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異，是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廋哉！義焉廋哉！

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昔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第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倫，儻可察焉。

又《鞞婆沙序》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中佛意三昧之所傳也。

其後別其逕，至小乘法爲《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迦旃延手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爲《阿毗曇》四十四品，要約婉顯，外國重之。優波離裁之所由爲《毗尼》，與《阿毗曇》、《四阿含》並爲三藏。身毒甚珍，未墜於地也。其後曇摩多羅剎集《修行》，亦大行於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陀槃尼，二名達悉，三名鞞羅尼，撰《鞞婆沙》，廣引聖證，言輒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皆是大士眞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經猶大海與，深廣浩汗，千寶出焉；猶崑岳與，嵬峨幽藹，百珍之藪，資生之徒，於焉斯在。茲經如是，何求而不有乎？

有秘書郎趙政文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重此經，思存想見，然乃在崑岳之右，芜野之西，眇爾絕域，末由也已。會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曾伽跋澄諷誦此經，四十二處，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來至長安，趙郎飢虛在往，求令出焉。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爲梵文，弗圖羅剎譯傳，敏智筆受爲此秦言，趙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訖。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爲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釋阿毗曇十門之本，而分十五事爲《小品》迴著前，以二十五事爲《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其後二處是忘失之遺者，令第而次之。

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衆咸稱善。斯眞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也。余欣秦士忽有此經，挈海移岳，奄在茲域，載玩載詠，欲疲不能，遂佐對校，一月四日，然後乃知大方之家富，昔見之至狹也。恨八九之年，方闚其牖耳。願欲求如意珠者，必牢裝強伴，勿令不周滄海之實者也。

又《十二門經序》

十二門者，要定之目號，六雙之關經也。定有三義焉：禪也，等也，空也。用療三毒，綢繆重病。嬰斯幽厄，其日深矣，貪囹恚圄，癡城至固，世有遊此，猶春登臺，甘處欣欣，如居華殿，嬉樂自娛，莫知爲苦，嘗酸速禍，困憊五道。夫唯正覺，乃識其謬耳。哀倒見之苦，傷逢流之痛，爲設方便，防萌塞漸，闢茲慧定，令自薙條，挫銳解紛，返神玄路。苟非至德，其道不凝也。

夫邪僻之心，必有微著，是故禪法以四爲差焉。貪淫罔者，荒色悖蒸，不別尊卑，渾心躭愐，習以成狂，亡國傾身，莫不由之。虛迷空醉，不知爲幻，故以死屍散落自悟，漸斷微想，以至於寂，味乎無味，故曰四禪也。瞋恚罔者，爭纖芥之虛聲，結瀝血之重咎，恩親絕於快心，交友腐於縱忿，含怒徹髓，不悛滅族。聖人見強梁者不得其死，故訓之以等。丹心讎親，至柔其志，受垢含苦，治之未亂，醇德邃厚，兇不措角，況人害乎？故曰四等也。愚癡城者，誹古聖，謗眞謗，慢二親，輕師傅，斯病尤重矣。以慧控本，知縱癡愛，分別末流，了之爲惑，練心攘慝，狂病瘳矣，故曰四空也。行者挹禪海之深醴，溉昏迷之盛火，激空淨之淵流，蕩癡塵之穢垢，則皎然成大素矣。行斯三者，則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則知所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則知所以度人也。

然則經無巨細，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爲世寶。慧日既沒，三界喪目，經藏雖存，淵玄難測，自非至精，孰達其微？於是諸開士應眞，各爲訓解釋其幽賾，辯其差貫，則爛然易見矣。窮神知化，何復加乎！從十二門已後，則是訓傳也。凡學者行十二門，却盡神足，滅外止麁，謂之成五道也。三向諸根，進消內結，謂盡諸漏也。始入盡漏，名不退轉。諸佛嘉歎，記其成號。深不可測，獨見曉焉：神不可量，獨能釋焉。陵雲輕擧，淨光燭幽，移海飛嶽，風出電入。淺者如是，況成佛乎！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發迹，逮於無漏，靡不周而復始，習茲定也。行者欲崇德廣業，而不進斯法者，其猶無柯而求伐，不飯而求飽，難以獲矣。醒寤之士，得聞要定，不亦妙乎。

安宿不敏，生值佛後，又處異國，楷範多闕。仰希古列，滯而未究，寤寐憂悸，有若疾首。每惜茲邦禪業替廢，敢作注於句末。雖未足光融聖典，且發蒙者，儻易覽焉。安世高善開禪數，斯經似其所出，故錄之於末。

又《大十二門經序》

夫姪息存乎解色，不係防閑也。有絕存乎解形，不係念空也。色解則沿容不能轉，形解則無色不能滯。不轉者，雖天魔玉顏，窈窕艷姿，莫足傾之，之謂固也。不滯者，雖遊空無識，泊然永壽，莫足礙之，之謂眞也。何者？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雖羣居猶芻憲，泥洹猶

如幻，豈多制形而重無色哉！是故聖人以四禪防淫，淫無遺焉；以四空滅有，有無現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萬形之未始有，百化猶逆旅也。怨憾之興，興於此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仇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獄，乃毒乃辛，欣之甘之。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所難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豈非爲之乎未有，圖難於其易者乎？夫然，則三事凶躭，廢然息矣，十二重關，廓然闢矣。根立而道生，覺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門。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揮變，榮光四塞，彈撇安明，吹沫千刃，默動異剎，必先正受。明夫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此經世高所出也。辭旨雅密，正而不豔，比諸禪經，最爲精悉。案《經後記》云：『嘉禾七年，在建鄴周司隸舍寫。』緘在篋匱，向二百年矣。冥然不行，無聞名者。比丘竺道護於《東垣界賢者經》中得之，送詣濩澤，乃得流布。得經之後，俄而其家遇火，護若不覩，爲灰炭矣。自然將喪斯禪也，後死者不得與聞此經也。此經也，八音所誨，四道作訓，約無乏文，重無簡矣。精義入神，何以上乎？前世又爲《懸解》，一家之傳，故筌而次之。然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今爲略注，繼前人之末，非敢亂朱，冀有以寤焉。

又《比丘大戒序》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翳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爲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爲三藏之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

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尠。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末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怏怏不盡於此。至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爲譯，慧常筆受。經夏漸冬，其文乃訖。

考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規矩與同，猶如合符，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眞道味也。而嫌其丁寧，文多反復，稱卽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避席謂：『大不宜爾。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愼舉止也。戒乃逕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寶之，師師相付，一言乖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爾。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愼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敎也。與其巧便，寧守雅正。譯胡爲秦，東敎之士猶或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飾也。』衆咸稱善。於是案胡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中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覽焉。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

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叉罰賴尼》，《尸叉罰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侍《尸叉罰賴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侍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爾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上二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

鳩摩羅什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鳩摩羅什，齊言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鬣，法生

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行。及見炎，心欲當之。王聞大喜，逼炎爲妻，遂生什。什之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往雀梨大寺聽經，忽自通天竺語，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既而生什，岐嶷若神。什生之後，還忘前語。

頃之，其母出家修道，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口誦日得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解，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進到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三藏九部，莫不縷貫，亦日誦千偈，名播諸國。什既至，仍師事之。遂誦《雜藏》、《中阿含》、《長阿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與什論議，深推服之。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幼稚，言頗不順。什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麵各三升，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灑掃，有苦弟子，其見尊崇如此。

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言：『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漚波掬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正可才明俊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

什於沙勒國誦《阿毗曇六足諸論》、《增一阿含》。及還龜茲，名蓋諸國。時龜茲僧衆一萬餘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上。由是不預燒香之次，遂博覽《四韋陀》、《五明諸論》，外道經書，陰陽星筭，莫不究曉。妙達吉凶，言若符契。性率達，不礪小檢，修行者頗非之，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後從佛陀耶舍學《十誦律》，又從須利耶蘇摩諮稟大乘。乃歎曰：『吾昔學小乘，譬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矣。』於是廣求義要，誦《中》、《百》二論。於龜茲帛純王新寺得《放光經》，始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愈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後於雀梨大寺讀大乘經，忽聞空中語曰：『汝是智人，何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後往罽賓，爲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義，師感悟心服，即禮什爲師，言：『我是和上小乘師，和尚是我大乘師矣。』西域諸國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講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踐其膝以登焉。

什道震西域，聲被東國。苻氏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素聞什名，乃悟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十九年，即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耆諸國。臨發，謂光曰：『聞彼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其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獲什。光性疎慢，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辭？』乃飲以淳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敬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數揆運，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氏已滅，遂割據涼土，制命一隅焉。

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龍飛二年，張掖、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子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識量沉粹，寢疾困篤。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豐。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叉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呂光卒，子纂襲僞位。咸寧二年，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輒答曰：『不能斫胡奴，胡奴將斫人頭。』此言

有旨，纂終不悟。後纂從弟超，小名胡奴，果殺纂斬首。其頗覩徵兆，皆此類也。

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韞其經法，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姚萇聞其高名，虛心要請，到晉隆安二年，呂隆始聽什東。既至姑臧，會萇卒，子興立，遣使迎什。弘始三年，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薤。到其年十二月二十日，什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歷涉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逍遙園，譯出衆經。什率多闇誦，無不究達。轉解秦言，音譯流利。既覽舊經，義多乖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肇、僧契、僧遷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服，莫不欣讚焉。興宗室常山公顯、安成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華首》、《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呵欲》、《自在王》、《因緣觀》、《無量壽》、《新賢劫》、《諸法無行》、《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稱揚諸佛功德》、《十誦律》、《戒本》、《大智》、《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三十三部，三百餘卷。並顯暢神源，發揮幽致。於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里。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恒、僧標、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餘僧，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廬山慧遠，道業沖粹，乃遣使修問。龍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關諮稟。傳法之宗，莫與競爽，盛業久大，至今式仰焉。

初，沙門僧叡，才識高朗，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德薰，流芳萬由旬。哀鸞鳴孤桐，清響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在敷廣，嘗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並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淵奧。

什爲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

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律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

什臨終，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異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晉義熙中卒於長安，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化，唯舌不變。後有外國沙門來曰：「羅什所譯，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云。

慧皎《高僧傳》卷二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則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

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誓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除髮，乃下飲食。次且受戒，仍樂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

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誦《毘曇》既過，師授其義，師日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日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粥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

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俊乂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毘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敬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圍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圍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

時有沙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眞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

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稱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前，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

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致，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於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槃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涌，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線，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麄，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俊，每年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

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

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予愛蒼生為本，豈貪其他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

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公元三八四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系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

咸寧二年，公元四〇〇年。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皆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害，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慎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纂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

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廣庭，逍遙園葱變為蓮，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

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契、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悚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為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決則。故托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替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於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於今咸仰。

龍光釋道生慧解人微，玄搆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道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

初沙門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

見佛之義，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闡，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並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

什爲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倫匹者。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

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春秋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

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公元四〇九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公元四〇九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譯，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公元四〇五年），或云八年（公元四〇六年），或云十一年（公元四〇九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當同三家，無以正焉。

僧肇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六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乃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衂。

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

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尋玩味，更存往復。

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徽問，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昔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繁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愈不？去年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沈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慇勤，不能釋手。眞可謂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

肇答書曰：「不面在昔，行想用勞。得前疏並問，披尋反覆，欣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王道

性自然、天機邁俗　城郭三寶、弘通是務　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　靈鷲之風、萃乎茲土　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　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　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　法藏淵曠、日有異聞　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　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情悉、若覩初製　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　自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稱詠既深、聊復委及　然來問婉切、難爲郢人　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　且至趣無言、言則乖至　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淵來旨也

肇後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等、並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　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　乃著《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　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爲　滅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　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　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

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　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　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　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　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　眇漭惚恍、若存若往　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冥冥窈窈、誰見誰曉　彌綸靡所不在、而獲曳於有無之表　然則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返其愚　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　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

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　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　言語路絕、心行處滅　尋夫經論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　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　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　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　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　萬累都捐、故與道通同　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　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　與道通同、故沖而不改　沖而不改、不可爲有　至功常存、不可爲無　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　恬兮而夷、怕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　而欲之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文數千言、文多不載

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　故能游刃萬機、弘道終日　威被蒼生、垂文作範　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　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　幽致虛玄、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　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　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　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海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　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　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恨　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目擊道存、快其方寸　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　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　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　博採衆經、託證成喻　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　豈曰闡詣神心、窮究遠當　聊以擬議玄門、班諭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　如其有差、伏承旨授」

興答旨慇懃、備加讚述　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　其爲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著　錄

慧達《肇論序》　慧達率愚、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　但末代弘經、允屬四依菩薩、爰傳慈士、抑亦其例　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並創始命宗、圖辯格致、播揚宣述、所事玄虛　唯斯擬聖默之所祖　自降乎已還、歷代古今、凡著名僧傳、及傳所不載者、釋僧叡等三千餘僧、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級、善覈名教、精搜義理　揖此羣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超語兼默、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衆教、涼是大乘懿典、方等博書　自古旨今著文著筆、詳法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並判其臧否、辯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良由標情泛若、不知何係　譬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廓然物外、知公者希、歸公探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

達猥生大幸、逢此正音、忻躍弗已、饗宴無疲、有至披尋、不勝手舞、若願

生生盡命弘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門觀　受泊《方等》深經，而不至增乎？世諺咸云：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眞諦　地論通宗，莊、老所資，猛浪之說，此實巨蠹之言，欺誣亡沒，街巷陋音，未之是拾　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既文拘而義遠，故衆端之所詭　肇之卜意，豈徒然哉！眞有以也，如復徇狎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　達留連講肆二十餘年，頗逢重席，末覩斯論，聊寄一序，託悟在中，同我賢余，請俟來哲

夫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標乎實相　開空法道，莫踰眞俗，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　但圓正之因，無上般若，至極之果，唯有涅槃，故末啓重玄，明衆聖之所宅　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語本絕言，非心行處，然則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眞爲眞，眞但名說　若能放曠蕩然，崇茲一道，清耳虛襟，無言二諦　斯則淨照之功著，故般若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不稱　余謂此說周圓，罄佛淵海，浩博無涯，窮法體相　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理詣，語勢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絕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　所以童壽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　彰在翰牘，但《宗本》蕭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論，事開接引，問答析微，所以稱論

遵式《圓義》《注肇論疏序》　夫森羅萬象，一法印之，所謂心也　心也者，寂然幽邃，廓爾冲融，無滅無生，三際莫之能易；非大非小，十方不測其形　圓明獨曜而無方，寄淨眞常而有在　雖靈靈絕待，隨緣之色相千荄；湛湛亡言，普應之音聲萬籟　故色心萬物各得其宜，蓋得此也；聖賢萬行各有所至，蓋至此也　衆生迷此而輪轉不息，聖人證此而圓寂妙常　是知非一心而萬法不存，法非心也；非萬法而一心不顯，心非法也　故如來出現，憫物垂形，身雲順感以無邊，體離增滅；圓音隨願而周普，理絕名言　無形而形，若澄潭之落月；無說而說，譬幽谷之傳聲　鹿苑鶴林，一大之因緣事畢；五天震旦，三時之像教流通　聖賢迭興，古今傳習

東晉之世，有大法師諱僧肇，生當秦國，名振異方，少習外經，後悟釋教，決疑於龜茲羅什，入居於逍遙譯場　立義論之五章，佐如來之一化　觀夫宏才落落，妙解徹於教宗；玄旨昭昭，深智窮於理域　然因緣生滅，事有千老；實相本無，理同一味　但以根後各照，二諦不融；寧知波水無老，金鈒不別　所以列多名而標異，立一義以會通；建不共之深宗，顯大乘之極致，然則俗無異眞之俗，即眞之俗諦不遷；眞無異俗之眞，即俗之眞空露現　眞俗不二，事理雙融，非般若無以契眞，非漏和無以涉俗　入俗而眞源常顯，權心必具於實心；契眞而俗事匪移，實智必資於權智　權實之心雙運，中觀圓融；眞俗之境同時，二諦凝寂　情亡解泯，諦觀渾融，復本還源，強名證道　論之深旨，綸緒如斯，然古今解釋，注疏頗多，取意求文，各隨所見，推宗定教，曾無一家，遂令學者迷文，宗途失旨　遵式幼從師授，虛己求宗，後因習學《華嚴》大經，常睹清涼判釋，盡開五教，取法古師，權實之旨有歸，行解之門可向　常恨此論人亡則難，致使深宗固多亂轍　今則精研覃思，三復竭愚，但愧流通之心，輒伸鄙作耳　熙寧甲寅仲春十有三日，南峰西庵序云

陸游《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　所著書乃傳百世　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文才《肇論新疏序》　始自好誦斯論，亦粗玩其辭，尚未能吮其理味以其心也　及隸樊川之興教，得雲庵達禪師疏　又數年應寧夏命，復獲唐光瑤禪師並有宋淨源法師二家注記，反復參訂，醇疵紛錯，似有未盡乎論旨之妙夥矣　且論之淵粹簡蘊，見稱所自來，其辭文，其施辯，非深入實相踞樂說善巧之峰者，莫之爲之　予固以爲開方等之巨鑰，游性海之洪舟，運權小之均車，排異見之正說，眞一乘獅子吼之雅作　欲乎吾人之性學者，先著鞭於此，此而通，則大方之理弗虞而妙獲者矣　嗟呼！姚秦迄唐二百餘載，歷賢首、清涼、圭山賢聖之僧，皆援之以闡大義，獨不爲發揮其曲要以召方來，致令諸說鑿柄紛綸，莫知所以裁之之正　乃因暇日，謹摭諸先覺之說，別爲訓解以授座下　愧夫迫於緣冗，每釋義引據，弗獲課虛細以討求，冀同衣同德之士，恕以荒斐失而正之可也

祩宏《物不遷論辯解跋》　余抱病巖阿，偃卧北窻下，幻居界師從雙徑來，持所解《物不遷論》示余，徵言以跋，乃擁納起，命童子讀而聽焉　其大要主之以諸法寂滅，而復量以三支，融以中道，第一義諦，蓋不執論主之辭而自出，其言外之意，意切至而辭彰明矣　顧余素寡昧，今病且老，筆研生塵，尚不能處分目前，其何能一息古今，神會乎遷流不動玄旨　力辭之弗獲也，漫爲庶語末簡　萬曆丁酉普門示現日，古杭雲棲寺沙門祩宏謹跋

真可《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刹那　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生

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曹既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即此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刹那」耳。而物非物，遷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不遷者，刹那未知，無生尚遙，而駁駁辯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咎。

又《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著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心空則大用自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烏可以情智仿佛者哉！肇祖五論之製，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嘯千林矣乎。既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郛郭也；心也者，性之郛郭也。

又《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六經，徹《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羣峰該覽。故用之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經世，即事即理，橫拈豎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是眞實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味之精了，自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馮夢禎《物不遷論辯解題辭》 常人創不遷見流動，智者即流動見不遷，故曰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吾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而或者駁之，謂肇公立昔有今無爲斷常遷滅之法，是大不然。嘗爲之頌曰：昔自在昔昔非來，今自在今今不往；昔今非往亦非來，以是知法相常住。或者執藥成病，刻舟求劍，不慧甚矣，幻居界公《物不遷解》之所由出也。目照四天下，本無次第而方位漠然，智者作曰軌察之，愚者倒操曰軌，方位亦倒，界公之解其操曰軌之法與。乃刻而流通之。萬曆己丑五月望日，眞實居士憑夢禎題。

德清《物不遷論跋》 予少讀肇論，於不遷之旨，茫無歸宿，每以旋嵐等四句致疑。後有省處，則信知肇公深悟實相者。及閱《華嚴大疏》，至《問明品》，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清涼大師引肇公不遷偈證之。蓋推其所見，妙契佛義也。予嘗與友人言之，其友殊不許可，反以肇公爲一見外道，廣引教義以駁之。即法門老宿，如雲棲、達大師諸老，皆力爭之，竟未迴其說。予閱《正法眼藏》，佛鑒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原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遍。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准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然趙州法眼，皆禪門老宿將，傳佛心印之大老。佛鑒推之，示衆發揚不遷之旨，如白日麗天，殊非守教義文字之師，可望崖者，是可以肇公爲外道見乎？書此以示學者，則於物不遷義，當自信於言外矣。

鎮澄《物不遷正量論序》 《般若》云：「諸法無去來，相無動轉者。」肇公本此爲《物不遷論》，而其釋義則物各性住而已矣。嘗試思之，法無去來義遍諸聖教，乃吾法之玄綱也。而性住之談，果能盡之乎？竊自疑焉。於是考諸聖言，聖言罔證；求諸正理，正理勿通。然言或有證也，我未之見也；理或可通也，我未之窮也，天下亦有能窮者乎？蓋嘗質諸海內名流，莫不忿然作色以愚昧見責，求其爲之出理引證者，則未見其人。彼性住之論，果非吾佛之意耶，抑有深旨存乎名教之外，固非意智思惟可得而知耶？然理固絕言而言無越理，如來聖教垂範萬世，天魔外道不得而混者，賴名言有在故耳。若孔子之作《春秋》，殺活與奪只在片言隻字之間，千載之下無能易者。況茲一論段段結歸物各性住，豈曰言在此而義在彼乎？經云：「不退諸菩薩，不能測佛智。」信矣。夫余嘗條陳所滯證正聖言，間出吾佛不遷本旨，以正其說。然則是論也，非駁肇公也。將以駁天下之所是也，肇師其心空而無物者矣，得與失，於彼何加損焉？天下後世如其言而取之，使一大藏教實相常住之旨，淪於物各性住之談，不辨可乎？雖然，庸詎知今之所是者，其果眞是歟，果不眞是歟？天下後世必有具金剛眼者覷著那事，於是非情量之表，迴觀是論，可發一笑已。時皇明萬曆戊子冬，賢首後學空印鎮澄書於臺山之獅子窟。

真界《物不遷論辯解序》 夫至虛無物，物非物以皆離；法性不遷，遷非遷而俱泯。蓋物形無物，遷待不遷，乃心意之所通而言說之可及也，豈動靜不異難言之旨乎？然所謂物不遷者，非物無物也，非遷不遷也。但執藉法除，病須藥治，故對計常者，即不遷以明遷；而因執遷者，即遷以明不遷。是皆導物之假名，應病之良藥耳。則不遷之理，豈容以遷不遷而思議者

歟！而或者因藥致病，捫虛爲實，不解物各性住之言，是明眞諦無性之旨，而抑之駁之是一夢也。余復從而辯之又一夢矣，則非遷非不遷之理，又豈空以夢語而達之者哉！雖然因夢而覺夢，是又不可無說也，同志者決之。萬曆丁酉孟秋朔日，寓雙徑沙門眞界謹序。

李天麟《正量論序》 嗚呼！若論向上一事，如急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承當蚤成鈍滯，纔涉思惟便入迷倒。況乃馳聘章句，競辨是非，正眼觀來無非戲論。然人根不一，法藥多端，如來偏爲中下演諸契經，後賢解釋契經，乃興衆論。既有衆論矣，則辨諍波騰，是非鋒起，雖則實際理地不受纖塵，其如建化門中不舍一法。而況是雖佛祖却趨妄而背眞，那個聖賢不棄惡而從善，故曰是則是，非則非，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往嘗讀肇公《物不遷論》，大都以物各住位成立不遷，而後以物之今昔有無，不去不來，以明物性之各住，要之辭意婉切乃肇師獨見之妙，但於契經不甚允合耳。何者？夫古今時也，有無物也，不遷性也，而亦謂性其性者，孰綱維是，孰宰持是，不知性性，則又安得不爲時遷而物改耶？而又何以契神於卽物乎？故往往讀其書者愛其辭，多不校其意也。

空印澄公，燕山一布衲耳，生於千載之下，而與肇公相見於千載之上，故作《正量論》以校其說，中間旁引曲喩，一以修多羅爲法印，卽肇公之論昭如日月矣，獨非徑寸夜光乎。昔古德不落不昧，通身遍身一字照宗，千古膾炙，而謂澄公可結舌乎？謬也。蓋理在尙佛，雖佛祖有所不讓也。昔者外道一言負墮，猶斬首謝過，肇公乃人天眼目，肯以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必欲強起而文賤之，斷非肇公也。大率觀來，肇公以僚丸之手，舞公孫之劍，以奇然者也。澄公運摩尼於鉅鹿之陣，持空印於赤壁之鑾，以正然者也。故非肇公之論，無以起澄公之辨，非澄公之辨，無以發肇公之蘊，謂之相成則可，謂之相左則不可，故海內諸名師宿衲皆有酬唱，務要疏明此一大事，非起生滅心也。如有毫髮我人然能萌於方寸，吾恐於罔象玄珠，未有觸手曰在。時明萬曆庚子仲冬穀旦，淨土居士燕人李天麟書。

無似道人《正量論跋》 或曰：『肇公以物各住位立不遷，而澄僧駁之何謂也？』曰：『據不遷義有五，曰刹那滅，曰性空，曰卽眞，曰事理無礙，曰事事無礙，是五者各有聖經爲據，卽爲小、始、終、頓、圓之五敎也。而物各住位之談，五敎不攝，是以駁之。』香山子曰：『咦唏！若果如是，則肇師奔逸絕塵不可以見也，以其超然獨見於五敎三乘之外故。昔者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猶不能於此敢措一辭，而況辯者乎？汝能於是體取少分，便得徹困，何用駁爲？』

又曰：『肇師因不昔滅而果得生。澄僧引經曰：「如食雖念念滅而能令飢得飽，藥雖念念滅而能令病得瘥，乃至日月光明雖念念滅而能生長草木，由是而知一切有爲生滅無性，乃能轉變增長，成辦衆事；若法不滅，其性常定，則無因無果，世界不成安立矣。」又如會楞伽金剛、佛舍利非刹那之說，可以破千古之疑，此等理趣甚多，不能枚舉，使微澄公吾恐終不得而釋耳，則正量之作其大有功於聖敎矣乎？』香山子曰：『不然。子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也。譬之長風所吹，若無百竅則異響焉生？肇公略開孔竅，以俟和音久矣，二千年來風恬浪靜，更無一人正眼覷著。邇來塞上出一多口阿師，忍俊不禁，憤底一吹而異響俱聞，然則是響也，於竅有之乎？於風有之乎？卽二有之乎？離二有之乎？法本常寂，因緣適會耳，澄僧何有焉！雖然如是，二俱不了，一則不合師悟，一則不合泥經。若無事道人門下更須買草鞋，始得至是。舉筆云，還委息麽？自是鳥棲林麓，易從來人出是非難。』時皇明萬曆癸卯夏，香醉山隱者無似道人書於獨寐菴中。

慧浸《肇論略注後跋》 此論言未及二萬，題方稱五篇，義則席卷聲敎，囊括衆經，而罄佛淵海者矣。論主因見敎中，談眞指不遷，導物開流動，恐未忘標指者，依文解二，而二其心。故且翻其辭，改其名，曰物不遷，曰不眞空等。文似相角，而義實相符，所造未嘗異，而所見未嘗同也。然推論主心，蕩無纖異，實爲暢我佛攝末歸本之懷；是以卽物而論，虛玄標高，揭物我同根。此不異《雜華》云：『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能現所現既卽無，昔來今往又何朕？故曰：『昔人非昔人，野馬或不動。』良有此深因，非驟而語不遷。後尙有約義而駁其文者，有臨文而駁其義者，然又有駁其駁者。

迄我明憨山大師主盟此道，執牛耳於宗途，已探此論之奧，而識其微因見言路縱橫，學人首鼠兩端，莫之趨向，卽搦管作疏，弄丸其間，析諸家之難，而闡其幽旨，名曰《略注》。古今開闢，本末貫通，借曰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愚意在昔毗耶大士，爲世尊敎海汪洋，代下一轉語，卽令五百弟子飽餐香積而消之。繼踵肇公論主復白一椎，至今憨山大師筆底，方能轉身吐

氣，拘牽爲論主作此一轉語耶，而始令人悟入宗本，開無知般若，鑒不眞空，了物不遷，而無名涅槃即可證，此又一餐香積矣。雖各相去千有餘年，要知般若光中，以燈續燈，若且暮遇之也。

注成，大師尚固扃鐍以藏之。恰有居士雲山合掌請曰：「摩尼妙在普雨，而法寶幸流通，弟子雖處瓶之罄，因惜自他慧命如絲，願貸粟監河，但得金二十五，便可資棗梨氏流行，而皆霑其法味，幸何如哉！」大師領而授之，來命跋於不肖。因贊之曰：「向之於此論也，但登其枝而忘其本，咀其華而不食其實者衆矣。今得大師信筆注成，又爾居士信心刻之。今而後之於此論也，可括目矣，必能達其本根矣，此其論之中興也歟！」萬曆歲次丁巳孟秋，華山法侄慧浸識。

元賢《題般若無知論後》 紫栢老人跋此論云：「用之以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以經世，即事即理，橫拈倒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客有疑般若之道不宜於經世者。余謂：『般若之所詮者二空也，二空之所顯者一心也。此心既不受人法之障，則虛而靈，寂而妙，世出世間，何用而不可哉！倘謂般若不宜於經世，則是一心不宜於經世也。一心不宜於經世，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功，果孰從而建立乎？且愚觀古之爲帝爲王爲賢爲聖者，靡不由忘人法，而後能臻其妙。使其法不忘，以法成礙；人不忘，以人成礙。人法交礙，百過俱萌，雖欲踐仁義，修禮樂，不過勉强安排，外襲其迹而已。一遇榮辱毀譽之加，能受之若虛空乎？利害得失之際，能視之若龜毛乎？生死險患之會，能挺立如金剛乎？不特此也，即一技一術之微，人法不忘，亦無能臻其妙者。如舞劍者，必手與劍忘，劍與手忘，然後縱橫拋擲，靡不合度，稍有不忘，則局於度矣。如斲斵輪者，必手與輪忘，輪與手忘，然後疾徐應心，不乖其則，稍有不忘，則失其巧矣。由此觀之，孰謂般若不可以經世哉！」壬申初春讀此跋，因客問而爲題其後。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禎《御選大智圓正聖僧肇法師論序》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盛於晉宋間，遠公其殊勝者也。向傳泥洹宗旨，由遠公而始聞於此土。然觀蓮社高賢傳中，所載遠公之語，遠公固非洞明泥洹宗旨者，徒聞其說耳。僧肇與遠公同時，嘗有遠公、秦有僧肇，言淨土者，推遠公，言講經者，推僧肇。宗徒皆視爲小乘，謂是菩提達摩以前時人，震旦未聞教外別傳之旨，不得入祖席焉。朕閱肇法師所作《般若無知》、《涅槃無名》、《空有不遷》、《形山秘寶》諸論，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以此講經，正是不立文字，諸佛慧命，奚關封疆，有何今古。豈得謂菩提達摩未來以前，震旦無宗旨哉！故刪輯其要文，序而刊行之。學者勿於長江一葦，蔥嶺隻履邊，自起狂華。則知菩提達摩，見梁武時，無所從來，遇宋雲時，亦無所去也。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

雜録

祩宏《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肇論》 宮印駁肇公「物不遷論」，予昔爲之解。今復思之，空印胡繇而爲此駁？其繇有二：一者不察來意，二者太執常法。不察來意者，若人問物何故不遷，則應答云：以性空故。今彼以昔物不至今爲物遷，而漫然析以性空，性空雖是聖語，然施於此則儱統之談，非對機破的之論也。得無似作文者，辭句雖佳，而不切於本題者乎？太執常法者，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此常法也。又問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在常法，必答以隨妄而行，是生死業矣。今乃即以求大涅槃爲生死業，與肇公即以物不至今爲不遷意正同也，故無以駁爲也。又空印謂圭峯不當以達磨直指之禪，爲六度之一，圭峯何處有此語？其所著《禪源詮》云：「達磨未到，諸家所解，皆是四禪八定之禪。南嶽天臺，所立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異諸門。」其說如此明顯，而曰以直指禪爲六度禪，則吾所未諳也。雖然，空印駁肇公之論不遷，呵圭峯之議初祖，則誠過矣；至其謂圭峯不當以荷澤爲獨紹曹溪，天臺門下所論，或多不出於大師之口，此二說者，確論也。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三九《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茫然莫知所指。萬曆甲戌行脚至河中，與道友妙峯結冬於山陰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揭簾，覷風吹樹葉，飄颺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眞不吾欺也。」每以舉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余笑曰：「若然則爲理不遷，非肇公所

謂物不遷也。然既曰物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以求靜哉？梁生謂四相，然萬物靡不爲此四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測識，獨肇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此乎？苟得不遷之妙，則目用現前，種種動靜閒忙，逆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毀譽，以至富貴貧賤，大而禍患死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相也。卽釋迦之分身，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行莊嚴，乃至世出世法，一一吸盡，又奚止於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舜以之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顏子以之簞瓢，孔子所以無人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眞長夜夢中木鐸也。肇公引而伸之，老人以此字梁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子，況法門乎！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禎《御選語録序・僧肇編序》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盛於晉宋間，遠公其殊勝者也。向傳泥洹宗旨，由遠公而始聞於此土，然觀《蓮社高賢傳》中所載遠公之語，遠公固非洞明泥洹宗旨者，徒聞其說耳。僧肇與遠公同時，晉有遠公，秦有僧肇。言淨土者推遠公，言講經者推僧肇，宗徒皆視爲小乘，謂是菩提達摩以前時人，震旦未聞教外別傳之旨，不得入祖席焉。朕閱肇法師所作《般若無知》、《涅槃無名》、《空有不遷》、《形山祕寶》諸論，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以此講經，正是不立文字。諸佛慧命，奚隔封疆，有何今古？豈得謂菩提達摩未來以前，震旦無宗旨哉？故刪節其要文，序而刊行之。學者勿於長江一葦，葱嶺隻履邊，巨起狂華，則知菩提達摩見梁武帝時無所從來，遇宋雲時亦無所去也。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

慧遠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

釋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排墻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才彥，莫不服其深致焉。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王路屯阻，有志不果。乃於關左遇見安公，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遂投簪落髮，委質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沙門疊翼旬給以燈燭之費，安心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問，資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卽色空慧之秘，緣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不暢。志共理冥，言與道合。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

後隨安公南遊樊、沔。晉太元之初，襄陽失守，安公入關。遠乃遷於尋陽，薦宇廬岳。江州刺史桓伊爲造殿房。此山儀形九派，峻聳天絕，棲集隱淪，吐納靈異。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

遠聞北天竺有佛影，欲感交懷。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采圖寫。色疑積空，望似輕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遂傳寫京都，莫不嗟歎。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文曰：

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冥，宿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

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嶮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

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會心西境，叩篇闡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輝，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玆實天啓其誠，冥數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

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悠隔，即我師友之春，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崎，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覩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七，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詶來訊耳。

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大存教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載方還。皆獲胡本，得以傳譯。每逢西域二賓，輒懇惻諮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禪師，解其擯事，傳出《禪經》。又請關賓沙門僧伽提婆出數經。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餘一分未竟，而鳩若多羅亡，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乃遺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蓋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英士者，皆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其神理之跡，固未可測也。

常以支竺舊義，未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奧文詣。羅什見而歎曰：「邊國人未見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遠翹勤弘道，懷厲爲法。每致書羅什，訪覈經要。什亦高其勝心，萬里響契。姚略欽想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歲通。贈以龜茲國細鏤雜變石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

《釋論》初出，興送論並遺書曰：「《大智度論》新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宣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病，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國如此。遠嘗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體，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以貽學者。

後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屈。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敎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皆悉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初成帝時，庾冰輔政，以爲沙門宜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駮，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書與遠，具述其意。遠覽大法將墜，報書懇切，以爲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辭理精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其荷持法任，皆此類也。

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自卜居廬阜，三十餘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故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義熙末，卒於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既而弟子收葬，謝靈運造碑墓側，銘其遺德焉。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加以儀容端雅，風采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並見重於世。

慧皎《高僧傳》卷六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鄃頓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覽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始終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質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

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

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河。僞秦建元九年（公元三七三年），秦將苻丕冠斥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聞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

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杳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像一色。庭宇幽闊，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鑒，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亳端，運微輕素。託綵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眞，理深其趣。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容，依稀欽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荊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

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爛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覩我如何。」至

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師。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移景不勸。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爲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曾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齎書致敬，並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

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曾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公元三九一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毘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並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焉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宗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襲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間，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鐘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臺。至於虛衿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並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已絕。傳驛來況，粗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並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羅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日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並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二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

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並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書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

後恒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山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

耳。皮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穩，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賓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敎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敎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當恐運出非意，淪滯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敎實應其本心，夫澤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直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立條制，玄從之。

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正，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駮，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歡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趄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敎。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屈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

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於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狼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

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歲在丙辰，六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鼓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旣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

著錄

慧遠《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

夫三業之興，以禪習爲宗，雖精麁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軫分達，塗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

所由，則幽緒苦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於在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羣動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爲。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韶。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

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眞，咸乘至願，冥契於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絕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迹，妙動難尋，涉龕生異，可不愼乎！可不察乎！

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理深共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爲敎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迹，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

每慨大敎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以至寂爲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圖大成於未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疏，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

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敎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磨多羅闡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爲恒沙。其爲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廿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止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如來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又《大智論抄序》

夫宗極無爲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嶮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蒂，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敎之情，亦漸可識矣。

有大乘高士，厥號龍樹，生於天竺，出自梵種。積誠曩代，契心在茲，接九百之運，撫頹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迹而弗恪。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明之未發，思或躍而忽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啓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宮，要藏秘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備三忍。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朋鱗族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茲復隆矣。

其人以《般若經》爲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厥趣難明，自非達學，尠得其歸。故叙夫體統，辨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爲要也，發軫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爲實，無照爲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羣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頹，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

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

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辨。請略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搆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覩；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

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游其樊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

又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闡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衆經以瞻其辭，暢發義音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矣；雖步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冲泊哉？

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翫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於時秦主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爲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爲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輒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爲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

真可《遠公五論序》 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外，並行而不悖矣。豈唯不悖哉！將使方內有資方外弘通之益，而方外有啓方內無生之明。有啓無生之明，乃凡有所知者，皆霑其靈照；有資弘通之益，方外之賓，雖迹絕於物，苟欲行道，必乘王者之運，其化始廣也。是故經世能以出世爲宗，謂之豪傑而聖賢；出世能以經世爲用，謂之聖賢而豪傑。若然者，方內方外，猶波與水耳。今有人於斯，謂必撥波而飲水，其渴始解；外水而能波，其源始澄，雖三尺童子，必聚口而笑，況上智乎？

茲論五篇，大略階淺及深，緣微而著。在家奉法，以體極爲尊，順化爲宅，所以重君親也。方外之士，必以求宗而超化，超化則不貴厚生爲益，求宗則以息患爲功，以至形神殊致。形則有聚有散，神則無滅無生，是以爲善必召餘慶，爲惡必有餘殃。辟夫昨日敬客，今日客敬我，昨日辱人，今日人辱我。如我前生爲善，今日得樂，前生爲惡，今日罹殃。推而廣之，一生既爾，則千生萬生，以至無盡生，靡不皆然也。嗚呼！孔子作《春秋》，托名於褒貶，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誅而不敢肆橫。夫名者，賓也，借名而討罪，天下尚誡而生恐。我樓煩大師，特伸竟到之心，精剖無生之旨。使夫高識之流，即緣生而達無生，籍無生而廣治道；小人知爲惡有報，則其遷善之心，不待刑後而始生。君子知爲善無罪，能爲之弗已，則善化而造微，微則妙，妙則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有無既不能彷彿其樊，豈可以心思口議哉！以此觀之，東魯之於樓煩，名實可辨矣。

然此論不行世久矣，予甚慨之。如日月在天，浮雲蔽之，使天下不睹其光輝。如摩尼在秘，使饑寒者莫得濟其欲。於是授梓弘通，凡有緣者，如渴飲海，雖小腹與大腹，固不同量，恣其各得所飽也。

南北朝分部

法顯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法顯法師傳》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顯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人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既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

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

凡所經歷三十餘國，至北天竺。未至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寧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中，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去。』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荒梗，禽獸交橫，正有一逕通行而已。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俊遠。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逢一年少道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答曰：『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橫塞室口，遂不得入。顯乃流涕，致敬而去。

又至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龍，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並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此龍。

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等經。顯留三年，學梵書梵語，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侶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

既而附商人大船還東。船有二百許人，值大暴風，船壞水入。衆人惶怖，卽取雜物棄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十三日，吹船至島下，治船竟前。時陰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値伏石及賊，萬無一全。行九十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他商侶東趣廣州。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風，舉船震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棄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僶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榮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小船入浦尋村，遇獵者二人，顯問：『此何地耶？』獵人曰：『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

頃之，欲南歸。時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六卷《泥洹》、《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綖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垂有百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揚都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異。揚州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風俗，別有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

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人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

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

有頃，至於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

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

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且多黑師子，敢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

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

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儁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

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爲起龍舍，並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

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經》等。

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

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

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

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僵俛而止。

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

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並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

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

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智嚴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智嚴法師傳》　釋智嚴，不知何許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志欲廣求經法，遂周流西域。進到罽賓，遇禪師佛馱跋陀羅，志欲傳法中國，乃竭誠要請。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涉雪山，寒苦嶮絕，飲冰茹木，頻於危殆。綿歷數載，方達關中。常依簡跋陀，止於長安大寺。頃者，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與西來徒衆並分散出關，仍憩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

晉義熙十二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志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交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積年，未嘗出山。」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備。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囂塵。恢乃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

嚴前還於西域，得胡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耀》、《廣博》、《嚴淨》及《四天王》凡三部經。在寺不受別請，遠近道俗敬而服之。其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稱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卒，時年七十八。外國之法，得道僧無常，與凡僧別葬一處。嚴雖苦行絕倫，而時衆未判其得道信否，欲葬凡僧之墓。抗舉載喪，永不肯起，又益人衆，不動如初。衆咸驚怪，試改向得道墓所，於是四人輿之，行駛如風，遂得窆葬。後嚴弟子智羽、智達、智遠從西域還，報此消息訖，俱還外國。

曇無讖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　曇無讖，中天竺人也。讖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氈氎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齊言法明，道俗所宗，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年二十，所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

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乏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

生泉。鄰國聞者，皆歎王德。於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怒曰：「我當以甓水詣池，呪龍入甓，令天下大旱。王必請呪，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甓造龍。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懼誅，乃齎《大涅槃經》本前分十二卷，並《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奔龜茲。

龜茲國多小乘學，不信《涅槃》。遂至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舉不能勝，乃數過舉之，遂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請令出其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翻爲漢言，方共譯寫。是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未嘗留礙。嵩、朗等更請廣出餘經，次譯《大集》、《大雲》、《大虛空藏》、《海龍王》、《金光明》、《悲華》、《優婆塞戒》、《菩薩地持》，並前所出《菩薩戒經》、《菩薩戒本》並二十部。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國尋求。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於闐更得經本，復還姑臧譯之，續爲三十六卷焉。

讖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北去矣。」既而北境之外疫死萬數。遜益敬待，禮遇彌崇。會魏虜主託跋壽聞其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自揆國弱，難以拒命，兼慮讖多術，或爲魏謀己，進退惶惑，乃密計除之。初讖譯出《涅槃》，卷數已定，而外國沙門曇無發云：「此經品未盡。」讖嘗慨然，誓必重尋。蒙遜因其行志，乃僞資發遣，厚贈寶貨。未發數日，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行四十里，遜密遣刺客害之，時年四十九，衆咸慟惜焉。

後道場寺慧觀志欲重求後品，以高昌沙門道普嘗遊外國，善能胡書，解六國語。宋元嘉中，啓文帝資遣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遂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

慧皎《高僧傳》卷二　人物總部・佛教部・南北朝分部・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懺，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氈氎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詶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伏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慚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於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齎《大涅槃前分》十卷，並《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讖將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

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制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公元四一四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公元四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遜云：「有

鬼人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

至遜僞承玄二年公元四二九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卽加兵。」遜旣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譖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請不副辭耳。」遜旣恪讖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公元四三三年三月，讖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公元四三三年也。黑白遠近，咸共惜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

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勠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卽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讖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膽，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於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

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疎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求法度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歸，向邑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晉文。

及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畢世。

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

讖所出諸經，至元嘉公元四二四至四五三年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僧叡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六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

姚獨從志，依授僧賢法師爲弟子，講庵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賢有深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

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自發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唇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未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

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勑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勑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

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

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眞無所恨矣。」

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並注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

初叡善攝威儀，弘贊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著錄

僧叡《關中出禪經序》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蒙啓授，乃知學有成準，法有成修。」首楞嚴經》云：「人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抄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波須蜜、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淫、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

夫馳心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明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八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非明，爾乃幾乎息矣。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出此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校，懼初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隆。詳而定之，輒復多有所正，既正既備，無間然矣。

道融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六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賫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五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

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挍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挍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

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讎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並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

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誼，常登樓披玩，慇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竺道生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　竺道生，彭城人也。家世仕子。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慧，聰悟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於時法汰道人德業弘懿，乃攜以歸依，遂改服受學。既踐法門，俊思卓拔。披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說。是以年在志學，便登講座，探賾素隱，思徹淵泉，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辭窮，莫能抗敵。雖楊童之豫《玄》文，魯連之屈田巴，無以過也。年至具戒，器鑒日躋，講演之聲，遍於區夏。王公貴勝，並聞風造席；庶幾之士，皆千里命駕。生風雅從容，善於接誘，其性烈而溫，其氣清而穆，故豫在言對，莫不披心焉。

初住龍光寺，下帷專業。隆安中，移入廬山精舍，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爲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墓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嶮遠。遂與始興慧叡、東安慧嚴、道場慧觀，同往長安，從羅什受學。關中僧衆，咸稱其秀悟。義熙五年還都，因停京師，遊學積年，備總經論。妙貫龍樹大乘之源，兼綜提婆小道之要，博以異聞，約以一致。乃喟然而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寄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則可與言道矣！」於是校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義》，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互起。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佛性，洞入幽微，乃說阿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發，獨見迕衆。於是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邪說，譏忿滋甚，遂顯於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四衆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怡然自得。山中僧衆，咸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經》至於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於法座。神色開明，德音駿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於廬山之阜。

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眞，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寇淵於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眞之目，固已秀出羣士矣。

初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譯出而亡。生以宋景平元年十一月，於龍光寺請罽賓律師佛大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此律照明，蓋生之功也。關中沙門僧肇始註《維摩》，世咸翫味。及生更發深旨，顯暢新異，講學之匠，咸共憲章。其所述《維摩》、《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義疏，世皆寶焉。

慧皎《高僧傳》卷七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儁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詘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

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

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是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升於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

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新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二年冬十二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慚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

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眞，嚴、觀窪流得，慧義悽惇進，寇淵於默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眞之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

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慧嚴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七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歲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贊問佛法【略】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檢論》，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

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略】』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

《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疏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

寶雲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寶雲法師傳》　釋寶雲，未詳其氏族，傳云涼州人也。弱年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直方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誓欲躬覩靈跡，廣尋羣經。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跡，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胡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貫練。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羅受業，修道禪門，孜孜不怠。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揚州，安止道場寺。僧衆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

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譯。常手執胡本，口宣晉語，華戎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世，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所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悔，禮事供養，十室而八九。頃之，道場慧觀臨卒，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歲餘，復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卒，春秋七十餘。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徵士豫章雷次宗爲其傳序。

智猛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智猛法師傳》　釋智猛，雍州京兆郡新豐縣人也。禀性端明，礪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晝。每見外國道人說釋迦遺跡，又聞方等衆經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順谷三十六渡，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厲，夏則瘴熱。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驥馳負糧，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

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餘里，至波淪國。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緪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

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雪山壁立，轉甚於前。下多瘴氣，惡鬼斷路，行者多死。猛誠心冥徹，履險能濟。既至罽賓城，恆有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讚歎。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其傳。猛先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邊燦然。猛花香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在。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

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

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主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不？」答曰：「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餘經胡本，誓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四僧於路無常，唯猛與曇摩俱還於涼州。譯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於鍾山定林寺造傳。猛以元嘉末卒。

慧觀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七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覽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

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德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勑與西中朗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

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

著録

慧觀《修行地不淨觀經序》　夫禪典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反迷悟惑者，託幽途以啓眞城。塹三業之固宅，廣六度以澄神，散結賊於曠野，研四變以遊心。焰三慧為炬明，浪沖源以殊分，金剛戟以練魔，定慧相和以測眞如。是智依定則痴忘虧而宵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淳清。清融九服則玄庭有階，階級相乘則鑪冶成妙。義之有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冥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照。聖性同照，則累患永遼。故知禪智為出世之妙術，實際之義標也。

夫禪智之為道，言約理備，究析中道，對治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孰止，互有廢興。館闕匠徹，略位其宗，以揆大方，異世同文。上聖為慈悲之主，留法藏於千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汰粗蟀於義劫，曲成衆黠之靈蟥。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以八背，未始失其會，隨機猶掌迴。所謂澹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寂化一用。故能窮諸法寶，擬想玄扉，遊志妙極，躡神光於無間者哉。禪典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則枝尋不全；羣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不懼乎！若能審其本根，冥訓道成，實觀會古，則萬境齊明，沖途豁爾而融，體玄象於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無邊。然棄本尋條之士，各以升降小異，俱會其宗，遂迷穴見。偶變其津塗，昏遊長夜，永與理隔，不亦哀哉！

自頃來禪訓實少，尠得其中。每以殊形鷄保，遷動不常，便啓誠三寶，搜求玄要，依四百論扣其關旨。會遇西來宗匠，綜習大法，尋本至終，冥隅一開，千載之下，優曇再隆，可不欣乎！遂乃推究高宗承嗣之範，云佛涅槃後，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先與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傳與舍那婆斯。此王應眞，大願弘覆，冥構於昔，神超事外，慈在寧濟，遣行救物，偶會無差。佛在世時，有外學五通仙人，往至佛所，請求出家，乘俗高勝，志存遠寄，便言：「若我入道，智慧辯才與身子等者，爾乃當於至尊法中修習梵行。」佛知其本

根，於後百年當弘大事，便答仙人：「汝今出家，智慧淺薄，不及身子。」仙人即退。後百年中，其人出世，奇識博達，遇物開悟，遂出家學道，尋得應眞，三明內照，六通遠振，辯才無礙，摧諸異論，所度人衆，其量無邊。於諸法藏，開託教文，諸賢遂見，乃有五部之異。是化運有方，開徹有期。五部既舉，則深淺殊風，遂有支派之別。既有其別，可不究本，詳而後學耶？

此一部典，名爲《具足清淨法場》。傳此法至於罽賓，轉至富若蜜羅。富若蜜羅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弟子富若羅，亦得應眞。此二人於罽賓中爲第一教首。富若蜜羅去世已來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曇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賓，爲第三訓首。有於彼來者，親從其受法教誨，見其涅槃。其涅槃時遺教言：「我所化人衆數甚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羅所訓爲教師者十五六人。」如今於西域中熾盛教化，受學者衆。

曇摩羅從天竺來，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波陀羅傳與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愍此廟母無眞習可師，故傳此法本流至東州。亦欲使了其眞僞，塗無亂轍，成無虛構，必加厚益。斯經所云：「開四色爲分，界一色無量緣，宗歸部津，則發趣果然。」其猶朝陽暉首，萬類影旋；師子震吼，則衆獸伏焉；聖王輪賓，諸雄悚然。攬斯法界，廓清虛津，人有不惑，處無不沉。自非道超羣方，智鑒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於蠶沼之淵，寄言述於七覺之林？可謂無名於所名，而物無不名；無形於所形，而物無不形；無事於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法勇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法勇法師傳》　釋法勇者，胡言曇無竭，本姓李氏，幽州黃龍國人也。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諷經，爲師僧所敬異。嘗聞沙門法顯、寶雲諸僧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齎旛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

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前登葱嶺雪山。棧路險惡，驢駝不通，層冰峩峩，絕無草木，山多瘴氣，下有大江，淩急如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相去五里，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葱嶺三日方過。復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代。三日方過，乃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

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胡書竟，便解胡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無竭同行沙門餘十三人，西行到新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雜三乘學。無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門佛陀多羅，齊言佛救，彼方衆僧云其已得道果。無竭請爲和上，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於寺夏坐三月日。

復北行至中天竺，曠絕之處，常齎石蜜爲糧。其同侶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屢經危棘。無竭所齎《觀世音經》，常專心繫念。進涉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怖奔走。後渡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害。其誠心所感，在嶮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沮渠京聲

傳記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沮渠安陽侯傳》　沮渠安陽侯者，其先

天水臨成縣胡人，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初，蒙遜滅呂氏，竊號涼州，稱河西王焉。安陽爲人強志疎通，敏朗有智鑒，涉獵書記，善於談論。幼禀五戒，銳意內典，所讀衆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也。少時嘗度流沙，到于闐國，於衢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陀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出，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要秘密治病經》，因其胡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漢文。

居數年，魏虜託跋燾伐涼州，安陽宗國殄滅，遂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畢。初出《彌勒》、《觀世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請與相見。一面之後，雅相崇愛，亟設供饌，厚相優贍。至孝建二年，竹園寺比丘尼慧濬聞其諷誦《禪經》，請令傳寫。安陽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其年仍於鍾山定林上寺續出《佛母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經典，是以京邑白黑咸敬而嘉焉。以大明之末遘疾而卒。

寶亮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八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冑族，晉亂避地於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

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

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於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徧，《成實論》十四徧，《勝鬘》四十二徧，《維摩》二十徧。其大、小《品》六徧，《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徧。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諸稟門徒常盈數百。

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勑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略】

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於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貴遊所重。

僧祐

傳記

慧皎《高僧傳》卷一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於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洒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

中，勅入吳，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並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開廣，法言無墜，咸其力也。

祐爲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腳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令，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公元五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於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

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著録

僧祐《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序》

祐總集衆經，遍閱羣録，新撰失譯，猶多卷部，聲實紛糅，尤難銓品。或一本數名；或一名數本；或妄加游字，以辭繁致殊；或撮半立題，以文省成異。至於書誤益惑，亂甚棼絲，故知必也正名，於斯爲急矣。是以讎校歷年，因而後定。其兩卷以上，凡二十六部，雖闕譯人，悉是全典。其一卷已還，五百餘部，率抄衆經，全典蓋寡。觀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賢愚》及《譬喻》、《生經》，並割品截偈，撮略取義，強製名號，仍成卷軸。至有題目淺拙，名與實乖，雖欲啓學，實無正典，其爲愆謬，良足深誡。今悉標出本經，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顯，使沿波討源，還得本譯矣。尋此錄失源，多有大經，詳其來也，豈天墜而地涌哉？將是漢、魏時來，歲久錄亡；抑亦秦、涼宣梵，成文屆止；或晉、宋近出，忽而未詳。譯人之闕，殆由斯歟。尋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撰注羣錄，獨見安公，以此無源，未足怪也。夫十二部經，應病成藥，而傳法淪昧，實可悵歎！祐所以杼軸於尋訪，崎嶇於纂錄也。但陋學謏聞，多所未周，明哲大士，惠縫其闕，言貴拱璧，況法施哉！

又《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序》

夫經藏浩汗，記傳紛綸。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然而講匠英德，銳精於玄義；新進晚習，專志於轉讀。遂令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衆恆儀，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

余以率情，業謝多聞，六時之隙，頗好尋覽。於是檢閱事緣，討其根本，遂綴翰墨，以藉所好，庶辯始以驗末，明古以證今。至於經唄道師之集，龍華聖僧之會，菩薩禀戒之法，止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並八正基迹，十力達路。雖事寄形迹，而勳遍空界，宋、齊之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道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自幼屆老，備觀三代，常願一乘寶訓，與天地而彌新；四部盛業，隨日月而長照。是故記錄舊事，以彰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苑》，區以類別，凡爲十卷。豈足簡夫淵識，蓋布之眷屬而已。

又《雜録序》

夫靈源啓潤，則萬流脉散；玄根毓萌，則千條雲積。何者？本大而末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屆梁，世歷明哲。雖復緇服素飾，並異迹同歸。至於講議讚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牣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

宋明皇帝摽心淨境，載飡玄味，迺勅中書侍郎陸澄撰録法集。陸博識洽聞，苞舉羣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今即其本錄以相綴附，雖非正經，而毗讚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以輝顯前緒，昭進後學。是以寄於《三藏集》末，以廣枝葉之覽焉。

又《世界記目録序》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麁妙異容，苦樂殊迹。觀其源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之於大河，《法華》方之於火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有，然後爲道也。

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復歸乎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主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

爲藩牆之域，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羣生，於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沉俗而觀，則迂庭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蒼，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旻昊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一也。是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之光明哉！至於準步地勢，則虛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委筭術。未值一隅，差以千里。雖復夏革說地，不過巨牖之間；鄒子談天，甫在奧突之內。鍊石既誣，鰲足亦詭。俗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詳厥體。是以憑惠獨慮，闕六合之相持；桓譚拒問，率五藏以爲喻。通人碩學，思鬱理窮，況乃牆見，其能辯乎！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

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唯《長含》、《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祐以庸固，志在拾遺，故抄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撰爲五卷，名曰《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羣分，照如臨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建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

又《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 大聖遷輝，歲紀綿邈，法僧不墜，其唯律乎！初集律藏，一軌共學，中代異執，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則隨師傳習，唯薩婆多部偏行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蘭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或德昇住地，或道證四果，或顯相標瑞，或晦迹同凡，皆秉持律儀，闡揚法化。舊記所載，五十三人。自茲以後，叡哲繼出，並嗣徽於在昔，垂軌於當今。季世五衆，依斯立教，遺風餘烈，炳然可尋。

夫陰樹者護其本，飲泉者敬其源。寧可服膺玄訓，而不記列其人哉！祐幼齡憑法，年踰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於茲。每披聖文以凝感，望遐蹤以翹心。遂搜訪古今，撰《薩婆多記》。其行傳同異，則並錄以廣聞；後賢未絕，則製傳以補闕。總其新舊九十餘人，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此撰述之大旨也。條序餘部，則委之明勝，疾恙惛漠，則辭之銓藻。儻有覽者，略文取心。

智藏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五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暝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帀，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愛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苦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獵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行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窆爰於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

門，一不需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勑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於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繼任法侶，勑主書遍令許者署名，於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略万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勑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夫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勑，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網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眞可愧伏。不久，勑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勑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勑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並自講《金剛波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勑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勑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勑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勑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處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求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眞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嶷然山立。雖神寓疑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嚴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乘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月遘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

忝侯。勑爲建齋手制願文，並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憖，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勑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鉤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法寵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五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放，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毘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探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昔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愆，越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閉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

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禮已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帙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敕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敕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陝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敕王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立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

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床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敕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捃採衆師，並爲己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

法雲

傳記

道宣《续高僧傳》卷五　釋法雲，姓周氏，宜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

處之亡世也　母吳氏　初產在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　三歲出家，更名法雲　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　而俊朗英秀，卓絕時世　年十三始就受業　大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　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　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　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　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　年小坐遠，聲聞難叙　命置小床，處之於前，共盡往復　由是顯名　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　歷探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　或講而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　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　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　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　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　今日法坐，俱已闕矣　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　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　序正條源，羣分名類　學徒海湊，四衆盈堂　僉謂理因言盡，紙卷空存　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鯁　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　當其鋒者，罕不心務　賓主咨嗟，朋僚胥悅　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　講經之妙，獨步當時　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　孝嗣每曰，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　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　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　且毀不滅性，故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執生恩，迷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道神識　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　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　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　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　雲乃割裂哀情，微進飲粥

永元元年，曾受毘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　弘振風猷，道被京城　鼓舞知歸，巾褐識反　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　天監二年，敕使長召，出入諸殿　影響弘通之端，嚮揚利益之漸　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敕令雲先入　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　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　俄尋究了，又敕於寺三遍敷講　廣請義學，充諸堂宇　敕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　至七年，制注《大品》　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　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　因從之　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　敕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　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　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　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於榮貴，莫不欽敬　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　而動必弘法，不以此言關懷　中書郎潁陽范[illegible]〔縝〕著二神滅論，莫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　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　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　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令答《神滅論》，今遣相呈　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　義經旨而未曉，理涉且而猶昏　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　臣下旨訓周密　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綴波崙之情　預非草木，誰不歡欣　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　約答曰，神本不滅，深所伏膺　神滅之談，良用駭惕　近約法師，殿內亦蒙敕答一本　歡受頂戴，尋體忘疲　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　孔釋兼弘，於是乎在　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　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

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　敕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　郊郭內地，實爲爽塏　結宇孤巖，北面城市　懷澗隱嶺，窮人野之致　終日論談，曾無休廢　大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敕雲譯之　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　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法》，構等覺道場　請草堂寺慧約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　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法　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　今重受者，誠非所異　有若趣時，於是固執　帝累勸獎，每加說喻　答曰，當先發願，若得相應，然後從受　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己身外嚫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　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鏘金候旭，百和盈氣，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　普通六年敕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　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　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　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　敕許乘輿上殿，憑几聽講　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於大漸　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於住房，春秋六十有三　二宮悲惜，爲之流慟。敕給東園祕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側　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　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於墓所　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

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　於《妙法華》，研精累思　品酌理義，始末照

聽。乃往國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恆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菩提達磨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三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卻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御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禀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即悟

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淸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淸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禀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禀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損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珎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簿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

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人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當大通元年丁未歲也。（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並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並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末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抵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

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躅，超然名之曰祖。」衍之聞偈，悲喜交並，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衍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衍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衍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

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魏文帝大統二年丙辰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爲尒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摩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紀事

道原《景德傳燈録》卷三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襄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威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无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无相宗所。問曰：汝言无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无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无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无，心不取捨。又无當者，諸明无故。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況无相，而欲知之。師曰：相

豈不知，誰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无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无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无得宗所，問曰，汝云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亦无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无得，非无得得。當說得得，无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无得。既无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尔。寂靜无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於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簿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

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貪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閒。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閒。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淹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竪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缾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尒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並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並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末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敎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敎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只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何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

師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並，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末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

慧皎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六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慧思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七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恆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愼。及稟具足，道志弥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卽許焉。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兜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恆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勒弥陁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尔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

末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爲空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尔開悟。《法花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喩，用攝自他。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寘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岳，是人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鶩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塡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賾。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一心具方行處，顗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花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徑赴南岳，即陳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即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墟僧用器皿。又往嚴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殘。有今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髏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比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勑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爲猘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勑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曇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塡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尔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花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曌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凝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煙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目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雜錄

祩宏《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南嶽誓願文》第五册

大藏有南嶽禪師立誓願文，末後言願先得丹而後得道。蓋欲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而現世之中便得成果，不待他生。南嶽應化聖賢，若果出其口，必自有故，非凡近所測。若後人所增，則不可信。下士觀此，或起異見，是願文誤之也。神鸞焚仙經而修觀經，南嶽修丹道以求佛道，何兩不相合如是？彼南嶽止觀，於《起信論》增一惡字，而曰具足一切善惡，此必非南嶽之意。而後人爲之者，惡字可增，今文何可遽信！其亦禪門口訣之類也夫。

法上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八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遶，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卽生厭世。至於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栖遑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花》，纔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瀍。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疑難，無不嘆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飢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卽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奇無指，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算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庭胥悅。所以四方諸寺，咸稟成風。崇護之基，罕有繼禾。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常布髮於地，令上踐焉。

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於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營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卽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皁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既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於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世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並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便卽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概，以示所傳。末敕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卽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所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僧，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睹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篤，設輿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戾。春秋八十有六，卽周大象二年七

月十八日也

上形量過人，莅然衆表　百千衆中，孤起頸現　衣服率素，納補爲宗　五條祇支，由來以布　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　生不屢乘，步以畢命　門人成匠，任情所學　不私己業，偏用訓人　言常含笑，罪不加杖　自上末任已前，儀服通混　一知綱統，制樣別行　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　制寺立淨，亦始於此　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　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　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　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　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　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　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寔傳持之要術也　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沖洽，詳略有聞　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　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　監齊天保屏除歸於釋種　明解時事，分略有據　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　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覲禮　六軍既至，供出僧廚，存隨事指撝，前後給濟，三宮並足，後終於隋初　靈裕法師資學有承，爲之本傳

隋唐五代分部

慧可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　姓姬氏　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　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　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　後覽佛書，超然自得　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　游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　年三十二，復返香山，終日宴坐　又經六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二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　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於少室　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　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　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並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　一音演暢，四衆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　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斷音斯　役　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　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　辯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　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　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　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　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況

繫賞責者，一性更無殊

智顗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七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殖德本業延於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渡，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眞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尔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尔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栽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見，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迹。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岳，顗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於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熙。天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爲時彥齋迎。顗任機便動，即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号懸流。聞顗講法，故來設問。數開徵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顗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於岐麓，挽顗上山。云云顗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疊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滿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暗也，唇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尔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人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尔得住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地。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眞，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揔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

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陁，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安，今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顗三帀，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百智，出撫吳興，與其春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帀，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迹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法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騖，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斡，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勑，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璀闍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卽下勑，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勑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暄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竟不足。及顗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顗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勑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於時撿括僧尼，無貫者万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曰，調達誦《六万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是則万人出家，由顗一諫矣。末爲靈耀福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瞼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卽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剗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摠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閣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撙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撲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垂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豁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願唯諾，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峙嶇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力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止，喻爲宮室，必先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上，文殊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

之遠，感而遂通。波崙鑿髓於無竭，菩才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揔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士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爲揔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敎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輒奉名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顗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干城門。顧曰，國鎭不輕，道務致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沂沬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官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勑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虵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揔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精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奉，身雖疏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鎭蕃爲巨爲子，豈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類率先名敎，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成就事重請棄飾詞。顗答書云，謬承人主，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今命，弥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唐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別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於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宮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彩。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釋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著《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冢吟之聲，衆並同矚。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穌，表盍棺還起，冢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於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乃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陁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弥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而其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製《淨名疏》並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顗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敎》、《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孔，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己，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道。又勑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敎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龕，語弟子

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顗降靈龍像，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人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廚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漁魚爲業，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漁溪梁六十餘所。顗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於上。陳宣下勑，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於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勑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若他涉蕈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於宇宙，威相被於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開別勑。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勑授以戶籥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顗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盡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著録

智顗《觀心論序》 問曰：「佛經無量，論亦甚多，弘法之人詵詵蓋世，聽受之衆無處不有，是則法雨普津四衆，露潤利益無邊。何所見聞？更何利益而造斯論？」答曰：「如所問言，佛經無量，論亦甚多，是事共知。但弘法之人爲利物故，多施加水之乳，致令聽受之者失眞道味。四衆轉就澆漓，致使信心之者漸歇薄談。將恐深廣大法不久停留，衆生眼滅，失正法利，是以閑生悲傷，煩究難忍。不惟凡淺寡聞少見，欲助鸚鵡，奮其翅力，輒承三寶力，欲作斯論也。」

雜録

祩宏《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天台傳佛心印》 大藏又有智者大師《傳佛心印》一卷。夫佛心印，曰天台傳之可也；謂天台獨傳，而達磨諸師皆不得與焉，不可也。謂師子遇害，其傳遂止；而六代傳衣，俱無其事，不可也。師子之色身可害，而道不可害也；師子之說法已竟，而傳法未竟也。皆後人所爲尊天台，而不知所以尊也。又後人之言曰：《法華》，根本也；《華嚴》，枝葉也。天台何曾有是言也？又曰：性具之旨惟一家有，非諸家所能及。一家之說亦何示人以不廣也！夫性具之理，見於諸經，發於諸祖，不知其幾，而獨擅一家，非天台所樂聞也。天台，聖師也，望道而未之見者也。其自處也，曰損己利人，止登五品，而後人過爲稱揚，失天台不自聖之心矣。合前一事觀之，故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僧璨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

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卻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彥琮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

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於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嶲嵇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邵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當爾道張汾朔，名布道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棠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侍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陽休之，與立林館諸賢，交共欵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

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藉，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書，號無上祕要。於時預霑綸綜，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

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邵、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

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

開皇三年，隋高祖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象》，大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授據，宰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並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髮》、《般若》等經。又奉別敕，撰修文疏。契旨卓陳，足爲稱首。又敕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敘，恒令和之。又遣簫懿、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後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敘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手執頗梨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並。

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爐，琮爲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竦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音爲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闇闇，要周乃止。

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於荊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座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於復州方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頹滅，纔有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忽覺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塼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跡，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合所盛。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首尾十日，恒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遶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鱉，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以爲記，藏諸祕閣。

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暗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圓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

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敘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昆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並使編敘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於經首。

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於館。春秋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

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柏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曰：齋時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纊屬之，方知已絕。

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沿，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

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

又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敘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眞，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眞。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

門人行矩者，卽琮兄之子。爲立《行記》，流之於世。矩少隨琮學，諳訓葉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素。夙爲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在餘錄。

藝文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　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

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之)。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愼乎。

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惟眞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眞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

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云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尠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伏膺章簡。同鸚鵡之言，倣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文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

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允布闍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

安之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五）（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疏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開質，斲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

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眞宗稍演。其所宣出，窮謂分明。聊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梁重於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鬘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鬘；安禪本含掌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眞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撲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怪。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之猶別。諍論起迷，豫咽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誡；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減；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既乏寫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慇懃於三覆，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

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沈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迴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於晉朝。

或曰：一音遙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眞爲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錐，未該穹壤。理絕名想，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音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翦鬚，苦違俗訓，持衣捧盞，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葉，弗興敬仰；總見梵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象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

吉藏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一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於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眞諦，仍乞詔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

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沐浴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還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明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眞。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上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敕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羣。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尠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卽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淸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塡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旣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搆立，抽捨六物，並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卽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並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揔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傳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贍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敬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探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傳，並瞻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靜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鎭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屈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於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敘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更殊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於淸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号，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卽武德六年五月也。遣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並贈錢帛。今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敎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於繩牀，屍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於比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遙遠。兒像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卽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於藍田之悟眞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卽目，故不廣敘。

法藏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九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号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沿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飡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坦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居行更索，至無來處。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唯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粮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蓋，噉食山粮，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敎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尔。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弥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眞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鵲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隆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万年長安藍田盩厔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敎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龍飛，即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朱門，頻登御榻。尔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並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伏苓棗杏蘇油柴炭以爲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万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叅謁，並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殂，瘞於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修。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求爲法種，長依法儔。敎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人百一心，准安王創結兵旗於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弥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

故本所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邵縣觀臺。因嫌武於皇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灌頂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九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敷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騖，清藻才綺。即舉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洎拯師歇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扈荊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於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心道勝，意之宋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久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並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利木，欲建道場。末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人谷，即事修營，置臯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万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用白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旨主欣歡。又遣負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繕，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貫錦，斯寔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並《法華經疏》，隨使人京也。行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官。王夏闡弘，亂吾欣載。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繞云籍，後遣信送還，蹴遺隆倍。【略】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揔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勑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辰，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皷。皆疏瀹情性，澡雪兇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第子曰，彌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弥陀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顗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卻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窆於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囂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梅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溜，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會木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撾鍾就講，顏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羣醜驚遽，一時退散。常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

大，更欲勞求復勞人力。頂擧杖聊撝，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大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並雜文等題目，並勒於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於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於別集。

法礪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二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於相焉。生而牙齒全具，迄於終老中無齔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玄奧。受具已後，敦愼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四分》，指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行敦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苦不流於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卒於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懺儀》、《輕重敘》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燦，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法順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賢首宗教》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遇之者，必能聞能語。至於驅園圃蟲，誡惡性馬，德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太宗詔：「聞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願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遷應郡國，勸念阿弥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雙烏入房，異香留室，塔肉身於樊川北原。有弟子謁五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令往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三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者，順召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即能言。或狂而顚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隤然。初，不以介意，尤邃《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道綽

傳記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〇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道悟自他用爲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說甚適緣。比事引喩，聽無遺抱。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爲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於山寺。咸見鸞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插蓮華不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齔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並勸人念弥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爲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欒子以爲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曾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弥新。傳者重其陶鎔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並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爲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遠，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道信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値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卻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

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法融

傳記

僧靜、僧筠《祖堂集》卷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韋。四祖在雙峰山告衆曰：「吾來至此山時，於武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蘄州雙峰山頂上有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四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腳下橫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義。汝善住矣。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樓寺。』見數百僧並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道人不？』僧曰：『禪和大相輕。夫出家者阿那個不是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無對，乃云：『山上有癩融，身著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來過去，謂曰：『善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爲有求爲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人，某甲爲修道。』四祖曰：『開者開何人？悟者悟何物？』融無對。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瞥聞此語，乃曰：『融每常望雙峰山頂礼，恨未得親往面謁。』四祖曰：『欲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礼曰：『師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又曰：『別更有住處不？』融以手指於庵後曰：『更有庵在。』遂引四祖到庵所。師遂見虎狼繞庵，麋鹿縱橫四畔。師乃兩手作怕勢云：『嚇。』融曰：『師猶有這個在。』師曰：『適來見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旨而無有對。師於是爲說法要曰：『夫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果報，本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停心，莫起貪嗔痴，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融問：『心既具足，何者是心？何者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問心非不心。』又問：『既不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既不起，眞心任遍知。隨心身在，復無始終。則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從先師璨和尚處傳得頓悟法門，令付於汝。汝令諦受以酬吾道，但住此山。從汝向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絕也。善自保持，吾當去矣。』

師於言下頓盪微瑕，永亡朕兆。自是靈怪鬼神供須無地。以此詳鑒，足見如來密旨，豈修證以能齊？祖胤玄門，安寂靜之可趣？言亡理契，顧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望禪樞而楚越矣。

問師：『夫言聖人者，當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聖人？』答：『一法不斷，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曰：『不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凡夫皆有所斷妄計，所得眞心，聖人則本無所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若無異，聖人名因何立？』師曰：『凡之與聖，二俱是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兎角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兎角，則應是無。令人學何物？』師曰：『我說龜毛，不說無龜。汝何意作此難！』進曰：『龜喻何物？毛喻何物？』師曰：『龜喻於道，毛喻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執我者猶如龜毛兎角也。』次乃法付智嚴已。

自現慶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建初寺，師辭不免，乃謂衆曰：『從今一去，再不踐也。』既出寺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塡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

師至現慶二年丁巳歲潤正月二十三日，於建初寺終，春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陵後湖溪籠山，即耆闍山也。因此牛頭宗六枝，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嚴，第三慧方，第四法持，第五智威，第六惠忠也。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敎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

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

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敎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並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並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卻。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劒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味，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

本，第八慈無爲　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　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　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　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　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　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　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　口言定亂，復道有中無　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　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　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　如如禮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　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　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　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　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　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　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　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　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　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　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　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　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　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　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嚴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　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

紀事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四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　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　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　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　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卽萇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源　一切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由起　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於雙峯　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一，窆於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道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傳》　釋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　稟祜居醇，含章縱哲，覃訏之歲，粹禾多奇，髫齔之辰，殊姿特茂　孝愛之節，慈順之風，率志於斯，因心以極　年甫七歲，丁於內艱，嗌粒絕漿，殆乎滅性　成人之德，見稱州里　免喪之後，思酬罔極，出家之志，人莫我移　便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舉衆驚駭，謂爲神童　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卽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　及升上品，旋學律儀，又於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嵩公懿德玄猷，蘭薰日映，門徒學侶，魚貫鳧趨，講室談筵，爲之囂隘　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沙

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於衆中，迴見推揖，每敷《攝論》，即令覆講。後隱泰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網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孑焉超邁，恐罹刑憲，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欵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未幾，因避難三蜀，居於多寶寺。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十有八年。聞南北竺頗尚持明，遂往諮稟。彼有灌頂師名達摩耶舍，見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人曼荼羅三密護身五部印契經》，於一年誦徹三千五百餘頌。

常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錫指東方，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卻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徧歷南海諸國。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風濤遽作，舶破人沒，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風方止，所賫經論，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夾策已在岸矣，於白沙內大竹筩中得之，宛爲鬼物扶持而到。乃歎曰：「此大乘理趣等經，想脂那人根熟矣！」遂東北行，半月達廣州，即德宗建中初也。屬帝違難，奉天貞元二年始屆京輦。見鄉親神策軍正將羅好心，即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延留供養。八年，上表舉慧翻傳，有勅令京城諸寺大德名業殊衆者同譯，得闡賓三藏般若開釋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利言度語，西明寺沙門圓照筆受，資聖寺道液、西明寺良秀、莊嚴寺應眞、醴泉寺超悟、道岸、翌空、並充證義。六月八日，欲刱經題，勅右街功德使王希遷與右神策軍大將軍王孟涉、驃騎大將軍馬有鄰等送梵經出內。緇伍威儀，樂部相間，士女觀望，車騎交駢，迎入西明寺翻譯。即日賜錢一千貫，茶三十串，香一大合，充其供施。開名題曰《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成十卷。又《華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般若心經》各一卷，皆貞元八年所譯也。是歲十月繕寫畢。二十八日設綵車，大備威儀，引入光順門，進帝覽，忻然，慰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賛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祕奏，盡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劫齊休。

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示疾終於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於益部，二月八日窆於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玄疑等嗣其香火至龍朔中，中臺司藩大夫李儼製碑，歐陽通書焉。

玄奘

傳記

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羣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眞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厥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華，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以歸本者也。

《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邃旨

沖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已掩，千氈將焚，痛人天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結集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剖眞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以爲之論，剖析窒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

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求佛，攜、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腸之賓，播美於天外，篆葉結髮之典，譯粹於區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惟恍惟惚，言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競軫，別路揚鑣而已哉。

法師懸弧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棲神之宅。故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鷲山猨沼，仰勝跡以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我皇之盛烈，震彼后之權豪，偃異學之高轓，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

法師於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載以巨象，並諸駱駝，蒙霜犯雪，自天竺以元亨，陽苦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粤以貞觀十有九祀達於上京，道俗迓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人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眞，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也。

《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循撰其事，以貽終古。及削稿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鐘漏，乃顧命門徒，掘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鯁，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全。

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爲辭讓？余再懷慚退，沈吟久之，執紙操翰，汍瀾腦臆，方乃參大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爲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或嗤焉。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爲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

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羣，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某）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闤闠之門；雖鐘鼓嘈喧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亦未嘗出也。

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敕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爲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爲？」答曰：「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通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爲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爲不虛也。

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愈劇。一聞將盡，再覽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

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棘、跖之窠，河、洛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王、董僭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刳斬生靈，芟荑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

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

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暹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兄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

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毘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

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爲蜀人所慕，總管鄭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心絕，窮玄理，廓宇宙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隤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然見季二人藝業清規，芳聲雅質，蹈廬山兄弟無得加焉。

法師年滿二十，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偏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浮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覩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毘曇》，自夏及冬，各得三徧。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羣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辭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歡無極，覩施如山，一無所取。

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徧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

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爲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如雲，雖含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探，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拾斯盡。二德並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

法師既徧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

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

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檝，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卻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摶飈颯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

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返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爲開發。

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並施諸寺。

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

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𤼈河，下廣上狹，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沈默經月餘日。

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爲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爲師毀卻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

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留易得馬一疋，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磨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磨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爲得行之徵，然語達磨云：『夢爲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逐法師行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爲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齎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爲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爲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覩胡人所乘馬瘦赤，漆鞍有鐵，與何言合，心以爲當，遂即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

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爲橋，布草塡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爲安穩』。法師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忤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爲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稍纛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爲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

逕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人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說，亦忝爲時宗，欲養己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勸勉，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爲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末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卽急向之，彼亦下來。人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

彼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鬼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苦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穌息，得少睡眠。卽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穌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其志誠通神，皆此類也。卽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敍。

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王悉來參謁，王請屈所居，備陳供養。

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卽日發使，敕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馳驅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

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卽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勤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爲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彖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

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爲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養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悠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

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悛，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重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人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

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隧，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

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

「弊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檝；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聖言。是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眞。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贏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維大王稟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祇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季之緣，敦獎友於之念，並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煦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愍西遊梵獨，雪路淒寒，爰下明敕，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服、綸帽、裘毯、靴韈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雖之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翦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又前塗既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預增淒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

王報曰：「法師既許爲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敕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

又卷四　至第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即與同去。行可七踰繕那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須臾，更有二百餘僧與千餘檀越將幢蓋，華香復來迎引，讚歎圍繞入那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訖，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犍椎唱。法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

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訖。法藏令廣敷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此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爲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啼泣抆淚而說昔緣云：「和尚昔患風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瑠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尚曰：『汝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不盡。」和尚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尚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尚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宮，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

王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常欲捨身，不爲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徧及未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爾已來，和尚所苦寥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曰：「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

言訖辭出，向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瞻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荳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杭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客僧萬，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人。其遊踐殊方，見禮如此。

那爛陀寺者，此云施無厭寺。耆舊相傳，此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故以爲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故號其處爲施無厭地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此言帝日。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麴多王此言覺密。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恒他揭多王此言如來。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此言幼日。次東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此言金鄉。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甎壘其外，合爲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疎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甍，加以淥水逶迤，青蓮菡萏，羯尼華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疎其外。諸院僧室皆有四重重閣，蚓棟虹梁，綠櫨朱柱，雕楹鏤檻，玉礎文甎，疊接搖暉，榱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萬，狀麗崇高，此爲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兼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以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杭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

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跡。王舍舊城彼云矩奢羯羅補羅城，此言上茅宮城。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蕚開榮，四時無間，葉如金色。

宮城北面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溼婆恃苾芻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鞠多此言勝密。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大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爲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縛迦故宅。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峰，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其山連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爲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無量衆經。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鼎室，如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爲現災怪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去。」外道含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訖，躬往請佛，佛爲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此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也。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無憂王發心欲徧造諸塔，開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

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無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中自知具三明、六通，總持如來一切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地，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污清衆。」阿難慚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羅漢，

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意所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汝斷除諸漏證聖果，故驅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爲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衆中稱汝多聞，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爲衆誦《素怛纜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座誦經，諸衆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訖誦，迦葉波自誦《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偏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名上座部。

又此西二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之處。諸學，無學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驅簡我等，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此中凡、聖同會，因謂之大衆部。

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姞利迦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愼，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國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人王，自犯不行，無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位，因都之。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宅，此言星曆。舊云樹提伽，訛也。傍又有度羅怙羅處。即佛子也。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胄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毘娑羅王與國人百千萬衆迎見佛處。

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斯瞻反。娑。此言雁。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食，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徨無措，乃見羣雁翔飛，仰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鎩翮高雲，投身自墜。苾芻見已慚懼，徧告衆僧，聞者驚嗟，無不對之歎泣。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噉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爲究竟之說，守愚無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雁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跡，法師皆周徧觀禮訖。

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衆外悲號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伽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爲王，菩薩爲我現身，訶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爲支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爲！』今見支那僧來，師復爲講，與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十五月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戒日王，王封以三邑。

法師在寺聽《瑜伽》三徧，《順正理》一徧，《顯揚》、《對法》各一徧，《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徧，《中》、《百》二論各三徧。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

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爲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耶羯剌諦》，音女咸反。此翻名爲《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爲十萬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覩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爲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爲南印度王復略爲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明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擇迦》三千頌，二名《溫那地》二千五百頌，此辯字緣、字體。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略含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下同。彥多聲，有十八囀，二

名蘇漫多聲，有二十四囀，其袁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囀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聲十八囀者，有兩：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涅，各有九囀，故合有十八。初九囀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颯迷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彼之靴反。底，二名婆彼破，多訛反。三名婆飯底。說他三者，一名婆彼斯，二名婆彼破，三名婆彼他。自說三者，一婆彼爛，二婆彼靴，去聲。三婆彼摩。此第三依《四吠陀論》中說多言婆彼末斯。依阿答末涅九囀者，於前九囀下各置毗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無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十四囀者，謂言總有八囀，於八囀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言八囀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囀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囀者，一布路殺，二布路筲，三布路沙。去聲。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筲，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鑁拏，二布路鑁窒，音鞞僧反，下同。三布路鑁鞞，或言布路鑁咽。所為事三者，一布路虞妙詐反。邪，二布路沙窒，三布路鑁韵。鞞約反，下同。所因三者，一布路沙哆，他我反。二布路鑁窒，三布路鑁韵。所屬三者，一布路鑁謂，子耶反。二布路鑁窒，三布路鑁謫。安咸反。所依三者，一布路朕，所齊反。二布路殺諭，三布路鑁鏑。所爲反。呼召三者，一系布路殺，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又　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為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已為四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

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慚赧，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二同學名施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

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鍮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華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鍮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華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

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歎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孤行蹤鼠之羣，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正法藏得書，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四人，應王之命。』

其海慧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以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後戒日王復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止。」

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無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蹉躡。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慚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為證，與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外道、髏髮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外道、舊曰衛世師也。二家立義有別。餔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為修道，遍身艾白，猶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為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

髏蹙之類，以髏骨爲蹙，莊頭掛頸，陷枯魂磊，若塚側之藥叉。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臭惡，譬溷中之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爲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爲體，爲薩埵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爲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卽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卽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卽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卽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

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無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法，污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徧，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因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爲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卽發使來請焉。

又卷五　經二日，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衆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擬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

戒賢既不與遣，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賫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利物爲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修自殄。到彼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

法師辭師，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率羣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華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

戒日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那僧來！』王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卽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爲一僧發是麤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卽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卽命嚴象軍二萬，乘船三萬艘，共法師同發，泝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嗢祇羅國，遂卽參及。

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殑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臣參戒日王於河南。戒日王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卽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並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卽敕擎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號爲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華瞻仰，以無量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爲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爲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

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爲百姓除兇翦暴，覆潤羣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卽支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爲秦王。是時天地版蕩，蒼生乏主，原野積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奮威振旅，撲翦鯨鯢，杖鉞麾戈，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爲物主也。」又謂法師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饌，作樂散華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音而鎚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卽往吠舍釐禮觀聖跡，託以逃潛，故知師等無能也。」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

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敕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典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

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贍辨才，思聽法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幢或旛，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爲雨，未足方其盛也。

王先敕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華鬘，垂纓珮玉。又裝二大象，載寶華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且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文義贍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

食訖，施佛金槃一、金椀七、金澡罐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氎衣三十。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諸僧各歸所止，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

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眞，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衆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僞。支那法師者，神宇衝曠，解行淵深，爲伏羣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慚悔，謀爲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人發論。

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氎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立義無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爾，事不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競立美名，大乘衆號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號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華，禮敬而去，自是德音彌遠矣。

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

昔迦濕彌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羅國雪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爲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賫珍寶，僞言獻奉。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如

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爾諸奴毀壞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汝輩，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爲惡者逐之他國，餘無所問。」既殲醜虜，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

前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羣象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卧。象引比丘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爲拔刺引去膿血，裂衣爲裹，象得漸安。明日諸象競求果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苾芻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

近戒日王聞迦濕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禮拜。諸衆恪惜，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之威，處處掘覓，得已將至，戒日見之，深生敬重，倚恃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

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

法師先已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罷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爲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爲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恪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

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壇，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號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敕於壇上建施場，豎蘆爲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眞珠、紅玻瓈、寶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

先是王敕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有因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日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南華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

辰旦，其戒日王與鳩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華，至日晚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食香華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偏。第六番施外道，十四方偏。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偏。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偏。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孑遺。

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麤弊衣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來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

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

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慇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霑梗概，不能委具，爲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無所須。」王曰：「何得爾？」於是命施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剌鞶帔，即麤毛下細者所作。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能已。

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

吐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殷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悝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

又卷六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齎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睿、長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從若雲。

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華旛等，擬送經、像於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眞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峰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負而至。其日所司普頒諸寺，俱有寶帳、幢、旛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且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

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窮諸麗好，旛帳、幢蓋、寶案、寶轝，寺別將出分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後，至是並到朱雀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行，珠珮流音，金華散彩，預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忘塵遣累，歡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門，數十里間，都人士子、內外官僚迥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闠。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華，無得移動，而煙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隆迦毗，彌勒初昇覩史，龍神供養，大衆圍繞，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彥悰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覩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

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已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慚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爲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怪師能達也。』法師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鎭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覩疆邑，耳聞目覽，記憶無遺，隨問酬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臣曰：『昔苻堅稱釋道安爲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臣嘗讀《三十國春秋》，見敍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

時帝將問罪遼濱，天下兵馬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命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無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帝曰：『忽忽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敍，師意如何？』法師謝曰：『玄奘遠來，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

助行陣之效，虛負塗路費損之慚。加以兵戎戰鬬，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願天慈哀矜，卽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

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嶽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鄽落，泉石清閒，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卽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爲國就彼翻譯，伏聽敕言。」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闐闐，非直違觸憲綱，亦爲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爲處分。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矣。

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卽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卽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琛、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卽京師普光寺沙門棲玄、弘福寺沙門明璿、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門彗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卽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卽京大興善寺沙門玄謩。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

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

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隥。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胥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騰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是以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繼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僞朝。唯玄奘輕生，獨逢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墮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袠，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鑾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聖爲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冀沖言奧旨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鉤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

前又洛陽奉見日，敕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

乙未，又進表曰：

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楛矢，奉刑措之君。固已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刳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螫足蠆灰，埽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徧泉源，化霑蕭葦，芝房發秀，浪井開華，樂囿馴班，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苑弱水而池滯氾，圃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朔，泛滄津而委驢，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纔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譬秋蟲。徒以憑假皇靈，飄身遐影，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驛之外，條支巨艘，方驗前聞，罽賓孤鶩，還稽曩實。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髣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允之所踐籍，空陳廣袤，夸父之所陵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達，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實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望頌之右筆，飾以左言，截此蕪辭，採其實錄，標百王之稱首，符九丘於皇代，

庶使《山經》閃彩，《汲傳》韜華」。

景申，神筆自答書曰：「省書具悉來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奘尚」。

丁酉，法師重表曰：

沙門玄奘言，伏奉墨敕，猥垂奬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疏，謬忝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屬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叡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眷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璧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庚辰，敕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至令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惶灼。伏聞鑾輦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蹈舞。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不覺爲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淹深，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已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爲六合務廣，萬機事殷，兩目不能徧鑒，一心難爲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羣賢，況朕寡闇而不寄衆哲者也？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哲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臣得，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誠中庸，非爲上智。若使有臣皆得，桀、紂豈無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陛下不荒，不婬，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陛下經緯八紘之略，驅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棄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樂，此又聖心聖化，無假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玄塞，彫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玁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所不制，遂使河、洛爲被髮之野，鄧、鄗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毀枝葉，根本猶存。自後已來，無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單於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振凱旋，俘馘三十萬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四靈見質，一角皇奇，白狼、白狐，朱鸞、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不能徧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竊爲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

釋彥悰箋述曰：「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諫，苻堅之駕不停，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日

而優劣見矣。

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此)(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彌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及舉綱提目，陳列大義。帝甚愛焉。遣使向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覩其詞義宏遠，非從來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猶汀濘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敕所司簡祕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與雍、洛、并、兗、相、荆、楊、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

時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臣聞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叔)(菽)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眞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臣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帝曰：「此是法師大慈願力，又卿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先許作新經序，國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爲染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敕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羣僚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尊，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被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騁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溼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時法師既奉《序》，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犧册，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册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

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純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無任欣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

帝看表後，手報書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又卷七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覩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眞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啟三藏之祕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華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跡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眞文，遠涉恆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語，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法師進啟謝曰：玄奘聞七耀擒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

時隆令答法師書曰：『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並。勞師等遠臻，深以爲愧。』

釋彥悰箋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

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鐫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

庚辰，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棄萬方，思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顏棄背，終身之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之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岵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無逮，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鳥之情。竊以覺道洪慈，實資冥福，冀申孺慕，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爲文德聖皇后卽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懷。』

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放給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機樟栟櫚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於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綠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

繫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期；百億須彌，人提封而作鎮。尼連德水邇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眞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修多於白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暨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恆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眞實路，龍宮梵說之偈必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慧雲，遍霑翼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大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榜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度以輸賜。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沙門玄奘振錫尋眞，出自玉關，長驅奈苑，至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資，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於終卷。『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無輟於口，與法師無暫相離，敕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衲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綫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衲，咸無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爲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恆將隨逐。二十二年，駕幸洛陽宮，時蘇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爲朝野所稱。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衲，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來謁龍顏，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衲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象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氤氳。獨有離離葉，恆向稻畦分。』宣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即此衲也。傳其麗絕，豈常人所服用，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並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

沙門玄奘伏奉敕賜衲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薦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冰。玄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鋒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己，懼空疎於冒榮。慚恧屏營，趨承俯僕，鞠心跼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壍五乘，遂將息平復。帝因問曰：『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爲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爲最。』帝甚歡。

秋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戎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未此以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僧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逾身命之施，非恆沙珍寶所及。加以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帝甚說。

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敕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號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無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

戊申，皇太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礎銅捺，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

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旨，令充上座，進啓讓曰：

沙門玄奘啓：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寺上座。恭聞嘉令，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增深戰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捐軀，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誠冀法流漸潤，克滋鼎祚，聖教紹宗，光華史冊。玄奘昔冒危塗，久嬰痾疹，駑蹇力弊，恐不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路。伏惟皇太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病，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必有蹎仆。伏願睿情遠鑒，照弘法之福因，慈造曲垂，察愚誠之忠款，則法僧無晦老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慚惶，追增悚悸。

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己巳，旦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旛五百口，宿於弘福寺，並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旛，旛後布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華，唄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旛鐘鼓劃磕繽紛，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使，與武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敕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

壬申，將欲度僧。辛未，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僚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爲意，發言嗚噎，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哽泣，觀烝烝之情，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貼於戶曰：『停軒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華蓋接雲飛。翠煙香綺閣，丹霞光寶衣。旛虹遙合彩，空外迴分暉。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遠近已來未曾有也。其日敕追法師還北闕。

二十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經酬對。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祕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考妣。

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恆來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怠，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禮懺，逢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

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鋭因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卽授之，並爲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羣公歡喜，辭去，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純陀之供，法師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爲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無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爲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爲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染於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識十二部經，獨悟眞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淸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收至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律梁庶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無先無後。頤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蠶絲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禮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滯無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去取，義涉

有無；不能卽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譬涉海而無津，猶面牆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無上道心，一念破於無邊，四心盡於來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爲喻。始知如來之性卽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爲無得。忽以小機預聞大敎，頂受尋思，無量歡喜。然夫檀義攝六，法施爲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無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使夫墜露添海，將涔瀣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彌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尙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無所具。賈敦頤等和南。其爲朝賢所慕如是。

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爲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敕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甎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敕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甎，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並相輪、霜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爲室，南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敎序》、《記》，其書卽尙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

玄奘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像敎，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靈相，幼知來慕法，耳屬遺筌。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敎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常之宗，靈同嫉異，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萬死之地。經是聖迹之處，備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於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誠遂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照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震玉鼓，紹隆像季，允膺付囑，又降發神衷，親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爲《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曜之文，鏗鍧韻九成之奏。自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峩永劫，願千佛同觀，氤氳聖迹，與二儀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甎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

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彗天等致書於法師。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卽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匠誘之德亦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敎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爲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自別之後，欽仰不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並賫讚頌及氎兩端，揄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遶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怪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爲抄送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爲遠賢所慕如此。

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書。法師答，並信物。其書寫文錄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並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若覩尊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師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法師無常，泰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可謂苦海舟沈，天人眼滅，遷奪之痛，何其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寶所，示迷衆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敎，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胸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不疲，衢罅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問道，得預參承，並荷指晦，雖曰庸愚，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

尤深，殷勤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眉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訓，早昇當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毬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雍雍穆穆，亦不異室羅筏誓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爲附來。並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玄奘和南。

又答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惟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寡德愧無以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鍱腹之賓，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瞻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輒生歎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無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耽翫羊鹿，棄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壞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並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名如別，請爲附來。餘不能委述。苾芻玄奘謹呈。

又卷八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曰：「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眞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羣生而自在，自覺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燿，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觀其應跡，若有去來，察此眞常，本無生住。但以宏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無遠不臻，是以萌蔕曩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惟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萬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車書於有頂，遂使百億須彌既咸頒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改荒服於稟街，十八韋陀譯梵文於祕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鑒宏贍，德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爲日已久，或恐邪正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眞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爲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漢，振錫葱嶺，不由味於蒟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恆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尚七百部，並傳以藩馹，聿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精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敕追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嶽，嘗枉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京，猶曲睠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年，忉怛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開遮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蜂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推陰陽

之僭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平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聞，恥於將試不知，爲復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求微旨，反復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釁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不爲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爲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爲上、中、下卷，號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朱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鄶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爲《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曰傳燈，聞一知十，方稱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說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眞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

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聞而愍之，因致書於左僕射燕國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類滄波之浩汗。談眞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其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沈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彰同異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總三藏於胸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指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誹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心，媒衒公卿之前，囂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頗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眞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崐閬之非難，蛛蟊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尼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洋之稱，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競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云云。立致書，其事遂寢。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衆曰：「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請，罔或尤譏。沈晦未悟，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檝攸希。異執乖競，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取捨同辯，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裨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諤崇德，唯唯浸衰。惟願留聽，庶有發揮。望矜悃悃，垂誨斐斐。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塔影東臨，漢、魏實爲濫觴，苻、姚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現趙、魏，麤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談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末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蜂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祗植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詞辯，其義明，其德眞，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瀉瓶，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

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慧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實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

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鷄或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三千，正法既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於歷覽王舍、檀特、恆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且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踢，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庚子，譯經僧明濬答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資延慶，孰悟歸誠，良導可仰，實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並。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鋩，四句爭名，飾非濫是，抑重爲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無上德，體道居貞。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定此權衡，聊申悱悱，用簡英英。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矚歸敬之詞，覽其雄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概日。封人我者顚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沈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翳薈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伏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山，軀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返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焉。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雙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藝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摧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接武，繼絕紐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遙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眞殄謬。遺詮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眞性眞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眞；就無求之，無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本正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服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深淺；聆音駭聽，孰知其遠邇。至於因明之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祕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而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飈於辯囿，擒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羣略，綽有餘功，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恆非；言非不非，非而恆是。非非恆是，不爲是所是；是是恆非，不爲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或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忘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讚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城爲滅城。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囀。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彼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

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像，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若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讐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己，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諸，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眞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沈祕，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考墳圖，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竈之末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問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約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思。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惟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淡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鑄俎咸推其準的，法度皆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鄰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眞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詞峰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霑，疾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繫乎鄧林；潢洿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懊、垂逼課虛。辭弗獲免，麤陳梗概。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己庸疏，彌增慄恧，指述還答，餘無所申。釋明濬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敕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封忠爲梁王，賜物一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月冊代王治爲皇太子。

戊子，就大慈恩寺爲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參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式如何？』法師報曰：法藏沖奧，通演實難，然則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苻、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臣贊助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郎趙政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王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那譯經，敕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瑀等監閱詳緝。今獨無此。又慈恩寺聖上爲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爲致言，則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爲法師陳奏，天皇皆可之。

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杜國固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爲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寵朝後，敕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云：『師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修，不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等詣朝堂奉表陳謝。表文失。

二月，有尼寶乘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婕妤、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爲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並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敕迎法師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爲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敕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爲寶乘等五十餘

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爲闍黎，諸德爲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其鶴林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人，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寺。事訖辭還，嘱施隆重，敕遣內給事王君德將手力執華蓋引送，衢路觀者極生善矣。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

無幾，御製碑文成，敕遣太尉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羣公。其詞曰：「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三曜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沖寂，現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刼，化洽含靈者矣。經惟玉宮發迹，蓮披超步之華，神沼騰光，樹曲空低之幹，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魂沈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而辭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朕逖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瓜瑵源，德照塗山，道光嬀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絕紐，長淪茂迹。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屺而何追。昔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葺，創茲金地。卻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仞之峰蓮，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鏡，右鄰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皇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示其雕軒架迴，綺閣陵空，丹空曉鳥，喚日宮而泛彩，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蕙徑秋蘭，疏庭佩紫，芳叢冬桂，密戶叢丹。燈皎繁華，燄轉煙心之鶴，旛標迴剎，彩縈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棲玉，輕簾舒卷，網鬱宿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汎漢煙之翠，鳴佩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慙輪奐，閬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實眞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迴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眞之誠，發乎齠齔。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迴秀千齡，架澄，仕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旦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乃投迹異域，廣餐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侵驚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氛而獨逝，平效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峰，形臨朝而永隻。研窮智境，探賾至眞，心罄玄津，研幾祕術。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徙，補已缺之文。於時睠彼靈墓，棲心此地。弘宣奧旨，葉方翠於祇林；遠闡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八正，肅志雙林，將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遊丹闕之前，偃息四禪，魂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爲幽谷。於是敬刊貞石，式旌眞境。其銘曰：三光照象，萬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滔識，業霧昏情。猗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乘幽，玄源控寂。鷲峰遐峙，龍宮廣闢，慧日舒光，慈雲吐液。睠言聖教，載想德音，義宗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沈。悲纏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椒風韜緒，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萬古。乃興輪奐，實構雕華，紫棟留日，紅梁藻霞，雲窗散葉，風沼翻華，蓋低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虛沖，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餐風，智燈再朗，眞筌重宗。四運流速，六龍馳騖，旦夜銷氛，函關啓曙，茂德垂範，微塵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庚申，羣公等奉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華，觀河宗之奇寶；虔開祕篆，聆雲英之麗曲。包萬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觀，相趨慶忭，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東荄而挺秀。無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彌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延稱首以閒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重茲濬發沖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玄襟獨王，義超繫表，理邃環中。臣等夙蔽眞宗，幸窺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靈鼇之浚壑，蜉蝣之情議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咸誦在心，循覽周遑，不勝欣躍。」

又卷九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敕旨，親紆聖筆爲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睿澤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蹋厚地而懷慙，負層穹而寡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政以搞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爲盛矣。伏惟皇帝陛下金

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通包將聖，功茂迺神，緣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盦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穎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叨恩顧，每謂多幸。重忝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躍，實用交懷。無任球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

乙丑，法師又惟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遒漢主。法師以見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詣闕請皇帝自書。表曰：

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隆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詠，蔑漢明之崇法，徒聞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彫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之摛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賾者也。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鉤未書，丹字猶輕。然則夔樂已冀，匪里曲之堪預，龍鄉既畫，何爝火之能明。非夫牙、曉撫律，羲和總馭，焉得揚法鼓之大音，禪慧日之沖彩。敢緣斯義，冒用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陵雲之妙，邁迹前王，垂露之奇，勝芳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風翥龍蟠，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霑莫大之恩；實亦聿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奘稟識愚淺，謬嵩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辱紫宸，詞過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顧無地，而慊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冰火。

表奏不納

景寅，法師又請曰：

昨一日蒙賚天藻，喜戴不勝，未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含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昭彩。伏惟陛下提衡執梓，垂拱太寧，睿思綺毫，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洛浦，草聖茂於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境；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鉤。豈直含璧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麗則可以摛希微之軌。馳魂泥首，非所敢望，不勝積慊，昧死陳請。

表奏，帝方運神筆。

法師既蒙帝許，不勝慶抃。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奉敕旨，許降宸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亶諧爰臻，綸慈猥集，祇荷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弦，鼯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纖莛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昭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下履翼乘樞，握符纘運，追軒邁頊，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即迴宸睠，英詞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祕迹行間，將踰絕價之寶。凡在羣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匹此非奇，得輪王之髻珠，疇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盛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宇而跂銀鉤，發菩提於此日；諷適文而探至賾，悟般若於斯地。劫成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遷海還桑，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迨茲翻譯，復承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已來，更叨殊遇。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聖藻，亟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慄兢惶。輒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進以無方，資景祚於國寢，助降其於七百。不任球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

夏四月八日，帝書碑並匠鐫訖，將欲送寺，法師慙荷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蓋、寶帳、旛華，共至芳林門迎。敕又遣太常九部樂，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最卑者已出雲霓，旛極短者猶擊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千餘乘。至七日暝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敕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幢旛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三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

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敕旨，送御書大慈恩寺碑，並設九部樂供養。亮日分照，先增慧炬之暉，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嚴詩，天文

景燭，狀彩霞之映靈山，疑蓐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雷激雲奔，瞻奉駕躍，得未曾有。禍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製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饗。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叡藻，俯門仙翰。金奏發韻，銀鉤絢迹，探龍宮而駕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滿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譯六度之幽賾，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楚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應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傳毅，吳主歸宗，猶考疑於闞澤。自斯以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昭運，爲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謬忝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懇，虛蒙獎導，仰層旻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慙。無任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

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復拱重櫨，雲楣綺棟，金華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靈塔。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以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鍼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人方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劉劭、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顏鬱遒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爲蒙翰之陽春，文字之寡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

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旰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敕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蔣孝璋、鍼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遞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衾，冷疹增動，幾至絲篤，殆賴昭運。天恩矜愍，降以良醫，鍼藥纔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膝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輪報。唯憑慧力，庶謝冥祉。玄奘猶自虛假，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既初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善自攝衛，未宜詣用心力。法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頃，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天使頻循，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沈痛，承荷醫療，遂得瘥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勗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兼並，罔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昇遐。永徽六年，先有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司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閑敕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爲甚。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奘命垂日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枕惶懼。敕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敕，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三日，降敕曰：「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爲法末人澆，多違制律，且權依俗法，以伸懲誡，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恐爲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見敕旨，僧、尼等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緇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暘沐道，實用光華，蹈地循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宗紹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國御極，全輪乘正，睹茲釋教，載懷宣闡，以爲落飾玄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

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信金口之真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譴謫，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姦妄之罪。玄奘庸昧，猥厠法流，每忝鴻恩，忌懷慙惕，重祇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先奉表陳謝以聞。

自是僧徒得安禪誦

法師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襟袖，不勝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伏奉恩敕，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章。喜戴之誠，莫知準譬。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彝倫薄厚，儷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璿，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氓，實法門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頃爲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誡。僧等震懼，夙夜慙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篤深期於玄妙，掩纖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遊江、漢，觸籠之鳥還飈杳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黷冕旒，伏增惶恐。

帝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

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聖體必安和無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敕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師衲袈裟一領，並雜物等數十件。法師啓謝曰：

沙門玄奘啓。垂賜衲並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縷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囿在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奏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顧寵循躬，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羣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

五日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奘不勝喜慶，陳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酉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貌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陳喜相。』雀乃迴旋蹀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質，顯子孫之盛，彰八百之隆，既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輕生有幸，肇屬嘉祥，喜忭之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概，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

表進已，頃聞有敕令使報法師：『皇后分娩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念，號爲佛光王。』法師進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筭；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岐。伏惟皇帝、皇后情境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闡垂旒於二諦，卻走馬於一乘。蘭殿初歆，爰發俱胝之願；斑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俾夫十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華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靈陰，雖昔之履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匹此英猷。率土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戀，迴構良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尚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儻聖澤無舛，弘誓不移。竊謂殫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罄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寵番惟宜，翊亮王室。襁褓英胤，休祉日繁，標志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丕運，局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緣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之懷，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

觸威嚴、伏增戰越。

佛光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緒者、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周之軌。不恃黃屋爲貴、以濟兆庶爲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蕚增敷、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豈直喜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敕、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之高縱。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微妙、譬彼山王；鍁綱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魔勝孺而摧外道、接沈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巨鯘、爲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孫祉而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曰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爲此也。豈得以東平瑣瑣之善、陳思庸庸之才、並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賓；拂座清塗、用竚踰城之駕。不勝慶慰顒顒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當即受三皈依服袈裟、雖保傳養育、所居常近法師

十二月五日、滿月、敕爲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爲王剃髮　法師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髮、並敕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弘願既宣、景福彌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褓所先、解脫之因落師爲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階納祜、玉扆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萬歲奇。佛光高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睿哲之姿、允穆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戒行、允嗣僧倫、佇當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

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並進法服等　表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摶風迅羽、累日而衝空；寫月明璣、逾旬而就滿。是知禀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後發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睿氣清襟、寢興納祜、玉顏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褓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蓂枝再長、如蓮之目倩分。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怙、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驂待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陰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並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爐、寶子香案、澡缾、經架、數珠、錫杖、澡豆榼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篋藏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干奉、實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取儁、寵蕃振美、轍間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善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

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並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華殿。其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

五月、敕法師還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表辭曰：

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翠宮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戴。伏念違離、旋增憫然。玄奘功微勳府、道謝德科、而久紊榮章、鎮荷曾覆、循涯知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而近隔蘭除、聽揚鑾而悲結、甫瞻茨嶺、想多預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仙桃薦壽、邁甘泉之清暑、等瑤水之佳遊。所冀溫樹迎秋、涼飈造夏、候歸軒於砥陌、儼幽錫於喬林、稱慶萬春、甘從九逝。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以聞。荒越在顏、水火交慮。

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婆沙論六十卷，至是有敕報法師曰：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

竊聞冕旒庸俗，咸競前修，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陵。傍啓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輝萬葉。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敕，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已來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

帝許焉。

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廛，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自掃謁，爲歲久荒頹，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夙種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隴頹毀，殆將湮滅。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一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敕，於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惟老姊一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寥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市。望乞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爲率略，恐將嗤笑。不任纏迫憂惶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敕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

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啓謝曰：

沙門玄奘啓。玄奘殃深釁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隴淪頹，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爲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隨鑾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極兼集，不任存亡感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重人微，不能宣盡。

法師既蒙敕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

後魏孝文皇帝自代徙都洛陽，於少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嶽，南面少峰，北依高巖，兼帶二川，聳石巉巖，飛泉縈映，松蘿共篡簹交葛，桂柏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佳所。其西臺最爲秀麗，即菩提留支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有遺身定塔。大業之末，羣賊以火焚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箇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谷，即法師所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昇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烟迴，心迷意醉，窮劫石而靡息，盡芥城而彌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爲氣，良增歎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飡，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念茲遐迹，則生涯可知。如復少聞求法，尋訪師友，自邦地國，無處不經，途路遐遥，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顧陰視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經生多幸，屬逢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無翼而飛，坐陵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爲珍，駑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恧。且害盈惡滿，乃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行無取，天慈聖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奬。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靡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爲鎮國方之典。所須文義，無披不得，譬猶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爲髣髴。

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縶意馬之奔馳，若不欲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峰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嶽。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閒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閒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歸依，以修禪觀。又兩疏朝士尚解歸晦辭榮，巢許俗人猶知栖真蘊素，況玄奘出家爲法，翻滯闇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絕囂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陪麋鹿之羣，隨鳧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漸，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僮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徽望績，仍冀禪觀之餘，時聞翻譯，無任樂願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許。

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遠而駕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實所欽尚。朕業空墍寔，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二界，波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巘，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聖代。

敕既令斷表，不敢更言。法師既奉敕書，進啓謝曰：

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鉤麗於丹字，睿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澗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澗忽矚崑、荆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札，唯敘睽離；惠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含之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真鑿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實希松杞。思願媲烟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遠鳧鶴，雲雨之澤不棄蕭蘊。而明照常臨，不垂亮許。仍降恩獎，曲存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戢來言，不敢更請。謹附謝文，唯增悚越。

冬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蘭縈紫畹，過之者必觀，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爾，況人倫乎，況聖胤乎！伏惟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撫寧區夏，子育羣生。兼復大建伽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薰修，故使皇太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商，與黃帝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日，禮有獻賀，輒率愚懷，謹上法衣一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餔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魔，行菩薩行，纏如來事。不勝瓊葶天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並衣以聞。輕觸宸嚴，追深戰越。

法師時在積翠宮翻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帝，帝聞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哲宣敕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等至，宣敕慰問玄奘所患，並許出外將息。慈旨忽臨，尪骸用起，若對琉冕，如寘冰泉。玄奘攝慎乖方，疾瘵仍集。自違離鑾蹕，倍覺嬰纏，心病背閤，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恐有不國，黠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溝壑，仍恐驚動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門籍出至寺所，病既困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爲鍼療，因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顧專輒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特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爲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仍被恩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偃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答，末命先虧。仰惟帝勤，親勞薄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戎。既昭仁於放麟，又策勳於獻鳳，遐邇慶集，上下歡並，風伯清塵，山祇護野。敬惟動止，故極休貞。申炯誠於十旬，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玉乘可佇，冰懷以慰，撫事迴惶，終期殞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聞。荒惶失圖，伏聽敕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敕送法師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

冬十二月，改洛陽宮爲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澠池等縣皆隸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金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玉泉之窺。是知靈睨所基，皇猷顯屬。昌誦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闡期。允迪厥猷，率遵斯在。伏惟皇帝，皇后揆物載務，懸衡撫俗。卽土中之重隩，遞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壞偉，儀鎬京而建郛。仍以皇宮載壞，改作勞於蘧役；馭奔在念，軫居遠於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徭輸，豈能留連聖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鬱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飛甍日麗，馳道風清，神期肸蠁，彝倫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云亭之鶴，願奉屬車。卽小晉、鄭之依，更褊劉、張之策。前王齷齪，豐、洛遞開，我后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惟遠，自可東晏平樂，西臨建章。竽吹笙而駐壽，秉在藻而流詠。蕩蕩至公，巍巍罕述。玄奘散材莫効，貽懼增深。但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鬱爲新邑。華門雖翳，芻命猶存；喜編穀下，匪慙闕外。況光宅之慶，遐邇所同歡；聖上允安，庸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極，謹奉表陳謝以聞。

三年春正月，駕還西京，法師亦隨歸。

又卷一〇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

秋七月，敕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時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爲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淥水亘其間，(亹亹)(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爲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驚接漢，金鋪藻棟，眩目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

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敕遣西明寺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十人充弟子。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絕，賜施綿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沙服、衲、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爲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並外國婆羅門客等，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爲十俱胝，並造成矣。

東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人更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

卽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並翻經大德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肅誠院焉。

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卽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乖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顫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己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華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爲衆說法，多人圍繞，讚歎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己名果，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峰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卽校三本以定之，慇懃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或文乖旨奧，意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夫，請宜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奘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諸菩薩摩訶衆爲般若波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土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華，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嚴，幢帳，寶轝，華旛，伎樂盈滿寺中，又見無量僧衆手執華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莊綺飾，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俱參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是乎？』時殿側有雙奈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華，華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勿辭勞苦。』

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若經』。

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寺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之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衛，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邇，兼有非常香氣。法師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

至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弟子窺基奉表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宣敕垂許。

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我宜從儉省，可以籧篨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哽，各抆淚啓曰：『和尚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彼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

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一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

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腳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

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花，大於盤，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華珍寶，從法師所卧房室以次莊嚴徧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豎幢旛，衆彩間錯，並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輦，輦中香食美果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譬欬，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已來所修福慧，準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無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總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並請僧行道。

至二十三日，設齋曠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豎菩提像骨已，因從寺衆及翻經大德並門徒等乞歡喜辭別，云：『玄奘此壽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辭訖，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人云：『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翻經院，香華滿空。

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華有三重，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華人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搘頤，次以左手申左脾上，舒足重累右脅而卧，暨乎屬纊，竟不迴轉，不飲不食。

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分間神遊，侍人不覺，屬纊方委，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

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懈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並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以。即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旦，凶問至京，正符虹現之像，聞者嗟其感異。

法師形長七尺餘，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神，美麗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朝，身不傾動，服尚乾陀，裁唯細氎，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眄。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蕖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意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草繫。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

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敕弟子護持贍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儀，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誰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所出律鈔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等心所不決者，神並爲決之。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位高下，並問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互有短長，而不一準，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備修福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贍部洲支那國常爲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蓬史多天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受生。』神授語記，辭別而還。宣因錄入別記，見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所測度。

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敕中御府宣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房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帝聞之哀慟傷感，爲之罷朝。數曰『朕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僚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咽悲不能勝。翌日，又謂羣臣曰：『惜哉！朕國內失奘法師一人，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矣。亦何異苦海方闊，母機遽沈，闇室猶昏，燈炬斯掩！』帝言已，嗟惋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敕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玄奘法師已亡，葬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敕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準舊例官爲鈔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奘師弟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宜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敕：『玉華寺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爲明時痛惜，故於亡後重體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

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籧篨爲轜，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寺翻經堂內。弟子數百人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至。以四月十四日將葬，遶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旛幢、泥洹、帳轜、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悽挽，響振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萬餘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籧篨本轜。東市綃行用繒綵三千疋結作涅槃轜，兼以華珮莊嚴，極爲殊妙，請安法師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因止之。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籧篨轜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綃素宿於墓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旦，掩坎記，即於墓所設無遮會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沈，永夜猶昏，慧燈光滅，攀轡之痛如亡眼目，不直比之山頹木壞而已。惜哉！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聖處，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切比如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宵月繼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寧異。自法王潛耀之後，河難清集以來，歲越千年，時遙一代。聖賢間出，英睿遞生，各韞雄圖，俱苞上智，負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屍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利，冒浪波於嶮巇，或虛己以應物，求裹糧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濟，惠濟無疆，既益傳燈，實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

惟法師星象降靈，山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羣，堅芳獨拔，以四生爲己任，建正法爲身事，巍巍乎似高，華之負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夫多識洽聞之奧冠恒肇而遙高，詳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蕩蕩乎，實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化重光於頹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至如黎耶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槃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旨，慨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洹耳。』

由是壯志彌堅，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乃潛裝微服，冒險孤行。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戒賢，此曰戒賢。其人體居二宗，神鑒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爲精熟，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常宣講。先是彌勒菩薩所造，雪攝大乘之要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國聲名歸宗，稟義學徒恒有萬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爲相遇之晚。於是服膺聽受，兼資決所疑，一徧便覆，無所遺忘。譬濛汜之納羣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嗟怪，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嶺，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關，共來難詰，雁行魚貫，轂駕肩隨，其並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叟伏，稱爲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抃喜，皆肘步嗚足，傾珍供養。

罷席之後，更學梵書，並餘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耆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塗之致，並收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並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華之山，皆躬伸禮敬，備覩靈奇，亦無遺矣。

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烟收霧卷，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華幢掩日。慶雲垂彩於天表，佛佛紛紛；庶士詠讚於通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此亦足爲千載之休美也。

法師此行經塗數萬，備歷艱危。至如涸陰沍寒之山，飛濤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狡獰豺豺之羣，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玄之所未遊。法師孑爾孤征，坦然無梗，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瑾轂，遠方酋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赤服以君臨，戮鯨豕以濟羣生，蕩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功苞於廣、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無不順，邇無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紫芝含奇於玉階，華果結英於宋閣。又如四河石蜜，松縣琅符，紀聖主千年之期，顯儲君嗣承之業。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日之文，歷萬古而不聞，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焉。

加復遊心眞際，城聿五乘，道思鷲嶺之容，跡想提河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震於三千，天華將景風共飛，翠霧與香烟同馥，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而衆惑知方，商飈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兇殘，安、什傳經，值苻、姚之僞曆。校之深淺，郎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暗，乃朝陽之與螢曜矣。

昔鍾玦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況法師之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默於明時而無稱述者也。立學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濡像化，叨廁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所能覼縷也。冀明鑒君子收意而不哂焉。贊曰：

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紹繼，唯乎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爲貞士，迴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疑義之錯，委命訶求，陵危踐壑。恢恢器宇，赳赳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閣。屬逢有道，時惟我皇，重懸玉鏡，再理朱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日，幽而更光。粵余庸眇，幸參塵末，長自蓬門，靡雕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彥悰參述曰：余觀佛教東土已來，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萬計，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羣雄華處，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之，三藏當盛暑之晨，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貌不悽愴，不夭不申，不欠不噫，斯蓋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微慶繁縟，將終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賫栴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用塗三藏身，衆成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道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賫檢已，人覺異香等蓮華之氣，互相驚問，皆云

若茲。向人除併殮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人，百姓號絶共視。向人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曰我同傳，幸希景仰，勗哉！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慈恩宗教》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毗曇婆沙》、《雜心論》等。基贊之曰：『予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雜心論》，以不泥文相爲世所服。僕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策西征，遠逾葱嶺，毒風切肌，飛沙塞路，遇溪澗懸絶，則以繩爲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壁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張騫、甘延壽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稜山冰雪，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十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耆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象、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玄)齡備幢旛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衆以寶輦迎師。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時帝行幸洛京。尉勞勤至，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就弘福寺，與沙門道宣、靈綱等同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若汀瀅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此妄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揔管，畸天下分爲九道。展轉流布。詔於京師紫微殿、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自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衆隨時翻譯。上令翻《老子》爲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聞之適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於慈恩寺，以奉藏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上許之。仍裒七宮亡人衣財以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中宗。神光滿室，上賜號『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授歸戒，進金字《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道陳留改葬二親勑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爲寺，追崇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及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衆曰：『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令衆稱彌勒願，與含識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裒恤，用佛故事，以金棺銀槨葬於滻東。初卧病，明藏禪師問疾，見二長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因，今小疾，並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爲輕受乎。初遊天竺，手摩門逕松曰：『吾西求法可，枝向西。吾若言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弟子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宗，欲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就，有負宿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託，忍死以遲奘。賢用三時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而無傳。師譯唐爲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師之功也。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三

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奘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

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賫經像歸於京師，留守房玄齡館於宏福寺，以表聞帝。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爲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恆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嶺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衽而敬之，況玄奘圓頂方袍，親承化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

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三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趍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莫。帝曰：『匆匆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病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剏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釁隙。』帝悅，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丙午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道幽微，豈能仰贊，側請爲序，非已所聞。』奘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獎諭，祗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業窄疏，謬叅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苟繫表，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奘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瞶，金玉奇珎，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許之。

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鑾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來，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況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栢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概，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古，賦尊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彫題鼻飲之俗，弁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河爲被髮之野，酆鄗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逞，殷、周以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澣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二角呈

舍、白狼、白狐、朱鳥、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稱數、皆蒙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　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爲陛下不取、總復類才、今亦世、因多矣　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　至於守戒繩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　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珍裘豈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　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爲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大義　帝深愛焉　遣使取論入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覩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　頃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　今而後知、宗源杳曠、願儒道九流、猶汀濮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翼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爍錦舒、極褒揚之美　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　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　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　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　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當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　及乎晦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　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返宣、導羣生於十地　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至於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　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潤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覓千古而無對　凝心內境、悲正法以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　思欲分條折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　是以超心淨土、徃游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　積雪晨飛、塗開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潑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　誠重勞輕、求深願達　周淤西宇、十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義、「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騰於口海　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　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緣波、飛塵不能污其葉　非運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　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　方翼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於是御筆親書、綴於新經之首　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遠惟羲冊、覩奧六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晉歸其美　恭惟陛下玉亳降靈、金輪御天、凱光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利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　遂無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　玄奘往因振錫、聽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　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　尋蒙下詔、勅使翻譯　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業、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　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　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懽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　忽得表書、謬承褒諸、循躬省慮、彌益厚顏　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又卷一四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因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疏釋之　法師稱玄者、以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　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作《因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　秋二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於志

寧氏其謬，辭曰：「聞諸佛之言教，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虛空之多窮，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而猶昧。況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胸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局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聚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囂竄閭巷之側，不愧顏厚，靡勃神旁，數易炎涼，忽過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眞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金電之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螫覩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況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毘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宜以其事奏，作《歸敬書》並偈，檄譯經大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藩答《還述頌》並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宜得書，即勅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頒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故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為處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奘奉旨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偏示羣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溟涬之像，四溟紀地，豈窺波瀾之極。況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永翊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慧柯瓊樹，疏泒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嬀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邃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岵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祝斯金地。邵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而夸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凌虛，丹雘曉烏，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亭佩紫，芳岩冬桂，蜚戶鬱丹。燈皎繁花，煒轉心中之鶴，幡標迥刹，綵蔡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鬱珠而編珠。霞班低崦之紅，泄漢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壹直香積太宮，遠慚輪奐，闡風仙闕，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實眞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邁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寂懷眞之誠，發乎齠齔。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五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投迹異域，廣飡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烟霞之表，滔天五海，浸驚浪而驥游，百地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單霽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思窮妙境，探賾至眞，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徙，補已闕之文。時睠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藥重翠於祇林，遠闡攸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志雙林，翼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遊遙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息四洲，魂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移溟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為幽谷。於是敬刻貞石，式旌眞境。」銘

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嚣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刱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欵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寶輦、香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並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耋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童、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遞報消息。奘因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爲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鞫。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爲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藝文

玄奘《進經論等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羲畫既陳，肇有書契，籀文斯闡，爰盛典謨，徒以誨義輔德，紀情括性，猶纏埃累之間，未出寰區之表，豈若龍宮祕旨，鷲嶺微詞，導羣迷於沙界，庇交喪於塵劫。然則至極無象，演其源者法王；至理無言，詮其道者聖帝。伏惟陛下纂靈出震，撫運登樞，勝茂九瀛，掩帝庭而獨步；飛英八極，轔軒、昊而高視。分麾紫塞，翦隨寇於幽陵。駐蹕青丘，蕩妖氛於蟠木。武功既戢，歸馬華山，文德載宣，受圖宛岫。於是刊書延閣，創禮容臺，鳳篆龜文既葳蕤於東觀，銀鉤玉字亦洗汙於南宮。猶故屬想眞如，緬懷空菽，紹宣妙法，以爲大訓。由是鹿野之談應聖期而重譯，鷄林之士仰神化以來儀。建香城於中洲，引玄津於神縣，像教東被，斯爲盛矣。玄奘行業無紀，空符曲成，謬齒緇徒，有慚先哲。慨然懷憤，誓以弘宣，憑恃國威，遠尋靈跡。往在西域，躬習梵言。覽毗尼之奧旨，窺如來之密藏，所獲梵本經論，總一千帙，六百五十七部，佛像七軀，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並骨舍利等一函。既而治奘金地，旋軔玉門，祇奉綸言，載合翻譯。爰召開土，同證慧義，研思淹時，未能總畢。見絕筆者，凡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勒成八袠，繕寫如別。及前舍利佛像、梵本經論等，謹詣闕奉進。但聖鑒照明，玄言沖遠。玄奘學非沈祕，識謝詠通，何以仰稱天規，敬弘至教，亦由熒熒爝火，對修景以摛光；涓涓細流，足巨壑而成大。追慙戰悸，若履冰谷。謹言。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

又《請太宗文皇帝作經序並題經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早預玄門，幸逢昌運，希聞至道，遊心法筵。每恨正覺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懷慕，徧歷殊方。遠賴皇威，所期咸濟。去年二月，奉詔翻譯。今見成五部，總五十八卷，繕寫如別。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聖上親降鸞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新翻，敢緣斯義。伏願陛下曲垂神翰，表發經題，親紆玄藻，序明宗極。所望天文祕思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鉤將乾坤等固。庶百代之下歌詠無窮，千載之外瞻仰不絕。不任慺慺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增悚汗。謹言。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

又《謝述聖記啓》

沙門玄奘啓。竊以識眞者寡，每苦徂東之路；迷方者衆，共假司南之車。況夫大道玄遠，妙門虛寂，非乘叡智，孰能銓序者哉！伏惟皇太子殿下體資震極，仁被春方，照佛日以重輝，紹法輪於將墜。津梁有屬，傳燈斯在。玄奘志窮佛道，誓捐軀命，粵自東夏，願至西方，皇靈護持，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尋蒙恩敕，令玄奘翻譯，爰降慈旨爲制序文，布慈雲於塵劫，澍惠雨於沙界。殿下遊刃三藏，仰弘十善，復製《述聖》之記，光闡大猷。明實相之門，則有而不有；談虛寂之境，則空應皆空。獨得神裏，

遠越繫表。玄奘本濟濁水，忽得明珠，謹當頂受奉持，永爲心瑩。不任下情，悚慄之至，謹奉啓陳謝以聞。謹啓。貞觀二十二年六月五日，沙門玄奘上啓。

又《請附訊物及書往西域表》 沙門玄奘言：蓋聞道隆覆載，功玄而化廣；德綏內外，跡肅而遠安。是以垂則天之教，成因地之化，斯固宰物之大統，馭宇之洪範也。伏惟皇帝陛下，資玄象之盛明，縱厚載之至德，裁成品類，光闡彝倫。左衽之鄉重譯納貢，反舌之俗請吏革音。非夫德通神明，仁被幽顯，何以霧開重俎，風捲絕域者哉！玄奘德愚帝力，問道遐方，祗奉法言，服膺梵學，博考名相之源，頗聞權實之致，聿成宣譯，式符玄訓。上感皇情，重闡鷲山之道；遠崇佛旨，再演龍宮之典。靜言教義，功歸遐人。探賾大猷，誠惟明導。無爲味法，有荷洪恩，不謝深仁，恐無王化。玄奘爰初歸國，以至於今。凡厥緇徒，深喜求法，愍其弊服，頗惠僧衣。今者見有裂裟三領，聖恩所賜，紬綾十匹，諸寺訪得繡像綵幡及諸供養道具之物，並附單書，敬問師友，請因今使附往天竺，冀斯憑信，用謝厚恩，則光國仁義之風，以申愚陋之志。不任懷德之誠，謹奉表陳請以聞。伏願聖慈，特垂矜允。謹言。

又《進經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及戒本，實惟發心樞要，撥難津梁，諷誦聞名，獲福無量。冀中名贊，永保聖躬。謹以進奉，伏增惶惕。謹言。

又《請取梵本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律等，並是五乘軌轍，三藏奧旨，文義既弘，學徒欽尚。玄奘往於西域徧訪遺文，所獲衆經部餘六百，前件經律，尚未得來。至於大法流通，有所未悉。今並在于闐國宛然具有。伏惟陛下則天御寓，光啓大猷，膺錄受圖，弘揚正法。殊方異類，重譯來朝。于闐蕃王今歸聖化。伏願降敕遣進，翻譯有期。所益既弘，輒敢聞奏。輕觸乾嚴，伏增悚慄。謹言。

又《謝得一切經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三藏聖教，蓋是照迷眞之寶鏡，出愛海之舟航，入淨慧之良因，趣菩提之妙軌。是以衆香析骨，用顯求法之誠；雪嶺投身，式表聞經之慶。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御寓，十善之化彌新；文恩統天，八正之風遙扇。雖復萬方事廣，檀那之行靡虧；庶務殷繁，游玄之心無捨。前降明敕，遣造一切經，欲使載金言於素疊，非止鶴林；啓玉宇於霜螺，寧惟鹿苑。香檀製軸，掩瞻蔔之芳；繡組裁帙，奪鮮霞之彩。莊嚴尊重，事事微妙，使人王君德至，復宣天恩。憫玄奘愚昧，輒入龍宮，賜留轉讀。遂使甘露勝法，謬沾蓬蓽之門；末尼神珠，曲集蝸廬之室。頂戴歡喜，不知賢愉。敬即燃香散華，受持講誦。願所生功德，莊嚴陛下，齊明兩曜，均壽二儀，化洽三千，道籠無外，不任慶荷之至。謹附表謝聞。紙墨易窮，陳恩難盡。謹言。

又《謝許製大慈恩寺碑文及得宰相助譯經表》 沙門玄奘言：今月廿四日內給事王君德奉宣口敕，許爲寺塔建碑製文，及遣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國子博士范頵等諸學士，監共譯經。叡澤潛流，玄風載扇，祗奉慈誥，喜懼交懷。凡在緇徒，不勝慶蹈。玄奘聞聖德無方，神功不測。既闡無爲之化，必開衆妙之門。自大師厭俗，能仁不宰，鷲山留影，像化空傳。鶴樹韜音，微言允被。非夫皇明出震，叡哲乘圖，道濟四生，智周三有，何以能凝思於玄津之境，馳情於大覺之路，誘疲商於化城，拯游童於險宅。伏惟皇帝陛下持衡纂慶，握契乘時，孕育三靈，陶甄萬品，遠安邇至，海晏河清，草木凝禎，煙雲動色，端拱多豫，屬想詞林，理駕三玄，文高七緯，而以釋迦妙典，弘濟居多，情在紹隆，俯垂幽贊。將欲親紆叡藻，式撰玄猷，曲詔朝英，允宣妙法。像教東被五百餘年，雖暢敷厥旨，抑有多代，而光贊之榮，獨在茲日。天人載悅，明祖叶慶。金輪在運，玉歷方永。然則漢皇英藻，空演思於汾河；魏帝奇才，僅摛詞於吳會。未有奮茲鴻筆，贊彼玄規，洞三界以飛聲，橫六幽而灑潤。因使昭昭慧日，假聖藻而增輝；蠢蠢迷生，覩天詞而悟道。玄奘幸逢休運，早蒙落飾，德慚僧會，業謝法蘭。屢荷殊私，每深驚惕，重祗恩獎，彌增悚懼，無任戴荷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謝以聞。謹言。

又《請得善洛法師等重出家表》 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敕，度善洛等出家，踊戴不勝，悲喜兼至。竊尋雲雨之澤，猶資仰器；日月之照，尚阻覆盂。而聖帝恩波，遂覃涯表；至仁光寵，允兼分外。伏惟皇帝皇后陛下蘊靈妙覺，應跡善權，故能鑒極眞如，轉法輪於九有；悲懷庶類，拯沈難於三塗。遂令善洛、法通、處儼等重洗天波，再晞聖日。披黃泉而昇清漢，排火宅而蔭法雲。劫石空銷，斯恩不朽，微躬徒殞，此答何階。庶落髮之功，零煩惱之椒殿；具戒之力，薦福祉於蘭塗。伏願皇帝皇后享壽萬春，凝耀百福，長臨紫

極，永庇蒼生，春宮克茂，濬柯飛英，青陸寵藩，載隆磐石，騰芬朱邸，□□□□ 玄奘每自思省，無德於時，無功於國，而濫沐殊澤，淹積年歲。何嘗不弔影慚魂，輟飧忘寢，盡湘川之竹，未足盡恩；捨恒沙之身，難能答貺。尚恃久寵，且延視息，不勝感荷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塵黷冕旒，伏增惶恐。謹言。

又《重請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庸虛，幸參梵侶。貞觀之日，早沐殊私。永徽以來，亟叨恩遇。顧循菲劣，每用慚負。自奉詔翻譯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盡。行年六十，又嬰風疹，心緒迷謬非復平常，朽疾相仍，前塗詎幾。今詔不任專譯，豈宜濫竊鴻恩。見在翻經等僧，並乞停廢，請將一二弟子移住玉華，時翻小經，兼得念誦，上資國慶，下畢餘年。並乞衛士五人，依舊防守。庶荷宸造，免其愆戾。無任懇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戰慄。謹言。

又《謝得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奉昨一日恩敕，許玄奘並弟子移住玉華，翻經僧等隨往翻譯，依舊供給。喜荷兼極，踊躍參並。玄奘庸流末品，屢叨聖眷，至仁曲逮，殊澤再加，優其事業，居之顯隩，撫心增愧，荷施逾深，一介微生，萬殞寧答，不勝感戴之極。謹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又《請御製大般若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佛法大乘，般若爲本，陶鈞妙相，罔不具該。先代帝王，福有優劣，感通正法，未盡梵文。然《大般若經》總廿萬偈，西域以爲鎮國重寶，多祕不傳。伏惟皇帝陛下化洽無幽，聖教潛被，致斯奧典，絕域來臻。玄奘往恃國威，遐方問道，備歷艱險，搜求遺法。獲歸中國十有九年，翻譯梵文千三百餘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勞疹屢嬰，恐先朝露，無酬天造。是以力此衰弊，光燭纏宵，祗奉詔恩，夙夜翻譯，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譯《大般若經》，至今龍朔三年十月廿三日絕筆，合成六百卷。願斯妙善，仰資國祚，上延七廟，咸登萬福。皇帝皇后重暉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輪，獨昌沙界。皇儲隆磐石之固，諸王茂本枝之榮。冥慶所覃，遐休靡際，功福既大，不敢緘默。望請御製序文，皇太子敕《述聖記》，庶使萬方昧俗，覩天藻而悟至眞；九寓生靈，觀寶乘而知帝力。玄門益峻，緇徒增躍，麗劫有涯，妙善無盡。玄奘奉詔玉華翻譯，不獲詣闕，謹遣弟子窺奉表以聞。輕黷宸嚴，伏增悚灼。謹言。

道宣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洎太史令樂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諱申府君，陳吏部尚書，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萬年。母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姙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崇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誕。九歲能賦。十五厭俗，誦習諸經，依智顗律師受業。洎十六落髮，所謂除結，非欲染衣，便繇日嚴道場。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於寶函。隋大業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依首習律，纔聽一偏，方議修禪。顗師呵曰：『夫適遐自邇，因微知章，修捨有時，功願須滿，未宜即去律也』。抑令聽二十偏，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徙崇義精舍，載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時有羣龍礼謁，若男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覡。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馝馞，數載宛然。又供奇果，季孟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者。

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相接，結林下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終久。時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時之無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

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寃訴再三，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恪。」少選，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懼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爲也。

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詔與翻譯。又送眞身往扶風無憂王寺。遇勑令僧拜等，上啓朝宰，護法又如此者。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三衣皆紵，一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牀，蚤蝨從遊，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已亡身。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道，知者其實賓頭盧也。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毗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咎，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記，上下二卷。又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宰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毘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於宣，宣保録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礼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累門人窆於壇谷石室，其後樹塔三所。高宗下詔，令塑飾圖寫宣之眞相，匠韓伯通塑繢之，蓋追仰道風也。

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曰，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千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綱掌護，持去崇聖寺東塔。大和初，丞相韋公處厚建塔於西廓焉。宣之持律，聲振竺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欲於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秉持第一，願往依止焉。」勑允之。宣持禁堅牢，捫蝨以緜紙裹投於地。三藏曰：「撲有情於地之聲也。」凡諸密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勑此寺主綱：「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詣石銀臺門進來，朕要觀禮。」至十一年十月，勑：「每年內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爲國焚之禱祝。」至德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貞、玄暢等上表乞追贈。其年十月勑謚曰澄照，塔曰淨光。先所居久在終南，故號南山律宗焉。大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會昌元年工部郎中嚴厚本，各爲碑頌德云。

系曰：律宗犯即問心，心有虛實故。如未得道，起覆想說，則宜犯重矣若實有天龍來至我所，而云犯重，招謗還婆羅漢同也。宣屢屢有天之使者或送佛牙，或充給使，非宣自述也。如遣龍去孫先生所，豈自言邪？至於乾封之際，天神合沓，或寫《祇洹圖經》、《付囑儀》等，且非寓言於鬼物乎？君不見《十誦律》中諸比丘尚揚言，目連犯妄，佛言：「目連隨心想說無罪」佛世猶爾，像季嫉賢，斯何足怪也。又無畏非開元中者，貞觀、顯慶已來莫別有無畏否？

著錄

道宣《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尙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法正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籍惰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王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宏贊被時，垂清範於遺絫，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

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宏一乘而揚士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受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禀修行，所謂淨心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

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袠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敘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於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臆斷，號曰僞經，相從損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

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實菁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飾，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宏贊佛經者，並號《阿毗達磨》，卽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疏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圓而讚之，廣於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智儼

傳記

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三 釋智儼，姓趙氏，天水人也。高祖弘高尚其志。父景申，州錄事參軍。母初夢，梵僧執錫而謂曰，速宜齋戒淨爾身心，遂驚覺。又聞異香，有娠焉。及儼生數歲，卓異凡童，或累塊爲塔，或緝華成蓋，或率同輩爲聽衆，而自作法師。生智宿殖皆此類也。年十二有神僧杜順，無何而輒入其舍，撫儼頂謂景曰，此我兒，可還我來。父母知其有道，欣然不吝。順卽以儼付上足達法師，令其順誨。曉夜誦持，曾無再問。後屬二梵僧來遊至相，見儼精爽非常，遂授以梵文，不日便熟。梵僧謂諸僧曰，此童子當爲弘法之匠也。年甫十四，卽預緇衣。於時隋運將終，人民飢餒，儼雖童稚抗志彌堅。後依常法師聽《攝大乘論》，未盈數歲，詞解精微。常因龍象盛集，令其豎義。時有辨法師，玄門準的，欲觀其神器，躬自擊揚，往復徵研，辭理彌王，咸歎其慧悟，天縱哲人。進具之後，聽《四分》、《迦延》、《毘曇》、《成實》、《十地》、《地持》、《涅槃》等經。後於琳法師所，廣學徵心，索隱探微，時稱得意。儼以法門繁曠，智海沖深，方駕司南，未知何厝，乃至於經藏前，禮而自立誓。信手取之，得《華儼》第一，卽於當寺智正法師下，聽受此經。雖閱舊聞，常懷新致。炎涼亟改，未革所疑，遂遍覽藏經，討尋衆釋。傳光統律師文疏，稍開殊軫。謂別教一乘，無盡緣起，欣然賞會，粗知毛目。後遇異僧來，謂曰，汝欲得解一乘義者，其《十地》中六相之義，愼勿輕也。可一兩月間，攝靜思之當自知耳。言訖，忽然不現，儼驚惕良久。因則陶研，不盈累朔，於焉大啟，遂立教分宗，製此經疏，時年二十七。又七宵行道，祈請是非。爰夢神童，深蒙印可。而棲遑草澤，不競當代。及乎幕齒，方屈弘宣。皇儲往封沛王，親爲講主。頻命府司，優事供給，故使法輪無輟，是所賴焉。然其精練庶事，藻思多能，造《蓮華藏世界圖》一鋪，蓋葱河之左，古今未聞者也。至總章元年，夢當寺般若臺傾倒。門人慧曉又夢上高幢上侵雲漢，幢首寶珠，明如曉日，漸漸移來，入京便倒。儼自覺遷神之候，告門人曰，吾此幻軀從緣無性，今當暫往淨方，後遊蓮華藏世界。汝等隨我，亦同此志。俄至十月二十九日夜，神色如常，右脅而臥，終於清淨寺焉，春秋六十七矣。時有業淨方者，其夜聞空中香樂，從西方而來。須臾還返，以爲大福德人也。往生之驗，明晨詢問，果知其應也。儼所撰義疏，解諸經論，凡二十餘部。皆簡略章句，剖曜新奇，故得其門寮其寡矣。

弘忍

傳記

僧靜、僧筠《祖堂集》卷二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卽唐土五祖也。姓周氏，本居汝南，遷止蘄州。黃梅誕生，七歲出家，事信大師。幼而聰敏，

事不再問。母懷之時，發光通宵，母聞異香，身體安泰，後乃生育。形貌端嚴，哲者觀之，云：『此子闕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盧行者，年三十二，從嶺南來，礼覲大師。大師問：『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行者對曰：『從新州來，來求作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行者云：『人則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師云：『汝作何功德？』行者對曰：『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僧。』師便許之。於一日一夜舂得一十二石米，首末親事。經八個餘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俗人，問我此事作什麼？』對曰：『世諦即有僧俗，道豈礙人耶？』師曰：『汝若如此，莫從人覓。』進曰：『与摩即不從外得。師曰：『內亦非』

大師臨遷化時，告衆云：『正法難聞，盛會希逢。是你諸人如許多時在我身邊，若有見處各呈所見，莫記吾語，我与你證明。』時衆中有神秀，聞師頻訓告，遂揮毫於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師見此偈，乃告衆曰：『是你諸人，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衆僧總念此偈。

有一童子碓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麼？』童子曰：『行者未知，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行者曰：『某甲不識文字，請兄与吾念看，我聞願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爲行者高聲誦偈。行者卻請張日用：『与我書偈，某甲有一個拙見。』其張日用与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時大師復往親觀之，揮卻了，舉頭微笑，亦不讚賞，心自詮勝。

師又去碓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熟也未？』對曰：『米熟久矣，只是未有人簸。』師云：『三更則至。』行者便唱喏。

至三更，行者來大師處。大師與他改名，号爲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爲法信，如釋迦牟尼授彌勒記矣。

大師便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行者聞偈歡喜，受教奉行。師又告云：『吾三年方人滅度，汝且莫行化，當損於汝。』行者云：『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雲：『逢懷則止，遇會且藏。』懷則桐、四則縣。又問：『此衣傳不？』師云：『後代之人，得道者恒河沙。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達摩大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懸絲。況達摩云：『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是印此土與汝五人。般若多羅雲：『菓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此兩句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與人。『行者奉教，便辭大師。大師遂到江邊，升小船子。師自把櫓，行者曰：『某甲把櫓。』師云：『你莫鬧，我若稱斷，是你囑我；你若稱斷，我則囑你。』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去。』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

師經於三日都不說法。至第四日，衆人問曰：『師法嗣何人？』師云：『吾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雲：『能者則得。』衆人良久思惟，不見行者數日，恐是將法去也。當時七百餘人，一齊趁盧行者。衆中有一僧，号爲慧明，趁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上座便近前，以手提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薄。則入山覓行者，高處望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遙見明上座，便知來奪我衣鉢，則云：『和尚分付衣鉢，某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傳持，不可不受。雖則將來，現在嶺頭；上座若要，便請將去。』明上座云：『不爲衣鉢，特爲佛法來。不知行者辭五祖時有何密語密意，願爲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意苦切，便向他說：『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與摩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上座又問：『上來密語密意，只有這個，爲當更有意旨？』行者云：『我今明明與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密卻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處意旨如何？』行者曰：『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則知我入門意，則印惠能：一秀在門外，汝得入門，得坐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將去。十有餘年勿弘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又問：『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藏。』慧明云：『某甲雖在黃梅剃髮，實不得宗乘面目。今蒙行者指授，也有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號爲道明。』行者便云：『汝若如是，我亦如是，與汝同在黃梅不異，自當護持。』道明云：『行者好與速向嶺南，在後大有僧來趁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云：『遇蒙則住，逢袁即止。』

道明敬仰之心辭行者，便迴向北去。至於虔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者。道明向衆云：『大庾嶺頭懷化鎮五六日尋候，兼問諸門津並向北尋覓行者，皆不見此色。』諸人卻回。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年後，歸蒙山修行。凡徒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只今蒙山靈塔現在。

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滅度，春秋七十四。代宗謚號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上元壬申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年矣。淨修禪師讚曰：『五祖七歲，洞達言前。石牛吐霧，木馬含煙。身心恒寂，理事俱玄。無情無種，千年萬年。』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蘄州東山弘忍傳》 釋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千名不利，賁於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兒弗類。既成童丱，絕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眞心早萌其成現。一旦出門，從倚閭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封問朗暢，區別有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父母忻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邇，緇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騃，那堪擊訓，若垂虛受，固無留恪。』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業，不遑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洎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瘞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爲質要。將知齕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滄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擁納之侶麤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圮。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於東山之崗也。

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荊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

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歧。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於慧忠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

開元中，太子文學閭丘均爲塔碑焉。代宗勅謚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蘄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抛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

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眞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樹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人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紀事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

上元二年。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

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厩去。』能禮足而退，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因給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乃問同侶：『此誰爲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奇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爲教門。然以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屆於此土，得可祖承襲以至於吾。吾今授汝，並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於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敘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栽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畀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智威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處州法華寺智威傳》　釋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穎脫塵蒙，心遊物表，少事師於軒轅氏鍊丹山。聞天台宗教盛，遂負笈往沃洲石城寺，親灌頂禪師求請心要。既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後以法眼付授慧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利智雄才，斷可知矣。

又釋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鬌鬣角之年，露其舊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滯一方，仍參二論。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覲威牆奧。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然其樂靜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門人，不少傑出者，左溪玄朗矣。威常修止觀，與尊光陰，談與行而並馳，語將嘿而齊貫，落落然汪汪然，人無得名焉。

窺基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人華則以部爲姓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爲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夏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基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誕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奘師始因陌上見其眉秀目朗，舉措疎略，曰：「將家之種，不謬也哉。脫或因緣相扣，度爲弟子，則吾法有寄矣。」遂復念在印度時計迴程次，就尼揵子邊占得卦甚吉，「師但東歸，哲資生矣。」遂造北門將軍，微諷之出家。父曰：「伊類麤悍，那勝教詔？」奘曰：「此之器度，非將軍不生，非某不識。」父雖然諾，基亦強拒。激勉再三，拜以從命，奮然抗聲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斷情慾，葷血，過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駕累載前之所欲，故關輔語曰：三車和尚。即貞觀二十二年也。「基《自序》云：『九歲丁艱，漸疎淳俗。若然者，三車之說，乃厚誣也。』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爲奘師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別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師，學五竺語，解紛開結，統綜條然。聞見者無不嘆伏。凡百揵度跋渠，一覽無差，寧勞再憶。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蓋切問而近思，其則不遠矣。造《疏》計可百本。奘所譯《唯識論》，初與昉、尚、光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基求退焉。奘問之，對曰：『夕夢金容，晨趨白馬，雖得法門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願立功於參糅，若意成一本，受責則有所歸。』奘遂許之。以理遣三賢，獨委於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時隨受撰錄所聞，講周疏畢。無何，西明寺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闇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基聞之，慙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爲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奘師唯爲己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奘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

後躬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峯，皆瑠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劍一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其極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軸及筆投之，捧得而去。及旦，驚異未已。過信夜，

寺中有光久而不滅，尋視之，數軸發光者，探之，得《彌勒上生經》。乃憶前夢，必慈氏令我造《疏》通暢厥理耳。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隕，如吳含桃許大，紅色可愛。次零然而下者，狀如黃粱粟粒。一云，行至太原傳法，三車自隨，前乘經論箱袠，中乘自御，後乘家妓女僕食饌。於路間遇一老父，問乘何人。對曰：『家屬。』父曰：『知法甚精，攜家屬偕，恐不稱教。』基聞之，頓悔前非，翛然獨往。老父則文殊菩薩也。此亦扈語矣。隨奘在玉華宮參譯之際，三車何處安置乎？

基隨處化徒，獲益者衆。東行博陵，有請講《法華經》，遂造《大疏》焉。及歸本寺，恒與翻譯舊人往還。屢謁宣律師。宣每有諸天王使者執事，或冥告雜務。爾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暮，對曰：『適者大乘菩薩在此，善神翼從者多，我曹神通爲他所制故爾。』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長往於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法臘無聞。葬於樊村北渠，祔三藏奘師塋隴焉。弟子哀慟，餘外執紼會葬，黑白之衆盈於山谷。

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徧，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通身光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弟子相繼取基爲折中，視之如奘在焉。大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遷塔於平原，大安國寺沙門令儉檢校塔亭，徒棺，見基齒有四十根不斷玉如。衆彈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圖形，號曰百本疏主眞，高宗大帝製讚。一云玄宗。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赳之氣，而慈濟之心，誨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則項負玉枕，面部宏偉，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諱上字多出沒不同者，爲以《慈恩傳》中云，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終筆，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聞，請御製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宜曰：『此云靈基。』《開元錄》爲『窺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蓋慧立、彥悰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聽泰耳，猶謹遣大乘光奉表同也。今海內呼慈恩法師焉。

系曰：性相義門，至唐方見大備也。奘師爲《瑜伽》、《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唯祖與宗，百世不除之祀也。蓋功德被物，廣矣大矣。奘苟無基，則何祖張其學乎？闡天下人眼目乎？二師立功與言，俱不朽也。然則基也，鄂公猶子，奘師門生，所謂將家來爲法將，千載一人而已。故書有之，『厥父菑，厥子乃肯播，矧能肯穫』，其百本疏主之謂歟！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慈恩宗教》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書。初，奘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攜詣敬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基誦畢，奘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己，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因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奘曰：『郎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怫然曰：『得不斷欲茹董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爾。』奘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禀受奘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義神智曰：『慈恩玄贊之釋《法華》也，都無立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滅種以通此經，茲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爲多。』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四 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爲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哺六歲，能著書。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因攜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紿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己，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輦色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劍死。』奘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又卷一五 永淳元年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概萬

夫　頂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讋伏　然心慈，善誨人　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　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　初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爲禮　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　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　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　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珈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鄣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爲三乘法相顯理宗，謂之慈恩教

道世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　釋道世，字玄惲，姓韓氏，厥先伊闕人也。祖代因官爲京兆人焉。生且渥潤，漸而聰敏，俄厭紫沙，思參教蟻。二親鐘愛，遏絕其請，久而遂心。時住一二，於青龍寺昌家，從執德瓶，止臨欣鑑，律宗研覈，書籍鑽尋，特慕上乘融明實性。於時籍甚，三輔欽歸。顯慶年中，大帝以玄奘師所翻經論，未幾詔入內，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世亦預其選。及爲皇太子造西時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爲古今縣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蔔，以類編錄，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袠。始從劫量，終乎雜記，部類之前，各序別論。令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世之用心周乎十檢，至總章元年畢軸，蘭臺郎李儼爲之都序，此文行於天下。

又著《善惡業報》及《信福論》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禪門觀》及《大乘觀》共十一卷，《受戒儀式》、《礼佛儀式》共六卷，《四分律討要》五卷，《四分律尼鈔》五卷，《金剛經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頗多著述，未測其終。名避太宗廟諱，多行字耳，故時稱玄惲焉。

僧瑗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周虎丘山寺僧瑗傳》　釋僧瑗，字辯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疏源，狼亭襲慶，魯相繼昌侯之業，歷載彌光；少傳纂尚書之風，清塵不昧。瑗夙殖奇穎，早擅嘉祥。母趙氏娠孕之日，側侍聖賢浮空遊樂。及年六歲，隨母入舍利塔，見聖僧像，欣然跳躍，狀若舊交，因啓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許。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嚴法師爲弟子。謙揖之操，出自生知；辯慧之能，業稱上首。以龍朔二年奉勅剃翦，冥符所應，還緣此山。暨嚴公長往，乃依慧翊禪師受具足戒，聽常樂寺聰法師《三論》，甚深無相，疑滯豁除，方便解脫，怡然獨悟。因智從心證，遂詣江寧融禪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禪，衆魔斯伏；勤行精進，孤獸自馴。是以名稱普聞，聲光八絕，旗亭趨利，削跡無踐。冬夏不易，常披一納。或滴水以充於夕渴；或數粒將濟於朝飢；或風雪凜凜，礼誦無替於六時；或炎暑爍爍，經行不虧於少選。稱揚歎羨，容色湛如；毀辱訶罵，歡喜而受。每蔭以長松，屬思鴻遠。清泉獨坐，映定水以彫文；虛室高栖，藹禪枝而蕩慮。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集》三卷，蓋道俗之儀表，人物之師範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見身有疾，謂弟子曰：「吾聞屍所到處，便爲穢惡，出就別方，乃稱離罪爾。」門弟子等迎止於通波亭北靜志莊，忽聞異香從空而下。瑗遺訓勤切，正觀叮嚀，滅後可依外國法。言訖合掌而終，春秋五十有一。緇素奔慟，咸悲眼滅。弟子僧義玄及雉山縣尉檀信等同遵師旨，如法闍維，收其舍利，於寺建塔，勒銘於所。

會隱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周京兆廣福寺會隱傳》 釋會隱，不詳何許人也。精明之氣，綽有盈餘，處於等夷，若雞羣之見鶴也。天皇朝慎選高學名德，隱膺斯選。麟德二年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勅藏祕閣。隱亦嘗預翻譯，玄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

順璟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新羅國順璟傳》 釋順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東夷之家系，故難詳練。其重譯學聲教，蓋出天然。況乎因明之學，奘師精研，付授華僧，尚未多達，璟之克通，非其宿殖之力，自何而至於是歟？傳得奘師《眞唯識量》，乃立《決定相違不定量》。於乾封年中因使臣入貢附至。於時奘師長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眞故極成色，定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根。」良以三藏隱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璟爲宗云：「不離於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猶如眼識也。」如此準成他義。時大乘基覽此作，便見璟所不知。雖然，終仰邊僧識見如此，故歎之曰：「新羅順璟法師者，聲振唐、蕃，學包大小，業崇迦葉，唯執行於杜多，心務薄拘，但馳聲於少欲。既而蘊藝西夏，傳照東夷，名道日新，緇素欽挹。雖彼龍象不少，海外時稱獨步，於此《量》作《決定相》，違基師念。遠國之人有茲利慧，搪突奘師，暗中機發，善成三藏之義，惜哉！」

璟在本國稍多著述，亦有傳來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義教也。見《華嚴經》中始從發心便成佛已，乃生謗毀不信。或云：「當啓手足，命弟子輩扶掖下地，地則徐裂，璟身俄墜。」時言生身陷地獄焉。於今有坑，廣袤丈餘，實坎窞然，號「順璟捺落迦也」。

系曰：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其教也。是故好白者以黑爲污，好黑者以白爲污焉。璟怒心尤重，猛利業增如射箭，頃墮在地獄。列高僧品次，起穢以自臭邪？通曰：「難信之法易速謗誚，謗誚豈唯一人乎？俾令衆所知識者直陷三塗，乃知順璟真顯教菩薩也。況乎趙盾爲法受惡，菩薩乃爲法亡身。斯何足怪？君不見尼犍外道一一謗佛，而獨使提婆生陷，後於法華會上受記作佛，靜言思之。」

圓測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 釋圓測者，未詳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縱橫。三藏奘師爲慈恩基師講翻《唯識論》，測賂守門者隱聽，歸則緝綴義章。將欲罷講，測於西明寺鳴鐘召衆，稱講《唯識》。基慊其有奪人之心，遂讓測講訓。奘講《瑜伽》，還同前盜聽受之，而亦不後基也。迨高宗之末，天后之初，應義解之選，入譯經館，衆皆推挹。及翻《大乘顯識》等經，測充證義，與薄塵、靈辯、嘉尚攸方其駕。所著《唯識疏鈔》，詳解經論，天下分行焉。

懷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四《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 釋懷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也。曾祖嶽，高宗朝選調爲絳州曲沃縣丞。祖徽，延州廣武縣令。父強，左武衛長史，乃爲京兆人也。母李氏夢雲雷震駭，因而娠焉。誕育之辰，神光滿室。見者求占，此子貴極，當爲王者之師傅也。幼齡聰黠，器度寬然，識者曰：『學必成功，才當逸格』。耳聞口誦，皆謂老成。年及十歲，忽發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親難沮。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迴，誓求爲師。雲與龍而同物，星將月以共光，俱懸釋氏之天，悉麗著明之象。初尋經論，不費光陰。受具已來，專攻律部。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五律宗師，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鄉導，著疏十卷，別是命家。見接素公，知成律匠。研習三載，乃見諸瑕，喟然歎曰：『古人義章未能盡善！』咸亨元年，發起勇心別述《開四分律記》。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不輟緝綴。永淳元年，十軸畢功，一家新立，彈糾古疏，十有六失焉。新義半千百條也。傳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輷而無遠不聞。所化翕然，所傳多矣。復著《俱舍論疏》一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新疏拾遺鈔》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兩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誦《金剛經》三十卷，講《大律》已疏計五十餘徧，其餘書經畫像，不可勝數。於本寺別院忽示疾，力且薾然，告秀章曰：『余律行多缺，一報將終』。時空中有天樂瀏亮，奄然而逝，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葬日，有鴻鶴遶塔悲鳴，至暮方散。

素所撰述，宗薩婆多。何邪？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出受體以無表色也。又斥一宗云：『相部無知，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則與天神言論，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出，謂之新章焉。開元中，嵩山賓律師造《飾宗記》以解釋之，對礪舊疏也。又謂爲東西塔律宗，因傳習處爲名耳。大曆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傳新疏，以俸錢寫疏四十本，《法華經疏》三十本，委寶園光翌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爲素作傳。韋南康皐作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有承襲者，刊名於石其辭酋麗，其翰兼美，爲蜀中口實焉。

元曉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新羅國黃龍寺元曉傳》 釋元曉，姓薛氏，東海湘州人也。丱髮之年，惠然入法，隨師稟業，遊處無恒。勇擊義圍，雄橫文陣，仡仡然，桓桓然，進無前卻，蓋三學之淹通，彼土謂爲萬人之敵，精義入神，爲若此也。嘗與湘法師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門，厥緣既差，息心遊往。無何，發言狂悖，示跡乖疎，同居士人酒肆倡家，若誌公持金刀鐵錫，或製疏以講雜華，或撫琴以樂祠宇，或閭閻寓宿，或山水坐禪，任意隨機，都無定檢。時國王置百座仁王經大會，徧搜碩德，本州以名望舉進之。諸德惡其爲人，譖王不納。居無何，王之夫人腦嬰癰腫，醫工絕驗，王及王子臣屬禱請山川靈祠，無所不至。有巫覡言曰：『苟遣人往他國求藥，是疾方瘳。』王乃發使泛海入唐，募其醫術。溟漲之中，忽見一翁由波濤躍出登舟，邀使人入海，覩宮殿嚴麗，見龍王。王名鈐海，謂使者曰：『汝國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宮中先有《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託仗夫人之病，爲增上緣，欲附此經出彼國流布耳。』於是將三十來紙重沓散經付授使人復曰：『此經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腸，而內於中，用蠟紙纏縢，以藥傳之，其腨如故。龍王言：『可令大安聖者銓次綴縫，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藥力亦不過是。龍王送出海面，遂登舟歸國。時王聞而歡喜，乃先召大安聖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測之人也，

形服特異，恒在市鄽，擊銅鉢唱言：「大安大安」之聲，故號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將經來，不願入王宮閾。」安得經，排來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將付元曉講，餘人則否。」曉受斯經，正在本生湘州也，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爲我備角乘，將案几，在兩角之間置其筆硯。」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王請剋日於黃龍寺敷演，時有薄徒竊盜新《疏》，以事白王，延於三日，重錄成三卷，號爲《略》疏。洎乎王臣道俗雲擁法堂，曉乃宣吐有儀，解紛可則，稱揚彈指，聲沸於空。曉復昌言，曰：「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時諸名德俯顏慙色，伏膺懺悔焉。初曉示跡無恒，化人不定，或擲盤而救衆，或噀水而撲焚，或數處現形，或六方告滅，亦盆渡、誌公之倫歟？其於解性，覽無不明矣。《疏》有《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華，後有翻經三藏改之爲論焉。

系曰：海龍之宮自何而有經本耶？通曰：「經云龍王宮殿中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深義，別有七寶篋滿中盛之，謂《十二因緣》、《總待三昧》等。良以此經合行世間，復顯大安、曉公神異，乃使夫人之疾爲起教之大端者也。」

普光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 釋普光，未知何許人也。明敏爲性，爰擇其木，請事三藏奘師。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於智解，可譬循環，聞少證多，奘師默許。末參傳譯，頭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

初，奘嫌古翻《俱舍》義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譯眞文，乃密授光，多是記憶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圓暉略之爲十卷，如漢之有沛歟？

又嘗隨奘往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厥功出乎裨贊也，時號大乘光。觀夫奘自貞觀十九年創譯，訖麟德元年，終於玉華宮，凡二十載，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或謂嘉光、普光也。若驗從辯機同參譯務，即普光是也。

靖邁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 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於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迴，勅奉爲太穆太后於京造廣福寺，就彼翻譯。所須吏力，悉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爲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邁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翻經院，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後著《譯經圖紀》四卷，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僞等科，一皆條理，見編於《藏》。開元中，智昇又續其題目焉。

宗哲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傳》 釋宗哲，西河平

遙人也。椎歲而有奇相，聰穎天資，既尋師範，低節師躬。屬玄奘三藏新翻諸經論，哲就其門，請益無替，凡幾周星，備窮諸典，若指於掌，於奘門下號爲得意哲，猶隋慧布之題目焉。後因講唱，厥義日新，時謂之爲「法江」。哲曰：「爲吾謝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太原矣。」所指者蓋浮丘爲滄溟也。哲憫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誇哉，乃著《義例》，寰海之內莫不企羨。其如說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師言三點三目，強分上下，勝劣配屬，太成巧誣。哲云三事俱得。然無名師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號之「得意」，豈虛也乎！沼師所以成餘師之說也。

義湘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新羅國義湘傳》　釋義湘，浴姓朴，雞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長而出離，逍遙入道，性分天然。年臨弱冠，聞唐土教宗鼎盛，與元曉法師同志西遊，行至本國海門唐州界，計求巨艦，將越滄波。倏於中塗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龕間隱身，所以避飄濕焉。迨乎明旦相視，乃古墳骸骨旁也。天猶霖霖，地且泥塗，尺寸難前，逗留不進。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爲怪。曉公歎曰：「前之寓宿，謂土龕而且安，此夜留宵，託鬼鄉而多祟。則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龕墳不二。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外無法，胡用別求？我不入唐。」卻攜囊返國，湘乃隻影孤征，誓死無退。以總章二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衛到一信士家，見湘容色挺拔，留連門下既久，有少女麗服靚粧，名曰善妙，巧媚誨之，湘之心石不可轉也。女調不見答，頓發道心於前，矢大願言：「生生世世歸命和尚，習學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爲檀越供給資緣。」湘乃徑趨長安終南山智儼三藏所，綜習《華嚴經》。時康藏國師爲同學也。所謂知微知章，有倫有要。德瓶云滿，藏海嬉遊，乃議迴程，傳法開誘。復至文登舊檀越家，謝其數稔供施，便慕商船，遂巡解纜。其女善妙預爲湘辦集法服並諸什器，可盈篋笥，運臨海岸。湘船已遠，其女呪之曰：「我本賈心供養法師，願是衣篋跳入前船！」言訖，投篋於駭浪。有頃，疾風吹之若鴻毛耳，遙望徑跳入船矣。其女復誓之：「我願是身化爲大龍，扶翼舳艫，到國傳法。」於是攘袂投身於海，將知願力難屈，至誠感神，果然伸形夭矯，或躍，蜿蜒其舟底，寧達於彼岸。

湘入國之後，徧歷山川，於駒麗、百濟風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靈山秀，眞轉法輪之所。」無何，權宗異部聚徒可半千衆矣。湘默作是念，大《華嚴》教，非福善之地不可興焉。時善妙龍恒隨作護，潛知此念，乃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於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羣僧驚駭，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闡斯經，冬陽夏陰，不召自至者多矣。國王欽重，以田莊、奴僕施之。湘言於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貴賤同揆。《涅槃經》八不淨財，何莊田之有？何奴僕之爲？貧道以法界爲家，以盂耕待稔，法身慧命籍此而生矣。」湘講樹開花，談叢結果，登堂覩奧者則智通、表訓、梵體、道身等數人，皆啄巨穀飛出迦留羅鳥焉。湘貴如說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莊嚴剎海，靡憚暄涼。又常行義淨洗穢法，不用巾帨，立期乾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凡弟子請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後啓發。湘乃隨疑解滯，必無滓核。自是已來，雲遊不定，稱可我心，卓錫而居。學侶蜂屯，或執筆書紳，懷鉛札葉，抄如結集，錄似載言，如是義門隨弟子爲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處爲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疏》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也。湘終於本國，塔亦存焉，號海東華嚴初祖也。

神秀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荊州當陽山度明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

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既而奮志塵塵，剃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責傳遞門心要，機敎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既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聲香，普蒙熏灼。

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礼。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勅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礼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廣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

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乃乎流化北方，尚修練之勤；從是分歧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於中土。以頓門隔修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音，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徒遷。伊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効，乖競先成。秖宜爲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北宗神秀禪師》

北宗神秀禪師者，[illegible]藏誌公，[illegible]長地生玄旨，通尊媚尊，比眉三五族，足下一毛分。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雜録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

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卽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刼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霸之像，含聖賢之度。少爲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飜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轍。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卽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

末云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爲以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泗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鴛鷺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諗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雨普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鄉表德非擬，局猷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頤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於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榱崩梁壞雷動兩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王侯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夙心。大常鄉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櫬，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旛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罔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羣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珎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頷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邯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翼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未之有。

慧安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嵩嶽慧安國師》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朽林添六腳，心祖衆中尊。」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陁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是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法寶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寶傳》 釋法寶，亦三藏奘師學法之神足也。性靈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譯《婆沙論》畢，寶有疑情，以非想見惑，請益之。奘別以十六字入乎論中，以遮難辭。寶白奘曰：「此二句四句爲梵本有無？」奘曰：「吾以義意酌情作耳。」寶曰：「師豈宜以凡語增加聖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怠休頡頏於奘之門，至乎六離合釋義，俱舍宗以寶爲定量矣。光師往往同迦濕彌羅餘師禮記衍字也。時光、寶二法師若什門之融叡焉。後越精義學，令問孔膠。長安三年，於福先寺、京西明寺預義淨譯場，寶與法藏、勝莊等證義，於時頗露頭角，莫之與京歟。

嘉尚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傳》 釋嘉尚，未知何許人也。慧性天資，瓌奇氣質，篇聚堅守，性相克攻，勤在進修，務於翻譯。遠棲心於奘三藏門，見宗廟之富，窺室家之好。久稽考《瑜伽師地》、《佛地論旨》、《成唯識論》，深得義趣。隨奘於玉華宮譯《大般若經》，充證義綴文，多能傑出。及三藏有疾，命尚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俱胝畫像一千幀，造十俱胝像，寫經放生燃燈，令尚宣讀。奘合掌歡喜曰：「吾心中願也，汝代導之，得沒而無悔焉。」奘卒，著述疏鈔出雜集，義門夥多。天后朝同薄塵、靈辯等預譯場證義，功績愈繁。

尚初侍奘師在玉華宮翻經，至初會《嚴淨佛土品》，說諸佛菩薩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及意樂所生五塵妙境供養莊嚴說法處，與寺主慧德夜覩玉華寺內廣博嚴淨，伎樂盈滿。又聞三堂講法，明月白奘，歡喜符合。尚不知所終。

彥悰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彥悰傳》 釋彥悰，未知何許人也。貞觀之末，觀光上京，求法於三藏法師之門。然其才不迨光、寶，偏長綴習學耳。於玄儒之業，頗見精微。辭筆之能，殊超流輩。有魏國西寺沙門慧立性氣怎然，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專記三藏自貞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夷險等，號《慈恩傳》，蓋取寺題也。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於地穴。至疾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箋述》是也，乃象鄭司農箋毛之詁訓也。或有調之曰：「子與隋彥琮相去幾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雖長卿慕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自許亦顏之士也。」或人許焉。悰不知終所。

著錄

彥悰《通極論序》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眞俗兩端，孰能判

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匿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實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洹，賤蔑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北僧名，意似聲高海域。憒然尊處，佯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踏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象森羅，依虛空以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奬於元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

法藏

傳記

崔致遠《法藏和尚傳》

釋法藏者，梵言達摩多羅，字賢首，梵言跋陀羅室利，帝賜別號國一法師。俗姓康氏，本康居國人。屠門濫說，解在字釋。雖僧會異時，而曇諦同跡。亦如法護，月支人支氏，吉藏，安息人安氏，外所謂因生以賜姓是也。諦、護後稱支、竺，蓋從西師改焉。猶吉、法二藏，皆歸釋氏，內所謂四河入海是也。高曾蟬聯，爲彼國相。祖父自康居來朝，庇身輦下。考諱謚，皇朝贈左衛中郎將。母氏夢吞日光而孕，以貞觀十七年癸卯暢月旁死魄而生，身當四方合統之朝，值三寶重興之運，庸詎非《商頌》所謂『自天降康』者乎？康居地接乾竺，人侔梵衆，既饒師子，能胤法王，偉矣哉！弟寶藏以忠孝聞。此之謂族姓因緣。豈非以廣大心，誓願觀一切法，悉如如乎？

又　年甫十七，顯慶四年己未，志銳擇師，徧謁都邑緇英。懊其拙於用大，遂辭親求法，於太白山餌术數年，敷閱方等。後聞親疾，出谷入京。時智儼法師於雲華寺講《華嚴》經藏，於中夜忽覩神光來燭庭宇，乃嘆曰：『當有異人弘揚大教。』翌旦就寺膜拜已，因設數問，言皆出意表。儼嗟賞曰：『比丘義龍輩，尚罕扣斯端，何計仁賢，發皇耳目？』或告曰：『是居士雲棲求食，久玩《雜華》，爲覲慈親，乍來至此。』藏既飡儼之妙解，以爲眞吾師也。儼亦喜傳炷之得人。自是預流徒中，後發前至，高超二運，白牛也力騁通衢；俯視六宗，赤象也躬行實土。不由他悟，莫若自知。此之謂遊學因緣。豈非以甚深心，誓觀眞如，要盡源底乎？

又　及總章元年，儼將化去，藏猶居俗時年二十六，儼乃累道成，薄塵二大德曰：『此賢者注意於《華嚴》，蓋無師自悟，紹隆遺法，其惟是人。幸假餘光，俾沾制度。』至咸亨元年，藏年二十八，榮國夫人奄歸冥路，則天皇后廣樹福田，度人則擇上達僧，捨宅乃成太原寺。於是受顧託者連狀薦推，帝諾曰：『俞。』仍隸新剎，周羅遂落，夐拔常科，此之謂削染因緣。豈非以方便心，推求簡擇，趣眞方便乎？

又　既出家，未進具，承旨於所配寺講《百千經》。時屬端午，天后遣使送衣五事，其書曰：『蕤賓應節，角黍登期，景候稍炎，師道體清適。屬長絲之令節，承命縷之嘉辰。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數。願師承茲采艾之序，更茂如松之齡，永耀傳燈，常爲導言。略書示意，指不多云。』後於雲華寺講，有光明現從口出，須臾成蓋，衆所具瞻。延載元年，講至《十地品》，香風四合，瑞霧五彩，崇朝不散，縈空射人。又感天華，糝空如霰。中宗讚所云『講集天華』是。

後於佛授記寺譯新經畢，衆請藏敷演。下元日序題入文，洎臘月望前三日晚，講至華藏海震動之說，講室及寺院欻然震吼，聽衆稻麻，歎未曾有。當寺龍象狀聞天上，則天御筆批答云：『省狀具云。昨因敷演微言，弘揚祕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而標異。斯乃如來降祉，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動！披覽來狀，欣暢兼懷，仍命史官，編

於載籍　無慮前後講新、舊兩經三十餘徧

大帝永隆年中，雍州長安縣人郭神亮者，修淨行，暴終　諸天引詣知足天宮，禮敬慈氏　有一菩薩讓之云：「何不受持《華嚴》？」亮以無人講爲辭曰：「有人見講，胡得言無？」及甦，委說衆驗　藏之弘轉妙輪，人天咸慶矣故《演義鈔》顯證云：「講得五雲凝空，六種震地　向非大慈悲之室，著和忍之衣，昇空觀之座，而能融智海，播辯河者，孰能與於是乎！」此之謂講演因緣　豈非以牢固心，設逢極苦樂受，深觀心不捨離乎？

又　夫《華嚴大不思議經》者，乃常寂光如來於寂場中覺樹下，與十方諸佛召塵沙菩薩而所說也　龍勝誦傳下本滿十萬偈　東晉廬山釋慧遠以經流汇東，多有未備，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踰越沙雪，遠尋衆經　法領遂至遮拘槃國，求得前分三萬六千偈來歸　時有佛賢三藏，爲僞秦所擯，投趾東林，遠善視之，馳使飛書解其擯事　賢後至建康，於道場寺譯出領所獲偈，南林寺法業筆受，成五十卷　則知西天應北天之運，契期金水之年；東林助南林之緣，發光木火之用，共成大事，益耀中華　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潤文，分成六十卷　然於《入法界品》內有兩處文脫，一從摩耶夫人後至彌勒菩薩前，中間〔脫〕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彌勒後至普賢前，中間脫文殊申手案善財頂等半紙餘文　歷年僅乎四百，製疏餘乎五三　經來未盡之言，猶如射地；義有不安之處，頗類窺天　莫究闕遺，強成箋釋。

唯藏每慨百城之說，多虧一道之文　捧香軸以徒悲，擁疑襟而莫決。引領西望，日庶幾乎！　果至聖唐調露之際，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此云日照，齎此梵本來屆　藏乃親其讐校，顯驗缺如　聲聞於天　尋奉綸旨，與成、塵、基師等譯出補之，復禮潤文，慧智度語，依六帙本爲定

暨女皇革命，變唐爲周，遣使往於闐國求索梵本，仍迎三藏實叉難陀，此言喜學　譯在神都　作起乎證聖祥年，功成乎聖歷猶歲　計益九千偈，勒成八十卷，通舊翻合四萬五千偈　命藏筆受，復禮綴文，梵僧戰陀、提婆二人譯語仍詔唐三藏義淨，海東法將圓測，江陵禪師弘景，及諸大德神英、法寶而下，審覆證義　於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衆睹禎祥，競加精練　然攻木後其節目，致貫華眩彼文心，雖益數品新言，反脫日照所補。文既乖緒，讀者懵焉　藏以宋唐兩翻，對勘梵本。經資線義，雅協結璧　持日照之補文，綴喜學之漏處　遂得泉始細而增廣，月暫虧而還圓　今之所傳，第四本是　清涼山鎮國沙門澄觀疏《玄義》云：其第三本先已流行，故今代上之經猶多脫者，願諸達識見闕而續之，則觀之累詞悃愊，後進宜勿忘焉。

久視年中，又奉詔翻大乘《入楞伽經》七卷　進內，璽書褒之曰：「得所譯《楞伽經》，補求那之闕文，翦流支之繁句，鉤深致遠，文要義該，唯識論宗於茲顯矣。」凡與日照譯《密嚴》等經論十有餘部，合二十四卷　並則天制序，深加讚述。

復至神龍年中，與喜學奉詔於林光殿譯《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三卷。藏本資西胤，雅善梵言；生寓東華，精詳漢字　故初承日照，則高山擅價；後從喜學，則至海騰功　得以備詢西宗，增衍東美，拔乎十德之萃，擷其九會之芳　此之謂傳譯因緣　豈非以無間心，觀其眞理，盡未來際，不覺其久乎？

又　初至相儼和尚，每嗟大教，久阻中興，會驅光統椎輪，益仰聖尊大輅。因躡扶纖指於慧表，緝妙宗於毫端，成《華嚴經中搜玄義鈔》五卷　其文也玉寡，其理也金相，追琢爲難，鎔裁有待　藏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善巧逞能，其器甚利　乃效同耻者之述，撰《探玄記》二十通　俾璞玉耀嚴身之華，渾金成刮膜之具。既玉無泣者，或金可懸乎？　抑且味搜探之二言，品先後於一字，先搜則難矣搜者，索、求、具、擇、閱、衆、聚七訓，後探則便焉探者，取、試、循、引、候五訓　其難也擇而聚之之勞，其易也引而取之之速　蓋師列十門而搜已，資尋一經而探之　然或沿淺就深，陟遐自邇，聊憑俗諦，試較眞談，則《周禮・夏官》條職名中，有搜人焉，有探人焉。搜人掌十二閑務，審行九政，以導悟昏蒙　其猶儼之《搜玄》，統十二分教，宗舉九部，以開示知見耶！　探人掌誦敍王志，道國政事，以巡天下，而喻說諸侯，使不迷惑，曉萬民之心，正向王化　亦猶藏之《探玄》，傳通佛意，演法宗趣，以喻世間，而掩映衆說，使不混淆，開羣生之目，深感佛恩耶！　窮一化之始終，資二玄之廣略，可謂立之斯立，正是玄之又玄　若向二帙，不倚五編，則撫持也儻然靡暢；若據五編，不憑二帙，則咀嚼也澹乎無味。野諺云：「師明弟子哲」，豈前後相成之謂乎？　舉要言之，《搜玄》者索隱之離辭，《探玄》者鉤深之異語　隱能心索，十玄之妙旨霞張；深可力鉤，十義之圓科月滿　儼公《搜玄分齊》者，豈謂大經玄旨，有分齊而可搜乎？　但自立「十玄義門」，以通經旨，俾通智境，應指言搜十玄義之分齊耳　冒陳聲言，幸詳其致　遂使倉羞者前哲，受賜者後生，儼、藏連稱，提孩具

審，古所謂死且不朽，久而彌芳者歟！

自餘鐘虛而有問必醻，劍利而無疑不剖，涉《華嚴》之蘊者，撮機要而補之。其名數曰：《教分記》三卷、《指歸》一卷、《綱目》一卷、玄義章一卷、《策林》一卷，就是示歸路之十科也。各標十義，通顯百門。移海影於目前，簇蓮界於掌上。復以《行願》所極，《止觀》方成，乃擬天台《法華》，著《華嚴三昧觀》、《華藏世界觀》、《妄盡還源觀》各一通，可令有目得珠，孰曰我心匪鑑，蔚傳盛觀，雅契沖宗？

又顧象教誕敷，龍經寖盛。【略】讀誦者竹葦，聲訓爲簞槌，而況天語土音，燕肝越膽，苟非會釋，焉可辨通？遂別鈔解晉經中梵語爲一編，新經梵語華言共成《音義》一卷，自敍云，讀經之士實所要焉。【略】實顯驗言題，誨人不倦。

古有《華嚴經內佛名》二卷、《菩薩名》一卷，莫知集者，而鳩聚闕如。藏乃閱載其名，略無遺漏，添成五軸，爲世所珍。經出虬宮已來，西東靈驗繁蔚。而或班班僧史，或聒聒俚談，義學之徒，心均惕日，耳功是競，躬覽者稀。由是簡二傳而聚異聞，考百祥而謄近說，緝《華嚴傳》五卷，或名纂靈記。【略】使千古如面，知祖習之無妄焉。

《楞伽》實難於往入，《密嚴》非易得鉤深，《梵網》眞詮，法門嚴憲，三界無恬，唯戒可恃，皆成義疏，備舉源流。【略】加且發蒙卽山下出泉，升進乃地中生木。三根雖異，十信是資，蓋導義流，俾歸教寖。於是製《起信論疏》兩卷，《別記》一卷，疏或分爲上中下三。十二門論、法界無差別論，亦編正義，如別流行。多心雖小不輕，疏出塵中經義。《法華》或云有疏，餘光末照扶桑。媧皇之代太皥也，玉鏡披圖，金輪耀德。顧貝葉之書甚博，祈悉檀之訣稍頻，乃貢《金師子章》一篇而仰悟之。此作也，搜奇麗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寶，數幅該義，十音成章，疑觀奮吼於狻猊，勝獲賁睩於鵝雁。雖云遠取諸物，實乃近取諸身。以頷下之光，爲掌中之寶，則彼玉龍子之實玩，豈如金師子之虛求？玉龍子之靈異，具如《明皇雜錄》。啓沃有餘，古今無比。復念妙度餘六，眞歸在三。一般若母於勃陀，引無極也，僧伽孫於曇摩，續莫大焉。故製三寶別行記一卷，均曉盲聾故也。

晚以新經既加一會，舊疏或涉三思，爰隨補袞之文，聊括提綱之義，重述略疏，始《妙嚴品》至第六行，迎知報盡，因越次析十定微言，僅了九定，未絕筆而長逝。料簡有十二卷，【略】門人宗一、慧苑兩續遺藁，一師足二十軸，頗近從繩。苑公成十六編，或譏繼組，是惟尺有所短，詎得寸無所遺。【略】此之謂著述因緣。豈非以折伏心，或若失念，煩惱暫起，卽便觀察折伏，使觀心相續乎？

又　藏年十六，鍊一指於阿育王舍利塔前，以申法供。越翌載，因入山學道，屬慈親不愈，歸奉庭闈，緜歷歲時，能竭其力。總章初，藏猶爲居士，就婆羅門長年請授菩薩戒。或謂西僧曰：『是行者誦《華嚴》，兼善講《梵網》。』叟愕且唶曰：『但持《華嚴》，功用難測，矧解義耶？若有人誦百四十願已，爲得大士具足戒者，無煩別授，號天授師。』及後曆曰永隆元年，覲親於夏州。道次，郡牧邑宰靡不郊迎，緇侶爲榮。

屬神龍初，張柬之叛逆。藏乃內弘法力，外贊皇猷。妖孽既殲，策勳斯及，賞以三品，固辭固授。遂請迴與弟俾諧榮養。至二年，降勅曰：『朝議郎行統萬監副監康寶藏，頗著行能，早從班秩。其兄法藏，夙參梵侶，深入妙門，傳無盡之燈，光照暗境；揮智慧之劍，降伏魔怨。兇徒叛逆，預識機兆，識懇自衷，每有陳奏，姦回既殄，功效居多。雖攝化無著，理絕於酬賞；而宅生有緣，道存於眷顧。復言就養，實寄天倫，宜加榮祿，用申朝奬。寶藏可游擊將軍、行威衛隆平府左果毅都尉，兼令侍母，不須差使。主者施行。』斯惟智鏡如磨，戒珠無類，進度協忠貞之節，慈光融孝友之規。故得神人無功，匪伐其善，君子不械，能尊厥親。曾子所言，『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者，法師其人也。此之謂修身因緣。豈非以善巧心，靜觀眞理，不礙隨事巧修萬行乎？

又　垂拱三載，《雲漢》之詩作矣。詔藏於西明寺立壇祈之。長安邑尹張魯客爲請主。每夕齋戒，未七日，雨沾洽。天册萬歲中，雍州長吏建安王綰留務，値愆陽，亦求藏致之，應如響答。

嘗於曹州講場，適辨教宗邪正。有道士謂訾玄元，含怒問曰：『諸法爲平等以不？』答：『平等不平等。』又問：『何有二耶？』答：『眞俗異，故非一概。』黃冠益奮，大詬三寶。翌旦顙面，歎見鬚眉隨手墮落，偏體瘡疱。遽來懺過，願轉《華嚴》百徧。讀經未半，形質復舊。

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師討之。特詔藏依經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摧伏怨敵，請約左道諸法』詔從之。法師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場，置

光音像　行道始數日，竭虜覩王師無數神王之衆，或瞰觀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輩相次逗撓，月捷以聞　天后優詔勞之，曰：　蒯城之外，兵士聞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衆覩觀音之像　醴酒流甘於陣塞，仙駕引纛於軍前，此神兵之掃除，蓋慈力之加被。

長安四年冬杪，於內道場因對賊，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靈跡，即魏册所載扶風塔是　則天特命鳳閣侍郎博陵崔玄暐與藏偕往法門寺迎之　時藏爲大崇福寺主，遂與應大德、綱律師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晝夜，然後啓之，神輝煜爚　藏以昔嘗鍊指，今更隳肝，乃手驚興願，顯示道俗　舍利於掌上騰光，洞照遐邇　隨其福力，感見天殊　或覩銑鎣晬容，或觀纓毳奇像，瓌姿瑋質，乍大乍小，大或數尺，小或數寸　於是頂釭指炬者爭先，捨寶投財者恥後　歲除日至西京崇福寺　是日也，留守會稽王率官屬及五部衆，投身道左，競旅異供，香華鼓樂之妙，矇瞶亦可覩聞　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　勅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衆，精事幡華幢蓋，仍命太常具樂奏迎，置於明堂　觀燈日，則天身心護淨，頭面盡虔　請藏捧持，普爲善禱　其眞身也，始自開塔戒道，達於洛下，凡擲瑞光者七，日抱戴者再。

又　中宗復位，神龍元年冬，勅令寫藏眞儀，御製《讚》四章，曰：『宿植明因，專求正眞　菴園晦跡，蓮界分身　闡揚釋教，拯濟迷津　常流一雨，恒淨六塵。其一辯囿方開，言泉廣濬。護持忍辱，勤修精進。講集天華，微符地震。運斯法力，殄茲魔陣。其二爰標十觀，用契四禪。普斷煩惱，遐祛蓋纏。心源鑒徹，法鏡澄懸。慧筏周運，慈燈永傳。其三名簡紫震，聲流紺域。梵衆綱紀，僧徒楷則。鎮洽四生，曾無懈息。播美三千，傳芳百億。其四』三十二句，百廿八言　雖文表虛宗，而事皆實錄。

景龍二年，中夏憫雨，令藏集百法師於薦福寺，以法禱之　近七朝，遽致滂沱。過十夜，皆言浹洽。狀告，詔批曰：『法王垂範，調御流慈，敷百座以祈恩，未一旬而獲應。師等精誠講說，當致疲勞。省表循環，再三欣悅。後踰再朏，求暘如初　勅曰：『三寶熏修，【略】一旬流液。慈雲演蔭，法雨含滋。師等精誠，遽蒙昭感。』由是中宗、睿宗皆請爲菩薩戒師，崆峒之遺美是追，萬乘歸心，八紘延首，無機見阻，有苦待除。

藏顧新經化大行焉，知眞丹根徧熟矣。因奏於兩都及吳、越、淸涼山五處起寺，均牓華嚴之號　仍寫摩訶衍三藏並諸家章疏貯之　善願天從，功侔踊出　尋復請許，雍、洛闐闐，爭趨梵筵，普締香社　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　南齊王之精修，西蜀宏之善誘，重興茲日，夐掩前朝。故人皆不名，而稱華嚴和尚焉。

景雲再春，時雨罕潤，冬又不雪，人皆籲天　君命召藏禁中，懇訊救農之術　乃啟沃曰：『有經名《隨求則得大自在陀羅尼》，若結壇淨，寫是總持語，投於龍湫，應時必獲』詔可其請　遽往藍田山悟眞寺龍池所作法，未旬大雪。表聞，制報曰：『勅華嚴師，比屬愆陽，憂纏寢食，故令潭所，啟請祈恩，遽得三寶流慈，兩度降雪。師等精誠上感，遂乃盈尺呈祥　欣稔歲之有期，喜豐年之可望　慮不周洽，且未須出山，屈師重更用心，待後進止。』及六出徧四方，復降詔曰：『勅華嚴師，寒光稍切，不委法體如何？昨者使還，云師燒香纔畢，旋降甘雪　雖則如來演貺，實由啓懇虔誠。預喜豐年，略茲示意。』

至先天元年十一月二日，太上皇以藏誕辰，賜衣財暨食味，誥曰：『勅華嚴師，黃鐘應律，玄序登司，欣承載誕之祥，喜遇高禖之慶。乘茲令日，用表單心，故奉法衣，兼長命索餅，既薦四禪之味，爰助三衣之資。願壽等恒沙，年同劫石，霜景微冷，法體安和。近阻音符，每增翹仰，因書代敍，筆不宣心。』橋陵脫屣褰衣，忘機養德　以藏乃心王室，每著精勤，悟道有因，嚴師無怠。別賜絹二千匹，俾贍興福所須。至如井中騰素，但纔之光，耳飡奇說；冰內現窣覩波之影，目驗嘉祥，偈排地獄之災，二十字俾知心佛；經拔鑊湯之苦，七百人來跪羣僧。藏乃或辨彼金言所從，或假其玉軸令寫。【略】莫不惰學者起懸頭之志，阽危者荷援手之慈。此之謂濟俗因緣，豈非以不二心，隨事萬行，與一味眞理融無二乎？

又　世寡尙賢，皆慙下問。人多自聖，莫悟大迷　加復語異華戎，教分權實，而唯尋末派，罕究本源　信若飛蓬，窺同側管，致使席上之義多臆斷，饕中之言或面從。縱有梵旅來儀，伽譚委悉，翻加擯黜之辱，懶致諮諏之勤。藏也蓄銳俟時，解紛爲念　既遇日照三藏，乃問：『西域古德，其或判一代聖教之昇降乎？』答曰：『近代天竺有二大論師，一名戒賢，二稱智光。賢則遠承慈氏，無著，近踵護法，難陀，立法相宗　以一乘爲權，三乘爲實，唐三藏奘之所師宗。光則遠體曼殊，龍勝，近禀靑目，淸辯，立法性宗　由是華梵兩融，空色雙泯，風除惑靄，日釋疑冰。【略】外訓有言，聖不三世，不服其藥　矧於聖

典，亘謬憲章。以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樹法，授衡岳思，思傳智顗，顗付灌頂。三葉騰芳，宛若前朝佛澄、安、遠。聽憶靈山之會，夢聆台嶺之居。說通判四教之歸，圓悟顯一乘之極。藏以寢處定慧，異代同心，隨決教宗，加頓爲五：其一曰小乘教，其二曰始教，其三曰終教，其四曰頓教，其五曰圓教。就是或開或合，有別有同，融正覺之圓心，變方來之邪見，永標龜鏡，實淬牛刀。從學如雲，莫能悉數，其錚錚者，略舉六人：釋宏觀、釋文超、東都華嚴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靜法寺慧苑、經行寺慧英，並名雷於時，跡露於後。至比丘尼衆從問道者，多誦晉經。大都禀教僧尼，僉以護律棲禪爲恒務。即知《華嚴》本祖，自阿難海而來，龍猛、佛賢、禪風靡墜。觀行雙翼，可缺一乎？

初藏與海東義想法師同學。其後藏印師說，演述義科，寄示於想。仍寓書曰：『夙世同因，今生同業，得於此報，俱沐大經。特蒙先師，授茲奧典，希傍此業，用結來因。但以和上章疏，義豐文簡，致令後人多難趣入。是以具錄微言妙旨，勒成義記，傳之彼土，幸示箴誨。』想乃目閱藏文，如耳聆儼訓，掩室探討，涉旬方出。召門弟子可器瀉者四英、眞定、相圓、亮元、表訓，俾分講《探玄》，人各五卷。告之曰：『博我者藏公，起予者爾輩。因榻出榻，執柯伐柯。各宜勉旃，無自欺也。』且海表覺母，想爲始姐。然初至止，若東家丘。及法信遐傳，得羣迷徧曉。斯實闇燭龍之眼，頓放光明；織火鼠之毛，益彰奇特。誘令一國，學徧十山。【略】雜華盛耀蟠桃，蓋亦藏之力爾。日出月走，俱在於東，頓漸兩圓，文義雙美。此之謂垂訓因緣。豈非以無礙心，理事既全融不二，還令全理之事，互相卽入乎？

第十科曰：先天元年，龍集壬子，周正月，月幾望，右脇於西京大薦福寺，享年七十。僧夏未悉。誕以辜月，殃亦如之。則李巡有任養之評，孫炎有蟄伏之解，應茲兩釋，終彼浮生。矧乃其來也居朔後，其去也在望前。是表漸圓，先標等覺。豈非菩薩清涼月，遊於畢竟空者哉？越五日，太上皇賜誥賻贈曰：『中使，故僧法藏，德業天資，虛明契理，辯才韞識，了覺融心。廣開喩筏之門，備闡傳燈之教，隨緣示應，乘化斯盡。法眞歸寂，雖證無生之空；朝序飾終，宜有褒賢之命。可贈鴻臚卿，賻絹一千二百匹，葬事準僧例官供。』唐制，文武官薨卒，一品賻物二百端，粟二百碩，降及九品，限止十端。今茲厚禮，可驗皇恩。有司給營墓夫卒人功十日，諸王公降及士庶，禮懺施捨，亘歷數焉。以其月二十四日葬於神禾原華嚴寺南。送葬之儀，皆用追龍典，屬國三品格式，禮也。門人請祕書少監閻朝隱撰碑文，概表行跡，翌載中春，建於塔所。古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此之謂示滅因緣。豈非以圓明心，頓觀法界，無障無礙乎？

閻朝隱《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 夫得無障礙眼者，身爲佛身；得無恐怖心者，法爲佛法。過此已往，行不圓滿，功爲未足。遠生死則摘之以說空，開冥途則勞之以救苦。與大比丘衆，應如是住不可思議。

法師俗姓康氏，諱法藏。累代相承爲康居國丞相。祖自康居來朝。父謐，皇朝贈左侍中。法師是如來得目，有辟支一毛，終年以勵堅貞，竭日而修戒行。年甫十六，煉一指於阿育王舍利塔前，以伸供養。此後更遊太白，雅挹重玄，聞雲華寺儼法師講《華嚴經》，投爲上足。瀉水置瓶之受納，以乳投水之因緣，名播招提，譽流宸極。屬榮國夫人奄捐館舍，未易齊衰；則天聖后廣樹福田，大開講座。法師策名宮禁，落髮道場，住太原寺。證聖年中奉勅與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華嚴經》。神龍年中又與于闐三藏於林光殿譯《大寶積經》。惟聖之所歸依，惟皇之所回向。爰降綸旨，爲菩薩戒師。太上皇脫屣萬機，褰衣四海，亦受菩薩戒，因行菩薩心。法師冀掃其衣，禪悅其食。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楞伽》、《密嚴經》、《起信論》、《菩薩戒經》凡十部，爲之義疏，闡其源流。如千燈光明，自不相隔閡；如一音演說，各隨類信解。

其初以力入道也，十大牛不如一青牛；其終以力濟時也，十香象不如一赤象。於無量劫，作無量緣。伽藍許之爲法橋者，俗推之於法矩，豈謂法橋斷而法炬滅？同聲者椎胸叫喚，異類者擧身毛豎。

先天元年歲次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終於西京大薦福寺，春秋七十。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神和原華嚴寺南。帝念若驚，聖情若失，誥曰：『中使，故僧法藏，德業自資，虛明契理，辨才韞識，了覺融心，廣開喩筏之門，備闡傳燈之教。隨緣示應，乘化斯盡，法眞歸寂，雖證無生之空；朝序飾終，宜有褒賢之命。可贈鴻臚卿，贈絹一千二百疋。葬事准僧例，餘皆官供。』妃主公主等禮懺，展轉施捨，勤祈所有，頃塔飾終，威儀導引，莫不備具。

弟子等忍其死，傳其教，合掌頂禮，嗚咽而不自勝。其辭曰：『西方淨域離俗塵，千葉蓮華如車輪，不知何時成佛身』。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屬奘師譯經，始預其開，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叉難陀實《華嚴》梵夾至，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

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前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爲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爲喻，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列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曆二年己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僧恒景具表聞奏。勅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秘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於懷。」其爲帝王所重，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推藏爲第三祖也。著《船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

續法緝《法界宗五祖略記・三祖賢首國師》 三祖諱法藏，字賢首，帝錫別號國一法師。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高、曾相繼爲彼國相。祖自康居來朝，占風聖代。考諱謐，太宗贈左侍中。弟諱寶藏，爲中宗朝議郎，行統萬監。

一、師托胎時，母代夢吞日光而孕，當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生也。

二、及生而慕無上，至顯慶三年，十六歲時，煉一指於岐州法門寺舍利塔前，作法供養，誓悟佛乘。

三、次年志銳擇師，遂辭親，求法於太白山，閱方等諸典。

四、後聞慈親不悅，歸奉庭闈，緜歷歲月，能竭其力。時儼和尚於雲華講大經，師禮爲弟子，深入無盡。

五、總章元年，二十六歲時，往釋迦彌多羅尊者所，請受菩薩戒。衆告曰：「是居士能誦《華嚴》，兼講《梵網》。」尊者驚歎曰：「但持淨行一品，已得菩薩大戒，況義解耶？」

六、咸亨元年，師二十八歲，屬榮國夫人楊氏奄歸，武后廣樹福田，捨宅爲太原寺。成、塵諸大德，受儼和尚顧託者，連狀薦舉，由是奉勅削染於太原道場，仍詔爲住持。

七、上元元年，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師授滿分戒，賜號賢首。因署字爲號也。復詔師於太原寺講《華嚴》。端午節，天后遣使送衣五事。

八、調露元年五月間，雍州萬年縣何容師，嗜食雞子無算，暴死。同七百人入鑊湯獄。附信返魂者，令第四子行證，懇求師贖罪。師令誦寫《華嚴經》，至永隆元年八月寫就莊嚴，請僧齋懺，會衆乃見何容師等七百鬼徒到席禮謝。

九、師於晉譯每歎缺而不全，是年日照三藏齎梵本至京，高宗詔於魏國西寺，翻譯經論，師往就問之。照曰：「晉第八會文，亦來至此。」遂與三藏對校，果獲善財求天主光等十善友文。乃請譯補缺，就於西太原寺譯出《法界品》內兩處脫文：一從摩耶夫人後彌勒菩薩前，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彌勒菩薩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中間文殊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依此六十卷本爲定。

十、尋奉綸旨，與日照三藏及道成律師、薄塵法師、大乘基法師等，同譯《密嚴》等經、《顯識》等論十有餘部，合二十四卷。復禮法師潤文，慧智法師度語。

十一、永淳元年四月間，雍州長安縣郭神亮者，修淨行，暴終。諸天引至兜率內院，禮敬慈氏。有一菩薩謂曰：「何不受持《華嚴》？」亮以無人講解爲辭。曰：「現有賢首菩薩弘揚，何得言無？」

十二、文明元年，師與日照三藏在西太原寺翻經暇，躬親問曰：「西域古德於一代聖教，判權實否？」答曰：「近代天竺有二論師，一名戒賢，遠承慈氏，無著，近踵護法、難陀，立法相宗；二稱智光，遠宗文殊，龍勝，近禀青目，清辨，立法性宗，自是判教疑決。」

十三、時成、塵二德問：「京兆有王明幹，死入地獄。地藏菩薩教誦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入見閻王，王聞之，放免。三日後方蘇，向空觀寺僧定法師說之，然不知有出否？」師答曰：

此乃《華嚴・第四夜摩會》中偈，檢之，果是十行頌也。

十四、垂拱二年，師於慈恩寺講《雜華》。

十五、永昌元年二月四日遇于闐三藏因陀羅般若於神都魏國東寺，告以沙彌般若彌伽薄昇天誦《華嚴》，能破修羅陣事。

十六、天授元年，覲親於夏州。郡牧邑宰，靡不效迎。

十七、天授二年，曹州牧宰，迎講大經，因論邪正。會中有左道者不信佛法，口發惡言，身面忽疱，眉鬚盡爛，遽來求懺。師誡勸曰：『此猶華報耳，汝當禮敬三寶，虔捧《華嚴》百徧，罪可滅矣。』讀經未半，形質如舊。

十八、長壽年間，師於雲華講《百千經》，有光明現從口出，須臾成蓋，衆所具載。

十九、延載元年，講至《十地品》，天華四散，五雲凝空，崇朝不輟，香彩射人。

二十、證聖元年三月，詔於東都大徧空寺，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弘景、圓測、神英、法寶諸德共譯，復禮綴文，師爲筆受。譯堂前陸地開百葉蓮華，衆覩禎祥，競加精練。太后時幸其寺，親受筆削，施供食饌。次移佛授記寺譯。

二十一、登封元年，詔師於太原寺講大經。

二十二、神功元年，邊寇拒命，出師討之。特詔師依經呪法，遏除寇虐。師釁浴更衣，建立十一面觀音像，準《神呪經》，行道始數日，蒯城之外，將士聞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衆覩觀音之像，月捷以聞，優詔慰勞。

二十三、聖曆二年十月八日譯畢，佛授記寺諸大德講師開演，勅令十五日啓講，至臘月十二晚講《華藏世界》海震動之文，講堂及寺宇忽然震吼，道俗數千，歎未曾有。難陀三藏並當寺龍象具表奏聞。十九日御批下云：『因敷演微言，弘揚祕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而標異。斯乃如來降跡，用符九會文耳；豈朕庸虛，敢當瑞應！』

二十四、新譯唐經，雖增《現相》、《普賢》、《世界》、《華藏》、《十定》諸品，卻脫日照三藏所補文殊按善財文。師以新舊兩經對勘梵本，將日照補者安喜學脫處，遂得文續義運。今之所傳，即第四本。【略】

二十五、久視元年五月五日，詔於東都三陽宮，與實叉三藏同譯《入楞伽經》。

二十六、長安二年，於西京清禪寺，與實叉譯《文殊授記經》。

二十七、時禮部滎陽鄭公，持《心經》數千萬徧，再三請解，師爲著《般若略疏》。

二十八、長安三年，詔與義淨三藏等華梵十四人，共譯《金光明最勝王經》等二十一部，一百十五卷，師爲證譯。

二十九、長安四年冬杪，勅衆僧於內道場建《華嚴》法會。有雙浮圖放五色光，現於冰內。師親見之，指呈衆德。

三十、時天后召師於長生殿，問六相十玄之旨，師指殿隅金師子爲喻曉之。至一一毛頭，各有金師子；一一毛頭師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師子，如是重重無盡。後乃豁然，隨貢《金師子章》一篇。

三十一、因對揚，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靈迹，特命鳳閣侍郎崔玄暐與師偕往法門寺迎之。時師爲大崇福寺主，遂與應大德、綱律師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晝夜，然後啓之。舍利於掌上騰光，隨人福善，感見天殊。臘月除日，至西京崇福寺中，正有十一達東都洛陽城下。凡擒瑞光者七，抱戴者再。

三十二、神龍元年，詔與彌陀山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

三十三、其年張易之叛逆，因師內弘法力，外贊皇猷，及除凶徒已後，賜以鴻臚卿職，固辭固授。遂奏請與弟朝議郎行統萬監康寶藏，歸里養親。中宗隆勅褒之。

三十四、冬十一月朔旦，勅令寫師眞儀，御製讚四章。

三十五、神龍二年，詔與菩提流支就於西崇福寺譯《寶積經》，命爲證義。

三十六、景龍二年，中夏憫雨，勅師集百法師於薦福寺，以法禱之。近七朝，遽致滂沱。詔曰：『敷百座以祈恩，未一旬而獲應，師等精誠，均沾法液。七月復旱，感驗如初。勅曰：『慈雲演蔭，法雨含滋，師等熏修，遽蒙昭感。』

三十七、由是中宗禮爲菩薩戒師，賜號國一。

三十八、師因萬乘歸心，八紘延首，遂奏請於兩都及吳、越、清涼山五處起寺，均榜華嚴之號，仍寫三藏，並諸家章疏貯之。於是乎像圖七處，數越萬家。故人於師皆不稱諱，而以大乘法師、華嚴和尚名焉。【略】

三十九、後又召師入內，同義淨三藏譯《七佛》、《藥師》等經。

四十、景雲元年，詔與菩提流支譯《寶積經》，帝亦親躬筆受。

四十一、景雲二年，冬不雪，召師入禁中問之。師曰：「有經名『隨求』，得大自在陀羅尼，若結壇作法，寫是呪語，投於龍湫，應時必獲。」詔可其請。遽往藍田山悟眞寺龍池所作法，未旬大雪。表奏上聞。制報曰：「勅華嚴師，啓請祈恩，三寶流慈，兩度降雪。精誠上感，遂乃盈尺。虛不周沓，且未須出。及六出徧四方，復降詔曰：『勅華嚴師，法體如何？焚香纔畢，旋降瑞雪。雖則如來演貺，實由敬懇誠切。』」

四十二、太極元年七月，彗星現，睿宗詔華嚴和尚爲菩薩戒師，受心地戒。遂傳位，改號先天元年。脫屣忘機，褒衣養德。

四十三、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太上皇以師壽誕，錫衣財暨食味。誥曰：「勅華嚴師，欣承載誕之祥，喜遇高禖之慶。乘茲令日，用表單心，故奉法衣，兼陳湯餅。願壽等恒沙，年同劫石，別賜絹二千匹，俾瞻興福所須。」

四十四、和尚雖爲五帝門師【略】王臣並皆禮事，然猶糞掃其衣，禪悅其食，惟以戒忍自守，弘法利生爲務。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徧。間有不了無盡法界重重帝網義者，又爲設巧方便，取鏡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燈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重重無盡之旨。

四十五、由此輸下從學如雲，莫能悉數。錚錚嗣法者，曰宏觀、文超、東都華嚴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靜法寺慧苑，經行寺慧英。

四十六、其著疏約百餘卷，晉譯《華嚴經探玄記》四十卷、《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指歸》一卷、《綱目》一卷、《玄義章》一卷、《策林》一卷、《華嚴三昧觀》一卷、《華藏世界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翻譯晉經《梵語》一卷、唐譯《新經音義》一卷、《華嚴佛菩薩名》五卷、《華嚴感應傳》五卷、《楞伽經疏》七卷、《密嚴經疏》三卷、《梵網經疏》三卷、《法華經疏》七卷、《起信論疏》三卷、《別記》一卷、《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二卷、《法界無差別論義疏》一卷、《三寶別行記》一卷、《流轉章》一卷、《法界緣起章》一卷、《圓音章》、《法身章》、《十世章》共一卷，晚述《新經略疏》共十二卷。

四十七、和尚預知時至，解到唐譯第六行文，遂越次釋《十定品》，僅了九定，便辭帝別衆。於西京大薦福寺吉祥而逝，屬先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也。世壽七十歲，僧臘四十三。帝聽若驚，聖聞如失。越五日，賜誥賻，贈鴻臚卿，絹一千二百匹，葬事準僧例，餘皆官供。

四十八、以其月二十四日葬於神禾原華嚴寺內，勅謚賢首。即依著謚號送葬之儀，皆用追寵典屬國三品格式，禮也。門人請祕書少監閻朝隱撰碑文，概表行迹。若欲詳覽，具如西京華嚴寺千里法師《別錄》，與海東法師光嚴《記》，翰林侍講崔致遠《傳》明。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賢首宗教》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略】人，來居長安藏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爲沙弥，策名宮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衆歡呼。都講奏其事，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封長生殿。師乃指殿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人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涯之法，以況法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爲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著其說爲《金師子章》。睿宗受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糞衣糲食，講《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爲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於大薦福寺，贈鴻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鎧菴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又無別圓被接，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一四 萬歲通天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參譯經。

是歲，案：即長安元年。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

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繇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章》。初，靈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敎。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爲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旨。藏沒，淸涼國師澄觀宗其敎，天下學者宗之，目爲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敎。

著録

續法緝《法界宗五祖略記・三祖賢首國師》《般若略疏》、《金師子章》、《華嚴經探玄記》四十卷、《一乘敎義分齊章》四卷、《指歸》一卷、《綱目》一卷、《玄義章》一卷、《策林》一卷、《華嚴三昧觀》一卷、《華藏世界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新經音義》一卷、《華嚴佛菩薩名》五卷、《華嚴感應傳》五卷、《楞伽經疏》七卷、《密嚴經疏》三卷、《梵網經疏》三卷、《法華經疏》七卷、《起信論疏》三卷、《別記》一卷、《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二卷、《法界無差別論義疏》一卷、《三寶別行記》一卷、《流轉章》一卷、《法界緣起章》一卷、《圓音章》、《法身章》、《十世章》共一卷、《新經略疏》十二卷。

恒景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荆州玉泉寺恒景傳》釋恒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勑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隸業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詔入內供養爲受戒師。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勑允其請。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常於內殿修福，至是散齋，仍送景並道俊、玄奘各還故鄉。帝親賦詩，學士應和，郎中書令李嶠、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學其宗者，如渴之受漿。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於寺之西原也。

系曰：江陵玄奘與三藏法師形影相接，相去幾何。然其名同實異，亦猶藺相如得强秦之所畏，馬相如令揚雄之追慕。然則各有所長短，亦可見也。

義淨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釋義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髫齔之時，辭親落髮，徧詢名匠，廣探羣籍，內外閑習，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加以勤無棄時，手不釋卷，弱冠登具，愈堅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舶，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長，俱加禮重。鷲峯、雞足，咸遂周遊；鹿苑、祇林，並諧瞻矚。諸有聖跡，畢得追尋。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眞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旛蓋歌樂前導，勑於佛授記寺安置焉。

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翻《華嚴經》。久視之後，乃自專譯。起庚子歲

至長安癸卯，於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能斷金剛般若》、《彌勒成佛》、《一字呪王》、《莊嚴王陀羅尼》、《長爪梵志》等經，《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攝》等，《掌中》、《取因假設》、《六門教授》等論，及《龍樹勸誡頌》，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門阿你眞那證梵文義，沙門波崙、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義，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監護，繕寫進呈。天后製《聖教序》，令標經首。暨和帝神龍元年乙巳，於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經》，又於大福先寺出《勝光天子》、《香王菩薩呪》、《一切莊嚴王經》四部，沙門盤度讀梵文，沙門玄傘筆受，沙門大儀證文，沙門勝莊、利貞證義，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祕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帝深崇釋典，特抽睿思，製《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又御洛陽西門，宣示羣官新翻之經。二年，淨隨駕歸雍京，置翻經院於大薦福寺，居之。三年，詔入內與同翻經沙門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荷茲往澤，重闡鴻猷。因命法徒更重傳譯於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帝御法筵，手自筆受。睿宗唐隆元年庚戌，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駕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讀梵本，沙門文綱、慧沼、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溼彌羅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乂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祕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辛亥，復於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自天后久視迄睿宗景雲，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傳內法傳》，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凡五部，九卷，又出《說一切有部跋窣堵》，即諸律中犍度跋渠之類，蓋梵音有楚夏耳，約七十八卷。淨雖偏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譯綴之暇，曲授學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漉囊滌穢，特異常倫。學侶傳行，偏於京洛，美哉，亦遺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窣堵》唯存眞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傳度經律，與奘師抗衡。比其著述，淨多文。性傳密呪，最盡其妙，二三合聲，爾時方曉矣。今塔在洛京龍門北之高岡焉。

系曰：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譬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爲枳。枳橘之呼雖殊，而辛芳榦葉無異。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樹，即東夏之楊柳，名雖不同，樹體是一。自漢至今皇宋，翻譯之人多矣。晉、魏之際，唯西竺人來，止稱尼拘耳。此方參譯之士，因西僧指楊柳，始體言意。其後東僧往彼，識尼拘是東夏之柳。兩土方言，一時洞了焉。唯西唯東，二類之人未爲盡善。東僧往西，學盡梵書，解盡佛意，始可稱善傳譯者。宋、齊已還，不無去彼迴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政者，奘師、淨師爲得其實。此二師者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周禮》象胥氏通夷、狄之言，淨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

慧能

綜述

契嵩《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至人謂六祖。竊內同。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

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眞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眞心，有妄心。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

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蹟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

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眞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勞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卽心卽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淸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

《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可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闡證也，眞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

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蹟效，其因眞，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蹟；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蹟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蹟，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喩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

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眞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於此乃曰固修固證，固因固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存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

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欲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卽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淸，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眞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卽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卽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尙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居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殁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傳記

柳宗元《賜謚大鑒禪師碑 並序》

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敎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

又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挹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

劉禹錫《大鑒禪師碑 並序》

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聰爽。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磨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間異。世之言眞宗旨，所謂頓門。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中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欽之妙藥，差其瘖聲，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目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佚名《曹溪大師別傳》

惠能大師，俗姓盧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歲而孤。雖處羣輩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其年，大師游行至曹溪，與村人劉志略結義爲兄弟，時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澗寺，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大師晝與略役力，夜卽聽經，至明，爲無盡藏尼解釋經義，尼將經與讀，大師曰：「不識文字。」尼曰：「既不識字，如何解釋其義？」大師曰：「佛性之理，非關文字；能解，今不識文字何怪？」衆人聞之，皆嗟嘆曰：「見解如此，天機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寶林寺。」大師卽住此寺修道，經三年，正當智藥三藏一百七十年懸記之時也。時大師春秋卅有三。後聞樂昌縣西石窟有遠禪師，遂投彼學坐禪。大師素不曾學書，竟未披尋經論。時有惠紀禪師，誦《投陁經》，大師聞

經，嘆曰：「經意如此，今我空坐何爲？」

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卅有四，惠紀禪師謂大師曰：「久承蘄州黃梅山忍禪師開禪門，可往彼修學。」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尋忍大師，策杖塗跣，孤然自行，至洪州東路，時多暴虎，大師獨行山林無懼，遂至東山。見忍大師，問曰：「汝作物來？」能答曰：「唯求作佛來。」忍問曰：「汝是何處人？」能答曰：「嶺南新州人。」忍曰：「汝是嶺南新州人，寧堪作佛？」能答曰：「嶺南新州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忍大師更不復問，可謂自識佛性，頓悟眞如，深奇之，奇之。忍大師山中門徒至多，顧眄左右，悉皆龍象，遂令能入厨中供養，經八個月。能不避艱苦，忽同伴戲調，嶷然不以爲意。忘身爲道，仍踏碓，自嫌身輕，乃繫大石著腰，墜碓令重，遂損腰腳。忍大師因行至碓米所，問曰：「汝爲供養，損腰腳，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見有身，誰言之痛？」

忍大師至夜，命能入房，大師問：「汝初來時，答吾嶺南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誰教汝耶？」答曰：「佛性非偏，和上與能無別，乃至一切衆生皆同，更無差別，但隨根隱顯耳。」忍大師徵曰：「佛性無形，如何隱顯？」能答曰：「佛性無形，悟卽顯，迷卽隱。」於時忍大師門徒見能與和上論佛性義，大師知諸徒不會，遂遣衆人且散，忍大師告能曰：「如來臨般涅槃，以甚深般若波羅蜜法付囑摩訶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和修付憂波掬多，在後展轉相傳，西國經二十八祖，至於達磨多羅大師，漢地爲初祖，付囑惠可，可付璨，璨付雙峰信，信付於吾矣；吾今欲逝，法囑與汝，汝可守護，無令斷絕。」能曰：「能是南人，不堪傳授佛性，此間大有龍象。」忍大師曰：「此雖多龍象，吾深淺皆知，猶兎與馬，唯付囑象王耳。」忍大師卽將所傳袈裟付能，大師遂頂戴受之。大師問和上曰：「法無文字，以心傳心，以法傳法，用此袈裟何爲？」忍大師曰：「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卽而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眞解脫。汝可持衣去。」遂則受持，不敢違命。然此傳法袈裟，是中天布，梵云婆羅那，唐言第一好。布是木綿花作，時人不識，謬云絲布。忍大師告能曰：「汝速去，吾當相送。」隨至蘄州九江驛。忍大師告能曰：「汝傳法之人，後多留難。」能問大師曰：「何以多難？」忍曰：「後有邪法競興，親附國王、大臣，蔽我正法，汝可好去。」能遂禮辭南行。忍大師相送已，卻還東山，更無言說。諸門人驚怪，問和上何故不言？大師告衆曰：「衆人散去，此間無佛法，佛法已向南去也。我今不說，於後自知。」忍大師別能大師，經停三日，重告門人曰：「大法已行，吾當逝矣。」忍大師遷化，白鳥悲鳴，異香芳馥，日無精光，風雨折樹。

時有四品官，俗姓陳氏，捨俗出家，事和上，號惠明禪師。聞能大師將衣鉢去，遂奔趍南方，尋至大庾嶺，見能大師，大師卽將衣鉢遂還明，明曰：「來不爲衣鉢，不審和尚初付囑時，更有何言教，願垂指示。」能大師卽爲明禪師傳囑授密言，惠明唯然受教，遂卽禮辭。明語能曰：「急去，急去！在後大有人來相趍逐。」能大師卽南行。至來朝，果有數百人，來至嶺，見明禪師，師曰：「吾先至此，不見此人，問南來者，亦不見，此人患腳，計未過此。」諸人卻向北尋。明禪師得言教，猶未曉悟，卻居廬山峯頂寺，三年方悟密語。明後居濛山，廣化羣品。

能大師歸南，略至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雨縣界避難，經於五年，在獵師中。大師春秋三十九，至儀鳳元年初，於廣州制旨寺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法師是江東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今廣州龍興寺是也。法師每勸門人商量論義，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諸人夜論幡義，法師廊下隔壁而聽。初論幡者：「幡是無情，因風而動。」第二人難言：「風幡俱是無情，如何得動？」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第四人言：「幡不動，風自動耳。」衆人諍論，喧喧不止。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幡無如餘種動。所言動者，人者心自動耳。」印宗法師聞已，至明日講次欲畢，問大衆曰：「昨夜某房論義，在後者是誰？此人必禀承好師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盧行者。」法師云：「請行者過房。」能遂過房。法師問曰：「曾事何人？」能答曰：「事嶺北蘄州東山忍大師。」法師又問：「忍大師臨終之時，云佛法向南，莫不是賢者否？」能答：「是。」「既云是，應有傳法袈裟，請一覽看。」印宗見袈裟已，珍重禮敬，心大歡喜，嘆曰：「何期南方有如是無上之法寶！」法師曰：「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言教？」能大師答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爲，無漏。」法師曰：「如何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能答曰：「爲此多法，不是佛性；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經》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卽此禪也。」法師又問：「如何佛性是不二之法？」能曰：「《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爲當

斷善根，佛性改否？」佛告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爲不二」又云：「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無二」。能大師謂法師曰：「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印宗聞斯解說，卽起合掌虔誠，願事爲師。明日講次，告衆人曰：「印宗何幸，身是凡夫，不期座下法身菩薩。印宗所爲衆人說《涅槃經》，猶如瓦礫，昨夜請盧行者過房論義，猶如金玉，諸人信否？」然此賢者，是東山忍大師傳法之人。諸人永不信，請行者將傳法袈裟呈示諸人。」諸人見已頂禮，咸生信重。儀鳳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與能大師剃髮落；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當時遙記云：「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有菩薩於此受戒。」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出《高僧錄》能大師受戒和尚，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靜律師；教授闍梨，荊州天皇寺道德律師。後時，三師皆於能大師所學道，終於曹溪。其證戒大德：一是中天耆多羅律師，二是密多三藏。此二大德，皆時羅漢，博達三藏，善中、邊言，印宗法師請爲尊證也。又蕭梁末，有眞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兩株，告衆僧曰：「好看此樹，於後有菩薩僧，於此樹下，演無上乘。」於後能大師於此樹下坐，爲衆人開東山法門。應眞諦三藏記也。出《眞諦三藏傳》

其年四月八日，大師爲大衆初開法門曰：「我有法，無名無字，無眼無耳，無身無意，無言無示，無頭無尾，無內無外，亦無中間，不去不來，非青黃赤白黑，非有非無，非因非果。」大師問衆人：「此是何物？」大衆兩兩相看，不敢答。時有荷澤寺小沙彌神會，年始十三，答：「此之佛之本源。」大師問：「汝何是本源？」沙彌答曰：「本源者，諸佛本性。」大師云：「我說無名無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沙彌曰：「佛性無名字，因和尚問故立名，正名字時，卽無名字。」大師打沙彌數下。大衆禮謝曰：「沙彌小人，惱亂和上。」大師云：「大衆且散去，留此饒舌沙彌。」至夜間，大師問沙彌：「我打汝時，佛性受否？」答云：「佛性無受。」大師問：「汝知痛否？」沙彌答：「知痛。」大師問：「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無受？」沙彌答：「豈同木石？雖痛而心性不受。」大師語沙彌曰：「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名之無受。我忘身爲道，踏碓直至跨脫，不以爲苦，名之無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諸觸，如智證得眞正受三昧。」沙彌密受付囑。大師出家、開法、受戒，年登四十。印宗法師請大師歸制旨寺。今廣州龍興寺經藏院，是大師開法堂。法師問能大師曰：「久在何處住？」大師云：「韶州曲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寶林寺。」法師講經了，將僧俗三千餘人，送大師歸曹溪。因茲廣闡禪門，學徒十萬。

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敕迎大師入內，表辭不去。高宗大帝敕曰：「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召諸州名山禪師，集內道場供養，安、秀二德，最爲僧首。朕每諮求，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磨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卽心是佛。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磨，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稟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緇俗歸依，天人瞻仰。故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隆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

《韶州曹溪山釋迦惠能辭疾表》：「惠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爲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授東土佛心。奉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惠能久處山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民，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欽崇釋門，如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下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釋迦惠能頓首，頓首！

中使薛簡問大師：「京城大德禪師教人，要假坐禪，若不因禪定解脫得道，無有是處。」大師云：「道由心悟，豈在坐耶？《金剛經》：『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無所從來，曰生；亦無所去，曰滅。若無生滅，而是如來清靜禪；諸法空，卽是坐。」大師告言：「中使！道畢竟無得無證，豈況坐禪？」薛簡云：「簡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上指授心要，將傳聖人及京城學道者，如燈轉照，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大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云：「明譬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何得出離？」大師云：「煩惱卽菩提，無二無別。汝見有智慧爲能照，此是二乘見解，有智之人，悉不如是。」薛簡云：「大師，何者是大乘見解？」大師云：「《涅槃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卽是佛性。佛性，在凡夫不減，在賢聖不增，在煩惱而不垢，在禪定而不淨，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亦不中間及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不

變易。』薛簡問：『大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外道亦說不生不滅。』大師答曰：『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猶不滅。我說本自無生，今即無滅，不同外道。外道無有奇特，所以有異。』大師告薛簡曰：『若欲將心要者，一切善惡，都無思量，心體湛寂，應用自在。』薛簡於言下大悟，云：『大師，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爲大遠，今日始知至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念、無知、無作，不住。今日始知佛性常住不變，不爲諸惡所遷。』中使薛簡禮辭大師，將表赴京。

高宗大帝賜磨衲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敕書曰：『敕師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闡弘大法，傳諸佛心，談不二之說，杜口毗耶，聲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此也。薛簡傳師指授如來智見，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善因，得值師之出世，蒙師惠頓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修行，永永不朽。奉磨衲袈裟一領，絹五百疋，供養大師。神龍三年，四月二日下。』

又，神龍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師中興寺佛殿，及大師經坊，賜額爲法泉寺。大師生緣新州故宅，爲國恩寺。延和元年，大師歸新州，修國恩寺。諸弟子問：『和上修寺去，卒應未歸此，更有誰堪諮問？』大師云：『翁山寺僧靈振，雖患腳跛，心裡不跛，門人諮請振說法。』又問：『大師何時得歸？』答曰：『我歸無日也。』

大師在日，景云二年，先於曹溪造龕塔。後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猶未畢功，催令早了：『吾當行矣。』門人猶未悟意。某年八月，大師染疾，諸門人問：『大師，法當付囑阿誰？』答：『法不付囑，亦無人得。』神會問：『大師，傳法袈裟，云何不傳？』答云：『若傳此衣，傳法之人短命；不傳此衣，我法弘盛，留鎮曹溪。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門徒問大師曰：『云何傳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傳法之人被捐，故不付也。』大師力疾，勸誘徒衆，令求道忘身，唯懃加行，直趣菩提。某月三日，奄然端坐遷化，春秋七十有六。滅度之日，烟雲暴起，泉池枯涸，溝澗絕流，白虹貫日。巖東忽有衆鳥數千，於樹悲鳴。又，寺西有白氣如練，長一里餘，天色清朗，孤然直上，經於五日乃散。復有五色雲，見於西南。是日，四方無雲，忽有數陣涼風，從西南飄入寺舍，俄而香氣氛氳，遍滿廊宇。地皆振動，山崖崩頹。大師新州亡廣果寺，寺西虹光三道，經於旬日。又，寺前城頭莊有虹光，經一百日。衆鳥悲鳴，泉水如稠泔汁，不流數日。又，翁山寺振禪師，於房前與衆人夜間說法，有一道虹光，從南來入房，禪師告衆人曰：『和上多應新州亡也，此虹光是和上之靈瑞也。』新州尋有書報亡，曹溪門徒發哀，因虹光頓謝，泉水漸流。書至翁山，振禪師聞哀，設三七齋，於夜道俗畢集，忽有虹光從房而出，振禪師告衆人曰：『振不久住也。經云：「大象既去，小象亦隨。」』其夕中夜，卧右脇而終也。

曹溪門人，迎大師全身，歸曹溪。其時，首領不肯放，欲留國恩寺起塔供養。時門人僧崇一等，見刺史論理，方還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封裹，全身膠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至開元二十七年，有刺客來取頭，移大師出庭中，刀斬數下，衆人唯聞鐵聲，驚覺，見一孝子奔走出寺，尋蹟不獲。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其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磨卻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開元十一年有潭州瑯禪師曾事忍大師，後時歸長沙祿山寺。常習坐禪，時時入定，遠近知聞。時有大榮禪師，住曹溪，事大師經三十年。大師常語榮曰：『汝化衆生得也。』榮即禮拜歸北，路過瑯禪師處，榮頂禮問瑯曰：『承和上每入定，當入定時，爲有心耶？爲無心耶？若有心，一切衆生有心，應得入定；若無心，草木瓦礫亦應入定。』瑯答曰：『我入定，無此有無之心。』榮答曰：『若無有無之心，即是常定，常定即無出入。』瑯即無對。瑯問：『汝從能大師處來，大師以何法教汝？』榮答曰：『大師教榮，不定不亂，不坐不禪，是如來禪。』瑯於言下便悟去：五蘊非有，六塵體空，非寂非照，離有離空，中間不住，無作無功，應用自在，佛性圓通。歎曰：『我三十年來，空坐而已。』往曹溪，歸依大師學道。

僧静、僧筠《祖堂集》卷二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盧，新州人也。父名行瑫，本貫范陽，移居新州。父早亡，母親在孤。艱辛貧乏，能市賣柴供給。

偶一日賣柴次，有客姓安名道誠，欲買能柴，其價相當。送將至店，道誠與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卻出門前，忽聞道誠念《金剛經》。惠能亦聞，心開

便悟　惠能遂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云：「從何而來，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母山禮拜弟五祖弘忍大師，今現在彼山說法，門人一千餘衆，我於此處聽受。大師勸道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乏欠闕，如何拋母無人供給？」其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糧，便令惠能往去禮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

不經一月餘日，則到黃梅縣東馮母山。禮拜五祖，五祖問：「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惠能云：「從新州來，來求作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對云：「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師曰：「新州乃獵獠，寧有佛性耶？」對曰：「如來藏性遍於螻蟻，豈獨於獵獠而無哉？」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旨？」深奇其言，不復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辭慈容。後隱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南海縣制旨寺遇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裏安下。

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日正講經，風雨猛動。見其幡動，法師問衆：「風動也，幡動也？」一個云風動，一個云幡動。各自相爭，就講主證明。講主斷不得，卻請行者斷。行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心動。」從此印宗迴席座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月八日於法性寺請智光律師受戒。戒壇是宗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嘗云：「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末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師果然於此樹下演無上乘。

至明年二月三日便辭，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衆。師以一味法雨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落星布。

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則王孝和皇帝詔大師云：「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詔諸山禪師集內道場，安秀二德最爲僧首。朕每諮求法，再三辭推，云：『南方有能和尚，受弘忍大師記，傳達摩衣爲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即心是佛。』朕聞：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相傳，至如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師既稟受，並有信衣，可赴京師設化。緇俗歸衣，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大師表曰：「沙門惠能生自邊方，長而慕道。叨承忍大師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受東山佛心。伏奉天恩，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惠能久處山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邦，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恩旨彌大，欽仰釋門。恕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及諸王大子。謹奉表陳謝以聞。」釋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時中使薛簡啓師云：「京師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然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諸法空故即是如來。畢竟無得無證，豈況坐耶？」薛簡曰：「弟子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尚指授心要，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師云：「譬如一燈照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闇，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豈智慧，闇喻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何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有智之人終不如此。」薛簡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無別之性即是實性。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名之曰道。』簡曰：「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時薛簡聞師所說，豁然便悟。礼師數拜曰：「弟子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慮，無造無作，無住無爲。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諸境所遷。」

中使礼辭大師，遂持表至京，時當神龍元年五月八日。

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曰：「師辭老病，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闡弘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杜口毗耶，聲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如此。薛簡傳師指教，受如來知見，一切善惡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福因，值師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修行，永永不朽。奉磨納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養大師。」其後勅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造國恩寺。

師每告諸善知識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卽種種法生，心滅卽種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不念利益，不念散壞，自然安樂，故因此名爲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卽是道場，卽是淨土。此之名爲一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若遇法雨，各得滋長。取吾語者，決證菩提；依吾行者，定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爲衆信心不疑惑，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昔吾師有言，從吾後若受此衣，命如懸絲。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受吾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此偈已，乃告衆曰：『其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莫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緣好去。』

有人問曰：『黃梅意旨何人得？』師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尙還得也無？』師云：『我不得。』僧曰：『和尙爲什摩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問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云：『向上人分上合作摩生？』進曰：『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反地覆。」龍花卻問雲大師，大師云：「一翳不除，出身無路。」進曰：『除得一翳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大師云：『橫眠直卧有何妨？』

六祖見僧，竪起拂子云：『還見麼？』對云：『見。』祖師拋向背後云：『見麼？』對云：『見。』師云：『身前見，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拈問招慶：『曹溪竪起拂子意旨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杓柄到汝作摩生？』學人掩耳云：『和尙。』慶便打之。

爾時天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命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大衆緇俗啼泣留連大師，大師不納曰：『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尙不能違其宿命，況吾未能變易，分段之報必然之至，當有所在耳。』門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卻迴？』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問：『其法付誰？』師云：「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滅度後七十年末，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修我伽藍，再建我宗旨。』師言訖，便往新州國恩寺。飯食訖，敷坐被衣，俄然異香滿室，白虹屬地，奄而遷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

當先天二年，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眴布，青黑色碧絹爲裏，並鉢一口。

中宗勑謚大鑑禪師元和靈照之塔。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師造黃梅，得旨南來。奚因幡義，大震法雷。道明遭遇，神秀遲回。衣雖不付，天下花開。』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迂懷，惠性間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幺形，駮雜難測。父旣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鄜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卽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卽爲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爲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己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卻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敎也。』未幾造焉，忍師覩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臼，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知汝。偈辭在壁，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

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卽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衆。』至是能爰宅於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讖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

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荄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於門，四部之賓圍遶其座。時宣秘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年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緜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勑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並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間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眞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脉，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眞，肖同疇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擊鐵聲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卻行而還褫之。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瓌和一柄。朝逢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並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世鐘，爲撰《銘讚》，宋之問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礼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裊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覺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謚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眞也。迨大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眞身入城，爲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換，盡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熛向逼，一僧對舁，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勑重建塔，改爲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無疑貳。況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忍師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緇白？得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爲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叉，一摩健那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叉有强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恪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瑫，武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爲新興人也。方三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爲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輒問其人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者喜之，爲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爲善友。初，志略有姑爲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爲業。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爲尼釋之。尼卽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爲法尋師，何久滯此？』卽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觀子知識非凡者，趣嚮吾道，固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庾嶺，尊者卽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

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紿其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宰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刹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益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耆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眞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眞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問』。今遣內供奉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敭，然布諸京國，使學者修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修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差，勑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要，並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是已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爲塔之意，乃欲報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檝。」其時，大衆皆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卻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已而卽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眞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卽得舉去。』俄而，香煙倏發，北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鍱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人著孝經而混言類孝子者蓋順乎祖師隱語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鍱護處，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瑫禪師，令瑫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瑫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溪。憲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灑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携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於今，賴之詳此，豈眞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傳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力士共射一堅洛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箭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又有强弱，蓋射勢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躬而獲賞，其喻近之矣。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時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

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廬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並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

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

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並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勑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勑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卧輪非名卽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往。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飧，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守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敎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檀施珍異，文繁不錄。

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

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勑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部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紀事

道原《景德傳燈録》卷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僧舍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醪荅，曾未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並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並賜摩納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勑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勑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

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卻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繕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達磨禪宗》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常入市，聞客誦《金剛經》，問曰：『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讀此可以見性成佛，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爲友。志略姑爲尼常讀《涅槃》，師暫聽即說。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尼異之，號爲行者。居人瞻禮請住寶林。咸亨中，至黃梅，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傳衣授法。時衆七百，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並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諍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衣，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旛動心自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禪要，因出信衣，令衆瞻禮，印宗即爲鬚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受戒，梁眞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州寶林。即曹溪也。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辭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弟子奉靈體反葬於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比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衣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謚大鑑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爲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爲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讓，讓傳馬祖，其下爲臨濟、潙仰，是爲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爲之變。一棒一喝，一唱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猶應病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是蓋示後人以遍參之意，可不知乎。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六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掬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爲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及返曹溪，雨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

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一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衆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珎重卽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眞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玎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埒，及忍亟，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陋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

雜録

惠昕《六祖壇經序》 原夫眞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衆塵易染，能止心念，衆惡自亡。衆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十方，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無所惑亂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爲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〇 南海經略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於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耡，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噩，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勤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又卷一五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

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師語，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祩宏《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六祖壇經》　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研，《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

玄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永嘉玄覺禪師》　永嘉眞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世。《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麁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麁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義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義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

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是非是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於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雜録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禎《御選語録序・永嘉編序》

古人遇時節因緣，每云言下大悟。夫言下大悟，悟不在言也。韓盧逐塊，乃於言中求悟，夢到驢年，是爲執指求月者。黃梅曹溪，密室夜分，傳衣授受，究何曾道一字耶？迨後黃梅送曹溪，至九江驛邊，兩人共語，曹溪云：『祇合自性自度。』黃梅云：『如是如是！』夫既自性自度，則黃梅何授，曹溪何受乎？雖然，此正黃梅所授，曹溪所受也。永嘉之於曹溪，更可分明舉似天下後世。夫永嘉參承止一宿耳，故謂之『一宿覺』。今觀其問答語，永嘉全是逆水之機，毫無順水之意，然則曹溪何授，而永嘉何受乎？不知永嘉正從此得曹溪法乳，不可誣也。蓋使有一實法與人，而曰法乳，直同馬生馬、驢生驢耳。若此魔外別生魔外，又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尚安得稱慧命哉？永嘉言句，西竺推爲東土大乘論。朕披覽之，嘉其修悟雙圓，乘戒兼妙，自淺之深，淺深一致，實惟宗徒指南。爰加刪訂，刊示十方叢林焉。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

印宗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會稽山妙喜寺印宗傳》

釋印宗姓印氏，吳郡人也。母劉氏始娠，鄰家咸見一沙門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劉曰：『願爲子焉。』母夢同此，再三陳讓，不克。父夢有饋栴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劉。劉頓厭葷羶，俗間食味隔在脣吻之外。及生而長，從師誦通經典，末最精講者《涅槃經》。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揚道化。上元中，勅入大愛敬寺

居，辭不赴，請於蘄春東山忍大師諮受禪法。復於番禺遇慧能禪師，問答之間，深詣玄理。還鄉地，刺史王胄禮重殊倫，請置戒壇，命宗度人，可數千百。續勅召入內，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諸達者語言總錄焉。又奉勅江東諸寺院天柱、報恩各置戒壇度人。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年八十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慧沼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淄州慧沼傳》 釋慧沼，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警慧，始預青衿，依於座序，誦習該通。入法修身，不違戒範，乃被時諺沼闍黎焉。次攻堅於經論，善達翻傳。自柴三藏到京，恒窺壺奧。後親大乘基師，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於崇福寺譯《大寶積經》，沼預其選，充證義，新羅勝莊法師執筆，沙門大願、塵外皆一時英秀，當代象龍。於時武平一充使，盧藏用、陸景初總預斯場。中書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經院，歎曰：『清流盡在此矣，豈應見隔？』因奏請乞同潤色新經。

初，沼證義於義淨譯場，多所刊正，訛言舛義，悉從指定，無敢踰制。後著諸《疏》義，號淄州沼也。

佛陀波利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五臺山佛陀波利傳》 釋佛陀波利，華言覺護，北印度罽賓國人。忘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礼拜，悲泣雨淚，冀覩聖容。倏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礼。』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不賫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卽是徧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山更礼。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利驚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國取得經廻，既達帝城，便求進見。有司具奏，天皇賞其精誠，崇斯祕典，下詔鴻臚寺典客令杜行覬與日照三藏於內共譯。譯訖，儀絹三十匹，經留在內。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請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專切，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得經，彌復忻喜，乃向西明寺訪得善梵語僧順貞，奏乞重翻。帝俞其請，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前杜令所譯者，呪韻經文少有同異。波利所願既畢，卻持梵本入於五臺，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隱金剛窟，今永興龍首岡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

大曆中南嶽雲峰寺沙門法照入五臺山礼金剛窟，夜之未央，兜責撲地。忽見一僧長七尺許，梵音朗暢，稱是佛陀波利。問曰：『阿師如此自苦，得無勞乎？有何願樂？』照對曰：『願見文殊。』曰：『若志力堅強，眞實無妄，汝可脫履於板上，咫尺聖顏，令子得見。』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見一院題額云

金剛般若寺，字體閑健，光色閃爍。其院皆是異寶莊嚴，名目不暇。樓觀複沓，殿宇連延，罘罳密緻，鈴鐸交鳴，可二百所。間有秘藏，中緘《金剛般若》並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覩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從旁午，宣言慰勞，分茶賦食訖。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許。臨別勉之，努力修進，再來可住。照還至板上蹋履，迴眸之際，波利隱焉。

系曰：道家尸解，說有多端。或隱真形而存假質，矧以登地大士，漏盡羅漢？或此在他亡，或分身易態，皆以之爲遊戲耳，以之爲利物焉。其佛陀波利出沒無恒，變化何極，出金剛窟接法照師，蓋與之有緣，闖然而現。故杜多迦葉久隱諸峯，晉法顯往遊靈鷲，見於山下焉。

神楷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周京兆崇福寺神楷傳》 釋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即漢末林宗之後。世襲冠裳，後隨父宦於秦，爲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幼而聰敏，立志弗羣，不樂浮榮，誓求剪落，礼明恂法師爲弟子，即大乘恂也。洎乎年滿受具，於經論義理，大小該通，耳聞口誦，譬鮮氈之易染。遂講《攝大乘》、《俱舍》等論，穎晤輩流罕有齊駕。後因講《淨名經》，見占師判處，喟然歎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乃於安陸白趙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於剡溪南巖之下，映水塑貌。今有池，已涸矣，巖下石隙縫間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殯於此。遊人下窺，歷歷皆覩。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王出家，及翻經論，勑諸道高行才學僧並赴京師，遂應詔而入，配居崇業寺。至天后朝，方行其《疏》。後卒於此寺，弟子遷塔於南逍遙園焉，實大乘基之法門猶子也。

系曰：楷師遺迹，何京兆、剡溪二處？孰是？令人疑惑，若兩家之俱見蔔訓焉。此乃古人名顯於四方，因子孫南北遷徙，追念先宗，遂有僑置焉。如晉氏渡江，衣冠之家多立祖先之遺迹同也。若然者，剡則是楷會遊歷之地也。

浮丘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太原崇福寺浮丘傳》 釋浮丘，姓張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絕倫。於《瑜伽論》差成精博，旁綜羣書，言分雅俗，四方學者爭造其門。然訥於宣剖，敏於通解，深藏若虛，庸庸品類多所不知。於時哲公露其頭角，博聞強識之者懼其觝觸，豈況諸餘乎？哲惟神伏丘之義學，故謂爲『法海』焉。享年七十餘，終於所居，然未聞其有所著述矣。

圓暉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中大雲寺圓暉傳》 釋圓暉，未詳何許人也。關輔之間，聲名籍甚，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幼於《俱舍》一門，最爲銳意。時禮部侍郎賈曾歸心釋氏，好樂斯文，多命暉談此宗相，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繁者則得非得章。爰請暉師略伸梗概，究其光師《疏義》繁極難尋。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合，因節略古《疏》，頌則再牒，而《釋論》乃有引而具注，甚爲徑捷，學者易知。

後有崇廙著《金華鈔》十卷以解焉。光、寶二師之後，暉公間出，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

一行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 釋一行，俗姓張，鉅鹿人也。本名遂，則唐初佐命郯國公公謹之支孫也。丱歲不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覽，已暗誦矣。因遇普寂禪師大行禪要，歸心者衆，乃悟世幻，禮寂爲師，出家剃染。所誦經法，無不精諷。寂師嘗設大會，遠近沙門如期必至，計逾千衆。時有徵士盧鴻，隱居於別峯，道高學富，朝廷累降蒲輪，終辭不起。大會主事先請鴻爲導文，序讚邑社。是日鴻自袖出其文，置之机案。鐘梵既作，鴻謂寂公曰：『某爲數千百言，況其字僻文古，請求朗焉者宣之，當須面指適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紙覽而微笑，復置机案。鴻怪其輕脫。及僧聚於堂中，行乃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降歎不能已，復謂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自是三學名師，罕不諮度。因往當陽，值僧眞，纂成《律藏序》，深達毗尼。然有陰陽讖緯之書，一皆詳究，尋訪筭術，不下數千里，知名者往詢焉。未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溪，淡然岑寂。行立於門屏，聞院中布筭，其聲蔌蔌然。僧謂侍者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計合到門，必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子。又謂侍者曰：『門前水合卻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決焉，門前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公卿籍甚。玄宗聞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宮籍以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於掌，言多補益。

時邢和璞者，道術人，莫窺其際，嘗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眞聖人也。』漢落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落下閎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又於金剛三藏學《陀羅尼秘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復同無畏三藏譯《毗盧遮那佛經》，開後佛國，其傳《密藏》，必抵淵府也。睿宗、玄宗並請入內集賢院，尋詔住興唐寺。所翻之經，遂著《疏》七卷，又《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其曆編入《唐書・律曆志》，以爲不刊之典。又造游儀，黃赤二道以鐵成規，於院製作。

次有王媼者，行鄰里之老嫗，昔多贍行之貧，及行顯遇，常思報之。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況師帝王雅重，乞奏減死，以供母之殘齡！』如是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耶？』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媼戟手曼罵曰：『我居鄰周給迭互，綳褓間抱乳汝。長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愛，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速歸。』明日，果有猳彘引犰七個，淨人分頭驅逐，猳母走矣，得犰而歸。行已備巨瓮，逐一入之，閉蓋，以六乙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詔入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耶？』對曰：『昔後魏曾失熒惑星，至今帝車不見。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猶隕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又開元中嘗旱甚，帝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勑令中官同於內庫中徧視之，皆言弗類。數日後指一古鑑，鼻盤龍，喜曰：『此眞龍也。』乃將入壇場，一日而雨。其異術通感爲若此也。

玄宗在大明宮，從容密問社稷吉凶並祚運終畢事，行對以他語。帝詢之不已，遂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帝大悅。復遣帝一金合子，形若彈丸，內貯物，撼必有聲，發之不得，云：『有急則開。』帝幸蜀，倉黃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憶啓之，則藥分中當歸也。帝曰：『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復見萬里橋，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乃告謝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爲梁滅，終行之言『社稷畢得終吉』也。

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將輿病入辭，小間而止。玄宗此夜夢瞰禪居，見繩牀紙隔開扇，曉而驗問，一如所覩。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爲行祈福，危疾微愈。其寵愛如是。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口無一言，忽然浴香水換衣，趺坐正念，怡然示滅。一云：辭告玄宗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礼本師，即寂也。時河南尹裴寬正謁寂，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款話。且請踟躕休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寂何爲。見潔淨正堂，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須，叩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僧號天師，始見於此，言天子師也。行入，頗怒切之狀，礼寂之足，附耳密語，其貌愈恭。寂但頷麐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礼，礼語者三，寂唯言『是是，無不可者。』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瞑目而坐，手掩伺息，已絕。四衆弟子悲號沸渭，撼動山谷，乃停神於罔極寺。自終及葬，凡經三七日，爪甲不變，髭髮更長，形色怡悅，時衆驚異。帝覽奏悲愴曰：『禪師捨朕，深用哀慕！』喪事官供，詔葬於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天下釋子榮之。

義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義忠傳》 釋義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也。年始九歲，宿殖之性，志願出家，得淄州沼闍黎爲師，若鳳巢中之生鵷鶵也。少秉奇操，慧解不倫。沼授與《大涅槃經》，時十三歲矣。相次誦徹四十卷，衆皆驚駭，號空門奇童也。二十登戒，學《四分律》，義理淹通。旁習《十二門論》二本，即當講演。沼師知是千里之駿，學恐失時，聞長安基師新造疏章，門生塡委，聲振天下。乃師資相將，同就基之講肆，未極五年，又通二經五論，則《法華》、《無垢稱》及《百法》、《因明》、《俱舍》、《成唯識》、《唯識道》等也。由茲開奬，弟子繁多，講樹別茂於枝條，義門旁開於關竅，乃著《成唯識論纂要》、《成唯識論鈔》三十卷、《法華經鈔》二十卷、《無垢稱經鈔》二十卷、《百法論疏》最爲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於今盛行勿過忠本。所謂列羣玉，貫衆花，玉裝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輩流首伏，聲彩悠颺。況基師正照於太陽，忠也旁銜於龍燭，四方美譽，千里歸心者，不可勝筭矣。傳持靡怠，僅五十餘年，計講諸教七十許徧。

至年七十二，忽起懷土之心，歸於昭義，示同初夏誦戒行道。每一坐時，面向西北，仰視兜率天宮，冥心內院，願捨壽時得見天主，永離凡濁，終得轉依。一日，晨興澡洗訖，整肅容儀，望空礼拜，如有哀告之狀。少頃，結加趺坐，囑付流通教法之意畢，忽異香滿室，彩雲垂空。忠合掌仰視曰：『穢弱比丘，何煩大聖躬來引接？』言盡而化。鄉人道俗建塔供養，全身不壞，至今河東鄉里高岡存焉。

德感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四《唐洛京佛授記寺德感傳》 釋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儀容瓌麗，學業精贍，衆典服勤，於《瑜伽論》特振聲彩。天皇大帝徵爲翻經大德。又與勝莊、大儀等同參義淨譯場，對敭受賜，言謝瀏亮。帝悅，尋授封昌平縣開國公，累井田至三千戶。帝爲讚曰：『河汾之寶，山嶽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塵纓。緇門仰德，紺宇馳聲。式亞龍樹，爰齊馬鳴。』爲時君之所貴，爲若此也。御製風行，緇伍榮之。後充河南佛授記寺都維那，晚升寺任，中外肅然。終年六十餘，著《義門》行於世。如其七方便人迴心漸頓悟義，與湛法師爲勍敵耳，故交綏而退焉。

善無畏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　釋善無畏，本中印度人也，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梵名戍婆揭羅僧訶，華言淨師子，義翻爲善無畏；一云輸波迦羅，此名無畏，亦義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國難分王烏茶。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賫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得軍民之情。昆弟嫉能，稱兵構亂，鬩牆斯甚。薄伐臨戎，流矢及身，掉輪傷頂。天倫既敗，軍法宜誅，大義滅親，忍而曲赦。乃抆淚白母，及告羣臣曰：『向者親征，恩已斷矣。今欲讓國，全其義焉。』因致位於兄，固求入道。母哀許之，密與傳國寶珠，猶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濱，遇殊勝招提，得法華三昧。聚沙爲塔，僅一萬所。黑蛇傷指而無退息。復寄身商船，往遊諸國，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所行萬里。屬商人遇盜，危於併命，畏恤其徒侶，默諷眞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羣盜果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依，指蹤夷險。尋越窮荒，又逾毒水，纔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問捨位之由，稱歎不足。是日攜手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丕變。畏風儀爽俊，聰叡超羣，解究五乘，道該三學，總持禪觀，妙達其源，藝術伎能，悉聞精練。初詣那爛陀寺，此云施無厭也，像法之泉源，衆聖之會府。畏乃捨傳國寶珠瑩於大像之額，晝如月魄，夜若曦輪焉。寺有達摩掬多者，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其實八百歲也，玄奘三藏昔曾見之。畏投身接足，奉爲本師。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視其鉢中見油餅尚溫，粟飯猶暖，愕而歎曰：『東國去此十萬餘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眞可學焉。』後乃授畏《總持瑜伽三密教》也，龍神圍遶，森在目前，其諸印契，一時頓受。即日灌頂，爲人天師，稱曰三藏。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薩以綱總攝於諸定，頓升階位，鄰於大覺，此其旨也。於時畏周行大荒，徧礼聖迹，不憚艱險，凡所履處，皆三返焉。又入雞足山，爲迦葉剃頭，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有猛獸前導，深入山穴。穴明如晝，見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得未曾有。復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經》，鎔中金爲窣覩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遊方日久，謂爲已歿，旦夕泣淚而喪其明，洎附信問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滅後，外道崢嶸九十六宗，各專其見。畏皆隨所執破滯析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任器，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觀佛。掬多曰：『善男子，汝與震旦有緣，今可行矣。』畏乃頂辭而去。

至迦濕彌羅國。薄暮次河，而無橋梁，畏浮空以濟。一日，受請於長者家，俄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復至烏萇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奚厥之庭，安禪定於可敦之樹，法爲金字，列在空中。時奚厥宮人以手按乳，乳爲三道飛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舉刃三斫而肢體無傷，揮劍者唯聞銅聲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染，掬多自宮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相，寧有病耶？』言訖沖天，之洗然而愈。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胡人貪貨，率衆合圍，畏密運心印，而蕃豪請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州。』礼足而滅，此亦猶迦毗羅神送連眉也。畏以駝負經，至西州，涉於河，龍陷駝足，沒於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龍宮，宣揚法化，開悟甚衆。及牽駝出岸，經無沾濕焉。

初畏途過北印度境，而聲譽已達中國，睿宗乃詔苦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眞僧相見，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此，與夢合符，帝悅有緣，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寶大士於大宮，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斯爲盛。時有術士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承詔御前，角其神異。畏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所施矣。開元四年丙辰，賫梵夾

始至長安，勅於興福寺南院安置。續宣住西明寺，問勞重疊，錫賚異常。至五年丁巳，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菩薩所聞持法》一卷，沙門悉達譯語，無著筆受綴文，繕寫進內。帝深加賞歎，有勅畏所將到梵本並令進上。昔有沙門無行西遊天竺，學畢言歸，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獲夾葉悉在京都華嚴寺中，畏與一行禪師於彼選得數本，並《總持妙門》，先所未譯。十二年，隨駕入洛，復奉詔於福先寺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經》。其經具足梵文有十萬頌；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沙門寶月譯語，一行筆受，刪綴辭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緣，利益要門，斯文為最。又出《蘇婆呼童子經》三卷，《蘇悉地揭羅經》三卷，二經具足呪毗奈耶也，即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羅者，不合輒讀誦，猶未受具人盜聽戒律也。所出《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一卷，即《金剛頂梵本經成就一切義圖略》譯少分耳。畏性愛恬簡，靜慮怡神，時開禪觀，獎勸初學。奉儀形者蓮華敷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潤於心田，超然覺明，日有人矣。法侶請謁，唯尊奉長老，資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門人之禮焉。一行禪師者，當王宗重，時賢所歸，定慧之餘，陰陽之妙，有所未決，亦咨稟而後行。

畏嘗於本院鑄銅為塔，手成模範，妙出人工。寺衆以鋪金玉廣，庭除深隘，盧風至火盛，災延寶坊。畏笑曰：「無苦，自當知也。」鼓鑄之日，果大雪蔽空，靈塔出鑪，瑞花飄席，衆皆稱歎焉。又屬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數當然也，若苦召龍致雨，必暴，適足所損，不可為也。」帝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風雷亦足快意。」辭不獲已，有司為陳請雨具，旛幢螺鈸備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鉢水，以小刀攪之，梵言數百呪之。須臾有物如龍，其大如指，赤色矯首，瞰水面，復潛於鉢底。畏且攪且呪，頃之，有白氣自鉢而興，逕上數尺，稍稍引去。畏謂力士曰：「敢去，雨至矣。」力士馳去，迴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力士纔及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街中大樹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盡霑濕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謝。又邙山有巨蛇，畏見之，歎曰：「欲決猪洛陽城耶？」以天竺語呪數百聲，不日蛇死。乃安祿山陷洛陽之兆也。一說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師房，示為麤相，宣頗嫌鄙之。至中夜，宣捫虱投於地，畏連呼「律師撲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薩，詰旦攝衣作禮焉。若觀此說，宣滅至開元中僅五十載矣，如畏出沒無常，非人之所測也。

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現具威儀，資律師護喪事。二十六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琅邪王氏痛其安仰，如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一禪師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於旁，有同孔墓之戀。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請，徵驗隨至，且多檀施。錦繡巾帕，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於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爭施禪帕淨巾澡豆，以資浴事。今上禳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心願焉。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瑜伽密教》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遜國遺榮，出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國，演《遮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字於空中，其徑尋文【略】及過，龍河駝負經竟入水，無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於壁，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為教主。秋旱，詔禱雨，師以數定為難曰：「必欲致雨，恐龍暴物。」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握小刃攪之，誦密言百過。俄有物若蚪，矯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速歸。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弥日方息。又以積雨不止，即捏泥為五媼，作梵語向之，若此言者，即刻而霽。譯《毗盧遮那》、《蘇悉地揭羅》等經十餘部，弟子寶月、一行皆足受道。數求還西，上安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眞體不壞，塔於龍門之西山。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六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一夕夢梵僧竭見，風度環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摹圖於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然異之，館於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其後秋旱，帝庶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

雨。畏難之，奏以旱數當架，若苦召龍，恐暴物。帝再遣諭旨，人苦秋暑，雖暴風疾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麗，畏笑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民悚懼，彌日而息。又嘗霖霪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媼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罵者，即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藏》、《毗盧遮那》、《蘇息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叅預其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還，帝堅留不許。

普寂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於經律。臨文揣義，迥異恒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爲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勑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礼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於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絰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搢紳之譏生於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見可愛矣。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攝時誘，宜哉。譬諸僧躭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邪？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雜録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七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因薦與則天，得度爲僧。秀歿，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勑賜號大照禪師。葬日，河東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於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市易幾廢。

義福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黍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

年，從駕往東都，經浦號二縣，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賫旛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礼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

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昳，當爲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

又釋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斲雕爲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於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眞。其塔會昌中例從墮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道氤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傳》 釋道氤，俗姓長孫，長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因有娠焉。母常聽講讀大乘經，曉夜不輟，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誕彌，異香芬馥；成於童稚，神氣俊秀，學問詳明。應進士科，一舉擢第，名喧日下，才調清奇，榮耀親里。後有梵僧扣門分衛，飯訖，願寓宵宿。氤接之談話，言皆詣理，梵僧稱歎。明曉辭訣，方出門，閃然不見。氤由此無調選之心矣，乞願出家將知良珠度寸，雖有白伽之水，不能掩其雲也，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利心焉？乃礼京招福寺愼言律師爲師，請益無替。及登戒法，旋學律科，又隸經論，如是內外偕通矣。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謂氤曰：『籍汝少俊，可爲余造《西方讚》一本。』遂襞紙援毫，略不停綴，斯須已就，其辭典麗，清淨佛國，境物莊嚴，臨文若現前矣。禮師讀訖，顧左右諸德曰：『奇才秀句，吾輩莫能測也。』自後伏膺窗案，晝夜精勵，辯給難詶，善於立破。禮師仰其風規，嘗於稠人廣衆中宣言曰：『氤之論端，勢若泉涌。』從此聞天，供奉朝廷。玄宗幸雒，勅與良秀、法修隨駕。御史李竫同請氤於天宮寺講《淨業障經》，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誰可闡揚？奏召天下英髦學兼內外者集於洛京福先寺，大建論場。氤爲衆推許，乃首登座，於《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竪立大義六科，敵論諸師茫然屈伏。一行驚異曰：『大法梁棟，伊人應焉。余心有憑，死亦足矣。』及乎大駕西還，勅令扈從。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賜藥並方，詔曰：『法師將息，朕此藥並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來西京。』其顧遇也若此。仍屬此際一行遷神，勅令東宮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推氤表白，法事方畢。宰相張燕公說執氤手曰：『釋門俊彥，宇內罕匹。幸附口錄向所導文一本，置於篋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

開元十八年，於花萼樓對御定二教優劣，氤雄論奮發，河傾海注。道士尹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論宗乖舛。帝再三嘆羨，詔賜絹伍伯匹，用充法施。別集《對御論衡》一本，盛傳於代。後撰《大乘法寶五門名教》並《信法儀》各一卷、《唯識疏》六卷、《法華經疏》六卷、《御注金剛經疏》六卷。初，玄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爲消滅』，雖提兔翰，頗見狐疑，慮貽謬解之愆，或作餘師之義。遂詔氤決擇經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經力，十聖三賢，亦不可測。陛下曩於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終無滯礙也。續宣氤造《疏》矣。四海嚮風，學徒麟萃，於青龍寺執新《疏》，聽者數盈千計，至於西明、崇福二寺。講堂悉用香泥，築自水際至於土面，莊嚴之盛，京中甲焉。開元二十八年，有疾將終，遣門弟子賫遺表云：『某末品輕生，虛均雨露，得陪緇伍，許自精修。雖常袒右肩，無施舉袂之役，而執錫舒步，得蠲負載之勞。

屬以時暢玄功，德揚眞化，不謂勤劬慕學，造次養生。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湯藥無救。泉門自掩，安沐堯風；夜臺一歸，寧逢舜日。有定瘞於蒼隴，無再謁於丹墀」云。時帝覽惻怛，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瓌將絹五十匹，就院弔贈，宣口勑奉問。氤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寂滅，痛惜良深，未審擬於何處安厝。賜到絹帛等，聖恩追悼，生榮死哀，光於僧伍。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於終南山陰逍遙園側，白塔存焉。

行思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青原行思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沒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卻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鉗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鉗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金剛智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落伽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爲建支王師。智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無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不樂習尼揵子諸論，乃削染出家，蓋宿殖之力也。後隨師往中印度那爛陀寺，學修多羅、阿毗達磨等。洎登戒法，徧聽十

八部律。又詣西印度學小乘諸論及《瑜伽三密陀羅尼門》。十餘年全通三藏。次復遊師子國，登楞伽山，東行佛誓，躶人等二十餘國，聞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

開元己未歲，達於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度於四衆。大智、大慧二禪師，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禮焉。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於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鉤，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若使一行禪師誰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爍爍，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城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來觀其處，日千萬人，斯乃壇法之神驗也。於時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門，所司希旨，奏外國蕃僧遣令歸國，行有日矣。侍者聞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勅，吾終不去。」數日，忽乘傳將之鴈門，奉辭，帝大驚，下手詔留住。

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於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迴，略覲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像，又勸河東郡王於毗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凡先覺多此類也。智理無不通，事無不驗，經論戒律祕呪餘書，隨問剖陳，如鐘虛受。有登其門者，智一觀其面，永不忘焉。至於語默興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

自開元七年，始屆番禺，漸來神甸，廣敷《密藏》，建曼拏羅，依法製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尚斯教，數就諮詢，智一一指授，曾無遺隱。一行自立壇灌頂，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請譯流通。十一年，奉勅於資聖寺翻出《瑜伽念誦法》二卷、《七俱胝陀羅尼》二卷，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岳沙門溫古筆受。十八年，於大薦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觀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門智藏譯語，一行筆受，刪綴成文。復觀舊隨求本中有闕章句，加之滿足。智所譯總持印契，凡至皆驗，祕密流行，爲其最也。兩京稟學，濟度殊多，在家出家，傳之相繼。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毗盧庶那佛，旋遶七帀，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並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於龍門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傳教弟子不空奏舉，勅謚國師之號。灌頂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素所歸奉，述碑紀德焉。

系曰：五部曼拏羅法，攝取鬼物，必附麗童男處女，去疾除祆也絕易。近世之人，用是圖身口之利，乃寡徵驗，率爲時所慢。吁，正法醨薄，一至於此！

紀事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六

八月壬申朔，三藏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逝矣。」至時，遶毗盧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鴈門，不允。遂遷薦福寺。爲人語默，興居容止凝粹，喜慍不形於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爲勝己，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慧苑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 釋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茂才，厭彼塵寰，投於淨域，礼華嚴法藏爲師。陶神練性，未幾深達法義，號上首門人也。有勤無惰，內外該通，華嚴一宗，尤成精博。苑依《寶性論》立四種教，爲有四類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則凡夫、聲聞、辟支、初心菩薩也。一迷眞異執教，當凡夫；二眞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眞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四眞具滿教，當識如來藏者也。諸師處判，或依或違，然其綱領教乘一家之說。次以新譯之經未有音釋，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經書，恢張詁訓，撰成二卷，俾初學之流不遠求師，覽無滯句，旋曉字源。然稟從賢首之門，不負庭訓之美也。

懷讓

傳記

僧静、僧筠《祖堂集》卷三 怀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嶽，姓杜氏，金州人也。初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於上像。儀鳳二年四月八日生，感此瑞氣，刺使瞻見，奏聞高宗。帝曰：『此氣何瑞？』太史曰：『國之法寶，非染俗貴，在於安康、金州分野。』時金州太守韓偕具錄奏上，帝曰：『僧瑞宜加善慶。』勑韓偕親往存毓，厚賜安慰。是時杜氏名曰光奇，家內有三子。於三子中其應瑞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怀恩讓，不與競。父母號之名爲讓。子至於十載，唯愛佛經。有三藏玄靜過舍說法，告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後當獲上乘，至幽至微，會於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辭父母，往荆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師。經於八年便怀讓，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於當寺受戒，至久視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嘆曰：『我受戒今經五夏，廣學威儀而嚴有表，欲思眞理而難契焉。』又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胜者。』時有坦然禪師睹讓嗟嘆，乃命雲游，博問先知。至嵩山安和尚處，坦然問西來意話，坦然便悟，事安和尚。師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問：『子近離何方？』對曰：『離嵩山，特來礼拜和尚。』祖曰：『什摩物與摩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在於左右一十二載，至景雲二年礼辭祖師。祖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還假修証不？』對曰：『修証即不無，不敢汙染。』祖曰：『即這個不汙染底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記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馬駒踏殺天下人。汝勿速說此法，病在汝身也。』

馬和尚在一處坐，讓和尚將磚去面前石上磨。馬師問：『作什摩？』師曰：『磨磚作鏡。』馬師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尚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也？』馬師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又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法無住，不可取捨，何爲之乎？汝若坐佛，卻是殺佛。若執坐相，非解脫理也。』馬師聞師所說，從座而起，礼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於道。』又問：『和尚見道，當見何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觀？』師曰：『心地法眼能見於道，無相三昧亦复然乎？』馬師曰：『可有成壞不？』師曰：『若契於道，無始無終，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亂，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爲道。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后鏡明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爲什摩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

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二日終，勑謚大慧禪師最胜輪之塔。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荊南玉泉寺，事忍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觀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覲能公。能公怡然，無馨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濩》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爲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於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嶽，舉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覩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於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爲子，及汝爲孫，一燈所傳，何有盡者？』

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於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於別峯。

元和中，寬、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忌焉。寶曆中，勅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

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嘗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紀事

道原《景德傳燈録》卷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略】往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邪。師曰，坐禪豈得作佛邪。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揔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云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鬬鹽醬。喫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頤藏主《古尊宿語録》卷一

南嶽大慧禪師，諱懷讓，金州人也。俗姓杜，於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遂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惟師最小。年始三歲，炳然殊異，性惟恩讓，父乃安名懷讓。至年十歲，惟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嘆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禪師》。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禮六祖。六祖問：『什麼處來？』師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與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云：『某甲有個會處。』祖云：『作麼生？』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汝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見孫腳下行。金鷄解啣一粒粟，供養什邡羅漢僧。」又識傳道一法心裏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探水月，將照二三人。』祖云：『先師有言：「從吾向後勿傳此衣，但以法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惟示道化。」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侍奉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南嶽，居般若寺。示徒，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碍。非遇上根，宜慎辭哉。』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師云：『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麼處去？』僧云：『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云：『雖然不鑑照，謾它一點不得。』馬祖居南嶽傳法院，獨處一庵，唯習坐禪，凡有來訪者都不顧。師往，彼亦不顧。師觀其神宇有異，遂憶六祖讖，乃多方而誘導之，

一日將甎於庵前磨，馬祖寧不顧。時既久，乃問曰：『作什麼？』師云：『磨作鏡。』馬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師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祖乃離座云：『如何即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云：『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聞斯示誨，豁然開悟，禮拜，問云：『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馬祖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師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馬祖一蒙開悟，心地超然。侍奉十秋，日益深奧。師入室弟子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談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後馬祖闡化於江西開元寺，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云：『未見通個消息來。』遂遣一僧去，囑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記取答話來。僧如教，迴舉似師：『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示寂於南嶽。勅謚大惠禪師，最勝輪之塔，吏部侍郎歸登撰塔記。

智昇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 釋智昇，未詳何許人也。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於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每慊聶道眞、道安，至於明佺、宣律師各著《大藏目錄》，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謂之《音錄》、《魏漢》等錄，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為精要。何耶？諸師於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眞僞相亂。或一經為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黜而不留，可謂藻鑑。杜塞妖僞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距不知幾百數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紀》四卷，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昇之右矣。

玄逸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兆華嚴寺玄逸傳》 釋玄逸，姓竇氏，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繁柯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以靡麗自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蕭灑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眞寂之場，糠粃膏粱，么麼軒冕。既而形廁緇伍，學追上流，秘藏香龕，披閱通理。一日，喟然興歎曰：『去聖日遠，編簡倒錯，或止存夏五，或濫在魯魚，加以筆扎偷行，校讎喪句。若犍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脫錯後先，日見乖訛，迷而不復，有一於此，彝倫攸斁！』遂據古今所撰目錄，及勘諸經，披文已浩於几案，積卷仍溢於堂宇。字舛者詳義而綸之，品差者賾理而綱之。星霜累遷，功業克著。非夫心斷金石、志堅冰蘗者，曷登此哉！既綜結其科目，諒條而不紊也，都為三十卷，號《釋教廣品曆章》焉。考其大小乘經律論，並東西土賢聖集，共一千八十部，以蒲州、共城二邑紙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俾後世無悶焉。其章頗成倫要，備預不虞，古之善制。有樂陵尹靈琛為序。逸後不知所終。

神會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洛京菏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斂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間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答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答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淪之魚鮒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中，御史盧弈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往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於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於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礼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於洛陽寶應寺，勅謚大師曰眞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貴其漸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彌盛，如能不自異，外護已成，則可矣。況乎旁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行難耳。無令固己而損法，慎之哉！」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菏澤神會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個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即菏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卻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卻滅，將滅滅卻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卻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卻生，令人心離境。』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於龍門。

禮宗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越州禮宗傳》 釋禮宗，俗姓宋，會稽人也。道氣曾壯，志求玄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習之心，未嘗少懈。師誨之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矣。」乃奮藻摭華，注《涅槃經》，懷鉛握槧，周於二載。挫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十卷焉。及鄭卿尚書典郡，聞其盛名，致疏往請，確然拒而不赴。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暴終，入一處，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官廳，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畝。判官身旁舊識者張思義，招手呼馮曰：「吾是汝舅，曾爲洛陽倉吏，被長官越格誣殺，兼假貸太平寺中錢及油麪，於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致此暴卒。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登即關奏，判放卻還人世。臨行，張語馮曰：「在閻浮一日造功德，得福無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此《涅槃經》者，禮宗大師注解，從天台傳授，每有善神守護。」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重生處，囑之曰：「汝去洛城道光坊內十字街第三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樹，爲問妻兒安否？」馮起尋經本，未獲，而又死，經三日，立限歸寫經鑄鐘功畢。馮在世得四十八年終。宗亡，春秋九十七焉。

本淨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司空本淨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於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卻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

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眞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卻一眞性，卻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會有故。故知眞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

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法海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吳興法海傳》　釋法海，字文允，姓張氏，丹陽人。少出家於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塲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壑納川，鄧林聚羽。是以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該通。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椎輪也。』天寶中，預揚州法愼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顏、冉焉。復與杼山晝公爲忘形之交，林下之遊。黑白二徒，多從求益焉。

不空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 釋不空，梵名阿月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徹矣。師大異之，與受菩薩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荼羅，驗以擲花，知後大興教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諳異國書語。師之翻經，常令共譯。凡學《聲明論》，一紀之功，六月而畢。誦《文殊普賢行願》，一年之限，再夕而終。其敏利皆此類也。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於三載，師未敎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眞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毗盧庶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即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謚已畢，曾奉遺旨，令往五天並師子國，遂議遐征。

初至南海郡，採訪使劉巨鄰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空自對本尊祈請旬日，感文殊現身。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誡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並弟子含光、慧辯等三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疎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崑崙舶，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辯等亦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辯誦《娑竭龍王經》，逡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將入城，步騎羽衛，駢羅衢路。王見空，礼足請住宮中，七日供養。日以黃金斛滿盛香水，王爲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輔佐，如王之禮焉。空始見普賢阿闍梨，遂奉獻金寶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並許含光、慧辯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踴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

至天寶五載還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奉勑權止鴻臚。續詔入內立壇，爲帝灌頂。後移居淨影寺。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自持寶箱賜紫袈裟一副，親爲披擐，仍賜絹二百匹。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缾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缾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勑令再止，隋止隨効。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勑再留。十二載，勑令赴河隴節度使哥舒翰所請。十三載，至武威，住開元寺，節度使洎賓從皆願受灌頂，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別爲功德使開府李元琮受法，並授金剛界大曼荼羅。是日道場地震，空曰：「羣心之至也。」十五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祕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爲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眞言》祓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空表請入山，李輔國宣勑令於終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證驗，位鄰悉地，空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耶？」

肅宗厭代，代宗即位，恩渥彌厚。譯《密嚴》、《仁王》二經畢，帝爲序焉。頒行之日，慶雲俄現，舉朝表賀。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進試鴻臚卿，加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於興善寺立道場，勑賜錦繡褥十二領，繡羅旛三十二首，又賜道場僧二七日齋糧。勑近侍大臣諸禁軍使並入灌頂。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爲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憍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於時彗星出焉。法事告終，星亦隨沒。秋，空至自五臺，帝以師子驄並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入，賜沿道

供帳。六年十月二日，帝誕節，進所譯之經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師三藏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復遊五印度求所未授者，並諸經論，計五百餘部，天寶五載卻至上都。上皇詔入內立灌頂道場，所賫梵經盡許翻度。肅宗於內立護摩及灌頂法。累奉二聖令鳩聚先代外國梵文，或條索脫落者修，未譯者譯。陛下恭遵遺旨，再使翻傳，利濟羣品。起於天寶迄今大曆六年，凡一百二十餘卷，七十七部，並目錄及筆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誦儀軌，寫畢，遇誕節，謹具進上。」勅付中外，並編入《一切經目錄》中。李憲誠宣勅賜空錦綵絹八百疋，同翻經十大德各賜三十疋。沙門潛眞表謝。僧俗弟子賜物有差。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賜紫羅衣並雜綵百匹，弟子衣七副，設千僧齋，以報功也。空進表請造文殊閣，勅允奏。貴妃、韓王、華陽公主同成之，捨內庫錢約三千萬計。復翻《孽路荼王經》，宣賜相繼，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揚妙法，誡勗門人。每語及《普賢願行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屬意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諸掌，重重屬累。一夜，命弟子趙遷：「持筆硯來，吾略出《涅槃荼毗儀軌》以貽後代，使準此送終。」遷稽首三請「幸乞慈悲久住。不然，衆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辭。勅使勞問，賜醫藥，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固讓不兪。空甚不悅，且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奈何臨終更竊名位？」乃以五股金剛鈴杵先師所傳者，並銀盤子、菩提子、水精數珠留別，附中使李憲誠進。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東首倚卧，北面瞻望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臘五十。

弟子慧朗次紹灌頂之位。餘知法者數人。帝聞，輟視朝三日，賜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造塔錢二百餘萬。勅功德使李元琮知護喪事。空未終前，諸僧夢千仞寶臺摧，文殊新閣穨，金剛杵飛上天。又興善寺後池無故而涸，林竹生實，庭花變萎。七月六日荼毗，帝詔高品劉仙鶴就寺置祭，贈司空，謚曰大辯廣正智三藏。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內。其頂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

空之行化利物居多，於總持門最彰殊勝，測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嘗因歲旱，勅空祈雨。空曰：「過某日可禱之，或強得之，其暴可怪。」勅請本師金剛智設壇，果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詔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揑泥媼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捔法，同在便殿。空時時反手搔背。羅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空凡應詔祈雨，無他軌則，但設一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子，念呪擲之。當其自立於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則雨至矣。又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於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於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誼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終，三朝所賜墨制一皆進納。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嗣其法位，慧朗師也。御史大夫嚴郢爲碑，徐浩書之，樹於本院焉。

系曰：傳教令輪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已下宗承所損益可知也。自後歧分派別。咸曰：「傳瑜伽大教，多則多矣，而少驗者何？」亦猶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已降，生庶鳥矣。欲無變革，其可得乎！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瑜伽密教》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值金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旬日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爲勝己。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寤以問智，智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五部》及《蘇悉地儀軌》。智

沒，奉遺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子國歸至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見身，度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城大石、康居五國入寇安西，召師入內，上親秉香爐，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上忽見神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丈餘，空中鼓角大鳴，聲震天地，寇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勑諸道於城西北隅置天王像。今城樓軍垒立天王堂者，即其故事。師每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於座，四衆環視，兩目瞬動，感格踵至。肅、代兩朝，尊爲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六月，示寂於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塔舍利於舊居。師譯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爲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藝文

不空《譯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序》 皇帝以深仁馭宇，大明燭物，普灑甘露，沃蕩黎元。不空叨沐聖慈，濫當翻譯，當奉恩命，令集上都。義學沙門良賁等一十六人，於內道場翻《仁王護國般若》及《大乘密嚴》等經，畢願讚揚於至覺，冀介福於聖躬。竊見《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經》，據眞梵本有四十禮，先道所行，但惟有十禮，於文不備，歡德未圓，恐乖聖者懸誠，又闕羣生勝利。不空先有所持梵本，竝皆具足，今譯流傳，庶裨宏益。其餘懺悔儀軌等，竝如舊本，此不復云。於時唐永泰元年維夏四月也。

雜錄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汙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闍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於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迨肅、中、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祀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燭立，邈蕩蕩其無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未學所能詳也。敢不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搉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吴鼓駭以定力對之，末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於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絶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

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絶本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漢，壇宇清愴，綦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旱，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寶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爲碣，傳之大都。

又卷一六 是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絶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爲人禳災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幺麽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繫，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爲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秉、玄琬、法琳、明瞻諸公，其肯坐視絶域僞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於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爲之辭，斷可見矣。

無住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保唐無住禪師》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値，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

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慧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眞，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若蘇盧，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於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門。道聲洋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琨、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礼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三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詁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暾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詣，折彼幔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返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礫水中，若獲瑠璃之寶；掬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鄰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預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

肅宗皇帝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勑內給事孫朝進馹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鑑高懸，一音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沈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爲勞。仗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野莫殊，遂高步入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驤首接武，神儀肅若。天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然，膝之前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屑臯上殿，坐而論道，不拘藝典也。尋令驃騎朱光輝宣旨住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識眞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寶應臨御，以孝理國，匪移前睠，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勑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修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鴈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鸞迴鵲飛，山川光煌，黑白扶躍，想金殿之可期，覩瑤臺之非遠。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

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懌。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

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安坐不屈。魁帥觀具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劍羅拜，請師事焉。於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斃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鞠多不知，忉利雨花，而明徹莫識。前賢猷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

忽疾將亟，國醫罔効，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脇累足，洎然長往。所司聞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甚厚。勅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於黨子之香嚴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並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末籌，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爲碑紀德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南陽慧忠國師》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卻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卻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卻，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個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濘，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

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淸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往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御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於黨子谷。

良賁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師安國寺良賁傳》 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也。世襲冠裳，法門之流，不標祖禰，故闕如也。賁識鑒淵曠，風表峻越，外通墳典，內善經論，義解之性，人罕加焉。

永泰中，不空盛行傳譯，實難其人，賁預其翻度。代宗請爲菩薩戒師。因新出《仁王護國經》，勅令撰《疏》解判，曲盡經意，以所住寺爲《疏》目，曰靑龍也。原夫是經已當三譯，一晉太始三年法護譯一卷，名《仁王般若》；次秦羅什出，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次梁承聖三年眞諦於洪州寶因寺譯，名《仁王般若》，並《疏》六卷。然則晉本初翻，方言尙隔。梁朝所譯，隱而不行。僞秦之經，傳流宇內。奈何止言波羅蜜而闕多字？則是虧其到義。是以肅宗皇帝齋心沐德，請不空重譯。及肅皇晏駕，代宗成先聖之願言，詔興譯務，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護於南桃園，起乎告朔，終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頂道場。躬執舊經，對譯新本，而復爲序冠於經首，仍勅賁造《疏》通經。賁上表曰：『學孤先哲，有玷淸流，叨接翻傳，謬膺筆受。幸揚天闕，親奉德音，令於大明宮南桃園修《疏》贊演，宸光曲照，不容避席。窮玄珠於貝葉，但益慙惶；捧白璧於丹墀，寧勝報敦。仰酬皇澤，俯課忠勤，旣竭愚誠，庶昭玄造。』賁勤勤筆削，三卷克成，奏乞流行。復上牋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內園修撰《經疏》，微僧寡學，懼不稱旨。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起自於天言，加被仰憑於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眞宗，亦猶集羣玉於崑山，納大川於溟海。火生於木，與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釋經者疏也，廣度羣有同於大通，是菩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經疏，繕寫

畢功，文過萬言，部有三卷。施行竊慙於愚見，裁成冀答於聖恩。並《念誦儀軌》一卷，《承明殿講密嚴經對御記》一卷同進上。輕塵玄覽，祗畏無任。』答詔云：『法師智炬高明，辭峯迥秀，親憑梵夾，宣闡微言，幽賾眞宗，演成章疏。開如來之祕藏，示羣有之迷津，貫玉聯珠，鈎深致遠。再三披閱，頗謂精詳。傳之招提，永爲法寶也。』皇命褒揚，釋門翕盛。又屬章信寺初成，執《疏》伏膺者常數百衆，雖紙貴如玉，無以加焉。其在安國寺講筵，官供不匱。數年之內，歸學如林。大曆七年正月，不空奏請入《目錄》，勑依。

賁於六年徙居集州，敎授傳經，不遑寧處。至十二年三月十日，無疾枕肱，終於符陽，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宕渠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闍維收夾中舍利百餘粒。遺表中進《念誦儀對御記》二卷，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內中之故，令門弟子賁之重進。後於上都城東置墳塔焉，卽大曆十三年也。賁累朝供奉應制，辭辯富贍，學問高深。未塗淪躓，同利涉之徒移，若神會之流外，吁哉！

法詵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 釋法詵，姓孫氏。母初夢吞明珠，遂黜魚惡葷。誕彌厥月，生有異表。十五辭親從師，依年受具。行學一集，蔚爲敎宗，卷伊呂立功之致，陋黃綺肆志之適。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羣。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心以靜銑，智與經冥。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橫山當前，峻與天極。不覺孤帆鳶戾，懷襄上濟，峯竦竦而忽焉，雲溶溶而在下。旣寤，形若委衣，流汗輕醒。自此句義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現心境，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花焉。天寶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繢盧舍那像，化示羣品。大曆二年，於常州龍興寺講，纔登法座，忽有異光如曳紅縷，漸明漸大，縈旋杳空。久修行者會中先覩。前後講大經十徧，撰《義記》十二卷。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無何，詵示疾而終，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鑪談柄。尋陽正覺、會稽神秀，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得幽趣。及終，吳興皎然爲碑，邗城肅公爲《頌》，合揚其美哉。

惟慤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師崇福寺惟慤傳》 釋惟慤，俗姓連氏，齊大夫稱之後，本馮翊人，官居上黨，爲潞人也。九歲割愛，冠年納戒。母氏昆弟歸於法門，故慤從其受敎，瀾漪內湛，葳蕤外發。嗜學服勤，必無倦色。乃辭渭陽，尋師隸業，或經筵首席，或論集前驅，或參問禪宗，或附麗律匠。其志淵曠，欲皆吞納之。年臨不惑，尙住神都，因受舊相房公融宅請，未飯之前，宅中出經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銓，預其翻經，躬親筆受《首楞嚴經》一部，留家供養。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開題一卷。』慤坐居第四，舒經見富樓那問生起義，覺其文婉，其理玄，發願撰《疏》，疏通經義。及歸院，矢誓寫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有冥感，忽夢妙吉祥乘狻猊自慤之口入。由茲下筆，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起大曆元年丙午也。及將徹簡，於卧寐中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勒成三卷，自謂從淺智中衍出矣。於今盛行。

一說《楞嚴經》初是荆州度門寺神秀禪師在內時得本，後因館陶沙門慧震於度門寺傳出，慤遇之，著《疏》解之。

後有弘流法師者，蜀人也，作《義章》，開釋此經，號《資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師義例，似有今古之說，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湛然

綜述

志磐《佛祖統紀》卷七之八 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謂通教觀之道，有言見身，發通者無義。吳越王請益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案梁氏碑去大師塋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荊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感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台州國清寺湛然傳》 釋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晉陵之荊溪，則常州人也。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則然乃龍樹之裔孫也，智者之五世孫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我獨有邁俗之志，童冠邈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溪，興之言，大駭。異日謂然曰：「汝何夢乎？」然曰：「疇昔夜夢披僧服，掖二輪，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傳止觀。然德宇凝精，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沖氣慧用，方寸之間，合於大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隨，如羣流之趣於大海也。

天寶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無何，朗師指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於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是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

天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大饑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以爲依怙。然慈以接之，謹以守之，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二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奠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如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起塔，祔於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

然平日輯纂教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有《法華釋籤》、《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例》、《止觀大意》、《止觀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詳其然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事」？然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士，故摛鴻筆成絕妙之聲，彼題目云：「嘗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灌頂，頂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

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師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此！』觀夫梁學士之論，儗議偕齊，非此人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蓋洞入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華山神邕作眞讚，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七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爲號。家本習儒，故幼學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睿宗景雲二年生，至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溪與之語，知爲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山鄉淨樂寺，縫掖儒士布衣僧伽梨翻爲大衣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於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卽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角反卓犖超絕也。名播九重，爲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胷臆而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錍》、曰《義例》，皆孟子尊孔道，闢揚、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曆間，玄、肅、代三宗。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後漢・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爲依怙。建中三年德宗二月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於智者塋域之西南隅。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一九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著錄

志磐《佛祖統紀》卷七

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爲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錍》、《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

祁承㸁《湛然禪師慨古錄序》 王者欲以一切齊宇宙，而必先定之法。法者非獨以警悖驁而懾奸回正，所以約天下聰明才智之途，束英雄豪傑之氣，使才略不能以旁騖而奔溢，始得以一意於經世之用。故釋之有律，猶國之有位也。律馳而教廢，不特所謂觀十二因緣，修三十七助道品，會一十八不共法，得四無所畏十神通力，種種具足者，不可見於末世。即欲求草衣木食，蓋頭一把茅，向枯樹鐵壁，坐斷虛空者，亦何可多見乎？

吾鄉有湛然禪師者，東南之光明幢也。師根器特利，一切當機，如倚天長劍，鋒接立剖，而門風峻冷，戒律精嚴。常慨末世佛法陵夷，因爲《慨古錄》一卷，屬余一言。余夙承吾師針芥之契，每竊窺其鉗錘後學，往往大機大用，施霹靂手，具權實體，電掃一切邊見滯義，而是錄之惓惓，乃在於灑掃應對左規右矩之節，豈初終之殊勝哉！大較今日佛門之所患，在見解浮於眉睫之上，而機鋒逞於齒牙之間。其繫藉於子墨客卿者，則祧瞿曇而禰休遁，輟梵唄而耽風騷。又其下者，灑削賣漿，無不躬之，擊鮮烹肥，種秫釀酒，甘臘充滿香積三昧中。間一扣扉而入，則酒氣拂拂，遶繩床間，經年不一省青猊座。其他一瓢一笠，荷錫雲游，禮洛伽，瞻峨眉，得青源，參少林，一生之事已畢，竟不知五蘊六塵，四禪八解爲何語矣。此湛師《慨古錄》之所由作也。

湛師振起叢林之意，大旨在定官制，擇住持，考試度，制游行，似不專在於律。然律與戒，相爲表裏，則欲羣空門萬有不齊之炎，使之眺首抑心，而奉空王之三尺者，舍律其何由焉。是錄眞佛法之金湯，而迷途之寶筏矣。

昔山谷老人之答普覺也，謂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如轉輪藏，轉者誰轉，止者誰止？一念正眞，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具普賢一切行門。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遍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雲觀水磨，竟是何物？常生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普覺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老人爲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今湛師方與十方善知識，展《華嚴》妙義，試以《慨古》之意，劃盡一切虛浮之見，而能以入微一念，領會於佛諦之先，則經中十萬偈，與四十八品，皆一言可蔽。而不慧不自附於恒河沙之供養可矣。

弟子祁承㸁漱手書。

惟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於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醫工寡効。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澗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爲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潛真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 《唐京師興善寺潛眞傳》釋潛眞，字義璋，姓王氏，太原華族，後徙爲夏州朔方崇道鄉人也。考珍，眞即仲子也。年在學數，業尚典墳。幼好佛書，抑從天性，甫及弱冠，投跡空門。開元二十六年隸名於本城靈覺寺，明年納具戒。自此聽習律乘，涉遊論海，凡曰講筵，無不探賾。

屬代宗朝新譯《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勅眞造《疏》，奏云：『此經

凡有三譯；一西晉太熙中法護翻，名《佛士嚴淨經》，文勢多古，語簡理幽；二天后久視中實叉難陀於清禪寺翻，名《文殊受記經》；三即今大曆六年所譯也。伏唯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天垂帝籙，人歸寶圖，德厚乾坤，明侔日月，仁恕滋物，夷狄仰德，而輸誠慈惠，利生正教，承風而演化。頃者鄜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爲國請諸大乘經，明詔下於祇園，梵旨開於貝葉，因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部。續有勑下，天下梵宇各置文殊菩薩像，以旌聖功也。又詔以文殊菩薩爲上座，皆三藏所請。三藏學究瑜伽，解窮法印，身口意業，祕密修持，戒定慧學，顯通宣暢，唐梵文字，聲韻具知。傳譯此經，善符聖旨，文質相兼，璨然可觀。潛眞識智愚昧，學藝庸淺，幸陪清衆，謬在翻傳，虛空藏經，課虛潤色，猥蒙驅策，述《疏》讚揚，雖文義荒蕪，已傳京邑。今之所作，蓋有由焉。有金閣寺大德道超禪師，學盡法源，行契心本，親覩靈境，密承聖慈，故久在清涼，屬興淨業，仍於現處建窣堵波。尋覲法緣，來詣京國。以此經爲大事，以大聖爲本師，顯揚聖德，無過此者。乃稽首三藏，誓傳大聖法門，不以潛眞庸虛，轉祈和尚，邀令述作。和尚不念前之鄙陋，又令讚釋此經。竊恐難契眞詮，敢不盡其愚訥。」即大曆八年十一月，《疏》成奏過。眞學通內外，性相融明，考覆幽玄，研精教理，探賾今古，比校親疎，分別異同，歸於一義。辯猶泉涌，思入虛凝，直筆而書，記於絕唱，結成三卷，以作準繩，現在未來，永無疑網矣。又《述菩提心義》、《發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淨戒》及《十善法戒》共一卷。兼稟承不空祕教，入曼拏羅登灌頂壇受成佛印。顯密二教，皆聞博贍。關內河東，代歷四朝，闡揚妙旨，弟子繁多。加復綱紀興善、保壽二處伽藍，懲勸僧尼，眞有力也。以貞元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誡門人，以疾而卧。二十一日，右脇累足，口誦彌陀佛號，終於興善寺本院。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九云。

道一

僧靜、僧筠《祖堂集》卷一四《江西馬祖》

江西馬祖嗣讓禪師，在江西。師諱道一，漢州十方縣人也。姓馬，於羅漢寺出家。

自讓開心眼，來化南昌。每謂衆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開悟。又數引《楞伽》文經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可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体此意，但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則不生。』」

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觀誹謗馬祖。有一日，夜三更時，鬼使來搥門。寺主云：「是什摩人？」對云：「鬼使來取寺主。」寺主云：「啓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歲，四十年講經講論，爲衆成持。只觀貪諍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還得也無？」鬼使云：「四十年來貪講經論，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摩？臨渴掘井有什摩交涉？寺主適來道：『只觀貪講經論，爲衆成持。』無有是處。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脫令他解脫，自調伏令他調伏，自寂靜令他寂靜，自安隱令他安隱，自離垢令他離垢，自清淨令他清淨，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樂令他快樂。』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靜，何能令他道業成持？汝不見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我當自修正行，亦勸於他，令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汝將生死不淨之心，口頭取辦，錯傳佛教，誑謊凡情。因此彼王嗔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斷汝舌根，終不得免。汝不見佛語：『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顚倒慧，增長一切惡。』汝四十年來作口業，不入地獄作什摩？古教自有明文：『言語說諸法，不能現實相。』汝將妄心，以口乱說，所以必受罪報。但嘖自嫌，莫怨別人。如今速行，若也遲晚，彼王嗔吾。」其第二鬼使云：「彼王早知如是次第，何妨与他修行。」其第一鬼使云：「若与摩，則放一日修行。某等去彼中，諮白彼王。王若許，明日便來；王若不許，一餉時來。」

其鬼使去後，寺主商量：「這个事鬼使則許了也，某甲一日作摩生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便去開元寺搥門。門士云：『是什摩人？』對云：

太安寺主來起居大師。師主便開門，寺主便去和尚處，具陳前事後，五体投地禮拜，起云：『生死到來，作摩生即是？乞和尚慈悲，救某甲殘命』師教他身邊立地。

大明了，其鬼使來太安寺里，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覓不得，轉去也。師与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師与寺主也。僧拈問龍華：『只如寺主當時向什麼處去，鬼使覓不得？』花云：『牛頭和尚。』僧云：『与摩則國師當時也太奇』龍花曰：『南泉和尚』

有一日齋後，忽然有一个僧來，具威儀，便上法堂參師。師問：『昨夜在什麼處？』對曰：『在山下』師曰：『喫飯也未？』對曰：『未喫飯』師曰：『去庫頭覓喫飯』其僧應喏，便去庫頭。當時百丈造典座，卻自个分飯与他供養。其僧喫飯了便去。百丈上法堂。師問：『適來有一个僧未得喫飯，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師曰：『汝向後無量大福德人』對曰：『和尚作摩生与摩說？』師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与摩說』進問：『和尚是凡人，作摩生受他辟支弗礼？』師云：『神通變化則得；若是說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

師有一日上禪床，纔与摩坐便浙唾。侍者便問：『和尚適來因什摩浙唾？』師云：『老僧在這裏坐，山河大地，森羅万像，惣在這裏，所以嫌他，与摩唾』侍者云：『此是好事，和尚爲什摩卻嫌？』師云：『於汝則好，於我則嫌』侍者云：『此是什摩人境界？』師云：『此是菩薩人境界』後鼓山舉此因緣云：『古人則与摩，是你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則嫌他菩薩，雖則是嫌，但以先証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未解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个事？』

有西川黃三郎，教兩个兒子投馬祖出家。有一年，卻歸屋裏，大人纔見兩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兩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曰：『大人雖則年老，若有此心，有什摩難？』大人歡喜，從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馬祖處，其僧具陳來旨，大師便上法堂。黃三郎到法堂前，師曰：『咄！西川黃三郎豈不是？』對曰：『不敢』師曰：『從西川到這裏，黃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云：『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師曰：『年幾？』云：『八十五』『雖則与摩，算什摩年歲？』云：『若不遇和尚，虛過一生；見師後，如刀劃空』師曰：『若實如此，隨處任眞』

黃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廊下便啼哭，亮座主問：『有什摩事啼哭？』三郎曰：『啼哭座主』座主云：『哭某等作摩？』三郎曰：『還聞道黃三郎投馬祖出家，纔蒙指示便契合，汝等座主說葛藟作什摩？』座主從此發心，便到開元寺。門士報大師曰：『大安寺亮座主來，欲得參大師，兼問佛法』大師便昇座。座主來參大師，大師問：『見說座主講得六十本經論，是不？』對云：『不敢』師云：『作摩生講？』對云：『以心講』師云：『未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作摩生？』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爭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心既講不得，將虛空還講得摩？』師云：『虛空卻講得』座主不在意，便出。纔下堦大悟，迴來礼謝。師云：『鈍根阿師，礼拜作什摩？』亮座主起來，霹靂汗流。晝夜六日，在大師身邊侍立。後諮白云：『某甲離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廣度羣生，伏惟珍重』座主歸寺，告衆云：『某甲一生功夫，將謂無人過得。今日之下，被馬大師呵嘖，直得情盡』便散卻學徒。一入西山，更無消息。座主偈曰：『三十年來作餓鬼，如今始得復人身。青山自有孤雲伴，童子從他事別人』

漳南拈問僧：『虛空講經，什摩人爲聽衆？』對云：『適來暫隨喜去來』漳南云：『是什摩義？』云：『若是別人，便教收取』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卻面前席，師便下堂。

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你放身命處』曰：『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西來意，不煩多說』師云：『我今日無心情，不能爲汝說。汝去西堂，問取智藏』其僧去西堂，具陳前問。西堂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某甲來問上座』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日可殺頭痛，不能爲汝說，汝去問取海師兄』其僧又去百丈，乃陳前問。百丈云：『某甲到這裏卻不會』其僧卻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遣人送書到先徑山欽和尚處，書中只畫圓相。徑山纔見，以筆於圓相中与一劃。有人舉似忠國師，忠國師云：『欽師又被馬師惑』有人於師前作四劃，上一劃長，下三劃短，云：『不得道一長，不得道三短，離此四句外，請師答某甲』師乃作一劃，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舉，別答云：『何不問某甲？』

有座主問師：『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座主傳持何法？』對曰：『講得四十本經論』師云：『莫是師子兒不？』座主云：『不敢』師作噓噓

聲。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對云：『師子出窟法』師乃嘿然。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對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座主無對，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座主應喏，師云：『是什麼？』座主無對，師呵云：『這鈍根阿師！』後百丈代云：『見麼？』師問僧：『從什麼處來？』對云：『從淮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對云：『未』師云：『如許多時雨，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岩云：『湛湛底』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小來？』

師明晨遷化，今日晚際，院主問：『和尚四体違和，近日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汾州和尚爲座主時，講四十二本經論，來問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中意旨如何？』師乃顧示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門，腳纔跨門閾，師召座主，汾州迴頭應喏。師云：『是什麼？』汾州當時便省，遂礼拜，起來，云：『某甲講四十二本經論，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若不遇和尚，洎合空過一生』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對師云：『只這个？爲當別更有？』百丈抛下拂子。僧拈問石門：『一語之中便占馬大師兩意，請和尚道』石門拈起拂子，云：『尋常抑不得已』

大師下親承弟子惣八十八人出現於世，及隱道者莫知其數。大師志性慈愍，容相環奇，足下二輪，頸有三約。說法化世四十餘年，玄徒千有餘衆。師貞元四年戊辰歲二月一日遷化，塔在沙潭寶峯山，勅謚大寂禪師大莊嚴之塔。裴相書額，左承相護得興撰碑文，淨修禪師頌曰：『馬師道一，行全金石。梧本超然，尋枝勞役。久定身心，一時抛擲。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〇《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猷視塵躅，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爲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之生。當一宴息於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沓貪背憎，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惟勤，率化不墜。大曆中，聖恩溥洽，緣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奧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轂，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緣，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鄱山名石門，環以絕巘，呀爲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於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爲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眞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窆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溢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眞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道趣高邈。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廻郡，得大寂付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即遷於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敬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謚大覺禪師云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竪起拂子。師曰：「祇這個，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卻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紀事

道原《景德傳燈録》卷六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歡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

人　唯師密受心印　讓之　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師之盛於二師　可輒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　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　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馱孫騎下行　金鷄解銜，粮來，供養十方羅漢僧　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馬駒踏殺天下人　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　次至南康龔公山　大歷中，隸名於開元精舍　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坐下　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　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　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　恐汝顚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聞爲法門　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　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　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　凡所見色，皆是見心　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　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　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　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卽心卽佛　師云，爲止小兒啼　僧云，啼止時如何　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　師云，向伊道不是物　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卽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卻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　師云，正是汝故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　百丈豎起拂子　師云，只遮個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　僧問，如何得合道　師云，我早不合道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行腳廻，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　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　小師不對　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便去　才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　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卻廻舉似於師　師云，汝更去　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　隱峯又去石頭　一依前問，是何宗旨　石頭乃噓噓　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　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　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　師云，莫是師子兒否　云，不敢。師作噓噓聲　彼云，此是法　師云，是什麼法　云，師子出窟法　師乃默然　彼云，此亦是法　師云，是什麼法　云，師子在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　無對。百丈代云，見麼　遂辭出門　師召云，坐主　彼卽廻首　師云，是什麼　亦無對　師云，遮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　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　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　言訖而廻　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　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高僧傳云，大覺禪師

頤藏主《古尊宿語録》卷一《馬祖大寂禪師》

馬祖大寂禪師，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也。俗姓馬氏，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問：『如何是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云：『作何見解，卽得達道？』云：『自性本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　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　更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　但盡三界心量　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　無量刼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　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　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　住於一味卽攝衆味，住於大海卽混諸流　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　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刼二萬刼，雖卽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　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　本旣無迷，悟亦不立　一切衆生從無量刼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　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　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　若能一念返照，至躰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言語　縱饒

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擬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刹說不可盡，猶如鉤鏁，亦不斷絕。若悟聖心，揔無餘事。久立，珍重！」

上堂，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問：「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云：「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問：「如何問佛？」師云：「即心是佛。」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西堂問取智藏。」僧至西堂問，西堂以手指頭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汝去問海兄。」僧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者裏卻不會。」僧回舉以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採藤次，見水潦便作放勢。水潦近前接，師即便踏倒。水潦起來，呵呵大笑云：「無量妙義，百千三昧，盡在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師令僧馳書與徑山欽和尚。書中畫一圓相，徑山纔開見，索筆於中著一點。後有僧舉似忠國師，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岩云：「湛湛地。」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少？」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秖這個，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耽源行腳回，於師前畫一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是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名大莊嚴。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旣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於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於石門。相國權德輿爲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於世。

希遷

傳記

僧靜、僧筠《祖堂集》卷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絕羶穢。及誕之夕，滿室光明。父母怪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專靜不雜，異乎凡童。及年甫齠齔，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禮，禮已曰：『斯佛也。』師禮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形儀手足與人奚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俗咸異斯言。親黨之內多尚淫祀，率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於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祖正揚眞教，師世業鄰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眞法矣！』與之置饌，勸令出家。於是落發離俗。開無十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曰：『自性清靜，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爾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云：『覽萬像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乃嘆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圓鏡虛鑒於其間，萬像體玄而自現。境智眞一，孰爲去來？至哉斯語也！』尚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曰：『龜是靈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矣。』

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后某甲依什摩人？』六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靖居行思和尚處。禮拜侍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從曹溪來。』和尚拈起和瘡子曰：『彼中還有這個也無？』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在，更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爲什摩獨考專甲？』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后無人承當。』和尚又問：『你到曹溪得個什摩物來？』對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師卻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思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尚自從嶺南出后，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甲不從曹溪來。』思曰：『我也知你來處。』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俠，日夕只在和尚身邊。其師形貌端正，足人是非，直得到和尚耳里。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時是。』師便應喏。第二日，粥鼓鳴了，在西俠里坐，伸手取粥。廚下僧見其鉢盂，尋來。元來其師取和尚粥，衆人知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謗和尚，又毀師。闔院一齊上來，於和尚前收過。思和尚向師曰：『從今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正眼埋卻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讓和尚處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來。你若遲晚些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床下大斧。』師便去到南嶽讓和尚處。書猶未達，先禮拜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和尚曰：『子問太高生，向後人成闡提去。』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終不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便歸師處。思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有回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師卻問：『專甲去時，和尚有言，教速來床下收取大斧。峯已來也，便請大斧。』思和尚良久，師作禮而退。斯之要旨，豈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徑燭心燈，祖祖玄傳法印。大師既投針而久親於丈室，臨歧而迴，承方外之機，則能事將備，道可行矣。思和尚曰：『吾之法門，先聖展轉遞相囑授，莫令斷絕。祖師預記於汝，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間，思和尚遷化。師著麻一切了，於天寶初方屆衡嶽。遍探岑壑，遂頓息於南臺。

寺東有石如臺，乃庵其上，時人號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道之臺也。師初至南臺，師僧去看，轉來向讓和尚說：『昨來到和尚處問佛法，輕忽底後生來東石頭上坐。』讓曰：『實也無？』對曰：『實也。』讓便喚侍者曰：『你去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來底后生，便喚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彫惇子，堪移此處裁」。』侍者持此偈舉似師。師答曰：『任你哭聲哀，終不過山來。』侍者卻來舉似讓和尚。和尚云：『這阿師！他后子孫噤卻天下人口去。』又教侍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曰：

阿誰縛汝？」如何是淨土？」師曰：「阿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侍者卻來舉似和尚。和尚便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讓三人爲世宗所，僉曰：「彼石頭有眞師子吼。」師喚主事具陳前事。主事曰：「乞師有事處分。」和尚領衆去東邊見石頭。石頭又強爲不得，起來迎接，相看一切了，讓和尚與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去。」僧曰：「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顚問：「古人道：『一道有道，無二謗。』請師除。」師曰：「正無一物，除個什摩？」師索大顚曰：「併卻咽喉唇吻，速道將來。」對曰：「無這個。」師曰：「若與摩則你得人門也。」僧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汝因何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師曰：「何曾失卻那作摩？」

藥山在一處坐。師問：「你在這里作什摩？」對曰：「一物也不爲。」師曰：「與摩則閑坐也。」對曰：「若閑坐則爲也。」師曰：「你道不爲，不爲個什摩？」對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作摩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常流豈可明？」僧拈問：「漳南既是千聖，爲什摩不識？」答曰：「千聖是什摩碗鳴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曰：「從江西來。」師曰：「江西遷見馬祖不？」對曰：「見。」師乃指一柴橛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迴舉似師，請師爲決。馬師曰：「汝見柴橛大小？」對曰：「勿量大。」馬師曰：「汝甚有壯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說？」馬師曰：「汝從南嶽負一柴橛來，豈不是有壯大之力？」師述《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源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聲音，鼻香舌咸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譬如前后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住。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見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耳。謹白參玄人，光陰勿虛度。」

師與鄧隱峰剗草次，見蛇。師過鍬子與隱峰。隱峰接鍬子了，怕，不敢下手。師卻拈鍬子截作兩段，謂隱峰曰：「生死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將鍬子剗草次，隱峰問：「只剗得這個，還剗得那個摩？」師便過鍬子與隱峰。隱峰接得鍬子，向師剗一下。師曰：「你只剗得這個。」洞山代曰：「還有堆阜摩？」

師唐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六日終，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三。僖宗皇帝謚號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贊寧《宋高僧傳》卷九《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要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衎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逌爾而笑曰：「諾。」既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爲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麕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眞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

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於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烈，爲碑紀德，長慶中也。勅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石頭希遷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敍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

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於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紀事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石頭希遷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諸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益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叙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舍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

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於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因著《參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欲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日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馬知路。遠來非遠近，迷悟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良秀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師西明寺良秀傳》 釋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挺然離俗，乃往中條山柏梯寺披削，誦通經業，受具律儀。誓以傳講爲己事，勤苦忘疲，三藏俱尋，九流外瞻。於時籍甚，孰不欽崇。貞元四年，奉詔與闡賓國般若三藏同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寫本進過。尋奉德宗勅令秀造《疏》，上表云：『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奉宣，令良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疏》者。伏聞至道同源，聖人一貫，大雄示相，演妙音於獨園，寶位分身，霈湛恩於雙闕。開佛日於聖日，降絲綸於法輪，所以揚化慈航，致人壽域。不然，豈得握眞符而契合，應休運以感通？況以此經，如來之密印，羣生之度門，得白馬之寶函，啓青龍之秘藏，是第一義理去筌蹄，於最後乘說無分別。加以天文煥發，睿思昭回，眞如契心，已闡微於釋氏；般若製序，諒纘文於太宗。慈雲溥潤於大根，湛露垂滋於貝葉。良秀等材惟末學，性異生知，謬寄討論，伏增殞越。上承嚴旨，徒側管以窺天；虔奉本師，懼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謹附王希遷隨表奉進，伏乞聖慈，許令同修《疏》沙門談筵於當寺，贊演及流布中外。所冀落落眞言，示丹青於新學；明明像教，流粉澤於將來。帝覽奏，勅內給事毛瑛琦宣慰良秀、談筵、道恒等：『宜共賜絹九十匹，至可領取。比修《疏義》，甚大勤勞也。秋熱，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辭筆義端，時少倫匹。終沒罔知時代焉

龐蘊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龐蘊居士》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北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葦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闍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慯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道悟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天皇道悟禪師》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彈前二哲所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荆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

言：「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輿而至。時江陵尹行儀與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

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下出天皇，悟下出龍潭，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下和其差悟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李遐事狀》南節度使王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僧爲律師出家，二十三詣講肆受戒，三十參石頭，頓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驅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記，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觀瑟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僧衙火發，內外烘燒，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闍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各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處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貞，曰幽閑。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開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主客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百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人，道悟其一也。白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惑。然佛國白《續燈錄》，錢雷《寶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王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王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眞，文貞，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與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矣。

智常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歸宗智常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高之上，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秖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下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還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飜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末喫茶。師曰：「作這個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卻一株。語衆曰：「輙不得動著這個。」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

曰：「還將得那個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野狐兒！」

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個麁行沙門！」師曰：「你麁？我麁？」曰：「如何是麁？」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

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趂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秖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曾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教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指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眞禪師。

如滿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佛光如滿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慧海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大珠慧海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卽沒交涉。」僧良

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卻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卻迷？」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個是佛？」師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偏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卻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卻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末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齧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若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

觸境生心者少定　寂寞忘機者慧沉　傲物高心者我壯　執空執有者皆愚　尋文取證者益滯　苦行求佛者俱迷　離心求佛者外道　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　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　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　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懷海

傳記

僧靜、僧筠《祖堂集》卷一四　百丈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師諱懷海，福州長樂縣人也，姓黃

童年之時，隨母親入寺禮佛，指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云：「此是佛」「子云：「形容似人，不異於我　後亦當作焉」自後爲僧　志慕上乘，直造大寂法會　大寂一見，延之入室。師密契玄關，更無他往。

師平生苦節高行，難以喩言。凡日給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焉　師云：「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師遍求作具，既不獲，而亦忘喰　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有僧人哭入法堂，師云：「作摩，作摩？」僧對曰：「父母俱喪，請師擇日」「師云：「且去，明日來」一時埋卻　師請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對云：「某甲去」「師云：「作摩生傳語？」對云：「待見西堂卽道」「師云：「道什摩？」對云：「卻來說似和尚」

師見溈山　因夜深來參次，師云：「你與我撥開火」溈山云：「無火」「師云：「我適來見有」「自起來撥開。見一星火，夾起來云：「這個不是火是什摩？」溈山便悟

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對云：「有」「師云：「在什摩處？」溈山把一枝木，吹兩三下，過與師　師云：「如蟲喰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對云：「某甲　師云：「汝識某甲不？」對云：「分明個」師豎起拂子云：「汝見拂子不？」對曰：「見」師便不語

有一日，普請次　有一僧忽聞鼓聲，失聲大笑，便歸寺。師曰：「俊哉，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問其僧：「適來見什摩道理，卽便大笑？」僧對曰：「某甲適來聞鼓聲動，得歸喫飯，所以大笑」師便休

長慶代曰：「也是因齊慶讚」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卽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卽同魔作」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同，不問不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卻」「郎作摩？」師聞舉云：「從來疑這個老漢」

僧云：「請師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教僧去章敬和尚處，見他上堂說法次，禮拜起來，收他一隻履，以袖拂上塵，倒頭覆下　其僧去到，一依前師指　章敬云：「老僧罪過」

師行卻時，到善勸寺。欲得看經，寺主不許，云：「禪僧衣服不得淨潔，恐怕污卻經典」師求看經志切，寺主便許　師看經了，便去大雄山出世　出世後，供養主僧到善勸寺，相看寺主　寺主問：「離什摩處？」對曰：「離大雄山」寺主問：「有什摩人住？」對曰：「恰似和尚行卻時，在當寺看經」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對曰：「是也」「寺主便合掌：「某甲實是凡夫，當時不識他人天善知識」又問：「來這裏，爲個什摩事？」對曰：「著疏」

寺主自行疏，教化一切了，供養主相共上百丈。師委得這個消息，便下山來，迎接歸山。一切了後，請寺主上禪牀：「某甲有一段事，要問寺主」寺主推不得，便昇座。師問寺主：「正講時作摩生？」主云：「如金盤上弄珠」師云：「拈卻金盤時，珠在什摩處？」寺主無對　又問：「教中道：「了了見佛性，猶如文殊等」既是了了見佛性，合等於佛，爲什摩卻等文珠？」又無對　因此便被納學禪，號爲「涅槃和尚」，便是第二百丈也

師有一日深夜睡次，忽然便覺，欲得喫湯　然侍者亦是睡，喚不得　非久之間，有人敲門，喚侍者云：「和尚要喫湯」侍者便起　煎湯來和尚處，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與摩煎湯來？」侍者具陳前事，師便彈指云：「老僧終不解修行　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　今日之下，被土地覷見我心識，造與摩次第」師見雲嵩，便提起五指云：「何個而也？」雲嵩云：「非也」師

云：豈然乎？

師有一日法堂裏坐，直到四更。當時侍者便是雲嵒和尚也。三度來和尚身邊侍立，第三度來，和尚驀底失聲便唾。侍者便問：「和尚適來有什麼事唾？」師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啓師：某甲是和尚侍者。若不爲某甲說，爲什麼人說？」師云：「不用問，不是你問底事，兼不是老僧說底事。」侍者云：「啓師：百年後要知，乞和尚慈悲。」師云：「苦殺人，老漢未造人在。」適來忽然憶著菩提涅槃，所以與摩唾。侍者云：「啓師：若也如此，如許多時，因什麼說？菩提涅槃了義不了義？」師云：「分付不著人，所以向你道，不是你問底事，兼不是你境界。」師垂語云：「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有人云：「學人道不得，卻請師道。」師曰：「我不辭向你道，已後欺我兒孫。」雲嵒對曰：「師今有也。」師便失聲云：「喪我兒孫。」師垂語云：「見河能漂香象。」僧便問：「師見不？」師云：「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見見無二。」僧云：「既言見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爲前見爲後見？」師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垂語云：「古人舉一手竪一指，是禪是道？此語繫縛人，無有住時。假饒不說，亦有口過。恁上座拈問翠嵒：『既不說，爲什麼卻有口過？』翠嵒云：『只爲不說。』恁上座便擬『隔兩日，翠嵒卻問恁上座：『前日與摩祇對，不稱上座意旨，便請上座不捨慈悲，曲垂方便。既不說，爲什麼卻有口過？』上座舉起手，翠嵒五體投地禮拜，出聲啼哭。

師教侍者問第一座：「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了義教裏收，是不了義教裏收？」第一座云：「是了義教裏收。」侍者卻來，舉似和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問：「如何是大乘入道頓悟法？」師答曰：「汝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卻，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猶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卽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惣盡，不被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忘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合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與世法之所滯。心雖親愛苦樂，不干於懷。粗食接命，補衣寒暑，兀兀如愚如聲相似。稍有相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卻被知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則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則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則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不？」師答曰：「小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如何是心解脫？」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小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皮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與摩時，整理腳手不得，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二舟舡車轝。光明現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

問：「如何得自由？」師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大堂地獄不能攝也。」又云：「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鑒覺性，自己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故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任摩得，縱今誦得《十二圍陁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理明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不脫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俱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

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蘇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自餘化緣終始，備陳實錄，勅謚大智禪師大寶勝之塔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〇《唐新吴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吴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既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蹤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摩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櫈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故也。謚海公爲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不變格。」將知變斯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諸，雖非佛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百丈懷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弗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曾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卻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麕至。溈山黄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黄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溈山謂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一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黄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喝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卻。」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卻來說似和尚。」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老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溈山舉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曰：「汝道某甲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是自性宗通。溈曰：「如是，如是。」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蘊生。」座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鑊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鑊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卽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個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顚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麁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卻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界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惶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

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　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　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　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　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　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　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　即有自由獨立分　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陁典》，祇成憎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　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　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　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　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　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　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　伏惟珎重。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　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　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　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　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紀事

頤藏主《古尊宿語録》卷一

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　師參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日如此。師經三年，一日隨侍馬祖路行次，聞野鴨聲。馬祖云：『什麼聲？』師云：『野鴨聲。』良久馬祖云：『適來聲向什麼處去？』師云：『飛過去。』馬祖迴頭將師鼻便捅，師作痛聲。馬祖云：『又道飛過去！』師於言下有省　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　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捅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　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卻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明日，馬祖昇堂，纔坐，師出來卷卻簟　馬祖便下座　師隨至方丈　馬祖云：『適來要舉轉因緣，你爲什麼卷卻簟？』師云：『爲某甲鼻頭痛。』馬祖云：『你什麼處去來？』師云：『昨日偶有出入，不及參隨。』馬祖喝一喝，師便出去。馬祖一日問師：『什麼處來？』師云：『山後來。』祖云：『還逢著一人麼？』師云：『不逢著。』祖云：『爲什麼不逢著？』師云：『若逢著，卽舉似和尚。』祖云：『什麼處得者個消息來？』師云：『某甲罪過。』祖云：『卻是老僧罪過。』師再參馬祖，祖豎起拂子　師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　師直得三日耳聾。後住洪州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期月，參玄之賓，四方麕至，溈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兒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因僧問西堂：『有問有荅卽且置，無問無荅時如何？』堂曰：『怕爛卻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個老兒。』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云：『昨夜南山虎咬大虫。』云：『不繆眞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云：『掩耳偷鈴漢。』云：『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得與麼多口。』云：『罕遇知音。』拂袖便出。師云：『百丈今日輸卻一半。』佛鑑云：『雖得一場榮，則卻一雙足。』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云：『蒼天！蒼天！』師云：『罕遇知音。』者作禮。師云：『一狀領

過。有僧哭入法堂。師云：『作什麼？』僧云：『父母俱喪，請師揀日。』師云：『明日一時埋卻。』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西堂問師：『你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師以手卷舒兩邊。堂云：『更作麼生？』師以手點頭三下。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是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如同魔說。』馬祖令人馳書並醫三瓮與師，師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指醫瓮云：『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便打破，歸方丈。上堂，衆纔集，師以拄杖趂下。卻召大衆，大衆回頭。師云：『是什麼？』

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山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道之師。』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普請開田回，問：『運闍梨開田不易。』檗云：『衆僧作務。』師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師云：『開得多少田？』檗作鋤田勢。師便喝。檗掩耳而出。師問黃檗：『甚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來。』師云：『山下有一虎子，汝還見麼？』檗便作虎聲。師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師至晚上堂云：『大衆，山下有一虎子，汝等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朝親遭一口。』後溈山問仰山云：『黃檗虎話作麼生？』仰山云：『和尚如何？』溈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溈山云：『叔子甚有險崖之句。』師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衆散去。一日不去，師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汝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告辭師云：『某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燒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齋後普請送亡僧。』大衆不能詳。至晚參，師舉前因緣次。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人轉轉不錯，是如何？』師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師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一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典座以手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麁生。』典座云：『佛法不是者個道理。』後溈山舉黃檗問野狐話問仰山，仰山云：『黃檗常用此機。』溈山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山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溈山云：『如是，如是。』

黃檗問：『從上古人，以何法施人？』師良久。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云：『將謂你者漢是個人。』便歸方丈。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一莖柴吹過與師。師接云：『如虫蝕木。』因普請鋤地次，有僧聞鼓聲，舉起鋤頭大咲歸去。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喚其僧問：『你今日見甚道理？』云：『某甲早辰未喫粥，聞鼓聲歸喫飯。』師呵呵大笑。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云：『分明個。』師豎起拂子問：『汝見拂子否？』云：『見。』師更不管。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卻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

慧琳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 釋慧琳，姓裴氏，疎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爲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賫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

元浩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蘇州開元寺元浩傳》 釋元浩，姓秦氏，字廣成，吳門人也。綺歲依晉陵靈山寺慧日禪師出家，具滿律戒，配本州龍興寺，尋爲荆溪湛然禪師囑累弟子。初受《法華》止觀，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網、感大果、成大行、歸大處以爲大願。宴居三昧，常隨佛後，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遠如海印三昧，不言出處，常行佛事，與夫難行苦行，更相祖述，默傳心要，爲論爲記，靈芝瑞草以爲功德傳於後世者，不同日而語矣。浩注解《大涅槃經》，爲文首《序》，德美圓實，志願顯現，蓋錄其所證之意而見於文，曰：『余聞先覺之大寶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歸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極曰證。然則以道行一御其時，以法性合其運，當應物之際，與顯晦同其光，恢張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實播於鴻名。欽恭聞思，協和至極，四德克彰者，實存乎妙體。格變羣家，歷觀諸行，至典克修，庶績有成者，實賴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極，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者，實存乎妙用。博綜羣言以立誠訓，風行十方率用歸順者，實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輔嗣之法《繫辭》，司馬遷之《自敍》，管仲能言《輕重》，孟子之傳《春秋》，雖儒、釋不同，其義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脇累足，入於涅槃，非二乘境界，眞如來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闍維，起塔於蘇州西北虎丘東山南原也。

浩躭學味道，不涉餘事，常隨然師聽其言說，曾無倦色。分析義理，派流川注，必默記而暗誦，一言不失。數年之後，人始知之。然師曰：『回也如愚。』罕爲人說，多辭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勸請之，始著《涅槃經解述》。浩與上都雲華寺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焉。其儒流受業，翰林學士梁公肅、蘇州刺史田公敦、緇流受業者，智恒、子瑜、道儒、仲儀、仲良五人，持經講論，傳之無窮。大比丘尼識微、道巽、志眞、悟極，此四人者高潔之倫，深練禪觀。初浩爲二官所請注經，預夢甚爲奇特。又庭階生花，非人間恒所見者。祥鳥飛馴，五彩絕異。刺史崔恭撰《塔碑》，立於虎丘山羅漢石壇之左。後有行滿、道暹、明曠皆著述，廣天台之道歟。

智藏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越州暨陽杭烏山智藏傳》 釋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種族，祖父從華，世居官宦，後僑寓廬陵。藏少入精舍，覩像設之繁，乃陋俗求眞，而於三學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爲精敏。大曆三年，遊豫章，因隸名天宮寺，衆懇命臨壇秉度，時仰怱怱，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滿，聽受無厭。辨名理，析微言，連環可解也。貞元中，遇大寂禪師，篤明心要。及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宣吐亹亹，學者歸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無疾而終，報齡七十九。焚收舍利圓淨者，建塔於院北峯焉。杭烏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嶋，謂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神清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傳》 釋神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緜州昌明人也。生於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

居乎仲。處胎之際，母頓惡葷羶，及爲兒，雖隨戲弄，遇像礼足，逢僧稽顙。年十二，受學於緜州開元寺辯智法師。於時勑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卽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喬琳爲緜郡太守，驚其幼俊，躬而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卽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尋達大宗，乃詣上都。後以優文瞻學，入內應奉。暮年鍾其荼蓼，歸慧義寺，講導著述，略無閑日。以元和年中終於本寺峯頂，遷神於白門蘭若，卽鄠城北郭外也。

清平昔好爲著述，喜作編聯，蓋巨富其才，亦鑿深於學。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彝倫咸敍，萬人之敵也。受業弟子黑白四方，計一千餘人。前後撰成《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亦謂《清鈔》。《二衆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此蓋解小乘所計五位色心心所不相應無爲等法，體性業用，一皆詳括，故云法源也。《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參玄語錄》十卷，都計百餘軸，並行於代。就中《語錄》博該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焉。寺居鄠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爲錄，故云《參玄》也。觀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權一實之經旨，大分明小乘律論之深奧焉。

清貌古且奇，皙白而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眞讚云：『與奘三藏道顏同，攝物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東川涌潭僧正顏公著碑，本寺講律臨壇光肇，別附《語錄》，略記清言行矣。

無業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一《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

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卽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二，得從剃落。凡參講肆，聊聞卽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爲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隸習，便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可謂生肇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礼。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凝睇，聲仵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礼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嘗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別物更無。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上者也。』

業既傳心印，尋詣曹溪礼祖塔，廻遊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

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眞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礼，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緜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

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刹，州牧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撞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嚮化。

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

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礼，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賫勅旨迎請。準至作礼，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廻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於是剃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加趺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花幢幡，遷全身就於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荼毗。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馥氛氳，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設利羅，璨若珠玉。弟子慧愔、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恒泰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命郢匠琢石爲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於練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遂爲碑頌。勅謚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汾州無業國師》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卯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公：甚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荅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缾，葬於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天然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一《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概，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者，爲立名天然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麤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礼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吾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丹霞天然禪師》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

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

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觀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三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卻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奶。』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卻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卽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個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寶通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大顛寶通禪師》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個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卻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躡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卻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卽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

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個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趂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遺則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〇《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冽，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雜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尤樂佛書，以爲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學秀者謂之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法有牛頭學。則既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爲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

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剸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焉。故元和已來傳則道者，又自以爲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費書問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二日，召弟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且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

十歲爲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鐘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爲寶誌《釋題》二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

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於今所，河南尹韓乂爲碑文。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佛窟惟則禪師》 天台山佛窟嚴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於本山。唐韓乂撰碑，今存國清寺。

普願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南泉普願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於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人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終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着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上堂：「道個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賣伊買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

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卻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卻領得老僧意旨。」

黃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卻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卻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卻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卻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鐮子曰：「我這茆鐮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鐮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頭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卻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卽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個去？」師曰：「王老師三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卽佛，不坐卽非佛。」洞山云：「不坐卽佛，坐卽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卽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

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就伊邊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個何似這個？』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個，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秖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個何！』玄覺云：『且道是一個是兩個？』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卽道。』曰：『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廬行者卻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惟儼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藥山惟儼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

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苕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個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個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掣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個漢！」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卻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個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齧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個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珎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個一乘問宗，今日失卻也」師曰：「是！是！」

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個語顯無語底，他那個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爲這個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卻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問僧：「見說汝解筭，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此子。若更

人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卻會，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卻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欒山意不會欒山意。』」

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卻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欒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拄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於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智藏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一《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爲洪州掾。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割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修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盧元顯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勅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壑矣。（大二太）和九年終於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宗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道吾宗智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卻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卻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卻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爲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個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卻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

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着，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遺書辭師。師覽書

迎合上旨，皆契眞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甫率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滄海無驚浪，蓋參用眞宗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單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礼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甫卽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爲成就常不輕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塗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終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可數。門弟子僧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會昌中相國裴公休爲碑頌德焉。

澄觀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愍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遂徧尋名山，旁求祕藏，梯航既具，壺奧必臻。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也。大曆中，就瓦棺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卻復天竺訖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經疏。解從上智，性自天然，所學之文，如昨拋捨，鮑靜記井，蔡邕後身，信可知矣。又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自謂已曰：『五地聖人，身證眞如，棲心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學地，能忘是心？』遂翻習經傳，子史、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呪、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蹤，一皆博綜，多能之性，自天縱之。

大曆十一年，誓遊五臺，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見普賢，登險陟高，備觀聖像。卻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並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惬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聖合爲《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卽《大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泊妙吉之鄉原，不疏《毗盧》，有辜二聖矣。』觀將撰《疏》，俄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卽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也。後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於南臺，蟠尾於山北，拏攫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年春正月，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與闐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後分四十卷。觀苦辭，請明年入。勅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剪髮，字曰癡人，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麋之怪，往往不息。觀既止此寺，二事俱靜。五月，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觀至，帝頗敦重，延入譯場刊正。又詔令造《疏》。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進呈，勅令兩街各講一遍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嘆伏。尋譯《守護國界主經》，觀綴文潤色。順宗在春宮，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並《食肉得罪因緣》，洎至長安，頻加禮接。朝臣歸向，則齊相國抗、

韋太常渠牟，皆結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鄭絪、李吉甫、權德輿、李逢吉、中書舍人錢徽、兵部侍郎歸登、襄陽節度使嚴綬、越州觀察使孟簡、洪州韋丹，咸慕高風，或從戒訓。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餘堪講者千數。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又著《隨疏演義》四十卷，允齊相請述《華嚴經綱要》一卷、《法界玄鑑》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法華》、《楞伽》、《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設無遮大會十二中，其諸塑繢形像，繕寫經典，不可殫述。門人清沔記觀平時《行狀》云：「觀恒發十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捨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講《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邀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觀逮盡形期，恒依願而修行也。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賢首宗教》

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曆〕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從荆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謁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爲教授和上。勅禮部尚書李詵備禮奉迎，與闐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著僧如。比丘法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九朝爲七帝門師。荆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覲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美其尊師之有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遙稟其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八

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體眞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初爲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又卷一九

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闐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羣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眞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抃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

貫攝玄微，以成眞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敎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爲南康王韋皐、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敎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眞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眞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眞常，緣起得之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眞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眞以性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眞界，豈淨等空之心？華嚴敎者，卽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廓宏遠，包納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卽萬動而常寂，海湛眞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於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聽，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眞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羣臣再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六戒禮而師之。

法常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大梅法常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荆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挂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秖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一人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

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擧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

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問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宗密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　釋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敎。此年進具於拯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敎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卽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礼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序之，並酬答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問其法要。大和三年慶成節，徵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容貌益悅。七日，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數十粒，明白而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悉斂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

初，密道既芬馨，名惟烜赫，內衆慕羶既如彼，朝貴答響又如此。當長慶元和已來，中官立功執政者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於密，及開成中僞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所遇者一皆屠戮。時王涯、賈餗、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投密。唯李訓欲求剪髮，匿之，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將害之。密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敎法，遇苦卽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朝士聞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師爲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都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敎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敎不可以敎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伽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敎，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

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苟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狠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棄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爲識達大人之所知心爲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無如昇平相國之深者，蓋同氣相求耳。」宣宗再闡眞乘，萬善咸秩，追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持服執弟子禮四衆數千百人矣。

系曰：「河東相國之論譔，所謂極其筆矣。然非夫人之爲極筆，於他人豈極其筆乎？觀夫影響相隨，未始有異也。影待形起，響隨聲來。有宗密公，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相續如環，未嘗告盡。其二公之道如然。則知諸觀法王法，則密公之行甚圓；應以宰官身，則裴相之言可度。今禪宗有不達而譏密不宜講諸教典者，則吾對曰：達磨可不云乎，吾法合了義教。而寡學少知自既不能，且與煩惑相應可不嫉之乎？或有誚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佛言力輪，王臣是歟？今之人情，見近王臣者則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則謝君之誚也。或止爲宗教親近，豈不爲大乎？寧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若了如是義，無可無不可，吁哉！」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圭峯宗密禪師》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於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於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印。忠曰：「傳教人也，當宜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於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醊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

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毁，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

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敎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敎漸敎，禪開頓門漸門。二敎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人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敎，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敎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敎義。敎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敎宗，適足以起淨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敎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餅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敎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旨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敎之主，吾師爲會敎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敎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敎，或說相敎，或統性敎，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皇槃圓敎和會諸法，唯揀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於世。

肅俛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注釋。師曰：『荷澤云：見淸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旣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卽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淸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

鎔澹，悟凡夫而卽眞，資法力而修習。冰削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敎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敎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敎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壞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又山南溫造尙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

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尙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闡眞敎，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紀事

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賢首宗敎》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卽爲它講

清涼語之曰：「毗盧華藏能隨我游者，其汝乎？」又嘗答其書云：「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眞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云，講雖濫泰學且師安明沐猶吾之納謬當眞之師。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累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亡于興福塔院，謚定慧，塔曰青蓮。義神智曰：

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但說果上諸法相卽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卽，故知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此當緣因。具卽是假，假卽空，中秖一法，性有玆三義。會之彌分，派之常合，雖一一徧，亦無所在當，知它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眞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二　是年正月六日，圭峰宗密禪師示寂。相國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年，爲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來至曹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禪師。師於荷澤爲五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宗系如此。師豪家，少通儒學，一日偈遂州，未及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在定，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嘗赴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師。師印可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其識之？」次謁清涼觀，觀曰：「毗盧華藏，能從我游者其汝乎？」及因漢上僧授《華嚴新疏》，遂講《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爲《禪藏》，並書偈議論，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行而起者爲役，得未必嘗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行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禪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以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冑，慧斷爲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傲很不怠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歛，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或法而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著　録

裴休《禪源諸詮集都序叙》　圭峰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序之。河東裴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眞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荷澤直指知見，江西一切皆眞。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其他空有相破，眞妄相

收，反奪糟取，密指顯說。故天竺中夏其宗實繁，真以病有中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眞之道，而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顯，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尙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呻以吼之，愛軟以誘之。乳而藥之，憂佛種之夭傷也；腹而擁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之迷陷也；揮而散之，悲鬪爭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曉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扶，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

或曰：自如來末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涅槃會中，亦已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贊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爲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之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不孤圭峰劬勞之德矣。

賈汝舟《重刻禪源詮序》 雪堂禪師智識雄邁，行解圓通，喜修爲，樂施與。一日謂余曰：「愚嘗患世之學佛者，不究如來設教之因，妄執空有，競分大小，曰頓、曰漸，曰禪、曰律，訾訾紛紛，千數百年，如護父足，使具受病。雖遇一二同志有以啓之，恨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幸得圭峰所述《禪源詮》，其文博雅，其旨切當，悉叙前所患者道其所以然，且作圖示心一眞實諦含三大義，無明緣染諸相妄起，依修斷法獲證入理，提綱舉要如指諸掌。」昔至元十二年春正月，世祖皇帝萬機之暇，御瓊華島延請帝師，太保文貞劉公亦在焉，乃召在京耆宿問諸禪教乖互之義，先師西庵禮公等八人，舉以圭峰《禪源詮》文爲對，允愜宸衷。當時先師囑其弟雙泉泰公爲之記，仍命雪堂鏤板流行愚以參問諸方，未暇及此，向於雲中普恩、興國二寺各獲一本。後在京萬壽方丈，復得遼朝崇天皇太后淸寧八年印造頒行天下定本，與文士較正，擬欲刻梓，以傳永久，請叙一言，庸伸先師遺志。」余聞之喜曰：「今子之心，卽圭峰師憂世之心也。然不有斯文無以解其惑，不壽其傳無以利其衆。學者睹之，而情不遣，解不生，亦何益矣？古人所謂四難者，今三難不具，其一則在，諸方參學者，儻能不負二師弘法利人之念，盡心披玩，情遣解生，如王良總六轡馳通衢，阿師駕般若航登彼岸，豈有不達者哉！」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同修國史賈汝舟序。

惟大《重刻禪源詮序》 道不能自鳴，假人而鳴，鳴雖不同，道則未嘗不同也。苟不同不足以爲道。如仲尼之一貫，老聃之無爲，釋氏之空寂，人異道同，此其證也。況夫禪教兩宗，同出於佛，禪佛心也，教佛口也，豈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奈何去聖時遙，師承各異，教者指禪爲暗證，禪者目教爲漸修。明暗未得其公，頓漸罔知攸定，迭爲詆毀，殆若仇讎，非但鼓之空言，抑且筆之簡冊。世道日下，弊將何如？昔圭峰禪師患之，遂將教禪諸祖著述章句旨意相符者，集爲一書，名曰《禪源諸詮》，以訓於世。將使兩家學者知一佛無二道，四河無異味，言歸於好，永無敗盟。《源詮》之功，豈易量哉！予每見南方此弊尤甚，安得人有是書，一洗舊習，咸與惟新。興念至此，未嘗不廢食而歎也。今雪堂總統大師，若有所契，特捐衣長，復新諸梓，以廣流傳。千里走書，俾爲序引。裴公相國既述於前，自視何人，敢此凌躐，以貽識者之誚，然而此書平生所愛慕者，何幸北名其間，故不讓也。大德七年七月，住崑山薦嚴無外惟大序。

鄧文原《重刻禪源詮序》 《禪源詮》者，唐圭峰禪師之所作也。佛之道廣周法界，而細入微塵，非有非空，無內無外。後之學禪者，志窮實相，以言語爲苛纖，設教者，務覈眞詮，以空寂爲誕肆。離爲異門，莫明統一，豈佛之道本然哉！於是以教三種證禪三宗，謂依性說相，卽息妄修心，破相顯性，卽泯絕無寄，顯示眞心，卽直明心性，江漢殊流而同歸智海，酸咸異調而共臻禪味。至於空宗性宗之別，頓修漸修之殊，莫不會其指歸，開示正覺。然又慮末學之易惑而難悟也，則又旁行爲圖朱墨以志之。自頓覺至成佛，十

重爲淨；自不覺至受報，十重爲染。淨染之源由於聖凡，心法悉具眞妄，是名藏識。不覺則迷眞逐妄，歷劫輪迴，頓覺則捨妄歸眞，隨順解脫。雖然學者要知眞如闡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則詮圖兩忘，愚智通爲般若，垢淨俱證菩提。南嶽天台南能北秀，與達磨東來宗旨無有差別，尚何禪與教之分哉！

唐大中時，裴相國休爲之叙，復手書是圖，付金州延昌寺。後傳唯勁師，再傳玄契師，而圖行閩湘吳越間。國朝至元十二年，世祖御廣寒殿，願問禪教要義，帝師及諸耆德，以《禪源詮》對，上意悅，命板行於世。後二十有九年爲大德癸卯，嗣法雪堂仁禪師，奉旨之五臺，回途過大同，得金時潛庵覺公禪師所書圖，益加考訂，錦粹以傳諸遠。俾圭峰禪師研眞顯正，化導羣迷之意，永久不墜，其爲利益何可稱量？文原與師爲方外交，乃隨喜贊歎，爲之次序其說，書諸編首。是歲閏月朔，應奉翰林文字將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巴西鄧文原書。

居頂《重刊圭峰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疏》 道絕名言，無不含攝。見之過者，執以爲空；見不及者，執以爲有。空有相非，異議籍籍。苟無達士，悟其大全，會而通之，則肝膽不相矛盾者，幾希矣。唐圭峰定慧禪師學該馬龍，禪亞能秀，興大悲智，肆無礙辨。凡《華嚴》、《涅槃》等經，《起信》、《唯識》諸論，悉皆箋注。又慮諸宗之徒，各私其傳，不究其本，競立門庭，互相詆訾，判大道，成異岐，驅後學，入疑網。故蒐羅諸家，凡言禪者集爲禪藏，目曰《禪源諸詮集》，仍都序之。其理奧，其文嚴，其議論公而正。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深有補於吾教。裴相國稱其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可謂知言矣。苾蒭某得此都序，不敢專於己，輒欲重刊之。凡我同志，宜相其成，以永流播。庶幾祖燈並耀於佛日，而教苑同茂於禪林也。天台釋居頂玄極。

道霈《書禪源詮後》 《禪源詮都序》，以余所見，凡三本：一《南藏》、一《楞嚴》、一《雲棲》。《楞嚴》與《藏本》同，《藏本》注腳蛇足，而字多亥豕，《雲棲》本削正是矣。而獨於本文，添減字句處，不無臆見。細觀文意，上下不相連屬，猶不若藏本之爲妥，然後知非出大師筆，或大師化後，門人所刻也。今乃以三本虛心參酌，務成善本，付梓流通，讀者試一較勘，其得失可知也。

淨源《原人論發微錄序》 治平改號之明年，杭郡崇因大師可中以《原人論》，洎科文爲贄，請余覽之，或有述焉。因念斯論之作也，蓋斥二教之淺近，會一乘之淵縕；故其論旨皆用佛祖之言，儒道之語，以成文體。非夫學深通古，洞仲尼之垂範，究伯陽之立言者，則罔措其懷矣。不爾，則何以後葉孫謀比肩繼踵，而傳授道德耶？源疇昔嘗讀《圓覺疏鈔》之廣者，而其間窮萬法推一心章，惟灼實開決疑滯，布在鈔文，明猶指掌。於是不揣擣昧，錄《廣鈔》之要辭，發斯論之微旨。庶乎吾祖深文奧義，未墜於地，而請者之心亦無缺然。既錄論主鈔辭以發微旨，故號之曰《發微錄》焉。時聖宋六葉歲次甲寅八月十一日，於錢塘賢首教院序。

藝文

宗密《原人論序》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攷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只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爲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爲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爲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羣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又《勸發菩提心文序》 發菩提心者，崇德廣業，虛心外身，圓覺之謂也。自非達恢廓之道，稟仁恕之性，懷遠大之志者，其誰能發斯意焉。豈其如來滅後，後五百歲，佛法衰末，世人少信，時有儒門上士河東裴公而當此

仁。吾與裴公交佛道久已，知其入佛門到佛境；及覽《勸發菩提心文》，知其爲佛使行佛事，吾爲佛子寧不感之而踴躍乎？凡歸佛者，可寶之爲龜鏡然佛門難入，失在偏邪，佛境難到，失在怠速。心外求法，或身中計我，邪也；唯尚理性，或但宗因緣，偏也；持解迷行，或沈空住寂，怠也；勞形苦神，而尅期待證，速也。今裴公所得所行所演所勸，僉異於是，所謂洞了自心德等於佛，非心外求也；洞了形識空如幻化，非自計我；眞如本覺是其所宗，非但緣也；四諦六度是其所弘，非唯性也；禮供贊念率身勵人，非速行也；福智悲願孜孜是務，非沈住也；氣和神適乘緣應事，非勞苦也；以時消息爲而不待，非求證也。如是備衆德，離諸病，非入佛門到佛境何耶？吾久同其願，又覽其文，詠歌不足，故輒爲序。今而後有欲入佛門造佛境者，宜信受奉行。

曇晟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卻。』問：『大保任底人，與那個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卻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住後，上堂示衆曰：『有個人家兒子，問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卻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卻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

乃問師曰：汝有個箇不曾久住，還知否？曰：莫是結業者，師曰：還曾來者，猶是因緣。問曰：何是不結業者？師曰：汝因甚麼來？僧無對。師急喝趣使落鹽罐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彌勒佛出世？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在之在之。

院主遊石室，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與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謚無住大師。

李翺

傳記

2227
3613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刺史李翺居士》　鼎州李翺刺史，嗣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斂愜作禮，有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部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證他語，明他語？」須是分疏眼始得。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墨翟回車，孟軻不顧。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法眼別云：「上堂語。」

齊安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三《鹽官齊安國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昌鄧氏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可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踪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龐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眼。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汝安置處。」僧送在本處，復來請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講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賣說明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目下孤燈，果然失照。」後遍問諸禪師，唯南泉禮拜，師擎拳而棒。禾山代云：「某甲不頃，和尚莫怪。」法眼代拜云：「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瞎漢，兩個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illegible]云：「[illegible]」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個空掌家人來。問法空無語，法眼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夏半示滅。謚悟空禪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丛书名＝
书名＝中华大典　　哲学典　　佛道诸教分典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
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７．１０
页数＝８５２　；　２６ｃｍ
原书定价＝４００．０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１４５０５２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０２
ＩＳＢＮ＝７－５４１５－３１６６－９
中图法分类号＝Ｚ２２７；Ｂ９２８．２－６１　（综合性图书＆ｇｔ；百科全书、类书＆ｇｔ；中国百科全书、类书＆ｇｔ；现代）
分类号＝２２０２０１０７
主题词＝百科全书－中国；宗教－中国－百科全书
参考文献格式＝《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大典　哲学典　佛道诸教分典．昆明市：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０．
简介＝本书收集辛亥革命以前佛教、道教及中国基督教、中国伊斯兰教、摩尼教等文献中的哲学资料。